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五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儒藏

目錄

目錄

清儒碑傳集三(卷一二六至卷一七七) 楊世文 郭齊校點 王智勇 審稿
.....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六

章宗源 唐仲冕 趙紹祖 孫星衍 楊芳燦

章宗源傳 孫星衍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編修章瀛官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學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數篋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攷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嚮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敘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
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誣人以符錄降鬼僊拔而書凡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倭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與牽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就大吏之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且寓書屬子去所爲三教論者予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或於妖僧曰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曾倚上官勢屬予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即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有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鑽者以嘉慶五年某月某日疾卒於京邸撰隋書經籍志及雜文若干卷
舊史氏曰惜哉章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既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并非西域浮屠之所乘筆邪及爲妖僧誣誤猶以素食終身年未五十而遽逝釋氏之效安在或言章君死時神清明無所苦此何益且反常也孔子大聖寢疾七日曾子大賢反簣未安徂歿之痛達人不諱儒者身備四氣哀樂反常豈發皆中節之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尙已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六）

詔授通奉大夫護理陝西巡撫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銘

英和
今天子卽位不次用人元年湖南長沙府善化縣陶山唐公以候補道擢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疏累上皆報可余喜公得大用有自陝來者言公老且病余驚愕三年正月致仕寓金陵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五金陵之人走相弔今年春余承命勘南河公長子鑑余已主試禮部所得士也將卜葬公於山東肥城之陶山捧墓志乞余銘公之碑余曰嗟乎公余舊學也當乾隆己酉公曾館余家甫一月聞訃歸癸丑二月重來榜發同成進士余與公益友而兼師今公卒屈指弱年師友零落幾無存者何忍不銘公公諱仲冕字六枳父令山東平陰母太夫人卒於官舍相地得陶山故公號陶山公與余以學問相長初以卽用令分發江蘇余以公宿儒或憚於作吏而公循聲大起所知縣曰荆溪曰吳江曰吳縣所知州曰海曰通州署府曰松江曰蘇州嘉慶癸酉推升福州府督撫謂公不可去江南奏請以道員留一署河庫道兩署按察使司按察使終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公之卒海州之民尤哀悼具事狀請祀於名宦祠余按其狀曰州政使也鄰山東鄒沂境曳刀手倚羽山爲巢公殲其魁餘黨潰惟公能除暴再曰州濱海鹽區高公鵬游門姦尤多出沒公巡洋遇風無懼色惟公能靖氛再曰州之試附淮安府往來維艱公創石室書院親授讀言於學使歲按臨卽石室爲試院士競奮惟公能振文風再曰州之城不通舟楫米薪無市公鑿渠自新浦口達東門長千餘丈民呼爲唐公河惟公能盡水利敢具狀以請松江之士大夫亦有謂余者曰往者張公百齡微公清吳淞江公議曰江之淤由海潮挾沙疏來源除內壅修廂壩不大舉者不承逸時以費細不能盡用自前年冬今中丞陶公重濬費巨萬使當時盡用公議今雖無濬可也公自進士起家至大吏中閒遇升擢送部引見必至余家言民之戚若疾痛之在身惜居陝僅一年三護巡撫未竟公之志然江南之思公深矣公生平不廢書著作宏富海內學者未謀面必尊曰陶山先生蘇之人士至繪公像刻石滄浪亭以繼歐蘇余與公詩札往來如山余曾爲公撰岱覽序遺編猶在手迴憶三十年間忽



忽若往日事，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余既重鑑，請書公之碑。公三代誥贈諱氏，取某氏子幾人，孫幾人，凡志於墓者，鑑之外不復著。重知公寫余思也。鑑翰林院檢討浙江道監察御史廣西平樂府知府有學行，嗚呼，公未竟之志，將有待於鑑銘曰：

魏巍衡嶽，寶產唐公。自南徂北，惟余之從。公宦吳邦，兩膏風仁。歷有多年，父母我民。

天子曰：吁，聞汝材美，承宣秦雍，公則老矣。連珠綴玉，惠我以詩。人之云亡，悠悠我思。卜吉於陶，以從厥母。勒詞貞珉，永示公後。

（續碑傳集）卷二

趙琴士徵君墓志銘

國家選舉之法，因明代舊制，常科外又有博學宏詞科，有孝廉方正科，以待異才。魁彥士而孝廉方正之名尤美，非文行相副，不足以當之。自書皇帝至

今上，凡再舉，皆於臨御之初，用之風示天下。當道光元年，余蒞安徽，召於眾，以琴士趙君首應。

詔君固嘗辭府縣辟，不就。迨余采芻蕘，特檄舉君，涇令復親詣敦促，始就道。然年已七十，不欲北上，無錫孫文靖公時為撫院，乃以第一名咨部，給六品冠帶，會有

旨允余請修安徽省志，遂以纂輯事任君。凡在局五年，志成，同事歎其熟於史事，條舉件繫詳贍有體。云旋主講池州府之秀山，太平府之翠螺兩書院，殷勤教誘，不稍倦。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卒於里，距其生乾隆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春秋八十有二。君少好學，九歲即以能文稱。伯祖侍御諱青黎公極喜之。年二十，應童子試，以經解冠八邑，受知於大興朱笥河先生，拔入縣學，旋補廩膳生。朱先生奇其材，手授以許氏說文，且言讀注疏日毋過十葉，讀說文日毋過十字，必精造乃已。一時學侶咸推之。屢薦棘闈，不售。遂棄去時藝，專力於經史百家及碑版書畫之屬，罔不鉤考，決擇惟精。其所著書有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通鑑注商十八卷，建元考二卷，校補竹書紀年二卷，校補王氏詩考二卷，金石文鈔八卷，續鈔二卷，金石跋六卷，涇川金石記一卷，涇事一卷，讀書偶記八卷，消暑錄一卷，古墨齋筆記六卷，古墨齋觀書記八卷，古墨齋書畫記一卷，琴士詩鈔十卷，文鈔六卷。又輯其生平師友詩為蘭言集十二卷，文為同心言一卷。輯其族人詩為趙氏淵源集十卷。又彙集涇

先輩所著書數十種，為涇川叢書百餘卷，皆行於世。在志局日，又另輯安徽人物志八卷，安徽金石錄八卷，待刊。君性孝友，處鄉里，恂恂然。身樸學，手一編，窮日夜不輟。當事重其為人，皆禮敬。君曾未一私謁。兩署涇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皆不數月，而士林慕之，依依不能舍。其教人先行誼而後文藝，其於邑公事，有可以持風化蘇民命者，未嘗不身為之倡也。以故遠近識與不識，咸謂行誼如君，洵能不媿所舉云。在嘉慶時，是舉所得有吾鄉嚴公如燧，安徽程先生瑤田，嚴公廷對策略，伯仲賈生，其後著績漢南，為一時名臣。而瑤田篤學，為諸生祭酒，雖不出其志行均也。若君者，其瑤田之偶歟？君諱紹祖，字繩伯，號琴士，其先出宋之宗裔，曰不吝者，由河南來，遷世為涇之東隅人。曾祖崇濟，祖際飛，考良猷，皆以文學列名庠序。配倪氏，有淑德，與君同歲生。後君一月卒，子國楨，孫同璋，俱縣學生。曾孫二鵬，飛蛟起，元孫三如，維如錫，如鎧，君逮事主父，下見元孫，道光七年，以七葉衍祥。

欽賜扁額，加賞級。足十一年，以修城勞，加五品銜。其卒也，涇人士呈請祀於其鄉，將某月日葬某山。國楨前卒，同璋主後，來請銘。銘曰：

吾聞之三代下，習俗莫美於漢京。自科舉帖括起，而士多遺實而趨名。惟我

國家，執權持衡，既舉大比，以鵠羣英。復有特科，以廣干旌。有嵒其叟，研古敦行。於涇之原，拓書滿楹。恒窮年以究，乾惟心耘而目耕。矧靈光其上，燭感黎火而下，視乎星精，猶彼何人，其通德之鄭氏歟？抑傳經之伏生。

趙琴士徵君傳

徵君姓趙氏，名紹祖，字繩伯，琴士其號。涇人也。趙本邑望族，多文學彥。君考良猷，有聲庠序中，早世。母翟守節，撫君暨弟繩祖。君九歲，即能文。伯祖侍御望閣先生極賞之。弱冠，值督學大興笥河朱公，以古學倡導東南，得君經解卷，博瞻淵茂，拔冠八屬，并授許氏說文，令肄習。既補諸生，旋食餼名震一時。願屢薦棘闈，不售。由是屏棄時趨，專殫力考訂。鉤鉅抽縵，務求精要。平生澹嗜欲，惟日夕手一編，不輟。竟乾乾終其身。性孝友，母素善病，君偕配倪氏躬侍湯藥，勿敢懈。或出館，晨昏必歸定省。如此者凡三十八年。弟體羸，教養成立，同室至老無稍閒。待宗黨獎掖後進，備盡誠懇。久之，聞望愈孚。邑中公事，苟可維風化蘇民命，輒為之率。遇有工役，往往請首任。嚴寒溽暑，絕不言瘁。嘉慶丙辰，府縣欲辟



孝廉方正力辭而罷。連道光辛巳方伯今制府陶公采輿論特徵舉君。縣令親詣敦促始就道。尋奏名第一。自揣衰齡難北上。會修安徽通志。留君纂輯。志成羣歎為詳整有體。嘗兩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僅數月而士林慕。依依不忍別。繼王池州之秀山。太平之翠螺。兩書院。君外和內肅。持己端。故誨迪先行。而後文。當事禮敬君。君不肯通私謁。在志局。彌謹。晚乃以修城董勸勞。晉五品銜。道光十有三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二。合邑推重。呈大吏。崇祀鄉賢。余與焉。各部以聞。

報可。余謂不愧云。君之學無弗窺究。而尤深於史。最著者一曰通鑑注。商注為元胡三省之書。與其著釋文辨誤相輔而行。本極賅洽。君參研抉發。至六百餘條。視顧氏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景雲之舉正。不啻倍蓰。一有成處。可駭。開或原注未晰。為加疏通。不欲輕贊前哲。即通鑑小有抵牾。亦推闡其故。意在實事求是而已。一曰新舊唐書互證。於劉昫並歐宋之書。無所徇。然其間摘新書者十之八九。蓋舊書尚具班范之法。近世儒者多表其長。新書專修文詞。又減削字句。轉致詰屈。其考證頗疏。同時吳縝已有糾謬之作。但縝因乞預官。屬不得挾私憾。有意吹索。而君固平心以救其失。初不存門戶之見於胸中也。此二書實裨益正史。必傳無疑。君又篤好碑版。偶見諸市肆。不惜重價購歸。悉心檢閱。謂可補史傳之遺也。成金石文正續鈔共十卷。雖仿明都穆金薤琳琅之例。而皆其所未收。審諦亦較勝穆所已收。并蒐羅斷缺之本。為金石跋六卷。中如漢太室石闕銘已漫漶。而顧亭林錄其殘字。崇高作嵩高。不知說文有崇無嵩。崇即今之嵩字也。他所舉類是。若唐幽州昭仁寺碑。鄭州等慈寺碑。謂太宗馳驚遠略。徒以立寺為福。顧殺人之咎。論議正大。更非拘猶。慈儒所能及。在家既有涇川金石記一卷。修志之暇。別撰安徽金石略八卷。與人物志八卷。稱合璧足徵其無地不學也。經學雖無專著。而讀書偶記八卷。前三卷皆以說經。揆厥旨趣。於易兼取漢京房虞翻與注疏。本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折衷以期其當。於書不左祖東晉古文。而謂梅賾及閻百詩。惠定宇等竭力摭掇。亦各自有醇漏。真持平之論。其餘諸經。都能穿穴。而喪服九詳詳禮諸制。準之情理。曲折通達。堪羽翼鄭注。第七卷有論韻學。謂用古音當擇其信而可徵者。吳才老之韻補。陳第之古音考。顧氏之音學五書。皆有得有失。不可盡從。蓋析其源流。不徒作調人以解難。又謂古韻今韻皆不必無方。

音詩騷用韻有限。今以四聲中曾有數字同用。而舉其全部以從之。非也。此論最允。余亦曩所主持。即斯而觀。知君之於經。決非泛然涉獵者。可比。校補古書。則王氏詩考二卷。厚薄兼採。拾三家逸文。明董師張補之。近范家相補之。而君復補之。雖事益增。不妨分道揚鑣。竹書紀年二卷。歷引史記山海經。漢書水經。注宋書符瑞志。史記索隱。正義等。條理甚密。維揚陳君逢衡作集證。擴充繁衍。然時采其說。陽湖洪稚存編修見之。服膺為製序。願謂引羅泌路史。乃千慮一失。不過因其為宋人之書。而輕之。按路史雖不免龐雜。而援據浩博。書錄四庫引之。第證其與同。未嘗以路史駁竹書。豈遂為病哉。外此短節。若涇事一卷。紀述遺聞。建元記。消暑錄。閒中涉筆。要亦矜慎不苟。於戲。君之學。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君古文宗昌黎。以夙熟史事。集六卷。內論數首。識力卓然。詩十卷。大抵不屑屑綺麗。上沿盛唐之派。兼工書畫。旁及於弈。在他人得一已擅場。而君直視為餘技。至哀香之編。非由己撰。獨彙鄉先輩著作。十數種。積賞刊布。曰涇川叢書。與本邑鄭漢林涇川文載同功。其評騭師友本族詩及制藝。特選家事。故不盡。

舊史氏曰。近代譏著之富。莫若蕭山毛氏奇齡。然毛氏負氣求勝。紕繆百出。雖才不如君之醇也。且君行誼亦遠過特齋。於遇又以樸學處僻壤。未極煥爛。余曩直史館。與藥儒林文苑傳。外省呈卷。帙甚繁。顧罕似此者。君與余同邑。非敢阿好。諸書具在。明者自識之。今敘述君事。用略疏其梗概。蓋欲使後之人修志乘。得有所據。依而載焉。

（續碑傳集）卷七六

山東嶧道孫君星衍傳 阮元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諡忠愍。禮部尚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幼有異秉。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為忘年交。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

高舉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屬志賦用史記駒駒如畏相國和珅疑爲別字置二等引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甯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此吳文煥有

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即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

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壩室焚

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

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

蹕五臺越年扈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

上改肩輿至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辦事

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

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

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逃事發乙得知

情藏匿罪人減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

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實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

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

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

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敕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

者父在爲母亦期服于所尊嫁母期服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

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

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

關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

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

所誑也甲懇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

縣役過難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

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

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即在曹南其山西榮

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講之迹因循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

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

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末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

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

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墓田築壩之君鳩工集夫

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即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數

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王德公調任浙江

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阿會同

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

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

獄甲與乙有姻其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燬灼爛至死甲醉臥不

知拘獄甲以奪壺斟酒有爭鬪形擬關殺罪君曰甲主乙實奪乙盡勸

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

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

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南僕婦後二日以

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囚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

本緣夫見所過有眾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

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眾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舅氏某爲縣役

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

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夫毆誓自經狀出生罪凡權

桌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

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

伏生承秦漢學之後壁藏尚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

康成箋註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

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雖縣有武人犯

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門

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

上俞之君回兗沂曹濟道任時各屬咸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斂費贈君



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
得疏防咎。大府加之嚴議。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
故事。道員嚴議無。特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
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校上
下段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德。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
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
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
合矣。四年二月。大府奏稱。君熱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裕
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
旨允准。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焚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
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五奏合龍。移君
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則分賠兩次。工銀九萬兩。其牛屬後任。而
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
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
浙。建誌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
與君及王少司寇冠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
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
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
君瀟於官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越。開數年。終以追河工賠
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都。吏部奏請。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一年。計
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
開口。夏秋水漲。高千兩內之汶水。即閉開。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
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鈞盤。兩津故
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
兵五百口。一口爲一戶。增至一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
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
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
倉者。官丁運費。其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
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

寇與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
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眾。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
北上。隨漕入覲。請訓。
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省迎老父于江南。
上允行。秋。至江甯。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齊將臚象。又擇祠
西。鐵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邳城取
道費縣。訪李桓子。得續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會點南城葬處。及
潘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竟沂道。暨權按察時。嘗考太平寰
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歷城者。爲後世之誤。會檄縣
令訪求遺墓。追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
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後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
而異之。因出賃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探樵。華亭唐屠宰是縣。以修祠
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
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
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
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繼乃沈潛
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
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撮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
其源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翕然稱之。
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即撰集古文尙書。馬鄭
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尙書古今文義疏若干卷。蓋積二
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
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
天官書攷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
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彙五卷。岱
南閣文集五卷。五松園文彙一卷。平津館文彙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
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
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義
三十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
於江甯。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
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爲子。
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厥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

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偽言偽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謬謂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為傳且贊曰

（碑傳集）卷八

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前甘肅靈州知州楊君芳燦墓誌銘 趙國玉
嘉慶丙子夏吾友楊君才叔喪歸自蜀是冬其孤承憲手狀請銘其墓于與君交四十載君仲弟布政與予齊年比歲又先後主關中講席無以辭君諱芳燦號蓉裳才叔其字也為無錫人曾祖宗謙祖孝元考鴻觀尚德未耀竝以君仲弟揆貴贈通奉大夫甘肅布政使妣顧氏封太夫人君生前一夕母夢五色雀集庭樹生七月即能識楹帖字不誤四歲讀四子書竟能背誦唐人古今體詩八百餘首稍長從舅氏順君遊為詩時得佳句君世父潮觀四川邛州知州故名宿君兄弟與羣從中表皆以才名里中諸老折輩行交之年十九為金匱縣學生員名第一試江甯見賞於袁大令枚南昌彭文勤公視學江蘇每試輒冠其曹旋遭父喪免喪為丁酉選拔貢生
廷試一等以知縣用發甘肅文勤聞之致書惋惜君亦忽忽若有所失已亥赴甘肅攝西河環縣補伏羌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河州循化逆回蘇四十三爭教事起攻陷河州初安定回馬明心倡立新教從者頗眾至是與老教構釁遂起事布政王廷贊誘明心執之羣回以索教主為名進攻蘭州會英勇阿桂公嘉勇福康安公先後率師至賊始破滅當兩教構釁伏羌回馬得建等十六家做銀為訟費事平後獄詞連及臬使馳驛至縣嚴鞠之其家屬數百人滿城號哭勢洶洶君以得建斂銀在蘇四十三起事前與從逆有聞力為申辨遂祗論得建等免其緣坐聞城帖然以其暇修朱園書院與姜伯約祠明年邑西南天門山石鼓忽鳴相傳鳴則主兵君既修築縣城復請減糴以備倉貯未幾回匪田五果起石峯堡召募鄉勇設立堆卡日費數百緡或曰賊氛尚遠如此糜費奈何君曰虧空不過死我耳與一城生靈全性命孰輕重耶既而賊掠固原攻靖遠擾安定城中馬稱驥等約為內應獲奸細始知亟捕稱驥等皆持械抗拒格殺四人然後就縛方欲請兵賊已大至焚燒郭外民居火光燭天時城上兵民雖眾而非精練舊有獵戶烏

槍每發必中選得三十餘名以資捍禦賊頗畏之君則懷印佩刀登陣固守賊鎗箭雨集城上亦矢石交下如是相持凡五晝夜當是時援兵不至人心皇皇忽有步騎絡繹從東北來離二十餘里而止是夜賊攻圍益急眾疑賊黨續至君召獄中續匪李五脫其械謂之曰官兵已到特未知領兵者何人汝能往探得實當賞汝罪即以印文畀之使縋城出時天猶未明日出時李五返則胸懸銀牌亟挽之上乃曰領兵者總督也探懷出銀牌十批其印文云孤城困守烽火連天不意書生當此重任實堪嘉尚馬稱驥等即於城內正法無以援兵即至稍有疏虞君傳示四城酌給銀牌鼓舞民勇歡聲如雷官兵與賊接仗前後殺賊五百餘人賊膽落不敢復偏方賊屯天門山入夜潛來攻城寂無燈火是夜忽列炬數千迨曉而眾已遁矣初賊首張文慶子張太以舉發內應憾馬映龍因言與其父通約五日後獻城以官兵突至未果有微逮訊君知其冤即與偕往見英勇公曰首發內應者映龍果欲獻城將約為死黨何肯舉發且獻城必於五日後俟守者力盡耳伏羌向無官兵民夫皆烏合之眾賊至即獻何必五日公曰彼為馬得建子肯助我耶君曰得建之案吏議已照報逆公免其緣坐映龍言之往往感泣正欲得一當以報公耳公曰爾能保之乎君曰非特芳燦保之同守城者皆願保也會眾投具保狀公乃釋然立命出之軍務竣以守城功上有旨以知州題補丁未補靈州丁巳靈州歲饑州民有搶奪者里長張皇具報市門悉閉聞邑驚疑君曰此饑民耳可無慮即馳往慰撫白上官借口糧既發倉散給又設立粥廠搶奪為首者以示民情翕服戊午權平涼知府會君仲弟授甘肅布政使例迴避以久於風塵備嘗艱險不樂居外改捐員外郎在戶部廣東司行走尚書朱公珪舉為會典纂修官旋為總纂修甲子布政卒於任將告歸以書垂成不准乞假時季弟英燦已奉母南下布政已遷江甯乃先遣子歸省丙寅京居日貧又念親慕切得疾疾聞人大言疾步輒蹶氣震怖旋遭太夫人憂質寓中書籍為舟車費歲暮達江甯悲勢臻至容髮自此衰矣明年冬葬顯太夫人於碑湖戊辰主衢州正誼書院杭州詒經精舍己巳陝西巡撫延主關中講席庚午諸生捷秋榜者二十二入一時稱盛辛未蜀中大吏延修省志適季弟題補安縣君遂赴蜀以便往來其間癸酉在成都忽遭危症久始稍痊時子已在關中亦嬰末疾蔡蜀尚通書問時通書為子撰詩文集序乙亥志局將蒞君欲南歸蜀中當事力挽增脩脯至于



金遂勉留。是冬在安縣。偶感寒疾。遂不起。嗚呼。始君與布政皆以詞藻顯。既而並著戰功。俱可不朽。然君少子六年布政。且少子十有三歲。乃兩人志墓之文。咸出于手。子之衰疾。類廢反塊。然獨存斯可哀已。所著有真率齋集十二卷。芙蓉山館詩詞集十四卷。駢體文八卷。行世。又集外詩四卷。文四卷。藏於家。君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徐氏。封宜人。子二。承憲。候選府經歷。承惠。候選縣丞。為從兄。掄後。承邛。州大宗。女三人。直隸景州知州秦承祐。山東臨清州判龔瑞穀。候選通判張嗣敬。其壻也。孫二人。應韶。應融。以嘉慶二十二年九月甲寅葬無錫嶧嵎祖塋之昭穴。銘曰。才陵六朝。命寄百里。研京練都。捍城築壘。經緯兼之。中外歷只。胡為驥驥而遽中止。我銘無媿。百世以俟。

（清儒碑傳集）卷一〇八

楊蓉裳墓志銘

君諱芳燦。字才叔。一字蓉裳。姓楊氏。常州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父鴻觀。三世皆以君弟揆官甘肅。四川布政司。

晉贈如其官。曾祖妣馮。祖妣顧。倪。妣顧。皆

晉贈夫人。顧夫人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君生七月而能言。君大父特愛之。長而詩文華瞻。見稱於老宿。年十九補縣學生。冠其曹。鄉試罷歸。應學使者試。彭文勤公大異之。以已主試時失君為悔也。文勤竣學使事。將受代。君方居父憂。招君問家世昆弟。遂以兄女字君之弟揆。君兄弟三人。君為長。次揆。以召試。

賜舉人。歷官至四川布政使。次英燦。今為四川安縣知縣。君旋以選拔貢生應

廷試。得知縣。分發甘肅。嘗攝西河環縣。旋補授伏羌。回民田五為亂。起石峰堡。伏羌回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君先期既募鄉勇為防守。會馬映龍。白中燁。馬宏元以稱驥之謀告。君立捕殺稱驥四人。方

請兵而賊至。君率映龍、中煒、宏元偕鄉勇登陴守。五日夜，兵來與賊比日戰，圍始解。映龍稱驥甥也，君能得其心，與共守。又嘗脫李五於獄，而使之迎官兵言狀。李五果得銀牌還。君治縣溫溫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或以爲笑，孰知其臨變敏決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請于提刑曰：「馬得建等饋銀在蘇四十三未爲亂前，與從逆者有間，請量從末減。」於是家屬悉得免緣坐。及石峰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太憾映龍之洩謀，曰：「映龍固與吾父通音問，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寧，君與偕往，言於文成曰：「映龍欲獻城，曷爲以其謀告？」且伏羌無兵，鄉勇皆烏合衆，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也。文成曰：「彼非馬得建子耶？」君曰：「彼固以得免緣坐，時時與某言，涕泣思得當以報公也。」文成以爲然，立命出之獄。嗚呼！此又足以見君之仁而明。其定亂出圍城，非由倖致也。君後雖以守城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

設粥廠以安衆，大吏亦甚知君才矣。而自念家世本儒術，不樂爲外吏，遂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纂會典，辰入申出，專力於館書，歸則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爲詞章。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沉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君旋丁顧夫人憂，資不能治裝，鬻書以歸。爲衢州、杭州、關中書院山長者數年，最後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山長。乙亥冬，省弟於安縣。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安縣署中，距其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三。妻徐宜人，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後君世父潮觀爲冢孫。承憲娶沈氏，生子一，應韶。承惠娶趙氏，生子一，應融。女三：長適今景州知州秦承需，次適今臨清州州判龔瑞穀，次適候補通判張嗣敬。承憲工詩詞，能承其家學。以狀來屬爲君志幽之文，乃敘次而銘之。銘曰：

謂君爲儒，令靖豺獮。謂君當顯，今潛郎署。以暫居與余遊，處兮蚤倚驢。旣別去兮，余懷孤過。大梁兮，

重遇余、雖暫覿、今喜摻袂。黯蜀山、今雲飛徂、遠君之鄉、今孰與爲娛。招子雲、今攀相如、庶一見而慰君兮、歸委蛻於蓉湖。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八

楊芳燦墓表

姚椿

公諱芳燦、字才叔、江蘇金匱人。自其少時、警敏劬學、爲詩文若夙成者。年二十、以選拔貢生、特用知縣。公爲諸生久、有聲譽。始入郡、公卿人人爭欲識之。先是、辛卯歲試江甯、僉得復失、學使者以爲大恨。及是、則書尼其行、鄉人亦多言宜改就教職者。大理寺卿王公昶獨曰、擇官而仕、古人所非。縣令百里所寄、任亦匪輕。要在賢者努力爲之耳。遂就吏部選、籤掣得甘肅。至則神伏羌縣。甘肅外毗新疆二萬餘里、諸大臣絡繹出入、地瘠而事殷、大吏以下相與爲回邪、匿冒國帑、餽饗私欲。公至、不肯附和、亦不爲齟齬之行。凡所諮畫、悉濟於公。然其後猶以虧空事被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安定回民馬明心倡立新教、布政司誘而執之、其黨蘇四十三等遂反。事平、論伏羌民爲得建等十六家、徵銀以圖訟、論如逆。公曰、得建等事在未反前、與從逆有間、宜末減。免者百餘人。其後二年四月、逆回田五圍於石峯堡。公先事籌備、賊得不擾。賊掠固原、靖遠、安定諸縣、城中馬稱驥等約爲內應。其黨映龍首發之。城被圍五日、援兵不至。公內殲外殲、賊亦會總督兵適至、遂誅稱驥。賊遁去。方圍城時、公談笑鎮定、從容賦百韻詩寄按察使王公。王公報曰、吾料君必能辦賊。今果然矣。王公卽向勸公就縣令者也。大將軍既平賊、賊黨誣映龍先約五日、後獻城、會兵至不果。乃訊於甯甯、公與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六

偕往。謁大將軍曰：「首發內變者映龍也，如約降，何肯舉發？」且獻城必於五日後者，云俟守者力盡耳。伏羌向不治兵，民夫輩皆烏合，賊至即獻城耳，何必五日。大將軍憲解曰：「映龍故得建子也，且令能保之耶？」曰：「非獨令伏羌同城守者皆願保之。且映龍幸得建事不緣坐，時時感泣，此固所以報也。」遂出之獄。公他日謂人曰：「明陳子龍招降許都而不能免其死，嘗以爲恨。然都固叛逆者，映龍助守城，首發內應，而枉極以死，何以對隴西人士乎？」論功擢靈州知州。其後公弟揆來爲甘肅布政使，公當迴避，乃用新例入爲戶部員外，分發廣東司行走。爲會典館纂修官。公卿多知公者，而公延攬才士，微藝必錄。爲詩文，援筆立就，人人滿所欲以去。公性瀟灑，孝友忠信，爲縣令時，人有求者，未嘗顯斥笑謝之而已。子弟輩或譏彈它人詩文，輒愀然曰：「彼能讀書，好爲詩文，所以樂就我也，奈何薄之耶？」人或負之，他日待其人如初。在甘肅勵文學，首拔周爲漢、陸芝田於眾中。生平慕李商隱，謂有四同三異，而爲漢稱公，以爲過於商隱者三事：知公者以爲知言。公以入蜀修道志卒於安縣，年六十三。其世系子姓俱存，埋幽之文，故弗著，著其生平志事云。

《芙蓉山館全集》附錄

楊芳燦傳

陳文述

君名芳燦，字韓裳，一字才叔，江南金匱人。以拔萃科試高等，選甘肅伏羌令，擢靈州牧。入京爲戶部員外郎，以母憂歸，卒於蜀。君天姿英敏，年甫冠，所爲詩文已爲藝林所重，與弟彛裳有二楊之目。及官伏羌，卽值田五之變，田五者，回民之譎驚者也。石峯堡以復新教惑眾，謀作亂，未期而事洩，遂由海城攻靖遠，破通渭，戕都統，參將於高廟山，合數萬人攻伏羌。伏羌當秦隴之衝，城中回民雜處，君外輯軍民，內杜間諜，獲馬中驥等數人誅之。其長者君拊循激勸，咸願助君堅守。居民以回也疑之，君曉以大義，民與回遂相睦。犂耄甫定，而賊大至，君隨機宜設方畧，應之，與下同甘苦。當矢石之衝者四晝夜，援兵至，圍始解。賊不得越伏羌而東，乃退守石堡。會大將軍阿公制府福公統禁旅至，秦蜀兵亦先後雲集，築長圍以攻，遂破石堡。是役也，非君以死守扼其衝，必憂延回出，不可驟定。論者比之睢陽，玉壁焉。事平論功，擢靈州牧。時彛裳已由中書舍人從大將軍福公征廓爾喀，與君遇於靈州。逾年軍事平，彛裳以觀察擢甘肅藩司，君例應引避，不樂外任，乃入贊爲戶部員外。君故工駢體文，及官京朝，多暇日，所爲文益宏整典重，京師有大著作，必假君手。君有請必應，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輦下數才人者，君爲舉首。後生寒賤多被容接，士論翕然歸之。纂修會典，克舉其職，會彛裳



卒於蜀太夫人繼逝君乃南歸君之歸也貧無以自給則西之秦主講關中書院者數年。繼又至蜀客蜀者又數年修四川全省通志。會季弟蘇裳令安縣遂至安邑以嘉慶乙亥卒於安縣年六十三。君與人平易無疾言遽色而外和內介生平未嘗有失德文人之敦行者莫若矣。所著有與率齋經義詩詞文全集若干卷行於世。餘所著未刻者多藏於家。子二。襲生官荊州牧。麟生以嗣從兄掄後房山縣丞。女三。一適同里秦承瑞天津同知。一適閬縣縣瑞穀。昨甯通判。一適餘姚張嗣類四川劍州牧。

陳文述曰予之識君也在辛酉春以計偕留京師先後與君過從者五年。君怡聲緩步使人浮氣皆斂而身居園城乃忠義奮發御敵全城為國家保障洵賢者不可測矣。君弟荔裳以書生從軍絕域勒銘二萬里外。及官蜀適白蓮教不靖與軍事相終始。所著桐花吟館詩與兄媲美。季弟蘇裳亦有文名長於倚聲。論文人者推君與諸弟其不易及哉。

《芙蓉山館全集》附錄

校記

①徧徇：據文意當作「徧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七

王芑孫 朱彬 戚人鏡 凌廷堪 郝懿行 張士元

陳鶴

王惕甫墓志銘 素源

近數十年來海內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不過數家而王君惕甫以諸生拔起東南雖終其身祇一爲校官晚歲杜門連蹇以歿而其名橫驚一世光氣照耀不可掩抑世之人稱之無異辭其葬也孤嘉祥等乞余爲文銘其幽烏摩是不可以不銘君長洲人諱己孫字念豐號鐵夫又號惕甫明少傳大學士謚文恪諱整者君十世祖爲弘治正德間名臣世居吳縣東洞庭山後遷郡城曾祖續縣學生祖世琪以文行著乾隆丁卯順天舉人歷官歙縣宣城教諭考實熙負才任俠有名公卿閒初以君官封華亭教諭再以次子翼孫呂堰巡檢死教匪之亂賊封武德騎尉世襲雲騎尉妣繆氏贈宜人君生于歙縣學署六歲就塾具殊稟其大父親教之十二三歲卽能爲詩文大父歿從學於其鄉吳賁園智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時江蘇前後學使並有人倫之鑒尤推重君而君顧不屑爲時俗科舉文字獨有志古人之學縱橫上下窮其源流而思與之竝同郡彭尺木汪大紳皆少可多否而樂與君暱君累試於有司無所得會其外父曹君銳以謁選之京師挈君同行至京相國富陽董公方官少司農遂之至邸第乾隆戊申三月高宗純皇帝巡幸天津召試行在賜舉人君於是年三十有四矣會試又屢黜由咸安宮教習除授華亭縣學教諭在華亭凡五年造就士類多知名會地方官以催科擾諸生羣譁於縣門令他出君爲慰譬而散之一

日某以無辜移學拘繫立釋之守令無以難也無何丁外憂歸服除以母老不復出屬南城曾君賓谷都轉兩淮延君爲樂儀書院山長君常寓揚州之樗園賓谷好賓客日與君輩賦詩飲酒爲樂久之賓谷遷擢去而君先辭歸尋丁內憂先是乾隆庚戌會試君嘗以薦卷取內閣中書榜既發而罷之其後或勸君入貲爲中書君不可僅挂國子監典籍閒有以書幣招者竟不問車騎過之或不報謝有屋數楹近封門擁書萬卷尙思有所著述而以病輟業卒時年六十有三所著書有淵雅堂詩文集五十卷已刊行於世余始交君在乾隆丁未戊申閒官京師時以文章相砥礪君狀貌短小而心雄氣盛懷用世之畧老而輒軻徒以詩古文名非君志也君內行淳備同母弟二人一早夭一死襄陽之亂君遣人求骸骨不得招魂葬之而撫其女嫁常熱吳嫌遇庶弟亦有恩娶徐氏早卒繼曹氏東城正指揮銳女三子長嘉祥次嘉福出爲叔翼孫後世襲雲騎尉江南候補守備次嘉祿縣學生孫靜修慎修卒以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逾年十二月二日嘉祥等葬君於吳縣楞伽山之麓銘曰文恪之後吁其衰斯人崛起昌於辭其辭昌兮其數奇噫彼福命疇職之覃溪姬傳胥云萎後來繼者當爲誰

國族兄惕甫先生傳 王維

先生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更號惕甫長洲縣人明太傅文恪公十世孫祖世琦安徽歙縣教諭父寅熙國學生先生幼穎敏承祖訓時從宛平鍾勵暇先生游鍾乃望溪先生高弟也是習聞古文法年十九家益貧發憤自勵補諸生諸城劉公督學江蘇以國士待之乾隆中南巡召試入二等賜緞匹既又應天



津召試入一等賜舉人。嘗客大學士富陽董公第。又客容親王邸。備悉朝廷掌故。遇國家大典禮。應奉文字多出其手。會試久不第。而文章震一世。當時賢士大夫皆願與之交。性耿介。不妄取與。非其人不友。能面斥人過。論文尤鮮許可。然快擗利病。無不切中。聞者大服。而淺學忌先生直羣起毀之。遂以此得狂名。嘉慶元年丙辰。純皇帝行傳位禮。羣臣進獻詩冊。先生爲某官作九言詩。以丙辰二字上下通叶六十韻。高古奇麗。冠絕一時。既奏上。純皇帝大褒獎。侍臣言某官譴陋。必由代作。上因欲求其人。官之侍臣進言不可而止。然某官猶重受恩賜。人謂先生以文字蒙主知。雖相如子虛無以過也。是年教習期滿。授華亭教諭。既蒞。蓄不得施。遂以文行提獎。後進弟翼孫殉難。湖北呂堰先生使族弟仲光往求骸骨。不得。得其遺衣葬之。爲刊遺詩求當代知名士爲銘傳歌詠。表揚忠烈。以抒其哀。每一言及嗚咽流涕。知其篤於天性也。丁憂。罷官歸。主講揚州樂儀書院。承其教者皆知好古。年五十餘。鍵關不出。著書自娛。丹黃評隲。無一日輟。好講陽明之學。而亦不毀程朱。目擊吳中清弊。著轉般私說。海內以文辭請質及求翰墨者。常不遠千里至。李忠毅公戰沒。其家乞爲行狀。先生以史漢法行文。識者嘆爲大手筆。總督百公三書招致先生。僅以一書報謝而已。尙書初公撫蘇。重其名。屢遣人致意。先生以不先來辱終不往謁也。所著淵雅堂集二十卷。因盧氏所刊金石三例作碑版廣例。益之爲四例。又選宋元十家文。以益茅氏坤所選八家文。十家者。尹洙。李觀。劉摯。畢仲游。劉敞。劉放。羅願。虞集。姚燧。元好問也。初娶徐氏。繼娶曹氏。有寫韻軒藥。三子。少子嘉祿有詩名。卒年六十三。

論曰。先生嘗語余。爲學或從漢學入。或從宋學入。但多讀書。久之。則古人爭來餉我。其自得非可以言喻也。及以文請質。則曰。子能自彌其力。異日必大展其才。少年文盡意爲主。柳子厚。蘇老泉作論。可法也。又曰。文以載道。平日修身飭行。是其根本。空言經訓。尙非探源之論。又曰。近世論古文者。無過姚姬傳。然以學爲主。故其傳甚正。而其才皆乏。古文雖非聘才之具。要當以才爲主。而學爲輔也。其論詩曰。詩中有人。詩外有事。是爲妙境。論書法則曰。自明三百年來。可與董文敏抗行者。惟石庵劉公一人。山舟夢樓皆不及也。先生議論具卓識。又好直道。苟虛心求教。無不開誠指示。琢磨以盡其才。故弟子感激。裁成者甚至。而古文之學。惟欽君善能得其傳。予嘗求先生碑版廣例。弗能得。得其所評金石三例。其言曰。學者當始由無例以之。有例繼乃由有例以之。無例斯言也。通於治道矣。豈第爲古文者之準則哉。

贈吏部尚書郁甫朱公墓誌銘 朱爲弼

郁甫封公者年懋德作式鄉邦同年詠齋尚書其長子也道光辛卯壬辰兩持使節於江南歲臘正日皆奉歡介景里黨榮之甲午初春尚書聞公疾陳請解職馳省奉天子恩諭戴職歸省於家誠曠典也公既卒尚書寓書乞銘墓文爲弼雖弁陋誼不敢辭爰按狀而誌之公姓朱氏諱彬字武曹一字郁甫先世爲吳中著姓宋時諱之修者爲學官徙徐州元初諱寶臣者爲將軍明初諱八三者始遷居寶應湖西繼定居城中四傳諱訥成化丁酉舉人湖廣江陵縣知縣五傳諱應登宏治己未進士雲南布政司參政六傳諱藩嘉靖甲辰進士江西九江府知府三世皆以文學道義聞世稱江陵凌谿射陂三先生至國朝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有大功德於民公高祖考也曾祖考諱經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祖考諱澤代邑附生妣劉氏考諱宗贊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妣成氏實生公公承累世潛德弗耀至是規模益昌祖考兩世皆以子士彥官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天資醇粹穎敏魁壘罕倫嘗齡嗜學長而愈篤同里劉端臨先生台拱以經術名於時公與相砥礪同爲訓詁聲音文字之學年十八補諸生與高郵賈稻孫田祖李孝臣惇江都汪容甫中諸先生交皆閎洽才而鉤貫經史公至性過人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孝行純篤重親致歡窮蘊愉愉門內以穆居贈公憂三年疏食居外不用浮屠垂爲家法尚書遭逢聖明以高第陟清要長卿班服官莅政蹇然無媿古人又屢奉簡命職獄四方寬嚴得中皆承公志以施於政者也持躬高潔遠出時

俗尚書既貴公家居杜門篤行自守未嘗一干有司尚書視學三省公嘗就養日偕幕中友閱文每扁試尚書監於堂公閱後付尚書定去取曰吾不侵汝職也次子士達官安徽亦迎公至官署聞鞭撻聲輒愀然性峻潔人不致干以私面折人過或見辭色能改則已坦然大公畏而可親自奉以儉勇以爲義家不中貲而於族戚故舊艱乏者助卹常厚歲時餽問無閒族有孤子養而教之卒賴以立鄉里有善舉必首倡善其終採餼拯潦多所全濟道光十一年水災倡督振施全活無算臺吏上其事得旨議敘公簡淡寡交遊嘗居京師足不履貴人門惟與王觀察石臚邵學士二雲范光祿叔度三先生以文章道義相愛重學士光祿早遊道山而公與石臚先生以耆年碩學爲儒林丈人往者石臚先生之歿海內學者相與嗟悼太息恨失所宗仰又二年而先生下世東南耆舊於是盡矣所著經傳攷證八卷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邑乘志隅若干卷朱氏支譜一卷玉山草堂課藝若干卷白田風雅二十四卷端臨先生遺書若干卷

公著書甚多

藏於家公以道光十四年正月甲午卒距乾隆十八年九月戊辰生年八十有二乾隆乙卯順天舉人大挑二等改授國子監學錄銜累封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例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娶劉夫人誥贈一品夫人溫淑慈惠柔嘉維則先公四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士彥嘉慶壬戌一甲進士次士達嘉慶丁丑進士廣西左江兵備道次士廉道光癸巳進士直隸即用知縣次士辨國子監生先卒贈贈奉直大夫大理寺寺丞加一級女二人長適大興廩貢生江西候補府經歷范承



英大適儀徵道光壬午進士山東濟東泰武臨道陳嘉樹孫男
十二人長百順庠生二品蔭生大理寺寺丞百行百城百珏百
梅皆庠生百谷廩生百稷業儒早卒百祥百朋百阜百川百思
皆業儒孫女七人曾孫男女各六人將於某年月日葬公於某
原銘曰

我朱氏在周爲小邾唐有孝友先生居於吳考亭小學載其語
凡我紫陽同所祖公家肇姑蘇歷宋元明嗣功德至今蕃衍舊
德食曰爲純儒爲經生承先開後垂令名佳城吉卜雲山鬱蔥
天界後祿子孫其逢作銘維實卓哉碑穹

《碑傳集補》卷三九

朝議大夫司經局洗馬戚君墓志銘唐鑑
嘉慶道光間儒林學士重名教立節概秉仁由義茹孝含忠侃侃自任
議論證據古今天下設施心計手書悉中窾要蓋其樹立者高所蓄積
綽綽若是也於時容臺戚君名允著君諱人鏡字仲蘭嘗臺其號也杭
之錢塘縣人祖文榮以勤儉起家考鳳鳴邑庠生喜施族黨有事任其
勞里中稱爲善人長者均以君

贈如其官君生而孝敬順四歲失怙家貧母蔣太恭人以女紅佐生
計延師課讀每夜自塾歸令背誦所讀以爲常戒不與羣兒嬉戲跬步
必端儼如成人見者決爲大器及長孝益聞入官翰林奉色笑容婉心
偷問安否無虛時遇有疾尋醫選藥立牀前審視連夜不少息親手調
甘旨益飯乃喜道光元年奉
命提學貴州炎暑未克迎養旋
召歸入直

上書房

天子垂詢備至太恭人聞之且感且泣諄諄訓勉君益敬謹勿懈既而
落職自以爲負

聖恩違母訓不敢使太恭人聞閱歲復職檢討
旨下日值太恭人七十生辰呼孝之感應信矣君屢充纂修審且敬盛
暑衣冠無怠容其在黔督學講明義利示以體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
知所趨向蒞任僅數月而士人歌思弗諉君爲人端謹和粹見之者親
而敬之與人交善勸過規忠誠見於辭色尤樂獎掖後進勸勉不倦嘗
曰後進得一佳士即

朝廷異日得一好官也其成已成物如此當是時道德賢能之士奎聚
璧合皆得以平時所講求者布施於天下而容臺獨未獲展其懷抱遽
齋志以沒亦可傷矣然以其德之純孝之篤學業之盛言行之可師可
法得非所謂死而不朽者乎道光九年十一月遭母太恭人喪哀號擗
踊無晝夜溢米不下咽者無親疏皆泣下次年扶柩回籍已更寒暑
而哀未稍殺襄平節相嘗謂鑑曰吾用人多矣未有如容臺之哀者嗚
呼君竟以是年八月長逝耶天耶命耶君甲子舉人已進士由檢討
擢至侍講黜後復檢討擢司經局洗馬山東山西副考官順天鄉試同
考官貴州學政配金氏同邑國學生廣聚女子二長恆十九歲殤次貞
邑庠生女一適同邑河南布政使費丙章子候選通判茂林君生於乾

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於道光十年八月十二日年四十七。貞余壻也。十七歲而孤。讀書自立。有父風。將以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其祖母與其父並其幼殤伯父桂生及其兄恆之柩。敘葬於錢塘門外小青山之原。謂余與其父交最深。請銘焉。余不獲辭。銘曰。性篤而醇。德充以粹。有孝如斯。而志未遂。仁存義立。裏方外和。油油易與。棘棘不阿。人襮我藏。人趨我避。不耀其章。有道大備。生孰與全。歿孰與正。孫詞墓石以鴻厥慶。

《續碑傳集》卷一八

陵君廷堪傳阮元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煊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廩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强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技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既選甯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經緯而尤深于禮擇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微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微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邊牢俎匕滫肉滫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微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

司徹獻尸，伯舉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眾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解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解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解，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解，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解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庶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即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即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即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即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眾，介面即聘賓之私覲畢，介覲眾，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饋，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袞褕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束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雁于楹閒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和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為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製禮不同也。而其為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為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為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覲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為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為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按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雖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



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性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親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麻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親可賅也而於聘親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摯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牯莫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親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卅也非巢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範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妙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親之禮自受玉以

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則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實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膈獻眾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掩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視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眾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眾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怡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

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接也。豆蓬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熱聞夫釋氏之言，心性極其幽深微眇，以擊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

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譯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源，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七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卽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卽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凡六五七，卽三弦與笛之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歎病卒，年五十有五。



君諱士元字翰宣號鹽江江蘇震澤人。先世自徽州來徙。初業農至大父某始習儒。亦未能致通顯。君以乾隆戊申舉於鄉。凡七應禮部試。均不遇。君好爲古文。所與遊皆當世之專攻古文者。時天下方崇尚詭異。以雜引非聖之書爲博。以摺拾舛濫之語爲新考義。多乖安章失次。文之矩矱蕩焉無存。而君獨好用我法於舉世不好之時。則宜其久而不遇也。君客董文恭公第最久。予公門下士。因得交於君。君時爲公訓其幼子。日習皆童子業。故學問無由以見。公直樞禁。每日以賓入。以申誦賓友輩希得見之。亦不能有所助益。當公之以軍興奪情也。君意竊不善之。然是時高廟以軍務爲殷憂。思可計事無如公者。故日夜遲公至。左右大臣中有與公厚者。陰以告之。公受恩深義不可以不出。而君固未知也。又公兩典禮部試。不肯以私意羅致君。君亦未嘗干以私。雖終不獲售。言者謂於義兩得之。嘉慶己卯庚辰閒。子方視學江南。君來謁。予於澄江使廨。見須髮皤皤。白已頽然。成老翁與之言。耳聾不能省。必代以筆。然後喻。延之飯。固辭而去。君自言調取屆期。尙可得一令。或學校職。吾自循吾耳。不敢赴也。退而思授徒。

於鄉里而又不能不用吾聽則惟有謝絕人事以終老於荒江寂寞之濱而已予聞之慨然以悲嗚呼世嘗言文人少達而多窮如君者抑又阨窮之甚者矣君以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卒得年七十生平著述有嘉樹山房集二十二卷已刊行乃君嘗手以視予者其未刊尚若干種藏於家娶顧氏子四瀾瀾淳源瀾縣學生及淳皆前卒孫二東才繩武茲歲某月連東才等將奉君柩葬於某山之原介張生生洲來乞銘予不敢辭銘曰
昔孟郊詩好爲艱苦卒窮而死亦固其所覽君之文和易優柔乃亦困窮於文何尤君之不遇世貴遺之世胡能遺天實爲之天實爲之又何言哉

江張先生傳

張先生士元字翰宣自號江所居澄源里故吳江地今屬震澤爲震澤人乾隆五十三年舉鄉試七試於禮部無所遇老而需次當爲教諭耳曠不肯就或勸之謝曰
國家設學校使師弟子相從講學豈漫以廩祿振食士哉吾自惟不能仕也苟利焉而往不可先生家甚貧行甚高讀書烟溪之濱行坐吟咀以思以樂不知爨火之不屬也亦時時館於外義不合即去嘗與其友書曰吾其壽與天與終其天年與抑餓而死與吾妻孥得保聚與終漂泊與皆命也命不可知則聽之可也蓋至死生不足變於己而目前之得失固已輕矣此吾之所自得者雖頻頻失終愈於無所得也來京師董文恭公聞其賢而館之董公丁母憂歸
仁宗命公舉葬即北上而先生頗微諷止其行方是時政府竊弄威柄大臣爲所忌異如董公者不二三數而楚蜀又有軍事久不定爲太上海念憂勤董公以是不忍不出而愈心重先生故主於董公家最久其後秦侍郎瀛聘之修無錫金匱縣志相厚也其於侍郎亦多有規諍又嘗應浙撫阮公之聘主諸暨書院一日飲縣解令謂客曰張先生廉甚曩者我饋之食物耳猶不受先生顯而言曰此皆民膏民脂也令起謝先生出笑曰吾不知斯言之何以出也姚文僊公督江南學先生與有舊禁諸子勿應試其耿介恬淡如此好爲古文辭師震川歸氏歲正陳其集於儿北面拜之而曰我始讀古人書徒見其浩然無涯自得是集反覆熟讀之得其義法由是博觀史集旁通交會亦不復規規於一家矣有以荆川評選史記爲問者先生曰夫學文者當讀全書且其

本原皆在諸經中不可舍本而言末聞者以爲篤論道光四年卒年七十後八年其同姓友積石履以先生所爲嘉樹山房集贈予乞爲傳予方病困又有殤女之戚讀其文而泊然以適不覺沈憂之忽去於以知先生之能養性而其言始足以感人也

續碑傳集卷七

工部主事陳君鶴墓誌銘

余在京師聞工部中有三君子曰樓霞半松巖昌裕陽山鄭質亭士超及元和陳君稽亭三君子者余皆與往還而於稽亭尤習松巖質亭先後遷御史以歿而稽亭爲額外主事者十數年不得志浩然而歸逾年余亦自京師歸而稽亭已前一月逝矣其孤德勉等將葬君於硯山祖塋之次而先期來無錫泣請余銘其墓按狀君諱鶴字鶴齡又字馥初稽亭其號明成化宏治間有諱琦者官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與吳文定王文恪善以直節著是爲君十一世祖本生曾祖樹珏諸生積學勵行鄉黨所稱獨行君子者也祖燦張增貢生妣沈氏張氏本生祖燦策妣胡氏父廣勳諸生早世未娶以序立君爲後本生父曾懋亦諸生妣郭氏唐氏自祖及本生祖而下並遇軍恩贈奉直大夫妣皆贈宜人君唐太宜人出也生而穎悟始能言即能讀杜詩稍長爲文輒工既出後家難遽作貴產蕩然尋丁本生父憂哀毀骨立雖降服終三年要經不除年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有石嘉定錢竹汀先生大昕雅重之乾隆壬子舉於鄉以第四名魁其儕時年已三十六矣將應南宮試以大母春秋高不欲行大母強之報罷歸而大母隨歿哭踊盡禮丙辰成進士以主事用任工部虞衡司行走告歸居於家者一年丁巳自家人都庚申學期滿得旨留部而君又歸壬戌再入都而余以乙丑冬因禁御史維錕以識君旨操行修潔不屑奔走競進出無車馬入直則假之於人其於人亦落落寡交游自松巖質亭而外不過數人而余以居相近越宿必過君君亦樂就余門君蕭然僅蔽風雨居平不肯受一無名錢惟以教授生徒自給君於余過事偶偏直言輒以古人相規切余愧君君不余媿也松巖質亭之歿君臨其喪哭之慟其歸也余送之猶以兩君表墓之文相屬余未及爲而君先銘君之墓悲已君善爲古文辭熟悉史事而於前明治亂得失尤留意嘗仿李蕭長編體例欲勒成一書垂成而沒沒以嘉慶十六年四月九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贈宜人繼娶汪氏封



儒藏

宜人俱先卒。于四德勉。朱出。德范汪出。德沅。德聚。側王出。女五。陶瑤。錢
 師慎其壻也。朱出。餘未字。孫男二。克家。正德勉出。銘曰。
 烏序。志足以立事。行足以勵俗。無所施於時。而天又奪之促。嗟人命之
 靡常。莫不有生。而卒歸於無何有之鄉。斯人之云亡。不獨為斯人傷。
 而有感於世道之茫茫。

《清儒集》卷六〇

校記

①木：當作「本」，見《鐘律通考》卷六。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八

朱質 王國瑞 鄭兼才 徐養原 姚文田 王曇
夏鑾

朱處士墓表 江藩

處士名質字二亭江都人幼遭父喪哭泣盡禮雖不杖之年而能病也事母以孝聞鄉人無閒言處士生而穎悟十三歲卽能爲五七言詩因家貧棄舉子業服賈以養母自號市人處士少習拳勇市中有犯之者不與校雖與屠沽雜處然手一編弗徹夜則閉戶讀至雞鳴猶朗朗誦不已市人恆笑之中年博通史籍肆力爲詩古文桂林陳文恭公見先生所作前明郝公墓春紀畧經濟纂要諸篇稱爲奇才謂門生姜忠基曰子爲我招之來京師忠基至江都致文恭公命處士以母老不敢遠離辭高宗純皇帝開四庫館思得如楊雄劉向之徒校讐古籍兩江總督高文端公耳處士名札致金教授兆燕將薦之於朝處士曰吾深山之麋鹿也豈可裹以章服哉力辭不就時其族叔隸旗籍名孝純者官泰安知府折柬招處士爲泰山之游乃探仙闕神府之幽蹟訪五祠三廟之遺踪得詩數十首而返後孝純遷兩淮鹽運使處士絕不與聞公事唯與孝純飲酒賦詩而已處士家無餘財好周人之急友人金某夫婦病卒爲之殯殮養其子女十有餘年疏戚程某貧無所歸寄食處士家死後教養程某二子皆得成立金徵君農客江都既老且病處士延之於家其歿也杭太史大宗鳩金治喪事以餘金畀處士蓋欲償處士供膳之資也處士盡與徵君之嗣子又有比鄰杜母其子不肖所蓄金珠藏於匣中恐爲其子竊取寄處士家他人不知也杜母死處士置之柩前封識宛然其子感泣遂改行爲善邦人稱爲獨行君子非虛語也及其爲詩文根柢經史如有原之水挹而不窮韓子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於處士見之矣嘉慶

二年正月三日召弟子張居壽葉舟薛本李文英四人謂之曰吾於七日與諸君別矣讀書惟正心誠意爲第一義富貴如浮雲耳復命其子曰傳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可乞貸於親友吾平生無絲粟累人勿使吾身後蒙不潔名也至初七日端坐而逝卒年八十以嘉慶某年某月葬於某鄉子一慎履歲貢生乾隆四十四年處士見藩歌詩屬張居壽爲介紹引爲忘年之交處士之韜耀絕機含和隱璞藩知之最深乃作石表之文以著清風於來葉焉

（碑傳集補）卷四五



王先生國瑞墓表 馬名駒

世之享豐亨豫大之樂者比比也而窮約困苦之境惟則古昔稱先王
者多當之是故人有恆言稱士者曰寒不曰富士固不免於寒歟抑非
寒不足為士歟吾謂天下之至富者莫士若也天下惟士能安貧能安
貧則無所慕於外自無所歎於中而學益充德益飽嘉言懿行供士林
取資而不禁其饜飫人心脂炙人口者雖沒世不竭也若麟徵先生殆
其人歟先生資穎異早年遊膠庠食廩餼好讀書不事家計疏食敝袍
安之若素性孝友家庭之間謫如也坐必端步必矩所言無虛妄惡
甚嚴然亦未嘗露圭角其設帳授徒也苟可造者曲成之修脯有無不
計也故遊其門者所成就甚眾後以歲薦出乘濟源鐸待士一體重義
輕財諸生貧乏者每捐俸周之一如從前設帳時去之日垂橐而歸家
園蕭條較未仕之先貧益甚然先生口不言貧惟此線裝物弗須與離
也暇則杖履優游與鄉黨談孝弟忠信事凡親故門生就見者必諄諄
以古處相敦勉其養生也甚關導引服食之謨惟慎起居節飲食以全
其天年壽幾龜期乃悠悠辭人閒世遠近聞之莫不咨嗟歎嘆老成
之云亡也先生門下諸君子為勒珉之計徵文於余余幸近先生之居
嘗於晉接瞻仰之餘熟悉其梗概竊體先生去浮存實之意不敢鋪張
繆詞謹據實而敘其略夫先生之貧也甚矣世之惜先生之貧者多矣
然先生讀孔孟書私淑其為人孔孟當日何嘗一日不貧也亦何嘗一
日不富也先生即不能如孔孟之飽乎仁義富乎百官而道德饒於時
敦澤渥於後較之美衣冠豐飲食逞狗馬之樂恣聲色之娛而胸懷恹
恹名聲寂寂孰貧孰富必有能辨之者夫貧者先生所安也富者先生
所羞言也如余所謂富者以之富先生先生有知得不為之頤解乎哉
先生王姓國瑞名字麟徵一字輯五

臺灣縣學教諭推陞泉州府學教授鄭君兼才墓誌銘 陳壽祺
君鄭氏諱兼才字文化一字六亭永春德化縣南鄉人也年十五補縣
學諸生踰壯壯師事閩縣考功孟先生於龍峯書院學使陸耳山院副拔
君貢太學今山陽汪瑟菴尚書為國子祭酒器之考充正藍旗官學教
習游京師九載嘉慶三年銓授閩清教諭歸率鄉試第一主司則今會
稽莫寶齋萬載辛筠谷兩侍郎也輩下聞之嘖嘖誦得人君學有本原
敦厚而廉直自以職在教學毅然以潔修庠序闢揚幽隱扶植人倫整
齊風俗為己任歷安溪建甯再至臺灣凡文廟殿閣明倫堂東西齋廡

及名宦鄉賢忠義孝悌節孝祠莫不勸施興作雖勞勩不憚請獎其好
義尤力者或專銜詳報祀典所不備則審稽先烈潛德請補之其勇於
為義若飢渴之於飲食然臺灣自逆賊朱一貴叛後不軌相繼跳梁死
事文武弁兵無慮千人有奇久而案牘湮沒且漏君請於巡道遊
前詔建昭忠祠謹據議錄彙冊及東瀛紀事一一區而釐之神牌名氏
皆君手書以為義在捐軀而罵賊者雖滅獲可旌情由召報而偷生者
雖衣冠必絀其激揚清濁凜然於名義之不可假公論之不可遁至明
以厲也君雖為師儒官常急鄉國利病有可言於當事則大聲疾呼
之如恐不及驟然忘其位之卑而身之為眾忌也其上巡道慶公書力
陳臺城浚濠不可上總督汪公論吏治民風械鬥辨誣三書悉奉向書
許其志在天下非徒護桑梓而已可謂深知君矣君之始至臺灣海盜
犯鹿耳門鎮將以下備禦要隘檄君守郡大西門晝夜巡邏出入奸無
所容賊平以軍功擢除江西長甯令辭不就當事重之在安溪與侯官
謝退谷同寮交最篤謝退谷者宿學重氣節喜經濟余嘗與君目為兩
賢校官者也既君舉退谷修臺海縣志而君左右之志成稱善本後臺
郡紳士議修郡志請太守必得謝退谷鄭六亭二人而後可太守為請
於方伯調君來而謝君已風疾告歸君赴公車踰二年乃復至事遂不
果然君卒刊補謝公之書而海外文獻始備君之去安溪建甯士皆奉
君祠位初去臺灣眾爭送之北郊香案旗鼓填塞街市數里不絕君口
不言貧居官刻苦歲不能致數金以遺其子其子憚父嚴不敢郵一紙
告乏然族親有急當調卹未嘗不人人給所欲也善制藝嘗十一赴會
試屢蹶無愠色嘉慶末舉卓異道光元年方伯今巡撫金匱孫公聞君
名檄州縣舉君孝廉方正薦之大府方伯遷撫安徽大府不果行而君
以二年秋逝矣嗚呼惜哉余少與君受業孟考功之門及在京師與里
閭顧不常聚然心折其賢蓋久聞其卒豈勝悲耶嗚呼師儒之官至今
日而敝矣父師少師之教既不行於左右塾而孤葉免首饕餮之禮又
無以風示州邑儼然廟令長之末旅進退與丞掾佐史伍罷癯者供殿
最而已強者或昧雉其弟子員或終其身不敢奉謁則悍然以違抗為
諸生罪噫是可傷已如君與謝教諭咸學校之干城儒林之圭臬其所
為皆他人所不能為安得復起九原使斯道猶得以一髮而挽千鈞哉
雖然君之言與行事彰彰在人耳目誦君之文論君之世者毋亦有激
厲而奮興者乎余日望之矣君所著有宜居集愈瘡錄若干卷宜居者

謂校官居卑居貧職易稱也。愈瘠者謂時以言事自效冀求愈夫生而不瘠者之不幸淪於瘠也。春秋六十有五配李孺人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其孤自其邑來先期請銘。銘曰：膠庠道散津梁崎嶇鼓篋何賴章縫易親。航航鄭君克盡厥職慈惠之師好是正直明扶紀綱幽蘆禮式樂公社祀乃在儒林。謂非遺愛悅澤青衿海水羣飛赤嵌微外金湯一心扞城功最抱奇濟物俊才榮榮。奈何高節卒辭長官。新詔徵賢網羅鸞鶴奈何厄命竟凋飛翰。風花升沈豈君憂喜見蔑之心用道作砥君身雖歸君志不死吁嗟九泉誰為知己。

徐新田墓志銘

錢儀吉

徐清徐氏自餘姚西遷康熙中禮部侍郎倬工部尚書元正父子以清節聞尚書公之長子曰志莘父任入官其子曰以升孫曰開厚曾孫曰天柱即君考也。比三世又皆入翰林門族盛且久矣而家法務儉約謹退恂然篤內行于舅氏餘齋戚先生高士也。有人倫之譽曰昔范史稱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吾鄉徐氏近之矣。又舉杜詩薦伏惠公之辭曰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吾友新田亦足當之。新田君字也諱養原又字餘庵妣王程君程出也逮事祖妣費後曾祖妣宋幼從父宦再入京師父乞養歸道重親憂遂不復出君順事左右說經娛父久之父卒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後四年母又卒君亦遂無意應舉。君嘗言曰古之儒者必修六藝之書數居之禮樂皆以養性也。於是條通經傳著其大者為明堂說補郊辨并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五官表攷工難記其說多墨守鄭氏若論明堂失之監計侯道失之遠又直諱其失為尚書攷列漢魏舊說舉近日諸家所未及舉又為隨筆決其是非為黑水攷渤海攷不附和其鄉先生東樵胡氏之說皆實事求是為苟同於六書會意指事辨析最精以及形聲四者字字別出之為六書故糾二徐釋許之誤為檀園字說著李斯作篆之跡為檀園字說游字體之正為急就篇攷異於古音增析段氏十七部得十九部求其得聲之原為說文聲類本其分部之實為毛詩類韻周易楚詞經傳諸子音證古音備徵記於是儀禮之古今文周官之故書春秋三家論語魯讀皆能列其異同而為之攷於算學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圓表長廣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數

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真無相雜糅又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程太宜人善鼓琴嘗自製譜君益講求音律以娛母有律呂臚說琴學原始樂曲攷管色攷荀勗笛律圖注多據左氏管子淮南蔡邕之言證後儒之違闕蓋篤信好古學君志然也。君常家居又書外無嗜好非疾病喪紀不輟業誦錄攷論攷然循循然五六十歲以為常安粗糲遠聲譽偶為邑人評論所著寶錢詹事先生見之大驚歎時始知之。儀徵阮公徵高材生數十人詰經於杭州君與其弟養源與焉。養源後官御史病歸亦篤素君子也。兩人處眾中多稽而寡言阮公甚重之其後校勘諸經注疏以尚書儀禮二者屬君。儀禮錯簡脫文尤眾君所校遠出永嘉濟陽兩張氏上阮公進之於朝。雕版者三世多傳習之者他撰著及雜文詩歌潔本若草葉累數千紙。今君之子仁本琳校寫猶未竣君以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娶桐鄉馮氏先君十三年卒君為著行略。今仁本等將葬君某原乞予為銘。憶予忝鄉薦餘齋先生喜曰不意爾與新田同舉也嗚呼今三十年矣又不意銘君之幽宮銘曰：世言心性末流墮禪君曰舍之不如反身高論經濟紛紜見聞曰非躬歷終恐誤人孝乎惟孝慎靜尚寬修禮播樂知服博文邑式黃髮家蹤碩賢大命不淑令聞不隕湖山樅樅其延其芬千秋閱藏噫乎徐君。

徐餘庵先生傳 張履

徐庵徐先生諱養原字新田先世自餘姚遷德清累傳至禮部侍郎倬工部尚書元正著聲康熙間又再傳至以升於先生為曾大父以升生開厚開厚生天柱先生考也仍三世為史臣先生幼承家學讀書有深識每建一義援據精覈人不能難年十三隨父宦入京師從一時名宿奉手問業於學術之源流派別靡不曉貫既歸益覃思經訓時嘉定錢少詹事大昕見其所論說大稱異儀徵阮公元撫制築舍西湖上選高才生數十人詰經其中先生與其弟養源與焉養源後官御史亦績學士也又集儒書校勘諸經注疏先生任尚書儀禮儀禮脫文錯簡視宅經為多先生所校獨精為諸士所不及先生於三禮墨守鄭氏義有未順必為之反覆推闡至其論明堂失之監計侯道失之遠若斯類比乃參正以定說旁及餘經亦多所發明兼通六書古音歷算輿地及氏族之學嘗謂講性命之理易墮虛濫經濟非坐譚可了惟有取於昔賢實事求是之意而獨致力於攷證願志在為己所得淺深不以語人於近



人爭門戶，逐聲利之習，視之蔑如也。自其父乞假歸里，雍容承歡，不去左右。母程太宜人雅善鼓琴，每良宵，月撫弦動操，長幼環聽，笑言愉愉。先生因是研究音律，據左氏管子淮南子蔡邕諸說，謂上古聲自律，自律本不相準，旋宮之法，旋聲不旋律，徵羽主濁倍聲，琴弦次第定以一弦為徵，又依琴弦辨正管色，糾宋人之謬，識者韙之。曾充嘉慶六年制江副貢，親既歿，遂絕意仕進。晚年屏居一室，時讀老子書，四方朋舊扁舟過訪，則相與討論古昔，或投壺觴，弄為樂，春秋佳日，從一童縱步郊外，觀省野物，開作詩寄興，超曠絕俗。有陶謝之致，道光五年夏，先生年六十八矣，以感暑致疾，正困劇，枕上聞蟬聲，忻然顧其子曰：此聲最清，蓋先生性真澹定，平時不為外物所役，宜其將還太虛而聲息之相感，何如此也。無何遂卒，時五月二十七日。所著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義攷、工雜記、尚書攷、黑水攷及諸經文字異同、凡若干卷，其餘若字說、僮僮說、文聲類、經傳音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周禮解、九章重差補圖、朝鮮疆域攷、氏族譜之類，又若干卷，總數十萬言。子仁本，登嘉慶九年鄉薦，琳瑯生能世其業。

震澤張履曰：子思有言，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禮樂固儒者之大業哉。然古之為禮樂者，本諸性情，著諸日用，斯須弗去，不徒如漢徐生之善為頌制氏之習其節而已。國家百數十年來，攷居之學，盛行於世，其於名物度數詳矣。若乃躬行心得之士，何其寥乎。早觀也，徐先生勤於稽古，生平議論，必以禮樂為歸，觀其於家庭之閒，蓋得其本矣。

《續碑傳集》卷七二

禮部尚書姚文傳公墓志銘 劉鴻儒

道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酉時

誥授光祿大夫秋農姚公卒於京寓，距生於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寅時，壽享七十歲，遺摺入。

天子震悼，諭內閣禮部尚書姚文田、嘉慶閒由修撰游陟卿班入直南書房，晉階卿貳，朕御極後，擢任左都御史。本年復授禮部尚書，久直內廷，歷司部務，清勤敬慎，克盡職守。方期益資委任，乃遭疾數日，即爾奄逝。聞之殊堪軫惜。著照例賜卹，任內所有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欽此。越五日，禮部請諡，奉旨：子諡二十七日内，開上諡，勤學好問曰文恭，慎無過曰傳。

賜諡文傳。

諭祭葬。八年春，公子曼等扶公柩歸里，卜於某月某日葬於麓泉圩。以朝列公門，膺二十餘年，知公最深，以狀乞銘。於是朝泣而言曰：天子之惜公，可謂至矣。按狀，姚氏系出吳興，自元以後為湖州府歸安縣人。隸浙江世居府東北鄉姚家埭。明萬曆中徙居府城東。後徙居月河，是謂月河姚氏。公少居貧，父贈光祿公客游四方，母沈太夫人。公授經日，或不再舉火，對居有舊房廢地，親戚勸鬻以餬口，太夫人曰：吾子會有官達時，留此地建一品坊耳。乾隆己酉，公以拔貢生領鄉薦。甲寅高宗幸淀津，召試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己未成進士，殿試一甲一名及第，授修撰。官階右春坊庶子，國子監祭酒，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署吏部工部侍郎，任戶部禮部兵部侍郎，督都察院左都御史，署禮部工部尚書，終禮部尚書內差。

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實錄館纂修、日講起居注、文淵閣直閣事、稽查中書科、教習庶吉士、管理工部戶部錢法堂事務、南書房行走、經筵講官、總裁丁丑會試正副考官、庚申廣東辛酉福建丁卯山東乙酉順天鄉試學政、廣東河南江蘇文武殿試讀卷者三、朝考讀卷者一、學正、學錄、教習、拔貢閱卷者各一。由通籍至正卿多賞資尚方珍物。

仁宗時伊犂進馬、恩賞凡二年在江南、頒福至官廩嘉慶開惟公一人為異數、今上四年、賞紫禁城騎馬、公生平以文章經術結主知、嘗謂士或泥於古而戾於今，是迂儒之為也。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公使粵時奉旨密查地方事，公奏廣東遼闊，人犯審解重費，宜由巡道勘定。又奏大

吏因沾民譽、汰黷規、致官吏掣肘。又奏大吏輕受下控、致民不畏上。又奏提督玩視洋寇、致海氛不靖。皆報可。嘉慶十八年、林逆不靖、擾及宮庭。是時

仁廟引咎責躬、詔求直言。公上疏、謂唐虞三代無過教養、南方之民患在賦重、北方之民患在徭多、久督撫之任、則州縣之供費省、寬州縣之考、則人材之顧忌寡。

仁廟用公言、諭吏兵二部刪減則例。復陳急農桑、緩刑獄疏曰：下之於上不患其不畏、而患其不愛。任刑之世、無過使民畏。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漢文帝時、法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者、民愛故也。秦人專尚法律、其動至於衡石程書、而一夫夜呼、亂者四起。由於但使民畏故也。衣食者百姓養命之原、飢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而君安得有民。故孟子言：民事不可緩也。

仁廟用公言、諭天下貧農重粟、尚德緩刑。公使江南時、復進崇正論一篇。

仁廟褒獎。

今上繼理、大臣有陳漕務、欲禁浮收、不如明與八折、與民便者。公復論東南之大勢、小民州縣、旗丁各有不能上達之情。奏入、折收之議遂寢。湖南耦庚、賈方伯擇入

皇朝經世文編、讀之者以為如良醫之診脈、癥結畢見。雖久任封疆、未嘗有能如此之詳且盡者。制義之興七百年、其盛於明之正嘉、

國朝熊劉諸家各自開生面、惟安溪李公、東泉賈公及公力追取正始、公學問無所不貫、不僅制義為學者宗、而天下稱公之制義、知與不知、曰此今之安溪、東泉也。安溪李公在

聖祖時、東泉賈公在

高宗時、皆以釐正天下文風為己任。公當嘉慶丁卯、官

起居注、禮部先一日題請山東鄉試正副考官。山東為附畿大省、向用大僚典正。

仁宗已簡用公、因

召見、語軍機大臣、朕明日用一極有名人為山東考官、汝等當非意度。次日宣旨、公名下眾咸服。

仁宗重公制義、故雖經術如公、條奏地方利弊如公、籌畫國計民生如公、終不用公作督撫、以公司天下文衡幾三十年。蓋以李安溪、賈東泉待公、然東泉賢公中、開不無蹉跌。恩遇不如公、安溪李公進位大學士、過於公。使天再假公數年、亦必陟綸扉、參贊密勿、方期益資委任、遽爾奄逝、誠如

今天子明詔之所惜。公既貴、曾祖諱德升

諱贈光祿大夫、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本生曾祖諱德謙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諱贈一品夫人、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內廷從容侍

天子翰墨之娛、外而育秀掄才、舉一世之文復之於古、可謂儒者不世之遇與。公少困踴場屋多年、卒以天下第一人受

三朝厚恩、上封祖父、下廢子孫、蓋太夫人所謂留地建一品坊者、以公

卜也。公於斯文可以無憾。銘曰

會稽之嵯峨兮、錢塘之澎湃兮、實生公兮。公之著作、與江山以俱永兮。

（續碑傳集）卷八

王仲瞿墓誌 陳文述

君諱曼字仲瞿浙江秀水人邑有瓶山因以瓶山自號乾隆甲寅舉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家素封以購書耗其貲讀一過卽隨手散棄性慷慨好奇計每發一論出人意表卽營一器製一衣必別出新意所爲詩文不循恆蹊海內識與不識皆曰奇才好談經濟尤喜論兵嘉慶初川楚不靖總憲雲開吳公君座主也倚某相國相國怙勢敗懼罪及因薦君知兵以不經語入奏冀以微罪避位非愛君也睿皇帝燭其情罷吳公官而君不問然自是場屋中相戒不錄君文君文奇麗易識別君亦自悔改名於禮部曰良士不錄如故九上春官不得志則好奇之累也則有才而不自晦其才之累也以嘉慶丙子秋卒於錢塘西馬塍之紅柏山莊君性豪逸嘗於除夕攜眷屬泛舟亭梅花下度歲又嘗建琵琶館於吳門延海內善彈者品其高下其逸事大率類此道光乙酉子人樹爲卜葬嘉興祖塋之次以原配朱繼配金人樹生母錢附朱名樺香嘉興人金名禮鳳字雲門山陰人工繪事朱之緒佛樓圖金所繪也錢名婉常熟人君所著煙霞萬古樓詩文集蒙古法式善與舒位孫原湘稱曰三君銘曰生才不恆尤難者奇奇才至君而塞如斯天限之耶人爲之耶不善用之以至斯耶聖賢中庸豪傑韜晦千古才士若君幾輩葬君先冢鴛湖之濱後有作者視此刻文

王仲瞿墓表銘 龔自珍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關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駭慎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曼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

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駭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胡國克圖者游習其遊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遽巡引去其一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盧盡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已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歎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憊甚故頗頗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十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曼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彙纂



心口閒。其爲文也。喜臆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遇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蠶者天也。有蠶者帝也。仇蠶者海內士。識蠶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蠶來蠶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碑陰集前）卷四七

徽州府訓導夏先生墓志銘 胡培肇
道光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夏明齋先生卒於家。其明年正月。訃至京師。余爲文哭之。既而其嗣以書來。謂余與先生交垂三十餘年。相知最深。相契最篤。志墓之文。舍余莫屬。嗚呼。培肇之於先生。固以師事者也。豈敢言知交哉。然先生初司鐸。吾郡時。培肇爲博士弟子。而先生略分忘年。引與講論。自周秦而下。逮國初諸儒。學術源流。人品邪正。與夫立身治家之要。居官涉世之宜。縱言無不至。厥後雖遠。講席函來。往往歲無虛月。培肇於先生之學。行。既聞心折久矣。其又安辭。先生姓夏氏。諱鑾。字德音。明齋其號也。先世祖宗文。當宋時爲太平州守。遂家焉。十七傳至政。始居當塗縣青山之隴上村。曾祖偶芳。祖璧儒。父沛霖。郡學生。母李氏。先生生十月而孤。太孺人守節撫育。六歲入家塾。穎悟過人。年二十三。補縣學附生。旋補廩生。試輒高等。爲歷任學使所器重。嘉慶丙辰。詔舉孝廉方正。大興朱文正公巡撫安徽。與督學大庾戴公舉以應授六品服。戊午。以優行貢成均。己未入都。考取八旗官學教習。辛酉。補正藍旗教習。期滿。用知縣。以太孺人春秋高。恐不獲遠道就養。呈改教職。選徽州府訓導。先生自少至壯。未嘗離侍。至是在都數年。無日不懸念高堂。嘗言其充教習時。例限三年報滿。每念太孺人。竊恨其日之長。聞月不得家書。則心神皇皇。失措。迨家書至。發函伸紙。如有不及。見書中言太孺人安。乃稍定。嗚呼。先生播慕之誠。此可見矣。乙丑。奉母之官。凡五載。而太孺人思鄉。遂乞養歸。庚午。丁母憂。服除。例應補原缺。曾署貴池縣教諭。道光辛巳。補原官。再洊徽州府九載。告休旋里。先生之學。於詩古文辭。訓詁名物。無不研究。而尤以切於身。有益於世爲急務。初習漢廷唐疏。中年以後。服膺程朱。身體力行。教子弟必以小學爲宗。性通達。與境愛才好客。竟日惟呼談論。絕少倦容。見人有一節之長。稱譽不置。其所不及。推誠嚮導。不憚再三。人有急就之謀。必爲籌畫盡善。遇事有不可義形於色。然忠告善道。於人無忤。平居自奉極儉。曰。物力當惜也。至於周人困乏。則一無吝嗇。意雅不欲與人競長短。謂讓之一字。終身受用無盡。嘗與培肇論近儒學術。謂兼考據詞章者。惟朱竹垞兼漢學。宋學者。惟江慎修。江氏書無不讀。人知其邃於三禮。而不知其近思錄集注。實賴宋學之精。又謂戴東原學出江氏。其著書文詞古質。可爲青勝於藍。然不如江氏書平易切實。人人可曉。足裨後學。是以洊任之初。



即譔次江氏著述行事詳之上官請祀鄉賢祠。微之通儒如程教諭瑤
由汪孝廉龍凌先生廷堪皆樂與先生交常相過從。凌先生之沒無子
先生為紀其喪事且哭之哀。汪先生棄貧而續學勵品因庠序者二十
餘年先生至亟舉優行為學使所賞膺首選後汪先生沒遺孤貧甚先
生以時依給並招入署齋教之其他季考所舉優行亦多名宿先生之
在微也於士之有學行者則敬禮之薦揚之唯恐其不達其有負美質
而學未至者必為策勵之教益之使底於成至或其人偶有過失或因
於貧窮亦必曲加矜恤不惜解囊以助以故在郡前後十數年士無賢
否皆愛重先生嘗值修微郡志董事程封翁退齋請先生總其成先生
手定條例采訪纂輯勞心力於是書者數年又嘗以故大學士陳文恭
四種遺規有益士習世教重加刪補采諸學以貽多士其居官盡職如
此乾隆乙巳當塗大旱先生倡捐平糶鄉人賴以全活者甚眾道光癸
未塗邑大水先生在微聞之寢食不安急變貨白金千金命其家嗣所
持至家分散親族署中惟朝一粥暮一飯曰當此荒歲省得米石餘即
可活一窮人命矣當塗俗多溺女先生與族中富者共捐置育嬰堂養
之而却鄰溺女之風以息又嘗勸義倉以利族人捐義田以贍族姓
世譜以聯族屬嘉慶丁丑戊寅間太平郡學圯郡守敦請先生經營修
葺先生悉心經畫財歸實用既成而有餘貲則以勸立考棚修理忠孝
諸祠規制煥然嗚呼先生學正而識不迂德優而才足用故居鄉則視
其力之所能為而善舉畢興在官則勤於風勵而裁成者眾使膺民社
得事權設施當更何如而惜乎以教職終也然而聞先生之風者亦宗
仰於無窮矣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二月初七日至道光九年
己丑年七十將解官歸諸生涕泗攀留先生曰吾之來時已與族人約
以七十歸且七十懸車古之制也不可違遂歸歸四十餘日而卒初娶
楊孺人早卒生一女適同邑國子監生汪辛榮繼娶吳孺人先七年卒
生四子炳炯煥燮皆能傳父業治經有家法炳燮嘉慶戊寅副榜道光乙
酉舉人任吳江縣教諭出為先生從兄起元後炯燮監生道光壬午考
職授州吏目煥增貢生道光辛巳舉人揀選知縣炳等將以道光十
一年二月葬先生於先人墓次來速銘銘曰
青山峩峩篤生君子好學不倦樂善不已睦婣任恤著於鄉里芳聞既

彰微辭斯赴謝彼浮榮冷官獨惠練江之濱教從澤被神皋不復坊堂
掩矣敬茲崇封為儒林軌

《續碑傳集》卷七一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九

張惠言 江藩 孫原湘 鈕樹玉 寶玉璠 李廣芸

近明 陳鍾 王家相 吳士模 王顯 江有誥 錢林

張編修惠言墓誌銘

張舉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舉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舉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舉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尚書以舉文舉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舉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四十二舉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待郎主考舉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舉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舉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舉文言肅張之輩俸致通顯復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舉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成赦歸田里舉文則竟死矣方舉文爲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

尊號刻入之舉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舉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善書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始至京師與王寅施灼陳子穆石麟及余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舉文娶於吳氏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車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蹟於地勿乎舉文誰訊此銘之由侯來

張惠言傳見元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六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

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昔惠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虞氏易漢人之易孟賁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惠言傳虞氏易卽傳漢孟氏易矣孤經絕學也筆談李惠言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其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穎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賜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

義益盡晦矣。

大清有天下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為解釋曰周易述然撥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元二三其所述大氏宗補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之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且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為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為虞氏易九卷又表其大指為消息二卷庶以探賸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賸俟有道正焉耳

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諸聲諸若柯文集其數十卷惠言修學立行敦禮自守人皆稱敬之見傳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珪潛察得之則大嘉故屢進達之而惠言亦斷斷相諍不敢隱惠言少為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楊雄之文及壯為文又效韓愈歐陽修普篆書嘗奉命詣盛京篆列聖加尊號玉寶大雲山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禮者以十數

（碑傳集）卷一三五

江藩傳

江藩字子屏江蘇甘泉人監生少受業元和惠棟吳縣余蕭客江聲傳綜羣經尤熟於史事性不喜唐宋文每被酒輒自言文無八家氣人目為狂不屑也幼蓄書萬餘卷歲饑盡以易米作書集圖志感一時青宿題詠殆徧曾恭撰

純廟詩集注由大學士王杰進呈

恩賞

御製詩五集後

諭召對圖明圓值林爽文陷臺報至遂報人情其遇古詩集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本朝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做唐陸元期經典釋文傳注

姓氏之例作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尚書攷宋氏鑒之古文考辨王氏鳴盛之尚書後案江氏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尚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惕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攷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坫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攷惠氏棟之詩本音錢氏坫之車制攷張氏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攷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坫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曰追之儀禮正義張氏惠言之儀禮圖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義之深衣考惠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攷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經綱目春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驥之左傳事緯陳氏厚樞之春秋長歷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攷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攷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坫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經總義攷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鈎沈武氏億之經讀攷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載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鈎沈武氏林攷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氏玉搢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攷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攷文凌氏廷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

（續碑傳集）卷七四

翰林院庶吉士兼武英殿協修孫先生行狀趙允慎

曾祖岐福



祖永挺

考錦 敕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姓蕭人陳氏。

本生考績 誥授朝議大夫山西潞安府知府。本生姓恭人陸氏。

本貫江南蘇州府昭文縣年七十歲狀。

先生姓孫氏諱原湘字子瀟晚號心齋先世自歙遷常熟熟析爲昭

文而先生科第隸昭文以太學諸生中乾隆乙卯

恩科本省鄉試第二名又中嘉慶乙丑科會試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

林充

武英殿協修官請假旋里戊辰二月還朝道病歸遂不復出先生生而

穎異初解四聲即能詩蓋天授也本生考太守公官奉天治中擢守潞

安先生恆侍左右山川名勝悉見題詠其得江山之助自少已然時吳

竹橋禮部蔚光爲邑中老學先生自潞安歸授以所爲禮部數贊作書

抵襄陽齋大史枚盛相推挹因日與禮部及諸名士留連暢談文采風

流輝映一邑既遊歷南北益有名而是時國家承百餘年太平之業海

內士大夫優遊暇豫以文章著述爲事南有太史北有法梧門祭酒武

善又趙雲松觀察翼吳毅人祭酒錫麒皆一時壇坫而洪編修亮吉孫

觀察星衍張編修問陶以至汪中陸繼輅王曇舒位輩數十人綜繁輓

扇蘭芬姓名在藝苑赫赫然先生悉與倚裝聯轡分締交試白下時

袁太史招至隨園集兩江名流張錄設饌先生即席賦詩太史歎爲天

才在都下時集法祭酒詩龔祭酒作三君詠謂先生及王曇舒位也先

生曾試出太傅朱文正公門公以鼎元相期而

殷試願在二甲先生往謁公迎謂曰吾意子必魁多士乃不然深爲歎

詫以故先生注籍京朝不滿一年當世名公卿無不知有先生者先生

既以病家居時得少閒四方譚藝之士至吳門者因過虞山先生與之

上下古今議論累日夕不倦惟不喜數數見官府見則以問閭疾苦相

告政令或有未便多爲詩歌以託諷刺其感動而有所遷改集中如擬

禽言太守來開倉諸之類無慮數十章可與白傅秦中吟少陵石壕吏

諸篇並傳或爲近遊武陵西子湖陽羨張公洞及天平靈巖諸山尤愛

銅坑梅花凡數至焉吾邑故山水縣風景清淑多可遊處而先生所居

在城東辛峰秀色直落巷中門弟子載酒問字無虛日先生輕衫便服

時與出遊或泛小艇湖橋向湖閒襟蕭蕭遠見者不知其爲翰林先達

也其爲詩於古人所長皆有之而於太白爲近古文泛濫唐宋諸家而

返其約於震川駢體唐潔古秀神似六朝填詞雅好姜堯章作字始學
米南宮後仿劉文清公畫梅法王元章綜先生所詣靡不遍入而所深
造莫如詩嘗述陳公甫之言曰詩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
無詩謂爲詩家未發之秘又謂規規於唐宋者類皆剽竊摹擬失己之
本來面目而性情亡矣有真性情然後涵泳於經史百家以爲立言根
柢古來大家名家何嘗不以學力勝要必從性情中來此殆先生自言
所得力而先生實亦能副此言也歷主崑山之玉峰旌德之毓文通州
之紫琅本邑之游文各書院諸生競慕得名師邑中執轡從學又數十
百人多以科名自見通家子趙允懷年甫冠獻所作詩文先生以爲才
作書抵蔣大令因培於山左此之玉符生其推挹略同吳禮部之於先
生先生未嘗言允懷不及知也泊大令歸示其書於允懷時先生已沒
乃感歎涕泣其獎拔後進虛懷樂育如此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十
一月卒於道光九年二月子姓婚嫁具詳家傳著天真閣集四十卷行
世先生之卒武進李太史兆洛誌其墓而先生文行宜有狀上諸史館
因詮次如右

《續碑傳集》卷七六

鈕山人墓誌銘 互見上卷增 梁章鉅

訓詁之學至本朝爲極盛。乾隆中嘉定錢竹汀宮詹主講蘇州紫陽書院以漢學倡後進而鈕山人以說文學稱於時。山人家吳縣之洞庭山素饒於貲至山人而貧。方爲童子時稍稍從鄉塾師讀所稟異常兒。既以生計迫賈齊魯聞則日以贏錢聚書。恆夜篝燈從帳中讀久之帳盡黑而山人通六書矣。歸遊宮詹門學益進商榷古今及辯論金石文字各有所獲。官詹器之不以弟子禮相待。著說文新附考及說文考異是時爲說文學者天下推金壇段氏山人亦重段氏學而不欲彊爲己說以傳合古義乃別著段氏說文註訂六卷有匡正而無掇摭識者疑之。山人力爲學家益貧出遊於世落落寡所合惟錢塘陳曼生官溧陽時居最久此外則陽湖孫淵如觀察桐城張古腴太守尤有周旋之雅者也。余初讀山人書疑爲古人比官江蘇知尙健在亟訪之蒼顏白髮有古儒者氣象接其言論退然如不能出諸口及考辨經史侃侃嶽嶽又能不苟爲同異方延之寶館將以舊學相質乃不數日山人遽以病歸歸又數日而山人卒矣。山人之學精於說文因及金石文字於音律獨有微詣老伶工半字之差亦能正之嘗與青浦王蘭泉侍郎欲以八音樂器調合官商俾復古樂善篆隸書無一筆苟作復以其法作真楷書勁秀絕特詩工五言亦簡遠有味蓋山人忘情利達舉世閒一切累心之事土苴去之皆不足損益其讀書之樂糲食粗衣至於沒齒優游俯仰粹然成一家之學古所稱忍飢誦經頤道不倦者殆其人也。抑又聞山人事母孝母老病雙山人常爲孺子形多方以悅之母以九十四壽終山人之年亦六十有六矣而

哀慕不衰。嗚呼此余所以尤重山人歟。山人姓鈕氏諱樹玉字藍田晚著非石子上中下篇學者稱爲非石先生。祖本立父懷宏皆潛德不仕。山人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卒於道光七年九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娶翁氏先卒。子二人寶順官福建古田縣典史次寶安女子子三人孫一人墓在古陽山麓祖塋旁昭位以道光八年二月十四日葬。銘曰。

糲糲不充遊如轉蓬孰窮乎而振愚發蒙儒林所宗孰通乎而莫釐之峯白雲青松惟先生之幽宮。

（碑傳集補）卷四〇



鶴山藥運司巡檢寶公玉璫德政記 吳應憲

群將江由漢阿迷羅雄巡廣南泗城田州盡挾漢黔交桂諸水東走萬餘里至端州爲羚羊峽所束出則建瓴而下至思賢溪分爲二一由三水西南逕佛山以趨珠江一由石門過金山以抱會城其不入思賢溪者則由馬口三洲直下達厓門以入海今佛山沙口水漸涸金山尤甚全勢直注三洲四五月中大雨暴漲如奔萬馬而古勞一圍正當其衝嘉慶某年某月寶公來署藥運司巡檢輒進諸父老問所疾苦父老曰吾等濱江而居恃基圍以自固圍潰則民不聊生盜賊蠭起今則歲有水患矣公曰豈無所以弭患者乎父老曰古勞大圍縣互數百里凡二十四堡田二百餘頃民之衣食資于田田之利資于圍圍之固資于石圍不固則有田如無田也圍外舊有魚苗之利歲召佃取租以爲歲修之費乾隆初土豪構訟盡歸之官水潦突至請領不時或准給而實不給于是圍之害不可言而人民之害更不可言矣言已則皆歎息公曰歸之官者獨不能復歸之民乎父老曰難言也吏胥盤踞方因之以爲利其能取諸懷而棄之乎公奮然曰吾當以去就爭之矣于是條陳利弊上於督撫郡縣皆得請擇紳士賢者司其事官於水涸之時逐堤查勘隨時修築冊報如例庶幾可以行久而長享其利矣遂竊謂國家巡司之設所以詰奸慝除盜賊暇則以時課農桑禁博奔耳事權不屬即欲修廢舉墜而左右掣肘恆不能得所欲爲公則毅然以革弊安民爲己任事必濟而後已自今以往古勞之民起溝壑而登諸衽席者皆公賜也且當倣西湖白堤蘇堤之例名曰寶公圍以誌公德矣未幾公得代去父老送者塞於途乃勒石紀事以告來者公名玉璫河南柘城人

(碑傳集)卷一三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廣芸傳 阮元

李廣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璣乾隆壬戌進士江西南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

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廣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旨送部引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

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

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陞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蔬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會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卻掃元理浙漕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溫州運處州減價糴之復以糴錢糴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率檄減糴實惠及民復分賑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眾及莅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眾持兵械相攻擄甚則施鎗斃殺傷人名曰械鬪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煥糧之費獨責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鬪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鬪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徭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視爲眞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讞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焚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贓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愷不知也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案事



(碑傳集)卷八七

者福州知府案詞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牀以歿
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
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朱履中等罪督撫
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使者云故藩李公學碑經術才裕藩
宣簡在
天心惠乎民望庶官卅載居閩五年先結郡符存濟方伯持躬謹飭在
事精勤抱慙依忠安良戢暴其平反疑獄囹圄無冤禮士愛民窮黎存
活莅漳時首檄書役蠲風斂迹閩郡稱神其止息鬭爭則如龍溪縣屬
之歸德堡鄉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祠墓起衅親詣秉公
勘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戢荏苒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
立堆房兵役防守商旅坦行土盜禁可黃鐘在海伺劫勢漸鴟張公移
行沿海應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浦詔安等縣拏獲盜首
所有議敘仍歸各屬不自居功此仁教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
殫述詎意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部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里婦人童子
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況淒涼不可言狀質衣買棺殮具儉陋零丁孤
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
漳憲轄人民感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其抒哀思猶恨無以爲報伏念
生而澤被閩閩歿而貧逾韋布義有必勸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吳
天若半途而失父母尸祝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
朝廷議禮秩宗且侯爵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非同違禁之生祠
現今閩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
旨允行之且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爾準
索與李君善經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爲炊柩之歸也士民懷友頗多
賻贈君之子由尙幼幸以餽餽粥居於嘉興
評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棄俄奉使出都文
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既論定
上殊惜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
纂循吏者

廷川君家傳 沈欽霖

君諱朗字蘊高廷川其自號也世居吳江之莘塔生數月乳母
指以壁上字輒識之弱冠入邑庠卽北走京師朝廷方修四庫
書廣搜天下遺文祕籍四方知名士雲集輦下君以薦充騰錄
書成議敘當得官君夷然不屑也乾隆己酉舉順天鄉試庚戌
余以計偕入都始識君君善談恆數日夜不倦每諧語軒渠舉
座爲之傾倒至遇意所不可嶄然不能以非義干也家素貧所
得館穀及友朋贈遺隨手散去廚無隔宿糧而坐客常滿嘉慶
辛酉以大挑授鳳陽府訓導甫二載乞病歸幕游以老平年六
十有七君在京師久徧交中朝賢士大夫又嘗北抵居庸南浮
江漢陟嵩少登泰岱度庾嶺周覽山川形勝與所遇畸人逸士
相往還故其發爲詩古文詞往往有奇氣尤精繪事人物花鳥
入神品所著詩文集若干卷淮上紀聞游粵筆談若干卷繪事
瑣言繪事雕蟲若干卷子鶴壽好學篤行能守其家學云

(碑傳集補)卷四九

陳鵬傳 錢象吉

陳鵬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嘉慶丙辰以郡庠生舉孝廉方正戊午舉人少承其父許氏說文之學而兼宗北海鄭氏於論語注孝經注六藝論皆采輯遺文并據本傳參以諸書排次事實爲年紀嘉定錢氏大昕謂爲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好購藏宋元雕本書及近世罕見之本與吳槎客密互相鈔傳晚營果園於紫微山麓中構向山閣藏書十萬卷大第校勘册首鈐小印二一曰得此書甚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爲小像仲魚美鬚髯喜交游槎客謂其力學嗜古魁奇倜儻之概與宜興陳經景辰同多譽又同作兩陳壽行後仲魚與景辰修士相見禮以謝在杭小草齋精鈔古靈先生集贈景辰槎客爲之跋尾嘉慶辛酉會試至京於琉璃廠書肆識朝鮮使臣朴修其檢書各操筆以通語言朴修其以所撰貞稊稿略貽仲魚仲魚報以論語古訓各相傾許一時以爲佳話其舉孝廉方正也儀徵阮相國爲舉主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并爲書士鄉堂額仲魚既沒遺書散佚相國爲刊續唐書於粵東

《碑傳集補》卷四八

王藝齋家傳 梅曾亮

王公家相字藝齋常熟人祖承錫考庭芝公始以拔貢生官蕭縣教諭撤查水災時奉檄者多擇居高印地而里正集災民就書冊刻爲公圖水親履其戶驗口數實僞上官賢之有災必檄公公後自京師歸過徐人皆識之曰此前教官活我者也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遷御史遂具疏陳災振弊又以漕事之弊始於京倉之胥吏而遞歸其害於農其言絕深痛而是時有議漕事者以州縣浮收無定制請定令每石加米二斗民不大病而官亦有以贍運丁公曰州縣之取民雖橫然猶有所忌以非朝廷法令也今著令定爲加二則正供矣使加二之後能禁其不再加則前之浮收何以不能禁苟不能禁而先以正供之名掩其浮收之數以便其異日之再加是助官病民也上疏數千言論之時今上新登極是公言前議遂息以戶科給事中授河南南汝光道履署按察使事地故多紅鬍搶匪爲民害獻以戍邊者百二十人以引疾歸於里少以文學鳴有茗香堂集十六卷服官後乃一以國計民事爲念奏議及與人書言鹽河事皆窮極情弊而議加米疏尤稱頌於時子三人憲正憲成憲中憲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梅曾亮曰道光初來京師聞公上疏事然未一見旋遷擢且外任聖主之遠利而衷忠言可謂至矣今執筆爲公傳追思與友人持讀公疏立倦而紙不得窮俯仰間忽三十年公固賢矣而受盡言之時亦豈易得者哉

《續碑傳集》卷三四

書吳晉望王瑞舟兩先生 謝應芝

吳先生名士模字晉望武進人篤學不倦融會儒先性理諸書磨礱激湫要於大成而一以前明高忠憲爲宗其略具於謹心傳人語錄中每夕自塾中返奉母履處親理衣被治詩著詩經申義若干卷時當乾隆嘉慶間吾鄉指紳先生勤學好古之士遠於經術言易則虞仲翔言書則鄭康成言春秋則何劭公於是漢學盛行而先生治詩於漢宋無所偏主蓋取材於金匱王千仞涵齋比義述爲多或曰詩之有序古矣自衛敬仲輩行之而於詩義往往不可通如其首言爲確不可易者所得又不斯此先生尤工制義兼治古文詞舊集五家之文爲學古文者法論著取孟子莊周敘事取左氏傳太史公書而以昌黎韓子爲歸又纂十家制義王守溪以李安溪配唐荆川歸震川以劉海峯實東



王先生名鳳，字瑞舟，陽湖人。爲學亦宗高忠憲。性狷介，好潔，而出諸該請少失怙恃，言及父母時事，輒嗚咽流涕。至老猶然。嘗治禮經，得心法，遂以說禮爲戒。江陰鳳應韶德隆考禮，不倚傳注，但取經文，旁推交通，名曰三隅對求。先生宗其法，以治易著學易五種。若干卷，兼明象數義理。問儒何楷，元子古周易訂詁之流亞也。又治春秋，著春秋王氏義若干卷。蓋說春秋者，皆常泥於三傳，唐人始矯之，故昌黎韓子以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至於司空表聖，乃作疑經一篇，識者議之。先生以爲春秋有書法，無褒貶，而於隱之無正桓之無主，以及書人書國之不齊舉以爲春秋之闕文云，其詞兼采建甯高湛然兩說，亦治古文制義與楊隨安先生峴谷相伯仲。高者幾埒晉望先生焉。論曰：余與兩先生並世，而恨未識面。猶幸時偕其門弟子游，竊聞言行，讀所著書，慨兩先生覃精天地古今之蘊，務爲博無涯涘，以求合於聖人，不敢謂遂合於聖人也。然覽乎莫與尙矣。彼窺聖人之旁，自以爲道在是者，曷足道哉。

(清儒碑傳集)卷七

江晉三先生傳 其仁

先生諱有誥，字晉三，號古愚，徽州府歙縣人。恩貢生。幼從塾師，讀舉動不苟。年二十二，爲學官弟子。儕輩中多銳意爲科舉業，獨掉頭不屑。登志古學，啟門著述，無寒暑閒。嘗慨周秦以後古音日失，得顧氏炎武音學五書，江氏永古韻標準，冥心推究，至忘寢食。謂江氏書能補顧氏所未及，而分部尙多罅漏。因於江氏十三部析幽侯爲二之支脂爲三，又於脂部中別出祭部，又析眞文爲二，嗣得段茂堂先生六書音均表，持論多合，益自信。分古韻爲廿部。最後見曲阜孔氏詩聲類於東冬爲二，遂改冬部爲中，統爲廿一部。書成，寄示茂堂先生。先生深愛重之，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於考古。江氏戴氏則兼以審音，而晉三於二者尤深造自得，又精於呼等字母之學，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今韻分爲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其推服如此。所著書已刻者：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漢魏韻讀、唐韻四聲正譜、聲表、入聲。未刻者：曰廿一部韻譜、本金壇段氏十七部韻譜之例，就所未分析者，更爲剖析。段氏凡隔部相協，概名合韻。先生則有通韻、合韻、借韻之別。蓋古韻分部之所自出也。曰唐韻再正。顧氏以古音證唐韻之誤，於一部全異古音，一部半異古音，一部數字異古音，及古音兩部今併爲一部者，皆條析言之。第顧氏僅分十部，於古音未能分割入微，而入聲配合，尤非其類。如以質承支，以櫛昔承之，以屋沃配魚虞，凡此皆不得不爲訂正。曰唐韻更定部分。取之幽宵侯魚支脂有四聲者七部，各分平上去入得二十八部。歌元眞耕陽東蒸侵談有三聲者十部，得三十部。祭部二聲，有去入無平上中部二聲，有平

去無上入葉編有入無平上去得六部總六十四部每部各分粗細二音倍之得一百廿八部而韻學於是大備晚歲益深於六書之學著說文六書錄說文分韵譜說文質疑說文更定部分說文繫傳訂謬又著經典正字隸書糾繆以祛俗學之失謂許氏所定六書指事僅二字未有二字即可當六書之一者指事者一望而知不煩思索如二木爲林三木爲森二人爲从三人成眾之類皆當屬之指事至段借之義許氏以令長當之其實令長亦會意字不得謂之段借又許氏之書有功經傳然必信其絕無謬誤則又未然如幸爲舉人在屋下焚爲火燒門之類斷不可從許氏部分次第始一終亥徐氏錯及近儒多仿易說卦傳例發明其義未必卽許君意先生則謂爾雅者小學之祖自釋詁至釋獸取說文九千餘字仿爾雅體例分隸十九部之下又謂經典多損文之字後人每以損文之字爲正義如學而首章不亦說乎說談說也當作悅鮮矣仁之鮮魚名當作魮有朋自遠方來來瑞麥也當作徠往字從往則來亦當從徠他如歟之爲與情之爲省經典中指不勝屈悉當爲之是正此皆探筌前聞洮汰後惑學者得其說而求之可以無專己守殘嚮壁虛造之謬丙午正月家不戒於火所鐫板及未刻稿皆爲燬盡時先生目已瞽不能復著書時時仰屋嗟歎因其學口授長嗣錫善錫善爲余門下士能繼其家學偕弟錫鉞以先生已行之書重加校刊并擬踵先生成例補輯若干篇亦不負先生之苦心矣先生制行甚卓仁和與觀察麗正守新安雅重其品學蓋觀察爲茂堂大令女夫熟聞先生名然自論學外從無以私干謁教弟子以實學相砥礪後進以疑義質者不憚反覆講

求至人各得其意以去嗚呼自先生歿而新安綴學之士無所取正矣故爲之傳以備郡邑志之采擇至其書之精深邃密發前人所未發海內論學者自能辨之不復贅云

《碑傳集補》卷四〇

錢學士墓表 汪遠孫

先生諱林字叔雅號金粟初名福林武肅王二十八世孫世居江蘇常熟五世祖應龍湖南永州府通判罷官後遷居崑山又由崑山遷居杭州高祖得義謹厚著於鄉里機戶讀書不仕曾祖世英性抗爽喜任俠重然諾好施予嘗挾資數十萬游江北易米數十船以歸道出焦湖猝遇暴風客舟漂沒呼號不絕於耳公憫焉亟募土人善泅者救一人酬米十石船米一空全活無算至今焦湖立廟祀之年七十倦游歸里諸子謀稱觴上壽公不從置棉衣五百以施貧者又焚借券數百紙贖鄰人之鬻男子者聘女子之失時未嫁者鄉里稱善人祖永賢性友愛與諸弟同居以一身任家事胸無城府有戚友緩急典衣質物以應之家無擔石泊如也與人處遠近善讓不治生產毀其家考琦乾隆丁巳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妣魏氏陳氏生妣徐氏實生先生始生四歲隨父任江西有口授王勃滕王閣序者先生甫上口琅琅成誦五歲出就外傳讀書一目數行能作擘窠大字於時福建修鼓樓先生書海天龍柱額一時有神童之目福建名勝之地咸來求先生書先生才九歲耳先生讀書終身不忘蒙古地名官名載在史冊他人不能記憶者先生背誦無遺有問者答以某書某卷某葉某行覆書帙無差失年十三父官布政使司使之句稽庫帑吏咸畏之年十五始肆力



於詩古文詞博極羣書於九經漢注唐疏能舉其詞旁及天文地理律曆列朝大事本末名臣言行罔不通覽凡記誦數百萬言深於經史之學河渠漕運鹽法關雘錢法銅政倉儲地丁驛站采買海運災賑兵法刑名并究其微久於吏者咸拱手謝不敏其餘奇門遁甲六壬靈樞素問傷寒金匱之書神仙修養之術無所不通閉戶著錄秉燭達旦常日寫所著書數萬言與人言語粥粥若無所能世人亦罕知之年三十五始入學爲附生阮督部時以侍郎督學浙江策問本朝兵制先生對策洋洋數千言於大小金川用兵之地若網在綱一字無遺督學嘆賞不置口試第一督學尋巡撫浙江先生肄業謁經精舍知名於時嘉慶五年舉鄉試十年考取學政學錄十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國史館纂修散館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一年奉命廣東副考官復命奉諭褒獎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第一人納卷蒙仁宗先閱定加圈試一等四名擢洗馬仁宗初命先生直南書房有以先生善病入告者因改派吳君信中先生尋陞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明年隨扈行在召見垂詢病狀先生以肝病入奏次日復召見問及家事甚悉是年秋命四川正考官召見有學問素優之論并諭翰林閉門讀書者只汝一人先生叩謝出感恩爲之泣下復命召見問四川吏治及歷過州縣雨旱二十五年授侍讀充國史館纂修官今上卽位召見問年歲科分奏對移時擢詹事府左右庶子充文淵閣校理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咸安宮總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三年授侍讀學士大考翰詹名在三等奉旨錢林以翰林院侍讀侍講

降補向例翰詹降官吏部例不開單進呈先生以文學蒙特達之知明年授翰林院侍講旋擢庶子蓋異數也先生篤內行自以祿不逮養考妣忌日戚戚不樂俸入爲先世置祭田餘以散族人在史館久多識舊聞熟於掌故所擬進儒林文苑傳條列件繫挈其綱維能知作者之意分校禮部於經藝對策拔強識博聞之士名於時爲所黜者終身無怨言有名家子以對策被放下第後病沒其父不以其子早歿釋憾於先生每語及先生校士嘆惜不已其人故深於經亦先生之學有以折之憲孫禮部試出閣後先生問以宋遼金元兵制歷歷如指諸掌憲孫不憚對策千言於先生之問未嘗不驚異之先生幼時兄弟析居惟取書數篋而已與伯兄吏部主事枚相友愛吏部歿後以長子廷煊爲之後事寡嫂以禮臨終命以門生束帛之奠饒諸寡嫂並析產與族子弟居京師二十年待以舉火者指不勝屈生平無疾言厲色與人言如不勝然不可干以私焚香靜坐自力寫書不與燕會初妻邵夫人繼配陳夫人並早世先生旁無姬侍教子嚴有法預刻逝期凡附身附棺及舟車之費賓客之儀子女婢僕之喪服無不生前自定遺書以告後人以所著詩三十卷寫定玉山堂詩集付門生程祭酒恩澤以生平紀載名臣名儒學行九册付門生汪憲孫以道光八年十月十六日歿年六十有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

李文耕 戴清 嚴可均 顧鳳毛 焦循 莫儔 阮元

通議大夫原任貴州按察使昆陽李公行狀 王 贊芳
公諱文耕字心田別字復齋姓李氏洪武初有諱慶者由浙之蘭谿徙
休武靖王入滇以軍功世襲百戶遂為昆陽州人十數傳至三辰公以
廬江訓導死流寇難入祠靖忠其子澄以孝聞世稱孝穆先生長洲韓
墓廬宗伯為之傳山獮劫官舍官以民變集兵將戮之獨迎官兵抗言
郡賴以全歿祠孝義公高祖也會祖從綱康熙丙子舉人為黔貴定令
有惠政民為立祠祖改乾隆丙辰舉人事庶母孝舉鄉飲大賓父頗學
乾隆壬午舉人以公貴三世皆
贈通議大夫此朱淑人孝事舅姑訓子以義方公會屬贈芳表其墓公
幼刻苦承家學得張南軒義利辨陸清獻公三魚堂文集及朱子古文
讀本蚤夜服膺遂終身奉之年十七府試第一院試前一日聞父疾劇
促歸越一日父沒哀號逾常治喪循朱子家禮不作佛事父以酒致疾
遂終身不飲酒喪畢州府院試皆第一家貧以授徒養母甘旨不缺母
耳後痰核膿潰吮去之而愈太淑人樂為善事喜施子必勉力為之以
博其歡李氏居昆陽舊無譜乃創為之又倡建宗祠及州之文峯塔鎮
海閣朝天閣玉帶閣以乾隆乙酉舉於鄉王戊戌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
山東假歸養母仍授徒以給時太淑人抱病疾食飲湯藥必手調以進
夜分恆隔坐寢側疾愈乃已鄰邑易門請為山長且備安輿以迎太淑
人公曰安有以山長而勞母遠行者卒不赴丙寅太淑人疾劇呼之曰
我疾不起爾終身將若何公涕泣對曰幸聞母教知為善樂此生出處
誓終求有以對母者太淑人頷之而逝公銜哀承大事一如居父喪時
戊辰服闋補山東鄒平縣知縣庚辰調冠縣道光辛巳擢膠州知州王
午擢濟甯直隸州知州未至今大學士琦公時巡撫山東專摺保奏奉
硃批李文耕官聲甚好原係欲行特擢之員癸未擢泰安府知府甲申
調沂州府擢兗沂曹濟兵備道丙戌擢浙江鹽運使調山東鹽運使丁
亥擢湖北按察使未至授山東按察使庚寅調貴州按察使癸巳以原
品休致初公之至東也撫時度勢慮不得行其志履任四閱月毅然引
疾而受代者以交款糾轡累公不得歸攜一僕授徒省垣以自給郭鑑
湖者門人世熙之父也精武事授公兵法未幾赴蔣令光壁之約至壽
張縣居數日直隸山東賊起長垣曹縣並以戕官告公為蔣壽守城策

選練鄉勇二百餘人擢武生為隊長授以單刀法鎗法陣法時癸酉九
月十一日也城守既固居人相率入城蔣以姦細雜入為慮公曰弗納
是委之賊也取保結納之於是蔣令守城公四出巡堵夜禽賊目張學
義等置脅從不問有李昆者為賊所誣公一訊省釋自是賊不敢窺壽
張事竣赴省上臺以公有幹略檄飭起病坐補鄒平時年已五十三矣
公為治以清訟息盜與利除害為先而尤盡心於教化鄒平有魏玉梓
者殺人棄屍井中人知之而不敢發公訪獲之一訊即伏某甲圖財害
命役指某乙為凶手公察乙無凶惡相疑而偵之卒獲正凶又民婦陳
氏訴其子忤逆公引咎自責其子叩頭流血母為請釋子果改行為善
其聽訟凡株累者悉芟之其藉人命誣陷者驗明即時訊釋初莅任訟
獄紛紜久之庭可羅雀矣其除盜則捐設工食以贖捕役立獲盜賞格
使捕役無繫賊為養又數出親巡窮諸商家嘗曰去盜固藉捕役絕高
綿然必衛民之心至誠懇切洞中達外身之所能及者及之身不能及
者精神及之精神所不能周者聲名及之終公之任盜賊屏息每朔望
教宣
聖諭廣訓自城廂達於四鄉鎮集宣講維謹暇則與書院諸生口講指
畫勉以為己之學邑有摩訶山會仙嶺為祈禱禱雨之所公所禱無不
立應歲皆豐稔在任七年百姓初呼為李教官後呼為李青天循聲大
著冠縣多劣紳把持挾制勢家互相隱護不可究詰公至胥吏跡去任
之日將以亥刻授代而是日申刻役稟傳到眾眾圍毆一案計兩造四
十餘人意在乘此羈繫也公立時堂訊取結皆釋皆叩頭歡呼而去抵
膠州時雲墨二河淤塞商失利而民亦被淹乃捐千金倡修士民爭輸
得銀二萬刻日鳩工未而月而歲事其守泰安沂州以郡守去民較遠
為屬吏立課程謂官不勤則事廢而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病瘼在
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本於誠無明且對越之隱必不能凜凜
於官箴其論教化也歸本於以身立則必能對百姓而後可以教百姓
識者以為名言沂俗較秦為悍而訟繁公至險健者不得逞掖匪鹽梟
亦望風而遁乃廣立義社等倉以裕籌備又以地產梓權椿樹可以養
蠶勸民種植以興繭利其為堯沂曹濟道修防必躬親河屬報河有沙
泥淤積請動款五萬兩開濬公相度情形謂春漲即刷去矣後果如其
言其為都轉也在浙六閱月躬親句稽弊無所萌拓貢院挑濬西子湖
皆為協力經畫東甌商欠數甚鉅充商者多無業游民公詳察積虧之



由請於大府奏請分別徵緩而商力紓責令富商領運不得因引地滯銷賤價私賣而課款裕為東臬三年一本勤慎不務赫赫名兗州多詐賊斃命之案公實縣役重典自是無敢效尤者其他隨事寬減一以平允安靜為務惟深惡懸案不結大為民害委員勒限嚴催分別賞罰不數月積贖一清吏治肅然嘗謂東省之民氣驕而性直其處固易於犯法其直處亦易於為善使早以教化先之何至輕罹罪罟耶為黔臬時見其地本穰瘠吏多玩泄因言於大府辦事方能了事方無事多起於細微及早了之為力易而傷人少反是則無辜受害者不可勝計矣州縣多苦缺舊例為調劑交卸遞代無已時人存五日京兆之心公事遂置不問公攝藩篆商諸大府以所職之殿最為調劑俾得久任以專責成於是密訪訟師豪棍嚴緝而痛懲之桐梓縣大水環城皆石山而葫蘆口久淤公請於縣治西南鑿石開濬水患頓息黔有府紳而無棉布捐立男女紡織二局又因黔民重財利而薄倫常以激揚為化作家論戶曉篇有詩云敝舌焦唇一腐巾苦將直道許斯民江河日下憑人說猶自諄諄講五倫亦情見乎辭矣公歷仕二十餘年以崇正學挽澆風為己任俸入一無所私捐廉為文廟修葺費書院膏火費鄉試卷費事難枚舉在鄆平創立梁鄒書院及義學四處修伏生祠長白祠表范文正公讀書處立馬宛斯先生神道碑在冠縣創立清泉書院署蒲臺縣時創立紫蒲書院在浙修錢武肅王祠岳忠武王廟並刊朱子古文胡文敬公白鹿洞學規三魚堂文集張楊園文集陳文恭公大學衍義輯要五種通規四禮翼之類隨在頒行用資化導又采訪節烈孝義手書額旌其閭或立石墓左當自言夙秉母教請凡事必辦至誠心乃得見聖賢真處生平仕學於一切苟為名而實以自利者惡然深恥實得力此二語所至士民無不悅服東人為刊德政碑甘棠八思詩去思錄其去鄆平也老幼饒送者擁塞街衢迨至數十里不忍別後每過境士民必挽留其子孫至亦如之一日公乘馬夜行避之天將明道旁有賣粥者識之曰此非李青天耶以粥跪獻因而泣下復以其粥遍飲從者酬以值不受也其為民慕戴如此致仕歸里閉門卻軌自號壘石山人與其孫及一二門人講學不輟常道過訪未嘗一識其面自立課程每日三次省察坐端直行舒而恭語徐而簡動安而和自言生平不敢失禮於孺子四時祭祀及先人忌日極盡誠敬雖老不衰述先世事或形諸夢寐輒泣下沾襟悽惻動人

其誘掖後學勸勉懇懇一如壯年授徒時論者謂其嚴毅似陸稼書和粹似張楊園認真確則一本朱子蓋其畢生所服膺云公安食樂道一如性生試童子時有以百金求代作試藝者峻拒之初至山東適鄆平缺出當補或謂缺苦緩投文可避也公曰苦缺之民其不得所者甚於美缺吾輩欲有益於民苦缺為宜何避之為自東移黔不能成行同官為致贈離商感其德亦饋金以助約白銀二萬一無所受自黔歸微居會城甚湫隘服食蠶非非賓祭不用鮮當道欽其高節延為山長以疾辭事上敬愼然事關利害必盡言無隱守泰安時撫軍奏興水利公言山東地多沙土欲改水田徒糜國帑力爭之而罷撫東藩時有縣令營私壞法上臺曲宥之公據實嚴劾無所瞻徇而待人以寬不計私忿初至山東有同年友為縣令接公多輕薄語不與較未幾友因事罷職公方由鄆平引疾猶典衣厚贈幼子聘宋氏女女以疾薨宋願退婚公不可曰舊命也悔盟者不祥待下恩義兼至僅僕疾痼命子孫視湯藥待先世老婢有加禮及沒親視斂葬路人為之歎息用刑最慎刑具必親閱論刑役毋傷人筋絡成痼疾善書法端嚴凝重肖其為人生平不欲以詞章鳴其講學著有憤排初稿續稿課孫偶記官山左黔中有文移札稿兵法錄表章節孝義行有善善錄孝子傳家居所紀善行有見聞筆略孝弟錄又增輯文廟通錄增輯白鹿洞學規訓言啟蒙韻言婚宴私議勵恥稿他著述甚夥錄其有關係者公生於乾隆壬午十一月三十日以道光戊戌四月二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德配雷淑人前三十餘年卒終身不復娶並不設妾媵子四人德謹武庠生德慎例授承德郎皆先卒德憲候選州同德興早卒女一適武舉李春暉孫八人嗣武候選府經歷允武大學士錫齡廷琛錫金俱庠生濟武縉武軍武並業儒曾孫三人啟功迪功增功贈芳前守山左為公屬吏既又來官公桑梓之邦公不以為不肖獨進而教之用是稔知其素行戊戌四月朔馳赴開化臨安鞠獄先期走謁時公病劇不飲食者數日矣猶神清氣定目光炯炯相對歡愉而別乃遽以翌日捐館悲夫公之彌留也遺囑吾生平多掠德沒後有以鄉賢舉我者當力辭其始終務實不近名如此既卒鄉人合詞籲懇大府亟欲表章為風化勸遂履實行入告得旨俞允崇祀鄉賢公之子孫不獲辭也先是丙申歲山左士民謠傳公

卒請祀名宦有司照例批斥而止。至是聞公之喪所在聚哭復以爲諸亦經奏準題牌設位以慰輿情。三代直道之行於斯可見矣。德憲既囑公門人楊生勳類次其生平以請於贈芳爲之狀爰詮敘大略參以所用告諸當代道德文章之君子而圖其不朽謹狀。

（續碑傳集）卷三四

戴靜齋先生傳 戴文漢

先生姓戴氏原名遜

宣宗廟諱改名清字靜齋其先世爲休甯人祖父始遷揚州先生天資穎異自出就外傳性耽典籍凡有關於實學者勸加采錄異同疑似尤所究心著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自序云漢人談經最詳典故宋大儒親典故爲粗疏空疏者未必不有所藉口我朝文教豐敷名儒輩出即四子書考據者不下數十家流覽之下勤加采錄垂二十載得千有餘條列孔孟年譜及其弟子考於卷首尊古聖也列記載注疏引沿襲之訛於卷末矧俗儒也餘分十二卷顏之曰四書典故考辨爲朱子諱臣不爲朱子諱臣實事求是前人固言之矣其解論語拜下云臣之見君當拜下者觀禮九聘禮四燕禮十二射禮四公食大夫禮六凡此五禮皆所謂禮也刑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未備其解孟子不挾兄弟而友云江氏承云古人以婚姻爲兄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余謂爾雅釋親云婦之黨爲婚姻兄弟之黨爲姻兄弟傷二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爲兄弟此江說所本當從之所謂皆確不可易而最精者尤在地理如孔子之去魯至衛去宋至陳孟子之自鄒至梁去齊至滕以及太師之適齊亞飯三飯四飯之適楚適秦適秦大王之踰梁居岐晉人之由虞伐虢莫不核其遠近計其險夷凡正路歧路之殊陸行水行之別皆一一書其古地證其今名犁然若聚米畫沙俾閱者瞭如指掌真有功經義之作也又著羣經釋地十卷自序云歷來注經者於地理一門不無疏脫自黎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子敢矜言此哉況乎儒者足跡不能偏天下徒抱遺編相爭競一有譌錯村夫野子皆得指而議之此注地理尤難也然拳拳之心莫能自己爰取向所錄存者細心辨析是者仍之誤者正之缺者補之閒出己意參訂均釋以今日地名成書經詩經周

禮記各一卷春秋三傳三卷爾雅論語孟子各一卷他經附見。羣經釋地從爾雅舊名亦就爾雅詩先生四書釋地推廣之耳其解幽風東山云史記吳起列傳殷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河北諸山以太行爲大秦漢以來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周師自西而東故曰東山其解明堂位鬼侯云孔疏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徐廣史記注云鄭縣有鬼侯城案鄭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四十里集說以爲鬼方非也其解襄三十年傳成憇奔平時云杜注周邑按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此邑必近周郊祭天處當在洛陽縣境其解哀九年傳吳城郢道通江准云杜注於郢江築城穿溝按問若璩云夫差穿溝疑爲今儀徵舊江口正漢江都城亦在大江濱其解釋山獨者蜀云按揚州城北有蜀岡蓋取其一山獨盛也全書之考稽精審類此者甚多此外尚有雙柑草堂古今體詩八卷古文二卷駢體文二卷經史管見四卷史記說苑新序正誤各一卷韻辨三卷左氏兵法集證二卷惜多散佚不傳先生弱冠補廬徵縣附學生屢試高等食餼廩以嘉慶癸酉歲貢生入籍候選訓導道光丁亥年卒年六十六子文超文起文越余應童試時先生爲認保余以師禮事之先生願折節下交凡所書書屬余校定偶有諍議先生必改而從之余每從愚付梓願以家貧力不能刻今墓木已拱文超等寶藏其書余故詳述先生著書大指俾後之人有所考見焉

（續碑傳集）卷七六

書嚴先生逸事 楊炯

先生諱可均姓嚴氏烏程人於學無不通尤邃於許氏書鄉之人識與不識皆敬服甚峴獲見先生時已七十餘矣白須朱履莊然儒者一日過書肆有少年驟詢先生誰也先生執視久指架上書某冊曰將來少年以進則說文聲類先生所著也曰是即余矣少年駭走峴從長興戚眉卿先生游歸舟泊城外十許里之八字橋鄰舟有命酒獨酌者視之先生也詰峴何自以實對峴曰是村夫子堪若師乎定日峴叩感先生嚴某何如人曰嚴能讀三字經三字經者學童初入塾試誦者也知先生曩事者爲言先生負樵課校官甚焉先生跳迷入京師籍宛平舉於鄉故又爲宛平人明年試禮部主試者貴人索得先生卷欲魁之以詩失諧斥或勸先生詣謝貴人喜且謂之曰君大博通願詩失諧何先生瞠目曰唐始以律詩取士今所傳失諧者十九矣貴人失色罷有子

初墮地先生自卜六齡當孤命曰六孤。六孤者博先生卒。圖書金石率
價博進。亂後不知所終。

《續碑傳集》卷七二

顧小謝傳 無稱

小謝名鳳毛。字超宗。小謝別字也。揚州興化縣人。父九苞。以通
經名儒。中乾隆辛丑科進士。卒於天津。超宗幼聰俊。襁褓中祖
母任口授唐詩。率能成誦。十一歲能解說經書。嘗作文。地里
禮樂國璽諸論。和鮑參軍行路難詩。時人奇之。十八應童子試。
解毛詩。吁嗟乎。騶虞。反復數千言。補弟子員。二十丁父艱。時家
貧乏。兼連歲荒歉。養祖母。母盡力謀食。不恤勞瘁。然性傲直。非
所悅見。則瞑目俯首。諸諾然。聞論說有大謬者。起拂袖笑曰。嚇
坐。是忌者。不一人。超宗固自若也。甲辰南巡。召試。欽賜二等。乙
巳。丁祖母艱。同郡鄭君兆珏。延之講毛詩於家塾。超宗以館穀
稍可救貧。潛坐不出。披索經史。每夜寤。默誦。日所讀書。或不記
憶。必起然燭熟之。乃已。不好世俗名。凡倡和酬答。拒之不應。有
所得。不示人。然問之者。隨舉一事一物。皆能溯其原流。及其說
之異同。歷歷辨之。無遺漏。當是時。經學之盛。莫過江南。鉤深索
隱。各自樹立。超宗於箋注。義疏。不爲異同。惟以強記博覽。堅守
先儒之學。然閒有論斷。未嘗不精核簡要。厭服眾心。先是。己亥
五月。今相國諸城劉公督學科試。余與超宗同入學。已而同食
餼。乃時與之親。明年。余與超宗皆丁大故。超宗時時來湖中。居
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里有與余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
切責余曰。奈何外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即解。胸
有此累。何以爲學。值怨家壽日。超宗趨余往拜祝。超宗蓋不徒
益余學問。而規正處。已接物之道如此。不愧直諫多聞也。丁未
同在郡城時。時相過。或同牀寢。嘗月夜煮菱角。烹茗。譚論至三
鼓。明年戊申夏月。超宗病瘧。超宗素讀古醫書。頗泥其法。自用



儒藏

藥療治。及冬十一月，遊吳中歸，忽變哮喘，遂歿於郡城王君思甯家。年二十有七。時甯中副車傳聞，閭中已前列第四人以對策。詆王肅及偽孔安國書傳而抑之，亦命也。夫自病至死十餘日，始則醫藥之繁，繼則棺衾哭泣之凶，王君不以爲忌，且多方謀之。君子以爲長者。王君也。學音韻律呂於嘉定錢教授塘撰有楚辭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皆得錢君之指。又撰毛詩集解、童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均未成。嗚乎！超宗將渡江，過余擁被夜譚，謂余曰：「吾得一訓導官可供母，則閉戶著書矣。然素羸，必不壽。吾死，賴子以傳。時無病，距死時二十日也。」

（碑傳集補）卷四〇

通儒揚州焦君循傳 元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蕙，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難，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廣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親自教及葬。入闕，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微讀書自教之，與化順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庚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瘧，以七月廿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琬，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彙，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



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豐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縣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尙之歆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念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樂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琥曰李樂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滓黯黯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盡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

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蘊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書、畫、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渙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書齋」，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刊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卽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三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琬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

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家宰見君易學，敘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書，舊通靈子琬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論」，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碑傳集）卷一三五

莫君墓表 曾國藩

君諱與儀，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氏皆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歿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

人富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責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朝廷特賜廉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故糧不足於食，朝廷開廠募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鑛礦真耗，眾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食小利，賣大數，事誠不便。大吏聽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鏐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眾嚴兵以待。既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真我居，世世不敢忘。故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既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蓬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且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闕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山，田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礪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撮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為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臬聞郝懿行蘭皋皆以博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為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為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為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愛無和者可自壯也

（續碑傳集）卷七三

阮文達公傳 劉鏡崧

阮元字伯元一字雲臺乾隆丙午舉人己酉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大考一等第一名擢少詹事歷官詹事內閣學士戶禮兵工等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漕運總督兩湖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

體仁閣大學士嘉慶己未道光癸巳兩充會試總裁戊戌秋

予告回籍

晉加太子太保支食半俸丙午科重宴鹿鳴

晉加太傅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年八十六歲

予諡文達

國史有傳生平持躬清慎屬吏不敢干以私為政崇大體所至必以興學教士為急在浙江則立詒經精舍在廣東則立學海堂選諸生知務實學者肄業其中士習蒸蒸日上至今官兩省者皆奉為矩矱其撫浙時安南艇匪肆掠親督水軍禦諸台州會神風助順賊船盡碎瀾海者無算偽總兵倫貴利等皆伏誅誠感神祐所致海盜蔡牽屢擾閩浙奏請以提督李忠毅公總統兩省舟師不分畛域立專注首逆隔斷餘船之法循環攻擊識者謂率之淹斃於温州黑水洋全得力於此策其撫江西時嚴查保甲破獲朱毛匪謀反鉅案未嘗控弦發矢銷叛逆於未起事之先保全民命甚多遂膺宮保花翎之賞其在雲貴時雷鹽課溢額之半協濟邊防騰越廳邊外之野人出沒無常甚為民患惟保山縣境有獠獠熟夷弩箭最精為野人所憚因籌款招募以資捍衛野人聞風斂迹相率獻木刻乞降是時提督曾勳勇公會勦廣東叛獠力戰先登功居第一出諸將上中外咸以為知人而其碩畫遠謀尤以督兩廣時為著履任之初即籌備緝捕經費俾州縣無畏累諱飾之心廣西富賀懷集廣東連山陽山多盜以接界之姑復

山為通逃淵藪因調集兩省重兵三路合圍掃其巢穴先後獲會匪劫盜數千內地一律肅清又創建大虎山礮臺以防夷患奏禁鴉片煙不許帶煙之洋船入口並將保結之洋商某三品頂戴參摺見廣東省城布政使街酒館用木板蓋夷館式怒斥之曰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毀之噉咄喇護貨之兵船殺二民人於伶仃山遂封閉其館不容貿易數月後夷目稟請查獻凶犯始令照舊通商蓋久料噉夷氣甚惡致書伊加里布代奏請駕馭喇哩以制噉咄喇為以夷攻夷之策粵東當事者廢而不行迨噉為鄰國所侵和議始成方共服為老成謀國之遠慮然後知其三十年綏靖封疆功德之被於人者遠矣歸田後怡志林泉不與郡縣相接而於地方義舉無不倡捐以率之待族黨故舊咸有恩誼樂於汲引後進休休有容至其論學之宗旨在於實事求是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而尤以發明大義為主所著性命古訓論語孟子論仁論曾子十篇注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初在史館采諸書為儒林傳台師儒異派而持其平未嘗稍存門戶之見其餘說各經之精義如周易文言堯典朔閏雅頌文王清廟禮記孝經明堂載於聖經室集者不可枚舉所編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傳布海內為學者所取資噉人傳淮海英靈集鐘鼎款識山左兩浙金石志並為考古者所重即隨筆記錄如廣陵詩事小澣浪筆談等書亦皆有關於掌故所刻之書甚多最著者為十玉經注疏皇清經解嘉惠後學甚溥督學時士有一藝之長無不獎厲能解經義及古今體詩者必擢置於前總裁會試合校二三場文策續學之士多從此出論者謂得士之盛不減於鴻博科主持風會五十餘年士林尊為山斗蓋生平以座師大興朱文正公為模楷故其經術政事與文正相類云

阮文達公事略 李元度

一代之興必有耆龐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崔文貞權文公李衛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早達駁歷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升冕羣材其力尤足提唱後學若儀徵相國真其人哉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元號雲臺祖玉堂官湖南參將始占籍儀徵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數千大帥將戮之以死請得免及公貴人以爲陰

德所致云。乾隆五十一年。公年二十三。舉鄉試入都。與邵二雲。王懷祖。任子田。三先生友。作考工記。車制圖解。有江蘇諸家所未及者。五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逾年。大考。翰詹。高宗親擢第一。超授少詹事。

命直南書房。修石渠寶笈。

召對稱旨。

上諭樞臣曰。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晉詹事。充石經校勘官。五十八年。督山東學政。撰山左金石志。得搨本千三百有奇。修鄭司農祠墓。明年。調浙江學政。擢內閣學士。嘉慶元年。

禪授禮部。進文冊。

諭獎其典雅。徵刻淮海英靈集。二年。修經籍纂詁。百十有六卷。選兩浙。輯軒錄。得詩三千餘家。注曾子十篇。彙凡三易。三年。擢兵部侍郎。轉禮部。仍直南書房。四年。調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副朱文正公總裁會試。得士最盛。江都史致儼。歙鮑桂星。全椒吳肅武。進張惠言。閩陳壽祺。高郵王引之。蕭山湯金釗。德清許宗彥。涿州盧坤。歙程祖。洛興康紹鏞。元和陳鍾麟。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植。嘉應宋湘。其尤著也。明年。授浙江巡撫。時海盜蔡牽擾閩越。疏請捐造大船巨礮。并籌捕土盜。窮艇匪之羽翼。

鑒書嘉獎。勉以顯親揚名。為國宣力。成一代偉人。尋遣總兵岳鍾等。敗賊於太平。又奏獲杭紹等屬。積盜數十。先是。錢塘江有水舟曰烏。鴉船。皆募劫掠。公廉得姓名。捕獲諸法。立緝匪章程。七則。檄沿海州縣。力行保甲。會艇匪竄浙。奏請以總兵李公長庚。總統三鎮舟師。乃親駐台州。督剿。獲安南偽侯倫貴利。磔之。是年。金處紹三郡。災疏請賑卹。有差。蔡牽旋寇平陽。定海。檄水陸鎮將擊走之。增設育嬰堂。經費銀。歲四千兩。六年。立詒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庵。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按討。書傳條對。不用扁試糊名法。刻其文。允雅者。日詒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又以浙東多古帝王名臣先賢陵墓。繕冊疏報。得旨。勤加防護。修葺。撰兩浙防輿錄。七年。浙西饑。疏請蠲豁平糶。立普濟堂於省會。每年冬。振粥四十日。就食者日數千人。八年。立海甯安瀾書

院。建玉環廳學宮。奏設學額。復奏立杭嘉等郡昭忠祠。請以歷年剿海寇。傷溺弁兵三百人入祀。均從之。六月入覲。

召對者八。

賜宴者三。

垂問封公年齒甚悉。

賞賚有加。回任。修海塘志。九年。疏請以李公長庚。總統閩浙各鎮。專剿蔡牽。遂敗牽於定海。會浙東水災。疏請蠲緩平糶。并率屬捐賑。建白文公祠於西湖。撰經郭及海運考。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十年。振杭嘉湖三郡饑。檄所屬多設粥廠。分男女為二。出入進退。皆有法。病者藥之。老者疾者。別為廩。婦女有廁。運全活數十萬人。六月。父憂歸里。居成

十三經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撰

皇清碑版錄。編瀛舟書記。重刻石鼓文。置揚州府學。十二年入都。進

四庫未收書六十種。作提要上之。得

旨。獎覽。補兵部侍郎。

命赴河南。勘獄。再撫浙江。先是。公撫浙五年。凡安南。鳳尾。水澳等。幫海盜。勦撫。散除。幾盡。所餘者。土盜張阿第等。十餘艘。耳。自蔡牽得志。於閩。大掠臺灣。李公長庚。死事。至是。率從安南。回棹。聚至五十艘。而張阿第亦有船三十餘艘。勢張甚。乃親赴甯波。督剿。申嚴。接濟。賊糧之禁。先後敗賊於沙。錢洋。黑水洋。落伽洋等處。賊勢始漸蹙。公復薦邱公良。功為

浙江提督。又立專注蔡牽。分船隔攻之法。於是邱公及福建提督王公

得祿。遂以十四年秋。殲牽於溫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學政。劉鳳誥代辦

監臨舞弊事。奪官。

命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得百四十六人。但述學行。而不區分門。又擬創文苑傳。未就。又集本朝天文。律算。諸家。作人傳。累晉少詹事。內閣學士。十七年。往山西。河南。勘事。遷工部侍郎。八月。授漕運總督。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省。十九年。調撫江西。時豫東邪教。初平。餘黨煽亂。餘千匪。目朱毛。俚等。假託明裔。謀逆。公率臬司馳往。擒獲胡秉燿等十七名。實諸法。得

旨。嘉獎。加太子少保。

賞戴孔雀翎。尋獲崇義縣天地會匪鍾體剛。進賢縣匪曾文彩。龍南縣會匪鍾錦龍。長南縣會匪郭秀峰。瀘溪縣會匪陶省三等。各論如律。民情乃安。公在江西。改建貢院號舍。拓基修省城。章江水關。校刻十三



經注疏以惠士林二十一年調撫河南十一月遷湖廣總督奏建江陵范家堤陽龍王廟石閣以蘇水患明年調兩廣總督奏建大黃窖大虎山肇慶府各礮臺又奏建南海縣屬桑園圍石堤修廣東通志二十四年秋入京祝

報召對十一次

賜克食四十七次

恩賚有加

仁宗皇帝手酌玉杯

賜公同受

賜者惟江督孫公玉庭川督蔣公攸銛而已二十五年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江時改建貢院號舍如在江西時道光元年奏設郵政局修廣州城及城北鎮海樓建三水行臺書院刻江蘇詩徵百八十卷作者五千四百三十餘人等刻

皇清經解為書百八十餘種為卷千四百公在粵十年兼署廣東巡撫者六粵中水陸向多盜公飭屬嚴擊前後數千計其質連交界姑婆山素稱盜藪公調兵擣其巢患乃息西洋貿易惟喚咭喇國貨最多性尤狡黠嘉慶二十一年營道使入貢未許成禮而回逾年公蒞粵疏請嚴禁鴉片首以嚴馭洋商夷商為務遇事裁抑之夷船在黃埔殺人公嚴飭洋商必得兇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勿死有擊死民婦者亦予絞決抵罪道光二年冬嘆夷護貨兵船殺死民人二公飭洋商及管事大班縛犯以獻大班委其責於兵頭即飭傳諭兵頭嚴犯詭稱夷民互有殺傷冀相抵賴公持之力夷目等聲言將揚帆歸國停貿易公給印諭言願歸即歸

天朝并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各船皆出海口然非其志也仍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遠遁大班等乃稟求回岸貿易俟下次貨船抵粵時縛犯來獻公復給印諭兵船不許復來其見在貨船暫許貿易續到者如不能縛犯仍嚴拒不許入方事之殷商民官吏皆惶惶或言關稅將自此大絀且慮激變為朝廷憂公曰國體為大稅數為輕且索兇理長不可為所欺力持二三月夷目始有乞回貿易之稟自是兵船亦不敢復來公調任兵船即踵至海疆乃自此多故矣六年夏調雲貴滇省鹽政久抗弊歲細課十餘萬公首劾盡吏力杜井竈走私弊七年奏銷溢額萬六千兩明年又數倍之乃疏

請酌留盜額銀兩備邊費從之騰越極邊有野人一種茹毛穴處時入內地劫掠為邊患而保山等處別一種邊夷曰獯獯本土司所轄也以墾田射獵為生精於桑弩毒矢野人畏之公乃籌邊費萬金招獯獯三百餘戶駐騰越邊界給地屯種以禦野人會訛言總督將帥兵親討於是南甸龍川等土司帶領二十餘寨野人來乞降並獻木刻設誓八年十二月入覲

召對十次

賜紫禁城騎馬及御書春帖子等

召入乾清宮

面賜福壽字賞賚無數十二年遷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三年二月召見時年七十矣

賜御書福壽字亮功錫局額及尚方珍物為公壽尋命充會試副總裁四月回任公督滇黔十載值車里土司刀繩武與其叔刀太康開闢因而晉官求助其時漢夷流言皆謂當助姪滅叔公不為動檄鎮道等擊敗繩武另擇人承襲亦不追殺要功其後越南保樂州土官農文雲謀叛其國聚眾戕官經交兵捕追公飭沿邊嚴防毋令一夷竄入亦不得生事貪功妄殺

手詔嘉之其鎮靜得大體多類此十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管兵部事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宣宗兩次謁

命留京辦事十八年以足疾請告疏再上優詔許致仕仍食半俸頒行加太子太保公歸里後築別墅於湖莊曰南萬柳堂蓋以別於馮文毅之都城別業也二十三年公壽八十復拜御書扁額楹聯福壽字及尚方珍幣之賜二十六年丙午以重赴鹿鳴宴加太傅銜食全俸公疏謝手敕報曰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考本朝人臣生前加太傅者自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郭文端曹文正長文襄外得公而七公以後惟潘文恭世恩而已餘皆贈自身後者也二十九年十月薨年八十有六

優旨悼卹

賜祭葬

于謐文達所著書曰聖經室集先後刊行海內名宿著述如錢辛楣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食物百詠張皋文虞氏易儀禮圖汪容甫述學錢澹亭述古錄劉端臨遺書凌仲子禮經釋例焦里堂雕菰樓集鍾啟崖考古錄孔際軒儀鄭堂集胡西琴詩集張解元賈吏部詩集僧誦茗蔗查集李四香算書凡數十家子常生官清河道前卒福平涼府知府祐舉人官知府繼配孔氏工詩著有唐宋舊經樓集

雷塘廬主弟子記

先是先生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巽占以厚築兵勢力杜盜源請定海教諭王鳴珂以防禦六事攻擊三事預籌四事請旨皆可用鄞縣令郭文錫請合江閩舟師黃巖縣令孫鳳鳴請先滅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屬武舉以寓約束黃巖縣教職李其淵湯械請禁商船漁船定海令宋如林請查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請造巨船巨礮先生因於杭州甯波温州設治局鑄鍛大礮四百餘門奏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鳥鎗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號令警弛廢厲廉隅肅賞罰檄沿海村岸十丁一甲十甲一總甲一村一總保一山一總保一縣一總保給以費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撤漁戶小船聖以白編其姓名年貌屬之埠頭旗長農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稽遠赴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副私駕者毀其船微訊口凡船出互稽之人日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漏者賞以私漏之物撤海濱治者遷入城私造鐵器出城者有誅撤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撤商船毋獨行賊來則禁出海不遵令者有罰私充標客以誤商者戮撤營汛察奸民有緣商被劫而為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為之消贖者百姓執之者有賞子弟為盜父兄詭為陷賊者吏藉之撤村鄉壯丁團練相守立耆老紳士之賢者為村長有警鳴金相召有不應者枯其頭撤縣營汛實力同心賢能者敬之擢之弛者縱之擾民者疾如仇遣教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微服步行率鄉勇緝民以爲禦捕雕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行轅無少隱以故千里海濱皆如日睹而營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於是定海縣教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令朱如林稽空船出口空出者給以照平陽令楊鍊肅清漁戶爲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令魏右曾力行保甲造鐵鎗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

衣上書勇字黃巖令孫鳳鳴令士民自派壯丁備木棍竹笊鋤耙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實統之沿海之旗連續如雲令聲一響農兵畢集故賊不敢近窺村落太平令趙擢形于海岸壘石爲垣外周以塹兵勇內伏甯海令陳鵬南于健跳螺師山設劈山礮以擊賊船之入口者象山令徐元梅於石浦泥灣設立礮房而鎮海之小港大礮頭慈谿之後山北定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狗洞門石板殿嶺殺嶺金清港石塘樂清之歧頭蒲頭洛西地舉皆奸民偷竊之地令既行巡樂清縣教諭王應虞訪奸民與大等通於盜誅之先生又用計訪鄞之姚家浦爲土盜之藪擒其魁姚富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等十六人又溫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等數十人又有浙盜潛登岸偽充鄉勇刺聽官虛賣者詰獲立斬之樂清張阿三素附鳳尾賊登岸其兄集族人縊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約禁偷漏聞浙賊窮蹙斷糧

《續碑傳集》卷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一

鮑桂星 汪光燾 王引之 歐陽駱 姚學瑛

許宗彥

唐事鮑覺生先生墓志銘

陳用光

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唐事鮑覺生先生以疾卒於京師之寓齋公邃於文學質厚性直敢任事有明斷才皆為

兩朝所深知故中營蹟而終顯使公不乞病卿貳旦晚可復乃不能留其身以慰今

天子之眷注朝之士大夫莫不重公學行為

朝廷惜而余與公遊從至久且熟其以文字相質證蓋誼在師友間一

旦失所瞻侍其為悲尤深矣今執筆銘公之墓言之安得不痛也公諱

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歙之嚴鎮人也曾祖善基祖衍樓父嘉命三世

皆以公所歷官得

封贈如例公兄弟四人次居長少有異稟八歲能誦詩本生祖嘗奇其

才十五補縣學生居貧授徒為養丙午中江南鄉試副榜壬子舉京兆

試已未成進士由庶吉士授職編修癸亥

廷試翰詹列高第擢中允自是進奉文字輒拜文綺之

賜甲子與河南試乙丑督河南學丙寅擢洗馬旋擢侍講侍讀戊辰典

山西試庚午擢侍講學士督湖北學轉侍讀學士擢少詹事癸酉擢詹

事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受代聞林清之變上書陳十事疾馳

至京

仁宗亟稱之曰已次第見之施行矣顧以未經明發

諭旨遂削其稿雖余習於公而未嘗以示余也甲戌擢工部右侍郎充

武英殿總裁條奏

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撫公平日語中公遂落職使居

京師閉門思過逾五年而復之編修及

召對詢年齒甚悉公咸

兩朝之淵源益自奮勵思見之事以為報而以得暑疾患胸膈痛醫逾

數月終至不起大漸時余省之至榻前執手與語呿唔不可辨蓋公自

痛未能酬

國恩以余習於公欲為明其志而以墓銘相屬也公少從吳濬泉定學

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中年後師事姚姬傳先生於為詩力守師說及

乙亥落職居京師縱心於唐人詩益進嘗輯唐詩品八十五卷以司空

表聖二十四品排次之其所為詩姬傳先生嘗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二

體而自成一者也著有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各二卷

余為庶常時公以姬傳先生語先來視余自是遂質以詩賦學及晚年

過從益密嘗申之以婚姻會其子殤遂不果然公所以待余者乃獨至

公叔第珊今為乾州知州以書來敦余曰葬有期矣先兄所自為年譜

存君所其無忘銘幽之請嗚呼余安忍以不文辭公娶同里柳恭人有

婦德先公卒生子二長庚嘉慶丙子舉人少為文有奇氣公愛之甚願

得狂易之疾雖旋愈而復發公喪時乃不能執筆既歸逾年而遂卒矣

次承輝以後其從兄聰聰女一適同年朱意園太守渌第三子則室汪

氏生子二慶福慶聘白小山侍郎第女孫幾人公得年六十有三某月

葬於某公叔第珊迎其庶嫂及虞至乾州撫教之為之銘者新城陳用

光也銘曰

文足以繼燕許兮而才足以追姚宋也文既顯而才終闕兮何命之書

而疾之縱也意皎皎以特立兮情落落而獨厚余痛虎賁之無人兮潮

典型於遺囑

（續碑傳集）卷一八



亡友汪晉蕃傳

汪晉蕃名光燾號芝泉以儀徵籍入學補廩膳生居江都其先世歛人父棟仕爲刑部郎政事文章卓然不朽世所稱對琴先生也晉蕃爲刑部長子與弟掌廷同以文學名刑部晚年家居與老友數人怡情詩酒兩君各以藝從每春月探棲靈古梅流連其下望者慕之晉蕃天性誠篤與人言不及俗事學術文藝則娓娓不倦少處豐儉而好禮長處困乏不以升斗爲憂言笑之際不諱忌諱而未嘗侮人不矯情立匡岸而取予不苟經學深於尙書字櫛句解無滯義兼習毛詩禮記通其大旨尤好易彙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謂乾鑿度言乾貞子左行坤貞未右行歲終次從於屯蒙屯爲陽貞於丑左行蒙爲陰貞於寅右行歲終則從其次卦鄭氏以屯蒙需訟明之然則以次者指序卦之次始乾坤次屯蒙次需訟以兩卦主一歲故云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與卦氣值日迴殊漢上不以需訟爲次而用謙睽升臨非鄭氏義也又難云陽卦左行陰卦右行惟泰從正月左行至六月否從七月左行至十二月泰否獨相隨左行明諸卦不然而惠氏作爻辰圖乾坤諸卦皆左行與鄭氏不已異乎其好學深思不逐口耳附和如此蘇李建安而後名家之詩多能成誦每有險詠與麗端凝不涉浮薄熟文選理不苟作督學使侍郎胡公月課揚郡取晉蕃卷通屬第一而疑其僞按部時局試詩古文辭慨然歎曰苦心孤詣深得選體非貌似者矣又以秋興賦見賞於轉運曾公於是學者稍稍知晉蕃能駢體文舊有肺疾寒則舉發去年爲甚掌廷竭力醫治之今春夏間少愈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時爲嘉慶丁卯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記文選不置云

焦循曰乾隆丁未戊申間余館於壽氏與汪氏兄弟交時興化二顧超宗仲嘉亦讀書郡城中往來譚藝契若金石汪容甫曰晉蕃長者也可與論文余嘗冬夜與晉蕃飲容甫齋閑快論至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酣臥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不二十年超宗容甫晉蕃先後沒世回思若旦夕事悲哉晉蕃既沒檢篋中得其手集易稿一帙以遺其孤復基延琛又有與余論爻辰一書略舉其概於篇

（碑傳集補）卷四〇

諡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加二級諡文簡伯申王公墓志銘

道光十四年冬十一月二十四日正部尚書王公卒於位遺疏入

上心軫惜

命照尚書例賜卹

賜諡文簡越明年秋孤子壽昌等奉靈輓反葬於安徽天長縣論興集之東原將以十二月初七日朔以金釧與公同年進士知公深可爲種幽之文雖不文不敢辭按狀公諱引之字伯申號曼卿姓王氏先世由江蘇蘇州遷高郵五世祖開運州學生治尙書有聲高祖式祖副貢生博通五經貧而好行其德曾祖曾祿拔貢生選於理學祖安國由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歷官吏部尚書

賜諡文肅

國史有傳文肅公之祖父母父母俱以文肅公貴

諡贈如例父念孫由庶吉士歷官永定河道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諸書行於世以公貴

封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加二級母氏吳

贈一品夫人吳太夫人孕八月而生公公身小氣弱性穎異好學年十

七補州學生從事聲音文字詰訓之學以所得質於光祿公光祿公喜

曰是可以傳吾學矣乾隆乙卯舉順天鄉試嘉慶己未成進士

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編修癸亥大考翰林

欽取一等第三名擢侍講歷官庶子侍講學士通政司副使太僕寺卿

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晉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調吏部侍郎累署兵

部刑部戶部侍郎授工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署吏部尚書調禮部尚書父喪服闋復授工部尚書公

事君以誠持己以正擢而能毅直而能溫忠愛之念上結

主知凡民生國計之大講求諮度知無不言林清之變有議加培

圖明園宮垣者公具疏切辨蒙

召見嘉納閩省署龍溪令朱履中誣方伯李廣芸受賕總督某劾方伯

罷其任既對簿無左驗而按事者持之急方伯不能堪遂維經事

聞

命公偕熙少宰昌往讞之悉得其情獄遂平反爲少宰時有議爲生祖



母承重丁憂三年者公力持不可會奉使去持議者違奏行之公還疏陳庶祖母非祖敵體不得以承重論緣情即終身持服不足以報罔極制禮則承重之義不能加於支庶請復治喪一年舊例遂更正其長冬官也鈞稽必嚴察核必至素精算術嘗取奏銷冊覆核所用幣無慮數十百萬執管以計日未移晷而畢僚屬皆驚歎又河工工程名目歲修之外又有另案廳員率藉此自肥而工反遜於舊光祿公官河道六年所屬不報一月案公習知其弊故有請嚴禁東南兩河另案工程之奏得

旨允行恭脩

仁宗實錄充總裁官敬謹編輯始終其事總裁

國史細心簽酌務臻允當充

武英殿正總裁

召對時從容奏言字典一書當年成書較速纂輯諸臣間有未及詳校者應加校正

上然之公手自校勘凡訂正二千五百八十一條輯考證十二卷以進他若畿輔歲歉則請寬京城米禁以濟民食山左旱蝗則請設廠收買以杜胥吏率符滋擾身無地方之責而殫心民瘼皆此類也辛酉典試貴州甲子典試湖北戊寅辛巳兩典浙江試已卯癸未兩典會試所取多知名士視學河南則捐廉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貯各屬學宮教士子以根柢之學訂詩韻以導諸生韻語之不協律者為山東學政時值教匪滋事壹以正風俗為先撰闡訓化愚論見利思害說刊布以曉愚民至地方官有聲名平常者直陳無隱按驗皆實則又公之公忠足以仰副

委任者也公天性純孝官庶子時居母喪哀毀盡禮光祿公以河工漫口罷觀察居京邸公侍色養志退食之暇以考訂經義為承歡光祿公重宴鹿鳴公撰杖以侍都人士翫稱之居喪年已六十有七孺慕之色結心而形篤於本根置田以贖族人之貧者子孫自幼訓以朱子小學及陳文恭公養正遺規莫不循循有矩政事之外以纂述為事著有經義述聞三十二卷不為鑿空之談不為墨守之見聚訟之說則求其是假借之字則正其解又就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作周秦名字解詁又考明漢志太歲在子為寅之誤為說二十八篇以正之名曰太歲考又以小學之書皆釋名物實義若經傳語

辭釋之者無幾語義未明經義反因之而晦爰博考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發明助語古訓分字編次為經傳釋辭十卷以補爾雅說文方言之缺公說經尤精於轉注假借之字幼承庭訓精遊於光祿公古均廿一部之分於九經楚詞諸子之有韻者剖析精微又熟於篆隸變源流因聲音以審文字因文字以察詁訓凡漢唐諸儒就借用之字望文生義而未安者公釋以本字無不冰釋理順公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九元配沈夫人孝謹德讓動合禮法歸逝年而歿葬於天長縣石梁鎮祖塋側繼室范夫人孝慈勤儉侍養光祿公數十年一飲一食必手治以進綜理家政內外秩如教子以嚴御下有恩雖賤極品之封家居衣猶補初族黨稱之先公八年卒葬於天長縣諭興集之東原公子遵公命合葬焉子四人壽昌正二品廕生由戶部主事游升河南歸德府知府彥和廣西鬱林直隸州知州壽朋早歿壽同拔貢生八旗教習候補郎中女五人孫七人女孫八人嫁娶皆名族銘曰

通儒之子克承家學聲音文字詰經精確繩其祖武為正卿嘉猷入告忠愛篤誠屢掌文衡得人為盛經術造士士習以正大臣規畫昭垂信史名山著述足傳千禩長淮之南大江之北子孫繁興視此兆域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尚書諡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吳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禮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卒於位賜諡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明冬十有二月七日葬於州治之

賜塋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襲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以自珍為不可裁而請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親其數大耋矣將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篆工主之篆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為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



命聞太恭人訃。回籍服闋。補元官。甲戌充會試同考官。轉典籍。今上御極。轉兵部武選司主事。累遷至職方司郎中。先生居官勤慎。自矢。不以名位為意。常敘資當進秩。累失上官意而止。其在武選司時。伯文慎公總理兵部事。語其屬曰。誰為主事姚公者。幸使吾得見之。如數四。先生終不見。文慎曰。是以吾為不足與邪。遂寢不復言。初。先生為尚書時。尤始終推重先生。先生不阿以私。初。先生對策。極陳時政。得失。讀卷官擬列之二甲。而和坤亦以大學士讀卷。見而惡之。曰。此狂生耳。抑至三甲末。比以郎中保舉御史。會謂先生當得。因事建白。大所藉矣。而一二故舊謂先生徑直無忌諱。且以言得罪。已不果用。先生性至介。祿入外。不名一錢。京師士大夫皆自謂弗及。有門生將為。行持白金為壽。先生笑曰。登仕籍者。例習苞苴。其入。吾謝去。不。果。遺以表曰。此非不義物。且賤直君無卻矣。先生卒不受。平居衣履。不。冠十年不易。茶羹。飯有寒素所不堪者。而濟人急。常若不及。不為崖異之行。人無賢不肖。一以和易接之。然意所不可。則義。於。故人咸愛而畏之。門人或攜酒至。則欣然舉觴。醉後。臺論古今。不。卒之日。室無長物。書冊外。數酒。壘然耳。先生事親。誠孝。贈公。嘗。生終身不食蟹。筵宴。閒或遇之。至涕泣。故友朋相戒。不敢設。嘗。欲留養太恭人。不許。請迎養。又不果。太恭人既沒。不復以家室自。子然一身。儼居僧舍。卒之前歲。從容語所親曰。前三十年為父母之。後三十年為國家之身。向後餘齡。殆吾山中歲月矣。是時先生正六十。也。會逆回擾邊。軍書旁午。先生勤慎有加。以冒寒中疾。疾亟。猶肅容危坐。或對之泣下。則告曰。死生命也。獲正命幸矣。奚以悲為。遂於道光六年十一月廿一日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一。遺命素棺薄斂。知交門弟子。輩經紀其喪。稍從厚。并厚賻之。其意良美。然非先生志也。喪張氏側室。方氏皆無出。嗣子世名。先卒。以從孫琇為後。所著詩古文及制義。若干。卷。門弟子梓以行。履蚤歲。慕先生為人。及來京師。得屢見。問所以為學。則曰。敬曰。恕曰。無求名。退而喜。願遂相從。卒業而先生沒矣。先生生時。贈公恍惚見浮屠紫舉入室。紫舉者。贈公方外友也。訪之。已示寂。而先生卒之日。辰又與紫舉同。故論者謂先生清虛湛定。殆彼教中所謂風根者然。以履所聞於先生者。徵諸先生之行。蓋純乎儒者。安得無適然之符驗。輒以相証哉。丁亥夏。先生從子世功入都。扶先生喪歸。因

以狀屬辭。不獲命。遂即耳目所及次之。以俟當世知言君子擇焉。震澤後學張履謹狀。

歸安姚先生傳

姚先生諱學塋。字晉堂。人以其深潔澹定。號之鏡塘先生。世居歸安雙林村。性靜介。讀書毅然身學之。乾隆己酉舉於鄉。遭父喪。葬事無不以禮者。丙辰成進士。官內閣中書。母不樂偕之官。乃歸侍母。母不許。期滿任。則歸。戊辰夏。欲乞終養。會奉命主黔試。歸道間。母憂痛不得躬養。侍疾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既服闋。獨行至京。妻張有婦德。畜一妾。請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妾其父。妾方氏年十七。曰婦人從一者也。吾事有主矣。竟不嫁。與張躬紡績。不以家事累之。君獨居京師。前後四十年。若旅人之厄者。衣食敝陋。然未嘗不整冠束帶。其學以修己不責物為事故。嚴而容眾。與論事。言必可行。喜讀書。吟步看山。與之酒。怡然不可厭。故與遊者常滿室。人至其居。應酬可應。物來至。紛然遇尺。度初無紛也。秩再滿。當遷。上官欲上其名。必辭。不獲。而後就。蓋性既靜退。又慎職。惟恐有所曠。故兢兢不務進取。其不歸者。母遺命也。累轉至職方司郎中。丙戌冬十月。年六十一。例。廷試。武士。兵部以其屬司事。殿廷。寒。遇疾。乃告歸。大司馬某留於其居。不可曰。食祿。偃息。難為名。就病。尸官。難為實。上官終不已。強與之假。然先生已日困矣。其在部。無他長。必慎無欺。既病。不寢。日正衣冠而坐。有問者。必起揖。十一月戊戌。病篤。握其友潘諮手曰。君勿戚。我欲語君。君勉矣。人生獨知之地。鮮無愧者。我平生竭慮。竟如此止。君亦就衰。盡所得為。俟年而已。惟君知我。我死。無累人。我於宗嫡。長也。繼一子。歿。擇我姪之子為我孫。遂坐息。頃而逝。門人共治其喪。明年其姪世功。以其柩歸葬里中。潘諮曰。予少好奇。喜苛難。自遇先生。惕然知人生學問。未有毫末可有餘者。雖古聖人。亦僅求其不可欠而止也。人能務所當為。則從事於庸言實行。終日。而。未易尺寸。先生學生。常惴惴若不足者。其有以見全體之不易盡也。悲夫。

歸安姚先生傳

姚先生名學塋。字晉堂。世居湖州歸安雙林村。父意峯先生。以乾隆丙戌十月丙午生。公性介。厚重。在孩不戲。見物不取。父兄坐庭

上久侍立足不動。既長讀書穎悟。又毅然力行之。嘉慶己酉舉浙江鄉試第一。錄其卷宗。父喪骨毀。丙辰成進士官內閣中書。輒歸侍母。母不許復之官。戊辰主貴州鄉試。歸道聞母憂。痛父母不得躬侍。祿養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既服闋。獨行至京。有一子世嘉。早世。以其弟之子世名爲己子。留於家。秩再滿。轉兵部主事。累遷至職方司郎中。居京師三十年。粗糲僅給。未嘗受人一物。故事。部員於其鄉人之有到部者。許同鄉官具保結。各有例規。謂之印結費。又外任官至京。於其同鄉同年世好之官。京師者各留金爲別。此二者京官賴以自存。習爲常。公獨一無所受。其門下士伍長華。官湖北布政使。至京以五百金贄獻。亦不受。或固辭不得。強留而去。則翼日呼會館長班持饌至。書而捐之前。後捐館中者三千餘金。居喪時有藍帽一布羔裘一終身服之。藍縷不改。蓋所謂終身之喪。至署供職。衣敝衣冠。廁狐貉中。晏如也。持身嚴。而遇物謙下。誠懇惟恐傷其意。自奉極清苦。而春秋祭祀。必盥手畢。輒邀同人飲。飲善飲。無量。雖爵至無算。而酒令精明。未嘗謾論。姚嫺而終席。未嘗一言踰矩。其酒皆與客傳盃。自酌不令僮僕。立也。平日未嘗輕議時事。臧否人物。而偶一及之。輒確當不易。雖難之精觀人之細者。無不服也。平生未嘗著書。而經義湛深。源蓄以大。古本質之。先生曰。古本出自石經。天造地設。惟後儒不得其脈絡。是以致謬。吾子能見及此。幸甚。惟在致力於知本。勿事空言而已。其文章義制。義規矩。先民高古淵粹。而語皆心得。使人感發興起。有先生而義始有功於經。當與宋五子書並垂百世。遠出守溪安溪之上。蓋自義以來一人而已。初尙書彭齡掌兵部。請先生至堂上。躬起肅揖之。先生亦不往謝。大學士伯齡兼管兵部。屢詢司員姚某何在。欲先生詣其宅。一見之。終不往也。先生六十歲生日。同里姚總憲文田貽酒二罍。爲壽。固辭。姚公曰。他日以此相報。可乎。乃受之。先生之學。由捐入中行。以敬存誠。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閭閻不求人知。未嘗向人講學。仁熱義精。晚年德望日益隆。自公卿遠近無不敬之。雖文人豪士。微視自負者。語及先生。無不心服。無閒言。蓋誠能動物。不知其所以然也。官京師數十年。未嘗有宅。皆僦僧寺中。紙窗布幕。破屋風號。霜華盈席。危坐不動。暇則向鄰寺尋花看竹。僧言雖彼教中持戒律苦行僧。不是過也。道光七年冬十月。

殿廷敝裘單薄晨感疾卽呈告開缺上官不許給假一月然先生歸而決矣其在部也必慎必忠遇事必求無憾感吏以情吏不敢欺病不而役年六十有一大人先生及士夫至負擔聞之皆哭某鄉憲秋晨根人治其喪如其志著有竹素軒制義若干卷姚兵部詩文集類纂魏源曰道光壬午年拜公於京師水月菴以所注太學古本就經指其得失憬然有悟遂請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而心中固終身指國朝醇儒推湯陸先生取與之嚴掇拾之敬不亞湯陸而深造自得之發爲文章形於語默左右逢源可與胡敬齋先生並其當景其書以矜式百世蓋有待於來者焉

姚職方傳

歸安姚先生諱學塽人以其深深潛定稱之鏡塘先生由進士官職方郎中

立

朝數千年泊如在空山中也嘗居水月菴紙窗布幕蕭瑟蕭瑟苦寒陶然有性分之樂博言雖彼教中苦行僧不是過也暇則與數山飲酒溫克深廬講論皆刳心之義自始仕一敝裘至老不易出乘羣車或矯首皋壤浩然有以自得也守先民之矩矱與道大適世情於中涼涼然不稍變也居常丹鉛不輟寅而作盡酉而息老屋繩牀斂襟危坐詠歌先王之風淡然忘其年之遲暮也過言不出於口過動不設於身表之爲九容韜之爲九思澹然漠然不沮於俗不疑於世澹泊粹以是終其身非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與門下高第弟子極景推會稽潘先生服膺而步趨之自二先生往海內士大夫咸歎思慕欲以爲東南耆宿盡矣詩似陶四書義似徐思曠閒發爲文高言慷慨流示乎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嗚呼匪一歸原復還孔氏之舊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先生之蟬蛻人欲春融天理不可爲無意也子慕先生風用錄厥概諸子同志當有慨然慕奮然興細先生未竟之緒而純之者吾甚暮齋肅期之

職方姚君傳

道光六年冬，我友鏡塘姚君以疾卒於官。一時士大夫聞之，無不悼惜者。其門人弟子奔走經紀其喪，纍纍然如失其父兄。素行之孚於人，如此其至也。姚氏本世居吳興，鏡塘與余同出與否，代久遠，故不能悉知。余長鏡塘八歲，鏡塘就傅時，余已爲諸生，食廩餼矣。故鏡塘應童子試，余實仞之。是年，鏡塘甫十五齡，卽遊於庠。後八年，大興朱文正公視學兩浙，見其文甚擊賞，遂與余偕充己酉拔貢生。尋又同舉於鄉。其後同官京師者幾三十年，蓋交契之淡，未有如我兩人者也。鏡塘初生時，其贈公夢所善僧紫舉入其室。及長，見狀貌者無不以爲從彼教中來。性簡重，不輕言笑，自其長者皆不甚奇之。然一生之篤厚廉靜，實已見於此。嘉慶丙辰成進士，對策日侃侃論時政，無避，閱者異之，置二甲。時相惡其言直，竟抑置三甲後。及引見，授內閣中書。時余以

召試先入掖省，鏡塘執後進禮甚恭。余笑曰：我兩人尙不能脫略形迹耶？鏡塘亦笑，然終不改。歷資溪、晉典籍，例升宗人府主事。故事，凡授斯職者先必出大學士簡選。鏡塘遷延如不欲，然竟不與推。升兵部武選司主事，又改車駕司，游擢職方司郎中。其爲郎日，前大學士伯文慎公方由滇督入總中樞，謂僚屬曰：聞吾部中有姚某者，學問人品爲衆所推服，吾願一識其人。再三言，鏡塘終不赴。公愠曰：是謂我不足與也。遂不復問。然鏡塘於曹務實恪勤盡職，惟遇有遷除事，必宛轉避，若唯恐有議其干進者，必衆以爲當畀，乃就之。其不往見，亦猶是意也。計前後歸籍持兩親服，凡在京實二十五年。僦民居者纔數月耳，亦未嘗攜眷屬，餘率寄居僧寺中，以授徒自給。接物能和以誠，故人多歸之。其自守甚嚴，不肯無故受一錢之餽，衣履垢敝，處之若固然。余嘗見其襖裂過甚，思贈以一縑，衆言鏡塘必不受，無犯其所不欲。事遂已。會鏡塘六十初度，予餉以朋酒，使一再返，余



曰他日以相報可乎乃姑納焉其介如此爲文清真簡淡初猶務馳騁後益進消潔如半山亦好爲詩古文然不如經義之所得淡也嘗典貴州鄉試者一充會試同考者一皆不足盡見其學弟子從者甚衆所講授與時俗絕異然亦達達得雋晚年與會稽潘君諮交日惟以進善規過相勸蓋其年愈加而學愈上矣不圖天奪之速不能使之底於成德也惜哉鏡塘既沒同人私誄之多溢美之言鏡塘有知必不受余謂之曰鏡塘之學可以媿天下之渙然無節操者然制行過高如宰相求一見不可得必非其屬官則可交厚如余而於尊酒之饋猶恐傷於廉此其於事上交友皆尚未合乎中者也昔石守道不受盤飧而陳無已不肯服假衣竟遇寒疾卒如鏡塘者乃其流亞歟既退遂爲此傳以遺其家人至先世子系及生卒年月已詳陳學士用光所作墓志中故不載

姚文田撰 《遠雅堂文集續編》

鄧邵許君宗彥墓誌銘 陳壽祺
國家自康熙己未乾隆丙辰皆有鴻博科以羅天下賢俊瑰奇之士嘉慶己未雖未試鴻博然是科進士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乾隆兩大科下其中卓犖兼該者莫如武進張皋文與德清許周生皋文從修撰欽金輔之問故達於易禮爲古文詞上追楊班韓柳周生擢其鄉黃太冲萬充宗季埜胡渭生毛大可朱錫鬯全紹衣杭大宗諸先進之澤又與當世通儒名德程易鳴錢曉徵段若膺姚姬傳王蘭泉諸尊宿遊上下議論益湛深經術其學務求六經大義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興僞不屑屑校讐文字辨析偏旁訓詁不樂掇拾零殘經說不惑於百家支離曼衍迂疎寡效之言討論經史多精詣考周五廟二祧以爲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爲遷廟之義諸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語誤始於韋元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又因之祧者遷廟乃謂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考文武二世室以爲周文武皆配於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孔穎達誤謂伯禽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以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公稱宮證之仲基考太歲太陰以爲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建之辰也太陰始寅終丑太歲始於子終亥漢律志曰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癸亥六度歲名困敦此太歲始於子之確證武帝詔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此太陰始寅之確證漢書天文志始誤以甘石之言太陰者係之太歲而與太初之太歲遂差兩辰乃以爲星有贏縮非矣說六書轉注以爲從偏旁轉相注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一也後序曰其建首也立一爲尙即建類一首之謂也如元爲部首从元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从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戴東原指爾正詁訓爲轉注而不知詁訓出於後來非制字時所原有也段懋堂申載說又言爾正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無其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訓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其闕辨卓識披抉紕繆雖大師魁儒卒無以易之君通天算在嶺南嘗問西法於富郎濟亞之以其學來者援書緯考靈曜說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圓之理考周牌北極瑣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爲得諸行之本論日左右旋一理而知戴東原分黃道黃極爲二行王寅旭解黃道右旋赤道平行



之失詳所著太陽行度解洞徹微妙皆言天家所未及君又工爲古文詩詞善鼓琴幼至冠隨父宦游既通籍念親老兄亡不敢違養而仕就官一月建引疾歸親歿卒不出此其仁孝而遠榮利也今宮保總督儀徵公君座主也撫越時尤重君繼之以婚姻然君歲時未嘗輕至府門也還觀君所以立身制行具有本末所論經義未嘗不發千古之覆文章深博實抗有明作者嗚呼是於越士足以驟梨洲而跨蓋浦豈獨一時之魁能冠倫者哉所慨者君與張皋文咸天分絕特慨然有用世之志而兩人位既不顯年又止於強艾不得施其所學以濟於時斯不能不爲天下人才惜也君少多病四十以外漸衰傷於寒疾臥枕上不自作挽詩二章庶幾趙臺卿陶元亮之風易黃前一日作詩詞意悽怆若有所見嗚呼君其奚適耶安歸耶抑亦精靈不可磨滅仍返於茲獄之閒耶是未可知也余辱與君同譜相知愛君既逝其孤延來等赴於閩且諗余曰先君子有集二十卷生時錄其半其半方屬諫諍弱氏編校它日將寄諸刊石之文於長者踰年餘君良執金匱孫平叔以福建按察使入覲道過杭州攜其集還授壽祺曰君宜爲周生志墓壽祺不辭乃撮君文學之大者著於篇而爲之系與銘系曰君諱宗彥本名慶宗登第改今名字積卿一字周生浙江德清人寓杭州如松坊先世自明初居湖州烏巾山號烏山許氏六世祖手遠南京兵部右侍郎諡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弟紹遠始居城東號東許氏曾大父鎮康照五十一一年翰林江西南昌府知府大父家駒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明通西安教諭考祖京二十三年省元四十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廣東布政使妣胡夫人生子二君其仲也舉乾隆五十二年鄉試嘉慶四年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其生以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一夫人梁氏內閣大學士諱詩正諱文莊公孫女工部侍郎諱敦舊女生子延敬延珪遷吳氏生子兆奎延榮延澤遷陳氏生子延凱女四長賜次適監察御史休南孫球之子承勳次適阮福儀徵公子也遷崔氏生女一字翰林院侍讀學士胡敬之子琮君卒之六年爲道光三年以十月二十日葬杭州留下鎮之花家山銘曰

出不遵親處不干人孰汚其身學善言天文如淵泉惡逃於禍抱才懷實未行吾道如何速老花山之墟下馬山隅行人勿渝

（碑傳集）卷六〇

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爭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己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卽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南等兼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卽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卽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既免喪猶樂樂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于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

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知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恣悅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

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其周廟祧考，世室考，敘能發章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一。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

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歧、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二祧、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爲五廟二祧攷、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攷、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如日行諸解、辯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奎、延宗、延澤、延敬、延凱、延毅。女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已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爲君座主、又以子女爲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爲傳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二

臧庸 陳希曾 魯嗣光 孔昭孔

彭兆蓀 朱珩 周中孚 李銳

臧拜經別傳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閻百詩同時老儒王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昭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王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于學士學士驚異之于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所青浦王侍郎和金壇段縣令王裁講學術錢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纂詁三年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刊于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詒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校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萼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

存編修其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秉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開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脩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為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余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為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亟稱之用筆圖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敘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訛閭縣陳恭甫編修嘉應歎為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為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立家不取朱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

二卷、訂謄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于八、元初因寶應劉端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于我乎館者爲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爲副本、以原本還其家、敘王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爲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所未盡者、爲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阮元撰 《寧經室二集》卷六

從兄子鍾溪侍郎墓志銘

吾世父恕堂府君之次孫由乾隆己酉鄉舉第一、癸丑進士、以

殿試一甲第三人爲編修、歷官至工部右侍郎、名希曾者、吾伯兄節庵府君之次子也、少孤而敏於學、工爲文、有治事才、既官侍從、屢膺使事、逮陟卿貳、

仁宗睿皇帝益深器之、既

命督學江南、甫半歲、

召爲刑部右侍郎、旋

命偕戶部右侍郎成格、獻獄浙閩、蓋將大用之矣、復

命未幾、咳疾發、乞病踰時、終至不起、遺疏聞、

仁宗爲嘆息者久之、吾世父四子、伯兄旣早世、季兄仁山府君由陝西布政使

內召爲太僕寺卿、旋再擢爲倉場侍郎、與鍾溪同居朝列、季兄卒而鍾溪繼之、其撤瑟之辰相距甫半月、蓋丙子之季冬也、家門方慶振興、而有顯望



清儒碑傳集

者先摧。鍾溪之身雖顯而志亦未究可悲也夫。君字集正。又字雪香。鍾溪其初入詞館時所自號也。其官由編修擢贊善。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擢工部右侍郎。自江南還爲刑部右侍郎。調左侍郎。旋補工部右侍郎。其使事典雲南貴州江南。試督四川山西江南學。分校丙辰會試。主庚午順天鄉試。讞獄於浙閩。其任史館編纂事。充

國史館

武英殿

實錄館纂修

熙朝雅頌總纂官。及擢卿貳充

武英殿

國史館河渠方略館文穎館副總裁。讀

殿試卷。閱

朝考卷。直省選拔貢生

朝考卷。而充教習庶吉士。則戊辰己巳凡再膺

命。其充

文淵閣直閣事。則

命於閣學時。充

經筵講官。則署吏部右侍郎時也。其與

重華宮聯句。茶宴者四。其被

賜有

御製詩文集及文綺字畫筆硯書籍。不可勝紀。晚名其室曰

賜書千卷之廬。以全唐文千卷。特紀

恩遇也。君之督學蜀中也。士多客籍。文有假手。君禁約書吏僕從。杜其根株。其勸於法。非甚不可教者。輒懲其惡而導以善。其士之有才者。獎勵甚至。以故士畏其嚴而仍樂其寬。及在山西。士習樸於蜀中。鮮骫於法者。君煦嫗以教。士乃奮興於治經。而詩亦漸諳聲律矣。稷山令及校官爲士論所薄。有攻其冒試者。倡言欲罷試。君不爲動。徐開示之。按冊唱名。以使諸生進。而黜其所攻者。終試時。士無譁。旣劾令及校官。而士亦曉然於法度。咸悅服。其在江南。僅試蘇州太倉松江常州。所取多知名士。士爭濯磨。而以其未終厥任爲悵也。在工部。考

核工程。慎屬曹司。擇其端謹。與爲淬厲。在戶部時亦然。有曹司欲兼他司主稿者。君不同畫諾。曰。是嘗辦某事。安可兼司。若吾所見不當。則侍郎固可聽効也。終皆從君言。先是有御史劾總辦秋審處多執袴貲郎者。旣得

俞旨。及君貳刑部。而總辦猶未補人。君曰。是職安可曠。今所欲掄委。雖非執袴。亦資淺望輕者。曷不遴資深望重者。衆方議。而君以使事出矣。君之在部。能虛懷以接曹司。使得盡其言。而及其有不可者。則又持之甚力。蓋君沒而朝士嘗舉其軼事。以相與稱述如此。君性開敏。而喜求實用。明輕重。慎取舍。遇事亦敢爲有氣。少時諸叔祖嘗使之勾稽質庫事。他人不能得其要領者。君至。一按其籍。主進者咸懾服。衆謂君才任治劇也。當壬子北上時。先府君笑謂之曰。汝成進士。且作知縣否。君曰。希曾雖得部曹。亦乞假歸。佐叔祖治義田。祭田及諸鄉義莊事。以究闡先人之緒也。先府君喜曰。集正有器識矣。其爲編修。典雲南試還。有欲偕置資于

納資官主進者。君笑謝之曰。是得無非公儀子拔園葵之意乎。且翰林不可有市心也。及爲卿貳朝官之業。嚙者或欲議姻。亦笑謝之。

睿皇帝嘗詢其有往還否。旣知其不相識。則曰。朕知其與汝異趣也。其初得閣學時。語同年潘芝軒尙書曰。

國家之設此官。欲使閱題本。而兼嫻六部事。儲材之意也。吾輩可憚煩而不一審其所畫諾之事乎。其爲

國史館副總裁於本

朝大臣之有政績者。錄其副。以時省覽。而於江西之有著述。入

四庫書目者。自明以來。皆錄取而纂輯之。欲都爲一書。而未及焉。蓋先大父凝齋府君。嘗有輯江西文統之意矣。未及爲而遽卒。君與余偕受業於魯山木先生。略知先大父之意。又嘗奉先府君命。偕余同檢閱凝齋府君藏書。編爲目錄。以藏之五宅。故其欲推行先志如此。君之文得山木清剛之氣。



而傳以所博采。及居館中，作詩賦皆能工，與翰詹都試皆得前列。循資遷至卿貳，惜其所欲爲者未能究厥志也。君兄弟三人，兄希祖，庚戌進士，官至浙江道御史。弟希孟，辛酉選拔貢生，君事母孝，而友愛兄弟篤。母黃太夫人，性嚴毅，君先意承志，能得其歡心。女弟二人，同居京邸，諸甥皆賴其提攜，以充裕其家。兄雖爲部曹，而其家計皆君爲區畫之。弟佐治家事，以拔貢可得知縣，欲出就官，君挽留之，而爲納資得同知。比得選，而弟以病卒矣。當癸酉督學江南時，與余別，嗚咽言曰：「希曾尙爲能知先人之志事者，欲推究之，而恐其弗及焉。」惟吾叔自幼與同筆硯，其有以明之也。余曰：「君年甚壯，受。」

國恩甚厚，今所以報

國恩而行先澤者，其事未艾。三年之別，何遽言是。雖人事錯迕，難以自行其意，然寬裕其中，優悠以俟之，君才無不克遂也。嗚呼，孰謂其言乃若識。自江南還，雖尙同居京師二年餘，而終以咳疾不起。

吾今乃銘君墓也，余能無感於中乎？君之疾自典試江南時，勤閱卷而得之，亦足見其不苟於使事也。嗚呼，悲夫！曾祖道世，所稱凝齋先生也。祖守誠，恕堂府君也。仕至金衢嚴道。父元節庵府君也。皆以君貴。

贈如其官，妣皆

贈一品夫人。君卒後一年，母黃太夫人攜其子婦，諸孫歸，後君四年卒於家。娶同邑江氏，生子二，晉恩，孚恩，縣學生。側室子一，升恩。女五，幼者未字。壻江承誥，臨川壬午科舉人。李鳴珂，嘉善錢沂，南豐趙登峻。君以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一。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原。爲之銘者，從叔用光也。銘曰：

先君昆弟，曰維五支。世父之澤，伯兄培之。孝友溫恭，鬱而早世。德馨所襲，茂於厥嗣。三子皆儔，仲也尤才。

帝眷上承，家聲是恢。駉駉原隰，與與著位。和而有守，廉而不劌。黎水湯湯，邑之西鄉。居是望族，朝頌

載揚。季父晚登同朝半載。再旬偕喪。士悲友駭。宗
生族茂。洪幹俄神。高曾矩矱。孰繼孰承。繫余弱植。
曷以負重。求福不回。庶偕羣從。列君懿美。式告將
來。幽官既妥。無恫君懷。

陳用光撰（太乙舟文集）卷八

魯習之厝志

嗚呼。習之。余舅氏山木先生第三子也。今歿已十
五年矣。習之與余同生于戊子。日月後于余。自年
十三時。與余同一室讀書。至己酉。余省父太平。君
得拔貢生往京師。始別去。然在太平相聚者猶浹
月。君聰明強記。自幼時。覆誦詩書。三禮如流水。予
則往往不能舉其詞也。長爲文字。有奇氣。徵引典
章制度。尤詳核。余彌愧弗逮。然歡如兄弟。十六七
時。爲陸王學說。禮喜劉原父。貢父也。山木先生爲
古文詞。晚與姚姬傳先生以書札相切劘。習之兩
聞其說。服膺之。與余約肆力于是。以俟其成。嗚呼。
習之志未究。而年已促之也。使假之年。其所至安
可量耶。君以壬子舉於鄉。四應禮部試。不遇。己未

夏。病卒于京師。君後其叔某。君歿時。所後母猶在
堂。君篤實務學。山木先生極愛之。君亦能志山木
之志。自父卒于夏縣官舍。君伯兄挈其庶母。幼弟
以歸。君能教督之。君沒而庶弟乃無爲學者。今年
其庶弟來京師。僦然旅食。余悲念舅氏明德。愧未
有以羽翼之也。大興翁覃溪先生。所從得拔貢師
也。今年余數過蘇齋。退輒憶君。以爲君在。與同講
肄。原父。貢父。他日其庶幾矣。庚午。余奉父諱奔喪
歸。聞君尙未葬。齒齟其前和。易柩而厝于佛寺。余
方謀先人宅兆。治郭璞葬書。思他日當爲君營之。
今感庶弟之來。又悲君不得同過蘇齋治經學。乃
擬君生平。以志余哀。他日葬君。卽畀其子以爲墓
銘也。君初娶宜黃應氏。無子。繼娶同縣饒氏。生二
子。曰某某。皆余從兄弟壻也。君卒時。得年三十二。
銘曰。

春秋母弟。非偏詞。何休邪說。伊川譏。鶴鴒在原。急
難時。不如友生。詩乃唏。君志淵蓄。事肩仔。天闕不
覩。鸞皇輝。先人明德。曷所積。殯官苟厝。寔未泊。後



死之責非吾誰知吾悲者舅氏師。

魯習之哀辭

若姓魯氏諱嗣光字習之吾外祖晚舍山人淮之孫而吾舅氏山木先生仕驥之第三子也山木先生以君後其從兄德綬君幼聰敏讀書目數行下長而強記能博通諸經傳說爲文章操筆立就山木先生深愛之年十四爲學弟子員未幾列高等食餼學使者翁閣學方綱至得君仲兄肇光及君文灑然異之而尤重君乾隆五十四年舉君兄弟爲拔貢生閣學視學江西所得拔貢生多博學知名之士而尤愛君兄弟爲作魯貢雙玉歌以寵異之是時君年才二十一耳已而應

朝考罷去留京師二年會山木先生出爲令于山西夏縣挈仲子肇光行至井陘子歿君自京師抵山西迎仲兄喪歸壬子科得江西舉明年會試被黜又明年丁山木先生憂服闋再會試再黜遂以嘉慶四年五月十三日病卒于京師旅舍年三十二耳嗚呼孰謂吾習之而止于如是也君篤于兄

弟之愛恭于待人而嗜于學其于人世聲色貨利之好未嘗一以櫻其心初承山木先生之訓爲古文甚銳及得拔貢肆意于考據之學癸丑自京師歸過江寧見姚姬傳先生聞義理文章考據三者不可缺一篤信其說思所以一之者然以家貧不能竟其學體素羸多疾又益以居家鬱鬱不得志去年余自陳州歸與君相見握手驚其病且憊問其故君曰余患肝氣上逆伏枕者數月于茲矣余爲寬解之勸以輔導藥餌未幾稍愈至八月又病後稍愈遂力疾北行余雖慮君之多疾然以山木先生之積累及君之志于學決之固謂天之待斯人宜其厚之以見其成也嗚呼孰謂理有所不可必而今君竟死矣君與余及其族叔續賓之皆同年生月日皆後于余三人者自十六七時固皆以學行相砥礪也君爲學喜陸王之說余嘗執程朱以難之當其居學舍中辨難迭出相愛而不相阿君既以拔貢入成均而余亦遊江南謁姬傳先生于江寧自是之後君與余在家相聚之時常少近

則數百里、遠則數千里、要未嘗不以書問相勗戒。嗚呼、朱陸之見雖異、然固皆古之賢者。余固不足追希朱子、而君子陸氏之道亦豈能遂盡之爲無愧哉。其年方盛、學尙未成、乃挾其志而遂已死也。由是觀之、天之所以生君之意固亦不可知也已。嗚呼哀哉。君雖不遂其志、而其名固已見重于當世前輩。如彭尺木、紹升、韓理堂、夢周、王蘭泉、昶、秦小峴、瀛諸先生、固嘗交口譽之。君始娶宜黃應氏、無子、早卒。繼娶同邑劉氏、生子二、女二。今君之生母及所繼母猶在堂也。余悲君之不遂其志、乃爲之詞以紀其哀曰、

何皇天之生若人兮、羌伏志而莫伸。秣腰裏而不以就道兮、刈蘭蕙而不使揚其芬。惟微言之旣絕兮、垂一綫于經傳。賴後儒之纂述兮、人曠世而一見。旣生才而可肩兮、乃中途而蹶之。遺稚嬰于在抱兮、痛白髮之在堂。旣素志之莫展兮、又身事之堪傷。彼翕訛之夸毗兮、固濟之以其遇。阮斯人之美淑兮、惜莫知乎其故。誦莊氏之寓言兮、彭與殤

其終齊。惟君之不但化兮、吾固不能援是以塞悲。

陳用光撰《太乙舟文集》卷八

微明孔君墓誌銘

君諱昭孔、字微明、亦曰味茗。江陰華墅鎮人、系尼山七十一世。其四十二世檜、自魯遷浙。五十一世屋、宋紹興中官江陰、因家焉。仍世清素、考諱廣居、能詩文、通許氏說文解字學、著說文疑疑十卷。工刻石、備其藝以自給。賢者爭客之。浙東西藝苑家稱瑤山先生者也。君少以貧故不能從師、從伯兄治農圃甚勤敏。瑤山先生器之、令輟耕而從遊、課以許氏說文、隨講解輒貫串。夜分伺父寢、篝燈誦五經、四子書、乃旁及子史百家、皆能通其大意。以是繼父業、稱重諸公間。其爲人廉而毅、不苟取一介、遇義所當與、度力所及、無不與。時時傾其囊、與之居、溫然無間。然導人以善、久彌見思。樂道鄉里、節義善行、時爲之記述曰、吾不能文、徒以朴拙出之、期不失事實而已。所爲傳記諸文、意皆如此。以備於碑帖、刻作故多。居武林、暇卽窮搜南北峯巖谷之勝、皆遊跡所不至、或流連竟日、人莫測也。所遊雖險遠必至。辛卯五月、偕



友遊雲棲、覺足疲、遂留宿、數日、精力頓至此耶。意不自得。頃之、聊生其左脾、竟不治、以七月十一日捐館於武林寓舍。年六十有三。子少時曾謁瑤山先生於其居、摩挲所謂瑤山者、因乞得先生篆書楹帖。道光三年來主暨陽講席、始與君契。屋歲必一再見。子與君及劉鷺峯、衡同己丑生、交相善也。戊子歲、邀二君飲、輩學齋、甚歡。且曰、閱十年當更舉是觴、知誰健者。越明年、而鷺峯奄逝。今君又繼之。人生幾何、行自念矣。君娶于鄒、生二子、一女而殤。君年才三十六、不再娶。長子憲三、次鴻。女適士族。憲三常相從、刻字、簡雅如父祖、亦能不戚戚于貧賤者。君所著說文疑疑、又夏小正考正一卷、皆已刻。古文隨手條記數卷、憲三方屬予整次而傳之。以道光十三年二月朔日葬君於所居北砂山之北麓。銘曰、通其所通、非世所謂通也、而能忘其窮。吾遍交其三世矣、而其行、其能、其遇、無不同者。曲肱疏水、固吾夫子之家風也。其視世慕、浮雲太空、不遷者存、奚始奚終。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三

彭甘亭墓志銘 蘇希

天子即位之元年、推恩海內、遺佚之士、命郡邑舉孝廉方正、例視古大科、於是太倉以吾友彭君兆孫應詔、而子邑亦以椿謬充其選。椿以書諭於君、君言、盛名難居、宜熟思之、用再書辭。邑使者作書報君、而君先一日書來、論次其事、語及他故、不少亂、則與計君之喪同日至矣。君字湘涵、又字甘亭、少隨父官山西、神傳有聲。年十五、應順天鄉試、諸公卿爭欲招致、然竟十餘年無所遇。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必欲得君、君聞之、遂不復應。其集中所為、貽友人書者、也。君父南武君、由知縣改官潁州府教授、既沒、家貧、累甚。君兄先沒、議將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舊事。君卒、獨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弟、隻身客游、以為養。諸大吏多資其才、傾身內交。君未嘗有所私請、於義所不可、疑如也。胡侍郎克家為江蘇布政使、時總督以

國用不足、議加賦。君力贊侍郎曰、大吏履其事、君每與子言、輒推侍郎之賢、未嘗以為功。侍郎即煥轉運、兩淮尤禮才士。君最後乃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兩侍郎平居議論、頗不相合、於君皆無間言。君於兩侍郎交、稱其長、意亦不以為忤也。君文章鴻博、沈麗力、迫六朝三唐之作。尤長於詩、始務琦瑋、晚乃益慕澄澹、孤獨深得古人意。惜中年後務觀儒書、復耽耽竺氏籍、研究羣奧、世之為內學者、莫能闕其際也。子嘗微諷之、曷一軌於正。君憤然不以屑意。卒之前一日、召各書皆有條理。夕赴友人飲、酒歸而足微痛、曰、吾殆有疾。人定、彌甚。遂以辛巳正月五日寅時卒。年五十四。弟兆蕙、經理其喪、為之主。嗚呼、君之學、務博而廣、遷既卒、不得用、乃始自放於異氏。其所為經卷、課誦、將以馴服心性、涵濡道命、使加之、以年、則君脫然自進於古者、殆未可量。抑亦朝廷所急欲登用、如古畸人貞士、克副其實者。君其選矣。君所著詩文集十二卷、已行於世。其先世詳於子所為、南武君墓表、妻蔣氏先卒。兆蕙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阡、來徵銘。銘曰、既陋其仕、復艱其子。鼎玉折趾、萬古泥滓。維其文史、卒以千祀。

《續碑傳集》卷七六

右春坊右贊善前翰林院侍講朱蘭坡先生傳 李元度
公諱璋、字玉存、學者稱蘭坡先生。先世自姑蘇遷婺源、再遷涇、為涇石族。曾祖諱武勳。



敕祀鄉賢以會孫理貴

贈通奉大夫祖諱慶嗣以孫理貴

贈資政大夫理官貴州巡撫公從兄也公諱安桂早世妣汪氏未婚

守志嘉慶十年

旌公後既貴本生考諱安邦國子生本生前妣胡氏妣趙氏公生時奉遺命為安

桂公後既貴

覃恩累贈厥考本生考皆為奉政大夫妣皆太宜人公生有異秉嘉慶

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

武英殿纂修

國史館協修

實錄館校勘官十二年典山東鄉試充

國史館文穎館纂修十八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擢右春坊右贊善十九年遷中允教習庶吉士晉洗馬

尋除侍講充

國史館總纂二十一年教習庶吉士與修明鑑明年坐承纂官累左遷

編修充

國史館提調二十五年分校禮部試道光元年直

上書房

召對

衰勉有加賜賚不勝紀一年復校禮部試遷贊善以汪太宜人病乞養歸至則太

宜人已考終矣明年主講鍾山書院尋宅趙太宜人憂服闋下故人

爭走書勸出山公曰祿不逮養即萬鍾何加焉況多奄未奠乎前後主

鍾山暨正誼紫陽書院二十有五年遂不復出公以詞壇耆宿主持風

會後進贈之若山斗在吳中結問梅詩社與石琢堂吳棣華兩廉訪韓

桂船尚書彭輩開郡守董琴涵兵備諸公迭主敦槃常是時巡撫陶文

毅承宣使梁陸鄰皆同年生也寶應朱文定華陽卓文端並寓吳中公

與諸公及顧南雅吳棣華相倡和續滄浪七友圖文采風流照離一世

門下高材生多出取魏科壬辰會狀馬比部學易吳宗伯鍾駿並出公

門而族弟榮實復領庚子解額洎丁未公重謁泮宮第三孫維垣適注

學籍相攜扶以入公有詩紀事一時傳和為佳話焉明年以老辭講席

三十年考終里第壽八十有二公性孝友內行純至用文學冥身歷清

要像直

三天疊司文柄所至皆得士若許文恪乃普文端慶季尚書芝昌馬

撫部秀儒其最也尤留心文獻為文原本經術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

與桐城姚姬傳陽湖李申耆並負儒林宿望蓋鼎足而三云所著曰小

萬卷齋文二十四卷詩三十二卷續纂十二卷經進纂二卷輯

國朝古文彙鈔初集百七十二卷二集百卷

國朝詩話經文鈔六十二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經文廣異十二卷說文

假借義證二十八卷子五夢元國子生鼎元王辰舉人蔚元增廣生起

元甲午優貢葆元從九品孫十二人曾孫七人

贊曰一代之興必有鴻達魁壘之儒為斯文所繫若姚氏鉉之唐文粹

呂氏祖謙之宋文鑑蘇氏天爵之元文類黃氏宗義之明文海皆一朝

文獻所藉也

聖清文治邁前古說經家尤經經顧未有甄綜為巨編者夫非操鑑者

難其選歟公所輯

國朝文集鈔暨詩話經文鈔煌煌乎經國之巨業也諸作者且藉公以傳

公之傳庸有既邪余夙慕公公之曾孫憲屏司馬客吾鄉屬為公傳

烏序與時傳儒林者抑將有取於斯也歟

《續碑傳集》卷一八

外王父周先生述

先生周氏諱中孚字信之別字鄭堂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某

其父某為縣吏有隱德生子二人長先生次聚之先生仕至奉化縣學

教諭先生幼有孝行力於學稍長見四庫書提要謂為學之途徑在

是於是徧求諸史藝文志攷自漢迄唐存佚各書以備搜輯古籍而教

諭君治詞賦亦度其儕輩阮文達公督浙江學政先生兄弟並受知以

嘉慶元年選拔貢生文達巡撫浙江築學舍西湖以處浙中文學士使

修經籍纂訪先生與焉曾游京師識宋先生翔鳳為刊正其著書十許

事宋大歎服其後十數年同舍生多貴顯而先生屢應鄉舉不中式當

道光初元猶入試同考官嘉定錢君為少詹事族子得先生卷歎絕力

薦於主者將列名而先生策多用少詹事答問語主者疑其有私遂黜

之而置副榜第一揭曉始大悔謝過先生自是無仕進意矣旋以興兵

備薦客上海李氏為定其藏書志復游嶺南主學使徐公三載歸卒於

家年六十有四道光十一年某月日也妻任孺人先卒生女子子一先

生歿後教諭君主婦歸先考為繼室即先妣也。妾生子二。先生著誤甚侈。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顧職方年譜。子書攷鄭堂讀書記。金石識小錄。鄭堂札記。諸書歿時教諭君客山東。其次子不肯以先生藏書及州本屬諸他氏。朱比部為弼得其讀書記云。其體似仿提要。有百餘冊。其札記未亡。後歸諸壁餘書無可問者。兵亂後壁母黨俱盡。故於先生三世名諱及妣氏族弗可詳。且失其葬處。馮教授登府為先生傳。壁嘗錄其文而今亦亡。大懼名氏湮沒。使九原悼痛無以慰吾先妣。乃其所聞為述如右。時同治己巳秋也。

周鄭堂別傳

目錄之書。權輿中壘。流別有三。曰朝廷官簿。曰私家解題。曰史氏著錄。有周鄭堂者。為七略之學。受顧鎔以降史氏藝文經籍著錄書記條取篇目。甄敘卷部。更旁羅其鈔。聚得失。取數十萬言。繼主上海李氏李氏者名筠。嘉藏書四千七百種。與鄭范氏歛汪氏鮑氏常熱隴氏堪。又為論列。訂取三十九萬言。鄭堂名中孚。浙之烏程人。嘉慶元年舉拔萃科。受知文達阮公。文達撫浙。最喜談許。鄭一時方正之士咸湊其門。其風習於國初異矣。鄭堂既與湖上纂經之役。復交宋翔鳳。為刊正所著書。於是學者以漢學歸之。然文達門多貴顯。鄭堂獨落落莫有異也。道光初始舉副貢。旋走粵。三載歸。卒年六十四。其著書更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顧職方年譜。子書考。金石識小錄。詞苑叢話。文錄。詩錄。歿後其姓不可問。惟讀書記藏獨山莫氏凡三十四冊。然已逸十二。三或言後歸德清戴壁。婦婿平話吾浙文獻不祧鄭堂已。

李君銳傳

李君銳傳 元

李銳字向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為九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啟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虧方程之說。梅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為密。而少廣為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困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則其者惟周髀句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李君起

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表之術較若列眉矣。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治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祥之書世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之要。為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慎乎。因著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顯項夏殷六歷久矣。陳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疎闊。三統術雖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

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歷中求其術而為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攷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攷方程新術草。句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為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得中。且蘭草未徵。白炊頻夢。行自傷得略血疾。戚戚少歡。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湖校禮記正義。子所輯時人傳。亦與君其商。推君之力為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子曰。向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焚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向之。俾為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為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玉鑑乃子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可久。書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其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為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可久為子。及三娶某氏始生一子。今尚在襁褓中也。悲夫。

校記

①目：當作「目」。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三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三

汪萊 辛從益 顧廣圻 丁履恒 張杓
周爲漢

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略

培輩年二十餘始知厲學、廣求師友、見有方正博聞之士、必就諮訪。一日遇先生於郡學署、先生之名、所素仰也。時方讀周禮疏、卽舉所疑以問、先生爲言、鄭注若何、賈疏若何、不惟詳其義、并誦其辭、私以爲偶熟是條耳。及數問、皆然、悚然起敬、遂介郡學夏師受業焉。故先生之行誼、頗聞其略。先生姓汪氏、諱萊、字孝嬰、號衡齋、歙之贈洪人。父諱昌、乾隆乙酉舉人、著有靜山堂詩集。先生七歲能詩、十五補博士弟子、力學、通經史百家、精推步布算之術、製渾天簡平一方、各儀器觀測、與郡人巴孟嘉氏切磋友善。年三十餘、客江淮閒、又與焦君里堂、江君鄭堂、李君尙之論算法、諸君皆折服。同邑程徵君易疇嘗以磬折古義、屬考定焉。嘉慶十年、郡學司訓夏師高其學、與教授朱師同舉先生優行。督學今尙書周連堂先生試經解、詩賦、時藝、俱冠其軍、遂食廩餼。繼任督學今侍郎戴

紫垣先生與署巡撫鄂公會考丁卯優行、以第一貢成均。先是、十一年夏、黃河啟放、王營減壩、正濶直注、張家河、會六塘河歸海、兩江總制鐵公奉

上命查量雲梯關外舊海口與六塘河新海口地勢高低、實延先生測算。蓋先生精算術、爲公卿所知久矣。

本朝天文、時憲二志、自雍正十三年後久未修輯。嘉慶十二年、御史徐國楠奏請續修、經大學士等議准、移付史館。史館鼎例以翰林中書爲纂修、協修等官、於是總裁傳問諸翰林中書官、無有通曉天文者。會先生十三年入都

朝考、兼考取入旗官學教習、大學士慶公等卽首舉先生與徐準宜、許濤入館纂輯、奉

旨允准。然二志實皆先生一手纂辦。十四年、書成、議敘、各以本班儘先選用、而先生得石埭縣訓導。十五年春莅任、悉心教士、以窮經力行爲先務、邑人自是咸知嚮學。石埭

文廟鼎未具樂器、先生倡議捐俸製辦修造樂舞等

器共一十七宗、一百五十八件、質文度數悉遵

御製律呂正義成式、無分寸之逾。司樂生二十人、舞生四十人、先生與之朝夕講肄、絃歌舞蹈、悉遵

欽頒樂章字譜、無纖悉之訛。池郡守何公爲撰文紀其事、樹石明倫堂。十八年、應江南鄉試、得疾回署、遂以是年十一月二十日卒。生於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年四十六。子二、長光恒、時纔四歲。次光謙、未週月。先生廉介自持、一毫不苟取。卒之日、囊橐蕭然。石埭士民咸感傷、相約醵金、賻助送其家、扶輶歸歛。先生讀書具深識、過目輒記、然不肯苟於著述、以爲必有闕絕續之大、能發千古之疑、始立言以傳後。所著有衡齋算學七冊、考定通藝錄、啓氏倨句令、鼓旁線中縣而縣居線右解一冊、已刻。又有參兩算經、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聲譜、今有錄衡齋文集、詩集、續修歙縣志。入史館纂修天文志、時憲志。官石埭刻有開方表。先生之學、大略有三、曰算學、曰經學、曰小學。算學自弱冠後、館吳中三年、歸學成、著書刊布藝林、海內通人言天文算術、必推先生。其精妙入微、

發前人所未發、焦君里堂作先生別傳、詳載其言之矣。別傳附至經學、小學之書、既未傳世、知之者少、然生平用力資深、諸經注疏皆能成誦、貫串在胸、是非得失、無不了徹、漢唐諸儒疑謬相承之說、一經勘正、渙然冰釋。如司馬法有二條、一、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士十人、徒二十人。疏家每生軫軼、先生曰、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車一乘、此鄉遂之軍法也。士十人、徒二十人、凡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車一乘、三百家即成也。成、三百家據言、除旁加之一里治溝洫者、即甸也、故又曰甸出長殺一乘。此都鄙之軍法也。鄭康成於禮注毫不相混、而服虔注左傳、竟合而一之、其誤始此矣。又以其說解論語千乘之國曰、出軍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遂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百井出車一乘、載於司馬法者昭然。千乘之國、蓋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閒、而生畏者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



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廩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家、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三、致仕卿三、宜殺於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蠶浴。鄭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陸德明釋文音已爲祀、後人多讀祀音。先生曰、己當音紀、以太初法推之、第三部第三章第三年三月三日恰是己日、其支爲丑而非巳、足見音祀之謬。且古人以上稱日者皆屬干不屬支。據賈疏云、一月三己音紀無疑。其自出新解、糾正舊說、若此類甚多。深於鄭氏一家之學、嘗曰、鄭氏三禮注、一義必通貫全書、一文必準稱千古、誠篤論也。又曰、鄭氏易注以

象爲主、先取本卦之象、無則取之卦之象、互卦之象、之而互之象、爻辰上值列宿之象、令聖人繫辭無一字虛設、較王輔嗣之宗尚元虛、誠爲得已。然猶有議者、夫子言象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是解象辭不應取之卦之象、解爻辭惟當取一爻獨變之象。康成注按之此例、尚未悉協、因欲綜全經作易疏、未就。經學之書、成者惟十三經注疏正誤、遺本今存及門汪孝廉延麟處。熟於字書、有問奇者、隨舉無毫髮爽。嘗撰說文聲類、以篆手寫定本藏於家。自序謂始嘉慶戊午、迄辛酉、三閱寒暑、乃克卒業。夫古人文字、起於聲音、有聲而後有字。說文之某聲、實六書樞紐。特許氏本書以偏旁分別部居、讀者罕得其條理。先生取某聲及讀若之聲、研貫鈞比、類次成帙、而六書之本旨以明。又作聲譜、明切韻之學、開合俱分、土金木火水五宮、用平上去而無入聲。著三聲論、辨入聲爲上濁、其言曰、聲止於三、一曰平、二曰上、三曰去。三聲皆有濁聲、而上聲之濁最顯。定聲類者不審其精、讀之過急、乃於清聲之後繼以上聲之濁、而別之爲入聲。相



沿至今、習焉不察、韻書葛藤從此起已。故有以去濁爲上入之濁者、等韻羣定諸母是也。說者謂上聲之濁似去而非去。今觀羣定諸母、則誠然矣。疑泥諸母何以又不似去乎。蓋既誤別上濁爲入聲、因求羣定之聲而不得、遂取方音別上入字之訛爲去濁者、而填之以聲、而論則真去也。何似之有。至疑泥諸母既因平聲之清、無字不立、其母又遂竟以清聲填諸濁位、此誤別入聲、致生支離之咎也。有上入不分、清濁二位任意通用者、經世音圖暨韻法直圖是也。蓋欲於上入之外別其清濁、而不能別、因重其聲以擬平去、而不可分、此誤別入聲、致生蒙混之咎也。有製腔墮上去入爲五聲、而上去入皆不分清濁者、方以智之通雅是也。蓋既誤上濁爲入聲、別求上入之濁而不得、遂疑仄聲一例並去濁而昧之、此又誤別入聲、致生掛漏之咎也。汪士鐸謹案、古無入聲之說、孔氏、軒亦詳言之、或以此論爲可刪、未然。其言窮流溯源、洞見韻書疵類。先生經學、小學之大略、猶存于此矣。天性孝友、少時貧困、竭力養親、恒負米數十里外。嘗典衣爲大嚙、秘不令親知。值歲歉、

不能營二鬴、百計謀甘旨以奉二人、自乃從山氓採石麪充腹、喉格格不能下、強咽之、腸爲之塞、退而形諸歌詠以自歎。厚族黨、雍睦無閒言。與人交、和而介、待問勤懇不倦、往復論曉、必令問者釋然乃止。培輩自丙寅冬執弟子禮、未幾而先生入都。嗣後南轅北轍、動輒相左、中惟己已歸里、得一再奉教。吁、可傷已。去冬過邗江、既以其學之大者丐焦君作傳、茲與先生甥洪鐸料理遺書、益增感愴。恐先生行迹日就湮沒、乃謹以所聞知敘次於右。嘉慶二十年乙亥九月、胡培輩謹撰。

胡培輩 《研六室文鈔》卷九



四十為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十為答。乃自二乘方以下，幾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為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為帶從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真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幾難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少於真數，則以幾平方為高闊較，是為可知。若多於真數，則或幾平方數為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真數為三母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為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真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為不可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終，以一知半解為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歷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櫛，孝嬰曰：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元年，年名高逢攝提格，是為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太初元年，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為丙午，莽急欲即真，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為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為丙子，又偽為超次之法，遠託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為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建國元年，恰為己巳，此與即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熱於許氏說文，工篆餘事，亦為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崖岸，有以所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為之疏，通證明程氏，瑤田撰哲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臂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開石有字磨滅，眾傳會為蜀延熙時物。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世故，終咽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為利疚戚戚，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嘗雨中步遊黃山，作遊記一卷，石埭東南郭柳家梁有塹，塹田得銅器二，辭相附，有古篆文，孝嬰量得大者口徑今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修一寸十分之一，腹寬底般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為蜀郡成都楊且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為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釀用沸十二字。劉向列

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證。且為楊王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掌以為娛樂，而飯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卷行於世。論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尚之銳。尚之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闡發得其真。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其開。尚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為郭太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願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為何事，竟刪細草去之。本朝重實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尚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孝嬰啟其端。尚之亦深歎為窮幽極微為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即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即可知者也。所為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實同名，即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同名，即帶從之長闊和也。尚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真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即尚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為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為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為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真數，則真數為和，即從為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真數，則真數為較，即從為和矣。尚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言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尚之以多為一答，孝嬰以少為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尚之以少為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為不可知。尚之究平既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若殊趨義實互證，觀此者或斥彼，通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齟齬焉，然而絕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關乎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江蘇學政辛公行述

公諱從益，字謙受，一字筠谷，姓辛氏，萬載人。自高曾以來皆有隱德。公生而穎悟敦篤，侍先贈公讀書，贈公或以他事出，公讀書之暇，不事嬉遊，獨覽觀史傳而已。年十許，能作文。十三，就童子試，遂冠其曹。中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五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官，散館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福建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己未庶吉士，辦理清祕堂事，本衙門撰文擬進文字，爲掌院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所特賞，遷河南道監察御史。母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歸養，家居十年，以承歡教讀爲務。官府莫或見其面。胥太夫人既終，服闋入都，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奏言書吏貨銀結交官府，差役橫挐平民，保甲廢弛，供應取媚衙署，携帶多人，家丁挈眷外住，吏胥服色不辨，凡七事。蓋公自告養家居時，目擊地方官吏玩法虐民之事，有如是者。尋轉四川道御史，巡視東城，兼署福建道御史。是時京畿多雨，米價騰貴，奉

旨發麥平糶，公因擇富賈屑然麤以便民食。又懼富賈與奸民交通冒取，而貧民或致向隅，乃實力稽核，必使小民暫沾上惠。山東巡撫陳預聞是舉也，善之，移書云：他日佐

國家均平天下，當如是矣。轉掌河南道御史，上疏請飭督撫詳慎甄別，以澄吏治。畧曰：外省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員雖由各堂官甄別，而耳目甚密，稍有徇私之弊，難逃

聖明洞鑒。督撫所居，距京師數千里，若公忠爲國，明體達務之督撫，所甄別自中正無私。不然者，居心未淨，所識又偏，權勢既尊，操縱甚易，或徇私容庇，或性分乖張，則所謂衰庸者不果衰庸，而真衰庸者反逃吏議也。且督撫之好尚各殊，斯其所甄別亦異。剛決者喜果銳，則必視安靜之吏爲庸鈍。明敏者喜圓通，則必視慤直之士爲庸迂。甚至以利口捷給者爲才，因以厚重少文者爲庸，以供應承順者爲才，因以趨迎簡拙者爲庸。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如案件之久懸不給，錢糧之延宕不交，盜賊多而不勤捕緝，胥吏擾而



不嚴約束、保甲廢弛、奸宄潛滋、此宜切責者也。江浙多民欠而官墊爲難、漳泉多械鬪而官辦不易、江南有慣鬧之漕收、福建有難消之鹽課、倉庫之虧、或由前任、軍需之竄、豈無分攤、此宜存體恤者也。一刁民上控、而本官逮訊、人証牽連、委員輾轉、案未審而官已困矣。大員過境、家丁婪索、託銷書籍、書未到而價先付。屬薦幕友、幕雖劣而俸必捐。若此之類、不可勝舉。其應命者爲能員、不能者則爲庸吏矣。其或自恃公正、過爲刻覈、接見屬員、動加呵斥、州縣震恐、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倘一概目之爲庸、亦恐下情不通、而所謂庸者非真庸也。臣愚以爲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綱、略趨承之末節、務辦事之勤能、責安民之實效、揣時事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後能爲生民黜庸吏、能爲天下惜人才。滿歲引見、以繁缺知府用、俄升吏科給事中。豫東賊匪方殄、而三省大兵凱旋、兵丁有擄掠被難子女歸營者、主帥以收養無依入告。公奏言、被難子女因兵馬匆促、致父母兄弟不能相保、遂致離散。若聽兵丁携養、地方事靜之後、其父母生歸故里、思念子女、旣屬悽愴、

卽或父母俱已不存、而其祖宗廬墓僅賴此一綫之傳、不能歸守、亦可矜念。且當倥偬之際、玉石難分、保無仕宦子孫離散相從者。應請飭詢籍貫居址、發所在官吏送歸其家。

報可。轉兵科給事中、升光祿寺少卿。因入直召見、奏對之下、

睿皇帝詢及邪教所起。公奏、正教昌明、邪說自息。近日邪教戾人倫、以利相誘、小民不知教化、故易爲煽惑。而今日選人得一官、不問風俗之淳澆、惟計缺分之肥瘠、自陷于利、何以教民。欲厚風俗、宜先責成牧令也。升通政司參議、內閣侍讀學士。提督山東學政、銳然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已任。其校士也、規矩整肅、先治其內、而後其外、重門扃鑰、日坐堂皇、閱卷監視不少懈。

今上登極之元年、

仁宗睿皇帝升祔禮成、

詔授資政大夫、

上御門、擢太常寺卿。山西巡撫成格奏參學政陳官俊、

上諭、陳官俊着降爲中允、贊善候缺補用。念伊平日在上書房授大阿哥讀書功課、尙能認真、着加恩、仍在上書房行走。欽此。公上疏曰、上書房爲教道論德之地、國本所係、視學政爲尤重。宜慎選德行敦厚、器識宏達之儒、使有所觀法薰陶、登其德性。陳官俊在學政任、顯違例禁、不能違色避嫌、按臨地方、私怒私責、不知懲忿窒欲、概可想見。似不宜仍居上書房授讀之任。俄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諭、爾甚樸實、無希冀、亦無揣摩、有所聞見如前奏來、朕從無忌諱也。歐陝西柳全璧獄、平反之復。

命力陳陝西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二時計里買馬、散與紅封若干、實則民不取直、而官亦並不需馬、指馬索賕、以爲民病耳。充文淵閣直閣事、升禮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其校士規模一如山東時。江南巡撫陶澍奏請嚴禁棍包清積、索漕規、奉

上諭、江蘇漕務疲敝已久、閭閻每苦浮收、而各州縣用度浩繁、不能不藉資津貼。抗玩者卽因此挾制、以爲控

端、必應力加整頓、務令兩得其平、既不使不肖官吏婪索病民、亦不容矜棍把持、藉端訐告。着該撫移咨學政查察、若拖欠較多、實係有心抗糧、停其考試。倘有仍前縱恣者、該學政亦卽查明斥革、移咨該撫審辦、不得稍涉徇縱。公上疏曰、江蘇漕額本重、豈堪浮收無節。州縣之津貼、自應調劑、閭閻之拮据、尤宜體恤。久予定額、尙肆苛求、明語浮收、必滋流弊。撫臣之意、謂控漕之人卽包漕之人、臣以爲未必盡然。官之收漕、必用書役、書役貪狠、必圖肥己。官旣浮收、吏又朘削、不特淳良小戶受害、卽淳良生監亦受其累。累之不堪、因而上控、亦有不不得已者。撫臣又稱因生監需索漕規、地方官費無所出、因取償於淳良小戶、爲牽長補短之計。臣伏思書役貪得無厭、縱無此等生監小民之被苛徵、亦斷不能爲之稍減。書役倚官爲庇、倘違例浮收、無人敢控、獨何法以治之。夫劣矜固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矯枉勢必過正、而創法宜防流弊。管見所及、不敢不以上聞。又致兩江總督蔣攸銛書曰、吳下漕務有積重難返之勢、藉松額漕本倍他省、自明以來、惟聞民爲漕累、不聞官爲民

累。今日浮收之風益熾。當事者不揣其本。猥因一二滋

事生端。遂欲偏重官吏苛索之權。在大僚原期杜絕。潛規清淨收之源。而在官吏即以禁制膠庠。恣浮收之性。生監既無上控之路。小民益復何賴。使奸吏得志。善民受譴。欲求無事。不可得已。公性廉靜寡欲。胸懷坦白。不設城府。然遇非理之事。則稜角峭厲。不能爲當路屈。意有不適。輒形於顏色。而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庶乎不負言責者矣。年六十有九。終於江蘇學政官廨。其爲學務適於用。不喜空談性命之書。於漢取賈誼。於唐取宋廣平。韓文公。陸宣公。李衛公。于宋取韓。范。富。歐陽。蘇氏父子。於明取王文成公。而不甚頌其講學之說。自經史諸子以及天文。律算。地理。小學家言。皆能通其說。所著有詩文集。外集。奏疏稿。館課偶存。公孫龍子注各若干卷。藏於家。

論曰。公之來蒞江蘇也。余適主暨陽書院。以後進禮見公。言論風采。恒有靡俗之心。以爲士氣不揚。則風俗難返。故有屈於有司。而罰非當理者。則必反覆議論以平之。乃或謂公一意孤行也。余淺瞽。不能測公之行事。從

公子求觀奏疏遺稿。畧綜其梗概。私述之。志景仰焉。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四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三三

淵實顧君墓志銘 李光緒

鄭源仲輯藝文略始附以校讎之名然其所言校讎之事惟編纂類例
搜求亡書不啻灌漑則向是目錄家也無與校讎事劉向別傳曰校讎
者一人持本一人讀詞若怨家相對故曰讎向於奉詔校理者必補其
缺脫正其訛謬而條上之如以見為典以陶為陰甚者閱月為門五日
已亥為三豕之類以後相承如顧容向朗鄭默褚元量顧師古皆其選
也然皆校正其字形而已繼乃有校者荒陋不知守閫如之戒妄緣疑
而致誤至剝肉而成瘡至有謬稱皇考妄易銀根者本初無誤校乃至
誤此自書有刊本輕加雌黃三刻而古人之真書失矣此亭林先生
生羅列改書之弊以為後戒者也自爾諸儒如惠氏半農戴氏東原從
而張之故
本朝讀書士其守此訓不敢妄改而讎校之事確有所守故所刊書
籍賢於前代遠甚乾隆中極盛矣上自鉅卿名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
通知此義一時如抱經盧學士懷祖王觀察父子竹汀錢詹事無不兼
擅其長而元和顧君潤齋尤魁傑者也君名廣圻字千里號潤齋陳黃
門侍郎野王之三十五世孫曾祖沛祖松父文煜俱業醫世為吳人少
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人咸異之年十二隨舅氏鄭源齋侍御於京師
弱冠南回從張白華先生遊館於程氏程富於藏書君徧覽之學者稱
萬卷書生焉不事科舉業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
繼從江良亭先生遊得惠氏遺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嘗論經學云
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膠牴不勝矣論
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為六書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
作段借長編而未屬稿君從兄之遠字抱冲亦遜於學而多藏宋本元
本書君一一訂正之刻列女傳以傳當是時孫淵如觀察張古愚太守
黃蕘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吳山尊侍讀皆深於校讎之學
無不推重君延之刻書為孫刻宋本說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為黃刻國
語國策為張刻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本儀禮為胡刻文選元本通
鑑為秦刻盟鐵論揚子法言賈王集呂衡州集為吳刻晏子韓非子
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為考異或為校勘記於後學者讀之益欽
嚮為漢學者往往不平宋儒而嘗警之君獨服膺焉徧讀先儒語錄摘

其切近者為遯翁苦口一卷以教學者胸中博綜而能識之無遺每論
議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無所瞻徇家故貧常為人校刻博
精以食雖往來皆名公卿未嘗有以自潤晚得類中症臥牀第者五年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兆洛以道光二年客授揚州君時
館洪寶華殿撰家為汪孟慈校刻其尊人廣陵通典所居相近故得朝
夕握手焉向問君與金門學使懋堂大令以言語低昂疑其盛氣難
近及見之進退嚮背詞色嫵媚知君徒以慈惠自守而狹中護前者不
能無所忤也君嘗從容論古書舛訛處細若毛髮夢如亂絲一經剖析
豁然心開而目明歎君慧業一時無匹惜未及隨時鈔錄取為學者導
師嗚呼今則往矣祀韓氏卒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年七十子錦
孫瑞清從余遊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一雲山祖塋之旁瑞清請為之銘
寓齋記以為可以見君之志故著之序曰汪君閭原藏書甚富取宋本
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向嘗究心屬為序夫宋元本之可
貴前人所論纂詳收藏之家罔不知寶汪君宿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
精既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聞嘗思之天水
蒙古兩朝自秘閣興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鐫印造四部咸備
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而非宋元本也其距今日遠者八百餘年
近者五百年而天壤間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
之徐著於錄者亦十不存二三然則物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賴而
其為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
見豈非必然之數哉然則為宋元本計者當奈何曰舉斷不可少之書
覆而墨之勿失其真其是縮今日為宋元也其是緩千百年為今日也幸其
別更生同志焉而所為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
矣汪君之於宋元本知之深愛之篤其欲為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
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為序而誌焉記曰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
邢子才之語也史稱子才不甚校讎顧子役役校書而取之者何顧子
之於書以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
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校乃其思也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
不能思去誤於校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
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顧子貧齋非所能闢



也。即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陳書積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篋之所有。參互鉤稽。以致其思。思其孰為不校之誤。孰為誤於校也。思而不得。困於心。衡於慮。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覩。人恆笑其不自適。而非不適也。乃所以求其適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啟幽室。而日月之舉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自反其思。不知於子才何若也。使誠善思之至。則顧子每曰。天下有誤書。而後天下無誤書。雖論似矯。要不病其過也。為之圖而記之。且求先生長者及諸交遊題詠焉。以為此亦天下後世樂思者之所願聞也。聞之者誰某也。所圖者今寓某也。時則某年也。寓齋中人顧子名廣折。字千里。號淵寶也。銘曰。

先生之學。惟無自欺。以誠而明。不為書欺。惟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真面。以傳來茲。不為書欺。書無能欺。屏絕附會。定其然疑。書以益人。通知古今。鑒之梨棗。以無沈淪。人以益書。古與古居。非今斯今。永無模糊。惟其不欺。是以不苟。安得古書。盡經君手。凡立言者。藉君不朽。書有朽時。先生不朽。

（續碑傳集）卷七七

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墓誌

君諱履恆。字道久。別字若士。姓丁氏。其先世集賢校理寶臣者。當宋景祐中。由醴陵遷晉陵。子孫家焉。晉陵今江蘇之武進。遂為縣人。曾祖復來。縣學生。妣吳氏。祖廷讓。以進士累官江西按察使。妣沈氏。父汝璣。國子監生。妣翟氏。

封贈如例。文林君四子皆通籍。君為其季。弱冠補縣學生員。嘉慶辛酉。選拔貢太學。朝考不得於有司。恭應戊辰。浹津。

賜大綬二匹。充

文穎館膳錄官。歲事敘銓。續榆縣學教諭。俸滿保薦。道光丁亥。選授山東肥城縣知縣。庚寅。以病足自免。未行。而太孺人訃至。驚悼拊膺。病益亟。回籍後。復鬱鬱昏迷。至壬辰五月廿五日。卒於聖室。年六十有三。配同邑莊氏。子二。長嘉蔭。嘉慶己卯順天舉人。充嘉羅官學教習。次嘉葆。道光壬午順天舉人。充

咸安宮教習。女子子二。長適同邑庠生吳夢徵。次適同邑龔紹聲。孫三。

壽承壽澤。壽溥皆幼。壽濤君以為猶子。嘉琛後。君生性磊落。慨慷而所學又足助其識。堅其氣。漢唐兩宋儒先之書。無不旁搜。切究者。然發積武斷之說。性天恩誼之論。蓋未嘗一闕其口。居平與昆季友朋相砥礪。唯於日用尋常語默。作止之間。實求其實。每酒酣耳熱。極論立身成敗。民生利病。常痛哭流涕。不能自己。讀書史至古先哲人指撝艱虞。遂以轉移禍福。及鳩集流亡。起溝壑而措之衽席者。必反覆深求其故。或撫卷瞑目。至終日不出語。蓋君之中懷蘊蓄。非苟為誇耀淹洽。矜詡章句。為俗儒所為者也。庚辰秋。君年已五十有一。頓榆返里。中途中惡風病。蹇澀者數月。意氣自茲日就銷滅矣。又七八年。乃知肥城。君學深於詩。常守毛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擾之訓。然其居縣也。聽受無留事。又時時存問耆舊。詢疾苦。率紳富修社倉。以備災歉。舉保甲。以嚴奸宄。立普濟堂。以卹窮民。安其政。年穀順成。是以去任之日。老幼扶攜餞送。數十里。或至涕泣。歎仁明為近今所罕聞。見而君顧歉然。以為不稱負所職。悲夫。嘗謂天賦人以聰明材力。今與古率不相遠。而輒近成材。獨少者。大都為俗學所汨沒。幸而有意思。深長欲斷。然以頭角自見。則師友勸誡。必相與剪除之。斥為客氣。不可用。又幸而有少小不汨沒於俗學。其遊處四方。復不為俗論搖奪。以庶幾有成者。則常患與斯世枘鑿。必不相入。而窮困老死。不見用。若有有用之者。無論大小。固皆有所表見。以利澤斯人。乃又置盛壯可任事之精力於閒散。無所設施之地。及其既衰。將不能自舉。乃以試之事。幼學之卒。不見行。而勞民不可休息。彼蒼蒼者。其意豈可測哉。君著有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說文諸聲類篇。思賢閣詩文稿。倚聲寫韻齋詞稿。燕齊遊草。熊湘遊草。滙寄廣草。宛芳雜著。望雲聽雨山房札記。各若干卷。皆可觀采。而非君意之所屬也。余與君交三十餘年。能知君之志。故於其葬而銘之曰。

志盛氣衰。治不副意。未曜之德。以昌其類。

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家傳

丁君諱履恆。字若士。一字道久。晚自號曰東心。江蘇武進人。君兄弟四人。伯兄履泰。進士。河南葉縣知縣。候選同知。仲兄履益。實錄館膳錄。浙江鳴鶴場鹽大使。叔兄履舉。人。湖南零陵縣知縣。君其季也。君生而英異。四年能升几。作壁集書。贈公奇愛之。以為他日必以文名天下。九經三傳。過目成誦。嘗從伯兄學課業。輒倍常兒。好學深思。無所不貫。為人倜儻爽邁。表裏如一。而內行篤修。弱冠喪父。三年不與

歡宴讀近思錄悅之躬行實踐造次不苟言笑錢唐盧召已金壇段若唐滄州李南園同縣莊葆琛張學文惲子居皆其師友文章學術泮騰唐遷於漢宋諸儒必求有得於心不務立門戶嘗落有經世之志益講求農田水利錢法鹽政兵制書爲論說以待求取每當友朋聚處斗酒爲樂或相規過失或商論古今輒至痛哭蓋誠發於中而憤形於外非一往感慨不能自己者是時錢唐袁子才方以文詞號召後進讀君詩賞歎不置得其延譽足以救貧君以爲異趣卒不往嘉慶辛酉選拔

萃科時年三十二矣明年

朝考不果用放歸友教四方名聞益章縉紳之投無不推誠接納或譏其太邱道廣君曰不然嘉善而矜不能若逆知其不可而拒之則人何由而之善乎久之

睿皇帝巡幸淀津

召試行在

欽取二等在文穎館行走期滿授贛榆縣教諭時太宜人春秋尚伯子侍養在家仲叔兩子宦遊楚越頗輸滄海風氣不馴不能迎養頗不樂之官太宜人督促之遂獨身以往君以用世之才置之冷官優閒無事惟教迪士子修治孔子廟堂暇則助縣君整比地方去縣十里有青口鎮尤顯於海商舶叢集而奸猾出沒其間爲商賈患得君憇恩偵緝行旅獲安士子有好事許訟者必召至化導懲創改而後已故終君之任未有以劣斥者既而保升知縣得山東肥城而年已五十有八矣到官之日日坐堂皇案無留牘舉漢章詔書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言以銘座右不事鞭朴使民知畏然山東向多盜賊乃修行保甲按時稽覈又據法律之顯然易犯者數十條分揭城廂鄉鎮使民習讀知儆勿敢相犯民是以靖盜是以戢盜普濟堂收卹孤獨存問耆老年八十九以上遺之米肉冬製木棉衣袴以惠貧者表揚貞孝節烈存則寵之聯額故則勒石冢墓征徭有妨民力者量爲減免興修書院鼓舞文教凡事極力舉行皆有條理治肥三年年穀順成駭駭向治惜乎太宜人以天年終而君亦以勞勩得疾矣遂歸越三年竟卒年六十三所著有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說文諧聲類篇思賢閣文稿宛芳樓雜著思賢閣詩稿倚聲寫韻齋詞稿望雲聽雨山房札記愛日堂自治官書稿各若干卷子二嘉蔭嘉葆皆順天舉人官學教習初君以詞翰得名詩文字畫流播四方故不知者皆以文士目君

未有洞見其表裏者惟蕭山湯侍郎敦甫稱之百里不足以屈士元況廣文耶亟言於總督以舉之

吳育曰余之得交君與李君鹿野也因山陰岑鏡西錢唐翁蓮叔鏡西老於幕府蓮叔以孝廉方正舉鹿野縣學生篤實溫厚君子也今三人者皆已死而君又死余亦且年五十餘其能無感乎君嘗好朱韓范富三大臣集語余之三公者非獨功在天壤觀其書尤不可及蓋深有意其爲人也嗚呼使君而用之以方剛之氣其設施或有可觀乃不果用及莫年精已銷亡之後而用之尙何益哉尙何益哉

（續碑傳集）卷七六

張磐泉先生傳 陳澧

先生諱杓字磐泉浙江山陰人遷廣東入番禺學爲生員性至孝父病刲股和藥以進父得瘳先生母氏嘗刲股療親至是孀黨稱之曰孝女復生孝子也嘉慶十三年中舉人掌教香山攬山書院南雄道南書院每日坐講堂講經史來學者眾書院不能容多於書院外賃屋居焉販夫牧豎過院門咸駐足而聽稱爲講書老師總督阮文達公延之教子督責嚴厲阮公愈敬之命爲學海堂學長先生三赴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授揭陽學教諭得青盲疾遂請京職得國子監學正職銜道光二十年英詰利犯廣州靖逆將軍率師討之楊公芳爲參贊大臣先生上書楊公言香山淇澳新安大澳其人能潛伏海中請召募使夷船又言番禺慕德里司鴉湖村民聚眾數千人將爲亂宜乘其未發招爲鄉勇珠江羣盜快蟹船亦宜招撫使擊夷人此以賊殺賊之法也夷事稍定又上書陳善後事宜請團練沿海鄉勇乾隆開臺灣林爽文之亂福郡王檄調淇澳人從征而臺灣平嘉慶開海賊張保將犯省城總督百公命十八鄉團練與賊戰屢敗之而張保降皆其明效請於沿海村落照甘肅貴州例各堡設鄉學訓導以堡中舉貢生員充之爲鄉人說君國大義其武舉武生令赴督撫轅門效力不願投效者爲鄉中保正偕訓導團練丁壯教以火攻之法水戰之方有事則令在轅效力者持一紙書至其鄉呼集壯勇可立至豈不勝於調兵異地哉又上書總督祁公墳薦石子頭村民陳樹貴東莞生員王安瀾職員朱聲武皆可任擊賊又言官軍失利之後反多蒙賞之人白頂藍翎相望於路近者紛紛呈報團練輒言數百人實皆烏

有復有無賴鄉紳聲稱奉憲團練恐嚇愚民訛詐商旅皆由軍令太寬有賞無罰正氣不伸羣邪用事又言近日團練之法與鄙見大相刺謬凡省城東西各要津守禦寥寥用兵之策不外攻守兩端不能攻徒議守非策也守不於遠而於近亦非策也今有賊欲犯吾廬不於里門外禦之亦必於家門外禦之豈有但聚數百十人於室中守其臥榻者乎用入之法以敦品爲先有事之秋又以才幹爲要王安瀾朱聲武與杓素不相識其品行不知何如然皆一鄉之望安瀾管靖康社學事社學爲東莞缺口司六十鄉公所安瀾以文弱書生能使六十鄉之人咸聽其決斷則亦非常人矣六十鄉約有五六萬人多習水善關所用烏槍能及數里之遠鄉中人每有械鬪投石如飛鬪者袒臂而前誓不反顧其猛鷲如此聞有盧大任者團練竹甲車一千聽候徵調又聞有鄉人願先收復香港功成後補給口糧者特無人號召之匿不肯出耳杓雖病廢苟有所知不敢不極力陳之是時先生目已盲凡五上楊公書六上祁公書皆口授滔滔不絕繕寫者筆爲之倦二公雖不盡用其言然皆敬其人焉先生初習詞章其後精研小學考證金石文字善爲八分書由小學而研究注疏窮日夜不休其得目疾以此道光某年卒年若干歲所爲文刻於學海堂集及皇清經解編末經義叢鈔其讀書手記於簡端者甚多子澄將鈔而集之爲一書先生門人最賞識者南雄曾君猷沛官江西縣令歿後祀名宦同縣後進梁君國珍得先生之教亦通經學云

陳澧曰先生性真摯剛直窮老失明而豪氣不衰澧初見先生時先生倚杖掀白髭快談聲如洪鐘至今思之勃勃然有生氣



其上楊祁二公書非獨詞氣激壯其所籌畫或可爲後事之師復有平夷四策曰嚴禁接濟以斷其資糧招撫漢奸以去其羽翼團練鄉勇以助兵力清理沙田以裕軍餉皆失其稿其團練之說略見所上書中矣廣州府番禺縣皆修志先生之子屬余爲傳乃掇其大要以備志局採擇焉

（碑傳集補）卷四八

周倬雲家傳 倬雲周倬雲字嶠東亦曰倬雲先世家浙之浦江父能珂官甘肅山丹知縣甘肅邊省少文學無錫楊農部芳燦知靈州奇君詩文通稱之君由是受學焉游於京師所交益廣詩文日益奇然竟無所遇返甘肅而能珂卒兄心如官粵西獨力任喪事卒以此病君先是嘗援例爲縣主簿非其所好終身未嘗謁選性狷急每面折人過以此不滿於人人亦以此重之君既葬父於長安塔坡里會心如題補粵西君往省際行至武昌病甚卒於旅舍年四十歸葬於塔坡里君所著有枕善齋集十六卷於詩尤致力刻峭雄肆幽奧酸澀讀之使人不怡大約出入退之長吉兼采晚唐諸人之美於文宗農部法唐賢晚而有意著書在長安答其友武威何翰林承先書曰辱書勉以宜著書甚善然茲事不易言也夫文以道立道以學成古之著書者皆以畢生之力赴之六經之書成於暮年其他著述雖未必皆軌大道述其合者彼其人或求之有年或偏攻一藝而漸與之近隨其淺深各有所見必有萬不得已於言者而後筆之於書其成也皆不以歲月計幸而道成書即成也不幸而道不成書固可以不成也而率率以成之則固所不可夫如是故當其命筆知言吾道焉而已前不知古人以我爲何等絕無依傍也後不知後人以我爲何等任其毀譽也是以純駁不妨互見而工拙可以並存至其獨到之處則斷斷乎不可磨滅何則道不可廢故書亦不可廢也今之著書者吾惑焉於道茫乎未有聞而亦不求諸道本無可言強而言之高者勸襲餘論排比古事鈔撮附會而成之不則支吾酬應以悅一時之耳目朝夕操觚粹已脫葉索隱好怪污費筆墨其去道愈遠嘗見故家箱篋肆市皮閣錦櫝牙籤囊裏然雅麗而或存爲蠹蠹爲腐紙敗而視之率皆貴人文集計其當時如此珍重豈不自以爲不朽而無一人知其名無一人求其書者蓋不探其本源而逐其末流爲之易故傳之難著書至是豈不痛哉然則不求道之大成而貪卒以言著作夫豈可哉爲漢有鑒乎是今之所急不在著書而在求所以著書者此豈可以立談就耶裁損嗜欲以治其心閱覽文史以進其業如是十年二十年其或有所成與凡吾所謂有待者如此成不成聽之於天吾兄以爲何如或有有所著書先以示我然君所欲著書竟不成獨其詩文傳於世論曰子與君遇於京師其後別去不數得書及今乃始得見君與友人書嗚呼其可慨也已君兄以文見屬子特爲表此使後之知者毋徒以文士目君焉

（續碑傳集）卷七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四

黃乙生 李兆洛 趙坦 李黼 黃承吉

金鶚

黃徵君傳

徵君武進人，名乙生，字小仲。父景仁，字仲則，負軼才奇氣，嘗游大興、朱公筠、安徽學使幕。公以三月三日屬諸名士會於采石之太白樓，酒酣賦詩，仲則年最少，衣白袷，衣持酒立日景中，頃刻數百言，擲筆豪飲，諸公皆為束手。樓以下觀者謂千一百年來殆無是會云。君年十三，孤賴父時，故人周卽以成立。二十南遊廣東，廣中風氣淫靡，游者無不挾妓，窮飲博，日夜號呶，而不屑事。君孤介絕俗，以爲怪物，既而大興、文正公爲巡撫，惡其習，斥言於眾曰：「數千里大小郡縣，數十幕中，竟無一人自愛者，或以君聞，乃大喜，叩其世，曰：『吾故也。』乃益喜，以此知名。久之歸，益刻苦於學，治鄭氏禮無節目，無所不詳，無與突無所不闢，講說一篇，貫穿諸經，如壑趨海。又好揚揚之書，凡廢詞隱語，彼術中所謂秘而不洩者，皆發其藪，嘗以語世之號爲知地者，知地者不能解也。唯吾友董士錫晉卿善之，晉卿好精思，通虞翻氏易於陰陽五行家言，發揮古義，錯綜變化，歸於自然，亦絕學也。余交君二十年，見君苦心立志，一字不釋於胸，至廢寢食，而盛暑披絮衣，冬則重裘，徹夜擁爐，向畏其寒，曰：『君病矣，盍少休。』君曰：『然不自止，以至於死，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同縣以君名上，君辭不獲，將應召，用乃竟不遂。年五十三，有一子，目重瞳子，聰穎特異，將冠而夭，遂無子。

（續碑傳集）卷七十六

李鳳臺傳

君諱光洛，字申書，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夾山王氏，明神宗時有木成者，育於武進三河口，李氏遂圖李姓。武進分陽湖三河口屬之，故爲陽湖人。祖衍會，國子生。贈贈奉直大夫，父徵陽湖學生。封奉直大夫，妣奚。贈宜人娶宜興路氏。

對宜人子，順前歿，願國學生。女一，適同邑陸伯麟，孫六，曾孫二。君短身碩腹，豹頭剛目，面麻黑，望之峻嶒，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終日手口無停，而未有疾言遽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數百餘行，子以嘉慶庚申識於白門，王成過訪，主其家，七閱月，徧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義脫正，錯簡矢口，舉十三經，辭無遺失。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互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願祖，范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達，唯開化、戴、顧、格、公、友、生、中、唯、吳、沈、欽、韓、文、起、記、問、差、足、相、上、下、餘、無、能、爲、擬、似、矣、而、慮、以、下、人、見、一、材、一、技、殊、公、小、盛、加、推、拔、獎、借、自、以、爲、不、及、子、稚、於、君、六、歲、所、學、至、淺、陋、而、君、見、說、儲、稿、本、謂、其、處、周、亭、林、詞、趙、敬、與、以、堂、敬、句、則、甚、無、累、手、爲、繕、清、至、十、餘、萬、言、楷、法、一、本、勸、海、十、日、而、畢、子、還、人、謂、說、因、以、能、開、於、不、能、以、多、問、於、真、有、若、無、實、若、虛、吾、申、者、其、幾、近、之、聞、者、駭、然、久、之、則、皆、以、爲、知、言、也、成、重、應、縣、試、陽、湖、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答、如、流、陳、君、款、詢、家、世、曰、汝、可、即、歸、吾、不、招、覆、汝、矣、通、揚、雖、皆、未、投、卷、然、知、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即、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即、在、廳、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一、時、傳、爲、佳、話、旋、下、美、宜、人、憂、服、闋、赴、試、督、學、使、爲、仁、和、胡、文、恪、公、寄、君、文、既、首、擢、及、發、格、文、格、已、將、君、原、揭、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若、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矣、嘉、慶、甲、子、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授、知、縣、遷、四、川、瀘、州、知、縣、告、近、改、安、徽、鳳、陽、鳳、陽、爲、壽、州、分、縣、民、悍、而、地、特、瘠、君、在、任、知、漢、特、設、在、邑、境、勘、之、今、名、焦、岡、湖、濱、湖、而、山、岡、環、繞、易、爲、旱、潦、君、增、堤、防、設、溝、閘、督、耕、耘、民、以、有、歲、邑、多、豪、猾、爲、通、盜、賊、者、相、望、若、常、騎、率、健、勇、循、巡、閭、里、每、出、不、意、得、其、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於、然、諾、者、撫、用、之、益、以、敏、哉、辛、未、秋、百、文、敏、公、任、兩、江、督、先、是、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命、文、敏、偵、得、兇、盜、爲、繫、城、人、而、匪、鳳、臺、嚴、徵、兩、邑、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兇、盜、之、巨、猜、不、受、捕、乃、召、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饌、曰、吾、常、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役、故、知、其、人、匪、巨、猾、索、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以、捕、事、責、若、矣、吾、即、去、此、若、亦、不、能、終、做、好、人、故、與、若、作、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收、役、家、屬、於、獄、而、發、殊、簽、論、役、往、



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猶家已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何應夫人公子供灑
塚梓得延宗祀君諾之猶家距城廿五里受撫者即日至今猶家猶款之
曰雲泥路隔已三載何幸臨此得毋為儀微索耶示以硃簽猶曰信在
此可召出某飲而商之兇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而彼則舊友且我一
身而彼一家願為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我即從入城耳次早猶
遣長矛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兇盜至趨動猶恐受撫者非其敵也
君初遭受撫者下鄉即於署內製堅檻並集昇者護者百餘人以需受
撫者引兇盜至君適在廳事識他獄一訊名姓立檻解蒙城而身督護
送鳳臺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鎮為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
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而我竟捕得若等知吾樂否取
巨觥痛飲又命侍者酌飲其父老與話嘈雜不可休醉甚乃升輿前行
猶已遣數十健者來劫見君獨店門轟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與過猶
黨問權犯何向不來答以隨後猶黨返至店則早已毀店後牆昇檻車
前去計且抵蒙矣猶黨既返君即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受兇盜
詞即聯銜會印通詳聲明鳳邑捕獲獲交蒙邑轉解蒙案君返鳳
之次日兇盜越獄蒙令先以虧缺奉督院嚴詰事未竟又失兇盜遂
給君書語子曰鳳順酒三府州揀集五千人可以方行天下然唯其
能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制乃可否則驕蹇難降
伏已然則君真體察北方強者之性情至熟易故機一發而必達非徒
恃智若鐵矢已也甲戌君奉奉直君諱去官以交案解蒙蒙餘服例
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將滿補虧缺官事
竣遂旋里江陰延主筆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
君為諸生每試必冠舊士論謂君文利小試遺子弟從君遊求七獲技
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講盤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
君陵之術亦從而假借四方雖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
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
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源秦漢
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與子持論若笙磬而予以辭遠為宗君
則規撫體勢明唐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仿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亦
以此少所自得唯官鳳臺時撰邑志廿卷晚年校刻與圖皆造天球為
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甚珍
惜點竄來狀率如人意付去即棄稿門弟子各私錄或或有檢得於故

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首選弟子蕭彤為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
宋語錄為贊陽問答二卷到致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為行狀而高
承廷與蕭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為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載
為憾欲隨訪陸續俟備更付梓氏郵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子過
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郵書賀君君覆云衰頹已極不數年即當以此事
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子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諸狀以傳君
之真焉道光乙巳八月聖包世臣書

國武進李中書先生傳 魏原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甚蘇州惠氏江氏
常州厲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治詁
訓音聲瓜剖蠶析視

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謝山諸公即皆撰為史
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錮天下聰明知楚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
武進李中書先生生於其鄉獨治通經通典通考之學疏通知遠不囿
小近不趨聲氣年甫三十而學大成兼有同輩所長而先生自視曠然
如弗及嘉慶甲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
館改知縣舉選四川某縣以親老告近改安徽鳳陽縣治與壽州同
城為古南北用武地瀕淮汝時思水西北界蒙城阜陽遠者百八十里
土曠而民悍情喜劇奪黨羽至千人各有頭目殺傷人日或數起賊
怡前令或不越歲輒謝事去故治率苟簡君下車即周歷縣境審地形
察水道并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首從事於田賦保甲前代淮南北
屯墾甲天下賦課久廢君先治鹽湖魚湖湖建橋築堤溝溝十餘所民
有藉沒屢歲告收遂以其餘力葺學宮廣倉庫賑濟梁百廢備舉年
鉅盜悉就擒有周濟者盜魁也一日忽自投階下願效驅使且盡憤其
黨歸農君勢以酒食使充捕首於是境不閉戶壽春鎮總兵標兵多捷
治獨憚君威望城西湖窪下舊免租賦為兵民樵牧之所相傳與四民
六而無畛界營馬縱踐民由民爭屢不勝且分隸壽州鳳陽事權不一
至是民復其怨君念此非可口舌爭命盡驅其屬兵備湖窪不為動總
兵多隆武憤白於總督巡撫乃檄鳳陽道鳳陽府會勘丈量以十四里
歸兵十七里歸民掘溝界之兵民爭亦息君晨夜治事數年縣大治以
其暇輯志乘訪名勝登鳳公山置酒賦詩先後在縣七年中壽壽州事
三年丁父憂歸服闋當赴選四川而信還不復出山巡撫康紹鑄固請



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補法術亦遂爲直隸分七至宣爲十三圖而別總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於前後較之亦遵南北分圖尤便覽且較原圖補入增星推準度分以便占天者之考覽焉君居家不預官裏惟興水利表忠節則陳諸當道正濱河欠塞君有於巡撫陶公直濤之芙蓉諸圩田被潦則倡率修復之所自著書率未就而刊布訖太遽矣遺集金石翰墨至數十種見人十技七善欣欣然若己有其論學無漢宋惟以心得爲主而惡夫以鉅訂爲懷空腐爲宋也故以通鑑通考二書爲學之門戶弟子觴形錄其平生緒論爲暨陽答問又記其言動爲先師小德錄可與可觀與陸哲亭思辨錄可相表裏近代通儒如大面曰

魏源曰乾隆間經師有武進莊方耕侍邸其事能通於經之大誼西漢

董伏諸先生之微瑕而不落東漢以下至嘉慶道光間而垂先生出學

無不與而不以一語自高雖然粹然真剛某察也並世兩通儒皆出武

進盛矣哉余於莊先生不及見見李先生故論其大旨於篇

養一子李氏麻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輩稱養一子本王姓明中世育於李遂冒李姓子祖考欲復本姓而世次無稽乃止世居武進大甯鄉王河里雍正三年析武進置陽湖遂爲陽湖人考諱徵蘭字敬亭廩學生母姜氏子以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九月二十四日生幼而穎異五歲入小學氣弱不能讀書兄康齡所受靈說即能背誦稍長益力學分日課周氏文獻通考期年盡之其簡目要處略能上口周朱子通鑑綱目以事不詳實更讀司馬氏書能貫澈首尾尤用功顧氏讀

武英殿協修散館一等七名時初定分省引見例而同省之前列者已
西人遂以知縣用掣得四川慶符縣告近得安徽鳳臺縣治與壽州同
城爲古南北用兵地瀕淮帶汝時扼於水西接蒙城北界阜陽遠者百
八十里土曠民稀風氣犢悍情偷號稱難治前令或不越歲輒謝事去
故治率苟且終任不一履縣境子下車卽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親
歷四境荒僻並到所到詳觀地形察視土脈訪問農圃以爲自漢迄唐
宋淮南北屯壑常爲天下最玉海稱下蔡城北有睢陂大良陂等皆旣
田百餘頃蓋卽今閼噎萬福集諸處由是銳意墾治豐湖焦岡湖爲縣
中水利輪建陂築隄濬溝十餘處費百千萬計皆委曲籌策以集事民
有蓄洩歲以屢豐遂以其餘力修葺學宮聯署訓導署祠廟之應祀典
者橋渡之便民用者並次第舉行民性強犢喜劫掠有刀手輩飛諸頭
目其黨翼往往至千人殺傷人日或數起子故以嚴治朱紀張盤土任
際殷諸夙盜歷令莫敢誰何一一擒治如律有周清者號盜中巨擘忽
一日身投階下時適聽囚畢呼問曰汝自首汝黨且奈何叩頭對曰神

明府君尋收小人可立解散還本業遂命為民壯首黨果悉為農其化效如此子自治縣頗用刑法術之學東身勤以廉御下嚴以察吏不敢欺下民有欺侵官吏者以為投鼠不忌器此犯上之漸必彰治乃已壽州鎮總兵官以下時或撓治子一斷以法上下咸懼其威望城西湖即水經注之尉升湖也湖西北屬壽州惟北涯隸鳳臺地窪下通海潮成巨浸明末嘗開種加租

國朝初蠲除空其地為民樵牧之所相傳兵四民六而界址無考總兵遊擊都司守備各營馬縱踐民田民爭墾不勝州民曰今不直其事將何待子以越職拒不受狀叩頭對曰神明慈母道不同兵食民無餘骨矣子惻然度此事非可以口舌勝命盡驅其馬來兵數千勢洶洶然不為動總兵多隆武憤甚遽以狀白督憲百公齡撫憲錢公楷乃委鳳廬道四色達鳳陽府知府姚鳴庭江蘇候補廣蘇州同知信江甯府協副將祥會同壽州鎮總兵官多隆武游擊沙金聖守備程錫泰壽州知州沈南春勘丈舊志載湖周六十里今遵部頒尺式足五尺一為弓三百六十弓為一里兵四地實丈十四里六十弓民六地實丈十七里六十弓劃直溝一道溝以東為民溝以西為兵兩不得侵越餘一里六十弓於湖之南北岸為民人由湖東入湖西樵牧之路手為圖說以呈百公錢公並嘉其明白公當即飭刊碑記立營縣中堂及湖岸使承永遠守民因得蘇焉子敏於為政事無留滯晝坐堂皇理案夙夜與故人談江來者契闊談讌賦詩論文丙夜就寢味爽起入閣治事矣數年縣大治乃手纂縣志詳利弊稽古蹟考金石搜錄前明巡撫壽春人方孩未文集集壽州自明以來詩人為小山嗣音又嘗謂水經注壽春城郭左右自長瀨律以下有山洲寺解南精廬西昌寺曲水堂皆擅水山之勝當南北戰爭之時此為兵衝而名藍傑觀會不暇壞郭氏崎嶇戎馬不廢燕遊而今並闕然余往來於八公四頂間其巖壑最為秀美欲於八公山創八公仙院於四頂山下重興古剎雖使春秋勝日邑中人士可以遊覽嘯詠一洗僻陋興復風雅竟猝未能也壬申兼理壽州事甲戌三月始卸壽州事四月而獻亭公凶問至矣計子先後在鳳臺七年中署壽州事者距三年其意欲行而力不逮者曰田賦曰保甲蓋其民性不戀土聚散不恆官無魚鱗冊無戶區細冊外已久勢必改弦而更張之又非州縣之得而主故著其說於志中意不勝拳拳焉蓋子自是備嘗服官之苦無復有入仕之意矣先是子之任鳳臺乞終養者

再四壬申冬聞獻亭公病即日請急假旋里侍顏色者二十餘日即還治所擬畢交替刻日歸侍眷屬且有成行者不意仍見羈留及是聞訃慟絕而蘇代者至交盤倉庫正項無虧請咨回籍嗣因捐難雜款後任搜求尚有一千餘兩遂為當道所齟齬不得請越丙子春乃歸與兄相持勸哭冬葬事畢仍遊安徽懷遠縣令孫仿山先生讓同縣舊識也主真儒書院為編纂懷遠縣志功過半矣巡撫合河康公紹鑄固延人省垣不得已以志事屬趙先生晉卿學弟子輩入幕府康公調廣東遂偕往迨康公丁母憂又同處揚州時道光紀元之二年也子蓋自罷官來為四方遊者六七年節修脯所入償鳳臺官項外餘盡以刻書在廣東則校刊鳳氏經說則江陰德隆先生詔所著也虞氏易禮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虞氏易變動表易圖係辨諸書則同縣張舉文先生惠言所著也并版在東孔子年表孟子年略等數十卷在揚州則校刊孟慈三國職官表列代史目表申毅公羊釋例併手纂輯體文鈔三書之異者亦不忽遺一語之合欣然有會一技之能稱許不置未嘗以長自顧而當世英彥見者皆敬而親之終莫與有爭當道鉅公爭延之為以重而子意既倦遊自得江陰主講暨陽之聘而子自是亦不出矣暨陽學士曹講席也自乾隆丙子至是道光癸未閱四十年薪木毀傷弟子零落殆盡子於是重葺學齋與諸生講誦其中先是江陰相習為舉業之下者子痛繩以先正理法重刊明人舉業登臨領給之為楷法教讀通鑑通考以充其學選定史記漢書春秋繁露管子荀子呂氏春秋商子韓非子賈子新書選周書淮南子目錄以博其義擇其才者教作詩賦經解策論月一為之謂之小課月課必領院面試限刻繳卷士氣為一振十餘年間季仙九芝昌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夏伯初子齡舉禮部第一人鄭守廷經舉本省鄉試第一人曹毓英以選拔得七品官皆江陰未得之事其他舉於鄉者料不下四五人博士弟子及童子試以經解詩賦得超拔者為八邑最科名盛衰固風會適然或亦由子倡導作興之效歟子慎於閱卷必再三反覆甲乙乃定文章不墨守章句務達其所見不為蹈襲賦詩記誦之學書讀及門曰吾此處是不貳法門參禪不念佛不為講學餘習常曰道學在躬行不在口說故二三有才氣者頗能領悟其旨學於其性之近卓然有成子終歲所入累千金未嘗絲毫入於家其親故子弟與



凡俊秀之寒無依者輒收而教之朋舊之自遠來者必應其求儲書者
常十餘輩皆仰給朝夕歲終計倉不足則稱貸之以為常尤好表章
古人文章若郭忠公道鄉集顧忠宣集顧氏曰知錄胡氏釋志莊宗伯
易論皆經世鴻製並為補其闕遺正其訛舛申其義類定其體例實有
所出則任校讐之勞缺不足則修補是責要期其事之克成而已至若
先哲廢稿故人遺書先後付梓如盧學士抱經堂詩鈔秀水葉公惟庚
紀元通考襄平德公宣西祠詩文集宜興史先生問和鑑樓集潘先生
觀常靜寄軒集葵縣程子香文鈔山子先生私艾齋文鈔重刊鄭張彥
惟遺文或遺關師友或其子孫朋友志附青雲子必屬其意以去未嘗
有幾微嫌吝於其間刻所見帖皆宋元明忠義手札宋岳忠武文信國
元余忠宣明趙南泉高景逸繆西溪數十人積十年訪購而集是卷以
為古來工書皆瑰瑋人魏晉則鍾王唐宋則顏柳蘇黃是也自以書為
藝而其途遂分然端人傑士之書要無不工蓋志氣流露自不可掩此
本末之辨又取明楊忠愍唐荆川盧忠烈倪文正黃陶庵史忠正諸人
書刻為屏幅云可為養正之助予於古人之書無不學得頗尤深求必
應率十日一揮灑紙數十百紙張滿一屋而所書多先正格言觸目而
動於心者蓋動不忘正其性然也而於細事問不精書畫廣真研石美
惡種種節候以意制竹為爵義象古雅布帛製衣用此法裁則省否則
費以今稀給續數校古長服升數則精粗何似可以此辨用銅仿古嘉
量為升合周漢與今部頒尺式若各省民用長短諸式咸備以為實事
求是學問之道固然惟樂律不精以為吾耳不聰不敢謂能辨五音而
麻算輿地兩業尤深博無窮為平生精力之總會子於輿地之學用功
至深鳳臺懷遠兩志徵引博而精為當世宗法遂欲推其道以津逮後
學始得

欽定圖書集成中輿地圖本苦其不善天度又府各一圖繼得康熙
內府輿地圖大於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即康熙五十年
聖祖仁皇帝諭廷臣所謂

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者也又於廣東巡撫庫見
乾隆間所賜各省督撫內府輿圖東西為橫幅長卷而南北以次排之
欲臨其本而未成晚得董方立所繪圖方立固穎敏絕人其為是圖也
仿兩朝舊本復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水道之
遷異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依

內府以天度經緯分畫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然緯度經緯而經
度自赤道迤北之次漸窄則里數不可憑準按一度當二百里則一分
當三里三分里之一秒當二十步等數即小有不齊而大約無甚贏
縮乃依靈臺儀象志實測通南北畫為每方百里以取計里之便而以
虛綫存天度之經度使測天者仍可依傍其緯度又方立分爲四十一
圖小大瓜離不便觀覽乃總爲一圖舒之為屏幅卷之為冊葉凡鈎稽
歷年而後成以付刊焉刊既成用硃印數十部墨注古地名其上以上
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為經始推及秦漢三國六朝唐宋五代宋遼金
元下迨於明檢各史地志以皇輿表及一統志覈其沿革並得其實地
而書之於圖號曰歷代輿地沿革圖其為是圖也別錄各史地志編以
歸韻既得其實地乃會前代郡縣注之韻下號曰歷代地理韻編今釋
為其成之艱而散失易用聚珍字集印數百部此皆由及門六庚九承
如德只嚴徐康甫思緒宋冕之景昌諸人之勤勞子時時為提命督課
蓋十餘年於此矣子又欲為歷代地名長編曰凡史中地名因事而見
非郡縣者悉錄出亦以韻類之可并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
名若成此則地皆有歸宿讀史無復遺憾而事尤繁費僅成數種而不
得竟建日表面東西面南凡三製天球其法巧密懽學者不明釋曰天
球之法以木為胚以紙為膚膏之以豕血塗之以墨灰俟其乾而去其
胚則堅滑輕利便於旋轉矣塗膏以象天圓墨以寫星黃赤經緯各以
其色界之絲繫太陽於黃道使可隨手移置則冬夏節氣不愆其度矣
平置銅環上刻地平二寸四向承以銅柱聯以十字架則地平不傾側
矣側立銅環上刻周天度數於地平子午開鑿以容之使可隨意旋轉
則北極高下可以隨地升降矣斜倚一環與側環十字相交以當赤道
上刻十二辰名則晝夜加時可得而紀矣其設機也側環容軸內貫球
之兩極南極之軸有齒輪焉是謂運球之輪其齒九十有六別設四柱
夾板於兩極之左上下戴地十分夾板上六下四左右二以安釘輪
之軸中分其軸以設釘輪繞以銅索索末繫錘是謂運球之索其北出
夾板外軸頭有齒是謂運球之齒其南藏於夾板近板之處有大輪焉
其齒與運球輪等釘輪大輪之閒有提簧有開有逆輪之用順之則釘
輪與輪若一逆之則釘輪逆轉而軸不轉所以繳運球之索使不墜也
八分大輪之齒以其五有少弱為二輪之齒以其四有半為側輪之齒
以其一有少弱為爪輪之齒爪輪之齒與量天尺相摩相激而各輪之

旋轉生焉。凡輪皆有軸。凡軸皆六齒。惟運球之齒當運球輪六之一。若欲使日行黃道與天相應。不假人為。則於運球輪之內別設過極環六。絡天球之外斜倚雙環。以象黃道。雙環之中夾一單環。內繫太陽。以隨球西轉。外刻三百六十五齒。以當一期之日。單環之側各設十二小輪。旋轉於雙環之內。單環之外。別設兩小輪。與單環之齒逐相銜接。又於子午環上設一小釘。單環左旋一轉。其小輪必與子午環一齒則右旋一度矣。又鑄銅鑄之大合。抱歲周而後成。更廣其法。為地球。染黃以象地。寫青以象河海。填注中國地名及海中諸國。於其間。為之架俾可旋轉。觀覽焉。繪黃道赤道並分南北作四圖。圖以硃絲界為三百六十度。填注恆星。增星於其間。跋曰。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中外常宿一百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至吳太史令陳卓合甘巫咸三家並著圖籍。始多至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晉以後皆宗之。今所傳隋丹元子步天歌。數與之合。明代禁習天文。古圖失傳。傳者率顛倒其方位。國朝康熙十三年。監官南懷仁修儀象志。用西法考測。所得星座較步天歌少有名者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而增多無名者五百九十七星。又多近南極二十三座。一百五十五星。乾隆初。監官戴進賢等累加測驗。推其度數。觀其形象。序其次第。至九年較儀象志增多有名者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而增多無名者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伏願

欽定儀象考成。恆星經緯度表。總計恆星三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以六等別其明暗。以經緯辨其方位。附注歲差。加減。以便推步。燦矣備矣。咸以加矣。既又伏願

欽定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為直線。分十二宮。為十二圖。而別繪近南北極星為圓圖。列於前後。較之赤道南北分圖。尤便觀覽。第原圖俱無增星。今推準度分合而繪之。以便占天者之考覽焉。其十二宮圖。限於方幅。仍就赤道各分為二。然直線中分配合甚易。非若圓規之判然難合也。至恆星隨黃道東移。歲差五十一秒。率七十歲五十一分。歲之三十而差一度。今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朔。乾隆九年甲子中距九十一算。所差一度有餘。表中經緯。已與天象不符。因命門生羅維

欽定儀象考成。歲差加減表。隨星加減。各如本年冬至交宮度數。庶幾此後七十年中。可以行用不差焉。尋又命錢生維繼將恆星赤道繪作分圖。刊板。距極三十度。南北各為圓圖一。距極三十度以外之九十度

南北各為舉數形圖十二。以朱絲一格為一度。惟圓圖經度在距極五度內。以一格為十度。距極五度外之五度。以一格為兩度。廣狹之勢。然也。推步家得此。瞭如指掌焉。元和季尚之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術。注子推廣其義。以為欲究各朝麻法疏密。因變之原。宜舉廿一史中有麻律志者。盡通其法。沈俟侯欽裴與尚之同術。教諭荆溪。命冕之從受。四元算法。造正方縱方次商三商之平。廉長廉各一具。仿劉徽九章注。斜解立方。基作為重填。陽馬。電。諸形。合之一大方。析之各體。皆備。弧三角一術。為西人絕業。鑄銅為弧矢。切割各綫。了然。冕之精華。敢入子與為。罕綱。開與。不數年。四元之術。大通。故事。書院。掌教。十二年。例得。議敘。換。頂戴。子來。暨。陽。矣。未。迄。乙。未。適。一。紀。大。吏。既。以。其。狀。申。部。矣。子。漢。然。若。弗。聞。子。天。性。澹。泊。一。切。人。世。富。貴。賤。得。喪。存。亡。寬。久。斷。根。株。無。復。萌。動。初。庶。吉。士。散。館。一。屈。節。要。官。即。保。奏。入。律。祿。館。以。翰。林。用。子。拒。不。應。獻。亭。公。服。闋。遂。不。復。起。其在。暨。陽。也。江。蘇。巡。撫。陶。文。毅。謝。邀。往。省。垣。浙。閩。制。軍。孫。文。靖。兩。準。邀。往。福。建。兩。廣。制。軍。盧。蔭。昭。兩。邀。往。嶺。南。皆。幣。重。詞。卑。信。使。再。四。而。一。耗。安。守。懇。以。兄。老。為。辭。兄。既。歿。惟。歲。時。祠。祭。省。墳。墓。乃。一。至。家。同。年。胡。先。生。承。珙。與。尊。容。同。官。雲。南。萬。里。外。語。及。子。出。處。之。節。高。於。古。人。超。世。還。舉。之。概。令。人。可。望。不。可。即。然。子。雖。退。居。日。聞。報。留。惠。天。下。事。閒。居。獨。坐。時。聞。喟。然。常。若。不。豫。者。弟。子。之。親。者。從。容。致。問。則。實。有。遠。謀。至。計。熟。慮。於。中。明。知。其。不。能。行。并。無。可。言。惟。東。南。漕。運。積。弊。上。下。莫。不。知。此。為。剝。膚。之。災。故。昌。言。諸。當。道。宜。變。法。而。亦。莫。之。行。尤。拳。拳。鄉。鄰。風。教。之。事。集。江。陰。詩。人。為。江。干。香。草。刊。同。郡。詩。人。遺。稿。為。舊。言。集。命。薛。子。選。子。衡。綱。羅。散。佚。誤。匪。陵。經。籍。志。民。開。貞。烈。罕。得。上。聞。規。畫。總。旌。事。宜。為。立。節。者。勸。倡。修。忠。義。孝。弟。諸。祠。命。門。人。高。式。之。承。廷。蓋。其。事。補。入。勝。朝。殉。節。諸。臣。以。應。祀。典。王。廣。久。塞。陶。文。毅。力。行。子。之。言。而。惠。利。無。窮。比。年。晚。於。水。子。上。稱。兩。下。率。而。英。華。好。黃。天。蕩。馬。家。牙。諸。國。田。得。復。先。守。令。至。勤。勤。語。以。土。俗。清。良。宜。緩。催。科。而。急。盜。賊。賊。以。興。民。利。而。除。其。害。蓋。至。性。流。澤。有。發。於。不。容。已。者。非。為。名。也。子。於。書。無。不。備。而。必。期。其。有。用。四。方。來。學。者。就。其。材。之。近。而。授。以。業。三。禮。尚。書。毛。詩。春秋。三。傳。爾。雅。正。史。編。年。詩。賦。辨。體。古。文。考。據。推。步。輿。地。音。韻。彙。錄。續。鼎。碑。刻。書。畫。雜。藝。各。示。以。古。人。成。書。而。導。之。門。徑。雅。不。喜。宋。利。惟。假。以。校。讐。或。錄。存。其。副。有。求。者。則。轉。與。之。藏。書。多。至。數。百。種。中。擇。取。其。十。之。三。三。而。已。惟。諸。子。別。集。若。雜。史。教。幽。事。晦。世。人。罕。知。則。亟。收。之。每。得。書。



必并本厚釘細楷目錄夾以銀杏木板東以青緇嚴整明便望而知爲
輩學齋中物也湖郡書藏必屬至有不知者則示以是書何用刊行
自何時價何等即奉爲典型爲人高明博厚而極精微置物有常處授
人書帖閣中探取不爽不棄寸紙尺縑隨宜取用入人座中則几上經
籍悉記聞有檢閱則云某有某書往往其人亦自忘之五經至老能背
誦與諸生講貫不觀本文得人書疏雖疏賤小簡不毀棄彌月輒盈束
終歲積聚而應諸屋梁如牛腰江陰固僻邑自子主講來乃有數書
肆可得古籍有紙肆可得佳箋賓朋或萬里而至當代英詰刊其所著
書以行世必郵寄暨賜子每得一書即反復觀覽稱其長而挾其短詩
古文辭之合作則命錄其副教人必以序言不致盡度其見地所能到
而後語之有不愛亦不復強相從一二年度不可入則遂辭使歸未嘗
一刻廢書或臥病則令諸孫讀於牀前偶獲雜家小說亦不棄遺蓋與
書俱化而不自覺矣然終以耗其精遂至成疾自戊戌歲子年已七十
矣時壽陽祁公寓蘇督學江蘇與子甚親重出其先德書屬爲次比公
欲重刊小徐說文解字繫傳子爲假得宋本命承生培元夏生顯校讎
而子爲折其中已亥春長沙黃公冕權守常州議修郡志延子主其事
欣然赴之曰此抱經未竟之業也兼司江陰縣志事往來兩局間時時
疾作然神明炯然與同人議定條例呈稿本者筆判其可否飲食亦不
大減惟午後言語格格不楚作小字閒有模糊筆畫而已醫者亦屢言
脈氣極虛自庚子冬解學歸則留養家中不復赴院辛丑春寒食節親
往省墓諸孫輩挾挾行禮畢周視松楸曰吾不復此矣入夏少瘳能獨
自行立百餘步聞四月二十八日形於里第請見於內寢不許出坐
中堂從容問形安否久之方入七月十日竟得慰望手訃云於八
日巳刻考終嗚呼視子猶子竟不得一視含斂痛可言哉子豐頤廣額
聲中黃鍾氣體不甚強健第以慎自攝衛小不適則手自按摩不欲使
人知非疾重未嘗終日睡所知來臥所問狀輒云無所苦辨色而與先
大解次盥沐然後加衣雖嚴冬或丙夜寢未嘗晏起弟子從容諫則
曰晨氣清明正好幹事嘗題所居之窗前曰今日何成蓋用以自警勵
也一日之中或校讎或閱文卷或繕札或作字或對客無須臾休朋舊
多言其用心之非度答曰吾不解所謂用心吾爲其所欲爲者而已乞
文者自遠而至詩文集金石摹刻書畫冊卷碑志底本堆積案几一
應付無廢閣者枕上成之晨興疾書或夜寢不能寐請藥之則曰不寐

正可了日中未了事自奉至儉幃帳至穿敝不易自戊子被盜遂身無
兼衣食坐與門人俱不爲私膳飲食敗而失味亦忍下不以責僕性寬
而恭論議不與人爭對幼賤必以敬坐不交膝不倚背不踏脚盡未嘗
就枕明壁必衣冠度謁於院中聚星樓享德樓期某日歸某日來院未
嘗爽漏刻主講暨陽二十年江陰人官於江陰督學使以下命子弟受
業及遠方來者以千計其僕者考道善書學成一家及取科第去者以
十百計次亦勸習舉子業得指受知所宗尚其殮也來者皆哭失聲如
喪慈父母亦可知子之教恩矣平生文字不自貴惜或請而錄之輒曰
焉事於此形相隨最久及時收錄得詩文雜著數百篇而散佚者尚多
也形不肯頑劣疏陋其精微處不能測其萬一不敢強不知而妄言惟
是聞諸先達推服之言見諸文字沈先生欽韓曰申書強識教讓博物
多能劉先生達祿曰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申書江都汪先生喜
孫曰申書先生有體有用知古知今學該漢宋識貫天人寶山毛先生
岳生曰吾自見李先生學問之道乃得實地其賢當越唐宋以上求之
趙君申嘉曰吾未得見孔子其人而其言則熟聞之以孔子之言求諸
其身則殆備之矣當世名公大人如陶文毅始終契重推爲人師今相
國穆公謂爲布帛菽粟之質而麟鳳之章歎爲真古人桐城姚公瑩以
爲東南兩席先生一人而已大興徐星伯先生松仁和龔君登祚今代
真彥皆願以師事雖慎伯介存撫博辨喜評騭人物獨於子始終無間
言而子憚憚如畏惟日不足當謂吾氣弱故不爭文祇取達意力不任
鍊鍛故無所成蓋其自處真實如此非有所謙讓云爾也生於乾隆三
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亥時終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巳時享
年七十有三初己丑歲葺祠堂成子規畫制度從程子祀始遷祖之說
以慎吾始分祖不祧高祖明之公以下遞祧曰吾兄主入此祠吾死則
不得入吾曾元有讀書明理者別設祠奉吾爲祖吾子孫與吾孫則祀
吾於私室而其祀吾之曾祖祖考於此祠且曰吾家易王而李闕九世
矣而見丁不滿三十人庶幾有賢子孫以恢前人之基也嗚呼子意切
而辭痛矣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其必有酬吾子之意者夫形不肯
無狀不能暴揚遺烈於萬一惟吾子道誼石交徧於海內必有能知之
深道之詳者謹比次其狀如右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朔日



繁費不時節，竟以虧空免官，繫省獄。當是時，刻意補苴，告急之書四出，有應有不應，既不能如限以償，而仰亭府君又病卒於家。未幾，師婦謝宜人亦卒。師聞憂，不得歸，踰望於數千里外，捫踊幾不欲生。逮宜人訃至，則悲痛已習為故事。蓋在獄八年，疊遭凶難，家人先返鄉里，乏捫攜者，仲弟錫侯先生雖從患難，願以籌謀款項，持書日走四方，僅粥出納，實惟長嗣君一人。其艱難淒楚，顛沛抑塞之況，概可知矣。既援救出獄，主陳鄭谷中丞署，又三年，乃得旋南。抵家，楊太宜人又先數月卒，不獲見終天之痛，視在獄時抑又甚焉。阮雲臺制軍方開學海堂，聞師歸，聘開課藝，遂留授諸公子經，居久之，病頭風辭出。主講寶安，令尹咸敬愛之。然師每自重，非慶賀不至，縣署教人學行兼助，一如其主越華時。莞城文風又一變，至是竟卒。距生乾隆庚寅年六十有三，師生平論詩謂心聲所發，含宮嚳羽，與象簫箏鼓相應，故所為詩專講音韻，得古人不傳之秘。義梓詩集，使廷相為駢文跋尾，跋於粵中，先正自曲江下引及鄭氏嶠雅，而以師繼之。在師固不以爲然，是可以識其宗旨所尚。所撰述惟毛詩軸義著錄。

皇清經解，他如易刊誤、文選異義、讀杜韓筆記，皆未刻。同產三仲，補章舉人，即從師江南。字錫侯者，季補文子三，長通言，州學生，即侍師獄中。次獻言，進言並有時名。銘曰：

昔嘉慶中，漕議海通，倉言不便，異議且風。師甫受事，懷經畫意，謂幸挽難莫航海易，請於上官俾達。

至尊志雖未遂，偉論則存。淮流近決，糧船行拙。

詔駛雲帆，搜申前說。懿鑒吾師，斯文在茲。豈惟粵土，海內宗之。川源不竟，既落已甚。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胡厭紅塵，遽此遷神。如瞽失相，如歲無春。公言誰剖，惟千秋口。驥尾附屬，銘亦可久。

（續碑傳集）卷七二

江都春谷黃君墓誌銘 阮元

君諱承吉，字謙牧，號春谷。黃氏其先，歙人，自晉新安太守積卒於官。葬姚家墩，子孫家焉。因號黃墩。唐御史中丞德之季子璋，由黃墩遷黃屯，曾孫苗以純孝著。唐書孝友傳序：父沒，北渡，潭水廬墓終身，故名其地爲潭渡。世祀環爲潭渡始祖，是爲潭渡黃氏。唐以下代有聞人。曾祖克權，祖修溥，歙文學。父其林，國子監生。皆以君官累贈通奉大夫。君幼讀書，聰敏博綜，兩漢諸儒論說，府教授全椒金棕。先生退官時，僑居相近，一見卽贈詩曰：騷騷在東鄰，三年不相識。又曰：願我桑榆人，十駕安可及。其傾許若此。弱冠補江都學生員，與同郡焦理堂循、李濱石、鍾泗江、鄭堂藩諸先生友善。日以經義文事相切劘。當時有江、焦、黃、李四友之目。嘉慶戊午中式鄉試，解元。乙丑科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卽用廣西興安縣知縣。再署岑溪縣事，充戊辰恩科鄉試同考試官。君勤於政，在岑溪時，有乙爲甲傭種山僻地，忽告歸，久不至。而乙妻子則以索乙於甲，控繼乃控甲。因圖斃乙，並有風聞時日及埋尸於水塘側處。君細鞠多次，察甲辭色非殺人者，而乙妻子方固爭不已。又訪乙家，則方治喪事，日暮聞哭泣，長子日荷鋤尋掘父尸。君不肯濫引左證，惟於乙妻子前後所供不符處，獨加研詰，胥隸噴噴非議。太守廉知，使人規戒之。君既確有所見，益究得實情，乃匿乙於廣東羅定州，欲以詐甲財遣役往獲之。甲始不寃，爲同考官時，偶詣他房，閱一落卷，謂其文義精奧，古茂當時冠場。及薦主司，果置解首。揭曉，爲汪能應浙江名宿，而寄籍粵西者也。然君於公所議事，率以才能屈其坐人，緣是漸爲同僚所詆。上官亦竟以文書過境失落，未

能遽獲勅罷之。至道光六年始得捐復。且捐道員需次復因齒就衰遂一意發憤著述無出山之志。所著夢陵堂詩集數十年總五十卷。體物事景敷事類情尤善於樂府古辭。其著述則校證經史鉤稽貫串每出曠識正古文人之是非。嘗以司馬遷爲孟子後尊聖道明六經之第一人而揚雄謂遷行不副文是非繆於聖人班固亦卽以其語爲遷傳贊又於傳中兩太史公牽混其辭於百官公卿表成帝紀張安世京房等傳內抹沒增添之使中書令一官不知何職助雄抑遷以爲己地故漢書本不應爲雄立傳而固欲黨雄特變史例全錄雄自序爲傳遂於仕莽事畧不及因並論雄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謬指龐參勸風字貶賦傾毀司馬相如於事後追序甘泉賦自謂風戒其實甘泉賦通篇專以崑崙諛諛獻媚趙昭儀則比之西王母又稱賦爲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至使後生將以文爲詬病其河東校獵長楊逐賓太玄諸賦辭意雜亂鄙陋有乖文體太玄合天應歷全爲臆說作文十一篇以辨正之總三十餘萬言蓋謂千古之文人受此誣枉不辨此第一誣枉餘可不必言文不如此力扶其文之非則不能實求其文之是此其所以發憤者也約其所論說自揚雄有雕蟲篆刻之說致文爲後世詬病首著其非以明文章關繫至重第一論法言內謂賦爲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壯夫乃指壯年及考雄賦皆是壯年所爲第二論揚雄漢書中不當有傳第三論漢書中揚雄傳是雄自作第四論揚雄甘泉賦賦與序不合第五論甘泉賦通體皆以崑崙諛頌第六論揚雄河東校獵長楊逐賓太玄諸賦第七論揚雄設風勸二字貶賦就以誣陷司馬相如乃先誤解詩序兼

誤及一切經書第八論揚雄因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並論法言中各等辭第九論漢書中多誣陷司馬遷之語第十論太玄自謂合天應歷其實所說皆臆說與天歷不合第十一凡此十一篇三十餘萬言於是千古之誣枉始正人心之是非始正人心之忠奸始正經史之是非孔孟之指歸是非亦皆正然則君之不出山特爲司馬遷雄固定此一案也使君出山復能辦岑溪等案官至督撫終碌碌以歸不及此數十萬言者俾世人皆知尊文重道而相與傳習其說如不解其所說何事置其說於若存若亡可有可無者則其人適自歸於不讀書之人於君何損哉欽定四庫書內有字詁義府二書爲君族祖黃生撰君出康熙閒家藏鈔本刊之又加按語以發明聲音訓詁又著經說若干卷君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日得年七十有二君子必慶爲晚年鍾愛屢見於詩獨吉於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奉君殯葬於甘泉西山雙墩妻江恭人附焉恭人召試內閣中書戶部員外郎漣女以道光十二年卒側室劉氏生必慶以貧爲員外郎例封劉爲宜人女二長適儀徵學生程君坤必慶介王生翼鳳以狀來乞爲銘銘曰

黃君之學在於文說雄固枉遷無人能決熟精古書其私始訐誣二千年其冤始雪書莽大夫綱目早閱自餘史情尙味曲折惟君說之明明布列既正文章又正臣節鳴鼓而攻盟皆歃血有不與盟人必愚劣我銘佳城文亦不滅

金誠齋先生傳

郭協寅

先生諱鶚字鳳薦誠齋其號也世居安徽歙縣十一都高祖名以德者國初順治十年始占籍臨海以經紀起家曾祖起純克承先業祖正發實授登仕佐郎父鎔邑庠生世稱澤亭先生是也誠齋行三最爲澤亭先生鍾愛幼承庭訓端重如成人不苟言笑跬步必飭日箸功過格稍有不檢卽自懲曰吾過矣吾過矣必痛改而後快姿性敏捷于書無不讀旁及形家等言尤精天文算法詞章乃其餘事年十七受知於朱相國文正公補弟子員已而食餼前後試居第一者五餘亦俱列高等阮中丞雲臺先生撫浙首以作人爲己任建謁經精舍延孫淵如先生主講席檄徵全省知名士肄業其中時臨海赴召者三人洪筠軒暨弟樹堂其一則誠齋也日省月試目染耳濡由是業益進名益噪考據之學卓然一子經生奉爲圭臬旋里後人爭聘爲弟子師誠齋亦樂爲啓迪口講指授分辦香者不可殫述嘉慶丙子汪尙書瑟閣先生選充優貢生需次抵都尙書命館于家待以上賓質疑問難都人士識與不識聞誠齋名咸避三舍甫及二載遽厄龍蛇尙書失聲大慟親爲斂具遣价持輓南歸并贈金依助嗣君讀書之費噫惜哉夫以誠齋之才不難掇巍科取青紫乃窮而在下以明經貢入成均旋即溘逝豈文名祿位二者不可得兼歟抑誠齋享有令名於所難者既厚而所易者不妨薄乎要非天道無意於其閒也生於乾隆辛卯三月初三日巳時卒於嘉慶己卯正月初一日巳時年四十有九配蔡氏郡庠生晉錫公女子一同占業儒媳姚氏濟川公女待年未婚女一適庠生董如春所著求古錄八卷

王嘉慶今說所十

六卷、四書正義、卷、今、四書正義、藏于家。今歲秋遇其伯子敬齋先生曰：家弟亡已有年，子與弟交最久，生平行事知之甚悉，蓋爲我紀之。余愧不文辭不獲，縷書梗概以質吾黨之知誠齋者。

（碑傳集前）卷四〇



儒藏

校記

①道理：當作「道里」。

②唐宋五代：疑作「隋唐五代」。

③持觀：似當作「扶觀」。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五

陳壽祺

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 高壽祺
曾祖處士應瑞祖縣學生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起龍父歲貢生
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鶴書

先生姓陳氏諱壽祺字恭甫一字華仁福州府閩縣人其先由泉州府
惠安三徙占今籍世處士至奉直公始去農為儒傳奉政以經法教授
弟子愿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六書院生皆能名其
學語具今相國儀徵阮公所撰墓誌先生生秉異質書過目成誦九歲
遍羣經其師周立嚴君梅社七子之一也所遊多名流客至輒舉案上
書屬客摘試先生用以自豪於是里人咸目先生為異童後立嚴君得
先生為弟子也十二歲文成與博見者莫不稱其出已旁及駢體詩歌突
入唐初四傑漸於燕許時郡名宿陳秋坪司馬黃荆林鶴陵許子錦
三大令皆折輩行推為老友司馬之官四川過先生別握手曰當以千
秋自命故先生修贊鄉賢孟考功瓶庵先生為傳經之學考功待以國
士語人曰十年後福州有通儒起陳生是也成嘉慶己未進士庶主
文正公儀徵公為學者山斗是科門下士武進張皋文編修高郵王伯
申尚書之經學皆負重名先生與之並二公待之異於他門人辛酉散
館已改部矣文正公特奏留館奉
旨授編修先生被知
眷廟自是始受職後假歸儀徵公方巡撫浙江延主敷文書院兼課
經精舍生又因先生在浙特開局聘名士編纂羣經古義為經邦義例
取舍悉受成先生先生亦自著五經異義疏證海內治鄭許學者咸取
正焉當是時嘉定錢宮詹竹汀高郵王巡河懷祖金壇段大令懋堂就
程徵君易疇貢通儒望數十年先生晚出與之遊相往復學者謂先生
經學與數公先後起也故世以孟考功為知人癸亥冬還朝庚午奉先
大夫諱歸在職七年主甲子廣東丁卯河南鄉試分校己巳禮闈京察
書上考擬陪內廷供奉記名御史充
國史館總纂漫大用矣先生念違親而仕負終天之慟幸有老母可事
何以官為服闋即陳情乞養
今天子嗣政適先生母郭太宜人以天年終公卿間有密薦先生於朝
者蒙

上溫諭何時還闕將大擢用所知以聞先生感激涕零已慨然曰負學
棘人不足辱

天子之知敬謝不敏卒不出先是孟考功歸養年四十不更仕先生勇
退如之可謂不負師門也先生既不仕資教授自給曰我先人懷素業
委社後人者在此凡掌教泉州清源書院十年趙峯書院十一年泉州
為先生故里又奉政公過化地也與諸生款洽不啻家人父子先是清
源書院寓往來仕宦如傳舍先生致書督撫示禁并乞下各郡縣諭不
得夷書院為路室候館從之各郡縣書院不為路室候館由先生請也
又以書院專祀與創增拓諸守令茲郡先賢不之及朱子栗主且委於
東偏之樓曰是非崇教意也乃正朱子位於東堂從以明蔡文莊公張
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八君子顏曰先覺祠為之記其教使泉土知尊親崇禮
讓傳以經術翼變其俗諸生化之斌斌嚮風矣及為龍峯書院則首揭
義利辨廉恥說於堂士初習故山長之寬頗苦先生之嚴久之而安焉
又久之而悅服先生卒前一歲累辭次年講席諸生三百人具衣冠集
講堂泣留先生先生勉從其請而先生尋卒矣先生性介而仁在京
師寡所與有貴人欲羅之門下道客道意先生不答及家居遇鄉黨利
病不克聞於大吏者輒圓力陳至摻其怒不恤其敬節堂之恤
米廩之施賑皆倡議偕同志為之新貢閣滑東西湖水利則當道與咨
詢力贊其成而貢闈全易舊觀費錢十萬餘緡會鄉試近以大營造責
期八九月當用匠數百人夫數百人能使之齊力合作巡歷不能時及
者悉奉約束不弊不偷先生笑語人曰此所謂以兵法部勒者也工既
竣尚存錢二萬餘緡則請故制府孫文靖公移福建通志會故尚書
陳望坡先生有書致文靖與先生見合遂開局而先生為總纂義例之
精搜輯之博考訂之核古今方志未之有也然先生之勤鄉國文獻若
機於中不能自已又不獨通志為然矣方總纂

本朝問人物行實為東越儒林文苑後傳補上史館聞明劉穀山已從
祀西廡毅然曰吾閩黃忠端公出處大節與穀山埒其講學穀山主誠
意而歸功慎獨格壇主致知而止宿至善一救陽明流弊一闢朱子宗
傳皆翼道真儒也宜並從祀遂合諸紳具呈兩府兩府會疏以聞奉
旨祀東廡位明儒羅欽順之次又以公遺書文集未傳布者尚多因出



舊所購易本象、鄒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諸種、鳴贊刊行。以所藏
繕本多闕、續購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所編文集三十六卷、
詩十四卷、公門人石秋與公季子平所編全集原本、手自校對、無間
寒暑、集成全集、訂以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傳所撰年譜、為五十六卷、其
表章鄉先哲不遺餘力、如此、即近代如藍鹿洲、陳脩堂、陳補堂、張惕庵、
孟瓶庵、莊復齋、謝退谷、鄭六亭、陳惕園、李古山、諸先正、得從祀鄉賢、亦
先生發之、然則先生雖不仕、其有功鄉里、佐有司、不及固非欲自暇佚
也、先生學主傳經、其文章初規六朝、赫然名動京師、已而謂非其至也、
乃治古文、有左海文集十卷、綜先生所著文集及五經異義疏證、東越
儒林、文苑、後傳外、尚有尙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左海經辨、歐
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兩漢拾遺、左海
駢體文、絳附堂詩集、遂初樓雜記、皆尙友古人、開示來學、司馬千秋自
命之、屬先生斯真不負矣、以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於里第、享年
六十有四、晚號隱屏、作隱屏山人傳、配鄭宜人、將樂教諭朝爵女、子三、
喬樞、道光乙酉舉人、妾梁孺人、出朝樞、曾氏、出鴻棟、吳氏、出孫榮、先生
垂沒、命喬樞曰、光澤高君、知我其往、請行狀、澍然辱先生交十二年、同
事通志六年、知先生特詳、謹具歷官家居事狀、伏請牒史館、請垂編錄、
謹狀。

父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阮元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父鶴書、以文學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
州、漳州、上杭書院、皆有經法、有詩集數卷、事實詳元所撰墓志中、壽祺
五歲讀書、易於成誦、舉止端重、性靜且敏、成童、即淹貫羣籍、一覽輒解、
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其鄉先生陳秋坪謂之曰、當以千秋自命、
勿爭名一時、年十八、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有海外紀事詩、見之者歎曰、
此諸將嗣音也、洎嘉勇福公平寇凱旋、其參軍郭公、即壽祺母之族叔、
屬代撰上嘉勇公百韻詩、并序、沈博絕麗、一時傳誦、稱為才子、其序一
篇、今刊集中、武進張惠言讀之曰、擬之燕許、何多讓焉、年十九、乾隆己
酉、科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會試闈中、其卷為人所遇、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
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閩某卷經策是也、過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
曰、此語出自虎通、於是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既選館職、文正公愛
其才、重視之、在都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吳鼐、歙鮑

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辛酉散館、授編修、請歸省親、會元巡撫浙江、延
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誥經精舍生徒、元修海塘志、且纂羣經古義、
為經邦壽祺、皆定其義、例焉、癸亥冬、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丁卯、典試河
南、己巳、會試房考、所得多知名之士、張嶽松、劉光三、其尤也、其衡文嶺
南、中州也、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在都十年、恬然寡交、遊惟日以
討論經義為事、同年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見碩儒錢竹汀、
段懋堂、王懷祖、程易疇、諸先生、故學益精博、中嘗被公卿論薦、京察書
上考、擬陪
南書房、俄以丁父憂歸、時庚午歲也、初、壽祺將以是歲逾秋告歸省親、
未幾、遽丁憂、星奔痛鉅、乃自悔其在都之非、其所述至今人不可卒讀、
時年方四十、即抱退志矣、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講院者十年、
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教以經術、多士奮興、一洗空疏之習、嘗正定清源
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置祀產、以資祀事、奉朱子於東舍、從以先
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
溪蘇氏、燕蓼王氏、素庵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位左右、扁曰先覺祠、為之記、陷石壁間、丁母
憂後、終於家居、主龍峯書院講席者十一年、初立規約、整肅課程、每月
兼課經史文筆、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為尚、作義利辨、知恥
說、科舉論、以示學者、士始畏其束縛、漸安之、久之、悅服、不能忘、公卿間
有以名薦者、終不出、計自丁父憂後、養母十年、去官二十餘載、里黨義
舉多為之倡、若省會文昌祠、大成殿、廡、明倫堂、恤養賑廠、貢院號舍、東
西湖水利、莫不首其議、與諸同志成之、桑梓利弊、蒿目痛心、往往直陳、
於大吏、冀獲挽救、雖問擾逆耳之怒、弗恤也、壽祺志在表揚先賢、以淳
浦黃石齋先生之孤忠、絕學久欲請祀、
孔子廟、道光四年、遂偕紳士呈於督撫、曰、明儒漳浦黃公道周行完忠
孝、學貫天人、著述本乎六經、節義與乎百世、建言直諫、斥佞黜邪、蒙難
捐軀、詠歌弗輟、浩氣足以塞天地、正性足以扶綱常、其德業在梁谿、考
亭之間、其志節在文山、青陽之列、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公
宗周相近、是以櫟壇鼓山、並峙宇內、非獨出處節概、兩相頡頏、今劉公
既崇祀西廡、請並黃公從祀、以彰名臣之軌範、樹儒宗之圭臬、正人心
而維世教、翼聖道而勵貞修、實有光於
國家庠序之典、總督趙文恪公巡撫孫文靖公聽之、即屬壽祺代撰疏



稿壽祺因謂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所陳深中時弊足為萬世鑑。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

特賜專諡忠端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尤深於易經孝經其講學恪守朱子道脈遂本此意成疏稿督撫會疏請從祀東廡明年春禮部議如所請秋八月大吏率文武吏奉主入祀

孔子廟時方鄉試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其扶翼名教如此壽祺又以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著錄

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餘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卦山講義駢枝別集大蘇函書及公門人

石秋于洪思與莊起傳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麗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

全集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編集成全集重訂目錄輯為五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閩省通志舊志多誤六十餘年文獻

散失請加纂輯督撫從之壽祺乃為之勅立義例採訪事實舉才者分任之而自總其成書成而病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壽祺解

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許鄭靡不通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洪範五行傳輯本三卷

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釋附堂詩集六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又著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

讀考兩漢拾遺遂初樓雜錄元選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中之說經者入

皇清經解壽祺雅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山人傳疾時不殺食御醫藥惟日啜武夷巖茗啜柑柚少許枕上作絕

句云夢想仙樞二隱屏問天應著少微星人間無此溪山好便欲乘雲上幔亭詞意恹恹若有所會子三喬從道光乙酉舉人朝樞鴻樞喬樞

等計來嶺請為墓志元不為志而為之傳時甲午六月論曰山人以強仕之年告歸養親可謂孝矣親終不復仕非如義之齋

墓有所激也恬而巳矣立身於道義之中而經學博通兩漢文章雅似齊梁其學行卓然傳矣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秋坪之言諒哉

又儒林傳壽祺字恭甫其先自泉州遷福州遂籍閩縣祖起龍父鶴哲有傳壽

祺於嘉慶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授職編修九年典試廣東十二年典試河南旋記名御史十四年丁外艱歸服除以母老遂不復出主講泉州清源書院道光三年主講龜峯書院龜峯在省城凡與

利除弊修舉廢墜有所見聞必言於大吏雖嫌疑不避也主講龜峯十一年以經術造士士多歸之先是康熙間太原閻若璩倡為考訂之學

其源出於漢劉氏向歆父子劉氏校讎之業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屑屑於字句之異同訛舛也然承古學式微之後而以舊本之殊異

正古經之外誤由漢鄭氏許氏以上通雅故於經訓未嘗無補焉元和惠棟餘姚盧文弨休甯戴震曲阜孔廣森嘉定錢大昕金壇段若膺復

繼起焉至大興朱珪儀徵阮元大暢其說一時聞風興起江左尤盛閩中自李光地王士禛官獻瑤為宋儒之學兼崇漢儒壽祺初受業於孟

吏部超然為宋儒之學及後出朱珪阮元之門既得所師承又結交一時知名士因是博聞強識專為鄭許之學以疏證經傳於閩中實開其

端又善為沈博絕麗之辭詞館中亦推重焉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大傳疏證左海經辨左海文集左海詩鈔左海駢體乙集凡若干卷

年六十四卒於家子喬樞道光五年舉人又陳恭甫先生家傳

道光十四年二月福州陳恭甫先生卒既葬明年春其子喬樞來廈門主講紫陽書院述先生遺事請於富陽周凱曰先君子志在傳經其大

者儀徵相國阮公為傳光澤高雨農舍人為行狀墓志事涉瑣屑有關內行可以垂訓于孫者請更為家傳載諸諸乘凱曰諾謹受而讀之

先生諱某字恭甫先世惠安人三遷居福州閩縣生八歲從父學於外塾時方食值家告匱謂之曰兒噉飽飯爾母日午未炊也即吐飯流

涕乞歸視母令畢食曰尚何能食也九歲通羣經有異重目舉架上書隨試之解輒出新義有哭亡弟阿金詩傳誦於時年十二能文工駢體

見許前宿二十九成嘉慶己未進士散館授編修歸省適座主阮公巡撫浙江進謁曰大考期邇胡歸為先生以兩世高堂閨中饑恐無以

為食對公為憮然甲子大父卒先生方典試廣東聞耗病臥數月即思乞養請於父文學公文學年未耆格於例勿許乃止越六年庚午丁文

學憂星奔歸里季弟履祥前沒叔弟壽愷病瘵亦尋沒先生自悲連親遠仕不及視含斂念母在矢志不仕且曰吾師孟考功歸養時父母俱存今復何言服闋陳情乞養發藏書讀之恣意考證叔弟遺四男一女

俱在襁褓。撫之成立。妹氏林早寡而貧。有二甥一女。割宅居之。並勵之學。道光二年。母郭太宜人病且夕。侍湯藥不暫離。時休先生執手慰之。曰。汝歸養。侍左右。十三年矣。甘旨之奉。必適吾口。輕煖之御。必稱吾體。吾之所愛。汝不吾衰。吾之所惡。汝不吾拂。吾今耄矣。以天年終。汝其毋悲。先生嗚咽不能言。及卒。杖不能成禮。先生念曾祖以下。從祖多中絕。歲時親祭墓。次掌教清源書院。時釐族人之侵削者。爲勒石焉。高祖自晉江遷福州。里有同姓者。與之值。其後寢衰。遺兄弟二人。貧不能娶。年俱四十餘。助其弟娶婦。生二子。其兄終身。蒙師魏貢生瑛老友陳郡丞登龍沒。皆無子。爲之立嗣。狀請孟考功入祀鄉賢。并恤其後人。先生教授自給。家有餘積。悉以周親故。待舉火者。恆數十家。人有骨肉相聞者。必舉先生以爲言。或訴於先生。亦必正言警解之。及先生卒。凡奔喪來哭者。皆失聲。據喬樅所述如此。生平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尚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兩漢拾遺。左海駢體。左海文集。梓樹堂詩集。諸書實開閩中經學之宗。已詳論阮高二公傳志。不復論。論曰。先生雖不仕。而問學重天下。天下莫不仰先生名。鄉里有所興舉。大吏有所咨詢。惟先生是主。先生又敢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爲。雖忤於時。勿顧也。人第知先生之學足。以傳後世。而不知先生學自有其本者。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凱故於喬樅之請而樂爲之傳。以補傳志所未載。

（陳恭甫先生傳）卷五二

陳恭甫先生傳

先生諱壽祺。字恭甫。號左海。福州閩縣人也。祖起龍。父鶴書。世諸生。以質行稱。先生幼而能文。博覽驚其長者。年十七。遺書同縣蔭君玉衡。自咎不能高行遠學。擔荷世宙。如宋廣平。范希文。雄節偉畧。建樹奇勳。如終孺子。班仲升。焯掌苦學。目不窺門。如董廣川。何邵公。然自守澹靜。力絕微逐。非同志一人弗妄交。而其胸中時有浩浩落落。慷慨鬱勃。不可告人之意。蓋其年少自狀如此。是歲師事故。考功郎中孟君超然。考功服膺宋儒書。履行滿備。厥後先生爲刊其入錄者也。先生從學時。齒尚弱。篤守師訓。已凜然以古君子自期矣。十九。充己酉鄉貢。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辛酉。授編修。尋告歸省親。性至孝。既歸而重親致歡。久之不忍言仕也。家故貧。祖父皆敦厚任卹。先生既通籍。三黨之焚獨者多依之。居二年。無以食。父乃命之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主考官。丁卯。河南主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御史。凡在職七年。方直淵雅。重於朝列。聞父喪。奔歸。以不得視含歛。終身爲大戚。服除。遂乞養母。教授生徒。以供朝夕。謂其門人張岳崧曰。吾惟不屑不潔。不以不廉之財奉甘旨。不以不義之行欺農昏。差告無罪爾。母沒。終喪。年五十有三。遂不復出。先是。主講仙游書院。以學古敦行率其士。士多興起者。及館泉州之清



源亦如之。大旨重廉恥、尚經學、優其禮貌、嚴其重戒。士初苦之、久乃悅服矣。福州龍峯書院康熙間張清恪所創置也。時則蔡文勤爲之師、其後主講者多宿儒大師、百餘年間、閩人之出龍峯、砥行立名者甚衆、而近稍衰息矣。巡撫上元葉公至、則請先生主之。先生舉清格之言、以爲士子奔競成俗、宜嚴加別擇、以品行賢否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乃請先察學行、而後考文藝。札下郡縣、舉其士之孝弟廉潔者、通經學古秀異有才者及歲科試高等若舉優行者、守令以禮資送、乃屬試而錄取之。又增築屋若干間爲試所、糾其出入、若貢院然。作義利辨、科舉論、知恥說揭於講堂。又爲規約、教以正心術、廣學問、慎交遊、肅禮儀、願爲砥礪廉隅、窮經致用之士、無爲不墮禮、不由禮無方之民。悉發藏書、使博觀而精擇之。日指其課、月考其能、經史文筆、因所長而裁成之、不爲一格、所以興實學、求異才也。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先生故嘗闡明遺書、皆得其指歸。所撰尚書六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四方學者戶有之。又有禮記鄭請考、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兩漢拾遺、凡若干卷。又嘗撰春秋左氏禮、公羊禮、穀梁禮、未成。少工詩及駢體文、中年治古文辭、皆有專集行於世。今之治經者或專小學而近煩碎、或舉大義而畧雅訓、又或畧域漢宋、以文字義理爲二塗、而訓詁文筆亦鮮有兼長者。先生閱覽精識、賅貫本末、無是同非異之見、故游先

生之門者有專肆、無偏訾也。嘗搜漳浦黃文端公遺集刊之、校對精審。先生嘗客潮東、爲儀徵阮公延課士、仁和趙坦、汪家禧、錢塘嚴杰、王述曾、德清徐養源、養灝等皆從問業。時阮公方纂羣經古義、爲經郭、先生定例言數十條、明所以原本訓辭、會通典禮、存家法而析異同之意、一時傳誦徧兩浙云。道光十四年春卒於家、年六十四。儀徵阮公撰隱屏山人傳、光澤高君樹然、仁和陳君善、富陽周君凱、嘉興錢君儀吉各有誌傳之作。昌彝治經之學爲先生所授、感不能忘、因復撰傳一篇、以備史館之採摭焉。

昔儀徵阮文達公撰左海師隱屏山人傳、郵寄其嗣君璞園太守、外附一短札云、尊大人當日若出山、領封圻、位卿相、官階顯耀、著述無聞、至今觀之、與草木同腐矣。然則出處之間、果孰得孰失乎。今撰先生傳、敬附文達公語於此。昌彝自記。

林昌彝撰《小石渠閣文集》卷四

隱屏山人傳

隱屏山人者，養拙之遺老，非沈冥之逸民也。山人雅慕武夷佳山水，老而不能遊，臆想五曲之大小隱屏，往紫陽精舍在焉，廼取以自號也。山人幼穎異，六歲從周立巖先生遊，所謂梅社七子者也。先生喜之，每客至，輒令背誦所授書以誇之。既而從大父父受業，又遊鄉賢考功孟先生之門，先生目以國士。少稍事詞章，壯治經義，小學及古文詞，溯游於六藝，軋軋於馬班、韓柳、歐蘇而下，逮震川、孺染於當世鉅人通儒，賢士大夫，其學用益進。著書數種，自謂非其至也。性直而介，嫉惡嚴，與時寡合，有所不可，雖朋舊權貴必力爭之，不飲，不奕，不博，唯篤嗜經籍。生平所聚幾八萬卷，舉唐杜暹常及借人為不孝之語示後人毋失。初，山人嘗通籍詞垣，請急歸。今相國儀徵公時巡撫浙江，留之，主講敷文，所識拔者後皆任大藩矣。兼課詁經精舍生，與大府間月迭主之。儀徵公則命勑義例，舉高才生，分纂羣經古義，為經郭數百卷。晚里居，教授清源，營壘疲於文字之役，然皇皇然表揚先詰，汲引後進，里黨義舉，多為之領袖。文昌之祠、火神之廟、大成殿、兩廡之築，重垣明倫堂右之闕，通衢敬

節堂之恤養，米廩之施賑，莫不偕同志首倡其議。貢院校士之場、西湖、東湖、木蘭陂之水利，則當軸時與咨訪，上下議論，力贊其成。而於貢院尤心瘁，土石傾覆之屬，費省緡錢一千萬，實有奇。夫匠數百人，立章程，嚴程限，纖悉不遺。謂人曰：此所謂陰以兵法部勒者也。六閱月而號舍成十之八。其於桑梓利弊，蒿目痡心，往往直陳於大吏，冀獲挽救，雖間撓逆耳之怒，弗恤也。以為苟身晦而道少伸，亦急病讓夷之義也。然亦以是積憂恚，生病胎矣。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為尚。士始畏束縛，漸而安之。其左右函丈及掇巍科、登仕版者，久之悅服，不能忘。然在官取士，徒以文，猶以稂莠未盡芟為憾。其戒子弟諄諄以慎取舍，依忠厚，而文藝其末也。適閩中重纂通志，當軸延山人總其事。山人舉賢分任之。逾三年，病甚，猶力疾訂改山川稿本不輟。在輦下十年，恬然寡交遊，人亦憚其方不之暱。獨座師數公善視之，異於他弟子。同歲生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有貴人欲羅致之門下，處以要津，山人峻卻焉，弗屑也。中亦頗被公卿論薦，京察書上考，擬倍。內廷供奉，皆卒不見用。再舉臺職，一記名而已。預脩國史、甫屬草，以憂



去。然嘗奉使衡文於嶺南、中州、分校南宮、拒請託、絕投謁、得士多知名。今之位給諫、列曹郎、莅監司、膺方面者、蓋十數人。山人素愛其師、孟考功之詩曰：四十歸田有二親、以為吾宅不逮吾師、庶幾退栖之勇可自決也。及丁外艱、年適四十、山人歎曰：吾百不逮吾師遠矣。服闋、自傷祿不逮親、因乞養、母不出。凡一紀、母卒、大臣有以山人密薦於朝者、山人聞之曰：吾豈易誓墓之志者哉？卒不出。山人最有長句云：短髮蕭騷尚未班、山人何日卧青山。十年更約巖花綠、祇恐青山亦改顏。足以知其志矣。

陳壽祺撰《左海文集》卷九

左海陳先生別傳

陳先生壽祺、字恭甫、號左海、福州閩人也。祖起龍、父鶴書、世諸生、以質行稱。先生幼而能文、博與驚其長者。年十七、遺書同縣薩君玉衡、自咎不能高行遠學、擔荷世宙如宋廣平、范希文、雄節偉略、建樹奇勳、如終孺子、班仲升、粹掌苦學、目不窺門、如董廣川、何邵公、然自守潛靜、力絕微逐、非同志一入弗交、而其胸中時有浩浩落落、慷慨鬱勃、不可告人之意。蓋其年少自狀如此。是歲也、師事故考功郎中孟君超然、考功服膺宋儒書、履行淳備、厥後先生為刊其八錄者也。先生從學時、齒尚弱、篤守師訓、已凜然以古君子自期矣。十九、充己酉鄉貢、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辛酉、授編修、尋告歸省親。性至孝、既歸而重親致歡、久之不忍言仕也。家故貧、祖父皆敦厚任卹。先生既通籍、三黨之貧獨者多依之。居二年、無以食、父乃命之入都。充甲子廣東、丁卯河南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

記名御史。凡在職七年，方直淵雅，重於朝列。聞父喪奔歸，以不得視含斂終身爲大憾。服除，遂乞養母，終授生徒，以供朝夕。謂其門人張岳崧曰：「吾惟不屑不潔，不以不廉之財奉甘旨，不以不義之行欺晨昏，差告無罪爾。」母歿終喪，年五十有三，遂不復出。先是，主講仙游書院，以學古敦行率其士，士多興起者。及館泉州清源，亦如之。大抵重廉恥，尚經學，優其禮貌，嚴其董戒，士初苦之久，乃悅服矣。福州鰲峯書院，康熙間張清恪所創置也。時則蔡文勤之父武湖先生爲之師，而文勤繼之。其後主講者多宿儒大師，百餘年間，閩人之出鰲峯砥行立名者甚眾，而近稍衰息矣。巡撫上元葉公至，則請先生主之。先生舉清恪之言，以爲士子奔競成俗，宜嚴加別擇，以品行賢否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乃請先察學行，而後攷文藝。札下郡縣，舉其士之孝弟廉潔者，通經學古，秀異有才者，及歲科試高等若舉優行者，守令以禮資送，乃扁試而錄取之。又增築屋若干間爲試所，糾其出入，若貢院然。作義利辨、科舉論，知恥說，揭於講堂。又爲規約，教以正心術、廣學問、慎交游、肅禮儀。

頗爲砥厲廉隅，窮經致用之士，無爲不隆禮，不由禮，無方之民，悉發藏書，使博觀而精擇之，日稽其課，月攷其能，經史文筆，因所長而裁成之，不爲一格，所以興實學，求異材也。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先生故嘗闡明遺書，皆得其指歸。所撰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輯本、五經異義疏證、四方學者戶有之。又有禮記鄭讀攷、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攷、齊魯韓詩說攷、兩漢拾遺、左海經辨，凡若干卷。又嘗撰春秋左氏禮、公羊禮、穀梁禮，未成。少工詩及駢體文，中年治古文辭，皆有專集行於世。今之治經者，或專小學而近煩碎，或舉大義而略雅訓，又或界域漢宋，以文字義理爲二塗，而訓詁文筆亦鮮有兼長者。獨先生閱覽精識，賅貫本末，無是同非異之見。故游先生之門者，有專肆，無偏訾也。若仙游王捷南之詩、禮、春秋、諸史，晉江杜彥士之小學，惠安陳金城之漢易，將樂梁文之性理，建安丁某丁某與先大父同二名、德化賴其煥、建陽張際亮之詩、古文辭，皆足名家。而惠安孫經世學成蚤世，今其名在通志儒林傳中。卽先生可見矣。先生嘗客吾浙，爲儀徵阮公課士，仁和

趙坦、德清、徐養原、養灝、歸安、嚴杰、臨海、洪頤煊、震煊等皆從問業。時阮公方纂羣經古義爲經邪，先生撰條例一篇，明所以原本訓辭、會通典禮、存家法而析異同之意。一時傳誦，徧兩浙云。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四。明年秋，先生長子喬樅遇儀吉於廣州，乞爲之傳。始阮公既傳先生矣，光澤高君澍然、仁和陳君善、富陽周君凱又各有誌傳之作，予迺尋覽遺書，究其爲學誨人之實，撰別傳一篇，以復喬樅，它行事不具書。

論曰：尙書涿州盧公爲予言：先生至性淳篤，官京師，以不得迎養二親，常愀然不樂。聞大父喪，慟幾絕，逾時而哀不釋。方主盧公家，公親見之也。又言先生博通經籍，而不以所學先人，有問無不盡。朋友有過失，必面諍，無所依違。故吾嘗樂與先生居，可謂直諒多聞之友矣。儀吉讀先生家居上大吏諸書，論事得失，若水利、若政俗，悉乎其知之明，亦已難矣。至於閭閻疾苦，官吏敲斂，上下相徇相市，莫之底止，幾於涕泣而陳道之。雖觸忌，諱無所隱，益歎先生爲古之遺直，而盧公之言不虛也。嗟乎！以先生之賢而蚤退奉親，遂以終老，時論惜之。然是

乃先生之志也。躬行孝友，窮經勸學，士皆彬彬然興起矣。傳曰：儒以道得民。其先生之謂與。

錢儀吉撰 《衍石齋記事續稿》卷八



校記

①清格：當作「清恪」，即上文所云「張清恪」。

②徧：當作「偏」。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六

李鍾泗 呂飛鵬 董桂新

陸繼輅 迺鶴壽 鄧顯鵠

端木國瑚 金式玉 齊彥槐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焦循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璣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賣卜揚州市。遂爲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與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依宣。黃先生名洙。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爲諸生館於濱石往附學。值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每歸飯餐兩麥餅。卽往忍饑苦學。嵩泉閱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飽食。乃投轅門。橋洋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碎大窠。或曰。爾蕪人。何以償此。適主至。無視之。曰。君固從書房中來乎。曰。然。曰。讀書好事。何改而習此業。濱石泣語以故。且告以能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飽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姑居我家。爲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市。見濱石呼之曰。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吾以汝別從他人學。固若此。奈何不我訴。卽攜去。衣食之。明年入學。爲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春谷爲性命交。以文藝相靡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戊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爲諸生。負才氣。英雋。偶落第。濱石謙遜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濱石無不應。或一日兼赴至。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名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聞議論有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間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

歲已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濱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爲歌詩。及賦頌箴諫。雜文空所依傍。而不愆於則。善飲酒。不拒不競。三爵之後。笑語益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譚集。非濱石不歡。天性善記。或示以文。似未深閱。然久之默誦。不遺一字。乾隆壬子秋。吳太史椿舉於鄉。實未豫以文示人。而同人已有其稿。蓋吳嘗口向人誦。而濱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異同十數言。其類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濱石爲同年生。李君以書屬循曰。子知濱石深。今適當修府縣志。奈何不編次其本末。以乞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謹狀如右。

（碑傳集補）卷四〇

贈翰林院編修呂府君墓誌銘

梅曾亮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旌德贈君呂雲里先生卒於京師。時官禮科給事中者。其長子賢基也。旣逾月。將歸葬。泣請於曾亮曰。賢基以某月日奉柩歸。以某年月日葬。吾父於某鄉某原。敢請銘。乃按其狀曰。君諱飛鵬。字鳳山。姓呂氏。唐廣明時。自歙遷旌德之豐溪。後遷廟首。遷高溪。地皆隸旌德。曾祖諱和樂。祖諱自怡。考諱偉登。配陳氏。以孫貴。贈如其官。生君及君弟二人。君年十七。卽出游。從師於方聞碩彥。有意其親炙之也。最後乃從學凌仲子。仲子長於禮。其立論精博。廉悍不多。可於人獨器君。以爲能得我道者也。著周禮補注四卷。周禮古今文義證六卷。而於王輔嗣易多所辯正。汪文端公視學安徽。喜士通古經義者。君遂補博士弟子。年旣壯矣。鄉試又黜。然不以此自爲輕重。而平居書齋。自銘戒者。粹然一出於儒先道術之學。鄉讎壽粟以賑。族人效之。故人多德君。有爭辨得一



儒藏

言立釋。警戒其子曰：成名易，成人難。又曰：汝今言官，言官不易爲也。母陳利而昧大體，毋挾私而務高名。蓋君之本行如此，非如世之經師，奉一先生言，好小辨而忘大道者也。嗟夫！經者，儒行也。而儒林與獨行分，自范蔚宗始，豈章句爲治經，謂躬不足與者，東漢已然歟？君可謂不囿於流俗者矣。君卒時，年七十三。配姚安人。長子賢基，由編修官給事中。次子賢誠，候選從九品。孫周甲，開甲，孚甲，堂棟。曾孫紹祖，女三，適朱適姚，適王，女孫一。銘曰：

有樸其學，而德信仁。社躬以經，主善不訛。養堂在京，歸旆翩翾。協龜奠螭，卽於鮮原。用利賴其子孫，以安其宅與神。

董桂新傳 胡璉玉

董桂新，字茂文，學者稱爲柳江先生，安徽婺源人。幼從父右周先生朝勳讀書。右周殫心六藝，爲文根柢經術，取法乎古，務竭其才，不肯小就。未三十，資志以歿。生三子：孟桂、敷、字小槎，翰林季桂科，字蔚雲，進士。先生其仲也。先生幼穎異，右周課之，嚴雖弱齡，十三經皆已上口。未幾，右周歿，先生愈自刻勵，傷父績學未成，思紹緒而光大之。從董牧堂先生鍊金遊，牧堂爲邑知名士，博覽羣書，治經有根柢。先生既承家學，復得牧堂之善誘，而學日益進。弱冠有聲庠序，尋舉於鄉。羣謂董氏有子，而先生意不在是也。癸巳，本紫陽舊鄉，晚近來學風稍替，自江慎修先生永出，提倡實學，博通今古，綜核名實，開皖學派之先聲。學者爭自濯磨，一變前日之陋。先生生江氏後，習聞江氏之風，兄弟互相砥礪，讀書山中，意志以窮經爲事，慨然以紹述江氏爲己任。

嘉慶壬戌成進士，入翰林。大興朱文正公珪、富陽董文恭公誥見先生所著書，稱爲博雅。嘉慶甲子，仁宗幸翰林院，先生進呈詩冊，賜御集、杜詩、紙硯等。帝心簡在羣，以大用期之。尋以疾卒，年僅三十有二。先生之學，務先通訓詁，辨名物，攷繁賾，異同之致，然後會其指歸，以約于一，不立門戶，與專治漢學，不使一語雜入宋人者不同。熟于爾雅一書，爾雅自漢晉唐宋以注名者，合有八家，唯晉郭氏璞、宋鄭氏樵二注今行于世。先生嘗謂漢健爲舍人樊氏光、李氏巡、孫氏炎諸儒講爾雅者，家自爲學，並在璞前，其流最古，未可偏廢。雖其注皆已佚，然時見于他說，惜網羅放失，未有其人。梁沈氏旋嘗集眾家之注，今又未見其書，以爲缺恨。乃取陸氏釋文與本經義疏旁及十二經疏并史漢諸史水經文選等書注中所引，與凡雜見前人類部諸書者，合而存之，成爾雅古注，合存一書。其搜討之勤，可爲治爾雅學者之一助。先生讀書，知其大而不遺其細，一名一物，必徧檢羣書，反復審定。平生所著書，以毛詩多識錄爲最精詣之作。其體例分識鳥、識獸、識草、識木、識蟲、識魚、識天、識地、雜識，而識地尤博。徵詳引，足爲學者考訂之資。其識郝、鄭、衛、云、顧、亭林謂郝、鄭、衛總名也，不當分爲某篇爲郝，某篇爲鄭，某篇爲衛，分爲三者，漢儒之誤，非夫子之舊也。考左氏季札觀樂爲之歌，郝、鄭、衛曰：是其術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郝之首篇，不曰郝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郝、鄭、衛，專言之則曰衛，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然則郝、鄭、衛不當分爲三國之風矣。此大不然。蓋歌詩各以其類，季札于工之歌，周南、召南而合論之，于其歌郝、鄭、衛，又合論之，以其類也。故左氏亦爲之省。



其文曰爲之歌某某也云爾。若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則周南召南亦不當分爲二南矣。且其以邶鄘衛爲衛風以邶風柏舟爲衛詩者亦就其時而言之耳。當季札北宮文子時邶鄘久已并于衛其詩亦多及衛事故或謂之衛也。況左傳明言爲之歌邶鄘衛不專言衛則又安知夫子之前不已分爲三國之風乎。今攷商頌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則皆盤庚遷殷以後之詩而仍其受封之國號曰商唐風亦多徙居曲沃以後之詩改號曰晉矣而仍其始封之舊號曰唐則皆以後世之詩冠以舊時之國號豈有存其國號而不繫以詩者。亭林乃據左氏之文遂欲舉十五國中之邶鄘衛而一之是何異陳鵬飛詩解不解商魯二頌謂商當缺魯當廢耶。正恐蔑古之害甚於泥古耳。朱子初解疑邶鄘衛爲聲之異而集傳乃以爲不可曉蓋其慎也。劉瑾曰太師存邶鄘之名置于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爾其識甫云甫卽呂也毛傳甫諸姜也孔穎達曰尙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與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楚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李光型曰按羅泌路史云新蔡爲古呂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作邪上蔡有邪亭呂氏春秋云呂在宛西徐廣亦云呂在宛縣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是申呂同一地也據此二說則甫及申皆在今河南南陽府

屬南陽縣及鄧州等處矣。又攷大雅崧高云生甫及申集傳謂甫爲甫侯卽穆王時作呂刑者是以甫爲國觀此詩甫對申而言自是國名後儒乃引鄭康成禮記注以爲仲山甫王應麟云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卽呂也史伯曰當成周時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強茲所以爲周室之屏翰歟漢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此李忠定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也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蹇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德輿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則樊乃山甫之邑此甫與申皆是國邑其非山甫明矣呂祖謙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攷之蓋當如此亦未聞以甫爲仲山甫也然則甫爲侯國卽所謂呂也與王風之甫同其識大原云集傳大原地名亦曰大鹵按朱傳所言則大字音泰其地在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然太原陽曲是禹貢冀州之太原去鎬京甚遠詩言至於大原亦祇逐出之而已未必卽至於此攷國語宣王料民大原則周地亦有大原既言料民似爲備鎬之計未必遠料之於晉國也毛傳鄭箋孔疏皆未實指何地至集傳乃以爲大原亦曰大鹵在太原陽曲縣朱子蓋引公羊穀梁大原大鹵之文爲據然公穀本文非有定指而唐徐彥公羊解云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則公穀所云大原亦第如爾雅大野曰平廣平曰原似難專指

陽曲也。明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今在太原府陽曲縣。案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修太原在冀州，詩至於太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斧頭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遂雍州涇陽獫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卽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爲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於太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傳偶誤耳。據此，則太原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其他大概贖博而不穿鑿，爲治毛詩者不可少之書。昔孔子言詩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外，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雖非學詩之要，亦學詩者之所不廢。案毛詩詮釋名物，確然成書者，母慮數十家。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宋蔡卞毛詩名物解，王應麟詩地理考，元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明馮應六家詩名物疏，林兆柯毛詩多識編，吳兩毛詩鳥獸草木考，國朝毛奇齡續詩傳鳥名、姚炳詩識名解，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顧棟高毛詩類釋，自蔡卞以下，大抵因璣書而輾轉增損。先生之書最後出，故於諸家之說採輯尤夥，鑒別尤審。其自序有云：壬子夏，讀書龍澤山房，溫習之餘，檢閱諸書與傳箋，反覆校讐，凡三百篇中之名物，竊皆默識諸心。甲寅，因做多識之義，分別錄之，閒附己意，三閱寒暑，成書十六卷。其用力可謂勤矣。先生好學而善思，得一疑義，輒苦思達旦，不憚廣搜博攷，以助其佐證。嘗讀閻百詩孟子生卒

年月考而疑之，乃歷引顧江諸先生以賢傳注各說之可印證者，悉取之以訂其訛謬。名曰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其精者於孟子游歷之先後，出處之始末，不必詳考他籍，只證之本書，而歷歷可據。其言曰：孟子之書所載游歷先後，雖不可悉攷，然始末已見於首篇，而中間所歷散見他篇，其先後亦大畧可觀。梁惠王一篇首書孟子見梁惠王，此見諸侯之始也。篇首五章曰：仁義曰與民偕樂，曰王道曰爲民父母，曰施仁政於民。孟子一生學問經濟已具見於此。惜乎惠王不能用也。至嗣王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而不知梁之不可爲矣。故下章便是至齊，自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此孟子始見諸侯，先梁後齊之確證也。其下十章皆在齊之言，至伐燕而孟子亦將去矣。此公孫丑篇致爲臣章，所以繫於燕人畔之後也。自是歸鄒，故有鄒穆公之問。其次序相承，班班可考。其後所至諸邦，散見他篇，而梁惠王篇所載滕文公二章，皆滕文公問爲國以後事。蓋至滕憂國小，日見侵逼，而孟子乃以樂正子之故而之魯矣。觀於臧倉之沮，而歸其不遇之故於天，此孟子七篇所由作也。愚故曰：孟子始末已見於首篇也。然則何以知由鄒之任在母喪服闋後？曰：以孟子居鄒章知之也。季任以幣交，正孟子居鄒時也。而他日由鄒之任矣。自是復如齊，處於平陸，而儲子亦以幣交。蓋孟子先嘗仕齊，與儲相處久，茲復來齊，故方處平陸，而儲子卽使人以幣交，但因其不親來，是以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耳。孟子仕齊，中間去齊，只有自齊葬魯一事，故知此爲服闋後也。且孟子初仕齊，本由梁來，此處平陸在孟子居鄒後，而之任之齊相連而及，必其事相去不遠，故知儲子之



以幣交，必是由邠之任之後，復如齊而處平陸。時事其處平陸者，猶未至齊也。然自是雖復至齊，而齊亦不可久留矣。故下章淳于堯有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之語。然則何以知如宋及薛在去齊歸邠後也？曰：觀陳臻之問於齊曰：「前日於宋，於薛曰：『孟子自言亦先宋後薛，則知去齊後所遊歷，先在宋後在薛耳。』」當在宋時，滕文公嘗過宋而見之，至是復歸邠，而滕定公薨，兩使然友之鄒問孟子：「後復以禮聘之，而問爲國，此則中間所歷散見諸篇，其先後大略可睹者也。」故愚以爲孟子生平足跡所至不一地，然可約略言之曰：始於梁，久於齊，閒託足於列國，而實終於魯。百詩謂孟子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愚謂孟子之書乃其自作，先儒已詳論之。孟子卒時，其書當已成，未必待門人敘定。其諸侯王稱諡，當是孟子卒於諸侯王後耳。其不爲新奇可喜之論如此。先生耳目最勤，自十三經廿四史旁及諸子百家之書，秦漢以來儒先之說，靡不周覽參稽。晝夜寒暑，疾病無少閒。嘗曰：「讀書中有所得，不覺忘倦。」所著有毛詩多識錄十六卷，爾雅古注合存二十卷，埤雅物異記言八卷，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一卷，易圖駁議一卷，讀書隨筆二十卷，續筆六卷，三筆六卷，或徵引鉤稽，或獨抒創見，使天假之年，其成就當不止此，乃未竟其學而遽殞，論者惜之。其他行事具載於家傳，茲不述。

論曰：乾隆後，言皖學者首推戴氏。戴氏源出江氏，積厚流光，巍然爲經學大師。先生生江氏鄉，而又私淑江氏者也。乃百年來著作不顯，豈非韓子所謂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耶？同時吾邑包季懷世榮亦著有毛詩識小錄，體例畧同，其書未流行於世。

余未及見，不知視先生之書如何。然有慎伯先生一序，今之治毛詩學者，人人知有季懷此，余所以尤爲先生悲也。抑又考之婺邑董氏，自國初來治經，而有著述者，以余所聞除先生昆季外，不下十數人，雖純疵不一，要皆自成一書。余別爲董氏所著書目，攷附於後，亦言經學史者之所當知。他日將求其書，次第傳之，茲刺取先生書之精者，著爲此篇，使後之治經學者知尙有董柳江其人也。

先生所著書，惟讀書隨筆二十卷，同治丙寅先生孫耕石大令刊於江西，板存婺源，其餘諸書皆未付梓。彙存南昌董氏寓廬。辛亥夏，先生後人，心齋過滬，出副本示余，余得盡讀其書。百餘年來，雖未流行，而蔚然悉在，又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也。輶玉記。

附董氏所著書目攷

易講便覽，學庸要旨，董起予著。起予字卜公，號時虹，拔貢生。文章條暢，說經恪守宋儒，嘗謂士當以變化氣質爲先，和平乖戾，關係一生，可謂知本之言。

易經合纂，董正台著。正台字列三，號惺齋，卜公子，選貢生，爲學期以實用。

洪範正解，中庸解鈔，董昌祠著。昌祠字念祖，雍正壬子舉人。

經傳音書辨誤，春秋列國考，董大鯤著。

書序蔡傳後說，周官辨非論，夏小正箋註，十三經管見，董桂敷著。桂敷字宗邵，號小槎，嘉慶乙丑進士官翰林，爲學恪守程朱，躬行實踐，顏其堂曰自知。湯敦甫協揆嘗曰：

董某自勵勵人無負性分職分。卒年五十八。

周禮存參、春秋管見、石經考、說文考、治經筆記、

董桂科著。桂科字蔚雲，號恆軒，嘉慶戊寅舉人，道光癸未進

士。爲文斂才就範，理脈極精，而尤潛心著述。

詩雅通釋、董桂山著。桂山字小叢，號香雪，嘉慶辛酉舉人，

官青陽縣教諭。

詩書解義、董桂森著。桂森字香輪，嘉慶辛酉舉人，官蕪湖

教諭。

纂尚書解、鄉黨考便讀、董惠芝著。惠芝字耕田，號蘭坡，

精研經學，嘗從姚姬傳先生游，而學益粹。

讀經志疑、董成著。成字秩西，號瀛峯，經史百家無不博覽，

性謹愷，言笑不苟，授徒自給。

禹貢錐指敏求、董汝成著。汝成字秋園，號謙受，嘉慶戊午

舉人，博覽經史，讀書能抒己見，而尤深於地理。

深衣考誤辨正、三江解、董彥輝著。彥輝字叔允，究心經

史，旁及諸子百家，恪守紫陽，亦不廢名物訓詁，博而能約。

朱子著述考、董昌珂著。昌珂，大鵬子，大鵬以宋學爲宗，昌

珂幼稟庭訓，踐履端方，潛心正學，江氏慎修亟稱之，惜不永

年，未充其才。

四書述朱、董昌衡著。

右人凡十四，書凡二十五，不關於經學者不錄，其餘無分漢

宋悉著於篇，泯門戶之見，以盡表章之心而已。韞玉又記。

（碑傳集補）卷四〇

貴溪縣知縣陸君墓志銘 李光洛

陸出古陸終氏，漢晉間爲吳中望。唐宰相宣公至君凡三十二世。明初

有昭毅將軍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諱福者，自淮安徙居常州。

君之十四世祖也。曾祖廷煒，祖載起，並諸生。

贈順昌縣知縣。父廣霖，乾隆己未進士，官廣西恭城縣知縣，署恩府

百色同知。嫡母高，繼母莊，生母林。君諱繼略，字祁孫，一字修平，恭城之

暮子也。九歲而孤，林太宜人實能長而成之。君儀幹秀削，讀書夙成，文

彩四照，音聲清如喉鶴，吐辭簡婉，常傾座人。當代先達有人倫，雖者爭

羅而禮焉。不肯輕涉世事，惟肆力於詩，清溫多風，如其人也。嘉慶庚申，

中江南鄉榜，八試禮部，仍黜。丁丑大挑二等，選合肥縣學訓導。君少巖

善病，憚執掌而爲校官，得士譽。上游薦以才任治劇，又修省志，釐成事，

以勞議敘授江西貴溪縣知縣。到官三年，治政清肅，因疾乞休，既得請，

旅省城，行有日矣，而竟不起。予年二十，始識君於君之第，一時里中少

傅士皆集，因而定交。予每至郡，必詣君，同人皆集君所，予之友皆君友，

也。君綢繆婉孌，篤切劇之誼，每朋尊促坐，清酒百盞，歡笑開作，已或觸

所聞見，微辭致規，因極論得失，欲剴心相示，涕泗橫流，不知者以爲酒

狂也。自予服官淮甸，遂不復見。比君赴合肥，予適旋里，得一再見，而情

緒非復昔時矣。君盡室之官，空其屋以賃某姓，某不戒於火，盡燬所居，

追憶昔所遊宴處，如在目前。念君歸來，當何如措懷，而竟與人俱渺也。

復可以致思乎哉？君性至孝，痛祿養不逮，爲林太宜人請封典，課錄年

譜求諸同人，能文詞者爲序，讀銘誄等若干篇，都爲一集，以傳於後。曰：

貞珉錄。嘗致予書，欲有所爲，予不能繼諸人後，遲遲未成也。今君亡矣，

愧負何可釋。著之君誌，成君志焉。著崇百藥齋詩文集并札記五十餘

卷，學者多愛誦。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道光十四

年甲午六月二十三日。配錢宜人，生子耀連，蚤卒。女三，壻樺、集、昌，洪敷

（續碑傳集）卷七六

青崖廷君生墳志銘

潘周

君名鶴壽，字蘭宮，號青崖，吳江莘塔人也。君之先有諱千秋者，從宋高宗南渡，爲平江刺史，遂家於吳。世爲吳中望族。父七川先生，以文章名世。君少余二歲，弱冠時相與挑燈論古，每事必究其根原。嘗謂劉歆三統歷稱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先是周公攝政五年，入孟統二十九章首，積月六千五百八十，無閏餘，積日十九萬四千三百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七，故推至此年爲正月己巳朔。金仁山移侯魯于攝政之元年，則正月乃庚辰朔矣。其精心探索類如此。嘉慶壬申，君客蘆墟吳氏，余過訪之，言及漢說詩者四家，惟齊詩之四始五際已爲絕學。君曰：「否否。古人著書，其術卽在書中，特後人不悟耳。」四始五際出于陰陽五行，陰陽莫大乎天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倍之爲百有十。五行以土爲君，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數五，成數十。今以二雅之詩篇循環讀之，卯爲一部，自天保至常棣百有十篇，滿大數。自伐木至由庚十篇，滿小數。以下南有嘉魚又爲一部，周而復始。余聞之而愕然曰：「千七百年不傳之祕，君盡洩之。」他日後君死，爲君作墓志，當援據此條以貽後世之解經者。自後余客中州，而君日閉戶著書，偶見鄭令劉昭續漢志注所引帝王世紀有堯時墾田若干頃，民口若干人數語，遂推衍三代土田戶口之至三萬餘言。又謂封建之法有穀土三等地，有廩里九等地，有溝洫三等地，有采邑三等地，有山林六等地，有山澤邑居地。孟子與周禮一舉其土地，一舉其封疆，非有二制。井田始于公劉，夏殷之田不以井授，武王亦祇行于圻內，非盡天下而井之。或五十，

或七十，或百畝。若今江南之行田，改移甚便，乃作孟子班爵祿正經界兩章疏證百二十卷，以暢其說。道光壬午，舉于鄉。丙戌成進士，銓授池州府教授。余丙申春自南粵歸，訪君于池陽。君年六十有四矣。聞君之子將爲君營生墳，乃踐前言作志銘。銘曰：鬱鬱哉佳城，生可以眺遠，死可以藏形。知交兮星散，故物兮雨零。數百年之後，但見牧豎樵夫，嘔噓而上下，誰復知君之令名。獨紛紛之著述，或有一二記憶于後生。

《碑傳集補》卷四九



儒藏

鄧雲渠先生傳

先生姓鄧氏名顯鵬字子振雲渠其自號也先世爲江西泰和人明中葉徙湖廣新化遂爲新化人。世有隱德康熙中先生爲江西南都公者卽先生之曾祖元臣也。先生祖曰勝遠字維庭爲縣增廣生贈鉅野知縣。考曰長智字若愚國子生贈甯鄉訓導。先生天性孝友少事里中宿儒張先生誨以窮經植品潛泊自守送守之以終身初爲學時卽一言一動必依禮則。先生或戲呼爲道學先生先生弗顧也。先生母曰毛孺人靖州訓導毛君學古之女也。先生省父於靖州潁行自作授經圖左手執經右手持杖以針刺指血濡其上。圖成以授先生曰兒離吾左右慎勿忘持杖誥誡時也。及至靖州毛君留之使學先生遂閉門晝夜勤學夜分倦茶則展授經圖而泣。泣已誦讀弗輟以達於旦。如此者數年學益進遂於書無不窺旁及陰陽卜筮之學亦罔不研究。及嘉慶初先生之二親俱老而家徒壁立無以爲養遂於里中傳授生徒資其脯修以易甘旨。雞鳴卽起督課晡後必歸省父母。歸則備述諸生一日課程以承色笑。國子君晚患氣疾遇寒卽發一日爲諸生講已登坐發難矣秋風微起卽輟講至家徑取篋中衣送國子君遊所國子君曰吾知兒必來也。有疾恆竟夕侍國子君或勉自支慰遣其就館先生則簞燈寢室戶外屏息評閱生徒課藝以達曙室中有轉側呻吟未嘗不在側也。如是者十餘年國子君及毛孺人相繼歿先生倍弟湘舉先生顯鶴廬居墓旁所畜犬夜常蹲伏廬外廬中悲哭犬亦猶宿作哭聲應之。小祥日犬忽不食而死人以爲孝感所致。湘舉先生幼多疾父母鍾愛絕憐之先生常每夜焚香禱天輒有滅壽延雙親分年與兄弟之語及湘舉先生壯遊之時客場客藪客粵客院經年每一念至中夜不能寐。歸則見弟三人圍爐達旦其友愛蓋自性生也。道光初湘舉先生客院中將自院中赴都謁選先生作聽雨圖以寄並寓書其略曰吾弟此行以謁選入都也老兄迂腐之見誠恐吾弟或得縣令既以遠宦執掌不獲常聚且徒以華侈溺子弟心故常諄諄抑吾弟進取之志吾弟亦唯唯從命可謂恭矣。抵都之日卽當向吏部遞呈改教以成吾兄弟偕隱之初志也。後又寓書其略曰吾弟幼卽羸病十五以下四十以上日日有可危之勢其得存活至於今日者實非始願所敢必也。今吾弟年已五十矣精力漸衰須髮亦白實不敢更以吏事勞汝形且汝負性懸直豈能如世俗妾婦之事其上官者乎。況吾父母存時不能謀薄祿

以養今日忍博美精養兒女輩乎。汝之兄久甘澹泊固不望汝之累果多金。汝之婦荆布素安亦不望汝之結駟連騎而竊自享卿之榮。汝之子若姪正宜使之習勞苦知艱難豈可輒以甘肥煖溺其心思。愔其志氣然則全家久絕奢望各安貧賤吾弟又何必獨以其身試於宦海乎。昔東坡與穎濱學拳於噉昔挑燈聽雨之約故其詩曰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今爲弟葺小室於宅左顏曰聽雨山房。老友歐陽惺惺題之曰今湘舉有四方之志其久暫良不可知老兄須矣。故山無恙慎勿忘此意哉。語絕沈痛。筆錄紙尾願吾弟再三熟讀也。時桐城吳侍御廣枚見之歎服不已手書一通一寄其弟涪州知州庭輝一寄其子巴州判孫現且曰觀鄧氏兄弟之問而後人之爲兄弟者勸其爲時賢所推如此湘舉先生至都改就教論大挑卽得二等除甯鄉訓導蓋先生教也。越數年新化教諭張君家集重先生學行欲舉先生優行以告先生先生陳書固辭張君得書知不可強遂不舉亦不更舉宅人時學使爲秀水汪公世傳試畢謂張君曰宅學皆舉薦優行君獨不能得人邪。張君以先生事告汪公爲盛歎久之。又三年張君卒舉先生於學使岳公鎮南而先生不知也。識者謂吾郡六學二百年來惟此事尙不失舉優行生之初制云。永州搖逆之變湖以南郡縣騷動多結聚爲剽掠皆以數直過昂爲辭。時先生家居密詣里有粟之家諭使平糶又召貧民陳論禍福且告以富民無閉糶長直之事與之持錢各詣有粟者之家糶糶價若平取情遂沮。故先生里中獨亡剽掠之事。先是里有神巫姐能禍福人或迎於家中庭木爲臺几燈諸物螺旋成浮圖狀巫姐乃升最上層手持木偶口嘯囑符咒不可辨。眾婦女環伺其下屏息轉側以求神福。鄉里觀者如堵。第相戒勿使鄧先生知。先生聞之卽至其家撤所爲浮圖巫姐遂持木偶踴躍而去卒無以補遺。先生也有矮孝子者家貧不娶傭力以養其母甘旨無缺。先生頻加餽。遺不受必親造其廬慰藉而強之受。其卒也爲之擇地而葬表其墓并爲作傳。其居鄉維持風俗類如此。自湘舉先生之官甯鄉也先生居甯鄉學舍居十二年而歸歸一年而卒。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也。年六十又八。先生居甯鄉日與湘舉先生召兩邑中名儒之士相與往來談義暇則書畫故郡邑之士多宗尙之。先生著有春秋目論口卷說詩談話口卷文集口卷又有史漢目論未成書子孫拔貢生。黎國子生皆有傳才。



太鶴先生墓表

宗履辰

太鶴先生者青田端木君也。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君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芝巖翁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而命其名曰國瑚。晚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云。當

仁宗皇帝時。真州阮文達公采風東南。得君以誇示朝右。曰。吾得青田一鶴為至幸。由是名聞天下。及戊午書升。明年文達佐朱文正公主會

試。甚望得君。卷乃竟下第。人以此高之。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為內閣舍人。文達自滇黔持節朝京師。遇於郊外。與君酌酒。朱文正

墓道猶言。舊昔聞中文正以不得鶴為嘆。是年癸巳三月。文達將陛辭。宣宗皇帝留之。入會闈。錄異才三數人。君適在選。世既奇其遇時。

上知君深明易理。汪文端曹文正曾交薦之。其以召相吉地。官內閣。加六品秩。皆由

特恩。至是時。論當選擢。乃因卷置三甲。用縣令。仍請回直閣中。蕭然如未第。益淡世味。專力注易。易指成俸。未滿即求去。人以此愈高之。君性

清介。不耐煩劇。會辭縣令。至再為歸安學教諭。樂將終身焉。自召入直。實甚於教士時。雖奏勞

山陵。不以為功。深悔地理元文之注。欲燬其板。在京絕不與大家卜地。居浙邸。紫藤精舍。閉門著書。談易以外。薄酌詠歌。無他嗜。周中與山左

間星持山右李瀚蘭及稷辰最親。自君退而先沒。李與周相繼逝世。余為作內閣三先友傳以哀之。君沒後。湖州學子附位於峴山。蘇公祠。鄉

士夫請祀於郡。邑鄉賢祠。為吏所尼。久之始得入。奏章到。上嗟念其人。即

俞允。蓋聖明知之深。而思尤獨優於身後也。雖命之奇。而三才通六行。修生完其性之潔。沒終不失其名之高。非古所謂無求自得之君子乎。

受於世者。傳則合乎道者多。其傳諸無窮矣。疑也。君齒與名德皆先余。余素尊禮之。君亦與余相得甚。既沒。其子百祿來見。就余問學。余妻以

少女。所以永舊誼也。君所著書。周易指四十五卷。詩集十三卷。已行世。文集四卷。待刊。生於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十日。沒於道光十七年九

月二十二日。是年十月。從君遺命葬湖州之仁王山。故交門弟子為置墓田。歲時酹薦不絕。君元配陳安人。葉氏。林氏。子四。長大雅。次嘉議。

早殤。三百祿為拔貢生。能世君學。幼百禮。女子二。歸士族。君葬時。無內碑。故詳及之。咸豐三年。其姻稷辰始為表。

太鶴山人傳

太鶴山人者。青田端木先生國瑚也。青田故產鶴。故山以鶴名。山人生而清傲似鶴。其大父芝巖取易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晚乃自稱太鶴山人云。當

睿廟時。文達阮公督浙學。得山人恆誇示人曰。此青田一鶴也。戊午舉於鄉。明年己未。文達偕朱文正主禮闈。亟思得山人。卒被放。厥後用大

臣薦。召相吉地。教勞。官中書。加秩六品。歲癸巳。文達適入覲。自滇留主會試。山人與其選用知縣。投牒就原官。

國朝監唐制。置舍人司制。詰票。亞其選翰林。雄材魁士。百年相禪。顧地開冷。遷轉迂多。抑遏終。山人性靜。退有逸士風。好讀易。閑身幽墨。不

驚華顯。初為校官。湖州樂之。至是回直內閣。益濬榮利。願專志注易。與昌樂間學海。平定李星蟠為友。二君者。以進士同官。同居。而幼學又

同。每入直。聞宮雅。嘖嘖。視日下春。偕步出長安門。覓蹇車。其載以返。荒廬。點點。與閣論詩。與李論文。山人則以易理繁拂之。易指成。假歸出

都門。載書半館。則易稿也。送者慕之。以為幽人之貞焉。沒。附湖州峴山蘇公祠。山人著書。易指外。詩文若干卷。其地理元文。注痛悔少作。晚欲

削之。子百祿拔貢生。

（續碑傳集）卷七七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傳教

君諱式玉字朗甫姓金氏世爲歙人曾祖茂宣候選州同知祖長溥吏部主事以君從兄應琦官巡撫贈榮祿大夫父景國子監生以君官庶吉士封文林郎以君之仲兄應城官禮部主事封朝議大夫前母黃氏母鄭氏皆贈恭人君以國子監生應嘉慶五年順天鄉試中式考取景山官學教習明年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是年六月三日卒年二十有八配黃氏子二長讓恩縣學生次書恩金氏自同知公徒步萬里輦親骨於甘肅之蘭州遂以孝聞於時吏部公與其兄奉直公長洪孝而甚友用閱濟其宗蓋有至性而兼能取富貴者也君之伯父養泉先生雲槐以待從起家築齋先生榜繼冠多士推文附質引義合禮而君之尊甫朝議公墜茨丹雘贊佑華盛蓋不忘其祖而能庇其子孫者也自君之羣從外陟方面外奉省闈玉珂金車照耀門第而君獨單衣陋食閭閻粥粥從事於龜觚蠹簡之間乃未遂其志而君竟死矣君美風儀善談詠其學悉宗本師張惠言舉文君之子書恩爲敬弟數之子壻敬久交於舉文及君於養泉築齋兩先生皆有淵源之誼今過君之里而君之卒十五年矣朝議公尙康寧君之伯兄應璩叔兄應珪已前卒仲兄官京師弟日瑩日璉應珩勉侍養敬心爲恤然爰作銘於華表銘曰

朗甫其有知乎朗甫其有知乎銘君者陽湖憚子居也是亦君魂魄之所期而凡親君者之所悲也

（碑傳集補）卷八

金匱縣知縣齊梅麓先生墓表 方濬

嘉慶十三年 仁宗睿皇帝巡幸淀律多士迎

聖獻賦

召試行在名列一等第二者爲齊梅麓先生第五則先大夫皆

賞舉人嗣先大夫守湖州先生已罷宰金匱家於宜興潘頤兒時竊見

先生與先大夫尺一往還兼有酬唱歲時問聞迨先大夫歸田之後課

潘頤讀書於撫松草堂常爲道先生政事文章潘頤越脣輩手一編授之

曰此我梅麓同年詩也小子當取以爲法因迴環誦出入必置諸行

篋尤喜讀紀災書壁諸詩以爲情真語摯仁人之言雖古循吏弗是過

也同治八年來揚州先生長子學裘由滬上挈舟相訪驩然道故詢先

生全集則歎歎泣下曰板毀於賊家中塵存詩集十六卷耳遂鈔副本

見遺爲之屏常資斧長作寓公與潘頤爲詩友光緒初元仲春學裘持

狀跡潘頤曰先公一生事蹟黃齋青年文曾爲作傳載於詩集之首而

墓碣闕如學裘年已七十有三深懼遺微湮沒何以見先公於地下乞

吾子念兩世之交泚筆以光泉壤感且不朽謹按狀先生諱彥槐字夢

樹號梅麓世居安徽婺源縣祖松父紳進士官至廣東嘉應州知州先

生幼秉夙慧七歲即能文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從姚姬傳先生受作

文法弱冠以詩謁隨園老人驚爲曠世逸才以遠大期之戊辰己巳聯

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江蘇金匱縣直大旱創立圖振

法復勸殷戶糴米平糶饑民全活無算又以振餘造望亭橋修泰伯墓

大府上

聞晉知州秩庚辰以疾得告時祖母曹太恭人母俞太恭人均在堂公

於宜興郭內築雙溪草堂以養親將有終焉之志道光甲申兇決堰吁

洪湖立涸汪文端公奉

命往視南河先生謁文端極言引黃濟運之非上海運議文端入都告

協揆英和公以議上

命兩江總督魏公元煜微公辦理海運有以盜賊可虞風濤至險造船

黃巨用袋貼米咄咄難辦多方尼之者先生謂吳淞口迤南由浙及閩

粵爲南洋也北由通海山東直隸及關東爲北洋南洋多礁島水深浪

惡非烏船不行北洋多沙磧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洋盜在閩粵斷不



能越吳淞以北爭南糧也。上海沙船三千餘隻，僅敷濟通，無須別造。沙船舵工熟於水綫，風信不然，富商安肯以多貲造船，挾重貨而輕於一擲？際沒間或有之，烏得因噎廢食？況春夏風濤較穩，耶米宜散貯，奚以袋爲？商賈載豆麥皆然也。阻者語塞，江蘇巡撫爲陶文毅公悉如所議，行是役也。用船一千五百有奇，運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銜尾而行，源源抵天津，無稍阻滯，倪失咸服，其識之審而謀之臧也。卒之功，成不居，引身而退，陶公力勸之出，命權蘇州督糧同知，勘估吳淞江，親督浚治，日行泥淖，不以爲瘁，事竣得旨優獎，以知府候補旋丁母憂，遂不復仕。先生爲文，根柢經術，能見其大，研究天官家言，發鄉先輩梅氏、江氏未盡之蘊，舊制中星儀，自動渾儀、二器並善，說以示用者，又仿泰西水法造龍尾恆升二車，其用一車當翻車之五人，一當十，迅捷奔騰，靡有滲漏。林公則徐試之於塘，塘寬十畝，深二尺，肩乾七寸，視暑雨三刻，林公奇之，謂有益於農田水利，欲以入告未果。先生有龍尾車歌，可得其制，深明地理，謂山有直高有斜高，以步弓量之者斜高也，以矩度測之者直高也。發源有沖山，舊志云三百二十仞，先生用矩度墜綫倒影測之，知爲斜高，作沖山記。其他經世之文，如論開濬吳淞、泖湖、劉河各事宜，復林公問勸民買米說，與祭酒程公恩澤論嵯峨務諸書，察聚情勢，推勘利病，剴切周至，無不盡之言。惜乎未竟其用也。先生本居婺源，源梅源山下，遂初之後，僑寓荆溪，輒歸里創義食環村種樹，引水灌田，以救貧乏。性好山水，笠屐所到，輒摩崖題壁，酒痕墨汁淋漓衫袖，間自言生平之遊，至奇至險者，莫如登岱。蓋夜作日觀之遊，甫及半嶺，而雷雨交作，山風怒號，古木盡拔，惶遽間遇茅棚，姬接引乃免。讀先生紀事詩，猶令人神駭色變。或曰：先生所遇非人，殆神也。少時常夢身居江心古寺中，自顧儼然頭陀，後登焦山，海西庵宛如夢境，則先生之根器可知矣。所爲詩元本風雅，胎息於杜，出入於韓蘇，撫時感事，有爲而作者居多，不屑屑於綺章繪句，工聯體律賦，官翰林時恭遇。

仁宗五旬萬壽，進呈擬唐賦十首，選入。

皇清文穎續編，洵儒臣榮遇也。其言經濟者亦選入。

皇清經世文編，精鑑古工八法，藏弄既多，臨撫入化，頗得海岳華亭兩家神髓。求書者無虛日，有句云：退筆如山了無謂，老年惟覺苦筋骸。自嘲亦紀實也。所著詩古文辭書畫錄，凡百餘卷，梓行於世。又倩錢梅溪

雙鉤松雪墨蹟上石，尤爲藝林所寶貴。云：道光辛丑六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八。葬於溧陽戴埠鎮馬敦橋，配余恭人。生子二：學雙、學表。府知事。繼配陳恭人，出子五：學箕、學斗、皆典史。學經、學將、學敬、學榜。從九品。學裘曰：先公見背之先一日，猶手寫藏書目錄，校勘雙鉤墨蹟，初無所謂疾病也。翌日遂棄養，嗚呼痛哉！學裘雖老，猶將重刊先公詩文集，以廣其傳，不知天假之緣否？潛願聞學裘之言，雖然以與曰：先生爲通儒，爲循吏，宰金匱八稔，廉正愛民，頌聲載道，至於今六十餘年，民之稱齊者，先生猶依依在目前，抑何其去思之久耶？迴憶昔年先大夫數數道先生言，並長公子之孝，實爲世所罕觀，今乃益信。正月既爲先大夫先母作阡表，而學裘不以爲不文，復有表墓之請，因思吾兩人並皆衰朽，追維先德，徒切闡揚，以君明發之懷，增吾風木之感，不禁潸潸然淚和墨墮也。

（續碑傳集）卷七七

校記

①「馮應」下脫「京」字，見《六家詩名物疏》題署。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七

林伯桐 俞正燮 汪家禧 凌曙
梁章鉅 吳德旋

林伯桐小傳 張維屏

林伯桐字桐君號月亭廣東番禺人嘉慶六年舉人官德慶州學正有

修本堂詩集

君辛酉舉於鄉道光甲辰選授德慶州學正卒於官年七十君事親孝父歿不復上公車與兩弟友愛待人無論尊卑貴賤皆敬且和生平於學無所不究尤篤志經學研經宗漢儒而踐履則服膺朱子十三經注疏皆手自丹鉛廿四史及諸子諸集凡目所經者皆能舉其大要見人則抑然退讓有若無實若虛於君見之鄉里事有義當出者必出前後兩制府阮公鄧公皆敬禮之阮公延為學海堂學長鄧公延課其二子君抱道自重當言則言絕不干預外事然君之不可及不僅在是也君世系見於黃香石舍人所撰墓志其著述見於金芭堂孝廉所撰家傳

松心文鈔

吾黨有績學篤行君子曰林月亭先生考桂圖先生嘗構腰廟以祀四親顏曰桂圖家塾先生敬以持己誠以待人言行悉以朱子為法教授生徒百餘人擢科第者甚眾而能敦內行勉實學者往往不乏又深得先生之傳者也配李孺人先卒子世懋諸生孫男二人道光丁未孟夏其弟伯棠茂才奉先生柩葬於白雲山兩花臺之原

先生考桂圖公歿先生疏食不入內室者三年先生為學官諸生貧而能文者或贈以赴科之費

修本堂遺書已刊者毛詩通考三十卷毛詩識小三十卷史記叢訓一卷供翼小言二卷古詩箋十一卷冠昏喪祭儀考十二卷公車見聞錄四卷修本堂葉四卷月亭詩鈔二卷未刻者易象釋例十二卷易象雅訓十二卷毛詩傳例二卷春秋左傳風俗二十卷三禮注疏考異二十卷史學叢訓三十卷古音勸學三十卷兩粵水經注四卷粵風四卷日用通考十四卷修本堂文集四卷修本堂外集四卷修本堂駢體文鈔二卷馬陽山館詩鈔十二卷

(續碑傳集)卷七七

俞正燮傳 張其成

俞先生正燮字理初安徽黟縣人父獻以拔貢任句容訓導隨父之官時方弱冠侍養外惟以讀書為事父歿學俸所入盡給以買書積軸萬卷過目成誦性孝友侍養學暑飲食必先嘗不正不敢進季弟正禧幼穉日坐膝教以古忠孝廉節事正禧後以舉人成名立學先生秉性方直言動有法誘掖後進聲譽不傳勸建碧陽書院考棚重修文廟族祠家不中資名公卿所贈修脯盡以濟戚友族鄰值歲除索逋者紛至錢唐王蔭森任黟縣有惠政就先生考訂經義窺知其事命家人率索逋者至縣取給仍就先生講論不輟士林兩高之中道光辛巳舉人為湯文端公所薦得士壬辰在都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為校顧氏方輿紀要與平定張石洲交尤篤道光癸巳阮文達主會試命下諸鉅公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叔原禮部藥房禮部力薦之而新安曹相國深嫉其學捆束致高閣文達初未之見也禮部既得先生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為醴金付刊於是天下始得讀其所謂癸巳類稿者先生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為一題巨冊數千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備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書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然細字密書公增乙跋草稿變積粹不可讀當讀刻類稿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印林平定張石洲檢校分類以次始獲付梓乃類稿成實書有餘資又覓鈔胥為寫未刻文篇即癸巳存稿是也先生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於兗州淵如時任兗沂曹道為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先生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左山考、左墓考、申維難篇、淵如多採其文、以折眾論、而先生陳古刺今之識、由是日堅、故議論學術、與淵如相出入、在京助給事中葉繼嬰修會典及欽定左傳讀本、行水金鑑、多所校正、不肯署名、嘉慶庚午、纂修黔縣志、道光丁未、林文忠督兩湖、聘修兩湖通志、詳贍得體、復爲文忠參訂先人舊稿、歛程春海侍郎恩澤稱理初負絕人資、自識字積髮、素饒饋凡四五十餘年、其始也能入其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編繙不輟、輒輒大半成誦、人地名稱、事蹟本末、見某度某冊、某卷某篇、行語卽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繙繙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勸、某不可憑、某宜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頗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精心卓識、分別部居、於諸儒所橋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串、絲在欄、其學之博大精深、於其鄉足以遠承慎修、東原、近邁竹村、墨莊、顧以家貧性介、道塗奔走四十年、稿貯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壽陽祁文端督學江蘇、留先生學署、爲校寫三古六朝文目錄、陶文教督兩江、聘先生主江寧惜陰書院、院地據城西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爲幽勝、修脯所入、亦較優贍、以爲足當晚節菟裘矣、不意次年五月遂卒於書院、所著書、類稿存稿外、尙有說文部緯一卷、校補海國紀聞二卷、遺兵燹稿焚、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歿於道光二十年庚子、年六十六、子懋、懋懋、早卒、無後、歿後邑人欽仰不沫、於光緒十年奏請入祀鄉賢祠。

圖癸巳存稿序 張維

癸巳存稿者、彭俞君理初於道光十三年編刻平生所爲文題

曰癸巳類稿、而以未刻者總寫成帙、緣其初名存以備散佚云爾、先是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穆一再過之、頗多請益、理初賞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爲難、因與定交、然理初年長於穆者倍、穆禮事之尊爲先生、不敢與齒也、越年春、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教矣、聞文出、穆爲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攷、而汰其繁縟也、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叔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擱束置高閣、儀徵初竟未之見也、後十年、穆謁太傅於邗上、太傅爲述此事、猶抗腕太息、有餘恨云、禮部既得理初、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爲陳金付彤、於是天下始得讀所謂癸巳類稿者、向使理初倖獲一第、其自爲謀、亦不過刻書而止、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理初足迹半天下、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備、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書、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然細字密書、公增乙跨、稿草髮積、猝不可讀、當讀刻類稿之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如干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也、及類稿既竣、賈其書稍餘貨、乃覓鈔胥、爲寫未刻之稿、又得尺許、卽今所刻是也、理初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既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維難篇、觀察多采其文、以折眾論、而理初陳古刺今之識、亦由是日益堅、故其議論學術、與觀察恆相出入也、顧以家貧性

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塗四十年結紵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歲戊戌以公車在都穆自西來將南游暫事耦栖與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碩士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復相遇於泰州道中因與偕謁祁叔穎學使學使厚飲之約其春初復來己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而月余隨輶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而理初留江陰縣署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此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惜陰書舍者陶文毅所特設以課諸生古學也地據城北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爲幽勝修脯所入亦較豐贍余聞之喜以爲此足抵理初晚節菟裘矣乃次年五月遂卒於書舍中書生薄帖至於此極可爲歎歎矣其年冬學使還朝余從得存稿副本又越六年丙午刻入楊氏叢書放類稿例亦釐爲十五卷中多引中未竟之作不復刪惟積稿篇編纔萬餘言爲理初極用意之作穆以爲非後學所能遽解也則汰去之夫以理初之學之年核其著錄歲月多在小子未生以前顧不以爲弗類忘年折節引爲同志此意何可忘也至其學行本末則程春海侍郎兩序詳言之茲不復綴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夏至節序

（碑傳集補）卷四九

汪家禧別傳 姚椿

汪家禧字漢郊浙江仁和人少爲諸生穎敏特異尤長集略之學其言著書之旨曰儒者之道修己治人而已修己之謂行治人之謂事所以明著其行與事者存乎言言之善者曰明體曰名家明體以致用名家則深造自得而取之左右逢其原聖人略天而言人略性而言行易爲體五常爲用春秋用中道聖人順天道以建其名莊周執天道以蕩其實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爲陋儒近世講義據之學碎文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不墜當是時士方以漢學自高略實箋注家言卽以宋儒爲不足道家禧學務極博卒歸極于理謂儒有鄭康成而經明有韓退之而用彰有朱文公而體立釋道二氏之不能奪儒三子者之功朱學之傳歷久無弊論者或據傳注小疵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涉乎禪機皆非能知朱學家禧色和意謙動常若不及尤賤取予館許乃濟家課誦外未嘗有所及歷游學使者幕皆不欲其去嘗客楓涇謝氏主人多藏書晝日出數種請爲題跋數每溢一二家禧輒別白之主人大媿服家貧而父嗜酒多重負家禧以授讀所入償其逋弗克則大憤友人莊仲方爲貸二十金家禧病甚有餽之者請先償其半仲方固辭其父在旁言此何時汝乃拘拘此家禧伏枕汗霑淫其卒時檢衣無蔽體者所著述數十巨冊寄門人許乃毅家皆燬于火家禧既卒仲方及乃毅蒐輯遺文五十餘篇刊行之而三堂祠志以在其友所獨存今傳于世家禧嘗與予言欲爲乙丙亭專輯殘明乙酉丙戌閒事事竟不果嘉慶二十一年卒年四十二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三七

乃數言家禮之詳具傳誌而傳無有予以所聞者著于篇。
贊曰家禮實禮而形儀類古獨行之士其卒時所學蓋未究也。
浙江學使周兆基欲使應選拔家禮方客江蘇督學文事所文
寧得書不以示家禮曰汪生終不能應選拔何徒奪他人爲鳴
呼是豈爲不知汪生者哉。

（碑傳集補）卷四八

三文學合傳

諸生汪家禧、仁和人。楊鳳苞、嚴元照、歸安人。儀徵阮
侍郎元督學浙江，三人並以高才生受知。嘉慶四年，
侍郎巡撫浙江，立詒經精舍，招致三人在其中。家禧
年最幼，而沈篤銳敏，好學尤甚。性謙下，常若不及。六
一泉有神位數百，類皆前明湛族破家之遺老，莫知其
蹤跡。家禧一一鉤考得之，撰六一泉神位考三篇。
閱書積千餘種，其他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
鳳苞早以西湖秋柳詞有名於時，爲人性僻，不樂
至城市。於經學、小學皆有根柢，尤熟諳明末事，嘗爲
南疆逸史跋十二篇，終身不娶六十外卒。元照生而
識字，四歲能作大書，八齡據案作諸體書，求書者盈
戶外。江南以爲奇童。性倜儻，不樂市井。所著有悔庵
文鈔、詩鈔、詞鈔、娛親雅言、爾雅匡名等書，皆可傳。嘉
慶二十二年，家禧自閩中歸，得疾而歿。無子。其次年
元照亦歿。三人者，皆方聞強記有守君子人也。高陽
許宗彥爲之傳，系以讚曰：

許宗彥撰（鑑止水齋集）卷十七

國子監生安君墓表 包世臣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安君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安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君乘夜徂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僅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爲世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眾，脩脯入稍多，益市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如君，君愛其類，悟不忍棄之。遂末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即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學實自君出。君初讀子，問所當治，業子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窒，樂則慧生。機窒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皆散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則蒼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隆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爲度。君既習之，得體勢，乃出故編修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書義說數十事，及子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綴未就之稿，授君以爲治經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義六卷，以見知於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欽洪樞。君既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今甯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串精審。嗣聞今儀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爲雲貴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邦彙覽，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與詞賾，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注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塾，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儒外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洎至粵，與阮公商榷，則合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爲來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鋪，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養病於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有五。鋪雖始敝，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三七

八日附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朽君者以屬子
子謂汪君雖博覽強記而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
亦稍殺滅矣君獨尚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為事未嘗與斯世
通羔雁脩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子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
手播卷冊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
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終始不渝則殆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
銘曰
袁氏之先秦州舊籍儒歷愈顯明史稱直曾祖曰襄武長千夫祖鸞父
鰲乃寄江都君寔且魯好學根性自知讀書不驕而正古有都養抑聞
牧豬十五年所其精不通吁嗟安君遠與為儕名則既振福迺不皆扶
經之心以一何鄭排斥詖辭章明先訓粵有慶允泣抱遺書修德必報
成此菟諸

（續碑傳集）卷七四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梁公
墓志銘 林則徐

道光二十九年夏六月長樂梁公卒於浙江溫州官署既卒之
三月孤子達辰等奉喪旋福州將營窆先期具狀郵書滇南
巧為銘幽之文則徐與公同鄉又為詞館後進泊官江左宦迹
輒相先後知公行事最詳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章鉅字閻
中一字莖林晚年自號退庵系出安定梁氏宋時分居長樂縣
南鄉之江田遂為長樂人嗣復遷福州城中自前明迄今十六
傳皆郡縣學博士弟子紀文達公所稱為書香世業者也曾祖
諱邦柱祖諱劍華父諱贊鳳乾隆戊子舉人官寧化縣教諭三
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幼而穎悟四歲母王太夫人即課之
讀書九歲能詩十七入縣庠乾隆甲寅年二十舉於鄉嘉慶壬
戌成進士改庶吉士乙丑散館二等以主事用在禮部儀制司
行走乞假旋里主講浦城之南浦書院凡七年甲戌入都丙子
考取軍機章京旋入直道光辛巳補主客司主事尋擢儀制司
員外郎壬午京察一等引對記名授湖北荊州知府甫半載即
擢江南淮海河務道署江蘇按察使者再乙酉十月授山東按
察使兼署布政使逾年調江西按察使未行遷江蘇布政使計
公在江蘇由監司歷藩臬四權巡撫前後九年有餘官轍所駐
莫久於江蘇功業所施亦莫著於江蘇云壬辰春則徐蒙恩補
授蘇撫公時在護撫任內因病請開缺有旨俟林則徐到任後
再行開缺回籍調理六月卸巡撫事越三載奉召入都授甘肅
布政使抵蘭州不三月調直隸布政使途次拜巡撫廣西之命
辛丑春粵東嘆咭喇夷人滋擾濱海虎門一帶逼廣州城公率

兵駐梧州防堵。是夏調江蘇巡撫。既下車，即馳往上海。時總督裕謙出缺，遂兼理兩江總督。九月，仍回蘇州辦理糧臺。凡儲備發發策應供支，夙夜紆籌，積勞日久，眩暈之疾大作。自念受恩深重，盡瘁所不敢辭。第軍務孔棘之時，又未可因循貽誤，遂專摺備陳病狀，懇懇開缺，得旨俞允。蓋天子知公深，早察其非託詞矣。公歟歷中外垂四十年，進退以禮，其梗概有如此者。初守荊州，所屬監利縣與沔陽州民以爭水相仇殺，官持之急，士民匿不出。大府檄公往理其事，乃先以詩勸諭之，士民俱出。又親詣水濱議清界址，兩境輿情胥協，爭端遂平。淮海道轄黃運兩河，而禦黃壩暨洪澤湖專屬淮揚道。公履任不數月，適黎襄勤公病卒，河帥新更，甲申夏重運漕艘既北渡，禦黃壩未即堵閉，黃流灌入，河底積淤，黃高于清三四尺。霜降後，回空船已抵楊莊，尚不能啟壩，洪澤湖水蓄至二丈餘，無絲宣洩，高家堰危甚。泊十月杪，黃水少落，回空始得進口。亟議開五壩，瀉水西北，風驟作，適有十三堡漫口之事。時公方署江蘇按察使，奉大府飛調飭司盤運漕糧總局。次年九月，將滯漕二百萬石全數盤運北上。是役也，先請撥銀一百一十萬兩，及竣事節省銀三十二萬兩。時大府銳意治河，議挑開孟二灘以取直，又議改上流海口以利運。竝欲開王營減壩以洩漲，皆淮海道所轄之工也。力陳其不可以當官去就爭之乃止。比公離江南，始復議舉行。公在任時，曾上書星使，請修復堰圩二隄，以保衛大隄。及將赴山東，又因二隄辦理較難，上書制府、河帥，請復建三隄，均以經費支絀不果行。時議惜之。其書俱載文集中。公之由山東再至江蘇也，舊治之區，地方利弊靡不貫串熟悉，用人理財，措施咸

愜。思東南財賦綦重，水利不可不修，首治泅湖，決月而功成，復請籌款濬吳淞江。丁亥冬興工，戊子春蒞事，商民咸利賴焉。撫部陶文毅公有詩紀之。丹陽之練湖蓄水以濟運，壩久廢，漕運往來多阻，亟為修復。又籌款奏請大挑武進縣丞，潘德勝、潘港三河以歲歉費絀中輟，及則徐履任，乃踵成之。辛卯秋，江淮大水，被災數州縣流民蔽江而來，就食吳中，每日以萬計。率屬各捐養廉銀，并令紳士勸諭，分別給船資送，設廠留養，共資送六十餘萬人。留養四萬人，復自捐棉衣萬襲，以為廠中禦寒之具。明年三月，俾各返里居，遠近歌頌載道，無溢詞焉。則徐私與公同官一方，得借它山之錯，乃則徐甫至，而公已決然引退，殊令人慨然於中，不能自釋矣。既而公承詔再起，九重需用方殷，一歲之中，游陟巡撫，桂督遠在西南，兩政簡民淳，可以從容坐鎮。在任五年，隨事整頓，咸著成效。及因粵東夷務，親駐梧州，密計粵西與東省壤地相錯者，梧州之外尚有南寧、潯州、平樂、鬱林三府一州，皆山路紛歧，奸匪易於潛匿，乃相度山川形勢，擇其要隘，添撥官兵駐守，嚴密巡查，復刊發規條，通行各屬，曉諭居民團練壯丁，自相保衛。水路則臨流設險，陸路則築卡挖濠，無事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有事則羽櫓登陣，守望相助。並選殷實曉事之紳耆為之總長，使理一團之事，俾專責成。又派丞倅州縣數員為各府總捕，會同地方文武，分路查搜，以補兵力。民國之所不及，境內帖然。適奉上諭飭查，遂將現辦情形具奏。蓋公之先事綢繆，有以仰符聖意也。及移江蘇，適聞定海警席不暇暖，亟赴上海，會同提督陳忠愍公協力防堵。是時吳淞口外閩粵商船有二百餘隻，寄定洋面，前督部慮有漢奸漏入，



一概不准進港。商民惶恐，幾至罷市。巡道暨上海縣束手無策，各行戶紛紛具訴。公深知南洋各船向有行戶專管，并會館董事稽覈，原無匪人溺跡。若禁其進港，萬一被夷人劫奪，不唯商船身家受害，且恐引誘脅從，轉致為彼所用，貽患更非淺鮮。遂親赴海口，詳加訪問，體察情形，實係清白商人，即據呈批，准兩日內悉令接續進港。一面附片奏聞。上海、寶山二縣歡聲雷動，人心大安。船戶等得有生路，亦俱踴躍咸奮，同心外禦。因于扼要處所，團練精壯義勇，并快船、海燕子船、沙船多隻，環備鑿沈，攔阻之用。商民藉此安堵無驚，軍心為之一振。逆夷數月內不敢窺伺吳淞者，余以為非公之遇事鎮靜，布置嚴密，不及此旋因鎮海繼陷，督部裕靖節公殞於浙東，兼攝兩江總督事。未幾將軍參贊帥勁旅往浙，於江蘇省分設後路糧臺，公綜覈其事，暨則盡治官書，夜則親巡河干，無稍休暇。他事未遑設施，而公已病作，請告從此不復出山矣。公歸時，夷務未定，福州城中居民紛紛外避，不得已暫寓浦城。丁未春，就醫江浙，因叔子恭辰以知府需次浙江，遂率眷屬賃居杭城。雖處城闕，而距西湖咫尺，湖光山色，可朝夕晤對也。是冬，恭辰署溫州府事，迎養東歸。官署戲彩亭唱和，集即作于此時。戊申春，游雁宕，補生平履歷所未到。公氣稟素強，又得怡神娛志，方謂可卜期頤，乃舊疴復發，浸至不治。聞者無弗涕泗滂如也。公性鎮靜，定議定力卓然，不搖。每當眾議紛出之時，徐發一言，輒中綏要。平生特立孤行，空無依傍。膺聖主特達之知，位躋通顯，處之泊然，為政持大體，不以科條繳繞。樂獎人才，出諸天性，故人皆樂為之用。耽風雅，篤朋舊。前此家居，開藤花吟館，招里中諸名流，屬吟其中。居京

時，以詩就正。翁覃溪、蘭學、稱蘇齋詩弟子者三年。官蘇州時，嘗輯同年之在吳中與往來過吳者酬贈題詠之作，為吳中唱和集八卷，又作小滄浪七友圖畫卷，刻於滄浪亭壁。滄浪亭亦公所重修，為文以記。曾輯滄浪亭志四卷者也。東南名士，博學工文如鈕布衣、樹玉、郭明經、廖、董明經、士錫、朱孝廉、段、姜文學、楊明經、文、或招致幕府，或相約過從。逮後郭、董、朱相繼殞謝，姜亦老病歸雲間。公歸寓浦城，猶於干戈擾攘中，以著作與楊明經寄書商榷樂此不疲，所性存焉。生平精鑒藏，其辨證金石，討論隸古，與軍漢閣老阮芸臺、太傅伊墨卿、太守程春海、少農特相器重。自弱冠至老，手不釋卷，蓋勤動於鉛槧者五十餘年矣。所撰論語集註旁證二十卷、孟子集註旁證十四卷、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倉頡篇校證三卷、經傳八卷、稱謂錄十卷、古格言十二卷、三國志旁證三十卷、文選考證四十六卷、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樞垣紀畧十六卷、春曹題名錄六卷、南省公餘錄八卷、退庵隨筆二十四卷、讀漁洋詩隨筆二卷、隨園詩話隨筆二卷、玉臺新詠讀本十卷、制義叢話二十四卷、試律叢話十卷、檣聯叢話十二卷、檣聯續話四卷、檣聯續話二卷、巧對錄四卷、農家占驗四卷、東南嶠外詩話三十卷、長樂詩話八卷、南浦詩話四卷、三管詩話四卷、雁宕詩話二卷、閩中閩秀詩話二卷、武彝遊記二卷、滄浪亭志四卷、梁祠輯略二卷、梁氏家譜四卷、吉安室書錄十六卷、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退庵題跋二十卷、退庵續跋二卷、歸田瑣記十卷、浪跡叢談十一卷、浪跡續談八卷、浪跡三談六卷、退庵文存二十四卷、藤花吟館詩鈔十二卷、退庵詩存二十四卷、退庵詩續存八卷、師友集八卷、寒榮雜

咏一卷、藤花吟館試帖二卷、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閩詩鈔五十卷、閩川文選五十卷、三管靈英集五十八卷、江田梁氏詩存九卷、宜南贈言二卷、江漢贈言二卷、滄浪題咏二卷、東南棠蔭四詠三卷、封江別話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銅鼓聯吟集二卷、吳中唱和集八卷、三山唱和集十卷、戲綵亭唱和集一卷、閩文復古編六卷、閩文典制鈔四卷、師友文鈔二十四卷、八家師友文鈔十二卷、仕宦中著撰之富無出其右、校刊師友詩文則有鄭蘇年先生西霞文鈔、程府丞同文、吳侍讀慈鶴遺集亦不下數十卷、公生于乾隆乙未七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己酉六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五、配鄭氏、封夫人、卽蘇年先生之女、先十七年卒、子五人、達辰、道光辛丑進士、兵部員外郎、改就江蘇候補同知、丁辰、道光己亥舉人、內閣中書、恭辰、道光丁酉舉人、浙江候補知府、署溫州府事、映辰、附貢生、刑部員外郎、敬辰、國學生、女四人、孫十七人、曾孫二人、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葬于侯官縣西關外羣鹿山之陽、爰應達辰等之請、謹書其大者以示來裔、銘曰：

海嶠蟠鬱，代生偉人。公踵前哲，爲時名臣。助業聞望，如鳳如麟。特立不倚，上契楓宸。始狝天衢，旋參樞輅。器高以閱，志廉而恪。人方器器，公乃嶽嶽。岳牧連帥，重任爰託。公之膏澤，尤在東南。江漢湘灘，仁化遠覃。維此斗野，拊循再三。吳嶼遺愛，鄭僑奚慚。難進易退，奉身綽綽。何弗愁遺，賡笑寧戚。瞻彼堂斧，用安體魄。雲躬著昌，繩繩繼作。

《碑傳集補》卷一四

吳仲倫先生墓志銘 并序 姚椿

宜興有獨行篤學之君子曰吳君德旋，字仲倫。當乾隆季年，已以文學服海內。迨後數十年，而其志不衰。抑或有嘗其文與學者，而卒不敢議其行，豈非其志之立，有以植其行與學於克久者歟？君世居宜興北渠里，口世祖中行，明世以直諫張居正奪情事名在天下。君幼時見袁枚所論先世事，卽作文駁之。踰冠，以縣學生游京師，與同郡張惠言友。及四方諸聞人相切劘，游四年歸，用客授以養給。自嘉慶九年以祿不逮養，遂棄科舉業，專志於學，而游道日以廣。年幾四十，請益於桐城姚先生。先生以爲善學韓文，君由是一意宗桐城學。當是時，言考據者徧海內，文字又皆以淺厲爲高，君涵濡祖舍，斟酌損益，欲使軌格不戾乎古，以力與俗抗，氣孤勢單，眾譁且笑。旣而翕然無間言，君以孤童支絀，緒凡義所應爲者，俱不敢後。自少時已肩分輯，宜興東皋草堂之支祠，爲學宗宋儒，而絕不欲以講學名。友人或謂其以古六藝之旨，導後進，輒遜謝不敢當，以爲僅能知古今人文章所自爲之意而已。至自爲則輒不逮所能，知十之六七。又言人但當以時士目我，率吾性所近，謂可希淵明萬一。昔陸子靜謂淵明李杜皆有志於求道，故以吾爲求道之士，則不敢固辭。若謂道積於躬而足以供人之求，則斯世自有其人，而德旋固去之甚遠也。識者以爲知言。君卒於道光二十年九月，年七十四。子二長，謹、縣學生。次盈嘉，君從游王國棟，以謹狀來請銘。子初聞君於朱先生大樽，旣而識君於杜舍人仲方所。會呂郡丞瑛問古文義法於子，子將遠行，乃以君對。其後瑛與君游甚歡，迨葬也，瑛已先卒，子乃爲銘。君著書甚具，交游甚廣，而子皆不載，以爲是不足以銘君也。銘曰：

晚周而降，文與道分。至本朝方氏，乃始欲合其統緒，而論者猶復紛紜。君生於今，勢如救焚，不顧其力之不及，顧欲企仰乎皇墳。嗚呼！仲倫生今之世，而以古人自處，庶幾乎絕倫而超羣。後之來者，或且勉述此意，而以縣縣延延乎無垠。我豈能言，夙者知君，後有傑士興起斯文。

《續碑傳集》卷七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

劉逢祿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

墓誌

皇贈光祿大夫

祖綸

皇任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傅諡文定

妣許氏封一品夫人

父召揚

皇授內閣中書妣莊氏封孺人

本貫江蘇常州府武進縣年五十有四

先生諱逢祿字申受劉氏其先自大同徙鳳陽明洪武初有曰真者從兵徇江南防守常州遂家焉後五世璠無子以姊適張氏之子登為子登有隱德嘗受寓遠商數千金十餘年不至後遇句者訝其貌詰之果其子云父客死久矣泣而歸之械藏如故登至中書君十世中書君初生二子皆殤莊孺人禱於神感異夢而生先生先生弱不好弄母氏誨之學必舉所聞於外王父侍郎莊公以糾俗師謬說年十一初謁侍郎公叩以所業應對如響歎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十三而羣經及周秦古籍皆畢讀漢書董仲舒傳而慕之迺求得春秋舊經知為七十子相傳大義遂發憤研公羊何氏解故不數月盡通其條例從舅莊先生述祖自濟南解官歸與語羣經家法大稱善時莊先生有意治公羊遂隱榮先生復從受夏時等例及六書古籀之學莊先生嘗曰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宋甥可友也嘉慶五年年二十有五舉拔貢生旋入都應朝考時文定公及世父侍郎故舊徧京師先生不往干謁唯就張編修惠言問康氏易鄭氏三禮竟以此被黜十一年舉順天鄉試中式座主孔編修昭虔故世治公羊春秋得先生卷大驚國士遇之十九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踰年散館改授禮部主事道光四年補儀制司主事在部十有二年每有大疑先生輒援古事據經義以決之非徒簿書期會如胥吏所職而已當

仁宗睿皇帝升遐先生居署治大喪檔案以喪紀為禮之極大喪為國家萬事根本盡瘁其事成庚辰大體記注長編十二卷自始事以訖奉

安

山陵典章備具其後承修官書遂全用其稿明年

仁宗升配奉

旨園丘享位

三昭

三穆餘地似少命大學士及九卿詳議先生書上尚書王文簡公請復古締紀之禮事不果行又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巡撫杏稱某州民伯仲其子各為取婦而仲婦仍無子將繼其伯大孫為仲嗣欲令其服所嗣祖母承重服及母服而降其父母與兄之服乃以財予之其當嗣之兄弟皆不可乃請之州府州府以仲為伯子所別取之婦為中表姻非妾媵比持不決以咨於部部中欲引禮及今律慈母如母之文以許之先生駁曰禮云慈母如母者父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為母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為子故慈母如母妾貴君命子貴父命也今是子適母親生無恙未受仲婦鞠育不得以妾子無母者比且古者士大夫之妾媵皆姪婦也執謂內姻不得為妾乎仲之妻當為伯子納妾不當為取妻為取妻是二適也且禮所謂承重加降者所以重本尊統故有適子則無適孫父以傳子祖以傳孫文家宗法則然非資財之謂也古者兄弟同居異財有餘則歸之宗仲既無子仲之妻當以其財歸於伯伯使子主其生事葬祭禮也仲之妻且不得私其財仲為伯子所別取之婦又安得私其財使是子也利其財外其所生是婦也私其財不夫其夫是教天下以薄也且世俗有兄弟四五人共一子者若皆為取婦而孫又止一人是三年之喪終其身無已也禮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伯母叔母恩殺而服重者名義然也仲之妻死是子以從祖祖母之服服之仲之婦有女則以庶母之服服之如無女則父妾也於禮無母名也禮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不得以叔母例議上乃定道光四年開通禮館禮部侍郎湯文端公請任先生纂修官不果其後聞有改適孫祖在為祖母服期為服斬者先生駁曰喪服斬衰齊衰三年章皆無適孫祖在為祖母服期為服斬者先生駁母祖為適孫之經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鄭元注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將上為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為庶孫耳適婦在孫婦亦皆為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謹案立適孫者周之宗法何休注公羊所謂文家尊尊



先立孫質家親親先立弟也喪服父在為母期傳曰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鄭元注云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齊衰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母傳曰何以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母後者服斬鄭元注云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買公彥疏引鄭志趙商問已為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謹案此公羊子所謂繼體之君臣子一例也適曾孫適玄孫皆同此例公羊春秋說天子大夫世祿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故大夫雖有大宗小宗重本尊統之義而君臣之分與天子諸侯異于此得為人後者不降本生父母服期之制焉得大夫士之適孫祖在為祖母服期之制焉今改適孫祖在為祖母服斬則主喪傳重之義晦宜如舊制議上不從武進張氏女適胥汪其姑強使逆客不應毆殺之使問於女氏曰於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逼致死杖八十折損吾夫習於吏若訟且毀而家事以不聞先生議曰案康誥父不慈子不祗不于我政人得舉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於元惡大愆也春秋之例專殺大夫稱國其有舉無舉以葬別之有舉且不得專殺其舉貶絕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舉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義云父殺其子當誅何言天地所生王者所教養父不得而專也禮喪服為舅姑服期傳謂從服蓋婦於舅姑以人合其恩輕於父子今律父殺子之舉輕於平人古律父殺子之舉且重於平人況以淫姑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為齊桓所誅春秋建之宜引以折斯獄後讀律例駁案新編知

高宗朝已有駁例熙符經義而俗吏不行也河南學臣請以湯文正公從祀孔子廟言者以湯公輔導理密親王得舉乾隆間曾奉駁難之先生援后漢周公不能化朱均管蔡為喻當事善而用之遂得旨允行先生引經決事做法先漢諸儒其為學務通大義不專章句由黃生春秋闢六藝家法由六藝求觀聖人之志嘗謂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詞稍為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

微言虞翻精象變而早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則公羊在先漢有董生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氏為宗然喪服於五禮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渙人事備以之貫羣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於是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為公羊春秋何氏釋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滯強其守衛為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為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議禮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為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蔓衍者別有緯略二卷春秋賞罰格一卷愍時學者說春秋皆襲南宋俗儒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說辭獨孔檢討為公羊通義能挾其微然尚不能信三科九旨為微言大義所在乃著春秋論上下篇以張聖權其上篇曰嘉定錢唐事論春秋曰春秋之法直書其事使善惡無所隱而已魯之桓宣皆與聞乎弑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葬無異詞文姜淫而與乎弑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書葬無異詞公子遂弑其君季孫意如逐其君亦書卒無異詞應之曰錢氏以春秋無書法也則隱之不葬桓之不王宣之先書卒卒不日胡為者公夫人姜氏如齊去及夫人孫於齊去姜氏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胡為者仲遂在所聞世有舉不日意如在所見世有舉無舉例曰皆以其當誅而書卒見宣定之失刑獎賊也錢氏又曰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不父也許止以不書葬書弑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以惡其不仁且明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正之曰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未聞有責君不正家者許止本未嘗弑君故書葬以赦之吳楚之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責書葬三傳經文所同而謂其不書葬不知所見何經也僖十九年夏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已西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經文瞭然故二傳均指邾鄫以季姬事相仇為說如果宋襄用鄫而經歸獄邾婁則春秋其誣罔之書與左氏經文亦同公羊而謂經特書之以著宋襄之舉又不知所見何經也且錢氏不過欲以破綱目於夷狄賊臣書死之例不知是例非創自綱目也太史公班書於匈奴傳凡單于及其臣漢臣之降匈奴者皆書死班書王莽傳於莽臣亦皆書死蓋本春秋吳楚君卒不



書葬及君弑賊不討臣子皆當誅絕之義而變其文不必效春秋亦無倍於春秋錢氏又不過欲破綱目季漢中唐正統之說夫綱目所書正統其悉當與否吾不敢知若史家正統之例則實本春秋通三統之義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高辛堯舜而不數少昊氏斯義也本之董生論三統孔子論五帝德柳下惠論祀典豈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修之故柳下惠孔子董生太史公論五帝皆就少昊一代於不言是則正統本於三統之明徵豈徒臆列紀載體同胥史遂竝董孤乎錢氏又曰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申辯於後漢儒之專己黨同如此吾謂此非公羊不及左氏乃春秋不及左氏也左氏詳於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於千百所不書多於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以爲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爲一見不再見之義如第以事求春秋則尙不足爲左氏之目錄何謂游夏之莫贊也如第執一例以繩春秋則尙不如畫一之良史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其下篇曰春秋之有公羊也豈第異於左氏而已亦且異於穀梁太史公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所刺諱挹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班固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訪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其無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是故以日月名字爲褒貶二傳所同而大義迥異者則以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與自百餘年以來曲阜孔先生始以公羊春秋爲家法於以露清諸儒據左氏陳周官之蔽箴說無日月無名字無褒貶之妄豈不謂素王之哲孫乃其主科九旨不用先漢舊說而別立時日月爲天道科譏貶絕爲王法科尊親賢爲人情科如是則公羊與穀梁奚異奚大義之與有推其意不過以據舊新周故宋之文疑於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於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身我其唯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顏淵吾其爲東周又見於不扭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於禮運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心焉憂天閔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後世杜預范甯之徒嘵嘵皆夫子所謂舉我者也必如其說

春秋功則有之何舉之有又其意以爲三科之義不見傳文惟出何氏解故疑非公羊本義無論元年文王成周宣榭杞子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朝母生條例又有董子之舊漢太史公之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師七十子遺說不特非何氏臆造亦非董胡特創也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尙奚微言之與有且孔君之書辟春秋當新王之名而未廢其實也其言曰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氏小國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邪上抑杞下存宋襄滕薛邾魯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邾非天子之黜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內重本邪辟王魯之名而用王魯之實吾未見其不倍上也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段借說詩之斷章取義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段之以明討賊復讐讓國之義實不予而文子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爲一事一人而設哉故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於所傳聞世見撥亂致治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見太平此又一義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秋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爲第三治請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舉孔子者先生論春秋左氏傳據太史公書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比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設條例推行事跡強以爲傳春秋穀梁公羊博士師法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繆於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爲口實更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知者謂與閻惠之辯古文尙書等先生於易主虞氏於書主匡馬鄭於詩初尙毛學後好三家有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各一卷又爲易象賦卦氣頌撮其旨要文錄不載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書序述問一卷詩聲衍二十七卷少作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甘石星經疏證二卷輯石渠禮議一卷所爲詩賦連珠論序碑記之文約五十篇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丁丑卒於官春秋五十有四配潘恭人有賢行前先生卒子八人承寬承龍承向承宴承宣承實承安承宇承龍承宴才而早歿承宇承龍承向承宴承宣承實承安承宇承龍承宴最有名某鄉某原弟子潘準莊續樹趙振祚皆從學公羊及禮振祚先生甥也當世顯學如龔禮部自珍魏知州源亦皆從先生問

故稱親炙學者焉。先生進退中禮言動皆有則望其容止夷然退然。嘗欲推舉古制見諸行事咸怪笑爲迂不以措意其爲長子納婦依士皆禮行於家廟又慕唐柳氏家範宋范氏義田欲仿而行之聞人有善自外歸不及解帶先嘖子姓告之喜溢顏面故平生交游甚寡聞其歿而行哭失聲者則皆賢君子也。自公羊先師劭公而後聖經賢傳蔽銅二千餘年徐彥殷侗陸佃家鉉翁黃道周王正中咸相聖數百載雖略窺其趣未能昭揭迨所聞世莊侍郎孔檢討起而張之至於先生千城繁樞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緒幽而復明殆聖瞞其衷實瞽者以詔相哉。聖初潮左氏自謁吳宋先生詔以先生遺書狂於習俗未能信也其後宋先生沒暨辟難窮山中徐徐取讀之一旦發瘡於先生及宋先生書若有神詰迫然於吾生之晚不獲侍先生也及客游金陵與先生賢孫開孫遇其學行悉本先生之舊德量淵然有黃憲郭泰之風於以歎先生之澤孔長也。望既慕先生之學爰取其家行述參諸遺書私爲之狀詞解而不殺以冀它日之爲史官而知學者筆削焉爾謹狀。

（續碑傳集）卷七二

禮部劉君傳 李兆洛

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劉君申受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六訃至哭之慟嗚呼吾鄉一意志學洞明經術究極義理者同輩中遂無人矣來者將安所儀型哉君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公之孫

召試一等

賜中書直千先生之子禮部侍郎諱存與莊公之外孫文定公偉量碩德爲

熙朝名相入祀賢良祠禮侍公鴻識卓學感綜天人經緯聖哲君實克承內外淵緒始終條理山宣而澤鍾之年才中身位不副望殄瘁之痛胡可言也君生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生十八年補弟子員二十五中拔萃科三十二舉順天鄉試三十九始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用禮部旋補儀制司主事在官者歷十有二年不遷簿書期會敦肅恪共如一日君貌不逾中人而美若冠玉容止溫肅吐屬謙謹其於學務深造自得禮侍公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兩篇聖真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通會羣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蘊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徵言大義刺譏褒諱抱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自漢以來未嘗有也中交張翰林皋文其

通虞氏易爲六爻發揮旁通表虞氏易變動表卦象陰陽大義易言補易象賦卦氣頌凡五卷又旁求之於書撮拾殘缺兼覽眾說爲古今文尙書集解三十卷又旁求之於詩病古韻未有專書近人推演遞密而收字不全入聲分配無準爲詩聲演二十七卷皆創通輿域遂於大道句萌新意也達柯幹者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成書數卷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又欲仿經典釋文之例存異文古訓爲五經考異已就兩經而未成其在官凡同列有疑不能決者爲引經義別白之已而公卿亦多就問所疑無不據經決事有董相風在官有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勸地圖說一卷石渠禮論一卷悉事言翔實疏證確審大抵君之著書不泥守章句不分別門戶宏而通密而不緘其大宗也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四十卷絕妙好辭二十卷詞雅四卷自著詩文集八卷大都所手輯及著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配潘恭人前君二月卒子八存者四承寬嘉慶丙子舉人承向承實俱監生承安縣學生其次子承寵嘉慶己卯舉人有傳才先君卒承寬承實承宇俱早歿

（續碑傳集）卷七二

李兆洛曰予弱冠即與君相知愛君孜孜從事公羊家言予淺陋極知其學之正而不能從問業又時出不經語相難君俯仰唯諾未嘗折之亦未嘗以語於人子甚愧焉比從宦日疏闊見其成者公羊釋例虞氏易表數通而已餘所成者多在服官後十數年間想亦不自得而以深思博綜銷其歲月耶宜其年壽之不永也君勤於取資當世有名人莫不降心下問後輩一業之善即引與朝夕又云仲舒弟子遂者惟東平儒林傳稱董仲舒通五經善持論能文辭又云仲舒弟子遂者惟東平

贏公守學不失師法君雖未肯抗行仲舒以視贏公固有餘矣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逢祿字申受亦字申甫號思謨居士先世當明洪武初自鳳泗駐防常州是爲西營劉氏自高曾以上詳府君所爲先中書公行狀祖文定公諱綸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仕至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文定公娶于許有子三人長乾隆戊子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諱圖南次乾隆丙戌一甲三名進士官工部左侍郎諱躍雲其季諱召揚字占于乾隆甲辰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棄官家居爲文定請建專祠庀祭器置墓田終身不仕卽府君考也娶禮部侍郎莊公存與之女初殤一子禱于都城三聖庵感異夢而生府君弱不好弄每夜分在家塾非召不入內旣入而莊太恭人尙口授楚詞古詩雖就枕不輟年十一嘗從母歸省時宗伯公子告歸里叩以所業應對如響歎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十三歲而十三經及周秦古籍皆畢嘗讀漢書董江都傳而慕之乃求得春秋菴露益知爲七十子微言大義遂發憤研公羊傳何氏解詁不數月盡通其條例年十有八補府學生踰年從舅莊先生述祖自濟南乞養歸與語羣經家法大稱善時莊先生有意治公羊遂輟業府君復從受夏時等例及六書古籀之學盡得其傳學益進莊先生嘗曰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若宋甥可友也嘉慶五年年二十有五

學使錢公賞其文以廩生拔貢時與同邑李申耆先生齊名號常州二申年二十有七入都朝考時文定公及伯父侍郎公故舊徧京師府君閉戶不往初試一第三復試竟下第始識張先生惠言于都與譚周易三禮之學旋省親于山東書院而歸踰年秋聞訃奔喪至濟南扶柩歸里貧不克舉葬乙丑年三十歲服闋應聘主兗州講席明年歸力營葬事相度經年始得地于邑之東北鄉旋構訟不克葬明年丁卯舉順天鄉試編修孔先生昭虔故世治公羊春秋者也得府君卷大驚座主戴文端公桂文敏公蔣少司農皆國士遇之明春會試下第方歸營葬復丁內艱治喪悉應禮經是冬始克合葬府君以名門之子早負重望屢困場屋又拙謀生喪葬之事積載瘁瘁兩浙廣陵連年旅食尙以其脩脯之餘葺祖祠嫁季妹心力交竭而學古求道益不衰甲戌年三十有九始成進士房師程先生祖洛手錄其經策以出總裁則章文簡公周大司空王大宗伯寶少司空也殿試二甲朝考入選改庶吉士是秋乞假南歸在籍二載丁丑散館改禮部主事道光四年補儀制司主事在部十有二載凡簿書期會胥吏所職者府君無以踰人至於據古禮以定今制推經義以決疑難若嘉慶二十五年睿皇帝升遐府君居喪數旬晝夜討論口誦手錄因成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



自始事以至奉安 山陵典章備具、體例謹嚴。其後承修官書、遂全用其彙。明年 仁宗升配奉

旨 園丘享位 三昭 三穆、餘也

似少。命大學士及禮部詳議。府君擬上書大宗伯、既而失竄、止別存禘議藏于家。又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伯仲共一子、各為取婦、而仲之婦仍無出、將繼其伯之次孫為仲嗣、欲令其服所嗣祖母、承重服及母服、乃以財予之。其當嗣之兄弟皆不可、乃請之州府。州府以仲為伯子所別取之婦、係中表聯姻、難謂妾媵、持不能決、咨請部示。部中欲引慈母如母之律以許之、否則或令其子為仲妻若婦、持祖母及叔母之服。府君再立駁、彙析義至精、同司無以難其案。始定、若集中禮無二適議是也。道光四年、開通禮館、湯少宗伯欲派府君纂修、既而不果。其後聞館中有改適孫祖在為祖母服期為服斬一條、府君謂先王之禮曷可輕易、乃復為駁議、以俟後世。若集中適孫為祖母持服議是也。武進張氏女適胥汪某、其姑強使與人通、不從、毆死之、使聞于女氏曰、于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逼致死、杖八十折贖。吾夫若子習于吏、即訟必毀而家、事以不聞。府君議曰、案康誥、父不慈、子不祇、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于元惡大愆也。春秋之例、專

殺大夫稱國、其有罪無罪以葬、別之。言有罪且不得專殺、其罪貶絕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罪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云、父殺其子、當誅何、言天地所生、王者所教養、父不得而專也。禮、喪服為舅姑服期、傳謂從服、蓋婦于舅姑以人合、其恩輕于父子。今律父殺子之罪、輕于平人、古律父殺子之罪、且重于平人、況以淫姑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為齊桓所誅、春秋譴之、宜引以折斯獄。後讀律例駁案新編、乃知

純廟已有駁例、默符經義、而俗吏不知遵用、為可慨。若集中張貞女獄議是也。道光四年、河南學臣請以湯文正公斌從祀聖廟、議者以湯公康熙中在 上書房獲譴、乾隆間曾經奉駁難之。府君執筆曰、后襲典樂、猶有朱均、呂望陳書、難匡管蔡。汪文端善而用之、遂奉

俞旨。本年七月、越南貢使陳請為其國王母乞人役、得 旨賞給、而 諭中有外夷貢道之語、其使臣欲請改為外藩、部中以 詔書難更易而拒之、又恐

失遠人心。府君乃為牒復之曰、案周官大司馬職、方氏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國七千里、藩服去王國九千里、是藩遠而夷近也。又許氏說文謂羌狄蠻貊字皆從物旁、惟夷從大從弓者、東方大人之國、夷俗仁、仁者壽、有東方不死之國、故孔子欲居之。且乾隆間奉

上諭、申飭四庫館、不得改書籍中夷字作彝、裔字、辟



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盡去漢唐以來拘忌嫌疑之陋，使者無得以此爲疑，遂無辭而退。其據經決事，有先漢董相風類，此至多。惜平日無紀載，苦塊餘生，又無從訪質，掛一漏百，哀曷可言。今春從少宗伯汪公、果勇侯楊公徧勘。

東陵重相

萬

年吉地，咸以府君所呈之平安峪爲上吉，據圖入奏。楊公曰：君此事亦能以經斷之乎？府君乃爲從容言：古者葬不及泉，引漢文帝霸陵及劉向論昌陵事爲臣子忠慮之至。楊公歎爲真讀書人。大抵府君子詩、書、大義及六書、小學多出於外家莊氏、易、禮多出於臯文張氏，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主山東講舍時，爲釋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滯，強其守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禮議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中庸崇禮論、夏時經傳箋、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虞行者，尙有緯畧一卷、春秋賞罰格二卷。凡爲春秋之書十有一種。官保阮公申耆、李公各爲梓行于廣東、揚州。咸謂春秋自唐宋以來，郅書燕說、國朝經學大昌，如嘉定錢氏、河間紀氏、棲霞郝氏皆號通儒，而其說春秋皆襲宋元，直錄其事，不煩褒貶之說，其弊不至于等經朝報束傳高閣不止。近日曲阜檢討孔先生潛心大業，紹明絕學，著爲公羊通義，而尙不能信三科九指、大義

微言，千鈞一髮，至若鉤幽起陸，干城禦侮，張筆削之權于三統之內，積董胡之薪于二傳之外，擇精語詳，醇乎其醇，則自漢以後府君一人而已。府君以東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今惟何、虞、許、鄭四君子。虞氏之易雖惠、張、創通大義，學者尙罕得其門而入，因別爲易虞氏變動表一卷、六爻發揮旁通表一卷、卦象陰陽大義一卷、易言補一卷、易象賦卦氣頌一卷，撮其旨要，約其義例，以便綴學之士。鄭氏于三禮而外，于易詩非專門，其尙書注已亡，或掇拾殘闕，欲申墨守，或旁蒐衆說，支離雜博，皆淺涉藩籬，未足窺先王之淵奧。乃別爲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別黑白而定一尊，由訓故以推大義，冀他日與各經傳注並立學官焉。許君說文爲形書，而古韻未有專籍。近世顧、江、段、孔推行遞密，而收字未有全數，入聲未審分配，乃研極精微，分爲二十有六部，每部先收毛詩字，次收說文字，次收廣韻字，每字復爲推其本音，詳其訓故，又爲條例一卷，其名詩聲衍二十有七卷。集古韻之大成。此四端皆府君所學之大者。又嘗欲爲五經攷異，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以存異文古訓，先成易一卷、春秋一卷。又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二卷。又有少時所著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其未成者，尙有九章舉隅及小學啟蒙二書，無卷數。此皆府君手著之書。其哀輯者則有石渠禮議一卷、庚辰大

禮紀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

圖說一卷。又手摹南京十六省輿地圖一冊。大抵府君之學，其異于世儒者有二：一曰通大義而不專章句。嘗謂毛傳詳詁訓而畧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則公羊傳在先漢則有董仲舒氏，後漢則有何劭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氏爲宗。然二傳雖皆可以條例求，而喪服于五禮特一端。春秋則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決、人事備，以之貫羣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事，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二曰求公是而祛門戶。說者謂府君墨守何學，然箋中規何五十餘事。至于母以子貴及夫人子氏，惠公仲子之屬，則并舍公羊而從穀梁，甚至宋災故一條，則并舍三傳而從宋儒劉原父、胡安國之說，于其不苟爲異，益知其同者之非苟同也。其說詩、書，與鄭異義十之四五，一洗近世專己守殘之陋。又嘗謂漢志有公羊外傳五十餘篇，今佚不存，左氏正可補其闕，惟當復其舊名曰左氏春秋，而盡刊去劉歆所私改之經文，與所增竄之書法，凡例庶幾以春秋還之春秋，以左氏還之左氏，離之兩美，俾攻左者不得摘爲口實。人知府君爲公羊之功臣，不知其尤爲左氏之忠臣也。至于近世

小學，但知溯源小篆，而古籀幾爲絕學。嘗病說文多有所從得聲之字，反不見于本書，而一字重文別體，或分收各部，又部首過繁，稽攷不易，嘗欲仿爾雅體，并其重俗，補其古訓，增其闕文，以省初學之心力，俾得專心于大業。手書創纂，而未能就也。痛哉痛哉。府君于詞章，由六朝以躋兩漢，洞悉其源流正變，故所著述，隨物賦形，無體不備。在他人稱絕業，而在府君自視爲緒餘。有自著詩文集八卷，又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絕妙好詞二十卷，唐詩選四十卷，詞雅四卷，藏于家。平日師友淵源，于先正則及見大興朱文正公、陽湖孫淵如、金壇段若膺、高郵王懷祖諸先生，同志中與共習莊氏學者，則有若莊君綬甲兄弟、宋君翔鳳、丁君履恒。其共習張氏學者，則有若張君琦、其姪成孫、其甥董君士錫。其束髮以學行相砥礪者，則有李君兆洛、惲君敬、陸君繼輅、周君儀暉、李君復來。又嘗與劉公鳳詒商五代史于浙江，與胡君培翬講儀禮，王君萱齡、汪君喜孫講尚書，徐君松論地理，徐君有壬論九數，陳君奐論小學于都門。子後學接引尤至，一技若己有之。弟子潘準、莊續澍從受公羊禮，而潘早夭。府君痛之，于是有反招魂之作。同里董君祐誠，高才早歿，于是有夢董方立之詩。丙戌分校禮闈，鄰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經策奧博，曰：此必仁和龔君自珍、邵陽魏君源也。亟勸力薦，不售，于是有傷湖南浙



江一遺卷之詩。于諸甥中喜趙振祚。于年家子喜道州何紹基。凡所著述有能獻一字之益者。應時改定。聞人一善。則入內時不及解冠。先呼不孝等。而諄語之。喜動顏色。故平生交游落落。聞府君逝而哭失聲者。皆道誼中人。先後長禮部者若高郵王公。蕭山湯公。樂平汪公。皆重其學行。府君未嘗有所干謁。有侮其迂。欺其樸者。府君皆默然與之。卽或代致不平。而府君反爲申釋焉。蓋其肚篤龐厚。城府洞然。實不知人世之有險巇。物情之有機械。非矯揉以然也。嘗爲阮宮保言。重雕朱本十三經注疏。又彙刊本朝說經之書爲皇朝經解。以幸士林。阮公從之。遂衣被海內。又嘗慕唐柳氏家範。朱范氏義田。他日欲仿而行之。丙子爲不孝承寬納婦。仿士昏禮。行于家廟。至于四時之家祭。必敬先世之手澤。必珍樂道忘貧之素。清苦困窮之節。百行難盡。俟喘息稍蘇。當謹述其詳。別爲逸事。以示子孫。以府君之古懿淳悶。有先漢申公。伏生之風。宜享神明之壽。以勸儒林。矜後學。而甫逾半百。遽積泰山。頻年遽死亡之戚。遺篋餘未竟之書。此則天道之難問者。近載以來。府君夜患不寐。不孝等以先慈廢疾方亟。又恃府君體素康強。豐頤廣下。舉止端重。聲中黃鐘。必可以冀期頤。曾不知蚤勸節勞。輔以養肅。迨至先慈棄世。府君恰恫益深。又念失恃之子。強爲撫慰。本月十二日。驟患咯血。猶力疾

詣署。歸而痰湧氣逆。旋止旋作。中秋日猶蕭衣冠。祀五祀及先祖。四更後喘復大作。執不孝等手。諭以守祖父之遺規。法古人之安命。至日中遂不起矣。嗚呼痛哉。府君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戌時。卒于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未時。享年五十有四。配潘恭人。先府君兩月卒。詳府君所爲行述。子八人。存者長。承寬。嘉慶丙子舉人。候補咸安宮教習。三子。承向。六子。承寬。俱監生。七子。承安。其歿者次子。承寬。嘉慶己卯舉人。著有麟石詩文鈔二卷。四子。承寬。五子。承寬。均早歿。詳府君所爲續記三篇。季。承寬。年十歲。殤。女二俱先殤。長婦黃氏。次婦謝氏。三婦趙氏。四婦潘氏。長婦三婦俱先歿。承寬聘胡氏。孫開孫。中孫俱承向出。孫女二。長。承寬出。次。承向出。又殤孫。受穀。承寬出。不孝等愚陋孤露。未足仰測府君德行學術于萬一。惟是府君道誼同志徧海內。必有能知之。後道之詳者。儻哀而錫之銘誄。以慰九原。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孤哀子劉承寬等泣血謹述。

賜進士出身。

誥授朝議大夫。

晉封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重領鹿鳴宴。

欽加四品銜。前直隸永定河道。山東運河兵備道。吏科掌印給事中。掌京畿道監察御史。工部製造庫郎。

中、營繕司員外郎、虞衡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世弟王念孫頓首拜填諱。

劉承寬撰 《劉禮部集》附錄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九

沈欽韓 洪飴孫 莊綬甲 何治運 張楚生 臧禮堂

段載錫 強琳

皇敕授脩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曾祖彬 妣仲氏

祖載熙 吳縣學生 妣錢氏

考培宗 贈脩職郎 妣馬氏 贈封孺人

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 年五十七狀

君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吳興分吳江遷郡城再遷木瀆爲吳縣人至君六世君深眉鉅目仰鼻而短脰面麻黑碩腹下垂行步蹇連語言澀訥年逾三十乃得以縣學生員就嘉慶丁卯江寧布政使司試領薦赴春官又軌躋丁丑六挑入二等道光壬午選授安徽寧國縣學訓導庚寅九月奉馬儒人諱歸里次年十二月廿日卒於家配同邑王氏子三笑衍不勝喪後君一月以壬辰正月廿日歿有孫懋官次瓜衍天衍皆業儒君質亞生知而力同困學幼侍貽贈君習爲詩稍長自程誦讀家極貧書值千錢輒無力購致假之藏書家其肯出全部得數冊持歸計日繳換然必求要領寫爲要刪淹通羣經尤長禮與春秋擘擘諸史尤熟於志旁及百家故記

官書野乘古今專集彙集類鈔劄記究其條緒悉歸於統既弱冠念漢書至深至博顏注既淺陋復多盜竊范氏後書雖間略而義存實錄章懷雜集衆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殊宏富然頗無統貫尤疎於地理乃覃思廿年遠搜故籍爲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彙書四十頁頁率八九百言共二百餘萬言於以正謬補闕盡之矣凡以植國之體端由制度漢氏雖近古然離秦立法爲後世濫觴君故上推姬周下比有明詳哉乎其言之損益悉陳得失備見使來學有所依據以當後王取法者既成寓東於余曰此書發蒙啟覆鉤稽貫串然親見其成書或加省覽會真能終一卷覆之說歎何待來茲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非足下而誰蓋君之自信而遂以信余也余與君皆業荀子嘗推論爲國以禮之指以爲孔子悼時人勃亂廢禮當使天下嬰毒禍無可既極乃見意於春秋以誥萬世君因謂左氏親承聖訓博驗實書依經立傳全付託之重而公穀家攻之欲顯復晦杜氏注出雖得列學官然多人以邪說陰敗禮教其蓋左氏也逾于明攻余涉左氏淺聞君言未深喻也及君郵示補注十二卷正杜氏之大失其有厚陋並爲補綴別爲攷異十卷以開百家淆亂則信



乎從訟左規杜之後而加詳審者也。君又以裴氏注三國志意在補其覆脫光耀沈落而郡縣鎮戍之僅見一時名物訓詁之不類後世者皆闕故爲補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又以地理之學古書唯存鄭氏水經註近人戴東原校定其倒置差脫趙誠夫爲之刊誤其書乃漸可讀而戴氏短在憑臆趙氏蔽於輕信至如古書之有足互証與近今志乘之目驗可據者二家又皆蒐討未遑也故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然後郡縣之廢置沿革山川之高低變遷流合派分皆通今塞皆如提挈在手指掌可談又以一代鉅公詩文非曉然其朝章事實則不能得作者用心之所至韓退之王介甫兩集於唐宋各立其極而宋人註韓集空疏臆測宋人注王集止及其詩雖云賄博其於人物制度闕畧尙多故補註韓集及王詩而別創王氏文註注共四十四卷又集范石湖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後唐宋五六百年之鉅製短章義皆可通君深造真積樂逢其原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疵謬觸目隨手糾正各成卷帙凡君著述無慮四五百萬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是於實無一語任意矜眩墨誤來學者雖云注釋實可單行唯未習算術常自引以爲憾君手繕古書至夥唯所節

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共若干卷校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華悉萃手稿尙存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版行君詩始則導源魏晉晚乃頽然自放然而屬詞比事必有所處嗜爲俳文才多而不受其患深究三史行文離合之故以故氣骨矯舉脈絡微至其聲窅然而沈其色黝然而幽爲自來駢儷家所未有後更爲散文健入震出盡破唐宋壁壘而自合矩矱一可爲後世法君性至和易不以所業驕人有問者必就其端緒原始要終反覆推尋使皆洞澈唯少小頗事口腹遊處有不暇擇者漸來久要之責又遇僕隸過谿刻相與造蜚語肆謗訕嘗一至秦中遊裝稍潤有華服數事交遊復其掩掖之雖非大失唯余亦不能爲君開諱也余生平言學推君論文則晉卿庚寅夏自刪定舊作爲三十卷初寫出而晉卿物化今年秋携稿本訪君於木瀆入門則君奄在殯宮矣嗚呼哀哉原夫居下以思往其言有文始於詩盛於春秋秦漢作者遞相祖述幸得垂論方來莫不珍同鴻寶功力竊細殆難強名李唐以還著述滋廣衡其得失乃有可言杜氏撰集通典蔚爲政書之首然前承劉秩後錄國故搜討尙易宋世不刊之書唯凍水資治通鑑然亦借助羣材非一人心力所

及章氏考索馬氏通考則俱以獨力成大業然依類探
策事有循持而舛誤亦復時見近世學者首推亭林顧
氏述其成書郡國利病宅京記不過撝拾之勤肇域志
雖未見要亦其類也唐韻正五書功同鑄金而學止一
孔唯日知錄閎深簡切足副其守先待後之志而前十
卷仍屬帖括末技顧宛溪胡嗣明齊次鳳畢精水地優
義居多顧復初窮究春秋分合著續專家成名於斯為
盛與君並世則錢曉微實能窮探羣籍刊落疏通大都
精審然片詞碎義其細已甚君博聞兼綜同符碩錢以
言識大雖略後亭林而精則過之又文采鴻臚非二君
自完邊幅者此學問之道務多則龐雜無紀而非所以
語於吾沈君也君名故藉甚而妻非尤盛余薄植無可
指數困蹟更甚於君疏附禦侮非其任矣竊述所知為
狀寫付瓜衍天衍錄副二本一以告君一歸君集之末
使君學大昌之後知君所謂實知之者唯包慎伯之言
之非妄歎也道光十有一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十三
日安吳包世臣謹狀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卷四

甯國縣訓導沈君墓志銘 王鑒
君諱欽韓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出吳興遷江蘇木瀆鎮至君已六世
曾祖彬妣仲氏祖載熙縣學生妣錢氏考培宗妣馬氏
封贈如例君秉資極敏為學甚勤嘗苦蛟置足於瓊校書至漏三
下家貧借書於人計日以歸輒寫其要遂淹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古
今別集彙纂類書雜記故君學自詩賦古文詞外尤長於訓詁攷證所
為制舉文沈博怪瑋常人不解年逾三十始為縣學生嘉慶十二年
舉於鄉又屢躋春官道光三年選授安徽甯國縣訓導十年丁母艱次
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五十七君以漢書顏氏注淺陋章懷後書
雜集眾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頗宏富而少統貫為兩漢書
疏證七十四卷卷率彙書四十葉葉率八九百言共二百萬餘言又以
左傳杜注多舛舛為左傳補注十二卷別為考異十卷又以裴氏三國志
注專在補其遺闕而典章名物闕焉為補訓故八卷釋地理八卷又為
水經注疏證四十卷而古今郡縣之廢置山川之沿革皆具又為韓昌
黎集補注四十卷王荆公詩補注若干卷文集注若干卷又注范石湖
集若干卷皆深明唐宋兩朝典故實故多能得作者之志凡君所注
先寫於書上下左右幾無閒隙乃錄為初稿久之增刪復錄為再稿每
一書成輒三四易稿他若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
萃編隨手糾繆積成卷帙凡君著述幾四五百萬言又節錄太平御覽
雲笈七籤法苑珠林為若干卷較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英悉萃焉其幼
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皆極華瞻居君孟昭為之刊行君好接引
才士而賦性剛褊有劉四罵人之癖世亦以此少之予得交君晚君
著述乃大驚服聞君之沒也家無餘財不克葬者十年嘗與寶山毛君
生甫語及之為慨然而歎曰天下有讀破萬卷著書滿家之士而忍其
不歸於土乎曾毛君之友上海邵君泰峰好古有義行聞之助以葬資
乃共謀以君著作遺稿歸於邵氏庶幾能刻而傳焉君娶王氏三子長
箕衍不勝喪後君一月卒次瓜衍天衍於是始卜地於木瀆之福壽山
葬以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六日銘曰
茫茫今古冊籍羣分誰其健者疆識博聞劬書嗜炙惟我沈君研經抉
奧攷史解紛既華既實發為高文穿石務漸治絲戒焚名山事業擔荷
惟勤學豐遇壽天道奚云靈山之麓我銘其墳

《續碑傳集》卷七六



東湖縣知縣洪君墓誌銘

君諱齡孫、字孟慈、又字祐甫、北江先生之元子也。先生以氣節震天下、君能繼其志。先生以瞻學博聞、迨後進君能繼其業。先生以詩古文辭發揮道德、導播情性、君能承其規。幼即沉敏、嗜學不厭。聞見既洽、心力尤銳。每旬月不見、過其坐、搜其案、纂述者已盈寸矣。撰世本輯補十卷、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二卷、昆陵藝文志四卷、青埭山人詩十卷、皆成書。漢書藝文志考、隋書經籍志考、諸史考畧、世本識餘各數十卷、皆未成。嘗聞其緒言、胸中所願爲而未及措手者、尙倍於此。中嘉慶戊午江南鄉試舉人、四試禮部不售。乙丑、己巳、甲戌皆以薦卷挑取。

國史館謄錄。既默默不得志、而北江先生捐館後、家益貧、乃以謄錄期滿、議叙調選、得湖北東湖知縣。在任有惠政。抵任八閱月、遽卒。年四十四。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也。君體氣壯盛、工飲啖、耐勞苦、值其發憤、窮日夜無倦容、徒步日可百里。擇交至嚴、不能爲唯阿。處衆中、凝然莫窺其涯、志合者傾倒如不及。君卒之歲、予方

自安徽罷歸、過魏贊卿、值其不在、坐待之。見案上訃狀、訝其字、以爲偶同也。卒閱之而信、失聲一詫、涕淚直墮。嗚呼、好學者理固短命乎、抑亦數有不可知者乎。君娶於汪。子穀曾、孫承敏、承定。穀曾愿而能立、斐然向學、蓋克守其業者。以道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塋君於德澤鄉前橋祖塋昭穴。先世具北江先生年譜、故不著。銘曰、

嗟乎祐甫、嗜子刻也。金之玉之、沙礫之匿也。又亟毀之、扞之力也。其身可埋、光不蝕也。道固有否、吾黨則盡也。視此四尺、終古無泐也。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二

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

曾祖柱、雍正丁未進士、浙江海防兵備道。

祖存與、乾隆乙丑一甲二名進士、禮部左侍郎。

父逢原、乾隆乙酉舉人、山陽縣訓導、候選知縣。

母凌氏、贈孀人。

凌氏、贈孀人。

毛氏、贈孀人。

生母顯氏例贈孺人。

君姓莊氏諱綬甲字卿珊行四常州武進縣人。

國朝以來莊氏爲邑右族觀察公以名德矜式鄉里宗伯公兄弟相繼大魁子孫仍世科名鼎盛君兄弟三人從兄弟復若干人皆能守其家學而君尤力學得師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經術淵茂諸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別漢宋必融通聖奧歸諸至當而君從父珍藝先生盡傳其業復旁究夏小正逸周書暨古文篆籀之學皆一代絕業也訓導公夙稟庭聞因源導委綴次遺學所著盈篋而年壽未究九仞猶虧君既負敏達之資思兼綜素業通匯條流又承師論交博訪孤詣如張編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劉禮部申受宋大令于廷董明經晉卿諸子無不朝夕研誦上下其議論蓋庶幾於好學不倦萬行不困者焉宗伯公所著諸書多未刊布君研精校尋於未刻者次第付梓已刻者補續未備每一書竟即探求旨趣附記簡末條理秩然可觀惜乎僅覓三書而遽屬疾不起也珍藝先生於諸子行尤器識君有所得輒相披示君亦能以穎悟之思出所見相俟益珍

藝先生之歿也古文甲乙篇尙未脫稿君方思理其緒就所知見條其大端使來者可繼此志亦竟不遂君伯兄吾珍貴甲季弟頌平褒甲從弟觀喻濤少同師長同尚斐斐競爽兆洛每過君齋共諸昆季談學藝未嘗不心悅未幾觀喻早喪今年秋頌平從若士於肥城遂卒焉兆洛以哭頌平故執君手悲不能勝時君已病然尙能料理喪事不謂其相繼殂謝也君子師友誼甚篤若士君姊壻也君少從問業終身執弟子禮甚恭申受于廷晉卿皆親串並年小於君然每折衷經義問所疑否欣然請益一義之勝懽欣怡愉奉之若師意所不可侃侃辨諍不肯少挫朋友有過舉未嘗不婉規其有緩急未嘗不援恤也以貧故時時客遊所至倒屣無不敬而禮之體質魁岸肩後可隱二人聲氣寬緩眉宇慈和素通於醫始病痰治之不愈遂成痞二年始向痊精氣已既骨柴立矣而君尙以壯盛自信讀書居家事外應接賓友操心無怠尋患瘡瘍展轉不息其卒也以喘卒之前一日兆洛就榻前見君不能卧隱几對語尙倦倦於宗伯公諸書病起當悉力校刊嗚呼其志足悲也已君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三九

生乾隆甲午九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戊子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五。配劉，卽申受從女兄子一潤。孫一杰。君於經義無不窺，有所得輒創記之，往往有精詣，惜未有成書。潤沉靜好學，成君之志者，將在於是。吾珍以昔來屬兆洛爲君傳，兆洛不足以傳君，謹就所知次其狀，諗吾黨之知君者，不敢夸也。道光九年歲次己丑正月七日。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四

鄉貢士邾海何君墓志銘

吾鄉自宋以來，學者奉朱子爲大師，百世無異議。然如吳才老之於尚書、陳用之、晉之之於禮樂、黃文肅教君善之於儀禮、蘇魏公之於律算、鄭漁仲之於通志、陳季立之於詩音、黃漳浦、何元子之於古易，皆淵綜閎眎，負千載卓絕之識，庸非前賢之所亟許乎？今國家經術昌明，雅材宏達，無不治古學以名其家者。晚出則吾友邾海，其人也。君幼敏悟，長洽聞，強識，篤嗜漢學，其爲文博奧而廉悍，於近日閭閻百詩、臧玉林、惠定宇、全紹衣、錢曉微、段若膺諸巨儒所著，往往有以扶其違而彌其罅，最訓故，剖古今，見者輒目瞠舌。擢游嶺南，總督阮宮保聘君總纂廣東通志，獨屬君考古。遊越中，今總督陳望坡先生館之，爲錢經解及論辨文字四卷。其書成未著，竹帛者有公羊精義、論語解詁、孟子通義、周書後定、傳子後定、太元經補注。未卒業者東越志、姓苑鈎沈、纂文摺逸若干種。君篤內行，居喪三年不飲酒，不食肉，重氣誼，寡嗜好，不問家入生產，廉直其天性也。由閩縣學生充嘉慶三年鄉貢，十二年舉於鄉，婁困公車。久之，大挑用教諭。道光元年歸自武林，其夏五月晦日疾，翼日卒，年厘四



十有七。於戲以君奇傑之才、沈博之學、假令在康熙乾隆之初、則登鴻博、舉經術、否亦首預四庫編摩、恢恢乎奪西河之幟、參東原之席矣。乃迂時屯遭、求恩一第而不得、又不能永其年、以終其述作、豈天未欲海瀕愁遺一好學通古逸羣絕塵之士邪。惜君者以爲過於昌黎之哀歐陽生、殆相倍蓰也。余僕指平生畏友、在四方若張皋文、許周生、在里鄙若謝甸男、萬虞臣、先後十餘年間、莫不怛化。今又失吾郊海、是余之無與爲質、不獲以輔成其學也。悲夫。君何氏諱治運、自曾祖以下業儒。父解福、秀林、孝友好施。君於昆弟次仲、有丈夫子五、廣忠、廣惠、廣勲、廣惠、廣慈、勲、惠、立殤、皆繼夫人姜出也。姜夫人後君一月卒。前室薛夫人初葬西郊沙堤山祖塋之次、風水不貞、乃卜遷。以君卒之明年閏三月朔、合葬高沙後塢山之陽。銘曰：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唯學林。何邵公、信書淫、擇六藝、默深湛、究許鄭、力自任。老師汗、小儒瘖、生何促、失南金。短士氣、傷我心、棄瓊斤、摧牙琴。叩冥冥、天難諶。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竊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子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予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繙閱殆遍。童子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編即可倍、五編即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誦誦常至數千編、必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謂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諂、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已者爲輔佐友、不如已即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皆言遊觀之事也。非其鬼而祭之、

鬼謂人鬼。古惟祭其先曰事鬼。祭非鬼。卽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者也。又言大畜剛健爲實。輝光日新。當斷句。其德剛健而文明爲句。乃叶韻。與全經筆法相稱。若如今讀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語已。又言史記項羽本紀贊先云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諸侯畔已難已。未云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言羽之失天下。實自失之。非天亡也。蓋背關懷楚。則失地利。放帝自立。則負不義之名。怨諸侯畔已。則與天下爲難。有此三失。難以有天下矣。又言辯黨一篇。記孔子者少。記君子學孔子者多。凡記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記君子學孔子則言不言必。予嘆絕。謂之曰。吾子精熟經史。心有古初。何以尙不學作詩文。童子曰。學在內者也。文在外者也。俟弱冠內學充而後學文。豈爲遲乎。雪霽別去。而次年童子遂殤於痘。後予讀漢書三國志。屢見輝光日新之語。知古讀正如此。讀集解其訓學則不固也。如童子說見陽湖惲子居論鄉黨說與童子無異。而猶疑友字於君臣或未安。及讀毛傳言國君友其賢臣。讀呂覽言敦洽讐黨。惡足以駭人。言足以亡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至於亡而友不衰。然後信童子所說無不根據精當。殆古經生之隨降而曇花一現者也。予成童後。誦過

素論古詩十九首皆萬過。漸有心得。感此說之實發於童子也。故爰爲傳以傳其畧。不敢私爲已有焉。嘉慶癸亥十月。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卷四

孝節處士臧君墓表

昔宋楚州徐仲車以孝聞。謚曰節孝處士。東坡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也。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所周知事極其詳。亦異矣。今武進處士臧君年三十四而卒。其私謚曰孝節。父繼宏病瘡三年。冬月以身溫被。醫往潛起。不使父知。繼母張氏疾篤。刲股以療。禱於神。請減年以益母。而母愈。娶婦甫下車。撰孝敬辭。令女傭誦之。俾立聽。乃合卺。其後偶失母歡。輒不與同室。約三歲無過乃已。君生平不畜童僕。躬執薪水之役。以承父母歡。計其非侍疾。則舞笑娛親之日多也。然其撰孝子孝女孝婦事至數百卷。又三禮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集南齊臧榮緒晉書二卷。刪補吳江嚴氏左傳賈服注三卷。南宋石經攷二卷。拜經堂書目四卷。皆尚未刊行。以予所見者。說文解字經攷十三卷。予嘗謂宋節孝徐處士善讀儀禮。而今見君所攷禮今文。蓋許祭酒不及見。鄭氏墨出古今文。故未嘗析言。而君特表出之。又所手輯其高祖琳尚書集解案六卷。君之兄庸客京師。篋書不多。俟他日求而讀之。而先諾其請。為援大略表於石。君名禮堂。和貴其字也。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孝節處士臧君墓表

君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人也。高祖琳。明經通古學。為太原閭若琛所重。學者宗之。君負曾閔之淳性。抱圭璧之貞行。動符仁義。言軌忠信。事父繼宏。久瘡惡寒。身潛溫被。居喪如禮。哀慕羸頓。母章危疾。刲股和藥。私禱尙祠。減齒延壽。神感至誠。天聽如響。是以醇粹沐飲。平州閑德。音風動乎圭組。娶婦之久。豫撰誠辭。女傭莊誦。乃命合卺。卒能執義制愛。叱狗禁聲。少從伯兄庸學。事之如師。然有過輒諫。髦髦乎孝弟之言。綽然變醜。砥鈍者也。禪稽六藝。討論蒼雅。觚字曲聲。發疑正讀。儀徵阮侍郎聘君纂輯經詁。又著古今孝子孝婦傳。說文解字經考。南宋石經考。愛日居筆記。總數百卷。河圖曰。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箕中功。豈紫蘭敗風。生促顏冉。春秋三十。以嘉慶十年閏六月己酉病卒。庸聞喪京師。第四酷慟。旁采儒議。私謚之曰孝節。余文於庸。數聞君之賢。願以弦韋為贊者久矣。無期邂逅。黃鳥增哀。以為荆卞之寶。豈抱厥能。賡膏桂之材。非委灰可銷。遂勒銘表墓。於厥今聞。其詞曰。

於戲臧君。肫肫其仁。苦節而甘。樂存事親。孝乎惟孝。



儒藏

達天盡人。勤味道腴。聞然席珍。文為士範。德為國寶。竟天天年。安賸百身。傷哉魂氣。尚戀昏晨。萬古愛日。照茲佳閨。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臧和貴墓表

武進臧氏有孝子曰禮堂。字和貴。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瘡。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股。而母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卺。苟有益於親之事。必忘身而為之也。苟足悅其親。雖違眾不顧也。和貴與兄庸皆好學博聞。尤精小學。善警校。為四方賢士所貴。而和貴不幸年三十而死。桐城姚鼐嘗識庸。聞和貴之學行。未見也。今以天下悲惜和貴之情。乃為表其墓云。

姚鼐撰 《惜抱軒文後集》卷六

臧和貴傳

臧禮堂武進人。和貴其字也。學於兄庸。喜許氏說文學。謂世行小徐本。轉寫譌異。或據大徐補之。益失真。謂得熊氏韻會舉要。所引小徐善本。乃重輯說文繫辭十五卷。又刺取許氏所引諸經。為說文經考十三卷。其為儀禮今文多誤字。據說文考正之。段縣尹玉裁。王庶子引之。皆歎其精確也。高祖琳。康熙間以經學名世。謂之玉林先生。所著書甚富。禮堂少從其考警校之精。甚考。亟稱之。其他自所校正經傳。皆有成書。又嘗錄傳記孝子孝孫。孝婦諸節行。為書數百卷。蓋不獨專志文字。而欲以力行見者也。事父母至孝。母疾。嘗割肉和藥進之。而母愈。執親喪。動必以禮。初娶婦日。為七言辭教之。乃合卺。其責難於兄庸。為書數百言寄之。其言躬自厚而不為怨誹。乃足以感人。可謂得善處家庭之道者也。阮侍郎元巡撫浙江。嘗延之修經籍纂詁。其後至階州。校淳熙本左傳。遇疾卒。年三十。其兄庸與鄉人私謚之曰孝節先生。



清文齋

陳用光曰：世之爲漢學者咸訾宋儒。汪學士廷珍爲余言：慎修江氏闡述宋五子之言，凡數十卷，世未之見也。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江氏，非能尊江氏者也。夫人之力學，爲名高耶？行不若宋儒，而訾之以爲名，烏足以言學？和貴孜孜治章句，而嚴取與，敦節行，能自力於家庭，可謂得其本矣。志未竟而遽卒，悲夫。在東哀其弟，博求人爲文以紀之，以屬於余。傳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和貴之賢，以在東之哀而益信。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臧禮堂家傳

禮堂年三十卒，其兄庸爲之撰行略，悲不自勝。珪既作哀詞矣，庸請作傳曰：非能爲古文者，不足傳吾弟也。珪勉應其請。

禮堂姓臧氏，常州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執，年十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娶婦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長言，令熟聽，乃合卺。事父繼宏久病，每夜焚香禱天，父稱其孝。母章患風疾，侍衽下，刻不離。壬戌，刲股請減壽一紀，母愈而禮堂竟夭矣。著錄孝子女婦事蹟數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阮中丞元閱其名，親拜聘，褰謁經精舍，持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于舍。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故其兄庸、鰥弟妃，皆以孝友推之，無閒言。顧性孤介耿直，得秋冬氣多，此所以生不享福報，死必爲神祇者，亦氣類之自取也。無子，以兄弟子後之。

贊曰：吾聞孝爲百善之首，士而刲股者，雖非中道，豈可及哉？然而吳錢氏榮爲母割股，而三元及第，官至二品，禮堂何一科不獲備，偃蹇而夭折哉？豈非命數使然，天亦無所容心于其間歟？既有令名，而復求壽考，范氏之母，可謂達觀矣。

朱珪撰 《知不足齋文集》卷二

臧和貴別傳

臧和貴名禮堂，以字行。江南武進人。高祖琳治經精兩漢學，卽世所稱玉林先生者也。父繼宏，有隱德。和貴爲人肫熱，不苟言笑。事親孝，臨財廉，非其義一介不取。居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笑不見齒。母病，割股肉瘳之。兄庸博學有聲，師事盧學士文昭，學士稱庸校書天下第一。和貴師事庸，庸之楚，和貴師事錢官詹大珩，業益進。所與游皆東南知名士。時段大令玉裁、丁廣文杰、孫觀察星衍皆宿學，負重望，不輕許可，願交口善和貴。名亞庸，謂之二臧云。阮撫部元爲經籍纂詁，聘庸總校，和貴與焉。後撫部校勘十三經，再延和貴以母老辭。逾年，那大令澍復以校經聘，留三月，遇疾歸。疾且革，語季弟紀曰：「奈何！遂死。」時嘉慶乙丑歲也，年三十。無子。庸在京師聞而哭之哀，私諡之曰孝節先生。和貴善著書，慕古孝子，孝女，孝婦事，作孝傳百三十卷。又纂尙書集解案六卷，三禮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補嚴氏詩左傳賈服注三卷，說文解字經考十三卷，南宋石經考二卷，增訂孫氏星衍倉頡篇三卷，重編說文繫傳十五卷，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六卷。

嚴可均曰：以和貴之孝行卓卓矣，而未永其年，惜哉！然著述等身，聲施藝苑，亦吾黨之榮也。彼歿世而名不稱者，可勝慨哉。

嚴可均撰 《鐵橋漫稿》卷七

臧禮堂小傳

臧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人也。其高祖琳，篤學善著書，以經義雜記傳於世。兄庸爲漢學討論精悍，所著拜經日記當世通儒稱道之不衰。家居誦讀，則與禮堂相敬如師。禮堂性篤厚，以孝聞，持父喪毀瘠骨立，三年不入於寢門。母嘗滯病，禮堂延醫治罔瘳，憂不知所爲，則割臂肉以療。既又禱於神，求促己算以畀親。兄弟親戚聞而悲之。浙江阮撫軍延禮堂兄弟校經籍纂詁，時禮堂服喪未畢，則愀然曰：「吉服而往，余弗忍也。」請施墨於冠，可乎？撫軍嘉其志而許焉。其不與俗浮沈如是。又甚好學，治小徐說文，通其說，撰古今孝子傳數百卷，未竟其志而卒。卒時年裁三十云。王引之曰：自古獨行之士，烝烝孝弟，實有不可解於心者焉。方和貴之割肉療親，求以身代，夫豈不知死生天命不可以人力與哉？愛深而憂迫，事之成否，其忘之矣。孔子曰：甯武子愚不可及，蓋信乎其不可及也。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段慶安先生家傳

先生段氏諱載錫字慶安世爲金壇人幼穎敏九歲能讀資治通鑑長老嗟異比長于書無所不讀而一軌于正中年不復應科舉以廩于學歲久貢名太學年七十四而終邑之士大夫相與稱曰先生博學強識孝弟忠信律已以介接物以謙鄉人薰其德無賢愚少長咸尊敬無異辭可謂君子矣漂陽強汝詢曰是則誠然然未知先生之深也自程朱之澤衰儒術分裂言道者不說學言學者不求道面背離隔迭爲盛衰侮訾先儒無所忌憚先生自弱冠卽志朱子之學蹈跡按軌不失尺寸羣誘而不惑交訕而不沮其守之深堅若積鐵爲十仞之城以卻流矢也非夫智足以辨是非勇足以決從違孰能自拔于流俗之中而斷斷若此哉先生之德之成實根于此此非其學舉尤大者歟先生既不遇于時設施無所見或諷先生著書則謝曰聖賢之言備矣士患不能身體力行奚多言爲嗟乎先生之用心如此則夫外此者豈足爲先生道哉先生長子濬源汝詢同年友也以書來曰知先君者莫如子深今將修宗乘願以家傳爲請既不獲辭因著其大略俾後之言儒林者有可徵焉

強汝詢撰《求益齋文集》卷七

三從叔父堯甫公家傳

公諱琳字堯甫少于先府君三歲北面受業執禮恭甚以能文補縣學生年四十二而卒汝詢五六歲時嘗見公既而隨宦甯國則聞公歿稍長聞先府君之言曰堯甫性純而介志專而敏好深湛之思吾語以經史要義及儒先之說堯甫傾聽默識洞與析蹟既得塗轍益恢而大之駸駸深博要其歸主于躬行庶幾能爲有本之學者吾嘗戒堯甫從子弟使皆以堯甫爲法聞其死流涕彌日不惟痛惜其人且悲吾宗之不幸也及汝詢年十八以事歸里則又聞諸叔諸兄之言曰公與人甚謙而神采端毅無戲言無情容無筵步雖盛暑未嘗袒裼尤嚴男女之辨雖在親黨未嘗同席而坐未嘗親授受以是見者莫不肅然里中無賴子或酗酒肆罵聞公至輒走匿其爲人所敬憚如此公之配陸孺人又泣告汝詢曰公雖在私室未嘗嬉笑終日危坐讀書冥思中夜而寢辨色而起汲汲然常若有所求而未獲者又指架上書曰此皆公所聚也逾萬卷矣公自言皆經史古書無雜說參其間又有算數厯律之書數百卷公讀書有暇恆喜治之公歿後族人頗來求書余以公所好惟此守之不忍失情諸子無能讀者恐終飽鼠蠹耳汝詢嘗台所聞以想見公之爲人子夏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者



非耶。記所謂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者、非耶。自德行、道藝之選廢、既專以文章取士、雖有經明行修之儒、世固莫之重也。公又闇然不自表襮、名聲不出于里巷、著述無所見于後、蓋求謙于已、人不知而無悶者、君子之自處固然。然以公之賢、不得下壽、又莫爲之表章、將泯焉與庸愚同盡、則爲善者何以勸焉。謹撰次所聞、載之家乘、後有欲考潛德者、或將有取于斯。

強汝誦撰 《求益齋文集》卷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

佟景文 何秋濤 顧錫祉 錢綺 季錫嘯 王振聲
李可玖 馬釗 葉名澄 顧瑞清 袁璫 胡承琪
王汝謙 王植 姚椿 周儀暉 沈復榮 鄧顯鶴

國朝遼東世傳能講聖賢之學者。在康熙朝有若德公格勒徐公元張
曾從安溪翁問學。在雍正乾隆間有若法公海顧公琮而宗室齊齋先
生。其學最盛。厥後五六十年。遠風已微。乃猶有人焉。手口於程朱之書
。心於濂洛之緒。如徐公敬堂先生。尤不易得也。公諱景文。字敬堂。
。先生先世將家勳戚高祖世思始好學。為文士。五世至公遂起家翰
。林。自編修外除施南守。歷漢陽道。廣西提刑官。至安徽承宣布政使
。擢巡撫。事。服官十有二年。其立心行政多師法宋大儒。於朱子之學。尤
。不。畏。庸。一。時。人。仰。望。之。謂。使。願。制。方。州。如。西。山。帥。澤。其。事。功。必。可。幾
。及。乃。僅。得。屏。藩。數。年。假。節。一。再。齒。甫。逾。艾。而。遽。卒。於。官。嗚。呼。公。存。而。北
。方。之。學。有。所。歸。公。亡。而。擔。荷。斯。道。者。向。有。誰。耶。吾。既。不。及。見。濟。齋。以。前
。諸。賢。而。幸。得。見。公。桂。林。相。與。質。疑。問。難。折。衷。一。是。豈。料。三。年。繼。見。京。師
。諸。賢。復。見。耶。此。吾。所。以。重。為。吾。道。悲。思。之。十。年。而。不。能。忘。也。公。生。於。嘉
。慶。在。徽。其。言。學。以。修。身。為。綱。統。誠。正。格。致。皆。實。於。實。修。之。地。一。切。覺。悟
。宗。指。稍。涉。空。虛。即。所。不。談。視。河。津。餘。干。之。專。言。敬。者。庶。乎。近。之。嘗。與。公
。相。論。心。體。於。桂。林。之。華。嚴。精。舍。反。復。辯。證。公。深。相。容。納。至。稱。主。張。陸。王
。害。於。宋。學。公。亦。不。拒。也。蓋。公。晚。年。修。踐。純。熟。未。始。無。意。於。上。達。之
。理。而。其。所。深。遠。而。日。進。者。夫。豈。止。於。是。乎。然。使。流。俗。知。有。正。學。實。如。公
。之。有。砥。柱。絕。港。之。通。大。航。矣。後。有。湘。北。學。淵。源。者。其。可。忽。諸。公。生。卒
。陳。告。內。申。道。光。十。六。年。自。皖。歸。葬。於。京。城。西。郊。原。有。子。若。山。不。慧。其。從
。子。性。性。代。治。其。喪。培。性。將。仕。於。嶺。外。官。公。行。履。政。速。巡。撫。色。事。星。額。公
。傳。之。矣。而。墓。石。無。文。以。覆。辰。與。公。舊。故。且。略。能。知。公。諱。方。屬。為。表。之。因
。隨。論。其。學。而。為。之。表。

(續碑傳集)卷七一

刑部員外郎何君墓表

嗚呼、此吾故人何君願船墓也。同治元年、彭年自燕之
蜀、君代為蓮池書院院長。比入蜀、聞君喪逾十年、重來
蓮池、始知君之旅葬於此。悲夫、君諱秋濤、願船其字。世
居福建光澤福民坊。祖長敦、直隸博野縣知縣。考高華、
屬子監生。君少負異稟、過目成誦。自為兒時、能舉天下
府州縣名數、其四境所至、年二十、舉於鄉。逾年試禮
部、為貢士。又逾年、殿試、授刑部主事、益廣交游、博覽
書記、學乃大進。道光中、京師言宋學者、則有倭文端公、
晉文正公、何文貞公、吳侍郎廷棟、邵員外懿辰、丁郎中
彥傳。言漢學者、則有何編修紹基、張州判穆、苗貢生夔
及君。鄉人陳御史慶鏞、言古文詞者、則有梅郎中曾亮、
朱御史琦、王都御史拯、馮按察志沂。君專精漢學、而從
諸公游處、未嘗以門戶標異。其於經史百家之詞、事物
之理、考證鉤析、務窮其源委、較其異同、而要歸諸實用。
刑部奉勅撰律例根源、多君手定。陳御史壇嘗得匿
名書、例當毀、疑以質君。君言軍國重計、宜上聞、援引故
事、御史據以入告。其通識類此。咸豐三年、李侍郎嘉瑞



巡撫安徽、奏辟君自隨。侍郎罷，君還京師，益究心經世之務。嘗謂俄羅斯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乃采官私載籍，爲北徼彙編六卷，復增衍圖說爲八十五卷。陳尙書孚恩言於上，命以草藁進。上覽而稱善，更命繕進，賜名朔方備乘。召見晉君員外郎，懇勤殿行走。庚申之變，書亡。上諭副本黃侍郎宗漢盡取君所藏藁，將繕寫重進，而侍郎居焚，是書遂不復存。君亦以憂去。君故貧，至是獲贖或不繼，而誦誦不倦。彭年去蓮池，薦君自代，不虞君之奄逝也。君卒以同治元年六月四日，年三十有九。其門人監生沈丙墀買地葬之保定西郭外馬池村。其友河東道楊寶臣育其二子。十一年，彭年與布政使孫觀按察使范梁、清河道陳鼎、君鄉人同知陳崇砥、邱銘勳、知州沈枚、各輸錢爲置守冢。竊傷君之博學能文，深識遠慮，而窮困以終，遺藁散失，百不存一，備乘一書，乃至再燬於火，亦可云奇阨矣。懼後世之無傳也，爲之表其墓。貴筑黃彭年表。

黃彭年撰 《陶樓文鈔》卷七

懷舊記 張星鑑

昔杜子美有云：訪舊半爲鬼，盡爲天寶離亂時作也。情語摯，令讀者懷舊之心油然而生。歲在戊午，余年四十，甫出里門，即逢喪亂，流離燕市，得交鉅公長者，問難質疑，取益難數。乙丑夏，自河東旋里，舊業青細已歸巨劫，親戚故舊存寡亡多，遠方之朋亦不半在。欲伸知己之感，爰爲歎逝之詞，執筆爲此，恍接言笑，是猶索過風於前林，迫往步於既瘳。所錄計十人，皆文章學行有益於余者也。題曰懷舊，取潘安仁賦意也。顧翁錫祉字竹樓，亭林先生裔孫，居邑之千墩，能鑒別法書名畫，所藏宋元真跡多至數百種，嘗刻亭林先生宅京記以行世。晚年不與世相接，獨居來賢堂，烹茶讀書，以終其身。咸豐九年卒，年八十四。錢先生綺字映江，號竺生，元和縣諸生，好左氏傳，專宗賈服，痛斥杜當陽之謬，著左札七卷。又熱明季遺事，著南明書三十六卷。嘉慶時，郡中李四香先生以算學名海內，李氏既歿，遂成絕學。先生酷好其書，嘗與先府君討論立天元諸術，成蘇城日曆表一卷。咸豐八年卒，年六十一。季明經錫嶠字松耘，太倉州人，敦品勵行，爲文謹守先正，出入震川、堯峰之間。晚年館虞山瞿氏館中，多善本書，得於黃氏士禮居者爲多。君悉跋尾，遂成藏書志若干卷。咸豐中歿於家，其詩文自兵燹後鮮有存者。王孝廉振聲字寶之，昭文縣人，道光十七年舉人，精音韻之學，晚好桐城書，漸入宋儒，著歸文考異、詩古文稿若干卷。同治四年冬以疾卒，年六十七。學者稱文村先生。李茂才可玖字次玉，號小香，吳縣人，四香先生子也。孤貧力學，工詩詞，孤兒行一首爲集中之冠。駢體文力追玉芝堂，卷施閣朋輩呼爲畏友。某年遊蕩皖江，歸覆舟於雙湖口，以死。年三十六。友人陸布衣清桂錄其遺詩成愁紅草一卷。馬孝廉釗字燕郊，號遠林，長洲縣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嘗從陳先生碩甫遊，通六書音韻，於羣書中用力最勤，最久手校數過，成集韻校勘記若干卷。君膽力過人，少有從軍志，粵匪陷金陵後，君久歷戎行，得中書銜。咸豐十年帶勇守丹陽，師潰力戰陣亡。世襲雲騎尉。子文藻，蘇州城陷日殉難。何刑部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縣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刑部主事，著律心一書，上自呂刑，下至律文，貫串一編，壽陽相國見而奇之。惜其書早爲人竊去，稿本不傳。君於經史小學靡不研究，而尤長於輿地。嘗

考東北邊疆之要成書百卷尚書某公令其繕寫代為進呈
文宗皇帝覽之許其學有根柢

賜名朔方備乘

命懋勤殿行走不久以丁憂去庚申秋西人騷動旋闈宮殿悉化為煨
而書亦遭灰劫矣同治元年沒於保定蓮池書院一棺旅殯貧無以
歸聞者莫不隕涕

葉侍讀名禮字潤臣湖北漢陽縣人道光十七年舉人官內閣侍讀家
門鼎貴依然寒素汲引人材惟恐不及在都門間翁覃谿學士之曾孫
女潤跡市中貧無以度君引為己女擇名門子嫁之士林益頌其賢性
好吟詠著敦夙好齋詩集八卷後以道員候補浙江咸豐九年歿於杭
州年四十八君舊籍溧水雖遷楚三世而於吳人鄉誼尤篤

顧孝廉瑞清字河之吳縣人千里先生孫也咸豐二年舉人會試屢薦
不售名心遂淡性好聚書千里先生零星手澤珍重藏之不輕示人思
適齋集之刻君之力也同治二年夏歿於上海年四十七著作甚富惜
多未成書

袁刑部琰字漱甫奉賢人流寓浙之嘉善咸豐二年舉人君少遊粵東
與學海堂諸君上下其議論既歸適胡先生竹村主講雲間書院君從
之遊因知為學途徑甲子春歲君於河東運城相處一年而別今年十
月卒於京都松江會館年四十九

（續碑傳集）卷七九

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君姓胡氏諱承祺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
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為君之高
祖曾祖之棟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
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即穎悟誦讀倍常
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館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
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即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為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
為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
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
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支

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於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於多
扣不復問其合宜至於動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
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日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
限某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
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貽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
勒偏令擔承一曰廉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為辦公豈盡必不
可省聞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加而無益之費
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已貨取閱鈔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聞安徽
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即不可少亦何須捐
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日升調宜慎
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向能謹守箴箴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
雜題升及調補繁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靠之員然每多歷仕
途習成狡滑於升調之時或爾爾承承之力以自見已長或託彌補之名
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輕易受其欺瞞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
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
希圖擲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剝肉補瘡甚且變本
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請船積弊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
與江浙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案
足見君於天下利弊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庫東城皆弊經
風清已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蒞任編查
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
兵備道至即緝獲洋盜張允等多名均置於法旋即實授道光甲申以
病乞假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員遼闊民多瘠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
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慎事無
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即以械
關起釁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勘定則君殺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詞
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為同志人有投
以撰著者必細加考覈別其是非不為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
前人以為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
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
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為偽書君初亦疑其偽後乃斷以為真
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



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冠。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鳥之解。公孫之偶。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鄭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剽取古籍。而所取之小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箋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嘉慶甲戌。培輩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輩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寄累重難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職爲今文。職爲古文。而云今文職。或作植。職爲古文。職爲今文。而云古文職。或作葉。且有不合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取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無不從。靡從。從。不從。從。之類。是也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不從。從。從。不從。從。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輩

書曰。承瑛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淫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獻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即用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譏之辭。眾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與本無犯禮。不畏疆暴之相誣者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釋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暢。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之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曰。承瑛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宜舍傳從箋。然以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旨也。撰稿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泂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瑒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裕。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瀚。先須。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淳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



惟與二三故舊開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即或工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閩巷樵悴。專意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壈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慮事周詳。慎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續碑傳集）卷七二

王六吉先生墓志銘 李棠階
道光二十九年。余主講河朔書院。謁王六吉先生。一見如故。交因得讀所著四書記。悟洞見本源。獨抒心得。皆可與程朱相印證。始知流俗所傳。有卓然探造。如先生者。不幸今夏感疾。竟不起。典型云亡。良可慨已。其孤小葬有日。持狀來請銘。予既稔知先生。不敢辭。先生王氏諱

國朝康熙中。曾祖國麟。由河內遷木樂店。遂爲武陟人。祖守身。太學生。兩世並有孝行。考九齡。字夢錫。乾隆戊申舉人。任中牟訓導。立品勵行。爲世真儒。娶何太孺人。生三子。先生其長也。先生性誠一。與人無城府。事親篤孝。待二弟友愛。過人。凡訓導公書策杖履。必躬親之。不假手童僕。季弟汝誠。病甚。先生與同臥。起便溺。皆親抱之。後仲弟汝愚。病先生禱都城隍。求以身代。蓋深恐貽父母憂也。然二弟竟先後沒。先生積勞亦病。嗽不能臥。旋聞訓導公在任亦病。即日延醫赴署。值伏汛河漲。浪出舟數丈。醫者悚慄。先生色不動。訓導公沒後。事母益勤。慎飲食。必侍如嬰兒狀。其純孝周至。人所難也。訓導公篤志力學。爲當時所重。嘗誨先生曰。學惟一心。心惟一理。不窮理不足爲學。人或迂其言。先生於是一意向學。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古今沿革。及莊老釋典之屬。靡不考究。而尤專精於性理。每得一語。積思累日。必窮其真諦。而後已。嘗取仁義禮智信五者。精體之。察之。念慮驗之。施行考之。人倫徵之。庶幾久之。貫通觸處洞然也。其言曰。天以誠然之理。賦之人。大學謂之明德。中庸謂之天性。只是一團生氣。貫徹於天地萬物之中。所謂仁也。其裁制處便是義。其燥設處便是禮。其貞固處便是智。其純實處便是信。其

主在一心。而著落在家國天下。人倫庶物之際。分之則有五性。合之則是一仁。故孔門專務求仁。學者苟不於此著力。雖讀盡羣書。亦何益哉。嗚呼。窮理之功至此。可謂知要矣。先生既專志於此。不逐時趨。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文名日著。卒不獲一第。而其志不衰。家產中落。或勸令營生計。則慨然以爲產業可無。志必不可衰。先人之訓。必不可忘。仍孜孜以其學教授子姪。生徒從遊者多。確然有端緒。四方之志學者。如同邑王文庵。許州王樹禎。河內崔梅溪。鄭州劉蘭洲。諸先生。皆能以學行共相砥礪。蓋先生無日不以窮理反躬。爲務實無日不以隱慰先志爲心也。所著有四書記。悟洞見本源。獨抒心得。皆可與程朱相印證。始知流俗所傳。有卓然探造。如先生者。不幸今夏感疾。竟不起。典型云亡。良可慨已。其孤小葬有日。持狀來請銘。予既稔知先生。不敢辭。先生王氏諱

（續碑傳集）卷七一

王植傳 龔鵬通志
王植字曉林。直隸清苑人。原籍山陰。幼穎異。中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已卯。授編修。道光九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故事。順天試。直隸籍不與。襄校。奉旨專閱南中。血卷。蓋異數也。十三年。大考一等。升侍講。督學廣東。廣東士習。急功名。多營謀。奔競之習。植悉革除。士風爲變。尋遷大理寺少卿。擢內閣學士。十六年。補禮部右侍郎。十七年。轉左。督安徽學政。十九年。調刑部左侍郎。入京供職。於刑獄情偽。鮮不詳察。人謂精於申韓。植曰。天下事不外情理。刑名乃一端爾。二十三年。奉旨以侍郎主刑部稿。命往浙江。審案。即授浙江巡撫。初。河南中牟漫口。皖境多被災。植以災歉地方。首重積穀。今歲二麥雖有收。但小民當空匱之餘。勢必盡數糶出。恐青黃不接。將至坐困。令各州縣買穀四萬石。復勸殷實戶。多爲積儲。屆期減價平糶。並興工代振。

嚴緝匪徒以防鈎結滋事奏上奉

旨俞允植以營伍將弁奉行成法徒飾外觀無裨實際因就本省情形參合古人成法酌擬六條與將弁勤習講求其目曰東隊伍立選鋒嚴選募精教演專習藝簡軍實繕呈

御覽

上深然之並刻訓兵條約東隊陣圖頒示各營二十六年臺諫有奏銀錢並重設法變通者

飭下疆臣籌議植統籌全局詳陳變通之法數千言皆切中窾要下部議未行己酉庚戌院省連患水災植設局撫濟民受其福植又造小舟救渡散放餅粥擇高阜建草舍令流民棲止咸豐元年入

觀召對稱

旨時

詔求直言植條陳八事能洞中時弊內飭法禁一條即奉議行尋

內召授刑部右侍郎查辦江西南豐事件平反大獄士民感之署江西

巡撫卒植喜書畫雖公事繹繹猶手一編校讎自號秉燭老人著有經解

述深柳書堂詩文集初植在江南時部文許外夷傳教各省設立天主

堂植覆奏曰安省民風樸直不信鬼神從無習天主教者各屬亦無天

主堂名目臣愚謂此事不禁已不可萬無公然准其設立出示曉諭之

理廣東解餉知縣方玉達因部胥需索自縊於舒城道植如狀具奏永

除留難賠累之患為世所稱

王植傳

安徽通志

王植字叔培號曉林清苑人進士道光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撫旋調安

徽二十四年二月抵皖撫任先是撫浙時遵

旨將浙皖接壤各縣棚民實力編查至是奏言棚民置有田產即與土

著無異見飭查將歷年既久確有冊籍可憑者按戶換給門牌其新添

之戶及無業游民概逐回籍得

旨認真辦理九月以鳳潁泗州各屬被水請飭各州縣買補倉穀外添

買四萬石並勸紳富多為積儲於冬春減糶得

旨妥實為之又以鳳潁各屬棍匪滋多飭營汛一體兜拏并曉諭被害

民人許以格殺勿論奏入得

旨除秀安良勉之又勉十一月校閱江北各營因奏陳武備事宜均如

所議行二十八年各州縣災奏請截留藩關各庫銀兩備振並做照二

十一年寓工於振之法修築沿江隄壩均得

旨俞允先是盱眙縣張公邵公大王廟諸隄年久淹廢植率同官紳捐修歷屆水患田廬攸賴咸豐元年授刑部左侍郎命往江西查訊案件署江西巡撫二年因病開缺回籍次望江縣卒

（續碑傳集）卷二五

姚先生行狀

姚先生

曾祖士英皇贈通奉大夫曾祖妣徐氏贈夫人

祖宗侃贈通奉大夫祖妣羅氏贈夫人

考令僕乾隆丁酉選拔貢生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官至四川布政

使姚許氏封夫人

本籍江蘇松江府婁縣人

先生諱椿字子壽一字春木別自號樛寮生姓姚氏帝舜之後居於姚

墟以邑為氏漢世避莽亂遷江南改姓姚未幾復姓及隋北絳郡公僧

垣居吳興武康有二子長曰太子舍人察實草創梁陳二書以授其二

子唐左散騎常侍思康者婁縣之姚其後也由武康徙婁不詳在何世

先生高祖諱天麒

皇贈通奉大夫居松江府城西門外生贈公諱士英士英生贈公諱宗

侃宗侃生方伯公諱令僕由雲南祿豐縣知縣陟至四川布政使追

贈其三代配夫人許氏生子二人長即先生也以乾隆四十二年九月

十一日生於里第自幼從宦讀資稟絕人十歲許即通聲律以全唐

詩出入懷袖閒暇為塾師所斥弗改焉喜博覽遇未見書必手自鈔錄

年十八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才名噪京師一時所與遊皆前輩績學

之士六十年

恩科特命六大臣先次所試卷上合格者乃送禮部聽入闈南昌彭公元瑞

河開紀公時見先生文皆奇之置其卷第一兩公方以文字受

高廟知遇位望隆赫故事入選者俱投贊門下先生不屑焉既而連試

不售先生處之夷然日與洪太史亮吉楊農部芳燦張太守陶璽極

論詞賦氣甚凌厲時川中用兵方伯公屢以知府參諸大帥慕先生

仍歲往省又數數歸家奔馳千里所至必周攬其山川交其賢豪長者

嘉慶四年見郡先達王侍郎和於杭州侍郎知先生能詩叩以所得先

生曰以諷諭為主以音節為輔以獨造為境以自然為宗侍郎敬賞不



遺贈以詩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輪之譽。又有句云文章名節無窮事。先生歎曰詩外固有事在古人言之矣。乃更求為有用之學。凡河渠農桑漕運邊防以及閭閻疾苦無不反覆熟籌。請諸史傳證之以游歷。自謂古人事業可立致。如是者數年。乃以方伯公命。從學於桐城姚先生。姚君語先生曰。子之業幾成矣。然亦當從事程朱之學乎。先生未有以對。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後之人類。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視焉。先生退而徧發濂洛關閩之書讀之。爽然如有所得。已復歎然。如有所得。是時詞章訓詁兩家之氣。談方盛。姚君生當其際。獨以其所學引迪後進。聽其言者有信有疑。惟先生開朗。服膺弗失。自此屏棄風習。壹志求道。廓如也。十四年。別姚君於金陵。而西上。其冬。方伯公卒於蜀。明年。喪歸。十六年。營葬於余山。二十年。復至金陵。時姚君已有疾。先生視醫藥者數月。及卒。親視含殮。又哀輯其遺書。既歸。杜門力學。不復應舉。先生弟盧氏。令君健為校官。於寶應。先生偕之任。得其鄉。未止。泉氏澤漢遺書讀之數日。作而言曰。此真宗守程朱之道。而不欲以文書者。雖然。言者道之華也。行者文之實也。約者博之極也。不極諸繁。則無以窮其變。而盡事物之情狀。不根諸理。要則浮文析義。小言破道。而學適足以為害。學富矣。辭工矣。而其人不足稱。後世讀其書而病之。然則人其尤要也。歟。向者桐城之言。特引而不發耳。於是悉訪朱氏未行之書。及其門人所述。極力表彰之。又親詣其墓。拜謁。申私淑之禮。先生至是造詣益深矣。作

國朝名人贊二十八首。以見趨向。又作心為嚴師。嚴及讀書靜坐。歲以日自課其行。習道光元年。

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於是松郡以先生名首列。而太倉亦以先生執友彭上舍兆燕薦。時彭以書告先生。言盛名難副。先生亦有詩寄彭。道不當就之意。未幾彭卒。慶幸猶必欲起先生。先生乃一再作書。懇求免。始寢其事。時先生年四十五。是秋。奔叔父喪於明州。又三年。乃就河南長吏聘。主講夷山書院。以實學勵諸生。遇才高行美者。獎借不容口。有孤寒無以自立。必資給焉。取廣昌黃太守永年所作范文正公論。張示講堂。一院之士咸知以名節自重。又主他書院。所教前後一律。及去。輒薦賢以自代。初。先生客中州未久。而盧氏君以保舉知縣。亦來豫省。許夫人與諸孫家居。先生歲必歸省。已遂留家侍養。十六年。許夫人卒。盧氏君奔喪歸。不復求仕。先生乃更出游。會林文忠則徐總督兩湖

聘主荆南書院。先生遂作楚中之游。留楚七載。二十五年。先生年六十九矣。乃始歸里。既歸。仍主本郡景賢書院。以有足疾。自稱蹇道人。或稱楊察病交。或稱東余老民。下帷著書。不接外事。春秋佳日。鄰曲招邀。開樽杖一赴坐。中少長咸在。時有問難。隨口酬答。必滿人意。賢士大夫官雲間者。下車之始。拜問起居。先生肩輿一謝。自後不再詣。與盧氏君白首相對。各据几案。讀書。先生以好鈔書。晚年腕常痛。有所作。盧氏君輒為書之。兩從子之煊之恒侍奉。履與未嘗離側。孝友之積化及一家。雍雍如也。咸豐二年。冬。得疾。終日不言。亦不肯進藥。遂以三年春二月二十一日。考終。春秋七十有七。葬余山。附方伯公之墓。子二人。次所早世。長子炳。遺隨其婦翁丹徒嚴大令學。淦於湘鄉。嚴卒。官炳護其孀歸。道梗未得達。孫三人。獨者二。其季曰維甫。冠而死。故先生之喪。盧氏君父子實主之。嗚呼。悲已生。平著述甚富。其已刊而行者。曰通藝閣詩錄八卷。續錄八卷。和陶詩三卷。晚學齋文錄十二卷。先生自言於詩用力多。故可自信。為通一藝。文則初好駢儷。三十後始為古文。故稱晚學云。選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張侍郎祥河撫陝時刻於署。又仿黃氏宗義全氏祖望兩家例。為

國朝學案一書。而采摭甚煩。而未及成。又有詩後錄若干卷。別錄若干卷。文續錄若干卷。詞錄若干卷。楊察詩話三卷。楊察隨筆若干卷。其城筆記若干卷。今藏於家。諸經皆有所論述。未及類聚為書。晚好讀易。輯易傳若干卷。上下經備而不及繫辭。歿前數年。更命門人震澤陳壽熊補之。先生解經主兼通漢宋。儒曰譬之釋氏之有宗。有教。不可偏廢也。嘗作論曰。易四聖人之作也。大旨以處憂患而已。而後儒以識緯之說亂之。書列代帝王以出政事。歸於言治法而已。而後儒紛紛以古文今文之說亂之。詩作不一。人人不一。事聖人以無邪蔽之而已。而後儒以大小序淫詩淫聲而出入之。至於攷前代典章制度。以為後人立身之矩矱。而有禮也。紀東周列國時事。以觀聖人之褒貶。而有春秋也。或以後世之事證前代。而不肯闕其疑。或泥時人之所載。以為實。而不能觀其會通。此豈聖人所以望諸後世者乎。秦火之後。抱殘守闕。歷久而僅存者。諸儒功也。其說之未盡當傳之未盡真。其勢然非漢儒過也。歷魏晉六朝至唐。而有注疏之作。其說悉本於儒先。然而經各有主。則其說亦未盡備。宋繼五代之後。周程張四子出。始各為書。以言聖人精微之蘊。至朱子則又兼綜歷代之說。雖推尊四子。而復追崇漢人之學。以為非

有所論說於前則後人亦無所憑藉以爲精究之地其言可謂公矣後之人遵其說而行之雖百世無弊可也自明以科舉之學問天下士其始非不善也後乃務簡陋而或不能以博觀至於中葉而心學興焉廢棄典籍自作聰明迨其末造狂禪肆出學術橫裂於是篤實之士乃復理漢唐舊說以救其弊而奇袤者亦或借此齟齬宋儒以使其私後之學者益以名高相勝論上古則可以避今之所諱斥他人則可以匿己之所短吾不知其所說者爲何經而於聖人之心爲何等矣先生論文必舉桐城所稱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好學深思更難心知其意難之難者也又自言曰文之爲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辭之美故其選

國朝人文皆本此旨又論古人所作及文之極謂則曰退之出一洗舊習矣學之過者則又有前此之失歐曾起而天下一軌於正然而庸庸牽率之病又興焉有豪傑者作酌唐之文以準宋之理庶乎可矣而其本原則自有在其論詩也每曰元裕之以後無大家於明初推劉伯溫謂在高季迪上論

本朝人詩嘗曰詩者性情之事才與學皆後起者也王文簡標舉神韻天下翕然宗之數十年來其弊也流於蹇弱而貌似於是學詩之士務以才力相勝而通儒鉅公又以其學問之餘溢爲詠歌至於推原本始則猶有閒焉居常盛稱武進管仲御世銘所選唐詩以謂備正變具勸懲一皆如胸中所欲言其自選則有五朝長律偶鈔四朝七律偶存七言絕句偶鈔

國朝諸家七言長句選共六冊亦藏於家先生行修於家道積於厥躬世不見用無由發爲功業其欲正人心而厚風俗耿耿此志僅託語言文字以見竊疑天之畀先生也甚厚而其待先生也抑何薄歟雖然古之聖賢君子殫精竭神於畢世而匱窮以老何可勝數所堪信者無當世之榮必有後世之名異時儒林文苑之收錄其能遺之也耶先生雖并不以此爲重而述德撰行門弟子之責也曰富從游日淺於先生微言逸事不能詳舉今就見聞所及存其大概以俟夫載筆者之擇焉

（續碑傳集）卷七八

周伯恬家傳

周伯恬諱侯陽湖人考諱情與李中書之父友善攜就讀李故多書遂恣意流覽工六朝文詞尤深於詩嘉慶九年舉於鄉大挑得訓導宣

城俸滿授陝西山陽縣令地貧瘠民以例供官之薪炭柵架皆罷之或曰俗好訟宜少立威自見於上官君曰吾老矣乃復與少年輩治名聲也耶公廷楨先見君韓城縣詩愛重之及巡撫陝西語僚屬曰周君固名士且老矣可使無以歸乎乃換署鳳翔而鄧公旋旋君之友魏公襄亦先卒京師君悲傷成疾遂卒時道光二十六年也君之年蓋七十矣君少與陸祁生李中書張翰風皆以文章學識有盛名後皆爲知縣或不入棄去惟張君官山東十年有政聲君固非溺文藝薄吏事者而不知如張之久且年之未衰也然君去山陽時有歸志父老或知之曰官去鳳翔時無還歸必還我山陽此亦足以知君矣有二子曰本植曰騰虎能以文繼其家

梅曾亮曰君爲校官來江甯言論豪甚著襟鞋日行十餘里訪友人或獨往城西北山中後兩見於京師及之官時稍衰矣余念之每爲不自釋然爲君計亦無有可以易其之官者也而余與君遂自此別矣

（續碑傳集）卷七八

沈霞西墓表

乾隆中東南收繳禁書吾越相戒無藏笈士境趨舉子業故科目盛而學術微其以餘力讀古書者百不一二焉獨沈氏三昆隱於書肆反得究心於學三昆中其季子有志希古因之得名龍山九老中所謂霞西翁名復榮者也君幼時貧不能事科舉勤力以養親母疾則到牀父疾則舊養躬行初不令人知其心得於經史百家人亦罕知之者比壯且老所傳覽甚富以書田之獲歟務收藏蓋積萬卷者倍徙數十年搜討幾遍而於大儒大忠孝尤愛重殘文廢字護惜如異珍於是得與同里三杜君輯成龍山劉子全書四十卷復自輯劉子書補遺二十四卷皆刊行念劉子之門而忠惠完節最先更與諸杜校刊忠惠文集劉子之學實本姚江又輯王門弟子淵源錄先劉子而殉於甲申者施忠隱獨無後爲輯其緒言爲忠惠集王門私淑之徒徐文長最奇爲輯其遺事四卷皆將付刊而君病乃不果他如越中金石廣記詩集香火證因朱太守事實於越詩集姚江詩輯遂武侯志沈氏古今人表及瓜廳諸等書大都皆徵國故揚先志述祖德多可傳者餘雜書碑帖之目姓名之紀凡數十種不勝錄其勤也如此余近年歸里與君始定交以爲吾越之獻在是夫豈阿好哉君以道光三十年二月與兄致疾遂不起年七十有二尺莊翁哭之哀謂自此郡中無知古者後三月尺莊翁復逝



儒藏

嗚呼一鄉文獻盡矣。君先世多潛德。遠表微不遺餘力。族遠祖明忠。愍公不祀。爲尋得其墓。且與尺莊翁爲復建新祠於戴山。歲與忠介並祭之。以爲常。既疾。以不與詩樂之祭。且不得掃忠愍墓爲恨。其乃心名教。終身不懈。非有得於是而能然耶。先是。郡大夫重君品學。欲見之。不可會有。

紹徵孝廉隱逸。將以君應。未上而君沒。時皆惜之。配錢氏。同德稱孝。早卒。生一子。昉。二女。適士族。是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賢莊黃田之原。昉也。既葬。君以狀寄京師。求余文。其外碑。覆辰乃爲之表。

（續碑傳集）卷七八

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援科名。卽已厭薄仕進。恒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荆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觀幽刺怪。過之使平。終歲顧顧。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荆東與相違。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凶形。瘁已而室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謂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所著述。與荆東略同。然荆東持律矜嚴。勢稍偏。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荆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闊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謫。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渾灑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遺賈。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舊集六十四卷。東起離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尋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舊集二百卷。編求周聖。指楚寶一書。巨縑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村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劉陽歐陽文公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諸本無甚大異。悉爲補遺。文一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

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眾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知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又大者。所冀又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環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單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士。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咸豐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稱之。妾何氏。子二。琳。廉。貢生。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孫四。光。補光。細。光。絳。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弄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善其治詩之精。與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甯鄉訓導鄧湘皋先生墓表 劉基定

距甯鄉三百四十里。爲新化縣。與安化接壤。縣隸寶慶府。寶慶卽古邵州。其地有芳風。漢川之勝。宋元以來。名人多有著述。迄今通儒碩彥。爲世名稱者。咸以邵州爲淵藪。新化鄧湘皋先生。其最後著者也。先生諱顯鶴。字子立。號相皋。三世皆以名德稱於州里。祖勝達。諸生。講學資邵。開善錄弟子凡數十人。通籍者二人。學者稱松堂先生。著有松堂詩存。父長智。國子監生。與弟山東鉅野縣君長信。以孝友型於家。母氏毛。前母氏李。生三子。長顯鶴。次顯鵬。諸生。季卽先生。當毛孺人孕先生時。夢長庚星入懷。而始胎。幼穎慧。姿性過人。讀書入目成誦。有神童之異。年二十。補諸生。旋隸於廩。是時制舉之文。不盡根柢經義。專務詞華。先生獨鉤稽六籍。沈潛大家。以歐曾之法行之。一時目爲高材生。嘉慶甲子。舉於鄉。明年春。官報罷。被旋里。與母兄雲渠。築聽雨山房於南村之旁。閉戶讀書。講求經義之學。凡一切朝章大政。國家掌故。靡不綜錄成帙。以期實用。尤邃於詩古文。每一篇出。必以漢魏爲標準。以杜韓爲法。律風泉滿聽。雲霞生色。無寥寥窮苦之音。有造化微妙之旨。甚有聲譽。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一

唐鑑 錢侗 王董齡 項壽 項傳霖 陳逢衡 包世臣 張維屏
杜煦 陳沆 彭昱堯 俞正禧 湯治名 董士錫 管同 陳揆
雷學淇 張鑑 張穆 劉燦 張海珊 謝金鑾

唐確慎公墓志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諱昭通奉大夫配李氏諱氏俱

封夫人譚夫人沒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為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原生入贊為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鑲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

命厥後再為平樂府知府一為安徽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徽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務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間母病即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搖為亂公出防邊園內讒奸究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搖獸擾而兒童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誨羣搖大悅禽郡中煽亂者譚于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賞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稱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君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舉張時總督陶文毅公謝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順如山賓僚填咽味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難撫他端以相營毀

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為太常寺卿道

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尚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教其躬亦以是屬於人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賤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為九卿又著易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寶甯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有

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論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光榮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蔬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為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兩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

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為之銘銘曰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與世殊趨履明戒旦篤信程朱有識其隘或譏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謀要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敘茲宏抱宿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有金皆銘以善學善信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續碑傳集》卷一七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一

錢同人墓志銘

桃
橋

吾友同人學近於古。又欲有用於世。其意不欲徒爲今之學。自其家世父兄皆以鉅人長德服海內。君少涵長濡。質與俱化。沈篤好問。早如成人。又資於世之名公卿賢士大夫。以成其業。故年逾弱冠。而遂有聞於遠邇。君未嘗自足。彌益不忘。卒以勤學篤行死。名不及上第。年不及中壽。書未及成。而學未見其竟也。悲夫。悲夫。君於學通訓詁。自其少時。卽能以禮記鄭注。校朱注。大學同異。其後卒爲孟子正義。書尤精。講韻學。熟於古音之通借。以爲古人聲卽寓義於物。皆然。於說文用力致深。予初見君於青浦王侍郎家。君方爲侍郎纂金石萃編。侍郎稱其才。予每過侍郎家。未嘗不與君傾倒極論也。其後復見君於京師。旣而西行奉諱歸。則聞君以天津召試。列二等。賜內府文綺。充補文穎館校錄。又舉順天鄉試。越三年。以親憂歸。歸二年而卒。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也。年三十有八。君諱侗。太倉州嘉定人。父徵君大昭。舉今上元年特科。孝廉方正。世所稱可廬先生者也。徵君雖不仕。而其名與其兄詹事公埒。生子三人。皆有名。君其季也。君貌不苟合。然亦以和接物。遇事卽不肯推諉。嘉慶十一年歲饑。君佐徵君治邑賑事。甚有條理。越八年復饑。亦如之。先是。趙君曾令嘉定與君相引重。及後攝寶山。君貽書以成法告之。趙君用其言。兩邑之民交驩于道。君伯兄東垣以松陽知縣居憂。書來言曰。君知吾弟者。宜有云。予以爲傳之久。且遠者莫如銘。宜予文固不足以重君。然而松陽君所以誣謗之意。與予所以哀君之心。固不可誣也。故爲銘。銘曰。

毫末。

《碑傳集補》卷四〇

王實齡傳 徐世昌

王荳齡字北堂昌平州人道光元年副貢生舉孝廉方正官柏鄉教諭讀書爲訓詁之學見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其末附闕疑者三十二事爲之擴摭經傳疏通證明成爲一卷

清史列傳劉世所聚學軒叢書

氏也詩竝其臣僕謙爲賤者之稱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釋公祖句茲字子之謂月令句者畢出說文茲草木多益也之出也象草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故句茲字子之釋魯孔箕字子京謂古箕菱同字箕子孟喜易作菱滋史記曰萬物方菱滋孫子算經十京爲菱菱京俱大也釋趙李緹字牧謂緹卽橄之譌字禮運鳳皇騏驎皆在郊橄天官薇牧養蕃鳥獸橄薇同字故橄字牧其他究聲音之假借察訓詁之會通頗爲有裨經學然逐條疏辨穿鑿附會在所不免荳齡自謂違闕疑之義蓋自知其得失也荳齡精九章之術工駢文昌平志稿其所纂錄也

《碑傳集補》卷四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一

一六七

項雁湖几山兩先生墓表 方宗誠
余少側聞浙瑞安項氏有兩先生曰雁湖曰几山兄弟相師友文學行誼者傳天下而友悌至行尤為當世之所希雁湖不得見几山嘗一遊桐城博識而讓敦行不怠君子也雁湖名籍字叔明几山名傳霖字叔雨祖昌基溫州府學生父灯歲貢生母戈氏李氏林氏生母某氏雁湖嗜古學喜遊歷名山水為詩歌古文不屑治舉子業而教几山應舉以振家聲自理生計不以櫻几山曾次几山事兄恭每事必請命後行自幼至長恆相勵為有用之學雁湖性慈仁歲存饑必經畫拯救以靖民志几山守禮不踰尺寸然宗族鄉黨義所當為者必承兄志任之不以為難几山中道光壬午科舉人十上春官不知家人生產每歸則多購古書與雁湖辨證校閱以娛其心辛丑四月禮闈榜揭心動悒悒數晨昏自疑科名得失素濇定何至是遂歸杭見家書始知其為雁湖卒之時也雁湖於其時亦適得几山書披閱數四溢然而逝几山歸陳所購古書大慟下北域謂子弟曰他日當使吾體魄與吾兄相依也往者吾鄉方百川靈皋兄弟相友愛生則互以道義文章切磨無閒沒則相約同穴不忍骨肉魂魄相違離至今讀其言有足感動人者觀兩先生學性高行何其與方氏兄弟合也雁湖雖絕意仕進然於古今治亂興衰之源民生利病之故瞭如指掌雖好為詩文然不以市名與人言不爭辨是非待其退取書傳胎使閱之其人每感歎以為如飲醇醪也几山自始學至疾革未嘗一日去書博通經史旁涉天官祿祿陰陽風角諸雜家之說然亦謙退不著書藏古籍數萬卷悉加丹鉛所書斷章殘葉皆端楷不苟凡事以古禮法自閑雖期功之喪必元素不隨俗流教人讀書必遵元儒程氏日程無求速化生平不輕臧否人物即對村農野叟無倦容晚官富陽教諭二年以學術風化為已任見諸生必整衣冠授以文行法度忠孝節義搜訪必詳咸豐戊午三月卒於家年六十一去雁湖卒時十八年矣雁湖娶某氏生子某几山娶某氏生女二以雁湖子琪為嗣辛酉七月琪承父命葬兩先生於縣西三十五都四石山烏石寺側以書因先生甥林君用光屬為文以泐諸石爰述兩先生落落大者表諸其阡桐城後學方宗誠謹撰

（續碑傳集）卷八二

陳徵君傳 金長福

揚州藏書之家向推馬氏玲瓏山館藏書八萬餘卷其有與馬氏匹敵者惟陳氏瓠室最知名於時瓠室者江都陳徵君別業也君諱達衡字穆堂世居鈔關門外通化里父本禮以布衣淹貫羣籍著述等身名溢大江南北達官通儒多折節定交懸榻留賓投轄禮士綽有古人風概君生四歲入塾讀書成誦如已讀者嚴師執友日事劇切入郡庠名益噪比長喜治經恥為帖括學閒為詩歌音節高邁每屈其座人中年移居城內鄭氏園亭易名思園開讀騷樓招致東南文學之士飲酒賦詩戶外之履恆滿成讀騷樓詩初二三集凡千餘首平居著書夏夏獨造力避恆蹊能為今人所不能為及古人已為而未竟其為者苦心研思運之數年或數十年而後卒業已刊行者如竹書紀年集證逸周書補注穆天子傳注山海經纂說數十百卷未刊者博物志考證為晚年訂本辨論尤精駁凡奇情異事而核以庸言至理旁推交通無不畢貫嗜古之儒多題之道光初元詔舉賢良方正之士有司欲以君膺其選力辭不就君豐於財性慷慨好施與家計中落藏書亦多散佚迺相載其最精者數百種輦而為京洛游曾謁孔上公於曲阜上公禮之比於匡劉服賈一流居一載應萬全令施彥士之聘挈其少妾弱女北出居庸關越飛狐嶺覽昔年滹陽戰處激宕悲歌為生平壯游第一既至施館以上賓簿書之暇以著述相質證又三載還京師而君亦自斯倦游矣君年逾六十始僦裝作歸計黃比部夷延以課子並董刊漢學堂經解凡二百餘卷听夕校讎丹黃並下在叢書中體例獨醇皆君考訂之力也君富有藏書精于是正嘗以

五色筆紋其端委莊書簡端朗如眉列江浙書賈獲一祕籍必先造其廬君不惜千百緡購之今馬氏藏書已無子遺而瓊室善本尚有存者其戚友知書者卽捐以相贈余所藏批本古詩及義山東坡詩註皆君所遺也君貌清羸暮年薄滋味節飲食成結精之疾喜服峻利之劑遂至暴下不起其呻吟牀褥時猶手一編注視不倦卒年七十有一良足傷已君無子以兄子韻清爲之嗣女一適汪文學惟一君移居舊城文選巷去余居不數武望衡對宇寒暑過從交君最久知君亦最深於其卒也爰泚筆而爲之傳

（碑傳集補）卷四八

書安吳包君 謝世之
君姓包氏名世臣字慎伯涇人也涇本漢縣而三國時嘗置安吳縣以故學者稱安吳先生君學書三十年盡交天下能書之士備得古人執筆運鋒結體分行之奇其法雙鉤懸腕實指虛筆逆入平出峻落反收而歸於氣滿蓋兼秦篆漢隸以爲六朝正草書遂稱書家大宗君爲人短小精悍而口如懸河喜兵家言善經制之學冀幽水利始於宋何承矩而元虞集明徐貞明爲說尤詳然其功莫舉君以爲國家南漕四百萬石中歲腴田二百萬畝之所產也有田四百萬畝歲入與收人半之遂當全漕先減運什之一以其米價及運費於近水之所置官屯盡野召耕以習農而善心計者主之買農器安廬舍給牛種歲以爲常東南之運漸減西北之田漸增以十年爲率則漕可罷賦可寬以其贏餘量加俸餉而官可廉兵可練民見官屯之利亦不令而爭趨矣君少舉於鄉晚歲宦游不得志棄官而歸寓居江南布衣綈然每作書自署曰白門倦游閣外史癸丑歲以避粵賊之亂卒於途
論曰劉廉方導余舉北碑因縱觀安吳撰書廉方云安吳論書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其論北方水利余尤善之嗚呼方今之經制孰有切要於此哉

（續碑傳集）卷七九

張南山先生墓碑銘 陳璠
張南山先生之墓在廣東省城東北銀坑嶺靈岡夫人金氏合葬子祥黃祥安葬左右先生以祥晉
封通奉大夫孫兆熙等立二品之碑而陳禮刻辭曰先生諱維屏字子樹一字南山曾祖諱廷望自浙江山陰遷廣東番禺祖諱元前祖妣王氏皆早卒繼黃氏奉
旨旌表節孝考諱炳文四會縣學訓導妣耿氏兩世皆
贈通奉大夫妣皆夫人先生幼能詩年十三應縣試知縣吳政達奇之爲之誦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字之曰南山里中方氏有園池集諸名士賦詩先生以童子與焉方翁許嫁以女未婚而死先生悼以詩辭采哀豔傳誦一時嘉慶二年爲諸生九年中舉人以祖母年老不赴會試而肆力於詩粵中推爲詩人後會試至京師翁覃溪學士曰詩壇大敵至矣會試屢不中大挑一等不欲爲知縣改教職選臨高學教諭以親老不欲渡海告病與友數人築室白雲山居之又遊羅浮山爲



（續碑傳集）卷七九

詩益奇。道光二年中進士，以知縣用，分發湖北，補長陽縣，督責梅縣。江水潰隄，災民遍野，先生請帑金振之，上官奏其績曰：盡心民事，深洽輿情。調署松滋縣，廣濟縣，不欲收漕，曰：不浮收則漕費無所出，浮收則理不直，理不直則氣不伸。吾常棄官以伸氣，遂告病，上官留之，署襄陽同知。丁訓導君憂，服闋，不欲為知縣，將改教職，親友助以資，捐升同知。分發江西，署袁州府同知，太和縣知縣，吉安府通判，南康府知府，兩登廬山賦詩。先生好游山，告病歸，游鼎湖山，七星巖，西至桂林，遊諸巖洞，返番禺，賃居花地之東園，以詩酒絲竹自娛。長子祥泰為園於花地之西，曰聽松園。先生時往遊焉。自嘉慶道光咸豐數十年，同輩詩人零落殆盡，而先生歸然獨存。年老耳聰目明，讀書日有程課，為學海堂學長堂中士虞必芳少年善屬文，先生往拜之，曰：昔吳學士鼎老矣，聞人誦吾詩，輒來拜我，我今敢不畏後生耶？其愛才如此。所著書曰：讀經求義，曰經字異同，曰史鏡，曰國朝詩人徵略，曰松心詩集，文集，尤精醫術，而不著書，自言學醫四十年，得黃氏元御書，乃通長沙之學，其深造過於詩也。道光中，林總督則徐奉旨至廣東禁鴉片，訪於先生，先生曰：毋開邊釁，已而夷人攻省城，咸豐六年，夷人又攻省城，噉子及坐旁，乃徙居城西之泌村。七年，城陷，祥晉官江蘇候補道，泛海歸省，親病歿。逾年，金夫人卒，仲子祥鑑、季子祥安先卒。先生曰：吾亦將去人閒矣。生平慕陶淵明，及有疾，誦陶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九年三月，賦詩辭世，而題曰：九月果以九月十八日卒於省城清水濠里第。年八十。祥泰官湖北知縣，先生卒後，祥泰亦卒。先生子四人，今無存者。有孫十人，曾孫口人。禮葬時，蒙先生獎譽至老契好，彌篤。先生嘗招飲，手一卮，曰：飲此，他日銘我墓石。既而自言曰：獨者也，嗚呼！禮之述先生何如？先生之自述哉？先生歿時，禮喪長子，哀傷成疾，不能握筆，常恐遂死，永負先生之託。而今猶在幸也。乃為銘曰：逸矣先生，其德情惜，有眸其容，有介其心，位不副德，守令丞倅，功在救災，道在勇退，既退而休，視聽可娛，有山有水，有詩有書，既壽而康，期頤可卜。世有盛衰，家有歌哭，賦詩而逝，飄如登仙，既享高名，亦獲大年。大年有涯，彭殤一邱，高名無涯，片石千秋。我為銘章，敬踐宿諾，老淚浪浪，與筆俱落。先生有靈，知我心悲，嗚呼！何日九原同歸。

杜徵君墓志銘 余履辰
今天子繼體統元，詔郡縣舉孝廉方正。吾越郡大夫知越士稱此選者，唯杜君。將以應徵，君聞，手陳不勝狀。亡何君沒，遂罷徵。鄉之人以為既被徵矣，多稱爲徵君云。君昔與先子同文社，稷辰見之，都下以故人子相愛，親至稷辰以母憂歸三年，得朝夕見，聞教日益。君虛懷下問，幾忘其爲先執，盡示所著，命訂正，怡然如在和風。朗月開，欲依之以終焉。而君勉以致身大義，不計言隱也。道光二十九年仲冬，稷辰北行，君與同人祖帳，王文成祠，手卮酒，飲之曰：吾老矣，願子出而有濟於時。山中人間之當益樂，稷辰出後，家多喪，不願必俟補諫官，盡其所言，不行而後請急。雖已不可見，良懼違君遺言也。咸豐二年正月，拜君影堂，淚不能制，時沒已歲餘矣。秋七月，其孤孫以張魯封所爲狀，請銘曰：遵令也。稷辰何忍辭？稷辰兒時聞先子言，君名元鼎，今狀惟曰：諱昭，字春暉，號尺莊，從其定名也。其遠祖爲宋祁國正獻公，後遷剡，又遷會稽之前村，乃移居郡城西，仍爲山陰人。祖承節，州佐，父陶，藩佐，俱以孫官秩累，贈通奉大夫。兩世有誼行，君率弟輩廣宗祠，義塾，二教族子弟，一時稱義門焉。君考既尚義，生此襄助之君，先意承志，親爲大歡，親疾嘗割臂，遭喪哀毀處外，葬祭務盡誠懇，終身哀慕，晨瞻遺容，而夕見諸夢，以爲常。嘉慶丁卯，與弟春生同登賢書，聞報，閉戶對泣，悲不逮親也。伯兄早析居，後均已分以益之，同母兩弟分而復合，至老愈篤。愛弟之孤，教之如己子。故稱孝弟者，遠近無聞，言推之，戚長師友，通窮接絕，以及字棄嬰，振災鄉所救卹，不勝紀。其所因固本矣。君負異才，性獨恬澹，十四歲入庠，嘉慶初，卽以廩貢就職，登第後，與計偕者再，讀書教子二十年。子寶辰舉於鄉，亦十年不試，迨壬辰癸巳，開率之入都，子成進士，授刑部曹，君諱戒勿以未諳法律之身，鹵莽從事，遂引退，令誦有用書。越七八年，海氛偏姚，江命寶辰盡心力，襄籌防局，偵聞謀海口，獲測水者，頗有勞。君裁抑之，勿使矜伐，兵報僅以城工練餉一再敘，加道銜，將爲山西郡守，而卒於京邸。君歎曰：此兒急於用世，屢教潛晦，而終至於此，豈非天乎？是時家幾毀，君益孜孜爲善，若不及身處清約，癯瘠如病夫，而尚友古今，興廢舉墜之心，未嘗一息倦也。越中學脈已微，士罕求上達，君獨博極經史，而志在輔翊聖賢，於陽明戴山之學，融會洞澈，而務躬行實踐，以合於程朱。念會講久弛，與二三同志春秋會祭祠墓，爲贖田清

界除荒穢而振新之。且刻王子詩帖。劉子全書。改建王門。沈忠愍祠。刊
劉門。祁忠惠集。訪印申。殉國周文忠墓。石於萬山中。爲之封樹。釐正臥
龍山詩。集附位。獲前賢遺蹟。多爲摹勒。以公諸世。平生以名教自任。一
言一動。皆可經法。焚香靜居。丹黃萬卷。雖疾病弗休。其著述長於文。而
自謙於筆。詩詞早工。後亦薄之。集若干卷。藏於家。蓋學愈崇而心愈下。
德益懋而皮益沖。有實行而慕申屠。不就之風。擅雅望而嚴段。千不見
之節。雖古。尊儒。何多讓焉。君生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廿五日。卒於道
光三十年六月十六日。年七十有一。曾選縣令。膺
封典。皆不樂。惟以士服終。娶沈氏。
贈宜人晉淑人子一。寶辰。孫四人。長壽。中書。次遷格。庠生。國子監典籍。
廷燮。餘西場。大使。衡拔。貢曾孫五人。尙幼。側室章氏。生女二。歸仕族。以
咸豐元年月日葬於荔港蔡家。嗚。素慕望溪氏兄弟。台葬之。義命師其
意。與弟杰並兆域。銘曰。
溫然以善自存也。介然以善自樂也。恂恂然惟憂古人之不若也。行乎
冥冥。趨道勇而入世。怯也。嗚乎。君子之亡。而學者何以爲。槩獲也。

《續碑傳集》卷七八

陳修撰沆傳 周錫恩

陳沆原名學謙。字太初。秋舫其號也。母某氏。夢月入懷而生沆。
年十二。應童子試。鮑學使桂星才氣雄驚。陵轢一世。得沆卷。驚
歎曰。天才也。首拔之。由優貢中癸酉鄉試。沆清標玉映。雖再屈
公車。而詞賦聲隆隆起。越六載。己卯。始成進士。以第一人及第。
授修撰。性純孝。母疾。則變容色。蚤暮湯藥。閒時。時搏頰。顧天
請代。父光詔。官湘南。沆輒欲棄官歸侍。其學淵博。握要經史。旁
徵流略。多所闡覽。其詩文。以獨到爲宗。雖天姿備拔。而思力刻
磨。至數易其棄。故所作。高奇華妙。卓然爲一代大宗。時邵陽魏
中書源。居京師。沆傾身與之。友人謂沆且貴。胡折節。乃爾。矧源
鱗甲難近。沆不聽。交源登第。源亦篤好沆。爲人蓋金石如也。沆
既以詩文雄海內。承座接顏。走其門者。日眾。沆獨慎所與友。理
學之友。則董太史桂敷。姚比部學塋。其人也。經濟之友。則賀制
軍長齡。陶文毅。謝鵬。禮部自珍。其人也。其學從詞章入。而中年
銳治朱子學。著近思錄補註十四卷。深得真奧。壬午典試。粵東
癸未充會試同考官。號爲得士。卒年四十一。所著詩比興箋四
卷。簡學齋詩存。詩刪若干卷。館課賦若干卷。沆亮拔醇粹。少負
重譽。及享巍科。益志聖賢大道。議者以壽不究才爲恨。弟漢。以
英俊名。丁丑進士。官編修。道光辛巳充廣西主考官。官至江南道
監察御史。因陳事過嚴。左遷主事。詩文散佚。罔傳於世。子廷經。
以名御史傳其家。

《碑傳集補》卷八



吾友彭君子穆以咸豐元年辛亥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君兄昭堯以君葬於君所居曰長樂村者之後山原又明年其友馬平王錫拯始自京師爲文表君之墓蓋君之卒者三年矣君諱昱堯字子穆又字蘭畹廣西潯州府平南縣人世業儒祖叔成貢生官養利州學正父廷柱府學生母氏甘君生百日而孤母氏教育年十餘補縣學生試常高等始以握奇踰伏鄉居自道光甲午乙未閒學使者楚雄池公生春按於潯州一見大賞目爲國士攜之桂林學廨將以其所學者使畢學之欲其大成爲世用也其聲乃大起君時方銳治諸經爲古文辭奔騰浩瀚有蘇洵軾轍父子之風感知於楚雄公尤激昂才氣自將不可一世時爲歌詩縱恣橫逸光色萬變每相引而益奇自楚雄之視君卽君之自揆未有不日月變化者也嗣不一年而楚雄歿而君數試於鄉不得於有司時粵人士希爲古文辭者自君爲之而人始多效之時永福呂先生璜罷官自浙歸主桂林書院又以古文辭爲鄉里倡君以所讀於楚雄者質之於是又聞當世所稱歸方文法於呂而抑節從之一屏才氣委蛇繩尺中道光丁酉鄉試副榜庚子舉人五會試不第衣食奔走薄遊燕齊梁粵之間在京師嘗一見上元梅先生曾亮梅故出桐城姚氏而以古文辭名當世者君又以所質於呂先生者質之於是君文蓋凡數變顧其才氣所長得於天之獨異而爲人所不能齊者故以見知於楚雄者爲獨真云君旣雄文辭又矜風節慨然經濟當楚雄公歿君經紀其喪將送之滇適以楚雄人至而止而君又爲謀其家事纖悉畢至粵人士念楚雄者眾君率倡爲專祠桂林以祀楚雄攜君學廨時又得臨桂唐啟華子實劉敬中蓮丞者兩人皆茂年子實材器尤美異楚雄使君兼師友之君善之如弟昆余時亦因楚雄得與君交三人者相愛重以道藝爲切劘歷十餘年顛倒離合久而性情彌相篤嗜至相見洞肺腑未嘗覺其爲兩人君嘗居京師日潯州守顧元凱者方拜官迹君訪焉君舉其鄉利弊井然願欲君與之偕君以告余而心尼之恐君往弗能如所謀又時方試事乃中已獨手疏治潯數事者授之首言治盜尤切至余見詫曰君毋欲人爲郅都鷹耶君曰然吾茲言特禍未發耳異日當思吾言乃數年而粵盜起金田果出潯紫荊山余之從大學士賽公南征歸抵桂林日聞君家居請於賽公特牒馳君使出方略久而不至徐乃知吾牒之至門而君已殯腹也君體長身容色常黧而背少皤

《續碑傳集》卷七八

俞薌林先生傳 程鴻詔
俞薌林先生儒而俠者也。嘗鼓掌論天下事。言必稱

高宗純皇帝神功至德。臚舉萬萬言。於相稱張江陵。於將稱張睢陽。謂明非江陵。積弱負寡久矣。睢陽守危城。更數百戰。所殺賊譬切瓜菜。猶疲手於儒稱王陽明。餘人講理學。當不隸而聽之。得陽明雪儒恥於文。愛莊子。其司馬還以下不盡當意。於人無忤。煦煦嫗嫗。惟恐傷之。而疾惡甚嚴。汪有德里正也。有士行。呼爲老友。知州某來。徵輸過嚴。急眾中大聲訓叱之。悉威謝乃已。乙負甲金欺甲。老不償爲篡。乙歸逋。族士家有園亭花木。士死。妾姣憤逐之。竝刈花盡。曰。此禍本也。說易訟卦利見大人。大人者。非第折獄人。凡士君子型於鄉者皆是。故於訟必委曲理解。不使滋狡。不馴則自名以怵之。解而後罷。周文忠天爵稱曰。詩所謂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者也。周梟皖時爲廩試。對簿侃侃析癥結。稱之如是。不甚飲酒。而甚愛客。坐閒議論鋒發。抵掌譁嘯。踞蹲席上。旁若無人。年相若者。亦兒呼之。最喜論文。喜遊湖。輒忘旦昏。廢寢食。喜猿畜之。雲

峰館中校文畢，餌以果實，使侍客。云：靈性勝人，館有方竹，伐之易植，圖者云：竹性本圓，方非竹性也。歲寒，納手衣中，攜龍火行，衣帶或不整束，垂涕揮灑，人皆以為任俠玩世，不飾威儀。然處大事，決大疑，守正不阿，閑湛深經術，尤熟史事，背誦皆上口。儕輩有忘書叩之，應如響。下筆千言，初若不經意，文成有經生才人百思不到者。教學者為文章，以言有物，言有序為的。有蘇林堂文二卷。卒年七十二。道光丁酉，舉人揀選知縣，軍功五品。諱正禧，字鼎初，縣嘉祥里人。句容訓導諱獻之子。辛巳舉人，諱正變之弟也。子懋勳，縣學生。

程生曰：庚子自蜀如京，師蘇林先生時，應禮部試，獲從學。科舉文字，庚戌自維澤歸里，重得朝夕。庚申二月初，守羊樓嶺，聞赴而寇在郭，村距羊樓不二十里，乘郵事至，未遂哭寢前，時視疾，強起執手，屬作傳，謂稱儒俠魂魄，乃喜。嗟乎！先生時行放言，儒取其有大不得意者耶。

（續碑傳集）卷七八

誼卿湯君傳 吳應英

湯君名治名，字誼卿，世為武進人。少穎慧，善讀書，及長，以入貨為州同知。應順天鄉試，學於張編修惠言，以能文名。兼通天官、孫數、星、祿之說，嘗以所學考取天文生，補未及期而歸。一以修業，善書為事。已而游楚復游豫，或踰年歸，或未踰年即歸，意忽忽如有所不樂云。君與其內弟莊績，謝最相善，績亦好為祿祿之學，然自以不君若也。每有所得，必就正於君。君嘗與績謝分撰五經祿祿補及疏證，書未成而卒。年四十有一。君所著有穀梁春秋例一卷，句股祿祿指一卷，太初術長編二卷，漢書分野星度斟誤一卷，梁書藝文志一卷，又補陳書藝文志一卷，山海經道里考一卷，北魏張淵觀象賦補注一卷，賦稿一卷，雜文稿一卷，詩稿六卷，藏於家。

吳德旋曰：吾郡多好學深思之士，蓋有名不出里巷而著述足傳於後者矣。夫學期自博，博暇計及於人之知不知耶？述君游歷所至，未嘗與人說一日之名，故卒所成就如此，然竟不獲一展其蘊也，惜哉。

晉卿董君傳 吳德旋

君名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縣副榜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先世姓趙氏，系出宋魏懿王德昭，其始遷武進者曰元處士孟璽。至明季有名中兌者，出嗣於董，為姑之夫，後更名承獻。承獻之後，皆姓董氏。君大父曰開泰，廣東昌化縣知縣。父曰達章，國子監生，以能詩名。君幼從大

母錢端人受孝經章句及就外傳，讀諸經史，悉能通解。年十六，從其兩舅氏張皋文宛鄰遊，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為古文，賦詩詞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義尤精。君家貧，非客游無以為養。歷主張太守古餘，阮尚書、張太守、方太守、茶山唐通守、拓田洪觀察、石農都觀察、錫賓皆名公卿也。又歷主講通州紫琅書院、揚州廣陵書院、泰州書院、所至士皆慕而親之。嘗客安徽，為六安晁梅生、盧義山修其族譜。時同里孫于丕知懷遠縣，李申書為修縣志，未成而以事去。延君續修焉。道光辛巳，君房師雋化蘇君觀察淮揚，招君於幕。蘇君粹染時疫，病甚，君侍疾謹，或告君：卿試期迫，盍舍去。君作色曰：吾受吾師知遇之恩，未能一日報，今吾師疾病，而吾遽舍之而行，非特無以酬吾師，且重負吾師也。卒不應試，留侍疾，閱數月，蘇君乃愈。還福建按察司，旋丁父憂歸。而南河總督黎襄勤公素知君才，及是賢君之為聘，請修續行水金鑑，行水金鑑作於雍正間，傳澤洪歷考河道古今沿革，興廢成敗之由，為河務舊章之書，而於黃淮運三河為獨備。歲久未輯，君以為前作詳於考古，略於徵今，續之者宜詳於徵今，而略於考古。如永定河之工程，今增於古幾十倍矣，而前書未詳，尤宜備載。因草創十數條，以上襄勤公款服君輯是書三載，書未成而襄勤公卒，事中輟矣。其後河督張公、副河督潘公至，仍延君纂修，而卒成之。君自中歲左肘生瘤，治之罔效，其後痛敗而卒。君好治陰陽五行家言，殫心者數十載，嘗曰：世之言奇門六壬相墓者，皆各自為學，吾獨求其原於易，一以貫之。然求之愈深，聞者且駭，恐世之卒莫子知也。所著有齊物論齋集賦二卷，文六卷，家譜一卷，詩八卷，詞三卷，外編三卷，道甲因是錄二卷，未成者道甲通變錄，形氣正宗賦，家譜詞已刻，餘未刻，藏於家。

吳德旋曰：予始識君時，君年甫及冠，所為文已駸駸入古人之室，其志豈以小成自甘哉，而竟止於是，徒令天下後世人惜奇才之不遇也，吁，足慨矣。

（續碑傳集）卷七七

管異之墓志銘 方東樹

管異之卒後三年，其友人桐城方東樹念異之孤貧於世，事蹟無可述，獨其文章震耀於當時，而可以不泯於後世，兼以平生游好之密，不可不以銘，乃從其孤嗣復求得其遺書，因次其世以為之誌。君諱同字異之，江甯上元人。父文郁，祖霽，官穎上教諭。君以乾隆庚子十月十六日



生穎上教諭之署年九歲祖與父相繼沒母鄒太孺人奉其祖母葉太孺人歸里鄒太孺人賢上事姑下教子其所以支持死喪備極苦艱卒成就君爲名士嘉慶初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君與梅君伯言最相知其後君苦力孤詣學日以進名日以大四方賢士爭欲識君矣道光五年乙酉新城陳侍郎用光典試江南力拔君得中舉人陳固姬傳先生弟子既得君不敢以世俗門生之禮待君其文字苟有稱必曰丈同邑中丞鄧公巡撫安徽延君課其子後六年偕鄧公子入都道卒於宿遷旅次年五十有二始余自推星命不利卯年君與姚君石甫齊豫爲之作挽詩嗚呼孰知君竟先余而逝也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桐城姚氏自中朝摺紳及於鄉曲後進無異辭君與陳侍郎久親指授最承許與侍郎貴仕於朝名最顯君以窮士在下而與之抗知者以爲實過之鄧中丞暨梅君伯言爲君梓遺集讀者亦足以知之矣所著孟子年譜七經紀聞大學說文中子考戰國地理考詩集晚水詞存俱未刻君娶朱氏子嗣復女子二適某某嗣復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樹爲之銘銘曰

君之行乎於人君之學足於己君之文足以示君之名斯已矣

管輅之先生傳方宗誠

君名同字異之姓管氏江南上元縣人祖霽穎上教諭父文郁早卒母鄒氏守節事姑教子成學嘉慶初桐城姚氏中丞主講鍾山書院以古文倡天下君從遊久苦力孤詣淹貫羣言好爲深湛之思姚先生少許可獨推重君道光乙酉中江南鄉試舉人主考官新陳陳侍郎用光不敢待以門生之禮君容端氣肅論篤行方遇人和易不露圭角而中自駁厲有志經世不獲用嘗著擬言風俗書其略曰天下之風俗代有所弊承其敝而善矯之則俗美而世治安承其敝而不善矯之則俗頹而世危且亂我

朝之興承明之敝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弊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姦閭巷之俠而朝廷學校之閒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意主於養士氣養人材今夫臺前代者鑒其末流而

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弊每生於所矯臣觀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懦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國家之於明鑒其末流而矯之過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夫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不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既軌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人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誘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爲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以枚舉而被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詔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國用不足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卽無益之舉耳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猶多可省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卽大位嘗命吏民率得上書矣既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除故言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臣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

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所無忌諱愈懇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

天子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

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雖驟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此當今之首務也又擬籌積貯書洋貨議皆按切時弊以立言洋貨議者以自中國與西洋交易洋貨日至皆奇巧無用而中國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害國病民爲害甚深因著議以爲欲謀人國者必先取無用之物以置其有用之財故表銀交關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洋之樂與吾貨其深情殆未可知就令不然而中國之困窮固由於此則安可不爲之深慮也先生卒後數十年果受其敝君既無所用於世遂以文名家雄深浩達簡嚴精邃曲當乎法度其詩綿情隸事於意造言論者以爲得蘇黃之朗峻所著因寄軒詩文集七經紀聞孟子年譜俱刊行文中子攷戰國地理攷院水詞存存於家道光十一年先生卒年四十有七子嗣復縣學生能文精算學

論曰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惜抱姚氏從學知名者數十人君實得其傳焉然讀其風俗積貯二書洋貨一議言之於數十年前而弊發於數十年之後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窮老不用徒以文名惜哉

《續碑傳集》卷七八

陳子準傳 孫原淵

子準諱揆系出前明昌邑令啟元之後邑陳氏著族有六子準爲子游巷陳氏獨以爲善績學見稱里黨祖永復父榮並諸生君生而羸弱讀書氣不自勝然能默識成誦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省試對策纔數千言以踰格被斥遂絕意進取購訪古籍窮日夕讀之目短視燈下則倚人讀而聽之每得一書手自贊勘丹黃爛然遇前人校本必羅致之若論書貴舊本非獨校勘之爲貴也夫古人遠矣今得其所讀之書如接其馨欬而見其手澤展卷以思古人之所學如彼而我何以不能也其論如此卽其用心可知矣所藏書尤備於地志嘗以鄭氏水經注詳於北而略於南著六朝水道疏鉤稽精密惜未之竟幼失怙恃遇前人孝義事尤流連不置嘗輯宋躬孝子傳蕭廣濟孝子傳於趙善括應齋雜書中得邑中孝子三人爲自來志乘所未載狂喜累日而終以未得謝謬孝史爲恨平生不妄交一人往還惟吳卓信張金吾三數輩卓信死爲刻其遺文君自念無用世之志惟文章一道猶得盡志於鄉黨凡邑

中著述自宋元迄今搜羅殆遍度諸破山寺之採虎閣不下百餘種輯琴川志注以每句爲綱蠶眠細書條繫於下搜採賾博較原書倍之其續志稱始於有元然無傳君采元史及桑鄧諸志下逮碑記文集別撰十卷又蒐輯自唐迄元邑中文字及文集之有闕焉邑者爲虞邑遺文錄十卷補集五卷又欲盡揭邑中宋元金石作虞陽金石錄未就君之舉筆桑梓可謂盡心矣所居曰稽瑞樓君嘗於書船得唐劉賡稽瑞一卷爲向來藏書家未經著錄者因以名其樓君於唐以上諸書儲蓄略備方欲取其傳本較稀而有裨學問者刻爲稽瑞樓叢書草創甫就而君死矣爲文宗法震川不苟作亦不存存者說經之文數篇而已

孫原淵曰予之識君也由卓信每爲文輒就商兩君而君少予二十歲每見執禮甚恭獨論文不少假借今人中直諒如君者蓋僅見矣君嘗語予少時專肆力於考據之學考據之得失於身心無與焉文章則吾所自得方思從容含咀以斯至於古人而天遽奪之年不逮中焉可悲也已

《續碑傳集》卷七六

雷學淇傳 孫傳集

雷學淇字瞻叔順天通州人父鏞字宗彝乾隆二十七年舉人著有古經服緯通志學淇嘉慶十九年進士任山西和順縣知縣改貴州永從縣知縣歷充丙子乙未同考官每慨竹書紀年自五代以來頗多殘闕爰博考李唐以前諸書所稱引者積以九年之蒐輯頗復舊觀古書謂孟子先至梁後至齊此經之明文卽無他左驗亦當從之爲說況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則惠王後元十六年齊宣王始卽位以此證之較然可觀孟子至梁當卽在後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歲也史記誤謂惠王立三十六年卽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之後十六年爲襄王之世今據竹書稱梁惠會諸侯於徐州改元稱王故孟子呼之曰王史謂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經考之其言可信但卒於改元後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既立孟子見其不似人君乃東至齊據竹書卽齊宣卽位之二年也梁至齊千數百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孟子先見齊宣王由鄒之齊六百餘里不得云千里矣齊人取燕孟子明謂宣王時事史記於齊失載悼子侯刻二代將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



於齊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謂在潛王十年司馬溫公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即位下移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紛紜蓋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溫公移齊年於後迄今已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說即巧作調人實皆未有定論今據紀年則伐燕在宣王七年實周赧王之元年凡孟子書所記古年歲以史記漢書之說推之皆不合者以紀年推之無不合且以竹書長麻推驗列宿之歲差歷代之日蝕自唐虞以來無有差貨孰繼舊自云好爲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之文無所抵牾傳箋出疏取舍多殊非敢嘗議前賢期於事理之合云爾九集集著者有竹書紀年考紀年義證古今天象考夏小正經傳考夏小正本義亦其舊稿經義考等書

張鑑傳

張鑑字秋水烏程南潯鎮人拔貢生工詩古文尤精考據之學著書數百卷已刻者僅冬青館中乙集家貧賣盡自給所居一樓不下樓者十許年子某亦諸生授徒樓下余詣之其子問客胡爲者曰謁若翁曰老

特胡知客誤矣既登樓從容語先生先生歎曰戾氣也甯堪道哉時余學曉人術勾先生畫秋鑑講算圖留飲而別嗣是不再見不知何時辛楊峴曰方余謁先生先生須髮皓然後生小子不敢請其年也嘗畫扇贈余設色工麗城南奚榆樓老人詫曰此老尙能爾耶奚老人稱其老老可想矣獨惜博通如先生而名不出里巷至惟悴死其子又不肖使先生之遺著無傳然則讀書費心力奚爲哉

張先生小傳

張先生字謙風本名謙通一字頌洲山西平定州人道光辛卯優貢生白旗漢教習治經史善言地理著蒙古游牧記最稱洽北魏地形志才十三卷未卒業又爲顧炎武問著豫兩徵君年譜攻證頗詳靈石楊郎中尙文刻連筠縹緗書禮庀其事刻韻補元朝秘史西游記徐星伯唐兩京城坊攷沈子惇文稿湖北金石詩俞理初癸巳存稿餘未竟又嘗自刻其祖希音堂集附輯祖事甚詳慎青陽吳履敬弟訓皆少孤窮於舅馮愛古修學張先生資給之使從學張先生卒吾師馮子芳夜飲聞信覆其羹兩吳尤悲前時衣冠公燕有貴人黑氈墨服乞說故事張

先生曰有問麟狀於孔子者爲言孟孫氏麟其人至孟廩見野豕問廩吏麟何黑吏漫應云作孝又嘗客集各徵所憎畏者或言村婦罵或言竭言獬豸吠言回徐禮部松在西域久言懶懶張先生言古文家論曰張先生磊落嶠崎人也祖佩芳令歙合肥牧馬善政在民父敦來編修御史典福建試道卒未竟其施張先生又坎軻以終三娶無子

張穆傳

張穆初名瀛通字石州平定人道光中以優行貢太學充教習生具異稟於書無所不讀才名藉甚應京兆試誤犯場規負氣不少屈遂被斥自此謝絕舉業一意著述刪文端公典學江蘇延入幕阮太傅時家居見所著歎曰二百年無此作也稱爲碩儒一時名士若俞理初何子貞王策友陳碩南何秋濤皆與訂交推爲祭酒年四十五卒於京邸所著有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志顧閭年譜月齋詩文集書法勁逸冠絕一時得者寶貴之嘗以願亭林入都會寓慈仁寺因偕何子貞辭金建祠寺中及卒同人爲位陪祀焉又祀晉陽書院之三立閣及州之崇賢堂嘗題齋曰月齋室曰存齋有旨哉

劉君星若家傳

劉君星若家傳黃式三三於乙巳書先生續廣雅後而未徧讀其著述不敢遽爲文癸丑冬季赴其家閱詩緝補義後定本并見其所鈔朱子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各有所校正益歎先生之實事求是能化偏執也昔汪公瑟莽序詩緝補義云漢唐儒或失則固宋明儒或失則畔而詩之教微補義則不流於畔不膠於固戚公鶴泉序續廣雅云按舊經傳及儒先遺訓實足爲爾雅之續二公皆不輕許可者而獨推尊二書可知書之足傳於後矣然先生不自以爲足也得一古今善書露鈔雪纂老而不解續廣雅榮於己卯後復增刪重榮於乙巳詩緝補義定本增減於舊榮本者十之四以家貧未得重榮爲憾讀其書有昨是而今非者有前略而後詳者有昔時未及見晚獲之而補鈔者藉非實事求是能化偏執何以及此自今之學者有漢學宋學之分守一師說以自顧煩經義大不明於天下先生篤信朱子學而所作詩緝補義以古序爲主已與朱子集傳之大指相殊其所以校正嚴緝者即所以校正集傳試以關雎一篇言之淑女指嬪御異於舊說之指后妃以流之爲隨波上下而始求

之異於舊說之順流而取流水以潔以筆訓擇異於舊說之筆藁凡若此者原本傳箋不惑於嚴緝亦不為集傳所拘顧其本傳箋而申之者皆引李公厚荅方公望谿之說李方二公固謹守朱子之學者也則先生引之豈好與大儒相詰難乎而溝壑之徒見其說之有所異於朱子或疑之或遂譁之此坐井觀天而未知其大體者也古經傳之義蘊無窮賴後儒遞相推闡而臻於備先生鈔大學中庸章句之後復鈔李厚荅大學古本說與中庸餘論以附之自序以為厚荅之疏通證明其理與朱子無芒芴異鈔論語集注兼采眾善復節取式三之後案不棄荅非作孟子答問三十餘條根據趙注孫音義以校正之讀者體羽翼經傳之心而觀其通焉可矣若夫原書百篇集唐宋以來名家之文如原道原人等篇為一帙支雅十篇釋人釋禮釋舟釋車釋歲集名士所撰釋詞釋官釋學釋兵釋物先生自撰之此外復有詩古音攷小學校誤日知錄疑疑皆有裨於後學而在先生猶為學之緒餘焉爾先生素性樸誠惡世俗之浮華而力黜之受業於陳公墨卿方公玉成謝公懷軒有青出於藍冰寒於水之譽所學能見其大獲知於阮公雲臺汪公瑟齋公芝齡以己卯優貢赴京試試數即思歸有和陶公歸去來辭焉歸首曰歸去來今親衰兒幼胡不歸一身旋食乎京師望白雲而增悲末曰已矣乎高堂白髮能幾時胡為奔走聲利途意緒惛惛迷迷所之難難佳致秋水自可期矧貽謀之式穀藉藉以耘耔真人生之樂事我今決計了無疑由是觀之先生之不留都以求官豈果迂哉豈果矯哉特難與俗人言耳張教諭朴堂作三老詠一筠交王曰升二即先生三壽翁王望詠先生之句曰布袍不脫體齋心忘食章又曰世固莫我知君亦無世氣其為有識者所推重如此先生居鎮海城之長營巷曾祖諱堯佐邑諸生詩緝補義中所傳帝臣者其字也祖諱嘉翰官奮武郎父諱永祚子庠邑諸生孫二長禮勤次禮助先生經明行修之報不得於身必得於子孫勤幼而能文庶幾見之

張先生海珊行狀 張生洲

先生諱海珊字越來一字鐵甫姓張氏世居震澤縣之儒林里曾祖保艾祖二之國子監生父印江邑諸生聞達多才嘗游漢當事請主鹽井其地界猥園練守禦禦不能犯焉先生嘗說即有異趣每出里塾獨行林壑閒或攜酒藉草飲稍長自知向學凡舊藏書盡器玩悉以易書史

或輟轉借鈔晨夜不勌年二十有一為邑諸生學使者奇其文而先生方抗心希古不屑屑舉子業其識力精卓每觀一書輒融澈大意故於學無不窺而軍思尤在濂洛嘗歎毛大可之徒挾其泛濫所得之糟粕集矢於先儒談經者遂堅持漢宋門戶穿鑿於古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舉數之末甚且鄙理欲為迂談斥廉恥為小節書貨利號功名以便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為利祿之途然者於今益信矣其論宋明諸儒則謂陸有合於朱而亦不廢姚江之說其言曰心性之不能二猶理氣之不可離故王學之諱言理與近人之諱言心俱為無本之學即如致良知一語苟能擴充得盡即大學之明明德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程子亦言德性之知不假於聞見與陽明之言印合無間然須將自己氣質自少習尚盡情翻捨方得事事從良知而發不然未有不逞己妄動者況天下之變無窮所以應之者亦至動而隨夫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此則非徒良知之足憑而窮理之愈精愈難也蓋先生自讀陽明集後發施運用開拓大半而平生用力要於程朱最深故能折衷至當如此先生素有人倫鑒凡接人於詞色間即洞其心術嘗謂儒道之不可行乃迂疏無用者之過故凡自農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勝所在及當世漕糧胥吏諸利弊無不悉心討論甲戌正月忽訛言長興山盜為寇將至百里間居民倉皇驚竄先生曰凡盜賊焚掠兼行故有兵必有火募一人偵之則無火取知為妄乃安先生因作湖濱防禦事宜凡禁涉守禦之器用人之術詳焉是歲三吳亢旱湖濱濱港盡涸一日北風大作水乘風勢入諸港頃刻皆滿先生糾眾築堤儲之一夕而堤成歲以有收先生因作開港議及積穀會議先是甲子大水曾作挾荒私議以為吳淞之塞久矣水之留而不去者未必不以是為今莫若大浚吳淞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按給工食凡各圖圩岸溝渠亦即委其地之紳士勸募銀米糾人修浚公私兼舉事不果行後十餘年而大吏果奏請開吳淞蓋先生以經世自期既不安樂見用亦遂俯然自得平生慕邵子康節之為人故自顧其居日小安樂落有高雅致相與每則談連晝夜聞以詩歌嘗有句云運甓心情歸歎詠觀開手眼到蟲魚可以想其概矣近歲館於嚴郎俞氏潛心讀易哀眾說而研之常以五日治一卦及門從游頗有講道談藝之樂而先生就江南鄉試比舉第一已以暴疾沒於江甯旅次矣時道光元年辛巳八



月十九日也年四十歲妻邱氏子三廣禮惠禮一未名俱幼所著有小
安樂窩詩古文集若干卷日記一卷喪禮問會一卷火攻秘錄一卷藏
於家先生為人淡素欲近名尊公遊漢人不歸憂念得心疾幾殆丁
太孺人憂終喪不入內寢律身以黃陶菴不妄取不飾已過不面譽人
三事自矢其與生洲論學每舉孟子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及朱子敬則
活數語謂與外面把持者有別論文則謂文字最難在實如食
之必可飽如衣之必可暖如藥之必可去病生洲自交先生後聞緒
論最後始執弟子禮而先後出今吏部侍郎湯公之門先生既沒生洲
將謁公為之傳因先披其遺書合以平日所聞摺存大略如此道光元
年辛巳冬十有二月弟子張生洲謹狀

（附錄）卷一四一

敕授文林郎安溪縣學教諭謝君金鑾墓誌銘 陳壽祺
君謝氏諱金鑾字巨廷一字退谷福州侯官人也考正乾隆二十四年
舉人大挑一等試用武進縣丞改教諭卒君年十三而孤貧不能自給
然未冠則喜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說大興朱文正公督學補縣諸生
踰壯舉五十三年鄉試嘉慶六年大挑二等用教諭君交同里孝廉方
正官崇布衣陳天文貢生陳庚煥皆有道君子相切磨志於忠信篤
學其言學以四書為綱五經為輔而力除空虛自守偏執冥行與夫泛
枝濫葉揚批駁之弊著邵武教諭有謝生者極貧而孝所親有婦不
安其室逼其幼媳為不善媳不從生議拔其媳歸其家婦遂誣生學
使至入說者置生劣等眾盡譏請五庠之師白其冤於學使五庠之師
嗾不敢發君獨舉學使數千言卒直其獄補南靖學憲司嘉義南平再
蒞安溪安溪陽鄉以賽神起衅釀門殺士被羅織者眾司憲莫敢出守
持之急君請寬其株連諭使自投而後遣之為耳目將掩執所名捕數
人會令中怯事洩數人者遂不可得守歸咎於士將盡視其衣巾君力
爭不獲迺具上其事於學使且曰漳泉無獄不及士設按牒而罪之不
出二年庠序且一空學使蒙古恩侍即壯其言力主之乃已初海盜
蔡牽擾臺灣陷鳳山嘉義令急延君問計君曰此間士民受林爽文之
亂其守禦咸有法召而謀之咄嗟可集也如其言眾果至乃偕令周
視四門指麾分守之夜三鼓而辦賊平一縣安堵然君未嘗自言其勞
總兵滿洲武隆阿詣縣問君賢單騎徑造入門讀壁間教士條約曰通
儒也一見如平生歡假館學解每飯必與偕同知薛志亮聘修臺灣縣

志君講求利病尤致意於政俗薛君歎曰有造海微之書也巡道楊廷
理建議開臺灣山後蛤仔難君考其始末條其利害為紀略同里梁詹
朝議從之及楊君奉
命董其事凡所建置經畫一一必手書報君今新設噶蘭廳是也君
痛泉漳狃於門閥劫掠之獄治之者恆禍及學官弟子乃作泉漳治法
論示所以緝兇訓俗而歸其指於重士以為教始誠司牧閩南者之藥
石晚漸不樂居官作教諭語留贈安溪諸生其言皆懇惻適於用逮疾
請告諸生願留久之君竟去乃相與厚贖之歸數載卒二十五年四
月六日也嘉義諸生聞之自海外相與鳩貲伏葬祭君食貧樂道一介
不苟取於朋友死生不易行所至獎孤寒表遺佚善護氣類其誨人依
於孝弟禮義貧賤者踵接及養病於家猶餽問不絕守令之賢者咸倚
重君君盡言無私異趣者雖心憚君然亦諒其無他腸相尊禮無間非
忠懇廉直乎於人何以及此於乎今之師儒之官能以道得民者幾矣
復得乎哉君所交若陳布衣官孝廉余襄咸相與捧手願恨少不能相
從講習與入適道之途晚及陳貢生與君遊又不能朝夕刻鵠急引為
修身之助比諸君子皆已凋謝而余亦衰暮不足以自奮每感風俗人
心之憂未嘗不怒焉慨吾道之孤而莫之繫也於乎可勝悼哉君春秋
六十有四配林孺人前卒繼配林孺人生女二適鄭氏生子四曰本曰
善曰來雨曰復生以道光二年立冬後四日庚子時加辛巳葬君於西
郭外梅亭天才山之陽銘曰
位卑而道高故其節不撓學苦而心怡故其教不勞如爾在縹如壞在
陶其勸僚吏如其節不撓學苦而心怡故其教不勞如爾在縹如壞在
生徒號咷鄙薄儒頑執滌腐臊嗟斯人之不作吾又焉知爾之為蕭
蒿

（附錄）卷一四一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二

沈豫 馬瑞辰 胡培聲 周濟 錢儀吉

沈補堂傳 宋稷辰

越中在先漢兩晉時雅多傳經巨儒自趙宋以後章句行而治古經者日少

國初河右毛氏作與一時博學相競然毛氏以辨勝其學實不及朱閻顧惠之精嘉慶初年儀徵阮文達與江左明經之士第詰訓於西湖之上郡士知漢學者三數人預校訂風尚為變考學說經之書復出顧如茹氏易范氏詩邵氏爾雅此外無聞焉文達輯我朝經解越人得預者寥寥矣迄三十年來科舉文率虛衍士鮮窮經惟樊氏疏孟子未成高氏家有經學門人祕之其書未見於世章氏杜氏雖淹貫志在文史不專於經王氏錢氏稍志於此又早沒余在都得一陶在一者見其所集論語鄭注以為難引之見文達達將導之門徑而在一遽喪於旅自此佛鬱於中望其人不可得蓋久之而南歸始得見沈補堂君也補堂名豫字小蓴居蕭山陰之閒為蕭山文學夙有孝行好學苦家貧書冊不備多借資於邑藏書家治春秋最深獨取服氏於是蒐輯服注一書會數以質稷辰稷辰有子熊也好讀左氏能辨杜林之非得君者頗喜習之余在餘姚講學得邵氏所為規杜持平者與君問難惜余北行不得留君於家熊也又天折無人以經義請益者君所友尺莊杜氏亦逝世君滋不懌迄元年余再歸而君已沒不復相見君曾客齊魯燕趙見經師輒與質問晚遊吳門主何梅庵梅庵好博力致古經籍甚富獲汲古閣經板已殘缺與君謀校補之君以病不復入吳遂不果亦恨事也君善四六文曾為先太恭人志墓他散文多可取余盡讀思訂正之君長於余九歲七十一考終年不為短其學行已成就足為一郡學範惜乎吾越治經之寡而天喪斯人也余所為大傷心者矣君有子和尚幼君之從子端略述君生平請余為傳乃先敘大意以為之傳云癸丑三月同郡學弟宗稷辰譔

（續碑傳集）卷七八

贈道衡原任工部員外郎馬公墓表而中

公桐城馬氏諱瑞辰字伯元桐城以盛文物推天下名縣自前代多慷慨偉節之士而密之方氏偶備雅之業望漢侍郎以古文顯侍郎學深於經其先則田間錢先生後黃書山庶子三家於經皆不專訓詁姚鼐編修為學務微實姬傳先生收其緒而益肆於文流風大暢後生習傳彬彬皆被儒雅而常是時天下競言文勝而文說者謂視前明強教之氣殆不侔矣桐城先大師皆涉義理為教其漸染耆耄者實於是吾家二先生復繼起以正經學聞於時二先生謂公暨其父魯陳先生者也魯陳先生諱宗璉字器之著述多富惟左傳補注刊行嘉慶四年會試中式是科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為總裁得人稱盛先生甫登第而沒沒後四年乙丑公成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再擢工部營繕司郎中公既負高材異質德洽比鄰故不可究詰日夜痛讀律倍誦不差一字老吏皆憚服尚書蘇軾額常有所持意堅甚自官宦達諸司皆盡諾公爭不可後果致政斥由是一部事略取決然公卒見斷此再取不設起矣初坐會試賓源局區區事罪輕失政體於盛京効力旋賞給主事曾文正公抵歸未留工部報補員外郎復生主事太廟工程薦郎中納爾經額科工同部謀奸工不實內務府核算無失納爾經額得不坐而公遂成未幾釋歸居主白虎蟠山廬陽書院講席咸豐初粵賊陷桐城死之事聞贈道衡報雲騎尉世職建寧祠初公之家居也老矣常未明起孫曾要睡內寢正熟獨扶一冊炳燭出就廳事嗚吟賊至二子起圍練奉公避居山中賊入山索驢走公方按案讀書賊以刀脅之降叱曰吾生降賊者耶賊怒呵誰何曰吾大清罪職工部員外郎馬某而降賊耶吾且命子殺賊賊益怒刺之去其髮而推之行遂遇害血漬案上書冊痕斑然春秋七十有七公為人故博碩鞠躬退讓長者及臨大節不屈若此居閒喜為詩詩近萬篇耽耽若書不傳嘗謂詩自齊魯韓亡獨毛鄭最古鄭君注詩宗毛為主其改讀非盡易傳而正義或誤為毛鄭異義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說其異訓多本韓說而正義又或誤合傳箋為一毛詩周古文經字多假借而正義或未達於是撰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同時長洲陳



儒藏

氏其著詩毛氏傳疏亦為顯門之學故世之治毛詩者多推此兩家之書其在
桐城有張聰成阮林徐嶽六家學業並進皆與公善然皆早世公既殉寇難子
孝廉方正優貢生三俊以起義兵死其子漢雲遂與平寇之役授陽江鎮總
兵官 哀贈三代公配方太夫人凡生三子定勳定曙定曙三俊孫十五人曾孫二
十三人以光緒二十一年冬合葬懷甯路官冲保江家山之原公於其祖大父
行之墓嘗誦習公書而垂其終始以謂一代學術與時勢相消息者也則則
變則通一二智者起於前而後之窮而偶其端千萬人結而推大之吾日轉手
其中夫孰能不波然而應百變此乎不可移者君子自立之道也公之治經篤
守家法義據堅通人以此為公之錫刀於經者深乎焉序自知道者觀之彼其
還危難較然不欺其志意是乃所為深於經者也然則內所云文章風節之異
而亦舉其盛美之積重者區之夫豈有異哉固頗推論吾邑儒學承傳之緒永
於前代保過者知所矜式而後世論從文獻者亦得以方覽焉至其世次子
姓名爵爵詳傳誌者不臚列云公生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即一七二二年

馬其祖撰《抱潤軒文集》卷六

記馬元伯先生死事方宗誠
咸豐三年冬余避亂柏堂有趙君者過余問所自來則略賊中甫得脫
告余曰子知馬元伯水部之所以死乎城破時余被賊酋侯玉田脅為
治文書一日見賊酋林天九者來謁侯告以破唐家灣之事曰向言世
竟無忠義人今不然也余搜山園馬宅眾驚走一老人居上坐余怒拽
之起問姓名植立大言曰吾前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都水司員外郎馬
瑞辰也勸之降曰吾受
國家恩罷官鄉居數十年無以報故聞亂命二子團練鄉兵家人以我
老避之山中今城陷仲子死少子往從軍吾恨多矣向降爾邪余曰不
降則必殺應曰可固不畏死也余復反覆諭之怒曰汝自奉賊為主我
自有我之主也遂大罵卒擁出火其室燒其背罵愈厲行一里罵聲不
絕乃殺之是豈非義人邪侯賊亦贊歎余聞之私為泣下今過子素知
子與水部父子久故且能文章也子其志之越數月遇余龍眠別墅
又述以請且曰余與水部無戚好生不相往還與其子孫亦無故所謂
以諄諄者以其罵賊不屈賊中敬而述之而可無傳乎先生生平多
厚德余擬書其事以寄先生子三俊狀大府而三俊又以起義師戰死
矣余哀悼每執筆不能成章今春族孫綬過先生死難處又聞土人為
言是夜避賊紳樹開闢先生罵賊聲甚烈指血迹視之猶殷殷然石上
念先生父子死事既上聞得
賜卹予祠祭無待余言為重惟三俊敗撫軍時猶未得先生被執不屈
狀故書之以示後人且書趙君之義先生博綜經學著有毛詩傳箋通
釋已刊行

《續碑傳集》卷七三

戶部主事胡先生墓志銘汪士鋐
唯胡氏代有令問光於國牒宋大觀中有待制曰舜陟者善論語義厚
子曰仔者孔子編年廿傳而至
國朝曰廷璣著周易見厥子曰清熹先生曾祖也祖曰匡衷著儀禮
釋官周官并田諸書最夥其子秉欽先生考也先生涵濡先澤淵源
俊重之以博聞篤志閱數十年成儀禮正義凡四十卷上推周公孔子
子夏垂教之指發明鄭君賈氏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所議張皇幽渺
闡揚聖緒二千餘歲絕學也又有燕寢考研六室文鈔所以扶翼正義
者也惟先生自高祖以來世傳經術道崇位卑先生雖從政農部而好
藝布履未竟厥施名臣碩輔延主臯比鍾山楷陰士低其教講舍百數
十人服膺歸仁拳拳弗忘士鐸不才亦蒙蒞拂蓋門無棄材焉先生諱
培璽字載屏一字竹村績溪縣城人嘉慶己卯進士內閣中書戶部廣

東司主事。取許氏生子肇漢。繼室李氏生子肇湖。皆庠生。亦皆卒。側室徐氏孫人。先生卒於道光二十九年七月。春秋六十有八。微俗重青烏之說。故未葬。而浮屠於邑東門外先農壇之後。先生居鄉創立東山書院。於今存焉。邑人感之。所著書已刊行。先生固不朽矣。然世之嗜經術。思明德者。欽式遺教。不可無以觀之也。故因先生從弟子繼之請而志之。且銘之曰。

禮有端緒。善於威儀。探原揚淵。厥爲大師。明明先生。補而疏之。廣之附之。或獲勸之。橫舍其昌。士禮有光。潤以文學。報以馨香。澤留東山。道著竹帛。惜此高原。尚非幽宅。

（續碑傳集）卷七三

荆溪周君保緒傳 魏源

君諱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荆溪人。荆溪周氏皆晉孝侯周處之裔也。君自祖父以上無達者。及君生而敏悟絕人。嘉慶十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廷對。縱言天下事。字數逾格。以三甲歸班。銓選知縣。改就淮安府學教授。歲餘。淮安府知府王毅丁祭。至學宮禮畢。將就殿門外升輿。君力拒之。毅不憚去。君即日移病去。是秋。淮安府山陽縣知縣王伸漢冒振事發。王毅大辟。所屬吏及委員皆註誤。惟君先幾得免。君少與同郡李君兆洛、張君琦、涇縣包君世臣以經世學相切劘。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較其長。盡通其術。并詳訓練營陣之制。時海賊蔡牽出沒江浙。寶山知縣田鈞廷君往商海防。因客寶山。數載。蔡牽、田君丁母憂。而河南山東教匪叛。田君鉅野人以母喪在家。未幾。鄰曹縣賊境。身率官果弗克歸。日夜憂泣。君慨然請代行。約四川武舉任子田同往。七晝夜馳二千里。至鉅野。知田君家無恙。乃往來曹濟間。行視郡邑。戰守之術。途遇曹州賊數百人。突至。君與任子田下車各持一鎗。仆其前二人。創其黨數十人。眾悉遁去。山東鹽運使劉清勳賊有名。與君語甚契。欲留君幕下。君以事平謝。歸作山東新樂府。數十章。以代詩史。回至吳門。則田君尙虧官帑四千餘兩。檄追甚急。君乃請以己廬十餘間。及田五十畝。稟官代抵。事始釋。嘗過京口。丹徒令屠君倬患居民訟洲田。莫得其實。久不決。君曰。明日可具鞍馬。夫役爲君行視之。晨起至洲。先丈量一處。計其步數。乃令役前行。凡若干步。即止。馬至止所。又令一役前行。自晨至日晡。縱橫環遶。皆如之。凡八十餘里。還至署。令東取所記用開方法。各乘除之。謂屠君曰。此特以測遠法用之。方田

真。諸幕友如言覆核之。盡得其實。遂申報定案。其學有實用如是。自山左歸寓揚州。兩江總督大學士孫公聞其名。過揚州。邀見舟中。縱談兵事。曰。君將才也。承平無所試。可姑試諸兩淮。私梟乎。君笑曰。諾。孫公令淮北各營伍及州縣聽君號令。時淮北梟徒千百爲羣。器械精銳。則招諸豪士數十輩。兼募巡卒。教以擊刺。月餘。皆可用。偵擊其大隊於安東。屢敗禽之。淮北敘迹。然君遂謝事。曰。憾務不治其本。而徒緝私。私不可勝緝也。淮南諸商爭延重君。遂措貲數萬金。託君辦。淮北。君則以其貲購妖姬。養豪客。劔士。過酒樓。酣歌。恆舞。裙履雜沓。聞填小樂。府倚聲。度曲。悲歌慷慨。醉持丈八矛。揮霍如飛。滿堂風雨。醒則磨墨數斗。狂草淋漓。或放筆爲數丈山水。雲垂海立。見者毛髮豎。人皆莫測。君何許人。嘗言願得十萬金。當置義倉。義學。贖諸族姻。並流書數萬卷。招東南士友之不得志者。分治經史。各盡所長。不令旅食。干謁廢學。所志皆恢闊。難就。一日。翻然悔曰。吾數年一念所誤。乃至此。盡散其貲。謝其黨。因自號止安。作五言詩。自訟其兵農雜進。負初心。遂去揚州。寓金陵之春水園。時道光八年也。年四十七。盡屏豪蕩技藝。復理故業。先成說文。字系四卷。韻原四卷。輯平日古今體詩二卷。詞二卷。雜文二卷。最後乃成。晉略十冊。則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還藏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深坐斗室。前此豪士過門。概謝不見。前後如二人。然食貧日甚。遂復就淮安府學教授。適清巡撫曾周公天爵駐節淮安。亦好講武。相得懽甚。及擢兩湖總督。強同往。許爲盡刊所著書。遂以七月三日卒。武昌年五十有九。周制府使人歸其喪。葬於荆溪。君無子嗣。其兄弟子二人。皆不能讀書。晚年妾蘇氏有遺腹子云。

魏源曰。予晚晤君金陵。淮安沖夷如也。無復少壯時態。然以君所稟受。苟見諸用。庶幾周孝侯盧忠烈之風。即使中年專力學問。不耗於詭奇。所就亦不當止是。君歿次年。海氛紅熾。朝廷詔求奇才之士。欲如君者。海內不可復得。天之生材。不易生之。而得盡其用。又十一二。亦獨何哉。

書周進士濟傳 魏源

余門人袁生翼佐。余校士嶺南。嘗述其師周進士事甚奇。進士名濟。江南宜興人。年十八。領甲子鄉薦。次年聯捷。以知縣用。父兄以其性下急。懼債事。爲請改教職。銓淮安教授。促之到官。然非其志也。郡守王毅。簞簞不飭。濟揭諸大府。獄不得直。罷職歸。主講婁東書院。其教士善誘。不



倦士樂就之然非其志也時淮楚間鹽梟橫甚有司治之無策濟詣制府孫相國獻計從其言界以偵緝之任濟素善拳勇工擊刺莫不敢近往往棄鹽而逃以所獲鹽隨地鬻之前後集金無算會所親守襄陽請以所積金召募農人開墾襄陽曠土若干頃守不聽而前所逃諸梟結聚楚北伺其出將殺之乃開道歸治宅廣陵甚壯麗珍物美人皆具居無何棄之去蓋亦非其志也尋又主講山左曹州與總戎飲於郡署總戎素以驍勇稱酒酣語多自負濟曰公勇甚盡試之總戎正技擡鼓氣作勢奮擊濟濟一揮應手而仆負傷甚慚且悲踉蹌而歸郡守惡其失師僞體辭之復歸維揚日以醇酒婦人自廢噫此豈其志歟哀生述其軀體偉岸手大如箕不類書生者嗚呼可以想濟之志矣

周止庵先生傳

先生姓周氏名濟字保緒號未齋晚號止庵荆溪之畫溪里人父仁多學有孝行夢顯僧驅虎入室而生先生故以濟名幼奇慧九歲能屬文稍長卓犖自命好讀史尤好觀古將帥兵略暇則兼習騎射擊刺藝絕精隱然負用世志年二十四魁鄉書明年成進士以對策言直置丙科出為淮安教授慨然曰此天將以玉成吾才也益發憤求有用之學為深博無涯洎於經史外凡輶輶營陣圖法罔不指次鑿鑿無何引疾去歷之齊魯晉楚遇山川形勝關隘阻扼必窮究其要領不徒作汗漫游而更隱求當世豪傑士以相切劘於是交游之中稍稍知先生有偉略矣鉅野田君仲衡鈞以才武交者也仲衡令費山有母喪值匪梗道不得返泣為先生言先生惻然曰友母如吾母吾請代子行仲衡為具徒從先生曰道遠人眾滋累耳無庸單騎遂往道出曹州猝遇賊黨數百先生鎗仆其前隊二人被創者又十餘人賊驚遁卒至鉅野視田太君喪無恙而返并察近縣諸利害得聞為當事言之於是方面重臣亦有知先生非文弱士者濟南寄園孫公持節兩江以淮南北鹽梟充斥聘先生任緝私事令所在營弁得聽指揮先生以兵法部勒禽擊防撫畢當一日與梟眾相持梟自後將發巨礮先生怒馬抽矢射之中其巨指礮不得發乘勢擊之獲百十人會有尼於制府者事寢不行先生遂去而知兵之名益震大江南北間後僑寓白門春水園與契友逕邑包孝廉慎伯世臣砥礪實學互相警發也包深悉水利先生洞曉兵機當是時數吳中士有稗世用者必首及兩人而先生一腔蘊蓄磅礴無奇乃賅括薈萃著為香略一書體例精深識議英特其諸論贊中於攻

取防守地勢必反覆曲折確有指歸俾覽者得所依據自言此書為一生精力所聚實亦一生志略所寓也不得施諸世因以託之言豈徒與王隱臧榮緒輩較其得失短長已哉晚復乘鐸淮安磨礪英氣更健健為篤行儒教育之餘采地之孝貞節烈者盈千人牒諸大府旌其閭庠樂久廢先生選童子之秀者教以舞蹈搏擊丁酉釋奠觀禮者盈千人一時稱為盛事漕帥周文忠公梧村移督兩湖邀先生行先生猶冀有所奮去官從之抵夏口遇疾卒年五十有九周公厚紀其喪并刊其所撰香略焉

論曰先生書宗六朝畫宗北宋他詩古文詞及韻原字系諸書合二百萬餘言而傳弗詳載者恐掩其大也嗟乎天之生才不數生才矣使成天府見知於一二大臣卒不使為國干城展盡生平底蘊而僅僅以柔翰功名終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止安先生家傳

先生姓周氏名濟字保緒又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安江蘇荆溪人君之生也父夢顯僧驅虎入室及覺而君墜地遂以濟命名幼敏悟勇於為學尤能屬文稍長深沈有智略臂力絕人讀書明大義不屑為章句之學年二十四嘉慶甲子舉鄉魁明年乙丑成進士以對策題言抑責丙科出為淮安府教授因憮然曰吾今日始可讀書矣益自淬厲求之六經三史以期實用深明鉅鈐練習營陣圖法暇則縱情詩酒放浪於江淮間要其讀書精進未嘗一日輟學也未幾謝病去官乃出遊求天下之士得經包君世臣以實事相切劘屏去瑣碎提挈要領卓然為通儒有用之學問與包君共學畫肆力北朝碑帖窮日夜臨摹至碑病不少劬罔其用筆換骨易筋舊病大王姿媚唐主好之沿為習尚而古意寢微近世書惟鄧完白山人篆隸精妙陵轢古今書學絕而復續與包君論書之秘曰峻曰澀曰中實其書變化騰挪自成一家時人莫之好也又與商邱宋君端己學作畫謂畫衰於文畫而絕於傳王因求之北宋大家得其骨法純用墨鉤使筆如鐵著折肱錄以見志僑居金陵春水園撫真景八尺幅每自署曰春水翁作花卉必折供膳瓶瓶其向背曲盡寫生之妙君之書畫初出當世頗不謂然迄今閱三十年長賴短箋珍逾什襲競為士大夫寶貴矣君任俠好施與數往來齊魯趙結納豪士擊刺騎射互較所長君必精其技乃已君之友寶山令田君

索鉅野有母喪時豫省賊匪滋事剽掠暫滑山君以道阻不得歸憂形於色君慨然曰我爲君一行挈一僕從七晝夜至鉅野時賊將平視田太君喪得無恙田君復以虧帑失職君又爲田產抵於有司田君始得釋其好義輕財急人之難多類此方君之鉅野也道出曹州猝遇賊黨數百人君下車持鎗擊之仆其前隊二人其被重創走者又十數人賊驚竄遁去由是君之名益震濟南孫公爲兩江節相慕君才略延致之以淮南北鹽泉充斥撥緝捕費二萬金屬君獨任其事令各營副將以下惟君指麾左右之時梟黨數千人皆亡命無賴非力拒捕君偵知穴巢要擊殲除不遺餘力一日與梟眾相持梟自後將發巨礮君覺有異急回馬抽矢射之中其巨指礮不得發乘勢追擊之禽梟眾百人有君長於兵法不得一展其才捕戮私梟甚非所願以其拒傷官軍戕害民命特藉此小試以張朝廷之威然非君之志也會有以激變言於制府者事寢不行而君亦決計退休矣乙未秋復起病爲淮安校官垂老著書折節爲儒者行以讀書教品教士子淮之人幽光潛德久而未彰者君牒於大府舉節烈貞孝千有餘人皆旌其閭文廟雅樂久還君力爲振興遠童子之秀貢者教以執簡秉翟舞蹈之節吹簫擊鐘搏拊之事凡數月而文物燦然丁酉春秋釋奠觀禮者逾千人君又節脩脯所入自輸錢二百緡存質庫權子母爲每歲興辦之用則復古之盛事也漕帥東阿周公雅重君之爲人周公擢兩湖總督君遂辭官從之行抵夏口嬰疾弗瘳以道光己亥年七月三日卒於行館年五十有九周公經紀其喪購遺甚厚并刻其晉略以傳世君所著有說文字系二卷韻原七卷介存齋詩六卷味雋齋詞一卷史義二卷而最著者爲晉略云論曰君之爲晉略也一生精力畢萃於斯體例精深因而實勝非好學深思留心當世之務者烏能讀是書哉余讀其史論推見治亂若身履其間每覽一篇未嘗不歎歔流涕君少有命世之志既不得意迺著書以自見雖述舊文直同作者以是爲周君之書云爾

（續碑傳集）卷七七

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 蘇源生

先生名儀吉字鶴人號星湖浙江嘉興人太傅文端公諱陳羣之曾孫安慶同知諱汝恭之孫侍讀學士諱福祚之子也嘉慶辛酉舉人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歷官雲南山東司主事貴州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總辦八旗現審處會典館總纂並提調升河南道御史掌貴州道御史刑科給事中工科掌印給事中稽察內倉豐登倉戶部銀庫巡視中城諸授中憲大夫庚寅因公累罷官道光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卒年六十八

先生之生有五色文禽見於室故初名達吉後改今名少讀書海寧園花銀外祖家九歲侍母戚太恭人入都十二歲徧讀十三經熟精文選背誦不遺一字初讀賦卽擬作山賦數千言立就張船山先生歎賞不置一日手書桐一梅一以贈題句曰錢郎十二已英妙能讀盧仝月蝕詩比似卷阿桐一樹露華新長鳳皇枝先生小字桐故云又曰尙書家世多才子十葉金貂萬首詩我欲拈毫畫梅里爲君點染向南枝十七歲侍父學士公入閩學署十九領鄉薦因學士乞歸後小病遂不赴公車壬戌三月丁外艱自是至己巳奉母里居之日多沈潛經史纂述極富

改官之明年配陳恭人與先生女兄侍母戚太恭人入都先生同產惟一姊南北追隨共侍几杖又嘗款族姻子孫下榻寓廬具脩延致戚太恭人姪某使更番侍母笑言瞻視顏色先意唯謹家貧果重陳恭人艱勉有無甘旨無缺於供甲戌夏女兄產亡戚太恭人遂多病百計承歡心力爲瘁丁丑三月母卒奉觀

歸葬。己卯服闋還京。額所居曰定庵。劉美初太史見而稱之曰：如子乃足當一定字。時先生養親事畢，登溪於功名矣。性清介，事上官，歲一投門狀，不請謁，落落寡交。一二知己外，無漫與酬酢者。尤不好竿牘，夙苦痔，不能久坐，倚牀執筆，倦容昏眊，明起中夜寢，無分寸功不在書。曰：吾於此得養心之樂。作詩文亦如日用飲食，殆安之若性矣。

庚辰，先生補官，其相國倚重，遇事直陳，多所匡補。會察辦豁免議，獨賦之法，使實惠及民，不果行。同官或因公事齟齬之，堂見日長，官既建，先生言盡取察屬所上書付先生，某君書在焉。及同歸司署，行且讀，某惶恐無措，則慰之曰：公事正當各抒所見，惟詆諆已甚者，施之君子固相忘於無事，不然危矣。某愧謝，值現審處，判決如流，與魏春松侍御論事契合，手摘成案若干冊，吏不容奸，畏忌甚。及先生改御史，同官朱修撰昌頤聞科吏案語皆拊掌曰：錢公去此，吾屬無患矣。

先生入事後，章數十上，皆焚其草。源生所知者，如陳京師流民不應押送回籍，勅浙撫諱飾糧艘事，勅江南吏治，勅浙江學政又陳河漕鹽政，南路屯田各事宜，巡城每四五日一視事，隨到隨決，無稽留旬日者。嘗曰：小民細故，導之使速，已縱不免，小有不平，猶愈於久繫株累耳。事關倫紀，不可以窮治，既輕決，猶矜慎以思，且筆錄以訪於人。讀記事稿書某氏婦文及廣州附記，祁中丞語亦足見先生之存心已。在中城，嘗以獲盜保坊官李德林爲令，後遂以爲例。西城設廣仁所，推廣棲流所之意，歲集貧以養羸老。又奏請廣義冢地，滿事日，嘗從容問屬官許君惇書曰：吾治事有失乎？許肅然對曰：貧民爲小貿易者，咸公德尤

深。蓋無賴子多挾私誣控，先生燭其奸，遇事懲創，不妄傳訊一人，吏無可緣爲利久之，亦無妄控者矣。

先生稽察銀庫，不受陋規，爲文秋潭先生所知。京師稱之曰：前陳後錢。陳爲午橋先生，清節重一時，先生同年，亦同志友也。時先生貧甚，其長子婦主內政，屏富麗具幣，至賣字以給。時親友官於外者不乏人，或欲寓書代言，輒卻之。饑不繼，嘯歌自如。嘗見先生辛卯答仲女詩曰：債券如落葉，薄寒初中人。由來治生拙，昔已在官貧。又曰：婦窘炊無米，翁誇筆有神。又見查春園贈句云：坐擁圖書眞足樂，家無儋石不知貧。李君次白亦有詩曰：朝衫可典琴可焚，但有書讀百不憂。皆紀實也。

戊子，京察一等，已丑，內廉監試。庚寅，因戶部失察假照案，鐫一級。初，先生直捐納房，僅數月，以別弊爲己任。一日黎明赴公所，見一人持文逡巡門外，遽取視，則直督催補監照事，且云：上年咨部未復也。稽檔冊無上年文，閱監簿又無李珀等三人名，遂代長官草奏，以吏郭坦送刑部治。請託百至，戚太恭人戒門者毋通刺，有餽小嬰云：南來蔬果也。呵之去，持益力。自後半年餘，部案久不結，會以憂去，事遂解。及再至京師，同人偶及之，曰：奏當吏自承誤，以監生名填貢生簿耳。杖郭坦，準珀等三人給照。先生一笑罷。至是，蔡某事覺，親友知先生前事者，力勸自陳。先生笑曰：同罪數十人，獨曉曉何爲？且吾實疏縱，閱監簿遺貢簿，使得巧脫焉，咎奚辭？升沈有數，吾思之熟矣。源生聞其事於所親，嘗論先生當日若不以憂去，獄獄者或有所忌，不諱飾，涓涓既塞，何至流爲江河？而先生泊然終不自言也。重琴涵觀察前作五君詠有先生是年復作後五君詠，其五云：給諫志通濟，侃



侃古遺直。胸中萬卷書。論事有特識。側聞驢馬威。清風動京國。吏議來無端。愀然六月息。周稚圭中丞。湘南道中亦有五君詠。其四云。待軒吾畏友。學粹行誼敦。淵淵千頃陂。誰能測其源。白雲在天際。玄鶴相與鶩。超詣謝塵滓。知希安足論。源生謂此二詩。能道先生高致云。

先生罷官後。留京三年。以廣督盧敏。肅公聘爲嶺外游主。學海堂在粵秀山中。與諸友商略經史。顧而樂之。嘗器儀墨農克中有用世才。曾勉士釗有經術氣。又稱林伯桐孝友。吳岳理學侯康侯度。陳澧等博覽居博。茹葵潘繼李等詞章。時時誘進之不倦。時有人窺先生與大府厚。冀有請而未敢發。先生覺之。遂與盧公約曰。吾在此。凡涉官場。升轉及洋鹽二事。當緘口不道一字。所不能忘情者。其寒士謀館穀乎。盧公笑曰。諾。先生出告諸生。使揚言於外。故居粵三年。門無雜賓。惟有關利弊之大者。聞見所及。不引嫌。如勸辦夷船。招徠呂宋。米開小金河。富事皆就商焉。課諸生爲專經之業。定季課章程。頒日程。分句讀。評校著述。鈔錄四式。每課數十鉅冊。一一丹黃評點。粵人之學。登彬彬矣。親羊城錄別冊。依依愛慕。情見乎詞。非教澤洽。決士心而能致是乎。時朱蘭坡侍講之子鼎元在粵。呈詩曰。左宦憂時切。南游講學殷。且述之侍講。亦以詩寄懷云。首數韓門羅籍。漫胸懷杜陵。庶單寒。注云。兒子書來。言先生具有廣廈萬間氣象。

先生在粵時。朝廷方罷停升之令。中朝重臣。素重先生名。屢書招之。且屬官保盧公勸駕。笑謝云。江湖浩蕩。樂於當官。吾甘以蒲鹽送老。不復作春明夢矣。然體素羸。瘴鄉多疾。遂於丙申春。

應河南巡撫桂公聘。來主大梁講院。先生教士各就所志而導之。或問性理。或談詩文。因材施教。不拘一格。頒日程。課讀經史。語錄文字。旬日考定甲乙。隨課升降。又屬河道張公捐置經史諸籍。勵諸生學。輯賦選評注。刊刻念。羣人講。又屬方伯張公刊近思錄集注。頒發書院。諸生游其門者。如固始蔣湘南。商邱陳凝遠。密縣翟允之。洛陽曹肅孫。祥符徐錢齡。皆彬彬有以自見。與中丞牛公交善。不干涉公事。惟民情欲達。必以告。道光辛丑。黃河決水。圍梁園。紳士皆恃先生以無恐。又如新鄉復古。鄺書院。中丞舉諸郡士民卓行。皆力贊成之。先生祖安慶公乾隆朝宰新鄉。有生祠於趙村。父學士公兄弟使車經過。輒展謁。先生近念祖澤。捐田奉祀。曰。吾祖愛民力甚。數十年享祀。重煩父老。非公心也。新人戚先生意。復祠安慶公於書院。亦欲以慰先生孺慕云。

先生精察銀庫。清節甚著。及道光癸卯。銀庫虧短。事覺。時先生去官已十餘年。猶與眾同受罰。人皆代爲扼腕。先生怡然安之。惟與源生郵簡商選中州詩紀事一書。蓋襟懷超曠。不以得失介懷。故從容淡定如此云。

先生於學無不通。其治經先求故訓。博考眾說。而折衷以本文。大義少日有六言詩曰。六經自有神解。不在詁字釋文。一笑魯魚帝虎。何殊陳蟻。開學示子。質惠曰。若曹誦此。得毋以乃翁薄考據而不爲乎。亦聽之而已。詩意蓋謂欲得經解。必通訓詁。而泛濫訓詁。未必遽獲神解耳。著經典證文。說文雅。厭雅厭者。以十九篇之次。寫九百四部之文。而以經籍傳注推廣之。仿西山法。作洪範衍義。仿國語作歷代史語。又作穀梁測義。選讀。

俱草創未就而先生卒矣。

先生言學服膺朱子在學時以粵人留心詞章者多特令讀朱子大全集以培其本。來後亦屢爲諸生言之。嘗自誦其先世之言曰。讀程朱書。雖身寡過幸矣。其他立說之高妙者。不可自爲。亦不可以立教也。然見子弟口說異同。則又訶止之。恐其務辨爭而不從事於實行。近讀易。悟乾元用事卽一以貫之。又於損益得養生法。皆見道語。

先生喜讀史。尤熟於漢三國晉書。補晉兵志。朔閏諸表。輯十八家逸史。撰三國會要。南北朝會要。本史外傳。采羣書得渾天象說三字石經。魏吳都城金墉城圖之類。數十百篇。悉爲甄錄。尤詳於地理。旁行斜上。易乘數四。推步術算。直取李四香朱筠龍注。諸專門名家。不可殫美。視徐仲祥王齊物精審十倍之矣。先生爲會典館總纂。專辦天文輿地諸圖象。同館程春廬朱筠龍諸先生有所著。皆就商榷。國朝禮樂制度六部條例。因是益習。復手撰皇輿圖說四十卷。又嘗總纂戶部則例。重輯臺規。手定條例。具有卓識。

先生仿明焦弱侯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閱文集千餘家。益以直省志乘。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孝友貞烈累千百人。積二三百卷。皆粹淵藪。史裁通議。一代文獻。備於是。編管言之同鄉朱侍郎方增陸方伯言朱作從政觀法錄。陸撰政學錄。皆先生啟之。又自節錄名臣事狀爲先正事略。尤珍秘焉。

先生於諸子百家輯錄其有用者多不勝記。嘗言尤精深。先生輯國朝詩人之有清尚者若干家。曰冰蘆集。近又輯中州十二家文鈔。又輯友朋投贈唱和之作。編年錄之曰龍甌集。源

生假讀一過。因得詳先生出處大概云。

先生十五歲以前作詩曰敵帶集。朱梓廬先生評曰。當古者入學之年。已似此斐然成章。豈非天才。待闕二年。有閩游集。刪存一卷。自言少年侍下。可樂之境。值此不忍棄也。已已以前里居詩存四卷。曰北郭集。安慶公故居北郭秋涇橋有書室曰靜齋。時從梓廬及舅氏餘齋兩先生講詩法。益精進。吳蘭雪舍人題北郭集曰。讀書能養氣。醞釀出清詩。諫果多回味。寒花少媚姿。又曰。改官仍滄泊。訂史更精研。同社慚余長。名山讓汝專。其推重至矣。已已借居繆十二員外澄觀廬。用陸士衡連珠句也。先生愛之。嘗曰。叔度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誠使撓之不濁。雖澄之何加於清。是以居京師。從仕宦。尤不可不澄觀。乃自題已巳至丁丑詩曰澄觀集八卷。已卯服闋後。至己丑詩曰定庵集八卷。自序曰。人生得喪憂樂。日接於吾前。定何能也。抑聞之產和論文。心定而後結書。予偶涉翰墨。未嘗馳應於心。而強出之。則以之目予詩。其可罷官京居三年。詩曰刻楮集四卷。癸巳出都後。詩曰旅逸小乘。用謝靈運東方就旅逸。皇甫冉無機成旅逸意也。此二種先刊行。先生屢戒作詩。然所存已二千篇。來返後曰旅逸續集。別有詞集若干卷。

先生古文集已已以前曰畫書。船山先生題曰大文合理小文。愜情。情理兩得。活氣縱橫。如此少年。益以閱歷。因文見道。致用可必。丁小鶴先生序曰。衍石子成童。泛濫於詞章。弱冠沈潛於典籍。窮理養氣。深究治亂得失之故。洞若觀火。無益之文。悉爲屏棄。每發一議。必合於道。而於人心風俗三致意焉。兩先生之推重於少年時者若此。使及讀晚年之作。又不知敬服何如也。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二

一八五

又見先生兄子寶甫呈詩曰：行年二十四，下筆足千秋。蕭瑟油
觀察辛未贈詩曰：實事必求是，讀書獨能思。文章重義法，精絕
詞無厄。丹黃謝朝謁，十日九下帷。又曰：英年御長轡，萬里堂堂
馳。他時定七略，名山非子誰。甲戌寫成，觀山樓初集十六卷。癸
巳在粵，專取記事之文，刻之曰：衍石齋記事彙十卷。賦頌論議
駢儷之文，悉刊落，實惠私錄成帙六十卷。來返後所作益多，其
卷帙與記事彙相等云。

康熙中，單山徐健菴尙書刊宋元諸儒說經之書百四十種，爲
通志堂經解，采摭至廣。先生以其未備，復集同人之資，刊宋司
馬光溫公易說六卷，張根吳圖易解九卷，楊萬里誠齋易傳二
十卷，徐總幹易傳證四卷，元黃澤易學滄鴈一卷，宋鄭伯熊數
文書說一卷，黃倫尙書精義五十卷，趙善湘洪範統一一卷，王
質詩總聞二十卷，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戴溪讀呂
氏家塾讀詩記三卷，王安石周官新義十六卷，附二卷，李如圭
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唐陸淳春秋集傳義例十卷，
春秋微旨三卷，宋蘇轍春秋集解十二卷，朱子孝經刊誤一卷，
明呂維祺孝經本義二卷，孝經或問三卷，呂維祺孝經翼一卷，
宋鄭汝諧論語意原四卷，熙時子孟子外篇註一卷，元許謙讀
四書叢說七卷，熊朋來瑟譜六卷，共二十五種，名曰經苑。缺者
補之，訛者正之，日夕鉛躬，自警校。自道光乙巳起庚戌竣事。
此外尙有宋陳經尙書詳解五十卷，傅寅禹貢說斷四卷，蘇轍
詩經傳二十卷，賤案詩緝三十六卷，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三十
七卷，黃幹續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九卷，黃燾讀禮記日鈔十六
卷，元吳澄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宋陳祥道禮書一百五十卷，陳

賜樂書二百卷，胡銓春秋集傳十二卷，高閑春秋集註四十卷，
朱子論孟精義三十四卷，陸佃爾雅新義二十卷，賈昌期羣經
音辨七卷，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二卷，皆已寫清本，未及授梓而
先生卒矣。

先生誦頌祖德錢氏五百年文獻集大成於先生之手。少時輯
廬江錢氏藝文略，列經史子集各數十種。其後時加增訂，集部
尤夥，乃輯廬江錢氏文匯詩百數十卷，專集則選錄之，遺篇賸
簡則廣蒐而勘定之，文則分體編次，詩則人自爲卷。若本集已
佚僅存一二者，別錄曰遺音集。又以先世仕宦多專祠，在明世
太常顯忠祠最著。近若施南祀蒲圻，安慶公祀新鄉，其附祀名
宦鄉賢者尤眾，乃輯廬江錢氏祠祀略二卷。又編次先世投贈
詩什，名曰清風集。後又輯廬江年譜八卷，自元明至今，編年繫
事書其卓卓大者，有綱有目，爲一家之春秋創例也。事蹟采自
史乘及諸賢詩文，必著其所出書，慎之至也。尤詳於家風舊訓，
爲子孫法戒也。其中所書，在前明如太常以言事能官侍御以
貢生勅客魏，又近百年來政事文章之美，皆爲人所共知。而源
生歷溯秦溪世澤，太常而下，如淵甫公之顯揚孤忠，西乘公之
以跛隱避黨勢，西安以書碩訓士，贈光祿之至性達行，實光啟
太傅之業。又循吏則有臨江永州德慶於潛蓬州高節，則有蒿
園撫松居理學，則有紫雲介亭。至於名德義行，施於宗族，則置
義田，贍成役，重譜系，施於鄉則備倭捍患，拯疫瘞旅，鄉約有書，
淳風有會。其他遺聞軼事，一爐半梳之文，祥蓮牡丹之圖，小瀛
洲十老之社，萬蒼山之樓，壺天玉露之著書，藥圃之種花，筆之
於書，聲容如在。若夫表章前聞，誦述德美，實畫佐讀，荷榮安貧，

家風自昔然矣。

源生讀錢氏世譜自明正嘉閒臨江父子叔姪四進士起家至國朝太傅少寇宗伯子孫科第相繼前後十二世矣先生父學士公與農部侍講三昆弟同官清要中外仕宦同時十餘人迨先生官京師從兄裴山從父潤齋相繼開府寶甫亦由翰林歷方伯而先生則惟盛滿是懼常日戒勅子弟舉學士署堂延澤之義以訓曰君子之澤能久延者其讀書爲善乎庚子兩子同捷寓書勸以念祖修德實惠拓先生家書六册名言絡繹道德之氣盎然此可以觀家法矣。

先生內行淳至接人嚴肅而意慈厚事從父母奉舅氏敬愛甚伯母金恭人年九十矣寓書奉甘旨極稱慕友愛從兄弟敦勉道義從弟警石廣文博學擅文章以書質疑問難無虛月從孫衆仁侍京邸久受讀書法著作名家其他成就族子弟甚眾京居極困時養族姑無父者爲之嫁甥女復訪得某氏棄女撫之如孫女濟戚黨之窮乏不以無力辭下榻招游士貧失所者盡心以教成一藝使自食其力從於西城販販遇一士載歸衣食之其人背德置不問故人子有文行存問尤至次白子文貴依侍絳帳既瞻之金復令寫其父所著服賈遺注輯述一書欲爲之梓而未果。

先生慎交游里居與嘉定陳蓮夫講學相善也庚午歲與同年劉芙初董琴涵朱勳楨屠琴塢謝向亭賀漢耕周稚圭諸先生爲消寒詩會甲戌與劉董吳及陳石士朱蘭坡陶文毅梁荏鄰胡墨莊諸公重舉此會敦勵學行不事聲氣諸公皆有專集行世入臺與吳侍郎傑論事相契與董方立李次白兩孝廉賞析

文字董作水經注疏嘉慶輿地圖助之考正又嘗集同庚生者爲癸卯會次白與焉考古人癸卯生得稽叔夜王仲淹洪景盧等十二人賦詩尙友焉與朱野雲山人曹玉水評事作清曠游入粵後激賞墨農勉士折節與交墨農送先生北歸有一代史才經采擇累傳詩教本和平之句勉士贈序則曰先生通經術熟史傳藏古今輿圖數十家多識國朝先正事實故短視縱言及當世大利病目光炯炯灼人蓋非忘意天下者二子之知先生深矣。

先生家無長物筆硯器具取適用而已惟癖嗜書十四五歲時爲父執擬進御文字得金學士公遂賜之以硯所用則之廠肆買水經注高青邱集讀之陳恭人奩中金盡用以買書更脫釵珥繼之斗室中連牀塞屋無隙地行役則絨膝自隨纍纍後車多費無所怪嘗見仙遊齊藏書目今分貯南北中三處猶各數千卷云。

先生平生以文字自娛有請業者至樸陋不吝編削曰吾之長技但可鍼灸文字耳手訂近賢詩文集家集外有蔣春兩戚餘齋兩先生詩丁小鶴秋補齋兩先生文皆刊行又爲戴簡恪公刪定汪曉華詩在粵選學海堂二集皆斧削成之來友後源生嘗請定故友李于潢詩窮數晝夜力改存四卷源生撰中州文徵先生爲代開櫟園柳下山蔚數家之作源生因此悟選文之旨辛丑夏書院被水先生避居周中丞第手訂沈司勳申如珪二集歸其家又以中丞牛公屬定之易錄胡傳芬請正之張峯集校閱竟序而歸之又檢集上世詩文書簡沾濡者熨貼以藏餘物概不問方獲獲開蕭然吟詠不少動非有定議定力何以



能心開手敏若此。

先生初自粵東來，汲源生即受業門下，訓誨諄諄，有問即答。凡經史疑義，爲學門徑，無不剖晰詳盡，令人恍然若有所得。故源生雖無所肖似，而得不見棄於儒林者，先生賜也。先生寄源生書甚多，已錄其要者入師友札記，其文多續集所不載云。

先生既篤嗜讀書，陳恭人亦著歷代后妃表，家人化之一門儒雅。聞庚子生春，集國秀人人能詩。先生有所撰著，或假書於人，輒命分寫。先生之子寶惠曰：吾家婦稚皆以讀書爲可樂，蓋耳目濡染者深耳。

先生子四人：長寶惠，道光丁酉副榜，庚子舉人，著說文義緯，未成而卒。次尊煥，候選刑部司獄。次豐醇，道光庚子舉人，大興甫生員女三人，孫男三人，長相，道光甲辰舉人，庚戌進士。次元絳，生員。次杞，曾孫炳文。

（碑傳集補）卷一〇

校記

①期：當作「朝」，見《羣經音辨》題署。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三

江承之 李貽德 苗夔 包世榮 王筠 劉開

潘德輿

江安甫葬銘 張惠言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考。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考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畧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於吾書。而錄其條於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殯。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江承之傳 黃士錫

江承之字安甫。徽州歙人。世業賈。至承之始爲儒者之學。承之

好學而有恆。不喜詞賦小技。獨有志於六經。其於師友開阨。曉也。承之所師事庶吉士武進張先生。先生弟子前後以十數。承之爲最。承之生十四年。而事張先生凡四年。先生之所學者無不學也。先生之所著述發明者。無弗朝夕而檢求也。遂通虞翻氏易。鄭康成氏禮。嘉慶四年。張先生之京師。承之從。若不可以一日違先生者。其冬得疾。以五年正月之朔卒於京師。年十有八。

其友董士錫曰。先生余舅氏也。嘉慶紀元之初。余與承之皆從學。遂相友善。承之之學雖有所得而未成。無以自見於世。豈天靳之邪。然余以爲古之人其學未若承之。而幸而著書以傳於後者有矣。若承之者。其志抑可哀邪。余故爲之傳。無使其泯焉。

《碑傳集補》卷四〇



李次白墓誌銘

嗚呼悲夫、吾何忍銘吾次白之墓也。壬辰秋、吾將出都門、謂次白年五十矣、猶數以程試之文聽得失於有司、何益孰與夫歸就所著、斬見知於來世也乎。明年、吾其待子於江淮之間。次白笑曰、諾。冬、暮、吾到家、吾子寶惠書至、次白則死矣、傷哉。瀕死、謂寶惠、篋有金二百、以謀先人窀穸、未就、其付我子、文責爲之。又謂寶惠、致別於余、語悽愴、不忍聞。今文責將卜葬、君先期乞吾文。嗚呼、吾又何忍不銘也。次白爲人仁直、通敏、敦氣節、其學無所不綜貫。李氏世以博雅名。康熙、乾隆間、兩舉博學宏辭科、李氏皆有薦者。次白生二歲而孤、家故有書、多散失。年十七、補縣學生、處貧、則習法家言以養母。其後舍館於硤石蔣氏、金陵王氏。兩家藏書聞海內。次白窮晝夜縱觀、經目輒成誦、不忘。淵如孫先生僑居金陵、賞其詩、走與語、大驚、恨知之晚。孫先生方纂集十三經佚註、次白分任之、成周禮廢義、左傳集解若干卷。孫先生善病、晚年所著書多付次白爲卒其業。舉嘉慶戊寅鄉試、入京師、於是高郵王尚書其舉主也。深於經、尤善小學。

吾郡程學使同文善言史、尤諳習

國朝掌故及山川隘塞、士馬芻糧、治河興屯、盡悉諸利弊、皆以所學名於一時。及與次白語、則皆驚歎以爲殊絕。然次白處眾中、侈頤莞憚、退然若不能言者。其自守嚴甚、非其義一無所授受。其於流俗意見無纖芥可著胸中者。與余交甚密、兩人生同歲、長同入縣庠、同嗜書。其論爲學門徑、決事可否、取舍殆無不同者。始舍館於余一年、海鹽朱閣學方增督江南學、與之偕。及還、謂次白無去我、以是居閣學家最久。閣學沒、次白經紀其喪、錄成其遺書而後返於余。顧貧益甚、且病、不食不寢、藥之若稍差者、復出授徒。又朝夕咕畢、年餘而遂至於死也。悲夫。時舍館於吳侍郎椿家、疾甚、猶講授不輟。或曰、已諸曰、吾職也。一息尚存、不可懈。侍郎使其子以疾辭、乃已。及沒、侍郎感其意、賻助之甚厚。次白兄鳳孫有廢疾、次白奉養惟謹。嘗謂余曰、日者梅里人來、謂吾子開市肉以奉其伯父、而已仍菜食、此言殊慰念。又謂余曰、吾江南之行、家未舉之喪皆空焉、獨吾父未葬、意朱君督學三年、畱將謀之、不意其遽還也。今當奈何。余與次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三

一四三

白兩人家事相商度無隱。次白以語余者不語人人也。迺其所著書則雖余不以告。蓋次白志意深遠。初不屑屑文字閒。今得其手藁。有攬青閣詩。望春廬詞。及詩攷異。詩經名物攷。又有姓氏。輿地諸書草略未竟。其十七史攷異最完善。辨駁諦審。當與嘉定錢氏書並行者。嗚呼。次白已矣。幸而傳其所著書。其終見知於後世也。夫次白諱貽德。字天彝。又自號杏村。先世自江陰徙嘉興。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考朗。俱國子監生。永昌府知府宗渭。乾隆己亥舉人。蘭。則本生祖考也。妣陸氏。本生妣鄭氏。娶吳氏。能詩。居姑喪泣血成瘵疾卒。次白時方踰冠。遂不復娶。子一。文賁。縣學廩膳生。有學行。能繼其家者。銘曰。

嗚呼次白。曠世之才。萬古之心。日星之耀。而土壤之沈已矣。吾弦之摧兮。其誰嗣音。

錢儀吉撰 《衍石齋記事稿》卷一〇

李大白傳 徐士芬

君諱貽德。字天彝。次白其號也。先世由江陰徙居嘉興梅會里。曾祖某。官廣西布政司參政。祖某。父某。皆國子生。君二歲而孤。三歲外祖陸公某。口授以詩。至輟轉反側。句輒以手狀之。七歲賦柳絮詩。族人進士某。一見目為奇童。延之家塾。為剖析經義數十條。每覆解未嘗失一字。十歲習舉子業。一藝出輒冠其曹。年十八為縣學生。試高等食餼。嘗因家貧遊慈谿。習法家言。尋以母病歸。後館陝川蔣氏。蔣藏書富。盡發其篋。讀之。學益進。繼又館金陵王氏。時陽湖孫廉使星衍亦寓金陵。君投以詩百韻。亟延入。與上下古今。窮晝夜不息。孫公晚年所著書。君為卒其業。居多嘉慶戊寅。舉於鄉。對策為浙士冠。得進呈。嗣是六上春官。屢薦不售。都下無不知君學行者。爭延致之。王辰會試。報罷。遊疾歿於京師。年五十。君生性孝友。篤於內行。本生母鄭孺人性嚴。時怒責輒跪。受無少忤。兄鳳聲有廢疾。終身敬事之。撫兩從子如己出。家徒四壁。立而歲所入。輒以贍宗。仰之貧無依者。配吳孺人。工吟詠。姑卒泣血成瘵。疾不起。君時甫逾冠。誓不再娶。素耿介。人不能干。以私。房師桐城李公居停。葵源王公先後攝本郡守。裹足不一及其門。與人交。肝膽披瀝。不少隱。有不可輒面斥之。然不設崖岸。讀書一覽成誦。終身不忘。嘗徵事云。出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人覆視之。不少爽。尤具經濟略。於天下山川扼塞。士馬錫糧。以逮治河。輿屯諸利弊。羅列若指諸掌。少工韻語。亦閒為倚聲。著有攬青閣詩鈔。夢春廬詞存若干卷。又與馮太史登府周茂才某。張孝廉昌衡以經術相切劘。著有詩攷異。詩經名物攷若干卷。其在金陵時。孫廉使輯漢魏人之說經者為十三經佚注一書。令同志分任之。君著有周禮廣義。左傳集解若干卷。於史學則自漢以迄五代。復樓析條貫。實事求是。著有攷證若干卷。視錢宮詹攷異一書加詳焉。又訂正鄧名世姓氏辨證。增補錢謙回溪史韻。惜未成書而卒。子文賁以行狀請為傳。因刪其凡如此。

贊曰。余與次白同舉鄉試。又皆出桐城李公。屢里居接壤。一見如故。遂同偕計車北上。在都閒二三日。必相過。氣誼之親。俾手足焉。君豐頤便腹。不事修飾。吐屬諧雋。見者如飲醇醪。亦其淵其渟。渟渟者。高郵王公深器之。每論學術。必語及君。禮聞見浙人二三。場淵博深厚者。輒疑為君卷。亟入選。蓋欲昌其學也。使其得展所負。豈止著書數尺已哉。不幸齋志以歿。今文賁克世其學。屬其哀集舊述。以備徵采云。

《續碑傳集》卷七六

苗先麓墓志銘 會同

君諱蘧字先麓甯苗氏自幼讀書即異常不好爲科舉文藝而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久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纂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即集毛詩韻訂繼又纂廣韻一書授徒窮鄉制義試帖之屬一不中可有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閑於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塲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與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鐫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其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衡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漢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乃釐金刻君所著說文聲韻訂若干卷說文聲韻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增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韻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兩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并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并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囊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駿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順船君既暫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書命工圖已及石舟及君三人貌義笠而處田間蓋三人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耜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議亭決窮日夜不倦聞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蘧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蘧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翫僮昨者日晏吾責童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馨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饘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尚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

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韻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鈎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輩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續碑傳集）卷七三

視以多歧而費聽以雜奏而繁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祖輯五字銀之縣學生
 贈文林郎侯官縣知縣父良葵字重侯道光登極恩詔
 賜級九品。

安徽寧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江寧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郎中福以魯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周隋之際則東海愷愷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偕以詩任城文賤以書著聲開寶閒于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于涇因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顧宗合肥云孝肅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貴池季居丹徒在貴池者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教授爲孝肅嫡長曾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孝肅世次何別也教授傳十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負販於和州歲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人以生涯折閱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甚拜於牀前乃前覲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數表其門曰雍睦流芳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于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子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

門食指羣從數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率四出覓食三世父貿易於江寧之南鄉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惟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習異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質庫君故魯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尙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子攜君同遊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於斯世奔走食力給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慚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遲吾弟性沈銳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實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託興也又古人習於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卽以見得失寓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雷聲譬說詩義幾晦爰託始於嘉慶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目學詩識小錄述吉凶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未有大名共二十二卷

三傳二十四十餘萬言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未經君自寫定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箇者

所云述禮百篇因是序在安撫堂四書朱註中有大名鼎鼎一序則之名
鳴謝入徒之中草書印雨名史測備錄宋瑤刻本增包世榮持論云又
重刊有云因其時局印雨名史測備錄宋瑤刻本增包世榮持論云又
肥潤作一作大貫穿馳騁分散探纂洽通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則徒見爲耳目之

廣採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於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通文法，明於激射隱顯，繁簡徐疾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疵類，予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夥，皆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其精善，然自爲之，則手不稱意，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銜嚮以微名利，君旅居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績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於間。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資友以自淑，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肆力率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闕入中岳爲歉。君所嚴事者，侍郎開化戴金溪先生爲其多聞而篤實，以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教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誨人不倦，足以息駢客風情廢，皆執禮於師友之間。於古文推陽湖惲敬子居爲百年巨手，而謂仁和龔自珍定庵文情奧衍，富齒淹聞，造詣未可量。於制義推盧龍蔣第大竹，於書推懷寧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讀高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寧戴氏，唯憑肌爲疵，謂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爲絕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面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爲憾。君年十九始應童

子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頤，嘆君文沈麗，爲八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爲子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爲慎伯弟，然豈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醇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鎖榜。丙戌報罷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間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遂歿。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即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尙不至榮老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生死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冀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夕，竟不起。適戚黨同里翟惟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涕，資其賻，得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里玉屏山之麓，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後降。君好學如是而不祿，貽背拊膺，黃口扶其禮堂之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雖必生民至戚，備於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縷述行業以告君之執友及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弟世臣泣淚謹狀。

包君墓表 沈欽韓

道光六年冬，慎伯自揚州馳書，以其弟季懷狀來乞表墓之文。



予爲位而哭之。覆閱其狀，則于季懷立品之峻，信道之篤，擇交之慎，與學業之遠，至著述之可久者，詳哉其言，而言之醇茂休。信是必可傳示來茲，以取信當世之君子矣。余復何以加于此。然與慎伯季懷交數十年，慎伯與予同歲生而稍後，季懷則後予生者九歲，予皆弟畜之。而慎伯事予如兄，季懷事予如師。若無言以質寃寃，是永長逝者之憾，而莫慰慎伯人琴之痛也。予以嘉慶己巳春識季懷于揚州，時季懷始治毛詩正義，舉箋申傳說而疏誤以爲破毛者十數事，相是正，詞甚博辨。予方激賞精識，而慎伯呵之，謂治經先事墨守，毋遽生議論。及壬申癸酉之閒，予假館鮑通政家，與季懷相去不三四里，每過從，必及今古制度文爲因革之故，自故明上溯秦漢，以推本於周官，予爲逐事剖析，季懷領受與駿，雖閒發久久，則有相說以解之樂。蓋兩年中，聚晤百餘次，未嘗有燕朋燕辟之一言，關乎其口也。嘗自謂欲著詩禮原鄭一書，（原鄭一書，即詩禮原鄭）發鄭氏以禮說詩之旨，而明詩人發情止禮之宗。凡子史百家之有合詩說者，要歸於禮，以條別其得失。甲戌別去，季懷書尙未脫稿，是後數年，始一見，每見，出其書稿盈尺，乙汰至不可辨，惜倥偬未能盡讀也。蓋其用力精進，進而不止，又與儀徵劉文淇、甘泉薛傳均、旌德姚配中及其族子慎言，日以道義相切劘，四君皆人豪，慎伯所深嘆。季懷之學，實資以成。慎伯言論丰采，露動一世，而季懷願若造次不能自達者。慎伯通人情之原，據今以溯古，常以臆測而合於鄭氏十八九。季懷學一本慎伯，然必稽之古昔，以證驗近世人情，而求其合其於慎伯，庶幾能引伸所長，以補綴其短缺者矣。予學無專家，惟不好近人，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鉅野之說，

慎伯所見至大，而所取則廣于錢、段，皆修先進之禮，故季懷所爲書，其說每有近錢、段者。然其由醇而肆，以博返約，則與婺源江氏、休寧戴氏相上下，得永其年，同列無與爲匹偶。遽爾凋謝，予故以二十年契合之要著於篇，其世家生卒已詳狀者，皆不贅及，而申之以辭曰：

維揚都會，君羈游，軒裳雜遘，如最投。任忤錢刀，汗駭流，君固抱書無所求。陳編堆屋，日啣嚙，慙步獨出，尋朋儕，討論古義，不能休。飢腸軋軋，縲盆抽，自謂腹果，駘肥牛，確然著述，垂千秋。騏驎荷重方山邱，歛勿中道委長輶。父哭壯子，妻馮夫，天殲善士，將何尤。同志抵泣，不自聊，雅部鼓色亡，雙抱。吾文何足爲子謀，以志雅故幽堂阪。

（碑傳集補）卷四一

王筠傳 儒林碑傳

王筠字實山，山東安邱人。道光元年舉人，山西鄉南縣知縣。步經史尤深，說文之學，尤為精博。遊京師三十年，與漢陽葉志誠、道州何紹基、晉江陳慶鏞、日照許瀚、商榷今古，出宰鄉南，在萬山中，民懷惠，簡訟至立判，暇則抱一編不去手。權徐溝，再權曲沃，地就繁劇，工縣皆治，然亦未嘗廢學。結舊有說文釋例二十卷，釋例云者，即許書而釋其條例，猶杜元凱之於春秋也。其目曰：六書統說，曰指事，曰象形，曰形聲，曰亦聲，曰省聲，曰一全一省，曰兩借，曰以雙聲字為聲，曰一字數音，曰形聲之失，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曰衍飾，曰篇文好重疊，曰或體，曰俗體，曰同部重文，曰異部重文，曰分別文累增字，曰疊文同異，曰體同音義異，曰互從，曰展轉相從，曰母從子，曰說文與經典互易字，曰列文次第，曰列文變例，曰說解正例，曰說解變例，曰一日曰非字者不出於說解，曰同意，曰開，曰讀若直指，曰讀若本義，曰讀同，曰讀若引經，曰讀若引諺，曰聲讀同字，曰雙聲疊韻，曰說文曰衍文，曰誤字，曰補篆，曰刪篆，曰逐篆，曰改篆，曰觀文，曰糾徐，曰鈔存，曰存疑，其自指事至列文變例，皆論篆籀，其自說解正例至雙聲疊韻，皆論說解，自說文至末則皆臆說，其存疑數條，則訂許氏之誤，兼訂段氏玉裁之誤，曰存疑者，謙抑之詞也。其例目失之繁多，論說或有穿鑿，不無遺憾，然其精確之處，有非他人所及者。如解曰：字云此字當據釋山碑作合，平看之乃全體象形，後不兼顧前不兼顧，左右不兼日月角，當執小兒驗之，因上尖而左右及下皆圓，故釋山碑象其輪郭而為合也。其中則筋脈連綴之，故象之以入也。又解巢字云：巢在木之上，故從木，則鳥形，曰則巢形，三鳥者，況其多耳。且皆謂難也。蓋鳥惟家雀，依人屋宇，其宅率露宿，至春秋菟卵乃作巢，難能飛，則率之以去不歸巢矣。故巢象羣鳥在上之形。又解葦部再再二字云：此二字乃以葦字指疊觀之以會其意，即如有一尺，然人固知被一面定有一尺也，再所從之一，即杖也，再所從之爪，即手也，而所從之冉，即如布之舉其中也。且如非舉其中，則無以成兩面也。故再下云一舉而二也，再下云立舉也，苟不以葦字指疊觀之，則省去一半矣。何二之云，何立之云，又論象形之字，當分平看樹看云：天類之平看者，曰是也，樹起看者，曰雨是也，地類樹起看者，曰山石是也，平看者，井田是也，又有當放倒看者，曰是也，益鼎二字皆從三，畫水者

其形皆然。人類多樹起看者，人子大夫之類皆是也。其平看者止足是也。物類亦多樹起看者，艸木竹虎鳥之類是也。器械亦然。其平看者，牛羊瓜米是也。然有別牛羊自存觀之，米盛於器，瓜蔓於地，也有放倒看者，龜與舟車皆是也。而字上象腹下象底，石象容舵之處，樹以方者為與橫貫者為軸，植者為輪，自車後觀之，則見兩輪如纜直也。又論古文籀文云：說文通例雖以篆文居先，然每字之下，籀文古文皆無者，是自古不變者也。弟有古文者，則籀文變古文，而小篆沿之者也。弟有籀文者，是籀文改古文，而篆文反同古文者也。其重文之說，曰篆文者，則當時所用者，古籀而篆文反不行者也。惟隸隸二字，獨生變例，蓋隸字籀文也。當時所用，故以冠首。隸字則古文篆文之所同，故變其文，曰從古文之體，與革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文之象，西下云象古文，弟之形，文法不同也。又論笑字云：說文開笑字，竊謂當作笑。漢書薛直谷永傳皆作笑。班氏多古文，似為可據。蓋指事兼會意諧聲字也。八象眉目悅，兒諺所謂眉開眼笑也。天者屈也，笑時肩背屈，印之象也。至八碑作笑，玉篇亦有笑字，集韻以笑為古文，以笑為笑之省，竊謂笑乃累增之俗也。然設知本字作笑矣，又論第字云：次弟之弟，玉篇已作第，知第字之來已久。然弟下明云次弟，則說文無第可知。廣韻第下云說文本作弟，弟束之次弟也。則唐本說文無第可知。毛詩孔疏引說文第次也。即弟下說弟束之次弟也。但省其文耳。又曰字從弟，弟非字，不過分而為二，以明字體如此耳。茂堂過聽，乃增此文於竹部之末，謬有甚於仲達者。又著說文句讀三十卷，雖多采金壇段氏曲阜桂氏之說，然獨闕門徑折衷一，是初不倚傍於人，不可謂非許氏之功臣。二家之助敵也。他著說文繁傳校錄，鄂宰四種，術編禹貢正字，禮記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四書說略，卒年七十有一。光緒十四年，由國子監進呈所著書奉旨覽。

（續碑傳集）卷七十四

劉孟塗先生墓表 方宗漢

劉孟塗先生墓表 方宗漢
君姓劉氏，名開，字明東，一字孟塗，世居桐城孔城鎮。祖庭瀨，父應台，皆善士。君幼英異，母吳氏守節教養，君念母劬勞，矢發憤自樹立。時鄉先輩姚惜抱先生碩學高文，為海內宗。君年十四，上書自通。姚先生大奇



記劉孟塗先生軼事 方宗誠

咸豐五年春余訪朱魯岑先生於龍眠寓舍友人劉少塗邀余及先生飲談次及諸前輩懿行先生因述少時與姚石甫及少塗尊人孟塗友善一日石甫有失檢孟塗痛責之時方三人相對飲石甫忿而出忽又反坐孟塗又責之石甫又忿而走至中塗忽又反孟塗責如初加厲焉是時石甫已成進士著書作文日有各年少氣盛被友責不已不能忍忿然出曰自今請與子絕交矣遂去不顧余謂孟塗曰子不已過乎孟塗曰所貴乎友者爲能責善勸學也今石甫成進士著書作文日有各年少氣盛其行不及檢荷無友以責之異日將肆然民上矣學業不如此墮乎故甯石甫絕我我不可阿石甫也且石甫亦必不我絕也言未

安徵候補知縣鄉賢潘先生行狀卷一 同
安徵候補知縣潘先生既歿之二十年郡邑之士追思先生之道義立
章清明剛大之氣足以扶樹世教激挽流俗古稱鄉先生歿而可祀於
社者於先生宜乃相與懇牒郡縣吏達於撫部使者以疏聞
天子囑焉嘉許乃以己未之歲仲冬月丙寅朔越二十七日壬辰嗣子
邦彞亮照散館奉先生神位屢入於學宮兩學博士先生率鄉大夫後
生輩俊之士百有餘人齋宿盛服恭詣祠下牲酒維虔鼓樂成列神主
既升皆降拜成禮以出擁庠門而觀者數千人罔不歎息嘖嘖以爲
成而不遇於時卒事千秋之報亦惟先生克稱是典非是典足以歸重
於先生也先是十餘年先生之弟子刊布遺書數十萬言頗求當代能
言之士狀先生家世年歲行學大凡久而不成至是眾命一同曰夫士
蓋棺論定今先生墓木十圍可謂久矣道允孚於鄉里名聞
當展可謂光大矣既久且光而行實不錄遺事闕如後死者之責也予
同承命戰懼不敢以辭謹按先生諱德興字彥輔一字四農姓潘氏明

霸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損之後高祖常德隱居易終之際曾祖陳
 兆豐皆邑諸生考宗實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品望爲一邑宗師娶於盧
 藍晚而生先生盧稱人雅善病先生五六歲時行坐視稱人而與者
 食乃食既卒其不絕聲訓導君患咯血疾每進藥必跪牀下既而訓
 導以進謝導君察其色勸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游鍊大藥而王
 導在堂嘗嘗謂聖孫以嫡孫承重自小教以至反與導並齒於
 禮而導度勞制柴薪儼然殆不勝喪潘氏之族有僑居廬州及導
 於其歸也收恤之恩遠過所望其所飲食教誨於族戚之孤貧無慮
 而已恆蔬布衣屬其篤厚殆不可學抑性使然也惟郡自邱氏張氏
 以諸經博物負海內重望致位宰相顧於著述謙讓未遑也先生孤
 晚出諸露鋒銳盡掩前人每提學使者行部至皆拱手贊歎既而
 州舉年二十六乃盡棄科舉進士之業力求古人微言大意其宗旨
 爲挽回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
 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病疾而振作一時之頹儒鄒藉以復於古其
 不祖漢宋而以近儒之破碎穿鑿爲漢學之糟粕語錄之空虛元渺爲
 宋儒之荏弱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乎吏字尤不外乎
 而實不外乎利字近世之魁儒負匡濟大略非雜縱橫卽昭功利未
 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也其爲文章又極出
 沈痛吐露蓋先生應鄉舉者十有之而後領一解以貢於京師至則
 四方之士議論追逐以求文章之真亦陰以規氣運之衰縮衰長而
 幾波流之一返也是時先生座主長白鍾侍郎館先生於家謂人曰
 農乃吾師事也宜黃黃司寇亦云然然先生與禮部試者六矣卒默
 無所遇主文枋者至以不得先生相詬病而一時新進少年翰林文學
 之臣往往竊觀先生之文諷頌間記以期侔一識之也先生笑曰吾豈
 若是難知耶先生居京久所與往來若禾豐郭儀霄建甯張際亮
 張履益陽湯鵬欽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剴切盡當時之選矣要皆
 文辭詩歌相推嘔至於先生深心大用尙有知之不盡者而豈所
 流俗之士也先生學以克己爲要以有恥爲歸進退取與細大一節
 儀徵阮相國爲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朱公桂楨周公天爵以
 清剛大節爲世名臣於先生皆願納交周公至欲微服郊外相訪先生
 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公以是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同邑邱君

廣業黃君以炳相命以懲忿窒欲之學所居故柴氏宅柴素無賴毒其家人以禍禍先生還其宅斂其尸終不與較時年未冠也中年所養益純和順之氣布於四體而臨義勃然尤善判斷大事嘉慶末郡人以白役妻裴烈婦當入祠與不當入祠分左右袒傾城以爭爭久不決先生爲書數百言開解窾會平其牙角聞者帖服道光中濬城東瀾河上遊居民萬家用異議相牴牾得先生言乃定蓋其平日公誠之爲也於人人而言中理會又足以解膠結而定危疑一旦立乎廟堂之上天子宰相相可否遇非常之原一國之大是非必能從容言笑以靖中外之人心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惜其無所設施而空言之垂於世祇於如是而遂已焉然得先生之書尊而信之以視夫元虛穿鑿靡心力於無用以取世資者其關於人心世道何如也先生生於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戊子科舉人第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所著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四卷外集未刊者十四卷詩餘三卷詩話十三卷念石子一卷春秋綱領一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誠一卷傳恭堂祭儀二卷示兒長語一卷養一齋劄記九卷四書義試帖共五卷九經人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二書皆未成蓋絕筆也配史儒人事先生有禮先生歿後教子收族一遵先生之戒後二十年卒子三人亮弼郡庠生後先生十七年卒亮弼邑廩生亮熙郡廩生女三適鮑掄秀郭斗鮑掄弼孫六人蘭高亮弼出蘭實蘭同亮彝出蘭璘蘭華蘭章亮熙出先生始以歿之年十一月葬郡城東南潘岡上咸豐八年九月遷葬於車橋陳家河北岸史儒人各葬焉一同與先生游處二十年先生始以弟畜而一同師事先生往來長安連牀接軫聞教甚詳先生之歿遺戒力辭哀輓墓志諱文故不敢以爲門人刻遺書時先友長德尙有存者又不敢僭以爲今則無可辭矣先生盛德事多有已牒上禮部者人皆能言之余獨綜其立身教世之大旨以揭於篇孤貧崛起學究天人名聞四海不虛也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四

賀長齡 梅曾亮 張聰咸 王塗 陳奐
朱駿聲

誥授榮祿大夫前雲貴總督賀君墓志銘
君姓賀氏諱長齡字耦庚號西涯晚自號耐庵湖南善化縣人也舊籍鎮海其高祖上振公為湖南司獄值囚有隱德貧未能歸居會垣為善化人三世以仁厚傳家迨君為雲貴總督曾祖士英祖國華考啟曾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馮氏祖妣陳氏妣嚴氏皆贈一品夫人君英姿動人而志高言下見善如不及勇於任事自秀才至詞翰常以文章為羣黨雄而自視恆爾如也初放廣西考官繼簡山西學政稱得士之盛云
今上登極大開賢能君以春坊贊善出守南昌以察吏助大府指臂信獻舒民閒疾苦深得上下心二年七月擢充沂曹濟道四年閏月擢江蘇按察使五年四月升江蘇布政使時以清口塞議海運協揆英和連疏其利而外閒以事涉創始慎之不敢決君主之海運乃行六年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時庫項糶賑君立清查局或追或補數月頗清旋調巡撫條奏甚眾七年九月調江甯布政使十年十月請假省親丁母憂服闋因疾請假十五年四月奉
召入都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授貴州巡撫閱九年而升雲貴總督君之惠政在貴州者雖屢冊不能罄而其待士也尤加意焉養之教之奮而鼓之循而導之優游而涵育之擴充其所已能輔翼其所未達父之於子師之於弟不遠過也凡書院義學在省垣者暇則往焉或背書或摘講經義樂此不倦固其所好抑亦愛士之心深也他若迪官方澤黎庶緝盜懲胥吏贍倉儲練營伍收恤孤養存養嬰幼開通溝洫可與言見則發端啟問逐層推詰窮其原又竭其委叩其中又討其邊愈攻愈進應者傾囊倒篋不足給之而君方總總然未已也蓋其聽言也順而易受其取言也廣而能蓄一人作如此言然之一人作如彼言亦然之惟其善而已無彼此也其讀書也亦若是君無日不讀書亦無書不讀求聞者記之數聞而互異者亦記之一篇若是易千百篇亦若是是以胸懷磊落得於古者足得於今者多事來亦以其所得者應之而已然而千得之中未嘗無一失也而心之光明則可以告於天下

之總督任適承昌回發督兵勦辦亦即解散大年道孽復行聚搶以是左還河南布政使骸疾告歸旋以前案羅觀察授殺過當未經嚴參落職君少失怙恆痛不及祿養又以官遠不能迎奉太夫人為不樂居喪三年不出閭閻友於兄弟雖遠每月必數起居以為常戚鄰貧乏者周恤不少吝晚年尤好行善事君生於乾隆乙巳年二月初八日戌時卒於道光戊申年六月初六日巳時葬長沙明道都南嶽廟金雞灣之原元配徐氏前任河南固始縣知縣諱坦公女繼配鄭氏山東同知諱士杰公女韓氏山西平陽府知府諱某公女皆早卒陳氏同邑處士諱錫公女妾陳氏馮氏吳氏子二長殤繼配陳氏出次詒令胞弟桂齡之子人繼娶丁氏翰林院侍講學士名善慶公女女五長適河南固始縣前任山西巡撫吳公諱其藩長子蔭生元福徐氏出次殤鄭氏出次殤韓氏出次殤陳氏出幼妾陳氏出孫女一君才高望重交遊徧天下而於同邑唐鑑最親且信葬有日其孤走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梧桐兮高岡鳳凰鳴兮
邦家之光葉竹兮淇澳圭璧綽兮君子之獨君子之獨兮至隱貴大兮聲揚而聞遠兮名孚其實兮仕乎其學仁愛其心兮經緯其腹先民而勞兮先士而覺不顯其恩兮兩甘林綵不大其威兮風柔草肅欽茲兮黔之陽迢遞兮阻且長思君之去兮徒倚而傍徨祝君之來兮蘋藻而羔羊惟此遺愛兮百世蒸嘗

（續碑傳集）卷二四



兵部尚書曾國總督舊化賀公傳

公諱長齡字翔庚晚自號耐庵又號齧缺交姓賀氏系出唐祕書監知章祕監居山陰會稽閒子孫多隸浙之甬波府定海縣康熙二十六年分定海爲鎮海定海二縣公之先隸鎮海自祕監二十八年傳有諱宏啓者是爲公高祖自雍正六年任湖南按察司司獄子孫遂占籍舊化司獄仁厚惠囚於衣糧屬於常格囚感甚爲伋已祀於獄會祖諱士英祖諱國華皆早世妣皆節孝厲旌典考諱啟會性方嚴居恆不妄語笑子弟侍奉凜然無敢咳嗽祖父兩在皆習法家言佐郡邑治三在茲贈如公官贈公舉丈夫子八人公次居第五生而岐嶷如成人弱不好弄讀不釋卷季十六應童子試輒冠其曹明年辛酉補學官弟子又二年沉贈公恩歲丙寅入嶽麓書院從羅鴻臚典受業明年學本省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度吉士是爲嘉慶十二年次季嶽館授編修旋充庚午科廣西鄉試副考官二十一年簡放山南學政二十五年保送御史引見記名旋轉左春坊左贊善中閒屢充文穎館協修本衙門撰文文淵閣校理日講起居注官當是時公已文學侍從之臣迴翔禁近殆將一

紀而特達之知從此始矣。道光元年四月出爲江西南昌府知府。故事皆郡由大吏揀調。公沆茲任。蓋出特簡。二年七月擢山東兗沂曹濟道。四年四月署山東按察使。閏七月擢廣西按察使。旋調江蘇按察使。五年四月擢江蘇布政使。六年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七年四月自江蘇入覲。上曰。汝聲名甚好。今調山東。非因汝曾任山東。實因地方艱治也。又月赴任。未幾。命護巡撫。八年八月調江甯布政使。九年十月丁母憂。太夫人恩回籍終喪。自心疾請假調治。十年四月奉旨飭來京聽候簡用。八月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調直隸布政使。旋擢貴州巡撫。又月。陛見。七月抵任。二十五年又月擢雲貴總督。二十六年降補河南布政使。踰年春病免歸里。復召雲南同案落職。二十八年六月六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四。公爲後所歷官及顯。聘升沈蓋如此。公資性沈毅。學問純正。故能發言敢爲。肩任宏鉅。道光四年大風壞高堰。清口水澀。詔羣臣議海運。協揆英和公連疏稱便。而事涉卹始。節目艱重。悉已爲公執。公執議謂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國計民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餉。天津倉胥。中弁運丁也。三者之人所挾。海爲鰲。使人不設行者。夫有三風。濤也。盜賊也。蠶淫也。所離海爲鰲。使人不能行者。夫有三商。船雇價也。倉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偽。且權衡時勢之緩急。而

後知事有必行。某宵旦討論、寢食籌度、微之屬吏、質之濱洋人士、諏之海客、畸民、眾鵠解轍、愈推愈案、更無疑義。說具復、剗制、匭書、復爲圖說上之大吏、於是江督某公、蘇撫安化陶公、協力行之。公乃擇諸悉洋面商人、使雇覘沙船一千五百餘號、裝兌蘇藩所屬四府一州額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由吳淞出、崇明、余山、北放、大洋、趨成山、轉之界、曰達天津、水程四千餘里、往來不爽時日。晉元代冊行、漕運、造平底漕船六十枝、運米四萬六千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明王宗沅、以漕道不熟、失風、嘗遊門而罷、固其時漕道未通、又無沙船之利、大議求不能如此之精也。成皇帝嘗詢江蘇何務最艱、對曰漕務、因陳辦漕之艱。上曰、聞挑河頗認真、何曰、回空之船如此遲滯。公奏、滅壩本不宜開、傾天下之財、不能挑河、故從古無挑法、今挑辦、夾不得法、而合龍又非其時。向來合龍在冬令、冬水力能按根、離大汛尚遠、故台後得安穩無事。上問江南官吏優劣、奏言、大抵循分供職者多、實心辦事者少。又言用人之艱、人才多格於例求。朝廷不拘成格、遺堯中、大學士寶興奏請、嚴禁奸商錢票、公議覆略曰、政在便民、遺崇簡易。錢質懸重、鵠已致違、票則無須運載、而可交易遠方。錢有良惡、數易混淆、票則無庸揀數、無宵小盜竊之虞、水火沈失之患。二利可徵、應請一仍其舊。又議覆嚴禁漏卮、奏曰、論罪必資衡情、吸食鴉片之人

社、已自戕軀命耳、而與殺人同科、毋乃過當。且科條愈重、則勾結愈密、摘發愈難矣。某御史奏請查禁、濫紆盤剝苗民、詔公議覆、奏曰、苗疆自荷撫臣嵩溥查辦保甲之後、盤剝漸折、等弊均經奏明飭禁、但須實力奉行、無須更設科條。原奏謂流民漸少、今殊不然。自臣履任以來、興義各屬已無不墾之山、而客民仍多趨之者、則曰興義地賤也。然地多煙瘴、新徙之民輒多歿、故地不加廣、會無人滿之患。言者乃謂客民獲利甚豐、半皆墾田畝而峻牆宇、毋乃偶見一二、遂曰概之千百。若使目擊流民之苦、必不忍爲是言也。黔不產鹽、布帛又賤、類皆挹注於他省、苗民僭居廣洞、所儲蓄糧糴材木耳、非得客民與之交易、則日用無資、所有灰草之舊服、且苗民務耕作而不知貿易、客民耐勞而儉用、多就穀賤之地、故家、是未嘗不兩相資益。若謂紛瑣靡麗皆由客民導之、曰至墾之、則漢人中皆稱富戶、今爲貧民者、又將誰咎。盈虛消長、物理之常、即無客民、固不能保苗民之常富也。而臣細察濠苗情形、則更有數端。一則苗民實爲濠民害、一則苗民自爲害、一則土目土司之爲苗民害、一則苗民之爲土目土司害。洞悉隱結、縷析條分、而要曰釐剔之餘、漸近習染、度幾革薄從忠焉。御史田潤奏請團練鄉兵、已爲璧昌、劉韻珂、梁寶常諸量更先後奏駁、公是時撫黔、夾請召募訓練土兵。上曰、團練既經指駁、恐無實效、公覆奏曰、濠苗各省互方



混獲團練鄉兵助隊數千，不免恃眾恣肆，故辦理為難。黔省土曠人稀，間嶺叢雜，奸宄最易出沒。苗俗習於獷悍，又多剽掠，故良懦民苗自相團結，已資保衛。漢民謂之齊團，苗民謂之估榔。州縣因兵役不敷，夾摠捐貲添募守卡巡查，是雖無土兵之名，早有土兵之實。此其為數不多，又皆織布，無虞擾案，實裨巡防。若恐日久視為具文，此則有治人無治法，凡事類然，未宜因噎廢食也。公之持論侃侃，無稍阿諛，大率如此。而其為政之大端，要有犖犖可紀者：一在恤民，一在恤吏，一在育人才，一在講義備。南昌為豫章郡，公別設自理議局，詳定章程，局員已勞績，公日與諸員會食，即席研究情實，辨詰疑難。諸員欲備諮詢，不得不先自詳察，公又與之縱談古今，放懷暢飲，脫遺拘檢，使得盡其辭意。其時案無留牘，民大感說。城外野寺，層松數千，公示限三月遷葬，力不能遷，則官為葬之。歷季積墳數月一空。山東屬地平衍，水勢歸宿，公諭民築地為溝洫，已資灌漑，溝旁種樹，枝葉茂密，由是收穫倍常。行旅吏役，臨清州馬進忠等既已習教謀逆伏法，而臨清營舊獲揭帖，臚列偽號，剋期七月十五，稱兵舉事。內有進忠餘黨及附近州縣人名氏凡數百人，一時驚懼，悉欲策擊。公曰：「焉有謀為不軌，而曰姓名日月告人者，是貽害平民也。」尋密知進忠案由州人徐化隆舉發，邀賞未得，化隆亦其兄慶隆間進忠餘黨林老仲潛回，欲藉此與獄為倖功。

計。識定誅慶隆，勇擬株黨。公之赴黔也，沿途諮詢，知黔民所苦，無如詞訟拖累，屢任即已聽訟之勤情，為察吏之權衡，并自清理詞訟，查辦匪類，約束差役之法，逐條申明，頒示各屬。復慮匿案不報，飭將上批自理新舊各案，分已結未結，案旬開報，已便稽核，使功過分明，環瑜草掩。由是而吏勤其職，黔中多山少田，不產布帛，肩指匙通，商賈輻致。公目擊貧黎藍縷，衣不蔽體，鹽然惡之，乃刊布蠶桑編，木縣諸於荏，豫各省購繇子二萬六千一百餘斤，通頒各屬，使之栽種，設局雇匠，教之紡織，及成，綢則勝於遵義之橡，布則賤於客貨，民大便之。社倉舊廢，春借秋還，多逋負。公於黔省各州縣添設義倉，勸諭官民捐輸，增義穀三萬三千五百餘石，改出俗為平糶，責成紳士司之。穀賈則碾米減價，出糶銀存於官，而數記於紳，穀平糶還，穀交自紳，而銀發自官，互相稽查，已杜其弊。倡建尚節堂，為房舍百五十二間，收卹嫠婦。堂外建義學三所，延訓蒙師，日教其孤，建及幼堂，收養無依童叟，教之識字，習技藝，至季十七始令其出。時仁懷逆匪謝汝真聚眾焚劫，就擒伏法，公已逆產荒廢，奏懇賞入二堂，益資贍贍。公居官凡事，未嘗規避處分，演驛新舊呂氏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之言，而於屬吏公過夾肩任之。嘗言為長吏者，必卹屬而後可，自責屬。當旬宣東省時，查明州縣未結舊案，交代一百九十六起，奏請勒限一季完結，遲延處分，概予寬

免。因念山左州縣繁稱瘠苦所入本款又病攤捐非量爲變通
草蘇其困。乃具奏曰臣於實虧各員糾嚴參辦不下數十起各
牧令吏豈罔知警戒而究不設謂此後遂無虧空者則已致虧
半由於攤捐。況辦公有費。贖家有費。應酬鄉鄰親朋又有費。併
給過往差使又有費。已爲竭蹶不遑而曰糾苛懸破之項攤之
於事後無涉之人。揆之事理詎爲平允。徒曰官項不便無著耳。
不知攤扣太多不但無補於國計實於吏治民生大有妨礙。應
請將盤查案內之一成緩埃舊工三成攤完後再行接攤。其常
季捐款由臣酌量刪減而最苦州縣免攤。公既調江甯已清查
未完奏留月餘。是時舊案未結者僅十數起。公已清釐於焉尤
不可不預防於後乃申明新案交代二參之例。其款目分應領
應攤應交應賠使抵款皆歸有著。通省倉庫一時頓清。東昌泰
安充曹等三十餘州縣舊於衛清水次兌漕時日甚迫米有不
足則於水次買補墊兌而旗丁藉例索詐不遂則并現米不收
徑自開船出關。州縣無如何。公奏言天庾正供所重在米但
已乾潔爲準不必已買補爲非。今東省開內州縣計開賑已至
兌運爲期不及一月。已數千至萬餘石之漕。期收足於旬日
閒則必所屬糧戶無一玩抗無一疲乏而後可。又須於旬日之
閒將數千已至萬餘石之漕運於數百里之水次則必風雨一
無阻滯車輛一無損折而後可。揆時度勢實所不能。乃必泥於

不準買米上兌之例。徒供旗丁謁索。曰苦此數十州縣。若更相
沿勢必日甚。誠不可不思所變計也。又已發遣飭流徒犯由府
解司。違者解遣之例。長途疏虞往返耗費請改府屬解府州屬
解州直隸州解道。已免苦累。皆奉俞允。其後撫黔山徑崎險
押解尤難。大已此咨奏改焉。恤民如彼恤吏又如此。故公所至
岷度懷德而急公。僚屬感恩而思奮。雖黠猾之吏莫不戛革而
士林尤嚮嚮向化也。初公兄詞垣藉授徒脩脯自給。誘掖勤懇
十數年中成就百輩。視學山陰於晉陽書院增益膏火釐正條
規不時召入公廨授之餐而課試之。按臨所得佳士資送會城
肄業試竣復擇其尤擢入京師。黔地瘠苦文教未興或連數廳
縣無一義塾。公謂諸守令自三代以來士失其教惟書院之制
會生社講習爲近於古而崇教化厲人材固有司者之責。於是
倡廉耕建凡貴陽銅仁安順石阡等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等
廳。黃平州。皆定天柱永弘義安清平興義普安等縣皆與太書
院義學并上其事於。翰各予獎敘。其於省會書院重定條教
分上內外三舍。隨才造就。諸生日所讀書填注簿冊公餘親往
試背并摘問義。已爲升黜。後下其法於州縣令倣行之。貞豐
州向無拔貢八寨廳童試向均都勻府取進無定例。銅仁府縣
松桃廳向均鎮遠石阡向均思南路遠費難憚於跋涉。公奏請
增設銅仁石阡考棚貞豐八寨貢額。黔士奮發興起。權督



雷動、巖隙僻壤、羣砥於學。先是、公兄恩在籍、已鄉閭師貢不廢、往往失學、出賃分設義學四所、延師課讀。美意良法、具見文集扶風學舍記中。蓋公生平、已培養人才、扶植學術爲事、故汲汲不遺餘力、與已成、其於治兵亦然。御史花詠春請飭巡疆認真訓練、公議覆曰、兵必與將一心而後可用。平時各將所轄之兵、卽令各將自爲召募、自爲訓練、遇有征調、卽令自將自行、則責有專屬、練之必精、恤之必至、束之必嚴。恩信既能相孚、威令自能相攝。將必與將一心而後可用。傳曰、師克在和、和非詭隨之謂也。節制明則分定、分定則勢順、順則和矣。平時果能節制、行兵自有紀律。韓信之多多益善、用此道也。有制而後能和也。兵必與兵一心而後可用。曹劌論戰、全曰、氣勝、心齊則氣勝、心敵則氣衰。曰、又方糾合之眾、而欲其協力同心、全在平時整頓聯絡。管仲軌里連鄉之濫、所謂畫戰目相識、校戰聲相聞、患難足曰相死、者、用此道也。尤須使知全家養養悉出。天恩所得錢糧、無非民力、常與講明激發、人孰無良、詎不感奮。二十三季、適旨保舉、奏曰、臣聞練兵必先擇將、大將必有統御之才、戰將必有折衝之勇、卽下而偏裨、亦必才氣實能獨當一面、而後可無僨事。與未有不嫻明紀律、與士卒同甘苦、克勝將帥之任者。紀律一壞、何變不生。歷稽將吏、將之曰貪、賊者覆轍相尋、則常失之於先才後守、謂殺敵致果不必稽其案行耳。竊則

案行既乖、豈能服眾。卽小有才幹、亦且予智自雄、動輒誤事。是所謂才者、非才也。雖使使貪、用人不拘成格、然貪能卽果有才、大但可爲人使、而不可已使人。但可取濟一時、而不可恃爲長策。必其明階級、已修軍政、法虛糧、已實軍伍、勤訓練、已振軍威、舉事一出於公、故人不散犯。否則利令智昏、舉錯乖謬、雖復案期操演、亦何益哉。公在黔中、召募土兵一千餘名、博土兵十名、半習火鎗、半習刀矛、遇有營兵出缺、土兵併入挑選歸伍、仍募補已符原額。奏請省中糧儲、追加兵備、造銜、所轄費陽石阡、平越、仁懷等處營分、責令稽查、季終結報一次。籌款添購軍倉穀千餘石、遇穀歉時、送營酌借、於月餉內次第扣還、隨時買補。又曰、地方盜案、例應文在會捕、而查營往往不能得力、通計黔省文在營廉不過八萬、而查職廉奉兵餉多至八十萬、各營將弁多於文職數倍、兵丁多於差役數百倍。下游古州、鎮遠二鎮之兵不下二萬、承平既無徵調、卽當責已緝捕。追亡逐捕、非捷不可、格鬪擊刺、非勇不能、踰險接窩、非膽不設。緝捕固征討先資也。添當於百名內挑選數名、令其專學盜賊、免派雜差、擇弁管領、日習拳棒、刀矛、鎗礮、火箭、跳澗等技。分隸府廳州縣文員并轄計功拔補、管領將弁亦與計功、不力則過次同之。無事時仍就各營操演、不使曠廢。如此、則兵非增設、餉不虛糜。公先爲議使人其曉、復奏行之。當是時、公私恩既變、將帥、軍政廢弛、亟



思整理，已固邊疆。會提督某入覲，極陳公能飭產備。未幾，命總督雲貴。公湛湛日申，儆營規八條，嚴操守，講紀律，恤兵丁，勤訓練，勤緝捕，和緝民夷，嚴禁洋煙，勤修器械。通飭滇黔鎮將，使察所屬分三等，出具考語，覈甄察材品，已收實用。乃使車未周而左遷之。命下矣。初，滇中漢回構衅已久，道光十九年，緬甯、雲州、順甯連次互鬪，結怨益深。二十五年四月，永昌回馬大等，唱曲與漢民鬪毆，漸至糾黨千餘，滋擾邇寨。經永昌守會營剿退，旋復聚集。猛庭寨圖攻永昌，時城中回民眾多，將為內應。人心洶洶。九月二日，逆酋遭羅天池，遽曰計掩殺之。公甫，八月二十四日抵任，省會距永昌千三百餘里，方咨會提督張必祿，就赴堵禦。又飭迤南迤周某馳往督辦，而肅清內應報至。公據已入告，并夾片保敘，即親赴永昌沿途曉諭，匪黨解散。後投首者百餘，猛庭屯聚之眾，火旋撲滅，其肇衅之回民張世賢、潘民萬、林桂等，案擬如律。讞已定矣。二十六年正月，回眾復叛。公察知按般內應未別，善良回眾得已藉口，疏請將保敘諸員撤銷，并自請議處。復馳赴大理，永昌剿辦熾繁，首犯賊眾解械，狂逃之張富率其黨馬效青等，繳獻器械，詣甸投誠。公欲破除漢回畛域，為之奏懇免罪。王芝異者，曰事充甸順甯，當回眾再集猛庭，呈告奮勇，團練鄉兵，頗為出力。公與巡撫陸公建瀛援新疆成例，合詞請曰功抵罪，準其釋回。上諭曰該督辦理

果協機宜，何至復有蠢動。現雖據奏地方安謐，究未能及早籌防，甚至目兩省營區皆其統轄，豈竟調遣乏人，轉藉一匊犯之力，謬妄無能，莫此為甚。著降補河南布政使。及公自豫藩歸里，復奉 上諭曰：李星沅奏邊旨確查原辦回務情形，覽奏均悉。此次熾擒雲州回務之告，病羅天池，未能詳慎區別，率行掩捕，以致回眾寒心，有所藉口，實屬貽誤大局。著即革職，永不敘用。賀長齡於羅天池殺殺過多，託疾曰去，并不緝嚴參劾，止請撤銷議敘。又率張富投誠，代請免罪，實屬辦理不善。著一併革職。時公甫抵家，患水腫，腹腹隆然，不任行步。日已問學引掖後進，其於升沈得失，意適然也。公力宣中外，四十季所至愛民禮士，興利除害，曰儉率下，服御儉約，皆極簡約。河南舊俗，新歲宴會，彌月不絕。公抵藩任，戒屬吏曰：頻年水旱，民不聊生，而盛張譙飲邪。一筵之費，數十百人之資也。宴會之風，遂曰衰息。令某某曰：資得升階，公詰之曰：汝虧帑鉅萬，而復能納贊，何也。方擬整飭通省官吏，籌補庫款，遽曰病去，中州人士淚悼惜之。生平取與一準於義，陋規多所屏卻。其於中翰權賢，大無所饋獻，而親戚故舊，僚屬振恤無憾。任江藩時，糧道名中山者，常曰：餓苦多，案為言。公時其乏而周之。於其卒後，復厚資之，俾其妻子扶輦北還。於是所負同鄉秀公者金四千，遂焚其券，曰：聞賀公同寅未久，吾滋媿也。同母兄弟凡七人，長松齡，次椿齡，壽齡，文

齡公皆請。馳封爲奉政大夫。熙齡出嗣叔父。後由翰林院編修掌四川道監察御史。柏齡桂齡丁未進士。廣東潮陽知縣。擢府同知。當置乏時。公皆分潤。白首依依。無閒言。祖某遊粵。父子繼歿。公備資歸其柩。泉其眷屬。衣衾嫁娶成資之。建家廟。定宗規。置義田。倡捐千金爲恤廢會。然公固囊橐無餘。自滇赴豫。力卻餽贐。而貨金已成行云。公儀表豐碩。風度端凝。性寬厚。而虛謙下人。好問。無賢賤。無智愚。推誠相與。片長必譽。天往往受欺誑。覺而不惜。曰。知人固難。然如八九失而一二得。猶足收一二之用。若壹志猜疑。則忠信且失之。願必自役其心於察察之途乎。案宋呂氏童蒙訓言。曰。正厥厥常秩。後頗悔之。曰。語明道程子。明道曰。願侍郎甯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然則謂公爲過於長厚者。未嘗衡之古人耳。公善飲。凡詞垣時。詩酒豪邁。後頗曰。酒失自規。其爲學。曰。導書身心爲主。曰。取先儒嘉言懿行。曰。自淬厲。晚尤致力周易。時有獨得。郵書唐太常鑑反覆論之。不爲苟同。公餘專習帖書。效孫虔禮。屬彙作札。皆用之。無一筆苟。所著書。今編刻耐庵文集六卷。詩集三卷。其奏疏劄示。凡數十冊。藏於家。劄示尤多可采。如謂屬吏稟牘率曰。僂頓首。無裨實用。飭令據事直書。不用常行格套。既曰行帖親書。不用書手細楷。皆足破拘牽粉飾陋習。而意尤在規其人之能否。諸悉事理也。所輯書如 皇朝經世文編百二十

卷。學術治術皆備。風行海內。孝經輯注。勸學錄言。望溪先生主傳義。諸學與皆刊行。黔省所刻書。如詩書禮記精義。左傳讀本。公親摘鈔本。陳文恭課士直解。李大侯瀚授存思。所重刻如顧氏日知錄。方氏周官辨。皆曰黔中僻遠。書籍罕至。故廣爲刊布。曰。建來學。李使黔士蒸蒸嚮學。風氣丕變。聞公課士時。遴爲上舍者三十有六人。復汰其一二。非吾社也。既而再四人皆擢科第。或爲明經。其一人者。一妖一竄賊矣。初黔人士服教沐德。思因公誕日。製錦稱祝。屢請不許。乃陰圖公像祀之。及聞公計。皆行哭失聲。流涕還愛。沒世不泯。公公休十季。而黔中寇事起矣。嗣子詒令。咸豐補行壬子科。副榜貢生。同知銜。候補內閣中書。後公十季。孫克繼。克恭。

論曰。公爲政無赫赫名。在當時量更中間如也。至翰士相與語。曰。黔撫章疏不問可知。大抵請節婦祠。乞書院獎。曰。由斯言推之。則其時風尚可知。此俗之所曰日媼盜之所曰日熾也。發詩書崇節義。曰。矯兵刑。公信知本哉。詒令嘗出。公交遊所貽簡札。數冊。公自署曰。師友誼言。而不佞往所削牘。夾與焉。又嘗曰。公韻語中部分微漬。爲易之過半。公無忤色。曰。吾久不檢韻書也。其虛懷服善。無人已。黔域可概見矣。平生所見巨人長德。能公驕矜者。曰。公爲最。於戲。眞古人哉。

梅曾亮傳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父冲，世所稱抱邨先生者也。曾亮成道光壬午進士，以知縣用，援例改戶部郎中。少時文喜駢儷，既游姚郎中門，與管同友善，同輒規之，始頗持所業相亢，已乃悟俳優所爲無真面目，乃一變爲古文詞。其文洗伐最深，故饒委韻。官京師久，以文自贖，一時碑版記敘率其手筆。時論盛稱之，嘗著民論，言亂民、姦民之別，而推極於五斗米張角之所由來。其上汪稼門書，亦諄諄言豪民易治，姦民難治，治之者獨州縣而今爲州縣者皆苦無權。夫州縣豈無權哉？民事利病、修廢之宜，方竭其聰明才力以求之，猶未必盡舉。然事之萬全無害者，幾何而倡議行之？文書之上簿者，上官六七級，此合彼循，返往曠日，迫切成過，誤功未收，而罪已集矣。夫足以有爲之才，值萬不得已之事，而逆阻於文報階級之繁擾，以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什蓋八九。故曰無權也。曾亮見川楚教匪之亂，及嘉慶十九年林清之變，故其詞如此。又嘗刑論頗中近日刑部說帖駁案之弊。其詞謂法貴易知而難犯，決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此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情事有萬不齊，然一切之法不足悉其變，不若從其略者，乃天下之公失也。大抵曾亮駢文爲上，詩次之，散文循桐城家法，平易無情實。於史記師其論贊，姚佚而置其八書之典博。同時諸公倒屣禮待，極令聞廣譽施身之致。有後進謁於京邸者，戒以長安居大不易，惟擇交游，端言行，勤讀書三言而已。其人本誠篤，用是益兢兢無纖芥過。回里猶尋味其言，不置云。江寧老宿能以德望服人，而人服之無退詞者，惟聞管同與曾亮。既以文名，筆數邑

人許宗衡謁之，與論文至千百言，其他靜默而已。晚歲罷官，游經粵逆之亂，浮沈江淮間。其同年生楊以增總督南河，招之，且爲刊所著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及詩十二卷，駢文二卷，行於世。年七十一卒。

梅伯言先生誄辭

吳敏樹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願心竊監焉。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矣。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聞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鍾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贊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達世之亂，可傷也。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曠耶？其又以達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附柏枧山房文集書後 朱琦

右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曾亮，江南上元人。少時文喜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贊入爲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憲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談議，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古文辭者日登進。其後琦歸，先生慨然亦引疾歸。歸逾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開闢憔悴，挈家辟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翰臣謀，錄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王墅徙居淮上，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盡哀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既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先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案是集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自定，開增損益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其中碑志記序之類，益峻以潔。先生性簡淡，若無與於世者，至其剽剝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視，而尤以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異之尙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異之師事姚先生，異之名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既沒先生序之。

異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然無聞。明之時尙清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其難迺起於田野之姦，閭閻之俠，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異之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洞中時務，不爲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嗚呼！異之既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既老而顛頓，幽憂以死也，其可悲已。丙辰九月，後學朱琦。



張先生聰咸傳劉開

余友張君阮林之卒也。既為謀以哀之矣。今復總敘其家世生平而為之傳。曰君名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傳巖。太傅文端公之五世孫也。祖貴西兵備道。諱曾。數父巴州州判名元位。張氏為吾邑巨族。世有達官才人。亦且不乏。而文辭能直追古人。則自阮林始。阮林怯弱。如不勝衣。其筆力精悍。無前振厲風發。不可一世。所為詩宗法少陵。其深造者幾欲神合。近時之善學杜者。未能或之先也。往時姚惜抱先生見阮林所作。歎曰。其文其詩。皆有雄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先生不輕許人。而賞識阮林如此。阮林于經通左氏。嘗于小學通音韻。于史熟于漢晉。逸事著有左傳杜註辨正。及經史質疑錄。阮林嘗憂宮保王伯昇閣學。胡墨莊給諫。皆深器之。余識阮林在壬戌之冬。而識栗原也。先于阮林後二年。而得從茲六襄。又後二年。而得石甫。當時意氣相許。以古人為期。歲過從。歡譁無間。每當酒酣耳熱。阮林則高歌杜詩。以洩其悲憤之懷。滿座聞之。為之動容。自阮林沒。而盛會虛。吾輩雖有譚游。亦慘然不樂矣。阮林性簡傲。寡合。一時目為狂士。栗原嘗謂余曰。昔嗣宗能為青白眼。今阮林亦是也。阮林既卒之三年。栗原六襄皆赴官京師。石甫宦海。偶憶總角之歡。恍然在目。十數年中。故交雲散。死別生離。之感集于一時。而余年已及壯矣。阮林詩刊除浮艷。或不能悅眾目。然思深力厚。精氣盤結。神光外燭。必不終掩塵土之下。世固自有識者也。使天假之年。其所造豈復可量。而竟積勞以死。然阮林雖死。其詩之所就。已足以自傳。傳亦必得重名。但未小時之遲速。要之歷久論乃定耳。阮林中嘉慶庚午科鄉試。以考館得入。旗教習。娶姚氏。今伯昂編修之妹也。有子二。皆聰穎善讀書。必能繼其父志者。阮林卒時。年僅三十有二。

《碑傳集》卷一四四

王君亮生傳

張履

君姓王諱塗。初名仲鑒。字子兼。一字亮生。吳縣東洞庭山人。明大學士文恪公鑿其十世族祖也。祖諱鎰。商南典史。值湖北教匪犯境。日夜城守。獲賊謀為內應者三人。斬之。賊遂退。既又逆民嘯聚。謀亂。率健卒禽其魁。餘黨悉平。考諱闕。伯太學生。君自少有至性。年十一。太學君挈赴陝。省親。以教匪亂。路梗。還漢口。迂道入潼關。登秦嶺。以達商南。備嘗艱險。十二讀文恪公業。學為文。補諸生。督學使省。協辦大學士蕭山湯公

金釗贊其文。稱為學人。餽於庠。屢鄉試。入貴當選教職。游京師。稍與賢士大夫交。道州何尚書凌漢嘉興沈侍郎維鐸。為督學時。並延之。襄校沈公尤器重君。稱為粹然儒者。嘗隨使車。歷居庸關。出古北口。覽其形勝。呢嚶所在。南眺黃山。白嶽。天台。雁宕之奇。活歌自得。既歸。效宋陳起隱於書肆。兩廣總督林公則徐。欲招君入幕。屬沈侍郎寓書道意。君感其知己。慨然思就之。卒不果往。君自束髮受書。以至華顙。未嘗一日釋卷。素嗜考訂。兼好儒家常言。尤志在經世。慕賈生。陳亮之為人。問古文法於族兄芭孫。芭孫語以才為主。而學輔之。少年作文。先須盡意。故君之文。辭氣激發。能舉達其中之所存。初猶累於舉業。久之。無所得。遂棄不復理。嘗與余書。謂自悔聞道之晚。邇來漸能掃除俗念。覺讀書別有意味。余因是歎君學之與年俱進也。所著有鄉黨正義十六卷。四書地哩攷十四卷。毛詩多識編十二卷。以真氏德秀大學衍義。邱氏潛大學衍義補。二書意主綱緘。故卿大夫以下。從略。而小學之功。所以培大學之基者。亦未詳。因仿陳氏翔聖學入門。書分目之例。為大小學廣要。積葉數十卷。不克成。乃刪為聖學入門。書行義十二卷。嘗謂向日讀書苦無端緒。隨見隨忘。至是如滿屋散錢。使之就貫。云又選國朝古文為文述。詩為詩持。文擬為十集。今僅第一集而止。其所自為詩。多懷古。七律沈鬱悲壯。得少陵之遺。有整舟圖文。其如釋性辯童子性。猶禾善。猶米禾非米。性非善之失。答鷓鴣問。發明聖人當日悔過心事。禱說放上下。條舉眾說。而折之以經。後有論禘禮者。殆無以復過。海運議主和。繼輔水利。議謂宜仿南方築圩蓄水。及參用古人溝澮法。確然可見諸施行。而君所最自信者。惟錢幣。錫言一書。謂三代以下。惟鈔法可以富國富民。救井田之窮。積思三十年。殫搜廣訊。以成是編。時何公深韙之。而不克用。林公欲用之。以粵行而止。其餘名人達士。如同縣顧通政純。武進李進士兆洛。涇縣包大令世臣。咸許為可行。自頃英夷擾邊。帑藏告匱。中朝言事之臣。頗采用君書以進。而外省大吏或執以為不可。故君說之行。不行。迄今卒未有定也。余交君幾二十載。昔時同志之友。如湖州盛朝勳。紀慶曾。沈奎。並已先卒。而君亦多病。早衰。自營生。殫於東山之荷盤峰。因又自號荷盤山人。屬余豫為之志。余謂古人多自為志銘。益仿其例。君遂如余言。仍與余書云。身後之文。卒以累子矣。未幾君卒。嗚呼。以君之抱負。蘊積。不獲枋用於朝。稍有所發。遽而天又不假以年。俾得益富其著撰。是誠可惜也已。然君雖齎於遇

而當代賢公卿重之四方學古之士推之其意所欲著之書或未卒業而據其所成已足表見於後世亦未為身名寂寞矣獨以余之寡陋知交零落殆盡惟恃君為莊生之質而君又化去此所以懷子兩孤立之懼覽君遺文為泣然嗟涕者也君之自志有云平生有三恨親存不能侍養一恨也不得為諫官盡言天下事二恨也欲刻天下有用之書而無其力三恨也有三幸父母命我讀書一幸也天資非下愚觀書時有心得二幸也游覽四方遇通人三幸也不獨於妻子不惑於仙佛勸學古人自知不足側聞民物發於詩文是其為人大略云爾卒於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日得年五十有八有女二人無子以弟仲覽子希范為嗣

（續碑傳集）卷七七

孝廉方正陳先生行狀 墓

曾祖朝玉

祖浩 皇任中城正指揮

父植 母趙安人

本貫江蘇蘇州府長洲縣年七十有八

先生陳氏諱吳字碩甫先世居崇明祖指揮公始遷蘇州籍隸長洲遂為長洲人先生昆弟四人於行為仲幼從師受周官禮左氏春秋年將二十始學功令文於塾中見徐氏讀禮通考索氏五禮通考諸書纂要鉤元私自過錄由是得闕為學徐徑年二十五就江君沅治小學時金壇段先生玉裁自巫山知縣引疾歸就居吳下故與江祖微君聲相慕段書謂曰吾所著六書音均表雅子大父及子知之餘罕知者江以語先生先生竭一晝夜力攻之盡得梗概異日段將刊其集命江嚴審以未定本屬勿假人先生親而愛之加朱墨為識正其謬誤越月返其書段見朱墨識詰所自來知為先生適大勸容曰是子能讀書吾且往見先生遂委賢師事段先生治毛詩說文旋補長洲縣學生員從學三年將往海門段先生送之曰女聞道早買孔不女速也讀書舍此無它求矣無何段先生卒嘉慶二十一年也明年入都謁王給事念孫給事已致仕其子文簡公引之方為禮部侍郎就養其邸恆老病不見客聞人辭焉先生曰試以名刺入不見不敢讀也給事視其刺喜甚命僕扶出由後門及堂大呼先生字曰若膺後猶有高第弟子如君者乎老夫不佞願為忘年交自是先生往給事所徑造寢室質問疑義若家人然文簡亦敬愛先生凡四方學者至必道使見於時賢士大夫若胡給

事承其叔戶部懿行胡戶部培璽金優貢劉徐學士松桂生於世伯事承其叔戶部懿行胡戶部培璽金優貢劉徐學士松桂生於世伯每學士少為傳誦也戴刑部敦元咸納交恐後文簡方著經義述聞孤矣道光二年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欲先生偕行曰吾載書五車出塞廣開學校詎子不為文翁乎先生以有二親在力辭歸既遣父母喪再入都猶及見王先生年已八十餘矣日校舊荀書成命先生審正未幾客逝汪舍人遠孫聘主其家出所著國語發正其定已謂先生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益將所著毛詩作為傳疏互相闡發乎初先生於京師交胡給事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先生意其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為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為義類及給事出為臺澎兵備道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撰後箋外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為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特條舉傳義不為統釋遂有義類作疏之志至是聞舍人言始屬紳稿迄六年而定先生五十五歲矣書成而舍人歿其弟適孫復請定其兄遺書又為先生刊詩疏以行凡主汪氏者二十餘年咸豐初詔舉孝廉方正鄉人士以先生應故人河陽陸公總督兩江延先生往校刊羣籍踰年歸會東南亂比歲不得息先生自是不復出游十年夏賊陷蘇州避地無錫夫容山屏跡以居同治二年五月至上海將就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聘未行得脾泄疾以六月二十九日甲辰歿於龍華郁氏舍春秋七十有八妻顧孺人子挺皆前卒孫丙喜長洲縣學附生四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木瀆北石橋先生於毛詩最為專家所著毛氏傳疏於先漢微言大義無不曲發其蘊自為教曰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為樂章用諸宗廟朝廷建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于夏親受業於孔子遂彙括詩人本志為三百十一篇作序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傳乃補綴之而於故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詩當秦燔燔絕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開出三家多采雜說與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仲尼既歿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假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為刺詩違詩人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靡僻在河



開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固說詩魯最為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學隆若鄭眾賈逵許慎馬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尚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殷居漢季初從東郡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為作箋亦復聞雜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肅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為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不尚專修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粹不得其厓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年来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樸昧沈研鑽極畢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性情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賾語正而道精洵乎為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為探索久乃剗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而序別為一卷故為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為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為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為書自傳與箋合并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用毛詩義也憶自髦飾聞修承庭訓依奉慈規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竊取先秦之舊說舉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贗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埃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又表明西漢儒說禮器制度可補古經殘闕同傳異箋者揭著數端為毛詩說一卷準以古音依四始為毛詩音四卷明鄭多本三家與毛不同術為鄭氏箋攷徵一卷編毛詩傳義類十九篇一卷又其少作有詩語助義三十卷為江君所點定者也先生雖宗毛學亦頗稱撰三家同異當言近今學三家者不下數十百家蓋三家者兩漢習魯兼習齊六朝以迄趙宋習韓諸儒多從習尚故所引與毛詩同文亦三家不獨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句者易曉開有用三

家異字不全用成句者六朝雜文多有之又有不用詩辭而用詩義與毛不同義者亦皆出於三家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改竄轉寫為奪者亦習三家者所亟當釐正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也其論周官謂先鄭司農說與毛傳略同言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當而時祭開祀後鄭說亦未嘗不同其論禮謂當追溯先秦古說以攷鄭君所言禮器制度得失同時胡戶部譚儀禮正義先生錄生平所得者四十餘事皆依據古說屬其采入正義戶部意不謂然亦無以難先生也其論春秋謂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文句極簡必得治禮十數年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先生嘗成穀梁逸禮一卷以與弟子楊顯使暢其旨其論小學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漢季說經家之沿流者又謂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諸說文玉篇廣韻俾雅則校韻之功過半矣至其是非俱倒瑕瑜錯雜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謂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尚書音義經開寶中陳鄂剛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可由段先生讓異之說以類推之至於義即寓音音可見義其音之有變有轉不能全執古音而繩今音矣先生執親親喪悉本土喪禮行事作聖室中門外寢苦枕由水漿三日不入口有勸作佛事者輒婉謝之既除喪遂不應舉曰吾無干進之念向之赴試以親故屈也自段先生師事外篤服王氏父子嘗取其論學書札裏為一帙使弟子各題識其上其識金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時金君以優貢人都先生偶宿內城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為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往拜距而不內排闥入意不說亦以先生為與試士也還請其所業則擲稿本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先生加敬而受讀焉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金君改容曰子亦論此者乎挽手內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金君卒後先生入浙從其子城求禮說為刊行焉有師友淵原記若干卷記所往來諸公及弟子學行甚具鑒於咸豐七年秋從先生受毛詩遂執弟子禮書誨望曰說經貴守師法出入有難為道之賊自魏晉下陋儒類自謂集大成而不得經旨之彷彿智不若臧獲已先生歿後弟子皆慶祺為述年譜一卷命聖軒定因得舉其筆筆大者并昔侍坐所聞次為行狀用冀世有達人君子上之史館以為修儒林傳者要刪其可同治五年三月弟子戴璽謹狀

陳碩甫先生傳

張星鑑

先生姓陳諱吳字碩甫號師竹居蘇州之南園晚自號南園老人曾祖朝玉崇明人康熙中常熟通州江海間湧沙互地二百餘里君履其地開墾不及十年人民益眾為一大聚落大吏籍其地為海門廳故海門人祀君為先聖祖浩始遷蘇州長洲縣父植有善行世稱杖芸先生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少從書塾中見五禮通考好其書摘錄之先生之學實基於此既從江氏沅遊精研小學遂通六書音韻金壇段氏玉裁當代碩儒也從巫山引疾歸流寓吳門一見先生許其學識已出賈孔上未幾江有閩中之行先生遂受學段氏刻說文解字注校訂之力先生為多年二十七為縣學生嘉慶戊寅應順天鄉試在都門得交高郵王給事念孫暨其嗣文簡公引之棲霞郝戶部懿行續給胡戶部培輩誼縣胡觀察承珙臨海金貢士鴻以經術相砥礪而學乃大進己卯七月會羣賢於萬柳堂祀鄭君康成各為詩文以表鄭學先生與胡戶部實主其事時當事有延請先生主講書院者先生以親老力辭遂出都杭州汪遠孫適孫居西湖之上有振綺堂藏書聞先生名延為上客先後二十年先生大著作半成於此時中聞會客涇縣胡氏為觀察公補毛詩後箋道光末兩江總督陸公延先生至江甯校刻郝氏爾雅義疏胡氏儀禮正義金氏求古錄諸書書成而先生不復出矣咸豐初元詔舉孝廉方正大吏以先生應人咸謂如先生者始不負此舉矣十年夏粵匪陷蘇州先生先期出城避居無錫芙蓉山竟得無恙同治二年兩江總督曾侯招先生至安徽行有期矣忽得洩瀉疾於六月二十九日卒於上海龍華郁氏寓舍年七十有八配顧氏有孝行子挺俱先卒妾和氏死庚申難孫丙喜縣學生先生外和內介品精學粹與人論學終日不倦嘗言大毛公詁訓傳言簡意該漢儒不遵行錮蔽久矣余殫精極慮專攻毛傳凡制度文物皆守西漢以前舊說而於東漢人不苟同為詩毛氏傳疏三十卷毛詩說一卷毛詩音四卷詩義類三卷鄭氏箋考證一卷俱已刊板行世其未刻者則有師友淵源錄補郊或問宋本集韻校勘記各若干卷藏於家其論尚書大傳與毛傳同條其貫許氏說文先鄭周官注皆足以發明毛氏微旨其論丁度集韻云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之釋文說文玉篇廣韻則校舊之功過半矣又云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釋文尚書經宋人陳鄂等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段氏尚書撰異所引是也可由其說類推之凡此皆千古未發之蘊先生特為後學開途徑於子書中服

膺管子命門下士丁士涵為管子案四卷助其搜輯手校數過精確不磨家居教學弟子從遊者各隨其質之所近而造就之俾成一家之學同郡管慶祺馬劍寶錢錫浙西戴望其尤著也先生之歿也管君既為先生年譜矣星鑑承先生教有年爰舉侍坐時間諸先生者述之願以質諸天下之讀先生書者

書陳碩甫先生張星鑑

陳碩甫先生居蘇州之南園薛氏掃葉山莊也星鑑嘗三回至先生謂余曰為學當從西漢入東漢人名物象數言之非不精確然此有意說經也西漢人無意流露一二語已勝東漢人千百言此即微言大義也子其識之先生少從江氏鐵君遊時段君茂堂流寓閩門下津橋江以大父行呼段一日段謂江曰余所撰六書音韻表子之祖良庭先生能究此中之義子亦能之此外恐無知之者江告先生先生場日夜力攻之謂江氏曰金壇所謂不傳之學小子已窺其奧矣江以語段遂大奇之翼日江向段君借經韻樓集段君曰此集未經刪定子勿出以視人越數月江以書返段段君細視之改容曰一代名儒屬此君矣其學識已出孔賈之上傳吾道者必此人也既而江應汪稼門中丞之聘先生始往段君所受學實段君招之也先生既至段君所因其師以大父行呼段不敢呼之為先生段君曰子勿外視老人時刻說文解字注第二卷大書受業長洲陳興校字於是始稱段君為先生段君歿後先生遊京師歸王懷祖給事時給事老病致仕因其嗣伯申尚書貴尚在都中登其門問人曰主人臥牀十餘年不與世周旋久矣客何人迺勢主人耶先生曰余長洲陳興也與爾主人有淵源渴欲一見試為吾通姓氏開人如其言以告給事曰是吾友段君高足也欲見其人久矣遂令僕人扶之起由內寢至堂未見顏色大呼碩甫先生曰自茂堂老人歿後天下讀書種子幾絕先生繼段君而起如見故友願訂忘年交談論良久而退自後先生往給事所徑至臥室商榷著述如家人然先生平生論學必以王氏為宗所著毛氏傳疏與廣雅疏證相出入凡弟子從遊者必授以管子周禮先鄭注丁度集韻等書是皆王氏家法也以上二事先生親為星鑑述者書此以見先生誨人不倦而經師學問之淵源亦略見於斯云

陳先生述楊

陳先生諱與碩甫其號也。自崇明遷長洲遂占籍。先世事未詳。勿可述。道光丙午歲。眉卿先生卒。覲求遺書。得春秋古詁。僅經耳。蓋據陸德明氏經與傳分也。審是初稿。又不全。昭公二十三年以下闕如。欲棄去。念死者之不作。聊補綴為六卷。以質於先生。且請受業。先生諾。謂覲曰。若聞道蚤。勉乎哉。時覲治公羊學。先生曰。公羊善於禮。不執三禮。勿治。治亦勿善。既而曰。治周禮尤難。職官與地之煩。宮室衣服之雜。酒醴醢醢之細。無一虛字。不利逃虛者。無惑乎以為偽書矣。吾衰望洋若有志乎。列空冊。題某某事。讀書有觸。登焉。條繫而件附之。它日揉成全疏。不榮之作也。覲敬如教。十許年來。搢擢盈筭。粵寇之禍。都付一炬。命也。夫同治壬戌。覲自京道安徽大學士會公方。期冠開幕。府留覲。侍左右。訪聞先生避地上海。以告公。公瞿然曰。曩疑先生古人。今在邪。亟請相見。一再致書。而先生病不果來。未幾卒。癸亥八月事也。先是咸豐辛亥。大吏舉應孝廉。方正科。辭不赴。著詩毛氏傳疏三十卷。行世。亂後板存。孫丙喜能守之餘。不傳。先生嘗曰。古訓大義。前賢未經道者。尚數萬言。願率帥人事。無暇寫出。何覲初務博綜。先生曰。不然。高郵王念孫氏三代經學。皮架無唐以後書。學貴精深。奚汎濫為。精乃通。深乃靈。無入而不學。千載之心。勉乎哉。師訓未遠。汔用無成。去日苦多。忽忽乎勿可追已。

（續碑傳集）卷七三

朱博士事略 孫貽讓

朱博士駿聲字豐苞江蘇元和縣人也。祖煥以通禮經中乾隆壬午科順天鄉試第二名舉人。出紀文達公門下。官廣東鹽庫大使。嘗有臨囑開遺棄。父德垣附貢生。有孝行。好經術。博士傳世業。十三歲。父令為經解。必問文字源流。因授鄒書。一讀即通。曉戲為孔方傳。文似馬遷。吳中目為神童。年十五。冠郡試。補府學生。時嘉定錢宮詹大昕主紫陽書院講席。宮詹亦十五歲為諸生。是年重游泮宮。奇博士才。曰。吾衣鉢之傳。將在子矣。遂受業門下。三年。期以通材大儒。嘉慶戊寅恩科舉於鄉。七上春官。不第。鬱鬱不得志。在蘇撫張中丞師誠幕。掌機奏。林文忠公撫蘇。推轂主江陰暨陽書院講席。先後主講吳江。荆溪。崑山。書院。復就館山東。揚州。浙江。會試數留京。因事往馬蘭谷。出居庸關。奔走風塵。窮愁落窳。積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廢學。道光開大挑。教職選授縣訓導。與諸生講學多暇。著述日富。嘗覽古今說易百數十家。提要鉤玄。為學易札記。謂孟京之卦氣五行荀虞之納甲消息馬鄭之互體爻辰輔嗣之空虛清悟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至爭言玄理。反疏訓典。墨守宗尚。拘求義例。尤後儒說易之通病。惟觀其會通。不膠一說。先釋其文。次求其理。至一卦之中。取象雜出一爻之內。上下不蒙。不必強經以就我。周公之言。不必拘義文之義而義貫。孔子之說。不必泥文周之旨而旨通。因著六十四卦經解八卷。更取歷代筮卦所驗。增綴其詞。以便占者推尋。又述經傳互卦危言三卷。參虞氏消息意。為圖一卷。鄭氏爻辰說。易其書已亡。見於唐人正義者僅數條。因據漢志三統術補之。為爻辰補義二卷。尙書則謂今文僅存三



清儒碑傳集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四

十篇其載天時人事山川草木禮樂刑政書雖殘而事猶備學者苟深窺淵奧豈徒七觀四要而已爲尙書古注便讀四卷其僞古文則注引用出處視梅致齋考異王西莊後案尤加詳焉至論春秋則謂孔子筆削亦志在做亂臣賊子而已其他或據事直書或仍舊史闕文本無關義例三傳以例求之故各說其說而終不能通宋人以臆測之故自說其說而更不可訓先生則析其疑滯破其拘墟爲平議三卷亂賊考一卷又謂春秋一萬八千字李燾云今闕一千四十八字知春秋既修之後一千八百餘條中傳寫殘闕亦復不少特循文尙可解不盡如夏五之難通如晉弑其君州蒲闕變書字黑肱以濫來奔闕邾字原無疑義必曲爲立說反誣聖經矣且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後儒乃欲于日月名字爵號氏族一二字異同爲褒貶何其固也著闕文考一卷又以古書傳寫各有師承文字互沿必求一是謂讀書不精不可論斷如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不知公穀二家郢字固作楚特楚字不如郢字直切因爲三家異文駁一卷又錄周秦漢魏諸集所引與左氏異同者復加論斷俾讀者知邱明當日採擇之旨爲左傳旁通十卷又輯百家精注爲左傳識小錄三卷又以儀禮篇帙佚存十七昌黎博敏猶苦難讀因斷章節取爲儀禮經注一隅二卷又論小戴當合於大戴今所分三十九篇惟夏小正獨有傳疑出公羊穀梁二子以萬用入學句傳稱今時大舍菜而大舍菜禮秦漢寢已不行所言今時可知爲春秋時且漢志載公羊外傳五十餘篇今佚不存知其所著不傳者甚多夏小正傳或出其手延君編錄失其名耳

爲夏小正補傳一卷又論爾雅太歲在寅推錢官詹說謂其時自以實測之歲星在亥定太歲在寅命之曰攝提格以紀年歲星所合之辰卽爲太歲然歲星閱百四十四年超一辰至秦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在丑太歲應在子漢詔書以太初元年爲攝提格者因六十紀年之名歷年以次排敘不能頓超一辰故仍命以攝提格也於是後人以寅卯等爲太歲強以攝提格等爲歲陰其實爾雅所云歲陽歲陰非如後人說也又讀周語帝嚳能敘三辰知十二次名義當爲所定然今時實測與古不同星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宮不在卯降婁以婁得名今婁在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副古宮之稱不必施於今因參用舊名著歲星表一卷天算瑣記四卷又讀離騷王叔師注有不概於心者爲補注一卷又以小爾雅晉李軌解無傳北宋宋咸注頗畧爰集各本鉤稽裁補爲約注一卷至研究鄭書功深且久尤爲心力所萃嘗謂自二徐以後至本朝段錢嚴桂推衍已極精密而六書中轉注段借二義究未有塙詁因獨拈義例以爲轉注者卽一字而推廣其意非合數字而雷同其訓通其所可通者爲轉注通其所不通者爲段借段借不易聲而役異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以省後世之俗書如罔爲田魚之器轉而爲車罔爲蛛罔此通以形又轉而爲文網此通以意防爲隄障之稱轉而爲郵坊爲埤坊此通以形轉而爲勸防此通以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又謂堯治之段借易知雙聲之段借難知通德釋名似轉注而實多段借方言

廣韻半段借而時有轉注。叔重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段借則難言。爾雅一經詮釋全詩而轉注段借亦終晦。爰著說文通訓定聲三十二卷。爲轉注段借之專書。似因而實辨。又取百六韻而權衡之。爲古今韻準一卷。循爾雅之條例。貫許氏之說解。又爲說雅四卷。益發明轉注段借之義無遺。又許書有未安者。開參己意。爲說解商十卷。專論段借。爲段借經徵四卷。說文通訓已成。又有補遺三卷。皆與嘉定葛其仁、朱右曾、彭愈正變。汪文臺、程鴻詔論經史事及門人程朝鉉、程朝儀等問答。有經史答問若干卷。詩古文詩餘若干卷。皆未編定。咸豐元年詣闕獻說文通訓等書。顯皇褒嘉。加國子監博士銜。旋升揚州府教授。因風痺解官。僑居黔之石邨。自號石隱山人。閒避亂入漳溪。病中聞曾公國藩提兵自鄂南下。喜曰。吾獻書時。在禮部數見曾公。服其宏量。能平此寇者。其在曾公乎。臨終。誦陸務觀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之句。咸豐七年病卒。春秋七十有一。子孔彰。光緒壬午科舉人。克傳家學。

（碑傳集前）卷四〇



清儒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五

李惺 張金吾 方申 臧壽恭 薛傳均

黃式三 劉文淇 胡紹勳 徐松

西滙先生墓志銘

黃彭年

西滙先生姓李諱惺伯子其字四川墊江人也先生自春坊告歸主講眉潼劍潼諸州郡及錦江書院者三十餘年蜀中學者無論及門不及門相語稱西滙卒無子門人爲之立後治喪具事狀請諸官使達於朝祠之鄉賢及葬率嗣茲蟻來請銘嗚呼師道不立久矣蜀多君子其風義有近古者而先生之德與所以爲教於是亦可見按狀稱先生奔父喪哀毀盡禮其歸養也祖母哀年九十餘母傳年六十餘先生亦將五十矣猶時率諸兄弟舁輿輿得祖母歡而其母從旁相與笑樂用是大慰推之兄弟冠婚課誦爲之謀者靡不至也推之朋友則爲故人羅文光養親爲孝子巫志修立後捐潼州館穀歸知府張志忠之喪於漢中而同里蕭秀棠奉田二百畝以養未嘗受也樂道人善在瀘州嘗表馬氏一門三節蓋篤於人倫見義必爲非道不取若其性然其爲教也先德行後文藝躬爲之率加以誘掖箴勸之詞警慨謂自聖人而下世無無病之人亦無不可治之病又謂人於天地閒不有益於養則有益於教卽不然者是蠹也於是都古人垂訓之語爲藥言懼其缺也又爲冰言又爲藥言積又爲冰言補又爲拙修錄老學究語最後爲蠹餘四種其他雜著尙十餘種所爲詩古文詞門人次之凡若干卷彭年自總角誦世所傳七家詩識先生名時先生已退居教授中外交薦堅臥不出咸豐中詔直省遣使團練用御史趙樹吉薦加五品卿銜爲四川團練大臣先生具疏辭厥後他省治團練者多不

當上意人咸稱先生先見彭年來成都數過先生盡讀所著書乃知先生入道之深與人之誠斯世斯民固無日不悠然於其胸臆然於其口而非徒守孤介耽空寂者比也嘉慶戊辰舉於鄉丁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屢遷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道光十二年丁父喪歸服除遂乞終養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成都年七十有八是年某月某日葬於仁壽某鄉某山祖振音并研縣教諭贈文林郎祖母袁贈孀人父如連縣學增生封奉政大夫母傅封宜人弟三人恂恂恂妻董繼娶何先卒又娶馬以情子茲炳爲後早死更繼恒子卽茲蟻也先生卒後茲炳所聘閩中孫氏女來居喪守貞鄉里稱之先是彭年爲文祭先生有曰淡定生明遠慮則智無私利心有悲憫志先生之徒以爲足以知先生故乞銘銘曰靜而方與類行也躬則約其心長也古之先生歿而祭於鄉也

《碑傳集補》卷八

張月霄傳 黃廷鑑

月霄名金吾字慎旂月霄其別字也常熟有三張月霄系出南張明武邑教諭懋之後也祖仁濟父光基皆邑諸生月霄少孤性穎敏喜博覽比長學爲考據嘗從季父海鵬校刊太平御覽諸書鈎稽善駁見者稱焉年廿二補博士弟子員省試一不售卽棄去慕鄉先輩汲古毛氏述古錢氏遺風篤志儲藏與同里陳子準揆善咸事購訪古籍欲以撰述名當世嘗謂歷朝總集自文苑英華而後文粹文鑑文類代勅鴻編惟金源氏一朝著作自來散佚月霄慨然引爲己任討論史傳網羅圖經碑刻殫十二年之精力成金文最百廿卷較梅氏文紀事艱而厥功實



清文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五

（碑傳集補）卷四八

倍。經學莫盛於本朝，通志堂經解實集大成。顧宋元來諸家經說，放失尚多，月霄出其家藏秘帙，復傳鈔藏文淵閣本。凡羽翼經傳者，得八十餘種，寫定貽經堂續經解，千四百三十六卷。自是先儒說經之書，萃無遺矣。又念藏書考覈，賴有書目，宋之見氏陳氏兩家，其最善也。今則歷年既久，坊槧青鈔，代出魯魚。錯脫踵謬，襲訛第按目取，益奪軼藏，猶不藏也。爰取所藏宋元槧本暨新舊鈔之爲世罕見者，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十卷，爲廣其例，詳載鑄版時代，校藏姓氏，備錄鈔跋，以著一書之原委。俾覽者得失瞭如，乃書目成而書散，說者謂干造物之忌云。月霄不善治生，家中落處之泰然，鍵戶日讀經疏，撰釋冕釋弁二篇。近又取李氏易解、漢上易傳諸書，窮日夕研究，將爲窮理盡性之學，而疾不起矣。年四十三，惜哉。月霄別著廣釋名、明小學訓詁、兩漢五經博士考、補朱氏立學一門、釋龜原三代卜法、七史引經考及白虎通注稿，皆貫穿詳核，非經生家言也。拙經叟曰：月霄幼從予游，治經之暇，好觀史記、兩漢書，尋證深夜寒暑不輟，與之講論，今古徵典實，辨名物，退則抽書尋討，質難疊生。讀書閒舉傳注舊解，或古今異說，輒取塾本作夾注，行閒幾滿。觀其嗜書好古，趨向已早，殊俗學。厥後纂輯之宏，插架之富，十年中名滿三吳，斯真勇于自立已。及藏書既散，蕭然僻處，一編在手，而所學益新深邃，其氣量豈出古人下哉。凡所著述，務爲其所難，實能從古籍中博觀約取而成，使天假之年，所造就富不止是。此非余之私言也，請以俟當世之讀其書而論定者。

文學方君傳 劉文漢

君名申，字端齋，本姓申氏，舅氏方，取以爲子，故從舅氏姓，而以申爲名。其世系詳余所撰方節母家傳中。君少孤，家貧，儲蓄於外，以所得錢奉節母甘旨，備盡色養。室中極狹，母夜徹去牀，几僅容一棺，時久雨不霽，屋恆漏，君以席覆棺，差免滲淋。晝夜坐臥於其側，衣服沾濡，不離苦次。如是踰月，始克舉葬。既竣事，卽置几筵於室中，以奉主，遇時節及忌日，必從食肆中市羹飯，置主前祭之。雖祁寒暑雨，未嘗輟。慎慶太守汪君孟慈，謂君之孝，不愧古人，故表君之墓曰孝子。太守卽節母之族弟也。君雖以儒書廢業，而素通文義，人以稿本倩君傳寫者，大率多塗乙難識。君悉能辨之，且爲之校正誤字。余舅氏交曉樓先生，重其爲人命其子鑄師事之。道光己丑，舅氏卒，時鑄方八歲，余攜之歸，而仍延君課鑄。讀君訓誨，懇摯終日，坐書室中，於世俗之紛華泊然無與。余因與劉君楚楨勸君習制舉業，時君年已踰四十矣。甫應童子試，屢見黜於有司，而學益進。至戊戌冬，督學祁公按試揚郡，君始以經解見知。拔置郡第一。督學劇賞之，正場試律，以人閒重晚晴，命題蓋爲君發也。補儀徵縣學生員。庚子秋，赴試江甯，積勞成疾，歸而益劇。卽於十一月三日卒，年僅五十有四。附葬於節母墓側。次年，凌鏞亦以經解受知於督學毛公，入江都學，而君已不及見矣。君自悔晚學，故致力纂勸，其最精者尤在周易。朝夕鑽研，未嘗釋手。君以張氏惠言約舉鄭氏易象而未及其他，毛氏奇齡引諸家易象而向多挂漏，因徧閱諸家書，有涉及易象者，咸摘錄之，成諸家易象別錄一卷。又以易家之言象者，以虞氏爲最密，惠張二家所述猶未完備，因詳核虞注之引逸象者，續析條分，成虞氏易象彙編一卷。又以後儒解易，罕引說卦傳，因博攷古注，參閱諸緯與春秋內外傳，援據易說卦傳者，排比其次，第各繫於本文之下，成周易卦象集證一卷。又以春秋時列國卜筮必據互卦，以與正卦相參，因尋繹漢儒之所言者，反覆求其條理，而知互卦之法，正例有七，附例有二，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互體詳述。又以卦變之法，傳之已久，言人殊無所統貫，因參伍考訂，以深求其義例之所在，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卦變舉要。是爲易學五書。君之於易，可謂勤矣。古之士懷才抱異，詎塞而不遇者，何可勝道。然如君之少苦流離，中歲困蹟，終其身寂寥寡歡者，蓋亦多矣。君以貧故，未婚娶，族中又無可爲君後者，君之祀斬焉。人道之窮，至君而極。世有跡弛之士，或恃才傲物，頽然自放，於禮法之

外其致窮也有由。君則抑然自下，束脩安貧，推抑亦若是之酷。天道其果可知也耶。今孟慈太守悲君之遇，為梓遺書，俾垂久遠，然則君之所

（續碑傳集）卷七三

臧先生述

臧先生長興人，嘉慶某科舉於鄉，試禮部，不售歸。鍾戶著述，不問資產，性方嚴，不能容人過，有潔癖，衣裳或補綻，然無少垢。嘗大雨，徐步入市，人遙望，知是先生，亟避去，懼泥之澣先生也。峴巖從先生游，竊見先生喜鈔書，日五六千字，端整無訛，於經書春秋左傳為春秋古韻若千卷，據周秦兩漢舊說，賈服注，正杜預氏之謬。於史仿王弼氏東都事略，為南都事略若干卷，其體例則錢大昕氏以授邵晉涵氏而未卒業者也。通曉人術，為春秋古韻時，痛長麻之不衰於法，欲依鍾氏三統術，為中朔表十二篇，以命峴不敢辭。十二篇者，公各一篇，漢志古經十二篇是已。甫竟稿，先生病作，既劇，書召峴，握手曰：「吾窮經白首，行將逝，若勉之。」峴數千言，微勸進粥。先生曰：「吾絕食旬又二日矣。」為書此既而曰：「速去毋淹。」明日，先生名紙至，則某年月日某告別也。遺書夫已氏，擢去易，錫購求，斬不子。昔者揚雄氏草玄，人謂覆瓿，然元至今顯先生乃零落盡，鳥康先生之不幸也耶。抑亦後學之不幸也。憶平日詔峴曰：「置散錢滿屋，無下手處，授以索則貫矣。」四部書千萬卷，猶散錢也。沈研一經，而羣書為之用，殆猶索數。又曰：「讀書遇有用者，錄片紙黏於壁，朝夕循覽，坐左右各設空器，一壁積多，以入器，更黏新者，越日探左器入於右，試覆誦焉。」越日探右器入於左，亦如之，勿怠勿棄，博學多識矣。難哉！洊罹兵燹，屏馬欲死，獲所聞見，不翅異代以自號則和一而毀百。夫和一而毀百，是不容於喙也。又烏知和於堂不毀於室也。五情爽惑，能無汗下。先生初諱曜，後諱壽，字眉卿，道光丙午八月某日卒，年五十有九，無子。

文學薛君墓志銘

劉文其

君諱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子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欽洪桐生先生，相善也。先生藏書至富，獎掖後進，無不至。側聞緒論，始自慚聞見，相勉為根柢之學。遂相約購書，積三載，各得書五千卷，有無相假，閱是非相質，難者且十年。君既博覽羣籍，強記精識，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尤深。凡

反覆十數過。注疏本手自校勘，發明毛鄭賈服之說，其魏晉諸儒不守師法者，概置焉。讀史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於遺文瑣事亦記誦靡遺。而大端尤在小學，於許君原書鉤稽貫串，洞其義而熟其辭。近今小學家推嘉定錢氏大昕及其從子坫、金壇段氏玉裁、君謂段氏時雜臆說，錢氏校精審，大錢文集內有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嘗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繫疏通證明，為文選古字通疏義一書，甫草創未就，卷第子每研藝至偏旁疑似音韻傳誦者，必以質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探核，悉如所言。蓋君之肆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非君學之盛也。君沈潛而謙退，不以所能自銜。十赴省試，輒報罷，歲科試亦屢抑。鄉人鮮有知君者，而好學之志未嘗少挫。君嘗語余曰：「富貴不取期懷，但有暇讀書，則願足矣。蓋聞造物之為材也，常有所偏，至是以優於遇者，絀於學，老師宿儒常靳之，祿利之途然。至如君之恬淡，求布衣蔬食，終其身以盡心於學，而亦卒不可得，則又何故哉？」君家素裕，自君之知讀書也，忽中落，藉授讀以糊口。童蒙十餘人環坐斗室，卒頑劣啾啾，拂耳騷心。君抱書危坐，丹鉛不去手。至生計日迫，無以給俯仰，乃就學使者聘，遠遊福建。府主閣學新城陳公，用光好善而重士，見君所著說文答問疏證，恨得君之晚，以質制軍金匱孫公爾準。孫公歎為絕作，亟令小史錄副，附按臨汀州。君卒感熱疾，卒於試院，實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閣學厚殯之，遣使護其喪歸，而留疏證稿本板行，閩中將以還。

（續碑傳集）卷七二

朝時過揚，授其孤幸劍。嗚呼！君素性開曠，依人非其所樂，以處境為生，人極艱，始決絕去鄉里。然所學既見知於府主，而閩中賢士大夫交相引重，是宜有以稍發舒其志意，而鬱抑恆不自得，半歲中所得寄示詩辭，大都酸惻愴楚，余固已悲君之意氣早衰，而卒不意其遽奄忽也。傷已然君之家居墨墨，無以自見，其厚君者，又皆困頓無聊，賴不足以張君之學，而躁進之士每笑其迂拙，或至相引以為戒。君即老死，爛下誰為傳其書而信其學乎？則其可悼痛更何如耶？君之喪至自閩，同人既乞涇縣包君為表墓之文，於學行世系具詳，余故敘述交遊之舊與君之鬱鬱無可告者，納諸幽，以志余痛。銘曰：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韻劬於福建督學使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江州校士行署先是陳公讀子韻所著說文答問疏證之書而善之以質太子少保閩浙總督金匱孫爾準孫公故小學家也嘆爲絕倫議相與板行之以嘉惠閩士卒遵此發陳公憤於殯之禮留疏證六卷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資其葬儀徵劉文淇孟瞻校遺篋得舊讀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手勘之語約可廿卷閱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十二卷草創未卒業孟瞻與寶應劉寶楠楚楨子族子孟開約纂輯繕副以付其家其家卜明年春附於甘泉西郊十三里廟陶家冲祖墓同人以子韻道廢時絀不可不表也以屬予予以謂子韻少工駢文喬麗常冠儔輩嗣與孟瞻及子弟季懷友善因以次締交於孟開仲虞五人者相結爲本原之學季懷孟瞻孟開治詩攻毛鄭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爲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段氏徒衆尤盛唯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錢氏皆予舊識備聞二老面商榷之辭知子韻於斯業甚審也乾隆中大興朱氏首以許鄭之學勸天下

一變揣摩塵腐之習繼聲者務名高而不別真偽則搏摭斷爛之弊興於是求士者反其道以爲用或揣摩塵腐之未能也然遂袞袞躋清要爭言主持風會矣四十年間風尚三變故學者能有志於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不當於有司輒自疑遷業其能堅定不惑以迄有成者又百之一予弱冠展側江淮間常自病盜虛聲無根柢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達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涉事迂疎而好學出自天性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厭同邑胡世琦玉蕉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擇俗說楚楨之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注穀小坡覃精許鄭尤長於輿地黟俞正變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塾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蓋吳越英雋畧備於斯已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之善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非必資性殊絕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己志乎古必遠乎今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適斯至乎古之人然而太史讀功令至於廢書而嘆者



不亦深悼憐帶矣。迹諸君子所學。此其志豈利祿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見於時。而成進士。居館職者。唯玉樵申受。未幾玉樵竟出宰。不獲乎上。申受左遷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調。理初望之。季懷獲一解。連蹟春官。憂生之計更迫。徐子則困諸生。無所合。而自道光紀年以後。小仲嗒然物化。季懷小城相繼奄忽。今年春夏之交。玉樵家食不祿。曉樓以養病歛於道院。入秋而申受疾沒京邸。子韻旅喪聞節。右軍所謂感兼傷痛。切心哀窮不已。又云。當今人物眇然彫落。可哀嘆者。殆猶未至若斯之摧剝酸酷也。爰洒涕而系之曰。

君年卅一諱傳均。舊隸深水今刑濱。遷邦再傳璋璫瑒。璫次子柄君其胄。以柄後璋璫有孫。孫知好學祖顏溫。母李早世繼楊慈。妻何淑慎君宜之。維君失職以學顯。吁嗟中材何以勉。李劉總角抱遺書。君子之澤自茲遠。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卷四

黃先生傳 黃廷原

黃先生名式三字徽香浙江定海人。祖必悌父與梧先生事親孝父性嚴先意承志恆得歡心嘗應鄉試母喪暴病卒於家馳歸撫絕誓不再赴試以歲貢生終於學不立門戶博綜羣經治易言卦辭爻辭一意相承六十四卦爻辭同者亦一意相承又釋繫辭衰世之意謂伏羲世衰而神農作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中古謂神農也以此申鄭君神農重卦之義治春秋作釋教執釋人釋名釋盜釋殺釋歸入釋以訂杜預釋例之謬先生宗鄭氏尤長於三禮論郊禘論學校謹守鄭學其說明堂則云明堂之制見於攷工記匠人漢師鄭君猶有疑義辨之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當作堂修七殷度以雙堂修七尋周度以筵堂修七筵則夏度以步堂修七步鄭君以堂修七步為隘注有令堂修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附書字文愷傳言記文云堂修七體校古書並無二字此為得其實也先生撰易釋四卷書后懷三卷詩叢說一卷敘說通二卷詩傳箋攷二卷春秋釋二卷論語後案二十卷惟論語後案排字印行吳縣吳鍾駿上元朱緒曾鎮海劉燦慈谿王約皆以為漢宋持平之書可垂國寶作求是齋記曰天假我一日即讀一日之書以求其是作與軒記曰讀經而不治心猶百萬兵而自亂之蓋自道云讀史喜文獻通考而時論定馬氏之闕失皆應聘佐軍幕府主以外寇問作禦外寇議問者色沮先生曰不從此言數年後必有大寇事果驗年七十二乃作知非子傳曰人各有職士無職以治經為天職其治之也必以畏聖言為懸衡洞見得失用不敢勦說雷同而卒以行不掩言為咎至是而先生之學大成越二年得偏痺疾病革挽手欲起諸子扶之命書別語告兄弟宗族門弟子端坐卒子以愚道光乙酉副榜貢生以異議敘從九品以周優行廩生能世其學江東稱經師者必曰黃氏先生歿五年督學泰興吳存義讀其遺書與巡撫荷澤馬新貽會奏入祀鄉賢祠

定海黃先生別傳 施補華

仁和譚君廷獻為定海黃先生家傳其於學問之旨蓋詳矣至於敘述生平尚有缺者蓋先生非今所謂學人也先生自赴省試母暴卒於家歸而號慟幾絕時父茂才君老矣先生依依侍履服終不適私室茂才君臥病數年衣食饋洗一以身親比卒持喪以禮其後每值祭日涕泣不能自己行之終身常如一日至其彌留告別欲以定省疏缺補之泉



儒藏

襲開其言絕痛。先生蓋古之誠孝人也。昆弟相見，白首怡怡，又以餘力修輯黃氏家譜，敬宗合族，其推於誠孝有如此。居閒處默，反驗此心，陰陽消長，悚然危懼，謂寂守於內，非入學之道。年六十二，仿唐韓愈作五箴，提呼惕息，老而愈確，而居心樂易，不立崖岸，凡親戚僚友之有問者，子弟之請業請益者，告之一出於誠，故鄉人服其義，而後生之造就尤眾。窮居無位，表見者少，而當世之務，籌之甚審。嘗曰：士當思孔顏所樂，又當思孔顏所憂。為兵制十策，獻獻於海上之事。凡所經畫，燭照數計，不啻也。情當時無用其言者。先生既歿十二年，其子以周之友烏程施補華讀其遺書，與其生平行誼得之於以周者，從而論之曰：十略之作，經術明，人事備，斟酌諸儒，并包六藝，豈非乾嘉以來通才大雅之傳歟？若夫修於其身，教於其鄉，而謀於軍國，一以誠孝為之本，推之以應經法，今所謂學人無能似之者。作黃先生別傳，以補譚氏之缺。先生名式，字薇香，定海歲貢生。

（續碑傳集）卷七三

劉文淇傳 儒林傳集

劉文淇字孟瞻，江蘇儀徵人。父錫瑜，以醫名世。文淇孝養承志，能得歡心。稍長，即研精古籍，貫串經史，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通經解誼，博覽其搜實事求是。劉君學志，於左氏傳致力尤勤。嘗謂左氏之義，為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章氏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為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願惠補注及近人專釋左氏之書，說有可采，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證佐。期於實事求是。傳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清漢諸儒，謂唐孔氏義疏多襲劉光伯述議，成左傳舊疏考正八卷。劉君述議，又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項羽會都江都，核其時勢，推見割據之迹。成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據左傳吳越春秋水經注等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成揚州水道記四卷。清漢諸儒

又讀書隨筆二十卷。文集十卷。詩一卷。文淇事親純孝，父年篤老，目眇侍起居，朝夕扶掖，寒夜足凍，侍親以溫其足。舅氏凌囑極貧，遺孤毓瑞，文淇收育之，延同里方申為其師，並補諸生。申通虞氏易，皆其教也。惜文淇左傳未成，即歸道山。子毓松續之，亦以家計奔走四方，謀博衣食，不能專心殫志以完其書。天不佑善人，亦年及五十而卒。孫壽曾續之年甫四十有五，亦復絕筆。襄公三世一經，未能畢業。今子孫惑溺邪說，離經畔道，此事殆無望矣。哀哉。

（續碑傳集）卷七四

從伯父文甫先生事畧 胡昌立

公諱紹勳字文甫號讓泉曾祖聖思公諱能竭國子監生祖望屏公諱啓錦邑庠生父屏山公諱承鑑國子監生贈承德郎於
為伯祖屏山公生二子公其長也次維時公諱紹華國子監生公容貌秀偉動止有度恂恂儒者自少淡泊世緣潛心篤學游庠後與先枕考泉公同受業於族兄竹村先生先生教以各治一經互相宣究一時有二難之目公精研小學實事求是館於歙西溪汪氏示人讀書當從聲音訓詁始以為讀書不通聲音訓詁比之瞽者議色瞽者論聲終無當焉汪故多藏書益以恣其蒐討課徒之暇意著述歲科試每以解經列優等食餼有年道光丁酉受知於學使沈鼎甫先生取為拔貢生祁文端公視學江蘇延公襄校深敬任之凡遇經學淹通之士公必加之汲引如嘉定陳君恬生其一也其繼文端公任江蘇提學者若毛伯雨先生 李 先生 張文毅公 皆相繼延聘歷任學幕二十餘年廉潔審慎為數公所推重咸豐辛亥詔舉孝廉方正縣府以公名應士論翕然無異辭公以年老不赴廷試賜六品頂戴乙卯粵逆竄擾徽境張文毅公奉命蒞徽防勦公與邑紳士勸捐軍餉邑令王公上其勞保加五品銜庚申郡城與績邑相繼失守曾文正公督師駐祁門公開關走謁文正公素稔公名委辦采訪忠義局事未幾病歿公係於內行事父母先意承志屏山公性剛毅與人或有齟齬公必長跪婉求解釋俟色霽乃已仲弟維時公早世弟妻葛氏矢志守節遺腹祇一女公視之踰所生以次子昌泰為弟後婚姻皆力任之生平平和氣婉容與物無忤不好為臧否而胸中涇渭判然

所與交始終如一日有從弟某隨其祖父服賈於浙遂家焉公聞其貧困招之歸割宅與居而時周其匱乏又為謀生計以圖久遠其人後竟負公公亦不之較惟自引咎其存心仁恕多類此著有周易異文疏證春秋異文疏證稿俱燬於兵火所刊行者惟四書拾義五卷公說經慎重雅不喜攻擊駁難之習然每樹一義輒確不可易所著拾義於前人所已言者不多述前人所未言與言之未盡者則為引伸而補正之舊注有未安者開出己見仍以爾雅方言說文廣雅諸書為據而不失之鑿空同邑汪手存明經 歙江晉三 明經 皆極稱之 長洲陳碩甫徵君謂其精覈可接武閻氏四書釋地江寧汪梅村先生 與公同山竹村先生之門 夙稱莫逆嘗有感知已贊云文甫拾義先民典型奪程朱席登皇孔庭疾風撥霧遠鏡窺星冲和有度急遽不形聞者謂無愧辭焉公生於乾隆五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歿於同治元年正月 日 年七十有四葬績溪二都鳳窠之原元配周氏繼周氏程氏汪氏子二長昌臨國子監生元配周出次昌泰議叙八品銜繼配周出出嗣維時公女四一適某兩適程一適汪孫敦誥昌泰長子嗣昌臨後公於 為從伯父 愷公之歿已二十餘年其學問行誼恐日就湮沒謹以所及知者詮次於右以俟當世立言君子采擇焉

《碑傳集補》卷四一



徐松傳

徐松字星伯大興人原籍上虞幼隨父宦京師遂家焉問業錢塘吳錫麒之門九歲應童試學使者奇其文取入邑庠補弟子員年二十舉嘉慶五年鄉試十年乙丑以二甲第一人成進士授編修十三年入直南書房時總司書房者大學士董誥以松淹雅儔才心重之一切應奉文字皆出松手明年奉

詔纂輯唐文因循視

四庫讀未見書並搜采永樂大典之能成卷帙者十四年

上命視學湖南坐事謫伊犁伊犁將軍松筠夙知松者會

目纂新疆志屬松親歷各城周咨彼中情事於是南北兩路馳驅殆遍

僕夫驛卒囊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西城水道記經年風土備悉乃援

古證今成書十二卷有圖有敘論河山之襟帶城郭之控制兵食

財賦之儲積田野畜牧之繁滋條分件系頗末詳盡成憲舊章洵稱賅

備

賜環道光紀元之歲全書繕進

宣宗成皇帝垂覽

召見奏對西陲情形甚悉

上覽之旋拜中書之

命以其書付 武英殿

賜序刊行名曰新疆圖志松又撮其要領成新疆南北路賦二章

其辭云粵徵西域爰始班書孟堅奉使於私渠定遠揚威於疏勒語其

翔實必在經行走以嘉慶壬申之年西出嘉峪關由巴里坤達伊犁歷

四千八百九十里越乙亥于役回疆度木素爾嶺由阿克蘇葉爾羌阿

喀什噶爾歷三千二百里其明年還伊犁所經者英吉沙爾葉爾羌阿

克蘇庫車哈喇沙爾吐魯番烏魯木齊歷七千一百六十八里既覽其

山川城邑考其建置設屯旁及和闐烏什塔爾巴哈臺諸城之輿圖回

部哈薩克布魯特種人之流派又徵之有司伏觀典籍仰見

高宗純皇帝自始禡師首稽故實迄乎偃伯畢系篇章勒方略以三編

界幅員為四路圖戰地以紀勦伐志同文以合聲均在展期時憲之經

釐職方河源之次備載燦爛卓哉煌煌是用敷陳導揚

盛美將軍龍獵脫長劍以高吟才斗無聲倚征鞍而暇寫辨其言語孤

塗梓罕之文存其地名的博達藝之號設為主客本諸見聞有違守在

四夷不取耿恭之賦勞者須歌其事聊比蕙女之詞徒中上書非敢然

也采薇先輩無或譏焉

烏孫使者習於誦訓好徵前聞曲歌出塞詩擬從軍既誦乎北道之地

域而未究南道之星分會奉檄而行役乃旁搜城郭諸國之遺文則咨

有慈嶺大夫者吐辭為經登高能賦揜滅早之博通細班勇之記注乃

造廬而請曰吾子觀政西陲服官南路亦將識其形勢而達其掌故乎

願子搢鴻藻敷

景祚煥炳

皇度大夫曰唯唯嗟矣回部外區是疆基祖國於墨克栗金氣於西方

廓下都於化益紀朝獻於阿衡遠中鄉之發迹值緯經之披猖白登圖

而城因藍田溢而陵裏應月壯而事舉占雲舉而兵揚賣馬邑兮誨盜

略雁門兮報償屯臨脫而奔邊棄斗肆而寇營雖董亦申其傳伐衛青

奮彼外攘曾不得塞飛狐之口而虜白羊之玉嗟哉冒犯茲引弓兼

從是患聖空晴通臂斷其右族逼其東惟久長之深計建都護而鎮控

屯胥鞭而積穀治烏壘以宅中判前後而別部配戊己而寓宮樓蘭斬

而怨報伊循田而威重蓋孝武經營師行則三十二年焉哀平相繼分

國制為五十五國焉應赤九之會昌葵黃初而順軌習大乘而星居漢

先鋒而風靡通舊國於六朝開磧路於萬里晶杯則寶帶偕登活潑其

渾提並至五季之衰不通私市同慶紀獻杵之年懷化授司戈之士所

鑄分號獨峰兮駝馳珠符兮是佩金印兮履襪徒以恢大度於羈縻

委遐陬以錯峙瞻則肅其民於不侵不叛析其地而我疆我理之哉

聖代明明

廟謨天授宏略神翰秘圖登天山而闢虢虎臨瀚海而裂豪獫其定準

部萬沙幕犁其庭掃其間固使者之所聞矣蠢茲二豎梟獸獍獍肉骨

生死德備恩逾郭吉受海上之辱張匡詛道旁之孤敢狠心之弗諱肆

蟻聚之未鋤率醜類以煽亂忘怙冒而干誅乃奮

天戈蕩穢平頗為鵠為鵠入自庫車一奮氣於託和鼎再號魄於鄂根

河視探囊之孔易雖亡懸而不赦長蛇遺毒困獸抗顏一鼓堂堂七隊

桓桓聘射生之駿勇奮勦威之英賢奏膚功以制勝集爪士以摧堅克

三窟以走狡，難連捷而苞亂。謀填海於黑水，忘壓卵於齊盤。玩我弩末，迫我於難。力戰戰厲，血勇誰殫。惟鄂惟特，臨陣驅捐。納公三公，雙義棄然。惟天助順，惟帝誅頑。

帝誅頑，有塞斯米，有樹斯丸。作士氣以敵愾，欽

行空望風絕影。三單臣率，兩路師整。巢覆橫奔，榛除息梗。耳疊變而仰攻，角先折而威逞。誠早獻而心傾，首來而路迴。乘齊斧而戲亂，拳麻尼而服猛。極勃律而投烽，被鎗沖而釋警。於是引鳳奏於天方，炳雲書於伊洱。邪黨器於龍泉，寫裏號與麟趾。人集和通，錢流普爾。刀佩偃月，劍橫秋水。七首雙銜，銀壺四喜。海青下韉，石蜜包匭。豆識嗜愛之文，匠鑲喉嚨之匪。表陳魯克，義字譯陀。犁克之史，既通四譯，爰建八城。首曰疏勒，參贊之庭。環列八衛，分屯四營。臨徙多以爲固，據勢築之呼。次曰依耐，新建是名。領隊治之，如古附庸。架沙梁以橫互，實咽喉之。所嬰。次三寬廣，是曰葉奇。次四和闐，水跡爰基。登山涉淵，貢玉於斯。榮輝煌之琳宇，煥照耀以豐碑。導三支以派別，撫六城之繁滋。次五永甯，不當孔道。騰鳧藻以屯開，抗鷹落以城抱。負地險以牙孽，絕根株於再。造更建置之因，時酌損益於多寡。六曰阿蘇，四達經衢。溫宿姑墨，二國遺墟。擅坑冶以資鼓鑄，則貨流於羌胡。襟二城而航五渡，則路通於舟車。次七屈茨，次八焉耆。東西並峙，接壤鎮之。惟渠犂與輪臺，處適中而。在茲。漢田官之相近，唐安西之所治。衛拉二族，向化來移。天覆地載，立盟分旗。汗暨貝子，授地有差。咸統於哈喇沙爾，俾牧於裕勒都斯。其東則導以廣安之城，開展之邑。僞夏火州，侵淫風穴。回茲錫駭，堪輿無色。歎薄人物，十不存一。壇曼決滯，煩冤拂鬱。千百餘里，以屬於哈密。其西則域以劍末之谷，竭又之民。曉曉造天，蔥嶺輪囷。岡巒福舍，種別休循。蟻絲入壁，鐵石重閣。繩索相引，懸度屬實。頭痛身熱，與死爲鄰。險阻危害，嵒岨峭嶮。馬行四十日，以極於大秦。其南則呢蟻依山，帥陰雷陽。盛夏舍凍，不若暴強。獻綺絕陁，綫天蔽光。瘴癘中人，往往而僵。登降施廢，攀援頓顛。三危鳥道，四路羊腸。棟科捷徑，天竺之疆。其北則喀克善山，折而東出。結爲凌山，嶽峯峒崕。巨水百里，眩目靡骨。騎步相持，失不容髮。雪海乍風，千軍坐沒。陰潛慘廩，樊嫗敦宰。千二百里，伊犁之域。其中則南河北河，雙直如弦。樹枝達利，流玉于闐。左右枝水，厥狀井闌。計成東注，緣磧北邊。撥換於岸，龜茲通川。敦薨溢海，連城裂田。剛齒棋累，餘

溜龍蟠。少禽多鬼，霧往雲還。星日蔽壑，冬夏涵天。渾渾泡泡，牢蘭之淵。地底流脈，壁上醜泉。乃會百泓之星海，而東爲萬古之河源。爾其鼓居尤處，桑樞柳樊。瓜廬鑿鑿，曲突當門。環鴉城之水驛，關鼠壤於山村。帶溫湯而成聚，映古塔以綴垣。亭倚長楊之樹，家臨沙棗之園。其園則有榆槐接蔭，松柏交柯。朱櫻夏綻，丹若秋多。玉竹密父，碧綴蘋婆。杏移巴旦，參種婆羅。水瓜垂枝於空谷，羌桃采擷於平阿。其園則有豌豆蠶豆，胡瓜寒瓜。菜蔬韭薤，葫蘆瓠。翠拂潭心之竹，紅分芭攬之花。簇雞冠而翹秀，壓狗尾而敲斜。若夫七日爲墟，百物交互。徵逐奇贏，奔馳婦孺。則有紅花紫鉗，黃牙白垠。蛤粉堆青，晶鹽耀素。雞舌含香，馬乳垂珠。蜜流刺草之漿，淚滴胡桐之樹。斗量金錢之幣，刀裁白疊之布。其或遠方瑣寶，犬賈高貲。復有迷迭兜網，珊瑚玻璃。齊敦摩澤，底珍阿黎。薰陸蘇合，辟邪獨活。遠乎阿月渾，骨路支。必齊答，錫蘭脂。拔蘭鹿，骨棉犀。咸梯航而入市，列闥闐而街奇。於是眾庶悅豫，榮華富新。迄吳以居，慕羶而聚。虔禮拜於祇神，立祠堂於教主。其遙正歲度大年，騎香香鼓。驚四晴突鼻，溢郭充廬。場空獸舞，匏巨鐘圓。兜離集裝，裴帕聯。九劍跳都盧緣，奏七調彈五弦。吹簫簫，擗毛員。跨高樓，歌小天。未陀釀酒，騰格分錢。得斯捷之疑，疑。顏色帔之翩，翩。當此之時，世家襲職，伯克任官。多倫戶，阿坤藝嫻，婦識蠶桑之利。農知種植之篇，估畢則亦思替非之字。測候有鳴斯納，默之編。天降時雨，地湧靈泉。精鏐在府，樂石在縣。獨樹盤櫻，舞鶴瀾瀾。盧牟亭毒，莫知其然。是博望不得侈略，於致遠翁孫不得擅美於屯田。彼唐宋之瑣瑣，更何足語於籌邊也哉。烏孫使者避席而誦曰：茂矣美矣，偉創制矣。廣矣大矣，參天地矣。今乃知丹書之賈，異白雉之讓也。玉關之通殊珠崖之棄也。然聖天子不疆彼蔥雪，同我中興。變彼朔閭，同我啟閉。易彼衣冠，同我佩璫。革彼言語，同我文字。蓋遐思旅葵，慎德之訓。深維大禹，卽敘之義。匪漸被之有待，誠憲長之所示。若乃談重鎮之措施，覘理本之至計。明農以養之，儲兵以衛之。設學校以教之，畫郡縣以莅之。建其長，立其貳，作其利，採其弊。則北路備焉。夫其爲疆域也，啟莽平鄯，澤南浮沮。表井雍莊，關土非浚。稽之山奄，鮮卑之部。通五船以爲門，披六國以爲戶。立惡都奴以爲界，聚烏禪幕以爲虞。其前則墨壘岳巒，列障四千。貢古魯克之嶺，奇喇圖魯之山。徑納喇特之險，隘延博克達之中。權鹿圍噴湧而赴，浸龍池瀉瀑



神謀制勝於三朝。以視花門之龜暴。實遲速之相遼。旣戢我戈。旣攝我麾。靡彼周道。物其土宜。假自山北。郡曰鎮西。宜禾奇嘉。二縣相比。惟守與令。各有攸司。循名考實。糾厲成規。弊六計以均職。懸四科以廉事。聞以戎衛列營。相次屹屹。會甯疏榆所治。湯湯木壘。形同釜底。望宇遠之孤懸。通眾山之徑。環託壘之畎澮。接贊皇之舊基。豈龍思之未改。訝龍興之已移。又西迫化。是建州一城。曰鞏甯。治烏魯齊。所領縣三。丞倅副之。易金滿以阜康。有迭滑之處茲。維昌吉之西達。夾二水以交歧。繚峻垣以靖遠。

迺西放乎綬來爾其中樞握憲都統建庭北極距其後戶福壽導其前
楹阿勒塔齊之水直界道乎兩城右屯八旗之勁旅左簡九鎮之雄兵
家儲犀渠之甲人服縵胡之纓浮游郊遂阡陌縱橫六道七道二堡相
并聯乎輯懷是屬中營樂全寶昌懷義宣仁星羅瞻嘖綺錯溝塹甌窰
污邪流種火耕一種貨穫百室斯盈則有野處不暇鄉校之英高鳳漂
麥承宮聽經學肄蛾術歌實鹿鳴樂詩書之藹藹習仁讓之蒸蒸至其
縱以慶綬枕以嘉德安阜扼要品河之側霜泛熬波之場戶載淘金之
籍展託里之莽賈陞奎屯之汧汧領布延圖之三旗接塔巴合於直北
建綏靖之金甯徙雅爾之雪磧而額米爾之窟窿負楚呼楚之削劣四
部環居六營齊開斯蠻陬夷落之界疆險重固之國而猶未入乎伊犁
之域也翼翼烏孫新疆之祗峻阻豁險握其肯綮外則善塔斯嶺導千
百餘山以周峙內則伊列之川匯九十餘水而橫駛廣輪所經各千餘
里陰陽既度日星斯撝拓舊築於一城登惠遠之百雉其南則河流傾
溶汪洋渺瀰長隄捍禦不墜不隳輓方舟而漕粟咸轉輪而茲機其北
則瞻德廣仁左右相倚達乎綬定馳道巡邏夾濃蔭以麗輕隱金椎而
雲起其東則惠甯熙春是角是倚眠甯遠之迎曦惜都綱之舊燬高阜
彌畔以俯瞰

貞珉照耀乎萬祺其西則塔勒奇城拱宸西靡或背山之鬼疑或面山
而吟義亂經流以深入乃達乎厘隴癸徒觀其街衢輻輳閭巷旁通卅
五爲衡二四爲縱守嚴更以啟閉譙樓聳立乎衢中臨來安而北向心
戀

關而呼嵩呵

鳳棲於天表騰星緯之熊熊升馨香於房祀咸肸蠁於宗工闡幽光於
貞孝迺厲俗而移風協南訛於宣闡首教階而明農值旱潦而祈報事
啟佑乎龍宮朝旗獵獵夜鼓鼙鼙沈沈幕府奕奕元戎武士執戟以就
伍眾司操簡以趨公廣諏咨於隊帥交翊贊而和衷察嘉肺之必立典
琛幣之恆充開磨城而講煥傾羽山以輸銅班駟駿之宛馬審般摩於
和弓莅說澤而平質劑屈景仁而肅軍容市肆儼嘉而相競貨貝隱賑
以告豐祿糈焉簞興屯是務惟熟券之番休闢新田而分布薄七里而
渠通河三條而瀆注占墳星以書年樂健兒之應募法百畝於周徹制
公田於殷助旁果樹而騰遮接魚鱗而水戽產以恆而習勤地雖廣而
非驚有郭外之受廬指河灣而沿朔已僑寄之胥忘識蓋藏之有素限

一晚以名田惠兌鉗之守成表陳地以西區陟高梁而東僊嘯奮錫之
相隨集耕田而齊赴增沃壤於春種快納總於河渡莫不聖汚萊收填
闕流時風被甘澍故得慶豐接乎膏黃荒服臻乎富庶二夢登大有之
祥三登廣
天章之句至其設兵也屹屹兩營實維駐防西安樂陽涼州莊浪六千
君子守節知方綠旗習農耕作是長關西虎士遷地能良別廿五屯六
城相望移彼索倫自黑龍江拜牲格爾風俗異馴騎射之無敵會不
數乎厥察察哈爾之駐牧奈喇木以爲驕悍畏吾而分隸馳兩翼之莫
當此皆錯處乎九城以捍衛乎河陽荷錫伯之八屯夾雙渠之決決資
雞豚之樂利繕甲矢之堅剛至厄魯之遺種滋愛馬以繁昌沙畢納爾
之後附達什達瓦之先降刊上三與下五互南山而作障其置邊衛也
大者卡倫小者布克申夜則櫟聚晝則巡或移設之無恆或常設之貴
因或添撤之視地更遷易乎冬春或非常而執禁匪過所而莫臻其外
則大宛之國布露之民蘇對之域廣山之人別三準於典屬差六品於
外臣驅羊馬而通市納寶幣而來賓卸弁服而無遠察精絲而必亟若
夫考牧詠馬政頒均齊立脫朵便繫驪駁綱驢驘駃騠調駁駘駘異
種於汗血整脩乘於屈產將以埒四駿之跡參八駿之班則有勇如意
服超閑騰慶吉效平安房祥駿步安端慶雲容與寶花滿班蓋兩龍呈
才於夏后飛黃應瑞於帝軒冠七驕而
錫號啟一笑於
天顏又汎觀於在垌察蕃阜於虞官亦牛羊之銜尾錯牟圖而羣護既
陟巖而降原復行林而瞻麓順長養於致夏禁樵蘇而滋毓檉柳前參
於河堤松栢鬱鬱於巖曲神棲僑功於上黨支連齊品於巴蜀溪泛四
葉之榮室於千歲之穀青割麥子之瓜翠剪柳葉之菊佩解鹿蔥囊盛
驚栗羊乳垂垂頭簇簇金散地丁紅攢石竹以及芡菰桂桂芥苜蓿
蓄稀茲汎萬從蒼背積勤母益母黃結黃良之屬辨阜物與聚物難悉
數而更僕復有變常徵怪焚聽駭目雪沒肝而連葩冰堅腹而燕啄雀
芋處噴而翹滋石油遇水而騰燭埽嬉紅柳之娃核注青田之縣尤齊
諸所不載計然所未錄乃縱獵者傳言黃育張翼河干鳴箭空谷辟儲
胥屬發旅躍躍除駭駭駭怪孤獼駼鹿搏羆羊蹈麋豹冠鶴鶴貫撲
胡繁餘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
風毛雨肉方鬱怒而未息肆盟利而止戮聊浪乎洲於巡行乎溝瀆搜

梵書之片石真雙烈之遺蹟考山城之古驛鏡天池之澄綠尋沙井之
詩篇訪故宮之琴木訂誤脫於種羊問舊名於禿鹿證四十八橋之跡
辨九十六種之族命馳旛而計鮮示從禽之不貽於是申憲度考禮樂
展明禮繁案附陳簠簋列罕爵舉藉於春田報功於秋稷六宗昭其秩
八蜡致其恪班浮沈與疲縣肅獻酬之交錯舉釋奠而用幣爰舞羽而
獻籥入黨庠而踐節坐里尹而申約莅校比而戒茲讀邦憲而欽若故
得人無介胃地無沙漠興三物而束修應五品而文莫揚
緝熙而民於變暢
皇風而頌聲作且夫玉盤石鉢所以紀襄美而告成也銅印鐵章所以
詔知懼而懷盈也均旄鼓尊所以誌和眾而安民也剛甲錯刀所以嘉
歸順而表誠也在昔龍堆未靖小醜縱橫瓜沙築堡張岳移營黔首效
命於魯陳之域牲畜徒迹於波羅之庭方三龍之阻遠遠六月以進征
而今日吾人經乎內咄之谷地極乎卑闐之城不閉戶以居不齋糧以
行丁壯不見烽燧之警耆老不聞鉦鼓之聲此孰得而孰失亦何回而
何貞矧移兵而無僉軍之擾節餉而有度支之贏事變而愈康天培不
可傾欽惟
十全揚武
廟算先夷利申西之怨復符乙亥之邊平獻誠終章於白練露布馳遞
乎紅旌猶且理昭虔章
德體好生
詩著西師之什
論標開惑之名弄軍俘則致美於肆夏藏靈應則用戒於佳兵而子大
夫侈崑崙之物產炫渠廣之地形聘舌人之博辯泥舊史以爭鳴此東
都主人所由與歎於知德而烏有先生復將設諸於見輕也言辭未畢
憊憤大夫睍然氣下幡然意改乃稱曰大順之積將有開而必因大同
之至雖離迷而亦親荷
聖清之煦諭默契合乎鴻鈞卿雲昭昭於綽藻繩河表瑞於清淪馴象
鑿山於思茅之境鴟鳩懷音於遼海之濱既東風之受吏又西母之來
寢誕發祥而流慶鍾運會於庚辰今甲子之已復闢帝夏與皇春如尼
西爾宛之德化如素來瑞佛之鴻仁如魯斯塔木之大勇如伊斯干達
里之威神超四洲與四主而莫得與比倫斯所以表畧一千年地招二
萬里而永戴如天覆育之



儒藏

聖人。辭賦是篇。松皆句爲注記。碑地理志家便於省覽。煌煌乎與盛京
 西藏之作。後先輝映。誠鉅製也。碑十六年。遷授禮部主事。十八年。遷
 員外郎。二十三年。掌江西道監察御史。遷江南道。踰年。奉
 命出守榆林。因病乞假。二十六年。復授榆林守。有政聲。擢延榆兵備道。
 量移。遷商未幾。致仕。歸卒。年六十。有八松。研究經術。尤精史事。生
 平嗜讀新舊唐書及唐人小說。輯唐文時。於永樂大典中得河南志圖。
 亟爲摹鈔。采集金石傳記。合以程大昌李好問之長安圖。作唐兩京城
 坊考。以爲吟詠唐賢篇什之助。唐兩京又性好鐘鼎碑碣文字。謂足
 資考證。在西域披榛剔莽。手搨漢裴岑碑。唐姜行本碑。以歸復於
 檄。煌煌得唐索勳及李氏修功德兩碑。皆向來著錄家所無者。道經水
 高。自塞外歸。文名益噪。其時海內通人遊都下者。莫不相見恨晚。於
 里。每與烏程沈荏平定張穆輩。羊炊餅置酒大嚼劇談。西北邊外地
 矣。以爲笑樂。文結。若忘乎當日身在患難中者。其志趨過人遠
 傳補注二卷。西域水道記一卷。長春真人西遊記考二卷。後漢書西域
 (續碑傳集)卷七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

沈寶麟 孫經世 陳廷颺 凌介禧 方履錢

翁心存 姚配中 徐有壬 劉宅俊

湯溪縣學教諭沈君行狀

道光二十一年，湯溪縣教諭嘉興沈君紱齋謁告將歸，湯溪人重君學行，爭挽留主講九峰書院。君去湯溪，亦無以爲家，不得已應其請，乃增設規條於制義外，課經解策論詩賦，且爲講經及小學書。君嘗主泰州書院，亦若此，其勞無異爲校官時。數年以疾卒。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其年四月，次子敷桂以縣學生祝光烈所爲事略及君所刻勸設祠倉議減釀備荒說施衣集存信錄，湯溪縣節婦譜，孝子譜示泰吉於杭州，屬爲家狀。祝生敘述翔實，君所施設皆可師法，乃不敢以不文辭，謹詮次之曰：君諱寶麟，字孔珍，紱齋其自號也。曾祖諱近仁，江蘇儀徵開官。濬河必避民墓，人咸德之。祖諱增，爲錢塘桑菰甫先生高第弟子。乾隆甲子舉人，中乙丑會試明通榜，甘肅崇信縣知縣。考諱振鵬，乾隆庚子進士，直隸豐潤縣知縣。兩世皆有惠政。豐潤

君生子二，君其長也。年十八，舉嘉慶戊午順天鄉試。道光丙戌大挑一等，改就教職。其同志友金衍宗岱峰語泰吉曰：紱齋累世循吏，其爲人精勤，亦有治縣才，乃辭避不爲，與我同，何也？然爲校官必若紱齋者，始稱職爾。戊子，選授湯溪。是時我從兄械雲壽爲武義縣教諭，平湖方垌子春佐之，兩人皆持躬謹，教士勤，於是金華士論僉謂錢方、沈爲嘉興三夫子云。我兄及子春皆遜謝曰：紱齋非可幾也。君初至湯溪，卽修灑掃職，殿庭無積塵。雨則周省，視有漏痕，則旁皇若無所措，曰：我室完而廟屋敝漏，我何衣食於此？繕完乃卽安。邑人間之，皆感奮，相率新兩廡及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四祠，並及先農神祇壇，君倡之也。尊經閣藏書殘闕者，借鈔購補，多精整。撰文廟祀事考，上稽

大清通禮諸書，以正湯溪沿習之誤。兩廡位次及釋奠儀節器數，考定惟謹。前期必變食，及祭必潔必虔。其辭職也，自謂精力衰，恐跪起或失儀，爲大不敬云。君治己甚嚴，接人甚和，待士甚恕。當官理案牘，纖微皆稽例，有問者輒縷舉曲折無遺，例所不可者以義斷之，眾莫能奪。武生葉某爲富家訟，審其枉，釋不問。富家控之府，檄縣移學。檄葉某矜。君請集兩造識之，縣不可。府又檄如



初。同僚曰。拂知府意。且得罪。君曰。忤知府不過奪我官。我終不以一官故枉人罪。府縣凡七檄。而某某卒不礙。廩生某病狂。其父得錢於待廩者。爲某請給衣頂。君廉知之。執不可。曰。爾子疾愈必悔之。固請。叱之曰。利乃能移人父子情乎。我必不可。無何某疾瘳。其父亦悔悟。縣賦地丁銀。民舊折錢以納。有定數。會銀直昂。縣將增納民錢。君勸止之。其長泰州書院時。知州議增院租以裕士。止之不可。則曰。書院者。將教士以學道愛人。爲他日臨民用。可先示以剝民自裕乎。必欲增。吾請去。議乃罷。君生平辨別義利。侃侃不苟。同類如此。乙未夏。大旱。奉檄勸分。人皆曰。沈夫子至吾邑。八年口不言錢。今者爲一邑民命計。吾儕可不力。由是樂輸者眾。凡飢民之簿籍。錢粟之斂發。期日之疏數。縣尹屬君總其成。鉤覈籌畫。民困得蘇。而君自禱雨至。施振憂勞。幾半載。遂得嗽上氣疾。鬚髮斑斑矣。有益於民生者。猶力疾勸行。不稍怠。邑士益信從之。勸設祠。會議諸書。皆次第行之。而有效者也。其書已刊行。君敘例極詳。故不具。往歲癸未。浙西大水。自泰州急歸省父墓。著省墓日記。述所見水利廢壞及野殞漂流。有足爲世鑒者。外舅崔公分巡河南。南汝光道時。爲撰南汝光水利志十卷。蓋自其少時。卽

究心郡國利弊。期有濟於世。行之湯溪者。一二端爾。所蘊未盡展。而湯溪人已厚被其惠。稱頌之不衰。祝生述其父言。爲諸生六十年。所事學師甚眾。未有若沈夫子者。卽縣志列明以來。官師數十人。不過一二人若夫子耳。其言良信。然君晚歲讀儒先書。自治益力。每嘆曰。吾自省生平。內疚實多也。所爲詩古文詞。必期實踐。不苟爲高論。嘗研究荀爽易。爲圖說。未竟。藏於家。娶山西崔氏。乾隆甲辰進士。河南南汝光道景儀女。中歲以疾。相敬數十年。子三。對薇。敷桂。應梅。皆庠生。第慶齡。力學早世。應梅爲之後。

錢泰吉撰 《甘泉鄉人稿》卷一九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師孫君之遺命。涕泣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過揚州。得識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則病嗽。轉成劇氣。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得於有司。砥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千里外。斯亦學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隨舉主入都。遂至於是。命也夫。然因舉

主議安吳包君接其言論讀其書當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之文於包君使吾名得附存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之。茲以來春定舉葬奔赴襄事用敢將吾師之未命。又曰金城侍吾師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核不得者卽告以某卷某頁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手卽得其字其精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淹洽爲他日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質吾師生平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居內者六年。泉俗好鬥訟大姓爲甚。孫氏族衆萬數漸漬身教竟爲仁里。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垂信來茲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今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誦述行治本末九詳備有要其所受于師可知也。余既感孫君自託之誠又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

系曰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惕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使者奇其文詢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浙江學政新城陳公用

光也。侍郎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艤舟咤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侯當敵荀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所著有十三經正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孝經說二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証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經八卷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惕齋經說六卷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畧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於經術者以明窮經致用之方無慮數十卷尙未成書。四書集解十二卷周易本義發明十二卷小學輯記近思錄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皆少作。惕齋制義四卷則陳君集錄家塾及課試者妻某邑某氏子某某職女子子某適某某職葬某原實某月某日。

銘曰昌黎謂衆萬之生誰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書以自見後世者大都其居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謂薄與厚者與天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卷四

皇清誥封奉直大夫四川鹽源縣知縣加六品銜重赴鹿鳴陳先生墓誌銘



今上御極之八年、湖北舉行壬午科鄉試。彭年時權督糧道、襄事外、闌場故事、揭曉次日、設鹿鳴宴、宴考官及中式諸生於巡撫署。其中式已屆周甲之年者、巡撫先期聞於朝、蒙恩晉秩、重赴鹿鳴、用彰人文之瑞、甚盛典也。蘄州陳先生與焉。先生與吾先子同歲舉於鄉、又同舉進士。彭年以年家子謁於旅館、退而歎曰、仁人也。逾年先生卒、子桂棻來請銘。按狀、先生筮仕四川、屢權新甯、青神、樂至諸縣、除鹽源縣、罷歸。其爲治、凡勸農、教士、詰姦聽訟、不求赫赫之名、而廢者舉、弊者革、民稱其慈。其在樂至、大吏幕賓戚屬有獄、語使袒之、先生曰、吾不忍欺貧民。民稱其剛。其在鹽源、盜千餘人焚掠梅邑堡、先生調土練剿捕、躬冒礮石、追至雲南大姚縣人、和場、盡殲擒之、民稱其勇。是役也、先生追賊、未遑治文書、知府先報以爲己功、先生反緣是罣吏議、民咸寃之。凡先生宦蹟所至、民皆樂爲稱道。及其去也、則餞送塞途、有哭泣罷市者。鹽源民至醵金贈行。越時既久、猶有謀爲入貲復官者。乃益歎仁德入人之深。而先生斗室著書、里居教授、不履城市。胡文忠公將以鄉兵擊賊、敘

先生功、授官不可、欲官其子弟、亦不可。其天懷澹定、又如此。吾嘗謂仁者無欲、故其動也能行其慈、行其剛勇、其靜也能守其天眞、而世故利祿不足以撓而惑之。論語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然則靜固壽之徵歟。吾謁先生、年九十有七矣、猶殷勤詢問家世、手書楹聯見遺。我朝重赴鹿鳴、若山舟、覃谿、鷗北諸老、皆近百歲、而嗜學不倦、神明不衰。先生殆其儔也。先生諱廷颺、字小坡。所著有周易本義集注十二卷、四流山人集八卷、蜀遊草一卷、學吟隨錄二卷。以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卒於家。將以某年月日葬於蘄之某鄉某原。祖某、妣某氏、父某、貢生、妣某氏、皆以先生貴。諱贈如例。配某氏、封宜人。子桂榮、庠生。道宜、增生。道奎、監生。先卒。道萱、九品銜。桂葵、貢生。孫十一人、曾孫十二人。銘曰：

九十六年、計閏逾百。例旌人瑞、況文章伯。壽考作人、髦士承澤。型典式里、用賓光國。千秋萬世、視此貞石。

黃彭年撰 《陶樓文鈔》卷七

凌少茗先生別傳

凌先生名介禧，烏程縣學諸生。凌氏世居城東之晟舍，自明以後，代有聞人。忠介公殉甲申之難，凌氏之望益著。先生少敦行誼，謹於規矩，尤留心經世之務。慕忠介公之爲人，以忠介號。若柯故，自號少茗。家貧，藉館穀以養。游廬敏肅、林文忠諸公間，均相引重。嘗謂東南水旱荐臻，由於水利不修，作東南水利略六卷。於鎮江、蘇州、松江、杭州、湖州、嘉興、太倉七府州水之來源，去委疏濬之方，蓄洩之宜，皆足履目驗。水宿山行，實事求是，不爲紙上空言。又憫故鄉田賦之重，推求唐宋田賦舊額，元明重賦之由。

列祖加恩減賦之旨，爲程安、德三縣田賦攷二卷。又輯古忠臣義士烈女絕命詩詞，爲金管扶教錄十二卷。輯古之嘉言懿行，爲敦行續錄七十二卷。以續其先人之書。耄而好學，年七十餘，露簾風鈔，終日不倦。同治元年，湖城不守，鬱鬱而卒。

陸子曰：先生負有用之志，以諸生終，論者皆惜其不遇。愚謂中興以來，前江蘇巡撫今協辦大

學士、直隸總督合肥李公，前浙江巡撫、今陝甘總督湘陰左公，奏減江浙田賦。今浙江巡撫、湘鄉楊公，江蘇巡撫豐順丁公，大興東南水利，皆採用先生之書。然則先生身雖不遇，其言則既行矣。視彼著書滿家，身名俱泯者，所得不已多乎？先生年七十餘，倦游歸里，先資政公聘主家塾，授余及弟性源讀。時余年十五，頗以好讀書，不喜時文爲先生所賞。獨念先生無當世之責，惓惓於民生利病，如不及余受。今上皇帝特達之知，竊位方面，不能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爲有負先生之教云。

陸心源撰 《儀顧堂集》卷一〇

清勅授文林郎署福建閩縣知縣方君墓志銘

君方氏諱履錢字彥聞一字朮民先世湖州德清人明初有錦衣衛指揮使覺亮者從蹕入燕遂為順天人高祖康熙間翰林檢討辰幼就婚於常州徐氏因卜居焉故今又為陽湖人而著籍大興君以嘉慶二十三年舉於鄉父永康知州諱聯聚宦二十餘年歿而家無餘貲君橐筆走燕趙充豫淮楚間道光六年大挑一等來閩署永定知縣歲餘調閩縣一載暴疾卒君善事親每晨必至牀下問安移時飯必侍側永康愛之及仕迎養母馮宜人官舍猶然愛趙氏妹曰吾無弟倚妹為弟篤於師友死生不渝博學於文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錢幣及六書九章之法梵夾之典靡不綜貫尤酷嗜金石文字少壯行萬里所至深山古剎必攜麈尾與俱遇殘趺斷碣隱隱有字必手自捫拓以歸如獲拱璧足所未到必屬所知代訪所積幾萬種多王氏金石萃編孫氏訪碑錄所未載遊伊闕居山中彌月徧搜石剎得唐以前造像題名八百餘種近嘗從室人脫簪珥質白銀五十兩購西湖僧所藏碑搨本百種比郵械至君已病竟未及啓視也詩詞外尤工駢儷文滙漢魏晉宋作者之風骨神

韻纏纏焉御風而行而陽開陰闔雲誦波詭神明矩矱動與古會趙宋以來迄明一人而已余嘗示以黃石齋先生駢體君醉心歎絕蓋其所詣若合符皆秣稊齊梁以下者也著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卷詩五卷詞一卷河內縣志三十卷武陟縣志三十卷永定縣志二十卷伊闕石刻錄六卷富衛齋碑目六卷希姓錄一卷泉譜一卷然君實不徒以文學顯初試吏持已廉任事勇其宰永定時豪胡鳳兆與族人某甲不相能殺其子刳其父棺棄深山中前令數年弗能捕君為書諭之反覆數百言遣一役持往鳳兆見書泣且詫曰鳳兆死矣會君勘事經其鄉徑出謁與前自首願歸死獄吏遂論如法南鄉民許開王殺其族幼姪而逃緝弗獲君禱於神開玉至廈門將浮海矣忽憤然歸徑抵縣解堂皇間負手蹣跚門吏有識者執之一訊而服求之古循吏傳鮮有異政若斯者也夫非忠信慈惠之格於神人而能之乎在首邑戴星出徧謁諸上官白事日昃甫返衙齋飯接賓客閱簿牘裁函札哺則鞠諸訟者以為常半載釐積獄凡五百有奇上官有所諮必盡言無隱與同寮言必誠論事必侃侃無支飾鄉人士過從必詢訪利弊所



由。其夏六月久不雨，米粟騰涌，從大府禱于山蘭若。君體素豐，數徒步烈日中，焦灼晝夜不少憩。中暘凡五日，易簣之際，猶問天雨乎，再，豈所謂為民請命，以身殉之者耶？然使天假之年，其設施豈獨止於此耶？於戲哀哉！君往與江左名流數十輩交遊，最服膺者張皋文編修。李申者，縣尹所最善者，同年生董方立。今獨李君六十餘健在，皋文年四十逝已三十年，方立年三十有三逝已九年。君昔哭之，神魂俱痛，而君年亦僅四十有二。於戲彼世俗造物忌才之說，信有之耶？韓子所謂嘲詠鬼神，挑抉草木者，固足傷造化之情耶？抑彫肝琢腎，苦役心神，於人宜易喪其生耶？雖然，天能絀其命，而不能絀其文，能院其身，而不能院其名。君之文與君之名，胥有以壽於百世矣。其脩短榮枯之數，又曷足爭乎哉？君之喪將歸，其孤踵門乞銘。余感君之相知，而悲其志之不伸也，為之銘曰：孰墨妙如淵雲，而芝蕙之遽焚。是殆諒輔之引疾，訴真宰，而哀胡不聞，噫嘻乎方君。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體仁閣大學士 贈太保翁文端公神道碑銘

皇上御極之初，褒論大學士翁公曰：守正不阿，學問淹博。未幾公薨，賜卹。又諭曰：品學純粹，守正不阿。內閣請諡，賜諡曰文端。維公歷仕

三朝，自詞臣至宰相，始遇昇平，終濟時艱，忠孝勤勞，事在國史及海內士大夫所稱述，不可殫紀。而明詔褒揚，一日守正，再曰守正，易名以端，職此之由，千秋之論定矣。公予前任安徽巡撫，同書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同爵右春坊右贊善，同錄以公將歸葬，奉行述年譜，寓書於公門下士陳禮為神道碑銘。禮再拜而書之曰：公諱心存，字二銘，號遂庵，江南常熟人。曾祖諱汝明，早卒。本生曾祖諱汝弼，祖諱謙，皆不仕。考諱咸封，官海州學正。皆贈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本生曾祖妣錢氏，祖妣王氏，前妣許氏，皆贈一品夫人。妣張氏，封太淑人。榮贈一品夫人。公七歲能屬文，人稱神童。稍長，為生員，舉人才名大震。體貌魁碩，見者知為偉人。丁學正憂，家貧，常館於外。道光二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升右春坊右中允，典福建鄉試，督廣東學政，轉左中允，直上書房，授惠郡王讀書，升侍講，典四川鄉試，督江西學政。歷左右庶子，國子監祭酒。十五年，授奉天府丞，兼督學政。公事母至孝，奏言：臣母年七十餘，不能迎侍闕外，乞解職歸養。

上意方嚮用，慰諭曰：俟汝母年八十許汝歸。公感涕赴任，於大理寺少卿，召還，復乞歸。

上曰：得人甚難，汝少留。復直上書房，授皇太子讀書。十八年，奏言：臣母年八十乞歸。許之。二十五年，丁憂，服闋，欲不出。會

同書以編修督貴州學政、召見、

上命傳諭趣公還朝。復直上書房、授皇八子讀書、再補

祭酒、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授工部左侍郎。

文宗即位、調戶部右侍郎、咸豐元年、典順天鄉試、兼署吏部右

侍郎、升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充實錄館總裁、經筵講

官。三年、廣西賊竄入湖南北、遂陷江甯、公疏陳八事、一日速合

勦、二日守江淮、三日清捻賊、四日嚴浮置、五日卹災民、六日籌

糧食、七日培元氣、八日振紀綱。

上命會同大學士、戶部統籌軍餉、又命兼管順天府事務、賊犯

天津、京師震動、公條奏守禦事、請順天府各營歸府尹管轄、又

奏京城團防法、時關東索倫兵、東三盟蒙古兵屯京城外、皆工

部順天府供給、公晝夜勞瘁、鉅細無不辦、戶部議以銀票給軍

食、公奏言不便、有旨切責、會通州捕役有搶劫者、部議革職、

居月餘、起爲吏部左侍郎、調戶部右侍郎、升兵部尚書、調吏部

尚書、復充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調戶部

尚書、八年、充上書房總師傅、授體仁閣大學士、管戶部事務、

公屢掌戶部、慎持大體、初爲侍郎、眾議蘇松漕糧改徵銀、公持

不可、事得寢、再爲侍郎、請停鑄當千、當百大錢、至是度支日匱、

公勞神焦思、至廢寢食、而言利者競進、公曰、戶部、古之司農也、

諸君盍顧名思義乎、曾有請弛鴉片煙禁者、公數於

上前爭之、而戶部尚書□□主弛禁收稅、廷臣集議、皆默然、公

正色曰、若此何以對

先帝、乃罷會、凡□□所爲拮据事、皆力止之、□□大憾、每事相

齟齬、公以足疾請假、旋請開缺、

上許之、初、戶部設官錢鋪行、鈔票積久生弊、公擇司員廉潔者

司之、□□欲傾公、奏請除奸商、遂與大獄。

上命□□治其事、遂司員下獄、欲坐以贓、而窮治無所

得、□□請命公詣刑部、當是時、大學士柏葰下獄、棄市未久、

人皆爲公危、僚友莫敢至門、公夷然曰、是欲我爲蕭望之耶、

上知公清正、釋不問、惟交部議處、補官日革職、畱任、

今上卽位、

兩宮皇太后臨朝、誅□□□□命公銷假、聽候簡用、公自陳

衰老、不堪任使、因上封奏、薦舉人材、有旨開復革職、畱任處

分、以大學士銜管工部事務、公以足疾辭、命免帶領引見、

及一切勞苦事、同治元年、

皇上讀書弘德殿、

皇太后命公授讀、使內侍扶掖出入、十一月朔、入直、遇寒疾、越

五日薨、年七十二、

皇太后、

皇上皆震悼、命醇郡王奠醊、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

卹、入祀賢良祠、先是、同書爲安徽巡撫、被劾下獄、公疾甚、有

旨出獄侍疾、及公薨、有旨俟百日後入獄、遂加恩遣戍烏

魯木齊、加恩公諸孫、曾源以舉人、賞進士一體、殿試、曾

純以候選同知卽選、曾榮以監生賞舉人、曾桂以刑部學習郎

中爲候補郎中、曾翰以舉人、賞內閣中書、先是、同辭以咸豐

六年一甲第一名及第、至是、曾源復以一甲第一名及第、海內

榮之、公所著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早年詞賦偉麗、擅名於時、

非所好也、中年研精經史、敦尚實學、嘗告陳澧曰、漢儒之學如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六

治田得米。宋儒之學如炊米爲飯。無偏重也。此公學問大旨。禮所得聞者。敢附著之。蓋

上諭所謂淹博而純粹者歟。銘曰。

維公名儒。位極台輔。

先帝所拔。以遺

聖主。維公大老。德如皋夔。

聖后所命。以爲

帝師。中更病退。保身之哲。豈惟保身。國體罔缺。中更吏議。

聖主之恩。豈惟施恩。扶持正人。公如松柏。孰伐孰竊。惟欲伐剪。

公名益顯。公如山嶽。孰撼孰傾。惟欲撼傾。益彰公名。公名隆隆。

克正克端。明詔所垂。史筆不刊。公德淵淵。惟忠惟孝。學綜羣

籍。心通大道。國恩既渥。家祚彌光。魏科高秩。子孫大昌。爰知

正人。實天所祐。刻此豐碑。示千載後。

陳澧撰《東塾集》卷五

清故文學旌德姚君傳

君諱配中。字仲虞。姓姚氏。安徽旌德人也。其先世居湖州。宋寶慶間有述虞者爲旌德教諭。子孫家焉。故爲旌德人。君穎悟絕人。用思沈摯。不怠倦。甫弱冠。已博覽經史。旁通百家言。而尤嗜易。既善毗陵張先生虞氏義。因求李氏集解。研究羣說。鄭氏最優。苦其簡畧。意推之。至形夢寐。嘗夢請業於鄭氏者。再侍鄭氏與虞氏辨論者。一。又夢吞乾父。自初九至九五。意乃豁然。客廣陵五年。成周易參象十四卷。又爲論十篇。說其通義。附於編後。予讀之。嘆爲絕業。時儀徵劉文淇孟瞻。甘泉薛傳均子。酌。丹徒汪沅芷生。江都汪穀小坡。丹徒柳興宗賓叔。子從弟世榮季懷。族子慎言孟開。以治漢學與君朝夕。皆嘆爲莫及。季懷則曰。仲虞書行於今世。自不及張先生之盛。百年後當獨爲學易者宗矣。遂爲之序。仲虞旋歸里門。至道光甲辰。予遊旌德。去廣陵。別已久。君出示定本。點竄原書。至什七八。刪說通義之十篇爲三。移冠編首。題曰周易姚氏學。而序則仍季懷之舊。其微妙詳審。益非予所能測識矣。君又以月令一編。實先王體天勤民之大經。其義一皆本於卦氣。爲月令箋三卷。繼總其要。爲月令說一卷。復合之爲周易通論月令二卷。而後



知王者一居處一舉止無非順天地陰陽消息之氣以爲生民錫福消祿者。徵引纖緯發明至理而不附會。別下已意。疏通儒先而不鑿空。則天地人呼吸關通之故。古先聖王萬物一體之誼。作易者其有憂患之旨。悉於是乎在。可謂通天地人之謂儒。足以當後王取法者矣。君又嗜琴。東南琴學有金陵常熟武林三派。而譜則皆出廣陵。君長於金陵。而遊廣陵。雜習各派。及歸里。潛心默悟。乃知傳譜多舛誤。更正世所盛習者十數曲。又自製七曲。原教說聲。上溯本始。爲琴學二卷。亦出以示予。予未習此事。惟驚賞文義瑰奇而已。君言七弦各有本數。倍數半數損益上下。旋相爲宮。以定宮商角徵羽正變清濁之位。而六十律三百六十四聲俱以和相應。凡吟猱必在角羽位。益宮爲君。商爲臣。徵爲事。角爲民。羽爲物。君臣所有事皆爲民物。故吟而上。猱而下。往復遲回。必當民物之位。予聞言不能解。請君一再鼓。君於對几設副琴。鼓至窮眇之時。則副琴弦不動而自鳴。又几案所置杯盎及櫺橘時或響應。余怪問之。君曰。各物皆有數。數同則聲應。唐書所載寺磬每無故自鳴。僧慮其不祥。萬寶常爲剋磬成痕而鳴止。蓋其磬與宮中鐘同數。鐘鼓於宮。則磬應於寺。鬼痕雖么細。而磬之得數已

與鐘異。故鳴止。乘筆者不解此義。是以載其事而不能言其故。雖寶常精察。然其數不可誣也。予考童子同類相動篇云。調琴而錯之。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又云。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有使之然者。蓋和聲之道。自古如斯。末俗失傳。故詫以爲奇。然則君真契古初者矣。君又嗜書。爲書學拾遺四千餘言。又注智果心成頌。以傳立書大幅執筆之法。又和予論書次東坡韵五言十四韵。實如親受法於晉唐諸公。掃宋氏以求謬說。而自書亦足踐其言。時流無與比者。君家貧而守堅。學優而遇蹇。吾鄉士氣恒怯。則名庠序。輒欲結納有司以爲榮而據利。前後蒞蒞之長官十數。慕君學行。求識面而卒不得。其督院學者前後亦十數。皆奇君文。而杭州學士胡敬。湖州侍郎張鱗九器君。張公奉使。當乙酉選拔期。於旌德學拔呂賢基。及謁謝。張公語呂君曰。姚生學行寧廣九學無其匹。非止冠旌德已也。吾所爲拔若者。以姚生文淡而彌育。胎息班馬。風樞中斷。無能識之者。若頗能墨裁。是可成進士。登詞垣。若歸。當益親近。請業請益。庶不至終於孤陋寡聞也。同謁者以其語告君。君一笑而已。而呂君以

詞垣歷科長馳驅主文衡。君竟困諸生。及甲辰例出貢而考貢領單之資無可籌。遂以廩膳生卒於家。張公有識有守。爲督院學者所僅見。然爲子孫求不荒之庄。遂無暇爲斯世惜人材。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悲夫。君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九。距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六年五十有三。祖士凱。國子生。邑志所載孝義君子者也。父燦。國子生。娶同邑汪氏。繼程氏。子四。長邦選。季懷之女夫也。携婦至金陵。居母家。而訓蒙於鄉。以自給。次邦道。就時武昌。漸可自植。三邦進。君使爲叔弟經珊後。僑宣城。皆汪出。季邦達。程出也。女子子二。長適同邑呂振宗。汪出。次程出者。尙幼。孫一。阿寶。女孫一。賜子。皆幼。君善病。已三四年。至甲辰六月而劇。君之弟子汪守成。季鄭。郭維演。文瀾。昕夕更番侍疾。潛備棺衾於外。前卒一日。君召季鄭。文瀾。指邦達曰。此兒賢。可向學。我死無培植者。姚氏書香。自此絕矣。語次嗚咽。不自勝。季鄭故教授文瀾家。文瀾曰。先生設不諱。弟子卽挈邦達使就學。季鄭十年內衣食紙筆考試費。弟子任之。季鄭任贖金五百。刻所著書。以其餘贖產。膳程及幼女。文瀾農家。強自給耳。季鄭赤貧。以潔已任俠爲邑人所重。竟得贖金如約。市板開雕。君教授鄉里廿餘年。從遊者多。

惟季鄭苦寒力學。頗傳君之業。荀子曰。水深則回。葉落
糞本。君當之矣。道光乙巳夏四月望。包世臣譔。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附錄

清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徐公行狀

曾祖士標貢生。誥贈奉政大夫。贈資政大夫。妣戴氏。誥贈宜人。贈夫人。

祖文心。增廣生。贈中憲大夫。誥贈資政大夫。妣閔氏。榮氏。贈恭人。誥贈夫人。

父聚奎。邑庠生。勅贈承德郎。誥贈資政大夫。妣閔氏。勅贈安人。誥贈夫人。

繼妣張氏。勅封太安人。誥封太夫人。

公諱有壬。字鈞卿。徐氏。其先有澤鴻者。唐懿宗時官兵部尚書。居浙東蕭山。二十七世祖雍夏始遷湖州盛林鎮。累傳至資政公。生子六人。公其叔也。公生而敦敏。八歲解句股術。初就傅。勤讀不倦。嘗攬族譜。得宋太學生贈秘閣修撰應鑣閤門死節事。嘆吾他日當如此。聞者駭之。資政公早卒。太安人命公依叔父儀部公居京師。凡十六年。師事刑部郎中姚君學夔。欽天監博士陳君杰。年二十二。占宛平籍。補博士弟子員。道光八年。舉順天鄉試。九年。成進士。榜發。江都汪君喜孫夜走三十里告王文簡。爲科舉得人慶。廷試三甲。以主事用。分籤戶部。旋補四川司主事。二十年。陞山西司員外郎。充則例館提調。隨和碩鄭親王。尙書賽尙阿公往福建。天津察辦事案。二十二年。轉陝西司郎中。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二十三年。授四川成綿龍茂兵備道。歷充四川文武鄉試外監試官。二十七年。署四川按察使。時咽喉滋事。公匹馬入賊巢。諭之降。而誅其渠魁。倡亂者。二十八

年。擢兩廣鹽運使。署廣東按察使。廣東俗惡。犯大辟者率以貨贖。人代死。曰頂凶。甘自誣服。斷脰不悔。公素知之。每鞠獄。肫肫然與囚對語。使自覺悟。開釋數十百人。是年冬。授四川按察使。假道歸省。以太安人年高。將乞終養。太安人不許。馳至京師。值 成皇帝升遐。今上御極。公扶服闕門面求叩謁。 梓宮蒙 召見。垂問經過各省情形。歷陳所自。陛辭赴任。由陝而蜀。蜀人聞公至。喜曰。賢使者也。是年。應 詔求直。嘗密上封事。旋擢雲南布政使。雲南運銅經費。軍興以後。他省無復津貼。京銅不起運。廠丁坐困。謀作亂。公請大府就廠制錢。以蘇民困。亂始息。咸豐元年。以曾孫生。大吏奏五世同堂。御書篤慶延齡匾額。以賜。賞銀綬有加。三年。調湖南布政使。於是賊氛大熾。烽火連湖湘。公與督撫謀使鄉大夫各力輸餉。子弟皆登陣守。賊既陷武昌。湖北巡撫遁至湖南。賊尾而至。公下教關吏。不聽入。賊攻長沙四旬。不克。退走。五年夏。丁太安人憂。歸里。六年。南國告警。浙之大吏奏請命公理湖州防務。公見城惡。亟出財修葺。又疏通南湖。浚城濠。飭長興縣竟與廣德。建平毗連。爲最衝。至是與太湖諸漢皆爲守禦備。賊犯高資。公帥民兵往援。南國告陷。又移書提督鄧紹良。責堅守廣德。毋縱賊入。八年春二月。服闋。引見。上命公往江南理糧餉。陛辭。賜御書福字。十二月。授公江蘇巡撫。下車後。虛中納言。禁絕私謁。革除關稅陋規。江南自江南陷。罷鄉試者三科。及公至。紳紳先生皆請假浙闕舉行。公不謂然。而大學士彭公已言于 上前。不得已。據實上聞。九年己未。遂有假浙闕舉行江南鄉試之舉。又慮都中糧匱。海運或



不濟、請先撥藩庫銀買米三十萬石、由海舶達京師、請於次年新漕扣抵。奉旨俞允。先是、江蘇糧稅有加成完納之例、甚至正供一石、完四五石、不能清積逋。公奏飭地方官遵定例、勿苛索、於是民困稍紓。十年二月、廣德陷於賊、遂下遂興、徑趨湖州。公聞報、亟命兵往援。及杭州陷、總兵張玉良從太湖進攻、公促速往、資以軍糧器械。比至杭州、賊見其輜、以爲張公國樑至、遂遁。事聞、時總督何桂清奏克復杭州、由布政司王有齡密授機宜、于是王擢浙江巡撫、而公交部議叙。未逾月、東壩、溧陽相繼失守。公命張玉良移師駐宜興、總督留之常州。閏三月十七日、江南大營復潰、欽差大臣和春、公率諸將退守丹陽。未幾、丹陽又陷、張公國樑死之。和春退保常州。常州兵多、且團練可用、公謂足恃、方令并力守禦、以圖再振、而總督何桂清先棄城走至潛墅關外。總督之走也、常州士民遮道乞留、至不得行、發火鎗斃數人而後出。和春公關外自經死、總督聞道出常熟。公聞、即據實奏陳。張玉良兵潰至無錫、入見公、請助守蘇州。公與諸紳謀、令屯郭外、而前巡撫許公乃釗力爲公言、杭州陷時、爲不信援兵所致、可陷其覆轍乎。公遂其言、使屯葑門。時四月十二日也。是夜張玉良潛遁。明日、公方巡城、客軍已開門納賊、急馳至營務處、集民兵巷戰、而賊突至。公厲聲叱之、賊刺公刃出於背而卒。子震翼赴池中死、妻施氏及女姪姑皆自經死。報至、嗣子震耀匍匐赴杭州、乞巡撫王公奏上有旨加恩、照巡撫例賜卹。先是、丹陽陷、常州危甚、公有兩弟前至蘇州、見公、問以事、俱不答、但抗聲曰、吾終繼武修撰公矣。請攜子女出、皆不從、遂及於難。公生嘉慶庚

申正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一。配陳氏、刑部郎中時燕女。繼配黃氏、先公卒。公爲學宗尙程朱、尤好李文貞公書、於陸王、顏李之說皆非所取。然不尙空談、宦遊所至、必訪求風土民情及山川險要、命人繪爲巨冊、以便觀覽。生平於算術最精、嘗自言、予幼而好此、乃天性所近。任郎中時、蒙成皇帝召見、垂詢諸法、一一具答。諭旨褒獎。高麗使臣及英吉利人聞而仰慕、書求教、公爲刊正其紕繆、皆悅服而去。所著有弧矢細草、割圓密率、堆垛求積術、冬至權度考、日食九服里差、校正四畢術等書。凡若干卷。於文字必求有用、不輕作。撫江蘇時、嘗自爲策問、地方利弊、元和縣學生祖詰具對數千言、公讀而善之、徧示坐客。予以鄉後進見公、公每寬予禮數。予論學多與公相近、而向人輒推許不去口。又嘗論先正行事、至湯文正、張清恪、予因進曰、以是期公。公曰、二公何可當也。若林文忠、則不敢不勉。公之素志如此、而遇非其時、卒以見危授命、而昧者猶在疑信之間、爲可哀也。公沒後、其故吏烏程張君私於遺燼中拾公骨、市薄棺以葬、遂逃歸。鄉人士聞之、多爲位以哭者。予自愧材薄、惟是文章之事、猶可以報公、乃不俟其子孫之請、略舉所聞、叙述如左。鄉後學戴望謹具狀。

徐莊愍公別傳

公徐氏諱有壬字鈞卿一字君青烏程人寄籍宛平道光八年舉人明年成進士試戶部主事授四川司游升山西司員外陝西司郎中以精核爲上官所重京察一等入對

宣廟夙知公精算術垂詢良久奏對稱

旨二十三年擢分巡四川成縣龍茂道明年署四川按察使時囑匪滋事公馳至近賊地方用紳耆爲耳目懸賞購賊不數日渠魁就擒擢廣東鹽運使明年兼權按察使清遠縣土匪戕官坐死者七百人公廉知有冤反復研詰釋無辜百餘人二十九年擢四川按察使

文廟登極詔求直言自道光以來司道恐爲督撫所忌不敢復有陳奏公密封奏事言人所不敢言遷雲南布政使滇省運銅經費自軍興以來他省不能津貼京銅遂不能起運厥下坐困將謀不軌公請就廠鑄錢以甦民困上下便之咸豐三年調湖南布政使時長沙新被兵公私交困公撫綏擘畫處之裕如旋丁內艱歸六年賊陷甯國府城湖州戒嚴浙江巡撫何桂清奏起公督辦湖郡團防屢辭不獲乃修濬城濠募勇敢守要衝誅土豪數人賊知有備不敢近

七年服闋奉

命督辦江南軍營糧臺旋擢江蘇巡撫時何某總督兩江與江蘇布政使比公遇事持正吏治稍清鎮江鈔關例由巡撫委巡道監收月餽白金千大府生日及歲時伏臘州縣各有餽遺相習百餘年公皆卻之漕米浮收之弊甚至正米一石加耗至四五石民不聊生公奏明通飭州縣照例徵收力除苛索十年三月和春圍攻金陵之師潰退保丹陽輜重盡失公飛運軍資器械以濟之既而丹陽亦潰何桂清棄常州遁賊長驅犯蘇州公激厲軍民嬰城固守移檄責詰桂清並勅其聞警倡逃誤國殃民狀未幾常州亦陷賊衆大至族弟某詢以進止叱曰存亡視城何問爲復請以家屬出亦不許城破衣冠坐堂上遂被害子震翼亦死之事聞照例賜卹予謚莊愍公耿介端方言笑不苟少就業於鄉先生姚學塽之門務爲有用之學尤精算法雖西人亦歎爲不及授成縣道時入對宣廟詢以圓明園水高於京城幾十丈又出西洋進貢奇器令指陳用法公一一奏明面諭褒美著有移民義齋算學行於世

《儀順堂集》卷一〇



劉梯堂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先生姓劉氏，諱宅俊，字愷生，號梯堂。桐城東鄉陳家洲人也。祖父斗才，皆業儒。斗才公以食教讀里中，主人數家皆連班供飯，不肯滿子，以故先生年十一尚未入小學。一日拾薪過父館窗外小立，時父爲生徒講中庸某章，先生心領神會，一一記之。次日乃特到父館窗外竊聽，父命諸生覆講，皆不能答，先生自窗外一一對之。父大驚，急出視之，乃其子也，遂抱頭大哭曰：吾誤吾兒矣。主東互聞之，相商勉力爲之，一大家某願獨任其事。先生每日三餐均到其家，先生於心未安，亦時不至，在野擇草木實食之。先生非常聰穎，自從父學，日見進益。歲餘一日父將外出，命題諸生作文，先生已悟題義，亦以意草一稿，中多空格。父回爲諸生改文畢，先生以草稿呈父，父見多空格，問其所。以先生曰：此當用某字某字，彼當用某字某字，吾均不知何寫。父一一代爲填之，乃統觀之，果皆順理成章也。自是文日大進。年十四，應學使試，即入縣學。數年食餼，父已前卒。先生教授鄉里，專以欽定四書文爲圭臬，教諸生原本經訓。道光丁酉舉人甲辰進士，廷試二甲，以知縣用。掣籤廣西，特授來賓縣知縣。歷任天河、修仁、荔浦、懷遠等縣知縣，署新甯州知州。公務之餘，得進諸生談經講藝，終日無倦容。咸豐初，以母老告終養歸田里，遂不復出。宦囊蕭然，仍以課徒自給。先生舊與吾先君善，咸豐庚申辛酉間，先生館於歐陽族人家，桂堂距吾家一二里，穆以子姪禮往見。先生曰：聞子學問甚好，一見幸甚。嚮往來余家，見穆文數篇，以爲氣力醇厚，頗近先秦兩漢。穆乃綜前數年散文一巨冊，請先生改訂。先生推獎之餘，仍以師道自執，自居

凡有不合，輒爲批抹塗改，不稍假借。又嘗以自著詩文三四冊見示，且命言其是非，不以我老稍爲迴護，情致甚殷。先生壯年曾刻詩集六卷，請序於鄉前輩方植之先生。方先生詩法極爲精嚴，於當代詩人少所許可，獨稱先生詩爲卓然見先正典刑。既爲先生序其詩，晚年以家藏刊本書其卷端，以爲深得古人超妙之境。平心而論，實在孟塗、歌堂之上。孟塗者，爲劉處士開歌堂者，爲朱學博雅，兩先生均以詩學鳴世，爲當代名公所重者也。然穆見先生在廣西諸作，奇峭瑰瑋，神采壯麗，尤深入杜韓之室。惜歸田後而方先生已謝賓客，不及見而歎賞之矣。逾年辛酉秋，里中遭水災，先生解館歸所居之德新莊。又逾年，以疾終於南灣族人某家，以手台掌，端坐不動，年近七十。喪氏長子元佐，邑廩生，年少有學行，早卒。側室氏生四子，先生破時年皆幼，不能力學。穆當日侍先生，會叩及居官時事，先生曰：吾本非吏才，幸歷任平安，公事一到即了，不取民間一錢，民情愛戴如父母，士子沾化如父師。吾雖未有出奇政蹟，於心實無愧也。今僅搜得古文一冊，凡十篇，在廣西及晚年之詩，爲其族人某撰爲己有，余屢求之，堅不肯出。他日能得，當并其古文共爲刊之。今距先生之歿已二十年，而先君棄養亦有三年矣。終年遠客海濱，不惟先生葬與未葬尙未及知，而先君亦尙浮厝於會公里祖塋之側。今不肖年近始衰矣，生平志事百無一就，念少時與先生論文解惑，相聚之時爲日雖無多，而獲益於先生甚眾。度餘年更無所進，以酬當日教導之風誼，乃追述大略爲之銘。他日有力，當刻諸石，補納先生幽宅，庶幾以表私淑之忱云。銘曰：

所學所行並與古人相映而志事終未能竟。惟遺業尙有留於
人間。論者以爲奄有六代三唐之盛。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一一

校記

①浙：當作「浙」。

②目：當作「目」。



清儒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七

譚大勳 紀慶曾 張樹 朱振采 劉淳 黃穆之 陳瑒
錢師康 莊爾保 奚疑 龐大堃 徐寶善 丁善慶 季錫時
毛嶽生 董祐誠 宗稷辰

候選教諭譚君墓誌銘 王柏心

國朝自高宗時，英儒輩出，遠承漢學，修明馬鄭之業，其高才博辨者，復馳騁七略九流，參稽綜貫，以淹洽名家者，精深鴻富，號爲極盛。大抵吳越之彥爲多，而吾楚譚君力臣，生數十年後，起穹山幽壑中，聞風嚮慕，積所研窮，遂與通才奧學相頡頏，可不謂卓然奇傑也哉！君諱大勳，字兆元，一字力臣，先世自巴東徙居長陽磨市，代以文學相繼。曾祖鏞，郡增生，祖應洙，邑附生，勉贈修職郎。考楚歲貢生，郎陽府學訓導。子二君，其長也。誕時重閨在堂，稱爲充閭之慶。甫四齡，白蓮賊起，訓導公練壯士從征，君母彭孺人攜之遷避，試以字能識，卽爲授經。十七補縣學生，旋食餼，訓導公客幕府，命君問業外祖良菴公，斬水學舍，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廷試後遂羈筆下。應京兆試，肄業太學，凡六年，同輩多騰鶩，或諷以謁要津，君謝曰：「日下人才數，吾來求廣吾學，不圖仕也。」主蔣副憲葉給諫宅，以熊映村大令，陳其山比部爲師，而友仁和龍定齋舍人，江都汪孟慈農部，定齋才雄學瞻一時，孟慈又容甫先生子也，故君之探討聞見，益渾渾無涯矣。所作復禮書，朝鮮使者索之，播其國中。比歸，居彭孺人憂，侍訓導公於郎山，講席兼治郡守幕中文字，訓導歸山，君乃遊中州，湘桂兩至，粵東爵相葉公薦主惠來講席，亦兼治高要記室。是時兩粵盜賊方起，君亦倦遊歸矣，歸而賊氛延於楚，所

在郡邑督治團練，里中推君董之，獲盜未嘗濫誅。訓導公年九秩，親見五世同堂，守令上其事，鄉人榮之。逾八年，訓導公捐館，君耄矣，哀毀如禮。邑田逆稱亂，都轉唐公以師平之，慕君名，殷勤延攬，乞君文紀戰事，勸諸石，薦主本邑書院，徧語人曰：「此經師人師也。」因主修邑乘，勸爲成書，會胡恕堂中丞走書相招，擬赴之，疾作，遂不起。君治經史，徧覽百家，獵微探蹟，以精博稱。爲駢文自東漢六代至三唐，鎔冶而出之，閱整若彥昇，休文鋒穎，則劉孝標劉子元，詩典則沖和體潔，而意遠，世之矜淵雅者，則不工詞藝，謝才藻者，又多涉孤陋，君乃兼長，並擅破小儒曲士之樊籬，蓋超然比肩大雅之林矣。顧華首含章，不得如稚存、淵如諸老輩，取巍科上第，名震遠近，持著作，照耀承明，石渠閣獨韜光斂耀，偃蹇空山，至于沒齒嗟乎，其可悲也已。君於事機尤識大體，在郎時，淮引多滯，商白大府，請搜索南旋糧艘，絕夾帶。君上書郡守，寬其禁，在高要，粵民已多剽掠，君憂之作團練論，上郡守，用其法，郡以安。吏某甲失當道意，以千金丐君緩頰，卻其金，卒爲幹旋之事，竟解。君語人曰：「受金則汗吾節矣。」然渠理直，不言，且別生事端，歸舟遇盜，其僕惟研才，盜笑曰：「公何廉也。」所著駢散文，古今體詩，讀書一得，讀詩一得，水經注刊誤，新唐書摘繆，明事類編，焦氏易林辨同，長陽志備攷，惟駢文及詩梓三之一。配楊孺人，子四，啟垣，縣學廩生，啟墉，恩貢生，啟塾，啟壁，郡增生，暨早卒，然後公數日卒。女二，皆適士族，孫四，文鏞，縣學廩生，軍功候選訓導，文鏞嗣，後文銑，文鏞曾孫二，垣，葬君祖塋側，請柏心爲銘，納諸壙。柏心惜君之輜櫜藝文而不登東觀，歷西清也。銘曰：

高文未掌乎典冊。應仕未躡乎公卿。夫孰知不我假者其浮榮而不我閱者其菁英耶。

紀思詒事略 沈圭

（碑傳集補）卷四九

黃梨州先生言。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年二十餘。與里中諸君訂交。最相親愛者。爲盛介眉朝助。所最畏服者。則紀思詒慶曾。是時孫愈愚。變邀沈金坡登瀛讀書。其家延震澤金山甫錫桂課其子。而施北研先生國祁以宿儒獎厲後生。金坡治明史。愈愚攻古文詞。介眉旁涉百家言。後專治通鑑。山甫善詩賦。工筆札。思詒則識解絕人。論古今得失。儒術純疵。口若懸河。聞者爲之色駭。茲與諸君數過從。相質證。諸君皆志銳氣盛。絕不料有世故之摧折。人事之變遷也。乃北研先生遽逝。未幾而介眉死。十年來。茲與諸君或合或離。非復昔時意興。嗚呼。孰知山甫思詒。又不一年而相繼死乎。思詒號牛庵。又號師泉。烏程人。少孤。育于祖母。天姿警敏。入歸安學。補增廣生。家貧甚。授徒自給。然不工場屋之文。又屢爲族人所累。由是大困。北游山東。五年無所遇。歸益窘。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以傷寒疾卒。思詒強記過人。雙眸炯炯。每朋儕會合。時笑語喧雜。輒起取架上書。默視俄頃。已盡數卷。多能背誦。其爲學。初頗泛覽。繼乃潛思理學。家言。然所長終在史。而明史尤深。嘗以國初修明史。諸臣多於搜采攷索上用心。未及翦裁潤色。乾隆時重修。刪改出方望溪之手。望溪於敘事雅非所長。詳略頗未得宜。因擬刪併列傳。謂議禮諸臣用漢書章句傳體。盡載入楊廷和傳。齊楚浙三黨諸小人用後漢書黨錮傳序體。撮其大略。載入東林諸君子傳。溫

體仁之黨。事皆入體仁傳。熊文燦之事。卽入楊嗣昌傳。崔呈秀魏廣微之事。卽入魏忠賢傳。而刻酷羣寫其上。壽頌閣之狀。又謂明代氣節與東漢類。東漢諸臣章疏。史不盡載。其事或見本紀。或散見他人傳中。明史敘直諫諸臣。亦當如此。土司不必立傳。可入地理志。治河諸臣。事入河渠志。邊將無赫赫顯功者。事入外國傳。如是。則篇目省而文體不破碎矣。又謂明初政事歸六部。其時六部卽宰輔。嘉靖後閣臣始以宰相自居。史臣以閣臣爲宰輔。表別以六部及都察院爲七卿表。不合一代制度。不若陳東莊合殿閣部院諸大臣作一表爲善。史記載淮陰侯與陳豨步庭語。何等神采。案牘原文。必不如是。祇是史臣善改飾耳。王之案傳直載張差供語。不爲改潤。殊非文辭行遠之道。將與元史泰定紀同譏矣。王文成傳。事功與講學雜見一篇之內。文終不純。當於本傳中詳載事功。而列其論學之旨於儒林傳序。又謂漢書不別立紀。信傳後代史官標忠義之目。而史愈下。當取忠義傳事多者入列傳。餘改爲表。列女亦爲表。表多而傳少。斯事備而文可讀。古人爲名臣作傳。敘大事不惜數千言。而小事則略。讀霍光傳可見。後代史官無識小事。一概采入。反將大事刪節。字句以爲簡。於是開世名臣。黯然無色矣。于忠肅傳了無可觀。當刪去其小事。而鋪張其大事。茲謂思詒曰。宋禮治會通河。祇是強用民力。當時國勢方盛。小民奔走惟命。故事易成。然自淮以北。運河所經之地。皆古人膏壤。鄆子藉稻。匡衡爭田。明著古籍。自運河成。而山泉皆資以濟運。小民不得灌溉。由是岱南淮北曠土彌望。重徵三吳之粟。而廢棄淮泗之田。譬以一牛易九羊。以此爲功。吾未之敢許。思詒曰。陸桴亭先生亦嘗



儒藏

言之謂以民力開河而不興西北水利不可為智。珪與思詒志同意治聚則窮日夜縱談史傳為樂思詒興頗豪酒酣以往書卷縱橫歡呼自得其累亦頗由於酒後自山東歸不復飲矣思詒恥為求知千譽之文遇知名士則走避。珪嘗與約訪一友思詒曰學與我合則往不然寧與古人相對。珪每譏其隘數與爭辯然終不改世亦竟無知思詒之人其往山東也妻子時困乏又喪其次子次子頗明慧思詒託之震澤沈退甫眉壽退甫慨然任其教養漸有知矣乃竟天歿思詒思家而歸行裝用盡冬月衣單嗚呼何其窮也長子不能讀父書餘二子皆幼遺棄古文數十首日記一冊山甫先於十四年五月卒珪將之京師聞思詒疾趨視思詒曰初頗發熱今緩矣孰知珪行而思詒遂不起斯言竟為永訣乎舊時過從之侶愈愚與金坡在里中其傷悼將更何如也。

《碑傳集補》卷四九

張介侯墓志銘 錢儀吉
武威張君諱樹字伯倫自號介侯考諱應舉涼州府學增廣生君仕封如其官。上世具余所為封君墓誌中。母張氏元駙馬高昌王之裔至明而易姓。君九齡失母讀書過目輒記文章鉅麗頃一時乾隆甲寅我世父侍講府君偕僕軍蔣公典陝西試得君驚歎目為異人時君未弱冠余年小於君君呼余相愛也。君性亢直疾惡如仇好責善朋友聞人多異君。會試歸留久貧甚而館鉅公家主人出其內人夜擄君使其戚謙讓之卒以讓去。又館戚家主人召僕饌客君怒又去之。最後南昌熊侍郎校請教其孫常錦是歲第進士入翰林充
實錄館纂修嘉慶四年己未也。辛酉散館改外選黔之玉屏自是為縣宰三十年。處己廉與人忠而剛介特立論事屹然少可亦時責善於上官守其直終身不易也。在黔時滇撫初公彭齡過縣從者索金則扶之百文敏公異焉使署遵義治盜徒黨盡文敏贈詩君和答以獎拔廉吏退語其儕曰為上官惟此最急旋以思親引疾歸數年起為蜀之屏山調署興文回本任屏山民迎於境訴署令獄有私君遽窮治發其所受金貯庫而言於行省總督先公難之緩其事署令亦訟君乃為一奏以上皆聽勸君所執持牢而訟君者無有也則遷延不決以固君會蔣代至事乃白蔣公問蜀事對曰公入境即舉劾屬吏震動然如所舉某守昧某令但侯佛耳豈為賢乎蔣公默然退又上書其狂直如此旋署大足銅梁南谿丁父艱歸再起為江西之禾新署通判臨江以上漕銀緩去官尋復開復補漕給又丁繼母憂袁氏艱歸遂不出君治事簡易而聽察持法嚴胥役惕息不敢犯所至令行禁止蜀戲儀為振法甚周而祛弊絕民乃大飽君謂余曰吾始聽訟好以數言決欲其無留也。不能夠拘與為家人語民多畏余既振民乃甚親余上下相信訟益易了縣日以無事余喟然曰介侯如君言可為民監矣君好言振事嘗主講蘭州大早書與那文毅戒遲緩戒拘方戒遣使云君著姓氏五書續黔書自定詩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五卷補輯漢皇德傳魏周生烈子以下關隴著述數十種及世本風俗通諸書葛忠武集皆已刻詩小序與三古人苑五涼舊聞素音蜀典等藏於家娶楊氏繼室何氏李氏某氏子五人延壽早卒次振鈞不疑去疾長卿孫三人南仲南季南金君以道光丁未五月丙戌病沒於西安城中。和樂巷之居振鈞等將以十月某日葬君某原期迫不及具行狀以余知君久而郵訃請銘銘

曰其文也承謂卿雲復生其志也思與李杜齊名其仕也既已登天祿侍承明忽去故吏亦自以孤行一意而思表百城其節厲其才明以濟其直故雖為流俗所曹惡而理美之莫傾退者書以沒齒揚藝苑之芳馨其藏也嗟五十年之老友悉乎君之行事而泣為斯銘

朱鏡梅孝廉傳

（續碑傳集）卷七七

朱君振采字冕玉鎮梅其號瑞州高安人相國文端公族孫也自父銘以上皆潛德篤行以文學世其家君幼穎異讀書目數行下年十八補弟子員博涉羣書相國汪文端公視學江右特器重之拔置高等稱為江西一士助以治經為通儒之學性伉直喜面折人過落第與時合至交有緩急死生以之同里何煦負傳聲會以事誣煦者親族恆懼累其前君獨率同人白其冤義聲由是播郡縣以嘉慶癸酉舉於鄉偕計入都時詞垣有慕君名者欲羅致之門下終不肯投一刺毅然自守之嚴固不以一第之得失動其心也試禮部屢報罷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之言尤汲汲治漢學嘗謂漢學之佚而可惜者莫如仲翔之易鄭康成之易與書服子慎之左傳也今易有張泉文氏義惠定宇周易述書有王西莊尚書後案孫淵如古文注疏略具梗概惟服氏左傳為絕學爰采諸書所引服氏解義彙為一編疏通證明之以訂杜解之誤名曰服氏左傳解義疏證千餘年不絕如縷之緒乃以於茲弗墜其他所著經典質疑皆讀書能得聞又著易圖問答詩微禮記故儀禮校正周官辨非駁四書釋地駁鄉黨圖考駁爾雅纂遺說文舉正天官書詳注務實事以求其是焉生平急病讓夷遇有不當理之事輒義形於色言人所不敢言雖權貴人之怒弗恤也歲辛卯江西大水民人墊溺流離屯聚會城外沙井待賑多展轉溝壑當事議欲發帑而移未決君作沙井行痛寫流亡之狀以諷當事遂即發賑災民賴以存活君遂以詩俠聞道光乙未公車北上時外洋弗靖軍興費累千萬度支告匱有京朝官某條上捐舉人奏君在某侍郎座聞之勃然奮起曰納粟拜官弊且不堪況貢士乎天下之本在民民之休戚在守與令今若以浮薄之子入貲進身廁名科目寄民社之任非獨玷辱斯文敗壞風化且無異驅狼以牧羣羊欲其不恣搏噬得乎謀利之臣不計大害其如傷國體辱民生何因上書座主相國王公鼎語甚激切有云昔先文端公

遺表上

高宗純皇帝斥言利之臣明公素推為千秋金鑑曾言利之弊有甚於捐舉人者乎納貲貢士公亦何顏坐中書矣相國以其詞嚴正也歎曰鏡梅今人中古人青史名長不在暫時一第也於是議卒得寢嗟乎士之窮經將以致用使君得行其志於國計之是非民生之利弊所措施必有大異於人者惜乎其終未嘗一日用世也家居葺九芝仙館有詩文鈔若干帙藏書逾三十萬卷於桑梓文獻特留意嘗得新建陳宏緒江城名蹟二卷謂其敘論簡當附附考證亦多所訂定惟於豫章名郡洗馬目池以及賈誼廟與家樓大安寺諸條並沿前人之誤未免失之不考爰尋舊日親閱舊事檢校載籍緝江城舊事十有五卷視名蹟記尤精核詳贗蓋其博聞強識不獨識武平侯王章為曹魏公所上故印辨口口牙碑為明代遺送外夷之往者其淹治見稱於僕微阮文達公也他雜著如豫章經籍志江西詩話道光高安志平濠事跡攷說文聯珠漢詩表說陶詩箋各種皆藏於家子航道光戊子科副車積學能文繼其家聲

贊曰余以道光乙酉入都與禮部試道出高家堰堰決於甲申大水吾閩林文忠公適起督高堰工歲事迅速民免昏墊閱時旅次有題壁詩十八首人相與傳誦諒知為江右朱孝廉作歎其留心時事才識遠出流俗斯乃有用之學非尋行數墨家估畢之士所能測其淺深涯涘也追余宦江右而君已先歸道山矣余不及交君與相質正經說然獲與君嗣明經航過從知君於桑梓利病蒿目痛心冀獲挽救往往寓之詩文中至其生平著述之富行誼之篤所以遺其澤於後昆者正未有艾也嗚呼君真江右奇士哉

劉孝長傳

（續碑傳集）卷七七

君姓劉氏諱潛字孝長天門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正太學生贈徵仕郎以隱德為里黨所重君資稟絕人於書未嘗再覽下筆不移譽萬言立就始補弟子員督學涂嶽莊先生目以國士

君皇帝西巡五臺君詣行在所獻詩五百韻

廷試拜文綺之

賜時海內士集豹尾車後者數百人才皆出君下登嘉慶癸酉揆揆



清儒碑傳集

幾生侍郎得其文大奇之環諸生曰劉君職代才也吾不遠遠甚還
朝編告公卿曰所得奇士無踰劉生者丙子舉於鄉至都名大起俾貌
玉立英辨驍駿酒酣縱論千夫卷舌諸難雜選操翰若飛諸公貴人及
四方才俊之流見者歎以為實誼蘇軾復生久之不得第鮑侍郎又歎
傷時無知己者遂放浪燕趙吳越兩河南北閒竟無所遇以大挑二等
授遠安學博不數月棄官去浮湛間里意氣稍推頹矣自乾隆嘉慶
以來學士大夫為文章斤斤持繩尺章句尙不若是則詆為大悖於
古君睨而笑之謂無得於心者可無言有得於心者揆之事理而皆中
然後形為言焉當以氣為主氣之積而大者充宇宙高者抗星辰雄傑
而迅疾者驅風霆躡河海若龍虎騰蹕鬼神之不可端倪也不當規規
如循牆而墨守者然故其所為文以意為起止馳騁變化而不失法度
要之其氣獨盛世無能敵之者於詩亦然剗除塗澤靡曼之習一反之
正始神駿超逸往往似曹植李白君於詞藝最敏才識又最高無羣思
沈吟之苦然非奇偉振俗者即斬去不存其刻意自卓立如此慷慨懷
大略通知古今時變之異談天下事發衮不不休必度世所可行與行之
有濟者不肯為高言奇論以聳動一切時一二盛名之士扼腕談經濟
君曰治道有其本得其本則萬事理諸所言皆末務也性豪邁不屑小
節然其事親孝取與介交遊信無賢愚皆禮就之晚節益積誠敬躬躬
如畏語及君父則肅然動容終身於人物無所藏否識者服其盛兩江
制府汚陽陸公及楚方伯遵義唐公最重君皆折節事之所謂論議必采
行君亦喜曰藉二公以濟世勝自為多矣陸公嘗謂柏心曰孝長之才
足冠一時後柏心自都下還陸公迎問曰所見士有孝長比乎對曰未
也公義言不妄唐公梓君集自序之曰孝長非文士蓋命世才也惜不
得用云君與時輩論詩獨心折大竹王大令魯之魯之歿君忽忽不樂
今年移舊告柏心約以九月會鄂墻至期而君卒年五十有九著有雲
中詩文集及辛儂長短句三十閱子偉華國子生能以文行世其家孫
二君嘗弟畜柏心所以規訓之者甚至悲良友之逝又悼君負奇才而
不遇也采其行事為之傳

者終閤之抑獨何哉抑獨何哉。

（續碑傳集卷七八）

五友傳

黃穆之字賓子一字雲生以廩貢生入貴為訓導試用省垣遇事輒以
身任之為制府陶文毅公所知道光辛卯壬辰閒三吳歲不登穀價騰
涌民艱於食方奉檄楚北采買未及行而病歿於金陵寓舍制府深惜
之年四十有五

陳琢字聘侯一字恬生進士詩庭子進士以學行者於時為潛研入室
弟子恬生濡染庭訓年十七而孤忍飢誦經為童子師以自給撫三弟
俱入邑學仲叔又早世為存卹其子精於書數之學自署六九學人祁
春圃尚書毛伯雨張小浦兩侍郎先後視學江蘇試經學為通省之冠
以國士目之道光甲辰徐辛庵侍郎典試江南開中菟幽索逸所錄皆
績學士君與侍郎有舊論者不以為私蓋鍼芥之合非干諸諮訪而得
者所著有說文引經攷春秋歲里算例說文舉例皆精深闕達發人所
未發其餘未成書尚多卒年五十九

毛嶽生字生甫一字蘭生寶山籍家嘉定官四川簡州死難祀昭忠祠
名大瀛者其祖也以蔭例襲雲騎尉不就改諸生少穎敏意氣凌轍儕
輩長乃博綜經史聲音訓詁名物象數天文輿地靡不宣究詩文剗削
生峭不隨人俯仰嘗慨元史虛雜別撰紀傳志表於一代典章文獻尤
辨析賅博書成當不減范蔚宗後漢書惜未竟僅成后妃公主傳十應
行省試志氣不少挫家貧佐人述撰藉甘旨以養公卿皆折節與交常
事造廬請謁以道相契結言不及私有休復居詩文集十二卷卒年五
十一

錢師康字鄭卿號竹孫一字筠生祖少詹事大昕世所謂竹汀先生者
也父東塾侯選訓導嘉定言文章學問必推錢氏故自少孜孜力學惟
恐不及甫冠為少宰督學文公甯所激賞薦選拔

廷試入都文譽雖起前人謂九齡文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殆其近之由
武英殿校書敎官祁門教諭掩關卻軌攻苦如諸生旋得溼疾殆夢
遊古剎見羣者僧衣冠方熟睡狀與已酷似旁有人喟曰是兒臥三十
餘年今當醒矣果不起年三十有四

莊爾保字桐卿一字桐生金華縣知縣東來子性坦適敝衣冠終歲不
易與人交煦煦偶詣之牽裾不欲別至聲氣勢利之友則置弗通也其



於詩文視若性命選嘉定詩鈔兩集謂欲見作者之長不得限篇什之多寡欲窮體裁之變不得立宋唐之門戶開發幽隱此事大難以故悉心甄綜去取靡不精賞黃檗父主簿爲刊行之讀書之暇精究醫理知好招之輒往中年後時病亦不能自療也平居工愁憂怨之色見於眉宇或以此傷其生耶

恩貢生年五十有六

顧邱生曰嘉慶壬申之歲邑中有七生國之繪其記則錢同人孝廉所作七生者余忝居首諸君以次遞亞時舉文酒之會講論切磋各思出所長以自見越十餘年筠生卒於官不數年雲生繼之又數年蘭生沒上年恬生桐生相繼下世今茲存者惟恒生與余追溯舊遊音容如昨山邱零落之感豈止車過腹痛已哉爲敘次其傳蓋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續碑傳集》卷七九

奚疑傳 周農王通陳長鳳 龍南華

奚疑字子復烏程布衣家世業酒居湖州城南知稼橋橋西有樓臨水南窗見道場金蓋諸山列若屏障碧湖千頃在其左乾隆初錢塘厲太鴻徵士於此樓納妾朱氏字月上樊榭集中所謂鮑氏紉樓也子復居之署曰月上樓後於樓外種榆十餘樹數年與樓齊改署曰榆蔭樓樓上書聲琅琅然樓下餅博奕盤疊然工詩能畫喜賓客四方名士至湖州者子復延之樓上設筆硯具酒脯流連歌詠窮日夜不厭然通而能介與人交皆如其分武進湯貞懿公爲湖州副將遇無事時命老兵抱一琴徑出南門登樓布席撫琴而彈開化戴簡格公乘扁舟來居樓上三日不謁一客而去人問之曰得見子復足矣其爲當時愛敬如此晚歲務爲長者城南諸鄉皆化之遇有爭訟詣子復訴之一言解去年八十四卒稱榆樓先生咸豐庚申二月樓燬於兵火

周農字七橋亦烏程布衣子復之友受性孤介終身不娶隨身一鐵瓢一鐵簍自署鐵瓢道人書梅奇逸涉筆自喜曰冬心先生惜未見此詩極幽峭如坐修篁間風生月出聞寒泉淙淙然年四十餘卒子復葬之道場山下明高士孫太初墓側以鐵瓢殉

王漁字二樵子復中表弟烏程監生積梅師周農奇逸不如而能隱秀亦工爲詩所居去榆蔭樓百步曰小竹里館隱居讀書不問外事年逾八十稱城南二老

陳長瑞字稚君歸安人府學拔貢生其父山阿與子復交稚君居京師十餘年讀書求友盡識四方賢雋卒無所遇而歸叔事子復博學雅游收藏金石書畫甚富熟於湖州掌故

國初已來諸老先遺文軼事志書所不載者稚君記之甚詳子復比之楊鳳苞嚴元照鳳苞字秋室元照字九龍嘉道間方聞之士也曰六十年中見此三人者有借隱堂詩文集書谿漁父詞同治元年五月城陷湖州稚君死之年五十二事聞照于總例

賜卹施氏曰余年十八謁奚先生於樓上先生已八十矣改定余詩呼曰小友陳先生晚年貧甚且無子然清游閒詠未嘗有戚戚之色性善諧謔文酒之會時出一語舉坐絕倒湖之人至今道兩先生風流也

《續碑傳集》卷七八

龐先生墓表 孫友言

道光之季常熟有經師曰子方龐先生以舉人官終國子監學錄而以子鍾璽貴

贈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其卒也宰相翁文端公爲之銘同治戊辰衣言重至京師侍郎以狀及文端公之銘來屬爲表於墓上以衣言與侍郎甲辰鄉試同榜也先生自祖父以來以治經世其家至先生益能博通諸經既舉鄉試久不第進士故於經益明諸經皆有論著晚年乃獨專心說文其於音韻之說尤自喜也先生之言音韻曰不明等韻不可以讀書不明古韻不可以讀古書古音自崑山顧氏以經典用韻合之說文諧聲分鄭庠六部爲十其義始明婺源江氏演之而加密江以傳休甯戴氏戴氏以傳金壇段氏授受相承源流一貫若曲阜孔氏若高郵王氏皆有所發明而諸家分部互有出入者以入聲配隸無準耳入聲有正紐有反紐今音多從正紐古音多從反紐戴氏聲類表作於段氏音均表之後實足糾段之失集諸家之大成惟今音古音相開錯出猝難了晰猶爲未成之書故用王氏說別出緝盡爲十八部第一部歌戈麻分支齊佳第二部魚虞模分麻其入鐸陌昔分藥養麥錫皆喉音第三部蒸登分耕第四部之哈分皆灰尤其入職德分屋麥第五部東冬鍾江第六部尤侯幽分虞蕭宵肴豪其入屋沃燭覺分錫第七部陽唐耕第八部蕭宵肴豪其入藥分鐸屋沃燭覺分錫第九部耕清青分庚第十部支佳分齊其入麥錫分昔鼻韻第十一部眞諄臻文殷魂

痕先分刪山仙第十二部脂微齊皆灰分哈祭其入質術櫛物迄沒點屑分華薛第十三部元寒桓刪山仙分先第十四部祭泰夬廢分齊怪其入月曷末華薛分點屑皆舌齒音第十五部侵覃添咸凡分鹽第十部六部緝合帖洽之分葉第十七部談鹽銜嚴第十八部蓋葉狎業分帖皆唇音祭無平上聲緝蓋無平上去聲陽類陰類各九部陽奇陰偶兩兩相配一從陸氏法言所定爲正紐一從顧江戴王氏所定爲反紐其轉音之法有五一正轉同部者是也一遞轉同音者是也一對轉同入者是也一旁轉相比及相生者是也一雙聲同母者是也先生又謂欲明古音必先究唐韻乃可定其分合因取徐氏鉉所引孫緬音切參以徐氏錯之篆韻諸按部排纂爲唐韻輯略五卷備考一卷又以說文正字按部排纂以聲相統而別出其流變之字爲形聲輯略一卷備考一卷又以說文諸聲經典用韻合之唐韻按部排纂以紐相承而表出其分收之字別收之字爲古音輯略三卷備考一卷其論等韻則謂字母三十六爲天地自然之音不可增減不可移易取切韻指掌圖四聲等韻集韻五音集韻及玉篇篇海之字按紐排纂附注切音爲總圖以提其綱爲略例以舉其凡爲備考以覆其實又推之玉篇廣韻皇極經世之論音以暢其說又推之天竺西番藏經十二家之譯字以盡其變爲等韻輯略三卷凡先生所爲音韻之說如此嗚呼何其博耶蓋文字訓詁之學至於今日可謂極繁而其互相是非各爲一說者訖未嘗有定論諸聲之說又文字之一端然自顧氏首言古韻十部其後江段氏遞衍爲十三部十七部至王氏又廣爲二十一部而同時莊氏述祖張氏惠言又有十九部二十部之說近時學人乃有推廣爲二十三部二十六部者則其說蓋亦有所未定然世之論者以謂後人之說未必能越前人之範圍而遞致其精前人誠有所未備也亦如今日說經家言第廣存之以俟後人之自擇焉可矣先生音韻之學其用功之久至於如此後世言古韻者不可以不知之而其書之多世或不能盡見故特撮其大指表而著之庶後之人有所考焉惜乎子之薄陋不足以知先生之書也先生諱大堃亦字厚甫侍郎今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世家及宅行義具於文端之誌者不復書同治九年五月表

（續碑傳集）卷七三

翰林院編修前山西道監察御史廉峰徐君墓志銘 彭邦彥

自古宗法不行於世一姓之子同居一鄉慶弔不相聞有無不通遇諸塗若弗相識者比比也矧其去而之他邦者乎觀於吾友廉峰而一本之愛油然而生矣君姓徐氏諱寶善廉峰其號也徐之族望於安徽之歙縣所居曰徐村徐村之徐大宗曰皇呈析而爲朱方君系出朱方而祖皇呈者也上世自歙遷居吳之崑山伴山橋七傳至健庵尙書是爲君之高祖尙書之後又徙無錫三傳至君之本生考曰閻齋先生諱錄慶以乾隆丙午舉人知湖北蘄州事方先生試吏時皇呈之族斗垣先生諱午由乾隆甲午舉人仕至吾江右吳城同知罷官僑寓於漢陽與閻齋先生序譜誼爲兄弟行久之情益密斗垣先生無子因昭穆相當遂以君爲嗣故君爲歙人幼而穎異且勤於學閻齋先生雖入官家故貧常以冬日負喧讀書斗垣先生見而器之先生性慷慨於資財無少靳自君嗣後恆縱之遊從師於千里外年甫弱冠即令入都徧交海內士大夫君益自刻勵暇則訪求天下事見聞日廣遂以嘉慶戊寅舉京兆試又二年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丙戌散館授職編修壬辰進山西道監察御史旋復原官又六年而卒故以編修終此君服官之始末也君篤於天倫徐故大族兩家子姓雖疏遠者悉推先人之愛周卹之曾其皇呈宗祠增祀產數逾鉅萬子其過豐君歎歎而言曰是皆先君子所留遺且有成命其敢因以爲利耶嗚呼此可知君之善繼志矣當官以經世爲務嘗謂州縣於民爲最親道府於州縣爲最近二者得人大吏特受其成耳然非嚴禁請託則不肯者得以優容非明定陋規即能事者亦多所顧慮比官侍御甫十日即具二疏以上陋規事下直隸督臣嚴議雖未行議者知其務爲實用杜請託事上命指實君雅不欲以言語中人遂自引咎坐是仍回原任然近歲以來頗有舉發私書者然後知君所見非虛語也於書無所不讀尤熟於諸史所著五代史記樂府已刊行好吟詠初學選體兢兢守其繩墨後乃肆力於少陵昌黎兩家卓然有以自立少工舉子業每試若有可操券者予嘗戲之曰觀君通籍後贈登若愚恐科名亦非命中所有直君所爲文有以奪之且君亦笑以爲然後以甲午典試浙江所取多知名士凡遺卷必挾其疵類所在故有被黜而後獲售者來則投門下以爲得力於指斥者多也歿之前三月奉命分校禮闈時雖已臥病猶可力疾從事君恐精力少差或致屈抑毅然以病辭免蓋生平遇事之不苟如此喜交遊無貴賤咸相接亟人之



儒藏

雖初不計及有無。都門宦南坊壽佛寺歲於冬春開施粥五月。為前光祿卿范叔度先生所創始。後因力乏止。君即踵行之。所存活者無算。君歿後。子為縣此善緣。其規條井井。皆君所手定者也。君以乾隆庚戌五月十五日。子時生。以道光戊戌閏四月二十九日。戌時歿。配陶氏。先君十二年卒。子三人。長志遠。次志恭。陶宜人生。三志德。側室周出也。孫三。永齡。繩武。憶君為諸生時。即定交於子。每與論詩古文及當世事。所見無弗合者。子長於君九歲。君以兄事子。子亦弟視之。蓋廿餘年如一日耳。其釋葬也。諸孤以銘幽之文。請義不當辭。乃為之銘曰。聞通顯主水滿歸源。靈鍾兩地生此英賢。其學則豐。其遇何奇。其境雖順。其心則鬱。年未及艾。官僅儒臣。斯才泯歿。乃世之屯。隆隆者汗九尤者柏。考是幽宮。以昌祖德。

《續碑傳集》卷一八

丁君墓誌銘 自題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自少而好惡欣戚。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恩階為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為

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

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

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為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為廣西

學政。君雖閭閻。自教無所希異。

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為篤學。曹文正公舉君以對。

天子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道。以為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漸米必潔。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為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饌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平。則長跪引咎。既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置。所欲立應。室無纖塵。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宦遊餘財。為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贖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珪。謫官遠戍。君又傾其前產以贖。

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大地間更有何事也。母歿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圍攻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封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封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尚何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恭武社。使諸生與眾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敘加三品銜。論者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為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樹堂坑莊山之陽。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

封恭人晉淑人。

妾廖氏生子驥。女六人。孫四人。焯。煊。煒。皆驥出。煥復出為嗣。後女驥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陽。感應之說。嘗為學生徒翼。翼無敢欺。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不斯不翼。不揭已以為崇。公以校士。毅以即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敢。羣蒙皆以仁孝為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續碑傳集》卷一八

季松耘先生傳 葉和仁

同治元年二月。松耘季先生卒於海虞之李市。初。先生長子毓通才。而天獨仲子守敬。持門戶。咸豐十年八月。守敬死。寇難先生。詒子書曰。不幸在賊境。無所得食。老妻孀婦。日抱孤孫涕泣。以是菽茲者。終何所託也。子未及報。而先生逝矣。悲夫。先生姓季氏。諱錫時。字範卿。世為太倉人。曾祖龍益。州學生。祖應麟。國學生。考坊字昂千。生二子。長即先生。自為諸生時。獨嗜書。家事一不營。省輒以束修所入購書。尤喜觀唐宋以下及近世文集。其為文一宗歸太僕。而盛推同邑馮仲廉先生為近代作手。嘗受業李養一先生之門。與海虞趙允懷。邵淵耀。以文字相切劘。故其業益工。自弱冠。授徒海虞。海虞人爭延致之。其碑版傳記。出先生手者居多。吾里瞿氏。蓄宋本書數千卷。聘先生撰書目。書成。刊板。未竣而遭亂。遂避地於李市。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嘗館石墩顧氏縣。

吏索遺稅急主人亡攝先生局之公廨邑人大譁令恐欲釋之或謂先生勿出藉索縣令金先生不聽令懸酒謝因飲竭歡而罷州行鄉飲酒禮舉先生為賓峻卻之其介如此先生論文嚴子以所為文是正先生輒見許可嘗謂予曰異日君必為我作傳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他人他無所好惟以書為性命而已故擬其匡略而為之傳不敢有所緣飾以誣故人也著有松耘文稿百餘首予為度藏之

《續碑傳集》卷七九

毛生甫墓志銘

嗚呼生甫既沒之後四年予乃能執筆而銘其墓君毛氏名繼生字生甫先世居太倉之寶山既而遷諸嘉定君名字在天下其先世次系詳見所自為文及他人所著君少即幼學每務博覽既而講於當世賢碩乃益篤志道古祖大瀛夙以文詞名父際盛從同里錢詹事受訓誥小學君皆不及授廼起自奮慨然為世聞人家境屯困屢出遊以資兩世之養生甫所為詩凌厲側出獨蹈險境卒能返於大道文則根本經術澤以義法不欲因襲陳軌嗚呼豈非古所謂豪傑特起之士者與君以前輩嘗病元史尤漏見詹事所為殘稿因加補輯纂錄異冊數十種未已奔走道路年又限之卒未克底於成此古窮悴有志之士所為無窮而自悼者也君自處艱厄能以力所及者救人於經書不甚治然每出所見輒超然俗解之外外貌疏略而內實沈細武進李大令兆洛以為三反李蓋實與君為深知者君先世於子家有交其問業於惜抱先生之門也椿實介之以往後又最為兩淮都轉運使盤所知故每自云生平於姚氏為厚昔屢戲言各以身後相屬予衰病無文故當累君執筆而不幸反是此子所以臨紙屢悲而不能終竟也君既有成言又君舅氏朱君鳳南以書來請乃不果辭君娶陳氏子三人次元之尤穎悟蚤殤存者曰企之孫一端君卒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日年五十一冬葬於嘉定雲字圩彭門祖塋其葬也實賴友朋之力銘曰嗚呼生甫學胡為才胡異少妙鄉曲之譽而長甌其四方之志孤衷激致畢世顛頓惟其著述皓首文字此則生平微尚所託庶幾可徵諸來視也

《續碑傳集》卷七七

董君方立傳

不才而長年不如才而短命然乎哉生固無可食也才亦何所利也造

物者重此而輕彼邪才而長年者地上何不乏也曰造物烏知才自毒耳是必甘為不才而後可邪董子方立予從母之子從母嫁未逾年而寡無子方立以猶子嗣焉幼穎異殊於常兒未弱冠已與兄子誦騰蹕士林為儕輩冠冕肅慶辛未歲予宰鳳臺方立與其師陸聘君勛文赴陝西遂出鳳臺止之宿因留旬餘是歲予始識方立纔二十有一年耳進止疑然不強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予素通脫加以肺腑傾倒發言或偏宕方立意似不懌予戲解之曰弟毋然老兄無似霍霍失所據不意眼中英物乃在中表他時提挈枯骸當屬吾弟此時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不徒侍一日之長忘其謬陋亦冀他時下筆易於為渾沌施面目耳斯言如昨偏其反而奈何乎哉方立負經世才衣食奔走足迹半天下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弊采覽所及歷歷識之不忘少時喜為沈博絕麗之文稍長更肆力於律歷數理與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譚述亦益富平居於世俗事絕無所嗜特善深沈之思書之號鉤棘難讀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為出新意闢隱曲補弊漏專門名家殫數十年之力而探索之者方立晨夕聞已突過之然其志意欲有所施於世特以偏曲一節亦儒者所不遺隨所見而了之未嘗以自矜異也董故世胃值中否又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屢進屢蹶僅一得解三試禮部輒見擯意不能無拂鬱又所治書皆隱微深微之書讀之疲神而方立樂之不厭雖精慧倍人然用之無節耗竭不覺以明自銷以香自燒此尤老父所為痛哭於龔生者也所著書曰割圖連比例術圖解三卷精圖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水經注圖說殘葉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南石詞一卷文乙集二卷方君彥問序而刻之矣今予就復盡其遺書刊之吾鄉自荆川唐先生以來世有通經致用之士迄今而少衰方立之生謂造物者當有意於是方立之歿也鄉邦耆舊無識與不識無不嗒焉如有所失者嗚呼造物者果無意乎方立諱祐誠陽湖縣人嘉慶戊寅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今名生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三娶楊氏子二長曰念貽方立卒時甫五歲季曰孝貽方立卒乃生子誦名基誦嘉慶丁丑科進士今官戶部郎視方立至友愛學相亞也綜敏百之方立所欲施於用者將在子誦則方立不死也

《續碑傳集》卷七二

詰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崇祀鄉賢
南宗先生墓誌銘 王柏心

宋以來言學術者屢變矣。陽明子起倡良知之旨其於道也由簡易趨高明卓然稱大儒之先覺與閩學殊塗而同歸再傳稍稍歧矣念臺劉子約之以實踐益與閩學相輔又越百有餘年漢學大興眞儒益少會稽宗瀚甫先生乃合王劉之旨而一之體忠孝脩仁義推之於外肫然也秩然也昌越學以翼閩學見者始而疑繼而詆終且翕然信宗先生沒識與不識皆嘆曰正學淪矣嗟乎其可痛惜也哉先生諱稷辰字瀚甫其先自淮來遷晉祖達時贈通奉大夫有子二長聖垣所謂雷州公者也次聖堂卽先生祖庠生客遊卒南粵考嘉慶己巳進士仕終湖南零陵縣知縣多善政邑人以入方志名宦傳祀之范張祠最後先生疏言孝行請於朝建坊曰孝子兩世皆以先生貴與助賑獎敘晉贈通奉大夫妣王太夫人晉贈夫人又以捐膳田助義塾得聞於朝建坊曰慈惠先生性超悟絕人幼時家極貧通奉公旅食服官不違課皆太夫人授之經比就熟淹貫羣籍下筆如駛騁奮迅不得休隸弟子籍久居湖湘爲朱張二子及陽明講道地卽慨然有志聖賢之學與楊大章蕭明善結社用道義節行相劇切無何通奉卒官公累山積先生百計補苴官道以清坐是困不能歸奉太夫人備永州十餘年登道光辛巳賢書連上春官不第主虎溪濂溪講席以佐戶養己丑援例入內閣始藉祿入迎太夫人就養都中己亥補官考取軍機章京轉起居注主事再轉戶部山東司員外郎考取御史記名丁內艱歸除服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入直樞垣咸豐元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乞病歸假滿還京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權戶兵二

科給事中兼署湖廣道監察御史充順天鄉關監試調掌山西道截取繁缺知府記名補利科給事中奏陳錢法召見奉硃筆派赴東河差委河帥奏留以河工道員補用權運河道同治元年賞加鹽運使銜入覲奉上諭准其實授在大清河工次督率芟捷竹勞勛過甚六年遂引疾歸冬十一月朔子時卒於里第年七十有六先生起孤貧力學進用稍晚然所踐地望清要直鳳池樞廷文翰敏贍同時碩彥斂手交推居霜臺言論引大體切時務薦引文武奇傑之士助賊寇難至核實效以矯浮靡獎忠烈以激偷懦意尤拳篤惜乎遲暮登朝數歷既久精力益耗整舟遽廢未竟其用然潔清鯁亮識者許其不負所學事親孝友于女兄弟宗姻之黨有窮困孤嫠待先生而後衣食聘娶鄉人士海內交游故人子弟有緩急傾身營贖力不足亦大聲助將伯必期其得濟而後已所至遇名儒忠節遺蹟力爲表章恐後以扶明教自任先生爲學探之六經證之儒先驗之身心不自炫標表裏設誠雖飢寒坎壈學道之心未嘗一念輟好與朋輩門人推析講明始在湖南後在都門鄉國其所折衷皆仰紹王劉之學融會調總實求有得於身心不至抵牾閩學絕口不言老釋恆閱人心日濟志節頗嚴馴至亂萌踵起妖妄橫行推原其故皆由學術歧雜實釀之故亟欲挽回陷溺使各悟良知以躬行爲倡而反之正嗟乎先生之於道可謂窺大源而謹末流者其爲文章專宣洩胸中所積洗滌滂沛卷舒回薄而析理造微六通四解攄然曲當於人心雖世之工於言者無以加也著躬恥集五十二卷四書體味錄二十卷原配將淑人繼配王淑人又繼張淑人篋室張安人萬恭人子德熊庠生有雋才



早卒。其同懷兄弟四均幼殤。皆蔣淑人出。能徵萬恭人出。能達張安人出。能尊張淑人出。女五。長適同邑王加敏。二品銜。湖南補用道。次適錢塘汪以寬。山東候補縣丞。三適同邑施煥。東河候補通判。四適仁和汪恂。候補縣丞。五適青田端木百祿。拔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皆蔣淑人出。先生卒後。葬禹陵旁。之後山。其邑人以先生明德。舉聞於朝。崇祀鄉賢祠。先生執友多老於文學者。孤幼不能遠徵銘。城之文。其婿王觀察謂柏心亦先生友也。持狀代爲請銘。不敢辭。銘曰。

去聖遠兮。挺大儒王劉興兮。越學出京。二賢之遺風兮。通其旨而歸諸一。與新安無歧途兮。兢兢又防其流失。嗚呼。其身雖沒。其書尙存兮。方將揭越學而懸諸滄海之日。

（碑傳集補）卷一七

校記

①高高祖：似衍一「高」字。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

田寶臣 吳廷棟 丁晏 魏源 汪穀

田少泉墓表 李聯珠

自高郵賈禮耕田開揚郡經學之先與其邑李孝臣王懷祖伯申引之父子及興化任子田大椿顧文子九苞江都汪容甫寶應劉端臨甘泉焦理堂俱蔚起一時各成盛業而儀徵阮太傅且出而膺稽古之榮以經訓衣被天下又享年永而退居於鄉久今距其歿不及二十年芬澤薰灌之遺豈遂云歟余於丁巳夏按臨茲郡先試古學卽物色於其間乃見詞賦之才甲全吳而經解殊負余望意者名山之業率不肯輕售於有司而其爲余得者猶陽晝之所謂陽鱉而非魴魋時余需筆札之助試畢竊書所賞四人姓名以示提調官許君緣仲問以孰愈將致其一於幕中緣仲泰州牧也獨知泰州田君見余書列卽以田君應余遂招之來然田君初未嘗試古學也余特以其時藝知之緣仲亦特以其書院課藝屢試高等知之田君爲人介然自守又深自斂藏雖與晨夕不聞吐所蘊及余試他郡與偕每試題出余論書理及詁題義法惟田君稔知且所見往往出余上聞以其擬作示余洞中綏要自余並世論四書藝無能望塵於南昌鄧覺亭師者田君殆庶幾乎余習爲詩幕中多和余惟田君精雅於是又以田君爲詩人而與論詩時幕中才推黃鶴樓郭友松鶴樓熟史事以駢文名而其體諧俗友松雜習經籍百家九流之言皆能強記而汎濫無歸至於講經則羣然黷昧卽條眾說亦迄無所折衷惟田君確有心得每析一義輒屈座人不放出一語而尤貫通於許氏說文余叩

所撰述其言嘗有小學駢支之作急索一觀則以未行篋對及其返里屬爲余攜來乃重晤則又以草本漫漶且未卒業不敢獻而第貽余以魏甯生所著駢雅訓纂其間載田君論證數條其義皆前人所未發於是益悵小學駢支之不我示也一日與論陳碩甫毛詩傳疏至所解大東詩之牽牛余謂陳說非是作牽牛辨以示之田君大悅謂多年積疑得此豁然以釋爲之跋而錄副墨去言欲節載於其書中迨歲戊午余屆瓜代主賓分手不相聞者一年其子鳳聲旋訪余於吳門儼然憂服乃知田君卽於戊午十月下世葬已隔年余適緝人事鳳聲持父詩集及小學駢支乞訂而不肯久留駢支凡八卷奧密非可猝覽遂不及訂而歸之嚴其旨趣蓋以參校訓纂之書而別有疑輒沈思而析其義以於訓纂不涉故自爲書曰駢支者繫於駢雅曰小學駢支者駢雅在欽定四庫書目錄小學類也其書以說文爲主爾雅方言毛氏鄭氏爲根柢而波瀾於孔賈郭註旁及莊子荀子淮南子素問大戴記史記三家註班書顏註范書李註廣雅釋名水經注玉篇顏氏家訓文選眾經音義下逮二徐集韻類篇以及近日名家欲溯其原始故討論之詞多欲暢其支流故參互之說盡中有據阮太傅說以河鼓之河作何乃郭璞私改而因疑大東詩牽牛以服箱言亦謂星紀之牽牛又以天官書東宮房下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釋爲河鼓左右旗因謂史公以旗屬房星不屬河鼓蓋田君早有此疑及從余游始學觀星當撰此書時望文生疑不知東宮房內在古自有所稱旗星見後正義誤以河鼓左右旗當之非天官書有異也至泥服箱爲不當河鼓名義並疑亦指星紀之牽牛與陳氏傳疏



全反。然河鼓既可名牽牛，則亦何不可言服箱。惜未續載余牽牛辨於其書也。詩集未分卷，亦不及訂而歸之。其派出眉山而加以精鍊，畧摘其律句之佳者以表之。曰：樹森雙鬼立，燈靜百神臨。曉日紅江霧，秋山青客舟。山中氣味宜三鼓，雨後星河各一天。樽前易有無窮感，見後纔收未達書。天寒不易多求米，命好纔容坐讀書。酒後境難分醉夢，人閒事有大飢寒。愁中夏課催溫卷，夢裏飢顏見老親。叢林灑灑微聞水，灌莽盤盤只聽燈。松相偉到參天地，峰嶺排如獻髻鬟。果熟飛鸞常趁客，雲深巨蟒欲巡山。人欲千秋須本命，名成一枝恐斜曠。得過且爲今日計，無窮都在不言閒。鄉閭百事難開口，書冊終年可閉門。生前富貴原如夢，死後旂常始是名。寄生枝長全欺樹，野水波狂直進門。六代雲山青鬱鬱，半空雷雨白茫茫。雲深但覺窗難曙，酒醒生憎夢不全。齋鹽歲月愁今我，涕淚襟懷見古人。明月自高容縱步，故人已邈獨登山。天色到頭餘紺紫，人家一氣隱菰蘆。又嘗題其駢支曰：平生嗜研經，動輒墨盈紙。辛勤八卷書，荒陋未足齒。風雪小燈前，頗亦皺吾指。煙塵浩蕩來流落，固其理。儻有拾遺餘，拉雜幸無毀。厚意在仁人，鴻願望君子。素業未就湮，冥報首當稽。聊鋼箱篋中，鏤鑰終當啟。浮生數十年，聲華不能起。作此誰何思，哀忱寄知己。嗚呼！田君之窮而遭亂，其遇可悲而志可傷已。著述尙不止此，余就所見而論止此。此固太傅流風之未泯，經學有人，若徒以詩謂掩其邑吳野人於前，猶淺之乎識田君也。田君名寶臣，字少泉，年二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屢困場屋，至五十餘始領於庠。卒年六十有七。葬泰州某原。妻某氏，子一，鳳聲也。其仍世皆單傳，無兄弟云。女一，適某。咸豐十年

正月，臨川李聯琇表。

天官書東宮條下，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鈴，北一星曰牽牛。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市中四星曰市樓。市樓，此天市下宮，旗中四星，又曰天市，中四星曰正義。於旗註云：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琇按：東宮蒼龍不應忽列西宮咸池之星。河鼓左右旗在星紀丑宮，余作牽牛辨已詳言之。此言房之東北，則在卯寅兩宮之間，於丑宮迴不相涉。然今星圖房東北無此十二星名，而以上文鈴牽牛下文天市市樓考之，蓋指天市垣之左包絡而言。左包絡十一星，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也，與十二之數小異，而曰房東北曰曲，則正合，殆無別指若河鼓之旗左右共十八星數更懸殊，官又迴別守節之誤明矣。

《碑傳集補》卷四一

田實臣傳

田實臣字少泉，揚州府泰州人。年二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屢困場屋。年踰五十始領于庠。家夙貧，介然自守，郡人鮮知其名。適臨川李聯琇提學江蘇，奇其文，聘之入幕。及聯琇職滿，實臣亦反里門。以咸豐戊午十月卒于家。年六十有七。實臣幼治小學，盡通前儒之說，于文字偏旁音讀辨證尤精。即字形以求字音，即字音以通字義，凡一字岐爲二義，二字訛爲一義者，均詳考其由，並以正古籍文字之訛。然深自斂藏，不以所學自炫。若偶析一義，則恆屈座人。先是明宗室朱謀埠作駢雅二十篇，徵引詳博，及嘉道之間，固始祝慶蕃錄四庫館所藏者爲副本，以授陽湖董基誠，屬爲作箋，書未成而基誠歿。後龍嚴魏茂林得昭文張氏借月山房刊本，兼博引羣書，作爲訓纂，成書十六卷。書既成，以屬實臣訂正。時實臣亦治駢雅，謂欲通雙聲疊韻，必以駢雅爲權輿，乃即茂林所未詳者，附以考訂，得義數十條，迺出魏書之右。其解峭嶸二字也，謂說文以峭嶸訓嶸，而方言注及玉篇均以峭嶸爲高峻貌。又廣雅訓峭嶸爲深，峭嶸爲深冥，而王佚注楚辭遠游亦以峭嶸爲淪于幽虛，即文選高唐賦之峭嶸。上林賦魯靈光殿賦吳都賦之峭嶸，李注亦訓爲深，惟西都賦天台山賦舞鶴賦注以峭嶸爲高貌，二訓不同。蓋峭嶸之峭從山，作深冥訓，峭嶸之嶸從山從榮，作高峻訓，以形測義，二字本別。觀說文嶸下必立帶篆，則帶非嶸省，玉篇謂帶同嶸，非許旨也。況二字互用，六朝始然，段注據之，謂帶即嶸，可謂無左驗矣。其釋擗字也，謂廣雅訓擗爲擗，舊本作擗，實則擗當作擗，蓋而大篆文相近，故誤。誤爲需，說文手部擗字，段氏定作擗，音而泉反。他本均言從需聲，係後人所淆亂，其說最晰。又說文訓擗爲如染，擗爲色，訓擗爲沒，段氏訓沒爲湛，浸于中，則廣

雅訓擗爲擗，蓋謂沒擗於中而染之，非謂擗擗即是擗義。不設許書，則爾雅之義不明也。其釋擗擗二字也，謂方言訓擗擗爲到，廣雅訓擗擗爲至，玉篇廣韻均訓擗擗爲到。惟說文云，擗擗也，一曰刺之財至也。財今纔字。擗以刺言，擗從致聲。致爲送詣之義，詣爲候至之義。若僅以至到爲訓，失其奧旨矣。觀致在夕部，久爲遲行，此正許氏財至之義。干部，干，擗也。從干入一爲干，入二爲干，請者任言稍甚也。細玩許旨，干既訓擗，又云入二則擗爲持持之義可知。又考工言，不微至無以爲威速。注謂齊人名疾爲威，則擗亦指威疾言。蓋彼注輪之至地者少，言其圓甚，則著地者微，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威速。此則威速之入勝者少，言其速甚，則達疾者微，達疾者微，則不傷，故不微至亦無以爲威速。擗有疾速意，擗有持持意，兼此而擗擗之義乃盡。乃靈樞九鍼之精蘊也。其解擗數二字也，謂擗數見漢書東方朔傳，擗當作擗，數當從舛作數。此猶今人所云拘束耳。凡器有方有圓，景福殿賦，闌桶結重，擗數矩設。注引蘇林說，以四股訓之，則此爲方形。續博物志說，擗數結茅爲絰，以戴頭上，狀如環。即漢書顏注所謂以盆盛物戴于頭也。此爲圓象。又廣韻，擗數字從竹四竹几也，則象四股鈎而俛甲以薦器，蓋亦方物。釋名云，擗數猶局促，則言拘謹。蓋又引伸而言人，大約擗數二字均有制而不越之義。故棟宇戴器，薦几姿容，悉受此稱。其信而有徵類如此。又謂陸機神木蟲魚疏謂虺蜴一名擗，或謂之號擗。據說文，虺如母猴，卽鼻長尾，從蟲佳聲。此爲獸名。雖似虺蜴而大，從蟲唯聲。此爲蟲類。陸疏所言當作號，雖今奪口作虺，蓋版刻之誤也。郭璞方言注謂守宮似蛇，而短身，有鱗采，江東呼爲始蜥，汝穎直名爲始蜥。戴氏疏證改始蜥爲始蜥，改始蜥爲始蜥，實則郭本非訛。說文領字，朱朝晉侯坎反，段氏音



胡感反則始訖雙聲。訖即噤之聲。又廣韵領音公答反說文段注音歇爲丁活反則始歇二字以疊韵兼雙聲。蓋始訖之始音領守宮之雄者也。始歇之始音丁活切守宮之雌者也。雌奔而雄修故始有二音此古人名物之精也。復謂史記貨殖傳時有奇羨索隱以奇羨爲時有餘衍據索隱單行本應作奇爲餘羨蓋奇作奇零解時乃奇字之訛淮南子墜形訓凡介者生于庶龜高注云介國也魚之先潭譚國之譚據王一覽刻本魚之先之魚作龜蓋魚非甲蟲當以作龜爲是自此以外于史記陳丞相世家之主臣則引馮唐及陳琳之語以證主臣爲驚怖之詞于伯夷傳之志唯則引後漢書崔駰傳文以證志唯爲自用之貌于韓策睡毗之意則引漢書孔光傳以證睡毗一作厓皆于漢書王莽傳恐獨良民則引史記蘇秦傳以證獨獨異于恐獨于段氏說文注補正尤多謂段氏釋安羅二字引廣韵說謂羅音乃回奴回切然廣韵羅字實無乃回奴回二字山韵則女閑輪韵則奴案也段氏又謂訓唯爲唯唯當作嘻笑名唯唯唯在喉而唯則口今觀揚雄羽獵賦遙唯縵中顏注以口內之上下爲唯唯指獸言然段氏在口之說爲有徵彼文選琴賦唯唯終日蓋唯指聲而唯指容也其他說字諸條悉稱是于參校駢雅之餘復取字義之有疑者詳晰其說成書八卷名曰小學駢支以其書繫于駢雅而駢雅則隸小學類也李聯珠曾見之謂其書以說文爲主以爾雅方言毛氏鄭氏爲根柢而波瀾于孔翼郭諸注旁及莊荀淮南素問大戴禮史記三家注班書顏注范書李注廣雅釋名水經注玉篇顏氏家訓文選衆經音義下逮二徐說文集韵類篇以及近日諸名儒均採擇其說欲溯其原始故參互之詞多欲暢其支流故參互之說盡復載其自題駢支之詩曰平生嗜研經動輒墨盈紙辛勤八卷書荒陋未

足恥風雪小燈前頗亦被吾指烟塵浩蕩來流落固其理儻有拾遺餘拉雜幸無毀厚意在仁人鴻碩望君子素業未就溘冥報首當稽聊銷箱篋中鎖鑰終當啟浮生數十年聲華不能起作此誰何思哀忱寄知己蓋自傷之詞也素工詩派出眉山加以精鍊尤精律句惟流傳之作甚鮮即小學駢支亦失傳妻某氏子一名鳳聲。

論曰臨川李氏好雲樓集有田少泉墓表惟載其爾雅河鼓說並摘錄其詩今觀其訂正駢雅諸條如據瓊瑤數二則明於音訓之變遷雖高郵王氏校霞郝氏曾不是過循是以推則古人於義象相同者事物雖異必錫以同一之稱乃小學之精蘊也若別噤于帶易擗爲擗易唯爲唯校勘之精亦與顧盧相勦至于始有二音說雖稍曲然亦持之有故非請明音讀者不克知使駢支具存其解字之精必多前儒所未聞惜所傳之止於斯也又觀駢雅訓纂評論門載有朱氏校正文心雕龍跋從田氏藏本抄錄以是知田氏多藏書然于書三游海陵諮詢田氏學知其詳者惟袁先生鏞然于遺著亦未見時袁先生議續修州志予謂儒林一傳宜首田氏蓋海陵知聲音詁訓之原者近代惟田氏一人也。

劉師培撰《左倉外集》



清文齋

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吳公神道碑銘 方宗誠 代

國朝自平朔陸清獻公以正學清德爲

聖祖朝名臣論者謂其學之精純直接程朱之統越百餘年而有少司

寇霍山吳公承清獻之後而獨有得於程朱論學之宗其行身居官清

風直節又足與之相埒天下知與不知皆不俾其官而仰其德尊之曰

竹如先生云公諱廷棟字彥甫一字竹如安徽霍山人生長桐城曾祖

均祖錄父正潮三世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生於乾隆癸丑五月十八日端重渾厚

聰明內涵十餘歲時偶得近思錄讀而好之雖從科舉師而超然不溺

於文藝之末功名富貴泊如也道光乙酉以選拔科貢太學丙戌

朝考一等以七品京官簽分刑部學習庚寅辛卯丁內外艱又以承重

孫丁真太夫人艱服闋入都學習期滿改官主事廣西司行走丁未始

補江西司主事明年升福建司員外郎己酉升河南司郎中植節嗜學

潛心職守長官重其才而尤賢其無一營求遇優差示意公而公若爲

不知也者咸豐壬子京察一等曾公國藩周公祖培亦特薦引

見記名以道府用

召見詢在刑部承審私酒案數陳反復毫無瞻徇且進言治道之要與

君子小人之辨獄得平反而

文宗皇帝之知公守正不欺自此始旋放直隸保定府遺缺知府補授

河開府俗好訟京控省控案充斥公爲之訟簡刑清時粵賊北竄府當

東道之衝公日夜團練巡防不虞不虞深得民心賊屢窺未由入癸丑

冬升授永定河務道甲寅春署理天津河間兵備道七月擢授直隸按

察使總督以河間京師門戶公防守嚴不得驟離河間府任及乙卯軍

務平始任按察使事丙辰大名災稽察振務實惠及民盜賊斂迹冬升

授山東布政使明年入

觀時直隸奉嚴旨行使大錢官民苦之總督不敢言公因

上問乃反復開陳並及鐵錢鈔票之弊且曰

國家立法必先便於民而後可行必先信於民而後能行於是

文宗益賢公而直隸行使大錢之議遂寢其後布政山東亦請巡撫疏

特旨改授直隸按察使同治元年壬戌調山東按察使公治獄勤明尤
慎重服制之案每平反冤獄不使有司受過故人樂從癸亥內遷大理
寺卿夏升刑部右侍郎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又兼署吏部右
侍郎乙丑復調刑部右侍郎丙寅春因病乞假
子告回籍公霍山無田廬曾文正公泊鴻章延之至金陵遂寓金陵七
年以癸酉閏六月朔卒年八十有一公學務實踐不爲空言篤守孔子
下學上達之序程朱居敬窮理之訓生平進退取與必嚴義利之介嘗
錫朱子論是非不論利害二語爲印章以自檢於身心事物之閒順逆
常變守之如一視聽言動從容中禮當官盡職不立異不苟同尤不喜
急功近名所與同官上下多薰藉異趣而公毫不以賢智先人律己嚴
待物恕常存與人爲善之心潛移而默誘之故雖異己者終無不感其
誠而服其德善政亦因之以行或疑公依違遷就及觀義所不可雖王
公不能奪也其論天下治亂每以君德人才爲根初
文宗皇帝召見時方勵精圖治而疑學程朱者爲拘迂公對曰此不善
學之過也程朱以明德爲體新民爲用天下斷無有體而無用者
皇上讀書窮理以裕知人之識清心寡欲以養坐照之明庶幾求賢內
外得人天下何患不治其後
穆宗神齡卽位公上書宰相請舉優文端公任師傅培養元德而時詢
聖學之進退以爲喜憂金陵告捷天下方謂中興大業成矣公獨憂之
以爲治亂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
心已伏官侍左右容貌之臣屏逐之姦皆將乘此喜而貢其諂媚肆其欺
蒙巧其資緣將何所不至因上疏請加敬懼持之以恆永固長治久
安之基
上嘉納存
弘德殿省覽並申戒天下蓋公之學所蘊蓄者甚深志量尤極宏遠其
所欲忠於君於天下國家者固無涯而靡已也已見於政事者特其淺
焉者耳然公知命樂天雖不能盡行其志而無愠無悶惟聞然自修終
其身於學焉而已故世亦罕知其所至也公居恆不以講學立名始在
京師與唐確慎公倭文端公曾文正公何文貞公寶蘭泉侍御切砥砥
礪而與倭文端性行尤相近其後再官京師倭文端公以首輔爲師傳
河內李文清公以尙書掌軍機海內翕然望治俾爲三大賢公亦深服
文清公之德行而論學則與文端爲最契公不事著述退居金陵時文

端公屬校理學宗傳辨正入卷桐城方宗誠輯公讀書札記及與人論學書爲十卷曰拙修集六安徐宗瀛爲彙行其於理氣心性之辨格致存養之功皎然如日月之明聖人復起殆無以易也妻葉夫人先公卒權葬諸城二子應熾早卒應焯嗣公仲弟後公卒之二年孫兆張將奉公輓歸葬霍山之東六安州界復覽山麓應焯以書來屬爲墓碑文公與先光祿公同官刑部鴻臚少從官京師即得親公言行義不可辭公之德行學術政事方宗誠所撰年譜載之詳矣茲不具著其大者銘曰維學有統維道有宗卓哉微國伊洛是從千五百年上續鄒魯精理微言昭晰萬古異學差謬小儒和同不有真知孰開其蒙洪維聖清重儒崇道哲人挺生爲國大老曰潛曰見未究厥施闡然下學終身以之精純如金溫良如玉斯文在茲顧公以續同時真儒惟有羅山體立用行伯仲之間我義霍山雅偶南嶽惟岳降神生此先覺歸神天柱存順沒安我銘其幽永世弗堯

予告刑部右侍郎霍山吳公墓誌銘方潛

本朝理學名臣最著者曰睢州湯公平湖陸公湯公師夏峯和同發源餘姚陸公則專宗發源一以明體達用爲本百數十年繼陸公而得發源眞脈厥惟霍山吳公公在

宣宗朝官京師四方學者咸宗仰之

文宗登極知公名得

召見首問公讀何書公以程朱對又

問學程朱者何以多迂拘公對程朱以明德爲體新民爲用天下斷無有體而無用者凡臨事迂拘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格物窮理而徒資

記誦非學程朱之過又

問明臣楊澍及侍郎曾國藩倭仁等公一一具奏

上領之荷學問結實之

褒由是擢用凡有遷擢皆出

特簡迨

穆宗奉

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公在九列中年高德劭值奏事日腰輿入朝白鬚

飄蕭目光炯炯四射望之尊嚴若河岳然一日入對

兩宮面諭曰汝受

先帝恩最深皇帝冲齡踐祚汝老臣也國家大事汝宜直言無隱毋負先帝之知公伏地感激出涕至不能起立公時年已七十三矣素患眩疾久不愈陳情乞假

九重憐念准開缺調理遂僑寓江南未幾左體偏枯而精神食飲如舊

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一日某時偶覺體中不適沐浴端坐而薨遺疏入

上軫恤有加

賜祭葬逾常儀嗚呼君臣遇合終始爲難如公遭際夫豈偶然哉光緒

改元二月十九日公子應焯扶靈輜歸霍山下三月二十八日葬公於

縣東鄉虎皮尖之原應焯子兆毅潛師塋也應焯先期寄狀來屬爲埋

幽之文公之出處潛師知之頗詳雖不文其美敢辭謹案公姓吳氏諱

廷棟字彥甫號竹如晚自號拙拙修老人籍安徽六安直隸州霍山縣世

有隱德曾祖通成公諱均祖東安公諱球父信泉公諱正潮曾祖妣孫

氏祖妣龔氏妣葉氏三代皆以公貴

諸贈至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妣皆

贈至一品夫人東安公家貧服賈於桐城縣之新安鎮卒後信泉公復

承父志隨其叔祖垠仍居新安已而公生容貌端慤言笑不苟鄰有質

庫公嘗解戲其中司事某欲試之聞公來以碎金散置於地自匿帳中

公入門見即揚聲止步不入某起詢之公謂金在而不見人脫遺失豈

能自白某大驚歎棄太夫人博通書史治家嚴肅公四歲即能授以經

籍過目成誦有過手撻之公泣太夫人曰汝頭有鱗骨痛吾手矣公捧

母手撫摩再四曰母再撻兒可用絛細裏也太夫人爲之齟齬公每欲

替好衣又欲以功名顯太夫人訓之曰人以衣服愛汝慕汝是汝徒以

衣服重矣功名者儒來之物無學問濟之何貴乎功名耶公恍然曰兒

知之天爵爲貴太夫人曰然蓋公生平得力於母教最多識者謂不在

盛陵眉山下云年十九就桐城商籍應試邑侯拔置第一無賴子輩譁

於眾將與訟公坦然不與校不應府試而歸旋補霍山庠生大年食餼

道光乙酉受知湖州張小軒先生鯁舉選拔貢生丙戌

朝考一等引

見以七品小京官用簽分刑部廣西司行走任部四年讀律益精熟丁

信泉公憂回里旋接丁葉太夫人憂甲午服闋入都供職又十五年戊

申補江西司主事次年升福建司員外郎河南司郎中公自分廣西司

在司辦事幾二十年案經手判訖如山岳不可動坐辦秋審處提調律



例館各堂官倚重如左右手。當是時，山陰譚端恕公與公同總秋隸，天下呼爲二竹焉。庚戌春，文宗詔舉賢才，周文勤公曾文正公首以公姓名上。咸豐辛亥，郎中俸滿，截取壬子京察均蒙恩記名旋授直隸保定府，遺缺知府補河間府知府。癸丑冬，擢直隸永定河道。甲寅正月復奉諭署理直隸天津道。閏月，升直隸按察使，均以軍務未竣，仍留河間府任臬司兼郡守。前此所僅見也。乙卯正月，連領奏凱，二月交卸郡篆入都。召見三次，垂詢守城事甚悉。六年冬，山東布政使缺員，上難其人，政府以劉源灝曾任東藩爲請，聖意遲回久之。補曰：何如吳廷棟乎？遂得旨補授。公具摺乞覲，許之。丁巳正月，再入都。召見四次，數陳事宜極懇至，從未宣播，外人無由知也。三月抵濟南。五月，東撫崇恩公述職疏上，硃諭著來見。山東巡撫著吳廷棟署理。時藩師官中書，是日適輪值，圖明園親詣軍機房領旨發鈔。上向用公方殷，亟欲以公代崇公。政府有奏：公資格淺者，故崇公仍回本任。戊午，奏銷遲滯，戶部嚴議降一級調用。實皆前任事，公不置辯，將作歸計，而降補直隸按察使之命下。并敕公速赴新任。公於是再領提刑者三載，自外擢惟斯任爲最久。派赴張家口審辦口北道賽某受傷案。又派辦古北口糧臺。又派往天津查辦事件。辛酉，穆宗臨御，調補山東按察使。同治癸亥，特旨擢大理寺卿，旋升刑部右侍郎。派赴察哈爾查辦事件，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

賜紫禁城內騎馬，署吏部右侍郎。派通州驗收漕米。乙丑，復調刑部右侍郎。聖眷優渥，將昇正卿，而公病不及待矣。公宦轍不出畿輔，山左使車來往兩省，士民垂髮戴白滿其前，若忘其爲尊官者。守河閒時，四郊兵燹，州邑陷賊者踵相接。公處以定靜修城垣，設民團，盡理餉精夜則登陣巡邏。故帥勝保督兵至，知縣王紅迫於應付，自刎不殊，公憐之，鼻偶車牛親赴大營陳說，勝保重公，即飭麾下聽命。倉場侍郎慶祺公繼至，兵丁占住民房，頗騷擾。公治民居步行動詢，并與各官弁約曉以利害，人心乃定。典史程某隨慶侍郎委員王錫籌辦捐輸事，程乘間詐索舉人孔某銀，公避知之，立提訊得實，程畏罪自盡。嗣是大小官吏悉遵約束，直隸臬司署有屋數十楹，俗稱曰班裏，爲書吏之親戚學習公廩所，人多關防不謹，公嚴行沙汰，於署東立一總門，派人守視，出入皆有常度。一應官文書隨閱隨辦，立限五日內即發。各府州縣解囚亦立限五日內覆訊，詳院積壓需索之弊一清。公慮因不輕用刑，但悉心熬審，遇可疑之案，地方官規避處分，改供朦混，往往自相矛盾，公防承審官來省，與發審委員再加研鞠，覓其處分而不反者，九夥。嘗定爰書，大府非之，與申履駁公親廣面陳大府，卒如公議。總督幕友孫姓之弟謀奪良家女被控，當事者以總督故爲緩頰，公曰：徇私情而壞風化，豈長吏之所爲。嚴懲如例，總督無如何也。屬邑連出逆倫案，總督某公以一月之內頻入奏，恐干上怒。公曰：此吾儕大僚不能教化百姓之過，待罪之不暇，敢再欺飾耶。某公失色。公言笑如平常。大名各屬被黃水泛濫，民皆田廬悉成澤國，奏請發帑賑濟。議者擬由省易錢，可以不致折減。大名至省九百餘里，一車費至京錢八十緡，公謂：錢與銀同一價，一車銀可抵二十餘車之錢。以此籌算，孰得孰失，力排其議，旋奉旨赴大名督辦賑務。所全活者數十萬人。當行使大錢之舉，滯也。戶部奏請直隸錢糧兼收大錢鈔票各三成奉旨責成總督奉行。通省惶駭，迄無善策。適公擢東藩入覲，蒙垂詢現辦情形，公對名爲行使，實不流通，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必先信於民，方能行。今條科太多，朝夕更改，國家先不自信，何能取信於民。

上始而靜聽繼而連聲相應曰據此無論官運商運仍是不行公復以不可操之太急對

上稱善會譚端慈公以制府入

朝乃奏罷前議而公至山東亦陳請巡撫奏明停止山東吏治浸壞公獎廉懲貪首劾曹州府某官場以肅司庫有餘勇口糧經前撫奏准開銷各屬請領者司中輒折扣入己公如數給發既奏停大錢票綠營弁兵養廉口糧除照新章減成餘皆予以實銀通省感戴州縣應徵銀兩向多遲延拖欠委員守催則又但取差費公擇其最疲玩者嚴飭之分限報解逾期不予撤任故雖委員不至而上下忙錢漕均掃數清完初有海口立局收捐之議民情不順公力持不可繼公任者銳行之遂構訟人益服公先見其貳刑部也諸司官遇疑獄輒詣公剖決公不憚煩瑣娓娓相告如師之課弟子每謂相驗首重比對凶器傷痕分數及屍屬當場口供此時入細後來必有把握又謂鞫獄無論大小輕重速問速結稍涉延閣必有匪人從中別生事端不惟羈押拖累無辜而自已亦為案累又謂辦事不可稍有所懈昔年承審崇文門監督書公罕獲私酒一案

上意頗震怒子時

召對從容為

上言之事竟得解彼時若稍依違必為眾口指摘矣軍興以來司農告匱公綜理庫款量入為出精於理財者歟為不及為政獨持大體不屑毛舉細故甲子克復江甯公上敬懼持恆疏奉

旨交存

弘德殿用資省覽都城內外覓公疏棄者幾於紙貴某編修陳奏事發公與

廷議說者謂富韓國於韓歐陽兩公數陳時有異同均不失為名臣公之心實堪其自馬公體氣充實標鑒遐明每退食私室端坐如坐不輕出一語及遇政治之得失與夫人風俗之邪正上下古今不厭不倦港深宋五子書由雅閣而上游都魯取諸家撰述辨晰毫芒求其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期於古人相合其他天文術數之學靡不窮原委於醫則扶河間丹溪兩家闢輿於地理則合楊曾廖賴而得其精微在公視之皆以為餘事也著拙修集十卷徐聞仙方伯宗瀛為刊行之詩一卷法律直追韓杜潘師亦將為校刊公居恆所守在義利之關尤

不肯借假者在儒釋界限服官四十年清操絕俗引疾後歸無一椽寓居日食不給處之晏然倭文端公曾文正公並年小於公事之如兄敬之等嚴師文端弟令淵川公輒訓戒之無私語文正嘗兩江念公食一日值中秋節欲以三百金贖擄以往暗對良久微詢公近狀公答以貧吾素也不可干人文正唯唯終不敢出金而去此文正見清師時親育之者嗚乎可以風矣公生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五月十八日辰時享年八十有一夫人葉氏公母太夫人姪也勤儉慈惠主持中饋俾公無內顧憂公之孝於親友於昆弟河潤九里澤周三族夫人實佐助之先公十六年卒葬山東諸城縣亮甲山子二人長應熾先卒次應焯候選布政司理問出嗣公弟廷桂孫兆張三品廕生候選知縣兆學先卒均應熾出兆傳兆書兆英兆毅兆鍾均應焯出孫女五人曾孫口人曾孫女二人謹敘次於左用備

國史采擇并系之以銘曰

家經戶史漢紀宋誠究厥指歸心憤口瘡廢障功利霧塞心性不揚則墨惟狂罔聖仰仰吳公微國鄉人格物窮理體該用純上據肅功出佐明主

主知公學結實足取銅符始稍石畫罕儔賊首屢舉民志賴鳩侯燕侯魯來旬來宣三月置寄萬類企延民口有碑公而比鐵矧伊胸懷冰壺不熱持平廷尉司寇秋官五宅三居屏申黜韓邦典計吏食貨陳書公兼司之弊杜用舒

朝廷祝公股肱心膂中外望公卑養伊呂王臣蹇蹇匪敢乞身一豎弗去一疏陳情

文母廬念特頌

溫旨慈憐

園門迢迢梓里梓里莫歸言尋鍾山誅茅結屋圖書是耽左圖右書被服儒者冬雪立門春風拂廈蓮溪花父鹿洞雲迷天不慈遺哲人其萎宰樹親梨滿臺并久我勸貞珉千秋不朽

（續碑傳集）卷二二

丁晏傳 儒林傳

丁晏字柘堂江蘇山陽人性嗜典籍勤學不輟阮元為漕督以漢易十丁晏發策晏條對萬餘言江藩稱其披羣籍之精聞漢易之奧好學深思為當世冠道光元年舉人年七十五以顧炎武云梅賾偽古文雅密



儒藏

非讀所能為考之家語後序及釋文正義而斷為王肅偽作蓋肅雅才
 好博好作偽以難鄭君鄭君之學昌明於漢肅為古文孔傳以駕其上
 後儒遂誤信之而皆莫能發其覆特善論申辨之撰尚書餘論二卷謂
 意見後之學者何所取正既為正誤以匡其失復采獲古文獻錄舊說
 硬俗訂訛斷以己意自史漢水經注及許鄭古學取其說之確者著之
 於篇傳以後儒之解證以地志期於發輝經文無取泥古引用前人統
 各繫姓氏於下輯馬賈集釋三卷謂自漢生平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
 研討尤深以毛公之學得聖賢之正傳其所稱道與周秦諸子相出入
 康成申暢毛義修故作賈疏不能尋釋誤謂破字破毛援引疏義多
 失鄭旨因傳稱互考證之故書雅記義若合符漢毛鄭詩釋四卷康成
 詩譜宋歐陽氏補亡今通志堂刊本謬脫賈疏駁義據正義排比重編
 鄭氏詩譜攷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詩王應麟有三家詩攷均刊五
 海之後并謬錯出世無善本乃蒐采原書校讐是正誤詩攷補注二卷
 補遺一卷鄭氏注禮至積去古未遠不為憑虛臆說迄今可考見者如
 儀禮喪服注多依馬融師說士虞記中月而禪注二十七月依戴禮喪
 服變除周禮大司樂鼓鼗注依許叔重說與先鄭不同小胥縣鐘磬注
 二八十六枚在一處依劉向五經要義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劉向五經
 通義射人注稱今儒案依賈侍中注考工記山以章注作嶺依馬季長
 注禮記檀弓瓦不成味注當作沫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綏小綏注當
 為綏依劉子政說苑玉藻元端朝日鄭讀為冕依大戴禮朝事義祭法
 幽宗零祭鄭讀為祭依許氏說文鄭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確有依據
 凡此釋義補孔之遺闕皆前人未發之秘疏通證明燭若燭火誤三禮
 釋注共八卷又輯鄭康成年譜著其堂曰六藝取康成六藝論以深仰
 止之思謂以增六藝堂晏早歲治經復熟於通鑑故經世優裕書在籍
 辦理工司賑務修府城浚市河開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鄉里咸豐壬
 子開粵匪蔓延大江南北兩江總督檄行府縣教練鄉勇廣積穀米為
 守禦計以晏主其事旋以事為人所劾奉
 旨遣戍捐繳臺費部議免行庚申捻匪擾淮安北關晏號召團練分布
 要隘城以獲全辛酉以團練大臣晏端書薦奉
 旨隨同差遣委用敘前守城績由侍讀銜內閣中書加三品銜花翎王
 申重譴泮林晏少多疾病迨長讀書養氣日益強固治一書畢方治他

書。手校書籍極多必徹終始。卒年八十有二。其著作已刊者有願志齋
 叢書。紀年。

（續碑傳集）卷七四

魏默深先生傳 姚永樸

魏先生諱源字默深先世由江西太和縣遷居湖南之邵陽曾祖諱大公祖諱志順考諱邦魯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八歲受書即解大義局一室不出偶出犬不識輒羣嗥父母恐其致疾夜滅燈趣之寢先生侯二親睡熟更篝燈被底默誦年十有五補諸生乃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復從胡先生承珙問漢儒學姚先生學堧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學於劉先生逢祿詩古文詞則與董君桂敷鄭君自珍相切劇蕭山湯公金釗雅重之嘗造其寓先生出遊髣髴如蓬湯公時貽既知訂大學古本款曰吾子深造乃若是邪尋兩中副榜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善化賀公長齡爲江蘇布政使延輯皇朝經世文編由是留心時務九年納貢爲內閣中書得偏觀秘書由是又熟於國故朝章二十四年成進士以營改知州殿試後仍以知州發江蘇用明年權知東臺縣爲政平恕民便之又明年丁母憂歸二十九年服闋復權興化縣興化於裏河地極窪形如釜底近高寶洪澤二湖秋必漲舊設南關中新等壩宣洩嗣以隄防不固河員慮橫決致罪甫漲卽啟壩雖數未登弗顧裏河七州縣用是歲恆饑而興化尤劇先生至時方大暑河員遽議啟壩民洶洶先生止之不可則馳至總督署擊鼓總督陸公建瀛親往勘得免是歲大穰民謂其相曰魏公相也先生勸運河東隄外故有西隄久未修白陸公復之又定啟壩期於處暑後自是水不爲災初陶公澍爲總督籌辦海運水利變淮北鹽行票法多諮於先生三十年陸公以淮北改票已效欲推行淮南先生謂淮南課額重引地遼闊宜先自食岸始以漸

圖之陸公不從值南鹽產缺檄先生權淮北海州運判先生督各場官稽掃曬杜偷漏於是北產大盛收逾額以二十餘萬大引濟淮南南課以充而北課又倍因籌銀三十萬生息爲高寶西隄歲修之用咸豐元年補高郵州知州三年粵賊擾江南省城陷揚州繼失守賊至召伯埭去州城四十里先生倡辦團練督以防堵又斬奸民內應者會欽差大臣琦善統兵至人心乃安已而與大吏忤坐驛報遲誤奪職明年周侍郎天爵督軍於皖奏留管以勦宿州匪降其眾復原官先生於時年逾六十矣辭歸僑居興化尋卒

先生諱源字默深先世由江西太和縣遷居湖南之邵陽曾祖諱大公祖諱志順考諱邦魯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八歲受書即解大義局一室不出偶出犬不識輒羣嗥父母恐其致疾夜滅燈趣之寢先生侯二親睡熟更篝燈被底默誦年十有五補諸生乃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復從胡先生承珙問漢儒學姚先生學堧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學於劉先生逢祿詩古文詞則與董君桂敷鄭君自珍相切劇蕭山湯公金釗雅重之嘗造其寓先生出遊髣髴如蓬湯公時貽既知訂大學古本款曰吾子深造乃若是邪尋兩中副榜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善化賀公長齡爲江蘇布政使延輯皇朝經世文編由是留心時務九年納貢爲內閣中書得偏觀秘書由是又熟於國故朝章二十四年成進士以營改知州殿試後仍以知州發江蘇用明年權知東臺縣爲政平恕民便之又明年丁母憂歸二十九年服闋復權興化縣興化於裏河地極窪形如釜底近高寶洪澤二湖秋必漲舊設南關中新等壩宣洩嗣以隄防不固河員慮橫決致罪甫漲卽啟壩雖數未登弗顧裏河七州縣用是歲恆饑而興化尤劇先生至時方大暑河員遽議啟壩民洶洶先生止之不可則馳至總督署擊鼓總督陸公建瀛親往勘得免是歲大穰民謂其相曰魏公相也先生勸運河東隄外故有西隄久未修白陸公復之又定啟壩期於處暑後自是水不爲災初陶公澍爲總督籌辦海運水利變淮北鹽行票法多諮於先生三十年陸公以淮北改票已效欲推行淮南先生謂淮南課額重引地遼闊宜先自食岸始以漸

論曰昔乾隆中有總督勅縣令者高宗知其人賢會總督陸見詰之對曰以書氣重耳上曰官氣不可有若書氣人之命脈豈爲牧令可無邪今觀先生博極羣書而居官慈惠若此益信高宗之言洵千古用人者之善鑑也自明末泰西人利馬竇艾儒畧撰坤輿圖說職方外紀吾國人始談西洋地理其後南懷仁

蔣友仁復有地球全圖之作。林文忠公在粵東亦譯四州志。先生因之輯海國圖志。雖近年來晚出之書。或益翔實。然創爲之者之艱何如哉。永模大父與先生交頗篤。丙辰春適得先生子耆所爲行述於京師。爰論次之以貽今之史氏。

《碑傳集補》卷二四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包世臣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丹徒汪沅芷生、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寶應劉寶楠楚楨、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蘊生、丹徒柳興宗寶叔、甘泉楊亮季子、儀徵吳廷黻熙載、王翼鳳句生。既各爲文辭以紀其學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其墓。而涇包世臣以丹書之曰：君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謫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強悍。進而不止。至不欲後古人。弱冠卽鄙棄俗學。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齟齬不相入者。則旁稽博討。鉤深洞賾。常達旦不寐。又以掣經筆史。要領多在輿地。故記簡質。後儒各爲歧說。紛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審。據以爲本。比羣籍而究事情。口指手畫。必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鍾梁分法爲眞行。風發蹈厲。有不可控勒之勢。而道麗一應楷則。積勞致咯血。且病且學。蓋君之沒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八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坡。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國儒者遷揚。五傳至君。考錄始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氏。生長子補。繼娶楊氏。生君及和。秦程君娶於母黨。生一女而歿。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

其女。孟瞻有子毓崧。岐秀善讀書。君雅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爲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而及我女。君無主後。補以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月日。以君喪合於夫人之窆。自予弟世榮季懷從洪沂州遊於梅花講院。因得與君及芷生諸君交善。其日相砥礪勗勉者。不爲人不速化。本本原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是蓋江淮英淑之所發越。使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夫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間。諸君既皆困頓。無善狀。季懷顧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爲之續。生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爲尤難。而奪之遽而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庶幾雅密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而著述未就。無以垂示來茲。尤可悼痛。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坡。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勤。而未逮樂所學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諸君者。不勝哀慕涕隕而心傾也。悲夫。

文學汪君傳

劉文淇

君姓汪氏。諱穀。字小坡。其先歙人。六世祖國儒遷於揚州。曾祖諱煒。祖諱詩伯。韶光抱璞。隱德勿耀。父諱錚。始隸籍儀徵。以歲貢生中式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績學敦品。鄉黨矜式。君資性淳篤。天才卓犖。甫冠補縣學生。赴省試者三。既不遇。復以疾遂棄舉子業。疾八年而卒。時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也。得年三十有五。君齒稚于余五歲。所居至近。然自丙子歲始於薛子韵所相識。君潛心經籍。鑽研甚勤。其爲文。儻傑廉悍。力追古人。顧



不以予爲不材，每創稿卽就點勘。又常以經義質問，反復辨論，無忤容倦色。家至貧，恃館穀爲生。其發候誦讀也，恆於夜，呼之聲率達旦。遂以此得咯血疾。友朋勸其少輟，君諾之。然少閒，仍誦讀如故。君素工書，求者頗夥。及見涇包慎伯先生，授以筆法，遂肆力北朝碑刻。一變妍媚之習，時好者轉嗤笑之。而君信之愈篤。其勇于遷善，不恤人言，類如此。又好輿地之學，于歷朝地志諸書，鈎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瞭如指掌。當食猶以手指畫形勢，稍有不明晰者，吐哺執卷，詣友人審問，必得其通而後已。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君以羸弱之身，又久不與試事，此豈有所爲而爲之？顧好之如此，其篤也。君天性孝友，生平無子弟之過。雖抱沈疴，猶力疾授徒，以束修所入潔白養母。然家無僮僕，病中所需藥餌，皆母氏躬治之。君以是自疚，而疾日增劇。及疾革，顧謂諸弟，惟以久病累母爲恨。然則君固以動學死，而所處之境又足以促其死焉，重可哀已。君慎交而誼最篤，同儕有所不得，君苟知之，雖力不能助，然必代爲之謀，得則喜，否則惆悵累日。忽忽若有所失。身死之後，親故無所訾議，弔哭皆哀。夫以君之行義學術，無愧前修，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必不止此。必將有以自見于世，而奄遭痼疾，綿歷歲時，病中著述多未成書。中道殂謝，有志未就，古人所爲太息于非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而重致傷悼於命之不可知也耶？余既恨識君之晚，重以杜門養病，罕能極友朋晤語之樂，又深悲君實志以歿，車過腹痛，不能已于言，而尤恐余言之不足重君也。嗣子寅壽雖在襁褓，然岐嶷有知識，他日能讀父書，而聞君未竟之業，庶幾君之祚有所施已。

汪小城傳 丁晏

自科目行而學術微，士子從事帖括，舉其聰明果銳之氣，營營於制舉之業。其文藝書楷，揣摩趨合，皆若有一定之尺度。雖輒媚恬俗，弗以爲嫌，而惟以古爲戒。近乎古則必戾乎今矣。閒有矜言古學者，不過擇摭掇拾，夸多鬬捷，寡識者詫爲新奇，而實則枵然無所得也。甚且排擯實事，高語清眞，以自文其孤陋。此豈科目爲之乎？抑人之役志於科目，而不能壹志以志乎學也？儀徵汪君小城，穀其名也。弱冠補諸生，旋棄舉子業，潛心經籍，發憤下帷，恆達旦不寐。君體素羸，以耆學得咯血疾。又所好率皆古學，不爲榮名，時好者競嗤笑之。而君耆之愈篤。其勇往精進，雖責育不過也。嘗謂經史要領多在輿地，明人輿記地志紛然滋譌，卽近世常熟顧氏、德清胡氏號爲絕學，然亦頗有踳駁。君鈎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一一精細。君素工書，筆法遒麗，求寫者無虛日。壯歲以後，肆力北朝碑刻，騰擲踴厲，直追古人。自謂書學大進，而求者希矣。爲文儻傑廉悍，有北宋人風力。然甚虛衷商榷，每脫稿卽就相知點定，應時輒改，必盡善乃已。顧以多病，著書未就，中道殂謝，年止三十有五。時人皆謂君以學死，然天之賦命有數，君而不學，亦未必不死也。且今之年少子弟，率以色貨戕其軀，視君之以學死者，何如也？君之歿也，同志友十許人，纂爲文辭，共琢石以表君學，死而可傳，則君不死。君有一女，無主後，以兄子寅壽爲嗣。疾革時，顧念弱女，君至交劉君文淇卽乞爲子婦。風誼之友信厚至此，則君之學有以致之也。嗚呼！漢世儒林卓然大雅，而班生贊之曰：蓋利祿之途然也。如君之學，不應科目，顧門研精，果何所爲而爲之哉？夫惟

學不爲祿利此學之所以傳也。

（碑傳集前）卷四九



無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九

梅植之 柳興恩 張安保 蔣湘南 何慶元 凌塾
劉寶楠 汪文臺 吳式芬 沈廷 侯康 侯度 張際亮
徐堂 何若璠

賈士梅君墓志銘 劉文鼎

君諱植之字蘊生姓梅氏祖諱訓自宣城徙江都考諱恂積德在鄉黨
黨稱長者幼孤育於其舅范氏范以爲嗣及長娶於黃生子某即以之
繼舅氏後而已歸宗繼取於胡乃生君君年十二已能爲古今體詩二
十學駢麗之文博覽經史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性簡傲凡鄉里先
達及流寓名公有所招邀未嘗輕造其門必歷久知其學實勝已乃執
弟子禮事之朋輩所心折者僅十數人視世俗齷齪之士蔑如也家貧
無書所讀經注及古文詞率手自鈔寫偶購舊唐書殘本展轉借全舛
錄之二旬而畢余交游中多勤學之士其最攻苦者甘泉薛傳均子韻
於百憂中手不釋卷僕欲汪毅小城病至咯血誦讀自若而君實似之
君中歲疊遭考妣喪未除服而妻許氏又卒家室蕩然其愁苦抑鬱無
聊賴之狀一寓於詩余每不忍卒讀其少輟君諾之而莫能改然君
即不事吟詠而所處爲生人極艱身非金石摧折之斯又之欲求無死
不可得已余固憂君之不永年也而君竟以肺疾卒悲夫繼娶黃孺人
結縭甫七載生男女各一皆不存沒之前夕新舉一男君猶強撫視之
名之曰毓會未而日綴經一編加於文牀嗚呼可哀也已君由揚州府
學增生中式道光己亥科舉人。生於乾隆甲寅六月二十日卒於道光
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卽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甘泉縣施
家沖耐其考處士君之墓君詩近體主少陵古體則導源康樂駢文宗
江鮑而參以庾徐哀豔散行文亦雅有歐曾矩矱所著稽庵詩集六卷
友人王君寶華梓行之其續集四卷文集二卷則門人上元黃鳳華所
刻也江都薛壽及君妻姪儀徵黃春熙亦嘗受學於君謂君之學行不
可無所稱述伏石刊詞理諸幽壤以渴葬不得遠求鉅公之文而丐文
於余余文何足傳君君之詩文其必傳於後則無疑也爰爲銘曰
君志之高潔兮飲清風而餐白雪也君學之勇決兮挽六鈞而徹七札
也謂超於中宜有所施設兮奚出門而車軸折也惟遺編足以垂後令
芳馨其不滅也

（續碑傳集）卷七七

柳興恩傳 儒林傳集

柳興恩原名興宗字實叔江蘇丹徒人道光十二年舉人治毛詩著毛
詩正義糾補知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穀梁春秋千古絕學集穀
梁春秋大義述事實與恩專從善於經入手而善經則以述辭比事
爲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穀梁春秋序曰烏平穀
梁之學之微也久矣乃今而知春秋託始於隱之旨獨在此矣何言之
公羊子桓公以宜立穀梁罪桓以不宜立宜立則罪在桓不宜立則罪
在隱傳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是則成
父之惡也如傳意則隱在惠公爲賊子傳曰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
之君廢天倫忘君父如傳意則隱於周室爲亂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夫所謂賊者豈待割之乃爲賊哉廢倫忘君卽亂臣矣
矣所謂亂者豈但犯上作逆乃爲亂哉廢倫忘君卽亂臣矣烏平以輕
千乘之國者而不能逃亂賊之誅然則千秋萬世臣子之懼心必自隱
公始矣況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惠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
託始於惠也傳曰讓桓不正見桓之弑逆隱實啟之也併明其無庸託
始於桓也且惠反諸正以與隱隱乃不行卽位之禮以啟桓是隱之納
於邪也然則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之託始於此卽於不書
公卽位見之孔子志在春秋故知我罪我之言亦出於不得已此春秋
之微言而卽春秋之大義也烏平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明義首發此傳春秋之旨炳於日星以視左
氏傳曰不書卽位攝也公羊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問也果
孰當乎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之謂也范甯序襄杜預
說而小變之謂孔子慨東周之變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亦
豈知穀梁之旨者哉其凡例曰聖經既以春秋定名而無事猶必舉四
時之首月後儒紛紛競謂日月非經之大例豈通論哉況桓五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一事而兩日迭書十有二年丙戌公會鄭伯
盟於武父丙戌衛侯卒二事而一日兩書信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
申朔隕石於宋五五月六錫退飛過宋都日先書月後書此卽經之自
起凡例也穀梁日月之術例泥則難通比則易見與其議傳而轉謂經
誤何如信經而併存傳說之爲得耶述日月例第一春秋治亂於已然
禮乃防亂於未然況穀梁親受子夏其中典禮尤與論語夏時周冕相
表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述禮第二穀梁之經與左氏公羊經異



《續碑傳集》卷七四

者動以百數此非經旨有殊或由齊魯異讀漢書公羊傳義音轉而字亦分也陸氏釋文雖備載之而未嘗析其源流今本仁和趙坦春秋異文箋以引而伸之述異文第三穀梁親受子夏故傳中用孔子孟子說者如隱元年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有二年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其他暗相暗合者更多毛詩云古訓是式猶有志焉述古訓第四自漢以來穀梁師授即不敢二傳之多迨唐以後說經者競治春秋即不束穀梁於高閣或採用一二焉或批駁一二焉雖屬兼及鮮有專家要不得遺諸師說之外述師說第五漢儒師說之可見者唯尹更始劉向二家然按獲者亦寥寥矣其說已亡而名僅存者自漢以後併治三傳亦收錄焉其若干人述經師第六穀梁久屬孤經今日更成絕學茲於所見載籍之涉穀梁者以經史子集之序循大摘錄附以論斷庶為之集其大成述長編第七大義述序儀徵阮元見之許以為扶翼孤經並為之序又著周易卦氣補遺四卷虞氏逸象考二卷尚書篇目考一卷毛詩注疏糾補三十卷續王應麟詩地考二卷羣經異義四卷劉向年譜二卷儀禮釋宮考辨二卷史記漢書南齊書校勘記說文解字校勘記宿齋詩文集後序光緒六年卒年八十有六

通奉石樵先生張公墓表 吳昆田

石樵先生既卒之六年其子丙炎以翰林出守廉州過清江浦與昆田相見乞為先生作傳且言先生係本親而封贈例必以勉心嗣不安昆田曰此子之孝思也然先生之孝弟公誠昭於日月為不朽矣昔朱文公聘士劉公先生墓表有云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為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為移書本末具陳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為數歸省恩禮畧備議以少息子之不為胡侍郎以教育於先生也先生以子為兄後承大宗教子力學不振家聲而無幾微吝惜之意至德為何如者鄭雲官所著行狀極簡要可傳昆田敬為表墓之文可乎前年丙炎自廉州來書復言之頻年多故心緒勞如遷延之罪無所逃避謹泚筆而次其事先生諱安保字懷之號石樵一號叔雅晚更號潛翁其先元末由崑山遷儀徵曾祖光祖祖秉倫父祥昇本生父祥景贈編修生四子先生其叔也生六歲而祥昇歿以先生後之祖父世有隱德家貧先生從本生父受讀與兄一室相對常忍饑讀益勤年十九補弟子員文名噪一郡受知於學使湯文端公金釧十六應省試不售遂棄舉子業潛心聖賢之學博稽載籍而不汜濫於詞章以馳聘功利其與昆田書有云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數十年貧賤憂患艱苦備嘗只緣記得幾句有用之書似覺胸中畧有把握其於子弟教以文行經業而必使務其大者遠者故丙炎之守廉州定變安民大吏稱其操守官聲通省第一則服習先生之教者深也性孝友聞贈公一言終身不敢忘贈公甯田治母喪先生積教授所得金歸之贈公夫婦既老於所

居西偏構屋數椽。維時花藥春秋佳日。延耆年賓客。流連飲燕。爲二親壽。居喪哀毀盡禮。每歲孟春。集族人掃墓飲酒。以盡敦睦之誼。一秉贈公教。祖墓植松數萬株。鬱蔥彌望。嘗欲建家祠。其側置祭田供祀事。以其餘贍族人。力不逮。則語後人曰。必成吾志。伯兄定保卒。遺一女。無子。以子丙炎後之。仲兄采保績學。不遇。感心疾事之。唯謹。季弟亡。遺子女五。又遺腹生一子。皆撫之成立。昏嫁如己出。今從子丙榮亦獲鄉舉。好施與。脩脯所入。有餘。則以分給族鄰之貧者。尤好獎誘後進。見人善。稱之不容口。與人交。必以誠。始終如一。故交子鄭雲官幼英異。而孤寒特甚。爲訪名師教之。卒成循吏。於世家子。必獎誘。令勿墮家聲。尤篤念故交。一裘之贈。其人已亡。服之既敝。不忍棄也。友人零緣寸楮。皆珍惜裝治之。學問經濟文字詩歌。所與友者。周保緒黃修存包春伯管異之楊季子汪大竹潘小江黃竹雲許海秋。晚又得魯通甫高伯平。皆當時賢豪長者。性嗜金石。工篆刻。精八分書。求者踵相接。購書萬餘卷。皆手自校勘。有所得。必手錄之。好急人之難。爲人謀。必忠。遇邑中公事。潔己盡力。戊申己酉水災。請於當事。發鹽義倉穀振饑。並廣勸助。振全活甚眾。邑有崇節堂。卹嫠婦。以先生主辦。卹者歲增。采訪貞孝。節烈婦數百名。請旌。舊節孝祠地湫隘。爲移建於爽塏。並建總旌坊於祠前。修學宮。建書院。皆主其事。試院在泰州。狹闊傾頽。鳩金修建。士人便之。道光壬寅。夷船入江。姦盜竊發。勸諭鄉里。互爲守望。檢捕獲安。至咸豐癸丑。粵賊蔽江。郡城既破。先生欲爲保衛之計。而令長非人。遂避居於鄉。而儀徵城破。先是淮南引鹽歲百三十萬。自通泰諸場運至儀徵。改捆上赴江皖湘鄂。回空船隻則載

荆湖竹木紙炭諸物。以市於儀揚。倚以爲生者數十萬家。道光辛卯。當事議欲就場捆掣徵課。不復道儀徵。民情洶懼。先生上言止之。又二十年。綱運改爲票販。粵賊入江。鹽艇鹽梟及失業者雲合響應。儀徵遂以糜爛。論者至今猶歎先生之深識遠慮。非一邑一家之計也。先生不遇於時。而修於身。宜於家。善於俗。以一身爲一邑之利賴者數十年。居家接人。孝弟和易。開心見誠。表裏洞然。好賢樂善。輕財喜施。人率稱先生爲善信人。又有稱先生爲文學人者。昆田則信先生爲篤道人也。先生以貧士教授爲生。而濟物誨人。勤拳不倦。流離轉徙。語言真摯。顏色沖愉。絕無虛偽憊戚之狀。是非有學有養。以道自守者能之乎。昆田集先生手翰萬餘言。大旨以安貧樂道爲歸。三復流連。未嘗不悽然欲絕也。先生著作味真閣詩鈔。文鈔。駢體文鈔。晚翠軒詩鈔。清暉堂詩話。稿均燬於兵火。存者僅味真閣詩鈔。已刻若干卷。而板亦燬。鄭雲官所爲傳有云。水利書三篇。論治內外河。及引山水刷江淤之法。遭兵災失傳。邑人以爲恨云。配李夫人。有懿德。今年八十餘歲。猶健在。男子二人。丙炎翰林院編修。廉州府知府。今調署肇慶府。丙瑩監生。以咸豐戊午科挑取。騰錄充國史館。騰錄候選鹽大使。女三。長適某。次適某。孫男四。允頤。允鴻。允翰。允釐。孫女四。丙炎以知府積資加四級。得請二品封。墓在儀徵北郊穆家壩之原。先生所自定也。於例得按式立碑。昆田仰慕先生者十載。而得親炙者十六日。與丙炎至交。且二十餘年矣。以私淑之情。託於子弟之誼。齋祓而敬述之。且系以銘。銘曰。

以子繼兄。惟公惟誠。教誨式穀。不振家聲。一命之士。心存利濟。

道治慈祥，本在孝弟。豺狼城市，兵火江濱。造次顛沛，無違者仁。溫不失厲，介不易通。蒼松翠柏，舞日光風。明德啟後，福祿山阜。我爲此銘，以垂永久。

張石樵先生別傳 許宗衡

許宗衡曰：嗚呼！士生於世，讀書期有濟。不幸老牖下，雖有文章，世方以爲空言，其孰從而惜之？而乘時得志，既有事權者，又多無濟於世，其藉口於艱難，而隱以飾其無識無才，則人轉歎其遭時不偶，無以表見於天下。古今人才之消長，與世推移，卒至湮沒於眾人之無知，蓋比比焉。悲夫！禍患之機，伏積於未見，深識者言之，不非笑則迂怪，而不知士之洞觀於數十年之前者，固燭照數計，而世且漠然置之也。淮南鹽災，甲海內，方乾嘉盛時，淮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江漢，轉運半天下，歲額引百三十萬。鹽艘沿明制，至儀真則改捆，其歸多載荆湖竹木、紙炭、魚米、百貨，市於儀儀之民，倚爲生活，無慮數萬家，不逞之徒，藉以弭其虎噬狼貪，而窮氓婦女，以箕帚拾其餘利者，又以補其凶荒水旱之不足。道光辛卯，制府陶文毅公議就各場捆掣，儀民慮無生活，人情洶懼。邑父老皆太息曰：如儀之民，何當是時？石樵張先生獨毅然曰：周禮開民轉移執事，管子云：衣食足然後民知禮義。此議行，豈獨儀之害哉？成法不可妄更，張見近利而貽遠患，必自此始。乃與父老上書文毅，復馳告鄉人。官京朝者，疏陳得失，事乃止。於是儀之民皆獲全，賴其利者幾二十年。人猶謂儀固有是利，特先生能保之事，苟不止，未見其害也。無何，改票販，淮綱卒散，沿江民多失業。及粵寇破武昌，由楚東下，鹽梟揭竿斬木，失業者響應，嗚呼！句連蔓延，遍東南，創鉅痛深，

其害果何由哉？然後知先生維持審畫於二十年之前，非空言也。猶憶戊申，己酉閒，宗衡居揚州，常與先生相過從。先生曰：讀書無所濟於世，雖百年猶虛生。嗟乎！事權之不屬，徒以讀書所得，不幸而言中，使遇於時，其所濟於世者更何如？乃世之遇而無所濟者，又復不少。然則空言非可信，空言而可信，獨先生爲然。而先生卒老牖下，無由表見於天下，是固不獨先生之不幸也。先生名安保，字石樵，晚號潛翁。性孝友，精歌詩。宗衡識先生時，先生年未六十。同治癸亥，以子丙炎官編修，來京師。明年四月，以疾卒，年七十。宗衡少壯，轉徙江淮閒，多交老成人，與先生迹尤親。及先生來京師，猶嘆誦先生讀書無濟百年虛生之言。先生喟然曰：老矣！且空言何足尙？足下勉之。然宗衡年二十餘，以公車踐齊魯，歷燕趙，中閒奔走衣食，往來數千里，及乎寇亂起東南，亦嘗心識天下之故。性既竊惰，又以枝官寂寥，其無濟於世，蓋亦先生所矜歎者。乃於先生歿後，用空言爲別傳，以報先生其慙負先生爲何如？然宗衡亦五十餘矣。

（碑傳集補）卷四九

蔣湘南傳 夏寅官

蔣先生湘南，字子滿。先世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爲固始人。幼孤，家貧，母授經於風雪中，仲父奇其才，爲之置書千卷，一覽輒曉。其有疑者，負笈走千里，訪於魁儒，所至考其山川沿革，風土人情，驗之於事，證之於經，動學不倦。自少時已然。與同里王濟宏同學，放言論志，潯然開闢，董馬鄭之學，濂洛關閩之理。道藏梵筴之書，毗婆尸佛之教，分析其支派源流，而窮其精奧。道光十五年乙酉拔貢，明年入都應朝考。蔣礪堂、阮雲臺兩相



國奇賞之。與陳碩士顧南雅、吳蘭雪、魏默深、吳定庵、齊梅麓、俞理初諸人游。上下其議論，考稽商榷，學識大進。又友高麗人金老商及客謁章佳、胡圖克圖，而聞見益恢詭奇肆。南歸謁吳巢松學使於濟南，勸校事。幕中皆一時名宿，相與泛大明湖，酌珍珠，釣突泉，登泰嶽，歷訪秦丞相李斯所篆殘碑，陟日觀峯，觀日出處，遨遊任城，與陽湖洪幼懷符孫飲太白樓，作長歌，自負旁若無人。侍讀下世，扶柩徒步水陸數千里歸葬吳閭。時人多其義。甲午中副榜，乙未中式舉人。數試禮部，不第。大挑一等，選虞城教諭，不就。謁栗樸園河督於河壩，與籌磚工。入關中，謁座主張椒雲布政，主關中書院講席，修全陝通志，著西征賦，足備關中掌故。先生嘗論爲學不分漢宋，以爲儒者讀孔子書，孔子周人也。周之學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謂之四術。孔子益以易與春秋，謂之六藝。六藝皆周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是易與春秋之二藝，禮樂詩書之四藝，皆周公之禮明矣。子曰：吾學周禮。告顏子曰：克己復禮。顏子亦曰：約我以禮。曾子傳一貫之道，作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中庸證明之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可知孔門之學，但宜名爲禮學，不宜稱爲理學。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荀爲再傳弟子，僅百年而詩書已待辨正，況漢儒去孔子二百餘年，宋儒去孔子二千餘年乎？漢學宋學之爭，皆無與周學者也。吾爲周學而已。此先生論學之大旨也。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皆用韻語。孔子直以文言爲名，是必叶聲韻者始謂之文。人之生也，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發喉引聲，自有高下抑揚之致。小序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宋以後之

文多有聲而無音，子滿病之。嘗曰：寧爲筆墨，無爲土鼓。又嘗取漢書中志傳爲史記所無者，綴而出之，以示古文門徑。曰：學純論正，神華味腴，直起直往，不用語助虛字，足爲爲八家對病之藥。宋以來論史，漢異同者多，右馬而左班，乃穴坏之見也。此先生論文之大旨也。嘗謂刑名之學，古人所以輔禮，鄭康成注周禮多引漢律，是讀律亦儒者事。因取大清律與唐律、明律互校，括以三經二緯，以推原周公制禮之等殺，著輔禮論二千餘言。酌古準今，爲治獄者之助。先生之學，自經史彙編、律曆輿地、農田禮制、兵刑名法以及釋道兩藏，一一尋源沿流，究其得失。學博故見無不大，議論精故論無不平，氣盛故辭無不達。誠大河南北之鉅儒已。所著書解經者十之四，辨史者十之三，衍算者十之二，述刑名錢穀、河鹽諸大政者十之一。其大者周易鄭虞通旨、輔禮論十四經日記、中州河渠書四種，未刊。七經樓文集六卷、春暉閣詩集六卷，其婿馬佩貽門人劉元培、王正烈等刻行之。

夏寅官曰：蔣先生少卽負盛名。道光戊子，儀徵張椒雲與河南鄉試，將行，往辭阮文達。文達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滿，摸索不得，負此行矣。椒雲欲請其註會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公所稱，必好古士，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傲無棄久之，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眾皆怪笑。椒雲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也。林文忠嘗笑椒雲曰：吾不意汝竟得一大名士門生。其爲名公卿，宿儒所推重如此。然性剛介，不隨俗游四方，無所遇，客死鳳翔。無子，身後遺書經粵寇竄吳楚，獨冠起河湟，凶炬所侵，悉爲煨燼，僅於文集中略窺先生學行大概於十

一嗚呼唏已。

（碑傳集補）卷五〇



漱石先生行狀

先生姓何氏諱慶元字積之號漱石先世本籍江西某郡宋時有曰玉者官郴州刺史其子珪仕因徙家郴之桂陽遂為桂陽人曾大父諱恩佐縣學生王父諱光鴻例授直隸州州同考諱仁文縣學生

敕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生幼有慧解七八歲時父指壁間鏡命作破題脫口誦誦又嘗至外祖家竊資治通鑑一帙觀之決日皆諳焉及長傑邁豪奇矯然峻嶒補博士弟子聯為督學徐公松陽公金創所器重遂拔貢太學是時湖南知名士桂東李希謙克細郴州陳雲心起謫邵陽魏默深源皆高等在選見先生爭師友因相與作為古文又請說前儒程張諸子學一時聲譽赫然楚南人士爭嚮附之道光辛卯恩科中湖南鄉試第三乙未登甲科改翰林院庶吉士假歸侍養益遠詣遐邇肩取宏重勵志命行毅然及希古聖賢名儒無肯有出入墜從者其自將侶不為小儒齷齪而趣舍大開慷慨激昂不可磨髮瑕尤為文沈浸六籍涵茹百家仰規俯逮上下兩瞻當其自得與言川湧麗字霞凌鏗聲炳耀股地燭天雖威詔振韻翻藻揚華不能多其光響也先生銳銳沈斷才任濟時而韜遏抑不自暴試遠猷碩畫世莫得而窺也然其在里遭歷事變臨決洵亂每一指顧禍敗輒刻候立紆籌慮有出人意表者道光壬辰歲間搖趙金龍亂衡永郴屬大震桂尤甚有奸民李觀章者草竊輿甯徽下躡縣北鄉塘聚且千人南鄉闕劫亦復擁數百勢洶洶將亂先生聞變立見邑侯易公大來慈令昇典史楊培壯健馳北鄉迅殄之觀章卒就禽又基瑤至南鄉授指團練開劫頓息縣境由是復安歲甲午大荒先生方赴縣議賑民有走署告糶者市城諸不逞趁賑之擁入治忽大譟易公倉黃與出眾猝下列刃向將劫往北郭焚廟先生急為教授易公計遇之及昏眾遂巡相視散當是時微先生指畫民且變易公幾不免辛丑縣有與警民恆一日數十驚邑侯劉公憲籌策綏定舉以詢先生為執伍民戶使相聲接捍屏復相攝邊粵匪要築八隘一墩一卡奪險防挫外寇迄不得肆至今賴之丙午丁未開齋匪聲擾半天下縣民多竊入匪窟窟穴南東諸鄉保庇窮結肆賄飲樹黨日盛起為寇使其徒潛入近地劫愚民從之民聞奔驚泣號比里比里亦紛舉共潰粵盜乘之城野皆搶攘喘奔先生先生詣邑侯方公其正建議聞紳耆幹諸數人分所鎮禦拔大姓陷染匪籍者開使首縣雪之賊氛頓滅民安堵里閭自後無亡失者先生性純孝侍

養父母及大父大母竭誠盡慎無幾微拂沮者待人誠恕於故舊尤厚

所善李克錕歐陽泳蹇歿為恤發置孤及刊其遺文遇事明銳興建縣

邑廢墜事甚夥增修

文廟書院其大者善有知新閣散體文先生卒道光庚戌正月二十七

日距其生之年得年五十有六將以某月日葬北鄉白芒村迴頭嶺之

原子男四人長安仁太學生次安義安禮安智女子四人孫男二人道

光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甲寅門人何俊謹狀

（續碑傳集卷一八）

凌教諭墓誌銘

故金華縣學教諭凌君當咸豐十一年某月日屬賊死子姓視其骸不

得則藏遺衣冠而樹諸石越七年聖猶其辭君凌氏諱堃字仲訥浙江

湖州府烏程縣人也世居縣之嚴舍當明季忠清公義渠為兵部侍郎

死思宗難凌以是始著君曾祖某祖某父鳴喈中嘉慶四年進士官兵

部車駕司主事上疏言馬政以越職去君幼有異質能伏氣行水中十

歲隨兵部公京師進母喪君昆弟三人先後母愛日事撈筆無人色伯

以杖死君見而大痛懼終及死則伏哭殯宮前絕粒七晝夜日禱西山

神祈速死嘗七餌毒兩咽劍再縊胆一溺一顛不死越紫荊隊十五里

里石如劍深淵鄰急流沸石如輪如盤如拳如卵卒不死有憐之者曰

盍行乎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君憮然曰敬諾於是走之晉道

乞食遇相者奇之授以術令張肆太原市中得錢以給乃隱姓名自號

鐵簫子獨習王遁軌革陰陽諸家書為人操著相宅多奇驗遠近爭趨

之以為神臨汾張生自言善易筋術年百歲矣色如嬰兒力能曳九

牛君從之學盡其技嘗遇盜數十人於野行劫君馳馬揮鞭縱擊之盜

披靡遁禽其魁與語有過人者遂釋之贈以文馬百金自是恆析朔代

開行伍商販里豪劇盜下逮婦人稚子莫不噴噴傳鐵簫子者無何兵

部公故人官於晉跡之以來勸之為時文應順天鄉試得中式時道光

地數頃。置溝洫。引摩沱。委折漑之。成畝田。畝百十五六。分十之二。歲作疏防。又分其六七。以利佃。徑畛緣之。葵韭瓜蔬。渠澆之久。魚蝦育焉。歎曰。推是以富天下。管仲不足為矣。晚年。選授金華教諭。於署中作圃。行區田法。畝收數倍。咸豐十年。閩湖州警。棄官歸。明年寇至。晨舍。家人勸君行。君歎曰。天下皆若輩也。行將奚之。因舉酒自醉。招所善潘生與俱。賊入。見君危坐。愕眙。不敢前。報其魁至。齊君降。君大罵。手格殺數賊。為賊攢刃死。潘生從焉。年六十有七。君配安福人先卒。子鑄。鑄皆天。子益之。河南縣丞。君於鹽始成。值卽折節與交。後以女女焉。而望言。秋主公羊。數與君乖。往家貧。遭亂離。不能行道。妻子每獨居。深念未嘗不盡焉。傷之。乃為銘曰。

（續碑傳集）卷七三

故三河縣知縣劉君事狀

君劉氏諱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也。其先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當神宗朝。德望重天下。六傳以至於君。世有聞人。曾祖家嚴祖世。說皆附貢生。父履。悔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有丈夫子五人。其季君也。生七月。能言。三歲解。哦詩。五歲而孤。母喬孀人。躬自授經。始君從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學行聞鄉里。為諸生時。與儀徵劉君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十五年。以優行貢生中式。鄉試舉人。二十年。成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故窪下。隄堰久不修。遇伏秋水。芻溢為居民害。君視履。隄防。詢知疾苦。令甲凡隄工。旗丁及民均資修理。君如令施行。而旗丁怙勢。不出仗助。相為觀望。君執法不阿。工賴以濟。在縣三歲。無水災。再補元氏縣知縣。會歲旱。縣西北境蝗延。二三十餘里。君禱東郊。蠲祠令村保設廠。購捕蝗。爭投坑井。或抱禾死。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縣知縣。值東省兵過境。故事兵車。皆出里下。君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雇車。應差給以民價。空車減半。民得不擾。君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勤於聽訟。官文安日。審結積案千四百餘事。每難初。鳴燭入。囑食少許。與坐堂。皇雨造。既備。當時研鞫事無鉅細。均令具結。口授結狀。或予紙筆。當堂收結。毋許吏胥攪。凡涉親故族屬訟者。諭以睦鄰。槩令解釋。訟獄既簡。吏多去籍。歸耕。曹

舍盡閉。或賃與人為書畫肆。於是遠近歎然。善循良稱。咸豐五年九月。寢疾卒。先歿七日。自撰墓志。春秋六十有五。歸葬寶應城北之黃腰溝。鄉人私謚曰孝獻先生。入祀先正祠。所著書有釋穀四卷。漢石例六卷。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文安隄工錄六卷。愈愚錄及詩文若干卷。又哀輯先世遺言。為清芬集十卷。寶應文徵百餘卷。書病論語皇刑疏。蕪陋。蒐輯漢儒舊說。益以近世諸家及宋人長義。為正義一書。未卒。棄命。子恭冕。成之。君內行嚴整。步立笑言。皆有規。鄉人士望之以為矜式。子弟或好博及飲。於者。必痛懲之。至禁絕乃已。與人交。和敬以誠。不事諧諂。諸居恆不為耳語。謂其近知故。險汗之行。其學不堅持。門戶於河漕鹽筴。大政洞悉本末。嘗言河漕當分。河流迅急。足以刷沙。且免倒灌之害。南漕重艘。抵清河。止略仿轉般之法。於河北別雇民船。或用舊存糧船。數年之後。重艘有朽敗者。不復修治。亦雇民船用之。各船漕丁。分年散遣。不致滋事。其策似可行。而不敢著其說。君歿十四年。聖客金陵。與恭冕朝夕承事。書局始得觀君遺書。慕其世德。恭冕次君行命。為傳。聖不敢當史任。爰述事狀一通。俾後傳海內先賢者有所稽攷。謹

（續碑傳集）卷七三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九

汪文臺傳 朱師轍

汪文臺字南士，安徽黟縣人。少從父崇勳讀，年十五父卒，居哀如成人。家故寒，母欲使習賈，奔而逸，家人逼索，獲之於書肆，方觀書，乃復使讀。補廩生，以課徒自給，膏火所入，悉以購書。至晚年，聚書數萬卷，聞有異書，必段而讀之。博聞強記，深通經史百家，與同邑俞正燮齊名相善。正燮號博覽，而精深不迫文臺，每有疑義，嘗就正焉。正燮遍遊四方，文臺足不出鄉邑。郡試至徽，郡鄉試至江寧，一遊揚州，故正燮名著遠邇，而知文臺者甚鮮。文臺宗漢儒，其言曰：石經託之賈逵，詩傳假諸子貢，亂經也。謂虞書排偶，雖雅頌重複，侮經也。臆見說詩書，鑿空竄三傳，誣經也。漢儒釋經義有疑，弟曰讀如某，不以己字為經，唐人正義雖傳注亦無輕議者。宋元以來，六經無完書，徒逞私智以騰口說，吾道之憂也。讓陸稿，又以論語邢疏疏略，因取證古義，博采子史箋傳，依韓嬰詩傳例，作論語外傳，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謂有益於後學，然成於眾手，時有駁文，別為表議，作校勘記，識語寄示阮元，元服其精博，函聘至揚州，文臺操方言，元不能達，嘗以筆談為設，盛筵無他賓，自坐旁席以陪。值英吉利犯上海，淮揚震動，元意不懌，文臺辭歸，元贖二百金，文臺以當道不知敵情，歸而作紅毛番英吉利考略，又嘗纂輯七家後漢書，誤淮南子校勘記，皆行於世。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九。文臺弟子甚眾，程鴻詔、湯球最知名。

（碑傳集附）卷五〇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吳公墓志銘 彭昌章

公諱式芬，字子慈，號誦孫，山東海豐人。先世自恭定公諱紹詩，以侍郎起家，代有聞人。恭定子壇官江蘇巡撫，政績赫然是為公之曾祖。公祖諱之勳，湖北安襄鄖荆道，父諱衍曾，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公幼而岐嶷，博覽羣書，道光二年壬午順天鄉試舉人，充咸安宮教習，選授臨清州學正。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授職編修。戊戌五月，宣廟召見翰詹，每日二員，有即席外朗者，公蒙特簡江西知府，補南安府。時粵東用兵，轉輸軍餉以南安為後路，公措置裕如，民不擾而供億無誤。甲辰授廣西右江道，次年抵任，權按察使，事虛衷研鞠，務得其情，擢河南按察使。越二年，擢直隸布政使，尋調貴州。

今上咸豐建元之歲，復調陝西，以倡捐軍餉，賞戴花翎。癸丑冬有旨來京，引見，甲寅補鴻臚寺卿，提督浙江學政。明年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即銜充鄉試監臨官，旋引疾歸，抵里六閱月而卒。時咸豐六年十月初八日也。生於嘉慶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公性和易，平居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必相親，以道義，故自京僚以至外吏，莫不慕公之為雅，而樂與相親。好金石文字，凡鼎彝碑碣、漢魏唐鏡之文，皆拓本藏之。於古人書畫尤工鑒別，善鼓琴，每訪山川名勝，必攜以自隨。雖處貴顯，其意趣泊如也。夫人劉氏，高陽望族，勤儉治家，待族鄰有恩，隨公宦轍所至，屬郵貨乏，助公善政。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九。累遇覃恩，封一品夫人。子重周，廩貢生，以廕生候選通判。次重慈，女一，適同邑陝西知縣張守嶠，孫炯，庠生。重周等將以咸豐八年三月十六日奉公暨夫人柩合葬於城南徐家莊祖塋之次，而屬余為文以志墓。余與公為同年進士，知行誼為詳，不敢以弁陋辭。銘曰：

海豐世閥，令德遙承。篤生儒雅，祖武是繩。詞章流譽，經濟垂名。番宣四國，遐翔九卿。秩遷祕省，職典文衡。大猷未竟，沈疴遽興。抽簪慮瘼，易簀神清。素車會葬，千里馳情。澤治後嗣，積善有徵。佳城永固，爰勒斯銘。

（續碑傳集）卷一七

沈子敦哀辭 孫安

庚子十一月十七日沈君子敦卒于京邸。踰月計至，諸友會弔于其家，憫其未有繼嗣，中道夭折，父老而無以爲養，莫不仰天叫呼，泣如雨下也。君名珪，子敦其字，世居烏程之南潯鎮。予于戊寅己卯開始交君，時金君山甫館予家，君與盛君眉庵、紀君牛度閒數日必來談藝，談必竟日始去。年纔二十許，英姿卓犖，議論常出人意表，予與山甫共推爲畏友。然性坦率，舉動多任情，見客不數語，輒搖頭作誦讀狀，又好直言忤物，自一二朋友外，咸以迂愚目之。君既被迂愚之目，則益自喜讀書，愈力經史，子集罔不溯流探原，而尤精輿地之學。地理以水道爲提綱，書之所載，千支萬派，莽如亂絲，讀者每苦昏眩，而不能遽解。君獨一覽了然，執筆爲圖，往往與古圖暗合。著新疆私議，謂國家開邊萬里，常患餽餉難繼，省餉必須屯田，屯田必講水利。某山出某水，某水經某處，灑灑數千言，如指諸掌。君友人王君亮生客京師，愛其文刊布之。徐舍人松一見歎曰：「某謫戍新疆，凡諸水道皆所目擊，然猶歷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閉戶家居，獨從故紙中搜得之，非具絕大識力，曷克有此？爲之延譽，公卿聞之，會何侍郎凌漢視學浙江，歲試湖州，校官上諸生優行，籍無君名。侍郎卻之，再上，仍不列君名。侍郎乃言曰：「吾在京師，聞湖州沈珪學識爲浙江第一，而報優無名何也？」諸校官皆目上視，茫然不知沈珪爲何人。侍郎笑曰：「校官所講者時文也，所急者費禮也。」沈生不攻時文，而費薄，宜校官之不識也。遂拔君第一。于是鄉人爭願識君，向之目君爲迂愚者，乃更以君爲奇傑。時沈侍郎維鐸督安徽學政，聞君名，以厚幣聘請校文，明年科試，何侍

郎擢尙書去，代者爲陳侍郎用光，尤愛重君，名仍第一。甲午鄉試，主司徐太史寶善得一卷，詫爲奇絕，以爲此必湖州沈珪也。榜發，非是，愧甚，乃修刺謁君于寓，謝不敏焉。主司出閣，先謁舉子，爲從來所未有。是年，君以優貢入都，姚侍郎元之有地志之纂，請君主其事。君遂館于姚氏。侍郎旋督浙江學政，君引嫌不從，獨留京邸著書。未幾，侍郎晉總憲，以言事降秩，有欲請君校文者，君曰：「主人方失意去，枯而集苑，吾不爲也。」自是修脯漸薄，旅況愈窘。君試南闈者六，試北闈者四，惟庚子一薦，卷終不售。君雖不遇，而所憂常在天下。嘗謂乾隆以來，士務訓詁，意欲矯明人空疏之病，然明人講學，尙知愛民，今人博覽專爲謀利，又曰：「士不好名而好利，廉恥道喪，害必中于國家。」著論千餘言，與世格格不相入。在京師六年，未嘗妄交一人。姚總憲既降秩，何尙書陳侍郎及徐太史先後卽世，沈侍郎以老病乞休，惟徐舍人時時過從，知己寥落，恆鬱悒無聊，遂遘疾以卒。年僅四十有三。著有新疆私議、漳北、滄南諸水攷，元史西北地理志攷，元和郡縣志補圖，文數十首。君之交游，眉庵最早卒。君至京師前一年，山甫卒。甫戒行，半度又卒。君雖窮困，常從京師寄錢卹兩家之孤，其風義實今人所罕有。予嘗爲眉庵作傳，山甫、半度之卒，皆爲哀辭，致慨于天道無知，善人常偏受其厄。然三君皆有子，君獨斬焉無後，厄更甚於三君。豈君之才名稍顯，故折福愈甚，然則士必埋名里巷，不使一人知己而後可。嗚呼！悲夫！爰爲辭以哀之曰：

緊造物之生材兮，紛小大之不齊。拱把尙有所用兮，焉有千尋之木而棄之。彼大匠既羣，睨其旁兮，曾不得適斤斧之施。豈斧



柯之不在手兮抑束于法而不能惟我所欲爲。惟科場之定制兮防姦竇而法日以密。舍昭昭之可見兮使索物于暗室。掩騏驥之形而使辨其聲兮。雖九方亦有難識。心知其賢而不舉兮。當局乃作旁觀之歎息。之子之見賞于公卿兮。謂科名可必得。書十上而終無所遇兮。遂客死而不得返乎蓬華。身不遇其猶可兮。獨惜此著書之年歲。終日捉刀爲人兮。曾不暇爲己。千秋之計。歎飢驅之惟坐一貧兮。竟不得獨行其志。念高堂之遠隔兮。望白雲而隕涕。妻猶守夫空房兮。子未生而遂絕其世。早知年命之不永兮。悔不忍餓于蓬蒿之內。旃蒙協洽之送別兮。予偕眾友而登君之堂。方期不數年而重聚兮。豈料遂判乎存亡。自古才人恆失職以死兮。惟愚者乃富壽而康強。足與翼之不能兼昇兮。君又何憾乎彼蒼。酌靈筵而一慟兮。仰視天之茫茫。

沈先生傳

沈先生珪字子敦。浙江烏程人。少受學於施北研。國祚北研。執於金元史事。故子敦喜研究金元與地掌故之學。道州何文安督浙學。以庸蜀羌犛微盧彭濮攷拔置第一。繼又以尙書古文攷毛詩古音攷爲督學。新城陳碩士侍郎所賞。甲午以優行貢成均。時年三十有八矣。程春海侍郎嘗讀西游記。擬爲文疏通春廬宗丞跋所未盡。及見先生跋。歎曰。地學如此。還荒萬里。猶目驗矣。我輩物才未足。語於是也。嘗與張淵甫論禮服。往復詰難。百辯益堅。淵甫膛不知所答也。先生初入京館。徐星伯家。後爲桐城姚伯印校國史地理志。寓內城。閒出訪友。星伯爲烹羊炊餅。召張石州共食。劇談西北邊外地理。以爲笑樂。石州嘗戲謂先生生魚米之鄉。而慕韓蒼麥。南人足不越關塞。而好指畫。

絕域山川。爲精漢學。而喜說宋遼金元史事。可謂三反。先生聞而軒渠無以易也。作字模範鍾王。而偏旁點畫必斬合於六書。當道州新城視學浙江時。日照許印林瀚兩在幕中。嘗言鎮院得子敦卷。如辨古金款識。淺學者或不能盡識。輒傳觀以爲奇寶。至爲賦頌駢儷之文。則又精雅似六朝小品。蓋其多藝如此。性沈默。每當眾論鋒起。拈髭靜聽。若都不解。及客退。而發其乖違。斷斷不少假借。故於一時名士少所許可。人亦畏忌之。不甚內交也。庚子十月。以手錄所撰漳南寇北諸水攷及施北研元遺山詩箋。初印本貽張石州。未一月而病且死矣。年四十四。所著有長春西游記跋。金山以東釋落驢樓文集。

（碑傳集補）卷四九

二侯傳

侯君模名廷楷更名康君模其字也其先江南無錫人祖金鉉遷廣東為番禺人君模幼孤好學喜讀史家食無書母張為稱貸得錢買十七史讀之久卷帙皆敝愛南北朝諸史所載文章為文輒效其體阮文達公總督兩廣開學海堂課士賞其文由是知名後乃研精注疏並通諸經而史學尤深正史之外旁搜羣籍攸裴松之注三國志例注附以前諸史舊曰

國初以梅氏算書顧氏讀史方輿紀要李氏南北史合鈔稱天地人三奇書論者謂李書未可鼎足吾書成其將取而代乎又曰注史與修史異注古史與注近史又異史例貴嚴史注宜博注近史者羣書大備注古史者遺籍罕存當日為唾棄之餘今日皆見聞之助宜過而存之為後漢書補注續一卷三國志補注一卷後漢補注續一卷以有惠定宇補注三國志杭大宗補注未完善故不稱續焉又以隋以前古書多亡者書者遺沒不彰補撰後漢三國晉宋齊梁陳魏北齊周十書藝文志而自注之後漢三國成經史子三部餘未成尤好左氏傳謂近儒多詳賈服而排杜解然杜固有勝賈服者儒者說經當求心之所安毋徒博好古之名欲著書以持其平亦未成又治穀梁傳考其涉於禮者為穀梁禮證其餘羣經小學皆有論說多前儒所未及又考漢魏六朝禮儀實申三禮者書數十篇為人孝友惇篤性兼狂狷直疏易喜飲酒招呼朋好諧謔閒作不治家人生產至不識算子惟以授徒自給體氣羸弱不離藥物而讀書恆至深夜亦頗以此致疾云以優貢生中道光乙未科舉人會試歸發病逾年卒年四十第度同年舉人時稱為兩經師

子琴名廷楷更名度少貧困備書於外夜歸置燈小几上磨坐讀書兒女雞犬環繞之不厭也年三十七始為縣學生員與君模同年中學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試用知縣分發廣西署河池州知州州縣官到任饋金於上官曰到任禮節饋金曰節禮子琴以貧故獨不饋知府衙之廣西賊起河池州居萬山中無城郭子琴伐木為柵因山勢聯絡堅固可守又使民十家為牌民有從賊者仿趙廣漢第第法使良民告奸民十得六七南丹土知州差役莫應和以事被拘上官命子琴鞫之得實將治其罪時巡撫鄧鳴鶴命民團練應和訴於府謂出家財團練而知州索賄知府稟巡撫巡撫奏之將治子琴罪既而審訊知其誣猶回護前奏罰子琴俸賊攻桂林巡撫命子琴守城宿堞旁數月賊退

又命至梧州辦鹽事子琴遂告病歸南至家病卒時咸豐五年五月年五十七子琴靜樸和厚經傳洽熟尤長於禮學自大挑後志在吏治常讀諸史循吏傳及兵書又以世風衰壞宋古書名言為一編曰述古軒家訓在梧州為賊所焚其副本在番禺志書局為夷寇所焚遂無傳焉所著說經文刻於學海堂集又通算學所著書亦散失三子長培基幼裕基皆早卒其仲炳基聞巡撫奏子琴罪且不測憂憤發病死

陳澧曰二侯君有兄名廷槐更名廣亦聰穎而不以經學名時稱侯家兩經師云余與二君居址相近常相見在京師同居下第同歸情好最密計自弱冠得交君模始知治經是吾師也子琴則同志曰友者也嘗與君模戲言我後君死當傳君君模死余為傳哭其殯而焚之子琴死乃為合傳嗚呼使二侯君今猶在年七十耳而墓木拱矣悲夫

張亨甫傳

張亨甫名際亮建甌人少孤繼母撫之父嘗買鄭州伯兄繼業亨甫幼穎異里中老儒李古山才之其家乃使之讀未冠為諸生與族兄紳光澤高祖望何長詔友善肄業福州龍溪書院同舍生多俗學亨甫視之蔑如也陳恭甫編修為山長器之道光三年余至福州亨甫以詩來謁余曰何李之流也子才可及空同若去其羸豪則大復矣明年沈鼎甫侍郎視學閩中試拔貢第一乙酉入京師

朝考報罷京貴人及名士言詩者無不知亨甫矣新城陳石士侍郎延寓其家會賓谷畦使在京師聞亨甫名召飲同坐皆知名士也嘗以名輩顯宦縱意言論諸人贊服亨甫心薄之曾食瓜子黏鬚一人起為拈去亨甫大笑眾慙曾不權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曾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寒士門下復不自知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累數百言曾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慨當時諸公好士而無真識曾不如其好色也取一時名優為之傳著論一篇曰金臺殘淚記筆力高古識者知亨甫所志遠矣都中交深者欽徐蓮峰曾善龍溪鄭口口宜黃黃樹齋曾益陽湯海秋曾山陽潘四農曾唱和尤密六年余至京師從遊者久之亨甫既為朝貴所忌試輒不利自是惡遊天下山川窮探奇勝所交名賢幾徧以其窮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發為詩歌益沈雄悲壯至天才豔逸情致縣邈則其本色而亨甫之詩乃大成矣十八年鄉試主閱試者途中約張際亮狂士不可中而亨甫已易名亨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四九

輔中式拆卷見其名疑欲去之副考申解而止及來謁果際亮也主試愕然會試復報罷二十年余在臺灣召之亨甫喜將渡海及廈門畏險使人寫其親題詩寄余而返聞鹿澤長為甯紹台道往依之至則甯破失守狼狽走江西將至山東不果遂過桐城視余家訪方植之光律原馬元伯而至湖北葉方伯厚禮之復之吳中聞余為英夷謀愬江南奏劾有閩人附和其言亨甫憤甚見某公而責之計余赴遠必過吳中樓遲以待七月余過淮上乃從至京師先是亨甫有妾蔣氏從在淮及赴余難留蔣於淮屬其友亨甫方疾扶病從余止之不可自投方劑未已余事白出獄亨甫大喜從余寓炸子橋楊椒山故宅中延人治其病而所患已深矣京師諸公聞亨甫急余難義之過余者必問亨甫而湯海秋及桂林朱廉甫琦柳州王少鶴楊道州何子貞皆至其疾革陳頌南高要蘇慶堂延醫問陳弼夫皆亨甫故人尤厚疾革日晨起自訂詩藁屬余及廉甫執筆為之去取其夕遂卒年四十五余及諸君經理其喪一時識與不識爭致賻焉余攜柩至桐城使人往閩召其子來以喪歸亨甫詩已刻者雲光堂葉松寥山人集南來錄未刻詩文向多書語余欲編為全集卒後余收遺藁於行箚將成其志焉其妾蔣氏在淮浦逾年問亨甫歿大慟暫死守或勸之嫁乃削髮為尼小婢感焉亦從削髮河槽二帥及善亨甫者咸重其才高其義又歎異勝氏皆憐而資之一時歌詠其事者甚眾

論曰自古名公卿無不愛才近世則延納才士以為己名士利其財亦爭趨焉鄙者則面諛承奉無所不至此向知有廉恥氣節哉亨甫力振頹風可為矯矯矣乃受其書者不愧謝而以爲恨時人復被以狂名使亨甫達而在上風節必有可觀者竟不一策徒以詩名是可悲也亨甫內行甚篤善事繼母生平好遊伯兄常資之縱覽名勝伯歿後厚視諸姪有加每言繼母伯兄未嘗不泣然也且中前輩開揚不遺餘力所交海內賢士老不遇者尤推揚之不絕年長於己者禮之必恭少於己者正言教誘懇至其敦篤如此嘗負大志余稱其有經世才人未之信後見盧厚山林少穆二帥亦稱之然後知余非私言也

（續碑傳集）卷七八

孫君澹人墓志銘 董光璽

吾邑徐虹亭先生以上舍生中鴻博之選一日之閒名滿天下子姓蕃衍代有聞人而君則虹亭之弟半邨先生後也始虹亭以詞賦顯而半

邨獨遠於經學末年以羣經義分授諸子諸子亦各世其學數傳至君而其業益精君以宋儒之學研精性命名物象數在其所略慨然以漢氏爲宗閉門攷索不得其解彌月不出一朝得之亦必數削其稿而後屬之於簡嘗以毛詩得列注疏齊魯韓之不顯於世也嘗梓古書刺其字句苟涉此者片義單辭靡不甄錄著古人之說於右而自系其說於左遇有沈晦不憚數千百言譬喻曉解求合於聖賢之意而後止久之書成名三家詩述凡十有六卷其中異義采萃之萃從朱彝尊說訓古遺字或疑山不得有蓮君笑曰太華峰頭固有池矣蓮不當產其中邪不然而早蓮之草載於本草者自若也又以有狐援般爲刺時君之詩以狐比無道之君引齊風雄狐之譏襄公兼引左氏傳獲其雄狐指晉惠公爲證論者卒不能難於易則衍鄭氏父辰圖說而敷暢其意於書有書古訓若干卷君既專於治經開出其餘技爲詩探源騷選泛濫杜韓白蘇諸家事有不概於心者激蕩其聲抑揚其詞以一吐其胸中之奇世有唐衢又不知若何痛哭也它文章亦卓然可傳惜君中年摧折不及徧交當世賢豪無有表顯之者可悲也已君性至孝少失母獨與父居父遇之嚴家貧無僕賃使提壺出酤小不如旨大杖擊君走避嚙不敢出一語父既歿言必流涕篤於友朋楊君秋泉著十家書未竟而卒君藏弄補綴之弟子經其指授咸有師法可觀君沒後數年高第弟子陳君某思刻行其遺書將經紀其家教其子使成人有足向者吾嘗觀古經生堅守師說牢固不拔雖極之鑽跋顛頓不肯輒背其師而陳君遂欲如是非特陳君之高誼抑亦君窮經之效也君既傳其家學愚君者乃毀君曰是固攘其祖作者噫信如此言虞翻何以五世窮易班固何以二世修史而近世吳中惠氏高郵王氏又何以世世治經哉余辱交於君遂銘君幽君諱堂澹人其自號吳江縣諸生道光十七年九月日卒年四十有一娶顧氏先君卒有子一人名曰某越二年某月日君之兄某奉君之體附於祖塋之某阡銘曰

三家之詩君所治勞涉易書常下帷詩文佚宕鏗金絲性篤孝友經人師四十小苦僅過之如君者死心然疑晚有弟子撫孤兒吁嗟徐君可勿悲

（續碑傳集）卷七一

何若瑤傳
何若瑤字石卿。少穎悟。十一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道光戊子舉人。七
赴禮闈。庚子大挑二等。選海康訓導。辛丑成進士。
殿試二甲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甲辰散館。授職編修。戊申大考二等。
補授右春坊右贊善。己酉丁父憂。服闋。同京。癸丑丁繼母憂。歸。遂不出。
甲寅。紅匪擾亂。變起倉卒。擬團練不及。幾被害。乃微服走會城。圖剿賊。
是時賊氛正熾。各賊目盤踞其黨。散佈村落。者以萬數。又有賊艘千餘。
往來內河。隔絕城鄉。聲息不通。士紳之居鄉者。皆爲所阻。過不得出。乃
與二品銜梁綸樞請於制府。開局城西。籌餉募勇。以爲之招。於是沙焚
兩屬士紳稍稍出。乙卯正月。力集謀定。遂同官軍進攻。遣練勇直入大
橋園之市頭。扼其中樞。各鄉義民聞之。羣起相應。不三日而諸賊一掃
蕩平。於是復與紳士定議。移局南村。安集善民。搜捕餘匪。又改建局爲
貢南書院。以總沙焚兩屬之事。大吏嘉之。擬請獎敘。辭焉。悉以讓諸同
事。知縣李福泰深重之。丙辰延主馬山講席。並請總纂邑志。發凡起例。
未成書而卒。年六十。爲人靜默恬淡。遇事鎮定。有執持。沈幾觀變。不動
聲色。事成而已。若無所與。獨未獲大用於世。識者惜之。生平勸學嗜古。
晚年於陽明先生學。若有所得。著有公羊注疏質疑。兩漢考證。海陀華
館詩集。文集等書。

《續碑傳集》卷一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

池生春 李棠階 張履 吳鉉 黃汝成 王柏心
曾釗 任雲倬 朱緒曾

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楚雄池公墓志銘

道光十有三年春廣西學政之員於是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楚雄池公奉

簡命視學粵西明年秋當更易天下學政復奉留任之

命十六年夏四月天子擢公爲國子監司業仍留視學如故既拜

命再踰月而公遂不起矣是爲七月十日前二日璜入視公疾公顧謂

曰吾滇以舟楫不利故少書籍幸陳文恭公爲布政使時刊存正學之

書十餘種使士不涉於歧趨又創舉書院義學數十所成就之材無

算余幸官公故里思有以仰跂之而力不逮且遭疾矣奈何璜對曰文

恭公受氣鳳故耐勞公宜稍自節公徐又曰陳公處事精密不後於古

名臣殆不可學其樸實則人皆可勉區區此心常恐負慚陳公因以上

孤聖主也言已氣喘甚不足以息璜亦遂出先是道光戊子公爲陝甘鄉

試正考官事竣復命奏對稱旨遂命入直南書房蓋

天子特以屬公而不由廷推者次日召見養心殿

上溫語曰爲學須有體有用仰不愧俯不作能從此處下工夫乃足以

當大任也公退而敬書於冊公諱生春字篤庭別字劍芝其先山東登

州人今爲雲南楚雄縣人曾祖諱湘而乾隆戊申副榜諱映斗者公之

祖郡庠生誥封奉直大夫曰瑤者公之父也公自初識字有奇童之稱年十二補

弟子員明年食廩餼嘉慶己卯舉於鄉道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丙

戌散館授編修嘗充壬辰會試同考官公沈毅清惠動止有儀法以不

欺爲本以陶物振俗爲志視人世芬華泊如也課士先行誼而後文藝

其大指曰立志曰修身曰窮經曰講學又條爲子目二十四曰塾規刊

萬本頒示諸生蓋正學源流於是基備又刊朱子小學擊數千帙隨使

車所至輒分給就試者令誦習之士請謁無或不見見則首勉以植品

問所治經心得何在或袖詩文求審定必詳指其利病詞色煦煦雖日

數十見無倦容聞士有踰閑檢者則痛懲之於諸郡邑書院必核其實

求所以有裨於學者費不充則與守土者議捐增必足乃已故事太平

諸郡士司所轄之民惟佃種隸田者不許應試其佃官田者令退佃乃

得與考其自種民田者不在禁考之列近時土官有他意凡應試者輒

抑之或飽其欲乃錄送土童不勝冤則鳴於有司鳴於上官有走訴於

公者公廉得其實以謂土官無聽訟之責其小大獄皆流官主之獨童

試一端聽其操縱由己非政體且非所以廣作人之化隨具疏請改由

流官主試事奏入格於部議不果行嘗采訪郡邑貞烈婦得六百四十

餘人孝子二人皆手書四字給之示獎勵然猶懼有所遺佚見諸生未

嘗不周咨之公既倦倦於正士習扶世教而神識精敏品第士高下無

不翕服善摘發隱蔽左右趨事者咸心懼然不以此弛防閑謂宵人之

敢於作奸恆由馭之過寬乃得肆其志而剔奸必自近者始故於僕從

及吏胥先事告戒臨事精覈既事猶博稽不已於是士驩然謂自來最

難絕之弊至公無不絕也性儉素飲食服御如寒儒臨財尤耿介且嚴

禁其下之多取或以過廉諷之不顧於是十驩然謂自來未盡革之費

至是亦無不革也公體素羸食又少而勇於治事凡所設施審其可趣

其成刻日計時有人不堪其劬者每試士宵未及分則已起啟關唱名

既畢雖夜未央不稍假寐終日坐堂皇或周行試席開數百人作止無

不在目中卷經幕客分閱者必親閱而後決去取定甲乙所爲告諭及

判公牘批控詞皆手自削之繼繼數百言或千言窮日夕之力不少休

以此事立辦亦以此致疾公嘗自言奉命視學之久焚香告天苟此心有幾微不自持入於暗昧者身及子孫

皆被殃跡公所爲可謂要而不忘者矣所爲文純明平易不喜作奇僻

語然會文切理亦時以新藻發其摯思嘗恭和御製重華宮茶宴詩及上元後二日對雪喜成元韻又嘗奉

敕書御製詩集經筵御論公書故宗柳誠懸方嚴峭勁然亦襟抱所流露與古人同趣也直

南書房凡五年荷賜御書石刻及筆硯書畫貂綺食物之屬甚夥所記入奏日記一卷直



廬記一卷詩文剩稿四卷嘗編輯節孝錄未成欲選輯廣西人詩文集刊之亦未成粵人士聞公之卒也無不哭之哀如喪其私親然可以觀公入人之深矣其生以嘉慶三年十月二十日得年三十有九配陳宜人無子以仲弟之子聯桂為後瑣以文字辱公知於公視之歸漢也微諸聞見既實而預為之銘銘曰

名臣步名儒趨或判然其歧視公公謂無殊指也

帝鑒顯神靈徵或倏爾其中餘公謂吾示矢也志維懃力維果雖天下重寄宜無弗舉公且從容而就理也洪鐘萬鈞聲小發已震耳今孰則虞其毀也肅肅平公偉平豐平乃如是止也

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池公廟碑 王錫圭

南書房翰林池公以道光十三年視學粵西蒞事之日揭示十二府州學曰生春奉

命之日焚香告天使吾此心有幾微暖昧者罪及其身殃及其子孫今與生徒約必率吾教而列其條目四曰立志曰修身曰治經曰講學又分子目自始就塾及成學所宜為熟規二十四條按臨各府州攜所纂注朱子小學數千帙散予生童之試優等及補學員者輒軒所至儀從肅然及屬試星旦啟門終日肅然坐堂上生徒呈卷於座輒指畫其利病言响响若黨塾之師弟子者然而性獨沈毅生徒有舞奸及涉他事或訟於庭者必按之法不稍寬其質秀愿有文者或出邊遠必導揚溫拊重飲給之使就學會城十二府州之士穰穰至桂林書院至盈塞不能容乃別移榕湖經舍數十楹於郡湖之北居之試兼經義論策詩賦延永福呂先生璜掌之其選尤嚴錫振舊得與焉踰年天下學政當更人復留公任又二年丙申以積勞致疾卒公於燕閒生徒進謁者必以禮導之學嘗為錫振言曰詞章之學廣訓詁之學迂必將明體達用而後居則能有所守為潔修砥行之儒出則能有所為擔荷天下而不憂於無術錫振嘗謂學政之官天下所以為木鐸之寄者也天下之治必先於士王公卿詔誥之所不及者士有薰被則民從之學政者又士之羣仰而風焉者也天下之學政皆以其人而治世不亦可致哉我

朝承平百年四海雍熙膏澤醇美而教士之效未詳國家以羣經及宋儒傳注著為令士皆誦習取科策而能體於身心者鮮一為揣摩聲病之文以期速化坐致顯榮其間一二魁傑之材則工鞏銳習矛盾自雄文詞又其進而亟求訓育勘驗左證互相標舉見謂

求是舉凡聖賢傳道經世之書悉不問其大義所歸而惟支詞旁解是尚蓋至士學離蕩若此此天下之人材惡得而不衰邪孔子教人之法由小學以入大學由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儒先發明之者備矣粵西偏遠士不爭風會則錫於餽陋而澆雜以干時好亦稀觀於池公教士之言士不可決然而有所向哉錫振受公知先而沐公教尤篤今公卒十年矣行能無狀將無以對公九原鄉人士念公勤為祠以祀余聞而喜又懼若余者之感其德而忘其教故獨著公論學之要將揭於祠下為來者觀焉公諱生春字劬芝又字篤庭由編修擢國子監司業卒年三十九雲南楚雄縣人

續碑傳集卷一八

李文清公行實 王 華

公諱棠階字樹南號文園又號強齋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河南河內縣之保封村世力田曾祖琮祖成章父廣賜邑庠生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公母姬太夫人以嘉慶戊午十一月十七日寅時生公生之夕夢居室前桂樹一株大數圍而無花葉寤而公生幼不好弄靜重如成人七歲就傅端謹不隨羣兒嬉戲時歲饑家貧屢斷炊煙至歲終無升合儲父嘗遣出賃友人升斗米負以歸公侍母忍飢以待舉火故公一生自奉儉約既貴辭衣濯冠傲車馬終身如一日祿入稍餘則以恤宗族贈姻鄰則故舊振饑困每餐所有而後已嘗曰憂患者生之門吾終身不忘忍飢待米時也稍長攻苦力學每五更起讀書夜分始寢父見其瘠瘦令少休息公每夜以盆覆燈聞父寢即啟燈潛讀由是經籍淹貫義理大明乙亥補郡庠生己卯中河南鄉試舉人道光壬午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癸未散館授編修乙酉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復任雲南學政辛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甲午升國子監司業乙未升詹事府右中允十二月丁外艱丙申丁內艱喪葬動依古禮己亥入都仍補詹事府右中允庚子升翰林院侍講旋轉侍讀六月充教習庶吉士七月充山西鄉試正考官以發題錯誤自行檢舉部議革職奉旨留任辛丑充

日講官壬寅接任廣東學政癸卯留任十一月升太常寺少卿仍留任所至痛除宿弊倡明正學七月河南中牟河決公捐廉五百兩振災黎乙巳以再繼祖母艱去官建家祠立義塾凡來問學者開導警勉娓娓不倦仍歲醵餼散米濟貧無少貸旋因廣東學政任內取年老武生不



合例部議降三級調用己酉主講河朔書院四方問學者益眾庚戌

文宗顯皇帝御極

詔復日講之儀又

詔內外大臣薦舉賢才禮部侍郎曾公國藩薦公學術醇正堪備講官

上諭命河南撫臣查李棠階病是否痊愈能否來京蓋公氣體素弱宿

疾屢發丁未服闋後曾以病請故也時公患怔忡呈請醫治痊愈即當

赴部再奉迅速來京之

諭後日講中止公遂不起咸豐癸丑粵匪猖獗九江江南相繼失守

上諭紳士會同地方官舉辦團練公為河北紳士之望乃督民開各村

辦團互相聯絡名曰友助社酌定條款商之府縣官刊諭曉示各里勒

限舉行商約未定而粵匪已於五月二十一日由蠡縣渡河盤踞溫東

河灘柳林中四出搶掠民心大憤二十五日河內武涉溫縣各村約於

二十六日攻賊於柳林是日公率村人往攻沿途殺賊數百人柳林

賊張兩翼出戰而村民未習戰陣兼乏鎗械遂敗北然賊自粵西造亂

以來轉戰數省所至披靡南渡黃河即遭截擊賊鋒少挫甲寅以堵禦

功

賞四品卿銜並花翎公深以不能保護鄉閭慙慙為歉後入直時

蒙

太后面詢得翎之由公仍以無功受賞對是年秋河內以收漕事民幾

致變公妥為調處因以無事辛酉

今上御極奉

諭來京有學養深遠老成方正之

褒公深念主少時艱正臣子竭力之時即於同治壬戌四月入都五月

十八日疏陳時政之要

上嘉其深識治體剴切詳明足資采擇二十三日補授大理寺卿六月

派充拔貢

朝考閱卷大臣又上申明公論疏十八日升補禮部右侍郎七月升授

左都御史八月署理戶部尚書專司順天鄉試貢院稽察復

命時進言治天下只在安民安民必先察吏今日之盜賊即前日之百

姓多由地方官貪虐逼迫激成變亂今非輕徭薄賦不可而非擇廉正

之督撫則不能得人因極言河南近日情形及直省諸利病皆持大體

恭親王謂公不愧風憲為近來所未有也閏八月會商保甲團防事公

陳三利二戒利認真利簡便利周密戒張皇戒粉飾也十三日奉

旨任軍機大臣上行走具疏懇辭

上不許十九日

賜紫禁城騎馬時天下多事

上勵精圖治每奏對後輒考及吏治得失民生疾苦盜賊起滅往往移

時始出公宿疾本未痊一日以奏對時久忽眩暈仆地

上急賜人使實假調理

命查賜坐舊制公固辭乃已自後

召對

上輒諭公先退以示優禮癸亥二月調補工部尚書又充

實錄館正總裁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公自入樞府贊襄密勿類非外人

所能知十二月

慈禧太后手書德勳行四字以賜甲子金陵克復加太子少保銜

上諭以金陵克復於輪功行賞外諄諄以兢兢業業與中外臣工相勉

勸公與親王及同僚語謂當設誠而致行之久益不懈勿徒作空言恭

王深然之次日

召對時恭王反復陳交儆之義公與同僚協助之

上嘉納焉二十五日調補禮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九月十

七日

太后垂簾恭親王治平寶鑑公講漢文帝御千里馬事因復推言人主總

不宜有所嗜好以啟窺伺之端自是公每講後皆推原反覆歸於實職

惟進講時久時形氣促乃改派文尚書進講十二月

皇帝手書篤行不倦四字以賜公入直舊值雨雪

上念公年老特令太監於養心殿前扶掖乙丑三月恭親王被劾退出

軍機公切念咸豐庚辛年間內憂外患華夷交訌恭王獨力支持除大

姦定大難卒奉

變與奠安

神京同治改元以來雖未即太平而東南底定財賦有出不可謂恭王

無功至用人行政間有缺失致滋物議誠亦難免今大局所繫正須力

言之耳次日

兩宮召對因力言恭王非有心之失嗣王公大臣會議尊親王醇郡王

亦各奏恭王未可遽罷恭王乃再入軍機是月覆試貢士、
派充閱卷大臣五月宿邸在山東陣亡公以
朝廷賞多罰少疆臣藐玩懇切言之奉

上諭申飭各督撫九月

文宗顯皇帝奉安隨扈

定陵公自入軍機軍書旁午每早入直日晨始出每念用人行政有未

安者終夜不寐憂形於色十月公以積勞病發請假調理

上屢遣大臣問疾命勿宣

旨蓋不欲以謝

恩重勞之也大臣問疾還復命

上問之對病狀畢且曰屋宇衣裘皆寒士本色

上為之惻然十一月初九日薨於京寓壽六十八遺疏入

上震悼莫敢

賞銀二千兩治喪

贈太子太保照例賜卹

子謙文清自公初入翰林即潛心理學常手鈔湯文正公全書以自勵

乙酉在雲南遇恩觀察景文講程朱之學公與之論其旨毅然以聖人

為可學而至癸巳遇新鄭王孝廉鈞於京邸語連日夜覺所學未得其

要乃相與講王文成羅念庵之學晚歲融貫諸儒無所偏主而潛修默

勘刻苦用功要祇以聖人克己兩言為把握故凡問學者皆以實做工

夫助之王成入都就陳時政首言臣在籍多年自治之功未敢稍廢蓋

本其自得者以為獻納之本非空言也原配和繼配鄭氏並

誥封一品夫人子治

恩賞舉人郎中孫續午葆貞丙寅子泮扶柩旋里三月初七日葬公於

村東先塋之次厥

《續碑傳集》卷二二

張學博傳 清紀向

張先生履初名生洲淵甫其字江蘇震澤人父以智以純孝稱先生其
次子礪齒安體元文樂飢澹於榮願泊如也與同里張孝廉海陽請
督過如古人相師友遭父喪柴瘠減性孝廉亟尉敕始進盜米終三年
無弛容授經自衛學道日嚴廉隅精苦中陶然有性道之樂嘉慶丙子
鄉舉入之以教習注知縣投牒改教諭遂旬容德業課士著六箴為程

燕閒講討乃剝心繕性之誼清寒瑩人不嚴而栗一時粹潔之士恆歸
之在官十八載陶文毅林文忠亟欽禮兩膺卓薦均固卻年六十卒先
生岸容儀修母難棄任義若朝飢投以世好則儒退若怯夫為學有常
課守錄積寸累之訓為日問月學之功味爽而興一妄不萌深衣塊坐
孟晉追羣詠歌先王之風道然忘其遲暮焉是殆堅苦者亞秋霜瑤玉
嗚呼哲人已著宗法通考喪禮辨誤容山教事錄課經偶記炳燭記及
詩文等書子三均早逝孫某方伎自給遇不酬學澤不究躬惻乎有餘
悲焉

吳耶谿墓志銘 吳德康

唐李元賓獨孤申叔宋王逢原皆以高才盛志蚤世殞命然託於韓退
之柳子厚王介甫之文遂藉以不朽後之人未嘗不追思而慕道之今
於吾耶谿之亡乃不禁流涕太息深悲而重有感也耶谿幼時實甚
年十一性忽開悟讀書過目輒成誦下筆有老成之風年十八補縣學
生道光癸未耶谿年二十四從余問古文法子以所受於師友之說告
之蓋疑信半也已而深信不疑數年之閒所為文出于遺甚然耶谿信
子甚篤其論余文每不自覺為言之過也耶谿年三十而挾所業文入
京師諸公貴人頗有能知其文而為之延譽者然一應順天鄉試不售
未幾得疾卒京師旅館中年僅三十三耳子謂極耶谿之才與其志
必能遠追漢唐作者於數千載之上以自成一言之言而不意其竟止
於是也然今即其所就而論之以視李元賓王逢原諸人有過之無不
及矣嗚呼以如是之才如是之志而竟止於是甚可惜哉甚可惜哉耶
谿姓吳氏諱錫陽湖縣人父琦江西都陽縣知縣父應庚國子監生
娶某氏無子耶谿之喪以某年月日歸自京師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
其友入王國棟先期以書來速銘嗚呼吾忍銘吾耶谿也夫雖然耶谿
之葬非吾孰宜為銘者銘曰
已矣乎與之以才而斯厥年乎斯則然矣而孰能厄其千百世之傳乎
已乎已乎知予悲者後將有其人乎

吳耶谿墓表 吳德康

吳耶谿歿於京師以喪歸家之人發篋出其生平所為之文友人王守
靜為寫古文稿若干卷而劉廉方為所論文之書三卷以視余曰古文
之法盡於是矣嗚呼自唐韓退之振東漢以降之弊而得有宋諸賢明
歸熙甫破唐宋八家之藩而

本朝數君子與如立表以當日如呼聲於空谷其應歷歷不爽也然宋
歐陽蘇為兩派而王介甫時其間
本朝姚樞派分亦必有人焉起而參之此余不能無慨於耶谿也已耶
谿名挺陽湖人曾祖偉業祖琦江西鄱陽縣知縣父應庚國子監生娶
程氏始耶谿讀書不慧及年十二三操紙筆為文章驟驚其長者將冠
補邑諸生為古文詞從學於宜興吳仲倫先生吾鄉三數嗜古之徒皆
師法仲倫而耶谿為第一入室弟子耶谿為人墳首髮歷歷於眉口吃語
無音響壯歲忽走京師應順天試日為制舉文一首效當時得高第者
所為既絕向之迄試報罷嗒焉若喪踰歲臥病武陽會館中一日大呼
嗟牀下有聲同邸驚怪奔視則死矣嗚呼耶谿為澹泊清閑之學祇益
窮困一發憤求功名旅死願如是其慘猶幸常所為古文不至散佚其
可慰也耶谿卒於道光十二年三十四耶谿歿而廉方始師仲倫又
有程子香者亦師仲倫前卒守靜嗜學仲倫之文與三人交善十餘年
來三人後先彫謝而仲倫亦下世守靜落莫無所嚮能無仰瞻前哲俯
視來學惻然有慨於中乎乃屬余表其墓系以銘曰
昔在昌黎羽翼六經習之子厚具厥典型廬陵南豐規矩準繩眉山半
山曰續曰承若震川曠代奮興望溪有作碩大聲宏海峰惜抱緒衍
桐城吾鄉寥寥荆川首起若柯大雲固拓基址余跋寫之二三君子君
著文翼親厥宗旨初月本師源流一水曰既知之曷勿能之而今已矣
然又何求亦云千紀余銘無夸石泐彌恃

黃潛夫墓志銘

黃潛夫墓志銘 毛嶺生

余友潛夫名汝成字庸玉世為嘉定人黃忠節公族裔也其異疾亡余
哭視其殮又為文以祭後又序傳其遺書潛夫為人仁厚豪達狀貌瓌
偉善辯說戲謔樂任人報鉅無親疏厚薄苟當其意告以緩急卒累出
千金不悔而內行則極誠謹無過差平居衣服率節儉其為學自天文
輿地歷律訓詁以及水利河渠漕運賦稅鑄錢幣莫不洞其奧蹟參
諸世會詳其所以利病得失而為文則又明博簡樸知要嗚呼學問人
材之衰其賢者務殫窮於名物度數邪尚氣節至於設施張弛激昂奮
發以求利濟卒惟綜覈補苴而已其明道術之原知變通豈出閭閻動
合體用者鮮矣余窮於世頗以冀望潛夫或斯達有所建白為不負學
識迺久困伏遠喪悲夫始余與潛夫尊親子仁善少時數往來其家潛

夫時年十三四熟習文史已博辯古昔賢奸治亂後更潛關深造余還
鄉歸輒累月留其家益相從講說德業聞或賦詩飲酒登陟笑語為樂
余性隘文行豈無可議嘗面折其短潛夫則自少至壯羣居獨處無片
言不足余者聞余言善則幡然從從意不合則必積日逾時論定乃止視
余困亨如己憂憤悅豫無弗同又數濟余急而誠敬率有餘於財其家
世居西谿上谿旁頗饒竹木欲買田築室佚余老雖弗果意誼篤矣昔
惠子死莊子曰自夫子之亡也吾無以為質矣余自潛夫歿居恆悵悵
出入語默若失其宗形然後知莊子之言為悲夫莊子達於死生存亡
矧然於萬物之表而其言之悲猶若此矧惠子之賢未必過莊子而潛
夫學行論著則實有助余者也潛夫善書成者日知錄集釋刊誤古今
歲期實校補文錄凡四十四卷未成者春秋外傳正義若干卷少為縣
學廩膳生歲饒勸分饒敘得通判銜後入貴為縣學官還安徽泗州直
隸州訓導以憂未赴娶秦氏生子三宗魯宗文宗英女三長字張修事
潛夫歿於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春秋三十九以二十年三月二十
二日葬於寒號十二園李圩初潛夫世父損之先生無子以潛夫為後
先生少與先府君同受業於錢少詹事將歿屬余志其墓余故弟高潛
夫而往為之銘又潛夫亡時武進李先生兆洛已為之傳世系皆具略
次其生平趣舍遊從長言志余勸焉詞曰
埃挺為隘兮附嶺是從博學無命兮潛仁以凶義為其賢兮德為華奚
不遠兮隕厥軀數逢其舊兮匪其窮安其墓兮歲竊而隆

黃潛夫家傳

黃潛夫家傳 李兆洛

黃潛夫名汝成字庸玉太倉嘉定人其先居今寶山江東鎮忠節公族
裔也後遷嘉定者四世潛德弗耀曾祖曰國樞嘗割股以療其親疾祖
曰通理考曰鍾皆皆恢然長者鍾無子以母弟銘之子為後即潛夫也銘
字子仁亦縣學附生議敘主簿銜有文行潛夫器局瓌偉而才識敏達
善讀書自年十四五時已博涉能文逾冠為縣學廩膳生益有名嘉定
氣節文學自南宋來亮碩鴻臚重於海內潛夫少承家業習問鄉先生
端緒綜貫浩博達於精邃又善為文章論議閭閻整敘事繁簡廉肉率中
體要學不泥章句而務合體用自古昔禮樂德刑以及賦稅田畝職官
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諸事參校理勢損益遷變而折衷
於顧氏日知錄條比義類及所以施設者居閒復以聲音訓詁名物廣
數之學集述為春秋外傳疏補諸經正義名實益高尤為今宮保兩江



總督安化陶公今江西巡撫江夏陳公所知重乃殫竭心力以體過肥
粹疾作弗治殞年止三十九悲夫黃氏世有移其祖考好施與凡遇
輟輒先出巨資佐振潛夫性益豪達輕財喜蓄古書畫碑刻鼎彝錢鑑
而族姻交友鄉里婚喪急難凡求者無弗應幾耗其資之半余頗以不
節過之然自少壯衣服飲食無改於舊又粹以千金周人困終無悔
心與德色比歿郡邑識與不識都悼惜而來哭者輒輟抑亦賢已始余
聞潛夫名而材之而余友實山毛君生甫數款美其學行生甫不妄譽
者後潛夫嘗詣余於暨陽書院留宿聽其論議明達理道益信生
甫為知人而決潛夫學可深造大成雖頗憂其弗壽而不虞其遽止斯
也嗚呼人世利祿貴顯不過數十寒暑人之死生其閒者何限自古鴻
材碩儒間亦弗克永年奚足致憾矧潛夫有可自傳述於後世耶余獨
惜其志業未竟子仁以年老遽喪賢子且辱厚余而僅一見已也潛夫
前已入栗議敘通判銜後入賞為縣學官選安徽泗州直隸州訓導以
憂未赴所著書惟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袖海樓文稿若
干首子三宗魯宗文宗英余既重其人又哀其志生甫書來乞為傳乃
次序行事使附於家乘後云

黃潛夫傳

潛夫姓黃氏名汝成字庸玉潛夫其號余外祖母為潛夫祖姑故亦為
表兄弟年亞余十餘歲性情意獨相親莫逆往來尤密潛夫家故饒福
若父咸以醇德為善於鄉邑中有義舉輒勸助施舍潛夫秉承家訓能
關人之急至不憚稱貸為之幾耗其產之半余嘗以聖人有父兄在之
義規之弗恤也少溺苦於學又留心經濟於田賦職官選舉河漕鹽筴
錢幣有關於治亂得失之故一攷證源流務得真是崑山顧亭林先生
日知錄一書服膺最深綜顧氏同時暨後賢著撰廣為搜羅融貫條繫
成集釋三十二卷刊誤四卷又通算之學為休甯戴氏歲時考同邑
錢氏朔實考校補各一卷袖海樓文集六卷左氏國語自章昭注後有
宋庠校本無作疏者欲仿諸經正義條其微文與旨附於三傳之後草
創甫定迄未卒業嗟夫以潛夫之學之才使天假之年必焯然有所表
見於時而僅止於是可慨也夫始議敘通判銜後以入賞由廩貢生得
安徽泗州訓導未之任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九
子宗魯宗文宗英

（續碑傳集）卷七七

王子壽先生墓志銘

王子壽先生墓志銘 郭嵩燾
監利王子壽先生既卒十有七年其孫傳喬以書告言大父之喪請父
無存者傳喬年在童穉邑人以鄉賢請左文襄公又奏請史館立傳大
父為有傳矣而銘墓之文闕然未具傳喬生晚聞大父之生知交徧天
下內外文章道義相接訖今無一存存者獨有先生傳喬念非先生無
與銘大父之墓者敢以請嵩燾自少學為文則知先生而讀其極言上
下篇以為懷文抱質有道君子之言也先生長於嵩燾二十年是時年
未逾四十文章已冠絕海內湖南北講論經史文藝必歸先生即有所
述造老師大儒皆喑伏莫敢與並先生亦自以其詩文啟誘後進才傳
見人一技之長書之不容口推轂而策勵之必使有所興發以成其善
容接故人子弟尤厚家無儲石儲其急人之憂嘗倍甚於愛其私以其
道德文章獨步江漢間五十餘年然先生遠懷古今勤求時要日思所
以振厲一世之人心而磨之安豈思以文士終哉其始通籍即乞歸養
嵩燾就詢其故喟然曰政做民頑盜賊肆行承平日久惟務以法律束
縛馳驟天下賢者無所用其能吾官卑滿忍二十年得一郡守自審無
能為不如歸而事親之歡也先生言治術必達民情言兵事必明地險
心和而氣愉貌慈而言溫與人處無不輸心感服久而益相親也誠得
假手以效其尺寸所施必有過人者而自先生罷官歸學益光道益高
其心泊然不以榮悴隱見易其守大帥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諸公
有事焉必就諮有謀焉必待斷而終不能以一官強使相就也嗚呼先
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孰使其志終不一發憾而天下言先生者徒歎
嗟感慕其文章亦豈先生之心哉先生名柏心字子壽明季由江西豐
城徙湘潭再徙監利居螺山曾祖秉道祖文樸父有端並以先生貴
贈封如其官道光癸卯科舉人甲辰科進士以主事籤分刑部夫人楊
氏聯坐誦佛有解悟實不能文也年四十卒與先生合葬螺山之過園
子家遇荆門州學訓導家隆侯選通判家休監生孫傳喬傳綬傳治曾
孫忠海忠訓忠誠忠禮先生生於嘉慶四年己未歲十月二十七日卒
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五月十三日所著書曰樞言曰導江三議曰漆
室吟曰百柱堂詩通若干卷皆彙行未彙者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
六卷文集二十卷同治元年上經論言事八條由雲貴總督銅山張公
代進奉
旨褒獎詳家傳及所刊鄉賢錄嵩燾為具先生之學行舉舉大者揭之

於墓昭示來哲而繫之銘銘曰
其生先我二紀相望後我七年乃貢於鄉名聲夙馳通籍蓋晚浮湛即
署任薄道遠瀟然南歸播揚聲芬昂霄躋景大需於文莘莘學徒門闕
戶溢淪而通之道其湮塞大湖南北物望斯歸孕包眾能甯受控機自
致其名泰山北斗仕則匪豐其施孔厚

（續碑傳集）卷八〇

曾釗傳 林伯桐 李輔平 饒克中附 繆荃孫

曾釗字敏修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官合浦縣教諭調欽州
學正釗篤學好古讀一書必校勘謄字脫文遇祕本或雇人影
寫或懷餅就鈔積七八年得數萬卷自是研求經義文字則考
之說文玉篇訓詁則稽之方言爾雅雖與晦難通而因文得義
因義得音類能以經解經確有依據文苑入都時見武進劉逢
祿逢祿曰篤學若冕士吾道東矣冕士釗號也國朝文苑
阮元督粵震澤任兆麟見釗所校字林以告元元驚異延請課
子後開學海堂以古學造士特命釗為學長獎勵後進原嘗因
元說日月為易為合朔之辨在朔易更發明孟喜卦氣引繫辭
懸象莫大乎日月死魄會於壬癸日上下下象未濟為晦時元
以為足發古義宜再暢言之以明孟氏之學原因著周易
虞氏義箋七卷原他著有周禮注疏小箋四卷謂惟王建国國
謂諸侯國賈馬說是引左傳師服曰天子建国注立諸侯祭法
天下有王分地建国注建国封諸侯為證又引詩周頌序賁大
封於廟也樂記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廟封帝堯之
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以駁賈疏豈王國未立先建諸侯之
說謂辨方正位鄭司農云正君臣之位其說不可破鄭君引召
誥謂定宗廟失之周營洛原以均諸侯貢道非有遷都之意故
周未東遷以前宗廟皆在豐鎬詩振鷺潛及黍離序可證漢書
韋玄成傳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其親也五行志董仲舒災異
對曰高廟不當居遼東議原廟也苟洛立宗廟是原廟不始於
漢矣如斯之類皆特精審原又詩說二卷原長洲陳奐
詩疏中往往采其說原又詩毛鄭異同辨一卷毛詩經



清儒碑傳集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〇

文定本小序一卷、考異一卷、音讀一卷、原虞書命義和章解一卷、論語述解一卷、讀書雜誌五卷、面城樓集十卷、恩澤典試粵東耳釗名欲取作榜首、適釗持服未預試、榜發後恩澤邀釗飲於蒲潤、作詩云、我求明珠向南海、離朱喫話驚愚頑、昆侖第一未卽得、羊鬚首捋綠希慳、謂釗也、釗好講經濟之學、二十一年、英人焚掠海疆、以祁墳還督兩粵、番禺舉人陸殿邦獻議填大石獵德滘河道、以阻火船、墳舉以問釗、釗言易稱設險者不恃天塹、不藉地利、在人相時設之而已、入省河道三獵德滘、皆淺、由大石至大黃滘水深數丈、三四月夷船從此入、當先事防之以固省城、城固然後由內達外、墳甚韙之、委釗相度堵塞形勢、釗以大石爲第一要區、糾南海番禺二縣團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防務遂密、二十三年、墳謀修復虎門礮臺、釗進礮臺形勢議十條、已而廉洋賊起、墳以釗習知廉州情形、委釗與軍事、海賊投首、咸豐四年卒於家、林伯桐字桐君、番禺人、嘉慶六年舉人、生平好爲考據之學、宗主漢儒、而踐履則服膺朱子、無門戶之見、事親孝、道光六年試禮部、歸父已卒、悲慟不欲生、居喪悉遵古禮、蔬食不入內者三年、自是不復上公車、一意奉母、與兩弟友愛、教授生徒百餘人、咸敦內行、勉實學、粵督阮元鄧廷楨皆敬禮之、元延爲學海堂學長、廷楨聘課其二子、然伯桐抱道自重、絕不干預外事、文治二十四年、以選授德慶州學正、閱三年卒於官、年七十、伯桐於諸經無不通、尤深於毛詩、謂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爲毛詩學者當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因考鄭箋異義爲毛詩通考三十卷、毛詩通考又著

毛詩傳例二卷、又綴其碎義瑣辭、著毛詩識小三十卷、皆極精覈、他著有易象釋例十二卷、易象雅訓十二卷、三禮注疏考異二十卷、冠昏喪祭儀考十二卷、左傳風俗二十卷、古音勸學三十卷、史學蠡測三十卷、供翼小言二卷、古詩箋十一卷、兩粵水經注四卷、粵風四卷、修本堂彙四卷、詩文集二十四卷、李輔平字縉子、嘉應州人、幼穎異、年十四精通樂譜、及長治漢學、工考證、嘉慶十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昭文縣知縣、洊事一以寬和慈惠爲宗、不忍用鞭扑、獄隨至隨結、公餘卽手一編、民間因有李十五書生之目、以虧擲落職、繫獄數年、乃得歸、會粵督阮元開學海堂、聘閱課藝、遂留授諸子經、所著毛詩軸義二十四卷、道光十二年卒、年六十三、他著有易刊誤二卷、文選異義二卷、讀杜韓筆記二卷、儀克中字墨農、番禺人、以二日和方孚若南海百詠見賞於阮元、道光十三年、廣州官窰大水決隄、巡撫祁墳命克中與曾釗塞決口、兼潯靈州舊渠、克中親歷石門、至蘆包河相度河水、三閱月而工竣、卒年四十二、身後遺書燬於火、所存者爲劍光樓詩詞鈔六卷、

（碑傳集補）卷四一

任漢卿傳畧 李祖望

君任氏諱雲臺、改名雲倬、字漢卿、父授廷、先生隱居桃鄉、潛榮晦耀、世咸推盛德長者、娶黃氏、繼娶陶氏、子五人、君居季、陶氏出也、幼不好弄、喜讀書、初從凌曉樓先生游、先生往粵、遂問經古於劉孟瞻、梅蘊生兩先生、學益進、尤邃於易、工楷法、草書宋安吳包世臣甫

冠朱虹舫學使拔取經古第一補江都學弟子員勤於探討典籍與江都薛介伯儀徵黃慎臺劉伯山_{上元黃菊人}及余交最深以學問相砥礪每市月各出所藏集學詰齋相質難數年成十餘卷君作多載焉君尤重節義家故貧遇人有急難走相救唯恐弗逮每歲春秋先師廟上丁釋菜君必預日齋戒詣禮所率同學修祝嘏陳祭典及期設器用幣羅列俎豆尊罍大昕鼓篋升降以節一日夢得一識告余曰朝在秦暮在楚世人日日酣歌舞謂義過激揚城繁舊恐有變不測咸豐三年粵氛不靖將圍城以太夫人不欲出遂舉家陷城內常忤賊食日乏妻茅氏病不起以匱伏其尸題云某某之妻死此又云妻有四得凍得餓得忍得耐得又題七絕云不是凡人不是仙相攜稚子入清泉_{下二}蓋因母罵賊投井死遂與二子投井中僕王順李福亦繼死於井嗟乎士人不得志於時閉戶著書課徒自給雖悅親有道已足傷矣況夫與賊爲伍目覩高堂危難赴義不屈更烏肯偷生視息食盜跖之粟易伯夷之清哉君之五弟僅一子名世祥嗣爲後以君忠厚傳家力學不倦敦行立義天之報施雖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吾將於君卜之爾

《碑傳集補》卷四一

朱緒曾傳 孫鈴 朱金牧附 江寧府志

朱緒曾字述之上元人幼善讀居鄰秦淮盛夏時畫船簫鼓不一顧也從同縣諸生孫鈴問業遂精訓詁鈴字佩鸞受小學於其父文淇應試默寫爾雅悉遵唐石經爲學使胡文恪公高望所賞每晨必誦經書至老不輟晚授徒洞神宮以終陳宗彝金

繼博雅人也與緒曾往還最密緒曾作修利涉橋碑宗彝爲篆額繼著金陵待徵錄喜借緒曾藏書每日哺同遊書肆日有所得互相考訂不少倦緒曾舉道光二年鄉試以大挑知縣分發浙江補孝豐知縣署武義秀水遷嘉興梅里舊有三忠祠祀明季王允昌李自明李士標緒曾增以李毓新爲四忠重修朱彝尊曝書亭復建清芬閣以祀里之詩人又得許燦梅里詩輯命門人沈愛蓮續之併付刻嗣二十九年大水朝廷頒內帑給振緒曾宣揚上德紳民無不樂輸以救患是歲有野蠶成繭之瑞轉台州府同知洊升知府生平著述最富其爾雅集釋論語義證續棠陰比事皆經亂散失今所存者北山集昌國典詠曹子建集考異而金陵詩匯則二千年名流韻語搜采靡遺且人繫以傳志乘咸取資焉當時助輯者甘熙王肇元吳繼曾朱金牧肇元繼曾自有傳金牧字錫侯上元增生嘉興王春漁得開有益齋煨燼數卷江寧翁以巽於同治時知秀水縣事景仰前修曾命其子刊之今編爲開有益齋讀書志是也

《碑傳集補》卷四九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一

何紹基 王約 朱道文 林天齡 吳嵩梁 朱琦 鄭瑛

錢泰吉 許瀚 邵懿辰 許樾 陳潮 蘇傳元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贈封資政大夫道州何君墓誌銘

熊少牧

君道州何氏諱紹基字子貞晚自號蟬叟前戶部尚書文安公長子。母廖太夫人幼慧靜播染家學試輒冠其偶道光辛卯以優行貢成均乙未舉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國史館提調己亥癸卯丁未大考俱賜文綺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得士稱盛君學於經史說文考訂尤研審旁及金石圖刻律算實事求是議解精超文宗先正義法書根義分會通大小率更顧魯公北海東坡諸大家自成一體性夷白與人無町畦見不善必面斥改復如初故人咸親其和而憚其峻咸豐壬子以待郎張文毅公保舉特旨放四川學政顯皇帝召對詢家世外備及學業時務移移六刻始出蓋已隱遯簡在矣抵蜀任士心翕感文教蔚興按部至南江縣鄭懷江冤獄河東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母子爭襲各案皆據所聞見入告欽使至均如所議平反讞結又奉殊諭訪察地方一切情形具奏君咸知遇直言無隱權貴側目謗議熾騰卒以條陳時事望議鑄秩時黃壽臣制府樂彥亭將軍及士民股拳挽轡而君喜釋重荷絕意仕進角巾節杖縱探峨嵋瓦屋諸峯飲酒賦詩匝月忘返旋去蜀主山左溧源長沙城南書院有年薄游吳越諸當事聘主揚州書局校定十三經注疏兼主孝廉堂講席士以得游其門相誇耀遇佳山水徜徉自適同

治十三年秋寓蘇州寢疾遂不起實七月二十日享壽七十有五生平誠厚端飭深識古今成敗得失慷慨敢爲充提調時擬遵純廟諭旨纂辦三品以下各臣列傳條例已具政府執不允所請夫表潛閭幽之盛舉曠不修者將百年一旦仔之有人迺阻於勢之所得不得端識者爲是舉惜又以謂君之辭提調爲非激也西蜀距京師五千餘里吏疵民患得敢言者隨時入告利病自昭況輶軒有采風之職舉其職而忌者卽多方擠之俾不復振豈吾孟子所云行止非人所能爲固天耶君自是勇於游放於酒母亦其中有未嫌者耶所撰東洲紳堂詩集已刊行古文雜著待梓求書翰者所至湘素山積東西洋諸屬國珍隻字若拱璧焉官學政時迭捐軍餉賞六品頂戴隨帶加六級以編修誥授中憲大夫後以季弟紹京候選道貤封資政大夫配陶夫人先卒一子慶涵舉人刑部郎中側室王氏王氏陳氏女四長次四殤三適仁和編修吳觀禮孫七稚樸副貢生內閣中書維樞庠生維棟舉人維榮維煥維幹維植女孫二長殤次幼其孤慶涵卽於是年扶輿歸里卜吉善化縣八都石人衝內苦竹坡之原巽首乾趾葬有日涕泣具狀求余銘其藏少牧與君辛卯乙未兩次同年生受業文安公門下友諸昆如同氣君恆以植品篤學交勉暇則屬詠極歡未幾各以事散去或累歲不得合併迨君罷歸見之余齒耄衰君髮亦禿且白矣因相約優游里社讀書英眞率之會而君乃遽止於是也悲夫不忍銘君然銘君孰於余宜其辭曰

恭慎自將肝膽呈厥緒未竟屯其享羣藏幽昌嗣英吾銘信後貽完名



無 藏

何紹基小傳 林昌彝

道州何子貞師名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後叟道光乙未科湖南鄉試省元丙申會試二甲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歷典福建廣東貴州主考官視學四川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奏參總督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員置承審官七人於法聞閣快之咸以爲天眼開事詳富順朱舍人鑑成文集師內行出於天性處家庭間恂恂孝友其於學無所不窺博涉羣書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歷朝掌故無不了然於心嘗論詩以厚人倫理性情扶風化爲主其爲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長篇歌行鞭笞雷電震蕩乾坤騰驤變化得詩家舉重若輕之妙師論詩喜宋東坡山谷其自爲詩直合蘇黃爲一手臨桂朱蓮甫侍御謂師詩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適如其意之所欲出得吾師作詩之旨矣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版搜輯至千餘種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子草書尤爲一代之冠海內求書者門如市京師爲之紙貴師作書執筆用懸筆若開強弓勁弩取筆廣緩臂彎弓之義故晚年自號緩叟舊有惜道味齋經說八卷說文段注駁正四卷詩文集十六卷試閱草一卷試點草一卷試學草一卷瓦屋山游草一卷善化賀耦耕中丞題其詩草云忠孝盡至性一卷三綱綱行身式曾閱餘事兼韓歐世以爲確論

余輯師友存知詩錄三十卷凡一百八人作傳者約三十餘人以交誼之淺深別之東洲師小傳其一也名曰存知取王子安詩海內存知已之意師謂此傳入木三分直入班掾之室可謂不負所知蓋師爲昌彝己亥科鄉試座主師恩深重感不能忘此篇由詩錄采出以記大略云

（續碑傳集）卷一八

王君西嶼家傳 黃式三

王君西嶼家傳黃式三
日四明談經之士在鎮海曰劉君星若孫慈縣同王君西嶼時君還
知劉君卒於己酉王君卒於庚戌時君卒於今歲辛亥之春式三於是
知君心之友爲少而力維古學者之不易得也春季式三詣郡城修族
譜王君之子肅猷來哀泣請作傳奉其父之著作曰詩學自怡錄曰說
新附種彙曰說注說文私測曰同文音義釋義曰說二經其師柯訥
齋先生所評曰不遮山樓稊著文後自訂者曰不遮山樓且存草詩鈔

七白蓮心小草且存曰吳山樵唱且存曰雲岑餘草皆其柯師所評曰
蘭畦小草則其後自訂者也式三續讀再四知王君之學爲率欺矣君
生平讀書於漢儒諸信馬鄭而不偏護鄭君之失無論焉於宋儒諸
程朱而不偏護朱子之失無論焉於近儒諸信段注說文鈕非石之妄
駁段氏一一申之而段書之闕者誤者歧出者欲刪不刪者一一置正
之此豈指摘古今儒說以自表襮哉心祇求其是而已文鈔中錄與式
三書言宋本朱子論語注之異必遵守其定本而與魏友雲補書則曰
朱子注易以元亨利貞之四德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意又卦之說
邵氏康節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而疑孔子震巽離坤兌乾坎艮
之方位注詩則力庶古序注論語則屏棄孔包春秋之春正月或改爲
改月改時或復從胡說因庶孟子之言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
有意出來作闢此皆後學之不能諱其誤者如必祖護其非附會其失
曲解遷就其疑而未定者始猶別戶分門終必黨同伐異卒至敢於背
孔孟之言而無所顧忌皆由尊朱者之玉成其過斯言也抑何嚴且正
乎讀古今書能擇善而從可謂不欺己不欺人學以市於世可謂不欺
人擴其資力之所能充而不囿於俗學可謂不欺天與之辭不以己之
所是拒人之所是聞人有不是諄諄然必使之共歸於是心既虛且公
而急於成人之美晚近學者無是也丙午歲式三以斯言壽君君星
若時君適庵皆以爲實錄則君以是爲可傳也已君諱約字蘭夫少承
其父五樹公之訓頗慧異常人性篤孝居父母喪哀毀盡禮弟三人從
弟八人怡怡一堂其有客游異地者君爲之兼理家政無殊已事受業
於訥齋柯先生情同父子詣蘇州十年校葉柯師蘭雪齋集并校葉其
外祖石臺余先生醉靈樓詩草則君傳於外家及師門之傳授均爲不
負子肅猷述其父平日之立身行事觀樓不能更僕數要皆以不欺咳
之

（續碑傳集）卷七一

朱魯岑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先生姓朱氏名道文字魯岑。先世爲徽州婺源人。明初遷於安慶之桐城。祖某父某皆業儒不仕。先生幼英敏善爲文以經濟自負。凡天下利病及輿地險要必一一窮其原委。年十八應省試。時山陽汪文端公廷珍爲督學使者。奇先生文。取入縣學。屢試不售。遂棄去。乃大肆力於學。家貧以授徒爲生。邑中賢士大夫有宦於外者常延入幕府。遂獲閱歷嶺南江右以及秦楚名山水多爲詩歌以誌其勝。年逾六旬以母老不復遠出。時授徒於附近以養親。飲酒賦詩文以自娛。當是時同輩諸老或以經世自負或以文章自鳴各造其厥炫耀一時彼此譴集各爲異說高論不相下或盛氣交爭。先生閉門掃迹上下千古辨學術之真僞窮陰陽之消長以及歷代文章之正變酒闌燈地高吟莊騷史漢李杜韓蘇及陸宣公朱文公歐陽王氏之文聲琅琅徹戶外。家徒四壁怡然自樂人有饋遺者非其人終不受也。咸豐癸丑冬十月粵賊陷桐城先生率母家居賊至見先生以巨刃劈其首先生高誦邵子天生我之詩者焉賊不屈賊復以刃斫其頸斷幾半乃仆地血淋漓被面賊以爲已死更他去。良久乃甦時家婦及女孫數人已先投井中死先生被創猶奉母不徙母臥病衣不解帶侍疾凡二十餘日母以天年終先生號痛如嬰兒見者皆爲感動。後與孺人深入龍眠山中時先生門人馬大令建勳避亂邑之東鄉黃家山遂延先生課其子孫。穆聞往謁見其音容暫款超然風塵之表適年乃受業門下是爲咸豐丙辰歲也。先生少好老莊之書論學則以濂洛爲宗兼取金溪姚江不執一隅之見生平所著於詩易俱有成書詩文數

十卷城陷盡失。今以先生避亂數年之作合前殘藁編爲十卷。先生素不欲以詩文名世存者皆非先生意也。穆賈薄才弱侍先生將二載朝夕聆其訓誨。廢疾時猶諄諄以讀書窮理務爲明體達用之學爲勸。今距先生之卒又五年矣每思先生遺言不覺愧懼交集。先生之卒也以咸豐丁巳冬十月二十八日距生於乾隆乙巳年正月初八日春秋七十有三。娶左氏子三人長某蚤卒。次某次兆蘭。孫二人長某次某。兆蘭久客於外穆家貧未得爲先生卜窆多。今兩江制府曾相國聞先生學行慨然助白金若干屬邑人甘君紹盤爲買山資以同治元年夏月葬先生於龍眠山都家畝之原。瑞人左氏謝相國大書刻碑題曰大清文學朱君魯岑之墓。穆於是稍論次先生學行爲之銘曰。敏其才終未能施也。抱其道無所矜奇也。樂天知命不與世推移也。古之人與乃周邵之風規也。高碣巍峩千載下庶幾識吾之師也。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二



朱魯存先生傳

先生名道文字魯存桐城縣學生性豁達少有經世志年三十棄科舉
散心高明不求名譽於造化之源流萬物之終始國家興衰治亂存亡
之故人事之變聖賢修治心世之要老釋元妙之旨無不有以究其精
微而通其奧眇既明其所以然遂一順其自然窮通得喪死生禍福不
動其心觀世之智名勇功蔑如也喜飲酒歌詩文章好獨遊倘然
飄飄得吟風弄月之致聞發悲歌慷慨之詞然事過輒忘不以累其胃
疾冲養有道遜世無悔識者以為有陶靖節邵康節之流風先生雖不
慕聞達然於世事常憂深慮遠見之於未然莫夷既撫之後先生時慮
夫狡焉思啟之徒不察

國家懷柔輯甯之深心

但見朝廷優容包含妄意我武不揚而生觀觀雖
天子留心武備屢飭督撫提鎮治器械勤訓練又遣重臣觀兵江淮特
加點陟而為有司者終居安忘危以修飾虛文為觀美故深願朝廷有
以激昂歷年久安因循之氣而隱寓夫神搜霆擊制馭不測之威權庶
幾可以折姦萌而銷禍本詩文之中三致意焉其後果有粵賊猖獗
事先生又嘗與友人書以為亂之所生有已然有未然其已然者必
絕之並有以善其後使其亂不至於再作其未然者當有以銷弭之
不使其盾火積薪以至於不可撲滅是其事皆取辦於良有司而大吏
得總其綱而通其變是以人君之務莫亟於得人內慎擇輔臣輔臣賢
必能擇庶長庶長擇佐寮以次得人而內職修外慎擇督撫督撫賢必
能擇監司監司擇守令以次得人而外職舉方今天下雖未有目前之
急然而民愁兵備公私乏匱綱紀陵夷風俗薄惡苟有心於世道亦皆
隱憂竊歎欲事更張是宜激昂久安怠惰之氣而去姦任賢由內及外
與天下更始又以為兵以義興以氣奮不可以小勝而喜喜則驕驕則
輕敵而或懈於防不可以小勝而懼懼則怯怯則畏敵而不能復振
惟置勝負於度外而始終震疊以要其成乃至仆而愈奮危而復安
氣盛故也然非紀律嚴而賞罰明則亦無以肅軍政而大作行閒之氣

年粵賊入桐城先生以貧故未能遠徙城陷家婦倪氏及孫女數人投
井死一子三孫俱被掠先生見賊不屈夫婦皆遇害移時復蘇坐地
大吟曰上天生我上天殺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逆賊焉能殺我哉
至癸亥下烹食以養母血肉淋漓不覺其痛母卒有賊感先生孝奉錢
萬先生不受賊昇入房中慰留之先生與夫人相將出閉之戶外賊亦
歎息吞嗟而去先生雖遭艱危而氣益增既出城日不再食冬無纈
僊窺窮山中意豁如也氣象和粹曾未見有瘡容皓髮朱顏飄然出塵
表望之疑為神仙中人焉生平不欲人知人亦無有知其深者晚與
里方潛方宗誠為忘年交傳莫逆其學精通老莊而歸重於程朱嘗戒
人勿務空高毀聖學以害名教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卒
歿薄遺命身沒無厚斂門人馬建勳遵遺命為製棺衾焉二子三孫俱
不在側先生所為詩文多毀於賊今存者若干卷
論曰吾往讀尹和靖趙江漢兩先生傳見清德碩學遭世亂合家俱燼
子身流離竊歎天道之不可究詰也既觀其遺書世變而心不動身尤
死而行不悔是殆天之以禍患顯其學邪易曰碩果不食語曰歲寒然
後知松柏之後彫吾於先生見之

翰林院侍讀學士林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學士林君墓表
光緒四年十一月己酉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江蘇學政林君卒於官
巡撫以聞
皇太后以其在
穆宗毅皇帝時會預君嘯務成之列緬懷舊學有惻
聖懷

聖書悼惜

賜次子開榮為舉人異數也於是諸孤奉其喪以歸其明年十有一月
丁酉葬於侯官縣陳坂山之陽先期具書狀走吳下乞銘於樞書至而
君之葬逾月矣銘幽之文無及焉乃舉君行誼之大者表於其阡按狀
君諱天齡字受恆又字錫三姓林氏福建長樂人其十世祖由長樂遷
省城遂家焉而仍籍長樂會祖輔廷祖建春建長樂人其十世祖由長樂遷
經光能承其志以舉人官黔中二十年歷任劇縣權牧守多惠政然性
鯁直不能事上官年未六十引疾歸所得俸錢輒以贍族姻之貧者無
涖金寸錦之儲而稱貸者猶踵於門解衣質錢以應之無吝也生丈夫

子三而君爲長幼穎悟異常兄然以廉吏子又少孤一家十餘人皆恃君生母劉太夫人織紵以食太夫人泣君亦泣機杼聲影聞鄰如也長樂陳公學瀾以耆年德教授鄉里知君之才許以其子妻之招之就學昇以膏火之資每語同學者曰如林生者豈長貧賤者哉年十八充府學生以詩賦受知於長洲彭文敬公公授以儒門法語一書曰士先器識吾願子不徒以文章名也君自是始博覽先儒之書其所造於姚江爲近然其論學曰主敬主靜一也而學者必從主敬始則程朱之說尤爲無弊矣咸豐五年應鄉試中式副榜九年舉於鄉其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請假南歸主臺海東書院講席者兩年臺海懸大海中風濤洄澹行者畏之君與陳夫人俱往舟至澎湖颶風大作碎割涼波而上搖而下釜鬲皆毀不能具食者五六日同舟之人惶怖失措有號哭者君手一編讀之陽陽如平常既至立課程校文藝講求義理陳說古今與諸生相勉爲根柢之學暇則或爲歌詩以娛之臺灣之俗富而悍慥而不文主講席者率鄙夷之又以瘴癘之地不久輒求去無有動懇如君者於是諸生成大畏南北兩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同治二年假滿還朝散館授編修瀋陽相國倭文端公方掌翰林院事獨器重君每與縱論古今學術得失未嘗不稱善又見君所擬治安策四篇奇賞之薦於朝遂有上書房行走之命當是時朝政精明官府無閒而不得志者有所觖望從而謀孽之意巨測君力言於文端又以書進反復數千言文端覽之遂寢越數日廷臣亦有疏論是事者不知君已先之矣俄奉命視學山右所至嚴關防杜弊竇試之日鍵內外門禁僕隸出入終日危坐堂皇食於是飲於是皆以一人於門隙傳送茶饌飯必驗也閱試卷遇有佳者或字句有疑則召而試之以定去取其或議論權奇能馳騁筆力則文雖未純亦皆甄錄曰其文如此是非庸庸者也收之或可爲國家得一士之用棄之則鬱邑佳傑積然自放於禮法之外而其甚者以跡弛之材挾不軌之志如唐之黃巢明之牛金星李巖皆其已事也是尤可懼矣君之所慮者遠而所見者大類如此未滿三載以上書房需人召還朝

命授學郡王及惠王二子讀九年以贊善充江南鄉試副考官闕中積勞歿血復命前一夕猶歿血至升許已而擢侍講轉侍讀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政府中有知君貧者議出之爲監司皇太后以廷臣品學無逾君者命在弘德殿行走君拜疏辭疏入召見溫諭慰勉之君感激流涕遂入直寅而入申而出每當天寒風勁驅車東華門輪鐵碾冰雪中輟輒然霜霰騰蹂入帷窗相擊也君素有風疾至是益劇然以聖學爲重雖甚病不敢以休沐請聖宗每問數日必問曰汝嗽稍可邪十一年轉右庶子權國子監祭酒是歲大婚禮成上始親政以萬幾無暇不能日御書房君與同直諸公合辭言十餘事其尤要者曰勤聖學保聖躬罷土木上遽其言未幾有江蘇學政之命君出都時賦詩曰三年講幄無補但願羣公輔聖明情見乎辭矣未至江蘇道拜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其視蘇學也與視晉學同而遇士較寬士亦無敢干之者手書數百言榜諸堂倦倦以砥學勵行爲多士助又會同督撫言於朝請以太倉陸桴亭氏從祀文廟部議從之故事鄉試中式者必自書年貌及三代名氏呈學使者謂之親供由使者咨禮部而吏胥即因以爲利江蘇尤甚君嚴禁之士林稱焉十三年冬穆宗崩明年正月遺詔下君自以講幄舊臣不獲舉一勳北望擗踊歔歔彭溝每言先朝故事未嘗不涕泗橫流也光緒二年學政報滿奉命留任於是視事如故四年八月自江陰行部至太倉而疾作十月辛



儒藏

未至松江甫入試院氣逆上不可止或勸回署不許力疾行試事至卒之日天遲明即起手書四書文題四道發提調官考試童生猶以不克親蒞為憾午後尚進糜粥與幕中諸友談文藝相酬答薄暮小極將就枕甫登牀奄然逝矣手加膝猶跌坐也事出倉卒故無遺疏而事聞之日朝廷震悼下

詔哀歎實延於世蓋君直內廷久其學行固兩宮所深悉矣配陳夫人賢而才主內政三十年威有條理故君未嘗

一問家事也子五人長開章光緒元年

恩科舉人官郎中次開榮即君歿後

賜舉人也官內閣中書又次開善開福開倫女子子二人孫一人胥生

孫女二人夫以君之賢又為甘盤舊學後之遺是墓者宜何如為武獻

樞自君視學江蘇始相識不足以知君之深謹就行狀擬大略刊貞石

誌來世乃系以銘曰

天啟穆宗聖神文武稍平禍亂又安區宇一二儒臣日侍禁籞啟心沃心豈

曰小補於林君宇量高雅三十登

朝通籍金馬敬奉丹書親承

天語出其緒餘聲動朝野三晉三吳同被時雨厥德之純厥學之裕雖

高於年垂曜千古謂余不信視此抔土

（續碑傳集）卷一八

吳嵩梁傳 江內通志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年十五即以文字為金谿楊護所知結忘年交

未冠赴金陵應南巡召試歸受詩法於鉛山蔣士銓得杜陵宗派出游吳越間詩名籍

起嘉慶庚申舉鄉試官內閣中書名振都下青浦王初北平翁方綱無

錫秦瀛蒙古法式善錢塘吳錫麒並相推重篇什流播及於海外朝鮮

侍郎申緯推為詩佛吏部判書金魯敬父子鑲梅花為龍奉其像並當

置所為詩卷嘗於仲春日集其國勝流置酒高會適為嵩梁祝壽好事

者繪圖張之琉球陪臣向邦正奏請入監肄業亦出嵩梁門下學成歸

國奉使來朝者皆以得其詩句為榮會玉牒館議敘嵩梁出知貴州黔西州兩充鄉試同考官兄崑榕工文楷

篆隸女弟素雲善繪事崑榕子晃灼亦能詩一門皆以文字翰墨者稱

（續碑傳集）卷七七

朱伯韓先生傳 方宗誠

先生名琦字伯韓廣西桂林人父鳳森嘗知河南濬縣嘉慶十八年滑縣賊起善守城功有績績先生少為舉其鄉陳文恭公之為人毅然思以志節勵當世不務躁進其論學旨要謂欲觀聖人之道斷自程朱始欲為程朱斷自去其利心始所著辨學三篇孟子說貨殖傳書後三致意焉道光辛卯舉鄉試第一乙未成進士官編修改官御史時天下承平久上下習為容默士氣萎靡而言官尤不偪職先生獨抱隱憂著名實說其略曰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攷之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偽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之大節為人所畏懼有深謀遠慮為天下長計合則用不合則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為天下長計則天下之弊必集於我吾為人主畏懼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而無患而其名又至美也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為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為多矣當其義冠襜褕從容正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沈深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攝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為人主畏懼而有深謀遠慮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讓退三者非果無用也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故可以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倘然自以為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愿也是張禹胡廣趙主之類也甚矣其恥也遂數上章陳天下大計與蘇廷魁陳慶鏞時號練垣三直其疏畱中世不傳先生自以不能遂其志即不能偶其職亟告歸里未幾舉賊禍起其言皆驗家居團練鄉兵助大府籌守禦會賊中梟將張家祥募義歸羣帥疑而未敢許也先生識其忠果可大用以全家保之後果為名將死王事即世所偶張國樑者也先生以守城勞議敘道員候選再入京師居踰年之江蘇復之杭州咸豐十一年總理杭州團練局賊圍城督守清波門城陷死之先生工詩古文以上元梅伯言耶

中爲師友，著有怡志堂文集六卷，詩集八卷。先生論事每持大體，務卹民力，用兵時籌餉日亟，一切苟且之政，競進或嫌其言事，曰：「爲迂闊云。」論曰：道光間諫官多不言事，自先生與蘇陳二公侃侃廷諍，而後風氣漸開。然禍機已萌，葉久不可卒制矣。先生歸咎於謹厚廉靜，退讓三者，自余觀之，特假其名而貌爲其似耳。又烏嘗有謹厚廉靜退讓之實也哉。

（續碑傳集）卷七九

鄭先生墓志銘 董光熊

先生姓鄭氏，諱璜，字元吉，號瘦山。晚更號養翁。其先爲歙之善姓，八世祖某避地吳江，遂爲邑之同里人。七傳至先生之考諱士增，頗饒於資，好施予，重然諾，鄉里稱善人。生五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少儻，不羈，騎屋棟，打細腰鼓，日與羣兒作劇，夜則篝燈讀書。家世服賈，苦無書，得陸伯生廣輿記，狂喜欲顛，輒自鈔錄，母與姊方夜績，厭苦之，曰：「欲作老博士邪？」何則？勸乃爾也。鄉前輩徵君相續，竹溪先生授以詩，徵君器之，招入社，詩名噪一時。甫弱冠，補郡諸生，試輒高等，餽於庠。兩中副車，嘉慶庚午舉於鄉，北上不中第，家亦中落。乃偕朱先生鐵門同客嚴小農河帥幕府，使酒罵座，意有不可，睽目直視，見俗客不交一語。醉後歌謠，或唾茵席，嚴公頗優容之，使主雲龍書院，進諸生教以孝弟，務爲敦本之學。嘗獨行谿谷間，聞誦書聲，琅琅出茅屋中，叩扉與語，則秀才崔君某也。策以經義，大奇之，問何不應試，以家貧對。先生爲辦裝，是年中高第，後爲名翰苑，客有以豚酒餉者，先生受之，謂其曰：「山中勤於稼穡，益往勞之，其以餉我者，餉之也。」耕父皆歡，并勤於耕。已試春官，連上不中第，或入選掄魁矣，主司摘其小疵，擯不錄。乃居京師，充選人，始先生下第時，與友人出都雨淫泥滑，意不欲行，友人趣之，車覆於道，先生傷股，步微蹇，至是某公目之曰：「彼足之不良於行也，堪趨走，上官前邪？」斥不用，困而歸。仍客嚴公所，嚴公使謁某觀察，書與先生曰：「見即呈之，當不落與也。」先生謁觀察，嘆曰：「是何足慰乃公者。」遠乘傳去，慨然念親之老，急返其家。時先生之父年且八十矣，母亦齊其年。先生承歡膝下，蒸蒸色養，諸兄有先歿者，父母或過時而悲，先生溫言慰解之，退未嘗不泣下沾襟也。父母歿，號號慟，殆不勝喪葬，以其時鄰家火殲，先生居生平詩文草葉手鈔，書數十百本，皆燼焉。先生既無家，重以嚴公之招，復之河上。嚴公哀先生窮，且老，代入資爲校官，掣籤後卒。

不得官。先生顧跌宕，自喜，益好爲詩，兼窮經學，著春秋地理今釋二十卷。盛暑之夕，諸少年納涼樹下，先生獨閉戶，鈔書，少年多匿笑之。先生曰：「諸君如日之方出，老夫直炳燭之光耳，敢自逸乎？」蓋先生學益邃，而氣亦漸平矣。暇輒憶所爲詩，追錄成冊，錄諸木。工既竣，解嚴公歸，優游田里，樂與後進接見，有一善，口之，不置。獨喜兆熊所爲儷體文，一日出文集命之曰：「子爲我序，可乎？」序成，先生喜，指示人曰：「渠胸中所有，世豈能多得哉？」雖先生之戲言，成就後學之心，亦至已。是時先生苦目眩，猶觀大字書，後遂病，病至不起，語其子探所著三國志辨義、緘書、馳數千里，歸陳君廉叔，言不及它。俄而卒，壽六十有一。庚子秋，陳君歸自濟南，謀欲刻之，真不負先生之託。兆熊於先生爲從表兄弟，而齒幼於先生，幾三十年，又爲先生族女婿。先生不居丈人行，仍弟畜兆熊。時過兆熊家，與太孺人從容語，言稱母姨，甚愛敬也。又攜太孺人詩贊，揮太夫人編正始集中。先生之惠其何敢忘。今嗣君鴻圖謀葬先生於九里，籍字圩新，肝狀來請銘，兆熊其可辭。先生要顧氏善事舅姑，克相夫子，先二十卒。子二人，長卽鴻圖，次麟圖。女一人，嫁王氏，早卒。孫一人，孫女一人，銘曰：

（續碑傳集）卷七八

錢君墓表 曾國藩
君諱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先世本何氏，明洪武中有依海鹽錢翁鞠育者，遂承錢姓。厥後徙居嘉興，代有聞人。至文端公而益大。文端公諱陳羣，以侍郎。予告特加刑部尚書。晉贈太傅，君曾祖也。祖汝慈，早卒。本生祖汝恭，安慶府同知，父復，大興縣知縣。君少而苦學，潛心孤往，從兄曰儀吉者，字衍石，博通羣籍，早有高名。君事之師友之閒，兄弟常以純儒相勉。蓋自弱冠後，遠近已盛稱嘉興錢氏二石云。衍石以翰林改官戶部，擢御史，給事中，久處京師，其後客游廣東，汴梁。君則以廩貢爲海甯州訓導，導者近三十年，與給諫君離多合少，而書問叢咨，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閭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以及目錄、校讐、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孔半枝，無所不詢，蓋亦無所不辨。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尙論前哲，評騭時流，難以嘲詼鄙諷窮極理趣，故二石



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給諫晚而搜刻經說刊正訛謬。君自中年即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冊。寫而注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音義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皆勘校數周。一字之外。旁求眾證。嘗著曝書雜記。以發其凡。嘉慶中。海內猶尚考據之說。尊漢而黜宋。先博覽而後躬行。獨桐城姚氏。窮格守程朱。孤行不惑。宗旨義理。不薄考據。二石風指。乃與姚氏相近。其論文亦頗法姚氏。嘗稱以爲字體。故訓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根本。而宋重明倫。於道爲尤尊。兄弟相與修飭人紀。誦述先德。給諫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君則纂清芬世守錄。皆表一門之懿行。以播芳馨。而詒典則。先是文端公嘗進呈其母畫冊。

高宗賜題十詩。發還原冊。并書清芬世守四字。逮文端公致仕還鄉。高宗寄賜冊卷詩。篇累數千首。君纂輯此錄。具載君臣廣和曠古無倫。又紀錢氏十餘世翰墨及名公鉅儒題詠。上以舊祖宗文獻之盛。下以助後人孝友於弗替。其敘軼事。述彝訓。懇懇乎懼來葉之遺。墮有味哉。其言之也。咸豐庚申。辛酉之際。粵賊縱橫浙中。君展轉兵閒。最後由江西以達安慶。國藩乃獲與相見。以飄泊兵閒。偷得骨肉完聚也。則爲之破顏一喜。語及世事滄桑。邱墓成毀。不可知。則又盡焉以悲。其明歲同治二年十一月廿日。卒於安慶旅舍。將沒。猶以先世文字之寶。未得及身整理爲恨。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已。君配胡氏。

諸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出爲家兄學源後。前卒。次應溥。以拔貢官吏部主事。軍機處行走。加四品卿銜。君以子貴。累封朝議大夫。女六人。孫七人。孫女三人。君所著又有學職禾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稿。亂後板燬。古今才智之士。率思大有爲於世。其立言常雄駿自喜。若文章不求雄駿。而但求平儻。德業不求施於世。而但求善於一身一家。此殆非智者愉快事也。具無所不能之木。斂之又斂。彌晦焉而彌愉快。則其自得於中者必大矣。夫自得之學。惟君其庶幾哉。

（續碑傳集）卷七九

嘉興錢先生家傳

先生諱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先世本何居浙之海鹽。甘泉鄉。養於邑錢翁。爲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承錢氏數傳寢盛。至先生曾王父贈太傅文端公。益大顯。王父汝慤早世。以弟汝恭子嗣。曰復。官大興縣令者。先生考也。先生早敏學。年十八補嘉興縣學生。四年食廩餼。又十年。以數困鄉試。援例爲校官。及選海甯州學訓導。年甫三十七也。總角爲詩文。卽縱橫馳騁。受六經後。好聚書。簽排甲乙。大興公顧而喜。舉所藏書數千卷畀之。大興公喪。奉母沈太恭人扶歸。伯父某試之詩文。則喜。又舉所得語。溪吳氏藏書數百卷。悉予之。且謂其從兄衍石曰。善誘若弟。自是先生日就衍石論學。禾人稱曰錢氏二石。自少至老。兄弟摩切數十年。弗少衰。衍石者名儀吉。以名進士官給事中。海內所稱心壺先生者也。先生既高材。躋場屋。自樂校官。不復就試。肆力爲古文詞。其要本於性情之真。養之以正。不爲偏雜。故氣和而體醇。其精尤在賡疏考證。自先世遺書外。遇善本異籍。非力所必不能得者。悉購藏。或假錄焉。在海昌三十年。及以子應溥封老將去。又爲州人舉主書院數年。有書數十圓。大半丹鉛所勘訂。於四庫名籍幾徧。兩漢書元文

類尤精校者，目爲曝書雜記兩卷，百餘條。自道所得，成一家言。海內學者及藏書家爭購傳之。爲校官，嚴身教，正士習。海人羣敬愛之。大府計吏將以薦擢，則力辭謝，曰：「吾祖父皆久縣官，實政在民，吾故知縣令難爲也。」後其友馮柳東將辭校官爲縣令，先生作書極尼之。然於民生利病，講權深至。大府廉其才，嘗以開濬備塘河事屬之。先生舉民所不便者爲牧言，斷斷往復，辭不預開河事。旣而牧乃大服於貞孝節義，尤亟表揚，勸修學宮，集餘貲爲海昌備志成，舉所得應旌義者節孝千數百人，達於大府再三，必得請而後已。表鄉農朱興仁聘妻張殉夫事，旌於

朝。及爲州，張氏作適孫攝重議，時人尤服儒者之教。先生雖海隅司鐸耳，而四方學人莫不聞其所著述，期皆足以信今傳後。於雜記備志外，嘗輯家譜及清芬世守錄、海昌學職禾人考。詩文曰甘泉鄉人稿者卷二十有四。咸豐壬寅，海氛起，在海昌日讀書不輟。庚申，粵賊陷杭，乃辟海鹽，匿跡深鄉。常蘇疊陷，及嘉興猶守先塋，不忍去。子應溥自京師亟馳歸，乃請渡江，行痛哭告墓，至澈浦泛海，息餘姚，遷慈谿。賊再圍杭，破紹興，慈之邨港火光徹宵，復倉卒登海舶，艤上海，達九江。時辛酉歲暮

矣。明年，應溥爲湘鄉相國招襲戎幕，迎奉養於安慶。於是先生老矣，自遭寇亂，頻年顛沛，江烽海濤，瀕洞之餘，而神明迄未衰，居則校讐經史，猶日有程。湘鄉幕府東南，彥會所集，先生至而樂之，謂鄉中無有也。癸亥十一月，官軍復蘇州，語應溥曰：「我其可歸守先隴乎？」時已病甚，踰月乃卒，年七十三。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爲先生兄友，泗後先卒。次卽應溥，以己酉選貢朝考，用吏部小京官陞主事，軍機處行走。拯與應溥同直友善，以先生年譜郵京師，乞傳志，弗可辭。嗚呼！我

朝監於明季學術之蔽，國初大師實事求是，斷爲有用。比末流蔽又生，求能勸學明先緒者，蓋亦希矣。拯於先生親所著述，歎其懇勸問學，而見其大不遺其細，抱其殘闕，參互考訂，而壹歸於本原孝友，虛心實力，以畢世而不移，故樂敘其學行以爲之傳，且與天下爲學人者同質論焉。馬平王拯撰。

王拯撰 《甘泉鄉人稿》附錄

錢警石先生傳

先生姓錢氏名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浙江嘉興人太傅文端公之曾孫也少有異才與其從兄衍石給諫諱儀吉相砥礪日有文譽鄉人咸稱錢氏二石云弱冠時山陽汪文端公試嘉興郡得先生文詫爲逼近眉山拔冠曹偶然先生少年服古文多奇崛屢讀秋間道光乙酉秋試得而扼腕時先生年甫三十五自是不復應舉逾二年選授杭州府海甯州學訓導攝所屬書萬餘卷皆少所披閱丹黃者偶檢仇山村金淵集有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曰先得我心矣乃名學廨之室曰可讀書齋官訓導二十七年引退後掌教安瀾書院又七年海甯士大夫相依如父兄惟恐其去先生少好深湛之思中年以後慕梅子真之爲人以讀書養性爲務嘗畫冷齋書圖以見志公務之外警校經籍日有定程治一書必貫首尾朱墨迭遺點勘至十數周不倦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元文類校勘功力尤深每閱宋元以來版本至十數種皆蠅頭細楷標錄於本書上下方尤善爲詩古文辭深得古人淵雅之詣所與吳越耆舊及當時名賢相與抵掌上下其議論莫不心折以爲其學不可以度量窺也先生抱用世才深自退藏官海甯甫數年遇計典大府將以先生名上先生力辭之願大府廉知先生能退地方事有關民生利病者必屬州刺史與之商榷歲在丙申將開沿備塘河杭嘉湖道金公洙首以相屬先生采訪輿論時刺史李曉村甫下車先生以民所不便痛切言之刺史意未合先生持論不撓乃作書詳析論辯辭詞河事不預聞刺史旋熟思先生言重案前審觀之乃歎服暇與學官弟子講論經史深相勸勉而訓於家者尤以

培植元氣爲本友人文字有涉嬉笑怒罵者必深規之每舉昌黎語以示學而引伸之曰行峻而言厲不如心醇而氣和也晚年避賊氛哲嗣應溥奉先生寓居安慶西城應溥在節相會余戎幕一時名賢輻輳自曾公以下多時相過從先生顧而樂之論談娓娓不倦手校三史惟范書未得殷本對校至是猶借其書日校數葉盛暑不輟逾年廢疾遂卒於此年七十有三是爲同治癸亥冬十一月也所著有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清芬世守錄二十六卷聯書雜記二卷海昌修志采訪日記四卷海昌備志五十二卷附錄二卷子二人長炳森甲辰舉人考補景山官學教習先生卒次應溥已酉拔貢現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孫人皆能守其學

蕭穆曰先生以壬戌冬寓居吾郡明年春余始謁先生於城西寓所聆其言談真篤雅書于也是年秋穆府試被黜先生悄然不樂穆屢請業於先生是時學使朱公方奉命按試吾郡先生力勸暫輟所學留意舉業穆旋以爲爲文一冊呈閱時先生猶力疾以蠅頭朱書評其得失未竟而先生棄世卒前數日猶呼余字問其哲嗣子密曰蕭敬孚已入學否嗚呼穆以迂拙窮困於時而先生獨引而教之勤勤懇懇如此疾中余屢見之猶力疾出語移時再三喘乃罷是亦足見前輩之古風不再見今世矣先生之學行具見其哲嗣子密所編年譜其討論經籍文章具見於集中故不著獨以所聞見私淑於先生者書其大略如此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二



許印林先生傳

先生名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幼博綜經史及金石文字年逾冠補博士弟子員道光乙酉道州何文安公視學山左奇先生詩古文拔貢成均次年入都主文安公寓邸得與公子子貞太史交互相攷訂於訓誥尤深至校勘宋元明本書籍精審不減黃葉圖顧謂諸君平定張石舟河開苗仙露新安俞理初皆昕夕過從以學問相切磋仁和美定食推為北方學者第一其見重於時如此會
武英殿重修字典徵先生校錄書成敘得州同銜乙未北闕中式舉人五試春官庚子主講漁山書院濟甯修輯州志刺史徐樹人中丞聘同膠州牧焉集軒為總纂錄亦與分纂朝夕其硯几始悉先生尊甫肅齋封翁為先叔祖舊生公官日照時門下士遂得讀封翁所著說詩循序大學中庸總義諸書知得力於庭訓者多矣後選授嶧縣學教諭旋以憂去官丙午河帥潘芸閣侍郎延校定史籍考時山陽丁柘唐年丈魯通甫孝廉海甯許珊林太守秀水高伯平明經皆與訂文字交鐸亦藉游袁浦舊雨重逢蹤跡甚密子篤嗜金石有所得輒共為審訂每於經史中得左證古之益友直諒多聞非先生其誰與已西山楊墨林以桂氏說文議證屬校葉書未成病患偏痺局移頓榆青口領養病里門猶力疾校理咸豐紀元始成事迨壬子癸丑粵賊東竄搶氛又熾道路梗塞鐸雖援例指發江蘇然音問不相通矣丁巳伯平惜先生文稿散失因錄所存彙刻一帙曰華古小廬文庚申賊入南清河板燬於火辛酉八月賊北入登萊穿東境越日照十月又至先生所藏書籍碑版俱化煨燼幸至賊丁君少山勸避於邑北燈山得免於難越十有二年同治壬申鐸需次金陵有自山左來者詢問先生蹤跡云已死矣鐸復搜得零文碎義及尺牘諸篇輯為補遺德清戴子高見之歎其考證精當吉光片羽皆可寶貴因并付手民所著更有韓詩外傳勘誤葉本存趙揭叔處儼合而刊之又所深冀於博雅者也鐸與先生通家世好交垂三十年先生之文雖不待鐸以傳然揚推之心曷云能已遂略述梗槩誌後之君子焉

愧古良吏與惜未得設施惟朔祭酒之家學推闡其旨趣以研摩經籍著述且多散失傳者僅是編而已悲夫

（續碑傳集）卷七九

邵位西墓志銘 會昌 邵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粗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慶家人避出圖延宗祀遂絕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馬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
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賢者避難親在則出避親沒則死之義之至哀者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為則為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絳色繁聲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為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游處博覽朝章國故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酣恣而不厭久暱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慙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屢額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尚阿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峭直由是禍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鐸職位西既罷歸則大覃思經籍纂著尚書通義李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困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兩聲鏗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通論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王父又曾父宗贊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某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連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三日亦卒嗚呼傷已於是國藩命順國與其婿與僕具位西衣冠葬之杭州某鄉某山以余恭人及順年附銘曰



域有時而為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異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慈東南之塗炭。仁聖與墳。而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為神祇所許。而下為百世學者之所憐。

（續碑傳集）卷五四

許府君家傳

許府君禮字叔夏。號珊林。浙江海甯州人。祖充仁。父士斌。嗣伯父士廉。後生而絕慧。讀書能推究民物。與弟相繼。志經術。精治六書。尤明律學。如窮經。嘉慶二十四年。舉優行貢生。遂舉鄉試。中道光十三年進士。直隸知縣。未赴官。薦修國子監金石志。書成。改知州。選山東平度。始蒞事。如老吏。有叔父與從子訟遺產。歷二十餘年不決。府君引之前曰。爾爭財久。貨不貲矣。訟不決。財且罄。思之。訟者思之。則曰。今官惟爾中分之。惟均。訟止。河漫州田。遂遭賊多逃亡。則勸佃作。且墾且治。河逃者還。久歸田。不歸主。開大河一支。河二州不病水。賊大入。善治盜。高海者。獨身手長刀。人莫敢近。捕人田。文良與抗。方以事繫釋。之名捕海。刀仗接。久之。海刀落。就禽。文良中傷。死。李美亦自獄出。捕盜孔大烈。得之。於是平度幾無盜。牧平度八年。鄰有疑獄。大府輒以男府君無不結正。或平反者。而平度無留獄。尤留心屍傷痕損。訂法冤錄。詳義案。慈惠父。以來始有定本。天下刑官皆師之。云。任淮安時。久不雨。巨室田在上流。遇水。源下游田。悉槁。嘗貶前知府刻石曰。水大則開。水小則閉。府君曰。水大則堅於鄰。水小則不下注。吾不能欺。今易之。水大則開。水小則閉。勿龍斷也。道光二十九年。濱江東大水。濱江田舍成巨浸。府君將鎮江。知府上官日。即部分數百舟。載災民入城。內外祠廟。佛寺。既偏。則為苦蔽之。比冬水落。乃貸之歸。婦娶全活尤眾。府君曰。在舟中親見羣屍浮水。下余任事。先三日。殆可多活萬人也。守徐州日。河決沛縣。民未沒者。山居露宿。多為飢餓。親糧小舟。犯溜活之。請大吏。振之粟。拯十萬人。他郡好義者。載麥助賑。權江蘇糧儲道。方改海運。散遺內河水手。部勒周密。無諱者。府君吏事精敏。然日不廢學。洞明古篆。源流研精。說文解字。以爲吾一家之學也。寢饋久。羅致海內。已刻未刻諸書。而以鈕樹玉王筠釋例。句讀爲絕韻。纂說文解字統箋。巨編高數尺。未寫定。寇亂散佚。別纂識字略。依韵載。晉非初志也。攷定金石文字。手自鈎撫。古均閱寶刻。

錄行世不及十一。府君工篆隸。書貌茂密。與弟相繼。卒木齊名。又通醫術。博習羣書。往往校正刊誤。有咽喉脈證通論。倪氏產寶。徐評外科正宗。咸豐間。兵事大起。府君流寓轉徙。淪失書策。時已篤老。神明不衰。年七十六卒。於如皋。服官垂三十年。興革利弊。必果。鉅惡必嚴。居勞怨之地。恆人所不堪。毅然任之。讀書力學。亦好爲其難。鉤稽務盡曲折。善書不悉傳。承學之士惜焉。子誦。恆舉人。考取中書。署長蘆鹽運使。誦。嘉興海學官。誦。宣拔貢生。江蘇江甯知縣。誦。咸早卒。頌。原名誦。年舉人。今官山東平度知州。誦。祥原名誦。誦。昆弟皆以優行登賢書。繼府君後。士林莫爲廬見。長孫景福。四川保甯知府。曾孫某某。年家子。譚獻曰。珊林先生。儒林大師。以六書名其家者也。獻少交景福。於京師。後與頌鼎同舉於鄉。誦。祥讀書杭州。尤相得。習聞遺書散失後。尚多校錄善本。亦獲讀於二子也。獻於先生云。私淑文者矣。治平度最久。民免於水。治田大獲。麥秀兩歧。且三歧。先生不以瑞告。與農氓相安無事。今年生頌鼎。嗣先德。牧此土。遺民當益親。古有理縣諸傳之孫子者。許氏當之矣。

（續碑傳集）卷七九

陳東之家傳

君諱潮。字東之。泰興陳氏。生而穎異。立志果銳。學必精。筆而後止。弗至弗輟也。游於京師。大興徐星伯先生。見而重之。延課其子。鉅公爭識其面。由此顯名。當是時。都下有十二才子之目。而君實居其一。因得徧識瑰奇偉傑之士。所學益進。問音韻於吳伯孟先生。盡其蘊奧。愛唐李陽冰篆法。每晨起。必作篆三百字。尤精於許氏說文。自二徐以及錢段諸人之異同。無不畢究。凡經史箋疏。諸子百家詩古文辭。口誦手披。靡不寒暑。道光辛卯。中順天舉人。會試不第。乙未卒於星伯先生家。年三十五。遺書若干篇。尚未付刻。子二人。長誦。邑諸生。次誦。出嗣伯父後。論曰。余遊京師。與東之傾蓋訂交。東之歿後。星伯先生爲之殯。敘與同人謀歸其喪。余慨然願任送柩之役。由水路行六十餘日。舟破者再。屢溺於危。幸能安抵泰興。致諸友。購財於其家。戚黨鄉里。咸感都中人士之義。復贖金五百。權子母。以贖孀孤。其時誦尚幼。已知哀毀。請能寶護父之手澤。謬亦慧敏。並有以慰祖母之心。僉謂東之有子。今果續學。善屬文。謀刻遺書。嗚呼。東之真不死矣。

（續碑傳集）卷七九

蘇厚子先生傳 方宗誠

先生名惇元字厚子桐城人國子監生五世祖紹眉好學宗朱子國初隱居不試父塋敦善行仁和邵員外懿辰誌其墓特詳先生天性孝謹少失怙客遊養母極孺慕之誠母卒哀禮交致不入內聽樂食肉飲酒者三年葬祭必精攷禮經國制爲安厝錄家祭約儀宗祠規儀敬謹遵行其後廣之爲四禮從宜一書修於家以正習俗之非乾嘉閒海內學者以博綜爲聲號曰漢學力毀程朱獨書儒方植之先生嘗漢學商兌明辨之先生年三十卽心好朱子學名其堂曰儀宋復師事方先生博究儒先之言凡少異程朱者皆不取最後篤好張楊園先生書以爲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庵當湖六人楊園書純正平實介乎諸儒之閒而精詳親切殆尤過之體用兼備巨細畢舉因纂訂年譜奉爲儀刑經學文章宗方望溪侍郎以爲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宋以後文之合韓歐程朱爲一而純正動人有心得之實者惟望溪於是又編輯望溪年譜二卷先生爲人嚴正守禮家甚貧一介不妄取與嘗佐治粵東有關吏持重金屬爲請事先生峻拒之里居值道光戊申己酉水災佐邑令籌畫拯救鄉里因得實惠嘗慨天下政事之美敝風俗之淳澆士習之浮實皆由於學術之邪正學術正則能陶成人才取德行之士以任官爲政則教化端而風俗淳風俗淳則國治天下平矣後世法敝棄本取末不察其德行而攷其文藝其文又爲無用之空言故弊不可勝述嘗有選舉私議藏於家雖不可盡行要

之以務實用爲本道光三十年詔舉孝廉方正里人以先生應固辭不就論者以是科先生爲不愧云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先生卒年五十有七所著又有遜敏錄欽齋劄記文集詩案尺牘題跋課蒙津指藏於家二子求莊求敬俱縣學生方宗誠曰余弱冠時從玉峯許先生聞宋儒學先生長余年十七歲聞之先施下交焉見余所著甚稱道而深勵以力行尤諄諄以無染雜學爲言余欲以師禮事之先生不受而切劘甚至今二十年碌碌無所成就而先生卒矣悲夫

校記

①書子：似當作「君子」。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一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二

呂緝熙 鄭獻甫 湯鵬 朱琦 魯一同 汪士鐸 湯球

呂敬甫傳 方宗誠

君名緝熙字敬甫壽州安豐人遷居六安父錫嘯世積善人儼積善品氏君幼穎悟志趣越儕輩既長讀司馬溫公程朱諸儒書及國朝方望溪侍郎文益奮然興起或勸以應舉求仕則曰學不足無暇及也是時正學輟講久謗議羣興君怡然受之曰吾生平隱過多矣或欺人言以示之罰乎篤行潛修不怠太倉王學博寶仁六安徐工部啟山皆好古學一見知君賢嘉興沈公維鐸順德羅公惇衍視學安徽首重君諭士子讀書勵行以君為則而羅公兩至六安撤防後必造廬訪焉所著書名求志編其論學曰學者心欲下而志欲高心不下不能求益志不高不足任道有願學孔子之志而又有詢於芻蕘之心則無患學之不進矣又曰鑒以空而明心以虛而靈有成見者心之蔽也讀書觀理無往而不室矣又曰道無定體學無止境君子之心安有自足時乎又曰負意氣而為善久則必衰難則必阻又曰養者炊其下而履其上懼其洩也故名之念德之洩也君子慎之又曰廉讓美德也以己之廉形人之貪則入惡之讓而過情則人厭之君子弗為又曰盛氣以責人亦盛氣以應我兩相持而言不入矣善責人者使人說其善惡其責故從之也輕又曰將有施於人必思其反也將有責於人必察其情也又曰為善必思其所繼立法必計其所窮又曰分人以財必與以可受之名斯為厚之至又曰同氣也而避嫌執友也而言恩皆薄道也其論治曰為治莫先於正君莫要於舉賢莫重於立教三者得而天下平又曰真才難全才愈難擇而用之則不足教而用之則有餘君子之用人也裁其所己能增其所未有去其所不可故君子之門多才又曰教士重而取士輕教法立雖取之不善其得人也猶易教法廢雖取之不苟其得人也終難又曰用人者擇於先非防於後防其欺是使之欺也不以誠待人而望其誠於我豈可得乎又曰法立則弊生法密則弊巧恃法以禁私未有能濟者也論立言曰古者為文以明道後世為文以說人以文說入其人可知其世亦可知矣又曰凡言無關於法戒妄言也有其言而無其行亦妄言也服古未深而說經辨義不精而論事皆妄言也其日省而戒諸羅公甚推其書以為似明儒呂氏君為學

勇於自信嘗謂周秦諸子之精說有宋儒所未及者輯諸子述醇一書又謂宋賢語錄辭不雅馴欲潤色二程書為二程法言皆未免賢智之過然性善好善聞與才必親訪志有來學者飲食衣服與共兄弟親戚體親之財物未嘗計公私有餘輒以濟窮困義舉必身先謂門人曰為善則智慧生不為善則障蔽生吾於道雖明善之力也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四十有九門人程鴻萬字蕞秋六安諸生有學行咸豐四年葬入六安鴻萬避亂山中晝夜哭疽發背卒論者謂不愧先生弟子云論曰余少從友人方子春所見君求志編始知君名其後君卒六安不學博致其書於吾友戴存莊存莊命為訂正君書多格套惟論性則誤曰理者氣所為也無氣則無命無氣則無性天命之謂性命多氣也率性之謂道率之以氣也垂謬往往如此余惜君早死慮後之人其謬而弁棄其是也故節取其言以著於君傳云

象州鄭君傳 卷七一

象州鄭君字獻甫其名避象州鄭君字獻甫其名避文宗舊諱以字行別字小谷祖父皆力田讀書為諸生君年十五入州學後十年拔貢中舉人又十年中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請假歸丁父母憂遂不出學教諸書院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掠象州欲殺君旋舍之其後復遇賊於途劫其衣裝并失所著書咸豐七年君在桂林省城賊攻城急走平樂走封川皆有賊遂至省城總督勞公崇光故與君交好延仁化轉徙東莞十年或事定復至省城總督勞公崇光故與君交好延君掌教書院未幾辭歸廣東巡撫郭公崙奏君學深養遠通達治體請飭赴廣東差遣委用君上書廣西巡撫張公凱嵩以年老求免張公復奏君品高守正足勵風俗請賜五品卿銜君為書力辭而疏已上得旨如所請君具五品冠服望闕謝

恩畢匿而藏之象州亂後民失田契官失糧冊訟獄繁興君請於官命民呈田數糧數總算符舊額而止鄉人服君忠信無欺偽者於是官給印照訟獄遂息君天資高明耿介豪逸發言行事純任自然談笑譏貶無所避生平無嗜好惟好書終日不釋卷博覽強記十三經注疏校勘



病民也。而不知大吏侵州縣之權。則民又輕官。官病民有上司之刺察。有下民之控告。知則去之而已。民而輕官。則風俗大壞。雖有賢守令。亦困於積習。其弊必至決裂而不可救。故欲伸大吏之權。莫如莫侵州縣之權。其治盜說曰。重州縣之權。而授以兵。留州縣之賦。而饒以財。寬州縣之課。而責以效。盜之初起。令能急治。何至有聚千萬人而橫行者。惟州縣不能治盜。而不使有餘財。而又處分太重。彼苦於緝捕之難。則縱舍諱飾。以避考成。至縣以盜報。而縣破矣。郡以盜報。而郡破矣。其積而至於不能平。無足怪也。其練民練勇。議曰。招勇爲兵。則散勇爲盜。其變速而禍小。練民爲兵。則教民爲盜。其變遲而禍大。漢光武治盜。謂執弓矢者。始爲盜。執鉏耰者。皆良民。其遂之治民。亦教以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今執鉏耰者。反令執弓矢。買牛犢者。反令買刀劍。馴至團練強而官無權。彼習於攻戰之藝。狃於殺伐之事。官兵至。則以團之旗往。而索官賞。客舟至。則以盜之旗往。而劫客資。故曰。教民爲盜也。盜之致有盡。而民之數無窮。民變爲盜。此所謂變遲而禍大也。吾學識博通。而遇亂禍。故其言痛切如此。尤不喜近之爲文者。其言曰。道無所謂統也。道有統。其始於明人。所輯宋五子書乎。文無所謂派也。文有派。其始於明人。所選唐宋八家文乎。自道之統立。文之派別。遂若於先秦以來之賢人君子。東漢以來之鴻篇鉅製。皆可置之不論。夫一代之世運。與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體。文體不同。而精采皆同。若具一孔之見。勒一途之歸。則陳陳相因而已。然則宋五子不足宗。八家文不足法乎。曰。否。知賢人不止五子。則何病乎宗五子。知古文不止八家。則何病乎法八家。余惡夫徒知有五子。八家者耳。而況問以五子書。八家文。而亦未全寓目也。凡所著文集六卷。詩集八卷。家記四卷。家藏書目解題四卷。愚一錄若干卷。愚一錄者。說經之書。先被賊劫去。晚年追憶而爲之者也。同治十一年十月。卒於桂林省城榕湖書院。年七十二。遺命子選葬於先塋之次。不擇地。不擇日。廣西官吏朋友門下士。相與繪象祀之。

陳澧曰。

國朝二百餘年。儒林文苑之彥。疊出海外。及風氣既衰。而鄭君特起於廣西。學行皆高。可謂彥傑之士矣。君在廣州。與澧交最篤。君沒。君之子乞爲傳。君好讀後漢書。後漢書言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志意蘊憤。著潛夫論。足以觀見風政。仲長統論說古今。發憤歎息。因著昌言。其書有益於政者。故其傳載之。余擬此二人之傳。以傳君其可也。

戶部江南司郎中湯君行狀王基

君名鶴字海秋湖南益陽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

封朝議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君生負異秉九歲能屬文年十四補

學員道光二年壬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主事分禮部觀政之餘益

閉戶爲學縱涉經史百氏之書庚寅充軍機章京兼

方略館纂修前太傅大學士曹文正公以禮部方允畧需補久恐抑君

才特奏調君戶部補浙江司主事擢貴州司員外郎充乙未科會試同

考官人皆謂君不日躋津要得美仕也而君獨以資求爲御史擢山

東道甫拜官一月三上章言事最後以言工部尙書宗室載銓事回原

衙門行走升郎中一充陝甘鄉試正考官於路聞母喪歸服闋起復補

江南司郎中管理軍需局君以數年海疆連兵英吉利甫就撫宜善馭

之上善後事宜三十條由本部堂上官以聞大抵言羈縻之中宜思預

防如召募練勇修船造礮緝奸設險諸務皆指陳懇切而尤以破成格

開特科爲用人之要在復致意焉郎中俸滿截取知府記名一年一日

忽暴疾卒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初九日也君始由軍機得御史其勢位

若將大起者繼浮湛曹司汶汶頗自侘傺獨時意氣感激抗言天下事

則憤義形於言色豈謂其方強盛而遽忽然遽耶君脩髯偉貌顧瞻雄

驚言詞侃侃樂交天下豪傑中外名公卿以至偏隅遠方薄技片能之

士咸聞聲相傾倒而人亦皆樂就之顧性伉直於所弗合不宿中必盡

言質之或相執忿爭以是人交君者始莫不曰海秋賢而或者不能終

之其讀書求大義不屑屑章句尤自雄於文詞而時天下學者多好訓

詁考訂或爲文嚴架法君一皆厭苦之與建甯張際亮交際亮時以詩

名莫與抗者而君初未爲詩一歲與張別數月相見出巨冊示之則已

爲詩數百篇淋漓甚豪一發其振迅不可一世之概張撫卷大愕以

謂李夢陽今復世也既復官戶部益浮湛乃益發憤爲文所著浮邱子

篇九十餘其文駢立枝分以演述於不窮設論一事必先曲盡情勢利

害而後證歸經傳之言其自謂海秋之所學與海秋之生也之所目高

而心傷者悉於是焉存又言爲天下者貴能通萬物之情以定天下之

務若徒治天下事以吏胥之才而待天下士以妾婦之道惡在其爲治

日也余與君同官戶部始識君數月汎然也一日於友人家讀余一詩

立策馬造吾廬持其所爲詩文來縱談及暮始去自是凡相見於官所

必俱文酒友朋之會必相招問余詩文有所作以相質者必激揚之且

道於人人蓋君故宏獎於人士皆然而余爲尤親方余未見君時人嘗

謂君大岸異不可向者及相見乃殊率易多可愛敬君卒前日猶與余

入官署時方議復米利堅國通市章程

旨行矣君呼吏持牘前張目諦視意盛盛若大威者久之遽出登車去

余視牘中議始知君前陳善後疏中有所逆中而至是夷果以爲請者

予謂君之盛盛者殆以是夫何意其不三日死也君生嘉慶辛酉年三

月十三日卒年四十有四所爲詩文集若干卷七經補若干卷浮邱子

九十篇明林三十卷獨明林未成書配某宜人先卒繼卽前配之妹生

子五倣昭信昭什昭佑昭啟昭倣昭扶君喪歸有日余走問志狀開如

是後死者實也乃自爲之狀而爲倣昭請上元梅先生智亮爲志以銘

其幽且以備後之爲史官者采擇焉道光二十有四年九月日

湯海秋傳 王基

海秋湯氏名鶴湖南益陽縣人道光二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年甫二十

負氣自喜爲文章震傑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

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章奏又歷戶

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論議及爲御史再

旬而章三上上有所室尙書此辱滿司官其人許之

上置尙書吏議君以爲司官朝更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此大

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儆援嘉慶中故事爭之

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有所暴白於天下爲浮邱子八十一

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

經義止信筆初葉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指示人惟止信筆初葉人多

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

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

尙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

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爲本部四川司郎中京

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抑鬱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

年四十四君少爲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爲制藝人爭傳其美市肆

之幾徧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擬之必求其

似務備其體已梓者三十餘卷又好爲文嘗謂其友人曰僕以後作者

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



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為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南張亭甫、仁和龔定菴及君。定菴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亭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轡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節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歙徐廉峯及亭甫以詩相馳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樹齋以編修為言官，數論事，游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言黜，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菴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亭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亭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亭甫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以事更罷為部曹，俯仰二十年間，升沈存歿若此，悲夫。

湯海秋哀辭

壬辰余始至京師，見書肆間市湯君海秋時文，善瑣繪物情，而舉以大氣，其源似出於方氏。秋各異定，從人問得君五言詩一編，頗奇可誦，益有意乎其人。及庚子再至京師，而君以憂去，詢諸朋儕，則曰：海秋詩若文，今所為不及先時之爾雅，豈成志得不矜心而出之乎？王寅冬，偕其鄉人曾滌生偶過君，一見語合，會日暮，適留酒，驛驛然若故交。始君登第年甚少，山陽汪文端為座主，奇其文名，是以起而君顧自謙高語周秦，廣眾中曲詆司馬遷，韓愈以張其說，人或觥不暇，輒出所為浮邱子俾讀。浮邱子者，微昌言論衡道古今，政俗得失，人情事變，以二字標題，凡九十篇，篇萬餘言，讀者不能終篇，益愕眙對君，君則鼓掌掀髯大喜。嘗見謂曰：子文筆天出，慎無徇世所謂八家者。余謹謝曰：生平但識歸熙甫，方靈皋猶病未能，敢望八家乎？然君雖放言多論，特以鎮流俗之人，至於文章徑途出入，體制佳惡，自了然於心。見他人所為作，即不當意，亦頗隱憚之。晚交上元梅伯言，馬平王定甫，梅君老矣，嘗及姚耶中之門，定甫後出，所為文皆八家之流，而既君之沒，卒狀君行者，定甫而伯言實志其墓焉。君儒慕不規規繩檢，然豪氣任事，自部曹直軍機處，擢御史，不兩月，以劾載銓罷。定郡王載銓未襲郡王時，為工部堂上官，奴視其屬，出俚語罵君，聞不平，入臺即上章論之。君雖以是斥還部，而載銓自是未嘗攝部事。英吉利款于江甯，君條制防之策三十俾

長官轉達。即官資深需次，將出守，而暴得疾以卒。甲辰七月九日也。年四十有四。君諱鵬，益陽人。癸未進士。海秋其字也。辭曰：眾詆訛君之人兮，孰知其氣陵物而志冲；眾怖君之文兮，孰知其弼於外而謙中。慷慨論事，憂國憂民，忽歟不振兮，憤匪其躬。知斯人而自斲以死兮，益余心之忡忡。

（續碑傳集）卷二〇

朱偉君傳

朱琦字偉君，上元人。世業儒，幼孤貧，然性廓落，讀書略大意，與人交無貧富少長，不合輒舍去。所居城北與雞鳴山近，朝暮登山，獨吟嘯，覽煙樹，悅循坡壑，片石寸草，動有神悟。於是遂工畫，然以好怒，罵尤甚，出入人皆避之。年十六，君叔父以君必無成，怒使業賈。君曰：吾豈生而知計然之術耶？雖坐市肆，手書不輟，不數月仍閉居。君自知不合於眾，則日肆飲，既放於酒，登臨酬宴必極酣，方春花時，深夜月出，甚或大風雨雪，手偏提步，臨街衢行，且依破帽，傲展望之，若顧或忤之，則輒而營不擇於眾，眾咸怨憤，而君飲不休，暮喜孤行，墟莽間呼墓鬼與語，當夜入佛寺，出而貌為鬼，衣白衣冠，用駭路人，路人驚，則大笑。此君年二十以前事。未幾悔之，而境益困，初交邑人王璋，王深於詩，君與習，遂能詩。然以境困，則詩多憤激，於是見其詩者又益厭棄之。及與余論交，勸之若貌，久之思余言，氣漸下，然年已二十餘矣。余居揚州，招君教余女，後館王氏，凡四年，揚之人士若劉文淇、王翼鳳、楊亮、吳廷鑑、汪彥程、慶燕、君皆與遊處，而與程尤親。於吳則慕其學，為大小篆隸，日搜討鐘鼎款識，秦漢碑石書，做數百字。吳故精節，頑伯山人法，有名江淮間。幾二十年，君不二年而遂能勢，當是時，君年已三十餘，與人言循循儒者。蓋君雖偉軀，而意思蕭閒，益之讀書，向營避君者皆慕與君交。然君未嘗不飲也，偶酒酣氣少，激余睨君，君笑謝曰：灌夫改矣。自是君遂無屬坐事。君入為上元縣學生，娶於楊，妻知書，亦能畫。咸豐二年冬，十月，自督餉，其明年二月，粵賊陷金陵，君與妻皆從容死於難。年未四十，方正月，余在金陵，詣君，遇於門，時賊去城不百里，余曰：城儼不守，君曷出避？君拱手曰：吾子有母，當速去。余夫婦食去焉，往死耳，他何言。於是遂與君別。

許宗衡曰：君既孤貧，遭窮厄幾三十年，及遊京師，復從潘中丞客河南，遂隨至晉，與世既涉，始降其氣，歸而有裘二襲，在君為生平之僅，使得

從容成其學。由是放浪山水間。亦生世之幸也。卒遇禍亂。以死。天之厄君何酷耶。然君以諸生無聞於時。生何所樂。又安知天非惜君之才。而酬以不辱之節。吾知君必有甚快於其死者也。悲夫。

（續碑傳集）卷六九

魯通甫傳 吳昆田

魯一同字蘭亭。一字通甫。其先不知所自始。或曰甘涼故世將。或曰燕京人。

國初嘗從吳藩平雲南。已窺其有異志。望擊而逃於淮安之山陽。遂占籍焉。世居安東。一同始遷清河。父長泰。郡庠生。工書善畫。閉門養素。以道自貞。一同生而穎悟絕人。六歲通五音。少長。工為古文辭。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次年舉道。光王午科副貢。生年三十一。中道光十五年舉人。當是時。海內方承平。一同獨以為深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為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機。師儒築不高之牆。容客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當其衝。又嘗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重府之權。以統州縣。而分道按察於布政使。得詳察所屬。以專達於天子。其鹽漕軍政興革。大者設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撓布政使之權。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苛責州縣。則州縣之事減。今天下之弊。盡在於知府。推虛名以容與於上官。屬吏之聞其實。無所能為。知府者親民之首也。誠重知府之權。以制所屬。吏統轄不甚遠。聞耳目易周。情偽易悉。賞罰與奪。朝發而夕至。門牆未峻。百姓呼號。就易達。佐貳承辦。詳察而周知。苟得其人。委以數百里之地。即事必舉。故誠能得一廉平公正之方伯。正身率屬。則府必得其人。府得其人。則州縣莫敢為姦。久任而責其成功。其視督撫司道。豈治於一方者功相萬也。親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伸。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精明。治吾吏。必能耳目清明。公務修舉。當世以為名言。嘗就試禮部。有蔡生者。亦與計。情耦坐中。揖君問姓字。大驚曰。少時讀先生文。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乃今先生故在也。立起。踉蹌備弟子禮而去。寶山毛嶽生見其文。謂七百年來文患於柔。惟此為能得剛之美。建甯張際亮以詩名天下。見古歌行。自以為不及。既再試。不第。益研精為文章。乃汎濫無涯。其說長於史例。旁及諸子百家之言。禽魚草木之變。靡不貫曉。然居恆鬱鬱。嘗自歎曰。吾

乃為文人耶。林文忠公則徐總督湖廣。請與偕行。而以親老止。周文忠公天爵見其文曰。此天下大才也。豈直文章哉。最後曾文正公國藩尤敬異。庚戌試禮部。居淮安館舍。數屏驕從。就問天下事。時當揭曉。文正為禮部侍郎。例鈐榜。先言於眾曰。淮安魯通甫。若成進士。天下之幸也。及見榜。無名。為懷喪。如失左右手。粵賊踞金陵。同年生盱眙吳公棠方宰清河。眾志洶洶。一同為之明部分決。機宜傳檄。鳳嶺淮徐泗宿海各府州。若縣。辭氣奮發。指誓天日。其期滅賊。河北人心大定。清江浦屹然成重鎮。焉人或以是稱其能。歎曰。天下事有百倍於此者。何可易言也。嶺州危急。江忠烈公忠源馳赴安徽。巡撫之任。桐城戴孝廉鈞衡走書通曾文正之指。欲其起佐忠烈。謝不出。而復以書有曰。今日之憂不在已破賊之省。而在未被賊之省。不在已破賊之州縣。而在未被賊之州縣。當先注意於此。首重州縣之權。次講耕戰之法。凡被賊之省。會州府。不難克復。難於堅凝。且如武昌一府。向軍門復之於前。曾侍郎克之於後。去未移時。旋皆陷沒。人物彫散。倉庫空竭。金城蕩蕩。莽若邱墟。節帥式臨。徒擁空器。寇至則靡。固其所也。昔唐李之亂。東都之民不滿百戶。荆南兵餘。裁十七家。史稱張全義尹河南。韓建刺華州。皆能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中。民富軍贍。安樂殘破。莫良於此。又曰。賊之初起。數十輩。愚妄人耳。舊從既多。遂出梟桀。又有指紳科目之無恥者。開其間。指使引導。於是其教則參以泰西。其軍制略仿周官。軍帥卒旅。其志意少滿。僭立制度。然而其用兵。則令嚴而法簡。行速而多詐。既得金陵。勢者則先攻其本。桓溫之直走成都。王鎮惡之潮舟渭水。韓擒虎之順流三山。李愬之夜入淮蔡。是也。無立國之勢者。則宜先翦其枝。張角死而飛燕黑山熾。仙芝起而黃巢尚讓橫。迎祥滅而自成獻忠狂。皆由賊基未立。東西流走。合散無常。殲厥渠魁。則各自雄長。益多樹敵。窮除黨翼。首惡自孤。為今之計。莫若暫緩金陵之攻。而專收旁郡。豫帥壁信陽。收斬黃院帥。仍壁廬州。收舒桐。江帥壁廣饒。收宣歙。蘇帥壁江南。北兵壁江北。仍同收瓜鎮。皆觀釁而動。而專責西師。以上游之任。武昌若復深駐大軍。營繕耕戰。益具舟船。練習水師。以虞變待時。而以曾侍郎九江之圍。為綴賊之勢。西師既盛。出一不意。順流東下。直踞安慶。突出九江之前。號召南北。使羅石之黨。外牽於曾。塔之師。急不得返。顧沿江諸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二

賊必當同時解散入穴金陵則成功可望其時有謂先攻金陵築長圍
剗賊腹心肢體自然散落者故書中及之其後大兵攻金陵築長圍江
帥何桂清以為賊如釜魚期於旦夕成功朝野幾同聲慶幸一同
獨決其必敗未幾而潰裂蘇浙淪陷桂清伏辜迨於文正東征舟師下
壓據安慶指復金陵一如所論一同無尺寸之柄而憂傷時勢之艱危
於田賦兵戎諸大政與夫河道變遷地形險要以及中外大勢無不究
其端委而得其機牙罕有遇合則一發之於文章為文務切事情其言
曰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為根本又曰行不蹈道則非經道不宗經則非
道皆至言也性極疏闊不立畔岸風節卓然或請為文壽一鉅公卻之
曰吾輩之文疏直樸野不足說勢與必若肆其狂態為足下得罪當途
安所用之其不苟說於人皆此類也文字交游盡一時四海知名之士
而清修篤學獨重潘先生德輿誼在師友之間相契莫逆焉

先生氏魯名一同字蘭亭一字通甫

先生甘涼故將

國初從吳藩入漢既窺其異志遂開走江南占籍淮安之安東至先生
始遷山陽父長泰郡庠生工書畫不仕先生六歲辨四聲少長治古文
年十七為弟子員以道光壬午副貢舉乙未本省鄉試當是時國家承
平久風紀蕩佚文武百執事安於無為乃相習為浮世嬉笑務樂暇豫
鉗舌縮胸以不諱之世為重足之憂於是粵東西兵事漸興而吏事益
不可問先生嘗推當世之故而極論之以為天下有氣有習以不激之
氣為不化之習食不之身務不駭之論尋常演說憤慨之中以叨
富貴保歲月他莫敢誰何善為治者務伸其氣於振厲激發而杜其旁
出於陰佞之門今之隱憂實在於是蓋先生之意務究極時變而棘棘
昌言使人知愧厲以挽季俗拯世亂既與試不遇則伊鬱自誓恥為文
人先生性疏奇不治畔岸而風烈皎然晚居江淮冠氣至一書一出佐
吳勸惠治城守事不眾歸其才運歎曰天下艱鉅百倍此何易言也先
後為林文忠江忠烈曾文正所延禮均不樂赴則絕意仕進開闢樵悴
乃益雄於文其為文昌明洞達切於事情而以靜儉為本或請為文壽
某巨公以書卻之曰吾文朴野不足悅勢要強欲肆其狂愚得與當塗
安所用之寶山毛嶽生謂七百年文氣柔靡獨此為剛美著詩文類稿
十一卷右軍年譜一卷其邳州志清河縣志尤為世推重同治二年卒
年六十子四葵黃芾衡黃能繼父業早卒孫樾舉人

論曰以予聞野貽有王效成者字約甫以學禦貧與吳山尊李中者為
友二人深引重效成傲然自見也於時桐城之學方日盛效成獨能經
世綜物為漢廷賢輩之文與先生為頡頏竟其身名不出州里一旦觸
前痛赴淮以死先生嘗序其文而悲之淮泗之濱風雲之蒸二奇之與
抑有由已道咸時文士輩起若會稽潘詒嘉興錢儀吉仁和龔自珍其
尤魁壘逸羣之選也曾文正序歐陽生文頗事甄敘而略未旁及即先
生極為文正悅重亦不一稱焉甚矣時習相聞之概依古已然而言為
世重又不能孤行於風何是非之閒則世所慕效亦徒得不逕庭於俗
者已爾中所獨造又能遇儔侶於一時哉子傳先生附著效成而推論
之子子四顧憂獨學之無和已

（續碑傳集卷七九）

汪士鐸傳

儒林傳集

汪士鐸字振庵別字梅村江蘇江甯人道光二十年舉人
抵經訓以為聖賢大道有體有用體原一貫用則萬變雖窮居於人鮮
尺寸裨益然不可不讀經世書諸書日待用從續漢胡培翬荆溪任泰
游與楊大培同精三禮號曰汪楊據注疏通典及宋楊氏元教氏
本朝程瑤田張惠言諸家說為禮服記三篇曰本仁以親親率義以威
威準禮以貴貴而加降不降系於本服之後又取後漢諸書為儀禮鄭
注今制疏證又以古人期功皆去官作期功去官致培翬推重之士
鐸單精輿地嘗謂學者必先有得力之一書而後能推類以既其餘其
為水經注釋文於戴趙二家外接補疏補釋以今地而尤於山川阨塞
陂池水利特詳盡水經舊多佚文趙補疏補釋以今地而尤於山川阨塞
黑除十三水以足一百三十七之數士鐸謂黑水原附見河水豐水見
渭水注中禹貢雍州兩見渭水猶言洛水經敘於渭水末則渭水亦不
當補錄乃小水不宜為篇止格涇渭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
趙氏黑水惟十水耳是水經終不能全也又仿休甯戴氏渭水南海原
氏溫水之例訂正數水江水若水沫水延江水存水溫水葉榆水夷水
沅水資水湘水十二篇足補所未備水經注圖蓋為班志而作為讀唐
以前古籍所不可少者晚年有再校三校本覆勘益密漢志輿地疏舛
特甚士鐸據漢志數遠縣下師古云疑轉寫錯誤因考其篇中誤系者
如上雒云禹貢雒水出熊耳山東北至鞏入河又云熊耳獲與山在東
北據此當云禹貢雒水出熊耳山東北至鞏入河又云熊耳獲與山在東

賈嶧山五字當在沮縣下。下接丘道下。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九字。下再按沮縣注。沮水出東狼谷。武都下當移。下禹貢二字。冠東漢水上。云禹貢漢水一名沔。又移沮縣。下南至沙羨。南入江。過江夏。謂之夏水。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於下。河池注。泉街水下。接武都。下受氏道水。四字。再云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此言泉街水。即兩當故道水也。受氏道水者。濁水合於河。池成南也。南至沮。即通沮水支津也。如此則與禹貢合。又武安下。又有穽水。東北至東昌。入庫池。河過郡五行。六百一里。按即大陸澤。入庫池。河者。與庫池故道通也。應廣平。鉅鹿信都。不得云五郡。所謂與濁澤通。爲穽津也。其宅顛倒脫誤。如丹陽注。當系枝江。下石城。故城注。當系蕪湖。下博昌。應氏語。當系之昌陽。下昌陽。即今清陽水。與廬江之淮。涿鹿之涿。同誤。安豐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當系江夏沙羨下。若在安豐。西南則去漢入江遠甚。且南入于江。注。大別山而南入江也。如大別在安豐。何以云。應廣平。河東至參合。合乃戶之。耦交。黎榆水。即榆水。即肥水。如之。濡水。今樂河。夾右碣石。乃永平府山。自海入河。貢道也。山右河左。不誤。餘疏辨明。多類此。又嘉以小學說。與地如泥。中爲甯。柳下爲留。舒於餘邱。爲閭邱。營樓爲鄉。又即爲通鑑之最之類。公羊。昧視。彼維。四字。疊韻。在紙。昧音近。蔑。唐味。先味。盟於昧。皆即蔑。聲音又近。維。桓。十七年之。趙。即隱元年之。蔑。在泗水。都縣界。由此可悟。聲音通段之原。舊據四分術。衍東漢朔閏考。以正范史。而注其甲子。昇同於下。又爲漢隸日月年表。著後漢書之所以誤。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君生日。爲布算月日。於七月五日。偕同志祀之。其標格如此。新成。豐三年。粵寇陷江甯。士鐸。廬以身免。南度嶺。之橫。漢居山。開五年。空谷絃歌。講讀不輟。座主益陽。胡林翼。馳使迎入鄂。退食燕閒。推政治得失。所論議多堪時局。會時。屬有裁兵議。士鐸上書云。咸豐以來。戰推楚勇。皆桀驁強健。有力。非編入營伍。亦必揭竿斬木。而爲亂。故能所向有功。然亦稍精。勉。故矣。今新集之兵。秀民之貪。情者耳。焉有先登致果之氣哉。今言兵者。多曰楚勇。毋亦循向之虛名。而未深。既其實乎。帥兵者將也。非書生也。舊以爲得百韓。范不如得一韓。岳今以羅李之故。而統領。必用文人。則未思。開世之英。即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繼其軌者。而欲樂求之。佔畢之士。不亦拘乎。戰國時。秦俗上首功。始立武功。爵故士。奮於外。犯鋒鏑。而不顧。今兵弁力而戰。於陳。文士坐而享其福。是啟不肖。傲倖之心。曠武夫殺敵之志也。夫民力。只有此數。割其皮毛。以養

兵可也。剝其脂膏。以養兵。且未有已時。民心甘乎。且錢糧正供也。釐金股商賈捐輸。股富戶則貧富實賤。皆不免能。不亂乎。今日京員以至文士。布衣底字。下者以數百計。度皆有鬼。聞計。讓而非徒。以容悅爲事也。而乃月需奉錢。手鉗口結。或只效斗筲之勞。吏役之事。苟且偷惰。積爲風俗。人心之癩。而不計及所入。雖微。皆楚民之膏血也。官司者。效。用之實事。而非徇情之具也。循善者。平時之良吏。而非撥亂之用也。若知其不可。而又姑試之以事。是愛國家之事。不如其私人矣。大臣者。如農之芸草。非種必鋤。烏以冀。神自妨。嘉穀。林翼深納之。文。江甯既復。土錫東歸。其金沙井老屋。杜門卻掃。願情墳典。庭階雜植。桐竹雜卉。之。映映扶疏。名曰甄邱。日徜徉其中。寓公名。廬。過金陵。必詣談。至以一識。面爲幸。苦茗一甌。凝塵滿席。泊如也。光緒十一年。江蘇學政黃體芳疏薦學行於

《續碑傳集》卷七四

汪梅村先生別傳

先生姓汪氏名士鐸字梅村晚號無不悔翁先世爲安徽歙縣之潛口人曾祖植始遷江南祖照父均皆有隱德不仕父均好先儒理學之書先生嘗自述云士鐸家極貧然性好讀書先君子好理學嘗訓士鐸曰窮而在下須記餓死事小四字除程朱經注之外禁勿觀日以無入不自得爲訓故視戚族之溫飽美食食爲餘事然蒙師皆不踰閭巷雖歲一易率無所講授年十一從徐先生諱銘游始觀考試帖括之書乙亥冬館災於火明年益貧不能從師其夏學故衣於焦氏才六月其肆歇業又明年復學於朱惠泉姑丈宅亦只五月其肆再開而歸先君子館孝陵衛月一歸定省先大母暇則煮茗與先慈弈棋而勸余以習楷書而已未嘗一語憂飢寒及詣戚黨也戊寅五月改習糕餅業於長千里席日和其東人萬姓燕人也謂余曰子非商賈中人也奚不歸讀書耶遂於八月又歸歸則刺譏之言擲掄之狀殆鄉里族黨中周徧以爲不才矣於是取四子書溫習之中表吳春卿茂才杰爲略解說乃習爲制義己卯七月求考鳳池書院邑令某極賞之題爲從義時先大父卒已久舅氏聿文先生習綴業不好書外大父榕庵先生所藏書東之高閣四舅氏振聲先生膏繪事存其二十之一於齋中余時時竊觀之大母始倪太孺人賢之或舉以贈庚辰八月以能讀書入泮督學使者姚文僖公詩文周子所與湖之歸安人自題爲未信則以爲姚賈龍作陪面以陳東隱詩余首題用韓非原作正而以伯夷江非漢西域非河源余首題用韓非原作正而以伯夷文深加歎賞然亦惜其文法未合外舅宗錦城先生嘉之以南陽君字余辛巳壬午登薦房薦多小疵由沈氏之功未至後

肅侍邸士藥謂其亦自按乙酉以經文章舉房師擢之丁亥冬南陽君來歸君性木強鮮言笑不加修飾先君子喜之先慈雖惜其太樸素然亦喜其能聽教言也江南之俗新婦入門有所謂暖房者用魚肉將之中表朱鄰水茂才華輩知余意皆以書代之如墨池編廣輿記之屬皆是也時見佳書則私與南陽君嫁衣釵釧之屬以市之而屬其勿言南陽君亦喜余讀書嘗冬夜一燈憑矮几作針黹於牀前余無絮裋坐牀上牛衣中頽而觀書率夜漏三下始寢蓋余性剛拙而南陽君能安貧勤操作於堂上極婉順敬慎之真而於余二十年無一語反目雖或小不加以理亦淡然置之無違言他人雖其兄弟無一字假借也乙酉余始食廩餼南陽君既歸謂余勿爭泉刀貽上人不美名故余不與人爭利先考聞而喜之曰是能守吾道者也連舉五女一無服婚子坐是病瘵日以婢直家雖漸裕於昔而念遺嫁諸女遂不能市藥醫之此余之深悔也已酉冬始以無子續取吳興君始製珍衣裘始役一老嫗始能具飲饌遺嫁兩女始連舉二子雖下殤歟而先考妣及南陽君皆不及知矣此先生自述中年以前之境如是咸豐三年癸丑春粵西之賊陷江南先生與妻沈氏轉徙於徽州之績溪深山中授徒自給數年益陽胡文忠公開府楚北問先生避地於彼乃召往鄂渚同長沙丁君取忠爲輯讀史兵略於武昌節署先生故有水經注圖鈞稽羣籍以爲學者讀唐以前古書之資遭亂失之避地績溪時略有追補胡公問恤先生窮老平生著述多燬兵燹爲刊此書並敘先生學行大略其序曰江南汪梅村士鐸余道光庚子典試江南所取士也查山水無仕進志四上春官特借以瀏覽山川



風土不謁一人不待榜而歸其視富貴利祿泊如也雅性好學藏書二萬六千餘卷閉戶絕塵服詩花木讀書爲樂國朝學人率自經史秦漢諸子外天官算輿地職官蒼雅典禮之屬靡不綜覈君承吳越諸尊宿緒論又金陵爲南北津要通人名士魁者之彥多遊寓其地故平生師友講說頗不狹陋家至貧備書河沛江淮閒皆以府主意不能自有以發掘而其自爲說半札記其書上下左右方朱墨迭道陸離不可辨嘗據注疏通典及宋楊氏元教氏本朝盛百二吳東璧程易疇張舉文張鼎甫諸家說爲禮服記三篇曰本仁以親親率義以戚戚準禮以貴貴而加降不降系於本服之後又取後漢諸書爲儀禮鄭注今制疏證續溪胡竹村農部甚稱之又據仁和趙氏本水經注爲之疏柳釋以今地及列史諸家文集有可附屬連綴者率爲補輯不盡鄭亭意也然於山川阨塞險阻水利特詳盡可施之政治又取說文玉篇而下諸小學書及史鑑注爲廣韻正正其文字雅俗而旁及於訓詁姓氏郡縣并爲廣韻聲紐表一卷又以宋齊隋有志而梁陳北齊周皆無之爲補梁陳州郡志於梁之百七州皆爲確證其沿革壽陽祁相國亟賞之其北齊周志惜未成又據續志四分術衍東漢朔閏考以正范史及洪氏王氏書而注其甲子異同於下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君生日爲布算其月日於七月五日偕同志祀之又爲佚存書目蒐討至廣及韓詩外傳疏證皆未成其爲散文喜秦漢駢文喜齊梁而亦不廢魏晉爲詩喜唐人及有明七子爲詞喜南宋人則皆無草稿以爲不必存也粵逆之亂一切燬於賊遂避地績邑北山深谷中客授自給號曰無不悔翁咸豐九年余召來楚北詢其

舊作無一存者惟授徒之暇曾補爲水經注圖二卷蓋爲班志而作非其前書之惜矣余重憫其學行又經喪亂年已衰病無子息致可悲歎故爲刊其水經注圖以補黃子鴻氏之所遺而牽連及其爲人如此云先生又嘗爲龍橋老人傳以自況其詞曰種楊老人自忘其氏字似漢魏閒人喜種楊楊成林甚茂嘗一詣市貨之不售歸益種不輟居貧老憊願自少多忘年交與北海管幼安高密鄭康成汝南許慎南郡龐德公豫章陶潛范陽鄭道元京兆杜佑吳陸德明洛陽賈公彥魯孔穎達往還最數東海徐陵南陽庾信亦嘗把臂稍閒輒與諸人議論楊林閒人笑其迂曲弗恤也遭時之亂諸人各避地不相聞問老人遂寢忘之五季之末老人益聲聞時人與言多不省老人言世亦不省以是宋以來交遊絕少卒窮老以死其鄰曰余嘗聞老人言蒼勁柯石多節目歷寒燠不渝松柏也今茲培塿地弗宜耶琢形緣爲明堂清廟建章樓觀其小者爲舟車禮器之屬者杞梓豫章也然必世適相需又有工師重而采之與所以施之用者當其任否則無若與吾楊老於空山荒江之濱而弗妄斷小之以嬰世患也其桃李棠棣之妖冶可憐與性不相類故不植植亦必不蕃楊不才中爲薪造物無私雨露其長養與屯材木同石炭用多而天地山谷之氣必有窮則吾薪獲厚直未可知焉惜吾不及見之矣其詣如是悲夫老人之善自爲謀也先生之胸懷高曠如此先是胡文忠公延先生讀史兵略成復屬爲大清中外一統輿地全圖垂成而胡公薨於位楚督官文恭公及繼胡公撫軍新繁嚴公樹森復延先生續成之同治元年壬戌之冬余由河南至武昌因見先生於寓居往還數日先



生期望爲學之道甚切。陳義甚高。歲晏返里。逾年。余致書復申。爲學大旨。先生答之曰。士錚以謂凡爲學者。學至於聖賢而已。聖賢至眾。而以孔子爲集大成。學孔子如飲巨海。登泰山。各有所得。而不必其相同。比而一之。陋矣。漢魏儒者。自博入。惜其未知約也。宋元儒者。自約入。惜其未知博也。然人之性情。既各有所近。不能強同。且爲博爲約。皆須竭其畢生精力。加飢者求食。寒者求衣。孳孳日加勉焉。而後各有所得。既得之後。而互相非詆。不知交相資益。則門戶之積習。爭勝之客氣。爾學者未得其致。功自得之真。而徒掇拾其妄。自尊大之貌。此不善學者也。然既博既約。既交相取益。而士錚猶未敢以爲合乎聖人之道者。則以服鄭程朱。雖殊途同歸。而皆得乎道之全體。其於大用。猶有未臻。是具聖門四科之一爾。管商中韓孫吳。後人所唾罵。而儒者尤不屑齒。賴要而論之。百世不能廢。儒者亦陰用其術。而陽斥其人爾。蓋二叔之時。已不能純用道德。而謂方今之世。欲以儒林道學。兩傳中人。遂能登三咸五。撥亂世而返之治也。不亦夢寐之囈言乎。然則管商申韓孫吳。與吾儒交相濟。亦如服鄭程朱之爲博爲約。宜相資助。而後可以窺見洙泗體用之全也。蓋自孔子生於古。其時地狹人寡。俗樸事簡。一切狡詐。奢侈風氣。未開。不見今之火器。鐵騎。大船之害。不知有嘆法。美俄。住兵。強市。邪教之事。不計有回回。苗獯。與吾民爲仇之孽。故其言如彼。設生於今。其必有所以感喟。而爲世儒設之鵠矢。然則吾儒爲學之次第。亦先原其性之所近。而後自權於出處用舍之間。以定其讀書向友之志。此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如士錚者。少荷服膺許鄭。既乃約以程朱。於經世之用。當如也。而自涉冠

難。聞關吳楚。所遇不一人。知漢宋之言。皆鑿柄也。又況外無應門之童。內有交謫之嫌。日處失意中。則又取黃老之言。以自放。蓋不足與於學人之數。已明矣。蓋先生雖以儒學爲世所推。而實能洞達古今之治體。如此。甲子秋。王師收復江甯。是年冬。先生東歸。當道仰先生名德。月致餽。制府曾文正公尤禮異之。是時曾公奏請補行本科及咸豐乙卯等科江南鄉試。余乃至江甯。與先生再見於秦淮之上。自是二十年來。往來江甯。輒時相往還。先生自甲子東歸江甯。卽不復出。閉戶窮居。非其人不見。非其饒不納。光緒庚辰夏五月。余以事至江甯。省先生於家。先生時年八十。猶扶杖出見。尙善談論。且屬余爲覓書帖數種。聊以自遣。自述平生著作。多不能自信。且半爲他人代作。惟所爲水經注疏證。以古證今。工力頗久。以爲經世之資。惜燬於兵燹。不能追記。然北方水道。時有變遷。今又閱數十年。與前所記不免又有參差矣。辛巳夏。先生故人六安涂朗軒中丞宗瀛。涇縣洪琴西都轉汝奎及諸故人生徒。舉爲先生校刊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癸未秋。先生門人合肥張士珩爲先生校刊悔翁筆記六卷。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五卷。先生皆以刊本先後寄余於海上。且自品其亂後之作。筆記爲上。詩次之。詞又次之。而文最下。斯刻也。莊生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云云。先生舊時所著書。有禮服記。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廣韻雅。廣韻聲紐表。聚陳州郡志。水經注疏證。東漢朔閏考。皆不存。今存者僅胡文忠公所刊水經注圖及增錄二卷。淮南書局所刊南北史補志十四卷。先是咸豐辛酉秋。胡文忠公薨於武昌。節署先生爲文忠刪定遺集。卷刊行。又搜輯文忠在武昌數

年政蹟公牘稿本等編刪繁舉要撰爲胡文忠公振鄂記二十卷。因文忠歷年於不職之員多所參劾。今其人及子孫仍多貴顯。書出處有所忌。鈔本僅存。不輒出以示人。同治二年春。余由安慶致書武昌。請鈔副本。先生秘不肯與。去年春。余以先生年已八十有八。復致書先生。欲爲傳之。先生時目眇不能復書。僅於爲余經手致書之人李光明傳言。此書現已在山西書局云。至秋七月間。余至江甯。欲見先生親索之。時先生已於十日前卒矣。今因檢先生先後所寄水經注圖文集等書。乃將先生文集之自述並種樹老人傳。胡文忠公之序及先生癸亥秋在武昌復余書爲今刊文集之所遺者。薈萃成篇。俾後之知先生者有所考焉。光緒十六年春三月十五日謹述。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二二

湯球傳 朱師轍

湯球字伯玕。彭澤生。操行廉介。以孝聞。少耽經史。從俞正燮。汪文臺游。傳其考據之學。通歷算。星緯。恥以藝名。嘗輯鄭康成逸書九種。劉熙孟子注。劉珍等東觀漢記。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攷傳子。伏侯古今注。球讀史用力於晉書。尤深廣蒐載籍。補晉史之闕。成書二十三種。曰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沈約九家晉書。皆正史也。曰陸機干寶曹嘉之鄧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裴松之郭季產九家晉記。曰習鑿齒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杜延業晉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皆編年也。又輯常璩和苞田融王度陸翹范亨張詮王景暉高閭裴景仁姚和都張諮劉昫喻歸車頻段龜龍等所撰偏霸各史。而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爲巨觀。又補譙年表一卷。校定纂錄十卷。其所刪訂。足正屠喬孫之失。尤稱精核。又旁輯兩晉詔鈔。晉起居注鈔。庾詵晉朝雜事。張敞東宮舊事。車灌修陵故事。盧緒八王故事。四王起事。應詹陶公故事。桓玄譎事。傅暢晉諸公敘讚。晉公卿禮秩故事。荀綽晉後略記。晉百官表注。晉百官寮屬名。杜預律本。賈充晉令。張裴漢晉律序注。摯虞決疑要注。皆典午一代掌故所資。其區宇則輯太康地記。鄴中記。林邑記三種。其言行則輯晉諸公別傳。袁宏名士傳。郭頒世語。裴啓語林。山公啟事五種。又著錄晉別集三百家。晉文集五百家。裒輯閎富。卓越一代。同治六年。舉孝廉方正。光緒七年卒。年七十八。

《碑傳集補》卷五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

羅汝懷 倭仁 鄒漢勳 楊翰

皇清誥封誦議大夫太常寺卿銜候選內閣中書舍人張授龍

山莖江等縣儒學訓導湘潭羅府君行狀

男克進謹述

府君諱汝懷字研生家謂名世琴榜名汝槐丁艱起復取詩小宛謂懷二人之義改今名徙字念生晚號樸樵居士先世吉水人與一峯念庵同祖焉明洪武初祖曰政齋公者始遷湘潭縣南之鼓礫洲人謂鼓礫羅氏五世承德君諱瑤行義于鄉焉明敕建崇義坊大學士張公治乾隆中詹事蔡公揚宗先後表其墓九世至孝廉諱璣丁明末結丐邑樹德嶺關蒙泉精舍隱居講學獨與同邑郭幼隲南鄉陶仲調相過從世稱蒙泉先生十二世而至儒林公諱伯敬篤志好學年十七縣試冠黽院試日未午成四藝屬艸甫定意不愜錄投卷出學使玄與儲先生在文弓塗乙中拔識之是爲府君之高祖始以鼓礫洲徙居石潭卽今所稱蒼松老屋者也曾祖諱晉字自昭國子監生贈承德郎妣黃封安人祖諱紹龍字見田縣學增生續學敦行享壽八十爾一贈誦議大夫妣黃贈淑人考諱修澍字沛霖壽九十二恩賜八品頂戴贈誦議大夫嘗行詳新化鄧先生瑤所爲墓表中子五人焉妣張生伯兄文學江妣張生仲兄圭梓次府君次世杞世桐均贈淑人府君幼承祖訓多所開悟贈公曰家世寒素又長次二兄皆業儒術擬命府

君世業府君志不欲因倩父執某婉言丐贈公久始允許

府君得請卽夕束裝詣省城壽院發憤攻苦明年入泮學使爲祁文端公雋藻府君少師事兄白初先生世采泉伯氏秋浦老人江旣入學又以石給諫承藻龍宮贊瑛賀侍御熙齡辦蓋自刻厲積古人嘉言懿行爲一編曰自鏡錄日之所行夕寤之冊曰省身錄弱冠卽吐棄俗學挾極羣籍壹志曰古人自期授經里中首授學者曰朱子小學謂發蒙登正尊善是書時邑中爲學率就簡陋府君力較樸學究心焉亭林讀書記欽定四庫提要一書多所攷證故于往籍之變本顯流皆能鑒鑒言其意屢試歲科拔第一先後以文見知于合河中丞廉公紹鏞提學大興邵中丞甲名欽縣程侍郎恩澤縣諸先丁酉科拔貢學使爲順憲蔡先生錦泉府君曰誦博冠一時同輩先輩皆自以爲莫及然自刻厲旦夕矻矻無娛游清談之暇凡城南壽院每日夕輒移几就檐下餘光鈔撰經史或臨習焉勒碑帖同舍生見者無不歎服其篤志而爾恆也性尤謙辭于物無所忤名譽翕然年三十四始克貢生已而宿儒之望明年入都疾驟數麓隨行云山川險巇風土利病極意推求貴不合者簞鐙旅舍發書攷其得失書之丐得成北游記里錄四冊至都館使縣夏攷功愷家蓋易湯御史鵬皆先投謁府君故與諸州何編修紹基蕭編修父尙書文安公延致其家演相引重都下



名公爭與納交。貢禮部試高等。廷試報罷。南歸。因謁曲阜。謁闕里廟堂。東望海門。攬金焦之勝。一形之詩詞。今集中北游艸是也。歸主講涿江書院。二年。目親老。辭遠。頻年段館近地。藉修脯。目奉養。名譽益高。與鄧縣沈先生衡寬。長洲宋先生翔鳳。甯隸楊先生季鸞。新化鄧先生顯鶴。善化唐先生鑑。甯鄉黃先生本驥。砥礪學行。倡導後進。所在按求文獻。維持風俗。目經學訓。袖學者。贊舉邑中保節積穀諸誰政。丙午。目後。詠迺絕意場屋。專事經學。解周易。目闡古訓。箋禹貢。目測地理。疏毛詩。目證古音。目時粵寇初萌。復著閩鄉里團練議。兵饑。說諸善。未幾。湘鄉曾文正公辦團防。與目府君詣衙門計事。徐端愍公爵王爲湖南藩使。延目府君課其長子。多所指畫。又舉數人。目曾公後皆爲名將。倚之。目爵功。博長江水師提督黃公翼升其首也。曾公衛師東下。命伯兄董訟。後一眉曾公。南康。中。獨爲客不受事。曾公治餉嚴。又與疆帥多相忤。目府君持大體。尙寬。目自舊交。多所獻替。爭論頻煩。後錄歸。曾公留之。不得。餽金辭不受。而與書謝。復致已意切礪之。曾公後出錄崇寬大。解同羣帥。目功名終用。目府君言也。時賊復掠邵陽。鄉邑居民思棄間竊發。目府君力行保甲。境賴目安。同治改元。詔編忠義錄。錄錄從事者。湖南先已開局。會奉詔。益重其事。聘耆宿鉅公六七十人總之。而皆目其事屬。目府君。越數年。成湖南忠

錄若干卷。而目暇時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自元明迄今。關掌故。政治學術之大者。靡有滲漉。爲楚南文獻之宗。采索鉤稽。甄錄多至八百餘人。爲文四千。皆奇。所閱不下四五萬篇。幾十易。寒暑乃成。今湘陰侍郎郭公嵩。燕巡撫廣東時。目篇。考古學。廢博易良薦。目府君。不果用。晚授涇江縣儒學訓導。目當事。咨。舊集湖南通志。未赴。繼復選授龍山縣儒學訓導。目府君。故甘澹泊。又目舊集日勤。終不樂就也。目府君爲學切。新。實。不大門庭。弱冠習許氏說文。錄肆力形聲訓詁之。而即由訓詁。目達義理。目漢宋兩無倚傍。惟目力行爲主。嘗謂古聖人。目治性爲第一義。中庸。庸。性。之。性。蓋。氣。質。剛。柔。質。愚。而。言。率。乃。術。之。僭。字。其。字。从。行。率。聲。謂。強。之。使。行。如。捕。鳥。之用。率。要。縶。之。使。不。他。往。也。即。率。循。率。由。率。師。皆。同。此。義。率。者。用力之詞。但訓爲率由。佯。无。其。指。蓋。辭。而。制。之。則。言。率。厚。而。崇。之。則。言。尊。故。復。言。尊。惠。性。而。趨。問。學。趨。問。學。即。目尊。惠。性。非。截。分。二。事。而。即。自。明。誠。之。趨。也。治。性。之。在。大。學。者。如。七。章。之。釋。正。心。修身。蓋。忿。懼。恐。懼。惠。好。樂。四。者。之。發。目心。皆。出。目性。之。毗。舍。毗。目。目不得其正。而克治爲。故。生。目學。行。一。目崇。實。公。尊。期。目抹。世。而。目時。目心。滅。務。窺。所。淵。際。則。約。目克。己。爲。之。基。也。尤。目取。目橫。渠。學。目變化。氣。質。之。語。謂。技。千。古。爲。學。之。要。常。目自。助。而。觀。人。又。嘗。與。曾。文。正。公。書。曰。漢。宋。之。爭。目天下。也。久。矣。目



愚蒙觀之、直謂無事之擾耳。今人所視為漢學者、名物、度數、訓故也。所視為宋學者、義理也。雖若判分、而不容偏廢。禮曰六季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入小學、而保氏教之六藝。又曰幼小、聽語教理之精、俟其博識名物、而義理生焉。曰大學言之、博識即格致之事、義理即誠正之事也。曰論語言之、漢學為博文之事、宋學即約禮之事。自科舉利祿之祿既開、競競簡易、故小學幼儀皆荒。及夫名位既錄、或爾博洽之稱、則攷據興焉。其優劣、按討者樂糾之、憚于記誦者厭苦之、瑣屑空延、兩相詬病、而皆不得其平矣。夫名物度數、先王之所曰大教、何曰謂之漢學。義理者、先王之所傳、何曰謂之宋學。後儒雖博涉、大何足矜博、而仍爾待于約也。宋儒雖偶延、大何可議、而先已識其大也。蓋府君于學、無所不窺、而尤演肆古人實事求是之語。其于經史、文藝、音韻、訓故、地理沿革、歷代濶制、氏族金石、篆隸、先鋒掌故、窮源竟委、是非疑信之間、必揆其真際、乃已。蚤歲治經、糾小學始其時、海內已競于簞籍、目錄、故訓之學、而湖湘猶依先正傳述、曰義理、經濟為精、閱見爾言字體、晉義者、恆戒曰、為錄末綴本傳、教生社、輒屏去漢唐諸儒書、務曰程朱為宗。府君獨倡言段借明、而後經訓明、段借之多、由子隸變篆體、緣无形聲、今不亏此求明、而強就借字、曰為訓、則為說、益支。又嘗謂許氏解字、本義外、惟閒引一二義、而後來傳注家、則繁稱博引、雖毛鄭大

儒、不免望文生義。如易、睽其人、夫且剽、天殆顛之借字、而馬注曰、為剽鑿其維、虞注曰、為駭、頤釋、文曰、為剽也。此糾剽例之、想當然耳。詩、伐木、醴酒有與、與始醺之借字、謂酒味之薄也。而傳訓為美兒、與本艸名、而可訓為美乎。他如采芣、六日不詹、詹傳訓為至、大見爾雅、方言、不知詹始、瞻之借字、而與詹邦所詹同訓、為至、謂六日不至、猶可、謂詹邦所至、則不難矣。又曰、古人說易、象數義理兩家、為多、無專言訓故者、所著周易訓故大說、曰補丁、將三萬言之、錢多所疏證、至離卦而避兵亂、及東南、定、年已耆耄、錄未竟其業矣。其言音韻、則謂古音之未明、即由經傳段借之多、而可糾音、曰證義、多爾得、曰古人之外、所勘解如謂、竟為寬字入聲、滌為條字入聲之類、曾文正嘗曰、書相詰、鶴而同、縣王君闡運尤喜其說、曰、謂言入聲者、無曰易之也。著爾詩、古音疏證四卷、多補顧氏所未及。其言地理、曰、漢宋互爾得、无緣、乃替萃、取說、輒爾貢古今義案二卷、而別著禹貢義參義別二卷、參互曰疏證之、各為書二卷。又注、爾漢書地理志、溝洫志、注補正各一卷、古今水經表二卷。凡所治經、紆糾紛、而歸一、是雖反覆證明、必使人一覽得其要領。至晚年、糾事簞籍、不復箋疏經書、曰、為門戶分歧、取發明義例、舉隅而已、非一人之所能究也。當蘇人詩、爾云、赴懷千載意、未勒一家言。又爾云、老惜桑榆仍伏案、舊存彙艸尚填箱。今時、一名一物、觸類稽求、

無或段借、爵所得卽縷載之日記中。門人或請曰所已誤、著者先付梓行、不許窺。府君續學之心、惟日覺歉然不足、其不已僅得膚末而止、而尤已徵誅聲勢爲大戒、則所持之爵業也。蚤歲擬爲十三經字原一書、謂體之原音之原義之原終曰體例不愜、未卒業。後乃分韻編錄、粵韻先錄全文、而錄篆文、考楷書之下、杜解說原注音切、全錄之二徐、及後來注家爵補正者、次綴錄之、誅字攷訂其後。大指曰許書爲經緯、已後來各家之說、而始制之文字明、不綴韻字、而後世之字爲爵本、爲沿譌、次明都爲十爵七冊曰六書統攷、盡釋諸家之輻輳、而爵神、考來學外尚著爵記字珠、文字偏旁舉略各書若干卷、待刊刻焉。府君應性堅定、敏行實踐、嘗自言、吾雖未能轉移風俗、度不爲風俗所轉移。又謂人始則徇嗜欲、終且忘廉恥、而生人之道已泯、家冗儉約、自奉尤薄、食不重味、凡異品及烹飪綢侈者、絕不入口。衣裳未嘗一循時製、冠服外悉已布、樂爲之。伯兄萱嘗歲暮自粵東來歸、製一狐裘、逾月乃設、雖笑視久之、問值幾何、對曰廿餘緡。除夕、諸人乞新市售之、得其值、曰周貧者。旁爵言、此兒子筆舌所得、何事峻拒之。曰、吾自爵曰御冬者、焉用此華焉爲。且曰吾一人而兼數人之奉、物力太艱給矣。家中一循祖先遺制、不稍涉華靡、次不稍形慳嗇瑣屑細故、悉權衡盡當、人無閒言。不襍誦賓客、惟先世戚誼接踵、考門嘗謂家無屢世故舊、往來便是惠養

福薄。凡喪祭禮、闔門茹荼百日、漢戒用樂與酒浮屠屏袂不入門、著爲家法嘗在制中、爵來僭樂服、往祝人壽者答曰無可爲祝之服、其人慙謝而去。其考三禮無專鑒、惟翰夕言論、徵引單詞、隻義令人體行而淡味之、聞者曰爲終季佔畢之儒所未及也。初持喪時、鄉人曰爲沽儉、既後見其顏色哭泣、相與歎服、漸爾信之者。府君自律至嚴、而待人篤厚、無城府、惠容粹然、無賢賤皆樂與盡歡。下至臧獲、次未當淡加譴訶嘗曰、世之用人者、輒恃子暫駕馭之、不欲其長、蓋已故多所嫌棄、茲無得力者而已則已勞矣。故用人自無疑、考人始然又不能盡人無疑、則又感召之機、不在人而在己。偶人爵禍、未嘗不先事敷誠若事已往、則終身未嘗舉焉、緡相詰責卽旁爵論及者、終大不應也。考族姻友朋事之、緡處者必竭慮曰謀盡勞曰任、雖在延遠、曰急投之、無不立應焉。生考非公事無一字入郡邑。族中爵構訟者、輒鑽囊解之、嘗示人書、爵云、吾自五十已後、緡覺人無不是而皆爵可原。卽往季某之肆爲譏毀、雖已絕之、而終自覺其不廣也。持情之考恕如此。府君天性質直、真誠盎然、考交受尤見古誼。考冗曰陳義相切、緡爵雖在名位、案隆輒大聲斥之、無或段借爵同諸某君、案相親洽後某君偶染習俗、極口戒之、至屢不悛、佛然曰志趣既殊、是當疏矣。絕音問者幾二十季。後某君淡自憐、來見乃更愛好、考其考舊受續



子弟鬻鍋、不諫加譴訶、必待真恥自萌、乃徐施詰謫、而言論曲中癥結、至鬻涕泣求改者、凡書局者、祈甘辛、不孝等、隨侍、雖元日、必躬率誦讀書史、嘗曰、天下蒼欲給求之事、雖大雄大力、所鷄幾、惟學問文章、猶能操縱、亏一己、尤喜魯齋儒者、曰、治生爲急之語、嘗曰、學人明理練事、潔治其身心、曰、期、鬻用、亏、世、卽不然、大當俛焉、曰、鬻、孳、孳、精一、藝、曰、庇、其、家、其、亏、孳、糾、子弟、訓誨、揔、循、無、微、不、至、與、人、言、終、日、皆、敦、勉、學、行、處、身、涉、世、之、方、雖童稚、待之如成人、尤愛才好學、見一材一藝、汲引如不及、接後進、召、莊、曰、餘、或、互、證、所、學、如、未、嘗、鬻、一、日、之、長、也、府君雖不見用、亏、時、而、民、物、痼、瘼、之、念、時、徵、亏、謨、訖、皆、誦、諱、亏、實、破、除、一切、蠹、無、虧、腐、饒、闕、之、論、所、著、鄉、團、保、甲、義、倉、種、樹、諸、說、條、理、密察、後、鬻、作、者、蓋、可、舉、而、行、之、生、亏、曰、世、風、競、逐、奢、靡、爲、大、慮、而謂、阜、財、之、道、無、如、節、流、故、敦、崇、儉、樸、力、祔、習、俗、無、一、不、曰、身、先之、卓、然、鬻、古、儒、者、凡、鄉、丰、采、尤、曰、燒、酒、洋、藥、爲、人、心、風、俗、之、大害、屢、次、呈、請、大、吏、禁、治、官、司、誥、誡、毋、不、惜、手、爲、具、紳、而、力、不、副志、徃、徃、歎、憾、形、諸、顏、面、鬻、風、曰、社、勞、者、則、曰、整、飭、風、俗、自、士、人兄、鄉、之、責、大、補、鬻、司、所、不、諫、也、生、亏、謙、黜、形、勢、之、餘、干、請、尤、非所、屑、惟、同、治、癸、亥、邑、中、縣、試、生、社、毀、拆、教、堂、夷、人、欲、甘、心、縣、令大、吏、已、許、之、府、君、力、請、亏、當、繼、謂、鬻、由、眾、怒、誰、其、尸、之、如、此、則、不、獨、長、夷、族、抑、傷、國、體、事、大、旋、解、又、疾、世、俗、飢、敝、相、仍、當

曰。垂之人輒曰。爾治人無治。漢曰。一漚太。一弊生。曰。戒滋擾。戒紛更。置與衰理。亂不問。而萬事萬理。皆目數言。指之。夫爾治人無治。瘡者。重在爾人。而彼意則真。曰。爲無漚。法太弊生者。欲人之防弊。而彼意則真。曰。爲不應去漚。曰。循例爲無亂政。曰。徇俗爲守舊章。雖士君子。大漸染日深。習焉不察。身爲循例徇俗。而可曰治天下也。則吏爾治之。而爾餘矣。惡用士君子爲哉。爾續持數日。爾自縣城來者。猶諱諱。曰。保甲爲屬。蓋其繫念民物之切。爾如此者。生焉未嘗。曰。私一履邑宰之庭。而曰。邑中公事。爾關政治學術之大者。爲之如不及。所尤著者。則積穀。實興二端。遺歲之間。水旱頻仍。府君兩次請發社倉出賑。乃糶。糶板營之多。所全活。而曰。邑中常平之倉。道光中廢。形虧空。府君緣倡請積穀。其漚曰。畝田一畝。輸穀二升。曰。五六年而變成。得穀十餘萬石。穀藏。曰。民而官總其成。緩急恃。曰。無恐。民不煩而利已溥。條例。手自勘。凡數萬言。謹已摘其略。要載文集中。實一生心力所繫注也。後陽湖。中丞。撫湘。府君謁見。即陳。臣國裕民。無餘積穀。中丞即札飭通行各州縣。至今賴之。士人入學。例。印。悉之費。需索。縣重。寒賤。苦之。邑人久議舉行。實與未得就緒。府君復獨力綜其成。而又欲。曰。邑中益置書樓。建二忠祠。謂。宋邑丞李君長庚。及明何忠。不果。每引爲憾云。戊申之歲。設館宗祠。瀕江。爾小市。當衡湘之衝。歲爾馬會。距期五方。襍

集。招搖。無賴。耗費動萬金。府君力爲禁革。俗爲之屬。其地尤喜迎神。游民交關其間。大爲風俗累。府君大力禁之。迄今無犯。粵寇之亂。府君兩次舉辦團練。經費盡善。後伯兄。蓋復。西路接辦。事。府君曰。捐輸所餘二百餘緡。擇經理。太爲。恠終公。曰。周。窮乏及貧。不能葬者。今已積至八百餘金。其隨事隨地。爾所補。抹。蓋如此。一生尤。曰。文獻爲己任。曰。大湖。曰。南。蓋臣節士。故老才人之事蹟。簪紱。無不表。曰。廣其傳。不隨眾好惡。雖舉。世。曰。爲非者。必搜求其事實。設身。曰。心。曰。論之。如所著楊荃陵事。實攷之。類是也。好談先。翰。掌故。娓娓。念。倦。聞。輒事。爾可。漚者。終身誦之不。衰。聞。故家。爾讀。彙。祕。帖。不。惜。禱。祀。曰。求。爾所得。則。驚。喜。若。不。自。禁。此。數。十。年。如。一。日。先。是。新。化。鄧。氏。輯。沅湘舊詩集。府君助其蒐討。多所闡發。而搜輯。邑中先。詰。朋舊之詩。爲八卷。曰。淵雅。後。更。徵。集。先。正。續。文。續。修。沅。湘。詩。集。續文。纔。藻。更。數。十。百。季。雖。在。子。孫。不。及。知。者。府君。徃。徃。得。之。蛛絲。蠹。窟。中。作。合。之。奇。宛。爾。得。緣。焉。成。湘。潭。縣。十。修。志。彙。若。千。卷。多。爾。得。之。爾。志。之。外。而。曰。風。土。名。物。文。獻。尤。極。精。密。湖。南。通。志。府君分。誤。載。文。一。類。綱。季。家。凡。乃。就。爾。志。所。錄。各。部。私。加。攷索。徃。四。庫。舊。例。悉。爲。論。判。成。書。八。卷。又。當。欲。曰。會。垣。建。去。夜文。閣。曰。收。儲。藝。文。未。及。就。緒。徃。時。湘。鄉。劉。孟。容。中。丞。督。辦。府君。客。數。十。人。至。中。丞。御。謂。曰。公。等。皆。卷。中。人。邪。蓋。謝。凡。士。客。青。捐。府君。後。爾。同。生。不。損。掩。面。信。法。中。丞。因。題。二。律。云。卷。端。比



贊惟記天教後亦與斯。先人德尤極意按求。爵種沒且經
文之句。事見舊唐書。府君而後顯。如先儒林公著松老屋。先
百季者得。府君而後顯。如先儒林公著松老屋。先
所藏周忠介公寒月篇墨蹟及奎垣欣。著爾先世誦聞一卷。皆
謁卷子之屬。府君皆為後顯誦焉。府君為文。識深厚。因事設辭。不為
議論恢奇。而詳明典則。成一家言。常謂議論可備。敘統不可簡。
文曰。就事。文工而事弗具。舊用文為。湘陰郭侍郎論中外交接
之空。自謂曲中事情。府君曰。為獨醒。獨清。古人之所戒也。況
自宋明以來。并為一談。已成定論。今欲曰。筆舌悟俗。持論過激。
人將不察其心。而輒偏詞曰。相詬。云事終無所益。貽謗規之。當
修忠錄時。同縣王君應湖北大吏之聘。移書來言。欲記載實
事。曰。神信史。府君報書。曰。為創旅之事。何糾得實。夫何可紀
實。今但記疏忠節。期無遺漏。猶非可曰。歲月。況乃總覈東南
之時政。加之曰。褒貶。自謂直筆。取喧眾論。其後侍郎果不勝
眾口。被謫而歸。王君書竟不成。而其所敘事十六篇。人皆曰
為譏議。大負時論。卒毀其書。其淡識遠慮。老成之見。尤為當世
所推服。又嘗與人書曰。古人之文。皆曰。詳其學問。譜其行誼。學
足曰。裨匡濟。行足曰。式鄉閭。斯其文而用。而大可賢。初無所謂
古文之學。所謂古文之學者。曰。濫言之耳。周秦曰。為。文體詭變。
樸巧日殊。未嘗不爾。濫在。而不曰。文自命。至唐人而論文之說
始繁。然後世論昌黎者。祇取原譜。佛骨諸篇。而欲廢其他。作。云

河東尤多讚議。然則工如韓柳。且不能塞後人之望。後人更何
能曰。此大命安身。吾輩云。文大第律吾之意。寫吾之心。而不曰
專治古文。自為標目。又謂文之質幹在義精詞正。此爾何派。
派第曰。體格言耳。震川力矯何。李氣燄之盛。乃曰。清澹幽靜行
之。此兩派之迥殊者也。震川之後。豈無師其意。曰。為文者。特無
名。佐曰。號召社黨。故湮沒不彰。至方姚而信。其致乃著。
今日桐城派者。流俗之論。無稽者也。後雖間請為文之濫。則曰。
易之立誠。譬之體要。論語之為命一節。謂盡是矣。著爾蘇漪
堂文集三十四卷。巴陵吳南屏先生敘其端。府君蚤歲即耽
吟詠。後益健為之。直據胸臆。具爾本原。與人和答。疊韻至十數
不休。皆精妙妥帖。出奇無窮。晚年私事編定。無暇酬贈。然偶一
為之。輒驚其座人。其詩導源漢魏。兼初盛諸家之長。而爾之閒
大。神侶山谷老人。而縮伸變化。洗盡浮詞。實能拔奇。云古人之
外。著爾蘇漪堂詩集二十卷。研華館詞三卷。爾云。江李次青
方伯敘。其與沈宋諸先生唱和詩。爾城南唱和集。與先伯父
歲暮鴈詠。仿東坡岐下詩。爾除夕吟。蘇集。與易念園。何子貞諸
先生唱和。爾金縷酬驚詞。皆久行。云時。嘗與爾七律流別集。數
十卷。語貼精當。宗旨具本。著敘意。又選爾駢體三三篇。唐詩六
百編。則皆學子蒙課之本也。著瀟湘集。五力最廣。所刊刻各書。
務區別字之譌體。精核異。云他本。尤究心金石之學。嘗欲糾諸

金石中流其變體之始。已訂經傳轉寫之謬。而謂金石爵碑。經訓其說多具所著經傳。金石段借字幅中。弓溘唐碑。捐參互稽究。一見洞悉源委。如所著龜山寺碑。攷之類下至名人書畫。皆能領其指。所枉真贋。去辨。羣服爲精鑒。弓外間題跋。無慮數十百條。皆若準蔡不忍釋焉。則府君嗜好之所獨存也。府君天資彊敬。而爲學專壹純至。殆無其比。晨起必誦四子書數章。寒暑無間。曰。此舉生取用不窮。而未可須臾離也。終身手不釋卷。雖在旅舍舟車。陳書史誦讀如平時。讀盡丹黃。襟下。所得卽劄記之。歷年筆記積至數十冊。生弓力屏家人之奉。弓荷勞沲六度歲除。家構崇樓。日集葉樓。集中國記。儲書數萬卷。雖講治生事。而一切具。實成規。庭內灑然無相擾者。所居縣清園。頗饒水竹之趣。中書守經堂。在季張玉夫大令營。玠贈句云。虹月新構堂室。日倚觀。現麗書連屋。浩氣清空竹掃天。體素彊健。耆艾之季。益自勤勵。突曰。爵積唐之態爲恥。衰年時。爵肺疾未嘗偃息。牀褥。爵呻吟之聲。故易簀之曰。猶扶掖至檀舫。府君嘗室。神志清明。微言不謫。歸來診脈未竟。而長逝矣。烏吟痛哉。箋就之書。猶襍陳几席。始可謂曰。爵孜孜順受考終者已。晚季常曰。書林多未竟之業。爲慮向無重疾。故未嘗一語及後事。惟埽二日。蘇石門袁先生予文詩。爵云。人言詩律窮始五。豈識經畬老鶴罷。壯志欲隨元化盡。古情詎其浮雲讖。行將解脫四大空。惟覺寸心頑不化。烏虜已若自齏矣。哀哉。府君曰。優廩生。誤讀光丁酉科。

拔貢就職直隸州州判。呈改教職。曰。先祖父母未爵封誥。納資侯。誤內閣中書。部誤龍山。莒江等縣儒學訓導。封敕。馳詣先伯父文學君。後曰。伯兄。萱太常寺卿銜。誥封誦議大夫。生。嘉慶九年甲子。七月初四日。沒。光緒六年庚辰九月三十日。享壽七十有七。埽妣周淑人。同邑副貢生。僭補元綏廳儒學訓導。系爵公季女。名絮。字季華。號梳雪。賢淑。工吟詠。著爵吉劄。閨詩詞二卷。天啟宮詞百首。繼配陳淑人。山陰人。寄籍善化。鐫公第三女。側室王孺人。子六。長萱。邑優。埽生。勳。功保舉。由訓導。海至江西。補用知府。擬保。員。殉難。中。卹典。準。按察使陣亡例。賜襲騎都尉。襲完補恩騎尉。世襲。閩。普。加。贈太常寺卿銜。埽祀昭忠祠。國吏爵傳。周淑人出。次蘇。塲。次克進。勳。功。海。保。花。翎。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陳。淑。人。出。次。黃。塲。次。楚。國。子。監。生。次。蘇。王。孺。人。出。女。三。人。長。歸。長。沙。舉。人。同。知。銜。侯。祺。知。縣。張。公。啟。鵬。之。次。子。府。學。生。侯。祺。國。子。監。典。簿。加。州。同。知。環。同。次。歸。賀。縣。進。士。補。用。知。府。埽。善。化。知。縣。張。公。培。仁。之。次。子。五。品。銜。侯。祺。縣。丞。錫。桂。次。歸。湘。陰。舉。人。三。品。京。卿。郭。公。崑。齋。之。次。子。縣。學。生。兩。淮。候。補。鹽。運。經。歷。加。五。品。銜。慶。祿。孫。八。人。正。浙。承。襲。騎。都。尉。正。粵。正。旅。正。垣。正。科。正。齡。萱。出。正。年。正。孝。克。進。出。女。孫。一。歸。衡。陽。縣。學。生。何。承。璣。萱。出。己。本。季。十。二。月。十。五。日。葬。本。邑。上。十七。都。八。甲。龍。家。港。粉。壁。莊。山。之。原。卯。山。西。向。烏。虜。痛。哉。府。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三

三三三

君綜實本末爲世稱儒其生兮學行具在士林心目及所誤
就各識。不孝等。亏大者多不及知。即知者太多不能言。謹具里
沉。世次就問。視所得者千百之十一。隨節誤錄。伏冀
當世大人君子。賜誤碑誌。誅傳之屬。俾承先型。不孝子孫
等感且不朽。

羅克進撰 《綠漪草堂文集》卷首

侯選內閣中書羅君墓表

荅陵楊森珍誤

君諱汝懷。字念生。姓羅氏。湘潭人也。自少異敏。能奮學。甫冠
卽館諸生。旋得選貢。廷試不遇。歸遂絕意進取。視榮利泊如
也。家繁多藏書。日枕籍其中。羣經多所辨證。於經精許氏學
。及金石文字。攷訂真偽極精。尤按討楚故。輯諸先正遺文
。幾八易。纂畧成書二百卷。自元明迄今。靡有滲洩。當有沈沒至
數百季之久。雖其子孫不及知。一旦再顯。君論者謂有功德
文獻。可繼南邨老。所沉綠漪園。頗饒水竹之勝。晚授龍山。江
訓導。俱棄去之。善綠漪堂詩文集數十卷。其他著尙多。可謂
宏覽多聞之君子。余交君計四十餘載。不謂非久。故令其孤克
進狀其行。誌乞表墓。遂不辭而爲之表。

楊森珍撰 《綠漪草堂文集》卷首

羅研生墓志銘 郭嵩燾

君諱汝懷。字研生。姓羅氏。湘潭人。自少讀書。喜形聲訓詁之學。
求得顧汪戴段諸家之書。精研力索。曲暢旁通。乾嘉之際。經師
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閩然無知。鄭許說文之學者。君居石
潭萬山中。承其遺論。獨以治經必先識字。拊意潛思。受成於心。
不假師資。年三十四。充丁酉科選拔貢生。則君學已成矣。所著
書曰周易訓詁大誼曰禹貢義箋曰毛詩古音疏證曰漢書溝
洫志補注曰古今水道表曰十三經字原曰六書統考。皆粗具
其義例。湘鄉曾文正公道州何子貞編修以爲有國朝經師之
遺風。君性溫和雅。貌溫而氣愉。與人交洞見肺腑。久而益親。言事
嘗使意餘於詞婉約。微至。雜以諧笑。尤以利濟民物爲心。部使
者駱文忠公議治團防。得君團練。芻說節取。頒行以爲式。其後
陽湖惲公籌積穀。德興李公申明鴉片煙之禁。其端皆自君發
之。曾文正公視師江西。召君。君至曰。吾任爲賓。不受事。選授芷
江縣學訓導。改選龍山縣學訓導。皆不赴。同治初。詔編忠義錄。
褒錄死事者。君獨力任之。先是。新化鄧先生顯鶴輯沅湘耆舊
集二百卷。自唐以來。湖南文獻。可紀錄者。探討靡遺。又爲明季
湖南殉節諸臣傳略。以勸獎節義。存鄉先達遺跡。君曰。永明之
難。湖南死節者爲多。粵寇據有長江。河南之寇。徧及東豫。而甘
陝困於回逆。兵師一出。湖南死忠者倍焉。國家方盛。成功立名。
震耀天地。而死者之節。則一也。至論湖南之文。傳世者無多。而
要關繫一方掌故。政治學術。尤有以見歷代人文之盛。而一轍
而不宣。此吾事也。於是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褒忠錄八十四卷。
論者以湖南文獻之徵。得鄧先生及君存其梗概。爲有功鄉里。

之大者。君嘗疾近世漢學宋學之分，以爲名物度數，先王所以立教而學必先識其大，未可偏勝。故其學於六藝，故訓、地理沿革、古今山水源流、歷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隸，靡不研通，而一本於立身行己。尤務獎厲後進，以成學，誘勉之惟恐不至，薄技微長，必求所以振拔之，而自處一守以約，非言厚行，不爲聲名。言者謂通儒而行誼當世長者，尤難能也。君生於嘉慶九年甲子歲七月初四日，卒於光緒六年庚辰歲九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曾祖晉、祖紹龍，考脩樹，以孫萱官贈通議大夫。君兄弟五人，於次爲三。配周淑人，繼配陳淑人。子六人，萱以縣學生軍功道員殉難黔中，以按察使例賜卹，贈都尉世職。太常寺卿周淑人出也。克進軍功，保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陳淑人出，義國子監生。蔡妾王氏出，女三人，孫八人。君既卒，就求其遺書，蓋猶前四十年所見，標具其所心得，與先儒所以異同，或多缺略，無完書。獨所著綠漪草堂文集三十四卷、詩集二十卷、研筆館詞三卷，刊行於世。克進葬君邑西龍家港粉壁山莊之原，而述君行狀，屬嵩齋爲之銘。銘曰：

湖湘以南，有儒一生。承經師之風，以起而擷取其精。著書累數十萬言，求之太廣，而艱於成。其單辭賸義，表見於世，猶足以見君之生平。千齡萬代，以無限其名。

（碑傳集補）卷五〇

羅研生先生家傳

善化李 楨撰

先生諱汝懷，字念生，湘潭羅氏。祖紹龍，增廣生。父修樹，恩賜八品冠帶。兩世皆躋大憲。先生少從伯兄江學，季十九補縣學弟子員。已優廩生，選進光丁西拔貢。先生自弱冠卽吐棄俗學，探極羣籍，期至於古人。其治經，蓋從小學始，已爲段偃明狀後經訓明，審形聲，已知段偃，知段偃，已辨訓故，而己達於義理。故先生之所得，解爲多。其他如地理沿革、歷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隸、先朝掌故，是非疑倡之界，窮源竟委，攷證明白，皆可據依。湖南自嘉道間，新化鄧訓導顯鶴、耒陽文獻採摭略備。先生志趣故與鄧先生雅合，乃益起而廣之，旁搜遠矚，詮述賸覈，不捐細大。其讀書篤好，一如飢渴之於食飲。逮後大府聘修喪忠錄、通志，得益肆蒐討，已既其表章，而所輯文徵一書，始元明迄國朝，已來，凡繫掌故、治政學術之大，甄錄博富，尤卓爲楚南人文之鉅觀。又已荅陵明楊閣部嗣昌瓊才蒙詆，獨其後嗣，嘗爲溝雪，乃徵綜事實，爲設身平心，已論之。其不欲苟同愛憎，有如此。先生家法儉肅，外篤舊故，興舉縣中事，無遺利。嘗爲巡撫，憫公陳備灾，裕民無逾積穀。憫公肆之，檄牧令導民輸貯，至今利賴。同治初，湘陰郭侍郎嵩燾撫廣東，薦先生於朝，不果用。嘗納貲候選內閣中書，晚授江龍山訓導，皆不就。先生既已樸



儒藏

學高季魁鄉邦士夫之望。摺紳耆舊爭下曰禮。當途聞風致慕。請謁而先生冲虛邊斂。持其節一不易。可謂闢修克己之君子矣。己光緒六年九月。卒於后潭里居。年七十七。先生本名汝槐。字研生。憂後取詩小宛。有懷二人之義。易今名。并徙字焉。晚自號樸根居士。著書凡若干種。行於世。其若干種藏於家。于六人長蘆。優於生。高才能文。世其家學。自江西補用知府殉難。賢州。贈太常寺卿銜。子應子祠。國史有傳。封贈三代如其官。次蘇。蚤粹。次克進。勳功海保花翎。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次黃。蚤粹。次薨。國子監生。次蘇。先生既歿之明年。克進狀其事。行來乞爲傳。乃謹擇而書之。

李楨曰。楨初不識先生。歲辛未。分修省志。始得接先生於荷沱精舍。時先生年且七十矣。猶日事謨輯。不少休閒。相從論議。知先生篤淡於古學。顧大非規規。願履漢儒之袂者。及讀其詩歌。文章。益見其根柢。惟先生大雅重余。相勸曰。著述此其愛才之意。爲何如。於虛可復觀哉。

李楨撰 《綠漪草堂文集》卷首

倭文瑞公別傳 巨補之
公諱倭仁。字良齋。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河南駐防。道光己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壬辰。散館。授編修。十三年二月。升右春坊右中允。七月。升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升右春坊右庶子。十二月。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閏六月。轉侍讀學士。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七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十八年。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二年。擢詹事府詹事。二十四年八月。升大理寺卿。三十年二月。薨。
詔陳言略曰。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嚴辨君子小人。嚴於心術者。知知。發乎事跡者。易見。大抵君子納拙。小人佞巧。君子潛定。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類。君子圖遠。小人圖近。君子依違。兩可。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相趨避者。小人也。諛諂。屈窮。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遂非。長傲者。小人也。通變。危之。議。悚動。人主之。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
皇上天寶聰明。勤學。念典。敦實。敦教。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第恐以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風。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其辨。情。偽。滋。紛。愛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禹。所以。致。欽。也。今。欲。求。所以。知。人。豈。有。他。術。哉。本。皇上好學之心。勤求不息。使
聖志益明。
聖德益顯而已。宋臣程頤云。古之人。君必有誦訓箴諫之臣。惟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摩治體。以廣聞見。我
朝康熙年間。熊賜履上
聖祖仁皇帝疏。謂大學衍義一書。爲萬世有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願。延訪真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蹟。實體諸身。默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近習左右。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非聖之書。屏而勿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密。燕處之閑。外而大庭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

身者無不備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矣二臣所言皆人君修養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實講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

以資宸修致治要圖莫切於此疏入

上稱其辨君子小人之分言甚切直

諭嗣後大小臣工有所見聞剴切直陳以為法三月禮部侍郎曾國藩

奏陳用人三策

上復憶公言

手諭同襄嘉謨十一月

賞副都統衛克爾羌爾辦大臣時大理寺少卿田雨公以公用違其

才奏陳用人宜慎

諭曰倭仁以三品卿給與副都統職銜為葉爾羌爾辦大臣邊疆要任

令其敢應諸難並非投閒置散而該少卿以為用違其才若如所奏則

外任皆為左遷而新疆換班者尤為擯斥豈國家文武兼資內外並

重之微意乎咸豐二年五月在葉爾羌上敬陳治本一疏

上以公意在責難陳善其言尚無不合惟朕特授倭仁葉爾羌爾辦大

臣原使其敢應邊疆難俾資練習今觀所奏仍係統論治道並未及邊疆

情形豈忽近圖遠轉以職守為無關輕重耶嗣後總宜留心邊務實力

講求於任內應辦事件毋稍疏忽如有地方要務切實駁陳朕亦可驗

其學識毋得徒託空言致負委任十二月候補道何桂珍疏言時勢危

難請特用緩急可倚之人以固人心而維邦本倭仁秉性忠貞見理明

決處危疑而不懼臨利害而不搖生平言行一一不負所學若授以顯

鉅必能盡言竭力死生以之

上亦未從其請三年以辦理葉爾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愛瑪特辦

派路費及護衛索職等情不合降三級調用即行回京四年二月

命以翰林院侍講候補在

上書房行走八月授學部王讀旋擢

盛京禮部侍郎管理宗室覺羅學事務九年十月補鑲白旗蒙古都統

命充朝鮮正使尋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正月擢工部尚書二

賜紫禁城騎馬奉

兩宮

皇太后懿旨命在

弘德殿授皇帝讀尋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公將前所輯古帝王事蹟及

古今臣工奏議有裨治道者重加精擇附以按辭為兩帙進呈得

旨賜名啟心金鑑並陳設

弘德殿以資講肄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教習庶吉士七月以工部

尚書協辦大學士閏八月授

文淵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六年正月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由滿

漢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公

奏言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諸

一藝之末又率夷人為師無論所學未必果精即使教者誠學者誠

學其所成就不過術數之士未聞有特術數而能起衰振靡者也自耶

蘇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為所惑所恃讀書明理之儒或可維持人心

今復舉聰明傳秀

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使之率夷人為師恐所習未必能精而讓

書人已為所惑夫術為六藝之一本儒者所當知非歧途可比然天文

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伏望

宸衷獨斷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彌隱患事遂止旋

命公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公懇請收回成命

上不允尋上疏固辭四月因病請假六月奏請開缺

上命以大學士在

弘德殿行走其餘一切差使均著勿庸管理七月病痊八年三月奏

大婚典禮宜崇儉以光

聖德六月

武英殿不戒於火公偕

弘德殿行走翰林院侍讀學士徐桐國子監祭酒翁同龢奏請勦修

聖德以弭災變奏入

上嘉納之九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九月管理國子監事務十年

三月授

文華殿大學士尋薨於位

賜祭葬如例予諡文端



《續碑傳集》卷五

鄒先生漢勳字叔勸湖南新化人兄弟六人少秉庭訓皆以才稱而先生爲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十六七佐伯氏纂博物隨鈔佐仲氏纂山經集譜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誦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循繩尺繁或干言簡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異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先生孜孜爲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湘皋深異之惜其羈縻里閭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甯鄉學舍同編蔡忠烈公遺集旋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先生知名自此始湘皋修實慶府志先生與焉所論述爲多郡守黃君宅中量移黔中招先生往至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成事其中形勢說循吏傳皆洞中日後情事羅文僊繞典胡文忠林翼時方官黔深與契合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爲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先生隨眾往觀令并執而幽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解是歲爲咸豐元年先生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默深於高郵互出所著相參訂越歲賊陷江甯默深奔以遯史及尙書未定稿促其開道歸長沙時南昌告警先生弟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西侍郎曾公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淑偕先生率以往圍解敘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安徽巡撫約先生相從遂同及於難先是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道病至六安益劇所部勇僅開化鎮軍數百人倍道前進先生守大西門賊三爲蹙道攻之城圯數丈登陴矣先生力擊卻之忠烈專疏上其功有

紹興獎以同知直隸州用

賞戴花翎時援師營城外五里不得入而廬州守所部勇目徐淮久與賊通臘月十六夜過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先生命酒左

贈道銜

《續碑傳集》卷七四

朝郎

命公爲永州守。未履任。先權守吾郡。值隙市有巨猾。馴積禍心。糾集羣不逞。侵暴市廛。勢欲緣隙階亂。公至。以計誘禽之。並捕其死黨六人。置之理。邑以無事。旋履永州任。未一載。適粵寇石達開嘯聚十餘萬眾。自江右入楚。連陷十餘州縣。遂圍永州。公倉卒募民兵。嬰城固守。賊四面環攻。出百計抵禦之。相持九晝夜。危亡介呼。吸閒。幸各路援軍至。內外夾擊之。殲賊數千。圍遂解。敘功。以道員補用。嗣補辰沅永靖兵備道。所治極楚邊徼。而西毘於黔。尚苗。叫嘯出沒。一夕數驚。公謹烽埃密偵。諫所用將佐。皆能別其材。鄙使之賊。因是不敢窺犯其境。井里恆晏眠。居頃之。因爲蜚語。所中。卽投敵歸。遂挾百慮。以游心於清逸。而自適其適。乃爲粵西之遊。聞平蠻頌。元巖銘諸刻。皆隱峭巖深壑。閒遂不惜挾氈蠟。往窮其力。登躋以求之。雖瀑濡頂棘刺膚。莫之阻也。幸而得之。輒驚喜出望外。至於莫龍編侯塲。新開石室記。閱數千年。不見於世。因精誠

所結若或感之似有神物相導引經紆迴曲折險阻卒莫之或遺抑殆與古人有其契乃以是見餉與信非偶然也公夙坦中仍真不知人世有機械事見人有一藝即折節下之廣治幸舍客於家計一無營省然未嘗斯須報業凡游涉所得清峭幽異之境悉迴繚於胸中一旦語隨興舉適肖其中之所得出之能以古淡生新無所緣染尤工書法緣案日賁其門流及殊域所蓄書盈萬卷金石文字千種若有疑義闕文能以意測譯直發千古之覆當官永州時其朝陽巖碧雲菴諸勝跡皆修葺使還舊觀意欲與元柳風流相映耳予知交徧海內其文章氣韻之同實無踰公者近年尤密好無閒閒歲輒聚晤省垣相與觴詠無虛日及判袂嘗惘惘然比猶接易簣前十日手書期以三月杪重展良覲乃竟不克踐斯約也悲哉公夙乞子銘其墓茲因不待其孤之請遂預爲文俟定吉卜後乃鑄諸幽宮銘曰
有才槃槃救時之備彼竊位者以鉅爲鈍莫竟所施俾成嘉遯淵不可回天不可問我銘厥藏浩生孤憤

（續碑傳集）卷八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

譚瑩 吳敏樹 王軒 鄭珍 董兆熊 羅澤南 朱次琦

萬斛泉 張文虎 陳喬樞 馮桂芬

譚瑩傳

譚瑩字北仁號玉生捕屬人甲辰科舉人官化州學訓導升瓊州府學教授幼穎悟於書無不窺而尤長於詞賦年十二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郡內老宿鍾啟詔劉廣禮見而驚異曰此子後來之秀也年弱冠出應童試時儀徵相國阮元節制兩粵以生辰日避客屏歸從來往山寺見瑩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始知南海文童現赴縣考者也翌日南海令謁見制府問曰汝治下有譚姓文童詩文甚佳能高列否令愕然以為制府欲薦士也即請文童名字制府曰我以名告汝是奪令長權為人關說也汝自行捫索可耳令乃盡取譚姓試卷備閱之拔其詩文並工者果得瑩遂以縣考第一入泮而督學長洲顧元熙亦謂其律賦胎息六朝非時手所及制府開學海堂於粵秀山以經史課士兼及詩賦見瑩所作補遺修禊序及嶺南荔支詞百首尤為激賞自此文譽日噪凡海內名流游粵者無不慕與締交矣道光六年常熟相國翁心存以庶子督學粵東歲考以樓心尉試諸生瑩居前列時值西陲用兵覆試日題為擬平定回疆收復四城生禽首逆賀表瑩於風檣中振筆直書駢四偶六得一千五百餘言學使批其卷有粵東固多雋才此手合推第一等語繼翁任者為平湖徐侍郎士芬閱其歷年試卷有驥心選手獨出冠時之譽遂以優行生入貢然瑩聲望日高鄉場頻遭詬噪故前後來粵典試者如壬辰科程侍郎恩澤癸卯科翁中丞同書榜後太息嗟以不得瑩為憾直至甲辰科昆明何制府桂清臨桂龍殿撰啟瑞典試場中得一卷擊節贊賞擬元數日矣因三場策問數陳劉切微觸時諱特抑擢榜末僥倖得而幾失躍躍如此然瑩澹於榮名於進取不甚在意初膺鄉薦例計偕嗣後不復北上惟安居教職借官閒多厭賤意瑩仍諄諄引導欲迪以詩書教職實俸無多不得不計較修脯之厚瑩隨諸生自送去官後所積空券溢篋盈箱諸子弟悉焚之委管學海堂學長粵秀越華端溪書院監院數十年後進詩文可造者譽之不去口加以強記過人於先哲嘉言懿行及地方事沿革變更難隔數十年述其顛末初終絲毫爽故道光中邑人吳中丞榮光倡修

邑志咸豐末梁侍御紹猷修纂邑志廣州守丹徒戴肇辰修廣府志咸聘為纂修官正謂其不愧鄉邦文獻故也而有功藝林尤在刊刻秘結巨編泊粵中先正遺書一事初粵省雖號富饒而藏書家絕少坊間所售絕無異本自阮制府以樸學課士經史子集漸見流通而本省板刻無多其來自他處價值倍昂寒士艱於儲蓄瑩與同里伍崇曜至交每得祕本巨帙勸之較勘開雕其關於本省文獻者有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粵東十三家詩各體楚庭舊書遺詩七十二卷此外有粵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瑩皆為編訂而助成之俾遺寶碎金不至湮沒而後起有好事深思之士亦得窺見先進典型其宏益非淺鮮也瑩以文行矜式鄉閭而性坦率與人交不作尋常應酬語若與論學術是非人品心術邪正詩文得失咸推勘入微凡所譏訶悉中癥結不肯受壓於虛名故同人皆許其直素善飲啖疾病不去杯杓又篤信星命之說謂人世修短吉凶造物安排已定故開口即笑不為大畫之嗟或箴以嘲面過甚非攝生所宜者瑩笑曰酒者天之美祿古聖人所以享食高年此豈殺人物況壽算限於天吾雖日飲無何犬馬齒當在古稀左右耳或曰子何以知之瑩曰王辰科歙縣程侍郎來典試程淹博而兼游藝多能者也榜後粵中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程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盛極矣然盛極而衰天之道也此後二十餘年亂從粵東起再過十年亂將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劉亦鵬於漢人洪範五行之學者與程往復不覺鬱鬱欲歔程笑曰子無為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矣隨詣視座中人曰及見者止謂子玉生耳後五年程侍郎卒甲寅紅巾起曾拔貢亦卒逮丁巳以後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雖善養生者早已物故惟我端然獨存然年過耳順久矣酒亦何損於人哉其順時安命皆此類也瑩服官至教授以襄辦省垣勸捐防堵各公務著有勞績奉旨給子內閣中書銜卒年七十二子五人宗浚辛酉舉人

（續碑傳集）卷八〇

吳君墓表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祖傳經用貨財雄鄉里父連德為善益力歲歉貸貧民殺迫萬石不償有名糊湘開至君始以文學起家自少讀書常兼人為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見者驚歎以為非常人年二十九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



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說。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繼為正宗。君少習為制藝。應科舉。獨喜應試之文。崇尚歸氏。聞歸氏有古文。求得其書。擇其紀事可喜者錄之。哀然成冊。不知其時向也。游京師。有見者以聞於梅郎中。於是君能為古文之名。日盛於京師。而君言古文。願獨不喜歸氏。以為詩書六藝皆文也。其流為司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遠。而自言為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說。不以自居。而視明以來為文者。得失利病之數。固無校於其心也。凡君所得山水之奇。朋友之歡。及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見聞所及。現行軼迹。以資益其文之氣勢。微吟緩步。獨喜自負。久之。以大挑選授。調陽縣教諭。旋自免去。從弟士邁構九江樓。君山有湖。山花木之勝。君樂之。為堂於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堵亭其左。歲嘗自其家棹小舟。載書策行九十里。至所謂九江樓者。讀書吟咏於其中。累月經時。憑闌望遠。雲煙淡碧。澄澈如鏡。或時聞風濤萬頃。雷霆之聲。以發其文之趣。視人世所成得喪。無累於其心。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此君文之所與獨絕於人也。君孝友。恂恂貌。溫而氣怡。惠施而博。與尤篤於故舊。所與交盡始終之義。無相違異。以所能引遠後進。傾懷與之。必及其成。乃已。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懷不憂。未幾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書傳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君生於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夫人何氏。子三人。念謀。舉人。安徽候補知縣。宏基。四川候補縣丞。鏡蓉。副榜。先君卒。女三人。所著周易注義。補家國風原指。論語考異。孟子考義。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梓湖文錄。梓湖詩錄。通若千卷。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曠然。無忤於物。而物亦卒莫訕。有得於古人之風。夫人苟有得於其心。則常內自足焉。以無願乎其外。視外物之至。無加損益於其心也。是以樂之終身。而無所歎。君之於文。其庶矣乎。然觀其為人。益足知其文之深也。吾故表而著之。以告楚人之能詩古文者。某年月日表。

賁輝幸及親見之也。蓋一人焉。其姓吳氏。其諱敏樹。其字南屏。其居巴陵之銅梓湖。其官由道光壬辰舉人。教諭瀏陽。其生始嘉慶乙丑。終同治癸酉。其學六經。其文則宋代曾歐二氏之文。而非一世之文也。先生幼穎悟。從師受左國史漢諸書。即能通其意。稍長。為詩與鄰近毛西垣。李廉相唱和。時藝獨喜明歸氏震川。既得舉。益專意古文之學。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方以歸氏古文鳴京師。而朱侍御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錫振諸人。為之先後。先生甲辰之年。入都試禮部。所序歸文。別鈔為部。安項孝廉傳霖攜去。以達梅郎中。先生由是有古文名。鉅人多求識先生。而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與交尤篤。然先生雅自矜重。功名形勢之地。可借以收聲實者。不以自浼。嘗言人之於古。豈特效其文哉。必行誼無不與合。而後吾文從焉。生平辭受取與。兢兢嚴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於可愧。官瀏陽。小有不合。即自免去。咸豐初。曾公以侍郎倡楚南義士。東向擊賊。天下賢豪雲附。景從。其率師下武昌也。先生與見郡西之岳陽樓。從容道故。殷殷詢兵事。堅請與俱。先生不可。即別去。終公之身。先生不以私干。先生體肥。能飲。嗜目光炯炯。若有薄腐裏其睛。而外突。掌表瑩白。而裏朱。著墨區中。若朝霞之映波。接物莊而和。與言必誠。意所不可。則相對以默。其人遠。巡自去。家有聽雨樓。為兄弟觴詠之所。弟卒。遂廢樓不居。於故舊終身不忘。然不苟稱許。獨喜毛孝廉詩。為梓行之毛孝廉。既死。子然無侶。獨常徜徉洞庭君山及城南之呂仙亭。卒之前數歲。大病而瘳。因更號樂生翁。或貽唐製巾。忻然著之。跨小驢循行湖畔。遇可留家。則繫驢飲酒。自譜小詞。為贈。後竟以遊卒長沙。當東南初定。先生棹舟金陵。因以其閒陟石鐘。匡廬。大小孤山。遊宴西湖。回舟泊漢濱。登余所寓晴川閣。作重九而歸。時同治戊辰歲也。其在金陵。文正公館為上客。幕府故多賢豪。而一時名流。以公故。多客金陵。沿江諸營。亦往往而有。聞先生至。則皆相就交驩。公貽先生詩章。大江南北。繼先生和者三百餘人。海內傳為佳話。倡和詩。從邵者。詩首尾二韻。上相吐握之勤。文人聲氣之廣。中興盛事。蓋近今僅見云。自初識。字無一日去書。亦竟無一事累其學者。論文甚不取宗派之說。謂當博取諸古書。為有建一先生言。以自域者。厥薄。時人以搖曳取媚為歸。體著史記別鈔。以正之。詩主黃山谷。造句矜慎。而味醇深。所手定彙曰。梓湖文錄。曰。梓湖詩錄。曰。釣者風。嘗謂貴。吾棄不及。吾自定。後事烏可知。貴。所聞。吾巴陵耆舊。非無撰。然以未及刊。故多不傳。先生是言。蓋有深痛。



焉。先生身不廁朝籍，無高文典冊之作。曾文正客先生金陵，節署從容，爲言：吾一旦不幸，誌銘當以屬子。後竟不然。然近今稱古文者，必首曾文正及先生。曾文正謂先生文字字如履危，石落紙乃遲重絕倫也。少與同里方稼軒兵部同治經學，頗主其說。著有論語大學中庸義別，鈔春秋三傳義求，孟子考義發詩國風原指及梓湖詩話，湖上客談年譜諸書藏於家。子念謀舉人，官安徽知縣，念毅副貢生，能文章，早卒，均不愧名父子云。

王軒傳

王軒字霞舉，洪洞人。性敏悟，好學深思。幼爲詩，已能驚其長老。既舉於鄉，則益治博學，研究三禮，爾雅說文以及地輿算，客齊魯三年，學益進。江都符葆森遇其詩，入正雅集，實以金勸由賓郎進，遂援例官兵部主事。在都與一時名宿結社唱和，以文章氣節相砥礪。每高麗使臣至，皆投詩遺謁，有執弟子禮者。祁文端公方在告，見所著，歎曰：吾鄉後起有人。石州死道不孤矣。其後文端再出，以經學特疏薦焉。同治壬戌，成進士，引見，以知縣用。仍改歸部曹，與兄昂素友愛，兄卒，乞假歸葬，自此無復仕宦志。主講宏運書院，歷十年，值光緒大變，朝邑相奏請襄辦振務，事竣復與撫部曾忠襄公議修通志，延爲總纂兼主晉陽講席。會當事者擇高才生別設令德書院，復移席焉。居會城凡八年，卒。生平湛深經術，於六書九數用力尤勤。詩文奇崛，自成一派。師友修脯所入，率以資親故。愛才下士，後進多樂就之。纂修通志，體例多所手定。河東道府州沿革亦其筆也。卒後諸生祀之三立閣及四徵君祠。所著有釋經廬詩集初稿續稿行世，算學三書，釋經廬文集，雜著藏於家。

鄭徵君墓表

鄭徵君墓表 卷八〇
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劉經部將，以明萬曆庚子從平播，經班師被論回衛，益顯領衛兵屯防水，煙遂爲遺義人。曾祖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術德於術。妣氏黎，余姑也。先生自幼精力之過絕人，寓目輒能記誦。余世父雪樓公以愛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勇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

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是時，海內崇尙攷據，名曰漢學。從者波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即已洞知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漢，析理尊宋，論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府教授莫鶴人先生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而莫可殫述。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不及。既治三反，苟有惑，則憤發譚思，又不合，則羣綜諸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蓋經其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攷工，則爲輪輿私箋，是氏圖說小學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其備則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攷，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載疑，卓然侯聖而不惑。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牁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授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衰，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教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繼城出擊，斬賊甚眾，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即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役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愼，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閒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余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精，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詩古文辭，以昌大之。環奇孤，力開陳常論，書以爲漢學家所未有。撰著之書，已刊行。有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說文逸字二卷，說文新附攷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學錄四卷，舉經集經說一卷，舉經集詩鈔九卷，構蘭譜二卷，母教錄一卷。未刊者有攷工鳥氏圖說，說隸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統圖，舉經集文鈔，無欲齋詩注，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

高宗純皇帝崇尙儒術於時顯棟高梁錫瓊等皆以經明學粹下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而慈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眾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邪抑猶未邪將以俟諸知言君子。

董徵君墓誌

（續碑傳集）卷七四

董徵君墓誌 徵君諱某字某其子應繼奉行述來乞志其墓余由沈沃之陳獻青獲交於君未幾沃之與君先後死獻青於庚申死節東南亂作朋舊開隔比者蒙筆吳門始得理故業而卒銘君墓悲夫君故王姓父贊於董諱兆熊字敦臨一字夢蘭事親以孝浮沈諸生中數十年最爲學使辛侍郎所賞晚領於庠家故寒值里黨急難屢傾所蓄爲人和藹而義之所在不少貶損有里豪遺重資丐墓上文君拒不納好爲駢語積百餘篇曰味無味齋稿又助輯金山縣志三十卷嘗館吾族芸士先生家撰南宋文錄百卷檢閱國朝諸家文集成明遺民錄二十卷搜羅舊史作孝子傳二卷又注錢塘屬鴉樊樹山房集二十卷君以咸豐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生嘉慶十一年享年五十三歲娶鄭氏君歿後九十餘日自經以殉子五應銓應鈺福生應瀛應濤今存者二孫三君葬以某年某月墓在邑之義危圩今年辛未四月余遊虞山君之故友常熟李芝綬將刊其文屬余訪諸其家遺稿始出卽以此見君之獲信於友也君歿後屢示靈異相傳爲神儒者所不道顧如昌黎所記子厚示神灼灼在人耳目卽沃之及余中表鄭瀛卿之死皆然嗚呼聰明正直之士固有不可亡者存耶

（續碑傳集）卷七九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陳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善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善人極衍義一卷幼僕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善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開

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劉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沒後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黃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主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心於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資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娶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濶闊之緒瘡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挾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東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禽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三千輔以新甯之勇鎮軍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賊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而自請攻花園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勝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里石壁崖死焉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燬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晉鍾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眾而申徵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剿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間收復德興景德鎮東



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龍橫屯。高峰以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義甯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於潁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鏖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千。皆。

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

予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為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旨相符。其臨陣奮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

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勸。又相從於金革。申之以婚姻。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漸車之潤。積潦縱橫。崇朝即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為民復讐。或遇前賢。公慎其趨。既辨其說。仍立豐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倬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羅忠節公別傳 李元廣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人。幼穎悟。十歲能文。家酷貧。溺苦於學。夜無油。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連日。年十九。喪母。明年。大父及兄。如。二十九。長。次子及三子皆殤。是歲。為道光乙未。大旱饑疫。作公罷試。徒。步歸。夜半。啟門。則其妻方以哭子喪。天明。時飢甚。索米為炊。無有也。己亥。補縣學生。年三十。有三矣。又八年。始食廩餼。公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質制軍。長齡。唐太常。鑑皆重之。制軍延課其子。咸豐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公應。二年。粵逆犯長沙。縣令屬公練丁。設防。號。湘勇。明年。侍郎曾公奉。

命督治團防。江西上猶土匪竄桂東。檄公進剿。行次衡山。忽草市寇起。眾千餘。公禽首逆劉積厚等。進擊桂東。賊走之。時粵寇圍南昌。公帥湘勇赴援。既至。土賊陷泰和。安福。圍吉安。公與劉公長佑往援。賊解圍。遁。公追至安福。復縣城。日夕賊大至。敗之。明日。又至。我軍屢戰。斬賊無數。敗賊竄入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回剿。賊尋遁。會永興土寇亂。曾。侍郎檄公往剿。賊於油榨墟。平之。公初以湘勇三百破安福賊數千。與。李公續資分典中石營。共七百人。至是。增至千人。屯衡州。再平草市土。寇。斬首逆王大漢。四年。夏。湘潭賊退。公與提督塔忠武公會師。東下。六。月。攻岳州。公以大橋路為賊所必爭。帥所部扼橋守。三戰皆捷。賊千。闖。七月。二日。破高橋。賊壘九。賊退。踞城陵磯。公與塔公乘勝進。擊。破。賊營。三賊宵遁。是役也。公獨當大橋一面。功最偉。云。尋自臨湘進屯長。安驛。賊分四路來犯。公令偃旗息鼓。乘間突起。擊之。賊大潰。又破賊羊。樓。向道至百花嶺。再破之。佛樓進。次虎爪市。連破桂口。大沙坪。賊壘。復。崇陽。時武昌賊分黨由金牛入咸甯。公擊走之。追敗之。官步橋。又敗之。金牛遂進。壁江夏之紫坊。始曾公約諸君會紫坊。及是。召諸將至。金口。議。攻武昌。策。公出所續圖。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當以重兵。勦花園。而分兵扼洪山。防反竄。諸將未決。公請身任。其難。遂自攻花園。而令塔公出洪山。時花園悍賊萬餘。築堅壘。一枕大。江。一頭。青林湖。一跨長隄。深溝。柵。列。巨礮。為固。八月。二十一日。官軍。水陸進攻。公直趨花園。賊憑木城。轟拒。我軍伏地進。分兵奪賊舟數十。舟賊退。營賊亦亂。乘勢踰溝。摩其壘。同時並下。翼日。攻點魚套。賊營。勇卻。公擊賊。陞上。隔溪不能救。街口賊乘機出。逼公營。擊敗之。李公由。江岸回援。又大敗之。賊竄洪山。為塔公所薄。是夕棄城遁。二十三日。武。漢城皆復。距會。議時。七日耳。鄂城之克。實本公謀也。九月。師出金牛。敗。賊於沿埠頭。克興國。塔公復武昌。大治。遂規取田家鎮。鎮居大江北岸。其南為半壁山。舊設防兵。陷於賊。賊更為鐵鎖。以截水師。而用重兵屯。半壁。夾江以守。十月。朔。公擣半壁。賊數路來犯。公策馬衝陣。賊敗走。江。干。壁之墜水死者千。初四日。塔公造浮橋渡小河。為賊所遏。賊自半壁。傾巢出。北岸賊渡江助戰者萬人。偽王坐將臺督戰。龍旗黃蓋。勢張甚。時公所部。斷二千六百。人眾色沮。有潛遁者。李公飛騎追三卒。回手刃。之。軍心乃定。公令堅伏弗動。度賊銳已竭。突起急攻。賊大潰。奔半壁山。而後路為我軍所扼。不得上。皆觸石墜崖。死凡數千。水師亦蔽江下。斷。

橫江鐵鎖船賊舟數千。火光夜照數十里。水陸夾擊。田鎮平。尋渡江。大
普提。塔公已先至。兩次伏賊。起皆擊散之。禽斬千三百。遂復廣濟。十
一月。進軍雙城。賊扼險而營。一鼓登山。平其壘。抵黃梅。與塔公奪柵。
人縱火攻之。城復。遂進軍。遇悍賊。解衣出戰。堆積市肆。開公焚之。
斬賊千餘。餘賊退。保孔。賊酋羅大綱。復從湖口。率萬人至。公分兵
抄襲街口。賊敗。歸。壘。或破之。大綱遁去。是役以五千人破賊二萬。
遂盡撤沿江各營。併力守九江矣。塔公渡江。圍壽州。公別期。益山。遇
口。上援之。賊攻。梅家洲。賊壘不下。會水軍自湖口入。彭。益。賊。艘。賊
亦。潛。以。小。舟。縱。火。襲。我。外。江。輜。重。船。水。師。潰。公。回。駐。九。江。會。北。岸。小。池
口。有。賊。公。與。李。公。率。勇。千。四。百。人。進。剿。塔。公。往。助。之。渡。江。賊。大。至。刀。既
接。我。前。軍。卻。公。急。斂。兵。歸。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五。年。正。月。北。岸。賊。由
黃。梅。廣。濟。上。犯。武。昌。復。失。曾。侍。郎。人。南。昌。別。賊。由。浮。梁。陷。饒。州。及。弋。陽。
檄。公。往。援。剿。時。公。所。部。三。營。李。公。將。左。蔣。君。益。澄。將。右。公。自。將。中。營。唐
君。訓。方。劉。君。希。洛。各。率。勇。從。之。三。月。大。戰。五。里。亭。克。弋。陽。賊。隨。陷。廣。信。
公。壁。城。西。烏。石。山。賊。三。路。來。犯。公。方。築。壘。不。為。動。俟。其。疲。乏。乘。之。大。獲。
翼。日。賊。復。大。至。見。我。軍。不。動。亦。不。敢。前。相。持。兩。時。許。忽。起。乘。賊。大。敗。之。
遂。四。面。薄。城。賊。敗。東。門。遁。初。賊。驟。至。民。不。及。避。殺。戮。甚。慘。公。至。不。三。日。
復。其。城。士。民。歡。躍。焚。香。遮。道。迎。遂。復。德。興。及。景。德。鎮。未。幾。有。進。剿。義。甯
之。役。七。月。大。梁。口。賊。分。兩。路。來。拒。我。軍。三。伏。以。待。之。賊。潰。伏。兵。從。山。後
出。賊。之。抄。我。後。者。我。軍。反。蹙。其。後。斃。賊。六。七。百。人。越。日。進。駐。棋。盤。嶺。以
龍。嶺。為。州。城。屏。蔽。急。據。之。嶺。距。州。七。里。左。曰。鳳。凰。山。其。右。最。高。者。曰。雞
鳴。峰。峰。下。即。西。門。擺。百。貨。所。棲。也。軍。據。此。全。城。在。目。矣。十。四。日。大。戰。殲
賊。六。七。千。賊。奪。氣。閉。城。不。出。大。日。復。戰。又。敗。之。盡。焚。演。江。賊。壘。是。夕。賊
棄。城。遁。義。甯。既。克。公。上。書。曾。侍。郎。其。略。曰。武。昌。居。失。楚。上。游。九。江。為。豫
章。門。戶。今。皆。為。賊。據。崇。通。等。處。羣。盜。出。沒。江。西。之。義。甯。武。甯。湖。南。之。平
江。臨。湘。均。無。安。枕。日。欲。克。九。江。必。經。武。漢。下。欲。克。武。昌。必。自。崇。通。入。曾
公。因。奏。派。公。回。援。武。漢。而。以。彭。君。三。元。普。君。承。堯。所。部。實。勇。隸。之。九。月。
進。攻。通。城。悍。賊。萬。餘。人。見。官。軍。至。突。出。薄。之。公。令。軍。士。席。地。坐。無。譁。待
賊。逼。大。呼。奮。擊。斬。賊。將。三。人。乃。崩。潰。明日。破。城。外。三。營。奪。門。入。克。之。尋
進。攻。桂。口。令。會。攻。通。城。之。李。原。潛。何。忠。駿。等。率。平。江。勇。駐。守。而。自。率。所
部。克。崇。陽。尋。以。分。兵。攻。梯。木。山。有。濠。頭。堡。之。敗。公。整。軍。再。戰。復。大。捷。進
攻。補。圻。克。之。遂。復。咸。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逆。渠。石。達。開。自。崇。陽。

乘虛入義甯。江西賊勢日棘矣。十一月。師抵紫坊。與巡撫胡文忠會合。
又會提督楊公岳。斌於金口。商進取策。定議公率湘勇從東路。壁洪山。
胡公從中路。壁城南隄上。而令九溪營屯金口。為水師犄角。時賊於武
昌城外築壘十三。高者與城埒。公至。方修壘。胡公亦始至。悍賊二萬
從十字街出。胡公擊卻之。數卻。數至。公與李公。營師出。餐湖隄。分兩路
繞抄。胡公所部。見湘勇至。伴敗走。賊追之。旋反擊。則公等已抄出。堅壘
北。遂破十字街營。盡殲追賊。無脫者。於是賊皆縋城入。盡毀城東南賊
壘。造浮橋於鮎魚套。進攻八步街。以奇兵逼望山門。賊壘後立平之。
於是西路賊壘亦盡。尋攻塘角。賊營毀。漢陽門外一壘。焚其船廠。賊
千。城賊由寶出。截我軍後。路公與李公夾擊之。又殺賊數百。環西北路
賊壘皆盡。是夜。賊於望山門外。葺石壘二。高與城等。我軍踞平之。李公
出。竄。海。截。賊。餉。道。賊。七。八。千。人。由。塘。角。沿。湖。下。抄。其。後。公。令。劉。君。騰。鴻
等。出。洪。山。之。東。自。率。中。營。出。洪。山。之。西。夾。擊。之。殲。賊。千。餘。賊。自。此。閉。城。
不。復。出。六。年。正。月。公。率。中。營。移。屯。洪。山。絕。頂。後。右。各。營。壁。南。岡。賊。乘。夜
襲。中。營。厚。壘。矣。我。軍。築。石。投。之。登。者。皆。殲。嗣。是。每。夕。輒。至。公。設。伏。痛。殲。
斬。首。四。百。賊。始。不。敢。復。襲。營。二。月。公。分。軍。扼。紫。灣。賊。出。爭。大。戰。小。龜。山
斬。級。六。七。百。遂。以。二。營。駐。其。地。明日。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戰。
隄。上。礮。賊。數。百。公。追。至。城。下。繞。城。審。視。賊。不。敢。出。二。十。九。日。夜。有。大。星
隕。於。西。北。三。月。朔。大。霧。次。日。城。賊。出。公。親。擣。賊。走。之。已。而。賊。窺。我。守。壘
兵。少。大。舉。來。犯。公。追。賊。至。城。下。賊。礮。如。雨。中。公。右。額。裹。創。戰。逾。時。歸。而
創。劇。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語。喃。喃。皆。時。事。口。占。忠。義。祠
楹。聯。使。人。書。之。忽。開。目。索。紙。筆。仰。臥。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
學。初。八。日。晨。起。汗。出。如。瀉。握。胡。文。忠。手。曰。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
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菴。好。為。之。道。菴。李。忠。武。字。也。語。畢。而
瞑。年。四。十。有。九。公。貌。樸。氣。沈。沈。究。心。濂。洛。之。書。通。知。世。務。期。見。諸。施。行。在
軍。毅。然。以。滅。賊。自。任。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前。後。克。城。二。十。大。小
二。百。餘。戰。其。臨。陣。以。堅。忍。勝。如。其。為。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大。學。知
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喪。三。場。之。言。其。注。腳。也。公。初。以。團。練。教。訓。導。營
知。縣。平。安。福。晉。直。隸。州。知。州。克。岳。州。擢。知。府。
廣。濟。黃。梅。武。漢。克。復。授。浙。江。甯。紹。台。道。以。田。鎮。戰。功。加。按。察。使。銜。克
賞。葉。普。鏗。賴。巴。圖。魯。號。凡。勇。號。多。由。外。請。此。出。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四

特恩異數也。義甯之役，加布政使銜，死事狀上。

優旨照巡撫陣亡例。

賜卹父嘉旦。

賞頭品頂戴，子兆作兆升並。

黃舉人。

紹湖南湖北江西各建專祠。

賜祭葬。

子益忠，節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遵官卹家。

賜祭一壇，三年克復江南。

特旨加雲騎尉世職，所著小學韻語一卷，詩文集八卷，周易附說，讀孟

子制記，西銘講義，人極衍義。

皇朝要覽，皆行於世。贊曰：

國朝武功，迺前古所月，皆八旗東三省勁旅，及各省綠旗兵，嘉慶初

平川楚教匪，始兼用鄉勇，然十裁二三耳。迨粵寇起，而楚勇湘勇名天

下。楚勇自江忠烈始，公以老諸生，帥洲勇，轉戰大江南北，往輒有功，所

縣與忠烈江公同，張大楚國也。哉，雖然，公以戰績顯，時會使然耳。公遂

於閩洛之學，淵乎莫測其際也。世所便慕者，抑猶其外見之一端歟。

（續碑傳集卷五八）

朱大琦傳 總纂孫

朱大琦字九江，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分發山西，攝襄陵縣事。引疾歸。次琦生平論學，平實敦大，嘗論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精之者也。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則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以考據為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乃矛盾。烏乎？古之言異學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岐。果其修行讀書，新至於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凡示生徒修行之實，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氣節曰變化氣質曰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性理之學曰詞章之學。一時咸推為人倫師表云。官襄陵時，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溉田畝，居民爭利，構獄數年不決。次琦至，博詢訟端，則豪強壟斷，居奇，有有水無地者，有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券，予之地，弗予之水。有水無地者，向有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汾縣知縣躬親履畝，兩邑田相若，稅相直也。適定平水為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於境內設四綱，維持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隄門。實得水田三萬四百畝，有奇，邑人立碑頌之。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越獄逃。次琦未抵任，先出重貲，購知其所適，亟假郡捕，前牛夕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盜眾方飲酒，家役前持之，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然襄陵縣鎧也。乃伏地就縛。比縣人迎新尹，尹已尺組繫原賊入矣。遠近以為神。每行縣所至，拊循煦煦，老稚迎笑，有遮

訴者、案木椅在道與決、能引服則已、恆終日不答一人。其他頒讀書日程、創保甲、追社倉二萬石、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卓多異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先是、南方盜起、北至揚州、次琦猶在襄陵、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居家時、稱說浦江鄭氏、江州陳氏、諸義門、及朝廷捐產準旌之例、由是宗人捐產贈族、合金數萬。次琦呈請立案、爲變通范氏義莊章程、設完課祀先養老、勸學、矜恤孤寡諸條、刊石世守之。同治元年、與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琦竟不出。光緒七年、賞五品卿銜、逾數月卒。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五史實徵錄、晉乘、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蒙古聞見等書、疾革盡焚之、僅存手輯朱氏傳芳集五卷、撰定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十二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燔餘集一卷、彙中集一卷。

又雅圭先生畫像記 王璠

嗚呼、賢者所係於人國、顧不重哉。用其人足以國治、用其言亦足以禦亂。若有人不用、有言不信、則淪胥顛覆之禍、捷發於眉睫之間、不可振救。迨生民糜爛、患中國家、斯世乃嘖嘖於大賢知幾之早、潔身之遠、而太息痛恨於當軸之人、謂夫徒薪來告、明明有此彼昏不知、竟憤憤以至斯也。嗚呼、此何及也哉。君子之任也、非以私市也。東坡蘇氏所謂苟可尊主庇民、則忘身爲之是也。君子之有言、非以術異也。亭林顧氏所謂以明道救世者是也。然則君子無救世之柄、乃不得已而有言、至於言亦不售、君子始無望矣。昔王通以太平十二策干隋文、不用、遂賦詩東歸、教授龍門、帝猶謂恨遇生晚、一再徵之、竟不起。陳亮上中興書、時方諱言兵、僅授館職、亮慨然曰、吾爲國家數百年治亂、

豈爲一官卒不受。是故用其人以戡難者、古有之矣。陽明平宸濠是也。用其言以決幾者、古有之矣。昌黎策淮西是也。人與言均失、而亂亡侵辱不旋踵者、古有之矣。王仲淹之於隋、陳同甫之於宋是也。吾師雅圭先生以道德學術高天下、令襄陵煦民若子女、民亦愛之如爹。訓諸生、督誨諄諄、可畏而親、或雜以談嘲游燕、使皆醉義忘歸。比去、士女持扶挽留、號咷數十里不得、則乞畫像以祀。諸生又刻石於縣學之敬一亭。當是時、部民雖不忍公乎、固謂公既仕晉去、當復來、否則大其施、亦將及我。不謂先生竟拂袖歸也。先是、南方盜起、先生猶在襄陵。壬子冬、寇東下、歷破武昌、安慶、金陵、北至揚州、氛雖遠、先生卽然憂之。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保障一方計。大約謂雍冀爲天地積高之府、勢踞建瓴、與爲合從、則我免腹背之敵、關隴得唇齒之依。況晉中富實甲海內、內而馬牧、金鐵、硝磺、芻粟之產、饒給於軍實、外而蒙古、察哈爾之兵、踴躍於徵需。長安稱陸海、豪戶亞晉中、而河西之武力、關外之防秋、皆足備緩急也。一旦有警、甘督出商、漢、陝、撫、據潼關、與吾爲犄角、吾撫軍則率北鎮勁旅拒河爲固、踞茅津、太陽之閒、仍命廉使率南鎮控太行、以防河北。其餘若遼州之十八盤、平定之井陘口、五壺之黑山、龍泉等關、可丸泥封也。北邊幸無事、將軍引綏遠旗兵入鎮會垣、與藩侯居守、副都統移駐大同、以鎖鑰北門、我師之出、平蒲爲正、澤潞爲奇、正扼其亢、奇拊其背、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是故漢南有賊、甘督爲主、秦晉赴之。河北有賊、我師爲主、關隴赴之。豫中有賊、我與甘軍之赴、陝撫者亦如之。堅瑕一氣、折衝千里、此常山蛇勢也。於以鞭笞楚蜀、控引河洛、援中原、以屏蔽京師、蓋桓文之

勳也。其條目又有止徵調請便宜嚴賞戮作忠義右軍謀選鋒銳購辦循禁科派保殷富息流移諸政。乃爲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洋洋萬言。以府主全州何公撫軍所信也。再三言之何不能用。癸丑三月代還。乃自奏記如所以告何公者。加迫切焉。不省。先生遂引疾。無何。揚州賊由鳳臺趨豫。跨河橫懷慶。八月折而西入晉境。逕陷垣曲。絳縣曲沃。進屠平陽府。又殘洪洞。潞城。黎城。以出。喋血千里。蹂躪及畿輔。天子遂以輦轂爲憂。謀賊不從其禍。蓋至於此。先生之學。平實敦大。不涉叢碎。亦不爲性命高談。居家則孝。友居官則惠。慈以及物。爲功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器量闊達。渾渾然喜怒不形。當辭受取與去就之交。則介然有執。處眾中尤簡重。及夫談經世大畧。則援證今古。會文切理。淵覽疏析。聽者心目爲開。璣嘗妄測先生。謂行古道而不固。用儒術而不疏。高峻似河汾。而篤實過之。豪邁似永嘉。而深穩過之。需次七年。不形缺缺。一語不合。投劾遂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先生信侔乎遠已。璣等不獲終從先生遊。道梗負笈未可必。他日者登首陽。上太行。蹴孔子迴車之蹟。以望南天。見有雲氣散蒸。若散若連。若往若還。終不離膚寸之間者。是我先生蠅寄之窟。蟠龍之淵也哉。咸豐三年陽月。門人太原王璣記。

《碑傳集補》卷三八

萬斛泉傳

萬斛泉字清軒。興國人。幼出嗣伯父。年十歲。嗣母路卒。哀毀如成人。弱冠得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讀之。知正學。入門次第。毫不可紊。因補讀小學。近思錄諸書。尤研精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及

三魚堂集。嗣父喪。寢苦食粥。三年不入內室。居恆閉戶靜坐。以授徒自給。或勸之應試。不肯行。龍學使啓瑞聞其學行。延主漢陽崇正書院。逾年辭歸。咸豐初。粵寇犯興國。斛泉獨與弟子講誦不輟。賊異之。相戒勿犯。問里有藉以全者。巡撫胡林翼以事聞於朝。詔嘉獎。賞七品頂戴。弟子宋鼎。鄒金粟。賞八品頂戴。同治四年。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多士從之者益眾。嘗授刊朱子大全。張楊園集。光緒六年。州修疊山書院。成。以斛泉居講席。八年。總督徐宗瀛特疏薦斛泉。恪守程朱之學。躬行實踐。老而彌篤。加國子博士銜。二十八年。督撫合奏斛泉學行端純。耄勤不倦。加五品卿銜。時年已九十有五矣。後二歲卒。季子壽椿承其家學。宣統初元舉孝廉方正。

《碑傳集補》卷三八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四

州判銜候選訓導張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張氏諱文虎字孟彪又字肅山江蘇南匯人幼穎異見諸籍輒自翻閱嘗讀元和惠氏歛江氏休甯戴氏嘉定錢氏諸家書慨然歎爲學自有本馳騁枝葉無益也則取漢唐宋人注疏若說經諸書由形聲以通其字由訓詁以會其義由度數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語事蹟以窺古聖賢精義旁及子史是非得失源流異同以參古今風會之變王辰大比戚友強之行試卷墨汗題詩就舍而出自是不復應試金山錢雲校通守熙祚輯守山閣叢書屬先生校訂館錢氏三十年所校書若守山閣叢書指海珠叢別錄及鼎卿學博熙祚續輯海珠廬王癸集子警少尹培名輯小萬卷樓叢書無慮數百種時稱善本爲三詣杭州文閣閣縱觀四庫書手自校錄續溪胡竹村培軍元和陳碩甫時同寓西湖過從商榷甚歡中開西游天目南登會稽尤愛天目之勝因自號曰天目山樵年二十八始就婚於金山姚氏越四年舉一子曰錫自癸卯偕錢通守游京師通守卒於邸先生載其柩南歸時輯指海未竟其勦偉甫培杰子馨培名請舉之先生力任不辭海甯李王叔善蘭與先生積算契合成豐初李先生從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傳力烈亞力新譯重學及幾何原本後九卷而艾約瑟輩深明算理格致之學聞先生名數數造訪質疑問難咸大折服歎爲彼國專家勿能及丙辰移家張涇堰蓋資於姚二十有二年至是始有家也粵匪之亂轉徙避難會文正公聘赴安慶李文忠公繼督兩江議刻經史因與先生商定條例文忠稱善遂留書局八年癸酉先生以老固請始得旋里蘇撫檄各屬修志乘邑令金福曾造門敦請奉賢韓令佩金華亭楊令開第亦相繼以志事來聘勉應之幾子馨議輯先世書目留先生於郡城復囑丙子秋子馨歿遺孤幼先生傷之爲處分其喪事再聞姚孺人之訃悲慟不能已自是神氣稍衰矣癸未舉使瑞安黃公體芳創建南菁書院於江陰按臨松江躬延先生主講席時先生足艱於行再三辭不獲秋七月赴江陰冬十一月旋里足疾加甚乃具書請退甲申長至得類中疾乙酉下月卒於復園年七十有八先生於書無所不覽過目輒記尤長於比勘遇疑義必反覆窮究廣證旁引以匯於通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所著各書日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五卷舒菽室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三卷雜著

甲編二卷乙編二卷續稿一卷詩存七卷索笑詞二卷又嘗以漢魏以來古樂失傳而古書之存於今者祇滋後人聚訟乃因端以考其器數審其聲氣以究古今之變與作古今樂律攷一書顧向之先生作殷祿攷申鄭氏一家之言先生證之經傳謂鄭氏誤執緯書及大傳之文致召詰注破經從脈而劉歆又損夏益周移前五十七算以求密合經文爲作周初歲朔攷以疏通之先生之學博大宏遠既以經學小學算樂律立其本泛濫以及其外莫不洞悉源流燭見幽隱實事求是由博返約勿苟於著述勿囿於門戶溯自惠江戴錢諸家而後可謂集大成也已然先生豐於學而嗇於遇少時疊遭大故家屢空殆人所難堪自是客游日多垂白歸來又抱伯道之戚而先生不以是廢學手一卷外無他嗜好老而彌篤顧向之爲先生石交著作等身先生爲謀於上海令獨山莫公祥芝俾爲刊布裏朱虞卿先生大詔選於經術先生選錄其經義若干篇今李勉林中丞校付梓人海內迺知有朱顧之學先生力也曩以諸生從文正公重營保以訓導選用光緒初援例加州判銜錫自遺腹有一女贊同邑附貢生王保如生外曾孫孝會歸爲先生後孝會殯復以慰會來歸焉基孫幼羅兵燹避地楚蜀未曾捧手受教後先生四年來主南菁講席華亭張錫恭出此狀來求銘爰作銘曰東南諸老首推潛研先生繼之名滿瑛挺六書九數如日中天合朔周初協律宮縣徵言克紹絕學能專少絕仕進青紫無緣晚爲賓客懇直自全校讐最工几席丹鉛更生子固輝映後先明湖之濱治城之巖大名不滅遺事獨傳龍蛇歲厄牛斗星懸雙雞斗酒誰過新阡

《續碑傳集》卷七五

左海後人樸園陳先生墓志銘

謝章铤

國家經學昌明碩儒輩出聞人則謹守五子淵源風氣不變及左海陳
恭甫編修以沈博絕麗之才修精深醇懿之業其所著經辨諸書遠與
兩漢大師相羽翼又以古義作庭誥五經紛綸宏敞其堂構論者謂自
元和惠氏三世傳易高郵王氏父子明小學之外蓋莫與抗手焉嗟乎
若樸園先生者可謂難矣按狀先生諱喬樞一字樹滋侯官人編修之
長子也其先世詳編修志傳年十七舉於鄉七與計偕不第甲辰以大
挑分發江西歷宰分宜弋陽德化南城諸縣署袁州臨江撫州諸府以
經術飾吏治居官有聲而先生獨居深念撫其先世遺教慨然曰昔
先大夫病革有言曰吾四十歸田生平無他嗜惟以書為性命疲於文
字之役繁述恩惠未盡就爾好漢學治經知師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
無憾矣小子雖無狀敢不勉諸乃於簿書之隙紬繹舊聞次第勒為定
本於時政和民宜而素業亦告成焉有禮堂經說二卷毛詩鄭箋改字
說四卷禮記鄭讀考六卷魯詩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考四卷韓詩遺
說考五卷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詩緯集證四卷魯齊韓毛四家詩異
文考五卷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十四卷歐陽夏侯經說考一卷其禮記
鄭讀考謂三禮之學周禮則有金壇段懋堂之漢讀考儀禮則有涇縣
胡墨莊之古今疏義因專治禮記四十九篇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間獻
王所得皆古文其後禮家授受變為今文師承各出傳寫日繁鄭所改
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
審駁音訓以定之者而一孔之士乃以為鄭好改字非也其齊詩翼氏
學疏證詩緯集證謂齊氏之學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
明天地陰陽終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
齊先亡最為寡證獨翼奉傳存其百一亦猶易有孟京卦氣之候春秋

有公羊災異之條且其說多出詩緯察彙象推祿數徵休咎蓋齊學所
本也詩緯亡而齊詩遂為絕學矣其今文尚書經說考謂二十九篇今
文具存十六篇既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
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為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向微伏生則萬古
長夜矣歐陽大小夏侯各守師法苟能得其單辭片義以尋千百年不
傳之緒則今文之維持聖經於不墜者豈淺鮮哉凡先生所論列實事
求是類如此其他書或創於編修未亡之日經其指示或成於編修既
歿之後準其遺訓而一時名公碩彥莫不引為畏友儀徵阮文達公以
為析前人所未析蕭山湯文端公以為見博而思精最後始為尚書說
其時宿學漸蕪微言零落而瞻目扼腕者流方以敗壞人才嘗嘗考據
家獨湘鄉曾文正公通經能文章見其書以為可傳嗚呼買微鄭與家
風不沫若先生者殆能讀父書矣年六十一同治己巳卒於撫州官舍
身後蕭然惟遺稿刻板百有餘篋而已其明年歸葬於福州之大夫嶺
子某某嗟乎章鉅於編修恨不及其門又無緣得見先生一質其所學
適其從子元禧請為誌乃揭編修之學派與先生所以修世業而張大
其家法者以與志古之士而繫之以銘曰
聚訟湯武馬肝毒怒晉驪駒何拘曲蕭臺行賂漆書尋鄉壁臆造鬼術
哭禱而陳君巨儒族良治良弓君子烈醇醇者心便便腹金絲有聲出
牆屋徽音發墨媚我獨初蘭無人香滿谷許鄭既精程朱足漢宋二家
賢一數墓門之光九幽燭

《續碑傳集》卷七四



清故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馮君墓誌銘代

東南經寇亂逾十年而後定，故家文籍蕩然，猶賴碩望耆儒若伏生、申公者，抱遺經、著道德，後學率爲依歸，而官其土者有大政，或遇事變，得所諮度焉。中允馮君桂芬，殆其人矣。君生有異稟，幼擅文譽，工制舉業及駢體。中年以後，乃肆力於古文，探源左、國，下及唐宋，說經宗漢儒，亦不廢宋。精研小學，嘗手摹楚金說文韻譜，敘而刊之。喜嗜人家言，師事李申者，李尙之兩先生，嘗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試行於川沙。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頒五尺步弓，田多缺額，考會典、皇朝文獻通考及戶工事例，定用舊行六尺步弓量舊田，新頒五尺步弓量新漲沙田。君於學無所不窺，而期於實用，天下大計無日不往來於胸中。其於河漕、兵刑、鹽鐵諸政，國家條例源流洞達，而持之介然。少時爲某邑令，記室兼治錢穀，令以欠糧欲禡生員，君力爭不得，拂衣去。客遊陶文毅、裕忠靖諸公幕中，自未仕時，名重大江南。北粵寇之陷蘇城，避居滬上，是時予方從會文正公治兵皖疆，今河南巡撫錢君鼎銘持書乞援，陳滬城危急，

狀及用兵先後機宜，累數千言。其書君所創，臺文正得之感動，乃定計以予率師，乘輪舟東下，卒解滬上之圍，克蘇州。文正嘗言東南大局，不出君一書也。予既至滬，奏辟君自隨。君創立會防局，調和中外，又設廣方言館，求博通西學之才，儲以濟變。嘗爲予言：外家破於催科，究心漕務者三十餘年，周知民間苦累，因力陳其弊。予於是而有奏減漕糧之疏。凡蘇、松、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前年予奉詔議治河事，有欲挽河使南流，復淮徐故道者。君書來痛陳南流之弊，予於是有故道難復之疏。予以非才，謬膺重任，敬耆老而咨故實，庶幾免愆戾焉。而君遽隕喪，予愆戚已。君字林一，又字景亭。先世諱惠始者，自常熟遷蘇州郡城，占籍吳縣。會祖義謨，妣王祖禮瑞，妣錢。考智懋，妣謝。君未弱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二年舉人，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鄉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丁母憂，服闋，文宗御極，用大臣薦召見，旋丁父憂，服甫闋，而金陵陷，奉詔勸捐團練，以克復松江、南匯、川沙、青浦、嘉定、上海諸城功，晉五品銜，擢中允。爲蜚語所中，得白

赴京期年復告歸。今上初元，予密疏薦得。旨宣召。君病不克赴，以蘇松太治國善後功，奏加四品卿銜。迨中原肅清，東南大定，追念前勞，奏加三品卿銜，格於部議。予續奏稱君江鄉耆宿，講學著書，卓識閎議，有裨軍國。特詔賜三品銜，君遂循例加級，三代皆贈一品秩。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六。妻黃，早卒，贈一品夫人。子芳緝，員外郎銜，刑部主事。芳植，五品銜，內閣中書。孫世澂，縣學生員。世灝，世銘，世選，世霖，曾孫澤榮。女二，孫女八。君性恬澹，登第後，服官不及十年，卽引疾歸，徜徉山水，蕭然自得。儉約廉靜，旁無姬侍，而遇事奮發，勇於有爲。凡蘇滬諸善堂及濟河、建學、賑撫、積穀諸善舉，條議悉出君手。先後主講金陵惜陰、上海敬業、蘇州正誼諸書院，爲後進講論學術，評騭文藝。書宗率更，兼工篆隸，四方求書者踵至，研朱揮翰，昕夕忘倦。所著顯志堂詩文集、說文解字段注考正、弧矢算術細草圖說、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恆星圖、測定咸豐紀元中星表、丈田繪圖章程，使粵行紀、抗議家譜、兩淮鹽法志、蘇州府志各若干卷。每一書成，遠近學

者爭快睹焉。嗚呼！使君出而佐天子治庶政，其見於世者豈止如是而已哉？芳緝將以十三年十一月□□日奉君喪與黃夫人合葬於吳縣二十一都八圖陽甲字圩北祝塢。銘曰：

江南文獻，先帝儒臣，衆望是資。均賦治河，運籌決勝，條變盡奇。舒古琳今，齡謀晦斷，一身兼之。不榮於祿，而富於書，浩博無涯。我銘藏幽，君書在世，其傳奚疑。

黃彭年撰 《陶樓文鈔》卷六



中允馮君景庭家傳左宗棠

君諱桂芬字林一又字景庭吳縣馮氏先世由常州遷吳遂爲吳縣人

君幼穎異弱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二年舉於鄉二十一年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

文宗御極大臣疏舉人材以君與林文忠同薦旋以憂歸比服闋而賊

已陷金陵矣承

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敘克復諸城勞晉五品銜

特旨擢中允有聞之者告歸不復出也金陵師潰賊犯吳中時泰西海

舶鱗集滬上眾議藉以禦寇君亦謂然比蘇州松江陷滬益不支所望

者曾侯駐皖之軍吳人畫赴皖乞援之策慮侯不遽許推君具草君爲

陳危急情狀並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語甚辨曾侯許之令福建

延建邵道今相國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李公益召淮陽豪俊與俱遂

成平吳之功吳平李公開府吳中就君諮訪郡縣利病諸時政多取決

焉如蘇松減漕額長元吳三縣減佃租舉八百數十半應代名公卿思

爲民請命不可得積歎終古者一旦如其意而前雪之如沈疴之去體

非遇

聖仁在上當事無所顧慮民間呻吟疾苦奚由徹諸

殿陛也吳人兵燹餘生錫貨及於寬政幸矣茲如常制更減除數十萬

租賦永爲太平幸民微君有言而孰貽之第以赴皖請援諸君大有造

於鄉邦抑又淺矣君著述甚富堪裨實用算學尤邃稱於時茲撮其有

關國故者錄之君卒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年六十有六子二芳縉芳楨

有聞於時余與君同壬辰鄉舉今亦七十矣頭白臨邊久荒文字因芳

縉書來求爲君家傳不獲以不文辭乃書此詔史氏

論曰士之有意用世者蓋欲行其志焉而行之有難易成之有遲速則

時爲之使君於大臣論薦時速膺重寄固宜大有設施然時會未值議

論或足以害其成未可知也觀君所爲如雷霆之乘風載響霖雨之因

雲灑潤也事成而神功亦斂如此語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諒哉

《續碑傳集》卷一八

校記

①潭思：疑作「覃思」。

東市戒嚴求藥。某遺錄力。嘗有災。舉臆說。省身錄十餘卷。可敬見也。君天性純樸。孝養其親。左右無違。飲饌衣服出入起居。惟恐有失。之不通。親意者。每常病。則盡延醫治。多方言可喜事。以娛其心。夜則伺聲息。檢方書。刺血爲文。精類順天。以冀神明之佑。助身抱弱疾。不自知精功之不給也。最愛新書。呂氏四禮翼侍疾。事生二篇。以爲於此。而不殫其忱。後雖思哀。思敬何補耶。喪祭確守禮經。二十二歲。丁祖母。對孺人憂。不飲酒。御內者三年。葬日。盡除鄉俗。用音樂作佛事之陋。母卒。益參攷儀禮。書儀家禮。通禮而折其中。北方習俗簡陋。如葬用灰。隔之法。卒與後朝夕。與奠禪後。附生於廟之禮。以及朱子四代祠堂之制。程子所論時祭。朔薦之儀。皆顯然無有知之者。君皆力行之。致齊竭誠。不徒具其文也。念母苦節。既請旌建坊。又集海內名賢。敘記傳志。詩文爲貞壽堂贈言一卷。以表母節。君先舉道光丁酉拔萃科。後中庚子河南鄉試。副榜貢生。時年三十四。遂不復應舉。專以養親讀書爲樂。咸豐初。詔舉孝廉方正。邑之人謂非君莫稱也。君固辭。以修城守禦勞。巡撫黃公贊湯上其名。得旨以教諭用。學使景公其濬舉中州賢士。稱君學養純粹。心體力行。奉旨以訓導用。君皆不謁選。人然君生平無時不以培養元氣。維持風教爲心。固未嘗一日忘世也。邑有文清書院。幾廢矣。君籌措振興。主講十有五年。一以正學淑士子。乘陳北溪嚴陵講義。薛文清讀書錄。呂新吾省心紀。陳確庵聖學入門。書影訪廉儒門法語。令學者切己體行。又勸建朱子祠堂。刻遺像於石。以興學者仰止之思。建志仁堂。集同志倡行利人濟物之事。鄆陵城久頽。君倡義修之。又乘呂氏救命書。勸邑人備防禦。後賊屢入境。安堵無恐。君豫倡完守之力也。推錫類之孝。訪邑中貞孝節烈婦女三百人。亂後又訪不屈死難者男婦百三十餘人。白諸府請旌。於朝。君親製宋主祠之復。刻名於碑。以垂久遠。賢士大夫官。舉君往。往造其廬。君無私干。亦不報謁。訪以政者。則必告以二省一邑利弊。所在問革弊。則曰去其太甚。問御吏。則曰正本清源。又曰察吏安民。必以無欲爲先。或屬以事。則曰本天理以行者。余能代爲謀。非是不可也。以故賢士大夫益重之。鄆公鳴鶴守開封。請君爲纂道齊正軌一書。又助錢給諫校葉經苑十餘種。皆有裨經術治理。於鄉邦文獻。則撰有

中州文徵五十四卷。鄆陵文獻志四十卷。於師友則多記其言行。表其遺書。有師友劄記四卷。紀過齋文集二卷。皆衆行。惟中州學案未脫。棄而卒。凡君集編訂及己所爲書。皆主於明道紀事。而不尚浮辭。存心制行。守義介然。不毫髮委阿。隨俗道光咸豐間。中州講正學者。首推侯良舉。相國君與李文園尚書。崇墮王子涵觀察。檢心皆負時望。君之學醇正淵雅。其省身錄氣象。蓋與讀書錄相近云。君卒於同治九年九月二十日。年六十二。子志善志和。方宗誠曰。咸豐十一年。余客中州。君因太康李又哲以其所著書屬。校勘。余與君固未相見也。既爲之敘。還其書。凡余所刪削者。君皆從。而芟易之。盧衷克已如此。同治九年。余奉檄來直隸。得君書。言病狀。泣。所爲鄆公殉難事。屬余詳載。兩江忠義錄。以辨朱侍御所言之誣。且曰。老病將死。平情之言。無毫髮飾。偽也。嗚呼。即是可知君之立心矣。十年。余幸襄陽。又哲子選樓書來。始知又哲與君相繼卒矣。余既爲又哲表其墓。因復爲君傳云。

《續碑傳集》卷七一

史夢蘭傳 徐世昌

史夢蘭字香崖，號硯農，樂亭人。生六月失父，幼受母王氏教，端謹如成人。家故富饒，藏書數萬卷，肆力瀏覽，凡羣經、諸史、百家之說靡不淹通，而尤嗜宋明儒者之書，一言一動奉爲師法。道光二十年舉於鄉，選山東朝城知縣，以母老不赴。築別業於碣石山，名曰止園，以奉母著書爲樂。同治八年，湘鄉曾國藩總督直隸，設禮賢館，徧徵畿南北通儒碩士，一再招之不應，迫於敦促，始一往見，爲論古今學術得失及地方利病大端，益爲國藩所器。一時幕僚如方宗誠、吳汝綸、游智開皆慕與之交。國藩欲留以主講蓮池書院，卒以母老辭不就。合肥李鴻章繼督直隸，開畿輔通志局於保定之蓮池，延貴筑黃彭年主其事，復手書招致夢蘭，仍以家居奉母爲辭，僅爲之刪定志例而已。定州王瀨有刊刻畿輔叢書之舉，以古今藝文考相屬，游智開守永平，以纂修府志相屬，皆設局於其家，往返函商，其見重如此。夢蘭學無偏倚，嘗病近世學者於程朱陸王過分門戶，非孔門四科之旨，解經無漢宋之見，訓詁義理必折中於一是，四部之籍，手自丹黃，無畧刻閒。平生著述甚富，不名一家，嘗以名物之稱，中多複字，形容之妙，每用重言。爾雅、廣雅釋訓之中，偶一及之，未能詳備。於是集經史子集及諸家注疏之用疊字者，搜羅疏證，爲疊雅十三卷。又以方言、土語動關訓典，學士文人，有習其語而不能舉其字者，於是採載籍中與鄉音里語相發明之語，綴集而參訂之，爲燕說四卷。又以士子讀書束於功令，專攻朱註，然先儒異說皆所以廣見聞，翼經傳也，於是旁採眾義，爲論語翼註、駢枝二卷。又以羣史地名沿革不一，於是依韻編次，以便

檢稽，爲輿地韻編二百卷。又以古今興亡治忽之原，每肇於宮闈而及於天下，自唐王建作宮詞百首，歷宋元明，代有作者，然偶然託興，只見一斑，於是上起黃帝，下逮有明，正統偏安，僭竊割據，凡正史雜史、載記、小說及歷代詩文所載有關宮闈風化之事，無不廣搜博采，形之詠歌，爲全史宮詞二十卷。又以鬼谷、鵲冠別號之稱，始於周秦之際，自後競相標尚，又有出於別號之外，爲當世所指目者，緣事類行，有美有刺，足寓勸懲之意，於是取史傳志乘所載彙而錄之，爲異號類編二十卷。又以楊慎所輯古今風謠及古今諺二書，可以參考天人之故，然隨手摘錄，重出與脫謬之處不一而足，於是重加釐正，爲古今諺謠補注二卷。並取羣書所載，爲楊書所未備者，爲古今諺謠拾遺十卷。又以永平一郡二百餘年人文迭出，名流逸士，滅沒牖下，姓字翳如者，不可枚數，於是廣爲搜訪，吉光片羽，悉入吟筒，或以人存詩，或以詩存人，各就其所長者錄之，爲永平詩存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又以雜事異聞，足以資勸懲，廣見聞者，輒筆記之，爲止園筆談八卷。至其詩文，以抒寫性靈爲主，不拘拘於格調。著有爾爾書屋詩草八卷、文鈔二卷。其他所著尚有圖書便覽、氏族考異、四朝詩史、史劄雙名錄、青衣小名錄、遼詩話、樂亭縣志、遷安縣志諸書。光緒十七年，順天學政周德潤以篤學耆儒薦於朝，賞四品卿銜。二十三年，學政徐會澄復以學行薦。年八十六卒。夢蘭性至孝，老而彌篤，自奉儉約，而喜施與。里人有相訟者，得其一言，可以不爭。見義勇爲，輒先人倡。咸豐十年，英法內犯，僧格林沁督師至樂亭，屬夢蘭募鄉勇以備，皆出私財養之。尤以獎掖後進，表彰先達爲急務，嘗爲刻余一元、楊開基、倪



藏

上述遺稿爲永平三子遺書。又刊行王好問、高繼珩、史一經、畢梅陰、振猷諸人著作，以公諸世。其視人才如性命，率此類也。夢蘭書法鍾王，亦工繪事，然不輕爲人作。詩名噪一時，朝鮮進士任慶準、越南使臣阮荷亭爭購其全史宮詞，攜之歸國。人比之雞林賈人之於白樂天云。子履升，字旭東，讀書能世其業。仁和夏同善督學順天，以經史試全省高材生，詩百首，履升冠其曹。中光緒元年舉人，官內閣中書。遭父喪，以毀卒。著有放言百首箋注及有所不爲齋詞行世。

（碑傳集補）卷五〇

程鴻詔字伯敷，亦黔人。父式金，入順天大興籍。成嘉慶二十五年進士，選四川知縣，歷官鹽亭、遂寧、華陽、成都等縣，以廉明稱。擢敘永廳直隸同知，丁父憂歸黔，尋卒。鴻詔少孤，母張撫養有則，使師事同邑宿儒汪文臺，愈正變，故學有本源。文臺正變湛深經學，兼綜子史百家，號稱博覽，然不重詞章。鴻詔爲文務閑麗，雖精博不逮其師，而文采過之。弱冠有聲鄉里，家素寒，外舅汪朝議守重慶，招之往，奉母入川，迎娶逾年。朝議卒，無所依，將母妻入都，以備書自給，日書萬字。夏日苦蚊納，足於甕間，以鹽煮小石，吮之以代茶，刻苦甚至，而劬學不倦。兩中順天副榜選，雞澤訓導，復中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會母歿，奉柩歸，咸豐五年，賊竄皖南，據黔城，鴻詔倡團練禦賊，招山中獵戶百助戰。未至，賊謀悉率黨三千來攻，戰嶺下，石鼓山壯士金觀海善火槍，殲賊先鋒數人，賊稍卻。觀海馳刈其首，陷泥淖，賊爭積刺之死，眾驚潰，鴻詔跳免。賊憚獵戶復至，亦棄城遁。黔團練自是屢助官

軍戰守。鴻詔義聲聞遠邇。十年，欽差大臣曾國藩駐軍祁門，聞鴻詔名，聘入幕府，主章奏，甚見優禮。從復安慶。同治三年夏，江寧克，國藩親往鎮撫，幕賓李鴻裔、龐際雲從，留鴻詔主安慶後事。寧垣既定，鴻詔以書賀國藩，國藩推爲獨步。鴻詔性耿介，耽著述，淡仕進。國藩幕客多膺薦擢，致顯官，鴻詔雖以贊襄帷幄，功擢至山東補用道，仍留幕中。國藩勦捻，獨鴻詔從，專任機要。未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復調直隸，鴻詔辭歸。會李鴻章授湖廣總督，過安慶，鴻章鴻詔同年友也，堅邀入幕。鴻章查辦四川教案，奏劾川東道某，謂鴻詔曰：「吾欲保老同年斯缺。」鴻詔不可，曰：「公雖至公，吾心不安。」鴻章乃止。頃之假歸，皖撫英翰聘修安徽通志，充總纂，釐訂筆削，昕夕不輟。直督李鴻章屢函聘，謝不往。十三年，稟將就病卒。子壽保繼成之。著有恆心齋文集十一卷、詩集七卷、駢文六卷、夏小正集說四卷、論語異義四卷、詞三卷、曲一卷、外集三卷、陞錄二卷、筆記二卷、先德記三卷、贈言錄二卷行于世。

（碑傳集補）卷五〇



無敵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五

潘布衣傳

潘先生諱諒字海叔一字少白會稽人少資熊猛兵機劍術皆習之時
 袁大令枚負盛譽收召才俊思致門下不可遂與名流日遠獨游海內
 奇山水足跡踰萬里入蜀居青城大西在江介居龍眠九華人峽舟破
 身僅免守令饋遺之不受也後入姑射豁然明徹其雄心俠概反求
 諸道與長民者言愛人與里巷言耕鑿農桑與士大夫言孝悌忠信遇
 名士以著述自張者則告以實行爲首務居惟一機被深衣蔬食而已
 所居從受業者如環致贈皆不受自晉歸或齋金爲母夫人壽潛與信
 行抵越後發不可御母夫人怒曰汝見僧以如來像勾市者乎乃謝而
 盡散之自是遇取子益兢兢晚游燕歸安姚鏡塘先生獨行君子也與
 先生狷而幼學同相約規行誼得失專力自治苦志過少壯規模未
 足濟姚先生所不及姚先生卒先生亦病古寮陋巷子身衰臥病則
 步看山與之酒怡然不可厭故與游者常滿室人至其居歷然病其貧
 日就之知其樂其學以修己不賣物爲事凡一言笑皆喻以道常欲使
 天下務本節用治禮義以稱國家教士之意無負天地生人之心聞者
 不嚴而肅內愧者不遠近也聞爲詩古文稱心而言語出理著閑淡超
 曠自開町畦今存者文六卷詩五卷常語二卷上自公卿下至婦孺咸
 知有潘先生者然先生所得實不在聲聞間也後歸越居僧寺數載
 重游江介寄迹四松菴時目已盲有隱門請業者默授大指而已九
 師讀憂金陵不守避居句容未幾遂卒先生無子女蘭親八歲從母
 越以紙墨畫一人酷肖先生且爲之鬚背人泣或詢之曰吾念翁別後
 再見翁猶白矣

（續碑傳集）卷七一

陳禮傳

陳禮字蘭甫廣東番禺人九歲能爲詩文年十七督學翁心存取
 爲縣學生員明年科試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命入粵秀書院肄
 業山長陳鍾麟賞譽之與桂文耀楊榮緒爲友復問詩學於張維屏問
 經學於侯康年二十舉優行二十三舉於鄉六應會試不第大挑二等
 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歸揀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加國子監
 學錄銜少好爲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自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
 駢體文填詞篆隸俱行書無不研究人稱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
 疏子史日有課程尤好讀孟子以爲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而

楊輩皆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爲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
 勝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聖人之道不絕惟
 鄭學是賴讀後漢書以爲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

爲國朝攷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因采取語類文集之說足以
 證者以明朱子之學而除門戶之見晚年乃尋求微言大義及經學源
 流正變得失所在其言治經之法則遵鄭氏六藝論以孝經爲道之根
 原六藝之總會學易不信虞翻之說學禮必求禮意其大考周未諸子
 流派則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表章漢晉以後諸醇儒相嘗曰吾之書
 但論學術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爲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
 之意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必有
 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故於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
 孟子之取狂狷惡鄉原言之尤詳則意之所在也人謂其學爲六藝
 之一欲知樂必先通聲律周禮言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言五
 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言聲律之權輿也自漢至於唐宋古樂衰
 而未絕惟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有工尺
 字譜而不知宮商角徵羽深懼古樂由此而絕乃考古今聲律爲一書
 自周禮三大祭之樂爲千古疑義爰考唐時三大祭各用四調而周禮
 乃可通以此知古樂十二宮本有轉調據隋書及舊五代史而知樂武
 帝萬寶常皆有八十四調且宋人以工尺配律呂今人以工尺代宮商
 此今人失宋人之法律呂由是而亡有以今人之法較宋人於此尤不
 可不辨若夫古今樂聲高下謂有隋志所載歷代律尺皆以晉前尺爲
 比而晉前尺則有王復齋之鐘鼎款識傳刻尙存因依尺以製晉尺以
 前樂律皆可考見又謂宋史載王朴律準尺亦以晉前尺爲比又可以
 晉前尺求王朴樂由是以王朴樂求唐宋遠金元明樂高下異同史籍
 具在可以排比句稽而盡得之至於晉秦始之笛可仿而造唐開元之
 譜可按而歌古器古音千載未泯蓋以今曉古以古正今庶幾古樂不
 墜於地其中參差變易紛如亂絲細如秋毫故多爲圖表使覽者易明
 成聲律通考十卷詳詳詳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
 不惑於沙門之說成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詳詳地理之學當自水道
 始知漢水道則可攷漢郡縣以及於歷代郡縣成漢書水道圖說七卷
 他書有說文聲統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公孫龍子注一卷文集

若千卷。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以耆年碩德，奏請褒異，奉旨：恩賞五品卿銜，以爲績學敦品者勸。八年正月卒，年七十有三。其卒也，門人請於大吏，記其主於菊坡精舍，蓋海人不倦，宜有去思云。

伊孝廉傳

方宗誠

伊孝廉，字遇義，姓伊氏。曾祖宰卿，祖榮敷，自浙江慈谿徙居錢塘。世有隱德。父邦達，謹厚好施，有詩集。母俞氏，繼母邵氏，君少與仁和邵員外懿辰爲交友，俱以通經名於時。浙撫與學使者至，必優禮之。咸豐元年，將舉君孝廉方正，辭不就。是年舉於鄉，典試者爲呂文節公賢基，以君所對策呈。

御覽焉。五試禮部不第。按察使段光清入覲，

文宗皇帝問杭通經學古之士，以君對。以母老辭。十一年冬十一月，賊再陷杭州，數受賊刃，不屈。奉繼母出乞食山中，安貧守約，不改其素志。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竟以寒餓致疾卒。年五十有三。君事繼母以孝聞，鄉諸弟友愛皆人所難。與人交，分財讓善，一本仁厚。謙謹和易，出於至誠，士無賢不肖，皆敬慕之。蓋以所得於經訓者爲日用行習之準，故敦倫秉義，卓然爲鄉里矜式焉。君既以通經知名，而四書文亦冠絕一時。從遊者日益眾，君卽於此寓講學之意。令人體之身心，隨之行事，婉委曲暢，學者多觀感興起，潛移轉化，不自知。平居動必以禮，恂恂若無所能，及講論經史疑義，古今政治，咸敗得失，則快幽發微，皆有獨得之見，而合於人心之所同然。其嗜讀書，若飢渴之於飲食，孜孜矻矻，終夜不寐，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方賊圍城時，旦夕莫必其命，猶與邵員外窮經不絕也。於六經仁義之旨，程子朱子之書，漢唐儒先解經之說，與夫近世兩雅說文之學，皆研精覃思，貫串融治，用以挾滴羣經之疑，審訂先儒未定之說，每豁然而得其理，解確然而不可以易。所爲古文辭，亦根據理要，模茂淵懿，然多散棄不自存。辛酉夏，讀表記坊記，緇衣祭義冠義昏義諸篇，反復究論，忽有所會，於是分析其章段，推闡其精微，與旨宏綱，昭然若揭。未及成書，而君卒矣。越中張楊園陸清獻而後，正學衰替垂二百年。杭州惟潛齋應

氏爲性理之學，麓泉趙氏多說經之文，而君與邵員外則講義明理，究切遺經，而言行大節又能不肯於聖訓。乃君以守節餓死，而員外亦先以屬賊殉難於城。所著尚書通義、孝經通攷、皆嘗經君討論，俱燬於賊。惟禮經通論存其半，遺文數十首，清曾吳公棠刻之於淮安。君所著書未編集，今皆散佚，不可得矣。惟書校定周易程傳本義音訓及詩傳、書傳、音釋、五經補綱、正龍補脫、有功來學、所編孝經指解、說注及所著孝經辨異、指解補正，皆已梓行於世。傳善本焉。君卒，渴葬城西四鄉大巷山之原，娶侯氏，事姑以孝謹稱。子二女，一適邵員外，子順年，城陷赴水殉節。君門人袁鳳桐曾狀君之行，云：鳳桐字廉伯，一字敬民，年少潛心正學，人皆以爲迂。獨邵員外與君偁爲後來之傑，遂從君游，學日進。性孝，父卒於外，奔喪持柩歸葬，旬日必數往墓，大慟哭，城陷，投水死。鳳桐被賊掠，屢自經，賊拒之，因逃滬上，勸母鬱積成疾，乃作君行狀，成付門人邵順年而卒。

曲靖府知府陳君墓志銘

袁嘉

曲靖府知府陳君墓志銘。君諱立，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家世服田，潛德弗耀。父啟瑞，國學生。本生父輔邑諸生，績學樂善，教子有法。君幼穎異，讀書能求其道。光甲午鄉試，以經學淹博，中式本省舉人。辛丑會試，成進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雲南曲靖府知府。時以道梗，不克之任，流轉東歸。所至賢禮，先後受事，皆刑名至重。君處以詳慎，於喪服變除，宗法清異，多能折衷協於禮律。少所受學，皆名師。江都梅先生植之授君詩古文詞，得其義法。江都凌先生所學，皆徵劉先生文淇授君公羊春秋詩古文詞。鄭氏禮君兼通之，而於公羊用力尤深。鉤稽貫串，成公羊疏七十六卷。又他著作，已成者有附雅、附注、白虎通疏證、說文諧聲、華生述句、漢雜著各若干卷。君學爲通人，位爲大夫，而起居節儉，同於寒素。語言謙樸，疑於不文。志賢與勢，於君今見之，焉乎如君者，豈易及哉。君生嘉慶己

已五月二十一日卒。同治己巳十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一。娶任氏。再娶徐氏。皆先君卒。側室李氏。子一。汝恭。縣學生。女一。適周邑兵部員外郎趙淦。汝恭以君卒之明年。卜葬君。縣東孝義鄉。孫塘頭之。原。進。還。行。來。徵。文。君。久。居。於。外。汝。恭。又。生。晚。故。君。行。事。多。不。能。詳。因。最。其。政。學。之。略。為。之。誌。且。銘。之。曰。
志。未。遂。今。學。則。存。行。已。佚。今。名。則。尊。故。人。多。宿。草。今。予。懷。德。以。誰。言。

（續碑傳集）卷七四

向伯常哀辭 蘇 蘇 蘇
余友向君師棟字伯常世居湖南之澧浦湖南地曠壤廣遺蹟遺祠庭之奇勝乾隆嘉慶間往往有聞人今相國毅勇侯曾公以忠孝文武為邦人倡獎拔英傑中興名臣之在湖南者十八人蓋山川偉氣磅礴鬱積數千百年至相國而始發之其後進之士亦且嘯鳴風爭以學行經濟相砥礪伯常其一也始伯常居里時與嚴威秋農為友秋農固淵源家學才氣英特而不輕許可者同時又有舒燕伯魯以治古文辭治於時先十餘年卒三人者皆年少為時彥相國目為澧浦三俊者也同治元年伯常持秋農薦士書走數千里謁相國安慶留佐戎幕而秋農適卒於家伯常得盡交海內賢士上所學益大進相國嘗密疏論薦其才四年夏相國督師剿寇北上招余入幕府俾與伯常及遵義黎庶昌蔣齊同屆時方盛暑擬將准備每風月之夕相與布席講論古今大略成敗興廢之所以然蓋皆建樹博學術純駁追溯文章源流以究其升降利病甘苦證至夜分不輟純齋志雖銳而稍沈默伯常意氣尤豪健其議論與海濤溢往往莫禦皆自稱喜讀漢書孔光張禹傳所以著為大匠者無大節則學行雖美尤足誤朝廷而陷世風其為戒至深微也嘉讀趙廣漢韓延壽等傳謂彼數子者才皆不世出而世俗短亦自不足以羈之然其高能瑰資治事精整各有獨絕之詣用能輔漢吏治與三代比隆意蓋隱以自命云其為文不屑屑以桐城執範自拘每至得意疾書如洪波汪洋雖浮沙淤泥未暇澄清而不能阻其百折必東之勢同人數用世才必曰伯常余與純齋咸自謂弗如也已而隨大軍移駐徐州伯常忽遺疾八日而卒年僅三十有一相國率屬僚中莫如禮將召其族弟金陵而歸葬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嗚呼遊處半年中道訣別追憶曩時艤舟之樂邈不可得抑何天之豐其賦而盡其年也可哀也
辭曰嗟擢秀於南國兮播蘭芷之高芬。觀異寶於荆璞兮固和氏之所欣。忽摧折於半途兮閱英華於終古。愴二老之雲榮兮魂歸去兮泣杜宇。人生有死兮惟修短其難知。遺孤荷承委社兮儻副余中心之所期。

（續碑傳集）卷七九

故賜進士出身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署吳縣知縣高先生事狀 朱之棟

先生高氏名心鑒字伯足又字陶堂江西湖口縣人也少稟異資嘗讀廬山賦擅時譽稍長於儒墨諸書靡不覃精思索矧測其意義之所極性剛峻不施戰級才雄氣猛然負康濟略初試即舉咸豐元年本省鄉試無何粵寇列江右贈公殉焉既選家難銳意復仇時湘鄉曾文正督師潯陽先生練鄉兵五百人請隸麾下會諸軍攻撫州壁城而壘戰輒先矛洞左腋文正疏稱右營高夢漢先生原名也寇勢方熾師久無功九年辭赴禮部試海內賢士大夫之集都下者咸納交恐後次年補廷對列二甲銓選知縣遂南歸崎嶇楚粵間最後佐今大學士合肥李公德州軍幕欽勞以直隸州知州發江蘇兩署吳縣知縣先後四年一意振厲斷治不主故常心所不可則變色不實對縱達官貴游無岐視用是騎駝者眾然實盡心民事扶植善類士論歸之縣西南瀕太湖橫金故渠久闕水功不興三歲兩旱力浚之前後有橫金行紀其事高景山寺僧挾邪說以飲人歲斂財無算先生親拘泥像投諸湖遂僧毀寺庀其材充建諸祠民始譁終德異乎俗吏所為洎重攝縣事也治倡過激轉為鳴嗟故上其事於臺使不直久之猶罹身後之責卒年僅四十九嗚呼可哀也已先生少好為詩家番湖與東舉栗里相望百里慕淵明之為人命其詩曰陶堂志微錄凡四卷續錄一卷其敘略曰詩內和性情外詠風化方將以其仁誼豈弟之德流示區中俾然出入於雅頌何為是諧隱天下也而有不得言者焉有不察其言者其人乃皆工為言者也深思遠憂不可弭於旬不可旌於口覽而寄諸或遠或近其然豈其然之辭以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不與知也若其憂思豈有隱遁乎繼世作者各於其黨或變則艱或變則野或變則藹或變則詭和平之感薄而怙慝之音生屈宋司馬曹劉阮陶之徒旁皇乎其間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莫測其端者大抵變而正者也又曰春秋內修外攘奉先王之法以大性情之閑絕奸亂視聽之物而導之嚴事其親長夫子志之門人小子志之列國之得失人道之流極夫子不忍盡言者孰敢斥言之揚善而遏惡諷一而勸百風人先得春秋之志也而風比興風微焉凡今有事乎此者謂夫春秋經世之遺也蒙奚不得誦法夫子乎哉故春秋俱亡獨其義蘊於天人達乎自然幽攤萬物而無刑細舉斯道而無名盛德之士時一觀茲蓋致精大順之候也風澤之芳



也前修之所貴也誠不可階神跋而已嘗撫孔宙韓敷史晨碑如爲榜
櫓凡五百餘通三日而訖取太元謹於髮執語顏爲三漢碑執字半通
假足驗平日小學之達又病中贊述家瑣事爲卹誦七十四解遺文無
多搜成一卷蓋平生力詩欲於文也論者謂詩境有窮達先生能咀茹
古之菁腴而不模肖其貌戛然自開門徑近今作者未有或之先矣顧
體物諷吟託之寓言意多沈悶趣鮮懽愉類於境之窮者先生深澈風
騷之旨非不自知良以東坡有言昌其身不若昌其詩文人意好所注
雖萬鍾前誘刀鋸後吸有不爲之奪使告以反是則致頤而終不以彼
易此者所志定也先生既歿歸安楊峴爲志墓蕭山湯紀尙爲家傳之
條綜其所志所學并核以聞見次爲事狀將備史館采擇故世系不具
云受業朱之榛狀

高陶堂先生傳

先生幼資熊異於學罔不綜美儀觀鋒勢刻刻有宏攬宙合之志既仕
不達益欲於文史其爲詩揮灑簡騷正剝削儒墨務喜刻厲履危側出神
凝大幽駘宕瑰魄天規耿礪萬怪騰進哀以沈造儼怒而蜚於凡俗語
態灑落殆盡暖姝小夫幾瞠不識字未嘗數爲文然爲輒挺獨字糾句
粗不屑屑蹈襲就本事言果然止不溢累黍其附盤似劉歆元結疑罷
口不可讀然自謂爲文識過於力未爲至也年十六爲弟子員明年舉
咸豐辛亥鄉試計偕入都實於尙書肅順之門無何大寇剽江右迺歸
侍父親家難憤團義旅授文正曾公別屬楚軍五百使會師壁撫州久
無功急歸終父憂再入都中己未貢士庚申廷封銓縣令不赴以其聞
歸故人喪啟隔楚粵聞既謁今相國李公德州行營問九河故道及累
朝開塞口汨汨決呂梁相國歸其問雅入幕參軍謀事平敘直隸州知
州發江蘇初肅順用事頗禮士而最重先生及事敗往來門下者皆自
異獨先生有終始之誼嘗爲中興篇以見志先生既傷於讒離職不進
居恆紆鬱自念已矣及是用薦入官至則爲撫部丁公禮異未幾檄攝
吳縣縣故壯邑也吏朋民誦豪右指嗾郡縣吏不應則持短長先生奮
連於擎牙緣屢中賦政肅聚痛割故常抑桀扶危不聽於勢尤癰心民
事縣西南仰太湖雨盛漲湖波而上橫金首受其患躬度地防督治理
孫塾祔杏釋瑯嶺大薦災之民也亟晴出隴閒有少祆異則櫻弁而神
之曰不然禍及汝山椒墟聚鎗置焉時高景山僧祠羣小鬼焚邸岷岷
斂財無竿立梓毀民始駭終德先生故儒者刺促諸僚後勤字下拙事

上初大吏咸度外優禮至是丁公憂去始組錙滿三歲受代奇學吳下
日與二三儒彥放道論藝咨齋茹默不欲聲聞天地間久之吳縣闕行
臺省用前能檄再攝縣符既受事益峻峻防自固懇款飭吏事屬縣有姪
者故倡也某蛟之或以訟先生立收捕不獲持之急羣誹上聞力諍危
解怒噫囑不出氣遠引疾去茹梗悼心以卒卒後其黨持益力上効落
職年僅四十九先生性剛明洞開不施戰級守峻而行危峨峨不可狎
遇勝已則目注而不辨問自抑不勝衣然內慙者不遠近也晚與歸安
楊峴江山劉履芬山陰傅懷祖爲篤篤之交而清修正學獨重陽陽汝
詢先生著書可最錄者詩文六卷惟誦碑執各一卷水有彭蠡山有匡
廬固方州之雄也暇貴失其權士人榮悴已定於進身之始其大文駁
智違時命以自達者焉往而不顧哉先生高氏心藥名伯足字陶堂碧
滙東蠡皆自號江西湖口人

（續碑傳集）卷八〇

子愚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耳安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
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衛又遷獨山
州自是爲獨山人曾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
贈如其官考與僑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
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
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模學倡其徒訓其子弟子愚獨能一意自刻勵
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愚相劇以
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遠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戴莫子愚鄭子
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愚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
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偽無銖
寸差失所爲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
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愚癯貌玉立居常好游覽善談論遇人無
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騭術業高下正論諷嘲開
作窮朝昏不勸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陳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
子愚以爲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問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
書與君語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
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
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五

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棄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交慶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舊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

朝而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思既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適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思自金陵借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累月日相接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思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思益買舟僦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鄞尉越日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思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藤葛凌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既下子思迎余而笑相詡以爲極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

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復果而子思則且卒矣子思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爲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邵亭詩鈔六卷楊蘭諸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尚有詩八卷邵亭文影山詞邵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素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孺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子思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人向幼子思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思既卒其季弟祥芝官江南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思故相得也既踰月爲之銘而歸之其辭曰

烏乎子思述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邱無所不懷矣其何以悲莫徵君別傳 某啓

徵君諱友芝姓莫氏字子思別號邵亭晚又稱耳安貴州獨山人父與儀以翰林院庶吉士再改官爲遵義府學教授君從來居遵義爲人默然湛深與吾里鄭徵君子尹珍同志友善治許鄭之學因子尹以交余從兄伯庸兆勳三人者至莫逆也君家貧嗜古喜煥珍本書得獨多與東南藏書家等讀之恆徹旦暮不息寢食並廢身通蒼雅故訓六

藝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眞行篆隸齊久之名重西南學者交推鄭其間道光辛卯鄉試舉人丁未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末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邪即通語國子監學正劉椒雲傳是時端緒華肅順方擅權欲收召天下知名士藉助聲譽介人來求君書不應又招致授讀子弟亦辭謝之居無何且選官時東南寇亂不樂一且棄去往客太湖胡文忠公林翼所爲校刻讀史兵略胡公卒又從曾文正公安慶黔亂益無所歸述影山草堂本末以見志影山草堂者君所居獨山舊廬也自是客文正者踰十年江南底定寓妻子金陵徧游江淮吳越間盡交其魁儒豪彥與南匯張嘯山文虎江甯汪梅村士鐸儀徵劉伯山毓崧海甯唐瑞甫仁壽武昌張廉卿裕釗江山劉彥清履芬數輩尤篤其名益高所至求書者屢屢逢迎同治四年今大學士江蘇巡撫李鴻章請州縣吏於

朝君嘗與子尹爲邵文端公裔漢密薦有詔徵用君卒不就同治十年往求文宗文匯兩閣書於揚州裏下河九

月辛丑至興化病卒縣令甘紹盤視其喪年六十一君弟祥芝方官江甯知縣請解任返葬君遵義青田與先壙相近文正公善其所爲曰世

不行此久矣君生平志存文獻思爲黔志一書開色邊裔道光中與子同謨遵義府志博采漢唐以來圖書地志荒經野史披榛剔陋援證精確體例矜嚴成書四十八卷時論以配水經注華陽國志又綜明代黔人詩歌因詩存人因人考事翔實典要爲黔詩紀略三十三卷貴州文獻始燭然可述居金陵得唐寫本說文木部百八十八文君自謂此吾西州漆書也以舉正殷殷二家校注誤箋異一卷文正公爲校刻以行又嘗至句容山中蒐討梁碑躬自監拓惟恐一字遺誤梁石記一卷其最如此別著之書有聲韻攷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楊蘭諸注一卷邵亭詩鈔六卷邵庭遺詩八卷邵亭遺文八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三卷編訂未竟者有邵亭經說影山詞書畫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素隱各若干卷配夏孺人子二彝孫繩孫彝孫附貢生先卒繩孫知府銜兩淮候補監掣同知

（續碑傳集）卷七九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

吳懷珍 龔襄 楊象濟 楊傳第 莊棫 魏錫曾 王詒齋

王麟書 孔繼籙 沈用熙 楊榮緒 張承華 鄧瑤 葉名澧

亡友傳 譚廷廣

吳懷珍傳

吳懷珍字子珍錢唐人舉咸豐二年壬子鄉試考取教習少與周炳元
郁齋沈瑜昆生蔡鼎子鼎友善交譚獻仲修在癸丑會試報罷南旋時
從弟鳳藻方以一甲進士入翰林典試福建懷珍治古文辭習兵家言
粵寇起慷慨自負每與諸子登吳山高處席地痛飲日落無佗人悲歌
叱咤山谷應之下山嘿黑相掖持行吟不輟論兵主李廣文主蘇軾詩
學中唐有異議者面赤手拍案爭之必申其說乃罷新城袁生臥字雪
安懷珍中表尤樵奇自喜賦五言詩絕似孟浩李白困甚走杭州懷珍
與譚獻外恆嫚罵先懷珍三年死懷珍公車數上當世名流傾倒者眾
仍歲被放久留都下則不得養母鳳藻仕宦亦久不進進退次且旅人
牢愁意氣亦少衰矣兵事日亟中外震動懷珍抱奇無以自表見日荒
燕迷中危疾卒於鳳藻邸舍旅殯妙光閣數年後嗣子正濂奉以歸葬
懷珍母妻當咸豐十年杭州陷日投水殉難一子九齡亦沒於水正濂
以兄子嗣當年吳山之游惟蔡鼎譚獻尚在懷珍撰著散佚譚獻刻待
堂文九首詩二十篇戊午後偶學填詞寓意輒工求之不可得矣

與公襄傳

龔公襄字公襄仁和監生上海兵備道閻齋先生孫禮部主事定盦先生子龔氏之學既世時海內經生講東漢許鄭學者曰敝君乃求微言於晚周西漢摧陷羣儒聞者震駭尙書二十八篇分別伏孔讀定之理三家遺書廣以史記漢書覈正毛詩敘義爲詩大誼又撰形篇名篇推究許書皆持之有故非妄作也治諸生業久不遇閒以策干大帥不能用鬱鬱亡所試遂好奇服流寓上海歐羅巴人語言文字耳目一過輒洞精咸豐十年英吉利入京師或曰挾龔先生爲導君方以言師長賈換約而退而人閒遂相營營君久居夷場洞識情僞蘇杭相繼陷賊西人助守上海軍書懷道藉通南北君開說萬端始得其力江南人至今道之君懷抱大略不見推達退而著書又多非常異誼可怪之論所謂數奇者也二子皆有奇氣前卒君死上海斥賣遺書舉其喪原名橙字孝拱獻二十餘歲兄事之與楊象濟高炳堃皆莫逆嘗告獻周頌有均古失其讀淵淵誦之聲振屋瓦其跌躄如此

楊象濟傳

楊象濟字利叔秀水人咸豐己未舉人少志於學嘗題柱曰私淑桐城鉛山視衆長水婁江桐城謂姚郎中鼐鉛山謂蔣侍御士銓長水者沈先生維鑄婁江者姚君椿也君學不純師好論經世文章灝灝有氣家中人產粗衣惡食有人所不堪者奔走吳楚間巨公多奇之亦不用也獻客汀洲陷賊四十日四方傳爲已死君賦詩哀之比來杭州知余尙在又賦一詩志喜杭州亂後百爲艸棚君聞見不快則嫚罵撫部馬公運使秦大夫方敬禮君乃上大帥書多詆牾大帥告馬公逐客公護持之獻則勸君行游蘇州爲諸侯客以老時有子爲諸生不肖且死君忽忽獨語若有心疾一日納二妾未幾遣去乃盡出田宅告有司爲義莊以寄其憤又數年死友人李道悠寫君詩文盈篋秦大夫見之陳賁刻行爲汲庵文存六卷詩存四卷君性慙慕汲黯以自況故曰汲庵遺妾時其一方孕去而生子十餘歲乃自歸於宗

楊傳第傳

楊傳第字聽臚陽湖善姓咸豐壬子舉人涇縣包大令世臣女夫杭槩負奇學有本末志康濟會試入京館內閣侍讀漢陽葉名澧郎與桃源尹侍御耕雲甘泉李刑部汝鈞錢塘吳懷珍丹徒莊械仁和譚獻定交時爲咸豐五六年比七年君又下第河督黃贊揚招之人幕旋以知府官河南才譎亡匹時河南久亂羣搶去來靡常君奉使佗郡老母方至開封未入城寓居黑岡一夕賊至母太夫人抗節死難越日君還賊已去憤痛不已仰藥殉母黃督部聞於朝入祀孝子祠君文章爾雅卓然名家今刻行汀驚遺文十餘篇詩詞近百篇散失尙多尹耕雲官陝汝道李汝鈞官河南鹽道皆卒於官身後當有傳狀將訪諸子姓葉名澧者故大學士名琛弟淵邃東嶺通周易爾雅撰著不傳傳者敦夙好齋詩集十二卷續集八卷高潔清深二百年閒作者幾亡與抗手官終浙江候補道前聽臚卒於杭州歿數日而獻自閩歸哭之慟

莊械傳

莊誠字中白江南丹徒人。先世業淮鹽家揚州。生長華廬。少卽以輪餉得部主事官。已而商網改。家蓋以一夕毀。穎潯性醇粹。讀書好微言大義。口吃。善言名理。學通易春秋。踰冠著書。以董子繁露爲師。咸豐五年游京師。以資紬不得上官。待試京兆。居簫寺中。門多長者車。獻揖君顧。



無藏

亭林祠下，遂得知己。一時結道義交者，李汝鈞、子衡、楊傳第、聽臚、易佩紳、朱子、吳懷珍、子珍也。西人要盟天津，欽王侍郎茂蔭謝病，桃源尹侍御耕雲建言，君皆密贊之。於是投書時相，言甚激切。桂林朱給諫琦規以出位君威其言，後有哀憤，則託於樂府古詩，回曲其辭，以寓意。至倚聲為長短句，皆是物也。南北往來，欲有所成就，連蹇亡聊。兵閒轉徙，益困。徐溝衛勤恪公欲用之，薦政府同知。君不習為吏，謝之。江東既定，大府奏開書局，延訪方聞士。君乃謀食淮南，江甯校正羣籍，唯曾文正公歆為與才，始終敬禮之。時書舊則丹徒柳興宗，窮交則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桐廬袁昶，皆喻君學術，他人不能也。治易久，漸通豚數，益信緯候。第以心力衰於奔走，未能布策，心知其意而已。曾公薨，遂倦游。光緒三年七月，訪獻於安慶，語窮三晝夜，年未五十，諄諄言後事，獻賦訝其不祥。明年竟病歿於家。平居寡言笑，每日莫無人獨繞庭階百千步，或顧景自語，家人莫能問也。遺書皆平定，有周易通義十六卷，易緯通義十卷，東莊讀詩記一卷，靜觀堂文十八卷，續重刊高庵遺集九卷，長子輔宸，後君二年死。次子葆辰，能讀父書。

魏錫曾傳

魏錫曾字稼孫，仁和貢生，福建浦南場大使。魏固名族，多閩人。君少壯有文，好印人篆刻，多見名贖。遭亂，攜家入閩，依其親串，乃益蓄金石拓本。時獻久客而趙之謙、馮叔亦避地至福州，故家所藏碑拓方出。君與馮叔討論節，商榷家食，聚墨本盈數篋，胼手校讀，以青浦王侍郎即金石萃編多謬，丹鉛審定，飢不皇食。晚出諸碑，銳志著述，欲撰萃編補石，獻落魄亡聊，書左右之偶得一二，舊拓互新，秘也。俄而出以相炫，所見或不合，斷新致辨，至面赤拂衣起。明日相見如初。君一游揚州，又交吳讓之，刻印益究源流，然未嘗棄刀也。獻遺杭君亦歸葬，母服除，入官鹽吏事，簡不廢讀碑。校唐石經及易州刻石老子正殿，可均之失，在官樸拙，日事筆硯，光緒七年卒官。遺稿曰續語堂碑錄，數十卷，刻者十不及一。有續語堂詩文集三卷，書學緒問二卷。子本存，諸生君所校錄皆付寫定，在閩舊從子問業，今官福建府經歷。

王治壽傳

王治壽字眉子，山陰貢生，候選訓導。少習法家言，游皖南三年，兵起歸里門，性澹逸，好古學，思心湛湛，詩篇雅令，聞為南宋人小詞，輒工。有笙月詞二卷，尤精駢儷文字，芳潤縝密，如梁陳人。一署武康學官，杭州奏

開書局，訪延學人校理。踰一二年，眉子至，諸人服其安雅，名大起。王麟書讀獻陳豪尤交契也。已而諸人皆宦游，君窮悴且善病，許增適孫博寬好賢，尤書眉子文，一日語君曰：「子今年五十矣，何不寫定文稿，增且任棄人資以爲君壽。」君遽起再拜，綴雅堂文八卷，刻垂成而君已卒。詩十卷稿藏其家。子某。

王麟書傳

王麟書字松谿，錢唐人也。同治庚午舉人，甲戌進士，俊雅有文性，樂易無芥蒂，食貧講授鄉里，事母至孝。比以文學著，偶而兵起，岌岌不自存，恆奔走江淮間，幾濱於死。嘗於火輪船遇盜，閉舟中得救也。官軍復杭州，君始得歸，受知當路，稍自振矣。又隊樓幾貫，亦亡恙。成進士，官江西署廣豐縣事。邑有同族水田之訟，離上流以潤下，爭者三世，且百年，上官不悅，君儒緩，則以此苦之。君徒步入其村，取方列仗，牆立，君指示形勢，動以一本至情立談，定啟閉期，歡聲雷動。放仗罷，拜山是，歷官數政，皆以循吏著。調補萬安令，在官三年，不廢書策。詩近百篇，雅好比興。一日屏人治文書，乞假省墓，遂歸。與故知三數人布衣道舊，如平生歡。俄而疾作，光緒十三年正月七日卒。臨歿，神明湛然，賦詩別譚獻云：「皖公山下年來別，記取千秋萬古情。」蓋君自江西旋與獻維舟相見於安慶城下，有偕隱之約，故詩云然。獻以四月歸，乃不復見君也。

續碑傳集卷八

孔有函傳

孔有函字有函，曲阜至聖裔。自京師遷清河，父傳坤仕南河主簿，繼傑生而穎異，四歲知書，能讀陶詩。十五爲和陶詩，有停雲之作，爲耆宿所稱。資於書無所不讀，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制義一覽輒棄，置屆試期，任取名作仿效之規模，意趣無不合。見者疑爲宿構，道光丙申成進士，用刑部主事。性至孝，無兄弟，居京師年餘，思親心切，急歸。以家在河上，改官南河同知，爲養親計。時督河使者以舊契相與極款，密人疑有苞苴之行，因憤而去官。避居於費，應將以養親終老，會粵寇入江，揚州陷，有故舊大僚來防河，軍於泰州，強起佐之，以功得知府。大僚忤中敗，復歸費，應督師德興阿駐軍江浦，再起寇來犯，督師走繼繼死之。旌於朝，繼繼能文章，好爲古歌詩，師事山陽潘德輿，與同郡魯一同宜黃黃爵滋，歛徐寶善，益陽湯鵬建甯，張際亮，漢陽葉名禮，以氣節相尚。賦詩酬倡，一時京師壇坫稱極盛焉。知天下將亂，每語人曰：「吾當死國。」際亮

號爲善相人熟視曰君殆不免聲音高亮嘗於曠野長嘯如鸞鳳鳴天際樵夫牧豎驚而聚觀軀幹短而豐有力取一方食案孟鼎滿列其上以兩手舉之走數十步不變色讀道書能練氣雖盛寒衣禪衣走風雪中無所畏負性磊落不事家人生產中年爲一姬姬毀其貨盡至貨居宅以償負不介於懷者有心嚮往齋和陶詩王葵詩錄皆錄板其他作甚多藏於家

（續碑傳集）卷七九

沈石翁傳

石翁沈先生合肥人也諱用熙字薪甫一字石坪八十後自號曰石翁翁少而篤學時從其鄉先生趙席珍靈泉問入法趙故以學行聞於時荆溪周教授保緒有高尚過合肥翁年廿餘偕趙周郎舍周爲言今天下書宗當屬安吳包慎伯翁以諸生應試江甯訪安吳不遇遇其高第弟子吳熙載就詢筆法精心習之其後安吳罷官寓江甯翁亦客江甯因從受業於是年三十矣安吳之論書探微抉奧開闢一家前古無有翁性類篤既親承緒論則屏弃百爲以謂執不獨絕無取見噫年六十復輟漢分一意真草臨摹晉唐北朝碑刻秒黍不失八十後精能之極乃超簡變人之得之者猶拱壁也翁生三十年而始工書又六十年年九十而後卒自三十以逮其卒年無一日不學書然七十前猶自謂書不工不輕爲人作至八十後書亦乃頗自意矣始翁窮里巷聲譽聞如以歲貢生選南國訓導不就而翁益耽於書其書故不諧世俗自其縣人劉檢討光典攜翁書至京師乃始有聞李生國松尤篤書之酬以重直其家遂資以爲生而張君文運劉君澤源張君敬文皆傳其業劉君之篤信翁亦猶翁之篤信安吳也數人者皆與于善劉君丐子爲傳而張君文運先爲文記翁書法始末甚備予乃次之如此翁卒以光緒廿五年配趙氏生二子寶澤寶中孫五人光烜賢而蚤死一女適舒城舉人葛鍾秀葛述翁遺事曰翁嘗避寇逃嶺山谷然負挈以行寇劫得之則斷爛古塌及所弄鄧山人包安吳手蹟也寇怒裂奪之翁大呼曰命可捨此不可裂也寇乃熟視良久笑而去翁幸亦獲免嗟乎世方擾攘書誠未暇工雖工亦復何用然往往自古勝流崎嶇結習獨至之操真若性命鴻毛不以天下易吾之所好彼一執之成願可俾乎哉及其既成風教之所被乃久而不衰也然則世所爲皆如翁者又何功緒不竟之爲慨哉

（續碑傳集）卷八

述沈先生書學張文運先生姓沈氏諱用熙字石坪又字薪甫八十後自號石翁幼頗嗜學苦無名師同縣趙學博靈泉先生之中表也恆就請益文藝之外於八法頗聞大概因篤好之然趙書僅饒雅致不能以深處迪先生也荆溪周教授保緒以事過合肥先生時年二十餘偕趙學博謁周旅邸語次周言方今天下善讀書者首武進李中書善書者首安吳包慎伯先生故好書既聞安吳名即願慕一見其人以應省試江甯度訪安吳不遇遇僕徵吳讓之讓之安吳之高第弟子也就詢筆法因盡聞其所得於安吳者後數年於江甯就同縣梁氏館適安吳自江右罷官歸寓白門先生因緣獲識面一見執弟子禮從學書三年於安吳論書語在在求實地安吳亦以先生之篤信之也盡言無隱又有語所不能悉者恆面作書以證之先生性專而能恆既悉安吳法銳精攻習昕夕不聞初尙喜漢分六十後恐多務不精遂輟不習一意真草臨摹各碑刻北朝則自鄭義刁遵元公姬氏龍藏寺唐則自皇甫誕醴泉銘同州聖教序道因法師不空和尚褚摹稊帖吳郡書譜率不下百數十本又時有所旁及蓋先生於書道專矣深矣然先生恆不自足不恆爲人書晚於國朝書家愛劉文清之得厚梁毫州之沈挺姚惜抱之寬宏鄧完白之和靜臨摹不求形似必得其精真所在至善者四家無以過也然先生早守安吳法過謹於平紆轉換有餘剛直渾勁或不足八十後得毫州書精習歷二三年用法稍趨簡變書詣遂大進故人之得先生書者亦以八十後爲尤可珍邇年二十時即好先生書以方事時俗應試不及從先生學中閒屢見先生恆以書學請先生答如問所及然每苦其略而不詳劉君訪渠張君琴襄先後學書於先生先生皆甚喜之以爲可以繼其傳邇與二人者爲友時就二人探先生微言二人又益以其所得者告邇運因以頗知先生書今先生歿去已七年而訪渠將爲丐傳於桐城馬通伯先生俾邇述先生書學本末因略次如右俟撰著者之采擇焉

浙江湖州府知府候選道楊君墓碑銘

君諱榮緒初名榮字浦香一字孟桐姓楊氏番禺人祖德發父其孫皆以君貴。贈如其官。君童時考取縣學生員。道光十五年。中舉人。咸豐三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年。補授河南道御史。十一年。轉掌四川道。題掌河南道。署刑科。禮科給事中。同治二年。簡放浙江湖州府知府。時長髮賊據湖州四年。官兵克復。乃到任。當殘破之後。數十里無人烟。白骨滿地。君收葬爲叢冢數十區。招集流亡。設廠留養。墾荒田。理糧冊。修城垣。浚川渠。積穀置倉。重建學宮。復設書院。課士。設育嬰堂。收養者萬計。編察保甲。有好民復謀作亂。捕而誅之。湖州蠶桑之利甲天下。亂後桑樹伐盡。君課民復種。貧者給以桑秧。未幾。苑然成林。民業復盛。數年之中。百事修舉。未嘗文飾簿書。張皇條教。而百姓實受其惠。尤盡心鞠獄。堅坐詳問。吏役立侍相更待。而君無倦容。放告之期。出坐大堂。來者直入無阻。觀其狀有虛語。則指示之曰。汝倩人爲此耶。如此使汝訟不得休。徒爲吏役利耳。汝持歸細思。果如此。明日再來。往往不復至。其受理者。卽日手自批發。恆數百言。剖析曲直。情理兼盡。觀者咸服。由是訟牒漸稀。兼旬無一紙。刑具敝而不試。隸役無事。實果於府門。以自活。論者以爲能使無訟焉。君廉儉絕俗。出於自然。初到任時。衙署已燬。後重建之。宅門內減於舊址。曰。如是足矣。客廳無甌鋪地。客至笑其陋。出門僕人步從道旁觀者。皆曰。未見太守使從無馬騎者也。每至歲暮。上官知其匱乏。各有饋贈。乃得度。

歲。布政使蔣公益。禮欲拜君爲師。君辭不敢當。曰。豈有上司爲弟子者耶。君遇屬吏。謙厚有過者。和顏告戒。所上公牘。有疵謬。使自改之。莫不感戴。客有自江蘇喚船來訪者。船戶問曰。往見湖州府耶。好官也。其循聲遠播如此。十年。大計卓異。入都引見。奉旨。回任候升。而君以年老。漸有歸志。以民情愛戴。遲遲未去。十三年。君之生辰。府經歷以俗禮燃燭堂上。君滅而還之。同僚來祝壽。君避於鄉村。皆不歡而罷。謂君矯情。遂爲譏毀。君亦以老病欲去官。值大計之年。例不得告病。乃捐升道員。巡撫調君赴省。君知事。病不能往。卒於公館。時同治十三年六月某日。年六十有六。卒之日。吏民悲泣。及於婦女。湖濱農人入城哭奠。船戶與夫皆哭。謂往時伺候府門。以待驅使。君始免之也。郡人立德政碑。又具呈大吏。奏請入祀名宦。奉旨。允行。君樞歸廣州。浙人猶有詣厝所拜謁者。君性情醇樸。遇事謹惕。咄然如不能言。而善爲文章。其始追擬魏晉。既而曰。此太高矣。乃效任沈。博綜經史。尤精說文之學。究心篆籀。至不能爲篆書。其專篤如此。同縣侯君模。學問最精博。每見君。輒求講說文字。數日。此所謂默而好深湛之思者也。未第時。授徒十年。講經必詳注疏。從學者數百人。學海堂推爲學長。守郡後。專心吏治。注解律例。以治經之法爲之。謂律意卽經義也。生平所讀書皆有評議。其文章多不存稿。是可惜矣。余少時與君同肄業粵秀書院。時順德盧君同伯。南海桂君文耀。並爲院長。陳厚甫先生實識。盧君早卒。吾三人過從尤密。以勸善規過相要約。桂君之歿。今又二十有年矣。君與余俱老。常願得一相見而死。而竟不能也。不亦哀乎。君之子三人。近光。近仁。近思。伯季先卒。近仁奉君之喪歸。



余迎哭江干，告之曰：「速書湖州政蹟來，及我未死，當爲銘。」銘曰：其德悒悒，其行兢兢。其學屹屹，以醇儒稱。孰知醇儒，乃有吏能。煦物爲春，澄心若冰。奄其逝矣，萬涕沾膺。籲於天間，祀事是承。敬君德業，愧我友朋。摘文豐碑，老矣弗勝。

陳澧撰《東塾集》卷六

張舜卿先生墓志銘 并序

同治元年壬戌夏，余以事到汴梁，往往見書肆有中州八先生疑道錄，所謂八先生者，乃孫先生奇逢、湯先生斌、耿先生介、張先生沐、張先生伯行、竇先生克勤、冉先生觀祖、李先生來章。乃吾鄉張君舜卿時主講許州聚星書院，特取八先生生平著述，擇其最精者，前載本傳，後附語錄，刊板以教諸生，俾諸生用功立身，爲人一以此八先生爲法者也。余是以心儀張君之爲人，旋與開封紳士之有學者談及，皆云張君主講許州、沈潛四子六經之書，終日坐講堂，孜孜教誨，諸生不倦，余於是又心儀張君。經師人師兼而有之者也。是年冬十一月，余由汴梁赴湖北，道過許州，下晚停車，即到聚星書院見君，留晚飯，並以所著經學稿本數冊見示，閱其大略，即別歸旅舍。次日啟行，自此十數年，與君音問不通。光緒三年丁丑，許州奇荒，君以年老辭聚星講席回里，閱八年，余以事至皖城，時君亦寓所親方宗屏大令昌翰所，余訪方君，又與君相晤，則君鬚髮皓然，面貌全改，非復余與君相見時之顏色矣。時方君特設酒宴，君與余爲一夕之談。次日，余適有事回家，方擬他時稍暇，到縣城見君，小住數日，藉質所業，未嘗所願。聞君已謝人問世矣。壬寅春，君之曾孫其昌以君狀及君諸著述踵門，乞余爲君銘幽之文，余文雖不足以重君，乃據狀書君學行大略，以爲鄉之後進矜式焉。

君諱承華，字蓉溪，號舜卿，桐城人。太傅文端公諱英之世孫。祖父君雖家世貴顯，均以清白自守。自君祖考皆食貧，以故君自成童後，卽爲里中童子師，課讀養親，幼時母嘗患



胃疾痛不能支。君虔禱於神，剖肱和藥以進，母患頓瘳。年逾冠，學大進，爲名諸生。世家巨室，爭延聘，館穀漸豐。乃將會祖以下，未葬多棺，竭數年之力，備厝本鄉山水，均得告瘞安葬。某年作館於外，時父在家構疾，一夕心動，即星夜馳歸，則父疾已篤，猶得侍疾三月，親視含殮。道光二十七年，君北遊中州，當道有知君學行者，特聘主講許州聚星書院。咸豐三年，粵西之賊陷桐城，君馳歸時，母已先避亂山間。君號泣尋母，猝遇猛獸於五嶺山中，獸見君，乃遠奔。君得無恙，乃奉母至許州書院，侍養多年。母年七十六以壽終。君一切盡禮。君主講許州前後凡三十年，教諸生多所成就。自奉甚儉約，衣服非至敝不輕易。人有急難來告者，輒不憚推解周恤之。平生相知及里人有過許州，資用不給，必竭力飲助之。君爲學不存門戶之見，於漢宋兩派能持其平，不苟異，亦不苟同。惟求心之所安。所著有大學補釋、中庸補釋各一卷，三頌考一卷，困學齋文存二卷。所輯有中州八先生說道錄二卷。其著大學補釋，有云：古本不分經傳，非有缺文，亦無錯簡。朱子補格致之傳，爲窮理之功，又補敬字爲涵養之要，其於義理可謂致極精詳。乃細玩古本原文，則格物與敬之義皆已周備，而無俟後人之補。惜古注未能盡明，故朱子亦未看出。又其先見湯文正公集上孫徵君書，發明古本大學之精義，洋洋千餘言。又嘗見溧水黃鈍齋之說，次序一仍原文，義理盡宗朱子，極爲善論。君本湯、黃兩公之論，更暢乎其言之爲大學補釋一篇，與程朱之義理無不脗合，而愈見陽明之致良知非經文本旨，庶後之論者不得執古本爲朱子病，亦不得因注疏及陽明誤解，遂謂古本有差，而大學乃還其真面目云。此書極

爲湘鄉曾文正公。河內李公棠陰，高要蘇公廷魁，諸名公所契。其三頌考序略云：余讀左傳，與今詩周頌有歧，讀孟子，與今詩魯頌有歧。蓋疑於中，後得王文憲公之說，謂魯頌有錯簡，玩之誠是。更以左傳證周頌，則錯簡尤多。諷玩久之，忽若睹二書之面目，乃細審其章次，成周頌魯頌考定二篇。友人金陵劉武橋、洛陽曹伯繩見之，謂確是本經真義諦，而新鄭聞遜之尤喜。大武七章之解，謂千餘年後復睹大武全詩，爲快云云。其困學齋文存二卷，凡五十四篇，亦皆說經之作，確有根據，非苟與先儒立異者。君身前皆先後自行鏤板行世。君卒於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二月十九日未時，距生於嘉慶十四年己巳十一月十六日亥時，享年七十有八。先是，廢疾時已自知不起，沐浴更衣，冠拜辭家廟，諭家人曰：我行年將近八旬，不爲歿矣。平生自問無他長，但樸實頭地，不敢妄爲，汝輩記之。善事宜多作，遂端坐而逝。人咸稱君爲生有自來云。妻■氏，前卒。子家鼎，孫紹祖，曾孫其昌，其興，其猷，其盤，其昌等以某年■月■日葬君子■之原。君子家鼎、孫紹祖均左右附葬。銘曰：

吾鄉前輩老嗜學，君與二方尤卓犖。先生先生二方與君學異，諸各有著述傳諸世。惟君之著最後觀，我欲長追力已殫。四顧彷彿無所倚，深望後人有繼起。我今衰老一無成，傾心先哲銘佳城。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一一

鄧伯昭先生行狀 黃彭年

同治四年先君自蜀之官鳳陽時。湘鄉劉公撫秦。詢人才。先君以新化鄧君對。劉公故知君。即奏辟君。君在蜀奉詔。遂浮舟東下。將歸。請於叔母而之秦。至宜昌。舟覆。先君聞而傷之。他日語彭年曰。吾死而返葬於楚。則之鄧君墓而弔焉。比彭年奉親喪。歸。鄧君之子光繼以所撰年譜來請爲狀。彭年方讀禮廢業。然鄧君先子之所懷也。不敢辭。按譜。君諱瑞。字伯昭。其先世自江西泰和縣遷居新化。有諱文才者。當明季鼎革之際。子身避亂。僅而獲免。寶慶府志傳所稱爲遺民者也。曾祖諱勝遠。縣學增生。贈文林郎。祖諱長智。國子監生。贈修職郎。考諱顯鵬。麻陽縣教諭。學者稱耘渠先生。自嘉道閒。耘渠先生與其弟湘皋先生用文學顯名當時。湘皋博綜典籍。以楚中文獻自任。著述宏富。幾埒船山王氏。耘渠則篤守經義。味道秉禮。務趨簡約。昆弟之閒。互爲師友。怡怡白首。里黨稱之。而多君與弟仲源及從弟孟華。仲權爲能繼其志。君生有異秉。初入塾。讀爾雅。通解大意。卽爲兩先生所鍾愛。湘皋撰楚寶時。君纔逾舞象。侍左右。搜攷羣籍。閒有辨論。湘皋輒誇示黃虎癡。沈栗仲兩君。謂當飼以銅盤。其爲老宿所稱賞如此。年十八。補郡學弟子員。道光十七年。與從弟仲權同充選拔貢生。明年入京師。應廷試。孟華送之行。報罷。仲權南歸。而孟華與君留太學肄業。又逾年。孟華病卒。君護其喪歸。有令之勸。行旅之艱。詳君所著潞河紀程。二十一年丁父憂。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二十三年。仲權舉於鄉。明年。送仲權北上。遂留應京兆試。方罷歸。而仲源又舉於鄉。將北上。君侍母家居。年餘。復爲鄂遊。以謀養。故入貲爲校官。三十年春。除麻

陽縣教諭。會新寧逆匪李沅發之亂。留辦善後。事竣之任。甫兩月。而母李太恭人赴至。奔喪抵家。哀毀骨立。咸豐元年。湘皋先生卒於濂溪講室。君馳治喪。盡哀盡禮。逾月。仲權以毀終。逾年。君爲粵遊。四年。聞仲源得心疾。自粵馳歸。而月而仲源又死。君篤於天性。常以貧故。遠遊不獲。時定省。湘皋於君教養篤至。君事之不異所生。其於昆弟之閒。亦如耘渠。湘皋之相師友。兩先生嘗畫聽雨。耦耕兩圖。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君之在黃州也。亦作雪堂聽雨圖。以寓己意。自仲權之死。連遭家難。獨叔母曹者存。君自皖遊蜀。時曹年八十餘矣。君感念之。往往泣下。嘗書示其子孫曰。吾夢叔母以家蔬餉我。其甘如薺。拊我如嬰兒。稱我爲孝子。而我忽爲萬里之遊。舍吾叔母以去。世有如是之孝子乎。其言沈痛。及奉詔調陝。急圖歸省。竟緣是覆溺以死。良可悲已。君自數歲喜爲古文。稍長。爲之益勤。然不苟作。每一篇出。必有關於倫紀風教之大。學問心術之微。與治亂得失之故。而援引古義。以挽末俗。事無巨細。不少假借。邵陽記唐妖人申泰芝。君據唐書李誼傳。辨明一統志。湖廣通志之妄。請毀其祠。某縣諸生有冒喪應試者。君援古期功奔喪及宋郭稹總喪赴舉爲同輩所訟。故事。移書縣令。謂某生斬衰重喪。天良漸滅。請糾其罪。里有憫其女之寡者。將以孫爲女後。君以書規之曰。禮。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妻黨既不宜主喪。其不得以妻之姪爲嗣明矣。晉太常博士秦秀曰。昔卽養外孫。呂公子爲後。春秋書。呂人滅郕。謂立異爲後。滅亡之道也。春秋之義甚嚴。不孝之罪。莫大於改姓。欲愛寡女。而使夫族有亂



宗之嫌繼者有改姓之罪非禮也。里有其妻喪母者，逾月思召之歸，而懼於違禮。君以書告之曰：「禮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先王之意，以女子舍其父母而從人，既已易斬爲期矣。既練而歸，所以達其情也。朱子門人葉味道之婦喪母，既葬而歸，味道後讀喪大記，乃知其誤，令反終其月數。蓋古人用情之厚如此。婦人遭父母喪，若遇姑舅有疾，或夫病亟，但已視含殮，宜卽還歸，所謂權也。如夫家幸無事，何不使既練而歸，而必令其銜恤，蘊憤急遽，離父母几筵乎？君又以鄉人感於堪輿之說，葬不以時，且有已葬而遷，再遷至三四遷者。著論曰：『古者葬有定期，久亦不逾七月。蓋人死以入土爲安，不忍遲也。大夫三月，諸侯五月，而葬者俟同位同盟之至，未聞爲營求兆域，至於曠日持久也。今人經年不葬，或更遲至數年，數十年者，已之富貴未必卽得，而親之骸骨則甚不安。人子之心安乎？君又謂鄉俗治喪，戚友來弔，喪主答以錢幣，沿爲陋習，中人之產，至有露田稱貸，竭蹶治喪，以邀鄉黨美譽者。著論曰：『古者弔喪有含，擬賵賻之禮。珠玉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記曰：『弔人不能賻，不問其所費。賻之云者，蓋恐人子不能舉喪，而貨財以爲助。若范純仁以麥舟助人舉三喪，風義篤且摯矣。至漢陳平居鄉，貧不能賻，以先往後罷爲助，則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也。徐穉所知喪，以隻雞絮酒爲儀，則不以菲廢禮也。稽之於古，嘗聞賻人之喪，未聞利人之喪也。今俗於貧窮之家，往往味扶服相救之義，一聞富室治喪，則蟻附驚趨，惟恐其後，豈真有知生

則弔，知死則傷之意哉？孔子曰：『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夫喪以哀爲主，禮義尙可從寬，何論財物酬答之厚薄哉？君又以鄉俗死於外，喪歸有不迎入門者。著論曰：『禮，曾子問曰：『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俾從君薨，其如之何？』孔子曰：『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雜記諸侯行而死于館，喪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至於家，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皆喪歸入門，事死如生之明證。聖人準情定禮，至當不易之道也。又周禮殯在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在兩楹之中，亦不忍遠之也。蓋待死於外者，尤有加禮焉。左傳載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此則死已三年，以其先殯不成禮，猶從郭外出，而遷諸路寢，爲之改殯，齊人卒無所忌，以爲必如是。臣子之心始安也。今制以王事死於外者，許入城治喪，都邑之有城門，猶人家之有大門也。朝廷於臣子之喪，曲加恩卹，許令入城，子孫於祖父母之喪，乃不許入其家，悖孰甚焉。此仁孝之心未篤，故利害之見得消之也。凡君之立言，深病末流之失，而折衷於聖言，斬進乎大道，其意肫篤，而言之深切著明，大率類此。所著文集二十五卷，路河紀程一卷，北歸紀程一卷，蜀遊日記一卷。予揭其要者著於篇。君官麻陽教諭僅兩月，以勞績保知縣，遞加至運同銜。同治元年，用兩江總督曾公薦，交軍機處記名，旋以知縣發往江蘇。是年，直隸總督劉公奏調，皆辭未赴。四年，將赴入秦之詔，而未果，遂死，未竟其用。然在麻陽清理藏書，召諸生告以爲學之要，謁懷忠祠，彰明麻陽縣知縣朱璣之

忠議建四烈祠彰明向氏姑嫂之節爲能舉其職其在鄉也嘗奉詔襄辦本籍團練又佐郡縣治籌餉積穀捕蝗救荒諸政所規畫皆卓有條貫咸豐九年粵逆石達開之圍寶慶也新化富家大室盡逃君獨守不去防勇潰退索餉大譁按劍向君君厲聲叱之人以是服君之勇君於天下事無所不留意其視世之治亂賢人之進退不啻其身之休戚或幽居深念愴然涕洟江公忠潛布政院獨招君與偕用入行政之方處已接物之道君娓娓言之不倦或有所爭論至面赤疾呼而語及軍士飢困民閒流離之狀則哽咽不能成語人以是信君之誠先君嘗言任事者不患才之不足而患心之不到鄧君其近之矣故蜀中邂逅卽深相契洽焉君以同治四年三月十九日沒於宜昌之東湖十日尸出光繼自家奔赴以喪歸年五十有五元妻陳先卒繼妻陳其姊也子光繼光紹皆縣學生員光緯光綸光綬

鄧伯昭墓志銘 郭嵩燾

伯昭鄧氏諱瑞新化人父顯鵬諸生有學行世傳芸渠先生伯昭以父字亦字小芸其季父湘皋先生名尤盛與其兄悌友終身自糊以南言詩文宗鄧氏尤稱鄧氏家法爲不可及予始交伯昭及其季父子小皋京師而小皋之兄孟華實與偕後七年伯昭之弟小渠與予弟意城同舉於鄉以是得盡交鄧氏兄弟乙巳冬謁湘皋先生於所居南村草堂孟華已前卒小皋事其父甚孝而伯昭小渠所以事其叔者猶事父也退而兄弟相友愛甚敬以和又七年而湘皋先生卒小皋以毀死又四年小渠亦死存者獨伯昭蓋予交鄧氏兄弟三十年盛衰生死之故多足感予心者伯昭以久故尤親又甚賢而能文於其卒也思之

尤悲伯昭少能文湘皋先生廣交遊章牘叢積伯昭年十八九常給筆札侍坐酬答自道光丁酉選貢京師既試報罷遂以書記周歷湖南北久之謁選得麻陽縣教諭是時廣西寇亂萌孽其黨蔓延新寧反者數起寶慶知府長白魁聯思所以遏亂萌盡起郡人士賢者議方略檄留君事以大辦於是人知君幹濟能任事矣赴麻陽任兩月丁母憂歸而粵寇起勞文毅公巡撫廣西邀君佐軍事湖南巡撫駱文忠公以寶慶當廣西衝爲重鎮延君主講濂溪書院以國防屬之咸豐九年粵寇圍寶慶君以守新化縣城功加鹽提舉銜又以辦理新化捐輸保知縣加運同銜今相國湘鄉曾公及駱文忠公數薦君可屬以事曾公請以知府擢用會江蘇請揀員遂以知縣揀發江蘇君方佐布政使江公於皖不赴官江公改四川布政使又從入蜀已而直隸總督劉公陝西巡撫劉公皆奏請君自隨而君浩然歸矣同治五年三月某日出峽至巴東舟覆死君性嚴介而退然自斂抑不露鋒穎與人和夷粹溫可愛而親而心肫肫然思有以利濟於人爲鄧氏族人立社倉備荒在安徽積二十金謀製一狐裘慨然曰吾族社倉幸立無憂凍餒而家子弟貧者多苦不得就學吾此一裘之費可使生積供一二人讀書之資卽日封其金以告其宗人充學費焉守新化城離金爲軍食事定計所餘千金君曰文武之用一張一弛寶興禮廢久矣請留以助邑人之寶興者新化有寶興自君始居常以兄弟死亡相繼忽忽無歡悵與人言輒嗚咽而其叔母年八十獨健在君曲意承歡朝夕爲孺子慕以使豁其哀其自四川請告歸也曰吾叔母老吾不忍久違嗚呼是足以知鄧氏家法矣然而君賢遠哉君所爲

詩文集若干卷，已刊行於世。其他撰述甚繁。予論次君之行實，貽其從子光輔，使碣諸墓，亦以導予之悲。銘曰：

君之戚友曹炳文者，夢君冠蓋紛紜，不知其死也。知有王勃之後身，就而與語，諄然以樸厚謹愼詒其家，抑又何其殷勤。天之於君，若有意，若無意，吾將信之。所聞惟其文章實行，耿耿不可磨滅，庶幾有攷於斯文。

（碑傳集補）卷五〇

葉中憲君傳 朱琦

君諱名澄，字翰源，一字潤臣。其先世自江南溧水遷漢陽，世有魁碩巨儒。祖繼雲在嘉慶間爲給諫，侃侃建言，世所稱雲素先生者也。贈公志說屢舉京兆不售，其家多金石文史，博學能教子。君少與兄名琛並著稱，然兄由翰林累官督兩廣，以撫夷晉男爵，拜大學士，而君當家門貴勢鼎盛之時，僅一登丁酉鄉薦，爲中書舍人，居恆嗜詩，於書無不窺。曩於史館識君，其後別十年，至京過從益歡。君盡刊所爲敦夙好齋詩示琦，清微道厚，駸駸老杜，並時諸子如梅伯言、何子貞、汪仲穆、王少鶴、劉炯甫之屬，君皆與交。然君自謂所學得山陽潘先生爲多，遂執弟子禮，故於山陽之卒，痛惋屢見於詩。君官內閣久，歷史館、玉牒館、纂修、轉侍讀、京察優等。未幾，由海疆捐輸予花翎。咸豐八年，夷事復熾，君兄落職浮海，涉印度，贈公年老矣，遠在嶺南萬里外，君亟思侍親，以貨出爲浙江試用道。中途聞兄喪，邑邑抵浙，病疴遽卒，是爲咸豐九年八月朔日也。年四十九。子恩頤與胡君心耘續刊君遺詩，丐琦爲傳。先是，君南來時，飲滄浪亭，言笑竟日，猶及和君淮上詩，不意今日遂次君狀而爲之傳也，其可悲已。

（碑傳集補）卷五〇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六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七

曾國藩

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

聖清受命二百載有相曰曾公始以儒業事

宣宗皇帝入翰林七遷而為禮部侍郎

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咸豐二年以母憂歸湘鄉遂起鄉兵討賊自

宣宗時天下又安內外弛備於是西洋始通中國海上多事未幾而廣

西羣盜起大亂以興及此年放兵東出攻長沙不克遂渡洞庭陷武昌

循江而下所過摧靡而是時天下兵大抵情誠懼怯不可復用諸老將

盡死為吏者不習戰陳公既歸

天子詔公治團練長沙公曰金革之事其敢有避因奏言團練不食於

官緩急不可恃請就其鄉團丁千人募為勇營教以兵法東伍練技號

曰湘軍湘軍之名自此始明年益募人三千解南昌之圍是時賊已陷

金陵賊之掠民艘巨萬縱橫大江中於是議創舟師制船礮礮選將練

卒教習水戰

天子嘉之湘軍水師由此起矣四年成軍東討初戰再失利未幾大捷

湘軍以師不全勝上疏自劾已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斷橫江

鐵鎖乘勝圍九江進規湖口當是時湘軍威名震天下會水師陷入彭

蠡湖鄂帥喪師武昌再失公曰武昌據長江上游必爭之地也急撤湖

北按察使胡公林翼率偏師西援不克則悉銳師繼之而自留江西督

攻九江已而悍賊石達開等分道犯江西破郡縣六十餘城公上疏自

劾卒以孤軍堅拒死守賊不得逞六年胡公等復武昌明年拔九江軍

威復振治軍謀定後動折而不撓堅如山岳諸將化之雖離

公遠出皆遵守約束不變自九江未拔諸軍已略定江西郡縣矣公以

父憂歸

詔起復視師不出既逾小祥始奉

命援浙江是時公軍為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浙閩西

則蜀北則淮甸皆通恃公軍為固慮旌旗他指

天子亦屢詔公規畫全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公曰謀金陵者必據上

游法當舍枝葉圖本根遂建議三道規皖咸豐十年蘇浙淪陷

朝廷憂之以公總制江南趨

詔公東兵而公卒不棄皖以失上游是年西夷內犯定和議十一年公

克安慶

今上同治元年正月元旦授公協辦大學士於是分道出師大舉東下

公弟浙江巡撫國荃以湘軍緣大江薄金陵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以

楚軍抵衢州援浙江鴻章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水師中江而下為陸

軍聲援三年蘇浙以次戡定而公弟等亦攻拔金陵偽都自公初出師

至是十有三年粵賊平東南大定論功

封一等毅勇侯開國以來文臣封侯自公始公既平定江南威振方夏

名聞外國會忠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廷議以公北討流寇是時公

所部湘軍皆已散歸經畫歲餘功緒漸彰會疾作有

詔還鎮江南中外大事皆就決之公所謀議思慮深遠進規中原議築

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清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議以蜀湘兩省為

根本皆初立一議數年之後事之成否卒如其說而取夷為尤著云初

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堅人營謁江南帥願以夷兵助戰十一年和

議既成俄羅斯米利堅皆請以兵來助公議以為宜嘉其效順而緩其

師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為請公又議以為宜申大義以

謝之陳利害以勸之皆

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贊之此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廢其事其後自募

工寫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議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舟夷敵中國

頗得其要領矣六年

詔中外大臣籌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為其爭彼我之虛儀者

許之其專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有擊殺法蘭西

領事官者法人訟之朝

天子慰解之法人固爭有

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釁邊釁從之而密議備將練兵設方

略甚備先是公已積勞成疾至是疾益劇會江南關帥

上念南洋駁夷事任絕重非公不可遂命還江南臥治之至則經營遠

略益勤既一年疾甚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遂薨於位官至

武英殿大學士享年六十有二遺疏入

天子震悼

賜賜有加

贈太傅諡文正公諱某字濂生始為湖南湘鄉人曾祖竟希祖玉屏父

縣學生麟書三世皆以公貴



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氏妣江氏皆

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陽歐陽氏生男二人紀澤廕生戶部員外郎襲爵

賜舉人廣銘

賜員外郎廣銓

賜主事女五人皆適士族公為學畢究義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

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為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

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

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

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

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又嘗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

如威敬元氏所紀者若公所定營制營規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於軍

禮庶幾近之至其論議規畫秩序井井綽綽乎萬變條理乎鉅細其素

所蘊蓄然也喪歸湖南營葬於湘鄉縣某鄉鴻章少從公問學又相從

於軍旅與聞公謀國之大者乃為文刻其墓道之神銘曰於鑠

皇清世載

聖武萬夷震疊匡臣伊主歷載二百極熾而屯就排其紛厥維宗臣功

聖謨羣臣拱手公起詞臣以安以撥

天子虛己曰汝子匡相業之隆近古無有開物成務是謂不朽退之有

言衡為獄宗扶輿磅礴鬱積必鍾後千百年降神堯堯我銘不誅以配

松高

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墓誌銘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

加贈太傅諡文正

命儒臣譔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替

未及葬而劉公薨檢其遺書得所為銘辭而前敘開焉又明年卜葬善

化縣之平塘伏龍山葬有日而夫人歐陽氏薨遂即其地附葬於是諸

禮涕泣承劉公之意而敘之公諱國藩字伯涵號瀚生湘鄉人咸豐初

寇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掠金陵十四年盡蹂江浙兩省地披

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估畢之儒鉅機之民盤

長江萬里應賊路之天下復親又安民用蘇息已而合肥李公平捻逆

於南津湘陰左公珍回亂於關龍皆用公薦擢席其遺規遂成成功於

時江以南構亂尤深公再督兩江噓枯救溺肅清羣萌孤孽有養儒宿

有歸漸摩淳涵納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以為
己私公始為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禮典以為聖人
經世幸物網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遠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興
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為學因文以證道常言載道者
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
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
才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滿
洲塔齊布公新甯江公忠源衡陽彭公玉慶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
及諸生獎拔為名臣其於左公宗棠趣向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
相取左公亦以顯名天下片長薄技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尚名
節在軍必立事功在官為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敏退虛抑勤求
已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有所
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盾之安一無疑懼此公道德勛
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闊深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

也。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明年授檢討，五轉至禮部侍郎。文宗卽位。

詔求直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爲唐宋名臣所不及。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亂，長沙奉

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衡州。武昌再陷，

命公督師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

上初卽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四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毅伯國

荃以一軍特起，克復金陵。

天子嘉勞，錫公一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兩江。公

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年壬申歲二

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二。曾祖竟希，祖玉屏，父麟書。自公祖若父皆名德

壽，及見公爲侍郎，受封光祿大夫，天下榮之。配歐陽夫人，衡陽縣貢生

凝祉之女，勤儉有禮法，恩周於人，行飭於家。自文正公在軍，夫人常蔬

食，夜疏告天，乞早紓生民之禍，助成大功，慰

天子憂勞，以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薨，年五十有九。子紀澤，戶部

員外郎，襲封一等毅勇侯。紀鴻

質給舉人，女五人，一適袁氏，江蘇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乘槎。一適陳

氏，安徽池州府知府源亮之子遠濟。一適羅氏，浙江南紹台道追贈巡

撫忠節公之子兆升。一適員外郎郭剛基，嵩縣之冢子也。一字聶氏，廣

東候補道爾康之子緝渠。孫四人，廣鈞舉人，廣銘六部員外郎，廣銓六

部主事，年皆幼。

朝廷推恩，賞官有差，廣鑾公薨後生，公識量恢闊，望而知其偉人。生平

趨舍是非，求信諸心，不與人爲去就，而精鑒微識，一言一事，研覈無遺。

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始出治軍討賊，以東南大勢在江險，不宜盡弛

與賊力，請以水師自效，及爲

欽差大臣，建三路進攻，以規江浙兩省之議，討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

力，歷賊一隅之議，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後成功一如公言。在軍戈鋌

樓櫓短長尺度，躬自省量，無或苟者。榮辱得失，無關其心，而未嘗一念

不周乎天下，一事不盡乎民隱。傳曰：爲仁由己，公無愧焉。公學行功業

具見

國史本傳，及合肥李公所撰神道碑，不復論著。其生平志節關係天下

之大者，載於公之墓，而繫以劉公之銘。其辭曰：

國有治亂，任賢者昌，惟

聖卽世，與時弛張。道光末造，亢極而僵。吏情民偷，卒隳於伍。殃徒乘之，

揭竿起舞，天祚

聖清，篤生元輔，重奠八荒，爲

國肱股，始公通籍，朝翔掖垣。

顯皇初政，抗疏陳言，謇諤之風，

帝心所開，起公衰麻，戎符往綰，時寇方張，百城潰亂，義沸於鼎，當者糜

爛，公倡義旅，豪傑景從，虎飛龍嘯，吐氣如虹，銳師東討，靡堅不攻。大江

南北，扼塞四通，利鈍無常，或傷眾毀，孤忠籲天，義泣神鬼，亦或左次，敵

兵祁門，豺狐夜噪，星日晝昏，百憂所叢，不震不悚，一柱屹然，華嶽之重，

卒夷大難，奮積厲，殲渠壻，寸磔梟狼，以義擎天，浴日於海，盪滌垢

汙，河山無改。

帝勢相臣，建侯剖符，昇蕃畿輔，再鎮三吳，民謳於野，絃歌載途，公心廓

然，與物無競，敏聚羣謀，虛己以聽，慮周六合，不耀其明，淵衷自惕，婦賢

歸誠，羣彥煌煌，洪纖高下，大匠陶鎔，歸諸一治，何材不植，何功不庸，片

長思奮，大受以隆，公不自賢，厥心愈下，被寵若驚，聞過則謝，退偃一室，

仰思古人，向友千載，遙契以神，發爲文字，怪偉縱橫，雷霆砰擊，金石鏘

鳴，蹴踞百家，孤懷自賞，跨宋軼唐，近古無兩，德溢於位，功不償年，載其

忠藎，往卽重泉，誰與主者，豈曰非天，北斗帝鄉，公魂攸寄，陵圯谷瀝，其

誠不替，伐石勒銘，敢告萬世。

曾文正公別傳

曾公國藩字伯涵，號瀚生，湖南湘鄉人也。其先自江西徙衡陽，明季徙

湘鄉，家世力農，五六百歲無與科目顯者。祖玉屏始爲學，父麟書老儒

縣學生員，至公乃大。公生時，曾大父夢巨蟒盤旋入室，驚寤，聞曾孫生

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宅後有古樹，藤糾之，樹槁而藤日大，以蕃蔭互一

畝，人以爲瑞。藤云：公初名子城，中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再過

大考，果選侍講學士，內閣學士，補授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公

在京時，日立課程，從太常寺卿唐公鑑講受義理學，疾門戶家言，漢宋

不相通曉，亦宗向考據，治古文辭，與蒙古倭仁公六安吳公廷棟昆明

何公桂珍仁和邵公懿辰漢陽劉公傳瑩相友善，常慨然有澄清天下



之志。每自負或謂公大言欺人。惟倭仁公數聲信之。

文宗卽位之年。廣西兵事起。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官軍進剿無功。

詔臣工極言得失。公奏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

上嘉納之。

詔保舉人才。公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咸豐元年。粵寇益熾。公奏曰。臣竊惟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精。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爲常。黔蜀

兇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賭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

諭旨屢飭。不能稍變其習。至於財用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

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慨宦途之濫。裸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卽

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款。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

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一大宗。臣嘗考

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綱細一大轉關。請卽爲我

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

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月行添設。養廉公費。實卹月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麻細。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

經四次。而戶部尚餘銀七千八百萬。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卽上疏陳論。以

爲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擬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

仁宗親帝。歲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裁兵一萬四千有奇。

宣宗卽位。又詔抽裁兇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

國家之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卽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竊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雖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剗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常爲簡汰。以剗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戰。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

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勦。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入旗勁旅。互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

翊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卽汰綠營五萬。尚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入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閱竟無一人足用者。粵

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又上疏敬陳

三六五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言過切直

上怒梓其樹於地立

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祁公樹檟叩頭稱

主聖臣直者再季公芝昌公會試房師也亦為請曰此臣門生素愚懇

惟

皇上寬宥而宥之於是

上意解且優詔褒答公自為侍從臣十餘年歷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

侍郎雖嘗以直諫忤指

上益察其忠二年

命典江西鄉試七月丁母憂歸是時粵賊已犯長沙圍之三月舍去掠

民船順風一夜渡洞庭陷岳州又陷漢陽武昌三年正月沿江東下陷

九江安慶破江甯據為偽都秀全自稱天王建偽號大平天國分黨北

犯河南直隸陷鎮江揚州踞之海內震動而公已奉

旨辦團練於長沙初公欲具疏請終制郭公嵩燕言於公曰公本有激

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時而出拘守古禮何益於

君父且墨經從戎古之制也公於是投袂而起募農夫倡勇取用書生

為營官湘軍之名自此始時土寇蜂起人心惶惑賊眾未至一日數驚

縣令每畏蕙蕙輝及公之出先清內訌不經有司掩捕即置重典十旬

中戮二百餘人誘黨四起公與人書有不要錢不怕死之語一時誦之

又手書告勸鄉人士耆老雖幼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咸其誠莫不

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其求才也舉塔齊布於戎行識羅澤南

於諸生拔楊載福於卒伍延彭玉麟於筦庫保胡林翼以大用而湖南

泄沓之風由公一變又嘗與郭公嵩燕江公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

欲剿賊非水師不可乃奏請在衡州創造戰艦南中匠卒不知辦此公

研精覃思博采眾議得之遂成大小戰艦二百四十尊水陸萬人水軍

以精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等領之陸軍以塔齊布羅澤南領之賊自江

西上竄再陷九江安慶黃州漢陽等郡武昌戒嚴

朝廷累詔出兵策應初不實以數省軍務而公獨毅然以討賊自任於

是以湖南為根本將水陸東征舟師初出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

岳州前隊潰退引還長沙賊陷湘潭遂擊靖港又敗公憤投水左右援

救得不溺後數日塔公大破賊於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

整軍實或請增兵公曰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即潰岳州之敗水

師拒賊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軍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
以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故諸葛祁山之敗且謀滅兵省食勤求已過
古人亦正切實體驗非虛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
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同履危亡諸公之初從我非以
利動也故於法亦有難施其致敗實由於此諸將皆服既克湘潭公引
兵趨岳州連戰下城陵磯水軍偏師挫尋復振會師金口謀攻武昌公
率水師中流直下盡燬鹽關漢關鮎魚套賊舟而令羅公攻花園塔公
攻洪山公親策應武昌漢陽賊見官軍盛皆遁遂復二郡提奏至京師
文宗大悅手敕曰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兢
自持叩天連救民劫也詔公署湖北巡撫又

詔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
賞兵部侍郎銜旋
賜黃馬褂當是時水軍銳甚順流而下大破賊於田家鎮至於九江前
鋒薄湖口攻梅家洲賊壘不下駛入鄱湖賊斷其後路不得出於是外
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賊乘舢舨夜襲營擲火燒數十百
艘水師大潰公走羅軍以免憤欲自剄羅公止之公上疏請罪

詔旨寬免慰公謂大局無傷

顯皇帝之知臣聖矣哉然武漢空虛北岸軍弱南岸軍孤水師既挫賊

眾復西上再陷武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

塔公軍九江攻城賊公身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羅公從征江

西復弋陽拔廣信克義甯而塔公卒於軍公復至九江羅公自義甯上

書言東南大勢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轉旋之望請

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瓴之勢此時湖口諸軍但當主守不宜數數進攻

以頓兵損威戒諸公堅持必俟湖北克復大軍全注九江乃可議戰公

從之幕府劉公蓉諫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將軍亡諸將

可恃獨羅公又令遠行脫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極知其然計東南大

局宜如是今俱困於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可為吾難困猶

榮也羅公遂行郭公嵩燕送之曰曾公兵單弱君遠去奈何羅公歎曰

天苟不忘

本朝曾公必不死諸君無憂五年九月公補授兵部侍郎其冬偽翼王

石達開由崇陽通城窺入江西連陷八府一州九江賊踞自如湖南北

音問不通公因南昌從眾議復調羅公羅公因攻武昌而亡公弟國華



國祿閣江西急用父命走湖北乞師巡撫胡公拯兄難將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撫駱公秉章亦資公弟國荃兵援吉安兄弟皆會行聞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諸軍久之再克武漢直下九江李公續資八千人軍城東楊公載福戰船四百號泊江兩岸江甯將軍都興阿公馬隊佐以鮑公超步隊駐小池口凡數萬人軍容整肅公自南昌迎勞望見之則大喜兵勢復振是時下游軍事棘江南大營失陷督師向公榮退守丹陽卒

朝廷以和春爲欽差大臣張國梁爲總統復進攻金陵賊內亂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昌輝俱死七年二月公丁父憂奔喪回籍請開缺守制得假三月治喪再疏陳情具言辦事艱難狀

上雅知公拘謹重違其意乃先開兵部侍郎缺令守禮廬候

旨胡公既定湖北進圍九江破湖口外江內湖水師絕四年復合楊公乘勝轉門拔彭澤望江東流揚颶過安慶克銅陵泥汭與江南水軍通於是湘軍水師名天下胡公以此軍本公建立楊彭皆公舊部請起公復統水師會九江克復僞翼王石達開自江西竄入浙江浸及福建

上即家召公出辦浙江軍務公至江西未幾又

詔援閩時僞英王陳玉成再破踞廬州李公續資赴援至三河覆沒駱公秉章請公舍江圖皖公亦奉

旨統籌全局者屢矣迺規取形勢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並行東下剿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賊勢剿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

勢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與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啟江張運蘭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亦分兩路臣與撫臣耆齡任之臣任北路耆齡任

南路福建之賊閩省兵力足以自了粵賊勾結撫匪嘗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戰馬三千匹募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以備攻剿

上深然其策後數月石達開竄入湖南攻永州圍寶慶

上慮四川且有變令公以軍防蜀行至巴河聞賊已引去竄入廣西而上游兵事解胡公適建議圖皖與公合謀攻安慶使弟國荃督諸軍在前國之多隆阿公軍桐城李公續宜軍青草礪公次宿松經營江北而皖南賊陷廣德州遽入浙江襲破杭州回竄建平東壩溧陽僞忠王李

秀成大會羣賊建平分道解救金陵江南大營復陷官軍悉潰常州蘇州相繼失咸豐十年閏三月也左公宗棠聞而歎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蹙兵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又問誰可當之胡公林翼曰

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天子慎選帥以公功効懋著就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促救蘇常左公宗棠方備用有

旨下公問狀即令襄辦軍務

賞給四品京堂未幾公補實授

欽差大臣或言當撤安慶圍先所急公曰安慶一軍關係淮南全局即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動搖也遂南渡江趨祁門是時江浙賊氛熾官紳告急軍書日數十至援蘇援浙援皖援鎮江

詔書疊下公至祁門未十日賊陷南國又數日陷徽州中國方困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與戰敗績京師戒嚴

文宗狩熱河恭親王留守勝保奏請飛召外援公發書請提兵北上會和議成乃止其冬大爲賊所圍一出祁門東陷婺源一出祁門西陷景

德鎮一入羊棧嶺攻其北環城數重吏士皆有憂色因請移營江干與水師相仗公曰無故退軍兵家上忌此不可也卒不從使人開行檄鮑

超張運蘭亟引兵會身在軍中意氣自如猶時時以詩古文是娛其堅

定不搖率此類也左公至江西後數破賊樂平浮梁開公薦宗棠可大用請改幫辦軍務十一年八月公弟國荃克復安慶捷未聞而

文宗崩

穆宗立帝年少

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以公

先帝重臣委任益至

命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朝廷每有軍國大議咨而後行公弟國荃既克安慶用兵如神公益令

召募付以江甯事杭州再陷公舉左公宗棠付以浙江事蘇州之陷賊逼上海官紳來乞師公舉幕僚李公鴻章付以江蘇事令至淮上召募得八千人公爲定營制選將官以湘軍之良教之名曰淮軍同治元年公協辦大學士當是時公駐安慶居中調度公弟國荃有直搗金陵之師李公鴻章有援剿蘇滬之師楊公載福彭公玉麟有肅清下游之師

大江以北多隆阿公有圍攻廬州之師李公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公超有進攻甯國之師張公通蘭有防剿徽州之師左公宗棠有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此外袁公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與阿公防江北之師焉公子材守鎮江之師並奉旨統籌兼顧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其秋皖南金陵軍病疫死亡山積公思大局決裂惠甚奏請

簡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任重責

上諭勞之曰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疊經諭令毋得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以俟可乘之機矧疫疹縣興各軍病困之餘詎忍重加督責其各傳旨存問當此艱難時會益以疾疫流行深虞瘴氣而長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多所闕失足以上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為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厄賊中亦豈能獨無傳染該大臣體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員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吝一息稍懈也洪秀全被圍久召李秀成蘇州李世賢浙江悉眾來援號六十萬圍公弟國荃雨花臺拒戰四十六日解去語具忠義傳中明年五月水師克九洲洲長江肅清江甯城圍合十月李公鴻章克蘇州又明年二月左公宗棠克杭州六月公弟國荃克江甯

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中外咸來僑賀公功成不居矧躬如畏論克金陵謂非前拙而後工時不可為難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無一時不存敬慎之心

穆宗之初立屢詔保薦督撫大員公奏封疆將帥

天子舉錯之重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為然凡為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太后臨朝稱善初官軍習氣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公練湘軍謂必萬眾一心萬人一氣方可辦賊又以淮上風氣強悍宜別立一軍湘軍利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其所長用武十年氣亦稍衰故練淮軍以為湘軍之繼至是東南大定裁湘軍進淮軍而勦撫事起然匪者始於山東

游民相聚其後河南之光固安徽之穎毫江蘇之淮徐輩盜剽略宿從愈眾謠名為捻或曰其黨明火劫人然紙然脂故謂之捻有眾數十萬馬數萬蹂躪數千里分合不常然首四人曰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文光自洪寇苗練營糾與官軍戰益習攻門勝保袁甲三不能禦僧格林沁親王移師攻討數年亦不能大創之四年四月公聞僧王輕騎追賊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步兵弗能從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將軍將密陳於上止之弗及而王果敗沒曹州城下

上聞大驚立

召公引兵赴山東勦賊其直東保三省旗綠各營地方文武節制如僧王而李公鴻章代為總督

廷旨促督師公覆陳目下情形萬難迅速一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作為親兵外調劉松山一軍及劉銘傳淮勇各軍向不敷勦辦當另募徐州勇以楚軍之規模開齊充之風氣期以數月訓練成軍一然匪戰馬極多步兵不足當騎賊擬赴古北口采辦戰馬在徐州添練馬隊一扼賊北竄全恃黃河天險現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一直隸宜片籌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僧格林沁營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斷不能兼顧五省不但不能至湖北也如以徐州為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訊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又奏定扼要駐軍不事馳逐軍餉器械綠水道轉運以江南為根本以清江浦為樞紐湖淮潁而上者達於臨淮關湖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甯安徽以臨淮為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為老營江蘇以徐州為老營山東以濟甯為老營各駐重兵多儲軍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有首尾相應之象無疲於奔命之虞或可以拙補遲徐圖功效又言賊情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臣堅持初議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重迎勦不事尾追公督師年餘賊蹤突如故將士皆曰不苦戰而苦奔走公適起張秋抵清江築長牆馮運河禦之未成而賊竄襄鄧聞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賈魯河開濠置守分地甫定賊衝河南汛地復突而東時議咎公迂闊公在軍久益慎用兵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黃運河之策皆得其要在臨淮投除蒙屯匪黨以絕其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杜其勾引大小數十戰力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七

過凶鋒、熱勢實因此而衰。而是時言路數劾公，公亦以河防無成，奏請李鴻章以江督出駐徐州，與東撫會辦東路。公弟國荃以鄂撫出駐襄陽，與豫撫會辦西路，自駐周家口策應。或又劾公驕妄，公念權位所在，眾責歸之，始有憂謫畏讓之心，乃請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營效力。

上皆不許。五年冬，奉

旨回兩江總督本任。李鴻章代督軍時，牛洪死，張總愚入陝西，任柱、賴文光入湖北，撫自是不復合併。遂有東西撫之號。六年六月，公補授大學士，仍治兩江。任柱、賴文光再入河南，竄山東，渡運河，擾登萊青。李鴻章、劉公長佑建議，集四省兵力會堵運河。英翰、公請合兵守膠萊河，圍賊海隅。皆主公防河初議。賊復引而西，越淮河，南入海州。官軍陳斬任柱，再擊破之。壽光、濰縣、文光走死揚州、東、然平。詔加公雲騎尉，世職。張總愚入陝後，為劉公松山所敗。數月，乘水堅渡河，竄山西，入直隸，擾犯保定。天津、河間、京師戒嚴。劉公松山繞出賊前，破之於獻。丁公寶楨入援，駐固安。左公宗棠駐天津。李鴻章駐大名。英翰、公、李鴻章防河南北岸。賊越運河，竄東昌。武定、李鴻章移師德州。時河北水漲，官軍扼河以困之。公派提督黃翼升、總兵歐陽利見、鎮水師協副龍神見舟中。水師至，合官軍圍慶之大破。然黨於在平南鎮、張總愚赴水死。西撫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謀也。是年公授武英殿大學士，秋調補直隸總督。公奏直隸最要之政在練兵，飭吏、次則河工，請留劉銘傳一軍以資拱衛。再練萬人，使成勁旅，則畿輔不慮空虛。民閒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太重，屬僚玩上虐民，當嚴法以懲之。永定、漳、沱二河，永為民患，宜大加疏濬。皆與辦。如言期年，百廢具舉。無何，天津民焚燬法國教堂，以堂中授迷藥，拐幼孩，挖眼剖心，殺傷數民數十人。天津大擾。公在病假中，奉

定。已令銘軍拔赴滄州，以資防衛。崇厚懼事決裂，奏公病勢甚重，請另簡重臣來津。乃召李鴻章於潼關，引兵馳赴天津會辦。會兩江缺出，仍以公調補。而李公為直隸總督，踰月事定。公與人書云：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深自引咎而已。時目病甚，疏辭兩江。

詔曰：兩江該大臣舊治，其勿辭。第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公三至江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攜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尚儒喜引經決事，後頗采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然幕府左右竊識之，從容而已。素廉，奉入悉以養士。軍所經用，毋慮千萬，家無改觀者。用人持重，其汎愛樂士，天性也。請將羣吏皆子弟遇商之得庶類之和。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人才，不可勝數。而李公左公相繼極用，遂匡

國家。以故出入將相訖二十年，為盟主。海內屬服。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南將軍以聞。穆宗皇帝震悼，輟朝三日。

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謚曰文正。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何公瑔、李公瀚章、英翰、公先後繼陳勳績。

宣付史館。何公承公後，上以守成為戒。公在江南，并充南洋通商大臣。初和議成，公陰有爭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械所，安慶仿造火輪船。踰年成小輪一號，試之江可。用。迺使同知容闈往西洋，美利堅采辦機器。洋鐵。時李鴻章亦自購機器，設局上海，用西法製造。鎗、礮、規、模、遠、開、中國機器之興，咸益增盛。自此始。後公益奏請選購。顧子弟前赴各國，學習技藝。期十五年。年還，仍以容闈往。其遠略如此。公學究天人，於書無所不讀。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平生公牘私函，無一欺飾語。治軍行政，務求踏實。或籌議稍迂，成功轉奇。發端至難，取效甚速。凡規畫天下事，無不效者。故當時咸稱聖相。公初立長江水師，太湖水師，淮揚水師，章程皆手定。又定陸軍營制，馬勇章程，兩淮鹽務章程，江南開墾章程，直隸情訟事宜，練軍章程，皆經國之大端。時所施用。文章奏議尤美。有集百餘卷行世。公喪之歸，百姓焚香追送，盈路擁擠，不得行。江南家家繪像以祀。思弗置。廿年如一日。公美鬚髯，目三角，終身患癰，相者以為龍而顯云。子紀澤襲

爵官至兵部侍郎。光緒八年使俄，定伊犁界還卒，謚惠敏。紀鴻、

賞舉人先兄卒。孫廣鈞由

賜舉人中己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廣銘廣銓主事。公弟國荃等別有

傳。

評曰：中興景運，羣公輩出。十年之間，削平大難，非天生聖相而振興之，烏能若是邪？然履危瀕死屢矣，有百折不撓之志，宏濟艱難，雖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謀也。趙衰之言曰：說禮樂，敦詩書，爲元帥。叔孫豹之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爲三不朽。公獨兼之。至天津之役，攘詬忍尤以安。

邦國老成，至計謀出萬全，可謂至忠矣。

《續碑傳集》卷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八

高均儒 張岳駿 陳壽熊 薛壽 陳介祺 劉熙載

徐子苓 戴鈞衡 周壽昌

高君伯平行狀 吳昆田

道光二十有五年之秋，余與魯通甫過存譚桐舫。桐舫曰：秀水高伯平適來，古之狷者也，不可不一識之。於是介而見於四公祠之寓齋，爲十日語。嗣後寓王公祠，寓黎公祠，凡再徙而吾兩人者，或相攜或獨往，每至清江浦必就之，門無雜賓，所最嚴者交遊及取與，尊酒無虛日，然非其人不得入坐也。季子行篤，余愛其謹重，以女妻之，自傾蓋之始，訖於君卒，三十年如一日也。君沒世已十二年，孤行篤爲刊續東軒遺集成，乞余序之。先是葬之日，乞余爲墓碑，余以君之風節高亮，實足媲美郭林宗。昔蔡中郎自言爲人作文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碑無愧色，余獨何人而敢輕下筆乎？然以吾二人之知交，不能無言也。爰即所見聞，比而次之爲行狀，以待能者。君諱均儒，字伯平，秀水廩生，原籍閩縣。高祖諱朗，縣學生，妣葉氏。曾祖諱安爵，歲貢生，妣鄭氏。生妣丁氏。祖諱積，通議大夫，貴州按察使，妣毛氏。贈淑人。按察公前巡江南鹽驛道，遇覃恩，贈先兩世中憲大夫。恭人。考諱世煥，供事實錄館，選四川邛州火井槽巡檢，妣沈孺人。繼妣車孺人。按察公爲仇家所斃，暴卒，家毀。巡檢公辛苦流離，得末吏卒於官。君方六齡，車孺人攜之奉柩於嘉興。按察公毛淑人柩先在嘉興，至是葬。按察公於縣西吉字園，葬巡檢公於海鹽縣角里堰元保山之麓，遂爲嘉興人。入秀水邑庠。同治年間，學使者得卷，知爲服古之士，取優等，補上舍生。少孤，性至孝，車孺人劬瘁之餘，課其誦讀，未嘗不流涕相對也。幼卽書學，知治經必先

識字，故於小學爲勤，不好制義，屢躓於有司，不計也。好古文，主於簡質，不屑詞藻爲工。與攻說文之日，照許瀚印林最相契。桐城蘇惇元厚子與講學，杭州邵懿辰蕙西、伊樂堯遇藝與研經，涇包世臣慎伯、上元梅曾亮伯言與論文。蓋君學不求博而貴專，三禮主鄭康成，故自號鄭齋，而篤守程朱之學，應潛齋陸稼書所尤服膺者也。與人交必誠，不作泛泛酬酢。黃樹齋侍郎雷鶴皋太常聞而過訪，一揖而已，無多言，亦不答拜也。詩酒名士則遠之，蕩檢踰閑，自以爲天下大才者，絕之如仇讐。而一爲之友，規過勸善，至不遺餘力。人頗以爲難近。余與通甫舊有徵歌之飲，及遇君，遂絕迹。清江浦四月賽神會最盛，花明柳媚，履舄駢田。余與通甫適止其所有，相約往視者，君呵叱之曰：我輩卽不肖，豈與蜂蟻浪子聯臂而嬉於市邪？其人悚息而去。喜飲人以酒而不喜飲人之酒，人有投贈必峻拒，無故而餽金必怒絕之。總兵某能殺賊雅敬君，以二百金爲壽，卻之。卒暗資於牀之寢衣中而去。及知之，總兵出征矣，持以繳吳勤惠。總兵固勤惠麾下將，勤惠亂後，刊刻書籍，迎君於兵火中，爲主校勘。時君將返杭州別去也。及君三至淮上，已抱病，因憐特甚。某總兵復以三百金介君之友人持贈，不受。勸之怒作色起立而言曰：均儒日暮人耳，豈有死人而受人金者哉？言畢面赤氣逆，友人怏怏而去。捐介皆此類也。君在道光時，校勘養一齋詩文集，咸豐間，河帥楊至堂侍郎刻書，延主校勘，極相契重。楊公薨，代者爲庚長君，留一年決去。余以刑部散郎假歸，與同人送別河干，畫士萬嵐繪載書圖紀其事。咸豐十年正月也。君行後，而皖賊李大喜突至，清江浦灰燼，無不以易之。介石貞吉爲君頌者，孰知君



歸嘉興而遇粵寇一子子婦一孫一女及皆死焉與子行信行篤相率避於澈浦先墓所再徙杭州就丁丙松生無何而杭州失守君陷賊以其年老書生翼之出復走澈浦墓所而行篤亦至父子復合遂渡江北來以行篤贅於余郡城蒲葭巷之寓舍其時余之家亦毀矣初君自清江浦歸應己酉鄉試丁內艱余千里弔之家居嘉興府城安術君喪居毀瘡殆無人色余信宿其家行忠行信上食不以僕從門庭肅穆有茅容之風一孺子侍立者行篤也行信工篆法遇亂後留澈浦從鮑郎場大使申帖秩亭入閩亂定還浙暴卒於涂計來君時已寓居淮郡三年杭州收復丁松生書來再返杭州主東城講舍講席故撫軍馬端敏公及今撫軍譚文卿公俱重之方君在淮郡曾文正公督兩江澈清江浦問君於動惠動惠告以寓郡城文正以不得一見爲恨有德惠以一見宰相者君曰孟子不見諸侯之語乃忘之邪時有枝者以爲僞自高君聞之不校也亂後至淮或謂君曰吾甚爲子危子愆直若櫻賊怒立碎首矣君曰吾之愆爲友也賊非友何愆焉蓋君素愆直然不妄及唯友則交益厚者愆益甚苟有過不少貸也孤隘之性至老不衰祭邵樞部文有曰唯兄知均儒之孤隘均儒謹當守此終身烏乎亦可謂至死不變強哉矯矣記曰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孔子言益友曰直曰諒其君之謂乎子行篤援例得官將引見君攜之來淮行篤北上君南歸卒於東城講舍同治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君生於嘉慶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八歲杭州弟子哀思私謚爲孝靖先生配陳氏先君卒子行忠孫全樸遇難行信先卒行篤兩淮候補鹽大使孫全棟

《碑傳集補》卷三八

張端甫哀詞 秦維棠

道光二十有六年夏四月張君端甫自河南來抵京師而病篤遂以其月望後三日卒於城西佛寺中年三十五余時授徒海淀端甫卒之先一日始聞其至且病急馳視之已不及矣悲夫吾錫自楊員外芳燦以沈博絕麗之學震燦海內端甫幼而濡染喜爲駢儷文字詩與詞亦尙側豔後以廩貢入京師從梅先生曾亮游始啗焉自喪屏不復爲詩文而浸淫於易詩孟子三傳自遷固書以及莊列管荀諸子文則非八家歸方與夫李杜韓蘇黃之詩不敢泛濫涉獵如是者二年其氣沛然以充發爲文辭不沿蹈時俗字句而斬妃於古人然不多作得文三篇詩數十首而已後遭母喪貧不能歸去而游河南人事病其思慮卒卒未暇以爲以迄於死死之二日余與同縣侯慎發其篋則得所謂文三篇詩數十首者其他所作與一切徇人之詞蓋焚棄畧盡矣亦勇矣哉端甫年十八九爲弟子員赴南北試者五被黜其家向有中人產至端甫之父而貧河南糧道庚長君厚端甫助之歸葬其大父以下數喪而端甫至是亦死烏乎世所稱科第祿位子孫壽考數者或一人而兼有之卽不然不得於彼必得於此而端甫無一有焉何也端甫之喪常熟姚員外福增經紀之喪以南歸而庚長君復賻恤其家人余當刻其遺集先爲詞以宣余哀且乞梅先生傳焉詞曰

烏乎端甫胡齋子之遇而復札其生耶胡爲善之汲汲而繼世之惇惇耶學能窺先民之宣與胡不克底於成耶豈彼蒼之夢夢才果與命妨耶是區區之零墨敗紙其能取後世名耶抑徒供螽魚之饕餮而同歸於冥冥耶烏乎端甫已矣其老父與寡妻疇所恃以爲養耶此後死者之責也而終使子明暗於泉壤耶

《碑傳集補》卷五〇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八

陳獻清傳 方宗誠

君名壽熊字獻清一字子松世為江蘇吳江人補蘇州府學生少孤能自樹立嘗作座右箴言入孝出弟之方居敬窮理之旨朝夕觀詒以責警省讀書好為深沈之思遇疑義連夕不寐期必達而後已以貧不能葬其親與其友吳江沈曰富應省試舟次大江涕泣酌江流為誓歸集同志倣桐鄉唐顯儒張楊園先生法為葬親會而稍變通之因是獲葬其親者數十家曰富亦能文章砥名節者也君少與交游既壯又友平湖顧徵君廣譽益治經學遂棄舉子業自漢魏及國朝諸儒解經之書皆究其底蘊別其得失後又受業於婁縣姚先生椿先生為桐城姚惜抱先生門人私淑實應朱止泉先生之學君既學於姚先生自文章經術反而證諸吾心之理而體驗益深姚先生沒君授經吳淞開當是時數百里內為醇儒之學者咸推顧徵君徵君務持謙退未嘗為學者盡言君則誘掖後進惟恐不及學士大夫漸尊嚮之先是咸豐三年賊陷金陵賴提督向公榮張公國樑先後堵禦故蘇松常數府得無恙十年三月江南大營師潰張公戰死兩江總督何桂清自常州退蘇松賊遂下竄莫敢為守禦計者君居吳江之黎里鎮與里人謀練鄉兵捍之四月吳江陷賊來犯鎮鄉兵擊殺數十人賊退益繕守具為持久計相拒兩月屢卻賊人心益奮無何賊大至鄉兵無援始潰副貢生馮經國子監典簿徐泰吉太學生陸鏡人及其弟某皆死之君被重創未殊長子婦葉氏及次女某投水死君友人凌君泗迎至乘塔醫治得痊賊退君歸初黎里未破時有以款賊為說者君厲聲言吾輩雖無民社然能死之否則去之若藉口計全鄉里視願迎賊不特棄君父之倫直不知人聞羞恥事矣及兵敗事乃有不可言者君憤不欲生遂作書別故舊絕粒五日而卒是為十月二十四日也年四十九君為學宗主程朱闡然自修不侈講學名貌樸素若無能至名義所在未嘗稍貶以徇俗嘗言數十年檢攝此心至今始能不妄用又言於死生之際視之淡然蓋其平日之所養如此所著有周易集義周易正義正周易本義箋讀易學啟蒙私記讀易漢學私記冬官補亡攷工記釋詩說參同契注及詩文集若干卷又嘗注王西莊光祿蛾術編補綴吳枚庵所撰國朝文徵乘行四子某某論曰昔南漢尚經學宋與明多講求心性之儒故當世變節義遂為千

古冠甚矣學之有關於世教也君學養有本豈徒以節見哉君門人秀水陶模能守君學家陷於賊窺身窮鄉讀書勵志不少挫且撰君行狀以表其師之學行焉呼即是可以視君之教澤也

（續碑傳集）卷七

薛先生家傳 薛君 先生諱壽字介伯晚字介伯揚州江都人父諱長慶武生先生幼穎異父奇其質不令習弓馬實敬儒者導掖於學同縣梅先生植之以詞章小學施教黨塾先生從游於門甫成童賦早梅詩有香兼一雁來之句鄉先達黃中憲承吉見而詫曰此薛元卿句法也賦詩勸勉之年二十以詩賦受知於學使者廖公鴻慈補江都附學生員屢試高等道光戊戌壽陽邪文端公督江蘇學歲試揚州試十月為陽賦擬許沖代父上說文解字陽布謝表擢先生第一文端告其友曰吾試揚州得二士一謂先徵君也梅先生晚年游浙先生遂受經於先大父學益昌殖先生家故中人產而善治生酒漿履歷秩然得其任所居學詰齋雜蔣花樹堂字清嚴書策環列自同游梅先生先大父之門者多雅材名德風日清美輒會集齋中談燕以為樂客去憑几散帙點勘夜則一燈熒然持茗碗與書卷相對時亦以吟詠自遣先大父嘗字先生曰介伯有讀書之福者也先生未三十已知名江淮間又甚工制舉文字十試於布政司垂得而失者再力學之志不為沮退性愛閒曠處境又能耐其守中歲偶為近游聞有所主然不久即棄去咸豐初再遭寇難喪其貲乃以客授自給嘗從事淮南書局兩淮運使方公清願龐公際雲深禮異之時輩流多頌謝先生意與半落惓惓然曰清尊談藝可再得乎最後南皮張公之洞視學湖北經心書院課士治經聘先生主講席士率其教以疾歸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於家春秋六十一先生專力許書於音韻尤有深造好以讀若例說詩經用韻正轉又欲分廣韻入聲緝合益為一部葉帖以下為一部皆未有成書序記雅潔得近人孫洪法為詩以聲情為宗別裁獨持擇甚嚴蓋梅先生所授於黃中憲者舊有續文選古字通二十卷讀經創記二卷學詰齋文集二卷外集二卷詩集二卷子慰祖劉壽曾曰先生游先大父門為高第弟子與先徵君尤相善所居相距不半里時時來青溪舊屋中壽曾童少嬉游恆侍先生側先生呼以乳名患難孤露曲相扶翼其為學宗旨聞於梅先生暨先大父者每樂為壽曾盡之且曰慰祖生晚吾不及見其成矣子它日告吾兒可乎九原可作懼負諾責流涕書此願慰祖毋忘先生言也

（續碑傳集）卷七九

陳介祺傳 支偉成

陳介祺字壽卿號實齋山東濰縣人。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家故饒於資通籍後即絕意仕進。素嗜金石之學。收藏甲海內。築實齋以珍弄之。凡彝器至數百件。尤著者爲毛公鼎文幾七百餘字。推天下金器之冠。三代陶器亦數百件。周印百數十事。漢魏印萬餘。秦詔版十餘。魏造像數百區。從來實鑒家所未有也。同時若潘文勤公王文敏公吳子志閣學清卿中丞劉燕庭方伯鮑子年舍人李竹朋太守並皆不足方駕而復於三代文字確有心得。其釋附敦決爲毛叔貺所作。證諸文少於書武成者二百六十二字。于伐商事爲略。而于受天改大命爲詳。至大之事。括以二十二言。七十六字。非師文王周公之文。焉能至此。又釋陳侯因資敦銘中有考孝武桓公與載大謨。克成其謨。謂卽桓侯兼齊之記。又釋介田盤齊太公和陳猶兩區諸篇考。語見古史古制。如數家珍。自昔談金石者。僅見之作也。又大集李斯書。推爲碑祖。蓋亦有鑒於古籀之亡。今文之失。而慨乎言之。觀其與友人書。有曰。有李斯而古篆亡。有中郎而古隸亡。有右軍而書法亡。可以知其意矣。惜著述罕觀。近始陸續印重。齊吉金錄八卷。吉金文釋一卷。藏古冊目並題記一卷。十鐘山房印舉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固十不逮一云。

《碑傳集補》卷九

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 俞樾
光緒七年國史館上言。儒林傳曠不修。權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溷漫不著。宜下各直省采訪以聞。

從之。於是江蘇巡撫以故左春坊左中允劉君事實。咨送史館。海內士大夫知其事者。僉曰。允哉。君事實。既在史館。自足傳後世。無待空言。表襮。然墓道立碑。自漢以來。然矣。君自上海以疾歸。微語諸子曰。如我死。則志墓之文。以屬德清俞樾。君卒。諸子以狀告於樾。樾亦病。因循未作。而君已葬矣。種幽無及焉。乃爲譜其系。敘其出處。述其行誼。與其學術。紀其生卒。因及其所生。而係以銘。俾刻石墓道。用詒來者。其系曰。君諱熙載。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考諱璣。字瑟玉。祖考諱銓。字衡掌。考諱松齡。字鶴與。自曾祖妣。以至於妣。並姓王氏。祖父母皆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妣皆宜人。其出處曰。君於道光十九年舉於鄉。二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咸豐三年。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旋奉命直

上書房。久之。上見其氣體充溢。早暮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大計。羣吏君在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君旋以病乞假。十年。胡文忠公特疏薦君。貞介絕俗。同治元年。詔起舊臣。而君與焉。其明年兩奉

寄諭。趣入都。三年。補國子監司業。其秋命爲廣東學政。補春坊左中允。引疾歸。遂不出。主上海龍門書院講席。以終其行。誼曰。君少孤。苦及貴。不改其初。以翰林直

內廷。徒步無車馬。視學廣東。一介不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讀之。或曰。次藝可無閱。君曰。不觀其全。而謂吾已得之。欺人乎。自欺也。試畢。進諸生而訓之。作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四箴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歷十四年。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丙夜或周視齋舍。察諸生在否。其嚴密如此。然與之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性嗜酒。招之飲。欣然往。雖醉不亂。越時亦頻至上海。至必訪君。君亦數數來談。諸甚樂。初不覺其貌然高厲也。而意所不抗。聲曰。吾不樂與爾曹見。其人悚然去。竟不得見。其學術曰。君幼敏悟。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八

三七五

父鶴與君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晚年自號磨崖子云自六經子史外凡天文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尤以躬行為重嘗曰學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昨非集四卷皆刊以行世日記若干卷藏於家未刊其生卒曰君生於嘉慶十八年正月癸巳卒於光緒七年二月乙未年六十有九於某年月日葬某原娶宗氏以君官封宜人先卒生丈夫子三彝程國學生展程光緒元年

恩科舉人尊程縣學生女子子二高郵吳高泰州唐恩祥其婿也孫三人啟訖增訖詳其銘曰

士生今世學術大明貴在擇守無取更張云何漢宋若判井疆我觀君容恭儉溫良粹然無滓元酒太羹我觀君行克柔克剛意之所可謹然承迎其所不可禦若冰霜我讀君書靡有不詳高論道德下逮文章至於聲律剖象析芒至於詞曲乃亦所長君之所學小大具賦宜其翕然令聞令望

天子嘉歎巨公表揚名在國史澤在膠庠學無宋元亦無漢唐一言居要要在躬行躬行君子久而彌芳我作斯文刻石墓傍俾千百世知學之方學君之學吾道以亨

（續碑傳集）卷一八

劉熙載傳

劉熙載字融齋江蘇興化人少孤貧篤行力學十歲喪父哭踊如禮鄉里異之為人內清介而外和易讀書指指識微約言屏守至訓昨事變一斷以道理與之居久者莫不灑然自卻其非心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友宗裕昆疾革貽書屬督教其子或尼熙載將考差矣盡緩謀歸答曰使垂死之言而可負吾豈有人心者哉卒踐諾咸豐二年九月命直上書房侍

顯廟潛邸時讀每進講先日層思擊貫左右博喻歸之於正糲食糲羹敝衣徒步非人所堪處之泊如時故相倭仁同直以操尚相友重論學則有與同倭宗程朱熙載則兼取陸王及邵百源陳白沙沈腰反覆涵探自得以慎獨主敬為宗而不喜學語通辨以下搭擊已甚之談其不阿如此俄病辭直復召對稱

旨旋

御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京察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熙載不樂為吏乞假客山東授徒自給十年入都補官

時有夷警官吏多遷避山谷熙載獨守志不去會撫議成湖北撫臣

胡林翼延主江漢書院以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疏薦鄂省戒嚴則曰吾

居此客也有可去之義遂游太原以經學教授同治初元再奉

召命未起三年春徵為國子監司業督學廣東應選左春坊左中允行

卻所至蕭然如寒素作憲急欲還善改過四歲訓士謂士學聖賢富

先於此四者從事五年乞病歸被徵書而熙載治經無漢宋門戶

之見其論格物兼取鄭義論毛詩古韻不廢吳棫叶音讀爾雅釋詁至

叩吾台子以為四字能攝一切之音以推開齊合撮無不如矢之貫的

又論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聲皆諧聲也計叔重時雖未

有疊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疊韻也江工雙聲也孫炎以下切音下一字

為韻取疊韻上一字為母取雙聲非許氏實開之乎徐鉉注說文字音

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要之許氏之聲本可為切由古人制字其中本

具字母也如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若用許之本聲易為工雙切不

正切江字乎且如脂字許云旨聲模字許云莫聲孫氏業取其音以為

母矣至如庚吳聲佳圭聲殷身聲蕭蕭聲皆肖聲荷以許聲加孫韻皆

可為切而一切雙聲之字不可以類求之乎又作天元正負歌以明加

減乘除相消開方諸法嘗戒學者曰與博必約真約必博又曰才出於

學器出於養又曰學以盡人道而已士人所處無論窮達當以正人心

維世道為己任不可自待菲薄平居嘗以志士不忘在溝壑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二語自勵自少至老未嘗作一妄語與人交際無貴賤一以

謙誠待之入亦不忍欺在貴爾瘠處約逾榮表裏渾然夷險一節德量

淵遠莫能器之卒年六十九光緒八年七月奉

特旨入儒林傳有品學純粹以身為教之

褒所著有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昨非集四卷

藝樂六卷持志塾言二卷

劉融齋中允別傳

光緒八年

國史館上言儒林文苑傳曠不修懼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湮沒不著宜

下各直省采訪以聞

從之。於是江蘇巡撫衛公榮光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興化劉君事實上

旨原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劉熙載前在上書房行走曾任廣東學政旋因病請假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品學純粹以身爲教成就甚多洵足爲士林表率著即宣付國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碩學欽此仰見聖主敦崇實學嘉惠儒臣式刑多士之至意於是海內士大夫知其事者僉曰允哉公傳在史館名在天下既足傳諸天下後世矣然金匱石室之藏非草茅所得聞見穆自同治十一年壬申之冬客遊海上與公還往凡八九年稍能窺公學行崖略乃據公家狀及其所撰諸書大旨別爲一傳以示同志者焉公諱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瓚祖銓考松齡世以耕讀傳家公少孤貧力學中道光十九年己亥

恩科舉人二十四年甲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乙巳散館授編修咸豐三年癸丑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奉命直上書房久之

上見其氣體充溢早莫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上嘉焉書性靜逸四大字賜之六年丙辰京察公名在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旋以病乞假十年庚申湖北巡撫胡公林翼特疏薦公員介絕俗同治元年壬戌

詔起舊臣公與焉其明年兩奉命督廣東學政旋補春坊左中允五年丙寅引疾歸遂不出當道請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凡十四年以終公秉性儉約至貴不改其初嘗以翰林直

內廷徒步無車馬有髮子浣衣濯冠之風視廣東學一介不苟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閱之試畢進諸生而訓之如家人父子焉作慙忿室欲遷善改過四歲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華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與人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與客言善談議亦時雜詼諧嘲笑恆不見其有高邁遠俗之態而意有所不可亦卒莫之能奪也閒居敝衣糲食不多用一錢親故有貴顯遠有饋不一取有貧

苦必多方周濟而待客又必盡豐潔其處已接物變動不拘又如幼敏悟太翁鶴與公嘗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公晚年亦自號磨崖子自六經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韻學下至詞曲以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爲重書曰所貴於學者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昨非集四卷皆公晚年任書院自爲校乘行世又有自記語錄若干卷藏於簡未能整理其敘四音定切曰余幼讀爾雅釋詁至印吾台子四字忽有所悟以爲此四字能收一切之音後證之諸韻書皆合益自信乃易以款意烏于四字蓋款意烏于皆取聲音之名以爲名其於印吾台子則款代印意代台烏代吾于代子也前數年客有問余以切字法者余先問之曰子知開口正音開口副音乎曰知之子知合口正音合口副音乎曰知之開口正音開口副音一名齊齒合正一名合口合副一名撮口子知之乎曰知之曰吾有常言之四字款意烏于是也子知之乎客曰將焉用此曰然則子之所謂知者豈誠知乎夫款字收聲者名開口意字收聲者名齊齒音以及收烏名合口收于名撮口自非先辨款意烏于何以能定開齊合撮也

不能定開齊合撮而欲切音更何以能定上一字母下一字韻也吾試問子爾雅河洲四字於款意烏于宜若何分屬客謝未能余曰子試於關字長其聲以讀之唯河洲三字皆長讀之客從余言余曰子覽爾字下隱然有一變字乎唯字下隱然有一子字乎河字下隱然有一阿字乎洲字下隱然有一優字乎曰然然亦鳥也阿亦款也優亦意也子則無俟復言是則開齊合撮不既定矣乎推之一切韻之收聲可知矣客悅曰此指吾未前聞然尤願論撰以貽後學俾得與能也余時頗心許之今余爲爾說既成又因及門黃接三鑽研韻學與之準佩文詩韻字數輯爲韻釋四卷事固有難已者書名四音定切蓋原其真且使余向者之所以自悟與所以告客者胥統焉其敘說文雙聲曰切音始於西域乎非也始於魏孫炎乎亦非也然則於何而起曰起於始制文字者也許氏說文於字下繫之以聲其有所受之矣夫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聲皆諧聲也許氏論形聲及於江河二字方許氏時未有疊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爲疊韻江工爲雙聲是其實也後世切音下一字爲韻取疊韻上一字爲母取雙聲非此何以開之哉是編獨詳雙聲者以韻有古今之別雙聲則古今一也徐鉉等注說文字音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要之許氏之聲本可爲



切由古人制字其中木具字母也是編韻借孫氏母即用許氏之聲如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今用許氏之本聲易古雙切爲工雙切不正切江字乎山江字推之如脂字許云旨聲模字許云莫聲孫氏業已取其聲以爲母矣至於庚佳殷蕭宵尤等字庚與聲佳圭聲殷月聲蕭蕭聲宵宵聲尤又聲苟以許聲加孫韻皆可爲切而一切雙聲之字不皆可知乎夫雙聲之大略不外乎清濁二聲之從類及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之相通自有切音以來學者固皆知之惟其知之則與余之濫竽於古人制字之本音必有合也余纂說文雙聲僅舉崖略及門陳仲英以爲神於小學孜孜助余成之學者誠因是編以契許氏之聲因許氏以契古人制字之音庶無負諸聲之本指也哉其序說文疊韻曰書以說文疊韻名疊韻也者疊古韻也古韻有與今同有與今異與今同者卽爲今韻何以不疊今韻今韻不勝疊也夫古韻可據者有若詩百篇焉有若屈宋之辭焉推之凡古有韻之文無不可見何必許氏一人之書顧許氏於字下繫聲所以著韻卽出於其字雖雙聲亦在其內要不及疊韻之多卽但以疊古韻而言其字亦豈少哉論者於河可其知爲疊今韻於江工或但以雙聲目之其實雖取雙聲亦取疊古韻也然則欲明古韻舍說文其可乎問嘗以此語及門袁竹一竹一見輒符余因與之輯疊韻上下卷以明說文合體之字與獨體之聲體既相因韻自相合卽有不合亦由後人之失讀類非古韻之本然是編於許聲雖若有信之過者然過信猶愈於過疑況信未必過也同校者爲及門黃淵甫蓋亦以其明於許書而屬之至古韻大指爲余舊著今列爲首卷雖所言不專在說文要與說文相發云公於音韻小學確有心得之外而潔身修行與有宋諸儒言行相爲表裏凡日有心得隨筆記載晚年手編定爲持志塾言上下兩卷內分子目二十事曰立志曰爲學曰窮理曰存省曰擴充曰克志曰力行曰盡倫曰立教曰人品曰才器曰致用曰濟物曰正物曰處事曰處境曰處世曰天地曰心性曰禮樂曰復爲之序曰孟子始言持志志之賴於持也久矣持之義不一端大要維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持之方不一端大要善其志之所以養也慎其志之所以發也每念古人之學無不以此爲兢兢而即可準此以見吾人之失故余之教於塾也嘗以持志二字額其齋焉塾中講貫自聖賢經義以及先儒格言因皆有課程矣其有不及舉古人之辭但自言之以取易明者則隨時筆而存之蓋以便學者之復

習也原本卽名持志塾言惟不立門類不避重複未免雜而難約今姑刪復分類以成二卷然亦但如原本之所有而未嘗增益實亦未嘗得整齊次第之宜焉夫持志之功深求之而未嘗盡者也學者誠由所至而進推焉則是編者或亦由淺之深之藉也與公既以持志塾言教授及門諸子及窮鄉晚進之餘又探討古今人詩賦古文詞曲書法經義深造自得復爲塾言六卷于目有六曰文樂曰詩樂曰賦樂曰詞曲樂曰書樂曰經義樂自爲之序曰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尙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爲藝卽莫不當根極於道順或謂藝之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槩乎彼舉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樂乎音嘗有聞大史公歎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爲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卽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間焉公於古人詞章文學既有深造獨得之境嘗有述作不自收拾隨時散佚晚年就篋中所存詩文詞曲各類編定四卷而以所仿周秦諸子書寓言四十二篇曰寤崖子列爲卷端總爲之序曰此集始名四句集蓋集中所編入大率四十以前作也余之少也學不知道雖從事於六經然頗好周秦間諸子又汎濫諸仙釋書并騷人辭客之悲愁放曠借衰暮感羈旅者亦未嘗不寓目焉故當時所作指趣多所出入且有傲然自得而不知其爲非者豈非沈溺之甚也哉四十後乃始悔之又後則欲勿存之矣既而思之非與是不容偏掩者也是有非中亦豈必無是狂言聖擇理或同與且卽未必有是備存之以著其非庶鑒余非者得以及時趨是而不至若余之過時而悔與偶憶陶淵明辭有昨非二字因以名集昨之云者豈獨爲四十以前言之乎四十以後附入者自視實亦未見是也故並以昨非槩之以上六書惟持志塾言成於同治丁卯藝槩成於癸酉餘四種均成於光緒三四年間先後公自校槩成之遺書有讀書劄記游藝約言制藝書存三種乃公歿後公子彝程等從公篋中所存手稿分類鈔出示公及門諸弟子於丁亥冬續刊之劄記與持志塾言相類游藝約言與藝槩類制藝書存原爲昨非集之第六卷公刊集時尙在游藝未能卽時刊入者也公早年工行楷書法晚年喜樸漢魏人八分篆書

久之銘鏤一體規模奇古變化無端人有求者亦時應之。又嘗命工為刻一石時以餉人亦自喜也。公以光緒六年庚辰夏五月上海龍門書院構寒疾其初尚輕尚能時時見客及拜客。移以四月間由上海廣方言館附輪船回里至五月二十七日回館。次日即龍門書院候公起居時公構疾已十餘日尚能談話如故。留同午食至六月初三日公乃到廣方言館訪談移時乃去。自是以後移數日輒往書院候問公疾雖未瘳尚能坐話移時至十七日公門弟子沈約參袁竹一到館言公疾久不瘳思回興化。穆即同局總辦李勉林觀察相商李君故與公友善乃為主張以本局小火輪船拖帶公舟回鄉較速。公乃清理書院一切事宜即於七月十三日登舟時穆亦將有事於蘇州即附公舟於十四日已刻抵蘇州胥門外小泊。穆即別公上岸時公病已不能興矣。公歸里後疾亦時重時輕中間尚能訪老友陳君茂亭一談至七年辛巳二月乙未乃終於里第。正寢距生於嘉慶十八年癸酉正月癸巳享年六十有九。夫人宗氏先公年殁。公子三人長彝程太學生精通天文算法。公嘗與穆談及時以為慮曰。察見淵魚不祥。次展程光緒元年乙亥恩科舉人。三尊程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高郵吳嵩泰次適泰州唐恩祥。孫三人啟說增說詳說。

（續碑傳集）卷七五

龍泉老牧傳 馬其翼

龍泉老牧者合肥徐君子芥自署別號也。君故號南陽字西叔一字毅甫。先世由南昌遷廬州世農也。父欽多病早世。性喜振施。君方在娠有道士修髯古貌自言遊義眉來到門乞齋已忽不見。家人報產兒故遂小字曰道士。岐嶷穎異涉學多通。既孤貧不能自存。太守劉耀椿奇賞之。期以國士為資給其家。少喜讀易及老莊。孫武書究心天下利病顧視儕輩皆無出己上。益放不自檢。謂名業可立致。年二十四舉於鄉。入都獲交湘鄉曾文正公及邵郡中懿辰。陳編修源充張石洲穆暨他知名士。皆解帶為識。羣流傾嚮。然性故介特。於時俗人不能容納。尤貴顯者尤以氣轍之。人以此畏其狂。望風嫉之。既困不得第。歸而鬻文自活。得錢復隨手散去。久益困。則以書抵故人於京師。謂足下誠欲起僕之窮乎。何不號於諸貴人之門。曰合肥有徐生善鬻文荷羅而致之不苛。以恆禮自時。文試帖館閣賦。表頌誄旁及兩漢三唐樂府。與夫流俗俳諧祈神諛鬼藏嬌贈盤之作。唯主人之命是聽。計役而與償。當其快

意萬言之富唾手可辦。苟非其人雖千金一字不得也。蓋其困溺甚其自喜亦彌甚。曾公典試江西使節過廬州詣君陋巷不值。賦詩一章而去。於是陳源充出守吉安再補池州君樂江南山水陳又故人也。遂客其所。當是時天下已大亂曾公治兵於長沙廣西寇既破武昌順流東下防江兵潰散寇遂據江甯四出侵擾安徽巡撫移治廬州江公忠源新立大功授巡撫馳入廬州治守禦陳源充已前解池州任破敵至廬州助守。君方避寇亂鄉居聞陳至亟走存問甫入而城閉寇前鋒抵河。君留居園城中廿餘日。一日陳置酒飲君酒半慨然曰。嘻子好言兵。酒恆飲何憚一見撫軍樹尺寸功。衛鄉里因強之以見江公。江公固夙知君一見大喜曰。何以教我。遇者客有獻計籍富民財以招徠鄉勇。勇果何如。君曰。鄉民自保衛皆無足當巨寇。江公曰。然吾精兵皆留江西今事急姑強子一行。且問子有老母又獨子不可徒死。圍城中子幸出為我趣鄉勇來吾開門待戰事平還藉子草露布。君既感陳公之言又重違江公乃許諾。以僅縋城下冒圍出未幾城陷二公殉節死鄉里。富民聞前時議敵民財事雖不就皆爭請訖君君用是益困。屢無所向久之曾公水陸大舉克安慶則遣人迎致君居三年江甯平兩淮府以無事君謂山中屋可葺田可耕也乃辭去。到家解裝以所得金買黃牛一頭。私心自幸。天若厭亂吾與是牛蚤作而夕休更十餘年即死幸矣。因自號龍泉老牧。龍泉者巢湖之濱其所居山名也。歲比不登蝗大起復飢驅四走風雪寒近中酒成癯病比歸而牛死江淮之亂又作於是乃太息曰。皇穹不佑載掣余肘我牛不辰失左右手天邪盜邪孰終余歟。悲夫。自是仍時時鬻文遊公卿間。同治五年揀選得知縣不樂為吏改教職。遷授和州學正。未上事州牧游智開循吏也。固要之往。比至聞學師爭諸生贊金薄厚笑曰。是尚可為邪。徑去不顧。光緒二年年六十有五其夏有鴟鳥飛集書室侍者逐不去。醢之。越日二大鴟率羣小鴟數百棲園樹震撼牆屋格格有聲。君曰。此賈太傅所謂服鳥也。吾其行矣。遂卒。君於醫卜相人之術一皆罕習。尤雄詩筆。著有敦良齋詩文存六卷。配楊氏生子二長源伯次元叔才而早死。君上世五傳皆單丁至源伯乃有孫五人。

馬其翼曰。子客合肥聞其先輩有三怪之目。蓋謂君暨朱默存王謙齋而三子及見王君年八十猶健為詩述君行乞為之傳。且言君師事姚石父先生其文學亦乃傳業桐城子其勿辭。果敏公英翰者起安徽州



縣至巡撫故與君為昆弟交一日君敝衣詣巡撫署果敏履出迎酒酣樂作君乃言曰大難初夷百廢待飭而君輩為大官者固樂甚乎僕老罷殊不憤此因起趨出果敏亟謝曰謹受教即命徹樂固請乃留其正辭不阿皆此類也今年余來合肥王君已前卒偶與李生國松讀君文歎其絕人又頗惜其多無聊應俗之作今誠能要剛之亦足以不朽李生請任校刻予乃錄存其文一百餘篇分類編次皆可觀而君子源伯適於其時持狀來謁文也蓋其年亦且七十矣因頗采君所自著文及王君語次之如此

《續碑傳集》卷八

戴存莊權厝志 方宗誠

咸豐五年十月十八日吾友戴君存莊病卒於懷遠訃聞余慟哭失聲深巖幽谷之中隨所坐地為之溼焉余避亂柏堂甫二年始聞吾友馬命之殉節於舒哭之為之傳編次其遺集未幾而吾友張小嵩復隨宿遷張公戰沒於桐吾與存莊會哭於信舍隔余謀尋其尸斂之兼為作傳教育其孤與弟乃至今而又哭吾存莊焉天生才之難才而足以用世則尤難是三君者匪徒一邑之才天下之才也乃人多忌嫉摧折之惟恐不力而天又若陰助其虐以速其天亡使雖欲謀一邑之安而不可得而不才如余者世無所可用徒留其身以哭吾友焉嗚呼其何以為懷邪初桐陷後命之既起義師陣亡小嵩日奔走舒營圖收復君亦與文君鍾甫徐君晉生籌餉結義民請兵於各大帥久之不得君憤上書撫軍極言用兵之道在神速設伏出奇宜乘間分兵襲桐以斷舒廬賊後不宜坐擁重兵於一隅之地又著草茅一得謂今日之事最要四端一嚴軍令一求將才一明賞罰一籌大局軍令不嚴高官厚賞不能得其死力將才不求大帥一人不能衝鋒鏖戰賞罰不明雖有軍令將才人心不可得而固大局不籌雖有目前克捷賊勢不可得而滅賊不急滅設再有不軌之徒乘間竊發或兵燹之後繼以凶荒則事有難為者又論嚴法令明教化勵氣節改科舉破資格久任使肅軍政省例案節財用禁奢侈皆按切時務反覆至數萬言上之則憲袁公袁公極重之及賊公之敗也賊聞君曾籌餉請兵又入營獻策掠其家夫人李氏妾劉氏被執殉節君聞之益慷慨報國遂走臨淮見袁公當是時舒廬駐重兵與賊相持久不下袁公復以被議去君不得已乃復上書所知大府以為自古用兵未有不先嚴軍

律而能殺敵制勝者當今大計宜急請

皇上大震天威起用從前著有成效為天下人心共向者數人重其事權嚴其責成速圖會剿俾之自請將官廣求奇才開言路以收羣策羣力之效蓋君性伉直勇言事又義憤所積故奮不顧身且忘其越位犯分也如此而卒鬱鬱得疾以死嗚呼悲夫君少有志以詩文名世壯歲遊方檣之先生之門乃奮志為通經致用之學嘗著書傳補商賈穴漢宋多前賢所未發道光己酉科中江南鄉試第四人庚戌壬子兩上公車皆勤訪當世人才賢否民生利病深思所以整齊之方制治防微久遠之策有公車日記數卷今

天子新即政銳意求治詔許直言君因條舉數端分別邪正指陳利弊先後上書於呂侍郎賢基陳給諫壇羅通政傳衍曾侍郎國藩其言多關政理之大乞其陳請以振士氣慰天下望陳給諫據以入奏其後罷斥謾國數大臣由君發之也呂侍郎奉

命團練安徽君又十上書論事宜其在懷遠聞亳州土賊張洛刑聚眾偶逆復上書撫軍謂不速剿後又為巨患袁公之被劾也君亦上書撫軍爭之且為鳳嶺二郡人士作書辨其冤焉乎君之才其見於言者如此雖皆空談無施然其志則亦可悲矣故余嘗論余執友數人使以命之為太學師倡明正學鍾甫小嵩膺民社而君為言官余以故才左右其間必皆有卓卓建立於世者乃竟不得稍伸其志以死今惟鍾甫存而齒已衰焉乎天乎是豈吾一人之不幸亦豈吾一邑之不幸已哉而吾黨之孤則尤為可悲也夫君名鈞衡字存莊號蒼洲姓戴氏卒時年四十有二子三先殤以兄子心杰為後心杰奉君喪歸權厝於龍眠山請余為誌余既為君編遺集成因拭淚為之銘曰

鬱抑侘傺心煩冤志恢土宇奉

至尊陳詞無路叩

帝闕皇皇霸上又棘門充耳莫聞氣潛吞顛沛不悔災災言倬直亡身赤心存紀辭伐石壽乾坤

《續碑傳集》卷七九

諸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周公符農府君行狀 周禮昌從兄光祿公諱壽昌字應甫一字符農晚號自庵湖南長沙人先世籍江右豐城明洪武初以始遷祖榮祿卜居長沙之塘冲遂為塘冲周氏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九

徐時棟 高學治 龍啓瑞 孫衣言 成孺
劉傳瑩 孫鏞鳴 劉毓崧 蔣春霖 鍾文燕
李祖望 薛時雨

徐先生墓表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柳泉徐先生卒年六十其友董沛流涕言曰自謝山太史歿吾鄉之學統幾絕先生以經術文章主盟壇坫後進高材生咸北面稱弟子四方知名之彥以事之四明者皆願望見顏色出所業相證問而不佞游處三十年時以一得之愚請益於先生而先生時殷發之歸乎一老東南人才所視爲標準者也今而後吾黨之士其誰爲質耶先生名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其先出僊王在太末者爲大宗唐光化間自衛遷台宋南渡後自台遷明遂爲鄞縣人曾祖嘉獎卜宅月湖之西祖廷芳父桂林山武生授營千總詔旌義行母李氏陳氏先生爲義行第三子陳出也姿性通敏委已於學成諸生充道光癸卯優貢旋中丙午舉人以輪鑲授內閣中書自其少時有志著述兩上春官卽家居不復出湖西煙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徹夜不倦對湖居人恆以五鼓望先生燈火候晨旦燈滅俄頃而天明矣泊遷城西遭兵火之厄圖籍俱盡乃營新宅購藏如其舊履息於中老而彌篤窮年兀兀著書數百卷余屢館其家恆出其懷笥之帙而相與討論之故知先生之學著莫余若也先生軍思精詣治經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眾難故不蹈近人墨守之弊尙書湯誓有二一爲伐桀見於今文一爲禱旱錯見於古書梅氏竊取古書以綴湯詰而禱旱之誓渾矣先生正之則有逸湯誓考太誓亡於秦火河內女子所獻亦僞書也近代崇漢學據以爲眞先生非之則有三太誓考言詩音者始自陳第亭林輩繼之往往以漢魏之韻強合古音先生以詩證詩分爲七部而周人之韻著焉則有詩音通避寇建曉閉戶說詩以義養爲告密以爲生爲悼亡以爲嗟焉詩塤以資殷爲祭太山之詩以下武爲美成王之作其他箋釋雜引諸經解之則有山中學詩記讀充宗之書而嫌其疏也則有春秋規萬讀西河之書而斥其妄也則有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又舊補朱輯之逸經校畢刻之呂覽以暨羣經國語皆有論著此則先生羽翼經傳之功也四明舊志宋元凡六家先生購而刊之其考異也曰札記其

補闕也曰佚文其述諸家之傳也曰作者其據前人之議論也曰雜錄而山經鄉志之屬以其目附焉曰餘考爲宋儒袁正獻公請從祀創四明未有之舉詳其本末曰事實錄考其系代曰世譜略舒氏子孫刊文靖遺集屬先生審定之先生參核羣書以糾近刻宋元學案之謬曰新校廣平學案週年修縣志當事請先生主之商推凡例仿史館列傳之體徵引文句各注本書並引各書以爲補遺凡所采錄千種建議爲貞烈節孝請旌一邑至千餘人而擇其尤著者人自爲傳以列之新志搜訪鄉先正詩文上自漢唐以迄於元踵諸家舊集而益所未備凡數十冊此則先生表章文獻之力也他所撰述若懷王志若北宋譜疏證若言行記思舊記皆徐氏一家之書亦精確可傳後者先生論文漢以司馬氏爲宗而參以劉向唐以韓氏爲宗而參以柳宗元故所作宏深雅健奄有衆長詩則浩浩直達無門戶之習樂府法漢魏詞近蘇辛其餘事也詩集十八卷已梓行文集四十卷以命其甥葛祥熊刻之我朝二百餘年經術如惠定宇江慎修王伯申文章如姜西溟惲子居姚姬傳皆元明以來所不易見然而兼是二者自望溪皋聞而外亦無多焉望溪研究義理而不甚長於考證皋聞則申明漢儒猶是專門守己之學其文章雖無愧正宗而經術則各據一是一也先生之文章中立乎方張之間蓋庶幾矣至其沈潛遺經援據古訓本漢經師之家法而於宋代講學諸儒亦闢發不遺餘力信乎其爲通儒者前娶朱氏同縣人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卒年三十三再娶葉氏慈谿人咸豐十年十二月五日卒年三十五先生甫四十立仲兄子隆壽爲後以佐振義教九品銜後納妾鮑氏奉化人生子隆壽尙幼女四長嫁舒懋敬次嫁吏部主事凌忠鎮三字吳世栗四未字孫三人正塘正堤正塹孫女二人先生卒之明年隆壽以四月朔日葬先生於縣西南王杜隴陳徵士勘爲之誌又明年乃請表墓嗚呼三十年來先生之益我多矣余幸得稍知古今而不以荒陋自畫者先生之力也先生臨歿猶嗚咽執余手鄭重以遺文相屬今而後四明之學統其誰繼之耶不腆之文以表先生余非徒哭其私也已光緒元年四月同縣董沛表

（續碑傳集）卷八〇



儒藏

皇清內閣中書柳泉徐君墓誌銘

余交徐君四十年，辱知契深且久。而君少余九歲，余謂君他日當誌吾墓，君亦笑而諾之。人事難知，君竟先余而長往矣。將葬，其子隆壽乞爲銘。荒落如余，何足以知君。然屈指儕輩，僅有存者，惟余猶知其什一二也。乃敘而銘之。君諱時棟，字定宇，又字同叔，號柳泉，鄞人。父諱桂林，由武生爲營千總，贈奉直大夫，以義行旌。前母李氏，贈宜人。母陳氏，封太宜人。贈公六子，君第三。五歲入塾，贈公督課甚嚴。十六而孤，銳意稽學，與四弟子丹互相砥礪，竝負時名。既補諸生，學使南海羅公命呈所作詩古文，歎爲異才。遂充道光癸卯優貢。子舟以是科舉於鄉，成乙巳進士，官西曹。明年丙午，君捷秋闈，兩應禮部試，尋丁內艱。服闋後，不復赴，以助饒授內閣中書。君家月湖之烟嶼，因以烟嶼名其樓。聚書充之，日坐臥其中，上自經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究覽。焚膏繼晷，徹夜不倦。後遷城西草堂，藏書益富，學亦益進，發爲文章，滔滔數千言，事理洞達，見者疑爲不假思索。而君實研精覃思，一字一句無不斟酌出之。敘事似子長，體物似子厚，持議似子瞻。旁及詩歌，活潑自喜，而樂府入漢魏之室，尤其至也。君嘗謂立言不本經術，卽工文亦無足觀。

然經義宏奧，歷二千年之箋解，竟有未發其蘊者。故其治經獨抒心得，證據鑿鑿，幾奪前人之席，成一家言。尤留心鄉邦文獻，嘗校刊宋元四明六志，與余往復箋札至百數十通，別爲校勘劄記，附以佚文，作者傳，餘錄，雜錄。又嘗集同人爲袁正獻公請從祀考證事實，窮日夜之力，成正獻從祀錄，正獻世譜略。復因舒文靖後人之請，成新校廣平學案。近方纂修縣志，搜採精博，病未卒業，士論惜之。君浙徐氏多祖偃王，漢以後紀載每有貶詞。王墓在鄞，錢志疑之。君據周秦古書及史記正義，以匡其失，成徐偃王志。又集東坡表忠碑字，作先德銘，刻石祠中。生平所著，於書有逸湯誓考、三太誓考、召誥解、於詩有山中學詩記、詩音通諸經論、孟各有論說，別爲烟嶼樓經說若干卷。他若朱氏逸經補正、毛氏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春秋規萬，則糾近人之謬。國語韋注正誤、呂氏春秋雜記，則訂古注之譌。其餘雜有撰述，皆卓然可傳後者。同治癸亥，草堂燬，稿多亡失。惟逸湯誓考、宋元六志、袁正獻從祀錄、新校廣平學案、烟嶼樓詩集已梓行。其手定文集四十卷及已成未成諸書，臨沒屬其甥葛祥熊，門下劉鳳章整理之。天不終厄斯文，竟竟聽其湮沒也耶。君性坦白，而詞多亢厲，有睥睨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五九

三三三

一切之概。人初憚之。久亦信其無他。座客常滿。高談酣飲。幾無虛日。而於聲妓微逐之娛。掉頭不顧。則又自古才人名士所希有者。才識既優。親友以疑難相質。得一言。各當其意。以去年前軍書旁午。當道屢延君共事。君屏謝冠蓋。閉戶著書而已。內行敦篤。待宗黨交遊。恩誼周洽。大抵取法贈公。然在君非難能者。姑略之。卒於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年六十。配朱孺人葉孺人。君年四十。立仲兄子爲後。卽隆壽。議敘九品。後納妾鮑氏。生子隆壽。尙幼。女四。長適舒懋敬。次適吏部主事凌忠鎮。三字吳世栗。四未字。孫一正塘。正堤。孫女二。長字朱允煒。次字吳愷。澤。君自營生。墾於縣西南王杜壩。將以同治十三年四月癸酉朔。窆其兩孺人。預爲葬記。未及期。而君卒。隆壽乃以其日奉君柩。與兩孺人合葬焉。銘曰。天生才。良不偶。天忌之。將誰咎。光熊熊。畱劫後。藏名山。尚不朽。

敕授文林郎。廣西知縣。徵舉孝廉方正。

特旨揀發江蘇知縣。同邑陳勸撰。

陳勸撰 《煙嶼樓文集》附錄

高先生傳

高先生諱學治。字季平。其先自山陰之前梅渡江而宅。爲仁和人。先生生則扶義。徵儒。樂文籍。無訛。敢皆取。弱冠游同縣勞權。勞格兄弟。其相倡。始刻苦求學。勞氏多藏書。有何焯。盧文弨。顧廣圻。所校鈔。篋百種。得盡假讀。深居治三種。及四家詩。旁舉金石。亦好宋明儒書。以貢生選爲程訓導。是時歸安徐有壬。書四元術。仁和勞權等校讎。德清戴望好爲故訓。皆時走集。望年家少。性感。聚不與時俗偶。每至。見他人所論著。卽曰。爲先生。先生曰。諾。望卽取書反覆檢之。燈一車。取一事。曰。爲先生。先生曰。諾。望則倚牆振筆。聲振林木。當是時。先生最權。及望治公羊春秋。與先生異術。勞權亦死。先生始不說經。炳見先生。先生年七十五。六矣。猶日讀書。朝必寫百名。書雖倦。不臥也。同經事。輒隨口應。且令讀陳香樹書。炳麟曰。若不速陳矣。先生曰。長洲陳君過拘牽。不得勝。炳麟問。孫星衍。及遺書。先生曰。遺書。置之。禹貢。鄭注。引胤。征日。僅版玄黃。昭我周王。孫君曰。詔。導。勳也。忠信爲周。說昭爲勳。則是言忠信王。何其好曲無文義。炳麟曰。大康失邦。及仲康至相世。天子守府。有斟灌。斟尋之地耳。地理志。北海郡有平壽。壽光二縣。應劭曰。平壽。故斟尋。壽光。故斟灌。斟城。灌尋皆在焉。然則周王者。壽王也。地本名壽。漢世因以名縣。古者遷都則國號從之。商更爲殷。西更爲周。唐更爲晉是也。天子依壽爲行在。故不曰夏王。稱壽王矣。古文周。壽聲近。或作壽。其例也。望文生義。言忠信王。未之思也。先生稱壽。且曰。若是。遺書則可說矣。雖然。不見篇帙。從朽壁中得一二語。已拉絕者。輒以施訓。若得完書。當云何。炳麟由是說益益。先生籍所。麟。惠。戴。以降。揆學之士。炳所有行列矣。然行義無卓絕可稱者。方以程朱悅也。視兩漢諸經師。堅苦忍形。運世而不悶者。終其能達。夫處陵夷之世。刻志典籍。而操行不衷。常爲法式。斯所謂易直。顯中君子也。小子志之。炳麟拜受教。先生爲人。宣髮而髯。以好金石。財略盡。子保徵善治生。先生得取給。常薄滋味。瘦形。故得壽考。以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十一卒。病時。語其子保康曰。居亂世。無累累如柳絮。吾聞諸朱用純矣。辭以冬甘。疾者將以定而性也。既病甚。保康常采庭華進。先生說之。頃之又進黃甘枕上。命撤之。曰。自病莫如食。既得華。復樂此邪。其自教如此。子二保康保徵。

章炳麟撰 《太炎先生文錄》卷二

龍啟瑞傳

字翰臣

臨桂人

正統

道

光二十一年一甲一名進士

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三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充廣

東鄉試副考官二十七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以待講升用七

月簡湖北學政湖北人士知禮尚文啟瑞專以根柢之學振

之著經籍舉要一書以示學者又以學政之職有三

要一曰防弊二曰厲實學三曰正人心風俗故所

作文檄告誠周詳三十年丁父憂回籍咸豐元

年六月廣西巡撫鄒鳴鶴奏辦廣西團練以啟瑞總其事二年

七月省城圍解以守城出力以待講學士升用五年

入都供職六年四月授通政司副使十一月簡江西學政七年

三月遷江西布政使治理蒸蒸日上八年九月卒於官

啟瑞切劘經義尤講求音韻之學貫穿於顧江段王孔張劉

江諸家之書而著古韻通說二十部其論古韻寬賅得失曰

論古韻者自顧氏以前失之疏自段氏以後過於密江氏酌中

亦未爲盡善顧氏規模粗備其攷據精確有不可磨滅者段氏

分之脂支三部發前人所未發餘所分者求之古經率多可據

雖分配入聲未極精審不免千慮一失然而分合周備條理井

然可謂文而不煩博而知要者矣後之陽湖張氏高郵王氏曲

阜孔氏歛江氏諸子之學博足以綜其善變精足以定其指歸

皆由段氏精而求之以極於無以復加之地則張氏之分二十

一部與王氏略同其依據說文折衷經韻使人觀形可以得聲

之誤復審音可以定形之謬而於通轉流變之閒尤能言之盡

意同時武進劉氏復有詩聲衍之作觀其序論及標目部分蓋

亦竊取張氏之義而爲之者其論入聲同部異用及異部同用

較諸家尤爲明備覺段氏之精於說文猶未見及張氏有言凡

言古韻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廣惟分之密其合之也脈絡

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韻可通亦不至因各韻而疑一字之

不可通啟瑞服膺是言故今之集古韻也意主於嚴而其爲通

說也則較之顧氏而尙覺其寬其分也有所以可分之由其合

也有所以得合之故皆爲剖而明之不敢拘前人成說不敢執

一己私見亦曰參之古書以求其是質之人心而得其安而已

其論本音論通韻論轉音皆確有據依而以論通說總之故以

名其全書焉他著有爾雅經注集證三卷經德堂集十二

卷

（碑傳集補）卷四一

孫太僕家傳

孫公諱衣言字劭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世有隱德曾祖某父

某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幼穎異書過目輒成誦道光三十年

成進士選庶吉士咸豐初授編修入直上書房擢侍講會英吉

利法蘭西聯軍犯天津京師戒嚴公兩上疏請速定戰議以言

切出知安慶府時安慶陷於粵匪行省僑置廬州公至巡撫翁

文勤公俾護按察使尋以疾歸及曾文正公總督兩江安慶克

復馳書招之遂權鳳嶺六泗道巡撫荷公松年治軍臨淮倚之

如左右手丁母憂擬奏請留軍公力辭服闋乃應兩江總督馬

端敏公之調權江寧布政使馬公爲盜所刺詔尙書鄭敦謹江

蘇巡撫張之萬就獄江寧有言緩其獄者公謂封疆大臣被戕

非用重典不足伸國法議始定曾公繼爲總督奏江寧鹽法道



適有旨命保堪勝兩司者以公應擢安徽按察使遷湖北布政使調江寧所至皆以廉勤自矢每日黎明起治官書至夜分乃罷其在皖時屢平反冤獄取胥吏尤賤嘗按一執法吏布政使祖之公堅持不移卒論如律在江寧數年綜剔鹽務釐捐積弊中飽悉祛庫儲充裕數倍於昔總督時爲沈文肅公賢者也其會試又出公弟葉田學士門然用法稍峻候補道某希旨每訊獄入多出少公規切之某大憾搆之於沈公會有殺人者不得主名某執途人鍛鍊成獄江寧令疑之以告公曰某君欲遷官耳獨奈何殺人以求之乎急白沈公而沈公先入某言笑曰此宜非長厚者所樂聞也故事人命案必由藩臬會詳沈公以公持異議乃徑下某論死公以是與沈公不相中內召爲太僕寺卿尋以疾返里而某擢兩淮鹽運使及沈公薨逾兩年是獄實犯以他案牽連發覺後任總督以聞某坐革職遣戍而公以未會詳得免議公論學宗宋儒爲古文辭守桐城方氏姚氏緒論出入馬班韓歐閒詩嗜山谷詞嗜蘇辛尤喜考其鄉先輩軼事嘗以黃太沖全謝山宋元學案於永嘉諸儒猶未備更搜補爲永嘉學案又編其遺文爲永嘉集內外編而別刊陳止齋葉水心兩集校勘皆精審其所自著曰甌海軼聞曰遜學齋詩文鈔

光緒十六年卒於家。

論曰昔顧亭林方望溪劉海峯皆言文人不當爲顯宦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吾家惜抱府君則曰唐時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篇以覘其才今史館大臣傳事鈔錄上諭吏牘謂以避黨仇畧毀之嫌而名臣事蹟遂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丙辰春永模客京師公從子貽澤因邵君伯綱以公之行

述來乞文爰論次之爲家傳俾藏於宗祠修史者儻欲求公之行事則斯文亦可備甄採也。

（碑傳集補）卷七

成先生行狀 馮煦

曾祖惠涇本生曾祖邦殿祖林椿本生祖斌父載勳。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成福六十八狀。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寶應成先生卒先生江淮大儒百行純備而孝尤絕人煦既誌諸墓矣會國史館有儒林之徵舉行如先生不可以無傳也爰疏其著述之大旨歸之其爲誌所未具者別爲之狀俟史官采焉先生學凡三變二十攻詞章三十攻政體四十攻義理爲之必要其成行之必斷其安箸書凡數十卷夫易有太極道之大原濂溪明之于前考亭尊之于後後儒不根轉相疑謬先生悠然有會折周宋同異之故而得其衷爲太極衍義一卷百工一藝莫不有師矧在儒者二千許年派別緒分主于一善爲我師錄一卷百世之師鄒魯而後厥爲紫陽爲紫陽學則二卷登高者卑行遠者邇尼山權輿實始下學爲必自錄二卷下學維何倫常日用聖凡不易是曰庸德爲庸德錄二卷生安學利知行不強齊盡人所能惟困與勉爲心集困勉記一卷四德首元五常首仁仁有體用道由而生爲論語論仁釋一卷天命之性在明明德徹上徹下此其歸極爲明明德解義一卷道不自私傳之其人博文約禮淵淵斷斷爲長沙校經堂學程一卷趙宋代嬗多有體無用之儒爲世營營先生病之取魯論論政者條舉件繫斷以後儒之說與當時之宜爲山東政教錄三卷深識我朝學術升降與其次第傳受之緒爲

大清儒學案目錄一卷、學案備忘錄一卷、國朝師儒論畧一卷。承學之士各尊所聞爲語錄若干卷。此先生義理之學也。嗜人失官世難其業。先生于歷通三統下逮時憲諸術于算申中抑西不阿世好爲尙書歷譜二卷、春秋日南至譜一卷、太初歷譜一卷、五經算術補注二卷、步算釋例六卷。古之方輿禹貢始詳漢志所援尤爲精確。先生本孟堅之說以釋之復芻取百家證通疏濬爲禹貢班義述三卷。等韻之學倡自崑山江戴段王遞相祖述先生通諸家之郵而益之遠密爲詩聲類表一卷。切韻表五卷。單辭片義確有心得大鳴小鳴隨其所叩爲經史駢枝若干卷。此先生攷證之學也。左氏有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先生蚤宗昌黎晚法廬陵沛乎煥乎足以載道爲文錄若干卷。陶寫性真莫善于詩先生得淵明之超得子美之深爲詩錄若干卷。詩可以興百代懲勸以今視昔其則不遠爲可興集六卷。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爲寶應儒林文苑事畧各一卷。有美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爲成氏先德傳一卷。此先生詞章之學也。

文錄 禹貢 班義述 三卷 等韻 詩聲類表 一卷 切韻表 五卷 單辭片義 確有心得 大鳴小鳴 隨其所叩 爲經史駢枝 若干卷 此先生攷證之學也 左氏有言 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 先生蚤宗昌黎 晚法廬陵 沛乎煥乎 足以載道 爲文錄若干卷 陶寫性真 莫善于詩 先生得淵明之超 得子美之深 爲詩錄若干卷 詩可以興 百代懲勸 以今視昔 其則不遠 爲可興集六卷 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 爲寶應儒林文苑事畧 各一卷 有美弗知 不明知而弗傳 不仁爲成氏先德傳 一卷 此先生詞章之學也

畢世之力得一已難而先生一人兼之嗚呼成矣抑先生嘗謂煦曰學有三宗義理孔子所謂識大也攷證孔子所謂識小也詞章則發明斯二者者也皆道之所在也然亦不可無本末輕重之差故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觀于此言可以知旨歸之所在矣先生樂善不倦其所與切磋者義理則朱司馬百順裴廉訪蔭森陳觀察彝攷證則高文學均儒陳孝廉輅

劉明經毓崧、茆文學泮林、祁文學寅亮、劉孝廉恭冕、詞章則孔太僕繼鏐、喬孝廉守敬、竝一世之望、教授數十年、門弟子著錄者眾、若張荔生、潘詠孔、廣牧姚江、其尤著者也、煦事先生久、知先生深、于國初諸儒各得其近似、而集其大成、博綜經術、行己有恥、似顧亭林、通天地人、歸于經世、似黃梨洲、操履嚴密、一介不苟、似張楊園、廓乎有容、無所黨伐、似湯潛庵、湛其物外、獨全其天、似李二曲、今顧黃氏既爲儒林之冠、而張氏、湯氏、李氏皆配食孔廟、先生規之、是一是二、然先生隱居學道、深自韜晦、不汲汲求人知、人亦鮮知之者、讀先生書、當知煦非阿其所好也、甲申九月、金壇弟子馮煦謹狀。

清故寶應縣學生成先生墓誌銘

寶應自朱止泉、王子中兩先生以正學倡其鄉、學者漸之彬彬嚮儒術、達材成德、先後相望、吾師成先生晚出、尤大且醇、先生性孝、父沒三日、哭氣絕、而復屬者再、授經養母、母所欲必百計致之、忘力與財、歲饑、家人或不得食、而奉母不少損、又懼傷母心、輒戒家人戛粟盂於堂、若會食然、非省試暨學使者試、無百里之游、三十後遂絕科舉、不忍一日去母也、母苦癯、寒夜尤劇、先生屏息牖戶外、廉其衰數而調劑之、或至申旦、歲恆數十夕、旣旅金陵書局、舍母江寧城北、有池沼花木之勝、母游而樂之、時母年幾八十、先生亦越五十矣、依依左右、爲孺子慕、識與不識、僉曰孝子、孝子然、先生事母垂六十年、起居食飲之節、各得其宜、有禮經所未嘗言、而先生以積誠通之、其曲艱隱劬、履之若固然、先生且不自知、又豈他人所及窺邪、乾隆中葉、崇尙攷據、一二鉅公、標志於上、號爲漢學、而斥義理爲宋學、爲漢學者



斤斤焉一名一物是究而立身行己之大或與經訓相謬蓋尤好譏呵宋儒以自矜異爲宋學者又不事躬行而唯門戶之辨空疏無用重爲世詬病少有識矣兼綜漢宋兩家而持其平然亦無本末輕重之差三者所執雖殊學術之不明一也先生爲學不尚一家凡歷算方輿典禮音聲訓故之屬旁及古文辭靡不洞微穴幽有所纂述而折衷於程朱操履敦篤恥爲空言一屏主奴出入之習與門弟子論學亦以主敬窮理爲宗又隨其材器而歸之不囿於一格庚辰主講長沙校經堂爲博文約禮兩齋世尤則之氣專容寂終日危坐凝然若槁木之枝及與之親則一溫且恭人人得其欲以去又若時雨之澤萬物處鄉黨宗族閒勤禮而務施憂樂之如一體口不道人過下至兒童走卒唯恐有傷而是非不阿亦無以非義干者故卒之日無戚疏賢不肖轉相告若喪其所依所交多海內之望然絕遠聲譽每人士會集論議遂起先生獨淵默不一語有詢其所業者斂手謝不敏見者不知爲名儒也先生豐約得喪雖不一措意而國是善敗民生利病則拳拳不能自己一水旱一兵革之故至廢寢饋隱居著述若友生燕語每以正人心厚風俗爲亟嗟乎體用一源粹然有得於斯道不爲風會所奪若先生者求之國初諸儒猶或難之百年以來未之有也著書數十卷藏於家先生名蓉鏡二親喪後更名儒字美卿一字心巢曾祖惡淫本生曾祖邦殿祖林椿本生祖紱考載勳曾祖妣氏喬本生曾祖妣氏喬祖妣氏劉本生祖妣氏周妣氏劉行誼載先生所爲家傳中

生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卒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年六十有八以明年九月二日葬縣城北台墟莊楊家花園祖塋

之次初取朱氏煦之從母也先三十九年卒再取山陽陶氏後一月卒並附焉子三長肇慶同治癸酉舉人大挑一等直隸知縣次肇鳳殤次毓慶前卒銘曰

嚴嚴紫陽昌儒宗越六百歲嗟晦蒙先生崛起六藝通學規大本不苟同與物以誠敬宅中時命屯蹇道則豐我銘載之垂無窮

（碑傳集前）卷三八

劉君墓志銘 曾國華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備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爲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學其初熱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三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遊益得盡窺

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窺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已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肩旁求祕本鉤校朱墨並下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鶩瑣瑣不已慎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簿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鄧氏金而移疾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蕭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暇精於藝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微難哉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言而誓不復悔國藩敬誦其後君歸果能勉孝恭族鄰大悅規畫家政傳其粗具而君遽卒命之承不承不足恨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壘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銓字叔雲曾祖其璠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蔭官

對徵仕郎母葉氏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核載於書冊之肩旁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校兩行於世修君志也銘曰

君名傳銓字實甫號雲湖北漢陽人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少讀亭林顧氏慎修江氏書慨然以通經史立功業爲志尤熱於德清胡氏太

原問氏方輿之學凡字書音韻天文推算古文家之說皆刺得大旨日夜鉤稽不懈久之稍損心氣幡然改曰吾力勤於考據而理道之蘊未能尋求情殷於民物而倫常之閒動多乖失疲精喪志長傲增驕其弊與習舉業志富貴利達等於是日釋先儒書毅然欲以盡倫復性爲事尤以審於辭受取與爲基初君官太學繼室鄧氏之父資之數千金以遂君迎養二親之志然心常不自安一日盡反其金移疾歸養將家居教授從政於門內庶浩然其自得也著明性明教明治三篇以詔學者首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其得性命之正而已性命之實著於五倫愚不肖者日用而不知賢者知之過又好高而失實此所以違禽獸不遠也中言二帝三王之立教皆以明倫學校之勸懲朝廷之舉錯悉不外是是以其時風俗醇厚三代而下惟漢置孝弟力田科舉孝廉方正猶存此意故其風俗近古自唐以後專以詩賦帖經取士天下悉趨於詞章記誦兩途不復知先王立學本意苟長於詞章記誦則雖不孝不友無禮無義皆可以擢巍科取高位而長民輔世即委之如是之人無怪乎風俗薄惡而兇荒盜賊不絕於史策也終謂帝王之治通乎神明光於四海不過盡人倫之實推之天下使各盡人倫之實而已後世不乏有志治平之士或徒以事功爲意而忽於家室彝倫之近亦見其推之無本行則必踴而己矣君於先儒獨宗宋五子及元許魯齋明薛敬軒吳康齋胡敬齋

國朝張楊園陸稼書先生之學粹然一軌於正居家數月爲日記一編其於身心性情事父兄日用細微之故隨在檢察有不至自責絕痛雖病革不怠將卒爲遺令考之禮經覆之會典以權度於天理人心之宜不欲使一事率於習俗而留餘憾時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也年甫三十有一所集有孟子要略曾條生侍耶榮行於世兄子世堉門人洪汝奎爲鈔遺集桐城方宗誠編爲四卷藏於家

論曰正學輟講久矣乾嘉以來好學之士卑者溺科舉詞章高者以漢學攷證馳騁當世爲務身心倫常之理力窮而務盡者鮮矣道光開乃有唐公鏡海吳公竹如侯公良峯賈公蘭泉曾公滌生何公丹溪諸先生相與講修於京師君與曾侍郎最友善始爲博綜之學繼乃粹然爲醇儒讀其遺令臨死之際而不或毅然欲修身以俟之可謂篤信好學君子矣



清故侍郎銜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先生墓碑

先生諱鏞鳴字韶甫號渠田浙江瑞安人祖父希曾邑諸

生先生甫弱冠卽中乙未鄉舉與歸安錢崑仙司業鄭重薇研

侍郎同榜目爲三少年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丁未分校

禮閣己酉典試廣西留督學任滿乞假省親咸豐癸丑奉命會

辦本籍團練捐輸事宜遞遷侍讀左右庶子侍講學士同

治壬戌轉侍讀學士以團練事畢入都復命供職癸亥總裁武

會試是年以言本籍事休致光緒乙未重宴鹿鳴賜三品卿銜

庚子以辛丑例得重宴恩榮賜侍郎銜是年因兩宮西幸終日

涕泣病遂劇十二月十三日終於里門年八十有四葬於

縣之山先生科第早達而仕宦始終翰苑在籍又將十年

年未五十而遽罷故其所以不朽者不在立功而在立德立言

初官編修開然與一二務實學者互勉躬行切求民瘼期將有

所設施補救宋時薛鄭陳葉諸大師以爲性理隔於空談經濟

發於實事貫而通之舉而措之世所推爲永嘉之學者先生尋

往哲之塵緒實當代之通儒以史學爲己任而充之於事功卓

乎不可及已其主試也堅卻守士官例贈其督學也并卻所至

守士官例宴曾於道光庚戌應詔上疏痛陳督府之粉飾守令

之貪汙軍律之放縱士習之空疏風俗之日非民生之日困請

獎節操崇經術起敢諫之廢臣搜通儒之遺著推轉移之本極

資難之恭又嚴勅軍機大臣穆彰阿爲秦檜嚴嵩直聲震天下

時廣西吏治積壞羣盜橫行按臨各府所受詞訟極多均移咨

巡撫且馳手書數千言爲民請命巡撫鄭祖琛不怒亦不省先

生太息曰大亂其將作乎俄而洪秀全等倡變禍及各省矣其

會辦團練捐輸也於團練則不失寓兵於農之本意於捐輸則

持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要言故鄉里氣甚固民甚德也咸豐

辛酉平陽亂民焚掠先生力爲良民籌保衛亂民恨遂攻播塊

焚先生廬并大索之幸得脫離而家產罄盡其罷官也以勅周

開錫開錫者湘人攝溫處分巡治釐捐鹽細及毛髮民不堪命

彈章下巡撫而巡撫素嫌先生盡反其言并以阻籌餉誤軍務

勅之遂奉休致之旨其教人也因質施術不強一途四十年間

所掌書院曰姑蘇之正誼曰金陵之鍾山惜陰曰滄濱之龍門

求志先生仰承黃萬旁及顏李不襲理學之陳言不蹈訓詁之

勸說至其爲教并及西書而種痘蠶足之積習偏囑閭閻風俗

爲之小變仍是永嘉之學派小用則小效也先生家貧而沈文

肅李文忠皆丁未會房所得士從不通干求之函而自食館穀

尤人所難自著有讀書隨筆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呂氏春秋高

注補正東甌大事記周浮沚陳止齋年譜等題曰止庵遺書配

葉夫人繼配林夫人男詒鈞優貢生詒績拔貢生詒沅詒澤詒

詒治授詒斌皆諸生德鴻幼兄弟三人兄衣言道光庚戌翰林

官至太僕寺卿曾刻永嘉叢書第嘉言諸生猶子詒讓同治丁

卯舉人著有周禮正義墨子開詒等書孫孫與詒讓丁卯同譜

詒屬年家子敢畧次事蹟而爲之銘銘曰

經義治事安定良規治事鑑史俾識安危永嘉學術百世所師

先生繼起惜不遇時道光初政新安主持挫折鋒銳庇蔭痿疲

寒蟬仗馬平步軒墀睥睨才士言高位卑一疏不合罷斥隨之

小惠鄉里名論經帷海日一樓望若峨嵋先生往矣爲世道悲

劉先生家傳

聖朝昌明經學，集古大成。吾郡如阮文達公、江先生德量、熊先生植、汪先生中，皆以經學鳴於時。其父子祖孫相繼，尤莫如王文肅公。若夫名位未彰，而家學淵源，承罔替絕，相類者，則有如吾邑劉先生。先生諱毓松，字伯山，一字松崖。先生世由溧水遷揚州，遂籍儀徵。父諱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候選訓導。研經篤行，爲世儒宗。所稱孟瞻先生者也。先生弱不好弄，長益通經。盡傳父業，諸宿儒咸驚畏。曰：劉氏有子，由是學問日進。名譽大起。諸司鑒者，皆願得爲舉首。道光庚子，以廩膳生舉優行貢太學。府主兩淮運司郭公沛霖延課其子，知先生淵至，以家寄託。最後湘鄉相國曾文正公尤禮異之。今江督威毅伯曾公曾延先生入書局，亦敬禮勿衰。先生質直之氣，溢於眉宇，無貴賤老幼，一接以誠。平生無妄語，無情容。事親孝，姑姊妹皆早寡，遺孤幼弱，就先生食，先生誨之如子。卒以有成。門無雜賓，交友久敬。或中途阻謝，待其子允肫，學爲謀必忠，臨財無苟。避寇以來，閉關轉徙，險阻百出，而性甘淡泊，雖糲糲不繼，口不言食。自訓導爲左氏學先生，續承前業，旁通經史，諸子百家，凡所寓目，悉留於心。或廣坐道，其原委問者，私校原書，不訛一字。精於勘校，友人或刊刻著述，多質而後定。著有春秋左氏傳大義、周易、詩、書、毛詩、禮記、舊疏、考正、經傳、史乘、諸子通義、彭城徵錄、舊德錄、王船山年譜、通義堂詩文、筆記各若干卷。皆能博稽載籍，窮極根要，洞見癡結，剖析精微。尤倦倦於表微幽隱，務得古人事外之情，言外之意。爲文有物有序，不規撫前人，自成體勢。前後十赴鄉闈，多以三場實對見選。而先生不改故操。己未後，遂絕意進取。生於嘉慶戊寅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同治丁卯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歲。配汪孀人，婦德母教三無交推。繼配黃孀人，子四，皆汪孀人出。壽曾同治甲子科光緒丙子科兩中副榜。貢生，貢會，亦中丙子科副榜。貢生，富會，願會，廣生，皆以通經著詩。已接物一秉先教，及見先生者，皆歎先生如未死云。

（續碑傳集）卷七四

蔣君春霖傳 金武祥
蔣君春霖，字鹿潭，江陰人。生而環異，讀書十行俱下。性倜儻，自標置，不

溺苦於章句之學。父尊典，官荆門知州，有子三，君仲也。幼隨荆門公任所，久涉鄧漢得江山騷賦之氣爲多。道光中葉，海寓清晏，士夫雖容樽俎，文譔稱盛。君周旋先輩間，嘗登黃鶴樓賦詩，老宿斂手，一時有乳虎之目。父歿，家中落，奉母游京師，聲問日起。巨公鴻生咸折節樂與交。既連不得志於有司，乃棄制舉業，就淮南離官，非其志也。咸豐壬子，權富安揚大使，綱政稱最。蒲圻但運使，明倫器之，久任不調。丁巳，遭母憂，始去官。君伉直不諧俗，人多忤之。又勇施子，廉俸所入，菽水外悉以資人。緩急坐是重困，貧不得歸。挈家揚州之東臺居焉。庚辛之際，兵事方急，徐溝蕭勤恪公松年，嘉善金運使，安清先後爭致之。君抵掌陳當世利弊甚詳，奮侃奮發，不以屬吏自撓。上官亦禮遇之，不爲格也。兩公既去，君憂時念亂，益牢落寡合。浮湛下僚者六七載，而年且垂老矣。同治戊辰冬，將訪上元宗兵備源瀚於衢州，道吳江，橋舟垂虹橋，一昔而卒。年五十一。姬人黃婉君，君故力於詩，追源究流，靡不洞貫。積業累數寸，中歲乃悉推燒之。語所知曰：吾能詩，匪難，特窮老盡氣，無以斬勝於古人之外。作者眾矣，吾甯別取徑焉。用是一意於詞，以終其身。然亦卒成大名。晚年刪存詩僅數十篇，而傳世者爲水雲樓詞二卷。蓋幾幾飲井水處，無不唱鹿潭詞矣。秀水杜方伯文瀾刻君詞於曼陀羅華閣叢書中，而宗兵備梓其補遺同邑繆編修荃孫復彙集之。仁和譚仲修篋中詞甄錄尤富。余嘗讀君詩，沈鬱蒼健，神似子美，因刻之粟香叢書。綜君一生心力所萃，已略具於此。雖其志其學無由大伸於世，而文采光氣終必發耀於身後。沒世而名不朽者，固斷斷可知也。余獲交君猶子玉校，得君生平出處較悉，傳之以誌後之藝文苑者。

（續碑傳集）卷八〇

金武祥曰：詞之爲道尊矣。雍乾以來，倚聲之學，吾州號稱極盛。陽湖張先生惠言、宜興周先生保緒，該正變兼風，論英絕領，衷鬱爲兩大宗。厥後閭位餘裔，皆垂趨歧家，鶯聲稍稍衰息。鹿潭起而喙緒以振，相望百餘年間，水雲一家，遂與茗柯止葺三鼎，其足天所以蹇其遺，齒其年，坎壈其身，以昌其詞，庸偶然耶？仁和譚獻曰：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推挹至矣。知言哉！知言哉！

鍾文烝傳

鍾文烝字殿才，少負異稟，卽通小學。年十二，應邑試，冠其軍。道光丙午鄉薦，再上春官，以知縣注選歸。絕意仕進，日事著述。同治年入江蘇忠義局，與長洲陳夔、平湖顧廣譽同任編纂。主講敬業書院十二年。崇尚經學，尤究心春秋，謂穀梁子獨得麟經遺意，楊注范疏於本傳無所發明，網羅折衷，成穀梁傳補註一書。若婦胎祖禰，謚法數大端，實事求是，共成二十四卷。沈潛反復二十餘年，始出問世。少年撰述，有論語序說詳正、鄉黨集說備考、河圖洛書說各一卷，均以婺源江氏爲宗。甲子後，手自營勘，存者有乙閏錄四卷，新定魯論語二十篇。

（碑傳集補）卷四一

李祖望傳

李祖望字寶嶼，增貢生。幼穎悟，讀書輒數行下。六歲詠蘭花，有品超羣，卉外清味有誰知之句。祖文綬賞之，謂異日必遠於流俗。稍長，問業於梅植之，授楚詞文選，誦習嘗至夜分不輟。又與同邑薛壽儀微劉毓松友，因博覽經史，尤嗜六書、金石之學。所居牛畝園，雜時花樹，風日清美，憑几散帙點勘，夜則一燈焚然，持茗碗與書卷相對，咸豐癸丑，郡城淪陷，祖望奉父母徙居於外，閒關兵燹中，皆以著述爲事。嘗爲說文統系表，凡分四類，前表列庖犧至西漢諸儒，正表列許慎、許沖、尹珍並六朝以來傳說文之學者，後表列呂忱、張有諸人說許書而宗旨別者，附表列校刻說文之人。又以金壇段氏若膺分古韻爲十七部，因博采音訓，申釋段氏之義，爲古韻旁證十四卷。又以陸孔諸本校唐石經，並宋國朝顧惠錢、段諸家考證之說，凡磨改旁增者

標明之，爲唐石經箋異九卷。任氏大椿著有小學鉤沈，祖望甄采異文，校正異字，增引序跋說部證之，爲小學鉤沈篇目考證六卷。說文重文有或省或不省，或如此或非是，或從某或從某聲，諸例祖望折衷經史，並采周秦漢魏之書，辨其異同，以明通假之例，爲說文重文考十六卷。又仿孫氏星衍訪碑錄例，爲江蘇碑目紀略六卷。又取段、惠、錢、江諸儒著述，能闡明許書義例，音訓者彙刻之，爲小學類編三十六卷。又編所著詩文爲鏤不舍齋詩文集八卷。粵寇平，返郡城，舊居燬於賊，別賃屋以居，亦有園林之勝。祖望幼卽善畫，尤工山水，蕭散清幽，得倪黃筆意。嘗分纂郡志，又嘗從事淮南書局，後進多師事之。卒年六十八。子三：汝麟、汝甲，皆諸生。

（碑傳集補）卷四一



桑根先生行狀

先生姓薛氏諱時雨字慰農一字樹生晚號桑根老人世居安徽全椒縣之復興集曾祖諱芳祖諱鳳翥考諱鑫增廣生以先生貴並贈資政大夫妣並夫人先生性警敏九歲為詩輒驚其長老於書無所不讀率參伍古今究其利病所在斷可施行未始以問學矜人而於世儒藝漢宋之迹入主出奴斷斷不已者嘗獨持其平焉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次年公車報罷母葉太夫人老矣且多病積四科弗上會伯兄喧聚舉於鄉仲兄春葵以優行貢相次入都先生獨留侍疾或勸行曰吾家自桑根老屋火伯仲去之四方榮榮孤露貧不自存今僅而獲立何忍以不可必之物致母氏湯藥弗躬弗親彼世之生子者何為耶咸豐三年始再上大挑二等候選教諭旋與仲兄同中禮部式

殿試二甲

賜進士出身以即用知縣分發浙江次年題補嘉興縣知縣到省稽期擬降調會以海運勞績壯節公保奏免議五年充鄉試同考官所得多宿士在嘉興任弛張一切惟民便之從不煩而治次年歲大旱原隰焦如內計民且流亡軍亟徵發理不能並濟當以一官殉之因下令停徵既而催科檄屢下置弗報鄰邑如檄指民無以應千百為輩昇其令出勘所歷諸河無涓滴其邑民且指視且誓圍之曷日中請與俱死勢洶洶且不測為卻與蓋疾出慰而遣焉然後挾令歸而大吏以停徵之軍與檄代者至於是先生官罷矣然浙東西言循吏者皆曰薛嘉興某公者慕之使風執北面禮謝以古者官相師某公誠善吾且師以心用是久不得調七年署嘉善縣事民習嘉興之政相慶得賢令十餘年積案尤不可理數月悉清釐九年再充鄉試同考官所得有老儒二既來謁鬚髮皓然叩之皆績學者伏以金并賦詩贈焉一時傳為嘉話既歸嘉善未幾以代去而會城旋陷於粵逆辟地金華餘姚達於江西同治元年蘇撫合肥相國奏調赴上海時湘淮諸將共誓滅賊或不能相下識者憂焉為通彼我而釋之軍以和大和賊首據嘉興有降意議往撫無敢行者先生從門下士一棹小舟冒入取要領俄而他酋等至不果降呼吸存亡以前令嘉興民識其政多為之耳目者因免以出有頃卒下之次年擢同知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署嘉興府知府未上浙閩總督署巡撫湘陰相國以歷任繁劇久著循聲奏補杭州府知府時同治三年也會城新復一切勞如無

端緒可理於是抑強暴撫流亡先之以振興文教勸東城講舍庇其人土嚮之詰經精舍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亦以次復又用明蔣侍御故事月課士湖上命舟十數茶鼎酒鐺悉具日出發題詠各鼓棹去揮灑六橋三竺聞自亦棹一舟主之日入鳴鉦集諸舟納所課浙東西知名士無弗與者時以文物之盛雖經寇亂無異承平時徵先生不及此東南梓柚大抵仰湖絲故樹桑者特盛當湖州未復我軍水陸並進先生亟請於大府禁諸軍樵采桑田城復未幾民得理故業如初迄於是賴軍事略定海甯州報獲逸賊數十百人所贖頗夥大府付先生鞠實誅之實則子遺之民故自賊中無死法以報大府頗加詰難先生爭之力且曰公獲之公誅之則已既付有司有司法吏不取以阿公者累公大府旋亦悟並其財追之去金華彘肩食天下賊既平販者連觸至司樞案故事稅焉販者以大亂之後多

恩子裕除所以請免甚至司樞怒則勒扛所載於岸將以抗稅罪販者乃人手香一炷赴府署以控訛言皆起謂且釀變亟出勘則繁榮然肉山數座臭幾不可近遂不見司樞立提關役數人慾為慰販者勿戚歸白大府奏停其稅軍興後枯荷載途既飭所在檢察而淹樞不克葬者非盡子姓咸青烏家言或不任山虎要索山虎杭以稱鄉民供番揭者積習相沿其虐特甚先生平其價值且勒石禁其把持俗為之革有不逞窺名旗籍購市物以偽金釧質去俄反取所質則以為偽而非己釧折視良偽市主人無以白因擁至府署環而觀者無慮數百千人先生聞即出訊反覆視所質釧不逞挾要人勢頗嘖嘖則遣役至城隍山曰某所有鬻飾金釧者速購焉並其人以來至則與嚮所質者製出一手指不逞謂鬻者曰若嘗購汝釧乎諦視久之曰彼購吾釧屢矣不逞面土色俄有旗校以書來置弗視治之如法堂皇下觀者謹聲雷動誦神明不吝口而不得所以折之蓋先生嘗與道城隍山憶見所鬻與所質同故立蔽厥獄會城貢院燬躬與督造工既竣自外荆榛滿目無一樣可底益請金數萬兩就民址構屋屆期士得所而商賈亦利焉既乃審定規條十數年後金反於官屋給之民他行省多以法先生修葺俾幹面正方而積痘瘡滿之雙眸炯炯音響若洪鐘其始莅杭州也相國督師於外藩臬亦將兵徇地浙東西遂以知府署糧儲道代行兩司事一身縉四印而所設善後等十數局基布會城皆兼領之相國又令所宜興革先發後聞晝出夜不得休無一日正席而食每秉燭廳事吏十



數人擁官文書尺許請判先生應幾立斷奔走其前者輒苦不給既罷進僚屬與論庶事及延接賓客各得其意以去而與從風戒又正衣冠列炬出矣如是者數月職畢而躬不知勞時歎為異稟亦會相國知之深不以人言動故能盡其才時藩司蔣果敏公頗致不滿相國怒字果敏公謂曰蘇泉以軍事起家至於吏道當學薛慰農自餘要人多類此相國既赴浙聞任繼撫馬端敏公亦亟相禮貌至若衡者一切以度外遇之則未能也四年充鄉試提調官自念大亂既平進取者多而已之政亦纔成可以退遂於閩中治病文書上之時年未五十端敏公重惜其去格不以聞士民亦懷思皇皇決弗顧於是二品銜候選道解組杭州已而端敏公聘主崇文書院凡三年先生愛才若性當其在官以宏獎為己任所號通人多注籍門下至是益加被寵一時擬魏科躋顯仕者中朝內外遠數之不能終而退抒所學以其著述自壽於名山者亦所在多有教士之暇與名流觴詠湖上一篇之出爭相傳誦其詩以真勝而用密實矯空滑之弊故自饒深穩當時作者莫之或先所著藤香館詩集及詞久行於世晚更訂為藤香館詩刪詞刪及藤香館札記暨小品諸書凡若干卷八年端敏公總督兩江復聘主江南尊經書院兼借陰書院浙人士結廬西湖鳳林寺後名曰薛廬以識不忘既主講江南凡十七年人士服其教久亦結薛廬蓋山烏龍潭上宿儒汪孝廉士鐸為之記以為高密任城諸大師所未嘗有焉先生內嚴外和於所往還不盡別流品至義所當辨釐然若涇渭不可清而大吏所咨難退休必以忠告曾文正公雅重之命次子若壻從而受學嘗欲就薦於笑而謝曰昔者吳勤惠公厚意與公等自維官斯數載所迂多要人其不堪世用亦明矣固辭乃止沈文肅公官江西巡撫即問先生為循吏及是尤相知蔣馬端敏公六圩田苦盛潦為災惟開朱家山河道可濟之言於文肅公公即檄防軍就役已而暫緩歷數政至湘陰相國工竣人始知其利江甯所賴緞業為大宗有請以機器為之者民聞羣懼失業先生聞即命與謝相國將以情告會相國已駁不行乃退人兩美之書院故事月二日課於官給膏火銀頗厚山長課以月十六日十人外無所給辭之郡紳始給如官之半士多貧焉校文惟其佳者不持一律日可竟百數十篇臧否無或爽此在先生為教不足數然不概見矣教人不甚立主名往往就宗旨離即出之使自領嘗言後世乘輿所至日

行在所春秋公在乾侯其託始乎史記於平勃立文帝有微辭焉曰代王入未央宮謁者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此類他人行之經說史論並稱獲也然不以好意於後進之士極口獎借尤能容異量之美大江南北多鴻才碩學義理詞章考證人是所業不能無異同時其辯徐以一言折衷之慨然以釋其不為喻喻熱造次以風節自持者既加之敬異而不理於口與夫以聲華相耀本末未能副及章於時網之徒苟有一長亦必為之所焉論者以是稱其大或以鑒擇風曰吾培才也非用才也才者良枯不辨或遺他日憂若夫培才惟壹志作養何自隘為且學子小小慈慈為掩覆之待自省以反於善未可知也家非饒於財人士貧不自存者輒分所入以贖其或辭弗受至與其造其家資之光緒十年季冬病幾革矣猶念所從游無以卒歲出金喪其女婉婉致焉嗚呼此天下士爭以先生為歸而識與不識聞先生之江甯則薛廬之禾今堂暨益山精舍徐則醉翁亭杭州則東城講舍暨薛廬而嘉興士民亦祠而祀焉先生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八配楊夫人子二長葆楹嗣伯兄之子優貢生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加同知銜次葆樞側室汪孺人出幼女二並撫伯兄女長適江蘇候補道監利李慶雲次字北通州候選主事胡秉燧孫三均幼先生卒既踰月其稱述士大夫聞日遠以著爰即信而有徵者撰次如右以備史官采擇薛先生墓志銘薛先生名鑑字鑑廷鑑古之守杭州者循良著傳於唐則白公宋則蘇公二公皆當國家中葉生聚蕃財力盛故能修政濬利興革中於人心乃其文章照映山水歷久不磨廢其時考之猶為其易也當其難者有薛先生先生名時雨字慰農晚號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祖鳳翥父鑫以古禮經周官小戴記教授鄉校傳大師伯兄隨黍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官安慶府教授仲兄春霖咸豐三年翰林官山東道御史昆弟以經義治事相師友也先生與仲兄同榜進士分發浙江授嘉興縣知縣行縣閱早歸罷徵賦大府催科檄下置勿問以是解任而仁聞大起署嘉善令終日坐堂皇治庶獄三百數月之後幾幾無訟浙西人士文而好禮先生從容引與講藝請業日進先生詩篇亦於是名家也而兵事起寇陷全椒親故辟地

相依者如歸官舍至不能容至咸豐十年代去赴吏部引見出都杭州已陷賊流寓南昌同治元年仲兄御史君主江西試病卒貢院旅居盡傷甚矣先是渡彭蠡謁曾文正公安慶慷慨論兵事時合肥李相國方在帷幄已而統援師至上海疏請先生入軍文正久統湘軍相國新立淮軍兩軍將帥壁壘相望先生通懷來佐機要師以大和官軍旋克嘉興府城檄署知府未上官浙撫部院相陰左公疏授杭州知府先生於是去軍府至治所為同治三年也當是時杭州久為賊據市朝蕩然子遺無人色荷戈之士出入橫恣八旗駐防初歸營貧且舊往往撓有司法左公督閩浙駐師延平布政按察二使皆治兵徇地先生署糧儲道行兩司事行省二千里之政令萃於郡守左公今日都會初定多所興革以時先發後聞知也先生久次浙江洞於民生銳意繕完厝危於安招流亡戢強暴威愛徧遐邇又於其間延進文士從容講藝尼舍穢惡衣冠塵之先生駭焉廬其居為東城講舍西湖之上修復書院月課所業浙東西知名士著弟子籍數百人桑柘之利杆柚之富湖州稱首大軍進攻用先生議首禁樵蘇民復故業軍政獲報輒目以逸賊將聯戰焉先生持之生活無算杭人淹葬加以兵死亂定枯骨載涂先生既告大吏收瘞其無主者知守墓人號山虎罔利無厭民聞治葬具不勝其求索也樹石厲禁之貨官中金錢築廬舍四方漸歸乃有所棲託云治杭再期拮据興廢如沈疴之起嗚呼難矣先生賢聲既昌而忌者日眾素瘡榮利雅不欲與夸毗者競進方提調鄉試即試院治文書稱病撫部馬端愍公固留之不得既去官掌教崇文書院於是曠無堂階往往時學者日親羣焉築室湖濱曰薛廬以不忘友教閱三年馬公督兩江聘先生掌教惜陰書院時伯兄又卒安慶友于之戚尤擊江甯去全椒百二十里風土最近先生為諸生往來尤習書院當清涼山下有益山烏龍潭之勝主講十六年人士蒸蒸日勤於學者弟子籍盛於浙江更築薛廬壯於西湖乃拓為別墅時花葺儲圖書將終老焉近百年中名遂身退咬不絕物而和不悅印超然燕處以為人倫表儀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罷官為師儒有叩昔年治行者輒不答而拳拳民物尤不忍於忍江浦以北圩田歲苦潦惟後朱家山河可直導之願自明迄今四百年功數舉數不就先生言於督部沈文肅公銳意治之作輟數政卒成於左文襄公今年夏霖雨水大上六合而下不為巨浸名卿成績始於讜言惜先生不及見也先生詩歌博大如樂天超逸如子瞻先後行

世二千篇獻用山谷精華錄故事讀定四卷今藤香館詩刪是已海內談者皆謂先生之文之事雖白蘇二公知言也哉起家寒士能惡衣食秉賦充固音聲若鐘應煩響若有餘文酒之會一飲數斗不沾醉謝官後優游山水色益粹然五十七歲舉一子人以為坐致期頤矣六十後稍稍衰然健飯談笑不異曠昔光緒十年冬末疾憊甚十一年正月廿二日遂捐館舍獻幸合肥方欲渡江祝疾而二孤來告哀矣卒年六十八娶楊夫人無子嗣教授君少子優貢知縣葆楨孫三人側室汪氏生葆楨增監利李慶雲北通州胡秉鑾二孤既卜今年十二月六日葬先生子桑根山青龍岡之塋具狀乞銘獻識先生卅年受業於門亦二十載梁木既壞潛焉出涕而為銘曰先生作令有餘齡者比拜專城益用厝世養械棘必舍梧楸外通中介夷惠之閒流為丹青渥藉其顏撫絃動操義義高山有叩斯鳴與言慈孝談諧百出勿違名教扶獎孤寒有所好樂一辭纓紱江湖胥疏千里而遙結兩精廬神其往來以雲為車桑根之山雲氣棣通瞻彼華表復土其崇遺民學子來拜幽宮

《續碑傳集》卷八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

方宗誠 郭嵩燾 鄒伯奇 孫鼎臣 王家璧 李文田
趙聖傳 程慶餘 魯賈 勞檢 勞權 勞格 魏秀仁

五品卿銜前甯強縣知縣方君墓志銘

聖清光緒十四年二月下旬一日桐城方先生卒於懷甯居舍年七十

一先一年冬安徽督學使者黃恆公奏奉

俞旨以在籍前直隸甯強縣知縣方宗誠舉行殯式

賞五品卿銜士林親戚君固學者所仰柏堂先生者也君字存之先代

自婺源遷桐城祖護考松皆以孝義仍世篤行君生而忱恂幼學比冠

從鄉里碩儒許玉峰先生講明有宋程朱之書粹然一出於正而族兄

儀衛先生東樹者抗心希古辭闕羣言君奉臬馬生平學術之有宗尚

實原於此君三十以後東南兵事起皖桐之間戰守多故靈焉傷於中

安慶既陷乃修魯洪山中柏堂寇破桐城避地讀書不輟當是時海內

多事大人君子出所學以幹運阨危不徒師武臣力也仁者之勇則有

霍山吳侍郎益陽胡文忠公相繼會文正命世大儒經綸定變皆折節禮

賢士咸與君結道義交游於諸公則匡拂左助干戈之閒有草布之師

焉君未出也邵刑部懿辰宗御史稷辰閩督相繼而里巷慕悅若馬命

之戴存莊者性學磋切最久馬戴先後以義死刑部亦殉杭州之變君

出入諸賢淵源不二所學亦既大就而不欲以榮利自役然曾公敬定

四方銳欲以儒術潤色吏治而君仕矣曾公總督直隸疏辟人才以縣

令徵君辭之再遂適至保定班於僚吏合肥李節相代曾公請以東強

除授同治十年二月之官時年五十四矣既任職精強若老吏日坐堂

皇決獄如流水振教扶倫嚴祀事諸民疾苦一月平訟至百數十在官

九年肫肫儒行固所蓄積而開敏於事無滯礙者又於其閒訪遺書謀

休養當官之政稍不束以文法所請無不應者君獲上以行其志也如

是光緒六年君大計卓異當赴吏部遽引身告歸買宅安慶編次所著

書百數十卷終始講學遠近從學者弟子籍者數十人君精力絕人豐

頤修養發聲若鐘談笑必傳經法中歲出游舟車萬里先後再登泰山

告歸後靜廬山上講學所至輒有詩文託意高遠皆所學之見端也篤

於師友手定許先生馬徵士吳侍郎遺集輯香先哲經訓文辭至老不

劫歸四五年物望崇異憂時樂善友大人之賢者撫部陳公彝恆弭節

文章千言立就七十時秋冬語日暮至改歲遂不起當學使騰章
入告實采清議讀所著書固未嘗識君也生四丈夫子培植好學早逝
次守彝次培疑次獻彝仲季二子英碩讀父書多文有聲父命從名
師力學繼其家孫五人葬君於桐城某山之阡守彝馳書杭州乞獻銘
諸幽其辭曰
桐城方氏代有聞人都事侍郎肫肫淵淵魯洪一支就後孰先柏堂揮
斿儀衛前塵嚴嚴柏堂如土斯范祖杭鐘簾宗稷罔忝朋道必合仕學
齊軌彼小人儒視其所榮猗子謝官與疾臨歧謂三四年再挹鬚眉游
於九京隨季知歸永矣斯別望蓮連而

《續碑傳集》卷八〇



方存之先生家傳

先生姓方氏諱宗誠字存之世爲桐城著姓以諸生受知曾文正公薦授強縣知縣居五年引疾歸又以督學使者薦論學行加五品卿服卒年七十一初桐城方望溪侍郎以程朱之學韓歐之文倡導後進自後海內言古文者咸尊方氏而莫知其學獨桐城儒者能傳之乾隆時有自號爲漢學者專以詆訐程朱爲能事海內風靡惟桐城儒者獨守望溪氏之說不變先生生于是邦幼聞于家庭長得于師友無非正學遂慨然有志于聖賢刊除枝葉屏棄曲說專本程朱之言以進求六經四子書銳精研思作氣勇進雖值寇亂轉徙山谷間就兀困蹙而讀書著述不一日間斷凡爲諸經說數十萬言深憫世之學者或汨于異端或枯于俗學論辨箴勸思挽之于正又爲諸大府力陳撥亂之方綏民之道薦達賢俊表揚忠義凡爲諸體文又數十萬言綜其論說大旨以格物致知爲首務以子臣弟友爲實學以明體達用爲要歸造次發言不離乎是而文足以達之遠近傳播信從者眾論者謂望溪氏而後先生之學卓然爲桐城一大宗先生初不樂仕進會文正公強之始就官其治倣古循吏上官甚重之先生以不得盡行其志爲憾還乞歸遂不復出余與先生初未相識伯先生自棗強歸始以書來訂交自後書問往來無虛歲先生既沒其子守彝獻彝以家傳爲請凡先生之學之全有所著書在其世務行誼政事有行狀及碑誌在余特撮其爲學大旨著于篇欲識先生之真者卽是亦可想見焉

強汝詢撰《求益齋文集》卷七

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 王先謙

公諱嵩鼎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爲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既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毅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棣麓書院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會公以侍郎居憂奉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會公感動起視師時苦費絀公爲親歷郡邑勸捐濟餉並請於巡撫開贖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製戰船備攻剿江公建之公爲草奏奉旨允行後會公用舟師踏賊金陵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編修回京供職入直

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

賞花翎

命赴山東海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

擢兩淮鹽運使

賞三品頂戴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平晉二品頂戴五年解任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

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

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餉積懸公具

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

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饒給庫充粵盜艇多師船與盜比爲商

旅害公別造戰艦領以能將破東江石龍盜村遂收汰師船大及西北

省河悉斂歸官歲省餉十餘萬裁釐卡以杜中飽增入數十萬別庫儲

捐罰款不領於經費者繼道司之兩歲亦積二百餘萬其綜理精密多

此類嘗以

國朝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民物熾豐聲教訖海外環地球諸國羣集戶

庭非撻伐所及既以違言積弊隱忍曲全臣子與

國爲體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呶積習以弭近憂而宏遠謨故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〇

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氣矜罔不歸於和劑於必應辦難者仍據理直爭無段借西人威敬服焉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十七日年七十四夫月同邑陳氏繼室太倉錢氏妾周氏鳳氏梁氏李氏子三剛基陳出能文早卒焯豐鳳出縣學生立瑛梁出女五適左周李其二殤孫本含本謀縣學生曾孫道傳道伊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什例可支匪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即久任未必能如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爲例適階之厲也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已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官歸後主講城南書院兼講思賢講舍曾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已任歿後多流涕者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六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志三十四卷會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六卷已刻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鳳臺山首已趾亥葬以歿年九月九日焯豐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題爲銘曰

謂公弗顯聯翩節庵志業宏多飲如未施厥榮我蔑越與世嘆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

國家豈圖其私豈獨可行州里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職

召歸報駕遽疾江涓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

君魂清魄爽孰問天馬徒戀敝帷嗷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驚鳳其儀諒與身滅積久彌輝攷三不朽視此穹碑

郭筠仙先生西法畫象序贊王先謙

光緒元年乙亥郭筠仙先生以兵部侍郎奉

命爲出使英法大臣

中朝使臣駐外國自此始越四年己卯先生還

朝以疾乞休其明年曾勛剛通侯自海外寄歸英人石印先生畫象又

九年爲光緒十五年己丑先謙始拜觀於長沙前譯英人庫伯爾所爲

先生小傳稱西人敬愛先生甚至於其歸同聲相望而惜其早退未竟

厥施又言先生和厚坦直外文明而內剛健自有各國使臣以來無如

先生者蓋泰西印行名人畫象通及諸國有名蹟者歲僅數人其重入畫者或數十年一見先生始至英之歲已列畫象至是復列而敘之在西人以

中朝駐使爲彼國光榮而其慕說先生歷久而彌永則先生誠有以取重於西人也先生當咸豐己未從僧王贊理天津海防於當日中外違言積弊其機易轉其事至順卒以至計不定一潰不可收拾捐膺裂毗載事權之不已歸厥後外綰疆符內趨譯署熟視外患日深中國應之愈無其具其密陳於

君父之前及與同僚爭論侃侃不少避屈常思發抒志慮爲國家定長治久安之局而卒不得一遂及奉使務平情達理一切決去壅蔽順事而恕施之使人雖然自通其意此先生學問之緒餘而西人所以尊重先生惟是而已至於沈幾規國常維持於未然而

國家隱受其益則西人無由知而中國亦未有知先生之深者近世人言西學務師外人所長爲富強計而拘墟之徒以爲當一掃而絕持論互爲是非先生於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無弊者必思仿而行之至勢所難爲或時有未可不肯徇眾志爲苟同如近與合肥相國書力言鐵路不可行於中國是也駐西二歲費國帑不逾八萬金在英時遇各國公會必身帥從官往眾頗苦之而先生以爲邦交之義當然且裨益中外機宜卒事如一日以此見先生謀

國之忠足以契

帝心而乎公論者非庸眾所庶幾外人之敬慕固不足爲先生異也係以贊曰

大西之道粵自有明

聖皇布化旁流八瀛遂環地球咸集戶庭曷以妥之柔遠有經

皇命重臣往駐法英邦則有交夷亦有情毋俾不通以干

皇靈先生在西察事知剪單其綱要用贊機廷凡百究圖維勤維誠西人大驩僊僊將迎公歸謬思託於畫形搏搏海天嶽嶽榮名

紫光作繪耀此先聲

郭筠仙先生由道光丁未翰林值

南齋磨

使命假歸後起爲蘇松道

擢粵撫罷官再起爲閩臬遷侍郎出使英國諸事請略以病乞歸先生丁酉舉人禁煙起費罷職議和割地賠費傳教通商均所目擊心焉傷之因上覽古今之事變旁觀四國之情僞於舉世譁笑之中求其所以爲保邦制治以自立於不敗而知宋以來士大夫之議論虛僞誇張不求實用一禍宋再禍明以至

本朝所言均決於機先言會文正公天津一案誅亂民賠教堂均不當皆議當當議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良莠以對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又言左文襄平定西域必收伊犁一城以完全功在俄人初以給還兵費爲言左相宜自與議結自與畫界不但勝於崇厚當并勝於會惠敏乃以委之總理衙門致貽巨禍並以鴉片爲禁教民應分別約束鐵路應辦礦務應開一切內政當整頓而練兵爲後皆閱歷有得之言不肯附和者公身歿二十年拳匪之役爲宋明議論之結果今法亦變矣官職改矣制度更矣仍務其名不務其實流於浮夸習於奢靡先生有知又豈以爲然哉

先生撫粵時毛鴻賓爲總督諸事專擅決不先商幕府納賄招權屢見先生自記因率屬捐廉助餉交部從優議敘再奏所得獎敘移與子弟奉旨斥其卑陋發還銀兩交部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毋庸查級議抵加恩改革職留任謝恩摺內有云自去年三月以來江西匪由甯都南安擾近粵邊東北兩江同時告急臣一力倡捐催繳軍需局支放募勇經費耿耿愚忱但有願公之心實無營私之意曲荷聖慈之戒飭衷隱難陳更蒙淵量之包容旁皇累日有罪而邀矜貸原期激勵臣工已捐而又領回何顏對諸寮屬惟有仰懇皇上天恩仍准容臣報捐軍餉實免發還雷霆雨露無非教恩威所被一本至仁天地神明詎敢誣懲戒之餘彌深私禱自記云此疏實礙難著筆而私衷憤鬱之氣又不能不稍和自明與此曹其事公私交受其累爲之拊膺浩歎而已

《續碑傳集》卷一五

鄒伯奇傳 劉熙載 伊德齡附 諸可寶

鄒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南海人諸生聰敏絕世於諸經義疏無不覃究覃思於聲音文字度數之源而尤精於天文歷算能萃會中西之說而貫通之生平寡所嗜好執業甚篤靜極生明多有神解嘗作春秋經傳日月攷謂昔人考春秋朔閏多矣類以經傳日月求之未能精確今以時憲術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閏及食限然後以經傳所書質其合否乃知有經誤傳誤及術誤之分又論尙書克殷年月謂鄭玄據乾鑿度以入戊午部四十二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劉歆三統術以爲積四百年近人錢塘李銳多主其說今以時憲術上推且以歲星驗之始知鄭玄之是劉歆之非其解孟子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句謂閏百詩孟子生卒年月考據大事記及通鑑綱目以孟子致爲臣而歸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今考綱目年數本之劉歆然共和以上周初年數史遷已不能紀可考者魯世家耳此爲劉歆歷譜所據然將歆歷與史記比對歆於煬公獻公等年分多所增加共衍五十二年若減其所加年數則歆所謂八百有九年者實七百五十七年耳又謂向來注經者於算學不盡精通故解三禮制度多所疏失因作深衣考以訂江永之謬作戈戟考以指程瑤田之疏以文選景福殿賦馬承阿證古宮室阿棟之制以體積論梁氏爲量以重心論懸磬之形皆繪圖注說援引詳明又嘗謂羣經注疏於算術未能簡要甄鸞五經算術既多疏略王伯厚六經天文篇博引傳注家言亦無辨證因即經義中有關於天文算術或先儒所未發或闡發而未明者隨時錄



出之成學計一得二卷。於天象著甲寅恆星表赤道星圖黃道星圖各一卷。自序曰。甲寅之春。製渾球以考證經史恆星出沒歷代歲差之故。然制器刻畫。必先繪圖。爲圖必先立表。此恆星表之所由作也。史漢晉隋諸志。於恆星但言部位。至唐宋始略有去極度數。故舊傳新圖。大抵據步天歌意想爲之。與天象不符。國朝康熙初。南懷仁作靈臺儀象志。然後黃赤經緯各列爲表。乾隆九年。增修儀象考成。補其缺誤。道光甲辰。再加考測。爲儀象考成續編。入表正座一千四百四十九星。外增一千七百九十一星。洵爲明備。今踰十載。歲漸有差。故復據現時推測立表。庶繪圖製器。密合天行也。又嘗謂繪地難於算天。天文可坐而推求。地理必須親歷。近人不知古法。故疏舛異常。因考求地理沿革。爲歷代地圖。以補史書地志之缺。又手摹皇輿全圖。自序曰。地圖以天度畫方。至當不易。然地球經緯相交。皆成正角。而世傳輿圖。至邊地竟成斜方形。既非數理。又失地勢。其蔽在以緯度爲直線也。昔嘗爲小總圖。依渾蓋儀用半度切線。以顯迹象。然州縣不備。且內密外疏。容與實數不符。故復爲此。其格緯度無盈縮。而經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例。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滂沱四積之形。欲使以圖繪圓。其圓乃肖也。又變西人之舊作地球正背兩面全圖。其序曰。地形渾圓。上應天度。經緯皆爲圓線。作圖者繪渾於平。須用法調劑。方不大失形似。然視法有三。皆爲疏圖之用。其一在圓外。視圓法用正弦。則經圈爲橢圓。緯圈爲直線。其形中廣而旁狹。作簡平儀用之。其一在圓心。視圓法用正切。則經圈爲直線。緯圈爲弧線。中曲而旁殺。其形內密而外疏。作日晷用之。斯二者線無

定式。量算繁難。且經緯相交。不成正角。又其邊際或太促而褊淺。或太展而狹長。以畫地球。既昧方邪之本形。復失修廣之實數。所不取也。其一在圓周。視圓法用半切線。經緯圈皆爲平圓。雖亦內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作渾蓋儀。最爲理精法密。今本之爲地球圖。分正背兩面。正面以京師爲中。其背面之中。卽爲京師對衡之處。尊本朝也。旁爲廿四向。審中土與各國彼此之勢。定準望也。經緯俱以十度爲一格。設分率也。因推演其法。零測量備要四卷。分備物致用。按度考數二題。備物致用。其目四。一丈量之器。曰插標。曰線架。曰指南尺。曰曲尺。曰丈竹。曰竹籬。曰皮活尺。曰蕃紙簿。曰鉛筆。二測望之儀。曰指南分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腳架。曰矩度。曰地平經儀。曰平水準。曰紀限儀。曰迴光環。曰折照玻璃屋。曰千里鏡。曰象限儀。曰秒分時辰標。曰行海時辰標。曰析分大日晷。曰風雨針。曰寒暑針。三檢數之書。曰志書。曰地圖。曰星表。曰星圖。曰度算版。曰對數尺。曰八線表。曰八線對數表。曰十進對數表。曰現年行海通書。曰清蒙氣差表。曰太陽緯度表。曰日晷時差表。曰句陳四游表。曰大星經緯表。曰對數較差表。曰對數較差表。四畫圖之具。曰大小幅紙。曰硯。曰墨。曰硃。曰顏色料。曰筆。曰五色鉛筆。曰筆殼。曰指南分率矩尺。曰長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機剪。曰交連比例規。曰玻璃片。曰橡皮。按度考數。其目四。一明數。曰尺度考。曰畝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經緯里數。二步量。曰量田計。曰步地遠近。曰記方向曲折。曰認山形。曰準望所見。三測算。曰測量方向遠近法。曰測地緯度法。曰論平陽大海地平界角。曰測地經度法。曰經緯方向里數互求法。四布圖。曰正紙幅。曰定分率。

曰縮展曰識別設色終焉。又因修改對數表之根源求析小術是開極多乘方法可逕求自然對數。以十進對數根乘之即得十進對數。著乘方捷術三卷招培中爲之序曰吾甥鄒特夫所著算書曰乘方捷術是書隱括董君方立割圍連比例戴君鄂士開方捷法之說而立開方四術演圖詳解以明其理右通左達以同其條俾學者開卷瞭然布算不紛其於訥白爾表以連比例乘除法逕開一無量數乘方以求之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求之亦用連比例乘除法一以貫之立術最爲簡易近者徐莊愍公造各表簡法及李君壬叔則古昔齊算學俱有求對數較法而操算各殊惟夏君紫室萬象一原有求真數之訥氏對數四術其布算與特夫畧同但倍借對數以起數爲異特夫謂此是求對數較法凡本真數與借真數比例等者其對數較必同故不得從借對數起數也此四條次置第一數倍之一句當改作次置對數根倍之則通矣此夏君之偶失檢而特夫之精審可見至對數開方計息諸草所以審其術之切於日用未附十億對數表及純雜表則手此一編即可取數以省他檢也又創對數尺蓋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爲算器增新製爲算術開捷徑畫數於兩尺相併而伸縮之使原有兩數相對而今有數即對所求數一曰形製二曰界畫三曰致用四曰諸善五曰圖式爲記一卷又嘗撰格術補一卷同郡陳京卿序之曰格術補者古之算家有所謂格術後世亡之而吾友鄒特夫徵君補之也格術之名見夢溪筆談其說云陽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閒有礙故也如人搖鈴杲爲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又云陽燧而達向日照之則光聚

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爲一點著物火發筆談之說如此皆格術之根源也若其推衍爲算術宋時蓋有其書後世失傳遂無知此術者徵君得筆談之說觀日月之光影推求數理窮極微眇而知西洋製鏡之法皆出於此乃爲書一卷以補古算家之術夫古所謂陽燧者鑄金以爲鏡也西洋鐵鏡即陽燧也其玻璃爲鏡亦與陽燧同一理故推極陽燧之理可以貫而通之有此書而古算家失傳之法復明於世又可知西洋製器之法實古算家所有此今世算家之奇書也若夫宋時算術後世失傳如此者當復不少吾又因此書而感慨係之矣同治初南豐吳編修錢塘夏宮海游粵皆與訂交甚篤宮海客死爲之痛傷刻其遺書以傳之三年湘陰郭侍郎特疏薦之請居同文館以資討論五年七年兩奉優詔令督撫咨送徵君澹於利祿堅以疾辭俱未赴湘鄉太傅文正公督兩江日欲於上海機器局旁設書院延徵君以數學教授生徒屬興化劉學政致書亦未就也八年五月無疾而卒年五十有一劉熙載字融齋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治季年寓居上海主龍門書院講席久深於音韻之書自譚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以欸意烏于攝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兼長算學嘗有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又徵君同縣弟子伊德齡字善卿嘗有求改矢通術一卷列入傳習錄中

論曰鄒徵君天姿過人力學甚摯聞其讀書遇名物制度必窮晝夜探索務得其確或按其度數繪爲圖造其器而驗之渙然



清儒碑傳集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〇

冰釋而後已。故其解識多前人所未發。又能正舛誤。別是非。皆以算術權衡之。晚年論算家新法曰。自董方立以後。諸家極思生巧。出於前人之外。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實挾算理之竅。與然恐後之學者。不復循途守轍。而遽趨捷法。將久而忘其所自。是可憂矣。人於是益服所慮之遠。夫歷算必善測量。測量必資儀器。而製器精巧。與西所稱重學。光學。化學。相連。微君獨深明其理。證之古籍。皆由冥搜而得。測地繪圖。尤多創解。今南海縣志諸圖。為徵君手定義例。跬步實測。密合無憾。雖以西人為之。微妙不是過也。使九服州郡。焉得盡人盡地而仿之。合成鉅觀。豈非千秋之業乎。若夫尙志高蹈。任天而行。又豈好爵所能縻哉。於偉離已。

（碑傳集補）卷四二

翰林院侍讀孫君墓表 吳敬樹

咸豐九年三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讀之房。孫君卒於長沙里居。卒前二日。力起為書告。知友為別。而及敏樹。且屬表於其墓。先是一年。君奉母桂太恭人之喪。歸自京師。而君已病。失音。醫久不愈。自以家多不幸。兩弟仲嘉。兵部。叔孝。廉前已連喪。身又嬰疾。意必不獲壽。日夜取平生所為書及詩。更定其稿。余輩往視。則出以相質。盡無憾。乃止。及將卒。所與書詞。意恬然。筆札與常日不異。嗚呼。其於死生之際。乃如是。君賢矣哉。君自幼少。名神童子。即絕去尋常。才士意態。默自修厲。期至於古人。性好詩歌。文辭。窮究源流。探擇體要。剖析微眇。既精既嚴。然後舉其才力。從之。故才益豐。文益高。及居翰林。聲譽最隆。而君未屑以文人自與也。益深考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照漕錢幣。河渠。兵制。諸大政事。實利害。而察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者。為書論數十篇。其言絕明達。適治體。屏斥小利。要歸大道。蓋古之論政事。議鹽鐵者。不能過。而君遂不及大用。以究竟其志。其待於後世者。為多云。君諱鼎臣。字子餘。善化人。年十四。為諸生。十七。舉鄉試。數年。考選內閣中書舍人。道光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己酉科鄉試貴州正考官。庚戌。今上登極。充

宣宗成皇帝實錄館纂修官。咸豐二年。

御試翰詹一等。擢翰林院侍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時粵賊方出。湖南各路民先賊驚散。軍興動天下。朝臣並言得失。君數上疏。言團練。籌餉事。而故總督琦善。自黑龍江成所釋。還署河南。巡撫以備賊之北竄。君言其人不宜復用。明年賊曠河南北。故督師大臣。賽尚阿。徐廣縉。並

以寬旨出獄。赴軍前自效。君又言。兩人前失律。罪大不誅。且用之。無以申軍法。示天下罰。君論事既切。深時皆不能用。乃請假歸。賊猶出入湖南。北。聞君築室山中。奉親讀書。閱四年。起補故官。遭喪。歸。遂卒。年四十一。觀君之立。

朝居翰林。文學之官。親時之亟。發憤犯難。風采暴露。足以信其志也。然君為人。贏然溫秀。語言徐徐。甚備少。與人善。意色自親。無熱毒之態。他亦皆得者。然其韻度遠矣。於文章力操大雅。骨格矜重。而出之純渾流麗。人皆觀之。徒驚其美才。而不知其介然甚有以自尊也。君曾祖諱繩。武成貢生。

詰封文林郎。祖諱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知縣。父諱葆田。舉人。桃源教諭。余爲撰家傳。曰。劭吾先生者。祖父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妻唐氏。繼妻胡氏。子宗錫。宗毅。宗翰。其葬君某鄉某原。以某年月日。所著詩十卷。文十卷。春塘釣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總爲著實集行於世。

（續碑傳集）卷一八

王家璧傳

王家璧字孝鳳。武昌人。道光甲辰進士。授兵部主事。咸豐初。粵匪犯湖北。家璧爲少卿。雷以誠。暨江防要策。以誠奏上之。丁母憂。歸。率鄉里集資餉軍。侍郎曾國藩。巡撫胡林翼。皆倚重之。先後保以郎中用。同治初。從國藩軍安徽。多所贊畫。國藩薦以五品京堂候補。曾疏言。廣東巡撫蔣益澧。吏事是其所短。將略是其所長。侍衛陳國瑞。爲將也可。專任以禦賊。後兩人皆如其言。又奏密籌根本計。納之。從左宗棠軍直隸。辦理南皮。東光。寧津。慶雲諸縣團練。又從宗棠入陝。甘。果。薦以四品京堂補用。尋授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少卿。十二年。疏言。疏黃濟運。一時之良圖。墾田近畿。萬世之長策。南漕歲四百萬石。如畿輔有田二萬頃。卽敷所運。得旨試行。御史吳可讀。劾提督成祿。被議。家璧奏其措詞激切。出於忠憤。又疏舉立功後退處諸臣。曾國荃。蔣益澧。楊岳斌等。光緒元年。與議海防。家璧言。制敵以人。不以器。兼用西法。無專恃西法。水雷。三層兵輪。鐵甲。蚊子。諸船。舉無事購造。以杜浮冒之門。而留急需之餉。第就我能辦之礮。臺。輪。船。洋槍。洋礮。參以常用船礮。勤加訓練。且敵所畏者。民心。我所恃者。亦此民心。機器淫巧。慮非本計之得者。二年。轉順天府丞。調奉天兼學政。以事降級。七年。補鴻臚寺少卿。轉光祿寺。疏言。聖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言雖簡。其施甚大。年七十。疾卒。家璧生有至性。父芝爲人構陷。戍雲南。家璧髫年。牽衣請隨行。父不許。志雪父冤。爲學奮疾。釋褐後。兩次襄糧萬里。覲省。後父以教歸。奉養倍篤。所著秋雲行館詩文集。周易集注。洪範通易說。老子注。莊子南華經注及奏議若干卷。

（碑傳集）卷七

李文田仲約事實

李仲約侍郎名文田號芍農廣東順德縣人咸豐己未一甲三名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直南書最久書法唐賢精嚴似信本道麗似登善嘗為汪郎亭師華蘇孝慈墓誌一通龍鳳真一時豐碑鉅製皆出其手昌熾未通籍即介先師潘文勤公納交於侍郎不以昌熾為不肖每得古書舊拓輒出賞析並許通假喜談風鑑見輒擲地曰一老教官耳余笑應之曰浮湛木天侏儒一囊粟與首稽闌干何異焉其邸舍在北半截胡同几榻之外惟圖籍列檣數十皆啓其鑰手題書籤長至尺許下垂如簾甲乙縱橫密于櫺比精於碑版之學覃研乙部而於遼金元三史尤治孰典章輿地攷索精詳所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攷耶律楚材西游錄注元和江建綴太史其戊子與試江南所取士也刻露鵲閣叢書以待郎所著朔方備乘札記和林金石攷付梓焉昌熾亦從譯書得和林石刻影本輯錄其全文將有所攷釋見侍郎書而止所見京朝士大夫毫而好學獎掖後進通懷樂善不啻口出如侍郎者今豈可得見哉

（碑傳集補）卷四

趙聖傳傳

趙聖傳字荅襄江蘇興化人廩貢生少穎悟異常兄問人讀書每能臆其下句既冠補縣學生即棄舉子業日夕窮經精熟左氏傳先治世族學於舊說之失多所舉正如襄九年疏引服虔皇卿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為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近李次白引衛定姜稱孫林父為宗卿為證正之云傳所列宋六卿皆公族何獨于皇卿明其為宗卿宗卿二字實東鄉形似之訛周禮大司馬卿以州名注云卿則南鄉甄東鄉為人也是也鄭注東鄉為人即服注之東鄉為人傳言宋有四鄉正故以四方為名惠天牧禮說據廣韻引世本宋有大夫東鄉為疑多人字段若膺周禮漢讀攷知廣韻引奪人字謂此即左傳宋之向為人向鄉通不知檀弓疏引世本樂善之祖父曰東鄉克父曰西鄉士曹又文七年疏引世本麟離稱東鄉豈能盡讀鄉為向段又以東鄉離為例謂離與鄉人同為桓族故得稱東鄉為人不知傳言宋有四鄉正故以四鄉為號豈得因為同族遂可假稱其說愈失又服注椒字又邛字之訛邛通邛與椒形聲絕遠無緣左傳名邛世本名椒也又成十年傳晉侯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疏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則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公明之鬼正之云此後人誤改世本服所據者乃原文其文云公明夙生共孟及季衰晉語韋注於趙衰云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於趙穿云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武子穿也韋自序以世本考其流則其所據世本原文也與服注足互明疏從杜注以衰為夙弟乃因杜誤會國語文義此疏及宣二年疏皆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閔元年疏更引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考此為宋公孫固告襄公語原文作趙氏不作趙夙宋明道本國語與今本並同云趙氏之弟則不得徑指為夙之弟矣晉語蓋謂衰為共孟之弟公孫固告襄公時夙已死故舉共孟言之其孟者衰之兄及穿之父也故世本於趙氏譜與衰並著之穿後世為大夫有世譜故必著之又必衰係夙遺子孟雖長乃庶出故士會謂為趙之側室合觀內外傳及世本於此世次並合以公明為夙字亦相配云其說足正杜氏之失左氏世族之學近儒之書頗未精博君謂高誘注呂覽於春秋系譜尚有誤說畢弇山校本至不能舉正蓋於是學未精熟也宜別作春秋世族譜顯其所出以發疑隱繼以服注於世族最精遂總輯服氏傳注作左傳服義述於諸家搜獲之外更攷得二端以明服書之體例其一本疏中所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〇

載鄭眾馬融二家之注以及彭汪許淑等解傳之義又疏中有以賈鄭二家之說及賈馬二家之說並列者皆服注所引用而加以辨論疏杜注者棄其折中之語惟取其所載諸家之解漫加詆斥然亦有錄服語刪之不盡者如皇父之二子暨齊平琴張服載舊說而斷以己意者仍存疏中以三處推之知所載前人之注率多加以斷語此端一開足以裒輯服注原文又累數十條矣且攷服注所載固必具諸家同異亦有僅列前人之注已不復增注者如御覽於梗陽人有獄節引服注先引賈逵云訟者之大宗此解其大宗略以女樂句又云二子晉大夫魏子之屬此解女樂之為晉人又云召二大夫食此解饋人召之句又云小食又云屬足也又云小人二子自謂此解以小人之腹句之小人與賈解二小人酒句之小人不嫌重複然後云腹飢云云方解屬厭之義據此知錄此注者係全鈔服注中所引者不然豈鈔注者前皆用賈注後皆用服注乎又豈服注前文無解說鈔者取之不得乎必不然矣據御覽此條足知服注體例其前人已注者惟引其注已可無注故疏中每云賈逵云然故杜用之常不及服者多可錄存又得若干條矣此一端也又推又知諸書引賈而不及服者多可錄存又得若干條矣此一端也又有一端可攷者九經注疏皆係六朝人舊本其周禮儀禮公羊三疏均係北朝所作唐人用之未始有所修改與否如公羊疏多載賈服左氏經本昭然可見二疏疏引左傳注多用服注其引杜注甚少又必明標杜氏今攷二疏所載不特明標注字悉為服注即不稱為注而疏自立說者亦多本服義立言如少牢疏謂魯公子展以展為諡與杜不同係用服義自明疏中如此者多有又可錄存若干條矣自惠定宇表章服注治服學者相踵皆未能發此義焉又夏商官制經傳未嘗詳列其名先生為文攷之云周語祭公謀父言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衰棄稷弗務先王不痛用失其官據此更未聞商與復后稷之官第祀用棄耳然則說文公諫宣王所陳耕藉之典官制甚具先云稷為大官下冠以古者太史云云又稱天子為王知所陳者必夏官制矣宋用殷禮則左傳襄九年所記宋救災事敘官制粗具亦殷制也今依周官分六典而以此兩處為大宗以攷二代之異同一太宰之屬夏無太宰伏生尚書夏傳云天子三公司徒三公馬公三司空公據此知夏以三公兼三卿之職則司徒之官最貴而無太宰周語云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夫作大事以王命戒百官乃太宰之職因無太宰故司徒

戒百官更按下文先王巡行有司空司徒大保大師而無太宰益可證夏無此最貴之官周語又云宰夫陳饗以王飲太宰故與周宰夫掌牛禮之具制同則無太宰小宰而有宰夫也商有太宰之官左傳云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微官杜注云鉏吾太宰也杜固以宋有太宰亦望文知之然誤以府守為六官之典當從劉炫說為府庫守藏與周制太府王府等屬緣太宰同又按此傳云使某官令某官者皆兼使轉令其屬官杜注司官奄菴臣巷伯寺人則與周奄寺之等皆緣太宰同矣惟六典周公始作則商太宰亦非最尊之官故宋率以大夫為之亦可見其非如周太宰孔子所云聽於家宰謂古之人皆然者乃元老執政之通稱故鄭氏注儀禮云諸侯以司徒為宰矣二司徒之屬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夏為實職最貴之官商亦當然以宋固具此三官皆卿一人又凡周之侯國皆有此三卿蓋承用殷制以降於天子而武王伐紂所云舊此三官亦係向用殷官名故鄭注曲禮於司徒等五官云殷制矣夏商實職皆以司徒為首與周異也其大異者草人稻人等農師周之小官夏則稷為大官即名后稷名又甚尊實因唐虞舊號屬官有農正農師農大夫商周無矣鄉遂之官夏商皆與周同知者甘誓乃召六卿鄭注周禮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六卿出於六卿則三代皆立六卿而鄉遂吏名與其制皆同矣宋止四卿正者蓋因地無千里當殷時必為六卿也宋使司徒徒令正納郊保之民與周制異若師氏保氏皆大夫又云二師令四卿正敬享不屬司徒則與周制異若師氏保氏皆大夫官均隸司徒者周制也書序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康成謂即兼此職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知四代皆有此官必求聖賢為之故常以三公兼而本職則中下大夫周語詳衛農之典既曰司空四之司徒五之二官三公官也又曰太保六之太師七之明師保非三公官更以伊尹亦曰保衡微子所告之父師即太師知三代此官大略同制周以其久為三公兼官而二代三公所兼之重職又首在司徒故以師保隸之與然則宋左師右師之官非舊制矣三宗伯之屬周語云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章注陽官春官按陽日也訓見毛詩傳陽官猶左傳云日官四時本日行之南北故以陽官為名此猶周官馮相保章之屬太史也又云舊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即鍾師等官猶周之隸太師也四司馬之屬司馬異同說已見上宋使司馬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工正於周



儒藏

屬司空。攷魯叔孫爲司馬。亦與工正書。服知亦周之侯國用殷之官制。與三司用殷官名制固同也。五司寇之屬。鄭注月令云。夏曰大理。又曲禮之五官。末曰司寇。鄭云。殷制是刑官之長。殷周同矣。六司空之屬。說亦見上。周語單襄公引夏令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宋司城卽司空。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云。魯語文公欲弛郕散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命於司里。知司里掌城內外官舍。民居道塗里巷。三代皆當屬司空。韋杜皆云。里宰非是。又據曲禮注。則司士司寇與司徒等爲五官之長。而司士不如周之隸司馬。此皆三代異同可攷者也。其文鈞稽三代異同。精覈極倫。復精儀禮。常明其經。文不復按本。謂其章句義例。脈絡節次。最整齊。便記誦。韓文公獨以爲難讀。不可解。其言如此。亦可知其爛熟經矣。顧羣目爲雜學。無延之課。徒者貧乏。不能自存。光緒甲申。聞江蘇學政瑞安黃公已建南菁書院。專課經史古文詞。乃棄筆渡江。身外無長物。年已六十餘矣。書卷字出格外。而義據特確。黃公賞之。爲製被送院。院長黃先生浙東經學大師也。謂君該洽羣籍。爲諸生冠。署爲齋長。南方學者始少知其名。自是客江陰者八年。正月出門。歲暮乃歸。經年不得家書。目眇齒衰。仰課卷以求活。不能專心撰著。然月試之暇。繙閱諸儒經說。猶必盡其首尾。蓋好學其天性也。辛卯之春。猶成較聚。詰義一書。至秋季以病返。不再至。久之始知其卒於家云。其在南菁時。同學多好詞章。以君樸學。且衰老罕就君論學。其既歿之五年。慶年乃取其說經之精者而爲之傳。使他日有采焉。

（續碑傳集）卷七五

先師程君墓版文 戴望

先師程君諱慶餘。字善夫。又名可大。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某。祖其父雲。嘉慶中進士。出爲陝西城固縣知縣。民有習天主教者。毀其堂。誅其人。得循良稱。生子三人。君其叔也。幼岐嶷。執經同郡戴純先生門。過目成誦。及長。慕其鄉嚴教訓。可均學博。探四部書。凡天象地形樂律。書數金石罔不兼綜。獨功令文達格。數試被擯。年踰四十。不得爲諸生。大爲流俗嘲笑。君絕不經意。思託著述自見。其言嘗則有六書徵諸聲討原。言數則有開方捷法。句股比例。述補錢氏四史閏朔攷。言金石則有校補王氏萃編。訪碑錄。校正金石續編。佚編。金石足徵記。足徵者徵金石刻與經史事實同異。及引經文句異。今本爲書者也。

皇朝碑版錄。經籍志。八卿表。督撫提鎮年表等書。皆未就。君既達於時。惟與同郡汪剛木周禮傳兩先生交。東至吳。詣陳徵士論毛詩傳義。歸而隱。修經業。作句讀師。或賈文以給。君母喪。明每飲食起居咸賴君扶持。然後卽安。見者謂爲難能。同治元年。賊陷湖州。君不娶。無嗣。越七年。弟子十三。後君從父歸。自晉招魂葬於峴山之側。君不娶。無嗣。越七年。弟子戴望哭君墓。立石以表之。望年九歲。就君授讀周易。尚書。爲之正文字。明音讀。問本漢師說。析其文義。異於他師。望始知鄉學。訖今粗有楷。不見鄙於秀人。偉才。君之賜爲多。孫卿曰。水深則回。樹落葉本。弟子通利。則思師。望其敢忘君德。銘曰。於乎先生。純節固兮。書孔博兮。文其都居兮。生疇卹其過。死慎無辜兮。南山龍庭。闕心魂兮。銘茲墓版。抒痛慙兮。以告四鄉地主及式墓者。

（續碑傳集）卷七九

魯仲實傳 吳昆田

魯賁字仲實，一同志。少穎異，有氣決，姿體凝重，膏粱糲食，食兼數人。幼勤學，不待拘迫，率意爲文，進其父，父言無條理，棄之。逾年復作，父曰：「可遂爲之。」補弟子員，性喜古文辭，不耐習制藝。三應鄉舉，不售，棄去。見人久困名場，笑之，謂此區區者何用苦心役志爲？乃一意讀書史，實事求是，不爲空言。太守章儀林議減清河賦款，目繁重，老吏握筆不得下，以叩賁，賁爲剖析肯綮，時已昏夜，退草三千言，旦獻之，歡。敕周詳，太守驚喜，以其議上大府，因請主辦。三年歲事，復佐理清河安東水道，役既竣，費無豪髮溢。天性質直，能劇飲，好戲謔，意豁如也。不知人閒浮僞事，與人交，極坦易，一絕世故。世長某翰林，以所著示之，許可者十一二，銜之次骨。或尤其太直，賁曰：「文章得失有定評，非可誣也。若誣之，是誣道也。其真至類如此，於人無所求，布衣敝履，酬應皆廢，尤不樂見貴人。」吳漕督棠邀入幕，以故人子待之，有加禮，未久輒去。曾文正公國藩訪之，再四，以父執一往謁，不再詣。文正語人曰：「通甫有子矣，然世人率重其品與才，不知其爲孝子也。」咸豐十年皖寇至，父方病，奉之走安東，草屨行，纏泥淖中，日百餘里，未嘗去左右。同治元年寇復至，以鹿車輦父而奔，前阻水，賊騎在後，偶得空舟，負父以登，復下推舟入深水中，以免。時母在清河，每晝侍父，昏夜握刀徒步往省母，比曉疾走詣父所，往反二百里，踵血淋漓，不自知也。方播遷時，嘗三日不食，而恆懷乾糲餌其父，自是精氣頓減，多病，猶自力讀書如常時。卒年四十九。詩文書畫皆有家法。所著《光緒清河縣志》、《安東縣志》、《詩文集》刊行。

（碑傳集前）卷五〇

唐棲勞氏三君傳 吳昌綬

勞氏三君，長檢，初名金檢，字梁甫，一字青主。次權，字平甫，一字卿卿，自號蟬隱，亦稱飲香詞隱。次格，字保艾，一字季言。家唐棲籍，仁和，並爲諸生。父經原，字笙士，嘗從武進臧在東游，學有根柢，好收書，與歸安嚴修能、德清徐新田爲問難之友，修能歿，刻所著爾雅匡名二十卷爲之序。尤熟唐代典制，著折衝府考，未及寫定。季言校補成書。卿卿、季言皆精校讐之學。季言少受業於同邑朱進士以升，一時名宿咸傾衿相契。趙鉞星甫謨、唐郎官石柱、御史辜精舍題名二考，屬稟垂半，自顧年近衰暮，俾季言續成之。又嘗著登科記，聞大興徐星伯已有成書，遂中輟。以宋尤延之《洪文安洪文敏全集》久佚，舊輯未備，重爲蒐補，得梁溪漫藁一卷、文安小隱集一卷、文敏集八卷，所校有元和姓纂、大唐郊祀錄、北堂書鈔、蔡中郎集、文苑英華，其他諸史及宋元人集，或爲訂誤，或爲補遺，靡不詳核。道咸之間，名鈔舊槧，往往尙存，凡所援據，多世不經見之本，藉傳至今，有功於古書甚鉅。平居讀書，置空冊於案，閒遇疑義，輒筆疏之，反覆互證，期至精審而後已。鐫一印曰「實事」，是正多聞闕疑，凡校本必鈐卷端，蓋其爲學職志也。卿卿手鈔書尤富，兼工倚聲，校輯宋元詞集數十家。其藏書之所曰學林堂，曰鉛槧齋，曰丹鉛精舍，曰拂塵掃葉之樓。所居有燕喜堂、木芙蓉館、秋井草堂、漚喜亭、玉參差館、雙聲閣，流風餘韻，猶可想見。咸豐壬戌，癸亥，閒寇氛益熾，唐棲當孔道，不遑寧處，青主與卿卿、季言倉卒扁舟，至雙溪，就友人歸安丁寶書，就一室居。所著在行篋間，雖流離遷徙，猶嘗萃手

若一見如舊踪跡日益親其後各饑驅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

老一見如舊時。日盆薪其術。各饒腹。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

魏子安墓誌銘

咸豐中予歸自永安羸病幾死稍閒或言曰魏子安至自蜀矣予躍然乃就君而謁焉君時困甚授徒不足以自給而意氣自若一見如舊踪跡日益親其後各饑驅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

予之漳州君挈家之延平予與君約予幸得早歸當買舟西上作十日歡乃君解裝不及旬而竟長往矣悲夫君名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侯官人父本唐歷官教職有重名世所稱爲魏解元者君其長子盡傳其家學而獨權奇有氣少不利童試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卽連舉丙午鄉試當是時教諭君官於外夫人持家務諸婦佐饗飧兄弟抱書互相師友家門方隆盛君復才名四溢傾其儕輩當路能言之士多折節下交而君獨居深念忽高眎遠矚若有不得於其意者旣累應春官不第乃遊晉遊秦遊蜀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莫不愛君重君而卒不能爲君大力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尺寸言不見異而亢髀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遁爲裨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名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沈痛閱者訝之而君初不以自明益與爲恟怳談謔而人終莫之測最後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於是君年四十矣劇賊起粵西蹂躪湖南北盤踞金陵浙閩皆警聞問累月不通君懸目萬里生死皆疑旣而弟殉難旣而父棄養欲歸無路仰天椎胸不自存濟而蜀寇蠢動焚掠慘酷資裝俱盡挾其殘書釋妾寄命一舟偵東伺西與賊上下君憤廉恥之不立刑賞之不平吏治之壞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也乃出其聞見指陳利弊慎擇而謹發之爲咄咄錄復依準邸報博考名臣章奏通人詩文集爲詩話相輔而行君著書滿家而此二書爲尤不朽蓋時務之蓄龜功罪之金鑑春秋之義變風變雅之旨也後世必有取焉然而世乃不甚傳獨傳其花月痕嗟乎知君固亦不易耶君旣歸益寂寞無所向米鹽瑣碎百憂勞心叩門請乞苟求一飽又以其閒修治所著書晨鈔暝寫汲汲顧影

若不及一年數病、頭童齒豁、而忽遭母夫人之變、形神益復支離。卒年五十有六、葬於某山之原。君性疏直、不辭艱、既數與世齟齬、乃摧方爲圓、見俗客亦謬爲恭敬、周旋惟恐不當。顧其人方出戶、君或譏誚隨之、家無隔宿糧、得錢輒置酒歡會、窮交數輩、抵掌高論、君目光如電、聲如洪鐘、嬉笑諧謔、千人皆廢。遇素所心折者、則出其書相質證、或能指瑕蹈隙、君敬聽唯唯、退卽篝燈點竄、不如意則盡棄其舊。蓋其知人善下、精進不吝、有如此者、予之聞君名也。由於芑川。芑川實未見君、見所爲荔枝詞而善之。今芑川歿矣、君又繼之、使余以悲芑川者悲君。君如有知能無憾耶。然君書俱在、謂非後死者之責耶。乃錄其部目而系之銘、畀君弟君子使刻於石、以詔來者。

陔南石經考四卷、熹平石經遺文考一卷、正始石經遺文考一卷、開成石經校文十二卷、石經訂顧錄二卷、西蜀石經殘本一卷、北宋石經殘本一卷、南宋石經殘本一卷、洛陽漢魏石經考一卷、西安開成石經考一卷、益都石經考一卷、開封石經考一卷、臨安石經考一卷、陔南山館詩話十卷、咄咄錄四卷、蹇蹇錄二卷、彤史拾遺四卷、三朝讜論四卷、故我論詩錄二卷、論詩瑣錄二卷、丹鉛雜識四卷、榕陰雜綴二卷、蠶桑瑣錄一卷、湖壩閒話一卷、懲惡錄一卷、幕錄一卷、巴山曉音錄一卷、春明摭錄四卷、銅仙殘淚一卷、陔南山館文錄四卷、陔南山館駢體文鈔一卷、陔南山館詩集二卷、碧花凝睡錄一卷。

銘曰：有美一人，黔而豐，腰腳不健，精神充胸。有鑪錘筆有風，百鍊元氣貫當中。蚩蚩者婆，醉者翁，禿烏狡兔爭西東。傍立側睨，讓乃公笑罵，非慢拜非恭。大聲疾呼，豈不聰。著書百卷，完天功。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一

張裕釗 侯楨 俞樾 李元度

張裕釗傳

夏寅官

張先生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父善準嗜學敦行義好王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二書先生少染家學精勤不倦又從曾文正公游志古文學以大進中道光丙午舉人淡於仕宦舉生平所學一專發之於文其爲文段徐韓歐曾王以上推之晚周先秦盛漢又原本六經沈潛乎許鄭之訓詁程朱之義理以究其微奧故其義粹以精其詞深以厚晚歲喜讀易中庸孟子及莊周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賈誼之文益恢奇跌宕旁薄萬類縱心遐邁適焉寡儔曾文正公推爲當代作者非私言也平日與人論文洞見本原其與黎莚齋書謂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以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嬰及其所謂益遠以博乃以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垢之外雖天下不與易也又與吳摯甫書謂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故必諷誦之既久使吾與古人訢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其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又與李佛笙書謂近撰元后傳書後一篇自以爲甚似西漢人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校之方劉姚梅未知其孰後先也與查翼甫書謂考據詞章必擇一而專精更取一以爲輔人生祇此精力祇此歲月行岐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孫卿之言不易之論也欲爲古文程功致力之始熟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以考證者莫

要於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雅訓故之書令文章爾雅遠於鄙倍而已又謂宋賢有言學者學爲仁義也孟子七篇豈以仁義曉人若能卽無欲害人無穿窬二語深繹而內省之則爲人之大本立矣又與鍾子勤書謂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極盛遠軼前代然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反以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近乃復有篤志之士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然或專事義理而一切屏棄考證爲不足道雖其說甚美而訓故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與觀先生與諸人書持論平實正大確守文正之家法焉先生書法導源晉魏突過唐人嘗謂吳摯甫曰近世金石刻稀少吾書雖工世不求無所託以久恐身死而跡滅吾將歸於黃鶴樓下選堅石良工書而刻之鑿懸崖石壁使中空如篋陷吾所書石其中別用他石錮篋口四周不使隙也千百世後必有剖此石壁得吾書者嗚呼此杜元凱欲沈碑漢水者類也今先生雖逝而其所著濂亭遺文與所書碑版近人搜集葆貴之不遑其傳世行遠固無俟於沈碑鑿壁之爲也在湖北聘修通志與當事不合遂辭不就中年主講金陵文正江漢經心鹿門諸書院又主保定蓮池書院其後聲望益隆遭遇益困不得已入關中依西安將軍榮公鬱鬱久居遂扼腕而死將死自營壙於有宋大儒張子墓旁吁可慨已先生中子會叔刺史與寅官戊子同舉於鄉景仰懿行在秦州時訪求墓銘行狀不獲因輯所聞大較以爲傳

（碑傳集補）卷五一



儒藏

侯子勤哀詞

子勤姓侯氏名楨無錫人爲大興縣學生久留京師余三上禮部試至京恆與爲文字交子勤治樸學出梅柏枏先生門下余素私淑方姚每爲文互相閱輒交相喜以是交益深後子勤舉順天鄉試應禮部試方進取余選官江西遂不相見咸豐庚申金陵之賊潰圍出破常州邑城不守余時丁憂在家方以團練保鄉里不知子勤避地何處也後子勤流轉無狀聞余蕩口尙無恙乃決意來視余率妻子渡江至常熟梅里喜而語人曰此地去蕩口近余當得生矣其夕忽病病卽死余不知其如何病如何棺殮也後有人自梅里來述其艱苦狀始悉之嗟乎子勤之來去蕩口不及百里耳而不得果來天竟不使有一息生機耶文人之厄至斯極矣命也夫亦可哀已詞曰
是何遇之嗇而才之豐耶文可以追史漢而藝藝之不充耶既流離以轉徙性命而付飄蓬耶將惠然其肯來擊楫而向東耶乃百里之易達而一水之難通耶胡幽明之異路忽焉其命終耶此天之阨我俾欲援手而無功耶嗟棺殮之草草妻孥之困頓余心悽惻其何窮耶

（碑傳集補）卷五十一

清誥授奉直大夫 誥封資政大夫重宴鹿鳴翰林院編修俞先生行狀

曾祖

祖廷鑑乾隆甲寅 恩科 欽賜副貢生 妣夏氏戴氏

考鴻漸嘉慶丙子科舉人 妣蔡氏嵇氏姚氏

本貫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年八十有六

先生諱樾字蔭甫號曲園舊居德清東門之南埭姚太夫人生子二先生居次先生生三日太夫人得病甚危積二十餘日始愈四歲遷居仁之和之臨平鎮先生幼有夙慧太夫人人口授四子書過目不忘九歲戲爲書自注其下著述等身篤老不倦實兆於此年十六補縣學生道光丁酉科副榜貢生甲辰

恩科舉人庚戌舉禮部試覆試一等第一名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覆試詩題爲落煙疏雨落花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爲曾文正公所賞謂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言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此先生受知文正公之始後遂以春在堂名其全書志知遇也咸豐壬子散館授編修以博物閎覽稱於輩下名輩乙卯四月考差

上以舜在牀琴命題時海宇多故

宵旰憂勤先生借題發揮以見古聖人不憚不疎遇變如常并旁引文王之羨里鳴琴孔子之匡邑被圍絃歌不輟以明先後聖之同揆八月簡放河南學政奏請以公孫僑從祀

文廟及聖兄孟氏配享崇德祠並邀

俞允甫再歲以人言罷歸僑居蘇州先生既反初服乃登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段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莫不背王氏之旨其羣經平議則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諸子平議則竊增讀書記之旨其羣經平議則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諸子推衍之先生之私淑王氏謹守家法不苟如此逮其後俞樸雜志曲園雜纂茶香室經說諸書山其析疑振滯皆與前書相仿或有精義較勝於昔學與年進先生不自諱也先生居吳猶及見宋大令翔鳳得聞武進莊氏之學故一切志緯家言先生亦偶涉之要見先生精力過絕於人遠甚先生業以著書自娛遂不復出曾文正之督兩江李文忠之撫



儒藏

吳下咸愛重之。先生以巾服從游，往來如處士。文正有閨才不薦，徒竊高位之語。論者謂文正懲徐侍郎之奏，不敢繼進。於先生本志所在，固未喻也。先生歷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等書院，而主杭州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為歷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親視，觀察星行兩先生之緒，至先生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訓迪，蔚為通材者，不可勝數。門人為築俞樓於孤山之麓，以與薛蘊相配。游湖上者，皆能指其所在，相與樂道，其地不絕。先生自少至老，讀書著述，皆有常程，每竟一歲，皆有寫定之書，刊布於世。晚年足跡不出江浙，聲名溢於海內，遠及日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其不及者，則從海舶寄書質證，賦詩相祝，而如蒙古賢王、京邸宗藩或遠來求書，或以檀帖寄贈，以致傾慕。先生居林下四十餘年，於光緒癸卯正科，謝舉道光甲辰鄉試，計周一甲子。浙中大吏以重宴鹿鳴請得旨，復編修原官。有早入翰林，殫心著述，啟迪後進，人望允孚之。諭先是先生省母於其兄福甯官舍，晤閩浙制府英香嚴相國，為道咸豐間以河南巡撫入覲。文宗猶詢及姓名，有人頗聰明，寫作俱佳之。論先生聞之不覺失聲，至今上復有此旨。稽古之榮，一時無兩。往者曾文正謂先生拚命著書，食報之隆，乃償於後，可謂極儒生之殊遇矣。先生訓誥主漢學，義理主宋學，教弟子以通經致用，蔚然為東南大師。晚歲憂傷時局，常語人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中學為體，道也；以西學為用，器也。」病中猶以毋域見聞，毋忘國本垂為家訓。東脩所入別以賣文字自給，有餘則振贖親族，拯卹災患，樂以為常。授孫陸雲讀，不名他師。陸雲以戊戌弟三人及第，親見其典試，蜀中舉特科乞假侍左右，賦詩相樂。其祖孫翰林庶幾亦猶高郵王氏又肅之於文簡。先生雖得年稍遜，懷祖名山之業固實繼之。世俗耳食，多以曲園比之。隨園雷同相和，所謂貌同心異。有道於通人之前，宜不值一呖也。先生以光緒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蘇州寓廬，臨終賦自喜，留別詩以饒啟代訃，夷然委化，至無所苦。朝野人士聞之，相與咨歎，謂頓失儒宗。後生小子於何宗仰。今江蘇巡撫陳公璣舉先生學術及所著書入奏。天語寵被，詔入國史儒林傳，以旌其學。耆儒著書之富，受

知之厚，信無如先生者。即其仕不中厭，度至卿相而止耳。以彼易此，殊有不侔。先生可以慰矣。先生著書凡五百餘卷，其有功經義諸子則有羣經平議五十卷，諸子平議五十卷，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俞園雜纂共一百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餘具先生自著全書錄要中。先生於兵燹後，總辦浙江書局，建議江浙揚鄂四省分刻二十四史於浙局，精刻子書二十四種，海內稱為善本。又議鈔補浙江文瀾閣舊藏四庫全書，今閣重建而書亦稱具沾概儒林，嘉惠尤非淺渺。古來小說燕丹子傳奇體也，西京雜記小說體也，至太平廣記以博采為宗旨，合兩體為一帙，後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筆記以晉人之清談寫宋人之名理，勤善懲惡，使人觀感於不自知。前之者閱微草堂五種，後之者寄龍四種，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華者所可比也。荃孫於光緒丁丑初見先生於曲園，奉手受教。先生因與先君子丁酉同誥，誨之尤切。後每過蘇，必待談數次。先生成書必先遺之，荃孫有所撰述，亦必郵呈訓誨。去年九月，猶待談三時之久，窺見先生精神強固，言語貫串，私心自喜，以為可繼伏生之長壽。為後進之導師，別後又兩奉手書，而孰意竟不及再見耶。嗚呼！悲已。謹略舉先生為學大概及聞見所及如右，以備當世為志傳者之采擇。若其持論之精，先生全書具存，第而擷之，是在史氏。鄙之所述，庶亦以增麗焉。

《續碑傳集》卷七五

俞先生傳

俞先生韓機字蔭甫浙江德清人也。清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既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革職。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說經依王氏律令。五歲成羣經平議。以剝述聞。又規模志作諸子平議。厥後作古書疑義舉例。治羣經不如述聞。諸子乃與標志抗衡。及爲古書疑義舉例。觀察理疏。終比昔牙角財見。軸爲科條五寸之槩。極巧以益盡天下之方。視經傳釋詞益恢闊矣。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鶴沈濤。其佗多凌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厥。先生教子結經精舍。學者鄉方。始屯固不陵節。同縣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嘗受學長洲陳奐。後依宋翔鳳。引公羊致之論語。先生亦次何邵公論語義一卷。始先生廢初見翔鳳。翔鳳言說文始一終亥。即歸藏經。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願右公羊氏。蓋得之翔鳳云。爲學無常師。左右采獲。深疾守家法。逮實錄者。說經好改字。末年自教爲經說十六卷。多與前異。章炳麟讀左氏昭十七年傳。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證以論衡變動篇云。繼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說曰。不然者。林然之誤。借林爲然。先生曰。雖均善。不可以訓。其審諦如此。治小學不撫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始萌芽。推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証據爲之。韓非所謂香吾之述。華山之基。可以辨形體。識通以者。至秦漢碑銘則止。雅性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有食衣。不過大布。進饌不過茗菜。過人豈弟。臥起有節。氣深。深大蓋形無苛妒。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覽典籍。下至釋官歌謠。以筆札汎愛人。其文辭取適。並見標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所著書自羣經平議。經說而下。有易說。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微卦。直日考。卦氣考。書說。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證古。讀韓詩外傳。士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義。鄭康成取正三禮考。玉佩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歲星考。七十二侯考。論語鄭義考。何邵公論語義。讀論語附枝。見官錄。讀漢碑。自諸子平議而下。有讀書餘錄。讀山海經。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墨子。讀墨子。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如別錄其代筆語甚衆。然非其至也。年八

十六清光緒三十三年卒。

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第之。昌自先生。實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毅張不弛。愈繇不逮。一世新學。與生滅我聖文。祭而不墾。非一隅之憂也。

《太炎先生文錄》卷二



誥授光祿大夫貴州布政使李公神道碑 王先謙

公姓李氏諱元度字次青一字笏庭自號天岳山樵晚更號超然老人其先出唐太宗三子吳王恪後遷江西建昌石晉天福中再遷湖南平江為縣人曾祖自芳縣學生祖家庚從九品父傳祚府學生母喻氏旌表節孝以公貴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太夫人公生有異秉四歲而父歿稍長讀書過目成誦年十八為諸生食廩餼中式道光癸卯舉人會試報罷遊奉天學政幕陪都尊藏

陪都尊藏

列朝實錄公得以仰闕美富通知一代政事又隨使車徧覽關東形勢浩然有得益肆力掌故地理之書旁稽百家載籍才識宏裕大挑選授黔陽教諭咸豐二年粵寇破武昌而東曾文正公國藩奉詔在籍圖練公上書數千言陳其名會公應之既相見詢知公所為大躍曰吾固知非子莫辨引與規畫軍事岳州師潰會公敗於靖港部軍捷於湘潭賊返竄

詔落會公職戴罪督勦故事革員例不專奏公代草疏請出湖南境後仍專奏以速戎機曾公疑焉公力持之得

賞花翎水師敗於九江會公入南昌公相從艱危中多所裨助會公自出師迫不利輒奮即死皆以公防堵免五年公自請於會公募平江勇為一軍破賊蘇官渡會水師克湖口賊酋石達開據撫州瑞臨黃吉諸郡皆為賊有六年公克東鄉攻撫州累戰皆捷分軍西徇復宜黃崇仁

值皖賊來援戰不利退保崇仁七年會公徵公守貴溪兼控閩浙要隘大捷於廣濟加知府銜敗石達開眾鉅萬擢知府以道員記名八年石達開竄衡州道出貴溪擊走之分兵解衡圍移防玉山及廣豐常山閩賊犯廣豐襲玉山公廣設方略賊窮竄伏兵邀之大獲江西巡撫疏稱以三千饑疲之卒當悍賊數萬自有戰事未之前聞為時推重如此先是會公憂歸為書勞公曰君當靖港敗後宛轉護持入則歡愉相對出則雪涕鳴憤一不忘也九江敗後特立一領志在護衛水師保全根本

二不忘也樟鎮敗後我部別無陸軍賴君支持東路雖然巨鎮力柱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三不忘也至是再起視師遂上公功加按察使銜賞色爾固楞巴圖魯號胡文忠公林翼疏舉賢才公與沈文肅公葆楨

左文襄公宗棠首列焉十年金陵師潰曾公為欽差大臣總督兩江檄公守廣信衢州授浙江溫處道會公奏調皖南道改防徽州公率新卒三千以行八月抵徽先數日甯國陷賊酋李侍賢眾十數萬來犯舊防兵潰環索餉需防兵踵至大掠公善遣之賊犯績溪叢山關部將董梅華等往禦賊入關梅華擊走之遇伏殲關遂失賊薄徽城周十八里傾圮甚公督修三晝夜完三之二而賊至曾公所遣援兵潰公收兵登陴賊環攻五日北門不守公馳往督戰墮馬暈絕為親卒負出城遂陷事聞

上意雖欲罪之然有李元度謀勇兼優人才難得之旨命會公察奏會公疏請職逮治而浙撫王壯愨公有辭請公募勇赴援十一年

命會公飭赴浙應得罪名仍察辦公歸里募八千人為安越軍會賊酋李秀成連陷湖北江南郡縣湖南大震官民固請留守平江六月公自湖北轉戰而前賊望風潰遁連復通城崇陽蒲圻義甯新昌奉新瑞昌諸城

詔賞還按察使銜再賞布政使銜前罪應否寬宥

命會公嚴奏九月次衢州浙餉不至稱貸以行賊雲溪峽口葉村等處道梗迄不得前十一月杭州陷同治元年李侍賢陷江山公力戰挫其鋒復分軍與左公會擊大破之授浙江鹽運使督按察使署布政使而會公以公罪未定遽回籍疏劾職留營

命交左公差遣公遂歸尋言官論劾復

命會公左公察實具奏時金陵已克會公奏公守徽之役到不十日巨賊猝至兵力未厚前奏逮問本從嚴今大功垂成請量錄用左公奏杭

州失陷非公逗留所致惟落職後求去索餉不顧大局

詔遣成仍留養母貴州教匪肅聚思南石阡與苗賊應和蔓延楚蜀五年巡撫張公亮基起公專辦教匪公募平勇二千督各軍由銅仁進攻

克大小里八寶關大園子馬鞍營席家山諸堅巢大捷於孟溪解銅仁圍教匪居河西者曰城頭界曰老園曰環岳曰秦家寨曰大堡曰景陽

洞曰牛渡灘曰岳科居河東者曰荆竹園在安化縣北其酋朱明月踞

湄川縣之偏刀水公躬設水師斷東西互援進規河西六年克城頭界老園環岳諸巢東會席公寶田軍攻荆竹園三道水七年正月克之分

兵克泰家寨走教首劉侯順禽朱明月於覺林寺五月拔偏刀水禽偽王何繼述田應武老教主王科等以降人內應克大堡景陽洞而牛渡灘岳科乞降兩年之間勦撫九百餘寨廓清五六百里設屯田局招丁三千授田二萬餘畝教匪平屯政亦竣

詔復原官授雲南按察使陳情乞養

允之光緒八年母卒服除十一年入都補貴州按察使十三年遷布政使在黔剿巨惡劾墨吏興蠶桑設礦局前殉賊難者自貴州提督孝順公以次爲請建十忠祠而卹其後裔它善政多可紀以九月二十七日卒於官距其生道光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七湖南巡撫奏附祀曾公祠事蹟宣付國史

詔如所請妻同邑喻氏

封一品夫人妾徐氏吳氏宜人子五積琳花翎三品銜江西候補道積璜同治癸酉拔貢花翎四品銜兵部員外郎先卒積璜縣學生積璜璜女七適黃錫綬彭樹森沈璧慶會廣銓郭輝璧歐陽鈞張壽威孫八厚荃府學生厚葆候選道厚英厚葵縣學生厚芬厚萃厚莊厚藩孫女八曾孫一曾孫女二公性純篤事母遠老如孺子厚於親族塾有課八資姻故鄉鄰多待以舉火平江地界三省設局縣城集械編丁以時訓練寇警迭乘特以完固立諸善堂及廣仁倉貸不取息縣建平江忠義祠及葺新諸祠祀必親必慎倡捐江西欠餉二十餘萬請增府縣學額它軍效之省帑千萬自少以文鳴既老於兵閒聞見開廣益雄於詞所著有

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平江縣志五十六卷平江十三君子事略二卷十忠祠紀略二卷南岳志二十六卷天岳山館文鈔六十卷未刊者四書廣義六十四卷

國朝彤史略十卷名賢遺事錄二卷

國朝先正文略二百卷求實用齋叢書若干卷安食錄四卷古文話六十四卷天岳山館詩集十二卷文續集若干卷四六文二卷以光緒十九年四月葬縣南水南里丑首未訖積琳等泣請文其墓道之碑先謙少公二十年自公貴州軍營歸里始相識一日過先謙書齋見所爲明大學士史可法補傳誦之再曰君有班范之才幸努力由是以文字相知好意氣許與至今不忘銘曰

公之文章足以潤色廟堂而不操史筆才猷足以參贊密勿而滯於外官武略足以取侯封而驟於任事之勇忠誠足以信朋友而不免同心之責言固瑕璽之有開亦時命之適然彼古人致歉數奇兮如公者猶可自慰於九原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二

戴高 宋澤 王灝 劉庠 胡澍 孫樹 周星譽
姚燮 董沛 張之洞

戴小亭墓志銘 許錫祺
君諱高字瞻雲號小亭姓戴氏先世出自宋戴公南唐時光祿大夫諡忠恭諱鳴始居新安遷高祖長顯遷青浦曾祖秉珪遂家焉祖繼顯字廣堂諱敘八品祖母俞繼錢庶周父學禮字幼亭太學生母王繼蘇幼承及君皆繼出君性聰穎讀書過目輒成誦少孤為祖母錢慈愛弱冠補諸生饒於庠登咸豐辛亥賢書先後治鄉國保獎國子監學正銜候選教諭同治紀元薦舉孝廉方正辭不受卒未大挑仍以教職歸部選君幼時以孝行聞於里師事郁西槐後從周耕漁師游與祺同几席請索不厭閱史嗜漢書治經先春秋尤喜觀易發為文經緯史葉子相稱其渾樸若堅金溫潤如良玉教於家操觚弟子規矩循循門內之雍然肅然時吳雲甫居固溪張賓甫居黃渡君皆獲交相見晚與祺辨論坐輒移晷咸豐三年君母蘇孺人以疾卒君銜哀負疚若不成人子窮兩世皆少孤賴祖母錢持家政今猶獲事惟祖母一人終養之志蓋自此始粵匪擾蘇省君奉祖母避南匯再徙崇明涉波濤不輟祖母年屆九旬衣食履興君與婦若妾侍左右罔間晨昏同治三年溫平君奉祖母歸是歲十月錢太孺人卒喪葬盡禮君自壬子應禮部試不復計偕庶幾遂終養者曾姪孫承澍庚午舉於鄉辛未北上君偕往歸途抱病比至自京臥病不出顏色如平時自謂此心慷慨死無憾殆命子宗源師事黃哲生君同年生也君生於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以同治十年八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遺存春護堂吟草一卷燬於火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附葬先人墓側配徐氏世家女嫺婦職子宗源側室周氏生君先於咸豐初年以祖母氏錢暨周守節撫孤事實臚陳大吏

旌表如例建坊於吳淞之陽蔣浦口以喪父時母氏年三十二格於列不得請手敘節孝行述藏於家君為人而介崇實行不務名與人交無疾言遽色家有中人產數濟人以急之歿日故廬未完里人追思有差歎者曩日會友之地曰震川書院去家五六里有遊者談其行俞曰古之願孫也銘曰

學之創設實在明倫域中大者惟君與親雖不獲盡敢竭性真家難孝子尤重順孫克遂終養遺囑播鄰孰矜而陳止孰歆而循止歸藏幽宅

千載永存既安既固以蔭其嗣人

宋理卿先生傳 李元鹿

三代後所謂異端老莊也楊墨也釋道二教也得孔子孟子韓愈氏暨程朱諸子辭而闢之害浸以息矣乃荒服島夷從古不通人迹之地有所謂天主教者航海七萬里抵隙而來圖樹幟於中國雖山僻下州距海豈絕遠亦爭立教堂好民竄名籍中遂得抗長令魚肉鄉里為通逃藪而不肖有司又曲庇之以陰取其利所求勢不至胥天下而為所蠲不止烏序此書契以來所僅見抑堯舜周孔之世所未聞者也當是時西川西陽州民為義憤所激屢有殺教酋之獄而宋君理卿以持正論為教黨所讐幾陷不測然亦以此名聞天下云君諱澤初名文選字卿先世居辰州遷安化曾祖宜先祖易田並邑諸生父儀廷舉鄉飲賓客西陽家焉遂為西陽人君生有節操健於文甫冠為州學生食廩餼五試於鄉不遇乃隱居教授以為養親病逾兩月不交睫喪祭皆盡禮咸豐中東南盜起大吏檄所屬治團練州牧屬君董其役君以兵法部勒鄉人躬教練之及祺皆可用辛酉粵寇犯州境君擊走之川督駱文忠上其功得旨以訓導用同治癸亥粵逆再竄西君毀家結死士自為一軍禦諸隘賊敗遁明年金陵既拔粵逆平川中幸無事矣亡何而教堂之禍作初法蘭西之傳教於川也西人從之凡數萬數侵暴平民有司不敢問或訟不得直晚教酋關說輒得逞君故負鄉望為說十六則勸勿從教自拔者千餘家同治乙丑正月州人積為教黨所虐憤甚一日夜焚教堂七十有奇忌者因指目君七月州人殺教酋獄益棘刊章名捕君不獲則株累其家人戚屬有徐某者素義君乃與冉某等三人謀曰宋先生前治鄉兵括吾屬今因公扞文網官必欲死之男兒終不免一死吾屬代宋先生死何如皆曰善則詣州堂自承曰燔教堂殺教首我曹也無與宋某事州上諸行省屢鞠之爭自引伏或訛之曰若奈何昔人死四奸人仍欲甘心君乃學家避難辰州會胡某權西陽牧墨而驚受教酋愾括民膏以半新教堂半飽其囊洎戊辰冬又徵成何才之變而君不出械其母且毆之鄉人大譁每母返隸走憩州才歸憤甚夜走告所親



詭言奉密檄驅教黨。居民聞言皆躍喜。立集百餘人。奔其仇殺教人。羣
且眾益集。數踰千。州官來撫定之。官去才應。眾散。不可超州城之教
堂。至則教黨數百人。列火器牆上。眾不能近。日且暮。將散矣。市人昇巨
檣助之。發發牆圯。眾擁入。殺二三百人。樹其首。又殺教黨千餘。并燒
教堂之在各鄉者。時州人死者亦數百。何才負母逃。不知所往。明年
朝命大學士蕭毅伯李公按其事。具得胡牧庇教虐民狀。奏疏之。聖
朝人並未獲罪。山。擇良吏與民休息。於是何才自投請死。事上新才及
教黨王學典遂定。君實未與知也。然勢尤熾矣。君尋客長沙。以精相
墓術爭主之。甲戌五月卒於寓舍。年五十三。子三。衛荃。荀。衛。有學行。具
狀屬高君傳。君學無所不窺。精許氏學及兵法。水利家言。所著曰勞人
集。湘上吟。茲著其系時局之大者。
論曰。泰西通商。凡二十有二年。傳教止法蘭西人。彼其所謂天主教者。
鄰國皆屏拒之。有屬禁法人。並不相強。而獨強傳諸中土。中土人惡異
教之亂常。又不知傳教者止一國也。於是見西人輒仇視之。夫諸國不
傳教。無損於互市也。獨法人必強傳教。又以一國故。貽累諸國。是亦不
可以已乎。今欲中外相安。莫若使法人罷傳教。匪獨諸國之利。抑法之
利也。至吾堯舜孔孟之教。則窮天地。亙萬古。莫能易者。彼烏足爲毫末
加損哉。

《續碑傳集》卷八三

定州王文泉先生行狀 賀濤
曾祖又曾。誥封朝議大夫。晉贈通奉大夫。祖萬年。乾隆戊子
舉人。誥封中憲大夫。晉贈通奉大夫。父寶華。嘉慶丁卯舉人。
誥封奉政大夫。晉贈通奉大夫。

先生諱灝。字文泉。姓王氏。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定州之奇
連村。十傳至先生之高祖。徙居州西門外。先生長身魁貌。性坦
直。善與人交。所過逢雖卑幼。若不同道。登自下。飲食笑呼。連日
夜不厭。既猶追述之以爲樂。人有過。顯斥之。使不自容。卽有求
輒遂所望。喜讀書。務爲經世之學。期有濟斯世。視人事如己。苟
利鄉里。無不爲。事以財集倡爲之。或獨任。州有大工役。必仰以
成。振乏困。不待請。歲歉出米平市價。而量畝授種。以爲常。光緒
初歲比旱。赤地數千里。飢民走死徧野。益思所以全活之。遠者
給米。而二十里內設施粥之所。三自十月至正月。就食者日五
千人。而留其老弱婦女之無歸者數百人。至五月竟事。未嘗死
一人。使人持錢四出。要孔道資飢民走四方者。獲資免道路死
二千三百餘人。又出粟四千石。建倉儲之。歸之官。鄉人感德。遠
近信賴。自粵賊竄畿甸。其後土匪竊發。連年不定。繼以捻匪。畿
內不靖者幾二十年。州縣治團練。率不能成軍。賊至輒潰。先生
既爲一方所信仗。悉就法約。又出家財助之人。益奮厲樂爲用。
以戰以守。竟賴以完。粵賊之竄入臨洛關。由正定趨東北。遇賊
於葉城之濠莊。鐵賊遂東。土匪犯州。竟與戰。輒敗之。最後賊至
高門鎮。而官軍蹙其後。往說其將。而夜帥數十人卒往掩捕。斃
數百人。眾潰。土匪遂平。捻匪北渡。晝夜城守。而時出擊之。衣食
難民。而令其壯者登陣。賊游騎數至。卒以有備不敢犯。總督訥



爾經額公劉公長佑皆奇公所爲，予以軍械而犒勞其士卒。先生既以資雄一方，而於自奉，於人世華靡無所着，獨喜收積書籍，所無必求之，不校直以異書至，酬之輒過當。聞有善本，使人齎重金，不遠千里，必得然後已。滿嘗遊京師書肆，所指求輒曰：「昨新得，已送定州王先生所。」如是者數矣。自宋元明初精刊武英殿諸刻，國朝諸巨儒所校古書，兵燹後絕難得者，皆有之。而人世通行之書，殆無不備。羣經注疏以及箋解考證，凡涉於經者，六百五十七種。而小學音韻之類，又百三十五種。歷朝史記與譜錄志傳，凡隸於史者，以及各行省通志、府州縣志，五百二十四種。諸子術數方伎之書，七百十三種。漢魏以來詩文集，六百二十七種。纂諸家詩文爲一書，百四十八種。叢書百十種。其子目七千六十四類，書三十三種。善本重收，又二百七種。寫本百二十種。以帙數都六千五百三十四。以四庫例著錄，而編校姓名刊刻年月皆注之。其爲四庫所未收，而通儒博學不嘗見者，蓋若干種。善本以錦爲帙，其尤者襲以篋笥置祕室，餘則叢插架上，堂室皆滿。又以餘力搜輯金石拓本千餘種，嘗以謂大河前橫太行右峙，度澤衡而東，薄海其地平舒壯闊，苟卿董仲舒後作者代興，汴宋以來爲帝者都，人文乃益盛，而不幸而其書不顯於世者，乃至不可勝數。此命世君子以斯文自任，而生長其地者所宜悼懼者也。於是，有幾輔叢書之刻，廣延英俊，齎金幣走書四方，罔散失，拾闕殘，巨細畢收，日積月增，遂以大備。於周得一種，於漢得四種，於魏得六種，於晉於齊於隋得一種，於唐得十六種，於宋得十五種，於遼得一種，於金得五種，於元得八種，於明得七十八種，於國朝得三百四十六種。甄錄並補，匯

爲一編。其零篇碎牘不能成書者，更爲幾輔文徵附其後。與校勘者皆一時博通之士，而書之棄取與纂修體例、雕刊規式，則先生自任之。始設局於保定，既移於家，日從事編校，孜孜無倦。容雖疾病不輟。歷十年，將藏事矣，而先生遽卒。然雕印成書，爲先生所目覩，已過半矣。先生既耆學，喜賓接文士，自開局校書，學益動名公鉅卿，博材碩學爭欲與交，交道亦日廣。而所學益宏博無涯涘。合肥李相國以畿南文獻榜其門，而畿南學者亦遂仰如山斗云。先生之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年六十有六。由舉人議敘同知，賞四品頂戴。配許氏，同郡舉人魁烈女。先卒。繼配何氏，正定廩貢生秉鈞女。子延綸，優貢，亦耆學，刊書之役，將續先生之志而成之也。女適行唐中書科中李鹿鳴。孫思範，娶吾叔父諱錫珊公次女。先生見濤文以爲奇，招與校書，濤亦欲一謁先生，縱觀其所藏書，以爲快，而卒不克。此濤之私憾也。先生平生志事，武昌張先生既表其墓矣，茲復爲之狀，仍冀立言君子撰次其事，以廣其傳。

定州王君墓表 張裕釗

君定州王氏諱灝，字文泉，號坦甫。生而英亮開敏，勇於有爲，能急人之困，阮疏於財利，泊如也。獨好讀書，百氏羣籍，瀏覽博涉，夜以繼日，才資意量益備。軼於眾矣。道光丁酉，以優行貢太學。壬子舉於鄉。明年，粵賊自山西犯臨洛關，畿甸戒嚴。君奉檄練義勇，破賊無極州境以寧。其後畿南土寇粵寇繼起，最後擒賊復自山西東犯，四境羹沸。而定獨屹若君，實有力焉。君家故以資雄也，君又益無所顧藉，往往捐千金如脫屣。然其練勇禦賊，皆出私財濟之。他若更立定武書院，規制以嚴，程課廣餽粟

實興之資以惠多士。同治、光緒之際，燕晉壤接，寇亂饑饉薦臻，飲食餓者，資遺流民所需，大者萬緡，小者千緡，若數千緡，君豈曰於我乎取？又益傾誠殫智，區處壁畫，躬其勞劇，閒值盤錯艱阻，危疑震撼，君臨壹是辨治，故自定州有君，有廢輒舉，有難立夷，義聲仁聞既翔於遐邇矣。顧君常獨居深念，功所及猶未云博，事所就猶未云遠，以謂幽冀之邦，上古帝王之所治，千載豪傑大儒之所藪萃也。高文懿典紛綸往昔，而亡佚滋多，心竊悼焉。於是窮搜境以內，前古以來，下至於茲二千餘祀，名賢遺緒，博延方聞，綴學之士，校讐編訂，爲畿輔叢書若干卷，都百有

十種。先後經營十載，糜白金一萬有奇，剗剗且竣，而君遽以疾卒。遺命其子必終吾事，於是卒刻期蒞功，以竟君志。惜君不及見其成也。嘗以謂天之生斯人也，於千萬不可紀極，羣醜類之中，特畀以聰明才智，崇高厚實，而獨豐之，豈徒使私自厚而已？蓋隱命之因所憑依，以輔人之不足焉耳。其在通貴尊顯，義職濟物者，無論已，下至閭里阡陌，高貧富室，以及智過十人，智過百人者，並得因其勢與力，以自效利濟之事，皆與有責焉。自世之衰，則人知自營以利其躬已耳。君獨喜施，豁如周人之急，拯時之危，宏功渥澤，周洽旁流，既施之並世，益推以及古之人，使此邦之閱冊鉅製，逸文壁簡，徧昭布於海內，往者通人哲士，幽潛遺佚之所託命，後者新學英彥之所嚮慕，於無窮盛矣哉。君之爲功於一方也，不可泯也已。君以舉人議敘同知銜，以國防功賞四品頂戴。其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曾祖義曾，又曾，義，一說狀，作祖萬年，乾隆戊子舉人，考寶華，嘉慶丁卯舉人，皆贈通奉大夫，妣

皆贈夫人。配許恭人，繼配何恭人。生子二，長延經，早卒。次延綸，光緒乙酉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行唐中書科中書李鹿鳴。孫一人，思範，武昌張裕釗表。

（碑傳集補）卷五一



內閣中書劉君墓志銘 王新心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戊辰南豐劉先生終於南清河夏六月歸葬其縣之某鄉某原而公子孚存來乞銘耕心曰先生不屑爲外吏惟以植道義崇經術爲務不朽之業已獲其二則於法宜銘後學其奚辭謹按先生諱庠字慈民晚號純叟姓劉氏江西南豐人祖父衡故開歸陳許兵備道道光中以循吏名時稱廉訪先生

內閣中書舍人充

國史方略館校勘官同治五年都轉公卒先生以憂歸輒謝病不復仕游江南主徐州雲龍書院講席徙海州教善書院再徙南清河崇實書院及卒年七十有八先生少居京師門祚方鼎盛而情性向學不知有子弟邀放事嘗受業於湘鄉曾文正公爲人躬躬如畏孝友篤誠不慕榮利頗得文正之傳文正方討粵匪時議招先生入幕府先生不敢決文正將移師祁門爲留行以待且屬李布政元度及故大學士李文忠兩公來道意而先生以都轉公意不欲去左右竟謝不往其後文正門下士皆出入將相以功名顯當世惟先生以講授終老無悔也故人朱觀察琦從軍浙江先生過之觀察留先生贊軍務且籌厚幣購其家先生念母夫人在堂如就職守且不得歸省復辭去後數月而浙江陷觀察及巡撫皆遇害先生獲免當是時先生方困家計如以規利祿辭親遠游且及於難其自守如此則志趣可知已平居事親能盡色養都轉公嘗避地滁州先生朝夕在側每以稱古今誦經史爲愉俾都轉忘轉徙之憂其處昆弟戚友輒量力紓其乏己所不欲未嘗加人每曰吾所學不足道惟於忠恕二字稍有體會蓋實錄也爲文昭曠清激不折門戶少好考證晚復致力兩宋諸子書常手書羣經全文雖篤老無倦色藏書萬卷丹黃殆徧舊與陽湖方元徵同撰徐州府志創闢義例糾謬繩愆世以爲精當所著書別有周易說文校詁及詩文集等總若干萬言藏於家先生嘗言少遇異人預必其行履之隆替後數十年無差異然先生抱道懷藝不失尺寸未嘗蹈流俗以自貶損也嗚呼其可謂篤行君子矣配吳宜人子二孚同庚膳生孚存附監生皆能以文學世其家銘曰克孝其親以質天人克充其神以覺天民漢學匪故而兩宋匪新漢宋兼資是爲道義之醇君子彬彬其鑒茲百世之貞珉

雲自在齋筆記

晚年自號純叟嘗手寫十三經復自號爲十三經老人每見後生子弟之俊異者必勸以多讀有宋諸子書庶可以挽末流而轉移風氣也和易門生後進及子弟來謁者往往引與談笑或說歷代掌故國朝軼事文獻娓娓無遺忘所著書曰儉德堂易說說文蒙求說文諸聲表後漢郡國職官表唐藩鎮名氏表通鑑校勘記班許水道類記意林補文選小學讀書隨筆漢魏音補輯儉德堂文集紫芝丹荔山房詩集凡十餘種

續碑傳集卷八

戶部郎中胡君若葵甫事狀 胡培系

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八月十四日葵甫戶部以疾卒於京邸年四十有八計至培系爲文哭之君所著內經校義今刑部尚書潘伯寅先生爲刻於都中培系以南方學者不易觀乃重爲刊布自念與君少同學長同志知君最深刻既竟因撰次君之行事爲狀以乞志傳俾後世有考焉君諱樹字葵甫一字甘伯號石生績溪縣城北人先世三山公諱舜陟宋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徽猷閣待制贈少師臣蹟見宋史本傳著有論語義師律陣圖奏議文集詠古詩三山老人語錄仲子若溪公諱仔知晉陵縣事著有孔子編年若溪漁隱叢話

國朝收入

四庫全書傳至明充襄公諱思仲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宦蹟見府縣志著有督撫奏議邊垣圖紀是爲君八世祖自充襄公以下入國朝潛德弗耀曾祖立三祖仕宋父向昱候選直隸州同知曾祖母高祖母許母周生母程州同公往孝友家貧慮無以供甘旨乃棄儒而買往來江浙間數十年遂致饒裕以好義博施著聞於時邑有善舉無不預焉年五十向無子七十有子七人人咸謂積善之報君其長也幼穎悟父母奇愛之一日州同公過先君塾中見其所以教培系兄弟者心敬異之乃命君受業焉君時方九齡培系年十二自此以至弱冠凡讀書作文飲食居處無不與君共之君沈默寡言所誦讀不煩督責先君視之異於羣弟子年十四丁生母程太宜人憂哀毀如成人早有文譽年十六七與邑中知名士結社相酬唱辛丑秋修禊於邑東石照山繪圖賦詩君年最少儕輩皆折服癸卯秋先君膺疾君與培系星夜走

二十里求醫藥。先君捐館，君襁被就培系兄弟於苦山中，與同臥起，古所謂心喪於君見之。甲辰，君與培系兄弟讀書郡城之紫陽書院。是歲，以古學受知於督學季文敏公芝昌，補徽州府學生。丙午，偕培系就試金陵，權刊江覽紅橋，竹西諸勝，阻風京口，登金山，寺浮圖，培系及半欲止，君強持培系手，直窮其巔，於是道吳門，溯錢塘，泛舟西湖，經月始返。是時購得洪俾存孫鼎如黃仲則諸先生著述，慨然有志其為人，則如先生集中有釋人一篇，君博稽古訓，為之疏通證明，嘉定朱亮甫先生右曾見其書，曰：某行年五十，閱人頗多，英年嗜學如君者，實所罕觀。君益自奮勵，常思發名成業，以顯揚其親。未幾，周太宜人暨州同公相繼棄養，君營葬事畢，乃負笈杭州，從深陽繆武烈公梓習制舉業。君弱冠以前所作時藝，不甚合繩墨，而時有英銳之氣，至是武烈公教以古文之法，為時文，君乃大奮，每聞公緒論，條記為一編，曰：尊聞錄。心摹手追，務竟其學。己未，舉於鄉。庚申春，計偕入都，至清江道梗，折回，是歲二月，粵匪竄績溪，君舊居大廈一夕變為灰燼，遺棄蕩然，杭城旋亦失守，君歸則已無家，乃攜眷屬奔走浙東西，自是烽火驚天，幾無所託命矣。壬戌，杭城再陷，君挈幼子巨駒，開關險難，同至蘇州，遇救得脫，旋山滬上，附輪船北上。乙丑，會試報罷，援例授內閣中書，尋乞假南歸。戊辰會試，復不第，乃捐升郎中，分發戶部山西司。是時仕途冗雜，司員需次甚夥，君資淺，無可自見，仍以著書為事，不妄與人酬酢，體素嚴，又以更歷憂患，精力損耗，壬申二月，與培系書云：嘗以風塵馳逐，驗輪蹄之鐵，每歲必銷寸許，況以肥瘠之身當之，無怪其然矣。某入都來，痔瘡已成，痼疾頻發，無休而休，疾之嬰身者，歲月不有年，未五十，與致索然，數年後便料理歸休矣。人生能得數十卷書，以傳後，而有佳子孫，以保守勝於萬戶侯多矣。某思之，慕之，而東塗西抹，迄用無成，可懼也。此君之絕筆。嗚呼！君固淡於宦情，篤於摯誼，見家竹邨先兄郝蘭皋年丈，皆官戶部，並以絕學名當世，竊冀君踵其轍，天奈何既而君遇，又商其年，使君仕宦既不成，著書又不就，徒抱其所蘊蓄而鬱鬱以終，斯生人之極哀已。君少有至性，事父母愉色婉容，終身有孺子之慕。與諸弟尤友愛，少弟祥麟，以浙江候補府經歷從戎，衢州積勞成疾，君得耗，促裝赴衢，為之稱藥，量水衣不解帶者月，弟歿，又為扶柩歸葬，行路哀之，君身裁中人，文弱如不勝衣，而遇事有膽略，於所親厚，同患難，託死生，毅然不為己任，與人交，不為崖岸，和易溫婉，人以是親之。然胸中涇渭剗然，不

肯隨俗俯仰。嘗歷數交游，私為籍紀，而第其甲乙。培系戲謂曰：君為月旦評乎？抑為古今人表乎？君笑謝之。培系與君客繆武烈公前後六七，年與同門，餘姚周君雙庚，會稽趙君撫叔，溧陽王君西垞，繆君芷汀，稱循昆季，以文章道誼相切。歲數君俱負雋才，然皆雅愛君，每考古訂今，搜奇選勝，非君在不樂也。一時經學淹通之士，如歸安楊君見山，德清戴君子高，皆與君一見如舊相識。居京師時，潘伯寅先生方官戶部侍郎，引為文字交。潘氏滂喜齋所刻唐釋湛然輔行記，君所撰也。君之援例戶曹也，王君西垞厚資之，君歿，潘司農暨家芸，相繼比部，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歸其旅櫬，及其眷屬，又為刻其遺書，數公風誼為不可及。亦君之賢有以致之也。君總角能詩，初學太白，稍長，自以為不足傳述，不復作。騷體文有齊梁風味，亦不多作。先君授以段氏說文注，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四聲切韻表，諸書遂通聲音訓詁之學。後見高郵王氏書，益篤嗜之，雖在逆旅，中座橫案，暇必展卷，翫索，每得一義，則怡愉累日。庚申以後，不獲常聚，首然每見輒以所心得者相質證，娓娓不倦。少時所著釋人疏證，左傳服氏注義，通俗文疏證，俱燬於兵火。中年多病，因治醫術，時有超悟，後於都肆得宋刻內經，乃以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古書悉心校勘，發明古義，撰內經校義，草創未就，今存數十條。詰說精確，其義例略如王氏讀書雜誌，又為從兄印溪校刊先君漢公孔氏編年於本書之外，博考先聖事蹟之見於他書者，以為之跋，極稱賅洽。又淮南子一切經音義，均有校本，又著有墨守編，正名錄，俱未成。君精刻印，工篆書，得秦漢人遺意，至今學者珍之。性嗜書，每下直輒至琉璃廠書肆，覓求善本，觸其所好，必購得之，雖典質不少，後所積至五千餘卷。嘗自言於春秋纂叔向於西漢纂劉向，欲顏所居曰二向堂。其志趣如此。吾族人丁蕃盛，培系與君自幼受經於先君，遂倍相親暱，中更多各為一支。培系於君為族叔祖，君幼受經於先君，遂倍相親暱，中更多難，倚之如左右手。遇困厄，君恆典衣濟之。培系為戚某所齟齬，君力為捍蔽，不避嫌怨。培系性褊急，於內外人，已聞每不善處，多致謬誤。君常婉言諷諭，當抑鬱不自得時，得君一言，輒煥然冰釋，亦不自知其何心也。蓋自少至老，數十年共嘗甘苦，不以榮枯得喪易其心者，惟君一人而已。方謂生為我鮑叔，死為我巨卿，豈意君竟先我而逝耶？傷哉！君生於道光五年乙酉四月初二日，卒葬邑南門外之洪上塘，安周氏，封宜人。再娶萬氏，子二，長良恭，議敘九品銜，周出。次良駒，國子監生，萬

出。良駒器宇魁偉，舉止頗肖君，殆能世其學者。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八月，族叔祖培系謹狀。

（續碑傳集）卷七九

孫大史傳方宗誠

君名樹字友琴，姓孫氏，明忠烈公燧之裔。孫世居餘姚，遷山陰。曾祖某游汴家焉，遂為祥符人。君少穎悟，事親有至性。咸豐辛亥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已未殿試入翰林，為庶吉士。君嘗負經世之志，癸丑粵賊破金陵，陷揚州，中原騷動，君知必犯豫，豫守邊常事者不聽。五月賊圍汴，君出金四千為守城資，圖乃解。甲寅，黎毫盜起，張納刑，魏德等攻陷永夏，虞城朝廷詔舉行鄉團，州縣吏奉行不力。君嘗極論之，以為鄉團之役，利於官利於民，而獨不利於賊。然則州縣吏往往惡團如讎者，貪心蔽之，遂轉聽反聞而不悟也。時則有太康令祝壇率柘城寶鉅商人賈太徵、永城王相廷、蕭九毅等倡舉義團，敗賊於張橋，復永城、夏邑，進剿雒河集。焚賊巢，幾禽渠魁。會主撫者中賊先入之言，撤團練，事祝令禍且不測。君曰：「此天下安危機也，不可不辨。」自其冤於學使張公為疏於朝，且薦其才，事得解。自此保障東南，力挫兇鋒者累年，且戰且耕，而國家正賦得以無虧，內地編氓安處鄉閭，巷舞衢歌，不驚烽火者，諸義團之力也。君嘗選授閩鄉縣教諭，訓士以敦品勵節為先，閩鄉逼近漳、閩，君以秦中富甲天下為賊所覬覦，遂託為游山，徧視險要，作潼關論、河南大勢論，又與項人王丹君為堅壁清野議，人多笑之。其後言皆驗，或難君曰：「鄉團果可平賊乎？」曰：「勸鄉團者，意在衛民，使紳茅豪俊皆得自奮於功名，則民不化為賊，賊可使復為民，縱不復為民而殺一賊即少一賊，無路孳生，終有時殲其醜類，揚湯止沸，固不如釜底抽薪之為愈也。然則鄉團果皆能戰乎？」曰：「此視乎離城之遠，近受禍之淺深，風氣之強弱，是在賢有司因勢利導，以濟兵力之窮，簡正兵以為之主，正兵角之鄉團，拊之正兵，衝之鄉團，斃之正兵，尾之鄉團，要擊之其勝也同。薦章其敗也同。卹典中原之地，其有瘳乎？」又曰：「今寨堡已成，民情可用，第寨自為寨，不相聯絡，恐賊併力攻一寨，則諸寨瓦解，因為聯寨議數十條，君多病，然每有賊警，必力疾登陴，時時以國計民生為念，曰：「天下事尚可為，惜當事者不力求其本原耳。」辛酉十月二十五日卒，年三十六。卒之日，猶驚呼其僕：「覓刀殺賊云。」

論曰：余游河南，交太康李又哲、蘭儀、邊農友、祥符王秋鈴、許汝濟、孫雨農，皆時彥也。諸子時為余傳太史之才，而惜其言不用。太史卒，汝濟為狀屬為傳，余因論次之如此云。

（續碑傳集）卷一八

二品頂戴兩廣鹽運使周公傳

公諱星譽，字昀叔，一字叔雲，河南祥符人。曾祖世細，乾隆癸酉舉人，祖理，乾隆辛丑進士，廣東雷州知府。父岱齡，乾隆甲寅舉人，直隸保定知府。先世著籍山陰，故保定公解官歸，仍居越中。保定公凡八子，公次居七長沐潤，次如甫，次源緒，次祖福，次星譽，次星詒，次星詒，星詒同母生。生之夕，母陸太夫人夢一老尼指山寺桂花謂之曰：「汝子也。」已而生公。公天資華瞻，幼即能為詩詞，及駢儷文字，下筆若夙構。尤善畫，折枝花卉，驚才絕艷，冠絕一時。年十九，中道光甲辰舉人，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名譽驟起。未幾，以連丁家難歸。道光末，祚風雅，徵士大夫，無不以矜式。後進學者，日汨於榮利，而文章之道殆欲衰熄。至是，公家居，銳以興復自任。於是期益社於浙東，一時勝流如許叔樸、孫瑛、余承普、周光祖、陳壽祺、孫廷璋、王星誠、李慈銘、星譽、星詒咸隸社籍。吳越間花事最盛，公昆季扁舟載酒往來雲門、南湖、扣舷而歌，與眾山若應答，見者以為天際真人也。家居凡九年，學識益粹，詩文日益富，同社交相推服。無敢與狎，主齊盟者，嘗與客言，名士可為才子，不可為也。名士者如美人，如時花，如古鼎彝圖畫，如朱霞天半，如鸞鶴顧影，品自矜貴，才子則不然，可以窮，可以乞，可以伴狂，病癯，破坊決風，風斯下矣。明唐寅、桑悅之徒是也。又言：「千古文士，得乾坤清氣為多，吾家兄弟如星譽、清奇、星詒，清剛，客曰：然則子非清麗乎？」公笑不言。蓋許其知言也。服既除，還官京師，公知中如商周文勤公、仁和沈文忠公、新城陳子鶴、向書皆折節爭致，以得其贈詩為寵。同時聞人如潘伯寅、尚書孫琴西、太僕林穎叔、方伯王定甫、通政咸先順定交，流連過從，談讌無虛日。而公天性簡傲，高自標置，不隨時俯仰，坐是不得顯宦。由編修、日講起居注官、擢江南道監察御史，充同治乙丑會試同考官，所得士桐城吳汝綸最知名。轉禮科給事中，兼掌印簡廣西左江道，署鹽法桂平梧鬱道、右江道。權按察使事，升兩廣鹽運使，兼署廣東按察使，加二品銜。賞花翎，為御史時，疏劾王有齡、何桂清，直聲甚著。及官學西，多善政。而當法越有事，徵兵籌餉，以濟劉永福、安南軍，俾支危局，尤學學大者。生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二

道光丙戌年二月初十日卒光緒甲申年某月某日葬紹興府城外之昌源山娶吳氏妾許氏能詩歌善談論日記所稱令芬者也子紹晉早卒以兄星晉幼子為嗣其外孫如皋呂孝廉廣生為之行狀云金武祥曰按狀多言文學而宦績所不詳謂傳文苑者得所擬拾然已憶公由左江擢典粵越會武祥奉會忠義撤查勘粵西邊防歸謁公即與武祥言法越之情偽關塞之夷險軍政之強弱與武祥所身歷目驗者若合符契武祥竊心儀之後時時繼見論時事權文藝所合無間於是武祥益有知己之感在粵數年裕課郵商綱政稱最使公膺節鉞當大任必將安內攘外續效燭然是豈僅以文苑傳哉仁和譚獻仲修謂公少擅高譽天懷冲曠詩文俊逸屬草逾年月輒削棄之武祥輯刻公滙堂詩一卷詞二卷日記三卷固知非公所願傳者而所傳止此悲夫

（續碑傳集）卷八〇

姚復莊先生墓表 墓表

復莊先生之葬也寶山勝敦復實志之越二十年余宦遊西江哲嗣景泉等始請表墓乃敘大略以揭於阡先生諱燮字梅伯自號曰復莊鎮海姚氏生具異秉五歲能賦燈花詩稍長讀書十行並下自經史百家以遠道藏釋典靡不周覽道光甲午舉於鄉公車北上都中士大夫及海內名輩爭相延納交日益廣才日益肆著述日益多於經若周賈錐指勘補夏小正求是於史若它山圖經漢書日札於子若意遊園雜錄玉樞經緯今樂攷譜於總集若蛟川詩繫蚺城唱和詩於別集若駢體文權復莊詩問疏影樓詞諸書暨院本小說都二百餘卷傳人也生平足跡徧於江南北而寓鄞之日最久作文寫畫藉以自給老屋三間客常滿座閒或撥笛品花與諸少年為詩社而甲乙之著錄弟子至數百人徐舍人時棟評其所作以為駢體文第一詩次之詞又次之余則曰詞第一詩次之駢體文又次之先生許余為知音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墓在本貫剡縣之麓余自弱冠始侍先生詩法皆先生所授今老矣集已梓行於師門頗為輔手而淵源所自不可忘也謹表貞石以報先生先生其猶許我乎至於三代官諱妻妾子孫為金石例所應有者具見於蔣君志中故略焉光緒十年八月門人鄞董沛表知州銜封朝議大夫江西建昌知縣董府君行狀 墓表 曾祖雲達鄞縣學生 敕贈儒林郎妣殷氏沈氏王氏贈安人

祖現乾隆乙卯舉人新昌縣學訓導 諸贈奉直大夫妣俞氏李氏 贈宜人

父岐南波府學廩生 諸贈奉直大夫妣陸氏邱氏贈宜人

本貫浙江南波府鄞縣人

府君諱沛字孟如號覺軒學者稱覺軒先生系出幽州令諱實十四傳諱知日為洛州刺史居廣平又八傳諱賢宋仁宗朝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賜第西京居洛陽又四傳諱俊由洛陽遷南渡居於鄞遂為鄞人府君家世儒學生具異秉精爽過人四歲入塾客指几上文竹命對應聲曰武松客大嗟賞曰是何異王瓜后稷也七歲能詩十一歲學古文未嘗為經生藝應縣試即為縣令舒公屋庵所器十九補博士弟子踰年補增生汎濫四部獨讀家藏書復求之同縣煙嶼樓徐氏抱經樓盧氏天一閣范氏繼至杭州借文淵閣書閱之學極淹貫徐柳泉先生以文軍鳴東南名士率著籍門下獨於府君為忘年交深相推重柳泉先生就私第開志局甫就緒而卒屬府君終其事書出咸稱神治同治丁卯舉本省鄉試光緒丁丑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西抵省後會稽趙叔薦於撫軍劉公充江西通志協輯官一年散事已卯分校鄉闈得士十二人為同考十六房之冠庚辰攝清江甫下車修城葺學宮修中洲隄對梁隄皆捐俸為倡而豐城河隄關繫三縣已廢五十年亦同時修復歲增穀六十萬石其功尤鉅縣有樟樹鎮分設釐卒以丁夫說索幾釐巨案上游惑於局員之訴逮治士民府君獨謂不可至以去就爭之乃得解旋攝東鄉興舉廢墜略如治清江時又饒高才生於書院一月六課親為批削士皆蒸蒸向學時李公文敏方撫江西疏請以府君補建昌府君至則即攝縣事未幾遂與除建昌號難治重以水旱之困民益罷敝災腺上大吏以為過實手稟數千言仍上原廣為民請命幾蹈不測適月以耳疾乞假明年將遂告歸撫軍潘公及學政陳公力挽之假滿調上饒潘公保請逾格升用奉旨交軍機處存記縣中承大水之後道路崩塌泣事期月所修治者亡慮百餘里巡歷鄉邨延訪利弊而興革之民以大權乙酉六月復以疾乞休新任江撫德公允之遂解綬歸府君居官以四語自守御下貴嚴治獄實審催科不求勝於前人事上不苟同於流俗所至以修整學校



爲事尤留心文獻表章前哲在清江復匯川講堂在東鄉建帥文毅祠
修陸文達墓在連昌復李文定祠使西江人士知所興起遇士甚優暇
卽詣書院講明禮教勸誡諄切承辦院試添設牌樓廠列長木爲坐具
躬立階上督率之自始至終士無一譁者每聽訟虛衷研問律之所窮
徵於經史手自裁判不假幕屬邑人爭傳鈔之憫念囚繫修獄及候
審公所務令高爽冬給棉衣夏給巾扇歲時給節物恩意周摯有感而
泣者建昌山城舊有虎患府君至虎皆絕迹比回省虎復食人談者比
之朱叔庠始去清江時紳民會者二百二十人詣當道乞留不能得乃
盛設祖帳大書民不能忘四字勒石樟鎮去上饒東鄉亦如之並設位
報功祠尸祝勿替潘公疏薦有云勤敏精能盡心民事歷任各縣判決
如流興復水利隄工士民愛戴紀實也府君將歸令家人閉園地築屋
三楹顏曰六一山房既至聚書五萬卷坐臥其中觀察吳公聘主崇實
書院太守胡公錢公先後聘主辨志書院課史學究心甄別所識拔皆
一時名宿士論翕然歸之於前賢善作尤所留意全謝山先生七校水
經注原本爲有力者竊據乃搜求底稿重加校勘謀於觀察無錫薛公
付梓復爲完璧辛卯督學潘公續阮文達兩浙輶軒錄於觀察無錫薛公
道後詩凡九百餘人上之以局於卷帙所采僅四百人因復輯
國初至今別爲四明詩以益前後輶軒錄所未備甲午冬月將開雕會
病作不果他所著甚富已刻者明州繫年錄七卷依編年例徵引舊事
皆集句爲之實自來地志所未有兩浙令長政三卷自秦漢迄唐季吳
越浙中縣令皆錄其姓名注其所本凡八百人旁泐丞簿官亦二百餘
人甲丁鄉試同年錄三卷府君以丁卯科兼補甲子科舉於鄉而他省
先有甲子科最後則以己卯補丁卯是錄自同治三年至光緒五年宋
各省試錄凡屬同年皆書其名稱計四千餘人可備他日掌故甬上宋
元詩略十六卷采諸先輩詩各注所出凡二百八十餘人較景堂先
生著舊集宋元兩代多至八倍若吳平黃百八卷汝東判諸六卷南屏
贊語八卷晦齋筆語六卷皆官私文檄爲當時所傳鈔者未刻者韓
詩箋六卷韓嬰一家之言撮拾甚備略如王范威馬諸家而與陳氏相
彷彿周官職方解十二卷稱引羣籍略如馬賈錐指而務求精瑋唐書
方鎮表攷證二十卷補正疏舛并列拜罷承襲諸姓名較沈氏合訂爲
詳竹書紀年拾遺六卷斥通行本爲僞別采他書之引紀年者亦張氏
朱氏舊例而繁富過之西江靖寇錄六卷與山東軍興紀略吳中平寇

記平浙紀略豫軍紀略相類而事事皆注引用書目更可徵信甬上明
詩略二十四卷所列明人本李氏全書舊集而別采他書附益之甬
上詩話十六卷亦采諸家之書附己說董氏家傳四卷述先德兼備
又今平準書今禮書今獻遺聞皆未定卷數若鄞縣志七十五卷慈谿
縣志五十六卷所主修之書也江西通志一百八十五卷所協修之書
也府君樂府五言古浸淫漢魏七言古獨宗少陵晚乃參以韓蘇律詩
由義山入杜七律尤雋上出於麟牧齋之右梅邨而下不數觀也古文
以柳州爲幹參以廬陵於明取潛溪震川於今代取湛園望溪晚景所
造直接龍門矣詩已刻曰六一山房詩集正續凡二十卷文未刻曰正
韻堂文集凡二十四卷外集十卷府君十三而孤事母邱太夫人備極
色養逾壯恆枕太夫人之膝依依作孺子慕既遭喪哭泣盡哀值春秋
祭享流涕被面雖積年猶如祖括時也仲弟
欽旌弟謙季弟治相處無間言一姊一妹俱寡撫諸甥衣食嫁娶不
異己出從昆季之子亦振業之使有成立性亢爽面斥人過不稍依違
獎勵後進則如恐不及待朋友能仗義前在京邸歸屠熊占孝廉之櫬
願忠節之後之昭爲優伶者當世靡不義之身後家無餘資故舊門下
多感金相贈恤其清操可知矣卒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二月二十三
日年六十有八元配蔡恭人卒於同治二年三十有六繼室張恭人
俱無子府君甫五十卽立季弟次子景祥爲嗣庚寅景祥入鄞縣學是
歲側室田氏生子道相府君年六十三矣女二長適同縣監生陳愈添
次適同縣廩生忻江明孫二親焜焜府君以光緒甲午營生墳於鄞
東鄞山橋之西南原歿後始窆而表志未具今景祥道相將乞言於當
世大人君子而以緝祺從府君人而知之之悉也請誌次大凡以備彙
筆者之采擇焉乃不辭而述之謹狀

《續碑傳集》卷八一

清誥授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贈太保張文襄公墓志銘

陳寶琛

景廟西狩回蹕之六年，庶政整頓，朝臣無足與圖深規遠者，乃詔召體仁閣大學士湖廣總督南皮張公入贊樞機，兼掌學部，尋充經筵講官。逾年，上疾大漸，孝欽皇太后仍棄羣臣，醇親王監國攝政。公以顧命重臣，鎮綏內外，海內望新治，而公積憂勞成疾，十閱月，遽薨於位。朝野震驚，如傾果棟。蓋公抱體國之忠，救時之略，歷寄垂三十年。英流碩彥，羣真公持鈞軸，奠區夏者殆十年、二十年，而需迫歸遲，重奪之速，天之不弔何如也。公諱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舉咸豐壬子順天鄉試第一。同治癸亥廷對，用直言時政，擢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侍讀、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權內閣學士，出爲山西巡撫，擢兩廣總督，移湖廣，再權兩江。平日論學言政，以法聖崇王爲體，以進夷予勦，致國富強爲用。官翰詹時，使俄大臣崇厚定俄約，不詳失伊犁地數百里，疏爭數十，卒改前約，還伊犁。他所指陳，皆關至計。山西舊有土鐵出洋之禁，民間歲輸官鐵路軸，又苦充驛。公至，一蠲除之。經略邊外七廳，蒙地爲興屯，練兵計，繼者踵其法，事遂辦。法越之役，朝議和戰不決，法乘隙擾臺灣及閩。公至粵，則建攻越救臺之議，大舉洋債，以強牛助，滇桂越臺諸軍，而特遣馮子材、王孝祺兩軍援桂，遂克諒山。法以款款，初議路議興，言者或疑其非便。李文忠公小試之於京津，公謂宜大興盧漢以經南北之脊，則粵漢、川漢、寧滬、蘇杭次第可舉。在粵奏上之，於是朝廷移公督粵。公之督粵也，注邊海之防，越事定

後，汲汲奏移廣西提督駐龍州，建欽廉鎮南關砲臺，設守瓊州，經營榆林港，於粵閩廠造兵船十數，設水陸師學堂，以練將，清關稅，鹽課鑄銀幣，權煙膏以裕餉，嚴治盜以清奸。及移楚，則一以路政工業爲務。大冶產鐵，江西萍鄉產煤，公設練鐵廠、漢陽既奏開之資路用，兼造礮械，以荆襄宜桑棉麻，而饒皮革也。因設織布、紡紗、練絲、製麻、製革諸局，佐之以墾工，通之以幣政，用盡地利，抵洋貨，而中東事起，上下議變法，新學科，武備始公典試提學浙江、湖北、四川，迄任憲帥所至，創立書院，以通經學，古提倡士風，謂求才必由學，於鄂於蜀有經心，尊經於晉有令德堂，於粵有廣雅，比督楚，復創兩湖書院，其權江督也，巡閱江防，礮臺察南北營政，於陳臺礮礮，將情兵悉與更易，募德弁練江南自強軍。至是，乃首采東西規制，廣立文、武、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諸學堂，遣遊學設將校講習，所籌款造船，又以邪說誣民，著勸學篇闢之，雖盡屈毀，不顧也。泊夫拳亂召戎，大局危岌，而公益紆忠益明，心乃益苦矣。於時中外沸騰，公憂請勦匪，護使館，不報，則急電各國外部及來華水師將領暨各領事，立約保護東南，測聯軍必入京，督撫中有聯名阻乘輿西幸者，公聞大驚，急電撤銜疏論之。俄乘拳亂占東三省，將將軍增祺定新約，關東權利盡失，聯軍和約成，迫全權，畫押有日矣，公力爭得復。既日俄爭東權，擄兵，或邀公出勸止，拒之。兩國定約兵解，東三省以全，其振大綱，斷大計，類此。公爲政經畫恢宏，而綜理微密，千條萬端，一心默識，用財繁浩，大率取之中飽私規，不竭民膏，不侵庫款，其對外如拒赫德之議，設沿海巡航，加展賦免稅釐，英提督貝思福之代練華兵，美員精琦之圖攬幣政，聯軍



各國之請辦吳淞口、日德商船之遠越漢口馬頭收回美比合興公司之承辦粵漢鐵路皆據理抗爭務以保全國權為主抗憤千載所在祠其名賢先哲若晉杜成侯陶桓公唐裴李宋韓范司馬無日不流連心口間為學兼師漢宋去短取長惡說經聖公羊文字撫六朝謂為權輿亂俗癸卯入觀休然於中學式微道法將墜手訂學堂章程於經文兩科尤注意焉比還朝益亟亟於普建存古學堂圖書館嗚呼公之忠規密諫關係斯文之興壞匪獨天下安危而已薨於宣統元年八月丁酉春秋七十有三公以諒山之捷賞戴花翎論保全東南疆土功賞加太子少保今上御極晉太子太保賜紫纓遺疏聞贈太保謚文襄曾祖諱怡煦浙江山陰知縣祖諱廷琛福建古田知縣考諱鎮署貴州貴東道贈太僕寺卿皆追贈如公官曾祖妣氏傅祖妣氏王氏蘇妣氏劉氏蔣氏朱氏皆一品太夫人配石夫人繼配唐夫人王夫人前公卒于六權戊戌進士禮部郎中賞四品京堂類附生前卒仁侃郵傳部員外郎賞郎中仁凍一品廕生仁實主事仁慈女二長適下梓昌孫五厚理早卒厚璟拔貢實主事厚琬厚城厚瑜孫女二曾孫三遵驥遵驥初實琛與公接膝京師謬引同志里居一訪公廣州前後契闊幾三十年前歲入都見公道孤志厲氣鬱虛前私用懷歎歎國會遠而訣遠哉公子權等將以宣統二年十二月乙酉葬公縣西南原新阡乞文納塋思公誰嗣乃最其政蹟志事如右而系以銘銘曰

公髮已皓公精未耗國有大恤賴公而紓移山逐日替月易為公存鬱紆公沒誰繼獨其宏心天蟠地際其辭幽宮永貞百世圖張相國傳

張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直隸南皮人晚自號抱冰督兩廣時創廣雅書院廣雅書局故又稱廣雅父官貴州觀察使生之洞軀幹短小不類北人廣穎偉岸目三棱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讓儀觀秩然未冠舉順天壬子鄉試第一癸亥始成進士時粵匪方熾詔廷對勿拘舊格式之洞縱陳時事然終以第三人及第旋督學湖北取士提倡樸學才華次之建經心書院選高才生肄業校士錄出天下傳誦丁卯庚午典浙江四川試皆偏授經策遺卷名下士無一失者遂督川學著輯軒語書目答問教士道咸以來士溺於陳腐時藝愈益不學自是後進乃畧識讀書門徑有詆謫書目不盡翔實稿非己出然不害其勵學愛士勸懲意也同治開大亂初定朝廷尙兢業開言路言者競進頗黨伐同異久而孝欽太后厭之獨之洞多上書陳政事不以參劾為能光緒初由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京曹久不放還吏倚界之重自茲始矣未幾法越事起擢兩廣總督沿海驛驛方修礮臺樓船水戰具之洞注意陸戰專力籌軍餉重顧廣西邊防兼濟雲南餘力及福建之臺灣皆百十萬以湘淮軍已暮氣王德榜潘鼎新輩連戰不利乃起宿將粵人馮子材畀以重任諒山告大捷為自來中西構兵所未曾有雲南宣光亦捷法人勞大屈浼英人議和急請停戰政府休且闕遂之之洞力爭且密飭馮軍速戰朝旨終連責不得已乃退師粵俗多盜多海賈以博為生閩姓尤非法士紳分肥閩姓者遇童子試鄉會試限

稍僻之姓射其中否以百十萬爲博注姓僻者則有代之作文通關節使之必中而後已害亦甚矣然禁之不易籌餉無所出則且因勢而重征之歲入恆百十萬中國幣制銅錢外向用生銀互市口岸則用外國所鑄銀圓漸及內地乃創鑄龍文銀圓小銀圓造兵輪船商輪船設水師學堂諸要務繁然興矣時鐵路風氣未開惟臺灣巡撫劉銘傳言之最早疑阻者眾之洞以爲鐵路國之脈絡無鐵路是人身無脈絡也無鐵路是無督脈也乃建議首辦蘆漢幹路而後西達秦晉南通湘粵中朝因調督湖廣胡廣治武昌督撫同城自胡林翼以湘軍戡定武漢開辦金銀幣察吏事權一歸巡撫總督拱手而已之洞至興鐵廠槍礮廠紡紗織布絲絲製麻製革各廠創設官錢局造幣局行用鈔票鑄銀圓以固根本利益處搜鑄東三省雲貴四川各省小銀圓收其餘利歲百十萬用從事陳衍言仿造外國暗字銀紙創鑄當十銅圓當二銅錢行用南北各省至數千萬餘利至千百萬繼而鄰省競利分畫行用疆界而閉塞滯銷矣又繼而京師集權禁限各省鑄造而銅幣業已充斥值亦貶矣議者咎銅圓之漁利病民直不足當十然一文錢既極微而乏絕無銅圓卽無以交易失在銅價既貴當用金銀主幣不當用銅有主幣補助幣乃有限制銅圓特一時濟急先鑄者暫獲其利耳湖北爲數省要衝若鹽斤加稅土藥加稅罷釐金行統捐開富餉票歲入增數百萬益以沿江沙田堤工堅實漢口後湖漲灘大冶崇通鐵煤礦會城內外築馬路開商場生活窮民無算用以添造槍礮及淺水兵輪首開速成師範兩湖完全師範方言文普通中小各學堂選派學生留學東西國甲於各省先於各

省其購武則武備將弁各學堂練軍全鎮礮隊輜重各營罔不具備湖北列在小省擬京餉雖賠款至方駕江南焉庚子之亂革王戰滿擬旨命各疆吏攻擊居留外人之洞不奉詔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瀚章倡互保之策北方鼎沸東南晏然前後坐鎮武昌二十年中權兩江總督者二年丁未乃以大學士入爲軍機大臣兼管學部未幾景帝孝欽太后相繼崩殂少帝立醇王載灃攝政監國專用親貴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學部屬漢人以母弟載洵載潯典水陸軍載洵招權作威福日營宮室天下側目載澤長度支無所知惟與之洞爭幣制祖庇瑞激以亡其國之洞力爭親藩典兵至於惟心嘔血病旬月以薨遺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各語天誅誦之生平獨立無與援惟高陽相國李鴻藻稍左右之李卒政府皆不以所爲爲然剛毅翁同龢尤惡之戊戌景帝召將內用翁以留辦教案阻之中途折回之洞天資稍遲鈍而精力過人文章經濟之學弗得弗措思深憂長眼光因之及遠長慮卻顧亦閒坐此宏獎知名士無不羅致然不與謀政事所用多雜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無薦剡爲公卿大臣者論曰傳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統之世之言也今不能與列強閉關絕約人富強已貧弱猶爲此言非駭則狂易耳中國士夫諱言財用見之洞用財如糞土從而百端詬病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錢也三十年經營財用與外國理財家較量短長去之尙遠而中國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閭姓鑄捐之類固不軌於正鐵廠紗布絲麻各廠亦折閱相繼然一易商辦則贏利巨萬一擊不中謗者引爲大戒豈不誤乎獨銅圓鈔

票暢行時，衍請以中國所自有金鑄造金幣以數百萬，建機呢大廠可支三十年國用，運回審順，未之能從，滋可惜耳。爲專制之說者，至謂開學堂，遣派游學，練兵造械爲亂階，彼驢山囚徒，又何賢負笈之學子耶。

圖書張廣雅相國逸事

陳衍

公日凌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連明。余初見公，約連明往堂上，熱燭以待。尋常辰已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蔬果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丑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冬寒，坐藤椅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割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

權督兩江時，一日與至阜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安西州門故事，辯證良久乃行。

公嘗因置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余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余曰：若然，則稻秫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秫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嘗閱余貨幣論說，有言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余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略剛，造幣且須參銅，況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

《碑傳集補》卷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三

王棻 唐仁壽 黃以周 汪琬 譚獻 蔣豫

方恮 謝維藩 周學汝 桂文燦 翁同龢

潘祖蔭 李慈銘

王子莊先生傳 王舟瑞

先生諱棻字子莊別字穎軒黃巖人先世自縣南之逍輿遷東鄉柔橋稱柔橋王氏父維祺字道齡別字梅庵縣諸生有學行嘗著家訓六篇大旨主於樹氣節慎交游存寬厚而尤以立志有恥爲首務先生少受義方又從同里林明經有壬姜明經文衡李孝廉飛英學治說文經史爲詩古文辭弱冠後卽斐然有纂述志嘗倪希子五篇冰雪文二卷曲禮異義四卷九峯山志五卷柔橋王氏譜十卷同治初泰興吳侍郎存義督學兩浙重其學行取爲優貢生六年太和張大理澤卿南皮張編修之洞典浙試舉於鄉先生恬於仕進再上春官遂不復赴一意著述以發揚學術表章儒先敢迨後進爲職志時劉郡守敬孫縣令嘉皆有意振厲文教心敬先生多所諮詢孫冊建九峯精舍以通經學古課多士購藏經籍數萬卷以資博覽又修縣志刻宋杜清獻集車氏腳氣集明方氏遜志齋集國朝金氏求古錄禮說其所規畫俱出於先生先生論學不立門戶以爲古今學術大別有四曰性理曰經濟曰訓詁曰詞章而其歸有三性理者志於立德者也經濟者志於立功者也訓詁詞章者志於立言者也四者皆有用但當辨其真偽不當互相是非其說經以經證經不偏主於漢宋與婺源江慎修同郡金誠齋相伯仲爲文章不事雕琢而持論名通援證詳確則又近於仁和杭荃浦鄞縣全謝山於鄉邦文獻最所究心遇遺文軼事手自甄錄晚年

成台學統百卷裴錄吾台先哲自晉唐迄於近代凡三百三十七人分爲六派而歸重於氣節躬行自爲之敍曰自孔門以四科取士後世儒術遂分爲四夫惟聖人兼材無所不通其餘則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或乃得一察焉以自好則偏矣蓋德行之粹根於性理政事之懋蔚爲經濟言語之美炳於文章文學之精垂於訓詁而其業皆具於六經是故性理者六經之道也經濟者六經之治也詞章者六經之文也訓詁者六經之學也韓子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豈不信哉然其大本則在氣節大要則在躬行此二者該貫乎四科并包乎六藝而非此則不足以爲學者也後世不樹其本不務其要往往文章冠世經訓名家而氣節躬行皆無足取是以性理經濟之儒猶或貌爲君子而訓詁詞章之士則竟泰然安於小人此時學之極弊也吾台處萬山之中岸東海而爲郡三代之時人文未啟東漢洎吳開有表見至晉而任次龍先生出遂爲當代偉人然自東晉以及五季六百餘年英華消歇豈天運有厚薄而地氣有盛衰與亦由吾邦之士無志於學以至斯耳宋興百年始得一二有志之士登學廩行以爲之倡而南渡之後台爲輔郡一時來游來歌者既多命世之英而無待而興者亦有豪傑之士由是山陬海濱稱小鄒魯矣由元迄明遺芬未沫史籍炳然國朝更化一道同風而吾台之士獨若有媿於古乾嘉以來稍稍振起中興之後科名亦漸隆矣意者其將追宋明之盛軌與當世奇傑之士並駕而爭驅與吾竊觀近世之儒其淵源所漸曾未及乎游夏乃欲菲薄淵源輕詆予賜譏訕由求其可乎否耶予少也馳騁時學汎濫無歸今老矣將有志於其本乃取吾台之士自晉

以來與於斯學之統者區爲六派萃爲一編朝夕省覽用以自鏡若謂其分裂道術判斷古人則僭妄之罪誠無所逃焉耳先生掌教九峯精舍前後十餘年又歷主清獻文達及郡城之正學太平之宗文括之蓮城甌之中山東山肆經江西之經訓諸書院講席弟子徧於郡郡及江右多所成就先生平生深於經於小學治之尤力然與後進言卽斤斤以宗法程朱爲事嘗曰漢學者小學宋學者大學文藝爲末器識爲先其詠懷詩有云左交許鄭右程朱要使海濱變鄒魯可以窺其志矣性醇然事母至孝言行不苟尤嚴於取與嘗書勸學至老彌篤數十年如一日光緒丁酉學使徐侍郎致祥以先生學行聞於朝賞加內閣中書銜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經說偶存六卷六書古訓六十四卷史記補正三卷漢書補正三卷重訂歷代帝王年表十五卷明年表一卷大統平議一卷大禮平議四卷明大禮殿議二卷中外和戰議十六卷謝氏赤城新志校注二十三卷黃巖縣志四十卷校議二卷青田縣志十八卷永嘉縣志三十六卷仙居縣志二十卷太平續志十八卷杭州府志二百十二卷杜清獻公年譜一卷台獻疑年錄一卷辨章一卷柔橋文集四十六卷詩集八卷杜清獻集校注一卷其所編輯有黃巖集三十二卷續錄二卷仙居集二十四卷方城遺獻續編六卷王舟瑤曰先生主講九峯精舍時余嘗以經說相質證深爲先生所稱許至晚歲過從益密時時相與論學其說經也證諸經不合求諸心不安雖伏鄭大儒不肯曲從而尤以近世漢學家之排斥程朱爲非可謂卓然獨立不隨世儒爲是非矣顧其論六書也據漢志六者皆造字之本以爲轉注之說至曾文正而

始定假借之說諸家皆未明乃研精覃思悟令長爲今長之誤今從反及長從倒亡所謂本無其字也丁者及前人也反丁則今人矣亡者不長也倒亡則不亡矣所謂託事也今從丁聲長從亡聲所謂依聲也自謂發千七百年未發之隱然余未敢苟同其論修志也謂方志與國史異不當擬史嘗論糾章氏文史通義之失而余纂修台州志則仍開用實齋之例至於論治先生力持祖制不可變更之說謂漢唐宋明俱以變更祖制而致亂亡余則以爲道者所以治天下之本歷萬古而不變法者所以治天下之具當隨時而變更故嘗相衆論一事一義往往窮日夕累千百言而未有已先生記聞既博口若懸河稱引古今上下數千年如數家珍而又閒雜以詼諧聽者皆爲解頤私心頗以爲先生局量稍褊自信稍過而又泥古鮮通未達現世情狀中外事變然其制行之嚴居心之厚爲學之勤則固心所折服以爲未易求之今人中也今先生沒已十年學術日變人心日浮鄉之少年後進殊乏究心於本原之學者台學淵源益鮮紹述是以於先生輒低回慨慕日往來於懷而不能去夫

（碑傳集補）卷三八

唐端甫墓誌銘 張裕釗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既往哭越三月孤子嘉登將以其喪歸葬於某所於是爲之銘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寧州人考諱鳳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貴富商及端甫生而穎異絕人年十四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鑑石先生以宿學官海寧州學訓導嘉獎掖後進晚年得端甫及濮陽彝齋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遊



端甫既負異稟，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往往多祕笈珍本，乃益發憤鑽研，尤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歸校經史文字，疏譌舛漏，毛髮差失，皆辨之，由是名譽益聞。其後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踞擾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掃地剝絕，所購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既經喪亂，志意蕭然，與少年時復絕矣。然端甫故處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謂日以遠性靜正，不以喜怒哀樂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連數十不亂，酒後輒面赭，乃頗振厲談，曠亦時爲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故內函罕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不能及也。與君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賴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曾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三年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始開書局於冶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懿文碩學爲眾流所歸。於是江寧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甬上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文正公幕府辟召，皆一時英俊，並以學術風采相尚。暇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甚容賦詠以爲常。十餘年之間，文正公既薨，逝劉毓崧、莫友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自引杜門不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甫又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國家自聖祖天縱睿智，右文稽古，列聖相繼，益紹明制作，廣厲學官，鴻生鉅儒，應期並出，度越百代而越爲尤最際會者，或被殊恩，蒙渥賚，遺聞盛事，爲藝

林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熾豐，天子命建三閣於杭、鎮、揚諸郡，頒四庫書度其中。而江浙所至，家尙藏書，刊布珍冊，流衍海內，鈔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阮文達、畢尙書等尤憲招延文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逮咸豐初，兵起，區寓糜沸，東南尤被其毒，諸人士死亡轉徙，典籍焚燬，斬焉無遺。學者亦益廢壞，物盛而衰，乃至於此。其後雖以曾文正公削平寇亂，興起儒學，然薨逝曾不數年，而人物蕩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之，而不可強者邪？余旣以悲端甫之故，因并有感於今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固時與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爲悼慟也。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卽嘉登女，未嫁。端甫之卒，年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爲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嗚呼端甫，子嘉吾銘，吾獨子悽子而有知其唯吾詞。



中書銜處州府學教授黃先生墓志銘

修 圭 孫

先生諱以周字元同號微季浙江定海縣人曾祖必梯祖興梧庠生父式三歲貢生教行力學著述等身入國史儒林傳先生本名元同字經纂後出試同知某命改從今名少承家學與兄微孟微仲相砥礪六歲入塾識說文部首字遂讀經先禮次詩書次春秋易每一業輒條分節日疏通大義十九補諸生同治庚午優貢旋舉於鄉光緒庚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補分水縣學訓導辛卯學政瞿學士鴻臚稱其素履誠樸粹然儒者保中書銜後學政潘學士衍桐又稱其研精殫思物疏道親保以教授陞用旋選處州府教授而年已七十禮宜致仕遂不就先生恪守父訓以傳經明道為宗旨其事父三十餘年未嘗去左右父卒前數月大厥而蘇成偏枯疾手不能作畫一日自敘黃氏塾課字形蜿蜒難讀先生適自外返見而大驚請口授為書之父卒先生裝絕筆一紙不忍毀棄且曰示我子孫知吾父學是書所以佑啟後人者深且遠也居喪盡禮不徇時俗刊遺書行世先生以為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為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乖離聖經尚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

國朝講學之風倡自顧亭林顧氏嘗云經學即是理學乃體顧氏之訓上追孔門之遺言其說易則由孔聖之大象傳以尋畫卦之指由孔聖之彖爻傳以尋彖爻之指詩必宗序書必係大義春秋用比事之法三傳校以經例定其短長而三禮尤為宗主凡詳攷禮制晝夜研索多正舊說之誤釋後人之疑而意在數明古禮示後聖可行所著禮書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古先王禮制備焉其書足以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宜至其道德性命之學則在辨虛無辨絕欲以執一端立宗旨為賊道悉折衷經訓以燭厥疑疑枝邪離通窮之情形所著經訓比義三卷列二十四目舉謂博文約禮聖門正訓學者欲求孔聖之微言大義必先通經經義難明必求諸訓詁聲言而後古人之語言文字乃瞭然於心目不博文能治經乎既治經矣當約之以禮又謂禮者理也天理之秩然者也攷禮即窮理後儒舍禮而言理禮必實徵往古理可空談任臆也欲挽漢宋學之流弊其惟禮學乎或云禮為忠信之薄是言一出而周衰或云禮豈為我輩設是言一出而晉亂學術不明而治術敝是先生以經學為理學即以禮學為理學顧氏之訓至先生而始闢先生以孟子學孔子由博反約而未嘗親炙孔聖其間有子思子綜七十子之

前聞承孔聖以啟孟子乃著子思子輯解七卷而舉子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及所明仁義為利之說謂其傳授之大指是深信傳文約禮之經學為行義之正軌而求孟子學孔聖之師承以子思為樞軸數年多疾因曰加我數年子思子輯解成斯無憾既書成而疾瘳更號曰哉生蓋先生之學由子思學孔孟至是而其志章矣其學亦大成矣黃漱蘭侍郎視學江蘇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先生教以博文約禮實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門戶常語門弟子曰前代之黨禍可鑒也宗湘文觀察建辦志精舍於甯波請先生定其名義規制而專課經學著錄弟子千餘人光緒戊戌去江陰歸隱於仁和半山之下卒於光緒己亥十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二下葬於海晏鄉黃家橋之東配梅瑞人妻陳氏子六人長家辰附貢生次家岱優廩生先歿次家鸞廩膳生皆梅出次家驥先歿次家毅次家璵皆陳出至孫戊子在甯菁與先生接席者兩年冲如疊如粹然儒者時時請益反復詳告不憚煩也今家辰等來請銘其為敢辭銘曰

國朝家學紹漢遺唐元和之惠高到之王鼎足其間先生航航佩麟自警炳燭未遑禮堂寫定北鼎南皇居鄉植品天府圭璋襟懷摘辭炎漢班揚著錄弟子輩奉辦香歲星周天久留吾鄉傳燈負笈經誦經綸山頹木壞萬口悼傷張山黃嶽同祀永薦蒸嘗

（續碑傳集）卷七五

汪君墓志銘

原 賈 廣

君山陰汪氏諱琰字美生一字越人所居曰穀庵學者稱穀庵先生客粵占籍遂為番禺人曾祖父倫秋祖父煥皆史德三卷父鼎著雨非庵筆記二卷幼學不仕君少隨父游粵東輒以文詞最稱偶以父為老不能歸適佐郡縣為幕客所至咸有聲譽始客曲江縣寇圍縣城逾歲卒用君策盡燔寇舟城賴不陷由是君以才略顯藩使俊達公聞而聘焉先是潮州災振庫銀二千事久未上籍具慮格部例不知所出君曰稅契奇羨異正賦所以備緩急與非常也以是聞司農其可果置不問後列縣水旱率得領振司庫便利至今君之本謀也光緒初元劉公坤一為總督延君主吏務理中外交涉自

國家通番互市久廣州最領襟要利弊所倚伏尤鉅番夷既習中國又頗效奸民設疑刺應獨門構伺文書往還首尾萬端君居幕府凡十歲洞幾折廟劑和柔剛繼劉公者曰裕寬公張靖達公曾忠襄公撫御毗

夷號稱辨治維君計畫贊助為多焉。君才性開濟識慮通遠法越之難
邊海騷震會忠襄公獨就君陰籌戰守備并無形服君偉才歎為國寶
然君貞簡絕俗澹於榮仕俯仰委蛇嘯詠終老海濱之儒羈旅之士至
論清德清行長於謨策達於事變旋幹其漠之中而不尸其名浮湛行
濁之俗而不滓其志蓋未有先君者已晚歲養病就情墳史名賢鉅公
禮聘踵至終不復出素勤纂述著書滿家傳辭與旨究理天人儒學宗
焉凡有隨山館集十八卷無間子一卷松煙小錄六卷旅譚五卷尺牘
二卷春秋六十有四以光緒十七年二月丁酉卒配張孺人男子子兆
銓乙酉科鄉試舉人官海陽縣學教諭女子子二人次嫁朱啟連端介
有文行傳君之學者也年月日兆銓將葬君於某原詣啟連所述狀屬
銘其辭曰

海維炎州億族環之薦膺刺肥施彼阱笱伊君冲齡與道盤孺脫然塵
垢保其天倪亭亭雅志振振上才雍容帷閣爰聯契司幹運無名杜機
未恢六合內外清風凜凜孰云棄世有偉厥辭精貫元黃理劭等夷朋
從歸高曰賓曰師攜輪序幽神宅允綏

（續碑傳集）卷八一

譚獻傳 夏寅官

譚先生獻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縣人少孤露溺
苦於學好為六朝三唐駢儷文二十五六以後潛心經訓古子
有志於微言大義同治初遊福建學使徐樹銘幕中幾死於汀
州之寇老母垂白殉節閩中入國書館修纂子貢痛不欲生
扶柩返里栖息墓田若將終身中同治六年舉人屢赴禮部試
不售署秀水教諭未幾以知縣入安徽署歙縣全椒合肥不數
年告歸先生淡於仕進銳志著書盛推武進莊方耕侍郎會稽
章實齋為當代絕學列師儒表百餘人嘗論本朝學術有三四
變開國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遺議論志趣略尚文辭又好言經
世祇為幾復兩社餘波經史大誼尚無除轍偶有從事炫世而
已非實事求是也竹垞西河皆是竹垞文章士經生之業不傳
西河天挺軼才摧陷廓清有功聖學而日以心齋不軌于正遺
民如梨洲亭林故是祥慶威鳳惟襲宋人餘唾亦多無用之言
有門戶之習不若顏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衷六藝為命世
之儒也王崑繩劉繼莊推究世用足為羽翼易堂諸子虛聲相
煬者也而彭躬庵為高即亭林二曲其學尚不足師表百世亭
林論治皆漢唐之粗迹如郡縣論不可謂非巨謬然諸君皆講
明草野閒耳廟堂之上湯文正功在治民而大臣風義未昌二
魏則無問學可道熊李輩心性空譚陸清獻徒爭私見遂至束
書不觀而學遂一變厭其鄙倍者於是乎從事墳籍以搜討遺
佚求未見書為事所樂講者山經地志別集野史之屬事倍而
功半徒以博淹雅之名而已儒林文苑兩無所歸承學之士文
采黯然矣惠氏一門即於斯時萌芽經術故館訂崑瑣之習漸



衰而六藝古學起矣。極盛於乾隆季年，益精於嘉慶，遺經端緒，皆有條貫。六書九數，如日中天。於是乎有清之學，跨越千載，由唐以來，不愧儒林之傳者，惟今日耳。諸老師儒略具於表，厥後師法異趨，後起求勝。六書乃譏評，叔重文章則墨守，歸方經學如詩書古微，從其說者奉一先生之言，廢先哲之傳。吾僅聞此數家之論，未讀數家之書，未識爲盛爲衰，要之論學則又一變也。以文辭言，乾嘉時經生，文士實有潛雅醇古，抗顏行於先秦兩漢。朱右、茅坤以來，十家八家之儀，亦以稍燼，則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矣。綜是論之，國初稍尙浮華，遺失中有樸樸者，則別出一變而爲疏謬，再變而爲瑣屑，三變而始爲經學。經學亦濫觴於明之遺老，綏延授受，至此大昌。然嚮之浮夸庸陋，餘習漸染，亦未能天下從風。或且因以求勝，至於學矜西漢，書高宋牼，水火之爭，因茲以起，則於不變之中，而變之機已伏。是在學子之能自得師矣。又推董子之學，極深研幾，爲十六篇，其自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亡位，黑不代蒼，廢文從質，故宋吾祖乃因行事，加王心焉。懿哉六藝之卒業，其文則史，今之經，古之史也。探陰陽之本，正天元，體天行者，五應代新，代故用九，无首易之蘊邪。四方之風，百國寶書，蓋亦多師矣。而忠厚宅心者，其詩教興，詩亡而後春秋作。吾其爲東周乎。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不在茲，政事之大，孰謂尙書。不在春秋，輟簡棄管，反袂而泣，薪采之獲焉。撥亂世反之正，非禮不行焉。春秋有經，禮有變禮。董仲舒言大義昭然，譏喪取惡，寔來或諱，內惡或諱，天王莫非禮誼。純太平之世，作樂象德，六羽物始聞，詔忘味，至譏二名微而箸之。麟至者，太平之應，今非其時，感而箸書，師摯往矣。然而本

末具待後王。春秋大傳，厥惟論語。問十世以通三統，多聞見以張三世，口耳授受，三科九指，游夏之徒，默識微言，博深切明，魯齊之筦轄，在胡毋生云。董生蔚然，將以春秋推大漢治，江都之間，五行之對，後不及見，劉向並世，而有公孫弘，著書數十萬言，親受業之弟子，且以師言爲大愚。聞舉玉極，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胡爲乎若存若亡。子政部冗，班志變而揉之，傳公羊者，補而若曉之，遺文失次，董生之不幸，與春秋之不幸也。漢魏之際，何休之倫，殆已不見全書，後益茫晦，凌雜掇拾，楚莊王云者，闕失而還登爲首簡。公羊治獄，甲乙辭十六篇，說春秋者，從衡靡亂，猶可屬證。儒家篇第，傳寫斷爛，闕疑抱殘，止僞焉爾。國朝老師訶責呂步茶，目攝程大昌，鉤鉅之鯁，理之眇哉。承學小子，備聞嘉定錢氏，餘姚盧氏，武進張氏，江都凌氏，烏程周氏之言，旣冠以來，垂四十載，北南之遊，壯老之遷變，未能學於春秋也。學于董子，未能學于董子，學于諸先生，以天治王，以王治天下者，春秋也。儒者曰：春秋當興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勿乃世亡王，則始可以亡春秋乎。然且不可。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孟子得之，鄒夾鐸，虞世亡書，董生有書焉，乃任其茫晦，掇拾一至於此。諸先生告我矣，引而申之，銳乎寫定其文，悠乎審其義，如親見其事，十六篇其大本也。今十六篇可以當其書，未可知也。然觀春秋之大法，其庶乎彼五十九凡，窮語耳。王道以上六篇舊第也，稍稍進退其言，後十篇差更次焉。觀德者筆削之迹，滅國消息會盟云者，所謂據亂而作也。正其貫萬事理，于是十指者人事二端者天事。盡人以合天，有質文之運，以人承天府國之等也。若夫愈序所次，或相應，或不相應，古之十六篇，其諸相應者與今不

可質言矣。然而大要可觀。儒家百二十三篇。殆有隊簡而大統在仁義。董子承問抗對。則曰仁義。學春秋之學在是。故首以仁義。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深察名號而下。正名之學也。故次之以名。政也者正也。春秋之書。以正春秋之時之政。天人交會。以成其政。故次之以政。政莫大於法制。制有物。物有則。故次之以制。人道爾。天道遠。苟求其故。王者之受命。則非王者治人也。天法云爾。故天人之義。次之。何以謂之天。天難知者也。陰陽也者。物而有盡。平陰陽。則盡乎天。故陰陽義次之。陰陽盡。著乎五行而已。故五行義次之。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則不可以不知天。惟王事天。祀天于郊。所以告祀天于宮。未受命則已。受命則郊天。喪且不避。而況佗物。故以郊義終焉。夫惟董子春秋大師。則儒家所傳百二十三篇。不離其所宗。吾生十五年而讀春秋。二十年而讀董子。蓬轉燕閩。獨學亡津渙。以先進所次第者為梁。為舟。庶幾破文析理。一人之私言。亦非絕亡師說者也。後三十年。庶續以往復時。聞疑時。載疑爾。若夫詰言大略。盧凌成業。推說匪艱。理董。諸來者可見。始從事于咸豐戊午六月。卒業於光緒壬辰六月。又深嗜馬宛斯。讀史悉心校讎。條列凡例。引用書目一。古書真偽二。羣經正字三。諸書善本四。要刪補正五。除重去複六。改定分注七。以後從前八。可謂精審。先生自咸豐庚辛以後。歷劫亂離。家無長物。薄宦廿年。蕭然儒素。而聚書獨數萬卷。世推善本。讀書亦如之。丹鉛寒暑不去手。著書稱是。積几以數尺計。已刊者十不逮一。董子十六篇。為先生致力最深之書。藏篋未梓。其刻於牛。一叢書中者。為復堂文四卷。詩九卷。詞二卷。金石跋三卷。日記六卷。建德胡念修為校刻。復堂文續

五卷。而先生已不及見矣。卒於光緒辛丑年七十二。

《碑傳集補》卷五一

常州二子傳 黃彭年

自予領畿輔志局。共事者多常州人。而蔣君侑石從事最先。方君子謹年最少。二君皆能文。皆工篆隸。其為學徑途趣嚮。又一致也。蔣君歿。請於合肥。為刊其遺書。屬方君審校刻。甫竣。而方君不祿。悲夫好學之難得。而天道之不可知。作二子傳。

蔣君曰豫。侑石其字。世為常之陽湖人。十歲時。詠詩。效長慶體。塾師驚歎曰。此詩中飛將也。從父宦游越中。北至燕趙。皆有文譽。父喪。棄舉子業。納粟得知縣。分畿輔。咸豐中。宰雞澤。值兵燹。後上官以軍事督催。科甚厲。君愀然曰。民困如斯。奈何重迫之。乃稱貸供億。旋權涑水。值海軍。洋人投刺。欲立天主堂。君又愀然曰。奈何拂民心。乃堅拒之。同治中。權元氏。蔚州。元俗疲為之清訟除弊。蔚俗儂。為之課士勵學。民有製蓋頌德者。君又愀然曰。幾許恩澤。重煩吾父老也。乃力卻之。其居官行事類此。君之為學。大都以實事求是為宗。以聲音文字為窮經之要。其於故訓遺書。單詞隻義。搜羅裒輯。惟恐墜失。嘗慨經學失宗。世道貿變。考兩漢傳經家。繫人部表而出之。然其論學之言。則曰純。內不克以宗事。純表不克以聞道。又曰。綜變知貫。庶不為形象。蒙然。則君之博學詳說。固將反而說約。便天假之年。詎能測其所至也。纂通志諸傳。自正史外。旁摭羣書。細字分註。予謂史家網羅放失。當成一家言。君則於古人之言。不敢易一字。其篤謹類此。從事畿南戎幕者十餘年。露布封章。倚戈立就。將吏疊以戰勝論最。君未嘗一言及虜事。當事者上其功。始一還。同知直

蘇州賜花翎。元氏蔚州，皆騰仕去官之日，囊無餘貲。其卒也，猶資友朋之力歸葬。君之爲人，卽是可見矣。君卒以光緒元年三月年四十有六，哀其遺稿爲滂喜齋學錄十一卷，詩古文詞五卷。

方君性，子謹其字。其先大興人，康熙中徙常州，遂占籍陽湖。父駿謚，知河南靈寶縣，婦翁趙君烈文，知直隸易州。君以故嘗客燕豫間，與予子國璋游處，見其詩翰，異之。蔣君始卒之年，君來與修畿輔志，君始好泛覽，至是知其寡要，乃求古文義法於桐城諸家，以爲未足，進求之聲音訓詁，以爲未足，進求之典章文物，期致諸實用。君之志廣而氣盛，嘗與人論禮制，不合爲書說予，累數千言，若挾風霜而出，芒刃予深規之，乃幡然而改。其用力之勤，朋輩莫不畏憚。予嘗以歲除夜半循池行，至君所居，燈焚然，據几檢書，羅列層積，立其旁若無覩也。常州自北江、皋文淵如以經術倡導，後進宗之。蔣君守其遺風者也。君獨嗜會稽章先生之書，以爲能推原官禮深窺六藝之精微，羣言之奧旨，而部次條列，比之劉向、鄭樵，而得其精，可謂專家之學。君既肆力，性又精敏，初不解算術，見勞君玉初筆籌算略，數夕卽能通其法。予丐君校蔣君遺書，補正凡若干條。光緒四年四月，以疫厲暴卒，年三十。哀其遺文僅一卷。

黃彭年曰：方君謂伯石似其鄉方立董先生，學人短死，千古遺恨，詎知予之以是哭君哉！昔者吾友身齋張先生卒，吳君履敬校其遺集，亦書成而死，可傷也已。故取方君遺文附蔣君以傳。

（碑傳集補）卷五一

先兄子謹事狀 方君

元明之初，吾方氏世居德清。自德清遷於大興，則明錦衣衛僉事諱亮公始也。自大興遷於常州，則康熙時翰林院檢討諱辰公始也。檢討府君至吾祖五世，雖爲陽湖人，而仍著籍大興。吾祖福建閩縣知縣，諱府君諱履錢，吾父河南靈寶知縣，幼靜府君諱駿謚，吾母封宜人。姓顧氏，無錫人。吾母舉四子，長兄懷後伯父仲榮公，次兄又次恆，又次怡。兄諱性，字子謹，一字退齋。以道光二十九年五月甲戌生於常州北岸上之居第。咸豐十年，粵賊之亂，隨先宜人避兵入豫，同治二年侍先府君宦靈寶五年，府君以守正忤上官罷。八年，丁宜人憂，服闋，就香於易州，未返而先府君棄養。十一年壬申九月也。光緒改元，由國子生應京兆試，見擯。游保定，實筑黃編修器之言，於合肥李公招纂通志。明年再試京兆，再不第。四年三月廿六日，以疫厲暴卒於蓮池書局，年三十。兄幼負異稟，嗜書力學，長而博覽羣籍，於詩、古文辭以及書畫、金石、華印之屬，無不愛而無不習，習而無不極其詣。因工分隸唐人楷法，善繪事，篆刻兼冬心完白兩家之長。年未弱冠，而名譽聳起，求書畫、鐵筆者日不暇給。已而幡然自悔，盡棄平日所爲，專力於昌黎、河東之文，以爲作文而不事根柢之業。雖日日爲文，而文不能工。於是求晚出書之真偽，於閻百詩、惠定宇、王西莊諸先生，求詩之聲均於顧江、戴段及劉申、受苗仙路諸先生，求六書訓詁之蘊於段茂堂、王伯申、王貫山諸先生，求古文義法於姚惜抱、張皋聞、惲子居諸先生，之十數子者，蓋未嘗一日去諸口也。又以爲治經而不治史，是有益於己而無益於人，乃偏覽馬班陳范之書，以及司馬氏通鑑、馬氏通考、袁氏紀事本末，考覈古今成敗之局，圖是治亂之迹，典章名物之緣始，山川形勢之利病，爲建置表一卷，兵事表二卷，圖劃項以來武事之所經，稽其道里，釋以今名爲歷代武功圖要若干卷。惜僅成有漢一代，魏晉以下闕焉。先府君之罷官也，居汴梁，家貧甚，未能延師授讀，其時長兄已逝二年，兄年十七，偕恆同室自課。先府君性通脫，教督素寬，尤不以庸子飭君，雖有過弗加譴責。遠先宜人歿，府君抑鬱無聊，患喘嗽之證，不能熟睡，每四鼓就寢，黎明輒起，兄善侍奉，朝夕不去側。凡家中米鹽凌雜之事，皆隱爲籌備，無使府君聞知。惟日以圖籍碑帖之屬博府君歡，非侍遊書肆，卽笑譚一室。故數年之間，府君遇雖困，家雖窘，而嬉嬉然若有可樂者。兄之善爲養也，兄讀書無常課，每於府君既寢之後，默誦數過，或直府君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三

他出稍讀移時其得脫伏於几案之間者日不獲一二時而學殖日以進人咸怪之先府君既歿兄奔走南北歲率行三千里安處之日益鮮嗣客保陽轉得以局事餘閒潛研經史之學束修所入半以購書前後所積幾千餘卷而黃子壽崔廷亮兩先生藏籍巨富局中亦存數千帙縱使假覽兄樂甚以為可遂讀書之願乃願所居為願齋十年書室而中其說曰讀書百稔不足為以十年願淺或易踐也又曰日讀三卷書竭十載力可通萬卷池為保定名勝之區吸池竹木雲水相映足以怡人懷而其事者皆魁碩傳逸之士若勞君玉初緒君叔寅樊君雲門王君晉卿輩兄既習於編修又與諸子為友盡考其行能以增其器識人有一藝之長輒傾倒不已稱之往往過情而無毫髮矜刻之見存於中也丙子歲李公試畿輔士局中人隱與焉命跋鹽鐵論兄博綜利病設二十疑公奇之置第一未知誰作也適崔廷亮先生習謁語曰前日首拔之卷非名手不能為殆翁為耶崔曰某何能此同局少年方作也稱賞久之兄懷經世才臨事如素練先府君稱其能期以遠大更為外舅能靜先生所知許以通經致用之士願履踐場屋不獲標見於時自惟才堪濟世於時政得失日往來於胸中而欣戚係焉與勞君論夷務書下餘言文銳事辦洵可施之實用不為迂闊之談又持論侃侃不肯隨人俯仰雖為黃編修所厚而志例有未安者諱之無所阿編修言純皇帝初弑臣傳垂千古臣道之防通志亦當遵立為不能死節者愧兄言幾輔於古雖無聞人然如唐之孔穎達宋之曹彬潘美一大儒兩勳臣皆不得與乎正傳此書為之減色且志與史一而二之者也史記一代志則貫乎上古

聖主所以示懲於當世之臣者今乃追貶夫前賢不可兄史學至深多所論著在局三年孜孜不輟盡取各省通志及郡縣志而讀之嗣得實齋章先生書其議論多與閣合兄服膺無間以為推原官禮深窺乎六藝之精微羣言之奧旨比之本朝之學謂能獨見其大乃憤發其所欲言成方志舉例三編內外編各二十篇雜編十篇於章氏一家之言可謂盡心矣兄為文謹於法律一切碑版傳志之例尤秩然不紊所尚凡三變初好俚壯悔之文繼好汪堯峰以為宜於碑志最後好惲子居今春北行以博文自隨由上海致恆書曰日來讀惲先生文頗悟其用筆以彼攻人之短求之其作亦往往自相矛盾蓋惲先生有意為古文者有意為古文則所謂氣之疾徐文之向背皆不能踰於法之外觀藏文

端神道碑諸作可知也其勤摯如此更以聲均之學諸家之說日歧乃考其部目辨其分合而詳說之論等均有曰五音猶五行也是以有角牙舌齒唇喉之別音有四轉猶四時也是以有歌轉為珂珂轉為阿阿轉為訶之別非母不能統其子是以有見溪屬牙端透屬舌之別非清濁不能分其原是有見溪清羣疑濁之別非等不能明其序是以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之別非開合不能清其界是以有東董屬合江講屬開之別字母明其始也收聲言其終也是以有十二收聲之別非四聲不能和其節是以有平上去入之別論古均有曰詩騷周秦有韻之書也以爲之宗而旁推諸書以證之此古均之原也宋人之叶韻知其意矣未知其指也陳第獨能知之不能精以博也顧炎武精以博矣不能密也江永密矣戴震段玉裁益加密矣然至戴段之密而人猶有議之者蓋物析之至微必有所不合之處一有不合遂旁求他證以實之匪失之空即失之鑿然則前乎顧江者合其所不可合後乎顧江者分其所不必分今人不明其故而猶以爲未精是愈析而愈鑿也初不解祿學後與勞君交數日之間遂得其術其敏捷又如此自恃精力過人爲學必幾其極志之所在期於速成晝夜不休平居一燈熒熒然目不停注筆不停腕非疾病未嘗廢怠又知過必改人以善言進則欣然聽受與人交各盡所獻雖志趣相左者亦始終敬遇之兄狀貌雄邁議論抗直而多奇見之者輒疑其狂而不知兄之虛懷求益慷慨恆不自滿曾集平生知交數人以擬亭林廣師而數人者實才非兄比也嗟乎兄之文足以備承明書作之選而願不得弋一第兄之才以之膺民社臨政事有可以施於用者而願不得入仕籍兄之學深思善悟將合孔賈韓柳爲一人而願未克償兄之志思欲振起門廬以昌先府君之潛德而忽焉以歿既寢其遇復損於年此何爲者耶豈非命耶自先府君歿予兄弟飢驅四方聚處之日益寡及兄客保定與恆不相見者三年去年歸適弟怡已前一歲至兄弟三人喜其散而復聚日追隨於咫尺述舊聞譚文藝自以爲千古樂事而豈料數月之間遂罹茲痛酷耶嗚呼兄之北行也恆方纂郡縣志就緒兄謂有神史學將副錄之以注未成不果屆行謂之日注釋若成速寄余書頗便於記臆也由今思之此語非成永訣也耶傷哉兄所欲書書多至數十種其撰次粗就者有方志舉例若干卷廣韻分母表九卷與文三卷詩一卷皆攜諸行笥今惟詩文存餘不可得又說文字原表一卷讀通鑑雜記



二卷同文考異三卷稿存於家然蚤歲之作非兄所注意也其歷代五
功圖要漢石存佚考二種屬稿未竟恆將爲理而成之兄既卒黃先生
爲刊文數十首以行世雖不能盡兄之才然讀之者想見其用力之勤
造道之速其成就必不止此而竟止此者當不竟悲且惜也妻趙氏直
隸易州知州名烈文女故湖北按察使司諱仁基公孫也事夫勤治家
嚴整聞兄喪自縊以殉於是江蘇巡撫吳公直隸總督李公勳聞於
朝子二人保成年六歲長紹錫女一人卒後五月乃生兄之柩歸於十
月廿六日將以某年某月葬於常熟縣虞山西麓之新阡謹次世系學
業及著述之大凡平時之緒論以竣有道德能文章者垂採錄焉其年
十二月同懷弟恆濡淚謹狀

（續碑傳集）卷八〇

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前提督山西學政謝君墓志銘

墓銘

光緒四年戊寅四月二十六日襲鉞之友謝君卒於京師年四
十有五訃聞乃爲位會諸友哭如儀越二年庚辰五月十九日
丙戌其嗣子盛虞將以君之柩附葬於陝西咸寧縣東南鄉神
鹿原之先塋先期以狀來請銘襲鉞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
乎哉顧吾友交誼惟襲鉞獨深吾友行蹟亦惟襲鉞最悉固辭
不敢乃序而銘之君諱維藩字摩伯湖南岳州府巴陵縣人曾
祖諱承錫祖諱志鴻父諱繼榮隱德不仕均以君貴贈奉政大
夫君生而穎悟讀書目數行下幼尙氣節喜任俠既壯讀宋五
子書乃悚然曰道在是矣因折節向學一以儒先爲宗咸豐乙
卯領鄉薦同治壬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母憂歸服闋
入都授翰林院編修同治庚午科爲廣東副考官同治癸酉任
山西學政光緒丙子旋京覆命越歲都中大饑君集資助賑親
董其事不避寒暑竟以是遘疾卒事聞詔以君行事載本籍志
乘蓋異數也嗚呼以君之才之德而天竟靳厥年弗克大用此
固知交所扼腕而亦天下所共惜者也君秉性純孝人無閒言
生事葬祭動必以禮所在風焉親卒來秦廬墓恪靖侯相左公
聞君賢延至軍中俾參戎事君知無不言多所匡助屢欲特疏
薦君君謝曰某在衰絰中不敢邀國恩且此行以報知遇非敢
援金革之禮也由是左公益重君館選後典試東粵適正使王
君中道卒遂獨任文衡昕夕罔懈拔多眞學輿論翕然更爲王
謀歸葬贈顧其家督學山右時廉隅自飭夙弊一清復刊小學
徧給諸生俾求根柢之誼士多感之其設粥賑也徒步奔馳嚴

概自奉他人所不能堪者。君處之怡然。始終無倦色。官翰林時。感激時事。忠義奮發。封章十餘上。皆關國家大計。然每奏輒焚稿曰。吾不敢以直諫沽名也。君性好施與。親族之貧者。悉力助解。推不吝。以故身後蕭然。平生尤工詩。直入少陵之室。所著曰雪青閣集。君既歿。遺稿多佚。友朋哀集。始得付梓。君性介。於交遊少所許可。獨與襄鉞善。誼若手足。每以坡穎相況。襄鉞輒君詩云。坡老有詩多憶弟。杜陵每飯不忘君。蓋紀實也。元配李氏。繼配劉氏。均誥封宜人。無子。以其從兄涵之子爲嗣。始名盛壇。易名盛虞。蓋持狀涕泣請銘者也。銘曰。嗚呼。是爲有清貞臣。謝太史之墓。風水維貞。永奠佳城。以昌其後人。

（續碑集補）卷九

周孝廉墓表 墓主 孝廉周君既沒之七年。厥弟侍御君其望客江甯。示諸狀。命曰。子知先兄深。其爲文。鏡諸墓石。望唯唯不敢辭。按狀。君諱學汝。字禮傳。初名學謙。後更今名。先世有思。喬者。自長興桐橋遷居烏程。遂爲烏程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幼而好書。不甚措意時文。爲諸生。獲見鄉先生楊君。教之治許。鄭學。嘗自言讀他書。輒惛然欲臥。及治箋疏。益煩碎。心益開朗。有條理。座中客有爲漢宋之說者。必信漢儒。至面發赧。齟齬不少休。以道光丙午科舉於鄉。再赴禮部試。不中第。因銳意著書。謂說文九千餘字。無闕奪。於古今文字。無所不該。自六書之指。荒始有以經所有。說文所無。爲疑者。議說文經字攷。舉經某字。當說文某字。皆於聲求之。亦有聲絕相遠。形似致誤者。別據漢隸正之。世所傳虞世南北堂書鈔中多徵引古籍。可寶貴。願刊本多妄改。君據嚴可均所校影宋本。博稽羣書。鉤心攷覈。二十餘年。始成定本。其他校記書。尙夥。不悉數。浙中變起。趙忠節公邀君議防守事。君故與忠節善。出應之。忠節酒後嘗妄殺人。其屬不敢與辯。輒推君出。與之諍論。每有所縱釋。李副將楚材率師自皖中來。援李故降寇。所部標捷善戰。其視浙軍。蔑如也。每至防所。於諸鄉老無所不狎侮。或騎其項背。爲戲。獨見君不敢犯。曰。彼儒衣冠者。可畏。君輩不及也。李後與忠節有違言。突圍去。賊襲攻不得志。則以漸蹂其四鄉。四鄉之民及旁縣。皆來居郡。至辛酉之冬。編審戶口。至二十萬。逾常時。君與忠節議。令居民願出者。勿禁。則耗食者寡。庶得專顧兵糧。或持謂爲不可。忠節不能決。侍御君奉母如滬。勸君行。君歎曰。記有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子以母出。吾留此。義也。子無慮我矣。及城陷。闔戶自經死。妻及子。婦皆從。年五十有三。君於學。服膺段大令。王尚書父子。錢少詹事諸先生。時有妄著書。詆謾學者。君曰。其父殺人。子必行劫。是言信然邪。當乾隆中。姚邵中。蕭舊欲師事東原。堅不敢當。姚取所校方言。水經注各錄副去。後東原死。姚遂加以巧詆。棄棄筆諸書。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生欲以爲師。死而詆之。非法也。則亦無怪乎其徒之至此矣。望於君爲通家子。嘗就君論音均。得聞願江以下分部疏密同異。君繆謂望可與道古。嘗以身後之文見託。雖微侍御君命。其敢忘宿諾。乃揭其大者如右。以報君。同治八年七月壬申。戴望表。

（續碑集補）卷七九

桂文燦傳

桂文燦字子白，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揀選知縣。同治元年，獻所著經學叢書旋奉

諭曰：桂文燦所呈諸書，考證箋注均尚詳明。羣經補證一編，於近儒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諸經說多所糾正，著萃眾家確有依據，具見潛心研究之功。二年正月應

詔陳言四十條，奉

上諭：交各衙門分別議奏。所奏者曰：嚴甄別以清仕途，曰：設幕職以重考成，曰：分三途以勵科甲，曰：分三途以試武科，曰：裁屏弱以節糜費，曰：鑄銀錢以資利用。諸奏見朝報。天下傳誦焉。若津貼京員製造輪船，海運漢銅諸奏先後得

旨允行。光緒九年，選湖北鄖縣知縣。抵鄖，命在江夏治獄，每決一獄，大府未嘗不稱善。海上事起，長江戒嚴，文燦建議宜增鎗隊，練陣法，並在田家鎮多設方略，以防未然。又以邪說惑民，宜正人心為急，擬宣講聖諭章程，旋履鄖縣任，無幕客，無家人，事無大小皆躬親之。未及期年，以積勞卒於任。嶺南自嘉道中，饑饉阮元設學海堂，經學日興，人才彬彬，遂出。其後承學之士，喜立門戶，尊朱者與鄭者，又與朱違甚，或以高談道學為名，而物與民胞之理不講，以訓詁詞章為事，而通經致用之道不知，有失本意。文燦追述阮元遺言，謂周公尚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教之以孝，荷博文而不能約，禮明辨而不能篤，行非聖人之學也。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學亦同。因著朱子述鄭錄，推崇朱子，書有四書集注箋四卷，子思子集解一卷，弟子職解一卷，朱子述鄭錄二卷，易大義補一卷，詩箋禮注異義考一卷，周禮通釋六卷，儀禮評一卷，起廢疾評一卷，發墨守評一卷，論語皇疏考證十卷，重輯江氏論語集解二卷，孝經集證四卷，孝經集解一卷，孟子趙注考證一卷，羣經補證六卷，經學輯要一卷，經學博采錄十二卷，毛詩傳假借考一卷，毛詩鄭讀攷一卷，詩古今文注二卷，春秋左傳集注一卷，禹貢川澤攷四卷，毛詩釋地六卷，春秋列國疆域攷一卷，春秋列國疆域圖一卷，羣經輿地表一卷，廣東圖說九十二卷，四海記一卷，海國表一卷，掌故紀聞二卷，周禮今釋六卷，周禮算經攷一卷，說文部首句讀一卷，奏疏四卷，牧令芻言二卷，疑獄紀聞一卷，海防要覽二卷，潛心堂文集十二卷，湖廣總督下寶第巡撫彭祖賢奏請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奉

旨允之。

（續傳集）卷七四

翁同龢傳

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心存三子，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戊午典陝甘試，留學政，時猶未散館也。甫一年，以恩親切引疾歸。丁父憂，服闋，同治四年，以右中允奉命弘德殿授讀，有勉承先人未竟之志，溫諭。穆宗寶天，光緒元年，復奉毓慶宮授讀之命，固辭不獲。蓋趨承講幄，納誨兩朝者垂三十年。歷官至戶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遇慶典，賜穿帶膝貂褂，賜雙眼翎，紫輦，恩賚有加。同龢以世受國恩，當時事艱難，遭逢明聖，投報遺大朝夕憂勞，冀得圖報於萬一。其在講帷也，於列聖遺訓，古今治亂，反復陳說，曲盡其理，其調和宮廷，以聖孝為本，其開明政要，以憂勤為先，尤能直言極諫，造膝事祕，世莫得聞。章疏又強半焚稿，所可知者，請止臨幸王府，請罷修圓明園，請省宮禁一切工程，免外省傳辦各物，皆蒙嘉納。蓋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願以秉性正直為小人所忌，遭讒罪廢，朝野惜之。二十四年十月，諭旨：樞臣王文韶與剛毅力爭，以朝廷進退大臣，以體無編管之理，剛毅詭稱出恭聖意，實非恭聖意也。同龢忠孝源流，讀書靡不貫徹，尤達於性理，屢司文柄，擢經術淵通之彥，平居延攬人才，虛心下士，一時歎為莫及。事親竭終身之慕，憂國之心，時見於辭色。創籍後廬，墓七年，閉門思過，每念時艱，輒復流涕。三十年五月卒於里第，年七十五。宣統元年，吳中士大夫追念忠清，合詞請為謚，恩准開復原官，旋予諡文恭。所著詩文清超古雋，不落恆蹊，書法縱橫跌宕，力透紙背，有魯公風骨。晚年學隸，兼題腕作畫，力追靜穆，人得片楮，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三

珍若兼金。著有瓶廬詩稿八卷刊行。餘事編輯。

（碑傳集補）卷一

潘文勳公墓誌銘 李慈銘

光緒十有六年十月丙寅晦。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順天尹吳縣潘公以疾薨於位。遺疏聞。天子震悼。贈太子太傅。賜千金治喪。命貝勒載瀾奠輓。予諡文勳。於是都中上自王公百執事。下至輿隸小民。咸歎息出涕。惜公之遽去。而所施設之未竟。時畿輔巨災。饑民之流轉京師者數萬人。皆仰食於公。聞之痛哭。聲震郊野。蓋近百年來公卿薨逝。未有能得人心如此者也。公諱祖蔭。字伯寅。小字曰東繡。祖太傅文恭公。考曾綬。四品卿銜內閣侍讀。特贈三品卿銜。封光祿大夫。妣汪繼妣陸。皆贈一品夫人。公汪出也。自太傅以上。內外官氏皆詳余所撰光祿公墓誌。公幼穎異。太傅尤愛之。十歲遭汪夫人喪。十四歲遭陸夫人喪。十七歲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挑取磨錄。十九歲以太傅八十賜壽恩。貢舉人。二十一歲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二十三歲中咸豐壬子科會試第九名。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編修。二十五歲太傅薨。以遺表恩進侍讀。二十七歲充丙辰科會試同考官。是年十一月詔在南書房行走。賞戴花翎。二十八歲晉侍講學士。二十九歲充戊午科陝甘正官考。是冬署國子監祭酒。三十歲轉大理寺少卿。三十二歲署宗人府府丞。三十三歲擢光祿寺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同治壬戌恩科山東正考官。三十五歲擢左副都御史。署工部右侍郎。三十六歲署禮部右侍郎。三十七歲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三十九歲兼署吏部右侍郎。調戶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十歲轉左侍郎。兼管

三庫事務。四十一歲充庚午科武鄉試副考官。四十二歲充辛未科會試知貢舉。武會試副考官。四十三歲賞頭品頂戴。四十四歲兼署吏部左侍郎。充癸酉科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二月以磨勘被議。降二級調用。先以戶部遺失行在堂印。革職留任。至是循例革任。四十五歲正月特旨賞編修。仍在南書房行走。六月復特旨開復侍郎任。內革職留任處分。以三品京堂候補。四十六歲授大理寺卿。署禮部右侍郎。四十七歲署刑部右侍郎。補禮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充玉牒館總裁。光緒丙子科武鄉試正考官。四十八歲充丁丑科武會試正考官。四十九歲調戶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管理三庫事務。充實錄館副總裁。經筵講官。五十歲轉左侍郎。升左都御史。仍兼署工部左侍郎。擢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調刑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一歲兼署工部尚書。五十二歲充國史館正總裁。賞穿帶蟒貂褂。五十三歲兼署禮部尚書。十一月授軍機大臣。五十四歲正月丁光祿公憂。四月扶輦還葬。五十六歲五月服闋。至都署兵部尚書。仍在南書房行走。充乙酉科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補工部尚書。五十七歲充會典館副總裁。五十八歲充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五十九歲兼署戶部尚書。充戊子科武鄉試監臨。六十歲加太子太保銜。充己丑科會試副總裁。順天鄉試監臨。十月六日。公六十生辰。賜壽龍寶加等。綜公一生。以文學政事。數歷三朝。早結主知。日在禁近。進參樞密。出備六卿。恩寵駢蕃。光華震疊。凡程功報鉅之役。文字銜校之司。無歲不膺。無役不與。以至國是大議。典禮鴻章。朝局玄黃。黨論消長。天下之疑獄。百司之興作。公悉仔肩其任。折



衷是非、強力一心中外倚重。三聖簡在、兩后協契、東朝眷昧、尤絕等。文宗木蘭之符、穆宗繼統之議、昌言危論、盡竭忠惠。陵因山、公專其勞、幾京連破、公萃其責、而官不登於台司、年不踰於中壽、以特簡居政地、而不及百日、以重望領中禁、而未長翰林、星輅屢出、而未一與學差鄉舉四司、而僅一副會試、鴻卷滿野、晝夜疇咨、勸振發倉、言輒流涕、未及安集、而積痺殫精、病作三日、遂以不治。此天下有識者所以憾公才之未盡用、而勞臣志士爲之憤憤不能已者也。公天懷仇爽、開濟爲務、自入翰林、遇事敢言、綱舉鋒發、不顧忌諱。戊午以後、大寇外夷、海縣交訐、懷忠憤發、屢上密疏、請誅緇吏、辱國之粵東督撫、請褫諸夷罪狀、力主戰議、請加入旅防營兵餉、請誅清河失守之河督、庚長請誅廣德失禦之提督、周天受請誅江浙失守之統兵大員、張玉良、李定太及逃官張玉藻等、請撤各省團練大臣、請嚴懲監捐擾民之運司金安清、請速治陝西失事之提督孔廣順、總兵閻不敏等、而任多隆阿、請誅縱寇肆掠之署淮揚鎮總兵陳耀倫、而用黃翼升、請嚴劾太原鎮總兵田在田、駐軍徐宿、殺國冒功、請於江蘇、安徽、山東、河南之交、添設四界重鎮、以制捻匪、請嚴勦擁兵養寇之陝西布政使毛振壽、請治陝西統兵大臣勝保縱兵殃民貽誤大局、請治前署江南提督曹秉忠罪、請斥養交廢務之直隸督臣文煜、及劾按察使孫治等、而薦前任提督鄭魁士、傅振邦、所言皆半施行、而卒以屢勦要人、忌者日眾、其勦秦撫瑛、舉大壞璽事、嘗一奉嚴旨申飭、而後先乘輿者皆嫌公以清切詞、臣曉曉言事、雖同鄉鉅公亦有嗾於心者、故自庚申以後、數載不遷官、光祿卿至滿三年、雖公氣不少挫、亦恃

上有聖仁能保全之、而公之尤有功於天下者、咸豐之末、湘陰左文襄公以舉人參湘撫、略文忠公幕府、有憾、文襄者力辭、訖於重臣、文忠幾爲勦公力、辨其誣、三疏薦之、謂左宗棠在湖南、開繁事勢甚大、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此人、疏既傳、文忠得持之、文襄以安、卒能光佐中興、功在社稷、而公未嘗一日譏文襄也。宋元以來、吳賦最重、蘇松太倉尤甚、同治二年四月、公疏請減江蘇賦額、得旨允行、千載積痛一朝而起、四郡歡騰、領手皇仁、而公以大雅初夷、宜定民志、夙蓄一蠲根本自固、非止爲桑梓計也。此皆公謀國之忠、筆筆大者、公性通敏、遇事理解、批牘答簡、運筆如風、無不洞中利弊、長刑工二部積年、百廢俱舉、官吏秉成、嚴而不苛、既去之後、思公不替、久直內廷、待宣寺甚賤、指使呵叱如奴隸、及至公薨、而中涓至今言及公者、無不流涕、謂如公者、不可復見也。公幼服膺家教、謙恭下士、自少與吳中楊芸士、戈順卿諸名士交、文藻雖發、兼工詩詞、既官京師、徧交天下士、士之至都者、無不欲識公、公愛才出天性、其主文也、務得魁奇沈博之士、所取不限一格、而深疾勦敵徇時之技、士有一技之長、終身言之不去口、故公既逝、而世失所歸、風流遂衰、百身莫贖、余自己未以選人入都、公時居海澱、賜園聞聲致契、折節下交、庚癸之間、余窮悴不振、公亦貧甚、時或質衣致餼、余性狷急、小不可意、輒言觸公、公久而益敬、及長戶部、余爲屬官、形跡自嫌、往還幾絕、而公歲時饋問、殷拳彌甚、壬午之夏、一日公忽手書數十紙、具言平生志事、以身後之文相託、余心怪之、爲戲言以答公、且還其所書、乃次年春、公丁大故、屬余志光祿公之墓、及今八稔、而竟執筆爲公志矣。公

豐頤渾丹精神強固。余長公一歲。羸瘠多病。言笑筵豆。曾幾何時。兩世交期。山河俱越。幽明宿諾。息壤遠徵。悲夫。公夙治說文。耽著漢學。所刻書幾及百種。皆有功學者。少精楷法。中年以後。如陣書。請日必數紙。至今爲世所寶。尤留心金石文字。自咸豐甲寅輯朝鮮碑刻。附以日本爲海東金石錄二十四卷。其後搜晉益勳。聞有彝器出土者。傾囊購之。至罄衣物不恤。所得有邵鐘四齊鐘。史頤鼎。匱侯鼎。孟鼎。善夫克鼎。皆世之殊絕。嘗輯學古樓金石款識。僅止二卷而未成。他所著詩文筆記。凡若干卷。公天性孝友。事光祿公膝下。雖老。昕夕如孺子。一弟祖年。庶母張恭人所出。少於公四十年。撫愛甚篤。今以公遺表恩官刑部郎中。公娶汪夫人。同邑候選太常寺博士桂之女。公之姑女也。賢淑備德。克資儷助。公相敬如賓。終身無妾媵。公生於道光十年庚寅。享年六十有一。遺命以祖年子樹華爲嗣。恩賞舉人。將以壬辰三月十九日葬公於吳縣五都一圃之茭白蕩。汪夫人以公平生之言。屬祖年徵慈銘志公之幽。嗚呼。是重可感已。銘曰。

維昔太傅。相我宣宗。名德積慶。再世而豐。實生寶臣。巍科細武。入侍紫宸。去天尺五。遭國中否。削奏涕洟。造膝危言。帝屢頷頤。朝疏夕行。鼎鉉汗臍。干將不撓。見沮鈞軸。維帝克明。惟臣克忠。保全令名。槐棘雍容。三聖蒞朝。是倚是界。以人事君。中興以濟。回翔卿貳。映曜文昌。清流仰鏡。吾道有光。薄嘗奉嬰。吏議遂中。中禁念公。還公法從。再陟八座。屬以山陵。虔恭將事。不震不矜。長樂軫勞。當履述志。錫爵公孤。俾長三事。司空匝月。遂領秋官。群利平賊。人以不寇。帝簡樞臣。大政攸屬。胡席未暖。旋丁荼酷。

再起宅揆。止還玉堂。匪帝不思。惟公太剛。平土有餘。兼綜京兆。澤水告災。匪公執弔。一夕數起。仰屋痛哭。民庶有身。公以不支。逢病三朝。遽以赴告。臨殯喃喃。蒸黎是悼。九重涕泣。萬姓號呼。哀榮振古。公歸帝衝。煥燭鄉君。婉孌嗣子。公輒南還。朝野曷恃。吳山迢遞。浙水委迤。我銘公阡。永無媿辭。

（碑傳集補）卷四

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尊客傳

李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添伯。號尊客。浙江會稽人。生有異才。年十二三。卽工韻語。集中所存游蘭亭諸詩。是也。長益覃思。幼學於書。無所不窺。時起多高才生。咸推君爲職志。道光庚戌。吳縣吳請勛侍郎再督浙學。侍郎漢學大師。得君文。偉愛之。以第二人補縣學生員。次年食餼。而應南北試。凡十一年。屢薦屢罷。罷。咸豐己未。北游。將入資爲部郎。而爲人所紿。喪其資。落魄京師。母恭人亟露田成之。李氏越中巨貳。以財力滋殖。雄里閭。君授產故不豐。至是。保然寒士矣。同治乙丑。請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君才望傾朝右。會朝宜擢上第。而願不遇。以原官久次補戶部江南司寶。耶大都尙氣。交游造謠。報謝無虛日。暇則飲歌狎飲。以爲常。鮮治事者。而君獨鍵戶讀書吟詠。時藥種花。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尙書朝邑。國公方嚴。覲名實。下教諸曹。耶分日入謁。尙書坐堂皇。獨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呼囚者。然更持牒至。君手書累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輕量天下士。仇直激切。若昌黎與張僕射書。走筆付吏去。國公得書。頗善之。事遂已。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

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其職。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權要被旨允行或報聞君項項不自得。今年夏倭夷犯邊敗問日至知君者頗訝何以無所論劾。蓋君戊戌創善病至是獨居深念感憤扼腕咯血登劇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卒年六十有六。君自謂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楚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揮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爲散文駢體及碑記詩歌詞曲積稿數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詩。讀者以爲定論君性簡略胸無城府然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苟同雖忤權輔不之顧以是人多媚之。然虛中樂善後進一言之合隨之不容口所指授成名者爲多門下著錄甚眾平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它可知已。君於經學有十三經古今文義集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略越後經說於史有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史論贊補正歷代史牘閩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攷明諸法攷南渡事畧國朝經儒籍攷軍興以來忠節小傳紹興府志會稽新志又有越後讀書錄越後筆記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梓附閣詩初集杏花香雪齋詩二集蘭川花隱詞桃花聖解庵樂府凡百數十卷可謂碩學鴻文蔚爲著述者矣友人僅刻其駢體文鈔二卷詩初集十卷餘未禮堂寫定傳之其人娶馬恭人無子以弟之子孝璽爲嗣。

諡曰吾越奇才近代推石笥胡徵君御史後出所學與徵君微不同其論定國朝古文以徵君爲六家之一。徵君性剛任氣豪傷自意不類循規爲朝貴所恨迨卒以窮死御史晚達入臺差遇矣而亦不克大釋所蓄卒蒸萃佗僚以歿不可謂非窮也。然徵君有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於康誰謂御史而竟死哉。

（碑傳集補）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四

王星誠 龍起濤 丁丙 莊士敏 吳大澂 陸心源
費廷璽 閻淑震 姚誥

王君星誠傳

君王氏名星誠字平子浙江山陰人也父學厚以工帖括爲名孝廉屢試春官不第嘔血卒君生而奇慧讀書目數行下把筆爲文輒有新義父深器之尤喜爲詩初無指授而天資華瞻妙悟特奇出應童子試嶺南徐鐵孫榮時守越一見歎異首擢之歲庚戌補博士弟子員與會稽李模俱以諸生有名於時號王李當道光末祚風雅道衰吳越夙稱文教之區而典型頹謝風流闕然後進少年幾不知經史文章爲何物山陰周星譽時以翰林家居慨然有興復之志於是翬益社於浙東一時名士如許棫孫垓余承普周光祖周灝孫孫廷璽周星詒李模均列社籍君與李模周星詒年最少文又最工每當同人社集酒酣分韻一篇乍成舉座歎伏往往有匿其稿不敢出者君和平溫克恂恂若處子而實傲睨不可一世生平惟推重周星譽星詒兄弟李模待以師友餘如孫垓雖齒高德重未嘗下之數充秋賦不售孤貧益甚又失歡於後母及叔會從父履謙以御史中丞奉使河上往依焉既從父丁母憂罷乃槩筆客梁衛諸侯幕中司箋奏者數年迄無有知君才者坐是益失意咸豐己未入都試京兆病脾洩誤於藥遂致委頓揭曉中副車自以才高運塞哭泣不止次日病劇卒年甫二十有九啟其行篋衣數襲白金五十兩而已君穎悟出於天縱又沈靜嗜學于詩古文辭無所不工而尤長于詩與駢儷驚才異藻冠絕一時同人嘗謂君貌陋而文特麗是其一反所爲詩清奇變化學無專師往往好爲幽深僻奧之詞而尋繹實有至理惟悲窮怨逝多嘆殺之音如羈臣行吟寡婦夜哭讀之率掩被涕下不能終篇李模周星詒往其評同人詩曰平子清而至於寒哀而流於慘非貴壽之徵也竟如其言君生時母夫人夢焦山退院僧來借舍庵而臨尊殆公明圓覺之性歷劫不昧香歟會稽孫廷璽性狂易人以文就質者一覽輒置案頭問以優劣大笑不答每得君所作則循誦不能去手嘗曰王平子大是聰明其爲勝流愛服如此娶某氏生子

三。贊曰國家當康熙乾隆之閒時和政美天子右文王公大臣相習成風延攬儒素當代文學之士以詩文結主知致身通顯者踵趾相錯下至卿相節鎮開閣置館厚其廩餼以海內

之望田野草布一藝足稱無不坐致贏足令平子生際其盛迴翔臺閣濶色太平常有愧色乃飢寒奔走三十不獲一第半騷抑瘵齋恨以終豈士之有遇不遇歟抑世道之變也百年之終盛衰頓易嗚呼豈獨爲平子悲也哉

（續碑傳集）卷八一



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常寧縣知縣龍君墓誌銘 王先謙

君諱起濤字傲山禹門其自號永新龍氏先世自江西吉水徙縣之蓮塘四世祖況唐大理評事二十一世祖仕安明鴻臚卿後有諱之普者饒於財移居西洲施藥濟貧時以況瑕丘仲負局翁於君爲太高祖曾祖作樑祖朝官誥贈奉政大夫父光閣旌於朝余爲之傳所稱龍孝子者也孝子五男君最幼生有至性少長沈默寡言笑孝子遭危疾君私禱於神祈促齡益親算弱冠補縣學生食廩餼有文名困於鄉試家貧志學益堅常攜一裘就讀府城白鷺書院初至典裘爲食試高等積貲贖裘餘以購書歸度歲復往咸豐丙辰粵寇陷縣城君走避親友家輒觀書或迂笑之君曰吾無書則兩目無所注非自苦也同治癸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湖南先後權辰谿芷江桑植補華容調常寧君之任辰谿也縣多奸徒劫質索賄白晝肆行捕獲杖斃餘皆屏息在常寧禽盜魁蔣姓鹽梟鄧姓解散徒黨人謂例得獎蓋上陳君曰殺人以徵功吾弗安也華容瀕湖恃堤捍水官歲巡視民輸千金變爲例君卻之更助以賃工用堅完俗爭淤田利舉充書院育嬰費疏龍開河導積潦涸田數萬畝澧水出桑植境乾隆中茅巖山崩水壅不流商阻市荒君碎石通道行旅稱便勸捐田租千石贈學官庠序訢然蓋君之爲治循事制宜高行若性不以競名涵惠彌襟不以弛威所至士服其教民安其生芷江耗倉穀甚鉅爭代輸足桑華並建生祠禁勿止雖徇俗非典然民情可見矣君故澹榮利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入貲爲知府遂不出明年庚子七月初七日卒於湖南省城距其生道光十二年壬辰十月初三日年六十九

越歲辛丑四月二日權厝善化東鄉養廉山首癸趾丁妻恭人氏李繼安氏實並同邑人子四國樾縣學生翰林院待詔國棠中書科中書俱先卒國楚舉人知縣國梓湖南候補布庫大使女四適段藩蕭旭明朱毓鳳一先卒皆賢出孫男承燦承諧承煥承煦孫女六君少從伯兄學相友愛兄陷疑獄君傾數百金營救得解然其時不名一錢顯仕後族戚孤寒周卹罔倦遇平人必諄諄勸誘曰時當末季殃祥雜降求可憑者唯行善乎刊崇儉說分貽親友布衣糲食安之若素或與言治生蹙眉不答相質以詩文經史則講論忘疲其書學蓋出天性所著毛詩補正廿五卷天霞山館文存六卷詩存二卷制義文一卷君於崇嗜厚祿無氣力致之而文學頗見知大吏六充鄉試同考官得士最盛長沙陸承宗桂陽夏壽田兩編修尤著君會試出余房一見相得甚歸里以來過從遂密譚文校藝歡然移晷知其天懷暗潔表裏洞徹服官三十年於世俗嬖媚軟媚氣習一無播染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如君者可謂樂道有守君子人矣國楚等固以銘請泣然不能辭系以詩曰昔君遠祖伯高耀漢敦厚周慎新息攸贊君族紹之於饒洪支於唐於明振聲天墀藥肆善人旌門孝子靈源載清厥流不泮君毓世德秉義舍仁言動植矩文章潤身伏而求志獨寐勿告出而牧民仕優仍學遠爾高厲泊然無營被服河間絃歌武城匪云近名唯以效職道學循良兩無愧色繼緒必達斂形孔安老友逝矣曷制汎瀾

（碑傳集補）卷二六

丁君松生家傳 丁君諱丙字嘉魚別字松生晚年自稱松存浙江錢塘人其先世居山陰福嚴村有諱瑞南者當順治初土寇竄起瑞南妻周翠二子行遇寇揮二子去自投水死世稱丁烈士事見曾文正公所撰墓表嗣後遂遷居杭州蓋距君七世矣曾祖諱賦祖諱國典皆以君父官封中議大夫父諱英字洛者候選同知加道銜道光二十九年浙西大水為粥以食餓者巡撫吳文節公書任卹可風四字表其門生二子長諱申字竹舟次即君也初入塾即為塾師奇賞曰此子後必有成年二十三入杭州府學其時粵賊已據金陵江浙大警洛者公避居新城俄而病母姚恭人同日病皆店也君割臂肉羹以進姚恭人愈而洛者公竟不起逾二年姚恭人又病再割臂肉羹以進姚恭人愈而洛者公嘉興張子祥為槍風木盒圖十年春粵寇犯杭君與兄竹舟糾合城中錫箔之工得千餘人助戰守城陷猶與巷戰杭城舊有上下之分上城焚掠甚酷而下城稍安帖循工之力也君避亂轉徙松江青浦南匯上海諸處時蘇之難民雲集於松滬君集同志出資財施糜粥及藥餌亂民中有童子七八百人皆分別安頓使無失所松之陷也竹舟君先以督屬行君以施粥事後之與賊遇賊三發火槍皆不中聘而追之馬忽蹶君得以免蓋有神祐焉明年仍回杭州創崇義祠纂崇義錄以表章死事之烈又以賊之攻城每取積屑之極為築壘填壕之用與舅氏陸君設三學局凡學中貧士死而未葬者購地為之葬然其時蘇省淪陷杭勢益孤寇日深而食且盡君獻議割舊坊之麵以濟民食卒以食盡不能守君渡江至蕭山時渡者如蟻舟子索錢不滿其欲者投之江皆大號君代給之乃畢渡出城時與竹舟君相失至陶堰見其題壁字始知其在留下乃往從之即於留下設肆糴米訪求親串之自城出者留下市中賣物率以字紙包裹取視皆四庫書也驚曰

文淵閣書得無零落在此乎隨地檢拾得數十大冊君之蒐輯文淵閣書實始此矣於其閒借竹舟君至福嚴村拜掃祖墓因自紹興至定海而上海而如皋倉皇奔走猶託書賈周姓者閉道至杭州購求書籍其裝訂成本者十之一餘則束以巨緋每束高二尺許共得八百束皆載之至滬又自滬至普陀禮觀世音聚千僧誦佛號以明處士崔青洲所畫應真十五尊施惠濟寺冀銷劫運存者亡者皆得安樂同治三年杭城復君自滬歸杭浙撫左文襄公素知君賢即召入見語之曰皆在杭矣最君一生之事大端有二曰存文獻曰饒教養君既於灰燼中掇拾得

文淵閣遺書乃奉歸皮之尊經閣清陸君弼珊繪書庫抱殘圖紀之其時文淵閣毀於兵未復也光緒六年巡撫譚公建復文淵閣爰有鈔補閣書之議君悉出其家藏書集人逐寫又於天一閣抱經樓振綺堂壽松堂諸藏書家按籍徵求歷七年之久得三千三百九十六種求而未得者僅九十餘種譚公疏陳其事言丁申丁丙兄弟於兵戈擾攘之際尙能搜求遺書購覓底本俾後進得窺內府遺編其識過越尋常所費亦難以數計可謂篤行敦本之士於是

天語褒揚士林欽誦兩丁君之名赫然聞於天下君又以尊經閣亦不可無書乃於家藏中重出之本得如千種又乞諸朋舊購之市肆得如千種藏皮閣中焉君先世本富藏書君祖掌六公有八千卷樓至君又益以二樓日後八千卷曰小八千卷然寧較君所藏固不止三八千也君以

天語有嘉惠士林之獎因總名藏書之所曰嘉惠堂乃擇士林所罕見百餘種君又以武林為南宋故都城中坊巷之名由來久遠居其地者不能言因創為杭城坊巷志數十卷編纂例定曰吾精力日衰恐不足以此為其友孫峻字康侯者踵成之至今年春寫定可刻君易贊前又語康侯曰吾生前必不見其成矣子姑徐之取吾嘉惠堂書宋元以後詩文諸集再一編閱以三年為期當益精美嗚呼君一生用心不苟即此可見矣城內外古蹟如蘇祠白祠錢武肅祠岳忠武祠于忠肅祠林處士祠宋校尉施全祠楊侯再興祠徐巨翁忠節祠王項二公揚清祠宋行人朱升墓胡公則龍井祠墓陳忠肅墓張楊園先生墓陸清獻公墓郭孝童墓孫花翁墓或言於官或出己貲一律修葺又如修交蘆庵而以高邁庵奚鐵生戴文節諸先生名蹟置其中建玉照堂並為補種梅花得元大德年編鐘而建元音亭得宋咸平年貝葉經文歸之雲林寺得錢忠懿王金塗塔歸之靈隱昭慶諸寺一時韻事杭人尤盛之自君之亡而故舊雅訓無所咨訪名山勝地日就淪落所謂存文獻者此也杭為東南大都會人文甲天下大亂之後學校荒蕪君與同人創設了祭局集諸生供灑掃治祭器考訂禮器樂器創修府仁錢三學志



又建道統石室以宋理宗御製道統贊碑石排列室中缺文王一贊集他石字補之無則以偏旁配合而成字乃至光緒十八年於尊經閣後園土中掘得一石則文王贊也浙中盛傳皆歎為

文治光昌之兆君自左文襄以善後事見屬即設立振撫局難民局掩埋局施材局醫藥局牛痘局錢江義渡局救生局凡各局無慮數十處皆以君總之杭故有普濟堂始於阮文達公成之者蔣撫軍收銜高撫軍紀李觀察坦與里人高宗元丁燾至是復建官則蔣果敏公高都轉卿培李司馬國賢而紳士則君也先後六十年四姓符合人皆異焉同善堂者光緒間左文襄所創其時普濟堂未復故創設此堂嗣是普濟同善與育嬰三堂並建皆君主之而善舉益備推廣其意隨宜施設以杭多火災而置郵災所以抗多游惰之民而置遷善所以庚申之亂死難者眾而築義烈遺阡以亂後民開子弟無力延師而設正蒙義塾以吏胥於命案多需索而置報驗所所以民開緩急無所資而置借錢局以民閒節婦不能概至清節堂而倡為德遺集以補所不及以育嬰堂所願乳媪有暇而廣為寄養以濟其窮又於城內外設粥廠七所使貧民冬日無枵腹之虞設丐廠使行乞之流不致溝壑之患何其用意之周歟浙西所重尤在水利城中開新橫河築新壩城外潘北河南湖修仁和至海甯上河隄壩修奉口陡門君皆與焉西湖常年設清湖局余每宿湖樓平旦必聞其鳴鑼集眾也義倉之事主之尤久世俗以私意窺測疑倉穀不無虧耗及己丑之秋浙西霖雨為災中丞崧公委君散振平糶盡發其粟越九年戊戌春米價翔貴發粟平糶至三萬餘石而倉穀未及其半浮言為之頓息所在橋梁如慶春寶善龍光拱宸所在祠宇如李敏達阮文達左文襄蔣果敏經君之手無不完固杭自收復以來士風振起民力寬紓皆君力也袁君爽秋紀其大者凡二十八事所謂籌教養者此也君淡於榮利在同治間左文襄特薦於

旨以知縣發往江蘇後又敘功加同知銜江蘇諸大吏皆敦勸出山而君不顧也然以受恩深不敢膜視時艱遇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行省備災浙省設局籌賑君必力任之戊戌歲元旦日食君以天子且有減膳之詔況在民庶乃屏簾血不御諸子以有妨頤養力勸不從居恆與寒素無異惟以圖籍自娛所著有讀禮私記禮經集解松

夢寮詩初集皆毀於兵火餘若九思居經說說文部目詳考說文篆韻譜集注二十四史刻本同異考樂善錄于忠肅公祠墓錄善本書室藏書志武林金石志皋亭山志宜堂小記松夢寮集北郭詩帳西溪詩集皆藏於家其已刊行者西泠四家印存一卷師讓金漢銅印存一卷北隅寶錄續錄各二卷續東河權歌一卷三塘漁唱三卷庚辛泣杭錄十六卷又菊邊吟一卷則去年病中作也吳退齋先生為武林老輩有國朝杭郡詩輯其孫仲雲制府又有續輯君廣其未備而為三輯推之前代而為歷朝杭郡詩輯又因吳志上先生武林文獻殘本重加增補為內外二編杭人之文為內編文之為杭地杭人作者為外編皆行於時君天性篤厚與兄竹舟君白首無間其卒也凄然不勝人琴之感先是洛者公擬建宗祠未果君與竹舟君成之舊譜毀重輯之杭紹先龍積圯者修之亂後親族中未葬之棺以數十計悉為葬之宗祠之右設家塾課子弟輩從昆弟皆視如同產前巡撫譚公稱君為敦本篤行之士洵不虛矣六十五歲時得瘧症之疾時劇時差逾二年又患脾泄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丙辰卒於家年六十有八凡三娶曰沈曰凌曰陸側室三曰王曰孫曰王子三人長立中光緒十七年舉人次立方次立亢礪女四人延適仁和陸氏恆適仁和顧氏苓適錢塘陳氏祺未嫁字仁和陸氏孫一人天佑孫女一

（續碑傳集）卷八一

莊仲求小傳

莊君士敏字仲求為武進望族世有名德父煜咸豐二年舉人字晴谷客中獻接於分水史令君官齋與閩常州諸老問學源流實始於此時為咸豐七年納交仲求則同治之初君退然孺子之色仁孝人也方常州兵事亟君母氏殉變最烈事具君先妣事略比寇難稍定孤子泣血尋求遺骸封土識之後建家祠即其地也性好交游杭州道義之友有

許增適孫張景祁韻梅皆雄駿君子客於荷澤馬公湘鄉楊公書檄旁午而獻過其齋簡策鱗次丹黃不去手方治三國志斟正轉碼夙昔未聞者也尤精駢麗文洞明晉宋以下正變與獻語未嘗不引為同聲有知聞異義則斷斷如也君困鄉舉以府同知官福建歷游幕府治軍理賦入聞見博遠故福建置吏待以國士君亦為之盡與言侃侃不訶訕阿督部環引若師友會霞浦多盜乃以君高資行縣令在官果銳治事連日夜保甲法行獲符之澤望風掃迹境內安枕夏六月暎微與益閔祈雨降霖執而君疾病遂卒於官夏時光緒五年年四十六耳君神明湛然讀書致精應事則才諸開發不事苛細善書未成方試於吏遽以喝死獻在院聞君陳與頃頃方馳書起居而不意君以死勤事也初君從丁撫部治臺灣軍書論功擢知府賤下君已卒子澤誠蘊寬能讀父書

前湖南巡撫吳君墓志銘

前湖南巡撫吳君墓志銘 俞鑑

君諱大猷字清卿號恆軒吳氏明成化間有諱敏學者自歙縣來官蘇州府教授遂家焉其後乃世為吳縣人曾祖傳烈祖經堃父立綱皆以君官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君幼慧年十三能文十七入縣學即慨然有經世之志嘗入都應順天試條陳時政呈請都察院代奏其志固已遠矣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海內猶無事翰苑諸人皆以文采風流相尚君在鄉時遇水旱偏災輒與里中諸父老籌備振卹既官京師辛未壬申之間直隸水旱頻仍君募資助振又請假往勘災區永定河決以先所集倡辦慈幼堂經費移撥二千金馳往賑賦同官咸以為難同治十二年

簡放陝甘學政時

朝廷方議修理圓明園君疏請停止先時

穆宗毅皇帝大婚典禮繁縟君亦疏請裁減以一詞臣言人所不敢言風采震動朝右光緒三年山西大無

詔下翰林院傳知君前往襄助振務往返年餘全活無算已而左文襄曾忠襄交章薦君之才先有

旨發往山西未幾補授河南河北道豫省存儲貧民無食輒賤售其田及年豐往贖不得以此成訟者累州縣不勝其擾置不理君親鞠之當堂繳價領回原田者無慮數十起豫省又苦於徭役所屬武涉縣尤甚縣吏按畝科派一畝錢三百供車馬之費君裁定其費畝五十文設局由紳士經理歲入有餘而民不困在任止一年民間歌頌焉光緒六年

詔賞給三品卿銜赴吉林隨同將軍銘安訓練營兵召募屯墾君既至請於省城設立機器製造局於三姓彈春各處興築礮臺有韓效忠者金匪也金匪者盜開金礦徒黨繁多而韓為之魁有司名捕之不能得君單騎入山至其巢穴韓見君不帶一兵出謁道左君諭以朝廷德意有撫而用之之語宜及時投效毋自誤是夕遂止宿其家韓乃從君歸君奏請

賞給五品頂戴韓就撫後頗得其力金匪以清法越事起請抽馬步兵三營及新練礮隊水雷勇赴津聽候調遣

報可旋

命會辦北洋事宜駐樂亭昌黎以固京東門戶時君已由太僕寺卿遷太常寺卿光緒十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冬朝鮮內亂日本因而

構釁

命君往平之明年又

命赴吉林會同彈春都統依克唐阿與俄使勘界乃與俄使巴拉諾伏往返商榷爰立土字界碑於沙草峯南十八里離海口二十四五里又以土字碑與怕字碑相距太遠於蒙古往來之道補立啦字碑於阿濟密往來之道補立薩字碑又移三岔口小孤山倭字碑於瑚布圖河口由倭字碑北至那字碑由那字碑北至東大川準南北直綫畫定小溝以清疆界而俄舊所占黑頂子地乃復歸於我君又欲以圖們江出口之地作中俄公共海口事雖未行而中國船出入圖們江者不必復向俄官領照矣是役也君頗自喜立銅柱於中俄交界之地自以大篆勒銘其上曰疆域有表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壯哉亦青史一美談矣

事畢還

朝拜廣東巡撫適葡萄牙人侵占香山民地朝議方欲與葡人立約通



儒藏

商君以畫界未清力持不可親往履勘有原定之界有侵占之界有將
 占未占之界請飭總理大臣與葡使逐條研論暫緩議約
 從之十四年惠州大水親往賑撫蓋君自諸生至翰林皆從事於此至
 是而振務益周密矣會河決鄭州
 命君署理河東河道總督至則躬駐工次鈎稽積料巡閱壩埝懸構重
 賞日夜督催兵役感奮人人用命甫四閱月大功告成支用省約餘原
 估銀六十餘萬
 朝廷嘉焉實授河督
 賜頭品頂戴十六年母韓太夫人卒於家回籍守制服闋授湖南巡撫
 君設課吏館以課屬員設求賢館以招致高才生設彙彙局以興民利
 設保節堂百善堂以惠養窮黎百廢俱興楚人大悅二十年日人內犯
 君疏請統率湘軍北上
 優詔俞焉蓋君雖文臣而曉暢戎機嫻習武事每值操練擊槍打靶率
 以身先之至是憤外侮之侵陵感中國之積弱撫膺太息毅然請纓誠
 古人臣急病護夷之義也既至
 命駐山海關幫辦軍務明年春督師出關日人從間道來犯兵敗君退
 入關自請嚴譴有
 詔革職回任旋奉開缺來京之
 命未幾又奉即行回籍之
 命君自是不復出矣君少時曾從陳碩父先生學篆書中年以後又參
 以古籀文書法益進兼長丹青喜收藏金石得宋徽子鼎有為周客
 之文客字作憲因自號憲齋海內稱憲齋先生得其字畫珍若拱璧蓋
 君雖以勳業著而翰墨之長固不為所掩也君自歸里即得風疾久而
 不瘳光緒二十八年正月戊子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八最君一生孝於
 親友於兄弟忠於
 君國遵先贈君遺意創立義莊與兄澹人君弟運齋君白首無間言敷
 歷中外皆有表見所保薦如李君文田張君蔭森陳君彝陶君模吳君
 承燾陸君襄鉞皆為時名臣以人事
 君君無愧矣所著有憲齋詩文集若干卷古籀補六卷古玉圖考一卷
 權衡度量考一卷恆軒古金錄二卷其餘考定鐘鼎文及手書大篆論
 語孝經皆為學者所珍云妻陸氏
 封夫人先君卒子本孝亦早卒嗣澹人君之孫以為孫曰翼燕女六人

長者未嫁。嘉定廖世蔭同郡。潘睦先。南皮張仁頤。頃城袁克定。吳江
 費樹蔚。皆其壻也。君卒之明年十月乙卯。翼燕奉君之喪歸吳縣支砌
 山之原。以狀乞銘。余從前主講蘇州紫陽書院。君來肄業。至今垂四十
 年。余雖老猶在。而君古人矣。感念今昔。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君起詞苑。功在邊陲。練兵吉林。闢其汗萊。單騎入穴。戎酋來歸。畫界於
 俄。銅柱巍巍。撫粵撫楚。並著德威。鳴夷入寇。抗表督師。功雖未竟。海內
 壯之。歸臥一室。羅列鼎彝。人得片楮。珍若冰斯。內行尤篤。兄弟怡怡。仁
 民愛物。措之咸宜。卓哉斯人。當代所希。支砌之原。宰樹參差。千載而下。
 誦此刻辭。

《續碑傳集》卷三二

二品頂戴記名簡放道員前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公神道碑銘

公諱心源字剛父號存齋晚稱潛園老人姓陸氏浙江歸安人曾祖景熙祖映奎父銘新三代皆以公貴封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資稟奇穎讀書目數行下年三十通九經尤精鄭許之學受知于萬文敏公青藜吳開學式芬張文貞公錫庚先輩如徐莊愷公有壬朱司馬緒曾皆引爲忘年交與同郡姚宗詵戴望施補華俞樾王宗義凌霞以古學相切劘時有七子之目性喜管商書於國朝諸儒尤服膺亭林之學中咸豐己未舉人選例以知府分發廣東奉直督劉公長佑奏辦直東豫交界剿匪事宜告竣以才識精明志行清直奏留直隸整頓吏治薦擢道員乙丑簡廣東南韶兵備道行抵英德即聞長寧土匪擾六里鄉翁源知縣張興烈被戕嶺南姑息成政戕官之案疊出每辦匪鄉必有耆老數輩攜婦女哀乞承認繳匪官民相爲粉飾公視事檄遊擊湛恩榮率兵勦洗罪人斯得地方救平自是十餘年粵中無戕官案會寇軍叛勇突湖南入粵勢洶洶急檄湛遊擊回援樂昌登以壯士千礮船二十水陸並捷賊遁江西而洪逆餘黨踞閩粵之交思復蹂躪江楚南韶當其衝始由龍南撲始興即檄副將朱國雄扼縣城再由連平犯翁源檄參將任玉田扼雞仔嶺賊不得逞南韶卒無恙詔開商賈貨物盈編一物漏稅全船充公公革除弊政凡漏稅者祇准補繳不准充公積蠶一清商民咸悅六年調高廉道旋奉旨開缺送部引見繼丁外艱星奔回籍壬申閩督李公鶴年以佐治需人奏調赴閩總辦稅釐通商善後諸局並海防事宜署糧鹽道與署督不合即

乞養歸仍以鹽務加耗參奏創職時公歸里已二載矣公循陔之暇娛意林泉就城東蓮花莊北闢小園水木明瑟極清曠之致嘗曰潛園酷嗜異書大江南北兵燹之後故家藏書出以求售所得宋元版書於斯爲盛光緒戊子進書國子監舊刻舊鈔一百五十種計二千四百餘卷附以所刻叢書三百餘卷奉旨褒獎公在家獨建昇山橋修復安定愛山兩書院仁濟善堂義學無不具舉張勳果公曜撫山左以才堪濟世學識閎深奏李文忠公鴻章督直隸以氣局遠大見義勇爲奏得旨開復原官交軍機處記名簡放癸巳引見召對一次歸抵天津卽嬰末疾大年十一月九日卒於里第年六十有一夫人莫氏子四樹藩舉人江蘇候補道樹屏舉人樹聲湖北候補知府樹影幼以年 月葬公於 鄉所著儀顧堂文集二十卷儀顧堂題跋十六卷續跋十六卷皆古書源流金石考證之學藏宋刊書至一百餘種元刊至四百餘種儲之兩宋樓作兩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所得金石碑版九千餘通多青浦王尙書未著錄者作金石粹編續二百卷鑒藏書畫作穠梨館過眼錄四十卷續錄十六卷生平篤嗜唐文於蟬斷良朽掇拾錄存與金石之文新出土者成唐文拾遺八十卷唐文續拾十六卷樊榭山人宋詩紀事於兩宋詩人搜羅備至復輯得三千餘人得詩八千首作宋詩紀事補遺一百卷其屬書小傳有仕履不詳時代未著者別爲小傳補正四卷其他善本卷帙繁重不及編刻者作羣書校補一百卷搜故鄉風雅補志乘闕遺作吳興詩存四十卷吳興金石記十六卷歸安縣志四十八卷病宋史蕪簡考蕪禁始末作宋史翼四十卷元祐黨人傳十卷嘉定錢氏

疑年錄之作大抵詳於儒林文苑及書畫之士公既校正錢澣
蕓疑年錄四卷復益以名臣大儒氣節文章之士作三續疑年
錄十卷儲藏三代秦漢鐘鼎彝器百餘種晉唐古鏡六十餘種
輯古今言金石者以補李學博富孫之缺得三百餘人作金石
學錄補四卷合署曰潛園總集共九百四十餘卷嗟夫士大夫
達而在上則出其經濟爲國家拯災救患措斯世於隆平卽不
然亦以培植鄉里之後進刊播古人之著述有益於前賢有造
於末學出處雖殊事功則一若公者可謂兼之矣公沒後公子
樹藩以碑文爲請登孫諾之而未有以應也今補作此碑以踐
前言銘曰

公初宦仕才氣無雙聲名炳燁閩江粵江五聲七政四達八窗
未盡石畫難泯風吹自修有方止謗之術不占豹變遂甘蠶屈
昌谷嘔心武鄉抱膝乍起東山已迫西日我在京師因友通郵
我歸江南遺子從遊不矜山海而納壤流知己之感衷於千秋
仰止亭林古今一致顧則空談公則實事詎料長才止供小試
著作永存儒林職志銘墓一諾瞬已十年荒山寂寂宿草芊芊
大名如在豐碑再鐫文以傳公翻藉公傳

（碑傳集補）卷一八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費君墓誌銘

洪良

君姓費氏諱延釐字芸舫江蘇吳江縣人曾祖諱振勳刑科掌
印給事中祖諱蘭墀翰林院編修父諱元鎔安徽休寧縣訓導
君其季子幼隨侍官舍閉戶修業不知有徵逐嬉戲訓導君卒
值賊警君奉母轉徙村落閒承歡左右不知有流離寇暴咸豐

九年舉於鄉同治四年成進士十年授翰林院編修十二年視
學河南既下車以整躬帥俗厲己以研經澤古誠士奏請河開
獻王張清恪公從祀文廟報允置十三經註疏資治通鑑等書
藏大梁書院鐫石以誌聞兩河有溺女風下州縣嚴禁革捐金
贍養之任滿旋京歷充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方略館功臣館纂
修官教習庶吉士光緒五年典試福建尋陞詹事府右春坊右
中允同朝以君所至有聲謂其蒸蒸且大用憶壬午冬天夜雪
君招同鄧鐵香敖金甫陳雲舫暨良品作消寒飲酒闌縱談天
下事意氣慨慷不數月聞兄訃遽請急歸不復出壬辰夏君貽
余書率憫時深慮之言猶諄諄以大義相敦勗可以規君之志
矣君爲人嗜善若飢渴在豫值歲饑施巨款佐賑貸在都親督
圓通觀梁家園諸義廠活災黎無算在里循父兄遺緒凡掩骼
埋骸瘞瘠藥癘諸務必躬必親雖瘁力不怠曰凡吾爲此志在
生生人也又以昔賢述作日就湮滅如疾痛在己不憚宏蒐博
討裒而輯之計不下數千百卷壽諸剞劂氏或版授其後人或
楮印以貽四方朋好傾其橐囊用廣道術曰凡吾爲此蓋不欲
死死人也既而歎曰人能爲一鄉一邑中不可死之人則本領
大矣能爲一家中可死之人則福命優矣如君之本領以一鄉
一邑論誠不可死卽以一家論又豈可死哉而竟死命也夫君
友愛極摯仲兄國子監學正延慶無子而君之長子樹榮孺乃
立伯兄少子樹達爲後遺命又俟君有子並爲嗣越歲餘而樹
蔚生君不忍拂兄意今君又卒無他子族人謂樹蔚當歸宗然
非君本懷也君卒於光緒十九年歲癸巳夏四月十九日年五
十有九元配袁恭人繼配袁恭人皆早卒君葬諸吳江縣之越



儒藏

來溪自營生壙以待。續娶陸恭人子卽樹蔚。女四長適溧水縣舉人內閣中書漢賢。慈次字常熱。縣太學生。龐樹庭餘未字。樹蔚葬君於所置生壙。以狀來乞銘。銘曰。

謂天好生。陰陽胡愆。匪不矜民。術窮于天。而君以人補天之漏。孜孜樹德。德而不有。惟其不有。惟有積厚。施豐報慳。不少延茲。里走相告。咨嗟涕洟。曰斯人亡。何恃生爲。越來之溪。吳山之穴。考古遺愛。請視斯碣。

《碑傳集補》卷九

閩省齋傳 方宗誠

閩淑震字省齋。河南項城縣學生。年少篤行。與同邑曹學禮銳意爲學。念臺孫夏峯慎獨養性之學。固窮節力。探本原。嘗著洗心譜。其敘曰。吾人不幸處窮鄉僻壤。欲脫然自拔於流俗。非向友古人。其何道之由。夫向友古人者。非拘陳迹。嗜糟粕而已也。以古人之性情陶鑄吾之性情。循循於忠孝節廉之行。超超於勢利紛華之外。不與眾人爭一日之短長。不與天下校無益之是非。不與吾身計目前之聲名。潛然闇然。與物無競。不入俗而亦不戾於俗焉。斯可矣。其彌志如此。咸豐十年春。擧匪入項城境。淑震遇賊不屈。死年二十餘歲。

《續碑傳集》卷七一

舉人姚君行狀 戴望

曾祖某

祖某

父開榮。母習孺人。

君諱謙。字子展。其先本沈氏。遠祖自南君。稱育於姚。遂爲姚氏。籍隸江南蘇州府吳縣。至君祖始遷歸安之雙林鎮。爲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君生而徇敏。十歲從塾師學。日嬉戲。不中程度。師怒。將朴之。則請背所誦書。無誤奪者。師以試餘僮。皆不能然。君年十四。學古文。十八補縣學諸生。益務流覽。無所不學。而壹以古文爲歸。君嘗謂文章原出於經治。經之本在明六書。小學於是致力。說文辨析段。厥諸家得失。曾請益於同郡周孝廉學汝。程處士可大。又從長洲陳徵君。宋大令問漢師家法。故君於經能遠知端緒。願性喜通。不尙專家。嘗欲仿劉向中。文尙書例。寫定羣經。其所欲爲之意。具答吳費君鏞書。鏞陳徵君弟子也。其書曰。尋手教詢以所爲經學諸書。欲其助成之。語愚陋。讀書幽莽。豈足以言經學。然嘗妄欲有所撰述。條例已粗具。敢略言之。就正於足下。誼聞學必本諸經。通經必先正文字。明訓故。舍文字。訓故而言學。其說始於爲佛者流。非儒學也。嘗慮今監本經多譌奪。而唐之開成石經亦未盡善。



欲仿汴宋石經例以篆隸二體書爲定本。初取周易寫之。未能終卷。蓋其篇次更諸儒逐易錯亂。未可遽定。又漢儒傳易家數最多。其文字異同。段借視之。尤甚。非偏攷之。不能知其本字。而俗書不見於說文者。亦多。無以下筆。周易若是。推之它經可知。用是輟業。而中文之議始作。中文起於劉向之定尚書。意欲以其例推之。各經然其事至鉅。而用力至難。蓋近時刊本之譌奪。可以釋文石經宋本正之。諸儒傳錄之誤。及後人竄改。與俗字非說文所有者。可證以漢儒緒說而正之。而惟今古文之是非。得失。則其傳皆最古。出於七十子之徒。非千歲而下。所可斷也。大抵古文多段借。今文多本字。文異而義則同。西漢經師各爲專門。不相通曉。東京諸儒始會通其說。初讀爲讀。日之例。以正其譌。辨讀若之例。以通其段借。而後諸經同異。渙然以釋。然其中亦有絕不可通者。音義乖殊。師說互異。宜並存之以俟治經者之擇善而從。而非可以臆見定之。如易費氏爲古文。而施孟梁邱亦遠有授受。書則太史公馬鄭所傳古文。有不如夏侯歐陽經本之善者。詩毛氏傳古文。多段借。而三家多用本字。夫古時字少。故段借以代之。其後孳乳益多。似可從其本字矣。周官經之有故書。儀禮之有古文。鄭君所定。卽中文也。然如周官之祧祖。當依故書。今禮作濯。禮經之銘。當從今文。作名。義斯又當以許書正之。者。論語之古魯齊。鄭君所攷定者。卽中文矣。春秋三傳。其經文師承各異。宜悉仍舊。孝經才一篇。定之猶易。孟子爾雅。無今古文之別。獨宜攷正其俗書而已。鄭意欲用漢石渠講經例。條列諸儒攷糾。斷以己意。爲中文經。議其諸經卷第篇目。以至漢儒家法異同。原流分合。下逮梅賾。衛包所妄改者。別爲攷若干卷。又以諸經多段借字。一字至十數義者。學者苟執本義。推之。豈有可通。蓋六書段借之例有二。其一。許君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若說文所記。鹵。朋。章。來。州。革。諸字是也。其一。則鄭君所云。替卒無其字。而以聲近字代之者。其用尤廣。承襲既久。不復知其本義。云何。諸欲悉求其本字。爲羣經段借攷。俟成此二書後。然後乃寫定經文耳。今方攷爾雅之俗字。多有不可知者。此陸氏所云。飛禽安鳥。水族鱗魚之類。可盡去其偏旁。然非有證據。未敢遽定。今以別紙錄上。幸詳教之。君年二十五。以咸豐九年。舉於鄉。越歲赴禮部試。至山陽。值寇亂。不得達。歸時。江甯賊亦出。逾廣德。攻下杭州。分兵趨湖州。趙忠節公景賢與歸安縣知縣廖宗元。創議募勇。殺賊。設防局。司兵餉。忠節主之。設圖局。司民丁保甲。廖公主之。乃用君議。分城中爲

三十六鄉。每鄉之民。輪流登陴。人自爲守。又設循環牌法。自甲至癸。互相譏察。奸宄無所藏匿。其後廖公去官。君與鄉人士共主其事。賊屢來犯。楚軍迭出挫賊。民丁助之。楚軍乃胡文忠公所遣援師。自皖中來者。兵主爲蕭翰慶。蕭死。忠節代領其眾。十一年冬。杭州再陷。時城中積穀少。而楚軍各營。封捉民船。無時得息。四鄉商販裹足不前。君持清野之議。言於忠節。公請以五十舟出城運米。諸營主出印憑約。敕其下毋得侵擾。公不能用。俄賊大至。四野盡掠。至明年三月。圍合。軍食告盡。公計無所出。謀捐民食餉軍。守備熊某欲發兵入城抄括。君力諍於公。而止之。至四月。民食亦盡。公不得已。用其客計。以三十六鄉分隸各營。令自求米。君乃爲書抵公。云。來書欲令營官抄米。鄙意以爲不可。當前次查米時。民間存米不過半月。今雖逐戶搜求。所得必更無幾。無濟於軍。而徒斂怨於民。明者之所不出也。且營官抄米。率以淫刑從事。百姓何罪。橫被慘酷。就令得米。已屬難堪。況徒勒具空券乎。今各營尙不至絕食。鉛丸火藥亦尙足用。不及此時。并力突圍。以通餉道。當復何待。孤注一擲。較勝坐困。今不聞慮此。日事搜括。搜括既盡。又當奈何。來書雖云此舉出自營官之意。然閣下身為統領。又習知民間虛實。閣下不言誰當言者。律以春秋之義。恐各營不能爲閣下分謗也。書入。公惡君強聒。數謁不見。熊某尤恨君。欲致之死。以計免。五月三日。城陷。君父先一年憂卒。君祖母母聞變。均赴水死。君率妹妻從焉。賊至。梓君出。聞二日。縱之逸。遂轉徙松江。上海。依其族以居。同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聞。亟歸。莫告先人。慟哭。嘔血。遂中心疾。還客吳。以是年九月某日卒於吳。得年三十。無子。君既歿。遺文零落。其友施份搜集三十餘首。編爲二卷。而君所欲爲中文經。議卒未成。望於丙辰之歲。始得識君。慮與君交垂十年。雖所欲爲不同。而服君博聞強記。可繼鄉先正諸公之後。君死而吾黨益孤矣。份既爲君志。多未盡者。乃屬堅別爲行狀一通。傳其行業。以俟後之修郡志其人者。謹狀。

（續碑傳集）卷七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五

沈景修 劉壽曾 丁立幹 戴望 傅誠 周思誠 胡錫燕
蘇求敬 鄭作相 程貞 馬起升 陳宗誼 陳作霖 汪宗沂

沈府君墓志銘

沈府君墓志銘 沈府君名安雅字秀水沈景修字蒙叔晚號寒柯先世自湖州竹
墩遷王江涇占秀水籍祖文炳考增潛德劬學垂教於家君有兄早逝
仲子之生穎異得親心然日且淬厲望速成君讀書廣記行操筆斐然
驚座作字真行入古十七補諸生學使按節歷用賞契比同治四年泰
興吳少宰公補行拔貢生辛酉科試君遂入選士望翕然文華書勢鮮
與抗手惟時兵事初定君拮据憂患奉親事畢出入勞臣幕府佐軍機
洞世變道氣悠然為全椒薛太守慰農先生湘鄉蔣果敏公物色瑋異
地方肅清君膺貢選入都應
朝考被落方入資為科中書旋改學官南旋還我儒術雖迭就鄉試不
復念人閒榮利浩然游於物外而已二十載以來署蕭山縣甯波府訓
導壽昌分水教諭冷齋無三年淹而視學賢使往往傾企翔雅如僕真
陳六舟京兆歎異君書蹟謂得楊少師花帖真傳君乃欣遇知己童
冠厲學多近老成平湖顧訪溪吳馮林一桐鄉陸定國諸先正接以拔
文晰理不徒游於文辭而辭慰農先生行政愛人名山高隱從學最久
殆引君為忘年詩詞雜文所撰善已成家而少時吳江沈逸樓示君書
翰俯仰古法從衡正變於是書鳴一時迨老而墨本流布踵越近代展
卷如遇晉唐名筆雅好山水天童桐君再陵嚴龍儒官杖策遊周學以
樂其性又嘗結七友鄧尉賦詩刻石周甲年但交游彫落君精神亦漸
衰頹方同治初君客杭州久官書局與獻輦十餘同人校理其具久
傾心志晚歲往來輒寓榆園主人許增益齋忘形相悅獻辭官養病仍
其談燕平生久要惟日不足乃歸去三載腰脚示疾函告沈縣未廢吟
寫光緒二十五年年六十五冬十月告終吳江盛澤鎮斜橋寓廬蓋君
卜宅於茲且三十年矣後死故人訃遠悽悼若喪兄弟君男廣藻孫傳
相廣藻成就家法書體絕肖君簡默不問家人生計亦度藥治之所著
有蒙廬詩四卷并華詞二卷雜文蕭落喪且及期卜葬於某某山之塋
以志墓文請愛雪涕而銘之曰
學道有得僅見文字有韻詩詞諷嘆敘次絳絳球琳遺墨在笥一棄凡
塵克紹良嗣故友晨星十餘三三落月屋梁墓門遐企永永流輝藝林

傳識

（續碑傳集）卷八十一

副榜貢生候選知縣劉君墓志銘 劉君名安雅字秀水沈景修字蒙叔晚號寒柯先世自湖州竹
墩遷王江涇占秀水籍祖文炳考增潛德劬學垂教於家君有兄早逝
仲子之生穎異得親心然日且淬厲望速成君讀書廣記行操筆斐然
驚座作字真行入古十七補諸生學使按節歷用賞契比同治四年泰
興吳少宰公補行拔貢生辛酉科試君遂入選士望翕然文華書勢鮮
與抗手惟時兵事初定君拮据憂患奉親事畢出入勞臣幕府佐軍機
洞世變道氣悠然為全椒薛太守慰農先生湘鄉蔣果敏公物色瑋異
地方肅清君膺貢選入都應
朝考被落方入資為科中書旋改學官南旋還我儒術雖迭就鄉試不
復念人閒榮利浩然游於物外而已二十載以來署蕭山縣甯波府訓
導壽昌分水教諭冷齋無三年淹而視學賢使往往傾企翔雅如僕真
陳六舟京兆歎異君書蹟謂得楊少師花帖真傳君乃欣遇知己童
冠厲學多近老成平湖顧訪溪吳馮林一桐鄉陸定國諸先正接以拔
文晰理不徒游於文辭而辭慰農先生行政愛人名山高隱從學最久
殆引君為忘年詩詞雜文所撰善已成家而少時吳江沈逸樓示君書
翰俯仰古法從衡正變於是書鳴一時迨老而墨本流布踵越近代展
卷如遇晉唐名筆雅好山水天童桐君再陵嚴龍儒官杖策遊周學以
樂其性又嘗結七友鄧尉賦詩刻石周甲年但交游彫落君精神亦漸
衰頹方同治初君客杭州久官書局與獻輦十餘同人校理其具久
傾心志晚歲往來輒寓榆園主人許增益齋忘形相悅獻辭官養病仍
其談燕平生久要惟日不足乃歸去三載腰脚示疾函告沈縣未廢吟
寫光緒二十五年年六十五冬十月告終吳江盛澤鎮斜橋寓廬蓋君
卜宅於茲且三十年矣後死故人訃遠悽悼若喪兄弟君男廣藻孫傳
相廣藻成就家法書體絕肖君簡默不問家人生計亦度藥治之所著
有蒙廬詩四卷并華詞二卷雜文蕭落喪且及期卜葬於某某山之塋
以志墓文請愛雪涕而銘之曰
學道有得僅見文字有韻詩詞諷嘆敘次絳絳球琳遺墨在笥一棄凡
塵克紹良嗣故友晨星十餘三三落月屋梁墓門遐企永永流輝藝林



羞之飽之。祖所遺茹也。播之穫之。考所遺吟也。啐之狀之。舊德之醜也。翼之終之。羣季合鞠也。季家子邦。蜚令譽也。斧如屋如。非山鬼所讀。遇神質不節。微皆遂莫之荷也。

《續碑傳集》卷七五

劉君若甫家傳 劉若甫

君姓劉氏諱壽曾字恭甫一字芝雲先世自溧水遷揚爲儀徵人祖文俱優貢生候選訓導父毓松優貢生薦舉八旗官學教習兩世皆以學行巍然爲江淮間名儒君幼聰慧偶試筆爲詩古文詞斐然可觀山陽丁儉卿先生贈詩有大雅掄才小同通德之目比弱冠赴學使者試以經古優贖入縣學爲諸生補增廣生同治甲子光緒丙子科兩中副榜舉人相繼會文正公暨前後座主皆悔惜之教習君主江甯書局爲文正所重教習下世文正復招君入局君初膺家事自以祖父名德循行無改事繼母黃太宜人先意承志色養愉愉督教諸弟妹皆克成立姑母適田早廢及歿經紀其喪復爲其孤增義塾生計族中無後者歲時省祭一如其故復立碑表其墓友人有以所事或詩文就質君勤勤訓示無所厭悔自入書局旁蒐博覽見聞日擴初訓導君治左氏春秋經傳欲爲劉鄭賈服諸儒義作疏以懲杜氏乾沒荒陋之失爲長編數十巨冊晚年編輯成疏甫得一卷而訓導君沒教習君思卒其業不幸早世君乃發憤以繼志述事爲任嚴立課程孜孜罔懈入今歲中夏已至襄公四年而君亦奄逝嗚呼傷已其他所著春秋五十五凡例表昏禮重則論對駁義南史校義集平傳雅堂集芝雲雜記各若干卷藏於家娶李宜人子師蒼女一君生道光十八年七月朔日歿光緒八年七月十六日得年四十五

論曰訓導君初與友朋爲著書之約自占得左氏春秋江都梅蘊生先生得穀梁句容陳卓人丈得公羊卓人故居揚州受業訓導君之門於時三傳之學皆在吾郡而先君子得論語先君子所作疏已及大半授冕績成之光緒初梓行卓人公羊疏甫成即下世梅先生未遑具稿先生之子延祖孝廉毓松爲此疏甚力僅成隱公一世而延祖以今春遽卒君所纂左疏亦僅至襄公四年同時兩經師相繼物化予爲二君惜尤不能不爲左穀惜也昔漢世公羊學盛行而穀梁遺巫蠱之禍左氏爲諸儒所沮二家遂衰廢今梅君劉君其才其年均足昌明絕學而不幸皆未卒業道之興廢固有非人所能爲力者耶君卒之前月復予書

言梅君穀梁稿可授甘泉桂偉臣明經邦傑爲之而君之弟良甫輩皆博雅嗜學其必能成君之志以繼祖父一家之學是又不得不爲吾郡厚望已

《續碑傳集》卷七五

詹事府詹事丁君神道碑 俞樾

君諱立幹字桐生一字質夫生而端慤幼習舉子業封公訓之甚嚴同治三年舉順天鄉試七年成進士十年補應殿試改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職編修歷充

同史館協修

武英殿協修光緒五年順天鄉試同考官八年

簡放雲南學政演於各行省最遠又屢經兵燹故文風稍遜而積弊最

爲外來營營之徒遇學政蒞試則磨集其閒膏其唇吻焚惑人聽或關

入試場呼甲而乙應至於聯座鋪席傳遞文字尤其恆技君耳治目治

抉摘弊遺其姦究之尤者各捕數人治如律又書買牟利所售多永嘉

八面鋒之類士子挾以就試大都雷同君嚴禁之火其書選先正遺文

試畢發落人與一冊使爲楷模文風爲之一振新進童生舊有覆試之

例然既已取具額印文字小有不符亦容忍不復黜落君疏請先提若

千名覆試然後再進其提覆被黜者初頗有怨言君不爲動其後士皆

悅服君防弊嚴而遇士寬徵江府考棚制度苟簡繁土爲考坐坐具君

易以木試者便之其餘增書院膏火修復義塾等事尙不勝枚舉歲乙

酉爲考選拔貢之年君選擇謹如麗江蒙化羅次馬龍元謀廣通大姚

等處不得其人則闕之榜發士論翕然十一年擢司業是歲學政任滿

既受代請假回籍省親請於封公將謀歸養封公曰吾年未耄汝受

恩重執不可十二年秋入都覆

命明年還司經局洗馬充

日講起居注官累遷翰林院侍講侍讀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左庶子

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十八年武會試充副總裁二十年正月與

慈甯宮筵宴

賜福字及珍物其年二月遷詹事府詹事君以久違封公色笑晨夕思

慕又以在滇積勞恆有心悸之疾端尹一官雖號清簡而君奉職謹每

入直必先同列嚴寒酷暑無間三月大考翰詹循故事點名給卷及帶

領引

見連日黎明入直感寒遘疾五月五日卒於官年五十有八。君氣宇和粹與人無疾言遽色內行尤純篤幼年母鄒夫人望之切僅及見君鄉舉君自詞館假歸設祭憑几筵哭失聲哀動左右處伯叔兄弟間恩誼周浹臨卒時惟言家食親老無以爲養京師同官中者無不掩泣元配陳夫人恭儉勤慎尤善治家君讀書供職數十年無內顧憂夫人力也君卒夫人矢志以殉願以君喪未歸不自言家人亦無知者七月君之喪南歸既至里門適夕遂仰藥以殉一時皆大驚歎聞於有司請於

朝

旌表如例子四人長傳庚大傳福副貢生又大傳靖出爲兄後又大傳

順皆端謹好學能世其家

舊史氏曰君季父諱紹周字廉甫者與余爲同年生視學吾浙士林感

之歿記名宦君視學一以廉甫之視浙學者爲法故漢人之頌公亦

如浙人之不忘廉甫云

（續碑傳集）卷一八

戴子高傳

君姓戴名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父某舉人母周氏中孚先生女也周先生深於漢學爲諸經精舍名宿君之學淵源於是年若干爲縣學生一赴秋試遂棄舉業好讀先秦古書遊長洲陳先生碩甫之門既從宋于廷先生爲莊劉之學皆兩漢今文也性倨傲門戶之見持之甚力論學有不合家法者必反覆辨難而後已人故忌之君亦不妄交交則必全始終嘗屬星鑑點定其文稿遇有司商處輒爲改易君未嘗不以爲然也兵燹後當事開書局於金陵延君校勘所刊數梁毛詩後漢書皆出君手每與星鑑札曰世事紛紜師資道喪原伯魯之徒咸思襲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於前無知之人和之於後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黨振而興之徵諸古訓求之微言冀經術政事文章於一則救世微而維聖教在是矣君生平不作徒隸書點畫悉本小篆見者以爲江氏良廷復生所學在論語嘗曰鄭康成何劭公皆注論語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冲何晏包咸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說略具而諸家之說因此亡佚遂爲論語作注本六經大例以明七十子其撰微言之旨爲書二十卷凡三易稿而成其他所著有管子校證顏氏

學記詩文集各若干卷藏於行篋癸酉正月朔偶感微疾夢故友招之去自知不起二月二十六日歿於金陵書局年三十七娶某氏無子友人溫州孫詒讓海昌唐仁壽爲君謀歸葬事并持所藏書分別沽之以其資刻遺書

戴子高哀辭

余於癸亥年諱子仲修自福州移書來盛稱子高之爲人敦樸古處能讀書今世之君子也自是常耿耿於中欲一見之及丙寅中冬余游省垣有人叩門而頤然而長髮纍纍有緼就而問之則子高也於是縱談者累日子高嘗從宋于廷先生游于廷先生治管子子高亦治管子方乾嘉時名儒輩出然所研習討論多在於三禮而易與春秋鮮盡心焉易自惠氏開其端武進張氏繼之稍有可釋者春秋則公羊穀梁爲正左氏尙浮夸而意例多闕非聖人筆削之本意至與軒孔氏申受劉氏始究其端緒于廷先生學劉氏之學者也子高從于廷先生游故亦學劉氏之學因以夫子既修春秋則論語爲孔氏之書義例必與春秋同遂取公羊義例成論語注若干卷工甫竣而子高死矣嗚呼子高今年三十有五歿以二月廿六日無子省中友人爲理棺槨焉余識子高於今八年丁卯戊辰間隔三日必相見至今思之何其速也余詩舊刪訂以答子高久離別一首殿其末至今思之此詩永不復棄矣而仲修他日見此詩其必感慨歎歎而莫能已也而余之哀其又將何所終極也悲夫

（續碑傳集）卷七五

戴君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亡友戴君卒於江甯。其年七月、海虞唐仁壽、攜君柩還湖州。十月、歸安丁寶書、烏程施補華、葬君仁王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補華爲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德清名族、自曾祖某始遷居郡城。祖銘金、以詩名嘉道間、有三子、皆俊才。伯叔早殞、仲氏福謙、道光丁酉舉人、君之父也。君生四歲、父歿于京師。君曾祖年逾八十、祖五十餘、尙存、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焚焚、抱一孺子而泣。而君生有奇慧、六七歲時、讀書日數十行、人謂戴氏垂絕而續矣。夫何曾祖與祖相繼奄忽、家貧歲飢、無所依賴、於是潛挾策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相向嘆泣。然君雖孤貧、往弱端緒、則見烏程程君可大、模學至行、君以爲師、而友丁君及予、晨夕淬厲、十數年不懈。君學凡三變、始好爲辭章、繼讀博野顏氏元之書、則求顏氏學、最後至蘇州謁陳先生矣、而請業焉、通知聲音訓詁、經師家法。復從宋先生翔鳳、授公羊春秋、遂擊精覃思、博志治經。君之學幾有成矣、而庚申之亂作、君乃奉母避城南東林山、久之大困、無所得食、有至戚官閩中、母數命君往、不獲已、以辛酉入閩。

今上初元、君復自閩中歸、將迎其母、聞湖州已陷、則仰天長號、僣仆絕氣。復忍死出入豺虎之叢、僣求母之所在、莫行盡伏、神杳鬼譴、淹旬滯月、迄無所遇。嘗過予山中、執手慟哭而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來省其祖父之墓、復與相見。已而旅食蘇州、旋至江甯、寓屋火狎發、墻圯、幸不死。曾文正公聞其名、憫之、始延之校所刻書。君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每寄書來述所

忠苦。然處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之中、終不廢學、學日益進、大江南北、耆儒魁碩、交相稱許。時兵事大定、文治聿修、自公卿以至將帥、咸慕儒術、皆將稱道程朱、比蹤孔孟、而君所講習、又與世違異、伏處鬱鬱、竟有能纂述、成戴氏論語注二十卷、證文四卷、輯顏氏學記十卷、管子校正二十四卷、又爲古文尙書述、屬稿未半、而病以亟矣。蓋君自至江甯、數病、病稍間、卽改所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于不可爲以卒。無子、以族子後之。嗚乎、君自始生以至既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于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也耶。而學術成就、又有是、豈于此有所予、必于彼有所奪耶。在昔學人困厄顛沛、亦未有得之至此極者、何獨於君適際是艱耶。三世焚焚、望於君者何如、而君則既歿矣。君學術及他行事、不備書、其苦心憂志、致窮於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

施補華撰 《讀唐堂遺集》附錄



戴聖傳

戴先生聖字子高，湖州德清人。儻有大志，初致力於考據，詞章學繼從陳碩甫。宋子廷游，通知西漢經師家法。嘗本劉先生述何宋先生發微說，以公羊義例釋論語，成論語注二十卷。其自序曰：昔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念道既不行，當留其述，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之書成而夢奠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譔微言，逮至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遺書論語亦藏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更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間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考。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去，不可得見。傳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次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冲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矣。自後聖緒就泯，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聖嘗憤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後，不爲野言所奪，乃遂博稽衆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宜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舉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指趣，是正遺失，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

固無譴焉爾。又以顏元、李塉學主實用，竟湮沒不彰，條其言行及師承，成顏氏學記十卷。其自序曰：聖年十四，於歙縣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聖讀而好之，願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昆陵惲氏所讓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干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屋之流，以其私說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教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錄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遊，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闡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履正，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振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聖言，怒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魏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振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聖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皆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



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願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源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推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蓋先生治學嫉視宋儒有若大敵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此可見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獨心大小莊亦有北方顯學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之二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殆師淑常州莊氏者與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先生授以先生遺書徐徐取讀之一且發括於先生及宋先生之弟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當此時湘軍甫克金陵公卿幕儒術者多僞託宋學以投時尙博聲譽先生壯羅兵旆客游江南其所講肄多與世違一時卿士大夫雖躋先生雅才之右及論學輒悟齟不相合而先生特立獨行竟以此不克伸其志常繪夢隱圖以見意然先生非無意時事者潛心兵農禮樂之學曉然於民生利病所在慨民柄之不申嫉國政之失平嘗謂舜禹有天下咸與天下共之未常以己意與其間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又謂毀生於造惡善生於造好惟驗以民言斯好惡出於公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一於論語注發其微迨及晚年日茹口口之痛謂後世兵不知學斯盜賊夷狄甬逐於天下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發揚幽潛爲己任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刊禁目者博采旁收雙字片言珍若拱璧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其遺物輒悠然有故國之思先生雖號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時有曰無見先生者觀其論說而遂有蓋人怪而自風江先生授陽明古訓自尤留心明末野史獲書數

十種擬網羅散失，輯爲續明史一書。蓋以近世所輯明季史書，無一直接，無一信史，故發此書也。惜有志未逮，僅成記蔡氏二烈士數篇。蓋先生瞻懷勝國，有明季遺民之風，慨冠帶之沈淪。劉越山詞，雲詩冠帶遠沈淪。昭陽秋之直筆。魯王廟詩曰：備法陽秋筆，書王未敗則。尤嫉視湘軍諸將帥，方□□□刺□□□先生適居金陵，聞其報拍案稱善，目□□爲英傑，嗚乎！此可以觀先生之志矣。先生於亭林及國古古之集，皆別求原本以校之。先生善談辯，精校勘，於書工小篆，於詩工五言。惜遽隕天年，未盡厥才。卒於同治十二年，年僅三十有五。妻凌氏，無子。其所作書，尙有管子校正、蘭慶堂文集若干卷。聞尙有古文尚書說，惜未成書。

劉光漢曰：自西漢經師以經術飾吏治，致政學合一。西京以降，舊制久湮。晚近諸儒振茲遺緒，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爲實用學，顏習齋李剛主啟之。一爲微言大義學，莊方耕劉申受啟之。然僅得漢學之一體，惟先生獨窺其全。故自先生之學行，而治經之儒得以闢六藝家法，不復以章句名物爲學。凡經義晦蝕者，皆一一發其指趣，不可謂非先生學派啟之也。况復明華夏之防，茹□□之悲，蟄居雒誦，不欲以曲學進身。亮節高風，上躋顏李，豈若近儒詆譭經者飾大同之說，以逞其曲學阿時之技哉。

劉師培撰
《左龔外集》

江安傅君墓表

往余從曾文正公客金陵聞江安傅君好聚書書多舊本精槧遂與往還得異書輒從君借校是時江表新脫寇亂書多散亡人持書入市量衡石求售價輕賤如雞毛比行者掉頭不顧君職事冗俸入薄少獨節縮他用有贏贖盡斥以買書不少遺以故藏書至富入則密處書中出則所至以車若船載書自隨於是金陵朋遊中擁書多者自莫徵君子憇外衆輒推傅氏其後余宦遊畿甸而君遠涉關隴從左文襄公軍不相見者數年及再見君天津則君已老積書故在方僦居斗室室無內主聚從子若諸孫五六學僮蓬頭敝蹠嘯歌諷詠其中人書雜揉時余至則相從考問章句余故心異之以謂天津號市中無有也未幾則聞君嚮所聚五六學僮者連歲收科第以去又久之則皆以文學有名公卿間蓋今貴州學使翰林院編修曰增清者君冢孫戊戌庶常曰增湘者君第三孫也而君第二孫增濬從子世鈐亦皆舉孝廉有聲傅氏駸駸鼎貴矣迴憶僦屋天津時蓬頭敝蹠若翁傍豈知其後名騰達如此或曰君所聚書

留貽子若孫固宜有是或曰君之留貽豈厚不專在書蓋傳所稱藏書家多矣或及身而失者有焉或一傳再傳書益散亂子孫持書入市價十百不能一二者有焉凌雜缺脫半在不在者有焉或不幸遇火患盡於一炬或兵燹燬棄又往往有焉以余所聞見聊城楊氏淮徐氏定州王氏樂亭史氏家多宋元舊刻子孫有秩於朝或取甲乙科第亦云盛矣其尤著者武強賀氏能盡讀家所藏書以述作自表見世號為文章家其在蜀則江安傅氏其流亞云夫藏書一也或書放絕不守或仍世有名位而功不在書或盡發先世之藏踴慕成名於後世其子孫之自為得且失不同如此則謂其祖父留貽潤陘縣絕顧專在所聚書未必然也君為人孝慈端慤無文飾好拊救人與人語唯恐傷之見人有過不面折積誠感之使自悔或遇侮欺不校也常縣小刃肯臆前象忍字用自警省少好讀書擊劍其友王社蕃孝廉曾文正公試蜀時所得士也文正視師江南馳書召王君且曰鄉邑有賢士夫可與俱來王君則以君東既至與莫子憇徵君涂朗軒制軍黎純齋觀察今蜀中



清文

周玉山方伯交善。已而左文襄公聞君賢，撰書辭備禮招君西居久之，辭去。復東從合肥李相公於天津。自同治已來，曾左李三公狎主兵事，進退天下士。君於任事，勇不顧望，避就於名，若利獨遼遼退讓，若有羞畏然。故三帥交辟，更召爭先得，而數十年不進一階。官終北河通判。古人有言：位不稱德者有後。君殆其人已。斯乃君之所以留貽子若孫，而子孫所由鼎貴也歟。周公為津海關道時，請公自助一少卒，年六十四。君諱誠，字勵生。祖鳳齡，父登奎，以君貴，贈如其官。子世裕，有父風。二子在翰林，不尊己居榮，方以知縣待闕保定，用吏能顯。世登殤，世銓，世鐸，候選州判。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八人，曾孫五人。余客保定，與知縣君遊，增濬增湘又從余問學。君之卒也，歸葬於長甯之岩峯寺。既葬之十有三年，而知縣君徵文刻石，述書君之留貽以有後者，具著其本末，俾後有考焉。

吳汝綸撰《桐城吳先生文集》卷三

節孝先生烏程周君墓志

先生姓周氏，諱思誠，字一庵。湖州烏程人也。生有至性，事親孝。素嗜學，聞道場山費文學，照以理學教授，遂往謁師事之。於是研究四子六經，旁及天算醫卜諸書，無不通其精奧，而得所指歸。因輯下學指南一篇，以示為學宗旨。家貧，課徒資親，以廉潔自守。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賊陷府城，先生不屈死之。距生於嘉慶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春秋四十有四。先生父諱永源，母施氏，妻楊氏，生子一名驥，女一，未字。當城陷時，同日殉難。惟母施氏得脫。越數月，以天年終。有先生故交張君維楨及親故等，經督棺斂如禮，葬於菡萏山麓。亂甫平，門人等欲求先生遺骸及衣冠以葬，不可得。有趙君復振，藏有先生石印章，文曰「一庵」，將謀即以此葬，而趙君旋歿。今其門人周文桂等議以鐵函緘封，乃卜於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招先生魂，葬於金蓋山雲壑陽紫清潭左側之阡。先期屬桐城蕭穆為之志，里人李宗蓮為之銘曰：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一一

胡伯蘄墓碣銘

余明人長沙胡同壽官於粵得家書知其兄伯蘄陞水卒使夾告未幾伯蘄之孤元儀元常元直元玉書來請銘伯蘄墓余悲痛不能下筆既逾年乃書之曰伯蘄之考諱湘廣東候補知縣署南海縣事延余敎二子未幾南海及宜人柳氏相繼卒二子奉喪歸葬咸豐七年夷寇陷廣東省城伯蘄來訪余於橫沙村舍留數月乃歸伯蘄家故在湖南省城以資用不給遷居瀏陽方石村閉門課子粗衣菲食泊如也以余年老復欲來相見會湖南修志書延伯蘄分纂伯蘄至省城辭修志事而堅欲來粵烟黨挽留之忽失所在數日尋求至水濱漁人曰前日大風有行岸上墮水死者已瘞之矣發之則伯蘄也嗚呼伯蘄殆欲附客舟來粵而遭此厄也豈不痛哉伯蘄性高邁而沈默寡言其意不可一世聚書數萬卷勤讀精校凡余所論說皆篤信之讀書有得則寄書商榷十三經注疏皆盡讀之毛詩三禮春秋左傳疏則反覆讀數過讀諸史尤熟於通鑑所校通鑑通典皆精審尤好陶淵明集其性情高澹近之也兩廣總督勞文毅公兩江總督曾文正公皆以同鄉聞其學行欲見之辭不往其狷介如此卒時年四十有八嗚呼今世之士學力深博志行孤高如伯蘄者何可多得余之門人虞子馨早死趙子韶中年悲鬱而死伯蘄且不得其死皆特出之士也而伯蘄尤可痛矣同壽友愛聞伯蘄死驚哭幾成疾以書命伯蘄諸子搜伯蘄遺篋得所爲詩韻譜一卷通鑑校勘記二卷通典校勘記二卷及其餘數帙寄廣州將刻之并刻所寫陶集嗚呼是未足以傳伯蘄也伯蘄生於直隸南樂縣故名曰錫燕其自號曰蘄門其友嘗出資

爲捐納知縣而伯蘄不欲仕然既有官不可沒也今以題其墓焉銘曰
志追古人豈不祥耶下從靈均亦何傷耶何以至斯殆吾之學之不昌耶

陳澧撰《東塾集》卷六

蘇懋甫哀詞

吾友蘇君懋甫名求敬，邑諸生。其父欽齋先生，講學以程朱爲宗，於近代儒者師張楊闢、陸清獻。君與其兄求莊能承父學。咸豐癸丑，邑人馬慎甫起升結同人講學於麗澤精舍，君與其兄與焉。慎甫故欽齋先生弟子也，與君兄弟尤相友愛。是年冬十月，粵賊陷城，慎甫後乃挈家避亂於邑東鄉王氏之官塘，卽延君課其弟，藉以砥礪於學。余之獲交於君也，在丙辰之夏。始相接時，見其容貌恭謹，而出言不苟，心竊異之。後君出所著筆記數卷見示，又聞慎甫言君之堅苦力學，乃益知君之爲人。余自愧所學未能窺君之萬一，而君虛懷樂善，不欲自恃，嘗以書與余曰：「僕受性騃怯，幼聞父兄之教，長得良友之輔，而悠忽以至於今，行能無所見於世，以視吾子之子然獨立而能成就如此，真乃愧死萬萬矣。以此大懼，願獲欲自振拔，然以親老家貧，出謀菽水，思一日閉戶讀書，不可得，每心自傷之。念及吾子，曷勝歎羨。吾子其勉之，僕於吾子更無所進。吾子秉心忠直，有所見，願相示無隱，僕雖不敏，猶能受盡言也。嗚呼！觀君之愛余，與其所以自待，君之爲人，概可知矣。丁巳春，余聞君來慎甫寓齋，與相聚一二日，其形容雖顛顛，而言語益加溫厚。蓋君是時已奉欽齋先生家居，慎甫復延其兄求莊來課其弟也。已而君歸，猶錄余文數首，與余相別於歧路，更約夏秋之間復來余家觀荷。是年秋九月，欽齋先生以天年終，君兄弟行喪禮一本於古，而君身體故孱，至此積勞，又極哀毀，以家貧，食指十餘口，授徒不足自給，往來借貸，恆爲風雨所侵，已漸致疾矣。明年春，不得已，乃謀食於浙西，客於仁和邵先生懿辰家。邵先生故與欽齋先生爲道義交，念通家之誼，又嘉君之學行，遇之亦與其子等。君

舊疾日加劇，竟以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七。喪殮皆邵先生爲經紀也。君與余自丁巳春一別，卽未通音問。往浙西時，亦過余里門，余適以他事出，次日過慎甫寓齋，聞君且渡江矣，而竟成再世交。余之悔恨，曷有已邪？君詩歌、古文，辭俱有前賢遺軌，書法篆刻頗工妙，於宋儒書尤加研究，著有愧學錄若干卷。妻葉氏，生一子甫三歲，君卒後數月亦殤。先是，其兄於去歲冬十二月望後過余舍，猶以久不得君消息爲憂。余得君之凶問也，以今年正月六日，今其果知乎？當此烽煙滿目，棺歸未知何日，乃先爲詞而哀之曰：

西湖之山水深秀，今中有羈魂於此樓。慈親日倚闥而長涕，更有腸斷之寡妻。固知同寄軀於大鈞兮，彭與殤爲一轍。嗟來雅之日就替零兮，正學恆虞於湮滅。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二



鄭君墓志銘

君諱作相字仲殿山東日照人。歲貢生。鄭氏自唐居日照。最爲舊族。曾祖帶。祖易。君父儒。君五歲就學。言動異常。二十一歲入邑庠。屢試秋闈不售。勸書力學。以前賢矩矱律身。以先儒語錄設教。嗜易。闡象數。闡義理。萃眾說而折其衷。附以己意。著易說。撰方十二卷。咸豐辛酉。捻匪掠日照。君殿與村農講武。約附近諸村修山寨。還卒實其中。因險設隘以距寇。寇不敢犯。寇退。山外室廬燼焉。遂移居韓山。山陰有十泉。結廬第一泉側。因號一泉。山居幽僻。不輟吟誦。與人談時事。取言之有實用者。輯爲第一山房叢說。從學者日眾。量才授業。多所成就。修邑志。採訪節烈。皆君獨任之。名譽益盛。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二。歿後五年。門弟子戶部郎中丁麟年持狀索予銘。銘曰：

南宋變學。士氣始衰。喪衣博帶。無濟於時。偉哉鄭君。學爲人師。妖穢滔天。夜燭山眉。一黃足障。男啼女泣。時清投戈。講藝書帷。試之以事。無微不治。書成滿家。名揚九遠。勒銘幽宮。庶無愧辭。

繆荃孫撰 《藝風堂文集》卷一

程履正墓銘

君諱貞字履正。程氏其先。歛人明季有避寇遷德清者。遂爲德清人。曾祖父某。祖父某。官嘉興縣學教職。以能鼓琴名。父某。爲諸生。君生而敦樸。不事彫飾。年始幼學。其容貌有如成人焉者。好讀經書。質甚魯。懇懇款款。每得一解。輒超然出於俗所論說。於咸豐乙卯始與望交。嘗共習書數。夜恒不寐。從望得見顏氏書。曰：周孔之學。蓋在是矣。仿之爲日譜。糾察身心得失。與人交。恂恂有禮。雖僮僕走卒對之無惰容。內行至孝。於弟尤友愛。忝忝克諧。出自天性。逮庚申辛酉之交。東南大亂。君隨其二親避地東林山。展轉遷徙。其明年。爲同治壬戌紀元之歲。遭父喪。哀慟泣血。鬱鬱成疾。卒。年僅二十有五。君卒之日。猶念望不去口。逮望歸自閩。遇君弟於吳閶門。泣使銘君墓。其何敢辭。君取徐氏。無子。所著有文十餘篇。發明顏氏之學。之所以得者。詢其弟。云：以兵燹亡矣。銘曰：

戴望撰 《讀廣堂遺集》文卷二

馬慎庵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光緒十四年秋九月八日，吾友馬慎庵先生以疾終於里第。逾月，其孤其親以訃聞。時余適有東洋之役，因設奠春申江上，西嚮而哭之。八九年來，竟不克憑棺一奠，以申余哀。而君之孤其親已於十六年葬君於城北朱家橋矣。當同治九年夏，余遭先君喪，忽得心疾，慮不能起。時余長子生甫數月，念孤穉無所托，積乃寄書屬君。不料余以樛櫟之資，至今尙僣蹇人間，而君墓木又將拱矣。嗚呼痛哉！今其親以君葬地未善，復改卜龍眠山保烏石崖，將以二十九年春三月己未遷焉。余悲感往事，乃拭淚搦筆，志君行誼大略，以付其親，俾刻石納於壙中。君名起升，字慎甫，號慎庵，一號趣園。先世本固始祝氏，又遷居六安，易姓趙氏。明永樂初，有州學生諱驥者，出贅桐城馬氏，又承其姓，世爲桐城人。六世祖太僕公孟頫，以風節著稱，事績載明史本傳。高祖翺飛，曾祖春生，均研精禮經，家世傳業。祖邦基，考樹章，以青年碩德爲鄉里之望，具詳安徽通志。君幼聰穎過人，學詩古文解於世父公資先生，兼受業於鄉先生方儀衛、蘇欽齋，載存莊諸老。諸老學術不同，君能左右采獲，而得其精粹，兼工六書，私淑鄧山人，筆力沈厚，波磔奇偉，則君又自得古人用筆之意，非諸老所能爲力也。咸豐間，粵西盜起，蔓延吾邑。君舉家避亂，邑之東鄉。當是時，有成都蔡先生天培者，年老罷官，依其壻廬江章太史廬。蔡先生無子，而以其學傳諸其女玉生。君一日過章氏，與蔡先生相見縱談，蔡先生大驚異，立呼女玉生出見，各證所學，有契於心。因師事蔡先生，而與其女爲道義交。時論皆不謂然。其實蔡先生父女所學亦真有大過人者。昔晁錯受尚

書，今文於伏女，馬融受漢書句讀於曹昭，蓋稱今古何獨於君而疑之。余與君訂交稍後，所居距君寓僅十餘里，時過從論學。己未夏秋間，邑東大亂，君挈家避杭州三年。亂定歸里，余訪君山中，君以流離播遷之餘，閱歷興亡，隨境體察，所學又加進矣。君固有經世才，屢困名場，又不肯自他途進。年甫四十，卽棄諸生業，益肆力於詩古文詞。其求君四體書者尤踵相接於門。君故言辭溫雅，不甚闊達。一日外出，值羣氓雜遝，濕蒸暴發，交臂相競，將揮拳刃洩私忿。君聞馳驅立出，數言排解之，其音宏亮，徹於遠邇，眾相顧驚愕而散。邑有大事，悉推君主持。君必力持正誼，強者抑之，屈者伸之，而君亦以此時遭謗議。余每與君相見，無所不言，意有不合，或直爲面刺，或隱相腹誹，亦有時故持堅僻怪誕之說，相抵牾爲笑樂。同治庚午，卒未間，安徽大吏奏修通志，檄各州縣分纂以上。余與君總理本邑志稿，君意主寬厚，余主嚴謹，各持一說，每盛氣陵轢，辯駁不相下。至鐘殘漏盡，力竭神疲，乃各就寢。餘氣未平，天將明，輒驚黃樓履襲，露頂捶門而入，復伸前說，往往至日昃不厭而散。余一夕頓有所悟，晨起盥櫛畢，整冠束帶，造君之廬，而三揖之。君亦謬爲恭敬，互相推獎。兩人雖知非其本衷，然亦因此兩相遷就，卒能相與有成也。是歲之晏，與君別，各有贈言，自是遂不復再見。余之負疚於君多矣。今一一思之，其將何以爲懷耶？君生於道光八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以附貢生議敘同知，加四品封典。妻張氏，有賢行，附君葬。子一人，卽其親也。女三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根碩、根偉，皆幼。銘曰：龍眠有一老居士，別號雪谿之釣子。人云泉石有膏肓，寧欲差



同徐偉長。早年經世頗自許。雲起龍驤不我與。六經萬戶與千門。隨人所得皆同源。良知之說久沈翳。君乃獨耽其妙諦。旁追王孟法韓歐。斯冰李蔡亦同儔。高翔芳踪雖可擬。文子文孫相繼起。有請我銘不由衷。請君與我辯空中。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一一

長子宗誼墓碣銘

番禺陳禮喪其長子宗誼。將葬。痛哭而書其碣曰。宗誼字孝通。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咸豐九年九月十五日死。年二十一。嗚呼惜哉。宗誼性孝。凡余言篤信謹守。出於至誠。沈默寡言。無世俗嗜好。尤不好爲時文。余教以朱子讀論語法。每日一章。輒以其意記於卷端。未卒業而死。余取而觀之。大都以論語之言自責自奮。研究義理。頗有所得。其言曰。以勇爲第一義。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勇之效也。又曰。爲人當從大道上行。讀書亦然。小街曲巷。不成學問。讀朱注每有會意。輒曰。朱子教我矣。夷寇破省城。宗誼隨余出城。賊火叢集。既得出。寓橫沙村。遂吐血。逾年漸瘳。娶妻張氏。逾年病復發。歸城中故居而死。當大吐血時。笑而言曰。吾將吐盡濁氣耳。其從兄子慶修問所苦。答曰。君子坦蕩蕩。死前二日。使其妹誦大學中庸聽之。又呼諸弟妹環坐牀前。共食餅餌。示訣別意。將死。使人問余曰。可死否。嗚呼。此子平日每事不自專。必問可否。至死猶然。哀哉。余入告之曰。汝讀書明理。有生必有死。宜知之。頷之而絕。觀其垂死。神明湛然。不離學問。不忘孝友。豈易得也。余老矣。所學未成。以望此子。嘗告之曰。我似汝年。遠不及汝。汝至我年。我不知汝所至也。豈

知其短命若此哉。張南山先生病將歿。聞其死也。手書輓辭。比以顏子。余同年譚君玉生問其讀論語日記。余舉其說云。聖賢之學在安貧。士不安貧。足以亂天下。譚君歎爲名言。余悲泣。自悼無福。譚君曰。廣東無福。其友趙子韶序其日記。尤推許。以爲實踐之學。三君子過愛之言。至於如此。此余所以痛惜而不能已也。余權葬之白雲山下。長腰嶺。俟余死。當遷葬於余墓旁。父子相依於終古也。銘曰。

爾事父如事師。尊所聞。行所知。我喪爾。如喪我。以我身。贖爾可。我痛爾。非我私。諸賢達。爲爾悲。爾勿悲。爾書在。附我書。或千載。陵可變。谷可遷。命短長。何足言。我淚枯。我腸裂。我銘存。爾不滅。

陳澧撰 《東塾集》卷六

江寧陳先生墓誌銘 陳三立

自余僑江寧世所推汪先生士鐸歿已久繼汪先生而起有聲者猶獲接秦君際唐鄧君嘉楨顧君雲及可園陳先生二十餘年間三君先後殂謝獨先生醇德幼學歸然繫東南之望亂後人士考道問業依以爲宗今年正月先生年八十四微疾卒於是咸歎歎奔走相告曰吾鄉耆舊盡矣卽余衰病蹢躅亦以無由踵見先生爲居是邦之不幸也先生諱作霖字雨生號伯雨營築可園娛親學者稱可園先生世爲江寧人年十五補諸生逢亂出走江淮開旋舉光緒元年鄉試三上禮部不第歸益事撰述浩然有終焉之志凡省府縣志局書院學堂官書局官報局圖書館之屬先生皆互董其役終其身亦因以著書百數十卷躋爲通儒其最關鄉邦文獻曰金陵通紀十六卷通傳四十九卷先正言行錄四卷元寧鄉土志六卷運漕志一卷鳳麓志四卷東城志略一卷物產志一卷南朝梵刹志二卷補逸表徵爲前人所未備世尤稱之餘所著曰文存十六卷詩存二十八卷詞存四卷可園備忘錄四卷藏書跋尾五卷養和軒隨筆二卷炳燭里談三卷一切經音義通檢四卷國變後病盲猶口授兒孫輩成書說二卷逾歲日復明續成壽藻堂外稿二卷文集二卷詩集六卷歷代遺民傳四卷可園詩話八卷先生委已於學日事撰著外頗縱覽東南山水勝處以爲娛爲人耿介特立有嫺姪列顯要相羅致無能屈其志氣貌溫厚接四方學子寫誠盎然所成就甚眾嗚呼可謂守先而待後曉曉自奮於百世者矣先生之世曰邑增生祀鄉賢祠諱授者曾祖也祖諱維垣內閣中書記名軍機章京父諱元恆舉人試用教諭娶席淑人

繼娶趙淑人子男四人詒紱通雅能傳其家學詒祿早卒詒壽詒謀女三人適龔肇新孫啟椿朱慶章孫五人歲庚申某月日葬先生某山某原銘曰

道汨世改異說睢盱虎踞之都晚留魁儒爬抉墳籍滿家紛儲旁記風土英靈起予挺立燼餘商歌蓬廬鍾阜副坐精魂吹噓仰止若失攷銘不誣

（碑傳集補）卷五三

汪仲伊先生傳 劉師培

汪先生宗沂字仲伊亦號攷廬處士子世居徽州府歙縣之西溪爲歙縣人以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早補縣學生員同治三年以優行貢太學光緒二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籤分山西卽用知縣告病在籍二十一年由安徽學政李保舉學行特旨賞加五品卿銜以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卒年七十先生負稟穎異生三歲能誦四子書四歲母太宜人授以爾雅毛詩均寓目成誦長益嗜學汪故鉅族世席豐厚族眾數百人建不疏園以藏書卽婺源江氏休寧戴氏讀書所也先生居園數年手披口誦以夜繼晷嗣從同邑程先生焜游學甫成而粵亂起轉徙浙江江西飢寒困頓誦讀不輟益好經世之學討治兵農禮樂諸大端作禮樂一貫錄東南亂定以所作謁湘鄉曾文正公時文正督兩江延任忠義局編纂因師臨川李大理聯琇授漢學於先大父授宋學於桐城方先生宗誠於九流百家之學莫不旁推交通以宣究得失然所學仍在經治經大旨在博徵羣籍以存已佚之經集合眾說之長以釋未佚之經其治周易也謂說卦三篇今佚其二古籍引易其有不載今



本者均爲說卦逸文輯十翼逸文一卷。又謂王注掃除象數虞注說取道家象多臆造其失也均因於集解所載漢說外上溯韓嬰孟喜周生蔡景君諸說旁及史記淮南子賈董楊劉之書兼及唐宋以降諸家易注以己意擇決輯爲經注成周易學統若干卷以十翼逸文綴其末其說尙書也謂梅賾既造偽古文與今文併合於今文二十九篇若甘誓金縢酒誥湯誓微子無逸之屬均有竄易非復伏生所傳之舊而馬鄭所注古文亦非孔壁真簡乃考定今文證以漢人所引以去梅賾所竄易別甘誓太誓於逸篇曰今文存真別輯古文諸佚語合以甘誓太誓定爲二十四篇曰今古文輯逸括爲尙書合訂上下卷於禮樂二經則鉤棘數十年謂逸禮三十九篇均爲周禮西漢未立博士其說遂亡乃綜集經傳諸子注疏言及逸禮者繫以後論吉禮六凶禮五軍禮三賓禮四嘉禮一通言五禮者一凡十九篇名曰逸禮大義論又謂聲韻之精必協律呂樂有宮商角徵羽五音字有陰陽上去入五聲均與喉舌唇齒牙出音相應字區五聲古代已然樂經蓋以五音分部以統陰陽上去入五聲故王應麟小學紺珠以五聲分屬五音等韻家辨別五音法同於習讀五聲字譜因以樂音定五音以五音括五方元音法旋宮三調之變併守溫字母爲廿一法琴徽之音定韻部爲十三法五音之有五降定音讀爲二十五又折五音爲七音益以變宮變徵以括二十一字母而以陰陽上去入五聲經緯之成管樂元音譜聲譜漢魏三調樂府詩譜金元十五調南北曲譜若干卷括爲五聲音韻論一篇別著律譜尺譜及旋宮四十九調譜以明樂律更推其學以說詩謂古詩之音均可譜非考古字循

古音末由便學徒調習因審辨音讀以詩韻協樂律成詩說詩經讀本若干卷其說論語孝經也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匡衡傳齊論本於后倉倉作曲臺記而小戴之中若聘義記子貢問玉鄭飲酒義言觀鄉知王道均述孔子語則冠義以下七篇或均齊論逸文又漢人引書有僅稱傳曰記曰孔子曰者魏晉之閒又與魯論比附併引者疑亦齊論佚語因輯爲逸論語一篇謂孝經傳自曾子周秦兩漢之儒咸述其文故有逸傳無逸經今文之本舍文字形聲而外亦與古文多同若隋代以前之孔本實由王肅僞爲後世所傳則經傳均出依託且作僞非一本鄭本亦經真注僞因仿治周易例萃古今眾說定爲十八章輯傳末仿趙岐注孟子例作爲章指又以宋儒司馬光疑孟子說近經經條辨其說作孟子釋疑一卷此先生治經之大畧也先生幼以孝聞長侍親病因研醫術以張仲景之書汨於王叔和也輯傷寒雜病論合編又以葬親之故治形家言病葬經龍經無善本作葬經校注龍經校注若干卷壯喜論兵以今之六韜既非真帙武侯陣圖李靖兵法亦淪佚失考因掇刺羣籍所引者輯爲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卷衛公兵法三卷附錄一卷并曰三家兵法以曾胡左行軍方略具見三公奏疏文集中輯爲三湘兵法又以古崇舞劍法久失傳因上徵劍制並及舞容輯爲殘廢劍譜晚喜道家言以老子雖崇養生然於用兵治國之經不違於致用匪屏仁義禮勿言作道德經實注上下卷又以黃庭經爲老子外書說醫多符素問周易參同契爲漢人詮述丹法之書今所傳非故本又改五相類爲三相類與神仙傳所云作五行相類不符作黃庭經注周易

參同契五相類經文考若干卷。其他輯佚之書有何氏姓苑輯本。纂錄之書有王顧二子粹言。校訂之書有西漢急就章寫校本。攷廬隸譜。而詞曲歌詩之屬。則有後緹策傳。奇攷廬詩畧諸編。若攷廬文稿。則先生歿後諸弟子所輯者也。先生雖治經稽古。然志存濟世。恆欲推經術施之用。以所學禮樂兵農之實補濟世變。會試出常熟。翁尚書同蘇門。尚書謂人曰。汪某不凡才也。及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延聘入幕。條陳兵農諸政。併及北土蠶桑之法。以所抱莫克盡展。居五年。遂辭歸。曾主講安慶敬敷。蕪湖中江。本郡紫陽各書院。略仿胡安定分齋制。易諸生以務實。士多興起。庚子之夏。衢州變作。徽民蠢迪思逞。先生不避艱險。募鄉兵得百人。日居僧寺訓練。儼成一軍。又購浙西桑秧數百株。移植徽歙。迄今邑人收其利。篤信已學。迄老不衰。謂舉吾術以措之。太平易致也。年屆七十。論及世變。聲屈坐人。暇以作隸。舞劍自遣。以里居鮮可語。因薄游江淮。由揚州至江寧。主淮揚海道合肥蒯光典家。因以病歿。元配王孺人。繼配王宜人。李宜人均先歿。子五。長福熙。次律本。次行本。次貞。均以學行世其家。次。孫八。曾孫一。

劉師培曰。先生覃研禮經。洞悉樂呂。克秉鄉先生江戴之傳。若推學於用。則上法顏李。近與涇縣包氏符。先世父稱之曰。綜貫六藝。自成一子。蓋記實也。先生既受經先大父。與先世父先府君交誼尤稔。恆以事至揚州。師培方垂髫。嗜蓄古泉。因舉莽布諸品相界。繼謁先生於蕪湖。因備讀所著書。克聞呂律大誼。今徽人宦京師者。將舉先生遺書上之朝。以傳文相風。因述先生治學之大綱著於篇。

（碑傳集補）卷四一

校記

① 汨亂：當作「汨亂」。



清文齋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六

黎庶昌 王用誥 沈家本 王錫祺 張亨嘉 賀濤
張仁輔 孟憲春 謝山壽 王景

黎庶昌傳

黎先生庶昌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少染家學從莫子偁鄭子尹兩先生游精經攷遺學以大進同治紀元下詔求言先生方二十餘歲年少志銳隻身行萬里至京師以廉貢生應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其大要歸於進賢退不肖正人心厚風俗不憚反覆敷陳直言無隱忠愛之忱溢於言表是時河內李文清公棠階以名儒入政府建議宜擢用風示天下會曾文正公駐軍安慶上命以知縣發往安慶大營差遣文正優禮之嘗謂莼齋生長邊隅意氣邁往行文堅確鏗而不舍可成一家言文正幕中皆當世賢豪先生與武昌張廉卿桐城吳肇甫無錫薛叔耘潞浦向伯常交尤篤文正歿先生浮沈沈州縣近十年充出使英法德日四國參贊五六年未盡所用鬱鬱不樂已而天子驟用爲出使日本大臣任將滿遽丁內艱服闋復起用前後凡奉使六年熟通彼此之情因機適變剛柔互濟鄰邦歎異折服之暇至東京書肆搜羅宋元舊籍與宜都楊守敬商榷刻成古逸叢書凡二百卷二十六種皆中土希見之本任滿僑居上海朋舊歡譔蕭然物外合肥李文忠追論前勞遂復有川東兵備道之命蒞官二年規畫興革秩然改觀已而靜覲世變不欲久任事遂乞病引去歸里未久卽卒先生讀書守曾文正家法嘗議十一書應立學官曰昔周衰孔子自衛返魯憂道不行退而贊易敘書刪詩定禮樂修春秋垂範百王是爲六經樂經遭秦而闕僅存其五然而孔子沒門弟子各闡師說曾子述孝經游夏之徒

譏論語左邱明公羊穀梁傳春秋至戰國而有孟子爾雅禮記浸尤晚出自是而七經九經十一經之名以立及至孟蜀刻石成都十三經遂著爲令其於孔子所刪定固已增益其七八矣唐雖以經升老子而不久卽廢南宋時朱子作集注始於戴記中抽出大學中庸以配論語孟子題曰四書詔學者讀書當自四書始淳熙以降翕然宗之元皇慶中定制以四書試士明代迄今樂其易簡因仍不革發題考試先四書而後五經廢注疏而遵朱說道術因之一變然而私家誦說往往溢出令甲於羣經外頗有視爲不刊之典者當周末時莊子著書多寓言然其指事類情在諸子中最爲瑰放特出陸德明釋文已列爲經而作之音義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王逸注楚辭尊離騷曰經朱子從而廢後世騷學選舉相因爲用欲祛文章流別之僞文選其最要矣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闡識孤懷蓋未易幾也班孟堅紀述漢事斷代爲書文字之源流經世之大法粲然畢備許叔重說文解字博奧精嚴六藝遺文賴以不墜實軼爾雅一經之上本朝蔚成經學儀禮十七篇士禮雖存頗闕王朝邦國舊典欲觀後世帝王因襲之迹惟杜氏通典馬氏通攷博而有要通鑑上續左氏事始三家分晉體大思精言馴而不雜則亦優視聖作矣杜子美冠絕古今詩人韓愈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子使孔門用詩文二子者入室矣校此數家之書其傳之遠者一二千歲少亦七八百年非有名爵利祿之資然而歷世相承誦習不絕人心聚好之同如飢渴飲食不可一日離其視爲經固已久矣往者嘗與曾文正公討論羣籍公獨以謂子若莊



子辭若離騷集若文選史若兩司馬氏班氏小學若許氏典章若杜氏馬氏詩文若子美杜氏昌黎韓氏所謂曠代命世大才也。其書以配經典誰曰不宜。今以功令之所頒若彼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若此。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莊子以下十一書，宜因私家肄習，特爲崇異，立入學官，使列十三經後，以莊子次孟子，楚辭文選，杜詩韓文，次毛詩史記漢書，次尙書通鑑，次左氏通典，文獻通考，次三禮說文，次爾雅，各降一等，命曰亞經，於以廣術興微，翼贊聖業，非復設聞曲學之私，特樂與海內知言君子一平其議也。又輯續古文辭類纂，文四五百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曰：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畧，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般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卽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廣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洲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涂，挈攬眾長，輾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已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儷

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寬。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旣敘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除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所著有拙尊園叢稿六卷，輯古逸叢書二百卷，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先生承其鄉莫鄭諸老遺風，表章先賢，獎掖後進，皇皇然如不及聲望益高，卓乎爲黔中祭酒。先生歿而西南耆儒盡矣。

四 黎庶昌藏書事實

黎庶昌觀察名庶昌，貴州遵義縣人。黔中有莫鄭之學，觀察獨治古文，尤好談經濟家言。咸豐間以諸生上書釋褐，宰吾鄉青浦縣，循聲著聞。曾文正公以奇才薦，光緒中兩充出使日本大臣，宜都楊惺吾廣文守敬隨之東渡，廣文精於校勘，學問淵博，日本爲同文之國，楓山金澤諸官庫私家如松崎符谷藏書皆未散，值明治改革之初，彼都士夫不甚留意於古學，觀察遂於其時搜訪壁典，中朝所已佚者好寫精雕，又得楊君助之，成古佚書如千種。影宋蜀大字本爾雅三卷，紹熙本穀梁傳十二卷，復正本論語集解十卷，元至正本易程傳六卷，纂辭精義二卷，舊鈔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一卷，集唐字老子注二卷，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莊子成玄英疏十卷，復元本楚詞集注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影宋蜀大字本尙書釋音一卷，影舊鈔卷子本玉篇三卷，牛廣韻宋本五卷，復元泰定本五卷，覆舊鈔卷子本玉篇寶典十一卷，文館詞林十三卷，牛瑀玉集二卷，影北宋本姓解三卷，復永祿本韻鏡一卷，舊鈔卷子本

日本見在書目一卷影宋本史畧六卷影唐寫本漢書食貨志一卷仿唐寫本急就篇一卷覆麻沙本草堂詩箋四十卷附外集一卷補遺十卷傳序碑銘一卷目錄年譜詩話各二卷影舊鈔卷子本碣石調幽蘭一卷天台山記一卷影宋太平寰宇記補闕五卷半哀然巨帙摹勒精審毫髮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紙潔白如玉墨如點漆醉心悅目旋節至滬卽以其板付江蘇官書局貯之流通古籍嘉惠後學與敝帚自珍者異矣潘文勳師時奉諱在里聞之矍然曰茲老真豪傑之士哉昌熾識公於都門公方赴川東道任同人設祖帳餞之聞公談東游所見古籍唐寫宋槧如數家珍惜未能請閒詳問而疏錄之

（碑傳集補）卷一九

王篠泉先生行狀

先生諱用誥字觀五號篠泉又號君言深澤王氏。既表先生之父榕泉先生之墓不復詳其世系。榕泉先生既篤遵程朱之學先生繼之益邃以博宋以來爲程朱學者苟有書必究其淺深純雜而搜討散佚刪要錄存其異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駁而正之於經尤喜易陰陽象數義理諸家之說既皆探其奧突已乃屏棄之比屬經辭因類尋義而消息於身心事物以求安處初成易備忘錄續有讀易劄記於書有禹貢考洪範解於禮有中庸說禘祭考於詩有詩鈔自諸家釋訓以及羣經子史百氏與歷朝金石苟涉於詩皆鈔之其論語經正錄則繼先志而成之者所采數百家自爲義例宏通深切平生志學具見此書此外復有雜著數十篇皆抒正祛妄無屑辭辟論先生辨說雖多一以躬行爲本嘗欲推之於世以驗所學親老多疾不欲遽出

以拔貢朝考得知縣改主事棄不就舉於鄉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壹力養親父久疾惡鬱屏居一室家人趨走操作皆噤無聲不問家事而時欲有所聞闕不自白所不欲聞欲聞而白不時則疾增劇先生將順其閒未嘗失愠他人皆莫喻其故食無定時饌無常品必立具不豫不需先生廣蓄穀蔬諸可食之屬列四簞於庭與妻躬養子女助之殫指並作時不後先而所差適得所欲嘗承志執勤事皆此類十餘年如一日遇人接事必誠必恕所宜爲不以德怨辟就持身以禮動有法式雖晏居無放言惰容其淡定之志敦篤堅苦之操近世厲行之士殆無其比。清從學時先生年方及壯志氣甚盛讀書窮日夜雖過勞咯血不少休憂世甚於憂家憂學術之壞甚於憂世言及輒歎歎太息後十餘年復見先生與人言論及所述作但別白是非而已無憤嫉之色激烈之辭最後則唯言力不逮志鄉所辨論皆空談也退然若不能自與於學者嗚呼所學彌深所志彌篤則其心益下而其氣益和以平君子進學之功固不易量哉光緒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四妻賀氏清之姑也子孝箴貢生孝銘舉人孝來附生女二孫三孝銘爲先生年譜屬清爲行狀清乃本所聞於先生者爲之論曰古之學者所以復性改過自修其身也而其說皆具於經自師傳中絕載籍闕脫學者第能搜亡守殘標摘其章句稽覈其名數已足當通經之目而謂之儒林取經所言而返而存省之用以自檢者則漢以後更數百千年未之聞也有宋諸子生絕學之後獨能尋羣經遺旨隱參而顯證勘獨而抑私而力而踐之兢兢焉唯恐幾微之不合其於學以修身之義庶乎近焉而號爲通經之

士乃承襲者儒林之說。譏其說經之書疏謬失意抑何不思之甚邪。門庭堂階習禮之地也。尊爵璋璧弓矢之屬習禮之器也。吾既出入登降有節。洗奠授受有儀。履物視侯期不失餽矣。而乃與之度廣狹。絮長短。差大小輕重。以百工之事相詰難。雖學禮之君子。未嘗不講明其制。然較之工師之執以爲業。日習其伎者。其離合疏密固當有殊也。而遽用是爲學禮之君子。病豈非語器而忘道與。嗚呼。與宋賢爲難者眾矣。以言心性爲無用。以求之事物爲支離。說皆偏淺不待辨。其謂說經疏謬者。綴遺訂誤。洵足匡宋賢之不逮矣。然推而論之。亦執工師之伎。而嗤學禮之君子之類也。而遂欲陵駕宋賢。擯斥之以爲不足與於斯道。此不得不辨者也。世有知言君子。蓄德能文。欲表闡幽隱。撰次先生行事。孝銘所爲年譜。既詳實可據。請更參以予小子之說。使通經之士不至徇末而遺本。而先生之學庶克顯於世乎。武強賀濤謹狀。

（碑傳集前）卷三八

吳興沈公子悼墓誌銘 王式通

清之季年。有以耆年碩德治法家言名於時。當變法之初。能融合同古今中外之律。使定於一。而推行無礙。蔚爲一代不刊之盛典。則今世海內所推仰。吳興沈公者是也。公諱家本。字子悼。祖諱鏡源。舉人。慶元縣學教諭。妣卜氏。宗氏。李氏。父諱麟書。妣氏。本生父諱丙。瑩進士。刑部郎中。貴州安順府知府。妣俞氏。安順公以忤時解官歸。公才弱冠。卽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公之學律自是始。中本省同治四年補行。辛酉。壬戌。科舉人。回京供職。歷充直隸陝西司主稿。時吳縣潘文勳爲尙書。公嘗爲同舍郎。

某擬稿進。文勳訖其不類。平日所爲詰之。某以實對。文勳歎曰。吾固知非沈君不辦此也。公之以律鳴於時。又自是始。成光緒九年癸未。科進士。充奉天司正主稿。兼秋審處坐辦。律例館幫辦。提調。協理。提調。管理。提調。在部十年。無日不以纂述爲事。十九年。簡放天津府知府。津俗故剽悍。再械關。前守持之嚴。風少斂。公履任。以寬大爲治。羣不逞之徒。以爲可欺也。衆百人。闕於市。公飭役擒其魁四人。戮之。無敢復犯者。望海樓者。法蘭西教堂也。以庚申毀於火。至是重建。成。津人咸念前靈。訛言繁興。又適有偵獲誘賣孩童人犯事。舊律非迷藥不處死刑。公曰。是豈可以常例論乎。竟置之法。而民大安。於是又知公之用律能與時爲變通也。大吏才公。調保定府知府。北關外有某國教堂。甘軍過境。毀之。公聞變。卽偕游苑縣令馳往。多方撫慰。教士感公誠。但乞城中一地易之。而當路憾於外人之勢。遽派員查辦。於教士亦電告其留京主教。百端要索。勢張甚。平償金五萬兩。且與以清河道舊署。猶不可。以郡囑東偏爲道署。舊址應盡歸教堂爲辭。將許之矣。公獨持府志。斷辭。教士始無言而退。於是又知公於外交能守正不阿如此。拳匪之變。萌於山東。蔓延於畿輔。民初有私習者。公輒偵得其首要重懲之。俄而朝貴多爲所惑。卒不可遏。保定密邇京師。故受禍尤烈。英美教堂相繼被毀。公時已升通永道。擢山西按察使。未及行。而兩宮西狩。聯軍入保。大肆搜索。某教士街公前爭。郡縣之隙也。則誣公附和拳匪。百計中傷之。卒無左驗。而難解。公遂馳赴西安行在。被命以三四品京堂用。授光祿寺卿。升刑部右侍郎。遷左侍郎。自嘉道以來。各國互市。開拓及於內地。傳教訂諸約章。民教齟齬日遠。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六

而益多。方其起釁之初，大抵薄物細故，州縣吏率不解各國法律，往往坐失機會，釀成巨案，而莫可收束，而中外用律輕重懸殊，民益不能堪，惡官長之薄視已也，則惟有遷怒於外人，庚子之變，萬口同聲者，此其癥結之所在耳。公嘗私憂以謂欲使民教相安，當令官吏普知法律，然中律不變，而欲收回領事審判權，亦終不可得。會二十七年兩宮回鑾，變法議起，今大總統袁公薦公於朝，設脩訂法律館，命公與伍公廷芳總其事。公於是先譯東西各國現行法，每一卷成，必考其沿革，審其輕重，三復而後已。又請先廢凌遲、梟首、戮屍及緣坐、刺字等刑，又別設法律學堂，畢業者近千人，一時稱盛。補大理正卿，旋改法部右侍郎，仍兼脩律事。三十三年，專充修訂法律大臣，宣統二年，兼充資政院副總裁，仍日與館員商訂諸法案，先後告成，未嘗以事繁自解。蓋公生平之學，之志，至是乃大發據矣。公雖終其身於法律之學，然於他書無所不讀，其自著已刊者，刺字集二卷，歷代刑官考二卷，寄謄文存八卷，又二編二卷，未刊者，歷代刑法考三十八卷，漢律摭遺二十二卷，明大誥疏令考一卷，明律目箋三卷，律例偶箋三卷，駁稿彙存一卷，雪堂公牘一卷，奏議彙存一卷，歷練編一卷，學斷錄一卷，文字獄一卷，刑案匯覽三編一百卷，讀律校勘記五卷，秋諭須知十卷，日南讀書記十八卷，說文引經異同二十五卷，又附錄一卷，史記瑣言三卷，漢書瑣言六卷，後漢書瑣言三卷，續漢書志瑣言一卷，三國志瑣言四卷，三國志校勘記七卷，漢書侯國郡縣表一卷，李善文選注引書目六卷，古今官名異同考一卷，枕碧樓偶存稿八卷，日南隨筆八卷，沈碧樓詩稿六卷，古書目三編共八卷，此外又有周

官書名考古一卷，借書記一卷，奇姓彙編一卷，金井雜志一卷，寄謄文存三編一卷，皆未成書，其零篇斷緒，有待彙集者，尙盈篋也。非所謂博學多識者耶？三年十二月，共和詔下，乃引疾不出，以民國二年六月九日薨於京師，距生於道光庚子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四。原聘鄭氏，未娶，殉髮匪之難，繼配陳氏，先公卒。子四，長承煥，分省鹽大使，先卒。次承熙，舉人，內務部僉事，出嗣公兄子佳公。次承烈，附生，英國留學畢業，財政部僉事。次承煌，司法部署主事，出嗣公弟子祥公。女二，長適教育部總長汪大燮，次適前度支部員外郎徐士鍾。孫四人，仁堦、仁堪、仁培、仁堅。女孫二人，將以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葬於渡善橋之原。式通管從公問律，受知最深，曷敢不銘。銘曰：

五刑之屬，厥有三千，仍世損益，大體不愆。瀛海既通，遠人來萃，主客互淆，如蠅如沸，窮則必變，望則思通。誰其尸之，翼翼沈公，首除殘酷，與民更始。仁風扇和，吉祥止止，孰是孰非，何去何從。較及毫釐，偕之大同，亦有譏排，徇時蔑古。浩然不顧，羣疑消阻，公學大成，匪惟明刑，掩彼眾藝，培茲盛名。公功在世，論久益定，刻辭貞石，以訊無竟。

（碑傳彙編）卷六

王瘦村別傳 吳謙

君諱錫祺，字壽萱，晚號瘦村。淮安清河人，僑居山陽。王氏故素封，其先世多尚於壽，瘦村乃垂六十。顧中道破家，客死，悲夫。君天資開敏，喜度曲，尤淫於書，工辭章，屢以詩賦冠其曹。一日有以詩詠者，君方樽蒲，口啜小史，次韻答之，斐然可觀。嘗編輯山經地志，爲輿地叢鈔，分類別部，一續再續，都百十萬言，又別采



前人未刊著述印行之。統曰小方壺叢書。海內識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壺。小方壺之名。與知不足齋。粵雅堂埒。其中最關文獻。有阮吾山先生茶餘客話足本。顧秋碧先生補後漢書藝文志。丁儉卿先生山陽詩徵。君又續編山陽詩徵。視正編尤夥。其他單詞片帙。罔不爬搜。昔人謂刊槧遺書。比之掩骸埋齒。君殆無愧云。鉛板始盛行。君所編以聚珍鉛板印之。後又鑄鉛爲板。印鉛故以油墨。不適於藏。且行狹字細。讀者病之。余偶以爲言。君謂木刻將供炊爨耳。鉛猶可易資。鉛費重而量鉅。使如鮑氏伍氏書之行寬字大。則板無度。開處未幾。君竟以鉛板質諸質庫。今尙存。當時君不以木者。果幸而出於鉛。猶得存什一於千百也。君磊落自喜。不事生產。雖身爲家督。不自省察。故家毀而責無一償。守令持之急。久乃稍解。君脫身走滬。旋至江寧。分築省志。嘗徵君又不能自克。已置孥秦縣妻家。復游滬。目眚且病。瘍益無聊賴。轉徙而歿於秦縣。所著詩文凡若干卷。

吳淩曰。瘦丹以刑曹觀政京國。上書宰相。一時意氣詎不壯哉。居常欲以科目致身。秋賦江南第三場。對策口講指畫。窮源竟委。聽者愕眙。君益神王。出聞飲秦淮酒家。不衫不履。旁若無人。酒酣高唱。曲中老伶環跪起居。君乃浮大白。掉臂踟月而去。觀者以爲神仙中人。孰意其老而窮。窮而死耶。君所編述具在。可以自傳。余僅略疏其身世。以臆知君者焉。

《碑傳集補》卷五三

禮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曾祖 宗器。誥贈光祿大夫。妣羅氏。誥贈一品夫人。

祖 振西。誥贈光祿大夫。妣于氏。誥贈一品夫人。

父 鏡湖。誥贈光祿大夫。妣黃氏。誥封一品夫人。

公諱亨嘉。字燮鈞。一字鐵君。福建侯官人。八九歲讀春秋左氏傳。至齊楚秦晉各大國交兵處。卽按其山川地望。戲畫爲圖。十餘歲。讀史記。亦如之。未冠。以縣學生舉於鄉。歲在同治乙丑。自是困禮部試幾二十年。用以肆力於學。閩浙總督左公宗棠創正誼書院。課舉貢爲詩賦。四子書文。福建巡撫王公凱奏創致用堂。課經義治事。公試冠其曹。十常六七。光緒癸未。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已用大挑知縣。分發河南。保以同知升用矣。會有王樹汶京控之獄。公先在東河總督梅公啟照。河南巡撫李公鶴年幕中。獄已定讞。二公命公覆訊。公白。疑有冤。爭不能得。獄平反。二公奉嚴旨覈職。連承審官數人。公自理於都察院。獨免吏議。遂復與禮部試也。丙戌。授編修。命提督湖南學政。試一府治經古場。分經史小學輿地掌故兵謀算術詞賦二三十門。發題百數十道。治經者分習各經。又分今古文。若詩齊魯韓。尙書歐陽夏侯伏馬鄭諸家也。一府治試二三十日。日坐堂皇。傳餐不入內。夜閱卷。往往達曙。名第上下既麟次排比。猶斟酌一二字句分寸短長數移置之。不使小有顛倒委屈。鄉試號舍廬萬有奇。應試者萬七八千人。學使

者錄取遺才。府縣學生當十擯其三。太學生當十擯其四。公去取尤兢兢較毫釐矣。校士錄出。士林爭購。以爲命題。閱博。即得未曾有也。癸巳典試廣西。充正考官。復按遺卷。拔取以十數。辛丑提督浙江學政。時方改四書義。策論試士。以淹貫有特識爲主。其能發揮新學者。薦舉經濟特科。及咨送京師大學堂爲師範生。在湖南。倡捐廉俸。增益校經堂肄業名額。杭州舊有藏書樓。亂後書無一存。新而大之。購書七萬卷。刊定士民借閱規條。綜公生平校文如赴飢渴。愛士如護性命。憤黜落如決獄之恐失入。學問喜博大而惡苛碎。其遊覽山水。評品書畫亦然。將之湖南。以書抵衍。極道洞庭衡嶽。天下偉觀。江胡會。左中興偉人。必有人士文章繼起者。夸示之。以要其往。桂林陽朔山水。昔人稱奇。公以爲細碎。不足喜。喜司馬氏通鑑。首以教人。謂明季國朝諸儒若黃氏宗義。王氏夫之。顧氏炎武。胡氏渭。顧氏祖禹。顧氏棟高。所著書皆裨實用。爲文章開朗詳盡。不屑屑爲含蓄吞吐以取姿態。嘗作張文達公之萬神道碑。中述豫軍戰事數千言。翔實地形。以究東西捻就殲之勢。見者皆以爲非公莫爲也。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升授國子監司業。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經局洗馬。遷翰林院侍講。升授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由浙江學政回京。奉旨著仍在南書房行走。並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補授光祿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

調補禮部左侍郎。充玉牒館副總裁。經筵講官。公之爲總監督也。大學堂初立。乃闢講堂。學舍。操場。廣生徒至五百人。時耳食東西國學制者。方謂講席當徵委講師。當爲屬吏。公不謂然。走書幣四方。禮聘儒宿。或請至四五不倦。雅護學生。而謫脈肆慢者必繩之。立朝二十餘年。一意孤行。空所依傍。或感觸時事。持論峻切。聞者色變。故舊親戚宦遊京師四方者。不能爲關說函薦。故不喜者多。近歲改官制。貳列曹者。事至不敢有可否。公貳禮部。核議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奏。設禮學館。草創規模。有所異同。辯論斷斷。至面發赤不止。戊申歸里。議遵奏案。設存古學堂。手訂章程數十紙。當道任籌款興辦。有日。公入都有梗其事者。遂中止。公憂舊學自此淪亡。常以爲憾。癖嗜書畫。收藏多國朝名家。大小千百事。宋元人僅百一二。以爲歲月綿緲。非來歷真確者不敢有也。然數十年廉俸所入。盡於此矣。少孤。無昆弟。官京師。湖南。浙江。皆奉太夫人偕行。無間溫清。戊戌。命出使朝鮮。以親老疏辭。庚子。兩宮西行。太夫人年已九十。不能棄奔行在所。疏陳引咎。兩宮優許之。丁未八月。太夫人享壽期頤。兩宮均錫匾額。及建坊銀兩。其明年二月。丁太夫人憂。十月。歸葬。服闋。仍直南書房。體素厚重。冬春多痰。以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無疾痰湧遽薨。生於道光丁未。享年六十有四。事聞。奉上諭。前禮部左侍郎張亨嘉由翰林入直南書房。迭掌文衡。洊升卿貳。學問優裕。



清儒

清儒碑傳集

卷一六六

克勤厥職。茲聞遠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侍郎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張如璽。著以主事用。欽此。娶閩縣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長子如怵。早卒。次即如璽。妾鄭氏出。孫戴。如怵出。公薨。數月。奉旨。給予二品廕生。公官卿貳。例得史館立傳。衍兄事公四十年。知最詳。謹具。歷官行事狀。上之。禮學館纂修。學部主事陳衍謹狀。

陳衍撰 《石遺室文集》卷二

賀先生行狀

曾祖諱雲。舉嘉慶己卯進士。官至江寧督糧同知。贈中憲大夫。

妣氏李。贈恭人。

祖諱式周。道光壬辰庚子副貢。選瀘州州判。以親老不赴任。贈

朝議大夫。妣氏常氏。楊。贈恭人。

父名錫璜。同治甲子舉人。以故城訓導致仕。封中憲大夫。妣。繼

妣皆氏陳。贈封皆恭人。

先生諱濤。字松坡。姓賀氏。先世山西洪洞人。明永樂間。遷直隸之武強。居段家莊。為武強人。三世祖諱成家。隆慶間。移居北代。至先生之父。以訓導久官。故城不去。復移居鄭家口。先生生於北代。卒於鄭家口。中歲教學。宦遊四方。歸鄭家口。甫餘二年。卒。即葬焉。故今為故城人。賀氏望族。其藏書名甲畿南。高曾以來。仍世有文。至先生益厲。時獨出。卒然躋宋明作者而上。凌駕漢唐。直與古之遺文接轡。歎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縣院試皆第一。同治庚午。舉於鄉。先生有弟曰芷村。先生諱沅。與先生同榜鄉舉。及光緒丙戌。會試。又兄弟同榜。成進士。學者傳以為榮。先是。先生以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改官大名教諭。未及殿試。學使按試至大名。先歸。芷村先生選翰林院庶吉士。而先生以次科補試用主事。分刑部。先生幼即穎異。在塾。不喜與羣兒弄。嘗獨坐默有所思。體素羸。氣不能載其聲。至廢誦讀。而所悟入。皆古人為學次第。及所由徑塗。其於文事。蓋有天授。嘗為反離騷。桐城吳先生為深州一見奇之。登諸門。後以歷代所傳斯文之緒。及武昌張先生北來。都講保定蓮池書院。復引而通之。張先生得之。喜為至寶也。時吳先生方為冀州。言之上官。移先生官。自大名教諭。調署冀州。學正都講。

信都書院先生乃益以研稽文藝爲事進則證所得於兩先生選者書問近者面質退則與諸生講說反復辨駁孜孜不已雜以笑謔大暢厥旨至張先生南歸吳先生接都蓮池每有所作猶寄先生與爲是正嘗一日燕集於蓮池吳先生謂讓先生於吾文少所違反乃不若范肯堂范肯堂者通州人諱當世嘗客吳先生所張先生門下第一能文之弟子也先生從容徐答之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衡書序吳先生所著深州風土記吳先生與先生書有所商定先生答書曰某未見先生之書先見湘帆所爲敘湘帆爲敘時亦未見先生之書幸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吾二人之知先生視三子爲如何先生語言妙天下如此然雅趣不爲滑稽濫說聞者解頤而事理的破昭晰無疑尤妙於說書警爲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間以譬況俾古人之聲音笑貌凌厲紙上汲引學者心目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若親與古人晤對唯諾一室之中焉乎此吾國歷代相傳斯文之緒縣縣繩繩以至於今而非他國所能有者也自東西海國文字風靡一世吾國文不絕如縷而張吳兩先生先後卽世斯文之傳唯先生獨任其重三十年前先生卽嘗舉新學以詔學子矣又愛西儒學說說理宏深病吾譯者蹇於辭不能達其誼思整齊要刪成一家言其時學者蔽所不見不知先生所著者云何羣以其說爲怪及今新說大行則又迂謬先生卽從先生久故如衡者亦以先生兢兢保守其文爲不達夫文非先生之文乃五十年以來歷代相傳縣縣繩繩以至於今者也律以優劣勝敗之例吾國文當推行於各國今各國之習學者爲不少矣而我乃自棄置之甚者且欲滅絕之別制省筆字以代之姑無論省筆字之不可通行而吾國五千

年相傳舊有之文字先自滅絕亡國之故事必其國之語言先亡文字者語言之尤精者也文字亡其國尙能存乎此有識者所同知而先生生平所深嘆私計思欲得所藉手而挽救之者也先生都講吾翼凡十有八年以官辭不得去以目疾辭不得去既去吾翼乃漫游京師保定遂主長沙陳伯平中丞天津徐鞠仁太保今大總統項城袁公督直隸時於保定立文學館延先生主其事先是已有存古學堂之議鄉曲老儒額手稱慶在勢諸君子亦以爲非是則中學將亡先生獨以謂中學以文章爲主學文與他學不同或窮年佔畢不見其進而一旦驟長或執卷研索不得其解而觸物旁通若拘於學堂定例限之歲月而實以員程則所謂古者名存而實先亡矣至是袁公手書屬先生盡除去學堂科目一任先生之所爲又致書毛賓君方伯代通殷勤且曰若賀君不至則此館無庸虛設先生乃起而任事高縣其格厚與之領人無定額業有專攻凡所招致皆一時知名之士南皮張宗瑛獻縣深州武錫珪合之首至衡以不才亦廁其間且言冀縣陳嘉謨獻縣侯際辰亞武而爾強齋文煥蔚卿武邑吳之沆迂農王汝楫仲航絡繹具來有栗如桐栗齋者時方肄業保定高等學校既卒業試第一亦棄其所學來學先生則大喜曰吾道爲不孤矣日取所謂五千年相傳不失吾國高於各國之文爲諸生說之不異前在冀時其後來學者益多嫉者乃妒媚忌克百計傾之未幾袁公去直隸而先生亦辭館歸自是倦游不復出矣先生於學無所不究悉以文馭之故所得獨精雖專門其學者不能逮嘗爲天文之學馭以繞日新說而月行星軌道之膠葛悉除又刺得割圓曲線之要向所謂視蒙氣差測之悉準嘗爲輿地之學馭以今行省州縣依



所盡疆界犬牙鉤錯剪裁之分爲無數小圖而合之爲一其界畫
纖細僅如牛毛比每與學者說古人之文輒取所爲圖布列几上
視數千百年以前戰爭割裂之壤地校枒鉤棘瞭如掌文蓋文爲
諸學之機械不能文而泛言攷證皆糟粕也顧諸學以文爲機械而
皆瓦礫也不能文而高語性命皆朽腐也顧諸學以文爲機械而
爲文要自有道自孔子次春秋以制誼法法即易之所謂言有敘
誼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古人之渾言其理而於命意造辭何以
爲有物安章宅句何以爲有敘固未之詳也先生嘗自言其於文
事粗有所知悉得力自評點評點之學創自明歸熙甫氏至方望
溪劉海峰姚姬傳氏下逮張吳兩先生承用其說爲之益多用以
發古人不傳之秘而爲後之學文者別肩一途轍轍若新學之有
儀器標本於無可指示之端能爲之圖形指示俾學者一目了然
用至便法至善也衡侍杖履從先生日有事於評點丹墨斑駁圖
銳揉雜無識者方目笑之不知古人之所謂盛事大業其精神悉寄
於是也先生嘗曰吾生平無過人之才唯不敢學於無用或思越
所學援精神而廢時日蓋先生之學唯專乃精吳先生任歷代斯
文之緒每語及先生輒孫謝以爲專門之學也先生內行純篤於
昆弟始終無違言事父母尤能得其歡心視世事漠無足介其意
者其所介意世又不及知既任歷代斯文之重異學桀驁喋不得
施有文二百篇寫定在紙傳之其人以俟聖人以質百世配交河
蘇氏生子三人長葆初先卒次葆屺世其家學次葆良孫五人孫
女二享年六十有四先生之沒實惟中華民國元年五月一日葆
真來請紀衡從先生問學幾二十年實有見於縣縣繩繩吾國五
千年相傳不失之緒至重且大系之先生先生沒吾國老師大儒
無在矣謹據葆真所述參以聞見稍加論次待賢人君子采擇上
付史館垂編錄門人趙衡謹狀

趙衡撰《賀先生文集》附錄

賀先生墓表

天津徐世昌撰

昔孔子嘗稱天之不喪斯文不言道而言文文之重於聖人久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所謂言亦文也孔孟
之道於何見之見之於其文爾太史公曰孔子既歿五百年余小
子何敢讓焉亦自負其文也魏晉以降詞氣蕭瑟無復三代之遺
意故其治亦卑陋無可言文之繁於世運如此退之偃起約六經
之旨而爲文於以起八代之衰而朱子以先文後道少之於是文
與道乃析而爲二姚姬傳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不可偏廢持論最
平然姬傳固文章家也曾文正公私淑姚氏而道德事功彪炳一
代議者莫敢非之曾公論道與文之輕重亦若未敢斷言者要其
意所自得則以文事爲歸夫道所以濟萬世文之不足與抗明矣
然而聖賢精微之蘊實寄之乎其文文之不知道於何有是故體
道之淺深壹視其所得於文者以爲斷而文字以外固無道之可
言由是言之文固未可輕而抑文而尊道者未必其果有得也桐
城吳擘甫先生之設教也舉經世軌物之畧悉推本於文章其說
曰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未有離文而可以言道離道而可以
言治者千古以來之學術一以文章之義裁之醇駁高下釐然不
紊舉而指之榮如也可謂極斯文之大觀也已繼吳先生而起壹
守師說不少變而表章闡揚之不遺餘力者則武強賀先生也先
生諱濤字松坡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武強之段家莊移居北代世
以文學有聲於時曾祖雲舉進士江寧督糧同知祖式周四川瀘
州州判父錫璜舉人故城訓導有惠政故城人愛之不忍去因移
家故城之鄭家口居焉先生幼嗜學羣兒嬉戲獨默坐冥思若有
所寤年十六應學使試冠其曹與弟沅並舉於鄉考取國子監學

正學錄。改官大名教諭。又並成進士。以學使按郡至大名。不及殿試而歸。而弟沅以翰林散館。改福建知縣。吳先生為深州得先生文。奇之。召至門下。授以所學。又通之武昌張先生。張先生得之。狂喜。復書曰。此瑰寶也。北游得此。吾道為不孤矣。及吳先生為冀州。以先生主講信都書院。因格於官例。不得往。請之大府。自大名調署冀州。學正。大名學者遮留。不可得。卒赴冀州。已丑殿試。授刑部主事。且之官。冀人留之。百端不聽。去。仍兼講席。其後得目疾。失明。屢辭。終不聽去。凡主冀州講席。十有八年。吳先生主蓮池書院。且辭去。會今大總統袁公來。督直隸。留之甚切。吳先生舉先生自代。曰。有賀君在斯。文一脈之傳。可以不絕。某去。猶不去也。既而袁公因蓮池舊址。初文學館於保定。延先生主之。先生以為文章者。諸學之機械。自周孔以降。若左邱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未嘗一日不致其思。而誦於口。通微合莫。深得前人著書之意。若窮處其間。而與之相唯諾也。其詔學者。必以文字為入德之門。亦以此要其歸。不惟發明其理而已。安章宅句之法。必深摯而詳說之。以為義法明。而古人之精神乃可見。得其精神。而道術乃可深造也。新學既興。舉國翫然。少年銳進之士。詆毀舊學。專欲摧滅之。而後快。而一二老師宿儒。方汲汲以存古為務。先生博覽群書。饜飫西儒之學。說深以時論。過激為慮。又以為古學非可以空言保也。嘗著論力矯時弊。而以文章為學問之原。兢兢自守。不變袁公之初。文學館也。以為國粹之端在是。而其事當一屬之先生。手書告僚屬。毋設科目。一聽先生所為。且曰。若賀君不至。則此館毋虛設。先生感其意。強起應之。館成。所致皆一時知名士。趙衡。張宗瑛。武錫珪。輩相繼至。潛心所業。不顧流俗誹議。學以大進。未幾。宗瑛。武

血死。趙衡以病。錫珪以他事先後去。先生以俗論難變。人才蕭條。亦慨然倦遊矣。余在京師。嘗延先生而館之。畿輔學者請於大府。備禮以聘。先生不出。民國紀元五月。卒於家。年六十四。以其月葬於故城尹里之阡。夫人蘇氏。封恭人。子葆初。先卒。葆真。葆良。先生自幼至老。卷冊不去手。舟車行旅。未嘗少廢。既失明。日令學者誦說中外羣籍。而為之講貫。譯書新出。無不究覽。所評臬古書。及所為文。亦於失明後為多。有文集四卷。尺牘若干卷。行世。其學雖以文為主。然綜貫中外政學。而得其通。嘗曰。學無古今。無中外。唯其是爾。其言政亦然。所著文。考論時政之源流得失。務引西國新學。新理。以潛發吾民之智識。憂深思遠。讀其書。知其謨議。閱通。迴非拘墟泥古者之為也。而從先生遊者。亦多開敏英雋。能以材略自見於當世。嗟乎。古者以為經緯天地。謂之文。自體國謀治。以下逮於民彝物則之繁。何一不賴於文者。而流俗不察。輒以文學為詬病。於是相率蕩然。羣安於不學而自恣。天下之紀綱法度。遂一壞而無復留餘。謂非變端之大可痛者乎。昌明先生之學。以詔來者。不惟吾道之為。亦所以矯世也。

徐世昌撰 《賀先生文集》附錄

賀濤傳

賀濤字松坡武強人父錫璜字蘇生號古漁同治三年舉人以候選知縣官故城訓導孝友敦謹有學行歲饑出粟賑鄉里創釀金法倡修歷亭書院喜表章鄉邦文獻在武強訪劉謙遺著在故城建明代馬中錫祠印行賈氏叢書及明儒學案爲振起人才之首務既解組歸故城人愛留之錫璜亦不忍舍去遂移家於故城之鄭鎮年八十九卒濤少承家學與弟沅以文字相砥礪同治九年同舉於鄉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改官大名縣教諭光緒十二年又同成進士以學使案郡至大名不及殿試而歸桐城吳汝綸知冀州邀之主講信都書院因調署冀州學正十五年殿試以主事分刑部仍兼冀州講席凡十有八年既以目疾歸漫游京師保定中丞陳啟泰太保徐世昌爭延主其家大總統袁公督直隸時創文學館於保定屬意於濤曰濤不至則館可廢也再三強之始應未幾濤以疾去而館卒廢如其言初汝綸倡爲桐城古文之學其牧深州時見濤所爲反離騷大奇之遂盡授以所學及武昌張裕釗北來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汝綸復使往受學於裕釗裕釗歎曰北游得松坡不負此行矣濤之爲學以文章爲諸學之機緘讀古人書必擊求其文字既從吳張兩家學益博精於古人之文自周孔以降若左丘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心維而口誦之通微合漠盡得古人著書之意於姚氏曾氏義理者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之說尤必以詞章爲貫澈始終而兢兢於歸方姚吳數大家之評識日與學者討論義法不厭不倦又大歎古人之書有所編輯以爲文章大觀而補姚氏類纂曾氏雜鈔所未備嘗答友人論文書云辱書以文事相質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富理富

則文有質幹而義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爲事子之言誠當矣雖名能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雖然以濤所閱文之能事猶有未盡乎此者觀晉楚騷曲脊跛足枝於指而癭於項固不其於用不美於觀矣官體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聲色而任提挈戴負者舉肖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爲人者皆然也然而閱隘伉奩魁猥舒急都鄙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計數泄於面顏不能自閉遏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爲也執子之說以爲文誠具其形且可適於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古之論文者以氣爲主桐城姚氏創爲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爲文以聲調爲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出者也氣載聲以出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氣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斂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質幹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強掇而得也治金以爲鐘斲桐以爲琴截竹以爲管依古譜而奏之伶人樂工蓋可學而能矣至於感陰陽動萬物而辨治理之盛衰則伶倫夔曠之外蓋無幾人以其神解妙會無法之可傳不能據成迹以求之也後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覆而會其節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薰炙浸灌而漸而進焉以契乎其微而幾於自然然後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嚮措焉而皆得其安此之不能羅列繁排章摹而句仿之其精神意象豈有合哉子且謂多讀書曉世務不求文而文自工何其言之易乎三代之後文莫盛西漢而韓退之所稱道者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而已賈生之洞澈今古錯之綜覈事



物董仲舒匡衡劉歆之通明經術其才學蓋不下數子其文亦且非後世所敢望而退之獨未嘗道焉亦卒不能與數子並其離合深淺出入之故當有別之於微者而顧可易視之乎予嘗有志於斯世欲樹功名以自見以子之學行子之志其庶幾矣若舍其志降心而學文則請無易視茲事而忽鄙人之所言焉既精於爲文以謂國之積衰由於人才之消歇欲起而振之必有賴於文學而又深喜西儒學說欲以彼國之法匡我之所不逮乃作國勢篇推世界進化之理以啟吾國改革之基及新學大興舉國若狂詆毀中國文字必欲盡滅絕之而後快時汝綸之子蘭生方游學日本乃爲書以勸之曰去秋讀惠書承知游覽東國欲徧交其賢士公卿而周知其政俗術業以廣吾學甚盛盛後又得所爲論說數首文辭益高人咸謂遠游之效焉則以爲得力於古者愈深新學方興而吾道有賴至爲慶幸往者時會未至有言新學者輒爲世所詬病今朝廷欲以外國學制育才而取其政藝之說試士學猶未立而趨時之士或走四方以求師爭購西書惟恐不及民智漸開世運可轉此固憂時者所深喜其憂之尤深者乃又喜而繼之以悲何也朝廷既倡道天下以新學矣中國之書雖未遠廢執必有所偏重其修舊業者不過如胥吏之考故事幕賓之讀律法俗儒采集性理之說耳先聖昔賢之所撰著通人志士之所編摩其精神意趣多寓於文字之間文字至深難知以世知重之而好者之多也而能之者乃僅聞世而一遇今乃以胥吏之故事幕賓之律法俗儒之性理當之吾恐秦漢以來知文之士遙承迭燼流行於數千年之間幾絕而復續者將遂掃地以盡夫西國之學今勝於古學者皆用見行文字數十年前好古之士乃兼習臚丁今

則學者皆習臚丁其好古者乃遞上而及埃及而於古希臘及羅馬人所著書尤加愛重新學日益興好古日益甚彼豈侈爲淹博視同玩好以供耳目之娛哉亦以今日所拘獲之理或由往籍所論戰遞推旁觸而得之故紬繹之而不能窮其蘊也今中國之學百不逮古而於古人之書反淡漠遇之聽其廢墜而不爲之所豈不大可悲乎吾師逆知其將然也故於士狃舊習時輒以新學啟迪後進既知變矣則又急起而持之以防中學之廢大賢閱世之苦衷固學者所宜深體而急圖者也雖然人之才知至不齊也向無他說之奪所守而能與於斯事者曾無幾人今方汲汲焉惟新是謀其於舊業雖欲不爲胥吏幕賓俗儒所爲不可得也閱博通敏之才力能兼顧得不以文之在茲而引爲己任乎且道無古今也無中外也學焉已矣吾學已精而彼學之與竊乃得而窺焉既藉彼以擴充吾學而竟乎其量彼學且因以愈顯不能者並營而兩失能者相得而益章此吾學有功新學之尤宜特重而非狃於故習者比也足下識高而才鉅力果而志堅尙友百世采風異域兼收博儲使出一治固無古今中外之可言矣文章天下公器自今日觀之已爲吾師家事傳襲授受外人不得與聞而猶以區區之說進者屢蒙師訓輒以存中學爲言自顧衰廢難與有爲然猶不敢自外故私撰其說以進質耳非謂足下之事業尙待他人之敦勉也濤論時事憂喜其大者遠者不隨俗爲轉移其訓世必以博通世務爲有用之才深以取近名謀小利爲大戒一方一時之事不爲喜戚也自幼至老卷冊不去手舟車旅館之中人事叢雜之際不使一涸所學既病目失明講學不少輟日令學者誦說中外羣籍爲之解說未嘗厭倦所評隲古書及所爲文章亦得目疾



後所爲爲多。濤雖以詞章爲學。然於羣經尤觀其通。每誦前人於學無所不采。亦無所不掃之說。於易書則手錄諸家說。積成巨帙。儀禮周官講之尤精。宮室車服之圖。登降拜跪之節。與後生解說。一若身與其事。而周旋之者。以爲儀禮非聖人不能行。亦非聖人不能言。故編次古今大文。而首儀禮。實以古聖自著之書。傳之近世。無僞訛者。僅此。又謂左氏非解春秋之書。太史公固與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同稱。取經文而釋其例。蓋漢劉歆所爲。後人誤入之傳耳。不得與公羊穀梁比。爲說甚具。又爲天算。與地之學。於天象凡割圓曲綫諸新理。新術皆錄其要。而會通之。行星軌道遠近。觀象以求其密。合輒因圖而悟其理。與地爲讀史關鍵。乃探原禹貢水經下采歷代地志。於顧氏祖禹諸人所言形勝。李氏兆洛諸人所爲考證。近世江防海防中外疆界險要。尤深致意。自州縣山川方域以至大地。渾圓皆爲之圖。精書工繪。纖細如毛髮。別以五色依其犬牙鉤縮裁剪之。使行省自爲圖。可分合。與學者說太史氏班氏之書。輒取所圖上溯周漢。以謂沿革明而文章乃可讀也。嘗曰。吾無過人之才。惟不敢爲無益之學。擾其神明。而費時日。爲人爲學。尤宜善養其氣象。使淵然。然爲不可測。宋程氏每求古人之氣象。可謂善學矣。濤有至性。事父母能承順其意。於無形。尤以敦勵學行。不辱其身。而成名於後世。爲敬親之大者。兄弟怡怡。家庭無間言。講學四方。在冀州爲最久。冀人傳其學者亦獨多。論者謂濤學精典籍。若蠶生命。沈潛專到。突過時流。其文章導源盛漢。汜濫周秦諸子。唐以後不屑也。其規撫藩域。一仿姚鼐。張吳諸家。而矜練生初。意境自成。獨樹一宗。不蹈襲前輩蹊徑。而亦不爲前輩所掩。蓋繼吳汝綸後。卓然爲一大家。非餘人所能及也。民國元年五月一日卒。年六十有四。

（賀先生文集）附錄

吏部侍郎張公傳代

公諱仁輔。字劭予。姓張氏。河南固始人。好學。有濟世之略。而以宋儒義理之說爲歸。自入翰林。平進至卿貳。所歷皆能據所蓄。以行其志。變法令。下改刑部。爲法部。而推其聽斷之權。歸之大理院。公既掌大理。又貳法部。院事所當分。合析之。使各協於理。執參中外之制。而揆其宜。卽所已行。而圖其究竟。舉要挈綱。慮及纖悉。所定規則。多出公手。而於修改法律。尤兢兢以爲法之所在。內治外交。繫焉偏而失中。動多阻格。又安得強爲去取。斷以己意。而急遽行之。而不顧乎。在兵部。吏部。條垢櫛紛。寮屬奮職。吏胥失其權。凡言天下得失。必本於所學。以求事理之中。而不苟爲異同。當劾崇厚與俄羅斯定界之罪。請斬之以謝天下。甲午朝鮮之役。封事十餘上。俄與日本戰於遼東。陳所以應待之策。書皆留中。而數召對。使盡所欲言。多見聽從。庚子議和。後列強所索償於我者。費無所出。於是有了口稅之議。公面陳其不可。其事乃寢。公既爲顯皇后及德宗所知。以大理院卿特詔與王大臣會議。要政於朗潤園。所陳說能悚眾聽。其論憲政及其推施之序。條分理順。燦然秩然。憲政館博稽精覈。日從事於編纂。久而後決者。莫能外也。公之學。切於爲己。不標講學之名。而嘗以所自律者。教人。直上書房十五年。貴胄循循矩矱。聽講授如諸生。舊時肄業太學者。率竄名六堂及南學。以取既稟。而無教學之可言。公爲司業。嚴爲甄錄。課以實功。學者委心承教。宿弊以除。視學湖北。訓士尤勤。屏除故習。勉以返躬之學。而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爲始學之基。諸生有善行。或不謹。輒譜記之。而據以勸懲。卽舊有之經心書院。而拓其規模。廣置書

籍爲延名師或親往講解由是學者靡然景從士風大變其校文亦以所學衡之典試江西四川號稱得士家居時出所藏書九千餘卷與縣令謀建誥經精舍與邑中子弟學求經史及政法詞章之說窮日夜不倦其後朝廷創立學校郡縣罔知所措而固始獨先舉行者以公倡之於前而邑人智識於學所當務已能通澈而無障塞也其在京師亦樂延接士類凡所薦達皆樸學有用之才公既以所學自効於時而內行彌篤其孝尤爲士大夫所稱咸豐間粵寇圍縣城公年甫十歲父外出而王母病公左右侍奉如成人圍解出入危險爲求甘旨藥餌人嗟異之官京師自給如寒素不足或益以稱貸而歲時必致親所須及所好之物於家衣服則又必己所審視而夫人手製者父卒後母年益高數請告歸後夢母病遂移疾不出母沒以毀致疾未幾亦卒時宣統元年某月日也公在家閉居一室左右圖書歌嘯終日肅然若無意於當世者及直所當爲則勇往無避急或出所有以益其資新政既頒且革且興奮至迭起尤竭力殫財爲之人或勸其少息曰吾學固如是規勸善兵部尚書而公爲侍郎與相諸議備聞公爲學要旨經國遠猷公卒後公子瑋游學英國以書及事狀來乞不朽公於無窮因述所素得於公者爲之傳論曰道咸之際唐確慎公倭文端公曾文正公吳竹如侍郎倡性命之學於京師誠摯篤切各有孤詣爲朝士所宗仰而曾公遂以所學蔚爲風俗用挽世運諸公既沒數十年間士大夫漸不以學問爲事變法後相與詢政政治繁徵遠引立見施行其學乃益歸實用然稍驚於功利去向時誠篤之風彌以遠矣公奮發振厲不後時賢而獨以爲己之學持之不敢張皇目前致涉虛誕使得竟其志所成就當更盛美而無瑕類而公遽卒某忝竊高位輒思與羣才馳騁以自表見於維新之世而不知非其任公長往矣誰復指摘我而糾正之者故公之沒余悲之獨深而於公嘗所稱誦懷懍焉不敢一日忘也

賀濤撰 《賀先生文集》卷四

孟宜堂先生墓表

先生姓孟氏諱憲春字端甫宜堂其號也直隸永年人永年爲廣平附郭縣於淳沱漳滏間諸郡邑號稱文明士務進取科甲仕宦接踵比肩各用所能自奮而宿儒書彥不獲見用於世者亦能以學行爲後進倡先生其最著者也先生喜采儒之說用自修敎里居敎授徒黨樂從而先生之子今學部右丞慶榮漸漬於家敎者尤深自有知識出入作息不離繩尺耳目不雜心無越思遂以有成及乎置身朝列先生猶手書訓警無小大無公私無不言其詞甚厲嘗一至京師右丞朝夕在側趨奉唯諾如兒時有事請而後行居歲餘不與人相聞人亦罕見其面由是僚友益重右丞而羣推其家法因想見先生之爲人濤嘗與右丞俱出武昌張先生之門又同官京師見其學不務華飾在官能勤所職數稱之而右丞必曰吾何知遵父敎耳濤嘗以事至廣平其縣人稱述諸顯貴亦不如其稱述先生右丞嘗主定州王合之刺史家病先生往視所攜卷冊甚多終日觀覽不輟視之皆朱子所爲書章乙句絕參以箋記丹黃滿紙刺史語人曰純儒也宜有賢子刺史固博學好文章喜納交賢儒者也而傾服如此嗚呼自古賢人君子獲爵位於朝既以其官榮其先人而自述祖德及朋好善爲文辭者之銘章更能闡發微隱故其先人雖辟世退處而無不有名德可稱論者以爲子孫之賢足以光顯祖考而未嘗不致疑於所言之非實夫



賀濤撰
《賀先生文集》卷四

君諱山壽字倬峯姓謝氏冀州人曾祖某附生妣氏某附生
祖某附生妣氏某父某妣氏劉兄弟三人君其仲也少孤能自力於學爲名
諸生善事母事無大小惟母言是聽有所進於母竭力以圖恐母
慮其求之難且費財也輒自言其得之之易而損其物之直處兄
弟閒一如母意所欲出性篤厚而愛人有善掄揚之惟恐其不顯
有不善曉以理不喻曲譬之必俟其悟而改而後已人旣服君內
行又知其愛我也皆以善自厲桐城吳先生爲冀州以實學課士
濤主其書院講席州人有事於書院者皆質行君子相得甚驩君
其一人也君篤於學尤與余善使其弟榮壽受業於余榮壽故從
君學文行皆可稱君授徒里中來學者必使究討古書不汲汲於
科第一如吳先生課士法而督行尤嚴雖小德必防閑之故從君
游者多純篤之士君卒於光緒十九年年四十四某年月葬於某
妻趙氏子潤廷舉人君沒後亦來受業潤廷通經術謹言行皆家
教也孫樹蟬樹棠君沒十一年門人謀表君墓潤廷以表墓之文
來請余旣慕君學行且嘉其教人之有法也乃爲之詞曰西國育
才之法有三曰德育智育體育日本仿而行之其學科有所謂倫
理者而深識之士乃謂吾國專重智育有德之士殊少中國參東
西法立學而諸學所奉行亦皆智育之事蓋德育云者無課程之
可言學者無所挾以自表暴教者亦無所據以爲旌別日本行新
法久國益治強不可謂非學之功而於所謂德育者猶有憾中國
新立之學規則未備又烏能獲益於旦暮之間故縣其格以爲招
而未嘗遽責其實也德育之難於措立而不易收效蓋如此然觀
謝君教授鄉里以躬行與學徒相敦勉而其效顯著則又不可謂

以德育者之無其術也。誠能取其術，匡新學所不逮，以身爲表，陰驅顯責，未必無成效之可期。日本之譏或者其可免乎。余久主書院講席，學制既更，仍留不去，愧不能爲君所爲也。表君之墓，爲發斯義，以告世之有教人之責者，因以志余咎焉。

賀濤撰 《賀先生文集》卷二

故孝廉王君蘭生墓志銘

王君蘭生卒之四年，其孤我臧至上海，攜君遺詩一冊，請爲敘。余曰：君生平交最親且久者，惟故兵科給事中陳君琇瑩及余。琇瑩早達，先君卒，余後死，當爲銘幽之文，豈獨敘君之詩。憶余年十一，先識琇瑩，因識君。君館法海寺鄭尤豪。時督學使者濟甯孫公毓汶試士重詞賦，余與君前後爲縣學生，琇瑩由拔萃中甲乙科，入翰林。余兩人困場屋，逢大比年，輒與許君貞幹、陳君念祖數人結社爲文會。下第，余則束去，一切舉業書，取所謂詞章，考據之學，雜治之。君則專意爲詩。琇瑩與葉君大莊方持祧唐宗宋之說，君乃務爲清幽峭刻一路。手鈔錢蔣石、厲樊榭、萬柘坡、金冬心、翁覃谿、程魚門、祝芷塘、黎二樵諸家詩，無三日不相過從，多集念祖所。念祖家近市，對門酒樓，飲輒彌日，多言詩，同飲者厭其酸，目笑之。君性復不廣，遇生客，敘容不一語，人亦多弗之喜，故獨與余親。喜市書，稍蓄善本。時吾閩書價至廉，列朝詩集售二千錢，文苑英華缺一卷，售五千錢。海舶雖通，他方書賈未得消息，莫至者。一家中落，藏書展轉賣買，不出一城之內故也。余既日益貧，旅食於外，君亦爲萬里遊，從蜀學使者校文，徧歷蜀中山水，得詩數百首，旬月郵寄余，稿厚盈寸。余遊臺灣，巡撫幕，時方奏辦撫墾，內山番社臺人林朝棟以道員統土勇數營，主臺中路

撫壘事、聘君入其幕、屯彰化萬山中、終日瘴霧如霞、已午僅見日。君居數月、病已而復病。余與隔數百里、月書札相勞問、以十數、瑣屑千百言、殆無一歡者。君有作文字、時由驛遞加排單寄視。未幾、余內渡、君益羈孤無聊。越歲歸。瑋瑋督學河南、君從之遊者一年。辛卯、始舉於鄉。余旅食上海、明年正月、君至、余奔母喪歸。卒哭、復來相見、逆旅中、別意甚惡。次年、余旋里、不數日、君復別去遊臺、瘴氣所中、不自知、病日以深。七月、力疾歸、已不可救。八月某日、卒於家。體素羸、戚友多憂其不壽、方謂素慎疾、可無恐也。事母孝、雖顛顛名場、而刻苦力學、志不衰、若必得、當以慰其親者。自蜀歸、絕少作詩之臺、之豫、皆無一字、意氣寥落、惟戚戚無以養母是憂、以死其身、若預有兆朕者、可痛也。君諱景侯、官人、卒年四十三歲。曾祖某、祖某、父衡士、皆不仕。娶陳氏、生一子、四女。

銘曰、癯志已矣、遇如其詩、瘠而不頤、蹙而不頤、人爲之耶、抑天實爲之、噫。

陳衍撰 《石遺室文集》卷三

校記

①沈碧樓：當作「枕碧樓」。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七

朱鳳儀 鄧繹 胡培系 王先謙 朱孔彰

李詳 劉光賁 繆荃孫

清故揀選知縣朱先生墓誌銘 劉師培

先生諱鳳儀字鑾笙先世由江都瓜洲鎮遷丁溝遂爲甘泉人奕世儒素含章高蹈先生天挺淵純體姿高邁言成槩括辯均川注明允充於初迪冲議表於弱冠貞諒足以鎮俗弘毅足以致遠藏器俟時有終賈之譽治毛氏詩春秋左氏傳經傳該綜底極眾典盡而弗盈酌而不竭觀海弗能際其瀾循牆末由窺其仞以同治丁卯科舉人銓選知縣辟命荐至束帛薨薨退然示簡修學童冠闡弘汜愛所至樂從自行束脩學子百人曲省其行觀其備成文質份份小大隨化若草木解其甲坼繁華生于枯莢也用是鄉黨歸仁邦族興化敦睦洽于九族久要臧于寮友公府歸其高致太上懷其貴德方將甄明清于先正理人倫于區域錄定哀之微詞宣王跡于既熄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九以光緒二十四年二月 寢疾而卒嗚呼哀哉州里失覆摺紳痛悼相與勒石埋幽永章德軌銘曰

於穆先生敦尚衡門望若秋嚴卽若春溫舞雩詠歸童冠來格髦士攸宜順成爾德成德伊何善誘恂恂於樂教思有彪其文重明化成直方无屈樂行憂違推乎弗拔太山其頽壽弗隨仁我銘牛脊用告萬年

《碑傳集補》卷五一

鄧郎中墓志銘 王闕運

君諱繹字保之一字辛眉武岡人資政君之次子也世有清望家餘于財資政君諱仁塋起家拔貢一等用四川知縣卓異明

保累遷至江西按察使兼權布政東南用兵文武著聞以矯援贛州失督師旨假事劾罷得歸終養君髫齡穎秀五歲能詩弱冠從兄讀書城南驚其長老于時湘州才彥始盛兄弟參焉凡有名人無不欣慕聲譽之美遠近推襟越三十年張之洞總督嶺南手書延聘移節兩湖禮爲師友其先湘撫陳寶箴備兵河北亦聘爲書院師號爲純儒博通古今者矣宋明詩敝實能復古政學議喧綜而通之蓋博覽篇籍口吟手披凡所經覽數十萬卷著井言讀書記數百萬言少好論兵壯而逢亂湘陰左宗棠督師浙閩奏辟營務從征嘉應克收全功議敘由員外郎用浙江知府並賞花翎後引見吏言翎枝無案君遂不問竟不赴補歸而終隱年六十有七卒於里第君少而俠動眾畏鋒芒資政君獨曰此其儒也知子惟父論早定矣恭人長沙陳氏名父之女溫恭淑慎生六子一女次子出後大宗妾吳氏駱氏各生一子一女劉氏生二子閨房之內肅如官寺終身敬畏親族型焉後君一年卒於時皇綱失統海水羣飛飾終之儀未皇銘志孤子琅獨銜永恤請述遺風弱冠聯鑣今嗟耄及輒述粗略以示後來其銘曰

祝融百寶始發文宣曾胡講武二鄧昌文羣賢響應濟濟翩翩仲子英發兼備能全讀書萬卷下筆千言佐軍嘉應雷鼓闐闐通冠知死犯我戎旂君曰可虞礲發而顛收功辭名歸隱大田都梁之厓弦誦鏗然後有尙論來觀井言

《碑傳集補》卷五一



胡培系傳楊曉
 胡培系字子繼，縉寧縣貢生。曩者余客衡州，識君族孫澍，澍精研六書，余敬之。澍言不及君，因介紹相見。蓋君沈浸於三禮者也。晨起，喃喃誦儀禮數百遍，周而復始，諷未畢，雖有它事，不敢以請。嘗謂是書宮室制度頗難昭晰，如朝有天子，諸侯之朝制，大夫士之朝制，廟有天子之廟，諸侯之廟制，大夫士之廟制，寢有正寢，燕寢，諸侯以下之制，亦與天子異。又如朝有行於燕朝之禮，行於正朝之禮，行於外朝之禮，廟有行於祖廟之禮，行於祔廟之禮，即就一廟言之，有行於廟之室，之禮，行於廟之廷之禮，行於廟之門之禮，非講明有素，則盲然耳。著儀禮宮室提綱，未成書，而天下大亂，亂定，以軍功官甯國府教諭，猶訪余蘇州，談舊事如夢聞。余周禮制度名物考稿本，兵火焚失，勉使再纂，余亦勸君屏棄一切，早竟宮室提綱之緒，然兩人者，若矣。又為衣食計，不能博查，相視太息而已。別後，遙病卒。烏虞禮家無人矣，豈余一人之悲哉。
 楊峴曰：君向有大戴禮箋證，小檀樂室筆談等書，皆未梓，其子賢不肖，不可知，所願如鄭康成之有小同，則君不朽矣。

（續碑傳集）卷七五

王葵園先生墓誌銘 吳慶坻

長沙王先生之喪，赴至杭州，慶坻為位而哭，而善化相國劉公書來督為墓銘。先是辛亥春，慶坻別先生長沙，先生授以自訂年譜曰：他日銘吾墓者，子也。其後得先生書，甲言之。孤子興祖等，又奉遺命來讀，會疾作，屬草未定，而相國薨，且改歲矣。追念諸責負，疚夙夜，乃忍痛為序而銘焉。先生諱先謙，字益吾，學者稱葵園先生。葵園者，先生歸里所築居也。壬子後，自署曰：避不書名。先世居江南，上元明正德間，進士諱霽，官湖南岳州府通判。徙長沙，遂為縣人。曾祖諱聲揚，祖諱遠松，俱縣學生。考諱錫光，以先生官軍恩兩代累贈通奉大夫。祖妣氏曾，妣氏鮑，累贈夫人。先生二十而孤，貧甚，出為長江水師營導管掌書記，受傭以奉母，尋謝歸。以廩膳生舉同治甲子鄉試，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景廟初元大考二等，擢右中允，累遷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左春坊左庶子。國子監祭酒，丁母憂服除，補原官。其兼職則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功臣館纂修實錄館協修纂修總校奏派纂修穆宗毅皇帝聖訓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日講起居注官。其奉使則同治庚午雲南副考官，光緒乙亥江西正考官，丙子浙江副考官。乙酉簡江蘇學政，任滿假歸修墓，旋引疾不復出。先生立朝用名節自厲，光緒初詔求直言，廷臣爭務建白，喜抨擊，或涉朋比，先生憂之，上言路宜防流弊，疏同列糾劾，斥為莠言，聖明鑒其無他，寢弗問。先生益感奮，論已革演撫徐之銘情罪重大，請嚴旨查辦，論招商局關繫重要，請飭整頓。伊犁之約，疏凡四上。一曰：俄人叵測，條舉籌備四事。一曰：寬減崇厚罪名，宜俟條約

更定。一曰東三省宜簡重臣督防。二曰會議防俄未盡事宜。凡所規畫多切中利害。在國學日請准舉人職官入監肄業。請頒列聖御製詩文集。列聖聖訓。欽定方略。俾士得服習國故。斬致用。而諱罷三海工。請嚴戒太監李連英。兩疏尤切直。風采傾天下。顧性游樂利。既歸田。登以正學爲後進導。主思賢講舍。城南嶽麓兩書院。教士務文行合一。戊戌湘學會起。該辭朋與先生持正論力距之。由是忌者橫目仇視。圖傾陷。而先生卒強立。遇地方大利病。必伸議。爲疆吏匡救。若庚子償款。創計口收捐之策。粵漢鐵路爭廢約。母貸外貨。英人員勒納賜設。賈肆省城。請飭還與當事往復論難。卒如先生議。朝廷更學制。行憲政。大吏疏薦爲學務議長。籌備設諮議局。會辦固辭不獲。則卻廉給移。以設簡易小學。暨澤善求仁兩堂爲善義事。禮部奏派禮學館顧問官。鄂督南皮張公聘爲存古學堂總教。並辭不就。巡撫岑公奏進先生所著書四種。詔旨褒美。加內閣學士銜。稽古之榮。以方乾隆朝顧氏棟高。梁氏錫瑨。殆有過之。湘中仍歲饑。先生數言於岑公。請遏米運。實倉穀。用備非常。不之省。庚戌三月。長沙民以米貴。闖於市。亂民乘之。起歐巡警。道火巡撫督市廛盡閉。巡撫不能制。指布政使授之印。俾出文告。事稍稍定。而諸紳率以電達政府及鄂督。請易巡撫。用先生名居首。先生未與知也。總督瑞澂弗察。遽疏劾諸紳。其擄罪先生語尤誣妄。吏議譴五級。湘人官京師者大駭。憤訴都察院。請上奏昭雪。不報。自甲午乙未以來。東藩失海軍。憤朝野志士。憤憤太息於國之無良。成法之司敝。變法自強。意非不善也。而持論詭激者。輒蔑棄我先聖先王之政教。謂一無足用。學說一誤。其害深中於

人心。二十年間。新舊水火。代蹶代興。螭蟻沸羹。以有今日。先生雖者斷斷苦口。殆孟氏所謂不得已。忌者乃乘閒抵隙。務擠之而後快。雖天下咸訟其冤。而正氣剝喪垂盡。君子岫然憂禍至之無日矣。明年秋。武昌變起。長沙亂。先生辟地平江煙舟。再徙縣城。三徙黃甲山。凡三年。乃還長沙涼塘舊莊。憂危播遷中。日著書不輟。先生於學無所不究。門庭廣大。合漢宋徐轍而一之。其於崇經術。治國聞。致力彌篤。在史館。成東華錄二百卷。東華續錄四百十九卷。十朝謨烈。燦然大備。視學江蘇。成皇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上紹阮文達盛軌。用嘉惠來學。復以餘力。緝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其著述則有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三家詩義集疏二十八卷。漢書補注一百卷。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二十五卷。元史拾補十卷。荀子集解二十卷。莊子集解八卷。五洲地理圖志略三十六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其撰集之書。則有合校水經注。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律賦類纂。十家四六文鈔。六家詞鈔。其校刊之書。則有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前後編。鹽鐵論。世說新語。郡齋讀書志。景教碑文紀事攷。其闡揚先德。則有通奉公遺著詩義標準一百十四卷。鮑太夫人年譜一卷。季弟先恭校注魏郊公諫錄。諫錄文貞故事拾遺十一卷。重事攷證。成弟未竟之志。其表章鄉邦耆碩。若周侍郎壽昌。郭侍郭嵩樞之集。毛茂才國翰。歐陽州判。韓毛孝廉。貴銘之詩。吳訓導。敏樹之文。並輯刊布。用章遺獻。訪獲亡友李布衣。謨丁孝廉。蓉綬。李明經。植詩文集。授之梓。蘇郎中與著春秋繁露義證。書成而歿。爲刊行之。其篤風義。又如此。自爲詩文曰。虛受堂



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七卷門弟子所編刻也。先生天性純篤事
鮑太夫人孝。中年所生子女多夭折太夫人感焉先生愉色婉
容務得親歡太夫人疾禱天請代及卒哀慕終其身世母郭兩
嫂吳楊弟之婦張並苦節爲建一門四節坊奉其嫂臨視焉先
生以丁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涼塘春秋七十有六卒前
數日自知告終之期預書日記遺令不赴不入城設奠卽以其
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上涼塘左壠子首午趾實長沙之東龍喜
鄉也配張夫人繼配周夫人李夫人側室宋氏毛氏李夫人生
子二榮祖壽祖早殤嗣子二興祖祖陶先生晚歲毛氏生子祖
恩明德有後蓋天祐云女子子六娛祖順祖慈祖招祖李山太
貞毛出一貞宋出並殤孫男一代義孫女二慶坻奉先生教遺
四十寒暑再官於湘每相見則大歡慰憤切時事則又相觸而
悲別無幾何昔之所悲不幸言中人紀論教斯文垂絕一綫之
繫繫先生是賴天運奪之此海內承學之士所同聲悲歎者也
而豈慶坻之私痛耶嗚呼乃爲銘曰

聖清右文儒風大昌乾嘉經師邁漢軼唐流風漸被迄乎同光
運際百六道術晦盲執衷諸聖以衡厥防有怨一儒奮起湖湘
甄綜六藝言其綱早謝綬紱屹乎鄭鄉因彼邪說乃剔乃攘
挺挺志節明如雪霜翁詆之口奚損毫芒維道隆汙繫國存亡
羣陰所構國步以傾愈易得遜沒景涼塘卑思終業起廢誠育
龍蛇應識萬士涕洟藉昔船山身晦名章越三百載遐唏夕堂
學統一系終始南衡遺書滿家名山是藏勒銘幽竅永昭茫茫

《碑傳集補》卷七

朱先生傳 尹炎武

清光緒季年張文襄公建存古學堂於湖北。其後長沙陳啓泰開府吳中設存古學堂於蘇州宣統己酉嘉
興沈曾植權安徽布政使仿蘇州成規甄錄八府三州通經學
古之士百餘人立存古學堂於安慶一以經史詞章爲教聘長
洲朱仲我先生教經學興化李審言先生教史學兼選學桐城
姚叔節先生教詩古文辭初炎武遊學秣陵識朱李二先生至
是負笈皖中以客籍入校獲從奉手財適年而辛壬改國之事
起生徒雨散橫舍鞠爲茂草矣茂苑既逝昭陽復積耆碩彫零
風流頓盡乃綜兩先生遺事次弟之以備世之志儒林文苑者
要刪焉

朱先生諱孔彰字仲我原名孔陽字仲武晚自署聖和老人蘇
州長洲人光緒壬午舉人父駿聲著書滿家經學小學爲乾嘉
諸儒之殿官黔縣訓導因家焉先生年十五而孤猛志勵學十
九以文干曾文正公於祁門軍次文正奇之留營讀書不界以
事時太和馬關學恩溥方督學皖中一見傾心求爲其子師文
正開府金陵延入幕治官文書先生謝之文正笑曰君志在儒
林文苑耶卽改襲校江南官書局日與莫子愚戴子高張曜山
李壬叔劉恭甫諸老宿居學大進嘗論小學謂江戴二氏以訓
詁解轉注義有未盡文正報以長箋謂爲確論先生復抵一書
質之略云前迷履字轉注爲所以踐之具蓋先君以此字先有
訓踐之義而後有訓爲物之義故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
轉注若履字之義詩經葛屨履霜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儀禮冬皮屨禮記戶外有二屨左傳踊貴屨賤皆訓爲踐之具
史記季布樂布傳身屨典軍羽獵賦屨般首皆訓爲踐此以知

先君之意，又將以實用者爲本訓，虛用者爲轉注矣。至禮記樂記臨事而履斷注數也，則又以履數二字之段借，若寫字之義，本象形實訓，雖按詩車攻，赤芾金農，狼跋赤舄，凡几左傳，帶裳幅舄，小爾雅，廣服達屨，謂之金舄，段借爲藉，故亦訓爲踐之具，推之段借爲斥，如漢書溝洫志，終古舄鹵，今生稻梁，海賦，翼陵廣舄是也，段借爲獨，如禮記少儀注，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是也，又疊韻連語字，如典引舄奕乎千載是也，單詞形況字，如魯頌，松桷有舄是也，此皆先君說文通訓之意，凡一字虛實兩用，或爲本訓，或爲轉注，或爲段借，亦各從其義也，總之解說文字，本訓仍依許氏，間有不合，如釋履字者，實千百中之一二，來示竺守許氏考老之愷，以離字等部皆爲轉注之部，謂母字必有省畫，此實江戴段王諸儒所不逮，亦先君平生致力所未及，孔彰因悟巢部之粦字從巢，省從寸，孤部之飄字從飄，省飄聲，絲部之絲字從絲，省升聲，以聲字等部之例推之，或亦有轉注之義，獨老部羣字母字之畫未省，然出入者不過一字，知不可舉一廢百，又承示西部所屬之字，俱從酒省，敬聆此訓，開悟無窮，憶先君有云，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許氏說解中屢見，段借惟草字注言之，而轉注則全書絕不一見，敘稱考老老部亦無明文，此最不可解也，今得公論定，乃知許氏建類之愷，江氏分部之意，先君力辨轉注混淆之說，厥誼因之俱顯矣，文正喜先生能讀父書，集蘇詩先生案居江海上，處士風流水石閒句，手寫楹語爲贈，先生治經之餘，留心掌故，同時孫琴西涂朗先梅小巖許仙屏王鼎臣通當世之務，皆與先生稔，上下其議論，乃網羅咸同以來名臣將帥之行事，取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

百數十種，參以目擊耳聞者，成中興將帥別傳三十二卷，琴西子仲容序之曰，老友朱君嘗從文正戎幕，講學甚悉，于戲下材官健兒相狎習，從詢兵閒事，得其詳，故紀述特翔實，兩朝勛臣事蹟略備，下逮偏裨，外附客將，掇錄無所遺，又閒及軼聞雜事，以見其精神志趣所流露，所綴論述簡而篤，嚴而不刻，信乎良史之才，非與夫考纂瑣屑者較其長短也，先太僕君爲文正門下士，於咸同名臣多爲雅故，而粵亂初興，家中父學士君方視學粵西，桂林之圍，親在城中，泉歸，又奉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詔讓展轉兵閒，故於東南軍事聞見頗悉，以仲我所紀，暇之家世舊聞，致多符合，益知君書之可以傳信而不疑也，論者謂是書文直事覈，與淵潭王壬翁湘軍志相騖，斬劉忠誠公聘修兩淮鹽法志，馮中丞煦聘修鳳陽志，兼主淮南書局，總理校功兼數職，歷長蒙城書院及江楚編譯局，江南通志局，協修撰述教誨樂而忘倦，視聽時流，舊多致通顯，泊如也，宣統元年，掌教安徽存古學堂，其教士之旨，大致謂雕版既興，載籍愈夥，窮賤畢覽，日不暇給，先秦兩漢之書，爲學術根柢，苟志於學，當知所先務，於爾雅說文溯其原於釋文，義疏盡其義，百家諸子觀其流別，通鑑通考得所據依，旁及騷選古文，隨才性之所近，數年之閒，可以自立，從之者如被甘雨和風，有陶然自得之趣，善書翰，尤工小篆，求者輒揮手應之，不靳，平生不賦，否人物，光宣之閒，魁柄下移，時局日棘，酒後縱論天下事，輒歎歎不自勝，國變後，一應清史館之聘，成傳稿數十篇，卽謝去，民國八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不封不樹，以漢楊王孫晉劉伶爲喻，所著書有說文通訓定聲續補遺一卷，釋說文讀

若例一卷說文重文箋如千卷說文粹如千卷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古注彙輯如千卷三朝聞見錄如千卷中山王徐達傳注一卷題曾文正祠百詠一卷而中興將帥別傳爲最精其他筆語甚眾未刊藏於家元配程夫人前卒生子師賦師檄繼配丁夫人生子師鼎師錦師麟師祁師軾長洲邑庠生善談論爲文章卓犖有奇氣早卒師檄長洲邑庠生淵雅冲夷篤守家學著有商君書解訪行世

李先生諱詳字慎言一字審言揚州興化人明中極殿大學士文定公八世孫父增性仁恕處斷曲直有季漢王烈之風鄉里化之業田而督先生讀甚嚴年十七受春秋左氏傳至夏五郭公闕文卽反覆問難貧不能得書走外戚家鹽城許氏始見汲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文選窮日夜披覽於昭明書嗜之尤深日課十葉每雞鳴風雨迢夜昏鐙繞案長吟如僧徒之唱唄暮年成選舉拾藩一卷批導卻竅直與薛傳均古字通疏證相方光緒乙酉瑞安黃體芳督學江蘇錄先生第一名入學繼受知於學使長沙王先謙復以第一名補廩膳生准揚海道桂林謝元福好士往依之元福留門下掌書記且徧發藏書資之先生縱意漁獵七畧四部窮原盡委而尤心折乾嘉諸老著述私淑鄉先輩汪容甫爲儼辭屢舉其體古文不喜桐城義法之說自言從甬東全庶常入衍爲杭大宗實皆出錢東澗黃梨洲特去其排偶俗調耳考證則以阮文達研經室集錢詹事潛研堂集爲鈐鍵榜其齋曰二研志嚮往詩則由荆公山谷上躋杜韓輔以義山東坡鯨鯨猿嘯盤挈逕折又時時效吳野人翁正

三常自詭曰復初格暇則與幕中正定王道農上元周左磨揚樞今古學識大進無何元福解任先生仍家居居數歲至不能舉火句容王貞春時濟之要先生教二子館其家五年己亥合肥蒯光典奉檄莅鹽城丈量樵地載書自隨陰求文士談諧爲樂先生偕鹽城陳玉樹造訪之見卽縱談目錄之學及乾嘉諸老淵源唐宋詩文派別國朝二百年來鄉大夫所宗尙以次及於揚州學派光典力持開自皖南涇包世臣先生謂戴東原館廬雅雨所獲與惠定宇沈學子游淩次仲浸淫汪焦諸人遂成絕業揚之溉院最早若慎伯繼涉筆語非能照爐淩劉淩劉之學自師鄉里前輩不關慎伯光典無以難乃深服之逾年先生赴省試光典要先生館其家課諸子讀由是多識通人名士江陰繆筱珊義寧陳伯嚴邵陽魏季詞南陵徐積餘貴池劉遜父往來秦淮酒家相唱和意氣稍發紆矣託活絡忠敏公移督兩江聘先生充江楚編譯局分纂兼與臨桂況周頤分撰陶齋藏石記已而豐潤張人駿改編譯局爲江南通志局仍聘先生充分纂宣統己酉應安徽存古學堂聘先生以四劉之學教士四劉者漢志世說文心雕龍史通也而於三國志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厭飫優柔子部雜家之學唐宋筆記之流如瓶瀉水生徒斂衽而能傳其學者蓋寡憚其繁難無速效也辛亥國變避地鄉關壬子四月遊滬高郵宣人哲古愚爲東道主癸丑主貴池劉世珩聚卿家世珩交游徧天下先生乃得接勝國遺老賢豪長者而與馮夢華沈子培葉菊裳楊子勤鄭蘇堪朱古微張孟劬陳叔伊趙堯生尤嘔沈嘗徧贊座客曰此江淮選學大師李先生也夢華介金陵蔣國榜受業爲刻學製齋駢文



二卷。先生論文有取姜白石自然高妙之說，雕篆字句與貌爲瓌麗，皆以爲未可，必攝於訓詁而歸之典則，防其汎濫而爲之隄障，使於奇偶交會之中，有往復流連之致，則筌蹄皆在所棄矣。譚仲修敘先生之文曰：文必有學，能自得師，故於會稽之章涇之包仁之和之龔荆溪之周邵陽之魏今之古人，託若尙友，選辭務取其精，拓字必準於古，信足遠揖陵信，近招孫洪，子培稱其奉手選樓，親袖書簾，且謂近代治選舉者，胡氏能明訓詁，梁氏頗香異同，不若審言一卷，碩師千秋冥契也。夢華筱珊亦有評贊，其爲勝流所嘆如此。先生目擊橫流，常有所感，擬纂海上流人錄，其徵事啓曰：自古易姓之際，洶洶時時久而不定，人士轉徙，逃死無所，從鳳之嬉，甘去邦族，秣馬之歌，且戀邱虛，各有寄焉，理致非一。至于交州奔迸，猶爲南土之寶，遼海栖遲，不墜西山之節，抑又尙矣。若夫變起倉卒，命在翺忽，指武陵爲仙源，履仇池如福地，息肩救頸，姑緩須臾，對字連牆，相從太息，今之上海，其避世之淵藪乎？鄙意所區，約分數類，其有金閨舊彥，草澤名儒，不赴徵車，久脫朝籍，丹鉛點勘，藉竹素爲萱蘇，金石摩挲，齊若光於崦景，伯山漆簡，繫肘如新，子雲文經，覆瓿不恤，此其一也。亦有賜休投劾，哀郢終蕪，微服輕裝，近關獲濟，跡闕熏穴之求，智免據圖之請，露車父子，側愴橫流，靈臺主人，周旋洛市，又或邱壑獨存，鴈詠不廢，泰山故守，尙事編章，母氏家錢，日營雕造，朝夕校錄，同執苦之諸生，知舊談諧，助語林之故實，又其一也。復有幼清廉潔，探道淵元，日承長老之言，側聞君子之論，子真巖石，隱動京師，少游款段，素高鄉里，牛醫馬廐，自取給於庸書，禽息烏視，迫偷生于晚歲，修齡名士之操，深拒胡奴，興

公白樓之商，能舉先達，此又其一也。懸此三例，思成一書，跡彼諸賢，錯如棋時，或流宕吳會，但署侯光，或往來上黨，競傳道士，東西之屋，須就訪於司徒，南北之居，難徧尋於諸阮，悲夫陳迹一移，空名遠盡，墨子不黔之突，難問比鄰，宋罕擊對之牆，易迷騶卒，用是仿永嘉流人之名，錄海上羈旅之士，略及辛壬以還，不涉庚己以上，謹施條目，準此續書，異日流傳，當廁乙部，不徒巷苞門出，牽拂相招，越陌度阡，枉存至悉，取斷目前，僅同耳學，其或良才不隱，改服康時，引鏡皆明，投袂而起，此自後來期會，未可預陳，須知此錄致四方靡駟之嗟，非九品論人之格也。客海上十年，中閒兩游杭州，一應東南大學國學教授及大學院，特約纂述，皆不久。戊辰倦遊歸，以民國二十年辛未五月十九日卒，年七十有二。先生中歲號後百藥生，又字蠟生，復更媿生，晚署暉叟，所著書有選舉拾遺，世說小箋，文心雕龍補注，顏氏家訓補注，哀江南賦補注，述學箋，杜詩證選，韓詩證選，學製齋駢文，其他詩文，筆記及爲人校刊之書甚眾，不備書。子五人，壬祐、鴻祐、武祐、景祐、承祐，孫八人。

論曰：往讀廣雅堂詩集，其學術截句自注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襲定菴，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遂有今日傷哉。兩先生丁異說朋興之時，獨循乾嘉諸老先矩矱，身蹈中庸之行，口絕奇賤之論，攘臂支離，守先待後，曾不少眨其學，以詭隨流俗，可謂懷文抱質，卓爾不羣者矣。

（碑傳集補）卷五三

劉古愚先生傳 陳三立

先生劉氏，名光贊，字煥唐，號古愚，陝西咸陽人也。少失怙恃，稍



長避回寇醴泉興平閒窘至粥餅餌於市夜復爲人轉磨屑麥資一飽亂定歸里試入府庠交名儒李編修寅柏舉人景偉遂益究漢宋儒者之說尤取陽明本諸良知者歸於經世舉光緒乙亥科鄉試赴禮部試不第乃退居教授數十年終其身當是時中國久積弱屢被外侮先生憤慨務通經致用灌輸新學新法新器以救之以此爲學亦以此爲教歷主涇陽涇干味經崇實諸書院其法分課編日程躬與切摩強聒不舍門弟子千數百人成就者眾而關中風趨亦爲一變矣生平持論略具於所爲學記臆說自序曰嗚呼今日中國貧弱之禍誰爲之責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爲之也以學爲士子專業講誦考論以驚於利祿之途而非修齊治平之事日用作習之爲故兵不學而驕吏不學而貪農不學而惰工不學而拙商不學而愚而奸欺舉一國爲富強之實者而悉銷其心思蔽其耳目繫其手足俛俛惘惘泯泯焚焚以自支持於列強環伺之世而惟餘一士焉將使考古證今爲數百兆愚盲疲茶之人指示倡導求立於今世以自全其生無論士馳於利祿溺於詞章其愚盲疲茶與彼兵吏農工商五民者無異也卽異矣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勢矣告之而不解令之而不從爲之而無效且弊遂生矣彼六分之一之士其奈此數百兆愚盲疲茶之民何哉然則興學無救於國之貧弱乎曰救國之貧弱孰有捷且大於興學者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爲主而非僅造士成材也風俗於人材猶江河之蛟龍也江河水積而蛟龍生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無江河之水卽有蛟龍亦與魚鼈同枯於肆而安能顯興雲致雨以潤天下之靈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

而學其水也化民成俗則肯納士吏兵農工商於學厚積其水以待蛟龍之生也兵練於伍吏謹於衙農勤於野工巧於肆商智於市各精其業卽各爲富強之事而又有殊異之材挺然出於羣練羣謹羣勤羣巧羣智之中以率此練勤巧智之羣自立於今日之世界不惟不患貧弱而富強且莫中國若矣又以爲孔子之學時習盡之矣欲以學治萬世天下必因時制宜與世推移而後不窮於用故學於古者必以身所值之時習之習而得古人立法之意則以應當世之變然後推行無弊孔子爲時中之聖其道所以能治萬世之天下也他所撰著根據指要探聖哲遺文之精蘊比傅時變深切著明類多前儒所未發而制行堅苦不欺其志矯迂疏之習絕詭蕩之弊閱識孤懷罕與爲比嗚呼可謂曠世之通儒已先生既劬於教學復憇憇爲鄉人改故習圖久遠之利振災撫寇種植紡織刊書之局制蠟之廠靡不殫竭心力而策其效焉中閒遭疾幾盲歸臥煙霞草堂因悟聲音轉注之奧欲以聲統義合中外文讀法爲一成童蒙識字捷訣十餘卷書成目復明及貴州學政薦應經濟特科謝不赴生平嚴取予雖處窮困一介不苟受忘身與家枯槁憂國既歷甲午庚子之變勢益亟語及輒痛哭與人接不撓不忤出側但至誠卽有負之者置弗較從游徒眾尤依之如慈父仰之如天人其精神意氣凜凜然無一念不繫民物無一息不勤課誦也歲癸卯甘肅長吏聘主大學堂先生以邊地回漢之爭繫大局安危欲假學漸摩開其塞陋弭隱患遂決行未幾病作歐血授課致不起卒年六十一所成書數十種類講示學者取便非以自名頗散佚爲弟子王君典章次第搜刊曰立政臆解一卷

學記臆解一卷、大學古義一卷、孝經本義一卷、論語時習錄五卷、孟子性善備萬物圖說一卷、管子小匡篇節評一卷、荀子議兵篇節評一卷、史記貨殖列傳注一卷、史記太史公自序注一卷、前漢書食貨志注一卷、前漢書藝文志注一卷、古詩十九首注一卷、陶淵明閒情賦注一卷、改設學堂私議一卷、濠壆私議一卷、團練私議一卷、煙霞草堂文集詩集凡十卷、行於世。贊曰：關儒紹延淑躬繕性，孤起恢張，道該物競，孰播遺書，裨源輝映。學說浸昌，驗幹大運。

關中劉古愚先生墓表 陳澧然

有清末造，關中大儒劉古愚先生毅然以經世厲天下，卒不獲伸其志以歿。天下哀之。自東西列國環逼，吾華漢以來性理考證詞章舉不克救危亡之禍，先生肅焉傷之，銳思以其學倡天下，使官吏兵農工商各明其學，以捍國家，而其事則自關中始。蓋其道本諸良知，導諸經術，天地民物一貫以誠，而不矜古制，凡列國富強之術，天算地輿，格致經緯萬端，靡不體諸身而因以授其弟子。同光之世，科制既深，關學尤多弊塞。先生主涇陽涇干，味經崇實，諸書院三十載，首刊經史，以致用為倡，擴之新籍，新圖以廣其神智，從而受業者千數百人，關學廓然一變。關中古稱天府，海通而後新法智如，災寇迭侵，民生日蹙。先生賑災撫寇，內患獲夷，迺建義倉，製礮堡於咸陽，防世變。久之，復攝義塾於咸陽，醴泉，扶風，導之科學，餘則練槍械，寓兵謀以風列縣，要使一鄉一邑皆有凜乎一國之風。鄉邑既安，則益募鉅金二十萬，謀汽機、開織業，以興民利。精誠所積，一絕厥私，故上下翕然，迅如流疾。其愛鄉如此，煙霞洞者，鄭子真棲隱九嶷山下

勝地也。戊戌政變，新法若仇，先生歎曰：國不可為已，則遣生徒退茲土。諸弟子築煙霞草堂，講學其中。於時萬山岑寂，天地蕭寥，痛黨禍之蜩螳，憂宗國之隕滅，恆至悲歌痛飲，泣下沾襟。悲鬱既深，目輒瞽。蓋其身愈隱而志愈悲矣。冥思既久，獨念外侮侵陵，文言俱闕，聲音之道，天籟所基，迺撝字訣一書，以求深合五洲之變，要使環球列國晤對一堂。書成，而兩目炯然，竟還其朔。初，先生嘗慨京師濱大海，津沽有警，必徙關中，則東走潼關，察地形謀戰守，北顧河套籌墾牧，以扼蒙邊，慘澹經營，為清室西遷之備。聞者笑之。庚子，聯軍陷京師，言輒驗。先生北望乘輿，朝夕哭，嘔血幾亡。辛丑變法，貴州學使奏舉經濟特科，不赴。陝甘總督重其賢，奏請赴蘭州大學專教事，弟子難之。先生歎曰：吾安忍去此土哉？顧念隴西之患莫大於回漢之爭，禍且中於西北，誠得回漢諸生掖而導之，使相締結，隴事其有身乎？既至，總督崧蕃尊禮甚。先生日勞講授，咯血不休，逾年竟歿。蘭州大學其愛國如此。先生諱光贊，字煥唐，陝西咸陽人。天秉奇傑，讀書目盡數行，性恥文人，文則浩氣縱橫，不加雕飾。幼孤貧，益甚，弱冠避寇醴泉，為人磨麥，賣餅餌求食，而讀書不倦。亂定，補諸生，舉乙亥鄉試，赴春官，不第，則教授以終，而名乃重於天下。獨其宅心之廣，律己之嚴，接物愛人之誠摯，則有非親炙莫能知者。先生大道為公，獨憂鄉國，粗衣惡食，處之泰然。冬不爐，暑不扇，自少至老，黎明即起，終日輒危坐讀書，或批答諸生日記，至丙夜乃休。所言無一非經世治民之道，飢寒貧窘泊若相忘，晚年束脩所入盡諸軋機製蠟及義塾之中，未嘗一私厥室。黠者或相侵蝕，亦置不言。或告之，則曰：吾以開風氣也。天懷浩落，恥



驚時名諸生賢者愛護推揚靡微弗達否則訓斥必嚴諸生敬獻酒米則受之金帛緡錢未嘗一納或怪之則曰吾已食官祿也故弟子畏而愛之親如父母甲午中東一戰國變日深被髮纓冠竟遭龍辱力所能致死生以之戊戌後大府媚嫉時聞處之若素久或悔其無狀聘使交歡未嘗一答蓋其剛毅誠潔樂天知命之精神實非尋常所能窺測嘗謂六十後當合經史百家獨成著作今所傳煙霞草堂遺書二十餘種大都因時抒寫先生未嘗以著作目之嗟乎邦家不造喪我儒宗至乃並著作而斬其一洩嗚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關中自橫渠倡道名哲代興大都明體爲宗而時措或寡晚近驚名之士號通時變而行誼或不忍言先生慧本誠生用歸時措孤寒特立廓此閭闔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嗚乎可謂百代真儒矣歿當光緒二十九年春秋六十有一歸葬咸陽某山之原弟子王君典章刻其遺書搜其軼事士大夫上之史館列之儒林其人已垂不朽吾懼後世不獲窺其深際也特表其墓待後之論儒術者擇焉

（碑傳集前）卷五二

經義風先生行狀

先生諱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義風江陰繆氏先世自宋南渡時宏毅公官統制駐兵昆陵遂家焉歷十一世至諱仁者於明中葉始居江陰申港鎮又九傳諱耀康熙中官浙江定海縣知縣有惠政歿祀名宦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秉奎邑庠生祖諱庭槐嘉慶乙丑進士官至甘肅平涼府知府考諱煥章道光丁酉順天舉人官貴州候補道先生生而穎異十一歲畢五經十二歲遭母瞿太恭人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薛太恭人能

盡孝觀察公連試禮闈不得志從張忠武公軍旣而入蜀省兄伯康公西陽州任所兵亂阻隔久不相聞咸豐庚申粵寇陷江陰先生奉母渡江避亂居淮安肄業麗正書院爲清帥吳勳惠公所識拔從院長丁儉卿先生受經學小學久之觀察公已得官佐貽撫田公幕幕遣人迎眷中途聞田公去貽觀察公亦奉詔罷官復游蜀遂至成都時先生年二十有一從陽湖湯秋史先生學究文史始爲攷訂之學會四川舉行丁卯正科並補壬戌恩科寄籍華陽應試獲舉改歸原籍先後入將軍崇文勳公總督吳勳惠公川東道姚彥士方伯幕徧歷川東北諸郡搜購石刻始爲金石之學張文襄公視蜀學執贊門下爲撰書目答問始爲目錄之學蓋先生未通籍之先一時耆碩咸以著作之才相推重矣光緒丙子恩科成進士改庶吉士開館大課以重修庶常館賦命題擢第一次年散館一等授職編修在館職殫心著述暇卽日涉海王村書肆搜訪異本典衣購取知交通假鈔校攷訂日益博通張文襄總纂順天府志招之相助明志簡略二百餘年未有續修乃與文襄發凡起例以宋臨安兩志爲法加恢擴焉旣而文襄出任晉撫遂繼爲總纂歷七年而告成時推鉅製己卯分校順天鄉試得士最盛福山王文敏公以經策補薦獲售狀尤稱之歷充本衙門撰文教習庶吉士國史館纂修總纂京察一等吳縣潘文勳公爲國史總裁疏請編輯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五傳展續阮文達公所未竟先奏派爲分纂尋偕南海譚叔裕先生同爲總纂後譚公外任遂獨任其事文勳以歿去掌院徐蔭軒相國繼爲總裁初亦甚相推挹旣而相國示以紀大奎易說命編入儒林傳先生謂

易有經學之易有術數之易朱子注參同契四庫列之道家而不入經部大奎未可補入儒林相國亦首肯後有相忌者謂言先生恃才獨斷遂相齟齬戊子丁繼母憂居廬數月整理五傳告成繕稿呈館始奉國歸里主講南菁書院分經學詞章與定海黃元同先生分任之服闋起復京察覆帶引見記名以道府用未幾復奉觀察公諱主講山東濰源書院張文襄招主湖北經心書院未赴歸里營葬服闋充國史館提調甲午大考翰詹原列三等一名已拆卷露名徐張兩相國翁協揆奉命覆閱以題字筆誤改置三等一百二十四名先生以徐相國史館宿嫌有意求疵遂浩然有歸志矣張文襄聞而招之重修湖北通志逾年文襄移督兩江聘主江寧鍾山書院自丙申至辛丑主講凡六年復適領常州龍城書院課士之暇一意刻書日事校勘叢書數集陸續告成金陵爲東南都會故家藏度時時散出蘇滬密邇估客奔轅所收舊籍金石書畫乃益富庚子之變海內震擾江南幸稍安及和議成朝廷銳意變法張文襄集東南名流於武昌以資討論先生應招往遂領江楚編譯書局在江寧舉其事改鍾山書院爲高等學堂充監督兼領中小學堂親赴日本考察學務歸乃酌定課程編輯課本一切草創中西之學兼重訪聘教員皆取淹通篤實之士講求教授管理之法實事求是力戒襲取皮毛陋習第一屆畢業諸生頗有明達通才後膺政治教育之選者量吏援故事疏陳續學碩儒士林矜式詔加四品卿銜尋辭學堂監督專辦江南圖書館事時江浙藏書家常熟瞿氏歸安陸氏錢塘丁氏號爲鼎足陸氏書爲日本購去而丁氏亦中落時論頗懼蹈陸氏覆轍流落外邦急赴浙與

議以七萬金全購善本書室所藏益之捐贈之本至今海內各省圖書館美富以江南爲冠戊申張文襄管學部疏薦特旨徵召以圖書館事未竟請緩行宣統紀元學部奏充京師圖書館正監督次年至京召對養心殿詔以學部參議候補時圖書館猶未建暫借城北積水潭廣化寺爲儲書之所既任事先分類清理書籍內閣大庫檢出元明舊帙其中宋本猶爲元師平宋時由臨安祕閣所收一鱗片甲有自來藏書家所未覩者集刻爲宋元本留眞譜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著之加考一篇又編本館善本書目八卷各省志書目四卷初江蘇議修通志延爲總纂當事屢更迄無端緒至是始重定條例分授協纂諸人尅期編輯意俟京師圖書館規模畧具書目編成卽乞長假專辦志事無何湖北兵變東南諸省應之詔下遜位海內雲擾先生亦辭職歸矣自是卜居滬上慨歎滄桑杜門不出惟以書籍遺日整理舊著四方知舊大都避亂來滬訪書問字踵接於門國變後文獻凋零咸懼國粹湮沒購書刻書之風轉盛吳興劉翰怡張石銘兩君並哀集叢書咸尙就正武進盛氏自建圖書館雖無祕冊通行精本甚備亦請編書目寓起遺老結詩社先生年最高稱祭酒焉甲寅清史館開趙次珊尙書聘爲總纂先生身爲舊史生平網羅文獻有遺山石園之志欣然應招先爲條舉大綱貽書商榷及至館與同人集議開館之始多所贊畫因不能久居京師趙尙書許攜書自隨以國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五傳初稿原出手纂後經他人增改仍願引爲己任閱兩年除循吏一傳讓歸他手餘四傳皆脫稿又成士司傳明遺臣傳則國史所未具而創輯者也又擬全書凡例一卷又



編閱明史列傳一過、發明其每卷編次義法、筆錄寄館、以備印證。甲辰、戊午兩次至京商辦史事、力主先擬定傳目、以時代為段落、擇人分任、久之乃定議。自任康熙一朝、而時局日紛、牽於生計、遂分日力於所任史傳、僅脫稿十之六七。每自引以為憾。江蘇通志重議開局、馮夢華中丞主之以金石一門非專家莫辦、先生命子僧保預其事、自發家藏樹本、編錄考訂、一手成之。江陰續修縣志、先生為定大綱、延里中耆舊通才任分纂、而自總其成焉。先生三十通籍、早負時望、以性剛不能諧俗、棄官、時甫逾五十、取竹垞語、以七品官歸田、刻小印、用識微尚、後勉應召一出、本擬卽賦遂初、尋遘世變、終隱海濱、溯二十年來、名山壇坫、著述自娛、自謂不以富貴易其樂也。己未春感疾、尋愈、猶鉛槧不輟。江陰志及通志、金石皆於是秋告成。十一月初一日卒於上海寄廬、年七十有六。先生恪守乾嘉諸老學派、治經以漢學為歸、有清一代經說、搜羅甚勤。王荃園先生續刻經解、多所取資。早膺史職、於乙部致力最深、拾遺訂誤、悉本錢氏考異。王氏商榷家法、於當代掌故、徵求討論、心得甚多。為文私淑全氏鮑琦亭、內外編、以翔實為主、不尚空言。凡考古述今、論治論學、生平蘊蓄、皆於文集中見焉。駢體少喜小倉山房、後乃取法北江、出入騷軒、亦歸紀實、而戒浮靡。詩多指事類情、主雅贍、不矜格調。晚好輯詞、而不多作。酷嗜金石、先後得劉燕庭、韓小亭、馬硯孫、蘭坡、崇雨舲、樊文卿、沈韵初諸家所藏樹本、宦游所至、又得打碑人李雲從、蔣明光等、並著搜訪、於畿輔、山右、山左、大江南北、及皖中、石刻、椎榻幾遍、所編收藏目錄、共得一萬有八百餘種。凡偽造摹刻、無時地可考者、皆不錄、版與瓦亦不預。

後續得復千餘種、藏本之富、為前此金石家所未有。又補正孫趙兩家訪碑錄、為金石分地錄。初擬補續金石萃編、先就遼金元輯錄、以非獨力能成、輟而未作。考證未有專書、散見文集、筆記及順天、湖北、江蘇、金石志中。目錄之學、貫串古今。尤慕士禮居黃氏、早年助潘文勤公搜輯黃氏題跋、編刻行世、續得者江建霞及鄧秋湄、分為刻印、後復有得經章式之、吳印丞兩君、薈萃諸本、各將所得、增入合為一編、晚乃索稿刊成。海內藏書、瞿楊、丁、陸諸家、皆至契、互通借閱、資以鈔校、自編藏書記、飲然謂限於力、僅可與陽湖孫氏五松園相頡頏、續記及再續記、較初編數且過之。所校刻古書、詳溯源委、剖析異同、具載於序跋、論者謂與苑圃書跋、允稱同調。祕籍孤稿、以力薄不能多刊、每貽同志好事者、如張文襄、王荃園、劉秉卿、劉翰怡、張石銘諸人所刻、彙編每有贊助。盛愚齋刻常州先哲遺書、則全出先生藏本、編校亦一手所成。原擬分為三集、寫定目錄、因辛亥之變、就已刻者結束、尚餘二十種、存俟同郡後來者續之。筆記積數十冊、皆關掌故、晚年志在理董、畧創類例、擬刪去重複瑣屑、及習見者、未及編成、藏待來者。其著述已刻者、藝風堂文集八卷、續集八卷、辛壬稿三卷、乙丁稿五卷、金石目十八卷、讀書記四卷、藏書記八卷、續藏書記八卷、遼文存六卷、續國朝碑傳集八十卷、常州詞錄三十一卷、孔北海、魏文靖、韓致堯、李忠毅年譜各一卷。未刻者詩存四卷、詞一卷、尺牘二卷、金石分地錄二十四卷、再續藏書記不分卷、碑傳集補遺十四卷、秦淮廣紀十二卷、代端陶齋撰壬寅消夏錄若干卷。所編刻叢書、雲自在齋叢書五集、共十九種、對雨樓叢書五卷、蕪香零拾三十八種、煙霞

東堂小品十二種。自輯古書及國朝人小集家集皆在其中。對兩樓刻成。暇友餘版並藏於家。孫桐同鄉里。申之以婚姻。在詞館爲後進。熟聞緒論。知先生有經世才。生平遇奇仕宦不達以著述終老。晚預修史。亦未能行其志。不得繼美石園。世所同惜。身後未十年。藏書已散。則尤深慨歎者也。曩曾據自編年譜彙證著述代。其家草行述。茲復爲要刪。略具學行梗概。俾後之傳儒林文苑者有所採擇焉。辛未季秋夏孫桐謹狀。

（碑傳集補）卷九

校記

①戴：當作「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八

王懿榮 丁以此 朱一新 方守彝 陶方琦

周家祿 孫詒讓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追贈侍郎銜賜諡文敏前國練大臣國子

監祭酒王公神道碑銘

孫葆田

嗚呼庚子京師之變可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時矣而當此之際能皎然不欺其志以身殉國爲斯世振綱常且以一門忠烈荷褒寵於當時中外之人莫不稱頌尤未有如欽命國練大臣國子監祭酒王公者也公諱懿榮字正孺一字廉生福山人祖兆琛嘉慶丁丑翰林仕至山西巡撫父祖源咸豐己酉拔貢由兵部主事改官知府選四川龍安府調署成都府知府特擢成縣龍茂兵備道署四川按察司使公自幼性情篤摯讀書輒過目不忘年未冠隨父官京師觀政戶部聲譽大起諸公貴人爭欲出我門下而顧一不屑貶就同治元年應順天鄉試試卷已擬北元而以微疵見抑至十二年始中副榜第一座主吳縣潘文勤公尤重惜之光緒五年己卯舉順天鄉試明年庚辰成進士入詞林當是時公年三十有六矣又明年辛巳入蜀省侍兵備公既還都散館授編修因登講求經世之學公爲學不分漢宋門戶尤篤嗜金石文字得同鄉劉燕庭方伯所收藏頗富與濰縣陳壽卿學士商訂古文書疏往還不絕而常熟翁公與潘文勤公咸推公爲博學多識公於書無所不窺而於古今奇字尤善悟視近代通儒所得獨多蓋天性也丙戌丁父憂服闋入都供職癸巳恩科典試河南號稱得士歸囊僅餘千金以奉高堂曰此稽古之所獲也性快諧與常人語輒戲笑怒罵獨談至忠孝事則振聳抵掌聽者忘倦以是人多喜就公嘗言爲翰林

必當供奉內廷及甲午大考翰詹蒙恩特取一等旋召入南書房行走未幾復奉命署國子監祭酒而適會中東戰事急公上疏請回籍辦團練以爲督援奉旨馳往並頒發餼項千金前此所未有也公因馳至登州周歷各州縣不避勞瘁是時公母謝太夫人適避難至金陵和議既成謝太夫人亦返里因請假省親仍繳還餼項又辭東撫李公餽贖千金而以私財散遣所調哨弁各員曰吾愧未能爲國家禦敵敢虛糜度支哉先是公長子崇燕歿於京師遺孤福坤甫五歲隨母張氏亦於是時歸省謝太夫人因留養里第張氏今豫撫豐潤張公女也孝恭肫誠事重慈尤能曲得歡心公既回京復命獨荷聖眷優隆是歲補授國子監祭酒丙申春丁謝太夫人憂旬旬奔喪成禮嘗語次子崇烈曰吾不能孝養父母今事親事畢吾當致身於國矣公爲人坦白平日不問家人生產至購買書畫古器則典衣質物亦所不計故官日崇而貧日甚服除再補國子監祭酒諸生得其指授者皆相勉爲實學讀者謂自治公麟盛公昱而後得公而三皆不愧爲太學師也公直內廷既久或奉旨鑒別宋元書畫或進呈異本經史子集或有時奉敕書於私第則益加敬慎前後三爲祭酒以會典館編校校勞加二品銜至庚子夏遂與李侍郎端遇同拜國練大臣之命公於召見時面陳拳匪無法紀情狀朝廷始知義和拳爲亂民不可用而西洋各國已聯軍深入內地國事不可爲矣初公所居第有井穴深而口狹公命匠斲口使大別爲橫石於上七月二十日公猶呼宣武門出至團練局而是日洋兵已入齊化門甘軍潰散京師亂練勇倉猝不能成軍公薄暮入城次日早洋兵已攻東安門公徘徊庭



院日晡時傳聞兩宮變與已西狩。公慨然曰：吾可以死矣。吞金錢二及仰藥皆不絕。乃書絕命字於几，投井而死。繼配謝夫人与長媳節孝張氏婦亦同時先公殉焉。時七月二十二日也。越數日，張侍郎英麟始率人出井中尸，面目如生，乃爲置薄材成殮。當是時，洋兵猶充斥，太學諸生乃相率服短衣泣拜於第。洋兵問知爲忠烈之門，亦相戒勿犯。嗚呼！得此於外夷，蓋尤難矣。公有幼子崇煥，甫九歲，及張氏所出孤孫甫十歲，皆先時爲僮僕攜往他所，故得免於難。亂定，豐潤張公使人微至京師，探得其實事聞行在，詔追贈侍郎銜，賜諡文敏，准建專祠。謝氏張氏皆附祀，又賞給嗣孫福坤主事，而公次子崇烈爲公弟後者，以直隸候補道先奉公命由天津歸里，至是開關赴喪，扶三觀歸葬。葆田與公爲知交，聞公殉國，與同人設位爲祭，其詞有曰：以公身爲天下師，又兼練兵大臣，固萬無倖生之理，而某等所尤心折者，公乃忠烈節義萃於一門，其後恭讀諭旨，乃與私撰文字正同。先是，公嘗與人書謂身後易名之典，當得文忠文節及隨扈大臣在西安倉卒進擬，乃獨括公生平以爲好古不忘而公危身奉上與艱危莫奪之忱反隱，而事後追論，尙有謂公可勿死者。人心陷蔽至此，此昌黎韓子所爲致歎於三綱淪而九法敦，禮樂崩而夷狄橫也。公所著文字皆未就，獨奏稿尙存。卒時年五十有六。先娶黃夫人，生子二：崇燕、辛卯。舉人，次卽崇烈。甲午舉人，女一，適南汝光道吳對。繼配謝夫人，生子崇煥。今年十五矣。公既葬六年，崇烈見葆田於河南，泣曰：先公墓碑未立，願得有道者爲之詞，乃爲銘曰：

地維以立，天柱以尊。胡古胡今，所重忠烈。爲稽紹衣，爲臬卿舌。偉哉王公，乃天下師。奉命團練，艱危不辭。變興出幸，迫於強敵。世危時窮，臣生何適。在北宋世，有李侍郎。一死報國，克服氏羌。公今繼之，義感婦女。曰：謝曰：張節烈同許。天子曰：嗟予有良臣。建祠附祀，用式兆民。名節無虧，炳若日星。千秋萬歲，請視此銘。因清故團練大臣贈侍郎銜賜諡文敏國子監祭酒王公家傳

陳代卿

公名懿榮，字廉生，先世雲南大理府人。明洪武中有官福山者，遂隸籍焉。入國朝，爲東牟望族。祖兆琛，嘉慶丁丑翰林，官山西巡撫。父祖源，道光己酉拔貢，官四川成綿道。公以議敘官戶部主事，中同治癸酉順天副榜。光緒己卯庚辰聯捷，入翰林。癸未散館，授職編修。乙酉丁父憂，回籍服闋，入都恭辦大婚慶典，以本衙撰文，賞侍講銜。癸巳恩科充河南正考官。甲午大考翰詹，高等，升用侍讀。特旨召入南書房行走，署國子監祭酒。恭題醇賢親王神牌，充會典館總纂官，賞二品銜。先是，中東役興，公奏請回籍辦團練，奉俞旨，並發餉銀十萬，特恩也。時公母謝太夫人在籍，東海關監督劉公含芳專輪舟送至滬，由兩江總督張公之洞迎養至江寧。張公、公妹婿也。公既無內顧憂，因得從容布置。未幾和議成，公奏請停辦團練，繳上餉銀，迎謝太夫人回籍，請假兩月奉晨夕。奉硃筆補授國子監祭酒。假既滿，太夫人命公入都供職。丙申丁內艱，回籍服闋，北上仍補國子監任直內廷。督疏請清釐孔氏宗田，以衍聖公年富宜選碩儒啓迪。又四庫全書提要纂輯已逾百年，請俟會典館事竣續行編纂。其疏請飭部臣及各督撫將津貼京員銀兩妥籌開款，更定名目。



作正開銷，尤足維士風而端政體，皆奉旨俞允。三爲國子祭酒，自署及補前後七年，勳勳兩學諸生，始終不倦。性尤嗜古，三代鼎彝、秦漢金石、唐宋以來碑版、書畫、陶器、泉布等，靡不兼收，而生平固不名一錢，雖典衣酬值弗惜也。庚子四月，變起京都，朝廷命公及李侍郎端遇爲團練大臣。公喟然曰：「朝廷用我深矣，召對時，因面陳拳匪不可恃，上乃知爲用事者所誤，勢已無如何矣。」公自五月拜命，卽手檄五城議辦團防，旋聞天津失陷，公益知事不可爲。七月二十日，洋兵入東便門，公方到局整隊，而潰兵已塞途。二十一日，偵知兩宮西狩，公嘆曰：「主辱臣死，吾今可以報朝廷矣。」遂仰藥未絕，瞥見一僧入，公叱之，僧掣几前古劍去。時公寡媳張氏與公繼配謝夫人同謀入井，公命僕從緝負幼子二孫去，公殉，遂同殉焉。越十日，張侍郎英麟諸公始命人出忠骸於井，馳書山東，促公次子崇烈入都，崇烈前以道員需次天津，奉公命攜婦子回福山，欲入都而道已梗，至是得噩耗，遂星夜北上，逾兩月，乃攜弟姪等先回東。姪福坤、張公人駿、外孫也將赴漕督任，語陳代卿曰：「崇烈有子女，不可更以姪累叔母。」遂攜福坤赴清江。次年正月，崇烈復入京，扶三柩回籍葬焉。公致命時年五十有六，先娶黃夫人，子崇燕，辛卯舉人，先公卒。次崇烈，甲午舉人，直隸候補道，繼娶謝夫人，生子崇煥、孫福坤、崇燕出。次福堪，次福封，崇烈出。公有奏議三卷及他著，皆未梓。山東巡撫袁公世凱以公一門忠孝事奏聞，得旨贈公侍郎銜，予諡文敏。謝夫人及子婦張氏並予旌表，蔭福坤主事。

魏完人姑婦貞魂，一門千古，雖戚黨與有榮施，公爲天子近臣，賜諡贈官，國史例有列傳，姑臆列所知，以待史館採錄焉。

（碑傳集補）卷三三
丁竹筠先生傳 馬敘倫

先生丁氏名以此，字曰竹筠，山東日照縣人也。生於清宣宗之道光二十六年，十八歲往謁其鄉人許瀚，瀚導之治樸學，先生由是爲文字語言之業。嘗參王念孫、孔廣森所訂韻部，分爲二十二經界，益明條理，益密蓋其學，且出瀚上。三十一歲，欲卽毛詩讀以古音教授弟子，因究心焉，遂悉三百篇，不徒句末有韻，句中亦有韻，如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之所舉，蓋一篇一章之閒，無字不相互爲韻，乃創爲經韻緯，開句韻、連章韻、起韻、收韻、線韻、正射韻諸例，成毛詩正韻四卷，韻例一卷，書成，謂知音者少也。卽內之笥中，其仲子惟汾友餘、杭章炳麟、儀徵劉師培、靳春黃侃三人皆悉於音韻之理，惟汾請先生以所著質炳麟、炳麟亟宣揚之，師培侃亦各爲之序贊。炳麟故爲海內治樸學者所歸，少所許與，而讀先生書者亦以炳麟之所稱爲當也。先生既成正韻，復欲推其法以治古韻語，疾革，謂惟汾曰：「不徒三百篇字字皆韻，卽古謠諺亦若是。如恤恤乎、湫乎洵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恤恤邇韻，湫洵韻，三乎字與家圖韻，身臣人韻，淺遠韻，三而字與思謀志有矣哉。」韻類此者，本欲自訂成書，今已矣，汝可語季剛、季剛能集以成書，當於古韻發明不少。季剛者，黃侃字也。先生雖改樸學，未嘗忘經世。二十六歲游濟南，遇朝鮮人某，忿其國之變法來謁孔林者，先生詢其情，因知日本之必興、朝鮮之必敗，然亦潛爲中國憂。

矣。及清廷遣諸生赴英吉利國習海軍術。先生欲以惟汾往而不得。濟南既立高等學堂。遂命惟汾學焉。其後惟汾奔走國事。至觸當國者怒。累瀕於危。先生益勉之。先生恤國之恩既深。睹清氏雖覆大盜竊據國訖不寧。居常宛抑。遂以十年四月疾終於家。年七十六。

《碑傳集補》卷四一

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傳

金武祥

君姓朱氏。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浙江義烏人也。父鳳毛。拔貢生。壽昌縣學教諭。

特旨賞國子監學正銜。工詩及駢儷文。生二子。君其長也。生而聰厚。年四歲。與羣兒嬉戲。慮有傾跌者。輒趨掖之。其祖見之曰。此兒心地極篤。異日必不肯為自了漢。咸豐十年。粵匪竄浙江。金華郡縣皆陷。君時年十五。與家人避寇山中。壽昌公方集鄉丁禦賊。君時來省視。未嘗釋卷。年十九。補縣學生。學使徐壽蘅侍郎。亟賞之。其課詰經精舍。特置超等六人。以異內外諸生。君其一也。同治庚午。與弟懷新同舉浙江鄉試。主考官李若農學士。歎其策對精核。兩應禮部試。下第。入賞為內閣中書舍人。光緒丙子。

恩科曹鴻勳榜下進士。釋褐授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轉編修。嘗以九日偕友生袁爽秋。朱亮生。黃再同游京師西山。歸途遇雨。感疾作。狂。輒所言皆民窮財盡。不力求振作。非祇外患。必有內憂。而尤以俄為大患。聞者咸慨其忠。諫之。藎蓄有素也。翰林俸薄。授經自給。時法蘭西侵越南。上疏請擊之。和議成。復上疏言和議難恃。乙酉奉命為湖北鄉試副考官。取士務崇實學。一時秀異咸入其彀。俄遷陝西道監察御史。君志期匡國。既居言路。日思陳善納諫。宏濟艱難。於是海軍初創。規制未整。其柄用者。人或疑之。上疏切言。深中事理。不避貴戚。尤人所難。內侍李連英。稍著聲勢。君愛之。是年適有災變。欲防微杜漸。遂以遇災修省為言。劾及連英。疏入。朝士震駭。君坦然無懼。

茲旨詰責。降補六部主事。乃以母疾乞歸。臺省同官祖送。京師士民皆目為真御史。既歸。曲盡孝養。布衣蔬食。無異寒士。粵督張香濤尚書。馳書延為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復延入廣州為廣雅書院山長。廣雅規模宏大。張公所新建者。儲書甚富。山長專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兩廣東西高才生咸請業焉。其論經學。深抑近時。講西漢公羊之流弊。謂其蔑古荒經。其論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亦未嘗不分。迨及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豈知聖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少嗜濫洛關閩之書。中年以後。涵養益粹。舊謂進德莫先於居敬。修業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兼學問思辨。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於誠正之博而返約。則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聰穎尚新奇者。必導而返諸正。

大驚實久之皆信。二十年六月，微疾數日，猶接賓客。易之頃，向云高麗未定，神京根本可憂。七月二日卒，年四十有九。壽公作詩哭之，極哀。弟懷新以進士官知縣，需次嶺南，獲視含殮。子萃，祥、康、賁生，遺書有無邪堂答問五卷、漢書管見四卷、奏疏一卷、佩弦齋詩古文詞雜著八卷。余辱君知契，又與君弟爲賁僚及余歸里，乃以新刊佩弦齋詩文及行狀見寄，因按狀而詮次之。

（續碑傳集）卷一九

金武祥曰：自君歿後，中日之役一蹶不振，戊戌政變，繼以拳禍，九原有知能無深痛。迄今積弱之後，所謂邪說誠行，生心害政者至斯而極。綜念君生平拳拳君國，退而設教立言，常以學術之憂爲亂機所伏，識微知著，不惜瘠口曉音，反覆辨論，讀君遺文，益令我唏噓欲絕矣。

清封中議大夫太常寺博士方賁初先生墓誌銘 潘田

先生諱守彝，字倫叔，號賁初，又號清一老人，姓方氏。先世自婺源遷桐城，縣北魯嶺山，遂爲桐城人。九傳有諱孟峻者，讀書超邁，有器識。時同縣有宿儒曰方開阿，講學宗朱子，而與其友胡莫齋以呂氏鄉約教於鄉。孟峻命子從之游，自是質行文儒，相繼並起。至儀衛、柏堂益大。柏堂與儀衛三從兄弟，先生考也。先生少遭亂，轉徙窮山，飢困至不能得食，然未嘗一日廢學。既習聞庭訓，又游興國萬清軒，貴筑黃子壽之門，嘗爲辨祔祧議，見賞於武昌張廉卿。然先生以爲文章之事，古今作者寥寥才幾人，與其不能過絕流輩，不如退而閤修，各尊所聞之爲得。顧好爲詩，爲之至勤。晚年寫定《日網舊聞》、《齋調刁集》凡二十卷。又工尺牘，言語妙天下。書法自然，臻古所寫詩或與人書，得者爭藏，奔裝池。亦時作書應人求請，不拒也。嘗一就有司試棄去，又入賁爲太常寺博士。然不樂仕，其爲詩自世所尊康、宋以來杜甫、白居易、韓愈、李商隱、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諸家靡不涵茹錯綜。香山、宛陵尤所誦玩。然絕去模襲，挹藻驅瀾，質厚內函，巧力既極，乃以拙勝，取徑造格，高厲孤鶩，又非唐宋所能囿也。辛亥已後，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所至賦詩尤盛。天性和易，不爲崖岸，嶄絕之行，士尤樂親焉。惟先生亦以朋友爲性命也。既嬰世變，稱疾屏居，猶與其徒唱和往復，極酣嬉淋漓，不厭。內行孝友，柏堂先生病偏痺，製小輪輿，平地推挽，兄弟親執其役，喪葬一遵古禮。兄培濬早卒，事嫂如母，既以子時涵爲之後，又刊其遺文附柏堂集以行。卹孤甥友季弟，曲盡其道。於先世著述尤盡心，始刊柏堂集，字畫一準鄒書，既又集諸家評選爲柏堂



文集後錄並爲文數篇繫於後而畀同縣姚叔節序之。家世儒術至先生頗涉佛典多方外游然卒之年獨反復易禮諸經及羅忠節西銘講義遺令戒子舉西銘爲訓至再三蓋猶其先世之風類也。卒民國甲子年十一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八。曾祖諱護祖諱松皆篤行不仕以柏堂先生貴贈如其官。考諱宗誠卽柏堂先生由諸生薦官甯強知縣給五品卿銜。曾祖妣甘氏祖妣金氏妣甘氏蘇氏皆封恭人。先生蘇出也。配王淑人前卒。四子時涵清縣學生直隸州知州出後兄培濬時娶清縣學生江蘇常熟縣知縣時簡清翰林院庶吉士安徽實業廳廳長時嗣清法科舉人國務院法制局編纂女二壻清光緒丁酉舉人常熟宗嘉祿安徽含山縣知事義烏虞德元孫七人璉德瑛德琦德珽德珂德理德瑄皆駢出曾孫二人鐵生桐生孫女四人曾孫女三人以卒之明年三月十日葬於懷寧縣北車津澗保峨公山前去柏堂先生墓五里而近先生志也。所著詩集外有文集尺牘若干卷諸子俟畢大事刊行。吾縣自明以來士大夫多好爲詩見於先木厓公龍眠風雅者幾於家戶相望至方劉姚諸先生出乃以古文名天下然海峰惜抱故皆工詩儀衛繼之說詩尤多微言精詣先生晚出承遺緒而益恢之桐城之詩殆將與文並重於世嗟呼風雅道喪至今日而極矣先生之歿豈惟一鄉邑之不幸抑亦文學興替之所繫也夫先生嘗出全集授田使評點似謂可與言詩又索田詩錄副至再三竟不得匿其虛懷獎善多此類敬爲銘曰

古云少達窮乃工先生不仕亦不窮辭譎義貞吁可恫知言並世乙盦翁龍山之西石門東中有若等亭亭峰昔構丙舍環楸

松車津溯源龍所宮寒泉一盞生清風遺令葬此吾親從後有過者詩人封。

（碑傳集刊）卷五三



陶編修家傳

譚獻曰子珍行誼略具子亡友傳幽咽不能盡辭越十年遺孤詞光兄弟以家傳請復次生平事實應之後死之責感逝之懷幽咽不能盡辭

陶君名方琦字子珍浙江會稽人... 年不朽斯樸斯斯

（續碑傳集）卷八一

海門周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周氏諱家祿字彥昇一字蕙脩晚自號與籙老人始祖山陰丞淵南宋時流寓浦陽四世伯愚公由常寧遷居崇明七世我觀公由崇明遷通州之西川港沙占籍海門廳高祖諱錫元妣氏陳曾祖諱明遠妣氏季祖考諱志成妣贈儒林郎妣氏顧妣贈安人本生祖諱志禮妣氏宋考諱承柳妣贈奉政大夫妣氏黃妣贈宜人君天性簡默自爲兒時不好嬉戲詣戚友必挾書自隨錫爵識君時君裁二十許於儔人中望君見其長身古貌恂恂似不能言者退而念曰此人必深沈好思子雲之流歟君實親炙戴指蘇葉涵溪李小湖諸老先生文有師法其無韻之文雋永如魏晉人有韻之文上通於騷人之清深蓋君之生平雖奔走衣食游於大人然風裁峻逸絕不干預世俗專心一志於文字故所成卓然如斯自君歿後世變岌岌而文字隨之竊謂仲尼以來斯事代有變動其尤異者則元魏主中原佛經入震旦之世文字乃有派別支分之勢吾知百年之後必有愛慕君文推爲正始之音者矣所著述凡十三種百有二卷曰經史詩箋字義疏證曰三禮字義疏證曰穀梁傳通解曰三國志校勘記曰晉書校勘記曰海門廳圖志曰朝鮮國王世系表曰朝鮮載記備編曰朝鮮樂府曰國朝藝文備志曰反切古義曰公法通義曰壽愷堂詩文集予多未及見不能備論也君篤於內行事親孝謹伯叔兄弟敬愛有加戚族貧者歲有贍濟常自困窘而無吝悔與人交游不爲矯異座客或有不合常偃臥不語頗有望君爲傲惰者性善飲數十觥後則清談滔滔鋒不可當豪蕩感激之氣流露於不自知亦足以見其性情真率豈

貌爲城府之人哉。君以同治三年補廬學生，旋補廩膳生。庚午科舉優行貢生，朝考用教職，授江浦縣訓導，歷署丹徒、鎮洋、荆溪、奉賢訓導。光緒癸卯，陸文慎公疏薦經濟特科，辭不就試。先後游於夏子松、吳武壯、張紹臣、陸文慎、卜誦臣、張筱帆、張文襄、袁慰廷幕中。中閒亦屢主師山書院、白華書塾。湖北武備學堂、南洋公學講席。計君生平見知者多以文事，君亦毅然以文事自任而不疑。君生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三月初三日辰時，卒於宣統元年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時，春秋六十有四。以次年三月初十日附葬於通州川港鎮東北三里祖塋之昭位屯山鼎向。元配陸氏，誥贈宜人。繼室吳氏，誥封宜人。子三：長寶衡、次寶辰、次坦，原名寶臣。女一，寶嫻，適通州張仁祖。孫三：長之駿、殤、次之森、之淦。孫女五，皆幼。寶衡先君卒，寶辰亦卒。越三年，坦書來乞銘。錫爵念君交游多賢者，而錫爵獨碌碌無短長，顧少君二歲，以弟畜我。往者以書相訊曰：「吾所交某也賢，某也才，某也能文章，至於吾弟，若有所不測，何耶？」錫爵驟聞君言，惶悚無以自容，然藏於中心，不敢忘也。且愛我者死，我固可以默然而已乎。謹次其大略而爲之銘。銘曰：

吾友周子，篤生海邦。行爲君子，言爲文章。名播於世，骨歸於藏。千秋萬代，氣如干將。斗牛之次，萬丈其芒。我附青雲，願承末光。

《碑傳集補》卷五二

孫徵君詒讓事略 朱孔彰

孫徵君詒讓字中容，溫州府瑞安人也。父太僕公衣言，以翰林起家，詩古文雄一時。咸豐初入南書房，教授皇子，諸王又四夷屬國遣人來學京師，衣言官國子監，並教之。先有琉球弟子阮

宣詔、東國興等，後有再傳弟子林世功，學成歸國，故詩文流播海外。同治間出爲安徽道員，升按察使，糾六安知州某贓罪，政理法嚴，羣吏皆憚之。遷湖北江寧布政使，擢太僕寺卿，乞病歸。年八十餘，終於家。有孫學齋，集行於世。詒讓承家學，博通經傳，少有神童之目。同治丁卯，弱冠舉浙江鄉試，爲副考官。張公之洞所取士，五赴禮闈，未第，遂意古學，研精三十年，著《周禮正義》。其自序曰：「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聚，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斯。故雖古籍淪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考。如虞書義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人五官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其宏章綱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三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太史歲年，通咳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集其善而革其弊，此尤精強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冊之哉？其書不慙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遊羞服之細，嬪御閨閣之昵，咸鑒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擯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



窮遠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及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宰較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鄙縣臺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倍徒於斯意九州之內富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太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太史藏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至於幽厲平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焉漸滅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襲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他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皆其枝流未淹也其全書經秦火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間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箸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廣續詮釋其學大興然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斥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眾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臆斷學者率知其謬而

其抵牾素病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詞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佐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謬託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僥幸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亦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二閥閱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鼓瑟舟車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顛而方趾橫目而直幹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婦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弗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蒸鬱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嘏拊搏無當於經館之均血腥全悉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年遠無變究夫政教之宏綱微指實能貫百王而不敝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舉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風咸與此冥符而遙契蓋政教

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之明效大驗也。別揭當今切實可行者。爲周禮政要。又以墨子實篤於政教。著墨子閒詁。其序曰。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惡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於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類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答問。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悌於穢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事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謬。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詒讓見中夏貧弱。謂果得賢

者。采周禮治國家。用墨翟書。務節用。講戰守。何患不富強。抱經世之略。淡於仕進。著書終老。惜哉。爲文精道雅正。以經學深掩其辭章名。綜生平治經似高郵王氏。攷史似嘉定錢氏。說字則服膺先博士及安邱王氏。能淹有諸家之長。所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盛行於世。治他經又有周書斟補。尙書駁枝。大戴禮斟補。經逢。札逢。考鼎。彛則有古籀拾遺。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治史之餘。則有廣韻姓氏彙誤。述方志則爲永嘉郡記。詒讓與人氣和。任恤。嫺睦。以古學勸後進。講論不勌。無越越多業。先主溫州師範學堂。後爲浙江教育學長。光緒間朝廷徵主禮學館。未赴。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春秋六十有一。

國孫詒讓傳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清太僕卿。性骨鯁。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羣盜爲姦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夙義嶢然。經訓之以徒舉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爲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從父官于江寧。是時德清戴望。海寧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樸學。詒讓與游。學益進。以爲典莫備于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閒詁。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他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斟補。尙書駁枝。大戴禮記斟補。六歷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逢。札逢。述林。又述方志。爲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開學。詒讓一



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
春少賴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
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
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
猶詰訕不馴詒讓集眾說下以己意神憎過明文可誦誦自墨
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
郵所至興學與長吏指柱雖眾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說文其
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
略材者欲以金石疑識補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
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益繆體滋多於是矣
詒讓初辨彝器情偽擯北宋人所假名者即部居形聲不可知
輒置之即可知審其刻畫不跌豪釐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
隱括就細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於世札遶者方物王
念孫讀書雜誌每下一義妥耳寧極渾入湊理書少于諸子平
議校讎之勤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
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溫州師範
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清廷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清光
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學財得魄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
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博足以摩挲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
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莫則五色柳穀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
勉爲鄉里起橫舍願以裂餘見稱于世悲夫

因瑞安孫先生傷辭 章炳麟

炳麟始交平陽宋恕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

於先生當是時吳越開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定海黃以周
元同與先生三皆治樸學承休寧戴氏之術爲白衣宗先生名
最隱言故訓審慎過二師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詁古籀拾遺經
遂札遶如目錄而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意寶積經
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縣鞋
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舉平子爲笑
平子無愠色及與人言學術剛桀四注談者皆披靡炳麟以先
生學術問平子平子勿深恚然不能非開也嘗南海康有爲作
新學偽經考詆古文爲劉歆偽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
治周官皆劉氏學駁偽經考數十事未就請於先生先生曰是
當譁世三數年苟卿有言狂生者不肖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
自熏勞也頃之康有爲敗其學亦絕然輕矯者多據三統三世
爲名高往往喜譏緯誣典籍成事外與進化之說相應不自知
回過始疑六藝卒班固范曄所錄亦以爲罔先生節族愈陵不
與世推移炳麟著煊書未就以其草稿問於先生方自擬仲長
統先生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然炳麟始終未嘗
見先生顏色欲道海抵溫州履先生門下時文網密不可平子
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雖無長德中正之官取決於臆猶勝
諸薦紳怯懦畏事者自有館舍可止宿也其後傾側擢擢增陸
之中播遷江海開久不得先生音問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蹤迹
問浙中諸少年曰先生亦幾及禍然懷保善類自若學者介以
爲重平子雖周謹顧內摯深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
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
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嗶嗶見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

張陽狂示親昵于裔夷冀脫禍難雖少慰要之世人負平子深矣其言內典始治寶積經最後乃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子治瑜伽竊自意以爲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稽古立事世無逾先生墨經廢千載本隱之顯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書不爲穿鑿莊述祖襲自珍不足當牧圉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世雖得王閻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于樸學無補益定海黃君既前卒屬先師又不幸姬漢典柯不絕如線賴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帶之民千四百州縣獨有一介而新學又不與先生次比獨倡無與古先民之遺文其將墜地令先生得上壽庶有達者繼其遺緒令民志無欄貳中夏猶可興也昨歲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爲樂操土風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鉏吾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先生視新方言以爲精審賜之周禮正義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發書比今歲五月始達江戶將以旬月抽讀正義且以書報先生願輔存微學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嗚呼不決辰乎先生遂捐館舍焉知向日所以詔炳麟者今遂爲末命也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畧教自茲其絕先生被炳麟書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讀國亡典刑炳麟喪其師資且聞平子亦墊處不與世耦生死未可知內之韻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淨之術湊于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既亡華實薨剝而中國亦將殄絕矣嗚呼哀哉辭曰

四維喪國滅亡頽棟梁民安鄉生不遭堯與舜讓湯湯大海不可望靈尙安留吟青黃

《碑傳集補》卷四一

校記

①康宋：當作「唐宋」。



清儒

碑傳集 卷一六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九

王頌蔚 劉嶽雲 蕭穆 葉昌熾 陳冕 范當世
皮錫瑞 鄭杲

清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軍機章京戶部湖廣司郎中王君墓誌

銘 葉昌熾

古人稱昆弟之交。范史所書。前有雷陳。後有廉廣。若昌熾之於王君。蓋隱豈惟昆弟也哉。昌熾幼而貧。與吾弟俯仰事。未嘗一日共研削。吾弟不幸早歿。昌熾備書京邸。聞病遽歸。已不及視含斂。鶴原之痛。至今引爲深疾。蓋隱則自束髮訂交。稍長同學。同事於鄉。馮林一先生修郡志。同侍鄭鄉者三載。又兩至海虞。賴氏同勸書目。江鄉百里。扁舟于役。出入未嘗不偕也。庚辰君先達。又十年。昌熾始釋褐。追隨詞館。爲後進。而君已改戶部。值樞垣。長安居不易。道義之相助。憂患之相卹。風雨過存。兄弟無如也。君之歿也。其家以海警南下。惟留次子季同召昌熾同在側。屬續之曰。枕其股而哭之。歲月不居。兩周星紀。君之墓草載陳。而昌熾亦將七十老矣。桑海無徒。屏居創迹。欲得如君者。共數晨夕。焉可得哉。君諱頌蔚。號市卿。別號蒿隱。其初名叔炳。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先世宋時自汴南渡。居郡之洞庭東山。至明文恪公整族始大遷郡城。君其十三世孫也。曾祖仲洪。祖朝華。父仁榮。世有聲於橫舍。皆以君官累封資政大夫。妣皆封夫人。君生有至性。岐嶷善辭。緒寇之難。鄉居避地。遭贈公喪。伯兄繼殂。梓鼓在郊。絞衾在室。君年纔十三歲。倚廬複壁。卒奉繼祖母鄒太夫人。閒關出險。人知非常童矣。寇平。返故里。受知於合肥蒯子範先生。以縣試第一補長洲縣學生。丙子舉鄉試。庚辰成進士。由庶常散館。改戶部。傳補軍機章京。壬辰試御史。

毅然舉首。君樂以言職自効。而樞臣以熟手奏留。非其志也。君所至事賢友仁。與海門周彥昇明經共學最早。里門耆宿如潘邕侯。朱怡雲。事之在師友之間。其餘文字交。若管申季。袁璩禹。同朝如李蔣客。朱荅生。沈子培。黃仲弢。梁星澣。安曉峰。皆當世閎偉君子。推重君無異詞。而桐廬袁忠節公過從尤密。申之以昏姻。禁廷退直。江亭龍樹迭爲主賓。明鏡張席。言笑晏晏。然第攷德問業。務爲實事求是之學。而不以標榜聲氣。時朝廷以國步日蹙。銳意圖強。游談之士。倡爲新周故宋之說。君視之蔑如也。及君歿。而邪說披昌。馴至非聖無法。淪胥不返。遂遭陸沈之禍。易曰。履霜。堅冰至。然後知君之所慮遠也。君敦尚氣節。吳縣潘文勤師本葭莩戚。常熟翁文恭公則庚辰座主也。君非論學。不輕造殿廷。考試師門。未嘗通私謁。嘗曰。得失事小。廉恥事大。詭遇求進。吾不爲也。文勳龍門高峻。莫敢梯接。願獨雅重君。奉諱歸里。昌熾函丈侍側。輒曰。吾家居讀禮。杜門卻掃。蒿隱云何。或得君書。則曰。蒿隱規我矣。其見嚴憚如此。治家裔於自奉。管訓諸子。古人儉以養廉之說。其義最精。今之墨吏。非必天性無恥也。重簋不飭。由於非盜泉之水。不足以自潤也。充工程監督。差廉商苞苴。美其名曰節省銀兩。君毅然卻之曰。昔陳稽亭先生印結公項。尙不受。況實爲廉商之賕乎。既入詞館。志在論思。廣內著作承明。又謂京曹官。惟居言路。褒職有闕。尙可發揮忠議。吾浮湛郎署。於國無補。於學有損。不如歸也。浩然有東臯之思。未幾中日發。起耶山之役。王師失律。海東藩衛。淪於戎索。君私憂竊歎。益鬱鬱不自得。竟於乙未七月朔。染疫病不起。其可悲也。所著寫禮頌詩集文集詩碑記古書經服錄各一卷。又以



昭代樸學度越宋明六經皆有義疏周禮爲歷朝典章制度所出獨無專書嘗詣昌熾商榷義類發凡起例先爲長編簿書填委未遑輟簡在方略館得殿板初印明史上黏黃籤番爲乾隆朝敕校未就之本君從故紙堆中拂拭而出之刪其蕪冗撮其精要成考證摭逸四十二卷君精力絕人博聞強識王伯申錢曉微之流亞天假之年名山之業豈勝最錄而禮堂寫定之本止此富病且棘猶執昌熾手曰豹死留皮目炯炯視嗚呼其尤可悲也歿後三年葬於吳縣五都五園萬青圩萬樂山麓之栲栳配謝夫人生子五長季烈次卽季同次季鑒次季點季緒皆官學有聞孫十二存者守兌守則守熾守競守泰守鼎守私守中競恥隨季同出後於同族季烈中光緒甲辰進士官學部郎中辛亥國變拂衣出國門耕海濱以自晦君有子矣客歲歸旣梓君遺稿又哀述事狀請追銘其墓爰爲之詞曰

癸甲之際火始然積薪不徒遂燎原哲人見幾非不先辨姦抗論如老泉惜哉聽者規爲瑣履霜陰凝冰始堅不周山傾砥柱鏤君行蟬蛻踰十年劫火不侵龍溪前貞元朝士靈輅旋栲栳之樹萬樂阡紫羅青幃視玉延抱琴欲彈還輟絃吁嗟逝者如逝川

《碑傳集補》卷二

清故資政大夫浙江紹興府知府劉公墓志銘

章棟

公諱嶽雲字佛青姓劉氏先世自蘇州北遷占籍寶應曾祖友尙祖廷器潛德弗耀以公官贈資政大夫曾祖妣氏喬祖妣氏雷氏胡皆贈夫人父元浩幼孤內行純懿事母胡太夫人孝母夫人有疾嘗割臂肉和藥以進官六合縣學訓導以民眾聚令

靡求免重徵令飛章上變將興大獄賴公父宛轉罕譬終事不戮一人其卒也葉編修昌熾爲文銘幽謂有活人之德後十年邑人上其孝行於朝旌孝子如例公稟承庭誥英英露爽年十有五名雋一黉光緒己卯舉於鄉丙戌會試賜進士出身以主事分戶部辛丑補雲南司主事轉江西司員外郎遷四川司郎中居京曹三十年序資平進不事干謁兩次京察皆列一等簡授浙江紹興府知府年已六十矣到官以議鐵路招股事與紹人士不合拂衣去會丁母藍太夫人艱歸歔門不出遭值世變居恆鬱鬱以丁巳八月二十三日遘疾卒年六十有九實應之學當明季世公家練江先生實爲之倡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以風義相期許有聲東林國朝嘉道間端臨先生融會漢宋而得其通楚楨叔俛喬梓繼之事具國史儒林傳成心巢先生後起集其大成於學顯求其是無主奴門戶之見研窮訓詁而於倫常日用義理之閒必求所以治身治心之道性理既明而於典章制度名物仍未嘗略公既承族兄叔俛累世之傳又受業心巢先生門下爲高第弟子沈潛義理真積力久實有豁然貫通之效故其著書以經證經不爲支離破碎意在通經致用於凡訓詁聲音天算地輿雜家技藝靡不切究尤留心世道取所得於古以證今汎覽西籍而不爲所囿由博反約歸於有用著書凡五百餘卷深造縣解確有心得亦不苟爲曼辭曲說以罔世弋名世之論者以爲江淮諸儒莫之或先信非誣也公既通籍益研求經世之學會河決鄭州樞府北人有議導河南徙者潘文勤翁文恭屬公擬奏力陳黃河故道在北不在南援據經史具圖上聞兩宮動容卒從其議於是黃河迄今入

經流者又四十年。然以是重爲樞臣所忌。文動雅重公。嘗與人言以經術論。則我當執北面之禮。文恭在部久。憂財用之繼。使爲會計表。句稽出內。洞見癥垢。公又嘗自爲礦政輯要書。成皆不便於當事。坐是益沈滯。甲午賠款議成。廷議將悉索以償外債。公以民力既竭。多方諫阻。且言償還易則後難爲繼。深思遠慮。不幸而中。又嘗言爲大臣者。當使人主知國用不足。則奢侈之心不生。文恭聽之。而不能用也。文恭既去位。先後主國計者。爲王文勤鹿文端戴文誠。文誠最器公。舉經濟特科。公羞與奔競者流校甲乙。辭不與試。乙巳。樞臣有戚某。以裁併官失職。蘇人士有迎合其意者。紛議設江淮巡撫。分江蘇爲二。已簡命行遣矣。公言其不可分狀。謂自古守江南者。必先固淮。徐棄淮。徐則江南不可保。陸文端據以入奏。其事乃寢。於是有構蜚語。欲以中公者。公不爲動。未幾。乃有紹興之命。在京師日。崖岸高峻。不輕結納。嘗自書得志爲兩。疾惡如風。二語懸諸座右。粵人某介同歲生黃編修。欲一見。峻拒之。告潘文勤李文誠。資遣使出都。文動薨。其說乃譸張爲患。蜀人某以公羊解乞文動序言。文動屬公。公指斥其誤。不爲假借之辭。與李慈銘屠仁守劉心源洪良品余聯沅文梯諸侍御最相得。文公奏疏。每與商榷。公嘗擬陳中外積習一疏。乞部臣代表奏。見者咋舌。抑不以聞。公既挾其中之所蘊。銳於一試。而爲異己所排。顰眉即潛不獲有所自見。則密爾自娛於斯文。謫言出。識者以明夷待訪錄況之。乾坤既毀。公鬱伊侔。僚思得一人起而任艱鉅者。然卒不可得。而公則已病矣。初。成先生爲公筮終身。得長男卦曰。汝剛方不屈。先聖其詔汝以恐懼乎。乃字震庵。辛亥後。因爲名。而別號致庵。

居恆與人言。君子學爲己。而進德則在省身。兢兢業業數十年。如一日守師訓也。夫人陶氏山陽陶普女。有淑德。見余所爲志。後公八年乙丑八月初九日卒。子啟瑞。光緒癸卯舉人。甲辰進士。官內閣中書。截取以同知用。與余爲同歲生。又同校德宗實錄。辛亥棄官侍隱。初遭公喪。遵遺命葬龍首村八淺坂下祖塋之右。唐侍郎文治表其墓道。而余撰家傳。今啟瑞將於丙寅十二月二十三日啟殯。宮以陶夫人合祔。復來請銘。銘曰。君子之學。人已交修。誠身立命。而無怨尤。釋褐於朝。久因郎署。晚典大郡。有尼卽去。匪棄於時。匪莫己知。懷抱利濟。百不一施。飛霜集戢。遭國大變。人綱忽頽。恨莫能援。壯勇於學。遠紹祖庭。體用兼備。而衷諸經。實應學說。公絲不絕。撰著藏家。歲寒著節。有子蚤達。人中鳳龍。傳業侍隱。兩代孤忠。朝市常易。江淮東之公神永奠。百世之師。

（碑傳集補）卷五三

蕭穆傳 陳衍

蕭穆字敬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初年。粵寇既平。曾國藩總督兩江。注意文事。延攬學人。穆以縣諸生上書幕府。時上海方創立機器製造局。附設翻譯館。譯歐美史學輿地天算聲光化電諸書。用文筆雅馴者。討論修飾。穆首與焉。顧薪水至薄。穆飲食衣服至樸儉。饌之美者。惟豕肉蒸菽乳。月數嘗耳。局若館隸江海關道。別以候補道員駐局。爲總辦。穆常自提籃入市。市物所謂總辦者。坐馬車遇之耳。其爲總督所禮也。則命僕代之提。已而穆索回自提。嗜積書。大亂初。定價極廉。書賈多集上海。穆節省衣食之餘。益以賣文所得。一用市書。日夜考求。遂熟於目錄。板

本之學。士夫之說學而宦游東南者多從之求。則販賣所贏。益市書。故一寒士而積書至數萬卷。聞多善本。長沙王先謙任江蘇學政。刊皇清經解續編。又續姚氏前古文辭類纂。取材出於穆者十八九。穆嘗語其友陳衍曰。吾辛苦旅食數十年。於曾文正公所謂租蔬魚豬書車諸物。居然略備。亦以豪矣。爲文長於考證。敍跋居多。楷書粗拙。得祕本校勘。逐寫。夜靜目昏不少休。晚年用時患目疾。所刊若羅願鄂州小集。徐鉉騎省集。皆札記精詳。未有刻本者。其餘則以屬大通李氏。貴池劉氏。與祥符周星詒。大興傅以禮。瑞安孫詒讓。交久而摯。詒讓刻札。逐周書。料補皆穆任校讎。光緒末年卒於家。年七十矣。子不能有其書。遺囑於嘉興沈氏。貴池劉氏。劉氏爲搜集遺文刊焉。

陳衍曰。目錄校勘之學。有清爲極盛。穆蓋何焯。盧文弨。黃丕烈。顧廣圻之流亞也。中國國家無巨大文庫。私家藏書罕能久者。獨寧波天一閣。歷數百載。今日亦盜賣流海外矣。舊籍之亡。烏知所屆耶。

○蕭敬孚先生傳

姚永樸

蕭先生諱穆。字敬孚。桐城諸生。少謁曾文正公於安慶。文正語人曰。異日續其邑。先正遺緒者。必此人也。先生屢應江南鄉試。不售。客上海。製造局廣方言館。得俸輒購書。築小樓於家度之。不戒於火。燼焉。踵求不息。久乃逾其舊。猶謂未足。踰海至日本。以求之。所儲皆善本。或孤行於世。人未見者。蓋先生所至。書買每盈座焉。是時吾邑先輩如方先生宗誠。著書多談性道。及軍國利病。吏治得失。徐先生宗亮。亦究心邊事。吳先生汝綸。尤喜以泰西學說爲吾國倡。惟先生意意編摩古籍。與後生言。於字

句異同。刊本良否。以及前聞軼事。歷歷然如數室中物。而無一語及世務。吳先生每思廣以異域之事。見必極論。先生意不與之合。譏嘲轟發。然吳先生退。未嘗不重先生。在上海凡數十年。四方賢公卿。下逮游客。語及聞見。洽熟。必曰蕭君。先生既篤意文獻。見有力者。必誘之刊書。所刊數十種。皆躬爲讎校。不取酬。初先生嘗從市中得邵陽魏公光燾先世遺稿。其家無副本。聞之。輦金以求。先生笑曰。父祖之業。固宜傳之子孫。何言財乎。卒歸其書。及光緒末。先生老矣。而家益貧。總辦製造局者。不相知奪其事。會魏公總督江南。過上海。首詣先生。縱談三日。總辦大驚。急謝過。增俸至倍。先生歎曰。是謂我將不利於若而貨之也。仍受故俸。而稱其所長於魏公。人以爲長者。先生於光緒某年月日卒。年六十有幾。所著曰敬孚類稿。嘉興沈子培提學。合肥蒯禮卿觀察。爲鳩貲刊行。凡十六卷。

論曰。當今之世。如先生。有不以爲迂闊者乎。顧其學於古人。深有所得。宜乎愛之篤。而護之周也。永樸少學古文詞。一日過上海。先生勸之用力經史。謂匪是無以爲文章根本。語意肫動。由是始知從事樸學。今先生亡久矣。天下多故。聞所藏書散佚殆盡。而永樸浮沈斯世。深夜懷舊。愧負先生。撰次遺事。慨焉不知涕下也。

（碑傳集附）卷五二

葉侍講墓志銘

曹元弼

自亭林顧先生以孤忠大節。守先待後。明體達用。垂世立教。海內學士接踵蔚興。東南大師繼起尤盛。吾吳惠松厓江良庭陳南園馮校邠諸先生。皆推明絕學。立言不朽。然諸先生際乾嘉



全盛同治中興之日其學雖足羽翼聖經而任重道遠之責未爲危且急也。長洲葉公承二百數十年上教下學斯文極盛之緒囊括網羅滄海澄深不幸丁綱常墜地禮樂分崩之厄獨醒獨清身教言教高風亮節立軌亭林方之漢儒蓋顧先生爲伏生而公爲杜子春矣。公諱昌熾字鞠常晚取莊子爲善無近名緣繫以爲經之義自號緣繫廬主人。性純篤穎悟成童游庠通六經文章高卓氣息逼漢魏事校邠先生深見器異與故太傅陸文端公管申李明經王市卿部郎道義切磋同佐先生修蘇州府志先生又命公與管王兩君校正說文解字段氏注刊改漏失致多。光緒丙子舉於鄉令聞廣譽聞然日章潘蔚如吳憲齋兩中丞汪郎亭侍郎師先後敦聘商榷政治學術多所裨益所過山川考求地理民俗殘碑斷碣罔不參稽既而曾子心痛千里馳歸啜菽飲水愉愉色養父病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五晝夜遭喪哀毀骨立得肝疾發輒累旬癸未潘文勤公居憂在籍延課其弟文動丰裁峻整閉戶讀禮絕賓客惟與公時時論禮教古義考金石目錄推服甚至時元弼年十七八就公問故公深執謙讓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蒼籀訓詁詩書禮典章易春秋義例經師家法微言大義有叩斯應剖析窮根元弼於是知經神學海淵源深大而德盛禮恭尤不可及乙酉以弟歿尋遭母喪痛不欲生高柴少連致哀盡禮君子難之丙戌故蘇藩子壽黃公甫下車卽造廬商論政學己丑會試以魁選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公卿提倡古學冀得國士而上以正求下以詭遇浸淫不已樞札許鄭士苴程朱爲世道憂惟公文章爾雅深厚一出於正在朝恪居官次夙夜匪懈纂國

史考古今治亂暇則與故祭酒王文敏公陸蔚廷太守黃再同編修討論石刻文字深鄙弋譽干進之習張文襄公密疏薦當事沮之循資平進賞侍讀銜充會典館幫總纂國史館提調遷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撰文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賞戴花翎加三品銜升授侍講辛丑奉命督甘肅學政清介勤慎與諸生講求經義政治激發忠愛深正大本力塞亂源老師宿學識拔靡遺關隴故接壤涇邠閒多唐宋元古刻公校士之暇兼訪古蹟屬邠州大佛寺僧拓石室碑碣爲邠州石室錄三卷論次考證多於無文字處鉤稽而出推闡史事於衰亂之故歎息痛恨弔古傷今情見乎辭又纂錄涇州回山王母宮石室古刻未就尋科舉廢引疾歸里守道彌篤丁未戊申閒朝廷開禮學館博延通儒修明禮典以公充顧問官故蘇撫陳伯平中丞故蘇臬朱竹石廉訪立存古學堂以維風教敦請公總教史學公指授治史途徑一本經術提要鉤元治亂興衰典章經制兼綜條貫而於忠孝大義濟變要務口講指畫尤深切著明時元弼隨公與鄒詠春侍講同掌教事殫心協力扶植綱常而經史詞章惟公尤能一以貫之自戊申至宣統庚戌凡三年學派流傳大江南北成就漸多及辛亥亂後公悲憫天人艱貞自矢新都竊柄假修漢史招徠耆舊歡宴之徒思浼襲鮑公毅然峻拒之守死善道渺與世絕忠憤沈鬱震發詩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焉公校勘學冠當代初與管明經同鑒定瞿氏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嗣爲蔣蕪孫太守校鐵華館叢書精埒潤養爲潘文勤校功順堂叢書傳習藝苑又鑒括歷代藏書源委爲藏書紀事詩七卷示學者讀書津途論列古今石刻發凡起例創通大義成



語石十卷。兩書皆獨有千古。然在公學問全體猶一斑耳。以公經術之深。而未有說經專書。蓋先輩慎重經義。惟以聖賢成訓立身教人。不敢輕言著述也。最後劉翰怡京卿延校宋本四史。然公注心魏闕。舉目河山。至痛在心。積病深矣。如何不淑。哲人遽萎。三綱解紐。六經去籍。一髮千鈞。誰與繫之。公生道光己酉九月十五日。以宣統丁巳九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世居浙之紹興。曾祖諱永源。祖諱秀荃。始遷長洲。考諱震榮。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妣李氏。世德累徵。篤生純賢。祖考皆贈如公官。妣贈淑人。配王氏。同治甲子舉人鼎元女。封淑人。先公卒。子恭彝。邑庠生。能承家學。早卒。公弟昌言。無子。準禮文國典。以從弟昌駿子嘉穉奉公喪祭。俟嘉穉生子為恭彝後。女子子一適浙江候補知縣王立勛。公弟子閔達居多。同里潘部郎祖年得公指授。精目錄校勘。為公刊詩文集。皆六藝之英華。忠孝之軌範也。宣統戊午十二月壬申。嘉穉奉公葬吳郡天柱山峨九嶺下。元弼承公教三十餘年。悉公學行。卓乎經師。人師涕洟操觚為斯道痛。

銘曰。六藝羣書。統宗會元。笑元笑宗。曰明人倫。公之盛德。春陽之溫。節高天下。秋霜貞現。時曰無忝。至孝以敦。時曰得仁。卓立孔門。世有真儒。不息乾坤。無絕無乖。大義徵言。靈均問天。巫陽招魂。孤忠上訴。雨泣潺湲。噉噉龔鮑。幡幡申轅。國史儒林。兩廡蘋繁。教澤學派。支流衍繁。有斐君子。終不可沒。天柱之麓。松柏盤根。清風萬古。式是高原。

（碑傳集前）卷九

翰林院修撰陳君墓志銘 孫葆田

君諱冕。字冠生。先世本浙江山陰人。君祖父資政公諱顯彝。實始寄籍宛平。歿而葬於歷城城東。君考中憲公諱恩壽。歷官山東長清。萊陽。恩縣。皆有政績。予嘗志其墓。所謂宛平陳公也。配齊恭人生君昆弟二人。長曰齡。有宿疾早卒。君年十五入宛平學。十七歲舉光緒元年乙亥恩科。順天鄉試。文名噪甚。又八年遂以進士第一人及第。是歲光緒癸未。河決山東桃園。災民四十餘萬。中憲公急散家財。佐有司濟困厄。以勞瘁致疾。君得書乞假歸。中憲公勉以母負科名。繼成厥志。旋遭中憲公大故。哀毀逾恆。人喪葬。悉遵禮制。次年河水再溢。君捐鉅資。挈戚友乘舟散餅餌。復擇高原築室千楹。以庇流氓。服闋入都。己丑恩科典試湖南。得人稱盛。壬辰丁母憂。奉喪返濟南。明年五月之浙。修祖阡。八月旋京師。遽以疾隕於寓邸。年甫三十有五。君自幼從吾故友王芷庭編修學。當同治九年山東開庚午科。並補行丁卯科鄉試。芷庭為舉首。予偕諸同年至君塾中。君時偕其兄揖座客。年猶未及舞勺耳。英多之姿。已見於眉睫間。及君成進士。芷庭已前卒三年矣。中憲公不幸亦於是歲卒。其後君每見予。輒太息於人生之多故。而師友聚散之可感者恆多也。君慕義勇。為居儻人中。策事勢可否成敗。侃侃獨執己見。不隨眾為唯諾。生平周人之急不少緩。其居家不問有無。遇親友之孤貧者。存恤尤加厚。聞山西大祲。捐千金振之。又作書募人濟振。得萬餘金。其任事慷慨多類此。始中憲公以利濟存心。君承其訓。益孜孜不怠。人謂君聲華早耀。不久且大顯。乃竟溘然以逝。豈所謂為善者必獲報。固有時而不驗耶。嗚呼。可悲也已。君卒於

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娶張氏繼娶廖氏又繼娶李氏側室郭氏子四洪蕃洪晨洪守洪愿明年正月十九日卜葬於歷城縣丁家莊祖阡張恭人廖恭人拊銘曰
豐其遇裔其年才高乎今世而志不獲伸於生前誰實爲之彼蒼者天吁嗟乎仁不獲報庶幾哉後嗣多賢

（碑傳集前）卷九

范肯堂先生事略 金鉞
國朝以古文推正宗者歟曰桐城三家惜抱既逝石甫姚按察繼前失京卿繼起而通州范肯堂先生亦以古文鳴於時先生始游武昌受業於濂卿張學博學博固得桐城之傳者又交於摯甫繼娶於姚即按察之孫永模仲實永模叔節之女兄也師友淵源學術益懋先生自謂謹守桐城家法然其爲文獨得雄直氣縱橫出沒隨筆所如無不深合理道固不局然於桐城繩度也先生性至孝少貧力學棄筆走四方常南北數千里必以歲時歸省父母後以親年漸高家居不更出先生親教授兩弟中林胃門讀書成通才博學與兄齊名世號爲通州三范怡怡篤友摯愛比於父子先生嘗從容謂中林吾家庭之閒他日其改用殷禮乎先生初娶如舉吳孺人早卒爲作大橋遺照圖繼娶桐城姚孺人賢淑能詩善書家庭之閒雍雍如也先生交游滿天下徧歷名山大川所至公卿爭倒屣迎之李文忠方爲直隸總督聞其名介吳先生禮請賓之授公子經邁季高學然文忠日哺退食恆過先生論政事先生感其意亦出已見多所贊助是時中興久矣縣潘文勤公常熟翁尙書方銳意排積古學知名之士爭趨集簞下先生則慨然屏棄舉業獨居深念心憂天下事不可爲之意寧究經世有用之學凡後來次第興革大端先生舉於先十餘年懸策及之會中日事起京朝士大夫集矢和議先生獨違眾論以爲未可輕開外費時論嘗之雖先生知交亦有騰書相抵者先生撫然謝曰是非聽之與日終當思吾言也文忠既罷總督先生亦歸通州齟齬先生者猶不少息先生自傷時命坎軻佗僚發憤一寄之於詩仰天浩歌泣鬼神而驚風雨世之稱先生詩者謂先生蓋合東坡山谷爲一人也先生篤念親舊故人泰興朱舉人銘盤客死收養其寡妾孤子於家尤好獎掖後進至典衣賣宅資遣寒賤之士渡海求學鄉人之仰食於先生者常數十家也鈇少詣州應學院歲試時先生養病天甯寺之塔院命弟胃門來召與語曰孺子可教也由是執弟子禮先生在天甯寺以公車北上投謁慰問飢寒有若子弟鈇既還籍先生以書招至廣州先生時居廣東巡撫許文肅公幕府也先生以父貞孝公母成太孺人相繼卒哀毀成肺疾就醫上海寓鈇書曰金生我五百里門生長也宜知我及先生歸樓通州鈇奔赴會葬見先生弟中林胃門白衣冠跣行風雪中號哭流血道路觀者感動涕洟不能仰視陳伯嚴吏部賦詩所謂原路一棺寒雨外衣冠數郡仰天時者是時作也嗚呼傷已先生諱富世

初名鑄字肯堂通州歲貢生弟鍾戊戌進士河南知縣銓拔貢生山東
知縣子罕矧州學生員文適義甯陳吏部子衡格此文後得於此

（續碑傳集）卷八〇

皮錫瑞傳 支偉成

皮錫瑞號鹿門湖南善化人舉人。工詩及駢文治經出入於古今文之間頗與湘綺相類而篤信公羊改制之說又箋王制翼張魯學實開近代蜀派之先聲亦頗考郡國利病有經世之志光緒季年陳寶箴撫湘江標徐仁鑄先後督學設時務學堂俾學者究心當世之務先生贊助甚勇而葉德輝等詆為悖正教附異端乃為文自明所學其言友道尤沈痛殆亦絕交論已嘗一任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習歸而著書以老所撰百餘卷計數十萬言初治尚書有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尚書大傳疏證一卷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尚書古文疏證辨證一卷尚書中候疏證一卷史記引尚書考一卷中攻鄭學有鄭志疏證若干卷三疾疏證一卷聖證論補評二卷魯禮帝昀義疏證一卷六藝論疏證一卷孝經鄭注疏二卷駁五經異義疏證一卷晚貫羣經創通大義有五經通論五卷春秋講義二卷王制箋一卷而五經通論臚陳其所得示學人以塗術其說易也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為孔子所作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而陰陽災變為易之別傳其說書也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偽治尚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為最早其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為古文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及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其說詩也論詩比他經尤難明者有八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其說三禮也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論周官當從何休之說出於六國時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其說春秋也論



清儒

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注深得孟子之旨。其餘有漢碑引經考一卷、筆記一卷、自課文三卷、駢文四卷、詩草六卷、詠史一卷、合刊爲師伏堂遺書。其孫名振重校梓行。

（碑傳集補）卷四一

鄭東父傳 馬其乘

鄭君諱杲，字東父，直隸遷安人。父鳴岡，以舉人令卽墨，有惠政。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有三子：長杲，次大即君，史民懷其德，爭來致殷勤饋。薪蔬亦以饋。故遂留滯官所。母夫人李氏，賢明人也。在約彌厲，率志教子。未幾，次子東成進士，復病卒。死，喪仍薦意不自沮。日夜督君學。君少時，家無一橡半畝之遺，生事之艱，當時殊不自意。喪發，朝夕皆母夫人心力所營，不令君知也。其後每言之，輒痛心焉。君文日有名，光緒五年遂用卽墨籍，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養母夫人至都。其後三年，桐城馬其昶與締交，心知君學出己上，宜爲師而君願引與爲友。嘗登堂拜母，母命坐，君侍立，恂恂有孺子色。母曰：「是兒早失父，無教，今母友子幸勉其學好矣。」其昶敬悚汗下，不知所爲。對時將歸里，已戒期首塗。君言於母，涕泣也。是日見君事母溫恪之容，積中溢外，益悔恨平日之所虧於子職者甚大。先是其昶在都，月與君必再三見，每見開口言論，皆三代典籍，退未嘗不自悔恨其失學。而鹽山劉若曾、桐城姚永樸、永概先後因其昶以交，君皆言與君接，如對古賢，聆其言都爲創獲。既歸，莫不充然各有得也。君之學自經訓史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眾說，無所不涉，而獨耽於經。於經無所不致其力，而尤莫篤於春秋。君之言曰：「古者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爲傳。今欲明聖人之經，必自篤信先師之傳始。如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記，有喪服傳，有周官禮詩有序傳，書亦有序，大傳又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爲五經之總傳。苟據此以求聖人之意，十可七八得。自唐後儒者多不信古傳，而自立新說，經之難明固無惑焉。其說春秋也，三傳錯出，不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口授傳指，公羊明魯道者也。教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爲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互，不相違害，而尤兢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人知即位之爲君道，而不知其爲子道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爲始也。凡君所論著如此，當乾嘉熾盛之時，諸老先生慮無不崇尚。」



樸學篇古多闕。君治經亦循其軌轍而獨有意於前哲之微言大義使儒術鑿然可施效。憤當時辯言亂政之徒縱恣蔑古禍乃甚於坑焚塊坐一室之中誦習本經眇然有千載之慮而又恥於近名不輕著書以爲學期自得積之久而徐出之庶有當於古聖人經世垂訓之萬一烏乎孰知學成而無用於世而今則死矣其所爲書就不就未可知而又無庸子以承傳其業尤可悲也歲甲午其親入都再見君母夫人猶無恙贈言而別其後來赴母喪又數年聞其主講山東樂源書院尋以疾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蓋君終其身靡一日匪讀經之時卽終其身皆事親之時親之事終而君死在君無憾耳獨古聖賢經傳之幸而留遺於今者亦存亡絕續之秋也於斯時也而獨有君而又不克竟其業以死此何爲者邪然而推君事天之心其勿敢有愆焉決也君旣死天下書院率奉

詔改學堂姚永樸教習山東從其徒友問君所著書得殘彙數種手錄以歸其昶於是并舊所錄者編爲鄭東父遺書六卷合肥李國松彙行之因次論其傳於首

馬其昶曰世學者言治經大抵皆後易謂其學難明君獨言易視他經易明以有十翼可據依也余學易自茲始而姚永樸治尚書兩人皆自知學不如君兩人書幸成皆私冀他日得從容就君正焉昔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嗟乎沈寥天寓今其已矣後世卽有人又甯能爲益於吾邪此吾鄉所以益悲君不能置也

《續碑傳集》卷七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

周錫恩 嚴復 朱啓運 陳玉澍 文廷式

辜鴻銘 王舟瑤 黃方慶 陳憲居

清故翰林院編修周是園先生墓志銘 王葆心

歲丁巳夏正十二月，吾師是園周先生嗣子厚舜爲先生修墓隨之石，而以銘幽之文屬葆心。於是先生沒已十七年矣。葆心惻懷變亂，屏居養疴，而先生姻友張學博炳壽迭以書來促，乃力疾作而泣曰：是葆心責也。先生幼負逸姿，起於孤寒，不錮俗學，未成童以文字受知於南皮張文襄之洞，補諸生，迨優貢行卷出，中外驚爲異人。負笈武昌書院，受小學，經學於劉院長恭冕，而篤好尤在經世之業。修書志局時，咨古文法於張郎中裕釗，顧於古今詩，駢儷文自運才學，詣力尤深。方國運中興，士夫皆以文章科第相高，先生斐然思有造作，葆心今日所哀刻諸遺籍，強半成於是時。顧天才駿快，下筆不能自休，爲人秀眉目，短悍機警，吐詞清激，舉步翔雅，講執論事，蹈厲風發，縱橫滔辯，晚視稠人，臨事忍辱負重，震撼中尤見氣魄，閒露主棧時以直性狹中自咎，其觸忌半由此。既參預郡志，省志兩役，又以昕夕所究求者撰爲變法通議，以擬翰林先輩景亭馮氏之書。所至輒詳考民間情弊得失，陳之當道，如沂宜昌與方觀察大澍言關征在志局爲高學使，劍中條風教，走嶺嶠爲總督張文襄言撫卹華僑以挽利權，用機輪鑄錢以裕民用，是也。然先生幼志在以成家之學，雄視海內，謂國朝諸老師學有師法，著述精能幾備，在今日必擇前所未有，後不可無者爲之。尤以振作鄉邦士氣之衰爲己任。其兩次典試關中，兩浙，殫思殫力，取士必崇根柢，既奉諱家居，創黃州經古書院，以考據義理經濟詞章四

科倡導同郡來學，課執風行一時。大府欲以經心兩湖書院講席屬之，方以主郡學有功，謝不往。其後文襄仍俾校藝兩湖，裁及市月，湘鄂諸生翕然愛誦，嘗慨吾鄂人士不知自愛其鄉先輩，率不提倡後進，後進不思表彰先哲，故文獻凋落，學無統緒。接見來學，輒以張鶴灣三楚執文後序之語，感發其意氣。每顧歎曰：自濃農愚谷兩大師後，吾鄉士風孤子垂百年矣。故生平愛士如渴，一文一執，譽不容口，抉摘疵類，又皆奉手斂服。或割修入薦館，毅以助峻儒，自傷財力，殷儉每欲廣致宿士，重修宋史，甄輯湖北文獻，相與成學，視嗜交若性命，所交必擇賢豪風義尤篤諸身。後其在翰林，聯同館立雪初社，以續乾嘉風雅，迭充修史，撰文差應，奉文多出其手。與長沙張文達百熙齊名，有北周南張之目。然先生文章報國之志，至光緒二十年以後悉歸束閣，卽其教時之思，甲午以後與其先亦異趣。其始注意地方利病，惡晚季胥役橫恣，縣有以猾胥市辱同歲生者，書白當事懲之。黃州各署劣役百數十人，每歲科試，知黨以婪索新進諸生，弊習垂及百年。是冬葆心始見先生，適家兄葆周爲若曹所窘，先生聞立請黃岡令痛斥，永蠲其規費。蘄州門人童孝廉樹棠糾於里胥，爲言於省吏，飛函緹之，並以憤憤厲責州牧，創羅田學，師歲費取戶券零數資之，罷新生重贄，師生交惠。歲有羨，設爲義川書院，官師經古月課，並裒得數百金，購經史時務要書供生童恣覽。吾省里甲歲輸漕折，行商遇卡抽釐，解局皆勒索白銅精幣，苦累無比，則陳達鄂撫，勒石通津，永遠禁革。巴口鎮爲江北淮西州縣土貨出口要津，舢舨居奇梗運，先生創內河公所以平亭其爭，佔人大悅。是時文襄督兩湖，譚巡撫繼



洵撫鄂義寧陳巡撫寶箴爲北按察使。卽巡撫祖翼爲督糧道。先生皆雅故。益得發揮夙蘊。更創開全省育嬰。收養貧孩。大府建議立奏行。州縣推廣殆徧。故事行省水利。管自臬司。湖北江漢上游州縣暨連湘毗皖各屬。歲歲苦隄決。手創水利局。全案偕陳按察白大府。乞設專局。以祛數百年巨患。大府將奏行矣。忌者尼之遂止。然吾鄉嚮以關部封疆大紳家居者。率不見此類建白。先生一詞臣。在籍爲時匪久。而爲吾縣吾郡吾省士民顛福便如此。安得不中衰世人心之忌哉。甲申法越戰。開先生與師友書。條列戰守甚具。媾和後。中朝鐵路議起。津沽津通路方敷設。朝議猶歧。十五年春。先生典陝試。還朝。德宗以此事垂詢。先生迎機導窾於路政。緩急利病及籌款與事後利益析論數百言。扼重津浦交通。以息借洋款爲下策。並請上認真提倡新政。上溫旨稱善者再。其注重津浦一說。尤爲上契聖心。因有留心洋務之褒。歲甲午。東岬起。先生方客武昌。聞割地款成。與陳吏部三立相持痛哭。寓感憤於詩歌。於是向所持變法議守之益堅。上書翁文恭同蘇勸其主朝議。以富強西國恥。時長江一帶督撫與先生通稿紆交者。凡七省。輒欲聯之倡新政。以啟風會。義寧撫湘命下。道武昌。日三詣行館。乞聯舟湖外。將以鑛政屬之。北洋練兵。張太守孝謙力要入袁觀察世凱幕。先生素以開鑛爲富源。練兵畿輔。尤將來建樹根本。將決所就。而家人兄弟死喪相繼。又感於典試浙江。在蘇州主發周福清通書正考官一案。遭浙人誣劾。蓋某編修與先生爭京察不得。嫉之也。因之大考首擢被擯。京察一等。不予記名。與文襄師生二十年交誼。爲譏人所開。慨世益深。遂翩然長謝不往。歲丙申。里中蛟

患爲數百年未有奇變。先生固夙究心賑濟法。是時方奉封公諱。目擊深山巨浸拍浮。道殣之慘。痛哭急救。毀家徧賑。大吏見其呼籲之哀。先後以巨帑及民食。先生躬入餓鄉。窮谷無異地獄。變相冒暑雨。稽放憊悴無人狀。深冬募寒衣。次春辦賑糶。全活無算。自是保衛桑梓之念益切。二十四年政變。尤深弋篡之懼。乃營是園於縣南偏之石源河。植桑萬株。有終焉志。會膠州廣州租借變起。先生長嘆。謂中國從此無寧日。我曹將無一乾淨土可偷活。丁此時局。一身自了吾儒之恥。然不遽出。仍率自治其鄉之志。與縣人謀預防教民之橫立社穀。以備不測之歲。時朝旨迭促民開辦團防。先生因之大修營堡。練鄉兵。聚里儒佐其事。督促既急於他區。精悍尤甲別屬。吾儕竊謂先生此事。隱然湖湘諸老之用心。有夙受卵翼之小人。窺先生勢業。立肆其簧蠱。相持以呈控。有司語侵舊賑濟事。聞者駭憤。名相剖證者至數十人。會朝中奸人謀廢立未成。時局岌岌。將開外釁。又因康梁絕惡主變法者。大學士徐桐尤橫。卽以甄別翰林官例。奏請勒休編管。以在籍調臣入甄別案。又無查察。二百年未有也。先生卽日引避。走長江。娛閱山水。以適意。訪義寧廬山之麓。未幾疾作。遂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考終於里第。尙及聞兩宮西狩之變也。哀哉。方先生處朝野危疑之時。葆心竊歎勞苦無功。反以撓禍抵書勸少休。以待是非之定。先生不以爲可。謂卽以此獲重譴。不過革職而止。然而臣力盡矣。并引江陵顧爲薦。尊之語以自況。吁。此其所以爲先生也哉。使先生濡忍須臾。以待辛壬朝議大定。吾知必有挽之以出膺以重寄者。豈於朝局無萬一之幸。不然。國體既更。海內以粗才坐致

穹位者相望。天儒垂教中國。留先生以舉措大事。烏知不勝今日。當事萬萬也乎。民命如絲。梟爭不息。南隴北突。其中豈果有大不得已者存耶。抑外患危迫。而必須助以內訌耶。然而先生則既已長逝矣。嘗觀伊古振奇負異之士。銳欲投身劇變之地。先風會而出。以移易天下智慮。其才往往不世觀。有其人矣。又生多事之秋。其兩相需也何如。乃其所遇。則又朝堂泄沓。坐視國家危亡。不知救方。且護持局套。舉媚嫉心力。殫慮以扼英賢。其次則江湖新進之人。挾外患以聳動肉食。張新幟以求償大欲。於是天下是非為兩者所淆亂。又均不足藉以樹功名。復不甘於徘徊袖手。思奮薪膽之衷。赴當世之急。姑假一隅小試。圖強儲力。以待時勢。斯亦古英雄克勤小物之志。其心要為獨苦矣。乃并此以遭枝忌。必抨擊之。禁錮之。使終展轉憔悴以死。而後快。如先生晚歲之遭。不亦大可哀哉。豈非命也耶。先生本晚清主變法先覺之一。於當世政教風俗積重之尤。一皆洞其癥結。昌言先戊戌黨人者十年。而行之有漸。道不偏倚。綜法駁人。規名定實。不盡與時流相入。要以求才為之主。故其學術事功。乃因事而自顯。遷變蓋先生之才。可以文學高當世。然卒使之不得終以學家鳴者。時為之也。即先生銳欲救世。而卒使之死於救世之一念者。亦時為之也。觀先生畢生之遭。可卜當代世風遞降之亟矣。先生諱錫恩。字伯晉。一字廕常。學者稱是園先生。羅田周氏。世居平湖之古營山。自幼鍾愛於大父。事母孝。訓季弟錫年尤篤。從兄弟不自存活。輒均財卹之。宦成尤多義舉。如建宗祏。修家牒諸事。不可悉述。以光緒丙子優選貢生。朝考用為教職中式。五年己卯。湖北鄉試舉人。九年癸未成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迭充國史館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十四年戊子。陝西鄉試副考官。十九年癸巳。恩榜浙江鄉試副考官。出使大臣洪侍郎鈞擬奏派為駐英一等參贊官。陳巡撫擬奏調湖南。皆不果往。高祖諱世鳳。曾祖諱傳梓。皆國子監生。高祖妣劉。曾祖妣唐。節孝均具郡縣志。迭受旌典。祖諱慶海。精醫術。有隱德。父諱遠珠。六品軍功。有孝行。皆以覃恩贈封奉政大夫。祖妣蕭氏。葉氏。母林氏。皆宜人。配李氏。處士諱家賓之女。妾劉氏。雷氏。生子厚謙。厚謙早殤。嗣弟錫嘉之子為主後。即厚舜也。又嗣從子厚誠之子發。曾為長孫。女二。長佩秋。工韻語。許浙江巡撫余聯沅之子某將遺嫁而夭。次歸學博之子永中。生於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光緒二十年某月葬於石源河祠堂灣某首某趾。先生身後無傳狀。故葆心為銘。章不尙簡。以求合體。懼佚也。然亦曷敢自謂能盡。乃為銘曰。

國是日非。國命訖。獨於才桀相煎急。有鳳入笈。驥加擲。下邑風雷自呼。嗚。破空暗響來飛。鑰。罪汝有用。曰子敵。自古亡國迄一律。身受者人不慘。慄。願為薦。薦為矢的。如此宏願。天所祕。帝命巫陽召之亟。先生精誠血所積。化為文字。字化碧。措為事功。萬之一。獨有孤懷。蘊莫傳。與骨同埋此幽室。後有志士觀此石。

（碑傳集補）卷九

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

君諱復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姓嚴氏。福建侯官人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訓導。祖諱秉符。嗣祖諱秉忠。父諱振先。以醫名州里。君早慧。詞采富逸。師事同里黃宗彝。治經有家法。既聞宋元明儒先學行。沈文肅初創船政。招試英少儲。



海軍將才得君文奇之用冠其曹則年十四也既卒業從軍艦練習周歷南洋黃海日本窺臺灣文廟奉命籌邊擊君東渡調敵勘量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砲臺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郭侍郎嵩齋方使英時引與論析中西學同異窮日夕弗休比學成歸文廟已薨李文忠偉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師學堂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賴我如老孖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裂文忠爲德璫琳璫所給皇憲定約慈言者猶發疑忌及君君亦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軍以君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景廟於甲午之釁特詔急人才君被薦召對稱旨諭稱所擬萬言書以進未及用而政局猝變後二年拳匪禍作君自是避地居滬上者七年君初以學不見用殫心著述所譯書以環辭達奧旨風行海內學者稱爲侯官嚴先生至是人士漸漸傾向西人學說君以爲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眾中陳之君既以海軍積勞敘副將矣盡棄去入質爲同知游擢道員宣統元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出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徵爲資政院議員三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袁世凱與君雅故其督直隸招君不至以爲憾及罷政歸詆者趨起君抗言非之則又或君國體既變聘君掌大學充顧問參政及約法議員君恆昌言國人識度不適於共和而載者欲資之以稱制竄其名籍安會中君始終不莅會袁又佩君爲文闢異議者則辭以疾自是亦稀接賓客矣

近五年中肺疾時作輒南歸避冬今秋自覺病深手書遺後人大旨謂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勵業益知輕己重羣語至警切以辛酉九月二十七日考終里第春秋六十有九余交君逾四十年比歲京居尤密洽君歸經年秋初猶以鼓山詩寄余而交遂畢於此耶悲夫君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皆行於世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僅存詩三百餘首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寶貴而其戰術砲臺建築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三代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王夫人端淑有閭德前君二十九年卒繼室朱夫人蓮江淑人子五璫二品銜軍機處存記道外務部郎中四品卿銜福建財政正監理官璫璫璫璫女四孫一以備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君於陽崎盤嶺山之隅以余知君深乞爲銘銘曰

旗山龍渡岐江東玉屏聳張靈所鍾繹新猶古折以中方言揚雲論譚充千辟弗試千越鋒昔夢登天悲回風飛火怒扇銷金銅鯨吐龍跋陸變江現猶閱世君非賤咽理歸此萬年宮文章光氣長垂虹

侯官嚴先生行狀 王九曾

近數十年吾國人士倡言治西學然能會中西之通以心得標獨見者恆難其人吾所見則惟侯官嚴幾道先生而已余與哲嗣伯玉參事雅契因得親炙先生承其論議比年客都尤多就請益先生於古今學術無所弗明老邁歸越於禪悅余聞以所

見取證幸不倖於文旨先生亦樂與開發之。今年余歸自北適先生養疴里居貌加癯而神益清語大意理豐澈蓋所得於中者深有超然于毀譽死生之外維摩詰經所謂前後際俱斷時者疑近之焉。今先生已矣余辱深知竊自附於能知先生者狀先生行以質於海內之契先生者有不能已焉也。按先生諱復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姓嚴氏晚乃自號瘠癯老人福建侯官人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縣學訓導祖諱乘符嗣祖諱秉忠考諱振先三世皆以先生貴贈資政大夫贈翁棄儒爲醫以仁心精術有聲州里開闢垣夏秋多疾疫無貧富悉與醫治卽貼獲蘇活人無算先生早慧過常童十二歲從黃少農先生宗彝受經黃爲郡名宿說經一準漢人家法餘曷益取宋元明學案循次講論故先生爲學明漢宋源委所謂日異年十四丁贈翁艱時侯官沈文肅公主船政招攷生童以爲海軍將才之儲得先生應試文大喜擢冠一軍卒業後登建威揚武兩練船周歷南洋黃海各處風潮沙縷目與心習同治甲戌日人乘隙窺臺東文肅被命渡臺調借行測量臺東各海口尋派赴英倫格林尼次海軍學校益習所未至每試皆最彼邦共學者休焉。湘陰郭侍郎嵩燾奉使駐英時延先生至使署析中西學異同窮日夕弗休居英四載擅其藝術之精微者而歸總船政後學堂教習於時北洋方經營海軍立水師學堂於天津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知先生才特調主講席繼充會辦兼其他要差戊戌直督長白榮文忠公派充隨辦洋務是年德宗下詔求才黃縣王詹事錫蕃以先生應詔召見詢爲治之要先生具以對稱旨藏繕所擬上萬言書呈覽未幾政變遂作後二年

拳匪肇禍先生避地海上居七年著述風行海內想望風采而名言輿論皆慨於國人者實多宣統紀元學部憲政編查館度支部相踵禮聘遷更北居綜在閩二年北洋二十年成就海軍人材最多或助績炳煥或學術湛深閩如前海軍總長劉公冠雄今海軍總長李公鼎新北洋如前大總統黎公元洪前上海鎮守使鄭公汝成新會伍君光建天津王君勛廉陳君杜衡今海軍總司令蔣君拯前海軍總司令饒君懷文其尤著者也初先生由副將改文職得同知洊保道員至海軍部立特授海軍協都統學部亦請給予文科進士出身國變後退居津沽項城袁前總統與先生有舊聘爲北京大學校校長充顧問參政及約法會議議員洪憲之將發難也有時彥就問政見先生曰方今國人識度未盡合於共和固也問者退竟藉先生名於其會中先生既爲盛名所累性又疏簡聽之而已邇年患痰喘輒南歸避冬今年九月初旬自覺病深手書遺訓以貽後人大旨謂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勸業益知輕己重羣其言至警以切卽於是月廿七日癸巳考終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九以年 月 日與德配王夫人合葬於陽崎鄉鵝頭山之陽先生早歲讀書經名師指授學有淵源卽淹博無涯淡而脈絡常分明不紊其於中外哲理無不賅貫其爲學一主於誠嘗謂爲學之要中庸一言足以蔽之曰不誠無物是也詩存者僅二三百篇文字散見各報多不留稿所著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各書皆行於世元配王夫人閩縣王布衣道亮公次女端淑有閩德前先生二十九年卒繼配朱夫人遷室江淑人子五璵王夫人出璵琬

江淑人出。獄幼穉。瑣玷朱夫人出。女四。孫一。以僞。長樂王允哲謹狀。

《碑傳集補》卷末

朱君家傳 陶邵學

君諱啟連。字趾惠。蕭山朱氏。漢錢塘侯雋六十四世孫。譜牒具可考。自君父某仕粵不歸。故君終始於粵。游汪穀菴先生之門。深植厚。慨疏實。既華於書。無不窺。惟不喜近世漢學者之說。曰。是迺所謂糟魄也。嶺南自阮文達公開府後。士治經守博士法。文尙麗偶。儒秀之盛。名軼中州。獨古文學衰絕。且數百年。未有興者。君自以意求得之。凡唐宋以來數十家爲文之術。絜其純駁而趨舍之。必一於道。其學以行爲砥。以經爲質。講道核義。撥去羣言。得其本初。君既違俗自好。眾亦頗嬖易君。後乃稍知慕之。異時嶺南言古文者。當推本於君。性介特。恥隨眾向背。士非有見者。不交。事非自得於心者。不言也。平居推人之善。不忍人之惡。所義身服之所。不義色絕之。卽所親愛。正言面諍。卽疏異。爲引喻相摩切。時或譏諍肆出。使人自返。而得其義。其所言皆當世偷佞便己者之所畏也。故聞者或疑君輕伎多易。而士之自爲者皆察其意。欲其誠。既久。游諸公閒。概不快意思。有所自樹。常言得百里之地。而牧之。古治可復也。而世無知者。嘗一試不第。遂棄去。君雖不得於時。然能外毀譽。以義自勝。雖名公貴人。不少降紉。至有可成其道者。則傾身下之。義寧陳公寶。篋偉君之業。歎爲異材。提刑使額勒精額。儒者也。尤寶敬君。而君亦曰。自吾接額公。而羣浮之氣一斂。其克已嚮道如此。爲文章清宕潔約。工五七言。善草隸書。好雅琴。妙達聲律。能以琴音辨人。

浮沈鬱濁。紆誦不輟。蕭然遺其榮觀焉。光緒二十五年。廣州比歲大疫。君嬰疾數日卒。年四十七。子二。大符。大猷。配汪氏。穀菴先生出也。與番禺陶邵學交至善。邵學嘗評君性行似元結。文學似陳師道。藝術似姜夔。非今之士所有也。所著棣垞集四卷。外集三卷。琴說二卷。琴譜若干卷。以俟世之君子論定焉。

論曰。自方姚氏以其學顯。言文章者皆歸桐城。而好異者亦頗嘗之。趾惠無所師授。獨與其徒相劇切。顧其大旨合於桐城者爲多。夫方姚二先生之著於世。非獨以其文也。其學固無疵也。道無異趨。文亦無異軌。其大小厚薄。不盡侔於古者。有至不至耳。而論者妄分派別。是猶觀江河者。不知其本達於海。而欲以潢汙自異也。方二先生時。異說亦眾矣。既歿。而其學乃顯。百餘年來。流風被於四遠。獨吾粵未有聞者。豈習尙固殊歟。抑亦倡之者無其人也。如趾惠者。可謂卓然不惑者矣。余故附著之於此。不唯達吾友之志。亦庶幾後來之士有所興起云。

《碑傳集補》卷五二



大挑教諭陳選知縣陳君墓志銘 李詳
楊庵先生既沒之三月余爲哭者再念君所識海內諸子零落泰半其存者又相距絕遠遺孤僅五歲不克奉其先人行狀乞文當世今葬有日矣自諗與先生交二十年情好款密其恩夷險嗜昔之雅不異昆弟其幽情華行有獨爲余所窺者若以閑默不著其烈負我知己爲戾益顯乃敬撫其門人姚君所爲狀而書之曰君姓陳氏諱玉樹字楊庵後更名玉樹自詭以時雨潤物有濟於世考諱蔚林縣學生以善治毛詩名有詩說二卷長沙王祭酒先生爲志其墓謂能與高郵大師王氏父子相翕應者也君治經首通訓故求其涉於經世之用漸積於史故其爲文馳辨博喻取證前古爛然溢目律以國朝浙東之學於謝山全氏爲近而原本忠孝上承梨州君孤行海表一與之合余往謂鹽城得縣以來自臧子源陸君實後文章行義未有如君者君之遺書具在有不詞余爲諛君墓始可語此庸人善構同異厚誣君子詎容一一相責要余爲能知君逝者未淹庶其無恨君自少時讀書辨志躬親貧賤雖遭困阨皓然之氣不爲之奪平生之學一以墨氏爲宗摩頂至踵若徇親戚及其智能索盡往往流涕奔訴然後即安故始之爲君危者旋復交口頌君不知君所捍禦非爲身謀既沒之後尚有議其堅持已者是匪石可轉義故驅扇四友闕如者要皆不足爲君病也君之樹績鄉里若修天妃閣請罷設臺捐嚴定米禁諸役皆焦神苦思親犯不韙以一儒生號呼當路咸亮其志俾底於成蕭然往來絕口榮譽清如夷惠勇過賁育非君孰能任之病既危篤囑胡稟語猶以米禁爲念君之堅識斷可見矣君應兩廣制府西林岑公之招再赴廣東未幾以風痺歸歸未數月而卒精銷志耗輕客瘴鄉遂以瘴恨重冥垂沒猶視祝余之歎古今同揆悲夫悲夫君以府學廩生舉光緒戊子科優行貢生旋中本科舉人大挑教諭不赴其書已行者毛諸與文策鹽城縣志後樂堂集民權釋惑教育劄言
欽定勝朝御節諸臣錄校勘記凡數十卷若卜子年譜爾雅釋例米禁問答彙並寫定具藏於家君卒於光緒丙午八月四日上距生於咸豐癸丑三月某日得年五十有四子宗結妻胥氏出孺人張氏有淑行先君卒君孝於父母友于兄弟睦於夫婦信於朋友雖未膺一命而窮年憂國歎息內熱忠實款著稿於五倫爲備沒齒永踐無累盛德君與余定交以後所詣簡牘至數百通抒臆論學悉履軌則昔抱肺病爲書要

君欲以妻子相託慷慨往復義存信誓乃今執筆銘君事會回次痛其何極銘曰
植行若矩環文不耀九關閉闔端憂靈照鵠等投汪智窮鑿窳秋雲翳然雁鶩競嘯氣衝星象音聞蓬壺所忠未臨巨卿有弔奄委下泉掉磬眾妙行人式此請謝來譙

（續碑傳集）卷七五

文廷式傳 胡思敬

文廷式字芸閣，號道希，江西萍鄉人。初以舉人入京會試，卽負才名，與王懿榮、張謇、曾之撰稱四大公車。庚寅舉進士，翁同龢得其策卷，置一甲第二。聲譽噪起，假歸道出天津，李鴻章大加禮遇，資贈甚豐。及甲午假滿還朝，夷禍初起，主戰反勸鴻章畏葸，挾夷自重，鴻章嫌之，欲中以奇禍。盛昱聞其謀，勸令少避，乃乞假回籍修墓。上海道劉麒祥、鴻章姻黨也，聞其來，迎入署中，備極款洽。臨別，失行裝四篋，麒祥爲緝獲之，局鑰完好如故，及歸，啟視，他貴重物具在，唯亡去奏稿二冊，中一疏語涉離間，甫脫草未上也。麒祥得之大喜，以獻鴻章。鴻章密白太后，且授意御史楊崇伊劾之，遂削職。始珍妃、瑾妃幼時隨父任居廣州，從廷式受學，甲午大考翰詹，上親擢廷式第一，由編修遷翰林侍讀學士，二妃力也。康有爲戊戌入都，過上海得廷式密札數通，交通宮禁，約事成援之出山。事覺，密旨令江西捕治，逸去，不知所之。

《碑傳集補》卷九

國學辜鴻生傳 趙鳳昌

辜鴻生字鴻銘，別自號漢濱，讀易者可以規其徵尚。福建廈門人，幼游學英、法、德、奧，所至以文學冠彼邦。人士之右，兼習自然科學，所得學位凡幾校，所習若干國語。文、湯生不屑示人，人亦莫之測。遇有所用，輒出西學以折西人，其人服且驚。卽國人與相習者，亦每出意外也。始學成回居鄉里，聞塾師講論語、孟子

有所入，日取古聖賢經訓玩索之。篤信孔孟之學，非西方哲人所能及。益不欲以學於彼者祿於世。多讀四部書，騷賦詩文無所不覽。光緒十一年，張文襄公督兩廣，法越戰事方殷，閩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楊玉書赴閩偵事，回由海船抵香港，湯生適同舟。玉書邂逅與談，回粵與督幕趙鳳昌言，舟中遇一人，與德國人講倫理學，其人兼善中文，問姓名爲辜鴻生云。時海警需才，署中德文譯員頗譴陋，鳳昌以所聞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諸務。旋練新軍，用德操法，文襄先後電駐德李使、德許使、景澄、倭德教練官數人，德皇威廉選上材至粵，文襄酌中德對品，奏給四五六品職銜，令用中國頂戴軍服，行拜跪半跪諸禮。德人以未素習難之，且虞半跪傾跌失儀。湯生以理開導，德人帖然就職。時謝委進見如儀，客卿改章服禮節，此爲創見。十五年，文襄移督湖廣，奉調隨節赴鄂。十七年，俄皇儲游歷來鄂，隨員皆有府貴臣，且有俄儲內戚希羅世子在其間，共十人，儀衛甚盛。俄儲乘己國兵艦泊漢口，總督以地主禮，先往訪，關道與中軍從俄儲問兩從官職名，湯生譯以對。頃之送客出，俄隨員十人左右立船口，湯生語俄儲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張督，旋邀宴晴川閣。湯生本以法語通譯，席間俄儲與希世子問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語，謂卽晚有他約，宜節量。湯生言此餐頗合衛生，願屬饌客有訝色。文襄吸鼻煙，希世子以爲異，用希語問俄儲謂主人鼻吸何物，湯生達之，主人卽以鼻煙遞世子，兩儲益駭。臨去，俄儲鄭重握湯生手，約至彼國當敬待，並以鑲皇冠之表贈焉。後抵上海，輒告人，漢上見張總督，有辜某所通語言至博，各國無此異才。庚子之亂，各國責備官廷頗烈，湯生謂教



案激民憤各國當自反著尊王篇用英文爲之根據西哲之言及西史事實抵各國之隙斐然成帙既印行各國競購讀之更數板不已辛丑和約既定內有開濬黃浦一款因爭主權定滬道設局與各國領事同辦滬道卽延湯生任局事旋查得兩西人挖泥工費舞弊核其冒領有十六萬餘兩之鉅領事多袒西人湯生力爭懲罰各領會議時言我輩均非工程專家所查恐尙待考湯生出曾在奧國所得工程師文憑示之各領失色無言乃分呈江督時江督憚於交涉因循不終究湯生敘其原委證據付字林西報宣布字林報顧忌不登改登捷報原文可檢也。會德國輪船在江陰江面撞沈中國貨船稟官索賠江督命湯生在滬與德領議不諧擬延律師訴諸法律既訪各領事之可商者咸以德律訟之無益乃定用公斷法兩方請局外人爲證詳查事實以斷賠否湯生折衝其閒卒償民船所失湯生所效用於時大畧類此以鯁直忤時人不獲大用裨益於國長於西文西學而服膺古訓一以古人自尊自重之道高自位置言理財必先以愛民言圖功必先以律己嚴操守尙氣節發爲議論傳之人閒至詆物質享用者爲賤種心醉西籍者爲喜其費解以自欺當時嚴復以譯天演論有名湯生謂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反覆詞費何遂矜爲創解任氣忤物重得罪於權要惟張文襄雅愛重之湯生亦於文襄目爲儒臣信不謀私利以道義相期待然責難之詞隨事而發於所著書中歷歷可據也後賞用主事供職外務部應詔陳言具呈請奏時事有用小人辦外事其禍更烈語爲袁世凱所惡文襄與言此奏鹿定興極傾佩然何必爾湯生答言此時尙非袁之天下文襄默然所著有讀

易草堂文集幕府紀聞輯蒙養歌譯擬漢騎馬歌皆爲用吾國文者其西文著述尊王篇風行各國爲一時事變所繫其傳譯經典以播文化於世界有中庸論語譯本及春秋大義等要皆聞揚微言光大教澤以多刊布於海外不及盡詳此外因事發揮登載西報文字若干篇承學之士就所見搜輯彙存將付刊行世以趙鳳昌與湯生相稔最早習屬傳其行事既敘述於右又以鳳昌身與相關之軼事閒談附著於後論以繪其言論風采之仿佛焉。

論曰余識鴻銘以楊太守一言所見留學外國人材夥矣卓然以古書傳中士君子自命者以鴻銘爲尤絕特可異卽其所學於彼亦無有淹博如鴻銘者而顧自視欲然別有所尊仰者在此豈一踐歐土自詡登仙者之所識哉余與鴻銘同幕府多歷年所罷歸復時時與鴻銘游憶歲己丑南皮公自粵移節兩湖調粵屬員五人自隨鴻銘其一餘蔡毅若凌仲桓梁崧生與余抵漢之夕在江寬舟中南皮慨然謂吾輩挾掌爲常轉藉道路爲休假明日又將治官事願無忝六君子之稱當時府主意氣相許如此後居滬鴻銘奉差亦來滬德皇子游歷東方聘問中國清廷已在禁中備迎駐之所鴻銘得德親王享理書言從子年幼多所未諳觀光上國懇賜教誨願以子姪視之鴻銘持商余共謀接待之策余謂宜建朝廷俾派同廷賓爲國僕介庶符兩國情誼鴻銘意不欲但商假余居與合議德儲盡地主禮德儲擬由關東鐵道經俄境返國未幾德皇聞北滿鼠疫電令至日本復折回經印度回德焉余嘗問訊鴻銘昔俄儲聲勢之盛君與周旋其氣頓斂何道致然鴻銘曰此輩貴介未嘗學問吾



以西方學人之意態對之。挾貴之氣自沮。此其出疆專對。尙能無辱之所由。蓋雖不學。而猶知自遠鄙倍耳。甲午之歿。江防需餉。南皮使鴻銘。訊緝外債。既又屬余。余爲訪德華銀行主者。告以來意。且先言明決無經手費。可從實開示條款。主者謂督部先已遣人來。已如君言。知督部意旨一貫。所代將意者皆無殊致。因出一名刺爲辜湯生三字。有鴻銘手書語。並鏡字云。我來讓借款。成不索回扣。以此刺爲證。後有不信。持此控我。丙丁聞各國持勢力範圍及瓜分之說甚盛。余因事至鄂。晤南皮。偶言外交變幻。宜多務偵訪。何不使鴻銘譯西報。助見聞。南皮告余。前已屬鴻銘。渠云。西報造謠無憑。雖上諭來。我亦不譯。祇可使他人爲之。余以此信南皮之能容鴻銘矣。俄學者託爾斯泰注意社會。著作甚富。鴻銘亦重其人。互相酬答。平時政論持獨見。世謂鴻銘守舊。然鴻銘最念民艱。殊近社會主義者。嘗言廠工逐日勞力。每日咲放工。望見經理室內安坐。羅列自奉之品。面有憤色。一日與余同行。見人力車夫吸紙煙。余謂此乃不知節省。鴻銘言。彼終日勞苦。見坐其車者各手一支。意不能無羨。效以自樂。寧非人情。鄂中值萬壽節。官府祝賀。開譙唱新編愛國歌。鴻銘謂梁星海有愛國歌。獨可無愛民歌乎。梁曰。胡不試編。鴻銘略行思曰。已得四句。願聞否。曰。願聞。乃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譁然。甲午後。余嘗居滬。鴻銘謂宜多談友解。岑寂。偕訪德友花之安。乃著中國理學彙編。及譯經子各書者。既相見。視其案頭有浙刻二十二子。自述咸豐四年來華任教會事。今教風已變。專事譯著。旋問余中國孔孟連稱。吾意孟子立論尤富。余答以春秋戰國時代不同。後之有

激更甚於前。孟子已自謂不得已。其道則一也。花欣然以爲知言。又偕訪海關某英友。今忘其名。蓋赫總稅司所優養之學者。在關任閒職。專攻韻學。鴻銘與此君一見。卽討論某字之韻。何如此。君移時云。尙待索解。因知學者虛心。中外同也。旋向余曰。今年中國皇太后六旬萬壽。應令婦女放足。留紀念。余答國初屢下詔放足。積習難破。竟有甘自盡以殉之者。卽問事在何年。答約在順康兩朝之初。均有此事。渠立取東華錄檢得之。始不以裹足爲國制所定也。庚子拳禍。持論與外人相抗。一日同余訪字林報主筆立德。亦英之文學家。相與辨論移時。立德極意周旋。謂請著論。可代登報。鴻銘謂汝報常未得我允許。而載我文字。今我將詰責李提摩太文來。請登之。立德曰。李係好友。恕難從命。李蓋以拳禍非我政府者也。尊王篇成。告余將付刊。余以各國口實爲疑。鴻銘言。吾用彼國學說。倘責我。應先毀彼彝訓。並屬余題鏡。余謝不工書。曰。非爲書也。見吾兩人意見耳。乃題之。又爲題中庸譯本鏡。今猶在兩書首。君墓已宿草。彌可念矣。君歿於民國十七年。年七十一。唐少川爲余言。世競言國葬。功在一國。國之人共崇之。若鴻銘者。豈非一國之學人哉。然未聞道此者。吾輩之責也。重少川推爲一國學人之意。故以國學冠君名。君又嘗稱馬相伯眉叔兄弟。自言在印度遇中國人相談。知爲眉叔。愛其學有根柢。回國後。因並稔。乃兄常與二馬論文。講學云。相老今高壽九十。猶矍鑠如舊。書以質之。

（碑傳集補）卷五三

誥授資政大夫廣東候補道王君墓誌銘 章模

皇帝遜位十四年歲次乙丑春二月五日、吾友黃巖王君卒、年六十有八。其明年丙寅正月十一日、葬於縣南永寧山魯秦古廟之原。孤敬禮具狀並述君願言來乞銘。嗚呼、余忍銘邪、忍不銘邪。君諱舟瑤、字星垣、又字玖伯、號默齋。先世自宋屯田君諱珏、由臨海遷黃巖之西橋、二十八傳而至君。祖諱華、父諱士春、皆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封夫人。君幼穎悟、而家貧甚。九歲始就傅、肄業清獻書院、九峰精舍、爲詞章、考據之學、且深悟宋儒性理之說。題其座右曰：治經宗高密、行己法新安。光緒乙酉、善化瞿文慎公以侍講學士督浙學、修阮文達故事、重開詒經精舍、召全省高才生二十人肄業其中。君與焉。最爲院長德清俞曲園先生所愛賞。戊子、遂以優行貢於朝。己丑、舉浙江鄉試、出順德李文誠公之門。累試禮部薦、不得第。沈侍郎源深督學福建、聞其名、聘校文字。侍郎篤信程朱之學、思以閩學迪閩士。君左右而張大之、爲集宋儒之說、成勸學語。侍郎卒、君遂歸主九峰精舍講席。攸縣龍侍郎湛霖督學江蘇、又聘校文字。會台州修府志、趙太守亮熙促之返里、定續修義例、纂修府志、兼主講清獻書院、東湖書院、尋又主文達書院。文侍郎治督浙學、奏君學行、賞給內閣中書銜。庚子、外國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君與文侍郎及諸同志論時局、俱切中要竅、識者韙之。辛丑、朝議各行省建設學堂、台州府學堂、師範學堂、黃巖縣學堂章程、皆君所手定。旋爲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生教習。壬寅、長沙張文達公爲管學大臣、聘君師範館、仕學館、經史學教習、經學講義風行於海內。初、戊戌開經濟特科、瞿文慎公薦君。癸卯、沈侍郎家本岑制軍春煊復交章論薦、及制軍督兩廣、遂調君治學務。以知縣

分廣東監督師範速成科師範學堂。尋擢道員、仍監督如故。禮部開禮學館、奏聘爲顧問官、皆咨商焉。辛亥八月、武昌變作、九月、民軍入廣州、留君任教育司長、不可。請仍爲師範校長、又辭。謝卽歸、作道士裝、葺屋爲後彫草堂。瞿文慎公題曰：王逸民廬。意纂輯鄉邦文獻、閒出游天台、雁蕩、泰岱、勞山、謁孔子廟、陵。蓋其故國之思、故君之念未嘗一日忘也。丁巳、復辟君聞之、慨曰：張忠武故忠篤、惟諸將詐譖可慮。乃移書開陳大義、及事敗、余以危及君親、不能死爲恨。君則謂大義既振、後必有納茲軌者。宜勉後圖、殉身無益。壬戌、皇帝大婚、君大喜、與其縣楊給諫晨、江大令若幹等貢賀表、方物蒙賞。福壽字賦詩紀恩焉。甲子九月、國民軍入宮、皇帝出奔。時君已久病、聞變益加劇。謂其子曰：自問讀書知大義、今乃躬睹危難、而莫能效微力、尙復何言。因馳書於余、絕憤痛、而君竟卒。嗚呼、傷已。余交君始光緒丙戌、其時士習制藝外、能說經、治考據、詞章、兼習時務者、號爲通才名士。而君與其縣黃穀成、明經方慶治、禮經會漢宋諸說、持其平、以冀達於治體、不屑屑於浮譽。蓋君居九峰久、有王子莊先生、蔡王子裳太守詠霓、張子遠大令濬喻志詔偏、修長霖暨穀成諸君爲之師友、其學大進。以宋五子爲體、通鑑九通爲用、終身莫或踰也。然其後子莊先生以老壽終、穀成亦早卒。子裳子遠奔走四方、又皆相繼下世。惟志詔與君存耳。然君服官至監司、而專務學堂、循章督課、其平昔所講求、由身而家國、淑之以禮義、養之以天和、終之以敬慎、無所事於王霸雜用、義利並行者、乃一不得達、豈不悲哉。君內行完潔、事親尤孝。親歿、每臨祭必涕泣恭厥事、至老不倦。與諸弟子姪怡怡朝夕、雖極困厄、而



夷坦自若。恥求人知。待人則以誠。未嘗稍立崖岸。有負之者。亦不問也。君嘗閱台學衰息。獨治先哲杜清獻書。毅然欲有振之一郡。翕然奉爲大師。所著書有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釋一卷。周官孟子異義疏證一卷。戴記呂覽月令異文釋一卷。穀梁逸禮考證一卷。讀經節記四卷。讀說文節記四卷。經師家法述一卷。羣經大義述二卷。中國學術史二卷。光緒台州府志稿一百三十卷。默齋居士自定年譜一卷。勸學淺語一卷。默齋日記鈔十卷。默齋文集十卷。續集三卷。默齋詩集六卷。西橋王氏家譜十二卷。家集十卷。台州文徵一百八十卷。台詩四錄二十九卷。台詩外錄三十八卷。藏於家。君初娶潘夫人。繼娶周夫人。皆有賢行。子一人。敬禮。舉人。內閣中書。英國伯明罕大學商學士。能養志。不求仕進。女四人。長殤。次適同縣周卓立。次適泗陽張星煥。次適臨海董瀚。孫五人。銘曰。

本朝台學。遜宋明鉅儒。大臣久無聲。君起孤寒。扶道精。抗節南。湖鄉先生。適遭地坼。與天傾。赤心松柏。歲寒貞。五子十通。治行成。著書滿家。道終直。道服消搖。玄鶴迎。亦儒亦仙。朝至京。深寧梅礪。與同盟。萬代千秋。詒修名。

《碑傳集補》卷五三

黃方慶陳寬居傳 王舟琬

黃方慶字穀成。原名顯。黃巖人。年十八。爲諸生。工韻語。喜詩詞。後讀陳文恭五種遺規。慨然有感。甚悔所學之誤。遂治史漢。爲古文辭。尋又治訓詁家言。發許君說文及諸經疏。並近儒說經書。徧讀之。最後讀宋五子書。而善之。遂潛心義理之學。作五箴。以自訟。曰。立志曰持敬。曰謹言。曰力行。曰改過。自言爲學工夫。

敬字爲最要。敬字工夫。時時提醒。此心爲最要。又曰。人心須如一點長明之鏡。故君終日無惰容。戲言。讀書有心得。言行有過失。俱記於日冊。性嚴毅。不輕與人接。友朋有過失。輒面斥無少假借。然好引人爲學。有來問者。無不窮源竟委。娓娓以告。故初見者。每憚之。既而輒樂與親。生平淡於榮進。於科名得失。不甚措意。善化。置學士鴻臚視學兩浙。聞其名。調入杭。之謁經精舍。肄業。同舍諸人或爭奇獵豔。馳逐詞場。君獨鍵戶治禮經。不與時流交。學士好以經術取士。命肄業諸生進所作說經文字。君獨不肯呈錄。故同舍者或得科名以去。而君獨落寞。後余與學士相見。京師道及君學行。學士深惜之。以爲知君之淺也。君嘗曰。透得名利一關。方有可以自立處。又曰。安命亦是淺說。學者須是識得義。其所自守如此。於藝術中獨好天算之學。以爲切於實用。嘗竭三年之力。屏棄它務。盡合中西諸法。而通之多。冊獲心得。於舊術每有補正。然君不自足也。其言曰。唐荆川。顧若溪。譚淵圓。海鏡。梅文穆。議四元玉鑑。皆未通其術故也。是以文穆議唐順。而後人又議文穆。甚矣。古人不可輕議也。又曰。程瑤田輩所著書。時有精到處。然穿鑿附會。亦時有之。其辭氣張皇。每令人厭。又曰。書生鑽研故紙。偶有所得。不過名物訓詁之微。輒矜爲數千年解。妄然小儒哉。其論文則曰。凡作文最要。是真偽二字。無論工拙。須是寫自己胸中議論。胸中無所見而作文。則優俳盜竊之所爲。真可愧作者也。君之學。大旨以義理爲根。以經濟爲幹。以訓詁詞章爲枝葉。由根達幹。而茂其枝葉。光緒己丑。福建學使烏拉布聘君校文。遇病而歸。次年遂卒。年三十有三。無子。所著羣經算學攷一冊。未定卷。測圓海鏡識

別圖解六卷、火器新術一卷、算學輯數十卷、日記二卷、詩文集詞集等。同時吾台竺志義理之學者，方慶外以陳寬居爲最。陳寬居字再陶，原名文璋，亦黃巖諸生。初習舉子業，無意於學。既而治漢學家言，讀書杭州科名之志銳甚。歲莫同人咸歸，君獨留客舍，凄然寡懽。偶讀近思錄，湯文正集，心爲之動。大悔所學之非，亟購王陽明書讀之，以爲聖賢指日可到。次年，余與穀成適至杭，君以所學質余，余與穀成不之許。勸讀程朱書，於是益發憤刻厲，歸讀書邑之九峯精舍，編發宋元及國朝諸儒集而讀之。自言學問之道不可視爲太難，亦不可視爲太易，視爲太難則生畏，自棄之心，視爲太易則趨一超直入之路。又以爲學必先大學論孟，以次及於諸經，逐循序重習，潛心體玩，一字一句不敢苟。曰：讀或問語類，始知集注之妙；讀集注，始知經文之妙。其學以朱子爲宗，於諸儒每有辨正，而於陸王攻之尤力。其言曰：陸王之病，究其根只是不識氣質之性，故謂陰陽卽道心卽理。其所謂變化氣質者，去其後起之私耳，而於氣稟一層固未之及也。其論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此語固妙，然必於理欲毫釐之際判然分明，然後能得力。若格致未精，而遽揭此爲宗旨，終恐有誤。於前明諸儒，薛胡以外取蔡虛齋、國朝諸儒，陸張以外取方望溪，皆曰：湯睢陽行過於知，李安溪知過於行，然知亦不深，知深而行又竺者，其惟陸當湖乎。論未發則曰：省察克治已發之境也。此後存養去便是未發之境。然學者未發之境與聖賢異，學者未發之境，雜乎氣質者也，未必中也。聖賢未發之境，純乎義理者也，乃中也。學不從戒慎恐懼下手，而徑從未發上做工夫，其不入異學也幾希。論體用則曰：康節謂老子

得易之體，孔子得易之用，此言殊誤。體用一源，有體而無用者，非吾儒之體也；有用而無體者，非吾儒之用也。論宋元明學案，則曰：梨洲失之偏，謝山失之雜。論近人攷據之學，則曰：祇可謂之雜，不可謂之博。其論文則曰：八家之文，文與道二也。程朱之文，文與道一也。後人右八家而左程朱，未可謂知言。君之所學，大旨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於理氣諸說辨別最精，故於張子正蒙、薛氏讀書錄俱有補正。平日克治甚嚴，有過失必記於冊，分事過、容過、口過、心過諸目，自以氣質迫窄，因易名寬居。少喪父，奉母至孝。兄子輔興幼習農，初不知書，君教以朱子小學諸書，兄子卽見之於行，其感化如此。富陽夏震武伯定，今世爲程朱之學者也，君謂其所著悔言亦有辨訂。夏君深許之。次年走謁夏君，歸而所學益進。嘉定徐大理致祥督學吾浙，以優行徵君，以母病不赴。尋丁憂，一準古禮，寢苫枕塊，不脫衰絰，夏不用帳，諸生請講授，堅持不許。家徒壁立，無以爲炊，不顧也。以哀毀稍過，次年病卒，年四十。遺孤僅數歲，家貧，其兄與君自幼分爨，至是復合。友朋贈賻俱不受，以不失君生平守。皆君之學有以行於家之徵也。所著有讀大學節記、讀語節記、讀孟子節記、讀近思錄劄記、悔言、疑賢、惜錄、文集、日記等。其居喪所著有讀禮疑義、思親錄，俱藏於家。

王舟瑤曰：吾台自二徐父子與聞洛學，克齋諸賢獲交考亭，自是以後，著籍朱門凡十餘人。一時儒術號稱鄒魯。由宋及明，風流不絕。近二百年，漸以不振。余嘗欲與二三同志修明絕學，紹述鄉先正之風，而友朋之中，惟穀成再陶爲之最竺。穀成堅忍宏毅，由本達末，卓然有用才也。再陶才力稍稍不及，而竺信謹

守實踐躬行、一循程朱之轍、則視數成過之、使天假之年、充其所學、二子之成、豈有限量、而乃先後隕殞、秀而不實、豈天不欲復興吾台學邪、抑義理之天有定、而氣數之天無定邪、烏乎、不可知矣。

《碑傳集補》卷三八

校記

①諸：當作「詩」。

②歿：當作「役」。

③偏修：當作「編修」。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二

康有爲

南海康先生傳

門人東莞張伯楨述

先師諱有爲字廣履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生時其祖贊修公方官欽州錫名曰有欽郵傳濡滯而太伯祖先命名有爲後以祖諡名應試光緒癸巳領鄉薦乙未成進士復名有爲戊戌政變易號更生丁巳再蒙難更號更姓晚號天游化人母姓十有一月而生以咸豐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未時誕生於南海西樵之銀塘鄉始祖諱建元南宋時自南雄珠璣里始遷於南海十七傳至高祖諱輝號炳堂舉人從同邑郎中馮成修講義理之學從欽州馮魚山編修爲詞章詩文淵雅講學嶺南身體力行弟子千人爲儒宗曾祖諱健生號雲衢以布衣任道治躬尤嚴非禮不履守劉戢山人譜之學履道行仁鄉人畏而化之祖諱贊修號述之世傳理學盛德篤行由舉人歷欽州學正合浦靈山訓導教諸生有遺愛祀於欽州賓興館連州昭忠祠三世皆有傳載南海縣志父諱達初字植謀號少農聰警仁孝好施與母病三年服侍不倦少從九江朱先生次琦游勤學負大志從其叔父廣西巡撫國器督軍閩廣草檄謀議有功爲江西知縣

自九世祖惟卿公始爲士人二十一傳至先師凡十三世均以教授世其家母勞太夫人生子二人先師居長咸豐十一年辛酉先師甫四齡已有知識五齡能背誦唐詩數百首六齡始入塾從番禺簡侶岑先生鳳儀學是年讀大學中庸論語孝經畢其師初課以對偶出柳成絮爲題先師應聲曰魚化龍問者多以大器期之同治七年戊辰父卒先師居喪執禮如成人既孤三月贊修公官連州學博先師從學官舍贊修公旦夕摩導以儒先高義與夫文字條理始覽綱鑑而識古今次讀大清會典而知掌故并讀三國志明史能論其治亂之所由爲詩文已斐然成章於時神鋒開豁好學敏銳慷慨有遠志光緒二年丙子先師年十九師母張太夫人來歸先師愈益憤發從太老師朱先生次琦學朱先生碩德高行博極羣書其品詣在涑水東萊之間與明清開顧亭林王船山爲近動止進退俱有法度每議一事論一學貫串古今能舉其要發先聖大道之本修己愛人之義掃去漢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先師乃洗心受教一意皈依以先聖爲必可期以一身爲必能有立以天下爲必可爲由是謝絕科舉之文士芥富貴之想超然而立於羣倫之表與占聖



賢爲羣。先師初入學舍，朱先生試以五代史史裁論。先師考羣書，仿史通體暢言之。朱先生獎謂博雅該洽，合著書體，不當但以文論。自是日與同學簡竹居徵君朝亮上下其議論，各渙然融釋貫通，相期以不朽之業。自是始從事著述矣。光緒丁丑戊寅二年，先師仍從九江先生於禮山草堂，大肆力於羣經，專攻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註諸書。其漢書、楚詞、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朱先生提獎後漢風俗氣節。先師尤致力焉。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先師謂昌黎道術淺薄，無實際，言道當如莊、荀，言法當如管、韓，即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工爲文耳。於道無與，原道尤極膚淺。朱先生素方嚴，責爲猖狂，即同學亦暗譏之。是年冬，先師乃盡棄其所學，閉戶靜坐，忽覺天地萬物皆我一體。自以爲聖人可學而至，則欣然笑。一念及蒼生困苦，則又流涕痛哭。更思有親不事，何以學爲？即欲束裝歸廬墓上。心潮起伏，歌哭無端。自云思想變遷從此始。先師云：此楞嚴所未有。皈依之時多如此。光緒五年己卯，先師年二十二，別禮山草堂，歸卧於樵山之白雲洞，專讀道佛書，養神遺迹。時獨嘯歌，徘徊散髮，或枕卧石窟瀑泉之間。嘗夜坐不寐，冥然游想天上人間，神

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時張延秋編修鼎華與鄉宦五六人游西樵，訪先師於樵山之洞，相與議論不合，張編修大聲呵詆，拂衣去，出而反盛譽之。嘗語人曰：此來游西樵，但見一上山，惟遇一異人爲快。自是粵中士夫咸知先師而震驚之矣。先師亦因此交張編修，藉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道咸同三朝掌故。先師曰：吾自師朱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而得悉近代文獻之傳。嘗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己總酸辛。先師是年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世亂方棘，民生多艱，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日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讀史方輿紀要等書，俛而讀，仰而思，筆之於書，皆經緯世宙之言。復徧讀各種譯本西書，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夷狄視之。遂萌革政之想。光緒八年壬午，先師年二十有五。是年正月，朱先生卒。先師奔視與禮山草堂同學諸子營視喪葬，凡諸禮節多出先師及簡徵君擬議。事畢歸西樵，又讀遼、金、元、明史及東華錄，以爲日課。五月，赴順天鄉試，借以快壯游。抵京師，謁太學，叩石鼓，購碑刻。下第出都，游揚

州、過鎮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道經上海、觀街市繁盛、知西人治術有本、大購西書壓裝歸。冬月抵鄉、閉戶潛修、盡釋故見、專肄西學。光緒十年甲申、先師年二十七。春夏間、寓城南板箱巷。後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乃還西樵。居一樓名曰澹如、涉獵西書、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羅門、旁通四教、萬緣澄絕、所悟益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一杪數十萬里、而悟久速齊同之理。知大之外尚有至大者、小之內尚有至小者、剖一而無盡、吹萬而不同、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宙。既知無去來、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既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爲存。既知知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脫。既知無精神、無淨穢、則專以悟覺爲受用。既以吽援、歆羨皆盡絕、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吸拒、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統物理焉。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

飲食、衣服、宮室之變、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務致諸生於極樂。及五百年後世界如何、千年後世界如何、人魂、人體變通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奧達宵冥、不可思議、想入非非、不得而窮。抉經子之奧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蹟變、披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窮察後來、自生物之源、人羣之合、諸天之界、眾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世之變、安身立命、六通四闢、浩然自得、然後莫往莫來、因於所遇、無毀無譽、無喪無得、無始無終、汗漫無爲、悠然以游於世。又以萬百倍千世生死、示現來去無數、富貴貧賤、安樂患難、帝王將相、乞丐餓殍、牛鳥鷄豕、皆所已作、無所希望、無所逃避。其來現也、專爲救眾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爲帝王而故爲士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眾生親爲、易於援救。故日日以救世爲心、刻刻以救世爲念、舍身命而爲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眾、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眾、望眾從之。以是爲道術、以是爲行己。光緒十一年



乙酉、先師年二十八。是年、從事算學、以幾何理著人類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時張編修招先師復游京師。二月初將啟行、二十三日、頭痛大作、幾死。既而目痛、不能識文字、醫者束手、惟裏頭行吟於室、數月不出。先師檢視書稿、從容待死。已而言曰、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後得西醫書讀之、創試西藥、如方爲之、漸收效、日走村後大樹下、至七月乃瘳。歲丙戌十二月、先師爲其弟有溥冠字之曰廣仁、後以字行。是歲、先師著康子內外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樂之事。又續撰公理書、依幾何爲之。時南皮張香濤之洞督粵、欲開局譯書、請先師及萍鄉文芸閣學士廷式主其事、既而不果。又欲聘先師爲學海堂掌教、先師悉卻之。時先師方研究天象學、乃重定天然歷法、以爲人號稱爲年者、以地繞日一周之故、宜以三百六十五日名爲周、十年爲一周、百年爲百周。地之繞日、卑高及平、凡有四游、宜以二至二分名、以南游、北游、東游、西游分一周、爲四游。今西人仍存十二月、既不用陰歷、何必用十二月。地球各國皆以冬至推歷、以各文明國皆在赤道之北、故然。至高冲、卑冲皆無極準、所推氣朔得大意而已、不如以分爲準、日地相平、無少

差異。南北球異、春秋分同、而赤道之北之人較多、從其多者、應以春分爲正朔。地能自轉、故有晝夜、宜以晝夜爲一轉。凡一切萬物皆以十位紀之、不用散數。周天之度皆定爲一日、一日之時皆定爲十、下至十分、十微、十秒、以此類推。其度量權衡皆以十進爲數、故歷書夜爲一轉、四游三百六十五轉爲一周、四年一閏、是皆先師所立地球中之定義也。光緒十四年戊子、先師年三十一。先師抵京師、兼應順天鄉試。五月啟程抵都、時張編修適病重、先師爲視其殮、營其喪。九月、順天鄉試、聞中原擬中第三、以經策瓌偉、場中多能識之、侍郎孫詒經得其卷、謂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銜先師上書事、乃曰、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學士錫蕃力爭之、徐桐更怒、再抑置謄錄第一、鄉試報罷。先師乃謁明陵、單騎出居庸關、登萬里長城、出入達嶺、再游湯山、西山。先師是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悵然感喟。蓋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及此時變法圖強、猶可及、過此以往、外患日逼、不可爲矣。時公卿中吳縣潘文勤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京師譁然。值永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畧曰、竊見方今外國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

羽翼盡剪、將及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亂民徧江楚河隴間、將亂於內、生到京師來、見兵弱財窮、節頽俗敗、紀綱紊亂、人情情偷、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游之樂、晏安歡娛、若賀太平。頃河決久不塞、兗豫之民蕩析愁苦、沿江淮間地多苦旱、廣東大水、京師大風、拔木百餘株、甚至地震山傾、皆未有之大災也。而尤可駭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縣十餘。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墜圯、坍塌、凡十八山、形勢全改、以爲皇太后、皇上聞此奇變、必悚惶震悼、戒勵羣臣、痛哭戒誓、乃伏處下風、未聞有恐懼責躬、求言恤民之特詔、親臣重臣未聞有直言極諫、痛哭入告之封章、內而侍臣、外而藩僚、不聞一言。下而部侍司員、亦不聞一言。上下內外咸知天時人事危亂將至、而畏憚忌諱、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生所爲憂憤迫切、瞻望宮闕而惓惓痛哭也。生竊聞漢宋時、大學生劉向、陳亮有上書之義。近咸同時、監生周同穀、貢生黎庶昌遞摺言事、荷蒙列聖嘉納。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披瀝血誠、忘其僭越。生以爲自古立國、未有四鄰皆強敵、不自強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

利之開、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日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剪朝鮮而窺我邊。俄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砲來、九日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英之得緬甸、一日而舉之、與我滇爲界矣。法既得越南、開鐵路以通商、設機謀以誘眾。又滇、越、暹羅間有老撾、萬象諸小國及猓苗諸種、法人日煽之。夫敵國並立、無日不訓討軍而虞敵之至也。而我兵不數練、器不素備、急乃徐購、募以應之、雖使廉頗、韓信爲將、庸有濟乎。又美人逐我華工、英屬奧大利亞隨之、將來南洋諸島紛紛效尤。我民出洋者五百萬計、中國漏卮於洋貨久矣、稍藉此尾閥、若不保護、還無所業、必爲盜賊、金田之役將復起矣。竊觀內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從容、事無大小、無一能舉、有心者歎息而無所爲計、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厦將傾、而處堂爲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爲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譬彼病痿、臥不能起、手足麻木、舉動不屬、非徒痿也、又感風疾、百竅迷塞、內潰外侵、朝不保夕。此生所謂百脈敗潰、病中骨髓、扁鵲秦緩所望而大憂者也。今



兵則水陸不利、財則公私潰竭、官不擇才、而上且需官、學不教士、而下患無學、而生則未以爲大憂也。生所大憂者、患我皇太后、皇上無欲治之心而已。頃奇災異變、大告警厲、不聞有怵惕修省之事、而徒見萬壽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馳驅樂游、電燈、火輪、奇技淫巧、輸入大內而已。天下將以爲皇太后、皇上拂天變而不畏、蓄大亂而不知、忘祖宗艱大之託、國家神器之重矣。天命無常、而民窮難保。生維同治初年、大亂甫定、上下肅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補之自強、此中國圖治第一機會也。然聖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變法故也。光緒八九年、宮庭赫然求治、士風大變。譬人病初起、非更加醫藥、不能驟瘳。此中興第二機會也。不幸法夷入寇、於是復蹶、得無有譏匿之口、間於左右、以爲臣下能言者、不周於用乎。生所欲言者、三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今天下法弊極矣、六官萬務所集也、鄉貳多而無所責成、司員繁而不分任、委每日到堂、拱立畫諾。卿貳既非專官、又多兼差、未能視其事、由勞苦已甚、况欲整頓哉。故雖賢智、亦皆束手。州縣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賦稅、教養、合責於一人、一盜佚、一獄誤、一錢用、而被議矣。責之如是其重、而又選之極輕、以萬餘金而賣

實缺焉、祿之極薄、以數百金而責養廉矣。其下既無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無漢人三老嗇夫之化、而求其教養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書、皆欺飾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選賢才也、仍用銓叙、武舉以爲將帥也、仍用弓石、翰林以儲公卿也、猶講詩字。其他素於法意而迂於治道、舛亂淆決、難徧以疏舉。今論治者皆知其弊、然以爲祖宗之法、莫敢言變。今之法例雖云承祖宗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吾先帝撫有天下、不用滿洲之法典、而採前明之遺制、不過因其俗而已。然則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領天下、則我朝豈能一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而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今之時局、前朝所有也、則宜仍之。若知爲前朝所無也、則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與治敵國並立之世固異矣。昔漢臣魏相專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謂凡人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於治平之世也。若孫叔敖改紀、管仲制國、蘇綽立法、此宜於敵國並立之世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採周、漢之法意、卽深得列聖之治術者也。皇太后、皇上知舊法之害、卽知變法之利。於是酌古今之宜、求

事理之實、變通盡利、裁制厥中、如欲採聞之、則農夫耕而君子食焉、生愚願盡言於後也。尤望妙選仁賢及深通治術之士、與論治道、講求變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變、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今天下非不稍變舊法也、洋差商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藪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國行之而奸蠹、何哉。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自督撫、司道、守令以下至民、如門堂十重、重重絕隔、浮圖百級、級級難通。夫太尊則易蔽、易蔽則奸生。故辦事不核實、以粉飾爲工、疾苦不上聞、以摧抑爲理。至於奸蠹叢生、則雖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變之爲愈矣。今上下否塞極矣、譬患咽喉飲食不下導、血氣不上達、則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矣。通之之道、在齊威嚴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盡其言於前、天下人人得獻其才於上。古者師傳以傳德義、史官以記言、動、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所以養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明年皇上大婚禮成、親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聲色之防、聖德日新、宜慎近習之選。所謂慎者、辨忠佞而已。去

讒慝而近忠良、妙選魁壘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預燕內、以資啟沃、則德不期修而自修矣。云云。時舉國泄沓、京朝官尤頑固、惟國子監祭酒盛昱、翰林院編修黃紹箕、刑部主事沈曾植、深服其議。翁同龢亦韙。先師議然、恐以此獲罪、遲疑不敢代遞。其時粵人李文田、許應駘皆官侍郎、深疾先師。一日、翁與許、李同侍祀天壇、在翁前大訐先師、同龢默然意沮。先師嘗曰、彼若以吾隙、祇以抵都時不往投謁。先師嘗曰、彼若以吾爲賢也、則彼可來先我。我布衣也、到京不拜客多矣、何獨怪我。然許、李竟以是恨之。國子監既不得達、盛昱持先師摺視祁御史世長、世長約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代遞。屠侍御仁守派人候之。時先師居宣南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出門數十武卽菜市口也。旣衣冠將出、館僕譚栢告曰、今日菜市殺人車不能行。先師心爲動、私念方欲上書而適遇殺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遽死。旣而又思曰、吾旣爲救天下、救眾生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乃慷慨登車、從南繞道出。及門、仁守遣人來告曰、祁公在車中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返駕。祁公以病請假而津海已冰、不能南返、遂留京師。後仁守以言事革職、永不叙用。仁守



篤守朱學、忠純剛直。先師曾代其草請開言路摺、請鑄銀錢摺。時鐵路議起、兩廣總督張之洞請開蘆漢鐵路、而苦無款。先師與仁守言、宜因漕運之便、先築清江浦鐵路、即以北漕爲之、去漕倉之官役、歲可得千數百萬、移爲築路之資。十二月、仁守摺上、發交各督撫議。於是定築蘆漢爲幹路、籌款千萬、調張之洞督兩湖辦焉。十二月十五日、太和門災、仁守赴救火、還卽來。先師寓所屬代草摺、一請停頤和園工、二請辭邸不預政事、三責宰相無狀、請以災異罷免。時當國者爲孫毓汶四請宦寺勿預政事。時李蓮英仁守獲罪、蓋因此。是時方籌辦大婚典禮、吉祥止止、沈曾植勸先師暫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遺、乃徙居於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終日以讀碑爲事。著有廣藝舟雙楫先師旅京師久、熟審朝局、知其待亡、遂決然舍歸、意欲以著書授徒終老矣。光緒十六年庚寅、先師年三十有三、居徽州會館、有池石之勝。既而移家羊城之雲衢書屋。六月、陳禮吉先生千秋來謁。八月、梁卓如先生啟超來謁、俱著弟子籍。千秋治考據、先師初與之論詩、禮、泛及諸經、後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千秋豁然悟。先師謂千秋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

同門中所未見也。越年辛卯、先師以從游者眾、始賃地於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爲學規。來學者曰益眾。如韓文舉、梁朝杰、曹泰、徐勤、麥孟華、韓銘基等、多有成就者。先師以其暇著書。是年七月、新學僞經考成刊版流布。時義烏朱蓉生侍御一新掌教廣雅書院。先師與之往復辨難。先師與語中外之變、與孔子之大道、朱侍御初不信、既而大悟、其見於書札中者、乃門面語耳。詳朱氏論學歲壬寅、移講舍於衛邊街鄺氏祠。是時所編之書甚多、而以孔子改制考體裁博大、乃選同學高才生助纂焉。歲癸巳冬、再移講舍於府學宮仰高祠。顏曰萬木草堂、乃以陳千秋、梁啟超充學長。先師是年鄉試中式第八名、主試官顧璜、吳郁生也。初本擬第二、三、藝已付聚奎堂刻矣、嗣以次藝書同文川孔子改制義、違背朱註、恐犯磨勘、乃抽出、改置第八。顧璜曾與伯楨談及此事、謂奉命主考、試時李侍御文田即以此人、所著新學僞經考、贈送、謂到粵、衡文、萬不可中此、人及填榜、先師名列第二、副主考吳郁生欲擯之、經顧力爭、光緒二十年甲午、先師年三十七、二月十二、入都會試、寓盛昱家、昱、肅邸從弟也。時有貴人問先師曰、國祚能幾何年。先師答曰、禍在眉睫、某貴人大駭、而心以爲非。時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已而朝鮮變起、日本乘之、與我構

兵有甲午之敗。是年七月，給事中余聯沅劾先師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於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幸沈曾植、盛昱及文編修廷式致電與粵學使徐琪營救，張修撰謇曾編修廣鈞亦奔走援救焉。電文中伯義盛昱字誤作伯翊，徐琪疑爲褚伯約之誤。時褚方劾李瀚章而劾先師之摺，傳係鄉人某不嫌於先師者賄褚爲之。李畏褚事得緩，令先師自燬偽經考版而止。時粵城謗議沸騰，先師避之，再游桂林，旅行中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制考。越年乙未，先師再入都會試，寓東城三條胡同金頂廟。時清廷正與日本議和，擬割遼臺，并償款二萬萬元。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先師知之，即聯結公車粵人同上書拒和議，湘人和之。二十八日，書上，署名者湘則全省，粵僅八十餘人。他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俱遞章都察院，衣冠塞途。臺灣舉人垂涕請命，觀者哀之。其時士氣方張，先師乃再約合十八省舉人於達智橋松筠菴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書由先師起草，凡一晝二夜而成，文不加竄。書中要旨，言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凡萬四千餘言，民氣憤湧，列名爭先恐後，一時徧傳都下。四

月八日，遞呈都察院，以既已用寶，無從挽回，卻不收。先是，公車聯名上章，孫毓汶已忌之。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爲前此所無，孫恐滋變，聳德宗速用寶，又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誣奏海嘯壘械棄毀，北洋無以爲備。孫與李蓮英相比，內外恐嚇。是日翁同龢入朝房，猶持勿用寶，電日相伊藤博文，請展期五日。孫謂若爾，日本必搗京津，吾輩皆有身家，實不敢也。同龢厲聲責之曰：我豈不知愛身家者，其如國事何？孫苦無法，乃使李蓮英請之太后，於是大錯成矣。是時降殊諭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蓋德宗實有難言之隱也。越日榜發，先師中式進士第五名，本擬會元，總裁徐桐以次篇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題文分天地人鬼四比，訖其奇詭，降第五。先師殿試，朝考皆直言時事，讀卷大臣李文田與先師有宿怨，排之。殿試時，徐侍郎壽蘅樹銘欲置前十卷，各閱卷大臣皆圖之矣。惟李文田不圖，並加黃簽，乃降二甲第四十八名。朝考時，翁同龢又擬置第一，卷適在李文田處，李吹求不得疵，乃於閱鍊等字加黃簽斥之，遂降二等。先師謁翁同龢，同龢具以始末告之。十一日引見，授工部主事。先師不欲就，告假歸，擬以講學著書終。未行前，草一書，請及時變法，富



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
自強、各要政徵引詳博、深合國情、遂於五月六日
遞之都察院、以十一日上於朝、德宗覽而喜之、發
下樞垣、恭邸閱至論礦務一條、以手作圈狀、德宗
又追入諭、即日抄四份、以一呈太后、一留軍機、發
各省督撫、將軍議、一存乾清宮南窗小篋、一存勤
政殿備省覽、同時羣臣言時事之書、簡在帝心者
共九摺、以胡燏棻摺列首、先師摺列次、五月、
先師再草一書、大旨言立科以厲智學、設議院以
通下情、更推言下詔求言、開門集議、闢館顧問、設
報達聰、開府辟士云云、次第曲折之故、凡萬餘言、
尤詳盡、遞都察院、都御史徐郁使人告先師曰、
凡通籍有衙門者、都察院例不得收、須交本衙門
代遞、時孫家鼐長工部、乃於五月十一日到工部
遞之、孫面允代遞、五堂皆畫押矣、適署工部侍郎
者爲李文田、不肯畫押、又託袁世凱代遞京營督
辦處榮祿、亦不肯收、先師決心返粵、陳次亮熾
時官工部主事、著沈子培曾植尼之、謂時有可爲、
有庸書內外編、先師爲之遲遲其行、以京朝士夫不通外國政
事風俗、當創辦一報、以輸灌其智識、當自京師始、
在京師當自王公大臣始、乃商之於送京報人、每
日刊送附張千份、京朝士大夫乃得聞所未聞、識

議漸變焉、時翁同龢以師傳當國、頗思振作、訪
先師不遇、先師趨謁之、相與講變法事、反覆講
求、同龢謂德宗實無權、太后極猜忌、自經文廷式
召見後、即不許召見小臣、先師至是始知宮中
事、時同龢銳意變法、先師說以宜先變科舉、同
龢決欲行、令陳熾章定十二道新政旨意、將次第
行之、時同龢每召獨對毓慶宮、恭邸、李鴻藻頗妒
之、自四月合力攻孫毓汶、李鴻章後、漸不和矣、翁
內畏太后、欲託之恭邸以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
能同心、後孫毓汶雖被斥、而徐用儀猶在政府、事
事阻撓、恭邸與同龢皆欲去之、登經言官奏劾、徐
猶戀棧、六月初九日、先師草摺、覓戴少懷庶子
鴻慈劾之、戴遂巡不敢上、乃與御史王幼遐鵬運
言之、王新入臺、敢言、於十四日上焉、越日、徐用儀
竟逐出樞、譯兩署矣、先師自倡行新政後、漸爲
大臣所側目、於時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
奏劾、陳熾沈曾植至是又勸先師行、先師從
之、於八月二十九日出都、九月二日到天津、十二
日到上海、十五日入江甯、張之洞督兩江、欲說之
洞開強學會、張勇自任、後與張論學、張不信孔子
改制考、頻勸先師勿言此學、又使梁星海鼎棻
來言、先師云、孔子改制、大道也、豈以一兩江總

督供養而易之。張以論學不合，故翻前議。先師以會章已發行，不可中止，告乃賃屋設於上海張園之傍，遠近響應，而張之洞所允供給之費不至且多所掣肘。十二月，先師以祝母生日，揣返里門，滬事委徐君勉勤等主之。旋以京師御史楊崇伊具疏劾強學會，竟遭封禁。是時朝野局勢又一變，漸諱言新政。文廷式長麟汪鳴鑾志銳被斥。逾年二月，撤毓慶宮，逐翁同龢，殺太監寇良才、杖珍瑾二妃，兩宮之間嫌隙已成，不可終日矣。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先師再游桂林，與唐景崧、前署臺灣巡撫岑春萱開聖學會。六月還粵，講學於萬木草堂，從學者尤眾。先師乃晝夜會講，伯楨亦於其時從而受業。先師以中國患人滿，徧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中國近，地域數千里，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若吾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於乙未年曾倡議之，當乙未返粵時，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來約通商招工，已使至香港，適東事起，駐港候數月，而東事益劇，知事不諧，乃歸國。先師於是再入都，擬有建議，適有德人踞膠州案，先師乃上書痛言之。工部尙書崧淮讀其疏，至恐偏安不可得語，大怒，壓不肯遞。先師乃約戶部主事曾剛甫習經同

遞都察院李芑園侍郎端棻亦聯九卿以繼聲。囑先師代擬草。後九卿無聯名者，端棻乃交司業貽穀上之。時先師知所志不行，決歸粵。臨發，翁同龢來留行。朔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先師於朝，請召見，并加卿銜出洋。翁同龢在德宗前力稱之，奉旨交總理衙門議。許應騷於恭邸前沮之，恭邸乃奏令先師於總理衙門問話。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發砲據膠州，擄去提督章高元。朝廷託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驁，不就範。日本參謀本部神尾宇都宮謁鄂督張之洞，獻聯英拒德之議。朝士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聯俄，遂卻日本之請。先師走告翁同龢，詳言當倚信日本。又為御史楊深秀草疏，請聯英日。又為御史陳其璋草疏，再請聯英日。又自草聯英日策，徧告朝士。李侍郎端棻深然之，獨李鴻章持異議。時翁同龢在總署倡之，於是王大臣集議，但多不明國際情勢，咸駁。先師說議卒不行。自是旅順、大連灣、廣州灣之要素相繼起矣。越年戊戌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約先師以初三日下午三鐘至總署，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刑部尙書張蔭桓、戶部侍郎見於西花廳，待以賓禮，問變法之宜。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先師答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



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爲外交畧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廖壽恒問宜如何變法。先師答曰法律官制爲先。李鴻章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先師答曰法積久而弊生而且今昔異勢今之法律官制誠宜改絃更張卽一時不能盡革亦當斟酌爲之新政乃可推行。翁同龢問籌款事宜。先師答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制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歲入可比今增十倍。於是詳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信社會海陸軍種種改革。並言日本維新倣效西法制度甚備與我國相近最易倣學。問答極多至暮乃散。榮祿先行。是日恭慶兩邸因事未至。越日召見。樞臣翁同龢以先師之言入奏德宗命召見。恭邸謂請先令其條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先師遂進呈日本變政考及俄彼得變政記。附片請變生童歲科試易入股以策論并下總署四月乃奏請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別開法律度支學務農商工礦鐵路郵信社會海陸軍共十二局各省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摺上許應駱等仍在恭邸前攻訐多方抑壓。至十三日始上卽下總署議已而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三月十一日先師上摺陳三策請拒之若出

於戰則敗而後割未遲。否則用西人蒲盧爹士之策聽俄人佔據非吾所願猶可返也。又否則請盡開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國俄人當無如何。摺上不省。自是以後法索廣州灣英索九龍威海當俄之索旅大也德宗大怒面責恭邸及李鴻章謂汝等言俄可倚與訂約許以大利今不獨不能阻乃自淪盟索地親善之謂何。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族大與之密約如故德宗震怒太后曰此何時汝乃欲戰耶。德宗默然時以償日本賠款急中允黃思永請用外國公債法發行昭信股票下戶部議北橋房總辦陳宗煥晏安瀾素主搜括者也力主之司員簽名者二十餘人。先師於翁同龢前力爭之並以書責張蔭桓而戶部覆摺已上卽日奉旨行。先師謂今欲統籌全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不可以二萬萬築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各省獨立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發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挽救危局乃草摺二份交御史宋伯魯陳其璋上之。又草請改律例摺交御史王鵬運上之均留中不發。時吏部主事洪嘉興守舊黨也三拜先師不遇閤者忘其住居未答拜洪以爲輕已大造謠浙人孫灝者欲舉經濟特科洪飭之謂某公惡康

如能攻之、特科可得也。孫故無賴、喜從之。洪乃草議駁保國會、謂先師將欲爲民主教皇、印數千冊、徧投朝貴、謗益騰、乃停會。李盛鐸、會員也、反參保國會以求自免。四月初七日、潘慶瀾附片劾先師聚徒不道。德宗曰、會爲保國、豈不甚善。慮太后見之、將此片抽出。時御史黃桂鋆劾保瀛會、保浙會、并及保國會、皆洪嘉與爲之。先師遭謗、意大沮、復萌歸志。時翁同龢頻被劾、不安於位。先師慮翁去、變法無人主持、欲成數事乃行。於十八日草招請定國是、而明賞罰、交御史楊深秀上之。畧謂門戶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外患交迫、日言變法而眾論不一、此皆由國是未定之故。昔趙武靈之胡服、秦孝公之變法、俄彼得及日本維新之變法、皆大明賞罰而後能行新政。又草一摺交徐子靜學士致靖上之。二十三日、奉明定國是之諭、舉國歡欣。又草請派近支王公游歷摺、請開局譯書摺、皆由楊深秀上之。奉旨允行。又爲朱侍御伯魯草請催舉經濟特科摺。又盛宣懷借款入百萬、歲息約三十餘萬、無人敢言其非、乃請提其息爲譯書設學之費、皆奉旨俞允。是時先師已定二十四日出京。二十五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所、卽見懿旨、逐翁同龢、令榮祿出督直隸。蓋訓政之變已

伏於是矣。先師二十八早入朝房、與榮祿遇、與談變法事。榮祿入對時、卽面劾先師辯言亂政。榮祿下。先師入對、皇上問先師年歲、出身、畢言、皆守舊者所致耳。先師奏言、皇上之聖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卽在是。既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皇上言、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先師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累致敗、終必無功。皇上然之。先師又奏言、所謂變法者、須將制度法律先爲改定、乃謂之變法。今言變法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又請先開制度局。皇上以爲然。先師又奏、臣於變法之事、嘗參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采擇。皇上曰、汝條理甚詳。先師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爲不厲行之。皇上以目睨簾外、既而嘆曰、奈掣肘何。先師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先師對曰、大臣



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實無暇晷。無法參攷新學。實無如何。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事。當無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等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則彼等無從駁議。先師又曰。昨日賞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皇上一笑。自割臺後。民志已離。欲悚動臣僚之意。團結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也。皇上曰。然。先師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開。而民智不開之故。皆由以八股試士爲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羣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緣以八股考試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爲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爲無用之學。故致此。先師對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師對曰。皇上既以爲可。廢請皇上卽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皇上曰。然。皇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先師畧言中國礦產徧地。生財有道。但當設法開源。不患財用不足。先師又詳奏譯書。派游學。派游歷各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

上猶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未及推廣。社會以淪民智。而激民氣。並招撫會匪。因問遂奏謝保國會。被劾。皇上爲保護之恩。皇上點首稱是。久之。皇上點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尙有言。可具摺條陳來。先師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爲從來所未有也。既退出。軍機大臣而奉諭旨。着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時李鴻章謝恩同下。對先師嘆惜。謂榮祿在皇上前。劾君。皇上問樞臣以何位置。廖壽恆言。請賞五品卿。而剛毅在皇上前力排。故有此令云云。先師歸寓。卽告宋代宋草定者。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廢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宋伯魯摺上。皇上卽命樞臣擬旨。是時京師譁然。傳廢八股。連數日寂然。及皇上得宋摺。卽令降旨。剛毅請下部議。皇上曰。不可。剛毅曰。此事重大。請皇上思之。皇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剛乃不敢言。及將散值。剛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皇上默然。既而曰。可去請。待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后懿旨。故至初五日。乃降旨也。初三日。總理大臣代先師遞謝恩摺。皇上曰。不必代遞。後此康有爲有奏。可令其直遞來。又令樞臣將所著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英國變

政考等書卽鈔進呈。先師乃附片並陳謹當晝夜編書不能赴總署當差。時鄉會試既廢八股而用策論生童歲科試仍未改。先師三月時所上之摺交總署議而未行。欲因勢請並行之。乃自草一摺交侍御宋伯魯代上。奉旨允行。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改策論矣。先師以愚民之害既去。當開民智。泰西文明各國對於製新器著新書。發見新地皆有獎勵。遂於初八日上摺言之。奉旨交總署議。張蔭桓遂託梁先生啟超代擬稿頒行焉。

（南海康先生傳）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三

康有爲 二

其時新法萌芽、舊黨大恐、御史文悌、黃桂馨等奔走謀之、將聯名請復入股。先師再草摺、交侍御楊深秀上之、請御門誓羣臣、並定謗新政之律、違者重懲之。於是上降諭切責、舊黨噤少息、而恨愈深矣。時許應駟對開經濟特科及廢入股事多方阻抑。侍御楊深秀、宋伯魯聯名劾之、德宗怒、擬罷許職、剛毅乞恩、不許。又請令其自行回奏、德宗不得已允之。許夤緣夜走請於剛毅、剛云、奉攻康某必可免。許從之。於是聳御史文悌劾宋伯魯、楊深秀、因旁涉。先師軍機得文悌摺、喜甚、以爲必陷先師矣。德宗閱摺大怒、謂文悌受許應駟指使、將革職。剛毅叩頭懇免、至於流涕、乃罷。文悌摺謂先師盡棄名教、保中國不保大清。後來僞論皆緣文悌摺爲定案。悌心術詭詐、佯與先師交好、而陰探先師意向、又從先師僕從詢悉、累宿張蔭桓宅、張蔭垣之被禍、卽由於此。入股既廢、先師請採用朱子科場貢舉議、分科試士、令人習一經、如詩一科、書一科、易一科、儀禮一科、禮記一科、春秋公羊、穀梁一科、左傳附之。史記、兩漢書一科、三國、晉、六朝史一科、唐、五代、宋史一科、遼、金、元、明史一科、國朝掌故、若會典、東華錄、十朝聖訓一科。經

史各五科、四書則人人須通、西學則人專一門。草摺陳之。又爲徐子靜學士致靖草一摺、大意略同。奉旨交禮部議、爲所駁。又附片請將優拔貢改試策論、並請凡朝殿試勿尙楷法、得旨允行。已有旨於京師設大學堂。先師再上摺、請於各省開高等學、各府開中學、各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後款及各規費以充學費、並請廢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入供學費。二十一日、奉旨允行。先師意以爲城鄉多有淫祠、皆有租入、故欲改爲學校、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秀民藉端掇挾、波及寺院、此則非先師當時意料所及矣。時德宗頒命樞臣催上所著書。先師先成日本變政考、每條附加案語、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共十二卷、舉凡中國之變法條理、無不於案語發之。綱羅宏大、一卷甫成、卽進呈。德宗復催、又進一卷。時大學堂議起、樞垣託草章程。先師命梁先生啟超擬作、酌英、美、日之制爲之、以大權歸總教習。乃總署覆奏學堂事、改大權屬章京。於是章京張元濟來商洽。先師爲擬四款、一曰籌巨款、二曰撥官舍、三曰選教習、四曰刻學書。清廷派大學士孫家鼐管學。孫始頗言變法、曾與編修劉光典言曰、今朝士深通時務者、惟康某一人耳。時廣東學政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七三

內閣學士張百熙亦奏薦。先師六月一日，先師上商務一摺，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就上海、廣州試辦，由善堂公舉殷實而略開通之商人辦理。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再進御覽。先師又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爲總辦，廣西龍澤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其時適上海時務報汪康年虧欸甚鉅，報亦無起色。先師乃草摺交宋侍御伯魯上之，請飭梁先生啟超專辦此事，並請選擇各省報紙進呈。奉旨交孫家鼐議。樞臣欲藉故擠。先師於外授意孫令。先師辦官報並以京卿總辦名義相誘。先師卻之。是時德宗雖銳意振作，而實無權。舊黨日造謠言，謂德宗患病甚重，人多爲。先師危。時榮祿居天津，厚結李蓮英以媚太后，至是出統三軍，微聞欲於天津閱兵，日行廢立之事。先師弟廣仁屢勸。先師出都曰：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一家之祚，犧牲無益。於是。先師又欲傾時務報事，藉以觀伺朝局而定進退。初八日，孫入奏奉旨命。先師督辦時務報。先師前所上制度局之摺，經樞垣擱壓。至是德宗催問數四，并面責張蔭桓。總署乃請派軍機王大臣會議，竟以敷衍游詞駁之。德宗殊批發還再議。先師摺中言於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

民政局，流言因之紛起，咸謂先師盡廢內閣、六部及巡撫、藩臬、司道矣。故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萱請廢卿寺，裁局員皆歸之於先師。於是朝野內外咸撼動樞臣。私議若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必不可允。王文韶曰：上意已定，我全駁之，則必明發上諭，我等無權矣。不若敷衍而了之。王大臣喜，從王言，遂定議。所云誓羣臣定國是一條，以爲詔書兩下，國是已定，此條無庸議。先師所請選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議，制度一條，乃改爲選翰詹、科道十二人，輪日召見備顧問。所請令臣民咸得上書一條，改爲職官遞本衙門、士民遞都察院。所請開法律局，改爲每部派員司改定律例，均與先師本意大相反。學校局一條，則以大學堂及各省中小學堂已經另奉諭旨了之。農工商局則以屢奉旨飭辦了之。所請起民兵以練陸軍，購鐵艦以成海軍，則以裁兵併餉等語了之。所請民政局，則擬令由督撫責成州縣妙選人才了之。至鐵路、礦務局，則請即在總理衙門派人辦理。於是所議。先師摺似無一語受駁者，又似無一條不行者。德宗亦無以難之。雖奉旨允行，而此摺等於虛文矣。時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薦。先師而獨攻改制考，上留中。湘紳王先謙



歐陽節吾大攻新黨新政。先師草摺交待侍御楊深秀奏請獎勵陳寶箴嚴責湖南舊黨德宗從之一方獎陳寶箴令其認真整頓又一方申斥湖南舊黨時粵督譚鍾麟漠視新政又故縱盜賊先師草摺交宋侍御伯魯劾之奉旨交陳寶箴查辦當萬壽後先師進波瀾分滅記詳言波蘭被俄奧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國王被俄人控制之苦守舊黨遏抑之深後國王憤悔變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許變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覽畢爲唏噓不置又賞給先師編書銀二千兩七月初四日總理衙門傳言謂當有旨到命勿出門既而章京李瑞岳來口傳諭旨即令僕人將賞銀捧出先師倉卒拜受例應詣官門謝恩惟以未降明旨恐有曲折致爲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摺謝恩而已又於摺末極陳時變之急新政變而不變行而不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未復舉波蘭事反覆言之摺凡數千言德宗大感動非復曩時之迂迴矣時七月十二日也原摺附片辨孔子改制考事辨孔子稱王爲曆朝封典非自創造先師自上此摺後不復言事是時既許羣臣上書大臣多有抑之者禮部主事王照條陳請德宗東游日本痛抑守舊一摺尙書許應騷

懷塔布擲還不肯代遞康廣仁謂皇上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豈容大臣阻蔽不達請先師草摺劾之王照性慤直即具摺彈劾堂官侍郎堃岫溥頤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懷之而出謂將遞都察院兩堂乃許代遞而許應騷乃劾王照妄請乘輿出游異國陷之險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鴻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軌故臣等不肯代遞乃敢登堂咆哮然德宗會覽先師所進俄大彼得變政記極以游外國爲然乃降旨責禮部六堂蔽塞言路並云親游外國之舉朕躬自有權衡無煩該大臣鯁鯁過慮交部嚴加議處於是盡褫尙書懷塔布許應騷左侍郎堃岫徐會灃右侍郎溥頤會廣漢六堂之職而令羣僚封章直遞又令各直省府道自行遞摺各州縣交督撫代遞上諭謂藉規中國人之才識自是先師請臣民上書之說乃始行各衙門每日得摺數十件德宗雞鳴即起披覽奏章日昃不遑薦剡交上每日輪班召見之是時揣摩風氣者翻然變計又爭上條陳以邀寵京肆新學書爲之一空時德宗留意登用新進特加侍讀楊銳主事劉光第中書林旭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命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凡臣工所上之摺令四人閱看擬旨軍機大臣伴

食而已。時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先師德宗特交譚嗣同擬旨駁之。凡給先師密諭皆令林旭帶出。時譚嗣同與先師同居林旭亦日日來南海館。先師有所欲白皆藉譚林二人通之。時議多主汰冗官廢卿寺德宗決行之樞臣力諫不聽。惟先師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舊用宋人官差並用之法。如以尙書翰林同直南齋侍郎編修均兼學政親王京卿同任樞垣總署提督干把同作營官專問差事不拘官階故請開十二局及民政局選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舊人軍機大臣廖壽恆頗踴躍斯論託人請先師代擬草先師乃草摺言官差並用之制引唐宋爲法舉近事爲例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即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抽竈之去鹽官尤爲要義時德宗方大裁冗散內而卿寺外而雲南廣東湖北三巡撫及各道各局並及漕運時太后不肯裁漕新局之置德宗則將有待也廖壽恆乃咎先師於是先師乃主全裁之議蓋其時德宗勇於變政但左右無人諮詢蓋有行政之人而無議政之人古今亦無此政體於是先師又請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學士草摺交侍郎徐致靖上之時禮部六堂皆易人德宗即擢

倉督李端棻爲禮部尙書少詹王錫蕃爲左侍郎學士徐致靖爲右侍郎內閣學士普潤通武嘗上疏請開議院但先師曾於日本變政考中力發議院爲泰西第一政而今守舊盈朝萬不可行德宗乃不用普潤通武言而仍拔爲禮部侍郎先師注意在開制度局既不得請於是又請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草摺交宋侍御伯魯上之王照又言之於是德宗命譚嗣同擬旨並云康熙乾隆咸豐三朝皆有故事飭內監捧三朝聖訓出令其檢查蓋欲有所依據以請於太后時七月二十八日也是時以天津閱兵期迫新黨朝夕憂危先師奏請倣照日本立參謀本部選天下虎熊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左右上親擐甲胄而統之又請改維新元年易服制以新天下耳目又請棄舊京遷都上海藉以脫后黨圍禁並言旅大膠威門戶盡失俄人屯重兵於旅順扼吾之吭無可守矣又以北京連年水災城崩屢次塵土盈天泉惡脉壞王氣將絕又旗人環擁舊黨彌塞下則市僧胥吏中則瑣例繁禮種種皆亡國之象不易掃除非遷都不能維新也借行幸舉之則定天下於無形云云先師默審將帥中惟袁慰亭世凱素機警又夙駐高麗頗知外國事曾與同辦強學會欲引爲助知其



與榮祿厚，未必就範，惟舍此又無他路可行。於六月時，暗使徐仁錄入其軍幕，藉觀志向。袁謬稱傾向先師甚，先師遽信，親薦於德宗，又爲徐致靖草摺薦之。又交譚嗣同遞密奏，請結袁以備不測。上即降旨召見袁世凱。袁於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見於頤和園。初一日降旨嘉獎袁世凱，並賞給侍郎銜。先是，自懷塔布既黜，李鴻章撤去總署差，舊黨惶悚，內務府人皆環跪西后前，謂德宗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皆走天津謁榮祿，謀廢立。御史楊崇伊亦榮黨也，草摺請訓政，持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摺見慶邸。慶邸亦贊同。於是慶邸與李蓮英皆跪請西后前，堅請訓政。白八日請開懋勤殿，都人士方拭目以望，而密詔遽下。榮祿見袁世凱被召，即調聶士成守天津，以斷袁軍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密入京師，以備不測。楊崇伊於初一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政摺。西后意遂決。德宗知事中變，欲保全先師，故促先師出京也。是夜未見旨，宋待御伯魯邀先師飲於其家，酒半酣，李尙書端棻、徐侍郎致靖唱崑曲，主賓極洽，而聲帶變徵，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與歔噓感嘆。自是夕後，先師遂長爲出亡之人，與諸同志永不復見矣。酒罷歸，即奉德宗手諭曰：

朕惟時局難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安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冀望之至。諭由楊銳帶出。時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傳密諭曰：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効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諭草於八月初二、初三早由林旭傳出。先師跪讀痛哭，即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出都，並開用官報關防。先師乃召梁先生啟超及弟廣仁來籌畫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時在袁世凱幕府，亦來。先師相與痛哭，世昌亦哭。舉座痛哭不成聲。先師乃屬譚嗣同游說袁世凱勤王，卒死士數百，扶皇上登午門，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如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自譚嗣同入城後，梁先生啟超至金頂廟容純甫處刺探消息。先師發留別書，檢行李。及夜

楊銳宋伯魯李瑞岳王照來慰天將曙乃睡翌日
上午九時訪李提摩太與謀適英公使赴北戴河
不得要領先師又見伊藤博文請其游說太后
至夕出城入南海館居室牆忽傾心竊惡之黃紹
箕饑先師言變將作榮祿將不利於君勸先
師易裝迂道山東勿經天津林旭來言英俄已開
仗是夕太后還宮以爲外患方殷內憂當漸息心
少安旋弟廣仁來勸先師微服行先師以死
生有命答之乃命廣仁留京廣仁送先師出門
遂從此永訣矣先師獨攜僕李唐於天未明出
京車中思黃紹箕言欲改從山東行已而決過天
津薄暮抵津沽即登招商局海晏船先師以該
船須俟初六日下午四時啟輪惡久滯船中思另
搭別船再運行李入棧至初六早改搭太古公司
重慶船十一鐘啟輪先師以既離天津亦無戒
心矣過煙台購梨及石子初九日抵上海下午二
時船將入吳淞登船面瞻眺時有浙江貢生姚祖
義以其所上書來示先師因與議論船中人無
不爭議康某忽有英人來問曰君爲康某乎先
師姑應之英人即邀先師至一小室出照片相
視曰此爲君之相乎先師曰然英人問曰君在
北京曾殺人否先師曰吾安得殺人何問之奇

也英人乃手出上海道蔡鈞一面附抄僞上諭一
道云康有爲進紅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案成
月初六日北京有電行到上海言皇上已崩係康
有爲進紅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電
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國領事先師覽畢眩然大
哭英人曰汝有進紅丸弑上事否先師即抄密諭
示之並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蘭德也故知
君是忠臣必無弑上事特以兵艦救君可速隨我
下輪勿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先師乃隨之下
小輪時驟聞上弑之訊痛不欲生預爲蹈海計口
占一絕句云忽瀝龍縈翳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沈
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乃草與家人
遺書與徐君勉勤書及與諸門人書託以家事與
徐勤書曰吾以救中國故冒險遭變竟至不測命
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爲烈丈夫吾有老母謹
以爲託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無變怠也同門中
誰能仗義護持吾家吾國者吾神明嘉之任公若
存並以爲託與諸門人書曰我專爲救中國哀四
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
世發願專爲救人起見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
將來生生世世經歷無量劫救此衆生雖頻經患
難無有厭改願我弟子我後學體吾此志亦以救
人爲事雖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



無死理。至于無量數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爲可念耳。時光緒十四年八月諸書交與僕人李唐密藏之。濮蘭德初九日也。先師痛泣。慰之曰。皇上大行。尙無確信。盍少待之。先師哭少止。至英兵艦旁之某公司。即電澳門知新報陳儀侃。何穗田等告。無恙。屬其救家人。又電廣州城雲衛書屋。萬木草堂。命即移家澳門。英領事班德瑞來見。次日。總領事璧君來見。並送行。而上海道連日搜船。追問英領事甚急。既知已過英船。欲登船搜。船主不許。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來。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夾護之。仍慮有變。調威海衛大鐵艦協同護送。是艦方上煤。聞電即行。艦中嚴備戰具。護至福州。度無中國兵船。乃還。當時先師在滬。託濮蘭德交大同譯書局各書。皆復云。局中無人矣。十四夕到香港。何曉生東即同英港督所派之輔政司波君。總巡捕梅君來迎。蓋璧君領事先有電告之也。先師居巡捕房。弟康有需來見。悉家人已抵澳。而太師母未至。憂甚。十五日。師母張夫人自澳來。知太師母適由港到澳。以畏風浪故不來。十六日。太師母來。先師抱膝痛哭。先是。先師以五日出京。僞臨朝以六日幽

上命步軍統領崇禮率健兒三百圍宣外南海館。捕先師弟廣仁及門人程式穀。後易名大璋。號錢維驥。湖南人。並僕人王升。王貴。田升以去。時廣仁方如廁。本可避免。長班張祿以嘗受責。懷恨帶兵往。則搜捕遂及於難。車騎塞米市。胡同口觀者如堵。三人乘一車至步軍衙門。訊問先師何往。諸人答以已出天津。維驥震懼流涕。欲尋死。廣仁從容言笑以解之。有旨交刑部。式穀曰。吾等必死矣。廣仁曰。汝年二十餘。我三十餘。不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乎。一刀而死。不愈於久病歲月而死乎。式穀曰。外國變法。前者死。後者繼。中國新黨寡弱。恐我等一死。後無繼也。廣仁曰。入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何患無繼哉。至初七日下午四時。一卒提廣仁交刑部。而於次日釋式穀。維驥及諸僕。刑部堂官親訊廣仁。問汝兄何在。廣仁答以已出天津。又問曰。汝兄何以私逃。廣仁答曰。我兄奉旨敦促。曾於初四日奏報皇上起程。並非私逃。堂官曰。汝兄不來。汝必不釋。汝必寫書招汝兄來。方釋汝。獄中飯食。卧具皆譚嗣同等爲之供給。方步軍圍南海館。搜先師不獲。以文悌曾奏劾先師屢宿張蔭桓家。緹騎遂又圍張宅。時刑部主事區震適在張宅。誤以爲先師。捕之去。既知其誤。釋之。張蔭桓亦因此下獄。初七日。榮祿入都。

發兵三千、閉城門、斷鐵路、大搜索、凡平日與先師往來者多被累。既又大搜天津、塘沽、客棧及輪船、並電煙台、上海、凡經過輪船、一律大索、又電廣東拿辦家屬。既查知先師先搭招商局船、後改搭重慶船、即發飛鷹快船追捕。飛鷹者、初購自德國、每一時能行三十海里、速率倍於重慶、追必可至、而船主以煤盡、中道返、下之獄。或曰、船主義士也、煤能返津、即可來滬、實仗義耳。譚嗣同等謀所以救先師者甚切、皆以爲決無生望矣。譚嗣同促梁先生啟超入日使館、求救於伊藤博文。伊藤聞而頓足、隨電上海日領事小田、切設法保護、不知先師已鴻飛冥冥矣。時又捕梁先生急、譚嗣同勸梁先生東渡、而自誓就死。梁先生乃於初七日出京。時京津間風聲鶴唳、處處謠傳。先師踪跡、捕令嚴急、或誤梁先生爲先師、聶士成帶隊登舟強索、護梁先生之日領事鄭永昌亦驚惶失措。時梁先生擁被股慄、面無人色、手持破紙草家書、幸去海岸十餘里、聶士成兵至、則日艦已列隊護之登舟、雖再三索問、爲日人所拒、僅乃免。時皇上被幽瀛台、王照與日人謀踰南苑救皇上出、譚嗣同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行。初九日、譚嗣同被捕。王照被逮甚急、日人勸之東

行、王照遂於初十日離京。先是、初八日、楊深秀遞摺請偽臨朝勿訓政、遂被捕。昔鄧壽奏請王莽歸政漢室、退就臣列、其愚不可及、今楊深秀復似之。然鄧壽不死、王莽真大度哉。初九早、逮捕楊銳、銳在床未起、單衣就縛。林旭是日入值、亦就縛。劉光第、徐致靖聞捕、乃自投獄。時又欲徧捕保國會員、則株連徧天下矣。朝士聞風驚惶、恐及於禍、多避而南下者。鐵路、輪船擠壅甚。又傳聞皇上已有不測、各國調兵、若將有大亂者。十一日、下偽旨曰、刑部奏案情重大、請欽派大臣會同審訊、摺、所有官犯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着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其張蔭桓屢次被人參奏、聲名甚劣、惟尙非康有爲之黨、着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至康有爲結黨營私、情罪重大、業將附和該犯之徐致靖等交部嚴訊。此外難保官紳中無被其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至意云云。十二日下午二時、刑部開堂訊問、僞旨命軍機大臣榮祿、剛毅、王文韶、廖壽恆會訊。已而忽傳僞命、不必審訊、將六人即行正法。下午四時、在宣外菜市口行刑、觀者塞途。康廣仁先就刑、欲有所語、左右顧盼無一人。次及五人、從容慷慨



慨顏色不變。嗚呼慘哉。廣仁就義時、衣短衣、南海
館司閤人張祿覓得。先師之衣、爲之縫首市棺、
葬於南下窪龍爪槐觀音院旁、立石樹碑曰南海
康廣仁之墓。廣仁年僅三十二、無子、遺一女名同
荷、才八齡耳。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摺爲案據。先
是四月大閱、先師與弟廣仁往參觀還、游極樂
寺、入西直門、經文悌宅。先師順與廣仁訪之。後
文悌視先師疾、廣仁作陪、與談變科舉事、文悌
劾先師、因併及之。談者又造爲廣仁出入內廷、
有在乾清門遇之者、展轉傳述、舊黨洩憤、遂及大
戮。而楊深秀亦爲文悌所劾、謠傳謂爲先師供
奔走、致罹於難。張蔭桓遣戍、亦因文悌劾。先師
曾宿其家。先是、初六日聞變、梁先生啟超電上海
麥先生孟華告變。上海初七日得電、狄葆賢與日
本亞東時報人設法營救、而汪康年計於上海縣
引捕役赴大同譯書局、及梁先生家逮捕、幸皆事
前逃避。先師有別墅在花埭、初八日、陳榮袞電
廣州公善堂區謙之告變、區謙之星夜渡江、抵別
墅、語先師家人、闔家飲泣。謙之催拾行李、初九
日五更舉家下舟。是日適星期、澳港輪船不行、初
十日乃下澳門。船甫開、逮捕之兵至。蓋粵督譚鍾
麟亦於初八日得電、已於初八夕引兵圍粵城、雲

衢書屋矣。捕先師家屬不得、故於初九日侵曉
而來也。兵役大掠、捕司閤者三人去。先師電發
時已遲、若無陳榮袞區謙之、則家人皆被逮矣。又
幸居花埭、若在粵城雲衢書屋、夜間區謙之無從
入城、亦及於難矣。時太師母還西樵蘇村、得區謙
之信、令僕人關純往迎出港。家人驚定而痛、相向
泣。十二日、關純偕一女僕護太師母出城。十三夕、
由粵城下香港。關純謹慎、謂當坐下艙避耳目。艙
客繁雜、竟夕無臥處。太師母屏氣不敢作語、不敢
屑涕、其艱苦皆平昔所未曾經者。至港、入鴻安棧、
不知家人所在。十四日、關純復還城查問、始知已
過澳門。十四夕、關純還港。十五口晨、護太師母過
澳、則知先師已還港。十六日、復來港相見。太師
母深居簡出、當患難憂驚、僅與一女僕相對、隱泣
悽苦萬狀。時風聲傳播、親戚多被擄掠。至十一日、
花埭屋被封。十二日、粵城雲衢書屋被封。先師
所藏書及所著之稿、均散失矣。十八日、又封西樵
蘇村老屋。二十二日、封廣州城萬木草堂、藏書三
百餘箱盡付一炬。先師所刻書、亦電各省燬版。
當先師家族方移、而太師母尚未出也。何東於
初八日託陳欣榮至粵城迎。先師家屬、梁鐵君
請於廣州英領事、用小輪迎太師母。雖未得遇、而

俠士高義不可及。先師每念及而泣。先師遂於二十一日移居香港何東家。港澳賃屋，用度浩繁，俱何穗田供給。何東復贈金數千，藉濟宗族及供游費焉。先是，日人宮藏崎寅託梁鐵君贖金二千。先師卻之。先師於九月五日東渡，在港凡二十日，時時憂君親之亡，哀家族之隱。而李端棻、張蔭桓之見流，徐致靖之下獄，宋伯魯、陳寶箴、陳三立、江標、熊希齡、王錫蕃、李瑞岳、張元濟之被革，文廷式、黃遵憲之被捕，日接於耳目。其他復八股、禁報館、捕主筆、罷經濟特科、農工商局復冗官、停漕折、務反其舊，凡先師夙所經營者，盡皆罷廢。久而聞六烈士之被戮，益哀惻肝肺矣。先師維新事業，自四月二十八日召見，至七月二十九日奉密詔，凡九十日也。先師嘗云：戊戌之難，身冒十一死，事後追思，無一生理。一若先出上海辦報，則上海道掩捕立死。二、德宗無明詔，密詔之敦促，若遲遲出京，必死。三、榮祿早發電，一日無論在途，在京必死。四、無黃紹箕之告宿天津，亦死。五、若從黃紹箕之言出煙台，又死。六、若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無從，必死。七、是日若無重慶船之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必及，必死。八、飛鷹快船不因煤乏還津，必死。九、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煙

台必死。十、上海道不託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十一、英人不救，及不派兵艦護送到福州，亦死。凡此十一死，縱得救一二，亦無濟。或天欲留先師之身以有待，而大道未絕耶。先師出亡時，曾草奉詔求救文，布告海外，聲討太后十大罪狀，謂比諸飛燕之啄皇孫，則天之禍宗室，殆有過之云云。其時太后議廢德宗，故先師首發其謀。國內清議競起抗阻，海外華僑和之，友邦亦起責言。太后以廢立事電詢疆吏，徵同意，兩江總督劉坤一覆電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二語最扼要。太后微感悟，廢立之議暫罷，而仍幽德宗於瀛臺。先師出亡後，先至日本，由日本而倫敦，又抵加拿大。己亥九月歸港，政府懸重金購先師，又特命大學士李鴻章督兩廣，意在俟機捕先師。而先師居港奉母，不及四月，聞風遠行。此四五年往來歐美，不寧厥居。歲庚子，先師聯合海外義士有所舉。先是，瀏陽唐才常與梁先生啟超主湘學，深相契。自政變後，俞廉三代陳寶箴巡撫湖南，停辦湘學，才常亦出走。周游皖漢間，招致豪士，聯絡會匪，乘拳亂作，欲在湖北起義。事洩，被捕於夏口。才常在湖南負盛名，張之洞知其才，欲令誘致。先師自贖，才常笑却之，且語之洞曰：



恨公不足望張東之徒成曲學耳。竟被害。歲癸卯。先師游印度而緬甸而瓜哇。九月歸港。伯楨曾赴港造謁。先師擬命伯楨隨游。充記室。時吾邑東莞始辦中學。伯楨任籌辦。辭不獲乃別。先師歸。光緒三十年甲辰二月。先師再爲海外游。是歲始作游記。所經歷之地及時日俱可考。二月初六日。乘法國船自港行。二月十六日過安南。三月十二日。適暹羅。過檳榔嶼。留一月。四月十二日。自檳榔嶼乘英之舟山船。十八日至錫蘭。二十日。自錫蘭行。二十五日六時到亞丁。二十六早九時。自亞丁行。四時至不倫英屬地。一平島也。四月三十夜九時。抵蘇彝士河口。五月初一。行蘇彝士河。晚六時。入地中海。五月初三夜十二時。至意大利。六日。抵羅馬。游彼得廟。教皇宮。紀功坊。奧古士多宮等。十三日二時。去羅馬。車行十八時。到美蘭。意大利之北部也。至三十一年乙巳七月二十二。游法國。二十三。抵巴黎。登鐵塔。游拿破侖陵墓。路易十六墳。至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再游德國。二十日。抵柏林。先師至是蓋九至柏林矣。滯柏林等地年餘。至三十四年戊申五月。自北冰海還。六月十八日。自瑞典歷游歐東。十九日。入奧大利。旋至匈牙利。二十二日。入塞耳維亞。晚過多饒河。

二十三日。抵塞耳維亞京。旋至布加利亞京城蘇非。六月二十九日。游突厥。自羅馬尼亞乘船過黑海。至君士但丁。是日適值突厥下詔立憲。定於西歷十一月十四日開國會。他日。駐德公使孫寶琦問。先師曰。突厥既立憲。開國會矣。其國運前途如何。先師答曰。吾在突厥。聞突人所學皆法國學也。突人所期之立憲。則盡去舊制之紀綱風俗。舉國均自由平等也。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而已。非蕩無綱紀。人人可平等自由也。突厥將危亂且亡矣。夫平等自由。乃法國革命時救病之藥名。祇可飲於一時。以快人心。不可以爲朝夕之養殖也。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雖有積弊。祇可去其太甚。以漸推行。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而大亂耳。今突厥青年黨久游法國。日事破壞。不思建設。徒心醉革命之名。而未嘗從事政治理財之學。徒豔炫歐美之俗。而未嘗審風俗歷史之宜。一旦以兵脅其君而收其權。乃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一朝而易二百餘條空文憲法。然而青黃不接之時。歐美之實效。又非突人所能驟受。于是國人不知措手足。惟亂舞僭僭而已。國情如是。不亡何待。七月七日。乘汽船往雅典。八日。泊上免拿島。仍突厥地。

也。九日至希臘，徧游雅典各勝地，乘船還意大利之巴連德詩。計甲、乙、丙、丁、戊五年以來，歷游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墨、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著有游記。以上所述，皆游記中一部分，已編定印行者。尙有未定叢稿，想已散佚，其時日不可考矣。游記中並附論歐洲政俗，中西比較，物質救國諸論，以供國人采擇。

《南海康先生傳》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四

康有爲 三

宣統元年己酉。先生再居檳榔嶼。曾迎養太師母於此。太師母年七十八。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其長子同發生。先師年五十始得子。太師母嘉慰。故名所居曰南蘭堂。又於所居葺一亭。名曰乾坤一草亭。於亭外築一廊。顏曰行吟徑。十二月。太師母還粵。踰年庚戌八月。先師復歸港省親。至十二月。行未四月。武昌起義。黨禁解。始謀歸國。時民軍決行共和。清室主立憲。先師乃草共和救國論。號召天下。倡盧君共和之說。以中國帝制行已數千年。不可驟變。而大清得國最正。歷朝德澤淪洽人心。存帝制以統五族。弭亂息爭。莫順於此。而清廷爲袁世凱所迫。改國體爲共和。下詔遜位。先師知空言不足以挽阻。思結握兵柄者以挽之。多方游說。卒無補救。遂再游日本。旅居箱根。其時國體已改。先師草共和政體論。畧曰。共和之義。於古也六。于今也六。凡有十二種。體各不同。利病各有。不能統以共和空名混之也。其在中國。周召共和。爲共和之始。一也。遠古人皇氏九頭紀。尤爲大地共和之先。二也。希臘雅典賢人會議。三也。斯巴達二王並立。四也。羅馬三頭之治。五也。羅馬世襲總統專制如王。六也。此爲已過之迹矣。其

在近世。有議長之共和國焉。瑞士創之。其制以政府各部長共行政。其有不諧。決以多數數同則折衷於議長。故祇有議長而無總統。共和之極則也。此其一。有國民公舉總統之共和國焉。美洲是也。其制總統握行政之大權。而有任期。使全國民選之。各部隸於總統。此其二。有上下國會合選代表王之總統共和國焉。法國是也。其制總統代表王者。有任期而無權。政府有宰相以行政。各部隸於宰相。此其三。有上下國會合選之總統。不代表王之共和國焉。葡萄牙是也。其制國會公舉總統。握行政權。各部隸之。無宰相而有任期。此其四。有虛君之共和國焉。加拿大創之。匈牙利行之。其國會完全自治。英與奧皇以虛名領之。不能干涉焉。此其五。有君主之共和國焉。英創之。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行之。其權全在國會。雖有國會。雖無成文限制其權。然實無權。故英稱大不列顛共和國。此其六。凡此十二種。吾國人將何從焉。其古遠不足論。取其近而可行者。亦有六體。夫各國政體。各有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強而合之。必有乖謬致敗。是故羅馬人不師希臘。美人不師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談師美國。則致禍亂矣。今時勢推移。決行共和。周召



希臘、古羅馬之共和，今決不能行，既無論矣。羅馬大國，不宜於共和，故不久遂變為帝政。深望國人慎於取法云云。先師又著中華救國論，畧曰：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必無復於帝政之理。守舊者疑於諸夏無君，深憂過慮，維新者以為共和已得，大功告成。然所深慮者，則以共和雖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年來未之行，四萬萬人士未之知，慮其錯行而顛墜也。今共和數月矣，所聞於耳、觸于目者，悍將驕兵之日變也，都督分府之日爭也，士農工商之失業也，小民之流離餓斃也，紀綱盡廢，法典皆無，長吏豪猾，土匪強盜，各自橫行，相望成風。搜括則擇肥搏噬，仇害則焚殺盈村，搶掠于白晝，勒贖于都會，脅擊于公會，騷擾于城市，以至私抽賦稅，妄刑無辜，暗殺則伏血載途，明亂則連城陳戰，兵變成冢，叛立日聞，莫之過問也。故謂今者補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紀綱，行法令，復秩序，守邊疆。其為萬事之本，則莫先于彌暴亂以安生業也。故不先去悍將驕兵，無以靖地方之變亂；不先鋤暴民強盜，無以保人民之財命；不先復土農工商，無以為生計之維持；不先保遼蒙回藏，無以保內地之疆土。否則雖全舉美法之文明，平等

自由加之吾國四萬萬人之身，其亡國必益速而無救也。今國人將欲成良政黨乎？其道有二：一輪進通識，二崇獎道德。若能為之有序，措之得宜，講乎外勢而先弭內亂，以國為重而民從之，有政黨內閣以為強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加教，保中國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備，則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云云。壬子二月，先師自日本神戶雙溝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居有小園，時值初度，梁先生啟超等十餘人設筵祝嘏。先師答之以詩曰：月見山前海有痕，須磨寺裏佛仍尊。劫灰飛散知何世，逋客孤羈得小園。蠟展游頻思賭墅，桃花開徧或尋源。一枝棲託聊隨喜，豺虎中原何處村。是年八月十三日，先師祭戊戌被戮六君子於日本神戶游存篋，追憶戊戌英艦送還香港時，感慨徘徊，賦詩以寄慨曰：舊時月色霧難開，海外驚看十五圓。偶免朝衣赴東市，忽經灰劫哭西臺。永傷白首同歸日，怕見黃圖改色來。救國殺身誰念爾，波濤拍海夜堪哀。癸丑七月朔日，先師在日本刊救亡論，其目有十：一、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二、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三、革命出動於感情而無通識說；四、新世界只爭國為公有而種族村民主皆為舊義不足計說；五、君與國不相關



不足爲輕重存亡論。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七、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人爲君主之奇異說。八、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爲奇妙之暗共和法說。九、虛君之共和國說。十、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其論滿族亦祖黃帝曰：今言革命者，若謂政府不善，宜力革之，宜也。若持民族之說，謂滿族不同漢族，必宜排之，則今未知眞漢族者爲誰，而滿族亦未始非出中國族也。近人多謂中國漢族全爲黃帝子孫，有欲以黃帝紀年者，其實大地萬國，無有能純爲一族者也。夫黃帝出自崑崙，實由中亞洲遷徙而來。史記黃帝本紀稱以師兵爲營衛，則實由游牧而入中國之北方。其時中國地屬有苗，書所謂蚩尤爲始作亂，爰及於苗民，此言黃帝時也。至堯舜時，大江以南尙爲苗人所據。歐人以中國人種同於蒙古人種，而馬來人則自爲種族。蓋馬來人種出自苗人，其音本同，而黃帝徙自中亞，實卽蒙古之種。況史稱匈奴之先，迨維出自有殷之後乎。惟孔子作春秋，以禮樂文章爲重，所謂中國，夷狄專以別文野而已。合於中國之禮者，則進而謂之中國，不合於中國之禮者，則謂之夷狄。故晉伐鮮虞，則夷狄之楚莊救鄭，則中國之。春秋以吳爲夷狄，則吳

爲泰伯之後，實周之宗室，安有以爲夷狄者哉。可知春秋中國、夷狄之辨，不純在種族矣。卽論種族，若必謂今中國人皆黃帝後，則左傳曰：夫許太岳之亂也，乃卽許已爲伏羲後，而非黃帝後矣。若謂皆爲五帝三王之後，遙遙華胄，卜姓受氏，皆神明之裔也，則實不然。云云。先是壬子十二月初九日，值太師母八十二生辰，先師居東京，念母欲東裝歸省，適麥先生孟華等東渡謁先師，以亂徒橫行桑梓，力請勿歸。至是年癸丑，先師決欲移家歸港，永承色笑。適患瘍，日醫主割治，乃就治於東京醫院，三閱月未痊。而七月初七日，太師母病風，不省人事，翌日初八，遽爾逝世。春秋八十三，先師聞喪，痛不欲生。時袁世凱當國，電促先師歸國，先師卻之。十月，先師自日本奔喪歸。十一月十六日，厝葬太師母於南海西樵蘇村之後岡，以弟廣仁祔焉。先師葬親後，移居上海辛園。時伯楨擬刻叢書，先師知之，乃將生平諸稿編定見授。內大學注一卷。先師以爲大學一書，內聖外王，條理畢具，提大道之要，鈞至德之元，誠孔門之寶書，學者之階準也。是篇存於戴記，朱子以爲曾子所作，誤分經傳。夫詩、書、禮、樂、易、春秋，孔子聖作，乃名爲經。餘雖論語，只爲傳，禮記則爲記，爲

義。況一篇中豈能自爲經傳乎。篇中僅一指曾子亦無曾子所作之據。惟記皆孔門弟子後學傳孔子之口說。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朱子特選中庸與此篇誠爲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義。蓋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鬱而不發。蓋二千年矣。先師此註發揮微言大義於舊文錯簡亦多有訂正。又中庸注一卷。先師以爲孔子之教論莫精於中庸一篇。此書自漢藝文志既別爲篇。梁武帝曾爲之註。而朱子亦註之。鄭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天下之爲道術多矣。而折衷於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蕩蕩如天。民難名之。惟聖孫子思親傳大道。具知聖統。其云昭明聖祖之德。猶述作孔子之行狀云爾。子思既趨庭捧手。兼傳有子。子游之統。備知盛德至道之全體。原於天命。發爲人道。本於至誠之性。發爲大教之化。窮鬼神萬物之微。著三世三統之變。其粗則在人倫。言行政治之跡。其精出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後世。爲人不可離者。則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務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滯不固。務令可行。而爲人道之用。尙恐法久生弊。又豫爲三重之道。因時舉措。通變宜民。惟其錯行代明。故可並行不悖。既曲成萬物而

不遺。又久歷百世而寡過。因使孔子之教廣大配天地。光明並日月。仁育覆後世。充全球。以去聖久遠。僞謬滋熾。如劉歆之派。既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於是大義微言湮矣。宋明以來言者雖多。則又皆嚮壁虛造。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僻陋偏安於一隅。後進承流守舊。畫地自甘。不知孔子三重之道。通變因時。並行不悖之妙。氣弊水淺。不足以容民畜眾。則羣生將困。而不得被其澤。聖道不明。爲害滋大。幸仲尼祖述堯舜之旨。猶存大義。子思昭明祖德之說。尙有遺言。惟據茲義推闡明之。庶幾孔子之大道復明。而三重之聖德乃久。又作論語注二十卷。先師以爲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弟子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叙曾子啟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曾學既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論語之學實曾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存。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考其大畧。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據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國家之



義擇精語詳他傳無能比焉。不幸劉歆纂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諸家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于學官、且以試士蓋千年。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此書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孟子注八卷、先師以爲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義、舍孟子莫之求矣。論者因孟子發民貴君輕之義、譽子貢過于孔子、則未知孟子傳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之義、由子游、子思而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昇平之說耳。孔子尙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爲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脈絡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門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惜乎數千年

來、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此書探原分條、引而伸之、其中微言大義、一一爲之表出。又禮運注一卷。先師以爲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真在於是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於是。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於是。是書爲孔氏之微言真傳。其餘論多說小康、寡發大同之道、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統、有五德之運、仁、智、義、信各應時而行運。仁運者、大同之道。禮運者、小康之道。撥亂世以禮爲治、故可以禮括之。禮者、猶希臘之言憲法、特兼該神道、較廣大耳。治禮運者、當先明孔子禮治之本、與先聖制作之原、然後究其微言大義所在、方有心得。又新學僞經考十四卷。先師以爲經學所以迷亂垂迕之由、蓋出於劉歆僞爲古學以亂真經之故。以劉歆僞經寫以古文、遂目真經爲今文。自漢季來、經學遂有今文、古文之異。今文者、西漢世立于學官。若詩、則齊、魯、韓、書、則歐陽、大小夏侯、禮、則儀禮、大小戴記、易、則施、孟、梁邱、春秋、則公羊、穀梁、與夫齊、魯論。凡此皆孔子之真經、七十子後學之口說傳授。今雖有蠹亂、然大較至可信據也。古文者、毛氏詩、孔氏書、費氏易、周禮與左氏春秋、與其他名古文

者及與古文證合者皆劉歆所僞撰而竄改者也。鄭康成不辨今古之真僞和合今古雜揉真僞號爲經學之集成實則僞古行而今文廢于是孔子之微言絕大義乖大同太平之道闇塞而不明。孔經雖未全亡然變亂喪失亦已甚矣。故宋人求之經已有疑之乃舍棄經而求之傳得論語孟子至朱子選最粹之大學中庸合爲四書。祧六經而代之以教天下垂範幾千年。雖多今文傳說然實同于一隅割據偏安迺非大一統之舊觀矣。及國朝高談漢學祖述許鄭不過揚僞古文之殘灰而已。於今文之真經說乃多疑難豈非所謂盜憎主人耶。暨道咸後今學萌芽然與僞經並行尊信未能別白真僞決定是非令學者舍僞從真而不知所從事也。然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菴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僞已多。先師因讀史記偶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並無得古文經一事。乃取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異。又取太史公自序讀之子長自稱天下郡國羣書皆寫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業乃繙金匱石室之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則子長於中秘之書郡國人間之藏蓋無所不

見。其生又當河間獻王魯共王之後若有獻書開壁事更無所不知子長對此孔經大事更無所不紀。然而史記無之則爲劉歆之僞竄無疑也。加以師丹大怒公孫祿范升嚴劾龔勝稱病諸博士嚴拒乃知古文之全爲僞。驕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記爲主。徧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爲主。徧考古文而辨之。徧考周秦西漢羣書無不合者。雖間有竄亂或儒家以外雜史有之則劉歆採摭之所自出也。于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萬理千條縱橫皆合矣。因撰僞經考發其大端俾學者明辨之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僞經而得真經庶幾孔子之微言大義昭然發矇。又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第一上古茫昧無稽考。第二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第三諸子創教改制考。第四諸子改制託古考。第五諸子爭教互攻考。第六墨老弟子後學考。第七儒教爲孔子所創考。第八孔子爲制法之王考。第九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孔子改制託古考。第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第十三孔子改制弟子時人據舊制問難考。第十四諸子攻儒考。第十五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六儒墨交攻考。第十七儒攻諸子考。第十八儒墨最盛並稱考。第十九魯國全從儒教考。第二十



儒教徧傳天下戰國秦漢間尤盛考第二十一、武帝後儒教一統考。又春秋董氏學八卷。先師以爲漢興惟董生明於春秋。兩漢博士公羊家嚴彭祖顏安樂皆其後學。劉向稱董仲舒爲王佐。雖伊呂無以加。卽劉歆作僞力攻公羊亦稱爲羣儒首。朱子通論三代人物獨推董生爲醇儒其傳師說最詳其去先秦不遠。然則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王仲任曰文王之文傳於孔子孔子之文傳於仲舒。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此書第一述春秋情第二述春秋例第三述春秋禮第四述春秋口說第五述春秋改制第六述春秋微言大義第七述傳經表第八述董子經說。又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十一卷。先師以爲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立之權主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限則人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則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意思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若其

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浹乎天人矣。漢世家行孔學君臣士庶躬從化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撥亂之道既昌若推行至於隋唐應進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載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當秦漢時外則老子韓非所傳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於歷朝民賊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僞經改國語爲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僞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義乖董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甚且束閣三傳而抱究魯史爲遺經廢置於學而嗤點春秋爲斷爛朝報此又變中之變而春秋掃地絕矣。先師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既著僞經考而別其眞僞又著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筆削改本之所託使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案此書先師舊草於廣之風洞戊戌歲難東走日本攜以俱後游歐美存於日本己亥九月二十二日清議報館焚稿遂燬後補成之自庚子年十一月朔日始共一百九十七日而書成閱十四年丙辰冬付伯楨刻于北京刻成。又大同書十卷。先師以爲上覽古昔下考當今近觀中國遠攬全地尊極帝王賡及禁庶壽至錢彭天若殤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蓋

天下人民無非憂患苦惱。雖有深淺大小而憂患苦惱之交迫並至。未有能少免者矣。既生亂世。日擊苦道。思有以救之。徧觀世法。舍大同之道。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蔑以加矣。人道之苦。無量數。不可思議。因時因地。苦惱變矣。此大同書之所由作。全書計分十部。甲部入世界觀。眾苦。乙部去國界合大地。丙部去級界平民族。丁部去種界同人類。戊部去形界各獨立。己部去眾界為天民。庚部去產界均生業。辛部去亂界治太平。壬部去類界愛眾生。癸部去苦界至極樂。書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驟幾。驟行之恐適以釀亂。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又著廣藝舟雙楫二十七篇。自云十一歲隨侍廉州官舍。初臨樂毅論及趙歐書。不能工。年十九。學於朱九江先生。朱先生執筆主平腕豎鋒。虛拳實指。蓋得之謝蘭生先生。為黎山人二樵之傳也。先師於是始學執筆。手強甚。晝作勢。夜畫被。數月乃少自然。得北宋搨醴泉銘臨之。始識古人墨氣筆法。復見陳京卿蘭甫。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因碑可步趨。因並取圭峰虞恭公玄秘塔。顏家廟臨之。乃少解結構。間及行草。取孫過庭書譜及閣帖撫之。少讀

說文。嘗作篆隸。苦嶧山及陽冰之無味。問於朱先生。稱近人鄧完白作篆第一。先師因搜求於粵城。苦難得。壬午入京師。乃購得之。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漸遠於俗。及入居京師。日購碑版。於是盡見秦漢以來及南北朝諸碑。泛濫唐宋。乃知隸楷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嘉興沈主事曾植謂先師書轉折多圓。六朝轉筆無圓者。先師以鄭文公證之。然由此觀六朝碑。悟方筆無筆不斷之法。畫必平長。又有波折。於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張孝廉裕釗。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意態通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先師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為圓。落必含蓄。以圓為方。故為銳筆而實留。故為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又得鄧頑伯楷法。蒼古質樸。蓋鄧頑伯生平寫史晨禮器最多。故筆之中鋒最厚。又臨南北碑最夥。故其氣息規模自然高古。夫精於篆者能豎。精於隸者能畫。精於行草者能點。能使轉熟。極於漢隸及晉魏之碑者。體裁胎息必古。於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純乎古體。張裕釗兼唐宋體裁而鑄冶之。尤集大成。是書論書法最詳。第一原書。第二尊碑。第三購碑。第四體變。



第五分變第六說分第七本漢第八傳衛第九寶
 南第十備魏第十一取隋第十二卑唐第十三體
 系第十四導源第十五十家第十六十六宗第十
 七碑品第十八碑評第十九餘論第二十執筆第
 二十一綴法第二十二學叙第二十三述學第二
 十四榜書第二十五行草第二十六千祿第二十
 七論書絕句嗚呼備矣此外尚有春秋郵十卷
 書與門弟子說學春秋之凡例戊戌之禍毀失
 上海大同書局後先師再提其要領界發凡例
 春秋者之入門公羊與孟子同義考國語原本
 今左傳從國語分今文易學今文詩學今文書學
 今文禮學禮類樂記注各上書記四卷戊戌時務
 言俄大彼得變法記丁酉十一月奉旨毀版八月
 大彼得變法考上下二卷丁酉十一月奉旨毀版
 政考十六卷戊戌正月奉旨毀版弱記六卷戊戌
 月抄呈八波蘭分滅記四卷戊戌七月奉旨毀版
 革命記四卷戊戌六月奉旨毀版戊戌奏稿宣統
 東光緒聖德記庚子正月奉旨毀版光緒聖政記
 我史即年政見書光緒壬寅官制考光緒壬寅
 質救國論光緒丙午金主幣救國論宣統庚戌
 財救國論不忍雜誌印度游記意大利游記丙午
 上海威尼士游記法國游記光緒丙午法國游記
 補滿的加羅國游記誌第九期內德國游記不忍

雜誌第九期未完補德國游記奧國游記英國游記比利
 時游記荷蘭游記瑞典游記丹麥游記那威游記
 美國游記墨西哥國志附突厥游記不忍雜誌內
 塞維游記不忍雜誌布加利牙游記不忍雜誌羅馬尼
 亞游記希臘游記不忍雜誌耶路薩冷游記埃及游
 記續印度游記楞伽游記不忍雜誌緬甸游記瓜哇游
 記日本雜記百國政教藝俗比較論十住記續十
 住記救亡論不忍雜誌共和政體論辛亥印共和論
 彙編中華救國論不忍雜誌廢省議不忍雜誌擬中
 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國會代議院選舉法案
 不忍雜誌哀烈錄內外名園記擬詔草一卷老子注
 少作民功議教學通議少作內外篇新民叢報滄
 如樓筆記畫鏡文鏡日本書目考戊戌八月庚子
 正月兩奉人身公法尙美法神明書諸天講萬木
 草堂所藏中國畫日記附名畫萬木草堂所藏百國
 古器圖畫記萬木草堂所藏書目記鶴歸亭不忍
 記不忍雜誌論說癸丑延香老屋詩集寫本電鑄
 東汗漫舫詩集寫本電鑄萬木草堂詩集寫本
 印于日明夷閣詩集寫本電鑄大庇閑詩集須
 彌雪亭詩集逍遙游齋詩集寥天室詩集避島詩
 集漪連詩集南蘭堂詩集憩園詩集納東海亭詩
 集鶴歸亭詩集美森院居幽詩集沁園六十自壽

詩一卷。戊午石印。應制文三卷。民國六年丁巳

於上海。

先師年五十九。先是各省督軍在徐州會議。公推張勳爲盟主。是年六月一日。以調停督軍團爲名。率師入京。陰挾異圖。佈置未周。於月之三十夜倉猝宣布復辟。先師先被邀來京。至是授爲弼德院副院長。并賞給頭品頂戴。着加恩在紫禁城內賞坐二品肩輿。其時先師主張虛君共和。張勳主張君主立憲。政見各異。遂受排擠。張勳本武人不諳政治。爲左右所挾持。遂致先師無可匡救。先是先師代草詔書。用虛君共和之意。定中華帝國之名。立開國民大會議。憲法選舉國會。其他融滿漢合新舊。免跪。免諱等詔。預草十餘。以備施行。竟置不用。先師乃持詔草面示醇王與近支王公世續等。皆願行虛君共和。并去大清國號。稱中華帝國。於皇室及國家之利害。譬說萬端。蓋先師歷游歐美。默察諸國政體。有善有不善。知之明而究之熟。深信君主獨裁之制不適於今日。法美共和之制又與吾國情不合。運用不靈。適以長亂意在保中國。兼保清室。與其他復辟派之意見固絕不同也。不幸所議不蒙采用。方冀伺機轉移。而七月八日段祺瑞馬廠誓師。大勢一變。張軍敗。張勳逃東。交民巷荷蘭兵營。先師亦避居美

使館之美森院。是年十二月。美公使施恩芮備專車派兵護先師出都。越年戊午。爲先師六秩正壽。自撰五言古詩。詳述身世。影印行世。是年三月。先師草共和平議一書。計五十篇。其要點一。求共和適得其反。而得帝制。二。求共和適得其反。而得專制。三。代議員絕非民意。四。中國即成共和之憲法。亦虛文而不能行。五。武人止有爲君主之翼戴。或自爲君主。而與民主相反。不相容。六。中國若行民主。雖有雄傑。亦必釀亂。而不能救國。七。中國若仍行民主。始於大分裂。漸成小分裂。終遂必亡。八。民國之兵止可自亂。九。民國之兵費必亡國。十。民國之官方只同盜妓。十一。民國之賢才必隱淪摧棄。十二。民國之政俗壞亂。人莫不厭之。憤之憂之。怒之。十三。民主能行於大國。只有一美。然美有特因。十四。美國共和之盛。而與中國七相反。無能取法。誤慕師之故致亂。先師自是常居上海。或往來杭州。踰年庚申五月初一日。先師遷葬勞太師母及弟廣仁於江蘇句容縣茅山。是年十一月。先師居滬。彙搜曩年舊著。關於尊孔。尊經。諸稿。命伯栢刊爲一冊。書中畧謂。今日祀孔廢拜跪。學校廢讀經。循是以往。恐禮教滅而六經亡。若社會人心不死。私家祀聖能行拜跪。私塾猶能讀



經尙能補救於萬一。他日禮失而求諸野、或賴此篇之存。其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畧曰：中國數千年皆歸往孔子、而尊爲教主。在昔專制之君主、以其無德無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國民、以神明聖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猶愈乎。故宜復崇天壇、改祈年殿或太和殿爲明堂、於冬至日祭天壇、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義之至也。禮之崇也、無與易之者也。其在天壇、明堂則總統率百官行禮、其在地方鄉邑則各立廟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學宮因文廟之舊、加上帝於中、而以孔子配之可也。聽立奉祀生、宣講遺經、民無男女、皆於來復日釋菜而敬禮焉。凡入廟禮天聖者、必行跪拜禮、以致其極恭盡敬。今之妄人、於祭謂孔聖亦行鞠躬耳、不知歐美人之廢他種跪拜、乃專施其敬於天主。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敬慢何爲也。學歐美而不敬其所出、只有顛倒、其猖狂可笑而已。否則留此膝以媚富貴人耶。其覆教育部書畧曰：自共和以來、百神廢祀、乃至上帝不報本。孔子停丁祭、天壇鞠爲茂草、文廟付之榛荆、鐘簴塵頓、絃歌息絕、神祖聖伏、禮壞樂崩、曹社鬼謀、秦廷天醉。嗚呼、中國數千年以來、未聞有茲大變也。頃乃聞部令行飭各直省州縣、令將孔廟學田充公、以充小學校經費。有斯異政、舉國惶駭。既已廢孔、小學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長成、未知

猶得爲中國人否也。抑或誤效法國之革命、舉教產以充公平。則彼新舊教爭、所毀者教皇之舊教耳。其敬奉者固在路德之新教也。其尊基督如故也。猶吾國昔逐荀子、鄭康成於文廟外、而尊孟子、程、朱云耳。於孔子無損也。今乃公然收文廟之祀田、則是直欲廢黜孔子矣。在諸公久停丁祭、不敬已久、寧在此舉。然貴部主持教化、名爲教育。教者、文行忠信、不知以何爲教。育者、果行育德、不知以何爲育。今中國猶是孔教也、四萬萬餘人其從耶教、佛教者不過數百萬、從回教者千數百萬而止矣。餘四萬萬殆猶是孔教也。假大部與諸公乃由外國入主中華、兵力強大、尙不敢犯四萬萬人之國教而收其祀田、況大部與諸公猶是中國人乎。以各國異教、暴主豪酋、謬挾強權、妄犯宗教、猶屬舉國之怒、合而叛之、大戰三十年。大部與諸公有幾何權力、乃能以數日之在位、而行萬國異教暴主所不敢行之事乎。幸今四萬萬國人未之知耳。又人服從於專制國下、未知歐國之例耳。又未審共和國之法耳。故大部行此巨變之政、犯全國之怒、尙能安然無事。倘如歐俗有此巨變、則國民咸操戈而起、與政府諸公從事、諸公數人能當數萬萬人之怒乎。故大部只能恪守數千年之舊章、無

更革祀典之權、更無收孔廟祭田之權。幸收回成命、不廢丁祭、保存祀田、則天下聞風、猶知嚮往、大教未墜、人心未死、中國猶有望也。云云。歲甲子、有逼清遜帝移宮之事。先師馳電當道以爭曰、優待條件係大清皇帝與民國臨時政府議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證、並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國、以昭大信、無異國際條約。今政府擅改條文、強令簽認、復挾兵搜宮、侮逐后妃、抄沒國寶、則內而憲法、外而條約、皆可立廢、尙能立國乎。越年乙丑、遜帝出居天津。先師由滬來觀、以進德修業、親賢遠佞、奏陳。既而漫游內地各省。游贛登廬山、宿僧寮、與老僧談因果事。游鄂登黃鶴樓、賦詩。游魯登泰山、謁孔林。又游豫、臨黃河而嘆、順道至洛、晤吳將軍佩孚。又游秦、訪咸陽故蹟、造古寺、觀摩唐經。游晉、登五台、禮文殊。游冀、過保定、觀蓮池書院。歸游吳、越、登茅山、省墓、止於三潭印月。至歲暮、乃歸滬。丙寅八月、先師重游京師。十四日出都、旋返滬、講學于天游學院。丁卯、先師年七十。二月五日、慶生朝畢、以居滬紛擾、於月之十三日赴青島。二十日得病、猶手書楹聯、分贈僕從。彌留前、擬賜壽謝恩摺千數百言、竟於夏歷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五時卒于青島寓舍。暫厝於李村象耳山。春秋七十。

原配張太夫人、副室何夫人、梁夫人。男三人、同龔、梁夫、同龔、何夫、同吉。梁夫人出、幼同龔配西林岑氏。女六人、同薇、同璧、張太夫人出、同復、同環、同俛、同令。梁夫、先師卒後數日、同令亦卒、年僅十二、附葬人出。先師墓側、同薇適順德麥仲華、同璧適寶安羅昌、同復適南海潘其璇。門弟子擬私諡曰仁忠、伯楨見聞淺陋、侍先師之日少、同學諸子又感離索、無從詳論、姑記大畧、以俟異時修史者采擇焉。

南海康先生傳跋

弟子述先生事、見聞較爲眞確、故能始末備舉、鉅細不遺。此書可作康先生年譜、並可爲一朝史鏡焉。

新城王樹枏跋

南海康先生本一代偉人、此文洋洋數萬言、綜述其學術志行、略無遺蘊。自首至尾、如一筆書、波瀾起伏、石破天驚、即以文論、亦古今有數之大文字也。南海身後得此、可以無憾、而作者亦可無愧於師門矣。三復循誦、莫名欽仰、謹識數語、以申慕忱。

桐城吳闓生跋

十生九死、百折不同、耿耿孤忠、老而彌篤、可謂能立之大丈夫矣。年屆從心、肅志以歿、痛哉痛哉。讀先生傳、因題數字。然先生於是爲不朽矣。

醴泉宋伯魯跋

此篇文則韓潮蘇海事則鉅細靡遺。記戊戌事者多矣。皆不得統系之紀載。此作絡脈分明。叙事翔實。可作維新史讀。傳之千秋。茲篇是賴矣。

常熟楊圻跋

南海康先生傳。爲其弟子張篁溪所著。皆事實。至沈痛。讀之泣下。此必傳之作。南海瞑矣。清史即據以爲本。與張忠武合傳。光宣朝列傳末一卷也。

滿洲金梁跋

戊辰二月

《南海康先生傳》



清儒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五

康有為 四

康南海傳

梁啟超 著

第一章 時勢與人物

文明弱之國人物少。文明盛之國人物多。雖然文明弱之國人物之資格易。文明盛之國人物之資格難。如何而後可以爲眞人物。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後。而社會之面目爲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

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崙。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兒。應時之人物也。瑪志尼。則先時之人物也。日本之西鄉木戶。大久保。應時之人物也。蕭生吉田。則先時之人物也。其爲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雖然。爲一身計。則與其爲先時之人物。誠不如爲應時之人物。爲社會計。則與其得千百應時之人物。無寧得一二先時之人物。何則。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既有時勢。何患無應時之英雄。然若無先此之英雄。則恐所謂時勢者。渺不可觀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先時者。無待者也。同爲人物。而難易高下判焉矣。由此言之。凡眞人物者。非爲一世人所譽。則必爲一世人所毀。非爲一世人所膜拜。則必爲一世人所踐踏。何以故。或順勢而爲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不能爲社會導者。非人物也。不敢與社會戰者。非人物也。然則其戰亦有勝敗乎。曰。無有。凡眞人物者。必得最後之戰勝者也。是故有早歲敗而晚年勝者焉。有及身敗而身後勝者焉。大抵其先時愈久者。則其激戰也愈甚。而其獲勝也愈遲。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人物者。不可不於此留意也。

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於宇內。無可疑也。雖然。其時機猶在數十年以後焉。故今日固無事破嵩也。無加布兒也。無西鄉木戶。大久保也。卽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無

所其補益於國家。故今日中國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時之人物而已。嗚呼。所望先時人物者。其已出現乎。其未出現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現之時哉。今後繼續出現者幾何人。吾不敢言。若其踴躍。宜於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當之。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爲本。其餘則皆枝葉焉耳。先時人物者。實過渡人物也。其精神專注於前途。以故其舉動或失於急激。其方畧或不適於用。常有不能爲諱者。南海先生吾師也。以吾而論。次其傳。後世或謂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可以供人捫拾之。而砥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誠爲舉國之所矚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爲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爲中國先時之人物哉。吾而不傳。曷貽來者。不揣愚陋。遂綴斯文。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時代

先生名有爲。字廣夏。號長素。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其先代爲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貽。講學於鄉。稱醇儒。祖父贊修。爲連州教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粵之士林咸宗仰焉。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懿修。當咸豐末葉。四海鼎沸之際。以一布衣辦七縣團練。境內肅謐。其後朝廷以三連官某某等充全粵團練大臣。假公謀私。氣驕熏灼。而懿修獨不肯以所屬置彼三人勢力範圍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敵之。資之持之。不能奪也。卒使其地確然成一自治團體。至今食其賜焉。蓋其剛健任事。不畏強禦之風。有自來矣。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於國難。先生其伯也。先生既孤。幼受教育於大父。每誦讀。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學既正。秉性尤厚。故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爲。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爲也者。先生之名有爲也。卽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氣矣。

吾粵之在中國。爲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惟禪宗六祖慧能。能爲佛家鉅子。風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

次則明代陳白沙、湛甘泉以講學鳴於時，然其學業之組織完善不及錢江，故王學出而陳學衰。逮於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陳倡革命，蹂躪天下之半，實爲吾粵人物最有關係於全國者。然其才略不敵湘淮，故竹軍興而洪軍亡。微乎渺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謂自先生始。

第三章 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先生以十九歲喪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門，受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柢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研究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書甚富。晚年以爲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來之中國，故當易簀之際，悉焚其稿。學者借焉。先生從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

九江卒後，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間盡讀中國之書，而其發明最多者爲史學，究心歷代掌故，一一考其變遷之跡，得失之林，下及考據詞章之學，當時風靡一世者，雖不屑屑，然以餘事及之，亦往往爲時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學，以程朱爲主，而間採陸王。先生則獨好陸王，以爲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習後進者，皆以此爲鰲鰲。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爲性理之學不徒在羈縻界，而必探本於靈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游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非，塊然無偶。內觀靈樞，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心者。殆如世尊起於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概。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是。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爲一大事出世之旨，以爲人相，我相，衆生相既一無所取，無所著，而猶現身於世界者，由性海渾圓，衆生一體，慈悲普度，無有已時。是故以智爲體，以悲爲用，不染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憫隱於他界，不如憫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縱橫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農、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

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二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其時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詣闕里，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荆襄之間，察其風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折江峽，如桂林，瞻昔山中所修養者，一案之經歷實驗，學乃益進。

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粵城。歲辛卯，於長興里設學舍。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粵，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識。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先生講學於粵凡四年，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鐘。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冀，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

後又講學於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長興。先生又以爲凡講學莫要於合羣，蓋以得智識交換之功，而發團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蹙，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網習，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其見忌嫉於當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敗後，遂開強學會於京師，一時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贊成焉。不數月，爲政府所禁。然自是學會之風徧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學者不復以此爲大戒矣。強學會之開也，余與其役。當時創議之人，皆贊此舉，而憚會之名號，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謂有其實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斷斷持之不肯遷就，余頗怪焉。先生曰：吾以辦此會者，非謂其必能成而有補於今時也，將以破數百年之網羅，而開後此之塗徑也。後卒如其言。先生之遠識、大膽、毅力、大率類是。乙未、丙申以後，先生所欲開學之風，漸漸萌芽浸潤於全國矣。

第四章 委身國事時代

先生經世之懷抱在大同，而其觀現在以審次第，則起點於愛國。先生論政之目的在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七五

民權而其授時勢以謀進步則注意於格致。自光緒十五年即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格致不達。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紀是也。自此以後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類上也如故。舉國俗流非笑之唾罵之或謂為熱中或斥為病狂先生若為不聞也者無所於撓鑽而不捨其結果也。為今上皇帝所知召對特拔遂有戊戌維新之事。

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動力以起其端由原動生反動力由反動力復生其反動力反反相衡動動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動力其氣魄雄厚其潮勢壯闊故生反動力最速而最劇僅百日間挫跌一無所存而反動力之雄厚壯闊亦與之相應其高潮之點極於圍匪之禍神京蹂躪朝列為空。今者反動力之反動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過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則戊戌之役為敗乎為成乎。君子曰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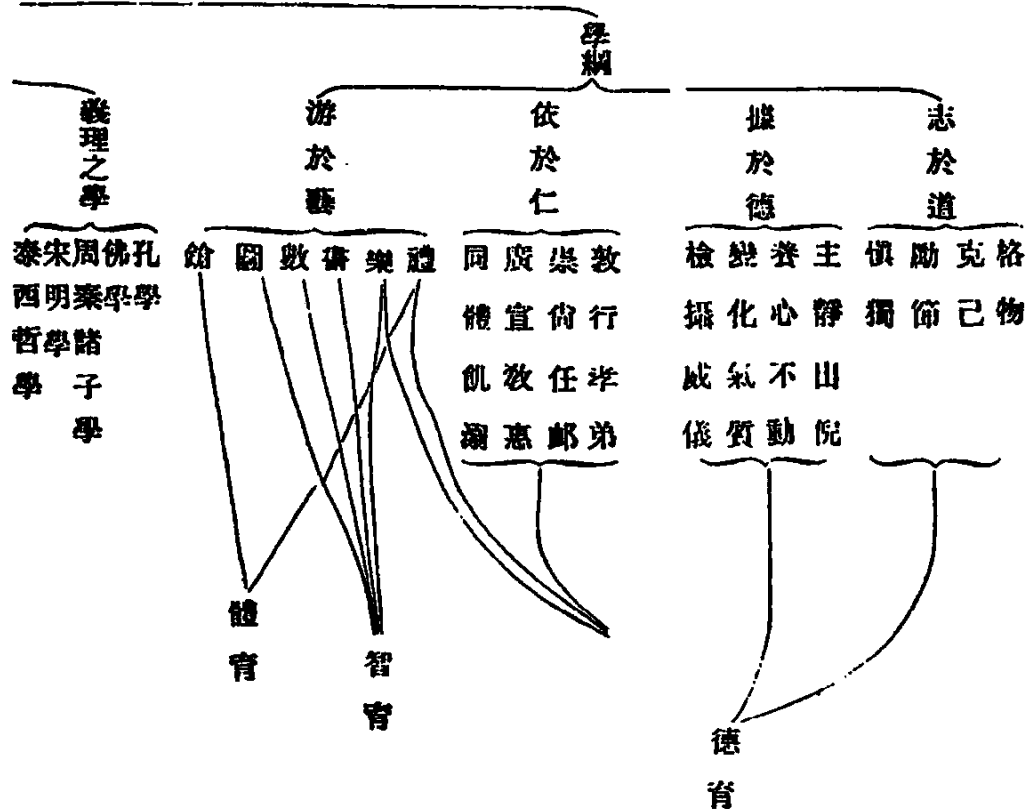
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則殊多缺點。殆猶大輪之僅有樞輪木植之始見萌芽也。當時舉國人士能知歐美政治大原者既無幾人且舉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動者亦未能游西域讀西書故其措置不能盡得其宜殆勢使然不足為諱也。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為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採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立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後之不改其也。此戊戌維新之真相也。吾雖不敢盡以此為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動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認而無異詞也。先生所以盡力於國家者於是為不薄矣。

致變以後先生之志不少衰復聯合海內外同志創一中國前此未有之大會以圖將來。及至去年漢口之難又一挫跌以至於今。而先生委身國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皆停頓焉。其此後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要之此新舊兩世紀之交中國政治界最有關係之人物誰乎吾敢應之而不疑曰康先生也。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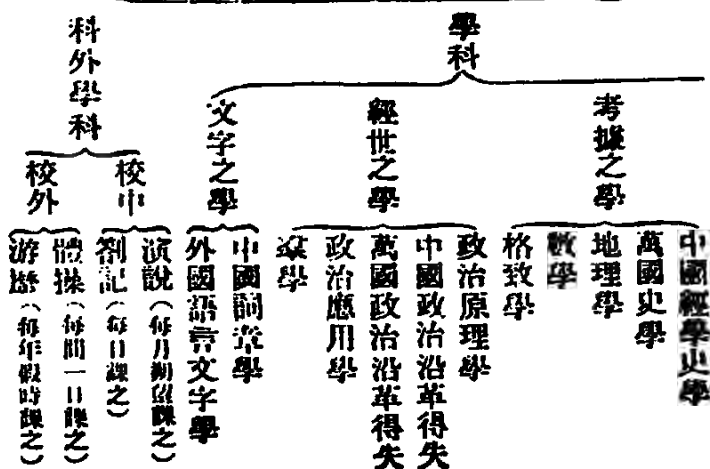
先生能為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為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家之資格。其品行方軌其威儀嚴整其授業也循循善

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盪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又常反覆說明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心悅而誠服。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未流之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肅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以故學者或不能受一見便引退。其能受者則終身奉之不變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蓋在於此。其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今案長興學記之綱領旨趣造一學表如下。





長興學記



由此觀之、先生教育大綱可知矣。至其學舍組織之體段、則先生自爲總教授、總監督、而立學生中三人或六人爲學長、分助各科。又舍中設有書藏儀器室、亦委一學生專司之、其規制如下

博文科學長(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課)
約禮科學長(主勸勉品行糾檢威儀)
干城科學長(主管理體操)

書藏庫監督(主管理圖書儀器)

凡學生入置一割記簿、每日各自記其內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繳呈之、先生爲之批評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養心	修身	接人	執事	讀書	時務

然則先生教育之組織、比諸東西各國之學校、其完備固多所未及。然當中國教育未興之前、無所憑藉、而自創之其心力、不亦偉乎。至其重精神、貴德育、善察中國歷史之習慣、對治中國社會之病源、則後有起者、皆不可不師其意也。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諸中國。但其最缺點者有一事、則國家主義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箇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諸今日之中國、未能操練國民、以戰勝於競爭界也。美猶有憾、吾不敢爲諱。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樞、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度衆生爲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爲生於中國、當先教中國。欲教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而利導之。又以爲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漫、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舉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爲第一著手。

先生者、孔教之馬丁路得也。其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約其大綱、則有六義。

- 一 孔教者、進步主義、非保守主義。
 - 二 孔教者、兼愛主義、非獨善主義。
 - 三 孔教者、世界主義、非國別主義。
 - 四 孔教者、平等主義、非尊制主義。
 - 五 孔教者、獨立主義、非異儒主義。
 - 六 孔教者、靈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 其從事於孔教復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學而明辯之、以撥雲霧而見青天。於是其料簡之次第、凡分三段階。

- 第一、排斥宋學、以其僅言孔子修己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也。
- 第二、排斥歐學(劉歆之學)、以其作偽、誣孔子、誤後世也。
- 第三、排斥荀學(荀卿之學)、以其僅傳孔子小康之統、不傳孔子大同之統也。

昔中國之言孔學者，皆以論語爲獨一無二之寶典。先生以爲論語雖孔門真傳，然出於門弟子所記載，各尊所聞，各明一義，不足以盡孔教之全體，故不可不推本於六經。六經皆孔子手定，然詩、書、禮、樂皆因前世所有而損益之，惟春秋則孔子自作焉。易則孔子繫辭焉，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於易與春秋。易爲靈魂界之書，春秋爲人間世之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於是乎在。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發明改制之義。以爲孔子感時俗之敝，思一革而新之，故進退千古，制定法律，以貽來者。春秋者，孔子所立憲法案也，所以導中國脫野蠻之域而進於文明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但孔子所處之時勢地位，既不能爲梭倫，亦不必爲盧梭，故託諸記事，立其符號，傳諸口說。其微言大義，則在公羊、穀梁二傳，及春秋繁露等書。其有未備者，可推甲以知乙，舉一以反三也。先生乃著孔子改制考，以大暢斯旨。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一段。

次則論三世之義。春秋之例，分十二公爲三世，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據亂，升平亦謂之小康，太平亦謂之大同。其義與禮運所傳相表裏焉。小康爲國別主義，大同爲世界主義。小康爲舊制主義，大同爲平等主義。凡世界非經過小康之級，則不能進至大同。而既經過小康之級，又不可以不進至大同。孔子立小康義以治現在之世界，立大同義以治將來之世界。所謂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也。小康之義，門弟子皆受之，而荀卿一派爲最盛，傳於兩漢，立於學官，及劉歆竄入古文經，而荀學之統亦繁矣。宋元明儒者別發性理，稍脫劉歆之範圍，而皆不出於荀學之一小支。大同之學，門弟子受之者蓋寡。子游、孟子頗得其遺，然其統中絕，至本朝黃梨洲稍窺一斑焉。先生乃著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等書，以發明孔子之真意。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二段。

若夫大易，則所謂以元統天，天人相與之學也。孔子之教育，與佛說華嚴宗相同。衆生同原於性海，含衆生亦無性海。世界原具含於法界，含世界亦無法界。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間事，而少言出世間事。以世間與出世間非一非二也。雖然，亦有本焉。爲尋常根性人說法，則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當予以無上之智慧，乃能發其無上之願力。故孔子繫易，以明魂學，使人知區區軀殼不過偶然幻現於世間，

無可愛惜，無可留戀。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先生乃撰著大易微言一卷，然今猶未成，不過講學時常授其口說而已。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三段。

此外，先生所著書，關於孔教者，尚有教學通議一書，爲少年之作，今已棄去。有新學僞經考，出世最早。有春秋公羊傳注，孟子大義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禮運注，大學注，中庸注等書，皆未公於世。

以上先生發明孔教之大略也。吾自從學以來，悉受斯義，及今既閱十餘年，驚心末學，久缺研究，而瀏覽泰西學說以後，所受者頗繁雜，自有所別擇。於先生前者考案各義，蓋不能無異同。要之，先生目光之炯遠，思想之銳入，氣魄之闔雄，能於數千年後，以一人而發先聖久墜之精神，爲我中國國教放一大大光明，斯不獨吾之所心悅誠服，實此後中國教學界所永不能沒者也。

先生於佛教尤爲受用者也。先生由陽明學以入佛學，故最得力於禪宗，而以華嚴宗爲歸宿焉。其爲學也，即心是佛，無得無證，以故不耽淨土，不畏地獄。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獄。非惟常住也，又常樂地獄。所謂歷無量劫，行菩薩行是也。以故日以救國救民爲事，以爲舍此外更無佛法。然其所以立於五濁擾攘之界，而不爲所動者，有一術焉。曰常惺惺，曰不昧因果，故每遇極逆困苦之境，輒自提醒曰：吾發願固當如是，吾本素樂而就苦，本舍淨土而住地獄，本爲衆生迷惑煩惱，故入此世以拯之。吾但常懸衆生之未覺，吾但當求法力之精進，吾何爲嘆悲，吾何爲退轉。以此自課，神明俱泰，勇猛益加。先生之修養，實在於是。先生之受用，實在於是。

先生於耶教亦獨有所見。以爲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間世之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教衆生最有效果焉。佛氏所謂不二法門也。雖然，先生之布教於中國也，專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棄，實民俗歷史之關係，不得不然也。

先生所以效力於國民者，以宗教事業爲最偉。其所以得勝於天下者，亦以宗教事業爲最多。蓋中國思想之自由，閉塞者已數千年，稍有異論，不曰非聖無法，則曰大逆不道，即萬國前車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瘐死獄中，而馬丁路得所以對簿法廷也。

以先生之多識淹博，非不能曲學阿世，以博歡迎於一時，但以爲不狹開此自由思想之藩籬，則中國終不可得救，所以毅然與二千年之學者，四萬萬之時流，決戰也。嗚呼！此先生所以爲先生歟。泰西歷史家論近世政治學術之進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業爲一切之原動力乎？後有識者，必能論定此公案也。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學

先生者，天稟之哲學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無所遺漏，無所襲取，以自成一派之哲學，而往往與泰西諸哲相間合，得不謂理想界之人傑哉。今就其略叙其二。

(一) 先生之哲學，博愛派哲學也。先生之論理，以仁字爲唯一之宗旨。以爲世界之所以立，衆生之所以生，家國之所以存，禮義之所以起，無一不本於仁。苟無愛力，則乾坤應時而滅矣。是故果之核謂之仁，無仁則根幹不能茁，枝葉不能茂，手足麻木者謂之不仁。衆生之在法界，猶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愛，則謂之不仁，與一體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則由一體可以爲團體，由團體可以爲大團體，由大團體如是，偏於法界，不難矣。故慈仁以爲德，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倫理、之政治、之學術，乃至一人之言論、行事，凡合於此者謂之善，不合於此者謂之惡。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穌也。其立教之條目不同，而其以仁爲主則一也。以故當博愛、當平等、人類皆同胞，而一國更不必論，而所親更不必論。故先生之論政、論學，皆發於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救國、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己，如左手有痛癢，右手從而撫之也。不然者，則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其哲學之大本，蓋在於此。

(二) 先生之哲學，主樂派哲學也。凡仁必相愛，相愛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惡。人之所欲者何？曰樂是也。先生以爲快樂者，衆生究竟之目的。凡爲樂者，固以求樂，凡爲苦者亦以求樂也。耶教之殺身流血，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天國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絕俗，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樂也。即不欲天國，不愛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欲不愛爲樂也。是固樂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爲人間世有形之樂，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樂者，良宗教，良學問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使全國人民皆樂者，良政治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而其人民得樂之數之多寡，及其樂之大小，則爲良否之差率。

故各國政體之等級千差萬別，而其最良之制可得而懸指也。墨子之非樂，此墨子所以不成爲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樂，則宗教可無設也。而先生之言樂，與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義，謂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異。先生之論，凡常人樂凡俗之樂，而大人不可不樂高尚之樂。使人皆安於俗樂，則世界之大樂，眞樂者終不可得。夫所謂高尚之樂者何也？即常自苦以樂人是也。以故其自治及教學者，恒以樂天知命爲宗旨。嘗言曰：凡聖賢豪傑之救世任事，亦不過自繼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視救世任事如縱欲，然後可謂之至誠，可謂之眞人物。是先生哲學之要領，無論律人、律己、入世、間出世間，皆以此爲最終之目的，首尾相應，盛水不漏者也。

(三) 先生之哲學，進化派哲學也。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古時，日趨而日下。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自創意，愈進化學者，以此爲嚆矢焉。先生於中國史學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爲中國始於夏禹，其所傳堯舜文明事業，皆孔子所託以明繼，懸一至善之範，以爲太平世之倒影現象而已。又以爲世界既進步之後，則斷無復行退步之理。即有時爲外界別種阻力之所遏，亦不過停頓不進耳，更無復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義主於循環。春秋尊據亂、升平、太平，其義主於進化。二義正相反對，而先生則一主後脫焉。又言中國數千年政治雖不進化，而社會甚進化。政治不進化者，專制政體爲之梗也。社會進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發達也。先生於是推進化之理，以爲必有極樂世界在於他日，而思想所極，遂衍爲大同學說。

(四) 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雖然爲政治上之一潛勢力。先生未嘗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間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語。其文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寡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先生演繹此義，以組織所謂大同學說者，其理想甚密，其條段甚繁。以此區區小篇，勢不能盡其繁蘊，今惟提其大綱，先列一表如下。

大同學說

- (第一) 原理
 - (甲) 理想之國家
 - (一) 國家與人民之關係
 - (二) 萬國相互之關係
 - (三) 萬國相互之關係
 - (四) 夫婦之關係
 - (乙) 理想之家族
 - (丙) 理想之社會
- (第二) 世界的理想
 - (丁) 世間之法界
 - (戊) 出世間之法界
- (第三) 法界的理想

(第四) 理想與現在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

(第一) 原理 先生哲學之主綱，既以求人類全體之最大快樂為目的，乃以為雖求其樂，當先去其苦。欲去其苦，當先尋其致苦之源。於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觀察世界各種社會，條別其苦惱之種類，與其所從出，今略舉其數如下。

苦惱

- 特別之苦
 - (一) 夭折之苦
 - (二) 廢疾之苦
 - (三) 鰥寡孤獨之苦
 - (四) 奴隸之苦
 - (五) 婦女之苦
 - (六) 天然界之苦
 - (一) 如瘟疫水旱等類
 - (二) 野蠻社會尤多
 - (七) 戰爭亂離之苦
 - (一) 兩國相戰
 - (二) 本國內亂
 - (三) 不自由之苦
 - (一) 政府壓制
 - (二) 家族壓制
 - (四) 牽累之苦
 - (一) 家族
 - (二) 牽累
 - (五) 相處不睦之苦
 - (一) 家族
 - (二) 聯合
 - (六) 弱不能與人平等之苦
 - (一) 雖非奴隸雖非婦女亦常不得平等
 - (七) 貧無樂之苦
 - (八) 交通不便之苦
 - (九) 勞作之苦
 - (十) 不得學問之苦
 - (十一) 不得名譽之苦
 - (一) 己身
 - (二) 本家

- (十二) 愛戀之苦
- (十三) 仇敵之苦
- (十四) 疾病之苦
- (十五) 老病之苦
- (十六) 死之苦
- (十七) 諸凡求而不能得，雖而不能去者之苦

既察種種苦惱相，而求其所自出，不外三端：一曰天生，二曰人為，三曰自作。又總三者而求其最大之根源，曰妄生分別。於是乎講普救之術，曰天生之苦惱，人智日開，藝術日精，則可以勝之。人為之苦惱，公德日進，政事日修，則可以勝之。自作之苦惱，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則可以勝之。而其總根源既在分別，則其對治之總方法，厥惟大同。

大同根據之原理，以為衆生本一性海，人類皆為同胞，由妄生分別相故，故惟願己之樂，而不顧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報復不已，而苦惱之世界成焉。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羣私其羣，國私其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一切苦惱，永無窮極。欲治其本，不可不以宗教精神為歸宿，而其下手之方法，不可不務國家改良，家族改良，社會改良。蓋先生之為此學說，非徒欲施之一國，而將以施之天下。又非欲行之於現在，而欲行之於將來。實而言之，則其博愛主義，進化之三大主義所發出之條段也。

(第二) 世界的理想

(甲) 理想之國家 先生謂所貴乎有政府者，謂其為人民謀公益之一公局也。故苟背此目的者，則不得認為政府。苟不盡此責任者，亦不得認為政府。雖然，先生所謂政府責任者，其範圍頗廣大。主張干涉主義，以為民間一切教養之事務，政府不可不經理之，指導之。其外形乃有似希臘之斯巴達國政體，但其責任，政府則一由人民公舉，採萬國制度而改良焉。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惟一政府所轄之境域，必不可過大。如中國十八行省之地，最少亦須分為四五十政府，各因其風俗之程度以施政，初時不必齊等，久乃歸於大同。至於萬國相互之關係，先生以為各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最為文明進步之害。故第一須破國界，凡各大國向來統治

於一總政府之下者、宜聽其人民自治、分爲若干對等之小國、略如美國聯邦、瑞士聯邦之例。合全球無數之小政府爲獨一之大聯邦、而爲總憲法以樞紐之。但此憲法與各小政府之憲法異。小政府之憲法務極繁、大聯邦之憲法務極簡。聯邦既成、則兵燹廢、但有警察、而無海陸軍、禮運所謂講信修睦也。此義西人發之者固甚多、今後數百年間亦斷不能行、而其爲天下之公理、爲將來世界所必至、蓋不可疑也。

(乙)理想之家族 先生以爲尋常一般苦惱、起於家族者居大半。今日中國無論何人、問其家事、必有許多難言者。雖其外強爲熙熙融融、然其中非含隱戾不平之氣、即蓄愁鬱不堪之象、此何故也。其一、凡人性質之不相同、如其面焉、強合數羣、或至數十羣、使處於一室、其魂不相洽、而其體不能相離、故悍者勃然鬬爭、柔者抑鬱疾瘵。其二、一家之中、分利者衆、生利者寡、婦女無論矣、孩童無論矣、即壯歲之子弟、亦常復仰食於父兄。故家長爲一家之人所累、終歲動動、而積不足自給。一家之人亦爲家長所累、半生壓制、而終不得自由。以此兩端、故凡有家者無不苦、萬國皆然、而中國爲尤甚也。然則家者、煩惱之根也。故既破國界、不可不破家界。破家界之道奈何。凡子女之初生也、即養之於政府所立育嬰院、凡教養之責、皆政府任之、爲父母者不與聞。故凡人一出世、即爲公民、爲國家之所有、爲世界之所有、父母不得而私也。父母之恩不在有生、而在於養、故受育膝下、三年免懷、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則義不可不以報、不孝者罪無赦焉。若夫養育於國家、則報國家之恩、重於父母、其天性厚者竭誠奉養焉、固可貴也、即不能然、亦不責也。雖然、猶有一義焉。凡人之養子、大率爲晚年侍養之計者多、若爾爾、則老者不其殆乎。曰、凡人之既成年也、受各種教育、因其性之所近、使之執事、爲社會盡責任者若干年、及其老而衰也、則入於政府之公立養老院、盡養以終其餘年、是又社會之報各人也。記有之、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如是、則老者無殆也。禮運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是使人人皆獨立於世界之上、不受他之牽累、而常得非常最大之自由也。若夫夫婦之間、則以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爲第一要義、政府一切不干涉、而惟限其年。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則所嚴禁也。此義也、西人固已實行之。

案、先生所言親子之關係、似甚嚴肅、雖然、不過其理想如是耳。凡行一制度、必與

他制度相持而成。若行甲而遺乙、行乙而遺甲、是不可謂之制度也。故此等關係、到大同之後、勢固不得不行。若在今日、萬不能以爲藉口者也。先生說教、最重報恩、常言佛法出家、於報親之義大有缺點焉。既有家、則不可不愛家。既受父母之教養、則不可不孝父母。故先生事母以孝聞、學者勿誤會此言以自取罪也。

(丙)理想之社會 前所理想之國家、實無國家也。理想之家族、實無家族也。無國家、無家族、則奈何以國家、家族盡融納於社會而已。故曰、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故其一切條理、皆在於社會改良。今試舉其特色者、略條論之。

(A)進種改良 欲造大同之世界、不可不使人類有可以爲大同公民之資格、故進種改良爲最要焉。此事固甚難、然亦非不可致。用人事淘汰之法、需以日月、則人類必可以日進。先生之議、以爲女子平日當受完全之教育、不待言矣、而又必定市廛鄉宅之地、使各有別、凡居室不許在城市工場塵濁之地、使其有清淑之氣、而政府又別置各種旅館於山水明秀之諸地、以爲士女行樂之所、其時人必樂居、各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氣、及婦人之有身也、即入公立之胎教院、其院尤必擇勝地、院內結構精雅、陶養性情之具無不備、有名醫以司理其飲食、調節其運動、有名師間日演說、以薰善其德性。他日胎教之學日精一日、則人種自日進一日。又凡廢疾者、有腦病者、肺病者、又曾犯某某類之重罪者、若經名醫認其有遺傳惡種之患、則由公同飲以止產藥、無俾育茲稂莠、如是則種必日良矣。

(B)育嬰及幼稚教育 育嬰之事、必由公同、父母不得與聞。固由破家族之累、亦因養子之學非人人盡能、不如專門名家之爲愈也。公家立育嬰院、與胎教院相連、孩童一生、即移斯院、院內保母皆專門此學、終身以之。兩三歲後、移於幼稚園、受幼稚教育。(C)教育平等 欲使人類備大同之人格、則教育爲第一義矣。自六歲至二十歲、皆爲受教育之時期、無論何人、皆當一律。今各國惟小學年度必須受學、著爲法令、其中學高等學以上、則任人自由。蓋子弟爲父母所有、其父母境遇不同、無能強也。若大同之制、則世界自教、其後進凡任公家教育之職者、皆有全權以主持之、必不可使有畸輕畸重。如是久之、則人類之智德可以漸臻平等矣。凡自二十歲以前一切舉動、皆受先賢所監督、分毫不許自由。



清儒碑傳集

(D)職業普及 二十歲後教育期已滿，則直屬於政府為公民，一切自由，其執何職業，政府雖不得干預之，然若有不得職業者，則謀為位置，實在政府。政府當多所興作，使民得便，與民同樂。但其人非稚，非老，非廢疾，而不執業，坐食分利者，則政府罰之。

(E)勞作時刻減少 近世最大問題，勞作社會問題也。類年以來，工價壓抑，時刻壓減，實為進化之一大現象。雖然，不過萌芽耳。物價學日進步，工藝機器發明日多，則人類勞作之力愈可節省。及大同時，必有每日只需操數刻之工，而所出物產百倍於今日，所受薪金十倍於今日者。除此數刻之外，則皆為行樂之時，照照春遊，其樂只且。

(F)說教 每來復日必說教，一如今日之泰西政府有教院，會通羣教，而擇一最良之德育方案。然各教會之設立，及各人之信何教，皆許自由也。

(G)衛生 凡公衆衛生之事，常以全力使之進步。民間築室，政府皆檢定之。其有病者，則入公立養病院。

(H)養病 公家立養病院，兼名醫藥，兼專門之看護婦。有病者經醫生認可，謂為當入病院則入之。醫藥、飲食皆取給於公。貧病疾院亦附屬於養病院。惟養病孤獨院則無之，大同之世無孤獨院也。

(I)養老 公家必立養老院者，非徒若中國舊設敬老引年之意云爾。蓋基於社會報德之原理焉。人自二十一歲以後，即出於社會，操種種之職業，為公衆服務，有助於進步者不少。既已勤劬數十年，則社會宜有以報之，故養老之典最重。公設此院，務極宏敞，起居飲食，務極精良。其中又分特別、普通二者。特別院，凡有功德在民，曾受公賞者居之。當令天下第一娛樂之地無出其右。普通院則尋常老人居之，其體制亦較尋常居宅有加焉。其自有府第，不入公院者亦聽。

(J)土地歸公 政府直轄之事業如此其多，則其費浩繁，將何所出，勢固不可不仍取於民。然租稅重，名目繁，則民且滋不便。於是略仿井田之意，凡地球之土地皆歸公有，民不得私名田。政府量其地能出之富力幾何，隨時定其率，約十而稅一，惟此一稅，他皆除之。

多、百務畢舉。

(L)遺產處置 其次則各人遺產例以一半歸公，其餘則聽本人處置，或贈知交，或贈公家。

(M)獎厲名實 大同之世，人爵不榮。雖然，有功德於民者，則社會宜表敬謝之意，以旌其美，且勸後人，是亦不可廢也。彼時獎厲之格，惟有兩途，一獎厲知識，二獎厲慈善。即不外智人、仁人二位而已。有國政府一小之智人，仁人，有天下之大智人，大仁人。凡能著新書，發明新理，制新器者，皆謂之智人。仁人之種類頗繁，如任政府而盡瘁有大功者，為教師能感化多人者，醫生之名家者，及捐私財以行公善者，皆稱焉。又有普通之仁人，如育嬰院之保母，小學校之教師，在職若干年者，院長考其勞績，加徽號焉。養病院、養老院之看護人，在職若干年者，由病人、老人出具考語，加徽號焉。凡此等智人、仁人，皆受社會特別之優待，政府常予以加等權利，以酬其勞。及其入養老院也，亦處於特別院。

又養老院、養病院之看護人，除自願專門名家久於其職者外，凡男女二十歲卒業學校後，必須充當此役一年，如現世各國，凡國民皆須有當兵之義務，不過彼則殘殺事業，此則慈善事業耳。凡在此一年中，被老人、病人加以劣考語者，則政府剝減其終身之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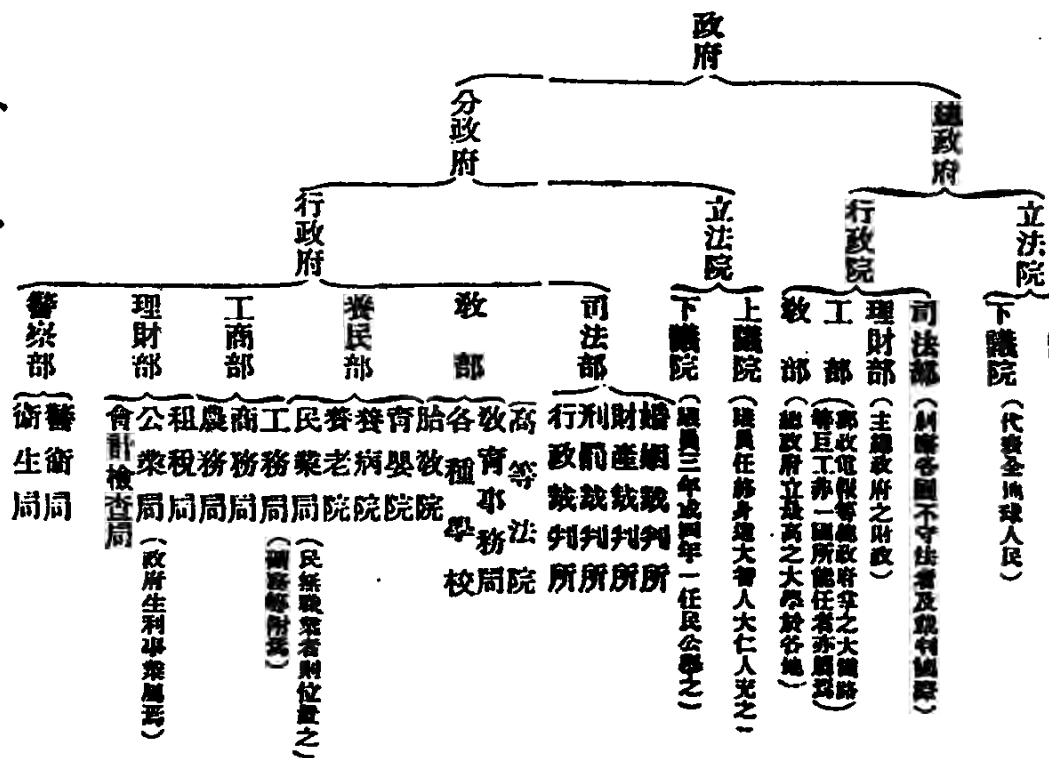
附獎厲生育 大同之世，有一事甚可慮者，則婦人不願生子是也。人人獨立，生子無私利於己，而惟受其苦痛，離則樂之。若爾，則人道幾乎息矣，故不可不立特別之優獎，以為生子者勸。何也？生子者為將來世界永續文明之大原，其功德固不淺，公家酬其勞，不亦宜乎。

(N)刑罰 大同之世，幾刑措矣。雖然，人與人相處，固有未能盡免者焉。而大同世又有特別之律二條，一曰無業之罰，政府既多興事業，以惠人民之衆，則有無業者，二曰墮胎之罰是也。凡所用刑罰，惟有苦工，餘皆廢之。

(O)男女同權 今泰西女權雖漸昌，然去實際猶遠。即如參政權一事，各國之婦女有權投票者，不過美國及澳洲間有一二州耳，餘皆無聞。自餘各事，無一能平等者，若東方更不必論矣。大同之世，最重人權，苟名為人，權利斯等。



若合以上各端、設理想的大同政府、則其官制大畧如左。



以上各條，畧舉大概，至其條理之分目，及其每條所根據之理論，非數十萬言不能盡也。先生現未有成書，而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說，近者又專馳心於國家主義，久不復記憶，故遺忘十而八九。此固不足以盡先生之理想，雖然，所述者則皆先生之言，而略不

敢以近日所涉獵西籍附會緣飾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歐美或不足爲奇、而吾獨怪乎先生未讀一西書、而冥心孤往、獨闢新境、其規模如此其宏遠、其理論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贊嘆曰、偉人哉、偉人哉。

(第三)法界的理想

(丁)世間之法界 先生此種理想、既因非承中國古書、又非勦襲泰西今籍、然則亦有所憑藉乎。曰、有何憑藉。曰、藉佛學。先生之於佛學也、純得力大乘、而以華嚴宗爲歸。華嚴奧義、在於法界究竟圓滿極樂。先生乃求其何者爲圓滿、何者爲極樂、以爲乘世界而尋法界、必不得爲圓滿、在世苦而出世樂、必不得爲極樂、故務於世間造法界焉。又以爲軀殼雖屬小事、如幻如泡、然爲靈魂所寄、故不度軀殼、則靈魂常爲所困。若使軀殼無缺憾、則解脫進步、事半功倍。以是原本佛說、舍世界外無法界一語、以專肆力於造世界。先生常言、孔教者、佛法之華嚴宗也。何以故、以其專言世界、不言法界莊嚴。世界卽所以莊嚴法界也。佛言、當令一切衆生皆成佛。夫衆生根器旣已不齊、而所處之境遇、所受之教育、又千差萬別、欲使之悉成佛、難矣。先生以爲衆生固不易言、若其已受人身者、能使之處同等之境遇、受同等之教育、則其根器亦漸次平等、可以同時悉成佛道。此所以苦思力索而冥造此大同之制也。若其實行、則世間與法界豈其遠哉。

(戊)出世間之法界 前表所列諸苦惱，若大同制行，則悉消滅矣。而所餘者猶有一焉，曰死之苦是也。然則專習世間法而不習出世法，亦不足爲圓滿。故先生之哲學，以靈魂爲歸宿，使人知身雖滅而有不滅者存。先生以爲佛法之必出家，固非得已。雖然，在往今之世界而勸人出家，其義理之不完有正多者。夫度人出家，爲使其人去苦而得樂也。然一人樂矣，而其一家之苦頓增，衆生平等若此，則何其偏毗乎。且佛法最重報恩，父母鞠之育之，罔極劬勞，一旦棄去，其何爲心。此所以世間法與出世法常不相容也。若大同制行，則人人無家，不出自出，如是乃可習出世法。然先生以爲雖大同之後，猶當立律以制限之，非至四十歲以外者，不許離世務也。何也，以其曾受社會教養二十年，則有當爲社會做事二十年之義務，以相償報恩之義則然也。但人人既享世俗之樂，則又當知器世虛假，軀殼無常，勇猛精進，竿頭一步，齧破分別相，以入於所謂

永生長樂之法界者，是則先生之志也。人智日進，真理日明，大同之後，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第四)理想與現在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 然則此理想與現世之實際，不悉相衝突乎？且將由何道以達之乎？先生以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春秋三世可以同時並行，或此地據亂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義取漸進，更無衝突。凡法律務適宜於其地與其時，苟其適宜，必能使其人日以發達，愈發達愈改良，遂至止於至善。故不可以大同之法為是，小康之法為非也。猶佛言大乘，不廢小乘也。先生教學者常言：「思必出位，論語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窮天地之變，行必素位，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所以應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窮於極大極遠，其行事恒窮乎極小極近，以是為調和，以是為次第。

第八章 應南海之中國政策

先生固以行大同，救天下為最終之目的，但以為吾所最親者中國也。今日眾生受苦最深者中國也，人民居地球三之一者中國也，於是乎內觀實政，以救中國為下手之第一段。戊戌夏秋之間，雖實政三月，然百事掣肘，所志不能行萬一。今略述其所懷抱之政策如下。

(第一) 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為首。知之者雖多，而行之者殆首先生。然其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以為中國積數千年之習慣，且民志未開，驟予以權，固自不易。況以君權積久如許之勢力，苟得賢君相因而用之，風行雷厲，以治百事，必有事半功倍者。故先生之議，謂當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則期期以為不可。蓋獨有所見，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第二) 近年聯漢撲滿之議頗行。先生以為聯生此界，是使中國分裂，而授外國以漁人之利也。苟使能去專制之秕政，進人民之公益，則漢人自居國民之大多數，兩利俱存，何必仇滿。

(第三) 近世多有倡各省獨立之說。先生以為中國自秦以來，數千年皆統一之歷史。蓋地理上、人種上、習慣上有不得不然者也。雖欲分之，必不可得分，徒取糜爛，且生外憂。

(第四) 先生以為欲維新中國，必以立憲法，改官制，定權限為第一義。以今日之法，以今日之官，雖日下一上諭，雖維新，無益也。其所謂改官制者，條理甚繁，不能具述。所謂定權限者，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也。

(第五) 先生雖極力各省獨立，而最重地方自治，以為中國議會萬不能速立，而地方議會不可不早開。因數千年來自治之習慣，其事甚順，且使民練習政務，為將來參政之基也。

(第六) 先生以為今日中國分省太大，宜縮小之，約以今一道為一省，置議會焉。直隸為中央政府，一道中各成一小政府之形。

(第七) 先生謂中國當以工商為國是，以天產之富，工價之廉，而其人精於商務，若天授焉。苟以政府之力獎勵之，扶助之，上下一心，同此目的，不十年而中國之雄甲天下。

(第八) 先生謂宜立教務部，以提倡孔教，非以此為他教敵也。統一國民之精神於是在乎。今日未到智慧平等之世，則宗教萬不可缺。諸教雖各有所長，然按歷史，因民性，必當以孔教治中國。

(第九) 先生謂內治稍有端緒，當經營西北，移民實蒙古、新疆、西藏，闢其富源，一以紓東南人滿之憂，二以為爭雄歐西之基。

(第十) 先生謂當留意殖民事業。今南洋一帶，華民居百分之九十九，但使能在地得參政權，則我國民之發達不可思議矣。又南美洲巴西各地，地廣人稀，頗欲招華工，政府宜以實力速行之，勸導之，保護之，將來可立新中國於西半球。

(第十一) 先生以為今日中國無取多兵。何也？若能立憲法，改官制，行真維新，則內亂必不生，無取兵也。泰西各國，事務商榮，咸賴平和，苟外交無失，內治日興，雖則開釁，亦無取兵也。故以養兵之費興學勸工，為得策矣。

(第十二) 先生以為維新十年或二十年後，民強國富，則可從事於兵。兵既成，號召英德美日，以擴張俄，一戰而霸，則地球大同之幕開矣。

此其大概也。至如重教育、廣鐵路、興警察等事，雖其所常言，然人多知之，且或已行之，故不及焉。先生之政策，與余所見有同者，有異者，故不置論其是非得失，惟臚列之以

供當世之評議採擇云爾。

第九章 人物及其價值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一尊蔽之、則先生者先時之人物也。如難之鳴先於羣動、如長庚之出先於羣星、故人多不聞之、不見之。且其性質亦有實不宜於現時者、以故動輒得咎、舉國皆敵、無他、出世太早而已。

大刀闊斧開闢事業、此先生所最長也。其所為之事、至今未有一成者、然常開人之所不敢開、每做一事、能為後人生出許多事、無論為原動力、為反動力、要使之由靜而之動者、先生也。先生者實最冒險、最好動之人也。曾有甲乙二人論戊戌維新事、乙曰：康有為亦尋常人耳、其所建白、吾皆能知之能行之。甲曰：然則君何為不為。乙曰：難也。甲曰：知其難而為之、此康有為所以為康有為也。可謂知言。

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搖動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錄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羣山皆其僕從之概。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或非無因耶。然人有短長、而短即在長之中、長即在短之內。先生所以不畏疑難、剛健果決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為之也。蓋受用於佛學者深矣。

先生任事不擇小大。常言事無小大、惟在比較。與大千世界諸星諸天比、何者非小。與血輪微蟲鬼蜮芥子比、何者非大。謂有小大者、妄生分別耳。故但遇一事、有觸動其不忍人之心者、即注全力以為之、雖費勞甚多、而結果甚少、不惜也。其半身為阻力所圍繞、蓋自好為之也。

先生腦筋最敏、讀一帶過目成誦、論一事片言而決。凡事物之達於其前者、立剖析之、釐然秩然、雖或有不悉當者、然皆為自達其目的之助也。

先生之達觀、真不可及也。聚位而行、順受其正、是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語。又以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此衆生、故遇患難、遇窮困皆謂為我所應有、必如是、乃盡吾責任也。雖日日憂國憂天下、然於身世之間、常泰然也。

先生為進步主義之人、夫人而知之。雖然、彼又富於保守性質之人也、愛國最重、戀舊

最切、故於古金石好之、古書精好之、古器物好之。篤於故舊、厚於鄉情、其於中國思想界也、諄諄以保存國粹為言。蓋先生之學、以歷史為根柢、其外貌似急進派、其精神實漸進派也。吾知自今以往、新學小生必愈益笑先生為守舊矣。雖然、苟如是、是中國之福也。

要之、世人無論如何詆先生、罪先生、敵先生、而先生固衆目之的也、現今之原動力也、將來之導師也。無論其他日所成就或更大與否、即以今論、則於中國政治史、世界哲學史必能占一極重要之位置、吾敢斷言也。雖然、此非先生之所期也。先生惟乘願而來、隨遇而行、率其不忍人之心、做一事算一事、盡一分算一分而已。願吾中國不忠無將來百千萬億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而不可無前此一自信家、冒險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吾安得不注萬斛之熱血、為中國、為衆生表感謝也。海天萬里、先生自愛。

英國名相克林威爾當爾某其其丁曰：PAINTMEASIAN。蓋惡畫師之誤已、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世傳為笑談。吾為康南海傳無他長、惟自信不至為克林威爾所嘲。凡起草四千八百八十八分點鐘傳成。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梁啟超記於日本橫濱山椒之飲冰室。

（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附錄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七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六

汪康年 江標 吳汝綸 吳汝純 劉元亮 陳慶年

徐仁鑄 葉德輝 宋恕 汪兆鏞

汪穉卿先生墓誌銘

林紓

嗚呼吾友錢塘汪穉卿先生沒六年矣丙辰夏其弟詒年以書至京師請余銘其墓余感先生慷慨大節不竟其志事爲可悲也因爲誌之先生諱康年穉卿其字也晚年復自號曰恢伯謂灰心時事也父養雲公母關夫人大母關太夫人晚年得先生甚喜願生甫涉月洪楊兵入杭州遂避地于湖州之新市道長英博驚其長老養雲公以知縣需次卒于嶺南先生已補博士弟子員除喪以優行第一爲優貢生明年中式主試者爲順德李公文田詔爲奇才將置第一以第三篇爲離騷體梗於眾議抑置第六庚寅應南皮張文襄公聘教授其二孫壬辰捷南宮甲午補應廷試列三甲時我師婿于大東漢先生大憤計非變法不足圖全乃立時務報於滬上招梁任公主編輯議論一出舉國傾靡以爲得未曾有先生著自強三策弁其端力言中國宜伸民權重公理尙創作而賤安閒尙改革而賤守常開利源求新學宣達民性振奮士氣欲化愚弱爲明強非立議院選議員不可時執政大老惡言民權而先生仍侃侃力持之母慨旋改爲中外日報登風行海內西人爭譯述其說詔爲公允故四明公所事起旅滬之甬人爭出與外人撓抗而無抵冒殊扞之舉因先生言用公理以自勝也庚子亂稔中外騷然先生著論歸獄政府言排外之舉其仇毒蓋出於有所激咎不盡在國民西人頗聽其語拳亂既弭俄師久駐陪京先生合同志力爭於政府雖不效然西士咸歎異以爲中國固有人在也甲辰母

關夫人服闋入都授內閣中書丁未復設京報於都下時老奸擅國某某飾名姝楊翠喜以媚其子腰金鉅萬遂得黑龍江巡撫先生惡其無恥於報中抉摘其醜經言官論列某遂罷斥于是權貴憾入骨髓嗾某部封禁其館先生終不以是自餒復設芻言報持論益嚴正顧終莫救而辛亥九月武昌事起矣時先生已病牖徙居天津聞朝議起用項城默然就枕夜半患作遲明大漸時爲九月十三日命穉卿弟於武昌九月廿八日葬居天津初無恙十月二日就枕於京中友聞穉卿病已二旬矣京師密邇何用得友入京穉卿方知其事況年十月十日穉卿先生卒年五十有二歲生平建議不主激烈一一中于時病憂國之心至死無變顧乃摧挫不能一展其意沒之日余曾一臨其喪配王夫人前卒續娶陳夫人均無子以弟子德蔚嗣詒年書來言既葬于西湖之桃源嶺余因爲補其銘曰翹清以澄濁而清者胡覺朋挺志醜日斷斷特立不輔身爲託計務以遏過乃莫抵乎羣蠢純節弗遂而國以不藥嗚呼城可燒金可煉萬禩弗隳此忠魂

同年汪穉卿先生傳

唐文治

嗚呼士君子丁未道不能展其經綸以大用於世徒抱磊落之才坎壈以終豈不悲哉然而命隨改玉目不見擾攘之禍又豈不幸哉余傳同年汪穉卿先生感懷彌至焉先生諱康年穉卿其字晚年別號恢伯浙江錢塘人生而岐嶷幼學不厭父養雲公需次粵省囊橐蕭然先生事父孝待弟友處天倫之際人無閒言歲戊寅補博士弟子員戊子考取優行貢生己丑登賢書順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以孟藝用離騷體抑第六壬辰捷



南宮甲辰補應朝考授內閣中書。當甲午之後士大夫爭談時務臆決唱聲先生以爲民氣之鬱久矣宜重民權淪民智用以明目而達聰歲丙申設時務報於上海戊戌復設時務日報旋易名中外日報丁未設京報於京師庚戌復設言報常欲以言論機關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辛丑和議告成俄人駐兵奉天不允撤退先生憤然騰電中外慷慨力爭西報互相譯述以爲中國有人當此之時先生名聞天下顧以直言故數忤權貴屢挫折之先生外維世變內審國情身世之感益悲從中來矣辛亥秋武昌事起全國騷然先生不主過激怒焉重以爲憂會九月十二日夜友人密函告起用項城先生閱畢嘿然遽就枕夜半家人聞呻吟聲則先生已疾革不能言明日遂瞑嗚呼是所謂憂能傷生者非邪抑其先幾之智邪余與先生爲同年交旅京過從相得甚歡丁未四月余營葬先妣事畢返京遇先生於輪船中相與言朝政之日非禍至之愈亟先生洒涕霑襟余兼痛家國之滄桑亦不覺泣數行下維時天風浪浪若與悲怨聲吞吐相和海山蒼蒼亦如變色有無窮之恨遠方羈旅衆觀驚詫以爲若何爲者兩人始斂容退自是不通音問者數年而先生竟死矣戊午先生弟頌閣以其遺稿捐置上海工業學校之圖書館復寄先生之年譜墓志來乞傳余讀之幽光畢闕無遺憾矣第尙有關者辛亥之夏學部廣徵名流開教育會綜核同異維時廢經之說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議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決不可廢又以高等小學以上男女同學中國尙非其時援據內則侃侃爭辯眾人非之而不顧迄於今世羣經之大義孔孟之微言先民之禮法掃地殆盡矣論者謂吾清之亡亡於廢

經追思先生之言能無痛心而疾首與余故復爲之傳俾後之同志得以攷鑒焉。

論曰孟子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莊周則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蓋治世之是非公而一亂世之是非私而歧後起之心術因世而異矣余主工業校庚戌歲以事黜某生某生遽據拾細故列報章醜詆余先生大悲移書報館謂是非宜明何顛倒若是然不令余知也嗚呼凡國之否先兆於無是非今茲是非尙有存焉者乎余於先生之歿所以累歎歔歔歷久而不忘者非僅爲一人之私痛而已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

（碑傳集前）卷五二

江標建報事實 葉昌熾

元和江建報太史名標號師鄭又自署苦諺天姿英悟妙解文章與兄霽緯觀察有雙丁之目丙戌丁亥之間從余問字同客嶺嶠戊子己丑聯捷成進士與余同入翰林視學楚南未報命以病卒年未四十自建報歿而搜輯金石文字無相余者矣建報童時讀書外家舅氏華筵秋先生名翼綸家富藏弄耳濡目染遂精鑒別研精許學酷嗜鼎彝文字所作篆籀皆有古法書畫篆刻旁逮天算格致一見輒能深造殆有宿慧家本寒素不善治生起居服御如豪貴家屢諷之而不能改也京秩本清苦長安又不易居所得古器及宋元精製名畫輒以易米余所見書畫之精者如鄭元祐僑吳集有黃堯翁跋沈西雍訪碑圖踰時問之已寄諸外府矣奉使三湘不名一錢歸裝惟有輯刊靈鵲閣叢書五集五十六種仿宋陳解元書棚本唐賢小集五十家今遺書數十種其子孟聰茂才尙能守之然精本則寥寥無

幾矣。其嗜書出於天性，真知篤好。宋元刻本、舊鈔、舊校源流，真贋瞭如指掌。輯黃堯圃年譜一卷、潘文勤師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網羅極博。建報又徧訪藏書家，得補遺一卷。天假之年，昌其名位，名山之藏，未知觀止。崔駟以不樂損年，范滂以清流被網，其命矣夫。

江標傳 胡恩敬

江標字建霞，江蘇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官編修，好爲駢體文，兼工繪事，講金石目錄，自三代鼎彝、秦漢六朝碑版，下至宋元明人書畫，無不究心。嘗游東洋，娶一女子，欲委身事之，不果，影其小像歸，題曰東鄰巧笑圖。遍徵名人詩畫，其豪拓不拘小節如此。視學湖南時，以變士風、開闢新治爲己任，所取文多怪誕，不中繩尺。又倡設湘學報，御史黃均隆劾之，時康有爲已進用，四卿新入軍機，譚嗣同與標尤善，相與營解，寢均隆疏不報，且擢標四品京堂，入總署。後革職，禁錮於家。

（碑傳集前）卷九

吳先生行狀

先生諱汝綸，字肇甫，姓吳氏，安徽桐城人。曾祖諱太和，候選府經歷。祖諱廷森，父諱元甲，以諸生舉孝廉方正。武昌張廉卿先生嘗銘其墓，所謂吳徵君者也。母氏馬，其卒也。張先生又有馬太淑人耐葬之誌。自先生貴，封贈兩世如其官。先生幼喜讀書，少長以文章見知於曾文正公，遂從曾公受學。同治甲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文端公倭仁見其廷試策而奇之，拔置三甲。先是，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以弟三人及第，其策不用，當時體先生所爲策，其體亦異。某公曰：此有所效而爲之者，抑置三甲以中書用。曾公督兩江，奏調先生至金陵，移督直隸，又調先生北來，補深州直隸州知州。以父憂歸。又丁母憂，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先生之言曰：不可於上守吾法，不可於法利吾民，不可於民行吾志與學。故其爲政可博美名，取上考而實無裨於民，且擾之者一不厝意。逆民之情，實則利之，則毅然而行，雖觸上官之怒，不顧也。初治深，布政使錢敏肅公令復廢倉積穀，州縣趨爲之。先生爲言其弊，以爲擾民，獨置不復。州舊有義學二百四十餘區，其學田豪民攘有之，前知州多注意於此，屢變其法而弊不除。先生曰：上務其名，民私其利，不責實之過也。乃廢義學，沒入其田千四百餘畝，歸之書院。又爲書院追償二十年逋負五千金，厚給師生，廣置書籍，而書院以興。道光初，議均減縣役，知州張杰以爲宜用攤丁法，均之田畝，乃三分所轄村而更取之。同治十二年，謁東陵，吏以故事白先生曰：均縣於畝，張杰之議善矣。村戶改變不常，而班分而更取，仍以故籍爲率，猶之不均也。於是統境內田畝，依徵糧冊而一均之，而均繇之法遂簡易而無弊，垂爲永式焉。其在冀，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



積水於滢變沮洳而田爲膏腴者且十萬畝。時財用匱竭官錢不易得。先生既上言大府以請。苟可出力以助吾謀者。無不通以書情感。執劫與相違。復牘書問。日數十發。卒得白金十萬兩。而功以成。功之未成。先生與人書曰。百計哀求。情同無賴。既成。則又曰。吾於事百無一能。至於籌款。可謂有作金之術矣。其於書院。如在深州時。故二州人士皆知務實學。先生在冀久。成材尤多。兩書院遂爲畿輔冠。冀之役法。合若干村爲一官村。官村歲出錢若干。官取之。官村官村取之。村戶取之。官不問也。已有不均之患。村之豐穡戶之貧富。今昔不同。而官與官村之遞相科斂者不改其舊。而民之苦樂遂至絕。先生一以深州均縣之法均之。民以爲便。在深代游。公智開。在冀代李公秉衡。皆世所稱廉能吏也。而今之稱道先生所爲者。不容口於一公之治。願忽焉。若忘以先生所施皆實政也。先生既受學。曾公曾公國士目之。與聞大謀。輒爲草奏。李文忠公代曾公總督直隸。尤倚重焉。與外國互市。通好之始。中國人不知外事。動輒召侮。受欺。李公出而外交之道始明。其後交際事繁有疑難。必取決於李公。故外交之政皆所建立。而仿效西法。歲有興改。其造端發難。惟先生是咨。而以章奏屬之。張靖達公劉壯肅公亦皆虛懷接納。訪以救時所急。中國建築鐵路。劉公發其端。先生實勸之。其疏先生所屬藁也。先生數與諸公議天下事。既行其言矣。顧不樂仕進。在冀八年。引疾乞退。李公繫時安危。故先生竭誠贊畫。知無不言。數爲李公辨護。遭口語而未嘗有所求。嘗一入幕府。已而辭不往。李公以先生天下才。說從計聽。其居官所請。無不允。屢欲薦之。而先生辭不強。故先生入仕二十年。未嘗遷官增秩。而品服如初。及乞退。李公問其故。先生曰。無仕宦

才。李公笑曰。才則有餘。性剛不能與俗諧耳。先生笑不言。遂聽其去官。而留主蓮池書院。其倚辦於先生者如前。李公失執。先生爲盡力。有加於初。故祭李公文有曰。不佞在門。或仕或止。跡疏意親。謂公知己。嗚呼。賢者之相與。固不易測度哉。先生之學。無所不羣。究而以能濟時變爲歸宿。於古人書率以文衡之。以謂文者精神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則辭之輕重緩急。離合失其宜。而不能得其要領。或悖其旨而旁趨。又嘗言。古人書書未有無所爲而謾言道理者。故治羣經子史。必因文以求其意。於古今眾說無所不采。亦無所不掃。文法司馬子長。旁逮諸家。以極其變。其論事之文。無高論廣說。不爲苟快意之詞。必使言之可行。行之可久。海外諸國。近百年中。日出其所。得新理。施之政事。遂致富強。挾其術。東來相逼。日甚。中國相沿之政俗。不足以當之。非講求其術。殆無以自立。三十年前。先生固嘗以新學倡天下矣。近更旁搜廣取。窮險闡幽。大暢厥旨。而文益博奧醇懿。侯官嚴幼陵先生博學能古文。精通外國語言文字。所譯西書。自譯書以來。蓋未有能及之者。而必就質於先生。先生每爲審正。輒退而服曰。非所及也。其教人。既以古學進之。又必語以當世之務。奪其舊習。故自外交事起。士大夫毀所不見。以無所挾之驕。不自量之憤。爲進退失據之說。謂之正論。散布於朝野上下。間使當事者有所牽率。不敢恣所爲。民氣亦因之不靖。禍亂屢生。而從先生游者。則類能通知世變。不爲時論所淆。而以息謔。庶啟愚昧爲己任。於古學亦能破除庸陋。以所獨得。發爲文章。先生於學者。引掖獎薦。既出於至誠。故學者多樂從而愛慕之意。久而彌篤。在保定十餘年。深冀之人。歲時往謁者。不絕於途。嘗有急需。二州人醵金以進。先生不能卻也。光緒二十

六年外燦開諸國兵並至京師不守。先生避地至深。李人受命與諸國議和。以書招先生。先生遂至京師。和議成。天子憂世變之靡有屆也。大新庶政。與天下更始。而以作育人才為先。詔天下用西國法立學。建大學於京師。以統攝之。而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為管學大臣。於是張公聘先生為大學總教習。先生辭固請不可直。隸薦紳魏鍾瀚等千二百人上書先生。請就張公之聘。猶未應也。張公欲遂其事。遽聞於朝。天子許之。命以五品京堂充大學總教習。先生既受命。思報張公之知遇。而慮學校初立。其法未能盡善也。日本用西法入學。制尤明備。自請赴日本考求之。既至。自長崎神戶大阪與東西京所有之學校無不往也。自文部大臣以及教師學徒。凡以教育名家者。無不晤語也。自大學下至村町之學。其學地學舍與於學事之人。學所應具之器物。無不博稽而詳察也。教授之法。論學之旨。則必深求其所以然之故。求而不得。思之至困。日行數十里。日接數十人。而文部聽講尤必日至。不少閒舉。所聞見之涉乎學制者。編以為東游叢錄。既備既精。在日本凡百日而歸。便道還桐城。至數日。又如安慶謀立桐城小學堂。議定乃還。還數日而病。病數日而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先生聲播中外。歐美名流皆喜與過從。推為東方一人。日本尤信慕學者。或航海西來。執弟子禮。受業其居中國者。無不造門。請見贈珍物。通殷勤。而乞詩文以夸示其國。及先生東渡。傾一國人無貴賤男女。皆以得一見為幸。更進送來。或伺候言動。以登報紙。有識其國人趨謁不時。使不得休息。為不愛客者。其國君亦延見致敬。愛而有識之徒。則爭出所有自効曰。吾國維新之初。號稱多才。無先生比者。見所纂錄。則又以為吾國人自為論。次不能

如此精審。先生之始至。其士大夫及中國人之居游是邦者。結會相迎。謂之歡迎會。及其卒。則又相與弔祭。為追悼會。云先生友于兄弟。伯兄病。屏去僕役。躬執煩辱。季弟病。羸服食藥。餌必具必精。苟可以娛其意。竭財力為之。得閒則守視不去。積十餘年。不忘叔弟。官山東亦多病。先生時在保定。歲走千里往省。為經紀其公私所應為者。兄弟沒孤寡皆依焉。配汪氏。封淑人。女四人。長適直隸候補知縣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忒。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燾。側室歐氏。子閻生。年少有軼才。游學日本。學且成矣。聞先生病。乃歸。女一。所著書有書說三卷。易說二卷。寫定尙書一卷。詩文集五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日記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所讀書皆章乙句。絕其文辭之美者。以丹黃識別之。而評隲其醇疵高下。其考證校勘亦雜識其中。書數萬卷。皆有手迹。先生雖不樂久宦。未嘗以忘世為高。李公事業。嘗以所學濟之。又將佐張公以新教法。雖未獲竟其志。聲光所被。已足增重國家。激厲士氣。而所采錄法明義闡。尤可據以措施厥功。偉矣。其吏治於法。不必盡而紀二州政蹟。必詳且盡者。二州人皆以先生私我。輒欲私報之。故備書焉。以慰我二州人之私也。門人賀壽謹撰。

吳先生墓表

海西諸國以新學強。其政治藝術皆出於學。吾國學不加修。仿行其法。久之不效。而見逼日甚。庚子亂後。天子銳圖自強。興革庶政。而以學育才。詔用西國法立大學於京師。府縣以次建設。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為管學大臣。張公為大學求師。薦桐城吳先生於朝。命以五品京堂為大學總教習。望治向學。識時務之士皆謂新



政之行必先立學而立學莫急得師聞先生教習大學則相與鼓舞忭慰如政已成先生往日日本考求學制歸未及至大學而卒則又相與埋鬱歎悼如學未立先生之學不名一家博采無我自信則不知有人學討往籍攻堅發幽文從意顯厭乎人之心論世事主變法之說三十年前吾國不知外事之時固已究攷西學因事託意發爲文章西書日多學益博奧精選尤屬意詞章所著述不標體格而必以太史氏韓氏之法行之於古書既因文以通其意又謂西書體例近於漢人之纂纂惜吾國之譯書者弁鄙不文不能傳載其意故嘗以詞章之說教人世運既變學術隨遷新舊乘除就此遺彼甚或兩傷弊且中於國事先生則揉而和之破其拘攣斂其浮誕相得而不相奪立學之始得先生爲之師學收其效法乃可更而先生遽卒此固運會盛衰之所繫而望治向學識時務之士所同悲者也先生諱汝綸字紱甫初見知於曾文正公李文忠公嘗佐其幕一公謀國偉略皆與知之爲草章奏而與李公交最久咸同以來西國東漸之勢日盛事變紛起情僞百出古所未有鄙儒疑怪舞筆鼓舌李公獨執國柄中外叢責先生左右其閒決疑發難輒引其端而持其後前後歷二十年李公卒能忍尤肩鉅支柱危局先生性剛不能屈意於人故不樂久宦既釋褐知深冀二州未幾棄去而在二州所設施皆有百年之利世號爲良吏者所不肯爲善待士在冀得士尤多每有興作所得士竭智能盡精力日夜馳驅不倦深人亦來受役與均先生曰有事諸君勸趨而更此者反安坐享其成吾甚愧之去冀主講蓮池書院二州人歲時請問不絕有疑必咨焉於先生事則分任其勞常酬金以赴先生之急先生力卻之不發視冀人在保定者卽以其金應

先生所需事已乃白先生無如何先生與濤書自言受之有愧濤復書曰先生施德於二州皆視爲固然未嘗言報今稍盡人事而先生乃沾沾於辭受取與聞是外我二州人也先生亦不復言庚子之亂避地至深會法兵將釋憾於深大府令州刺史急避刺史去代者未來而法兵且至人心驚皇先生日行街市以鎮安之援吾民之從西教者以辭使說法將而法兵竟退翼人亦數以禦患解紛之策來問先生爲籌畫甚詳二州旣免於難感愛先生益深先生在官日以課士勸學爲事退而教授益思作養人才效用於時其教人必使博知世變易舊所守故從游之士言論志趣與世俗異又爲延外國師習外國語文由是謗議四起當路亦與齟齬及亂民造謠外之說遂將不利吾黨先生夷然不顧難作幾不免而從游者亦瀕於危先生既受張公之聘以謂諸國學制歲更月修人而後定仿其規範而不能得其精意恐難見功故有日本之行日人素信慕先生及見先生之來喜吾國有意圖新又感先生之勤於所事而虛己以求也自文部大臣及以教育名家與凡有事於學之人爭思有以自效其立學以來文牘外人所不得見者皆出之以備觀采先生周咨博考洪纖靡遺不得於心則往復質辨期達厥旨法難盡從使度吾可行改以就我疲神苦形至輟餐寢留百日竟得其要領以歸其歸以九月某日便道旋里明年正月十二日卒於家光緒二十九年也年六十有四善有易說二卷尙書故四卷寫定尙書一卷詩文集五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日記十一卷東游叢錄四卷曾祖諱太和妣氏左祖諱廷森妣氏左父諱元甲以諸生舉孝廉方正曾文正公稱其文學客而館之妣氏馬自先生貴封贈兩世如其旨兄弟四人先生其仲也兄弟皆

依焉財用恣所取不問有疾必自守視服食藥餌不假人手久而不忘兄弟沒其妻子在先生所如前配汪氏女四人長適直隸候補知縣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忞續學工詩先生稱之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燾側室歐氏子閻生有軼才能文章通世務解外國語文瀋嘗謂新學舊學皆當屬之斯人者也女一閻生以書來將以某月日葬先生於某所乞為表墓之文先生志事無待表揚閻生所為事略言學術甚精亦瀋所不逮而不敢以不文辭者輯纂言行弟子職也姑即所見及者述之盡其職云爾表揚之事非所敢任也

賀濤 《賀先生文集》卷三

吳先生墓志銘 馬其祥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戊申八國連兵內犯京師不守既和議成朝廷喟然圖所以自立更庶政詔郡縣改書院用西國法立學而建大學堂於京師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為管學大臣於是張公奏薦桐城吳先生學行高兼綜中西可以師多士天子俞其請命以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先生堅辭不得則請赴日本攷學制既至日本自其國君相下至教育名家婦孺學子皆俯體接款海外外欽遲風采而先生亦素以興學育才濟時變自說博蒐精訪窮日夜不怠思思彼族所以康盛而度吾力之所能及與時所宜必得當以稱天子明詔塞知遇歸未及返命而卒嗚呼悲夫先生諱汝綸字學甫祖庭森縣學生父元甲以諸生舉咸豐元年孝廉方正母馬太淑人兩世皆以先生貴贈如其官徵君孝友博愛養育宗親數十人家日以貧先生幼刻苦向學嘗得一雞卵不食易松脂以照讀書篤嗜古文詞私淑同里姚姬傳先生少長受知曾文正公文益宏肆高潔以同治甲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用內閣中書曾公督兩江奏調至金陵移督直隸隨調至北補深州直隸州知州連丁外內艱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所至有迹先生既師事曾公與聞大議參章奏曾公薨李文忠公繼督直隸尤倚重焉初在官凡有請必得任冀州八年方敘遷一旦投劾去李公留之不可則處以賓師聘為蓮池書院山長機要疏牘必就咨視草自是十餘年不離直隸遂與李公相終始先生為政於世所矜尚為名高者一不屬獨留意教化經畫書院苟力所能至不憚費勢籍冀州已廢學田為養民所獲奪者千四百餘畝充書院經費聚所屬之高材秀生求賢師而教之深冀三州書院遂為畿輔冠其在冀久成材尤多又時時求其士之賢有文者禮先之凡得十許人自謂每得一士雖戰勝而得一國不足喻其喜也此十許人皆守高不喜親官府先生強起之與此十許人者月一會書院凡所施為便不便興革於民必與此十許人者共之開冀衛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滄田便商旅費白金十萬兩公私無一儲百方斂輸勞劫惰化功卒以成民或初不便其所為既去而人



思之先生為人簡易佚蕩不矜持威儀為曲謹其宏獎好士出天性始為吏繼為師一以文術誘進之以謂文者天地古今之至粹苟入之深其精神意脈一有失則所載道與事舉無幸焉其教始學必本周秦古籍由訓故以求通其文詞而要能以能知當時之變備緩急其於西國新法冥心孤探得其旨要歐美名流皆傾誠締結日本學者踴躍請業遠近以文字求是正者四面而至又痛益以其暇裨助李公謀略李公操國柄久其防海交鄰購器皆前古所未有拘學恣意妒毀先生憤國勢弱李公牽於異議不克盡其能為之剖析疑謗李公嘗失勢先生尤為之盡其貲先生入仕二十年李公國士目之而顧未嘗有所遷官增秩其於李公無分毫私也先生既不樂仕宦隨李公講和至都李公薨益浩然思歸不得已於張公之薦殊亦無意教授獨欲考究學制得失釐為定法竣能者其歸自日本也自乞先返籍省墓因與辦桐城小學堂數月學堂成北行待發臥病遂不起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嗟乎處數千年遞積遞散之俗非大有以奪其故習其勢不足以振起世方懲任事銳往之失以先生之所挾而揆時之須其遂能有合耶則不幸中駕而稅使夫朝野上下以逮殊鄰絕域之區歎歎懣懣悼謂其人若存其所為何遽若是因為斯世之不幸而其於先生猶未為不幸也此其尤可慨痛者已先生配汪氏

封淑人前卒側室歐氏子啟孫有軼才能世其業女五人長適直隸候補知州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忞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緒幼女許聘姚氏所著書有易說書說若干卷

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東遊叢錄四卷啟孫將以某年月日營葬於其所門人馬其昶為銘銘曰

宋後儒賢視之亡有道吾不知文抑何朽朝露風發而行則修我昆我弟萬古殊尤苟恣其好身命可瀕真性結牢鬼偷神泣惟其大偏乃匪能及腐姬銀孔高瞻遠瞻亦圖於新造漢道微競存強力救我民瘼凡此二行世謂二反饌德饒饒九幽是烜

（續碑傳集）卷八一

吳熙甫先生墓表

先生諱汝純字熙甫號敏菴父自稱玉屏山人桐城吳氏吾師摯甫先生之季弟也幼穎異喜讀書七歲能詩年十二三即以古作者自期邑人方存之先生講程朱之學以書與論學術甚辨方先生以為童子不得妄言而無以難其說與吾師畫輒自書四海一人蓋用蘇子瞻詩四海一子由也年十五六所作詩文已編集成帙詩曰玉屏山人稿文曰敏菴文集於其邑先正方氏姚氏詞章之說皆能得其大旨吾師奇愛之以為過其兄遠甚其後得羸疾不復撰述聞有所作不能多也從吾師於冀州官所吾師有論著必與質辨而評臨人之詩文輒曰吾弟云然由是以文學謁吾師者皆樂從先生游濤以師命主冀之書院尤暱就先生通州范肯堂以詩古文雄視一世每與先生接抑然自下不敢恃所長嘗封寄先生文於張廉卿先生張先生大奇之與吾師書曰吾不知我輩甫有弟如此也吾為子賀先生性豪爽嗜酒善談論吾師觴客必以先生值竟酒猶不令去曰汝倦且卧榻上汝去客不留也久之疾益劇吾師既以友愛稱天下於先生疾調護之尤苦先生自傷其體之困憊而遺兄以憂也為冀州唱和詩序述其狀抒寫其懷於宴集時示諸客客皆稱其文濤默然先生語人曰松坡殆不可此文乎何無一言也人以語濤濤曰余悲之不暇遑計其他文出數月而先生卒光緒十五年某月日也年三十七吾師哭之慟祭必以文其詞哀激與唱和詩序合觀之兄弟之相愛與所以相期待者可謂篤誠而深切矣而愛之而若或奪之有所期而若或絕之神鬼可感天不我私則固愛之期之者所無如何而人世之至可悲恨者也其秋柩返故里其孤千里年未及冠纂述言行屬

爲論次因循未及爲今且十餘年矣。吾師沒壽爲行狀墓碑。旣以新悲觸其舊恨。而千里又以書來。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請爲表墓之文。遂書以遺之。其世系具吾師事中。不復詳。先生配馬氏。子千里。亦好學。痛先人不得竟其學。而實志以沒。嘗以繼述爲己任。是可慰先生於地下矣。

賀濤 《賀先生文集》卷三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志銘 孫葆田

君諱元亮。字菊農。章丘劉氏。曾祖大智。候選縣丞。貽贈中憲大夫。祖鳳翥。翰林院待詔。誥贈中憲大夫。妣皆贈恭人。父獻章。縣學生。誥封中憲大夫。母史氏。繼母馬氏。王氏。皆封恭人。君於兄弟爲第二。兄元勳。弟元善。皆以儒學知名。君自幼讀書。勤敏過人。爲文下筆立就。入縣學。食廩餼。嘗肄業濟南。與諸名士交。其爲學於漢。於宋。皆得其門徑。光緒十一年。充選拔貢生。次年。考取八旗教習。十四年。舉於鄉。尤爲座主盛伯曦。祭酒所特賞。招入意園資講習。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丁繼母王太恭人憂。嘗主講東昌書院。以實學啟迪後進。從其游者甚眾。服闋後。入都供職。二十三年。奉命視學粵西。課士以嚴濟寬。絕資緣。釐積弊。士習大變。按士所至。每延諸生於堂。爲講經術文章。諸生人人悅服。二十六年。變起京師。變輿出狩。君發憤上書。指陳戰守和機宜。幕府或爲君危。君獨慨然曰。吾受國厚恩。雖無守土責。願稍竭愚誠。以盡臣子之分耳。疏上不報。明年。復命陝西行在所。遂乞假省親。時封翁適得痿疾。君欲留侍。封翁促其行。遂以二十七年入都。充國史館纂修。武英殿協修。文淵閣校理。編書處詳校。當是時。朝廷力行新政。更定官制。撰文爲翰林升轉之階。旣循資實授此職。益感激圖報。又因學堂肇興。乃偕同鄉張振卿。總憲管士一副憲王保之。府丞議建齊魯學堂於京師。而一切規模條款。皆君所手定。任事三年。不怠。公餘輒爲在堂諸生殷殷指授。尤以孔孟之道。日加勗厲。故齊魯學堂一時。獨無囂張之習者。鄉人皆服君之教也。嗚呼。孰謂君竟止於斯乎。君卒以光緒三十四年。

正月戊申年才四十有八爲人寬厚和易胸無城府人無老少貴賤皆樂與遊生平澹於榮利自粵西歸時僅有書數簞雅負經濟志前直隸提督馬宮保邀君佐戎幕今四川總督趙公請君督辦學務皆謝不就嘗有某權貴思得君一往見則顯仕可致君義不爲屈也兄弟相勉以孝友每思及父疾未瘳則終夜流涕君卒之前一年仲弟先逝其得疾亦由於此故臨卒惟以事親未終無力報國爲憾娶王恭人子二志義優貢生分發陝西補用知縣志恭女二皆許適士族孫一志義述君行實屬余爲銘幽之文余與君僅一再見然知其學行有素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忠孝爲本詩書爲華以勤職事以恭傳家有蘊無年自古所嗟於惟劉君吁其命耶

（碑傳集補）卷九

陳君善餘墓誌銘 唐文治

君姓陳氏諱慶年字善餘江蘇丹徒縣人曾祖諱鍾豪妣耿氏祖諱英俊妣江氏原氏洪氏考諱懋恆字子貞諱封奉政大夫妣柳氏諱封恭人自君之卒也士夫僚友莫不驚相告曰江蘇大師陳先生歿矣相與咨嗟道其遺事踰數月其孤裕菁裕業等迭以書來請曰先生與吾父交最深夙以學問道義相切劘知吾父尤稔敢請銘余揮涕不能銘然不忍不銘也君爲學大旨不分漢宋門戶篤守孔門博文約禮家法於諸經中三禮春秋尤精兼復旁搜遠紹補漏匡幽必實事求是折衷至當而後已其蚤歲所著有古香研經室筆記爾雅漢注輯述祀禮書述故中年肄業江陰南菁書院著有知忘錄司馬法校注輯司馬

法逸文漢律佚文疏證補三國志儒林傳厥後淹貫史乘掌故又著有宗聖志潤故述西石城風俗志石城鄉人叢記橫山鄉人叢鈔京口掌故叢編風俗史料近代史料通鑑紀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明史詳節遼史講義陶隱居蘇魏公沈夢谿楊文襄諸年譜淳蓄演進騰踴百家開作單辭短簡亦務合於大誼江南北諸名宿斂手推服長沙王益吾學使定海黃元同先生皆驚賞曰吾門得一汪容甫矣愈理初輩不免畏此後生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君之志以爲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然非致用亦不可謂通經故於食貨財用兵陳策略與夫山川阨塞諸要端靡不殫精竭思究其源流終始營主修兩淮鹽法志別爲撰要其關於農事商政者有丹徒農事述物價研究史料關於地利者有法顯行程圖玄奘旅行圖元代疆域圖輿地新資料關於兵事者有京口兵事通紀兵法史證兵法史料口義柏舉戰史吳越戰史萬曆蜀徵征播史兵事叢鈔等方張文襄勘查京山唐心口堤工以君精地學偕君行佗人方飲酒賦詩而君獨步荒郊挈測器實地勘驗並訪野老詳詢疾苦狀文襄尤器之夫人必具經天緯地之才而後可以登山臨水顧亭林先生之言君蓋心知其意矣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君之才將開物而成務以爲海禁大開後載書紛綸必孰知彼己深維利害始足裕因應之方故今日儒者決非畫卦故步所能濟世而安人爰著外交史料列國政要與鄂省諸學子講明中外形勢瞭如指掌蓋當是時君方佐張文襄幕府覽攝兩湖學務云其辦辦江南圖書館也江督端忠敏實委君主之君高掌遠蹠先購杭州丁氏藏書數十萬卷又采取他省局書二十萬卷嘗一拒日人島田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七六

彥慎再拒木村恆雄等購書之請。蓋非此則吾江南之書勢將不脛而走。君之功於是爲大。又佐忠敏與日商西澤爭回東沙島。蓋援雍正開陳倫炯海國圖見錄沿海形勢圖以爲據。海內搢紳交口稱頌。甚矣通人之有益於邦交也。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天之生君子也。其知慮宜充周乎萬彙。其行誼必矜式乎聖賢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孔子言孝爲德本。教所由生。君子所以不可及者。孝行純篤而已矣。君之幼歷境彌艱。而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靡不至。壯歲宦學四方。眷念庭闈。夢越魂馳。輒於中宵流涕。赴江陰時。乃考子貞先生送至江干。君於岸上。燈光中見先生須髮蒼然。不覺淚盈於睫。過焦山。淒然西望。猶感泣。庚子拳匪亂作。柳太夫人憂君甚。詭言病。電速君回。君惶駭。星夜馳歸。見太夫人無恙。則先笑後啼。曰。吾母乃健存。吾豈在夢中耶。及太夫人病。君侍奉數十晝夜。太夫人以珍重爲屬。君哽咽斷腹。不能成語。及歿。號哭不絕聲。子貞先生疾革時。君伏其側。先生曰。汝盍重呼我。我將載汝聲以去。君肝腸寸斷。幾不知有生。比送葬。鄉之人聚觀曰。嗟乎。白頭孝子。乃哀痛如斯耶。雖古之顏丁。少連。奚以加諸。猶憶丙午歲。余亦丁先妣憂。君貽書慰藉。并述柳太夫人遺言。謂他人母皆死。汝獨求母長生。無是理也。母爲愚孝。滅性毀身。讀之不禁淚血交迸。烏虜方今世道日衰。良知泯昧。人倫之教不基重哉。然則君之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於丙戌歲與君同學於南菁時。則又有江陰章君琴若。常州莊君思緘。趙君劍秋。常執孫君師鄭數人者。最相得。或宿舍譚經。或講堂角藝。爭相先後。以爲笑樂。暇則登山。覽長江。天風浪浪。遙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爲狂。而

吾輩不顧也。迨後離索。天各一方。而音問往往不絕。辛酉歲余辦辦無錫國學專修館。延君主講。君復書謝曰。吾病矣。不能行。我設傳經堂。子開國學館。從此終隱可矣。嗚呼。曾幾何時。章君逝世。余既爲文以哭之。今又哭君而爲銘。頌叩身世滄桑之變。易朋舊之凋零。益復累歎歎歎。而不能已也。君以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卒。享壽六十有八。光緒戊子科優貢生。嘗選授江浦縣教諭。徵辟經濟特科。皆辭不就。癸卯鄂撫端忠敏奏保內閣中書銜。其平生著書校籍。都凡千餘卷。至不可勝紀。今著錄者十之四五而已。夫人何氏。繼配張氏。皆有賢行。子四人。裕菁。裕業。裕武。裕潤。克紹孝德。世其家。女二人。孫男八人。孫女四人。十二月二十三日葬於白兔山枝趙家湖之原。銘曰。

皖有東原。揚有汪。南皮長沙。歸二張。君累著書百斯箱。學貫天人。參翺翔。夙昔抗懷大道行。春風化雨三千英。胡期乾坤正氣渺沈淪。龍蛇之蟄以存身。憂鬱於中不得信。矧復蓼莪銜恤鮮。民生莫年慨嘆亡。臣精瘡病痿痺九載悲呻吟。賓朋來集涕從衡。際此生死安足論。嗚呼。君兮。君兮。穆愉以寧。奮乎子孫濟美。能傳經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

（碑傳集補）卷五三

徐仁鑄傳 胡思敬

徐仁鑄字硯父。光緒己丑進士。以編修視學湖南。時梁啟超倡新學於長沙。譚嗣同和之。仁鑄與二人交相善。講學宗旨又相合也。嘗取啟超所著輅軒今語。頒示學宮。長沙進士葉德輝者。仁鑄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作今語評。力闢其誤。自云孔子問禮

老聃不傳老子之學，雖比擬不倫，而詞鋒凜凜可畏。是時王先謙、孔憲教、黃自元諸人皆稱老輩，咸不悅仁鑄所爲。仁鑄雖以欽使提倡於上，新學甫萌芽，勢尙孤，不獲大伸其志。因疏梁譚及康有爲、黃遵憲學行，求父致靖，薦達於朝。致靖雖從其言，實與梁譚未謀面也。仁鑄革職歸，自愧無以爲子，上書請代父囚都察院格之不達。自是廷臣益以鍛鍊爲事，窮治康黨，復株連王錫蕃、陳寶箴云。

（碑傳集補）卷九

邵園先生墓志銘 許崇熙

先生姓葉氏，諱德輝，字奐份，號直山，一號邵園，長沙湘潭人。先世居吳縣洞庭西山，宋元以來名卿開出。考諱浚蘭，候選直隸州知州，二品封典，飭躬勵行，以豐其家。生子四人，先生居長。自少岸異，幼學不假師資，及冠補府學生員。光緒乙酉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以主事用，觀政吏部。年三十，謁歸里居，奉親讀書，遺置榮利。戊戌政變，將作與王葵園祭酒訟言孔子改制之誣，幾蹈不測。自是廟堂水火，舉國譁然，醞釀十餘年，遂有辛亥之變。先生與葵園皆於先一年以民變案牽連削籍矣。壬子以後，不常厥居，北覽燕雲，東遊吳會，藏書既富，著述滋多。雖在流離，卷不去手。嘗慨湖湘往時學者因沿明人習氣，好著議論，不究本源，雖擅淹通，益形固陋。故其爲學博大汪洋，靡測涯際，而考訂精審，從不輕下己意。一時言古學者翕然宗之。海內外無異辭焉。所著及校刻書凡數十百種，多以行世。以丁卯三月初十日加申遇難卒，距其生同治三年甲子歲正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四。配勞恭人前三十六年歿，遂不復娶。子三，啟倬、啟慕、其

一下殯，孫五連隆、連良、連恭、連儉、連讓。卜以今歲戊辰十一月十七日奉葬南鄉爛泥衝金庭公山，啟倬來請銘。余少於先生九齡，四十年来誼兼師友，追維既往，淒切肝脾，蓋不忍銘，而又

不忍不銘也。輒泫然爲之辭曰：夫何兼人之異資，擁百城而一麾，豁四塞兮虺毒潛吹，鵬鳥來告兮不省厥辭。公母渡河兮卒涉於危，胡大塊之不仁兮生焉而復忌之。繫我生不爲惡兮，善亦迄不可爲。過鸛鵲之芳洲兮，痛羽毛之摧頽。孕此恨以終古兮，逝遠追乎湘纍。山巍巍兮水瀾瀾，乘迴風兮載雲旗，有物紛綸乎斗牛之閒兮，其下爲先生藏骨之隈。

（碑傳集補）卷五三

召試經濟特科平陽宋君別傳 馬敘倫

君溫州平陽人也。宋氏初名存禮，更名恕。先妣將免身，夢見一怪物來，羣燕逐其後，寤而生君，以兆字之曰燕生。君貌古樸多髭，目矐然似失精，少讀書窮山中，日以一撮鹽配脫粟，家遺備人至，君特爲設蔬，費錢數十，傭不能下咽。君自食如故，瑞安孫侍郎錫鳴有女欲妻君，聞與先德語，君從屏後聞之，揚言曰：齊大非吾偶也。侍郎奇之，卽以女歸君。溫州故有所謂永嘉學，侍郎與兄太僕衣言並以此勉後進，而太僕子詒讓則治訓故，金石兼通佛理。又有金治顏習齋、顧亭林之學，陳虬治蘇眉山、陳龍川之學。君少受業侍郎昆弟而友詒讓等，又爲象數於遠西，迄譯之書莫不畢覽，故學無所不通。二十餘歲著書曰六齋卑議，六齋君所署其自課之室也。其師德清俞編修樾稱之曰：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人以爲知言。壯游南



北名區，徧交賢士大夫。其與人極謙下，然誼之所在，斷斷不相讓。善言論，終日亹亹，隨人數設，皆有徵據。合肥李侯鴻章故出侍郎門下，君與語言，其高者，李侯輒曰：「願燕生卑之。」又嘗稱於人曰：「燕生，奇才也。然君卒不以學阿時，以諸生主講南北學校，及開經濟特科，歸安朱侍郎祖謀以君薦，不赴。君友合肥張品珩，總辦山東學務，聘君往。君至濟南，而品珩奉調江南，會泗城楊尙書士驤巡撫山東，留君爲學務顧問。傅先生未嘗取字之，尙書遷督直隸，再聘君往，不赴。長沙袁尙書樹勛繼撫山東，下車卽試管學官吏，決去取。君生平不立崖岸，亦與其試，所爲文樸雅多四字句，竟得注考曰：「文理不通，報罷。」君遂歸，卒於家。無子，以從子某爲嗣。著有詩文若干卷。

馬敘倫曰：君晚年再更名衡，字曰平子。或謂其慕漢張平子之爲人，則不然。君游歷半國中，又嘗至日本，自貴官人下至隸圉咸與之習，無加損問。中失疾苦，塙然知天下事，慨乎世之行議多矯激不平，致天下日壞不可救，故寄其情於名字，亦足悲矣。餘杭章炳麟曰：「燕生學行於古可方宋經，新會梁啟超曰：「燕生，梨洲以後一天民。此讀其書，熟其行誼者方能知之。余夙接風儀，敢墮聞見，謹次如左。」

宋徵君事略

陳時

宋徵君諱衡，字平子。原名恕，後慕張平子之爲人，易名衡。浙江平陽人也。家世寒素，幼而敏慧，耽書篤志，博學多通。其父奇之，嘗歎曰：「寒門有千里駒，亦復誰識？」同郡瑞安孫葉田學士，繡鳴琴西太僕介弟也，時以言事罷官，家居講學，自號止菴。聞而造其廬，挹其言論，飫其文采，歎爲逸才。妻以季女，思訓君於是從。

止菴先生受學於經史百家之編，多所發明，不爲古人所蔽。尤篤嗜顏習齋、黃梨洲二氏之說，曰：「顏近子夏，黃近子游。孟子世苟有以黃學爲體，顏學爲用者，則治平可基。」年既壯，著卑議四篇，懇懇篤摯，有似王符、仲長統之言，備述經世救弊所宜崇尙仁義，純乎王道，不忍一世之傷，而揭千聖之蘊。顧言與時違，世卒莫能用。君居恆輒慨然曰：「寂寂此生，如巖花澗草，苑瘁人外，於世奚所裨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詔開經濟特科，歸安朱少宗伯祖謀疏薦於朝，以母喪不赴。旋游日本，覘風土，諮學術，越歲乃還。乙巳，泗州楊文敬公士驤撫山左，宏開稷下之館，介鄉人禮聘君，贊畫學校制度。君雅愛濟南山水，明秀留居三年，勦論議，病中風歸，既愈，不復出。宣統二年春疾，終於家。年四十有九。臨沒，謂女昭曰：「吾之著述，今畀若，願若儆伏生女也。無子，以弟子佩璣嗣。君性耿介，不同于俗，而雅有謙辭，生平不肯凌駕人。篤于故舊，貴賤一視，久敬未嘗怠。少遭家難，游心釋典，嘗曰：「理可頓悟，事必漸至。」疏頓漸二義，較然有序。朱彊邨先生稱之曰：「燕生可謂平實矣。」燕生，君原字也。爲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賦詩靜穆，多似宋人著述。已刊行曰《六齋卑議》，未刊者曰《六齋有韻文集》、《六齋無韻文集》、《山左陳言錄》三種。

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

曾祖炳、敕封文林郎。曾祖妣氏錢、敕封孺人。

祖雲、道光壬午舉人。遂昌縣訓導。誥贈朝議大夫。祖

妣氏薛、誥贈恭人。

父璩、同知銜。誥贈朝議大夫。妣氏盧、誥贈恭人。

里貫廣東番禺縣捕房、原籍浙江山陰縣。

君姓汪氏、諱兆鏞、字伯序、號憬吾、晚號清溪漁隱。祖籍浙江、居粵久、遂爲番禺人。唐越國公汪華之後。元末自婺源遷山陰。十二世祖應軫、明正德中名臣、著青湖文集。君父省齋先生、道光末遊幕來粵、有聲於時、著省齋詩存。生四子、君居長。幼穎異、過目成誦、十歲能詩、十一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值諱日、悲泣素食終其身。年十八、侍從父穀庵先生、讀書隨山館、致力於經史、古文詞。舉學海堂專課生、爲東塾陳先生高第、與從兄兆銓及同邑梁鼎芬、陶邵學、蕭山朱啓運、新會陳樹鏞、以道德學問相切劘、學益進。光緒六年、補縣學生。十一年、以優行貢成均、朝考用知縣。十五年舉於鄉。庚寅、壬辰會試、兩選膳錄。南歸、以世習刑名學、客赤溪、遂溪、順德各縣。主者金武祥、嚴崇德、皆有循吏名、佐治之力爲多。君不自矜也。尋筦樂桂、準、饒、務、岑、春、煊、督、粵、慕君名、延入幕。司章奏、獨加敬禮。去任時、奏保四品頂帶、以知縣分發湖南。初、君志用世、嘗欲投効。山東河工、伍廷芳使、奏派參贊、皆以親老不果往。至是將試吏湖南、復不果、仍返樂昌。又五年而國變、樂邑有倡亂者、君設計解散之。

遂歸廣州、經商舉爲鹽政局長、當道延爲顧問、亟避居澳門。省志局聘任總纂、亦不就。岑春煊再出、遣使招君。君心弗善也、拒不見。自是二十餘年、粵亂靡定、移家者數四。海濱重遊、益不勝風景山河之感、待清無期、而君竟長逝矣。君性和易、獨介然有守、於世俗謬悠之論尤深惡之。嘗誦宋崔清獻公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語、歎歎感歎。自邪說交熾、蔑棄名教、或假愛民之說、以行其權利之見、所爲無非害人者。君著說忠、說仁兩篇、辭而闕之、以爲人心世道之憂、不可不辨也。又謂變法當因時損益、而必以禮教爲本、徒一切沿襲彼法、無益於國、有害於民、葉育龍萌貽患尤烈。又謂孔孟論政曰民信、白人私民不信、人不和、不待外侮、而其禍在蕭牆之內。平日深嘆世變、於其流極所趨、言之絕痛。及夫禍敗已見、若燭照而數計也。桑海既更、內難迭作、日相尋於干戈、學校凌夷、禮法蕩然以盡。君篤於守舊、春秋祀典、以時修舉、嘗思與二三耆宿發揚聖教、漸被儒風、維綱常於垂絕、終以清議力微、無救於陸沈之禍、端居太息。時託於文字、抒其悲憤。迄乎喪亂之餘、猶著述不輟。昔東塾避兵橫沙、顏所居曰崇雅樓、爲銘以自勗、可以喻君之志矣。辛亥後、君兩至羅浮、注籍醴醪觀、自號覺道士。返會稽、謁先墓、追述舊德、流連久之。過杭州、遊西湖、歷蘇常、徧覽虎邱、惠山諸名勝、渡江登金焦絕頂、所至皆有題詠。歸至滬、與海上名流唱和。歸安朱祖謀、義寧陳三立、甯鄉程頌萬、仁和葉爾愷、海鹽張元濟、陽湖錢



振鐙咸相推挹。所作三秀才行、錢塘吳慶坻采入辛亥殉難錄。黃巖楊晨贈詩以羅浮仙客稱之。黃巖王舟瑤疾亟遺命乞君作傳。聲譽重一時。顧謙挹自下。延接後進不少。立厓斤。精鑒賞。富收藏。訪求明遺老書畫。不惜重價。曠世相感。拳拳故國之思。壬戌粵人貢方物。君未階朝籍。凡有進奉。無役不與。蒙福字之賜。以賜福名其堂。歿後。賜額曰志節不移。咸以爲無愧云。於學無所不窺。方聞博識。乙部尤淹貫。爲文兼工駢散。而長於考據。訂訛補墜。多發前人所未及。君於金石之學極推錢氏竹汀。精覈似之。詩詞託意深婉。皆卓有雅音。不詭隨俗尚。其品格亦可見也。著有孔門弟子學行考四卷、補三國食貨刑法志各一卷、晉會要六十卷、敘目一卷、元廣東遺民錄二卷、碑傳集三編五十卷、敘目一卷、微尚齋雜文六卷、詩二卷、續三卷、兩屋深鐙詞一卷、續二卷、嶺南畫徵略十二卷、續一卷、補遺一卷、續貢舉表一卷、番禺縣續志四十四卷、山陰汪氏譜表一卷、錄一卷、附錄一卷、老子道德經撮要一卷、樓窗雜記四卷、澳門雜詩一卷、輯刻五百四峯草堂集外詩二卷、東塾遺詩二卷、憶江南館詞一卷、補遺一卷。尚有日記數十冊存於家。君生於咸豐辛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己卯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澳門。春秋七十有九。配陳恭人。前卒。側室陳、陳、梁、子六。祖澤、宗洙、宗澧、宗準、宗漢、陳恭人出。宗衍、陳孺人出。宗澧幼穉。女三。長穉。次適張樹蘭。三適鍾祐慶。孫男十五人。德晉、德亮、德業、德剛、德璇、德中、德靖、德

增、德森、德堅、德限、德霖、德霖、德權、德鴻。孫女十九人。曾孫男潤書。曾孫女四人。將於某年月日歸葬於廣州城東三寶墟規岡之原。與陳恭人合窆焉。余與君交最夙逾五十年。亂後相見。垂垂老矣。往余避地香港。君常在澳。其後同返廣州。蹤跡益親。君有所作。必以見示。因得徧讀所著書及詩文集。知君故詳。去秋來澳。君實招致。時得過從。歲初同詣蓮峯寺禮佛。各爲詩紀之。未幾。君病不復出。然旬日必數見。猶能劇談。不謂遽謝人事也。彌留時。促余往訣。以所輯碑傳集屬爲參訂。又言一生志行。余知之深。自維謬陋。蓋有愧於其言。而累行述德。發死之實。亦不敢辭也。曩與陳文良公伯陶、丁潛客仁長鑒。其毀也。君嘗督爲傳狀。今以儼然待盡之身。此筆狀君。能勿泣然。爰撰次其行誼著於篇。君知交徧海內。其必有感於斯文已。番禺張學華謹狀。

張學華撰（碑傳集三編）卷末

清故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墓誌銘

錢塘張爾田撰

君汪氏諱光鏞字伯序號憬吾。其先出唐越國公。元末自婺源遷山陰。明正德中有諱應軫者。著青湖文集。是爲君十二世祖。曾祖於。敕封文林郎。祖雲。舉人。遂昌縣訓導。父珣。自君之父募游於粵。始著籍爲番禺人。君十歲能詩。弱冠補縣學生。光緒十一年。以優行貢成均。朝考用知縣。又越四年。舉於鄉。兩應禮部試不售。遂南歸。爲人佐治。所主於赤溪。於遂溪。於順德。皆有聲。既而督



粵者聞君名、聘掌奏、得四品銜、嘗以知縣分發湖南矣、面君不樂仕、國變後、遂一切棄去、葺小樓澳門島居之、有澆以事者、謝弗應也、書蒙福字之頌、顏所居曰賜福、已復返故鄉、一游越、謁先隲、須臾羅浮山中、自稱覺道士、最後遊亂、復歸於澳、年已耄矣、耳目聰明、著書不綴、所著晉會要、碑傳集數百卷、所輯刻之書又數十種、其曰元粵東遺民錄者、則以自寓也、君雖既窮、一時編次、皆聞人有詩書以娛暮齒、於君不可謂不樂、而君顧歎然若有所不自得者、余嘗論之、自古滄海之際、攀龍鱗、慕蜩蟻、其人豈必沈冥而不返哉、亦特姑恨以寄焉而已、夫惟知其有所寄、斯爲真知君者也、君少及陳蘭甫先生之門、治經治史、一以師說爲歸、晚年猶舉以淑人、嘗痛時事之日非、慨然曰、治國以禮教爲本、禮教亡矣、何以國爲、又曰、孔孟論治、曰信、曰和、民不信、人不和、而徒冀外人稱其在蕭牆內乎、不三十年、而君之言大驗、余初不識君、讀君之詩與詞、數曰、此遺民也、君得余文、亦大喜、自是通書往還、數年如一日、未殁前、猶致余書、論學術異同、其言溫然而沈悲、余衰病、徂北久、忽忽意有所不樂、方思一陟粵麓之巔、泛扶胥之口、相與話二十年積憤、徜徉吟眺於驚濤落日間、庶幾有以慰君、且以自慰者、而君則既卒矣、君生於咸豐辛酉、其卒也、以己卯七月、年七十有九、卒後、又蒙志節不移、賜額之褒、儒者欽之、君配陳恭人、先君卒、側室三、其二皆曰陳、曰梁、子祖澤、宗洙、宗澧、宗準、宗藻、陳恭人出、宗衍、陳孺人

出、女三、長孺、次適張樹蘭、三適鍾祐慶、孫男十五人、曾孫一人、君卒之某月、君之子葬君於廣州三寶墟規岡之原、陳恭人祔、於是番禺張提刑學華爲君狀千餘言、而余乃爲之銘曰、

猗歟汪君、不仕而隱、著書滿家、名與古並、遭世艱屯、葆厥貞素、孔思周情、是茹是吐、慈龍粵秀、實維佳城、我銘載之、百世其興、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七

譚嗣同 羅振玉 沈鵬 丁惠康 劉貞吉

劉師著 林旭 王國維 劉師培

譚嗣同傳 梁啟超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側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爲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蘇浙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發，益憤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礱，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觀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鎔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

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于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

等爲學堂教習，召

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畢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取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



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諳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開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開兵之舉足下及董新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新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官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祿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勸帥而已查辦

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卽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了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於坐榻上有所舉動而抄捕南海館南海館在廣州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册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爾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三十三歲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

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教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藏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尙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道堂集外文一卷荀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古凶靈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兩年華館叢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編見于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

等共搜輯之爲譚淵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而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閨爲中國

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耀天耀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帖舉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百數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卽世間卽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卽人卽我無所謂眾生世界之外無淨土眾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眾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既思救眾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眾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眾生與救現在之眾生與救現在之眾生與救將來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眾生與救彼土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眾生與救一國之眾生救一人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眾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受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讚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譚淵陽同傳

譚淵陽同字復生號壯飛瀏陽人也博學能文章善劍術父繼洵附同母早喪失愛於父嗣同起敬起孝冀格親心少與唐才常



皆爲歐陽中鵠弟子。中鵠測之宿學才常倜儻有大志相得甚歡。弱冠遊新羅巡撫劉錦棠幕。錦棠去官乃西窮河源道渭洛登終南嵩華北涉滎洛遊京師南浮江淮東逾海至臺灣其風俗政治土地之宜皆潛心考究所過諸名山川及古英傑之遺跡一託諸吟詠時或感慨歎其間奇人碩士無不樂與往來甲午之役東挫於日乃倡新學圖變法以救亡與諸同志立強學會於北京上海士氣大振無何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補金陵則閉戶讀書未一接俗吏金陵有楊文會者遠於佛學與往來甚密因博覽教乘探其蘊奧證以孔氏大同太平之旨恍然曰東西聖人豈相遠哉遂成仁學一書會陳寶箴巡撫湖南丁酉六月黃遵憲爲湖南按察使八月徐仁鑄督學來湘與前任學使江標謀大集志士於湘先各省舉新政速嗣同嗣同棄官歸與唐才常梁啟超等設湘學報時務學堂南學會南學會者將以合南方各省學子共求經世之學也省有政授諸學會議可而後施每七日集邦人之秀者而會之嗣同爲會長曉之以國家政治原理及萬國之強弱交際其學術政治所趨向每會集者恆千人座不能容嗣同出觀者塞衢巷當此之時湖南文化甲於南北南北豪傑之士奮然興起者皆以不一見嗣同爲恨也戊戌四月清德宗親政徐致靖薦嗣同可大用特旨徵之嗣同遲久不行既而曰與其奔走呼號而莫之或應何如假政治以闢進我民也遂以七月應徵除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預新政德宗倚重嗣同將與有爲西后惡之剛毅等害其能且得君與西后謀盡戮其黨德宗不能制八月十三日嗣同與銳等皆被害臨刑監斬者令嗣同北嚮謝恩嗣同

睇目叱曰其奚恩之足謝也乃慷慨就戮年三十有三先是嗣同聞變即閉戶謝客有俠士大刀王五者與嗣同善謂之曰君行五從保無他君死五收君骨君請自擇嗣同曰死耳何行爲又有日本志士數輩勸東游嗣同不可強之曰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成吾國數千年未是有也而國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嗣同持身嚴與人厚其行能一死生忘人我利祿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云云所著書仁學之外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道堂集外文一卷割記一卷算學議一卷思緯吉凶蠶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兩年華館叢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嗣同死多所散佚其夫人姓李氏無所出以其兄之子某爲之嗣

（碑傳集補）卷二二

羅雪堂先生傳略

董作賓

先生諱振玉，字叔蘊，又字叔言。初號雪堂，晚以清廢帝溥儀贈書貞心古松匾額，因號貞松。清同治五年丙寅西元一八六六六月二十八日，生於江蘇淮安。先生先世籍浙江慈谿，南宋時有諱元者，始遷居上虞三都之永豐鄉，是爲上虞之始祖。二十世曾祖諱敦賢，寄居淮安之清河。父諱樹勳，性和厚，淡薄自甘。先生五歲入塾，從李岷江導源受學。時以羸弱多病，讀書之時少。李氏賞其早慧，而又慮其不壽，嘗謂：「此子若得永年，異日成就必遠大。」故其祖母亦器異過諸孫。七歲，已能略通文義。十三讀畢詩、書、易、三經。翌年，讀禮記、春秋。年十有五，始志於學。自言：「方來歲月且長久，苟不致夭折，於古人所謂三不朽之一，或薄有成就。」是年應童試，名列第七。壬午秋，應鄉試，畢，紆道白下，因覽書肆，見粵刻皇清經解，父爲購之。先生如獲至寶，乃以一

歲之力，讀之三遍。自謂得讀書之門徑，蓋植基於此時也。年十九，以平日讀碑版之積稿，著爲讀碑小箋，存拙齋札疏各一卷，是爲先生著書之始。翌年，俞氏曲園採札疏入其所著茶香室筆記中，於是海內有疑先生爲耆宿者，不知其年甫弱冠耳。其後，爲童子師，授課之暇，輒以著書自遣。經史而外，漸及小學、目錄、校勘、姓氏諸學。是時先生年少氣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耻以經生自牖，乃留意時務。好讀杜佑通典、顧炎武日知錄，間閱兵家言及防河書。繼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業以資事畜。三十後，遂有學農之志。讀農家言，既服習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又讀西洋農書譯本，惟憾其語焉不詳，乃擬創農學社，以資彙譯西洋農書。戊戌春，與蔣伯斧創農學社於上海。先後歷十年，所譯農書百餘種。歲庚子，鄂督張文襄以所設農務局未臻理想，亟欲改革，曾邀先生往總理農



務。後以人事故，未克舒展抱負。己亥，甲骨出土於河南小屯。後三年，先生始見龜甲獸骨文字之墨本於丹徒劉鶚寓所。嘆謂：此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者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秘，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遂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片，印成鐵雲藏龜，是爲甲骨文字著錄行世之權輿。丙午，先生至北京任學部職，始蒐求甲骨，迄辛亥間，所得約二三萬片。其後所撰述之甲骨文字，多取材於此。辛亥八月，武昌軍興，京師人心惶惶。時王靜安氏與先生同在學部，相約各備米糧，誓守不去。九、十月初，遂與王氏及婿劉氏三家眷屬二十人赴日。是時武昌未下，京人有以爲大局尚可挽回，請稍留以觀其變者，先生諾之。送眷後三日，即隻身返大連。翌年春，知與事無濟，乃復東渡。日人大谷伯及京都舊友富岡謙藏諸公書邀先生赴日避亂。在

日期間，著述頗多。宣統元年十月，日人林泰輔作清國河南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一文，以可疑不決者質諸先生。翌年六月，遂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以答之，自稱於此學乃得門徑。民國二十年辛未，時先生六十有六，以關內紊亂，忽動勤王之想。及冬，遂迎溥儀由天津之旅順。冬春間，病呃，先後兼旬，欲不就醫以待命。溥儀親往慰勉。民國二十一年，僞滿僭號，先生隨人僞都，拜參議府參議。上疏辭之，溥儀允其所請，而留先生於左右，以備諮詢。未幾被任爲臨時賑務督辦。丁丑，先生以年屆七十有二，請準辭官，居旅順，閉門習靜，著書自遣，或摩挲金石，評騭書畫爲笑樂。庚辰西元一九四〇五月十四日，先生以積勞成疾，猝然不起。溥儀聞之震悼，特謚恭敏，並賞銀治喪。時年七十五。先生畢生殫力治學，著述等身。其於學術貢獻最大者，厥有五事：其一曰內閣大庫明清史料之保存。

戊申西元一九〇八冬、清宣統即位、令內閣於大庫閣檢回初時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因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毀、得旨允行。翰苑諸臣、因至大庫求其本人及清代名人試策、偶於殘策中得宋人玉牒寫本殘頁、甯海章鋟以此影印、分呈張文襄及榮慶。先生因知大庫藏書尚多、力請文襄整理保存歸學部。允之。文襄具奏、奏中且言片紙隻字不得遺棄。委劉啓瑞、曹元中二人同整理、並面諭先生時至內閣相助。至是大庫所存無數重要史稿、經先生悉力以爭、得免毀滅。後十年、又幾有造紙之厄、先生復購存之、乃得留於今世。其二曰甲骨文字之考訂與傳播。鐵雲藏龜問世後、孫仲容作契文舉例、首爲考釋、而考定小屯爲武乙之墟、審釋卜辭帝王名號者爲先生。至若文字之考釋、其所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實上承孫氏未竟之緒、下啓文字考釋之端。其於殷契材料

之流布、則有殷虛書契前編、後編、續編及殷虛書契菁華等書之印行。唐立厂曰、卜辭研究、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而羅氏爲甲骨學之開山祖師、厥功甚偉。其三曰敦煌文卷之整理。清光緒三十三西元一九〇七年、英人斯坦因不顧法令、盜竊敦煌千佛洞大量古物返國、計寫本二十四箱、重要器物五箱。法人伯希和亦取得寫本十餘篋、計六七千卷。宣統初、伯希和賃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啓行返國、其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已先運歸、而以尚存於行篋者求教於先生。伯氏出示唐人寫本及石刻、先生詫爲奇寶。伯氏告之石室尚存卷軸約八千、以佛經爲多、宜早購致京師。先生乃電請陝甘總督毛寶英謀之、惟以甘肅貧瘠、恐難如願、又請太學出金、然總監督亦謂無款。先生以爲農科可節省充之、即其薪俸亦願捐出、終購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七七

得八千卷。伯氏歸國時，先生據其所得敦煌書目，擇其尤者攝影，先後編成鳴沙石室佚書、古籍叢殘。繼又選印德人所得西陲古壁畫、成高昌壁畫菁華。日人大谷伯西陲古物，先生亦據其高昌墓磚撰成高昌麴氏系譜，於是西陲古物乃得流傳。其四曰漢晉木簡之研究。光緒戊申西元一九〇八，西

陲出漢晉古簡千餘，爲斯坦因所得。斯氏請法儒沙畹教授爲之考證，書成寄先生。先生乃分爲三類，與王靜安氏任考證。先生撰小學術數方技書、簡牘遺文各一卷。王氏成屯戍叢殘考釋，合而成流沙墜簡三卷。是書行世，影響於學術界者甚大。其五曰古明器研究之倡導。中州墟墓間所出明器，土人以爲不祥之物而棄之，故世無知者。光緒丁未西元一九〇七，估人偶携土俑爲玩具，先生見而購焉。復錄唐要令所載明器之目授之，令凡遇此類物，不可毀棄。翌年，遂充斥都市，關、豫諸地亦有

至者。初所見爲唐代物，尋見六朝兩漢者。先生據此研究，撰古明器圖錄一書，遂啓日後古明器研究之風氣。此外復編印古鏡圖錄、隋唐以來古官印集存、封泥集存、歷代符牌錄、四朝鈔幣圖錄、地卷徵存、古器物範圍圖錄、古璽印姓氏徵諸書，傳古之功，皆不可沒也。

《羅雪堂先生全集》卷首

清故翰林院編修沈君墓表

孫雄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故相翁文恭公奉嚴旨開缺回籍。天下知與不知，皆以公之去國爲惜。公曷爲而去國？爲榮祿剛毅輩媒孽傾陷而去也。公任戶部尙書二十餘年，意在培養國脈，撙節度支。其於東朝歲時進奉暨慶典點景之需，均主節儉而杜浮濫。孝欽后深憾之。左右近臣日進讒言，巨奄李連英挾龍弄權，勢燄尤赫。榮祿剛毅與爲朋比，排擊忠良。公遂不得安於其位矣。沈君北山與翁公同里閭，肄業國子監南學，爲公所賞拔。旋中癸巳順天鄉試，舉人出公門下。甲午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夙慕楊忠愍、史忠正之爲人，平居目擊時艱，常鬱鬱思有所建白。同邑內閣中書張鴻振，奇士也，與君爲總角交。又與翁氏有連，嘗擬彈劾三凶疏稿以示君。君亟稱許，謂適如吾意中所欲言，因加點竄。於己亥十月呈乞掌院學士代奏。疏中大旨謂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於皇上則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旗員之中，凡掌有兵柄者，卽權不逮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勢位通顯者，卽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謂不殺三凶以儆其餘，則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臣伏願皇太后聽曲突徙薪之言，懷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眾，懲剛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人。李連英奄豎小人，復何顧恤？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掌院徐相國桐臧怖其言格，不上達。君流涕長跪，再三固請，仍不允。遂將摺匣置案上拂衣

出都，道出津門，有國聞報館記者來訪君，乞觀疏稿。君坦然示之。次日，卽登報傳播遐邇。爲榮祿剛毅所聞，徐桐恐禍及己，遂露章劾奏，旋奉嚴譴奪職，監禁經年始出獄。然已憂悸成心疾，居北郭家祠，三歷寒暑，見人不言，時或狂笑。惟喜振筆疾書，不能得紙，則牆壁几案墨痕狼藉。視其所書之語，多詰屈不可解。未幾疾卒。當君逮問時，翁公亦被嚴旨斥責，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蓋榮祿剛毅諸人實陰主之。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古今同慨。詩有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厥後庚子辛亥之禍，未始不由此釀之。而君則直聲震天下，且風義高千古矣。君初名棟，字誦棠，後更名鵬，號北山，常熟人。父某某，官銅山縣教諭。少孤，受學於長兄鴻祥。鴻祥早卒，嫂氏趙守節撫孤，君終身敬事之。與次兄鴻聲友愛尤篤。都門修脯所入，輒先寄其兄嫂。已則敝衣糲食，非人所堪。鴻祥長子同午幼聰穎，君與次兄共督教之，不稍寬假。今已才兼文武，斐然有聲矣。初聘吳縣劉氏，繼娶武進費氏。生於同治九年庚午某月某日，卒於宣統元年己酉七月二十二日，年甫四十。無子，以姪同萱爲後。余與君爲同年至契，又有昆弟之約。且同出翁文恭師之門。三十年前，鄉人以孫沈並稱。今君已成名而去矣，余則遭逢國變，偷息人間。他日身後之名，君在雲霄，我淪糞壤，寧復可同年而語？惟念君沒已十有三年，尙未有銘幽之文，世運淩夷，道喪文敝，郵書燕說，輾轉流播，不有紀述，將益混淆。且君之彈劾三凶實與文恭師之去國隱有關係。君之毅然奮筆，不畏強禦，忠誠抗夫龍比，勇氣過於賁育。蓋既以酬報真知，又以保護聖躬，鞏固國祚，爲公爲私，兩無所憾。異時修信史者，其必有取乎吾說也。爰追述大略，郵寄君之

嗣子同蒼俾勒諸家乘且卽以表君之墓云。

（碑傳集補）卷九

丁叔雅徵君行狀 陳衍

君諱惠康字叔雅自號惺庵廣東豐順人父日昌以諸生起家官至福建巡撫所至政績有聲君其第三子少豪宕不羈然習聞庭訓學問皆粗知門徑忽翻然有悟痛刮磨舊習發篋陳書讀之時巡撫公已卒家有園林富圖籍相傳同治初元上海郁氏宜稼堂之書散出巡撫公適官蘇松太道其舊槧名校精鈔大半爲所得若宋刊世綵堂韓文程大昌禹貢論九朝編年毛詩要義儀禮要義金刊地理新書等或云十種或云五十餘種均歸持靜齋其最著者矣君於經史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皆汎其涯落筆爲文有魏晉閒人風格人亦如其文雖爲邑諸生不屑求科舉雖爲部郎未嘗分部學習也嘗北遊欲讀書南學長沙張公百熙領學事置君第一旋舍去遊日本歸而參學務於廣州又舍去庚子之亂大學士粵督李鴻章議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爲謁鴻章陳政策鴻章不能用百熙旋薦舉經濟特科不應自是往來京師上海居京師數年一室無塵舊本圖史插架張壁數古琴直千金數百金瓶爐盆盃杯盤之屬多古盞下者猶舊青花然日用常無以自給友人或貸助之與曾習經陳衍姚梓芳吳保初羅惇彞數人交最密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則陰喜自負時以語人則知其未忘世也妻卓氏不相中妾王氏產一子殤妾亦隨殤君方自里至都聞之悲甚又隆冬無裘不炭積凍傷胃脘傷肺初病嗽上氣繼以歐逆遂以宣統元年四月晦日卒於京師醫藥殯斂及歸其

喪習經一人任之交梓芳最早嘗以獨山莫友芝所輯持靜齋書目尙少提挈綱要欲爲有清經籍志及寰宇訪學錄諸書移書梓芳商榷義例未成而卒有子女各一遺詩百十首存惺齋衍處友人陳衍謹狀。

丁惠康傳 姚梓芳

光緒季年有以文學著稱都下者曰豐順丁惠康字叔雅自號曰惺庵父雨生先生由諸生起家至巡撫歷江蘇福建有能名去官後僑居揭陽頗以圖籍自娛烹一時海內名流習與先生遊者多不遠千里買舟造訪極文酒園林之樂君時方垂髫侍先生側未有頭角標異顧於一二巨人長德論學次第已能默識其條理先生既卒君稍長頗豪宕不自檢既而忽自痛悟大刮磨豪習閉戶力學盡發所藏書讀之自諸經外周秦以下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悉汎其涯閒或落筆爲文輒高異趣寄幽遠風骨道上論者謂其有魏晉人風格於世俗科第崛起之習覲之若無有然積數年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先是金陵之役既平故書雅記往往散出君先世多所搜集益以新得板本率人閒所罕見故丁氏藏書之富甲吳省獨山莫友芝爲輯持靜齋書目四卷君以諸書尙少提挈綱要欲爲有清經籍志及寰宇訪學錄等書以闡發之移書向余商榷義例余閒以事入城宿君家每移案對坐相視無一語閒及學術君則窮源竟委談終夜無倦容世或震其博雅而君固未以自多也未幾君北行將讀書南學時長沙張文達公領學事得君文大賞之拔置第一君見學中潛心奧業希蹤往哲者絕少遂無意往而文達必欲得君使習與君遊者致殷勤不得已勉徇其意既居南



清儒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七七

學博交當世魁偉閎通之士，議論證據今古中外，所見益遠而君所就亦益艱。其後時局百變，學風歧出，君去學旅食京師，聞一渡日本，歸而參議學務於廣州，旋棄去。庚子變起，合肥李文忠以議和至滬上，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所爲，面謁文忠，勸以延攬人才，速定大計。文忠不能用，自是往來津滬幾十餘年，鬱鬱卒莫能達所志。每隆冬，塊坐斗室，不裘不炭，冥然抱千載之憂。其孤子之懷曠邈之想，去世絕遠，余每覽其志而悲之。未幾於宣統元年四月晦日，以病卒於都門館舍，年四十有一。揭陽曾蠡庵爲經紀其喪，與君遊者莫不哀之。妻卓氏，妾王氏，子女各一，餘殤。張文達公曾以君應經濟特科之薦，不就，旋由附貢生納資爲郎，亦竟未一赴部，遂以諸生終。平生所爲詩文，頗不自收拾，羅瘦公姚君慤從君徒友搜輯之，得若干首，次爲丁徵君遺集，其他所欲言者均未就。君學與才，使天假之年，皆可至古人夔絕之境，覽者自得之，茲不悉著云。

論曰：余交君逾十五載，前此君家居，余假館吳氏，相距二十餘里，雖不常見，然書問往返無虛日。月檢君論學函札，必盈寸。君嘗戲以身後列傳見託，余答君千秋萬歲之事，當有任者，何戚戚於此？嗚呼！豈意今日乃使余不能不踐十年宿約，茲非其命歟？君以名公之子，負淹雅才，名聲流溢公卿，開世或以義寧，瀏陽、廬江相比，況稱四公子。君聞之大喜，厚自矜負，常不欲以小就自貶削。豈知其才既不見用於時，並其學之可以有成者，亦未必終有傳於後。介甫有言：窮孰爲之？天孰爲之？今君亦然，悲夫。

（碑傳集補）卷五二

仲兄許仲先生行狀

曾祖文洪，優貢生，候選訓導。

祖毓崧，優貢生，奉舉八旗官學教習。

父顯曾，壬辰進士，掌甘肅道監察御史。

仲兄諱貞吉，原名師慎，字許仲，江蘇儀徵人。自教習公以上，學行均載國史儒林傳。教習公四子，侍御公其季也。配江淑人，繼室吳淑人生兄。天性慈惠，困而悅學，篝燈誦經，恆至丙夜。幼隨侍御公江寧，年十四隨宦京師，習業舅氏同里吳先生銘甫。文學有成，越五年歸，赴督學試，補縣學附生。贊于高郵楊氏，居四年，省侍御公京師，援例得禮部司務，畢業高等巡警學堂，改七品警官，供職外廳分局，湛深謹密，三年如一時。清政失綱，仕以賄進，兄性忤俗，罕交人事，取與必一義，未嘗和謁權門。志行幅實，屏遠聲色，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與人交，恂恂謙克，已有所知，弗以先人己所不知，弗以技人。公餘鍵戶，樂耽書籍。少治元史，尤精西北地理，推治邊徼古今沿革，披圖按史，无不該綜。及居高郵，師培適里居，郵書商榷，往復辨難，書或千言，弗休。長居京師，治漢儒經術，殫精春秋左氏傳，博綜賈服，穎三君條例，竺嗜許氏說文，丹黃弗去手。偶獲一誼，欣然忘寢食，間就甘泉桂先生蔚丞邦傑質析疑誼。居僑人中，率矢口弗自言，所爲詩文嚴謹有則，願以少作，削稿弗存。雖家人弗能盡睹也。民國肇立，兄先期投効去。時侍御公春秋高，清貧弗克具歸裝，兄貸貲親故，得白金百餘兩，捆載書策什器，航海而南，卜居泰縣，躬迎侍御公夫婦南歸。送弟坤元入江寧中學，力庀家事，泝更艱苦，重以鬱拂，浸成心疾，返至江都，哀樂喪常，或以出仕勸，兄慨然曰：時事沸羹，四方靡寧，吾安能隨滑于溫蠖中乎？竟以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間行，登南門，臨樓仰藥而卒，距生於光緒

緒六年十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三。嗚乎痛哉。娶楊氏高郵翰林院編修福臻孫女。無子立從兄師芥子崇儒爲後。以次年三月口口日卜葬故郡城西郝家寶塔先塋之側。從遺命也。惟兄力學惇行。繼隆先業。出處語默無媿。幽明順居。則寡愷出復不諧于污世。生人道盡。悼心失圖。雖詩人北門之痛。曾弗是過。是亦人事之極哀者矣。用是詮次言行。質之立言君子。尙祈惠錫傳誅。闡發幽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大功服弟師培謹狀。

劉師培撰 《左意外集》

劉張侯傳 哀錄

君名師蒼字張侯。姓劉氏。儀徵人。世家揚州。曾祖文淇。祖毓崧。皆優貢。考壽曾兩中副貢。三世治經。入國史儒林傳。海內榮之。方吳門惠氏母氏李江都方聞士寶嶠次女。君幼負異稟。讀書過目成誦。五歲所屬詩有山外夕陽多之句。君考恭甫欣然爲足成一絕句。而督課益嚴。九歲而孤。叔父良甫撫同己子。以養以教。無一日之離。深恐以恭甫之疏放遭忌。每應小試。雖已補廩。輒親送至泰州。最喜吾鄉六朝松笑謂此百讀不厭者。爲余題二律。有睹物思舊句。因恭甫以此松況吾伯氏也。光緒丁酉選拔貢生。名滿江淮間。是秋中式舉人。益以經策淹通負重望。尤有著作才。能傳家學。已著有國語註補輯。元代帝王世系表數種。皆未卒業。家無餘財。資館穀爲養。余爲錢侍郎襄校時。嘗歎爲奇才。律詩用回易使事。閱者不知其出於張循王也。詩宗杜工部。所作浣花宴歌有云。詩成誰摘驪龍珠。江聲筆底風雲趨。又云。詩史不作可奈何。紛紛過眼煙雲多。其詩甚豪。而謙抑不自炫。無子弟過。並無名士氣。氣貌秀偉而短視。衣履樸素。不類揚人。居平無他好。惟多蓄古泉。暇則以析疑問難爲樂。每發一義。輒驚其長老。偶見友人有王逢原集。卽借鈔之。其留心文獻。勗學嗜古如此。故經術詞章藝無不精。熟元祕史。於歷代西域地輿瞭如指掌。儀徵訓導常熟丁國鈞薦君經濟特科。辭不就。壬寅科送良甫子及誠甫子應省試。過江乘輪船。於八月初三日夜半溺。卽君生日也。年二十有九。士林識與不識無不痛惜之。明日起君於焦山之右。面如生。惟雙手握固。哀哉。娶甘泉胡氏。龍泉縣知縣文淵女。子曰葆儒。遺腹子曰崇儒。叔父



謙甫爲銘墓而良甫子光漢有行狀甚詳。

袁子曰余往哭恭甫哭良甫近又哭君不幸如汪悔翁之哭君家三世焉夫以文中子之德而水死比子安固屬恨事然文行卓卓高於子安名傳千古儒門所重難爲庸庸多福者道也去歲蹤跡尤密嘗語余西人不信中國有屈原有出離騷經爲講說者竊歎滔滔江流隕此國寶君乃亦從彭咸之所居乎惜更無能爲賈生賦者。

（碑傳集補）卷五二

林旭傳 梁啓超

林君字暉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千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與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瑣奧深穰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偏偏矣既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督初報事變蔡念甫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粵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粵學會之領袖君徧謁鄉先達鼓吹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墳才名藉甚故榮祿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

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于南海問可就不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實以大義休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賸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推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木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于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論曰暉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暉谷故長于詩詞喜吟詠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暉谷羅致暉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碑傳集補）卷二二

林旭傳

林旭字獻谷，號曉翠。福建侯官人。祖福祚，安徽東流縣知縣，以循良稱。父百敬，邑諸生。旭少孤，從塾師學，爲律賦，出語驚其長者。喜瀏覽羣書，家貧，閱市借人，人見其強記，樂與之。同邑沈瑜慶者，以道員需次江南，有女鵲，聰穎能文，詞貌英爽，瑜慶必欲以字佳士。省墓歸，從旭塾師見旭文字，異其博瞻，觀其少不羈，意猶豫，然終妻之，贅於金陵。從遊武昌，福祿一時所謂名流。若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劉光典、屠寄之倫，歲癸巳旋里，應童子試，三試冠其曹，爲邑諸生。旋領鄉薦第一，聞作傳誦天下。年十有九耳。入都知名士爭與交，遂交黃紹基、沈曾植，康有爲、梁啟超、嚴復諸人。未幾，中日構戰，中國方大挫，言變法者益起，京師強學會興。旭奔走其間，與張亨嘉等興開學會，與王儀通、張元濟等興通藝學堂，繁然有所爲矣。旭寡人子，然不能惡衣菲食，時徵歌選伎，車馬甚都。瑜慶不能給，則熱中取上第，揣摩時藝，伏案爲殷體書。甲午、乙未、戊戌五年三上公車，皆薦不售，則發憤爲歌詩，取路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澁幽僻，喜從鄉人鄭孝胥、葉大莊、陳耆、陳衍討論，自擇百十首刊之。孝胥以爲如啖橄欖，大莊以爲似袁昶，衍以爲春夏行冬令，非所宜。戊戌，衍寓京師蓮華寺，康有爲、梁啟超寓上斜街，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旭日至衍所談藝，談國事，衍語以子向習詞章，經濟非所長，時局會有變。

蓋姑少矣。既下第，張使出都，同遊杭州。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皆欲致之。而中朝方令京外官四品以上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鈞蕃奏薦旭，召見，特命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欲盡斥耄老諸大臣，舉用新進。十日而難作矣。初，那拉太后雖歸政，而用榮祿爲北洋大臣，某爲步軍統領，兵權固在握也。新進者亦知無兵不能有爲，則請景帝調用某某軍。謀未行而後聞之，四章京就逮，數日未具獄辭。斬西市。楊清秀與焉者，相傳平日言得三千勁卒，繫后手足有餘也。旭死年二十有四，無子。有晚翠軒詩，鶴字孟雅，哀毀逾歲卒。嘗從陳耆、陳衍學詩文辭，有晚樓詩詞集一卷。

論曰：旭平日居一室中，行坐觀書談論，片晷不少惰，倦則盥矣。鄭孝胥云：殆古所謂鬼隸之咎徵歟。畜於婦翁，婦翁鬱不樂，乃援例官內閣中書，被薦，遂爲軍機章京，中書充章京故事然也。然旭不幸早死耳，若至今存，所謂元勳偉人，豈多讓焉。

陳衍撰《石遺室文集》卷一



觀堂先生別傳 費行簡

君名國維字靜安海軍王氏觀堂其自號也幼而湛吟嗜學既冠從上虞羅叔蘊氏游博涉載籍好古敏求遂通羣學當歲己未予居上海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學廨日不見見則質證藝文劇談爲樂若是者幾五年始別去予少治禮與公羊春秋恆以請益于君君謂公羊推衍義例蓋一家之業故漢儒稱其墨守端則精旁通則支嘉道諸儒務通其說于羣經誠後賢之蔽不爲傳損益若厥微言大義劉宋以降闕發無遺更衍則支說旁出矣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禮論禮又多在乎祭攝配其大者得三事焉義攷祭天禮見於經記者曰圜丘曰郊圜丘祀昊天上帝爲祭天帝正祭而附以日月星辰其時用冬至日周禮大宗伯禮祀上帝大司樂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與夫小戴祭法之泰壇是也郊祀五帝爲祭天神時祭其時用正月上辛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大宗伯禮天地四方與夫祭法之坎壇是也後世冬至祭天及祈穀大嘗皆行于圜丘乃混其名曰郊天是其大惑嘗援以質于君君曰世儒泥乎鄭王異同不復求證于經宜多異說王混丘郊爲一又謂祭端在冬至固非鄭信緯書強立天皇大帝感生帝之名亦不足爲訓四郊祭當爲四時迎氣之祭唯南郊用正月上辛周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在南郊郊特性云郊之祭大報本反始記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以稷爲周開基始祖又有教民稼穡之事故于歲始祀於陽位左氏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又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胥其證也禮運因名山升乎天名山卽南郊所兆壇它言吉土則諸方之壇也誠如子說圜丘爲正祭四郊爲時祭南郊又

郊祭之特重者也予更紬繹君說而知祀土方丘既無配則祀天圜丘亦不當有配唯圜丘不敢奉人帝配故別立郊祭以人帝配饗南郊必奉始祖之有功德者宜禮尤隆且後人不明二月建卯春分後日始長故於前月迎之之義謬以冬至爲長至又牽於祭法而在郊上之文忘禘乃廟祭而謂禘祖之所自出卽郊祭亦大惑也此一事也予又攷社祭禮據祭法五社曰大社曰王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郊特性又有亡國社周禮有軍社其地則大社在藉田郊特性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達天地之氣是也王社在庫門右內小宗伯右社稷是也以天子例諸侯則國社當在其國之藉田侯社亦當在門內唯大夫不得特立社故必與民族百家以上共立之其地在州里周制二千五百家共立之社亦是也其制則王社侯社有房室郊特性君南鄉於北墉下有墉斯有室大社國社則無房室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樹之田主曰設壇曰樹田主無室可知蓋爲羣姓國人州里民族立者祭之人眾室莫能容故不置室亡國社立以示戒祭不常舉故有室郊特性所謂不受天陽薄社北牖使陰明是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主軍社是軍社特遷王社之主於軍中止則社主于壘上爾其時則王社侯社以中春甲日明堂位之春社大司馬中春蒐田獻禽祭社郊特性日用甲是也大社國社置社則春秋祭之蓋春祈而秋報也亦以質王君君曰子說祭之地是矣而時則未爲得也禮以廟社對舉廟四時祭社亦當爲四時祭白虎通說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有報必有所知王社亦不止一祭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是大社有冬祭州長職以歲時祭社歲時歲之四時



也。郊特牲。田事國人畢作。詩。良耜序。秋冬報社。咸言冬祭。或有援釋奠缺夏祀之義。謂止三時祭。亦味乎廟有時享。社不當獨遺也。特四時祭爲常祭。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而後出。謂之宜大祝。大會同。亦有結廟宜社。反行舍奠之文。此則有事之特祭也。時祭曰祭。有事之祭曰禋。曰禘。曰禘祠也。古者國有大事。與衆共舉。嫌於無地。始特立大社。國社。置社。常日與衆共祭。饗有事則召衆而布誓命。天子封建諸侯。則視所都之方。取社土以茅封之。師行。則戮不用命者於社。師旋。則獻俘於社。州社。因祭時而屬民讀法。社之爲用大矣哉。唯亡國社特置以示戒。釐廟後。非備祀不祭。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斯則五社外祀及勝國之社也。予因君說。知五社皆有新報。獨亡國社無之。亡國卽勝國社。其地據穀梁傳。則在廟屏也。且王社侯社有室。則有主。大社。國社。置社無室。則無主。無主之社。樹木以代主。大司徒所謂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論語。樹松柏栗是也。洛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不用甲者。新邑始成之祭。非時祭之常也。君又謂大社王爲羣姓立。羣姓外諸侯之受姓者。諸侯四時有朝會。或當與社祭。左傳。卜季友生。閑于兩社。賈疏以爲周社。亳社。則王社。勝國社。地必非甚遠。又後人以魯之夏不苗。冬不享。遂謂不當有四時祭。而不知魯所行非周禮也。此一事也。予夙疑祭法。天子七廟。皆月祭之。蓋據祭統。致齋三日。散齋七日。坊記。七日戒。三日齋。則一祭當齋十日。宗廟九獻。七廟同日則日不足。異日則月不足。且王當終歲在齋中。尤迂事情。若後世遺官恭代。周制則王不與祭。攝位非禮之能恆行者。亦乖親親之義。況祧廟止閒時享。王考。皇考。諸廟乃月祭之。孔疏雖

謂祭同日。不嫌禮數乎。周史有世室祀文武。竝七廟而九合終歲三百六十日。且不給齋祭之用矣。宋元儒者有春夏分祭。秋冬合享之說。又似意必之談。存此疑者。蓋踰十年辛酉。乃舉以祈教于君。君謂月祭。告朔之祭也。禮簡則七廟。一日可遍。第致齋三日。則齋日不費。卽四時祭亦止致齋三日。視滌卽在其內。祭之明日。繹于祫。亦五日而畢事。唯大廟大祭。殷祭始齋十日。時享之名。其在夏殷。則春祈。夏禘。秋嘗。冬蒸。周易。初爲祠。禘爲祫。分行于四親廟。或者時祭既分行于四親廟。則王考等五廟。歲以一月祭。不歲時畢舉。故變時稱月。爾。然月祭實小祭祀。故禮制不著。據周制。廟祭終以禘。嘗爲重。猶國丘之祭。天時享則猶郊五帝。一祧廟卽文武廟。爲世室。亦春秋祭之所謂順陰陽之氣。薦春秋之物。春禘而秋嘗也。時祭特重。禘嘗者。嘗四郊。時祭特重。上辛之南郊也。古人制禮。郊社宗廟。其義皆可貫通。尤貴達人事。絕無天子終歲居齋之理也。予聞而夙疑冰釋。且引申君說。謂凡祭物殺則禮殺。殷祭大祭。時祭用牛。殷祭大祭更當繫滌三月。告朔用羊。足證禮簡。又祭統。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然後會於太廟。下卽云。大宗執瑋瓊亞裸。注。夫人有故。攝焉。案。大宗伯。凡大祭。禮王后不與。則攝。益知十日之齋。唯殷祭大祭行之。時享五日。告朔三日。義尤塢矣。此又一事也。夫禮莫大於祭。是三者。祭天神。地示人鬼之大者也。說者衆。訟辯鋒起。無所折衷。尙矣。予皆得因君說。以申暢疑滌。達厥制作。豈非厚幸。而君議論明塢。不幾超於戴憑井丹歟。若其不取辭費。則阮宣子之言。寡而旨暢也。且不徒精於禮制。凡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莫不研幾窮微。尤善論證金石文字。其論近世

學人之敝有三損益前言以申己說一也。字句偶符者引爲瑣據而不顧篇章不計全書之通二也。務矜創獲堅持孤證古訓晦滯幾能剖析三也。必瀾三陋始可言考證考證之學精大則古義古制日以發明次亦可以重理羣書於戲可謂片言中蔽者已其所爲文辭從容雅樸惡夫空言游說者之以古文自炫也。故一篇之成必有實義名論貫注乎中。詩尤芟浮藻而成隱秀兼眾體以爲雅度。遺篇炳然宜被家誦。唯厥躬行貞潔履歷竺實更爲予生平所未覩。平居訥訥若不能言而心所不以爲是者欲求其一領領許可而不可得。聞人浮言飾說雖未嘗與靜辨而翩然遂行不欲自汗其聽也。其在哈同團浙督軍皖人某欲求一見始終以巽語謝之其介如此。尤嚴於取與世之名士學者好以其重名獵人財貨而實不爲人治一事君獨深恥之束脩所入置書籍外亦時以資恤故舊之困乏者然不欲人知也。予與共居處蓋踰五載不聞其作忠憤激烈語而一旦從容就義遂與日月爭光由其蘊於學者至深厚也。君州學附生嘗襲錢唐汪氏輯時務報上虞羅氏輯農學報習日語文於某學校復少習英文清代奏調爲學部圖書局教育股編纂辛亥國變去之日本已歸國居上海爲哈同編學術叢編兼教授其學癸亥以原任總督升允荐入直南書房丁卯五月三日自湛於頤和園之昆明湖蓋未及中壽也。著有觀堂集林諸書行於世。

《碑傳集補》卷五三

劉先生行述 陳鑑凡

劉先生諱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

壽曾均以治左傳春秋名於清道咸同光之世列傳國史父貴曾亦以經術發名東南先生少承先業服膺漢學以春秋三傳同主詮經左傳爲書說尤賅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者或經略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指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卽爲同指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繫月不繫月之分創獲實多亦較二傳爲密爰闡厥科條著之凡例成春秋左氏傳例略一卷又據漢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卷與篇同謂於今文十七篇外增多三十九篇故合五十六篇言則曰古經亦曰古文禮卽三十九篇言則曰逸禮至五十六篇所自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據是則祕府所藏卽係孔壁所得志云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卽安國也是則古經篇目當據班書逸禮源流當宗歆說西漢之時其古文舊簡蓋惟藏於祕府民間亦私有傳授然其說不昌是以絕無師說東漢古經之行於民間者別本滋多然逸禮三十九篇當世經師均不作注計其散亡蓋在東晉以前而遺文佚句時見鄭氏及諸家稱引宋王應麟元吳澄並事考輯所采未備爰舉佚禮篇名之確可徵信者成佚禮考一卷又以禮經十九篇目次大小戴及劉向別錄所次不同鄭註據小戴本其篇次則從別錄既夕有司徹二篇篇名仍從小戴魏晉以下推崇鄭本三家舊誼遂以湮沒考鄭氏目錄於經文十七篇分屬吉凶嘉賓四禮前此禮家並無此說鄭義雖合古文然不得目爲此經舊誼爰廣徵兩漢經師之說爲禮經舊說考略如千卷又以周禮先師說六鄉之吏卽冢宰六官亦卽六軍之將知



千卷呂氏春秋斟補一卷楚辭考異八卷賈子新書斟補一卷春秋繁露斟補三卷計所發正凡數百事均王黃俞孫之所未證蓋先生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或易乃著簡畢其精審有如此雅性勤劬博覽載籍過目成誦久而不渝神志亦緣是日隴年未四十疾疢纏縈秋滌醫門歲無閒日以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北京上距生於清光緒甲申年五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六生平精力奪於著述世變紛紜匪所能悉而以貧病故不能亡情爵秩時時爲僉壬牽引致不退不遂入於坎陷非深知先生者孰能諒之

於坎陷非深知先生者孰能諒之

所不窺而論文則考型六代揮源兩京嘗謂漢魏之際文學未嘗別自成科宋立四學文學乃與儒玄分館故南史恆以文史文義並詞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稱盛凡所持論見文說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又袁次所爲辭賦詩文如千首成左庵文集五卷先生教澤徧中國清季主講安徽公學兩江優級師範四川國學院執經問業者幾千人民國以來主講北京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弟子從游者益進聞先生之喪莫不哀慟太息流涕而不能自己也以某年月日歸葬於儀徵先塋之原妻何氏無子鐘凡賦性顚蒙未足知先生之深於其他行事不備書書其學術之著者與天下學人共悼之

劉師培外傳 尹炎武

劉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光緒壬寅舉人。曾祖文洪祖毓松世父壽曾治左氏春秋發名於道咸同光四朝列國史儒林傳。父貴曾亦以經術聞鄉里。師培早孤母李夫人親授詩毛傳鄭箋爾雅說文十行並下。經目不忘。未冠卽耽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家貧不能自給乃從友人江都王鍾麟无生遊上海主警鐘報。鍼砭時政主張民族民權遭黨錮走東瀛交餘杭章炳麟太炎學益進當世有二叔之目。緣炳麟初字枚叔也主國粹學報提導古學衣被天下。又擬建國粹學堂於上海手編國學教科書五種行世。著論中國宜建藏書樓勸各省州縣編輯書籍志鄉土志條例各萬餘言名大震海內想望風采。懷寧陳仲仲父欽洪汝圍澤丞迎歸國主皖江中學。師培易名金少甫居皖中講學二年成就甚眾。託活絡忠敏公開府江南丹徒陳慶年善餘薦師培入幕府。已而臨川李瑞清梅菴聘師培教授三江師範學校大江南北英流才彥多歸之。嗣師培從忠敏入蜀行至重慶忠敏殉難師培隻身流亡入成都謝无量邀主國學院與蜀中今文大師廖季平角立手訂左庵集雕版行之蜀學不變。辛亥改國由蜀入晉居未久山西都督閻錫山薦師培於大總統袁氏授參政院參政與城固康寶忠心孚重組中國學報以君政復古相揭櫫逮袁公殂謝師培流寓天津尋主北京大學教授羣士蔚起古學棟輿焉。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六無子。所著書多至百種。論曰揚州學派盛于乾隆中葉任顧買汪王劉開之焦阮鍾李汪黃繼之凌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于凌師培晚出席三世傳

經之業門風之勝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而淵綜廣博實龍有吳皖兩派之長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也。綜其術業說經則淵原家學務徵古說文洪考南北朝諸儒遺說成左傳舊疏考以證孔冲遠左傳正義所自出。師培則廣徵兩漢經師之遺說成禮經舊說考以軒馬鄭之異同其斟正羣書則演高郵成法由聲音以明文字之通假按詞例以定文句之衍奪而又廣搜羣籍偏發類書以審其同異而歸於至當其爲文章則宗阮文達文筆對之說考型六代而斷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隸釋隸續所錄漢人碑版之文以竺厚古雅爲主生平手不釋卷而無書不覽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咸有造述其爲學報好以古書證新義如六朝人所謂格義之流內典與六藝九流相配擬也。體素羸弱而無談功雖淵靜好書而心實內熱時乃盡棄所學以說隨流俗以致晚節末路不能自脫傷哉。

《碑傳集補》卷末

亡姪師培墓志銘

劉富曾

曾祖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誥贈奉政大夫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祖毓崧道光庚子科優貢生廕舉八旗官學教習誥贈奉政大夫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父貴曾光緒丙子科己丑恩科副榜舉人教授文林郎誥贈奉政大夫

歲在己未九月二十八日三姪師培病歿京師年甫三十有六也時任大學講席大學校長蔡子民先生經紀其喪翌年二月命門人劉君叔雅爲之歸櫬揚州旅櫬蕭寺待寒冬窆祖塋焉蓋距宣統辛亥予在武昌一見吾姪後倏已八年矣迴溯其先一見於蕪湖再見於金陵至武昌則一別永訣終古無再見期嗚呼傷哉予同胞兄弟四人姪爲良甫二兄貴曾子兄得子遲年三十九始生姪時爲光緒甲申年閏五月初二日猶憶姪甫生兄燕香神前忽潸然下泣予在旁言曰生兒如願極喜慶事何反感傷爲嗚呼孰知其爲夭折不永微幾先動耶姪生而岐嶷髫髻授讀過目成誦習爲詩文有如宿構亡友朱君鳳儀目爲奇童迨兄歿姪入泮後即膺鄉薦是爲光緒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時姪年僅十有九也英妙獲雋聲譽鵲起會試一不得當游學四方姪材蘊瑰奇少年氣盛思欲有以自見然名之所在訪亦隨之故泛東瀛避難入西蜀又遇險其間坎窞洊經跬步荆棘瀕於斃斃者屢矣茲者班超生入玉門畢萬死于牖下又蒙蔡劉兩君紀理歸喪千里會葬雲天高誼方之古人蔑以加焉學堂門人心喪抱痛更欲爲其師刊遺著傳世何其厚也姪雖死不死矣又況二十餘年游學以來當代名公巨卿耆儒碩學行輩較長多姪所當師事之人而諸老先生咸愛

其才願爲忘年交而姪益恂恂抑然持下故人尤樂親之恩義綢繆相依患難聯其愉樂恤其陵夷救患分災扶危拯困所謂生死肉骨其大有庇於姪者非惟知己抑且感恩焉矣年來講學京師仍理經生素業予老矣方期倦遊歸來與之同訂先世左疏稿本蓋曾戡理先祖左氏長編並衍習三統天算欲接續大兄二兄所編之業爲之也今無望已姪長身玉立癯瘠秀削如不勝衣而辯口懸河滔滔不窮一名一物精詳考覈旁徵博通均能言其所以然故講席疊主羣弟子奉手受教尊仰斗山無不推崇申叔先生者殆其教澤及人有不能忘者歟夫物忌過盛姪得名太早厥性無恆好異矜奇稍急近利且書法枯槁無潤氣均非壽徵嫂氏李今歲七十有八衰齡值此痛切摠心倚閭已無望王孫之歸立槁乃轉哭皋魚之死焚焚母子慟見黃泉亦竟於今歲十月十二日相繼下世蓋去姪歿僅月十四日也傷已姪生子不育嫂氏歿後予季顯曾以孫葆楹爲嫂氏承重孫死者有知亦應少慰也已配何氏爲余女夫楊子增生何家駱胞妹艱難中間關相從武昌戎馬保全先著稿本靈叢崎嶇尋夫蜀道今者廢室哀吟苦空徹悟爰訪名山將爲比丘尼終焉悲夫悲夫銘曰

其生也天既畀以殊姿然亦第一第之榮而憂患屢經仍爲命嗇而才豐也其歿也天復阨以蹇運然名山大業傳之其人後學庶得所會通也爰舍橫經待問櫛鱗諸生濟濟披拂春風其在周易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

（劉申叔先生遺書）附錄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七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一十四

作者=杨仕文, 舒大刚主编

页数=625

SS号=12315588

DX号=000007486376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